中華大典

民俗典

風俗民俗分典

中華大典

民俗典

北京日報出版社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樸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

《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鉅，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　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彙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攷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並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韻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攷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彙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並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衹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衹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民俗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白化文

執行主編：王　娟

副 主 編：史金波　吉發涵

《中華大典·民俗典》項目領導小組

組　　長：趙靖雲

副 組 長：虞曉剛　初小玲

組　　員：司景輝　齊　穎　王小雲

項目負責人：王小雲

《中華大典·民俗典》序

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傳留的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超大型類書，分爲二十四個典，《民俗典》是其中之一。《民俗典》下轄四個分典：《風俗民俗分典》《物質民俗分典》《口頭民俗分典》《地域民俗分典》。各分典內涵，具見各該分典的說明與目録中。不贅述。

各個分典，所收均以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漢文載籍中已有漢文記録者爲限。

二

『民俗』，我國載籍中又習稱『風俗』，見於漢文典籍中的具體記載汗牛充棟。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源遠流長，並且具有强烈的『線性思維』特點。而且，特別是漢族，在歷史上養成了重視不間斷的各種各樣文字記録的習慣。這一點，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歷史上的『四大文明』，衹有中華民族的文化延續下來，而且綻放出燦爛的新花，屹立於世界。這是我們的驕傲。

我國民俗的記録，既有大量散見、附見於各種典籍中的，如各地區『地方志』中必然有記載，粗看不免雷同，但『百里不同風』，也多少見出其差異之處。各種『風土專志』型載籍也代有專書。這是從地理角度看，多少有些微觀。從歷史的比較的宏觀角度看，則我們形成的十分獨特的民俗，與哪種文明都不一樣，一看便知。如，節日舞龍舞獅子、端午賽龍船包粽子紀念屈原，都具有極爲深邃的本民族文化意識。少數民族與漢族間的文化融合也强烈地反映在例如節日風俗之中。而且，總的說來，特別在中華民族内的各民族之間，和諧的氣氛是主要的。從歷史上看，特別是漢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長城與和親，被認爲是軟弱無能的表現，但從另一種角度看，足以證明漢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是期望與其他民族和平共處的。

漢族還有不斷地向其他外來思想與文化學習的良好傳統，並在學習中採納能容許的且改造之，以期爲我所用。

例如，佛教傳入後立即不斷漢化與改造。『臘八』喝『臘八粥』，將單純的佛教的節日『成道節』改造成幾乎是漢族全民的節日，即是明證。

三

對於中華民族長久歷史上形成的獨特的民俗，國際上的民俗學研究者莫不重視，例如，截至二〇一六年，我國已有三十九個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准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録』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録』中，佔據榜首，並有隨時增加之可能。又如，我國的飲食文化，在世界上獨樹一幟，影響了許多國家與地區。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中華大典》中，包括《民俗典》在內的擬收入的一九一一年以前的現存漢文民俗文獻，論質論量，恐怕也屬世界第一。

西方民俗學在二十世紀初引入我國，經歷了解放前、解放初（學習蘇聯及其餘波時期）以及現當代走向世界時期。應該說明，與某些學術之在自己的範疇內建立起本身的一些規律性法則、定律不同，各時代、各地區的民俗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要想爲之總結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規律，衹能是空泛的。即以民俗學對所屬事項的分類而言，也衹能做到粗略地大項區劃爲止，如我們粗略區劃出的四個分典那樣，談到細緻地、具體地對號入座，就不行了。因而，用西方化的理論和他們的區劃來削足適履，規範我們的民俗原始材料，終究是不可能的事。

《中華大典》有二十四個典，百餘分典，民俗又是貫串於各典之中的，可說無處不在。分給《民俗典》的字數衹有兩千萬字，四處撏扯，極感捉襟見肘。我們還承擔著『推陳出新』的任務，按我們現在的理解，則是，一方面，『三百年一修典』，要盡可能採納前人修典的成果，如《古今圖書集成》就是我們必須參照的重要資料，其中比較集中和散見的民俗材料，我們都盡量採用，並謹慎地勘校過；二是，盡可能補入一九一一年以前爲老類書忽略失收的，或新出土的材料。爲了不與其他各典過分重合，又爲了不漲出字數，衹可重點佈置，適可而止。

白化文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四日　初稿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二稿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三稿
二〇一七年十月八日　四稿

《中華大典·民俗典》 凡例

一、《中華大典·民俗典》以《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爲依據，彙編上古直至一九一一年的有關中華民族民俗的文獻。限於預定的包括圖表在内的兩千萬字的篇幅，面對浩如煙海的漢文民俗資料，衹能選編。有的應列入的内容，如玩具類中的書面資料缺乏的品種，衹可暫付闕如。

二、《民俗典》分爲四個分典：《風俗民俗分典》《物質民俗分典》《口頭民俗分典》《地域民俗分典》。各分典内涵，具見各該分典的説明與目録中。

三、各分典之下，按《中華大典》各典通用的設部通行規劃，根據本身特點與要求，設部，部以下設分部，分部以下設經目。其設置見於各分典説明。

四、各分典之下，按《中華大典》的『編纂通則』，結合本典實際情況，設置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涵。其設置見於各分典説明。有關條目中的緯目，視需要設定。

五、引據資料標明出處。由於各分典引據資料複雜，取捨根據不一，其標明方式由各分典在其分典説明以至有關條目前進一步加以明確。例如：敦煌遺書，出土於一九〇〇年（一説爲一八九九年），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其中的相關資料理應收入。敦煌遺書中的絕大部分，近年均已在我國大陸影印出版。我們根據影印本録文，參校相關的前人、今人録文本，擇善而從。

寶卷這一體裁及其題材，大體上經過四個階段的變化：早期爲民間秘密宗教的宣傳品，有的文學氣息不濃；第二階段，清代嘉慶、道光之際，用以作爲宣傳品的儒釋道三教各教派漸多，引起政府注意，逐漸大力禁絕；第三階段，各教派爲了擴大宣傳，大力加入文藝成分；第四階段自清季開始，民間藝人加入，説唱内容亦多有非宗教成分，已與一般的説唱文藝内容差别不大。我們收入本典的，主要爲史料、簡目。

六、校勘：因本典收入資料龐雜，允許各分典在某些情況下自定標準，並在本分典中加以説明。一般情況，則參稽《中華大典》通用的標準執行。

《中華大典·民俗典》

總　目

《口頭民俗分典》（共三册）
《地域民俗分典》（共三册）
《物質民俗分典》（共三册）
《風俗民俗分典》（共二册）

中華大典·民俗典

風俗民俗分典

主　編：吉發涵

《風俗民俗分典》編纂説明

一、本分典是《中華大典・民俗典》四個分典之一。

二、經目與緯目：根據《中華大典編纂通則》和《民俗典》的具體要求，本分典設置四個總部：《歲時風俗總部》、《信仰風俗總部》、《禮儀風俗總部》、《宗族風俗總部》。各總部根據不同情況，按照《中華大典》編委會『有則設之，無則不設』的經緯目設置原則，在各自的一級經目之下決定設或不設部、分部、類等下級經目。

三、本分典的具體情況：《風俗民俗分典》主要彙編上古至一九一一年有關中華漢民族生活中春秋寒暑、時令年節風俗的漢文文獻資料。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源遠流長，中華漢民族人口眾多，生活地域遼闊，山川湖野地形多樣，各地水土不同、氣候有差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中華民俗文化在悠久的歷史長河裏可謂博大深厚、豐富絢麗。按照《中華大典》通用的設部通行規劃，各總部的具體情況爲：

（一）《歲時風俗總部》下轄曆法部、節氣部、節日部、閏月部、干支部，其中，節日部設十二個分部。

（二）《信仰風俗總部》下轄禁忌部、祀典部、俗信部、俗神部、民間祭祀部，其中，禁忌部設兩個分部；俗神部設六個分部；民間祭祀部設十二個分部。

（三）《禮儀風俗總部》下轄答拜禮俗部、成年部、婚嫁部、喪葬部，其中，成年部設兩個分部；婚嫁部設四個分部；喪葬部設八個分部。

（四）《宗族風俗總部》下轄宗族關係部、宗族管理部、宗族事務部、宗族財産部，其中，宗族關係部設兩個分部；宗族管理部設一個分部；宗族事務部設兩個分部；宗族財産部設兩個分部。

四、本分典嚴格遵循《中華大典・民俗典》根據《中華大典》總體例和本典情況制定的體例規則。例如：所收資料嚴格限於宣統三年以前。只對明顯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勘正時在原錯字處加圓括號，改正之字加方括號，原文闕字及確實難以辨識者用□標識。盡量使用逗號、句號，不用分號，少用感歎號、問號等。對古籍中的注或保留原書雙行小字原貌，或用單行小字表示等。

五、全書之末，附主要引用書目。根據《中華大典》的統一規定，本書所用古籍版本優先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校點整理本。同時也從實用出發，對一部古籍，根據實際需要，擇善而從，不限於一種版本。

由於本分典主編、副主編的水平有限，書中疏漏在所難免，不足之處，懇請讀者不吝指正。

本分典主編：吉發涵

副主編：孫劍藝、李緒洙

編　委：宋開玉、張　雷、賈嬌燕、果　娜、彭新靈、許　浩、邢怒海、馬秀蘭、張建勇、伏　睿、趙　娟、胥愛珍、陳慧源、李珊珊、陳緒霞、李　政、吉顯、張丙辰

參與編纂人員主要有（按姓氏音序排列）：曹　爽、陳慧源、陳　茉、陳緒霞、崔燕南、崔　雲、東　方、馮陽陽、伏　睿、高　超、高小紅、果　娜、郇　甯、吉發涵、吉　顯、賈嬌燕、孔　倩、李　政、李吉東、李珊珊、李婷婷、李緒洙、連　佳、梁　平、廖頌舉、林　飛、劉明志、劉豔娟、劉麗萍、劉若涵、盧玉波、馬曉燕、馬秀蘭、彭新靈、朴海瑩、亓恒娜、邱　峰、冉　懿、邵　偉、史鈺清、宋開玉、宋新宇、孫劍藝、司小同、譚雅靜、田順芝、王翠翠、王德鳳、王桂龍、王珊珊、王士剛、溫　馨、吳晨陽、吳文傑、邢怒海、胥愛珍、徐小婷、徐豔霞、許　浩、張建勇、張　雷、張　鉉、張　雲、張丙辰、趙　娟、趙　鑫

目録

一

總論……一
歲時風俗總部……七
曆法部……六六
節氣部……一〇二
節日部……一六二
正月分部……一六二
二月分部……二〇二
三月分部……二一〇
四月分部……二一五
五月分部……二二二
六月分部……二四〇
七月分部……二四五
八月分部……二五七
九月分部……二六六
十月分部……二七五
十一月分部……二八五
十二月分部……二八五
閏月部……三一六
干支部……三二四
信仰風俗總部……三五一
禁忌部……三五三
語言文字禁忌分部……三五三
社會生活禁忌分部……三九九
祀典部……四一二
俗信部……四三一
俗神部……四三八
諸神分部……四六二
先賢聖哲分部……四九四
釋氏分部……五〇一
道分部……五二〇
冥神分部……五三六
地方神祇分部……五四〇
民間祭祀部……五六一
正月分部……五六一
二月分部……五六六
三月分部……五七九
四月分部……五八一
五月分部……五八七
六月分部……五八九

七月分部……五九一
八月分部……五九五
九月分部……五九五
十月分部……五九六
十一月分部……五九七
十二月分部……六〇一

二

禮儀風俗總部……六〇七
答拜禮俗部……六〇九
成年部……六一四
冠禮分部……六一四
笄禮分部……六七五
婚嫁部……六七七
議婚分部……七〇一
結婚分部……七三二
婚姻絶續分部……七五五
特殊婚姻分部……七五九
喪葬部……七六三
喪制分部……七八〇
壽終分部……七八八
含殮分部……八〇二
喪服分部……八四四
舉喪分部……九三八
出喪分部……九八六
安葬分部……一〇一三
居喪分部……一〇六四
宗族風俗總部……一一二五
宗族關係部……一一四六
至親分部……一一五六
宗親分部……一一六一
宗族管理部……一一六三
譜牒分部……一二〇七
宗族事務部……一二九五
同居分居分部……一二九五
過繼收養分部……一三〇三
宗族財産部……一三一四
祠堂祖墳分部……一三一五
族田義學分部……一三二七
引用書目……一三四九

別，悉委衣冠於岸，而沿流褻露，不以爲怪。浣濯衣服，凍浥絲麻，皆婦女從事。雖晝夜服勤，不敢告勞。鑿井汲水，多近川爲之。上作鹿盧，輸水於槽，槽形頗如舟云。

又《刻記》麗俗無籌算，官吏出納金帛，計吏以片木，持刀而刻之。每記一物，則刻一痕，已事則棄而不用。不復留以待稽考，其政甚簡，亦古結繩之遺意也。

宋・程大昌《續考古編》卷五《起居》 作止、興居、起居，猶言動靜啓處也。若書疏有所咨問，必當隨事爲言，或曰省問，或曰偵候，乃得成文。而今世朝謁天子或迎候乘輿，皆單言起居，乃至人間書牘自相問勞，亦止言奉狀起居，則是致書於其動靜之間，而開不加咨候，豈得成文也。按《開元禮》記人臣奏問乘輿所御，則曰上表參起居，或遣使，則曰遣使參起居。但益一『參』字，而文義煥然無闕矣。《會要》：『長慶四年三月，禮儀使奏：「故事，命婦有邑號者，正至四立，幷合行起居之禮。」』其日兩宮皆起居，頗爲難赴。按此，則起居之上不加參問，在唐已然矣。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五 秦起西戎，所用之禮則從其國俗。自襄公列爲諸侯，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牲用駹駒、黄牛、羝羊。文公作鄜畤，後又有吴陽武畤、密畤等。四仲之月月祠，畤駒四疋，木禺龍一駟、木寓車各一。漢高祖增北畤，文帝增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武帝常三歲一郊，又薦五畤，各加一牛以燎。亳忌太一所用雍一畤物，加醴棗脯，殺一犖，胙餘皆燎之。太初又以木寓馬代駒。河間獻王採三代禮獻之，卒不用。元帝罷諸淫祀四百七十所，立南郊，大風壞竹宫復五畤，丞相衡議復長安郊祀。新莽天地合祭，有夫婦同牢之說。光武中興，東平王蒼，又請復古禮，雖爲圓壇，而多採用前漢故事，以正月上辛祠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目爲五供。考其祀儀，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鍾鳴，引客就位，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座後，公卿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畢，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占穀於神前。魏、晉始定南、北郊，以後稍稍用古禮，而皇帝一獻再拜，受福禮畢，器、席有司燒埋之。宋文帝元嘉中，始復三獻之禮，寓龍馬，即古之明器。自周亡至元嘉，而祭禮稍如古，其間豈無賢良儒學之士？卒不能正。二王請復古禮，而莫之能行，習俗移人如此。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九 《社會》 文士有西湖詩社，此乃行都搢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賦詠，膾炙人口，流傳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藝精熟。射放嫻習，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踘、打毬、射水弩社，則非仕宦者爲之，蓋一等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閑人所習也。奉道者有靈寶會，每月富室當供持誦正一經卷。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誕日，杭城行香諸富室，就承天觀閣上建會。北極佑聖真君聖降及誕辰，士庶與羽流建會于宫觀或于舍庭。誕辰日，佑聖觀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紛然，諸寨建立聖殿者，俱有社會，諸行亦有獻供之社。遇三元日，諸琳宫建普度會，廣度幽冥。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觀建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誕辰。四月初六日，城隍誕辰。二月初八日，霍山張眞君聖誕。四月初八日，諸社朝五顯王慶佛會。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誕辰。每遇神聖誕日，諸行市戶，俱有社會迎獻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馬爲社。七寶行獻七寶玩具爲社。又有錦體社、臺閣社、窮富賭錢社、遏雲社、女童清音社、蘇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獻時果社、東西馬塍獻異松怪檜奇花社。魚兒活行以異樣龜魚呈獻豪富。子弟緋綠清音社、十閒等社。有内官府第以精巧雕鏤筠籠，養畜奇異飛禽迎獻者，謂爲可觀。遇東嶽誕日，更有錢燔社、重囚枷鎖社也。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會，俱是富豪之家，及大街鋪席施以大燭巨香，助以齋貲供米，廣設勝會，齋僧禮懺三日，作大福田。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會，誦《圓覺經》，俱帶珠翠珍寶首飾赴會，人呼曰『鬬寶會』。更有城東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湯會，遇諸山寺院建會設齋，又神聖誕日，助緣設茶湯供衆。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會。九月初一日，湖州市遇土神崇善王誕日，亦有童男童女迎獻茶果，以還心愿。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諸寺庵舍，集善信人誦經設齋，或建西歸會。寶叔塔寺每歲春季，建受生寄庫大齋會。諸寺院清明建供天會。七月十五日，建盂蘭盆會。二月十五日，長明寺及諸教院建涅槃會。四月八日，西湖放生池建放生會，頃者此會所集數萬人。太平興國傳法寺向者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誦經，設齋聽法，年終以所收貲金，建藥師道場七晝夜，以終其會，今廢

之久矣。其餘白蓮、行法、三壇等會，各有所分也。

又《四司六局筵會假賃》凡官府春宴，或鄉會，遇鹿鳴宴，文武官試中設同年宴，及聖節滿散祝壽公筵，官府各將人吏，差撥四司六局人員督責，各有所掌，無致苟簡。或府第齋舍，亦于官司差借執役，如富豪士庶吉筵凶席，合用椅卓、陳設書畫、器皿盤合動事之類，則顧喚局分人員，俱可完備，凡事毋苟。且謂四司六局所掌何職役，開列于後。如帳設司，專掌仰塵、録壓、卓幃、搭席、簾幙、繳額、罘罳、屏風、書畫、簇子、畫帳等；如茶酒司，官府所用名『賓客司』，專掌客過茶湯，斟酒、上食、喝揖而已，民庶家俱用茶酒司掌管筵席，合用金銀器具及煖盪，請坐、諮席、開話、斟酒、上食、喝揖、喝坐席，迎送親姻，吉筵慶壽，邀賓筵會，喪葬齋筵，修設僧道齋供，傳語取覆，上書請客，送聘禮合，成姻禮儀，先次迎請等事；廚司，掌筵席生熟看食、敉飣、合食，前後筵几盞食，品坐歇坐，泛勸品件，放料批切，調和精細美味羹湯，精巧簇花龍鳳勸盤等事；臺盤司，掌把盤、打送、齎擎、勸盤、出食、椀楪等；果子局，掌裝簇飣盤看果，時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臠切、像生花果、勸酒品件；蜜煎局，掌簇飣看盤果套山子、蜜煎像生窠兒；菜蔬局，掌筵上簇飣看盤菜蔬，供筵泛供異品菜蔬、時新品味、糟藏像生件段等；油燭局，掌燈火照耀，上燭、修燭、點照、壓燈、辦席、立臺、手把、豆臺、竹籠、燈臺、裝火、簇炭；香藥局，掌管龍涎、沈腦、清和、清福異香、香蠟、香爐、香毬、裝香簇爁細灰，効事聽候換香，酒後索喚異品醒酒湯藥餅兒；排辦局，掌椅卓、交椅、桌橛、書桌，及灑掃、打揖、拭抹，供過之職。蓋四司六局等人，祗直慣熟，不致失節，省主者之勞也。欲就名園異館、寺觀亭臺，或湖舫會賓，但指揮局分，立可辦集，皆能如儀。俗諺云：『燒香點茶，挂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若有失節者，是祗役人不精故耳。且如筵會，不拘大小，或衆官筵上喝犒，亦有次第，先茶酒，次廚司，三伎樂，四局分，五本主人從。此雖末事，因筆述之耳。

又《顧覓人力》凡顧倩人力及幹當人，如解庫掌事，貼窠鋪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鐺頭、行菜、過買、外出覷兒，酒家人師公、大伯等人，又有府第宅舍內諸司都知，太尉直殿御藥，御帶，內監寺廳分，顧覓大夫、書表、司廳子、虞侯、押番、門子、直頭、轎番小廝兒、廚子、火頭、直香燈道人、園丁等人，更有六房院府判提點，五房院承直太尉，諸內司殿管判司幕士，六部朝奉顧倩私身轎番安童等人，或藥鋪要當鋪郎中，前後作、藥生作，下及門面鋪席要當鋪裏主管後作，上門下番當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領。如有逃閃，將帶東西，有元地腳保識人前去跟尋。如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麤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揮便行踏逐下來。或官員士夫等人，欲出路、還鄉、上官、赴任、游學，亦有出陸行老，顧倩腳夫腳從，承攬在途服役，無有失節。

又《閑人》閑人本食客人。孟嘗君門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時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訓導蒙童子弟者，謂之『館客』。又有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棊撫琴，投壺打馬，撇竹寫蘭，名曰『食客』，此之謂閑人也。更有一等不著業藝，食於人家者，此是無成子弟，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今則百藝不通，專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遊宴執役，甘爲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又有猥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柬帖取送之類。更專以參隨服役資生，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教蟲蟻，動音樂，雜手藝，唱詞白話，打令商謎，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過，傳言送語。又有專爲棚頭，鬬黃頭，養百蟲蟻，促織兒。又謂之『閑漢』，凡擎鷹，架鶻，調鶉鴿，鬬鵪鶉，鬬雞，賭撲落生之類。又有一等手作人，專攻刀鑷，出入宅院，趨奉郎君子弟，專爲幹當雜事，插花挂畫，說合交易，幫涉妄作，謂之『涉兒』，蓋取過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業藝，專爲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喏，買物供過，及遊湖酒樓飲宴所在，以獻香送歡爲由，乞覓瞻家財，謂之『廝波』。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但看賞花宴飲君子，出著發放何如耳。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游手》浩穰之區，人物盛夥，游手奸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爲姬妾，誘引少年爲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爲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僞易眞，至以紙爲衣，銅鉛爲金銀，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闤闠之地，則有翦脫衣囊環珮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尤爲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彈壓，必得精悍鉤距、長於才術者乃可。都轄一房，有都轄使臣總轄供申院長，以至廂巡

地分頭項火下凡數千人，專以緝捕爲職。其間雄駔有聲者，往往皆出羣盜。而內司又有海巡八廂以察之。

《宋史》卷四八七　八年，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來貢。元自言：『本國城無垣牆，府曰開城，管六縣，民不下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管縣五六，小者亦三四，每縣戶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二千里。軍民雜處，隸軍者不黥面。方午爲市，不用錢，第以布米貿易。地宜秔稻，風俗頗類中國。無羊、兔、橐駝、水牛、驢。氣候少寒，暑差多。有僧，無道士。民家器皿，悉銅爲之。樂有二品：曰唐樂，曰鄉樂。三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算學，每試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二十。每正月一日、五月五日祭祖禰廟。又正月七日，家爲王母像戴之。二月望，僧俗燃燈如中國上元節。上巳日，以青艾染餅爲盤羞之冠。端午有軟鞾之戲。士女服尚素。地產龍鬚席、藤席、白硾紙、鼠狼尾筆。』元辭貌恭恪，每受宴賜，必自爲謝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三《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揚也，故青蟲化蝴蝶、水蟲化蜻蜓；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四　至於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於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爲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爲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親赴於吳者，又安能挽而之儉也。蓋人情自儉而趨於奢也易，自奢而返之儉也難。今以浮靡之後而欲回樸茂之初，胡可得也。矧工於器者終日雕鏤，器不盈握，而歲月積勞，取利倍蓰；工於織者終歲纂組，幣不盈寸，而錙銖之練，勝於尋丈。是盈握之器足以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織也。茲欲使其去厚而就薄，豈不難哉！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刺繡組錦，傷蠶事者也。』夫農桑天下之本業也，工作淫巧不過末業，世皆舍本而趨末，是必有爲之倡導者，非所以御輕重而制緩急也。

余嘗入粵，移鎮蒼梧。時值燈夕，封川縣餽一紙燈，以竹篾爲骨，花紙爲飾，似無厚重之費。然束縛方圓，鏤刻文理，非得專精末業之人積累數旬之工，未能成就，可謂作巧幾於淫矣。燈夕方徂，門隸請燬，積月之勞，燬於一旦，能無可惜，余禁止之。因思吾浙之俗，燈市綺靡，甲於天下，人情習爲固然。當官者不聞禁止，且有悅其侈麗，以炫耳目之觀，縱宴遊之樂者。賈子生今，不知當何如太息也？夫爲人上者，苟有益於下，雖損上猶爲之；如有損於下，雖益上不爲。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安得躬行節儉，嚴禁淫巧，祛侈靡之習，還樸茂之風。以撫循振肅於吳越間，挽回叔季末業之趨，奚僅釋余桑榆之憂也。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一三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者不禁。蓋先王製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婚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即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即《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風俗》　【六月六日】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宬曬曝列聖實録。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函。則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謂沐之則不膩不垢。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鬬於波浪中。畢事精液浮出。腥穢因之漲膩。居人他處遠汲。必旬日而始澄澈。又憎人見之。遇者必觸死乃已。間有黠者預升茂樹濃陰之中。俯首密窺。始得其情狀如此。又象性最警。入朝遲誤。則以上命賜杖。必伏而受箠如數。起又謝恩。象平日所受禄秩。俱視武弁有等差。遇有罪貶降。即退立所貶之位。不復敢居故班。排列定序。出入綴行。較人無少異。眞物中之至靈者。穆宗初登極。天下恩貢陛見。朝儀久不講。諸士子欲瞻天表。必越次入大僚之位。上玉色不怡。朝退欲行譴責。賴華亭公婉解之而止。時謂明經威儀。曾羣象之不若。象初至京。傳聞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及駕羣馱寶皆用

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遇有疾病不能入朝。則倩下班暫代。象奴牽之彼房。傳語求替。則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臀栗銅鼓諸聲。入觀者持錢畀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奴受錢滿數。而後昂鼻俯首鳴鳴出氣。其在象房間亦狂逸。至於撤屋倒樹。人畜遇之俱糜爛。當其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預以巨繚縻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緹帥申報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距其斃已旬餘。穢塞通衢。過者避道。且天庖何嘗需此殘臠。京師彌文。大抵皆然。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風俗》 南都一城之內，民生其間，風尚頓異。自大中橋而東，歷正陽、朝陽二門，迤北至太平門，復折而南至玄津，百川二橋，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其人文，客豐而主嗇，達官健吏，日夜馳騖於其間，廣豢其氣，故其小人多尷尬而傲僻。自大中橋而西，繇淮清橋達於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轉而東至內橋，中正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百貨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駔儈，千百嘈呫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兢。自東水關西達武定橋，轉南門而西至飲虹，上浮二橋，復東折而江寧縣，至三坊巷貢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主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兢千金裘馬之風。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淫染於閭閻，膏脣耀首，倣而傚之，至武定橋之東西。嘻，甚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由笪橋而北，自冶城轉北門橋、鼓樓以東，包成賢街而南，至西華門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羣萃，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其人文，主客頗相埒，而物力嗇，可以娛樂耳目，羶慕之者，必徙而圖南，非是則株守其處，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樓達三牌樓，絡金川、儀鳳、定淮三門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曠土，其人文，主與客並少，物力之在外者嗇，民什三而軍什七，服食之供糲與疏者，倍蓰於梁肉紈綺，言貌樸儉，城南人常舉以相啁哳，故其小人多悴乱而蹇陋。

上元在鄉地，在城之北與東南，北濱江，東接句容、溧水。其田地多近江與山，墝瘠居其半，其民俗多苦瘁，健訟而負氣。江寧在鄉地，在城之南與西，南濱江，西南鄰太平，田地多膏腴，近郊之民，醇謹易使。其在山南橫山、銅井而外，稍不如，而殷實者在在有之。

清・孔尚任《平陽府誌》卷二九《風俗》 古者輶軒之使采列國之風謠，以貢于天子。蓋民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系之矣。唐儉、魏思詠於詩，雜見於紀傳。遷史謂堯舜之地，風教固殊，非無徵也。守土以來，於今四載，行部者數矣。所至輒察其車服器用，以觀其好尚。何乃今異於古所云也？豈事變使然？或亦所以率之者，非與夫矯末俗而返之淳類，非一切禁之所能爲。書曰：『爾維風，下民維草。』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噫！此可識治本已，作《風俗誌》。

婚禮，各處不同。大約六禮之中，僅存其四：問名、納采、請期、親迎而已。（亦有不親迎者。）張筵演劇，富家率以爲常，無復古者昏不舉樂之意。親迎之日，擇親戚中年相若者一人，飾以俱往，名曰伴郎。擇婦擇婿，古人愼之，近時士夫止重門第，議昏多不待男女之長，市井細民甚有指腹割襟者，久生它故，或至速訟。女家勒索聘禮，男家苛責妝奩，自詩禮舊家而外，鮮有免者。

親喪納女，名爲拜喪。遊子未歸，而娶婦，號曰『空房』。又有男子未聘，女子未字，既故而後議婚，兩柩合葬，謂之『冥配』，尤習之陋也。

執親之喪，不作佛事，不用俳優。士大夫秉禮之家，間有行者，鄉里怪之。目爲殮親誦經超度，扮劇愉尸，牢不可破。至於出殯之日，幢幡遍野，百戲俱陳，力不能備，則以爲恥，寧停柩焉。翼俗近古，頗可爲法。

堪輿，由來已遠，卜地卜日，動經數歲，其能卓然不，百無二三。營廟置主，唯搢紳有之，然亦同堂異龕而已。寒食忌辰，率皆墓祭，豐儉稱力，民間設龕於寢，祭儀亦大概簡略矣。

歲時社祭，夏冬兩舉，率多演劇爲樂。隨其村聚大小，隆殺有差，蓋猶報賽之遺云。

鄉鎮立香火會，扮社火，演雜劇，招集販鬻，人甚便之。然男女聚觀，識者恨焉。

平俗，不信鬼事。至於山僻之處，醫藥難致，一有疾病，則巫覡端公，乘間惑之。非知禮義者，鮮不墮其術中。

元旦，夙興，燔柏葉，或焚束薪，名曰『興旺火』。陳牲醴果羞，祀天地，祀神，祀先。家衆以次跪拜，稱壽畢，出拜尊長，及戚里焉。飲食相招，十數日乃已。

立春，嚼蘿蔔數片，名曰咬春，取薦辛也。春盤春餅，繁華之鄉間亦

有之。元宵張燈，毬架鰲山，鼓吹雜戲，火樹銀花，城市爲多。然奢儉相懸，各從其俗。鄉村以小瓦盞點油燈，遍列門室，作魚蛇置燈旁，俗呼伴燈。曰婦女牽伴夜。名曰：『走百病』，鄉地頗少。二十日家食煎餅，名曰：添倉。不張夜不張燈，俗呼爲鼠忌。

二月二日，俗傳龍抬頭日，家爲鼓箕。春分，釀酒醋。寒食，墓祭，且加封焉。清明，踏青，放紙鳶，架鞦韆，通郡不過數處。谷雨，以灰酒灑牆，名曰禁蝎。四月一日，插皂角葉，卻諸病。五月五日，系五絲艾虎，解糧，飲雄黃酒，婦女佩朱砂袋。鄉間多不識角黍者。六月六日，曝書曝衣，作曲伏曰合醬。七月七日，設瓜果筵，童男女乞巧，郡中或舉或否。中元，薦麻谷，佐以果羞，烈楮墓前。中秋，陳瓜果望月。羅拜已，而劇飲。重陽，家食糕，間有攜酒登高者，采野菊以歸。十月一日，墓祭，略同清明，唯裁楮象衣，名曰送寒衣。十五日，社祭，名曰閉神門。冬至，祀先。親友相賀，郡中或舉或否。十二月五日，和五種豆及米作飯，名五豆粥。八日，置果名臘八粥。二十二日晚設餅飴，祀竈。逾日掃舍宇，日易門神太兆更春帖，老稚圍飲，爆聲達霄，名曰守歲。守歲或舉或否。已上諸條，平陽風俗大略盡矣。其它縱博健訟，青衿連呈，以及臨晉之自宮，皆邇來惡習，漸染未久，非不可變之俗也。申禁令，修教化，責有攸歸，願與諸賢宰共勉之。

晉之樂戶，不知所自始，或云故明時承值王府，後散居各地，其業至今不改云。夫邯鄲挾瑟，河間數錢，自昔所有，然及其一身而止耳。未有其人其家，別爲一類，不齒於四民之列。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者也。今之爲樂戶者，亦有田宅，亦有丁徭，亦務稼穡，亦知勤儉，與良民無異。而獨驅之爲寡廉鮮耻之徒，置之於光天化日之外，且有形如嫫姆，名在籍中，一生鰥曠，身執賤役者，豈不可哀，豈不可怪乎！盛世化行俗美，長吏崇厲風教，如金陵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者，今皆下令驅逐，絕無一人。而惟此地之樂戶，以其土著行差，既不能驅之遠徙，又不能令其改業，倚門獻笑，無地不有。如膻之聚蠅，如塹之陷馬，所關於風俗人心匪淺斟也。有地方之責者，誠能革去樂戶名色，改頭換面，使與齊民一體，許以自新，誰甘心下賤。就目前而論，數千百之娼家，狂且息念，地方寧靜。就他日而論，增數千百之良家，拔之苦海，永免沉淪，此善政之最亟，亦陰德之最大者矣。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一《弔古會》　吾鄉舊有『弔古會』，月輪一人主之，臨期分祭先賢祠墓，觴詠以發其幽光。前輩風致，殊深慨想。

又卷五《吳俗奢靡日甚》　吳俗奢靡爲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給人足乎？予少時，見士人僅僅穿裘，今則里巷婦孺皆裘矣，大紅線頂十得一二，今則十八九矣，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戶僭之矣。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爲豐，長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貴，力愈艱，增華者愈無厭心，其何以堪？我家故貧，一絲一粟皆先曾祖勤苦所貽，先君每念前勞，自奉極薄，釋褐時，始有眞青皮套，留以貽後人如新也。先夫人挫鍼治縴，沒後幾無裘衣之設，思之有餘痛焉。今薄產無幾，不節若，則嗟若，何如《賁》之六五猶得終吉乎？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男慕貞潔女效才良》　聞西洋人以婦人當家，其夫則反處深閨，插花傅粉，若爲其妻妾者。今廣東嘉應州亦有此風，然較西洋爲優，男人在家讀書，女人支持家務，或開張店鋪，或出門營生，以養其夫，一切米鹽瑣屑之事，俱不使其夫增知之，恐曠功也。故粵中通省以嘉應一州文風爲最盛，科第亦甲於他州縣。一日余在袁浦張河帥席中，有北平楊桂山都轉自粵東來偶談及此事者，河帥笑曰：『此欲翻周興嗣《千文》二句，當云「男慕貞潔，女效才良」者也。』滿座大笑。

又《賭》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司馬子長謂博貴梟言，便則食，不便則止，貪之至也。近時俗尚葉子戲，名曰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戲，曰趕洋跳猴。擲狀元牙牌之戲，曰打天九鬬獅虎，以及壓寶搖攤諸名色，皆賭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者。按諸律例，凡賭博，不分軍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留之人抽頭無多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官員有犯者，革職枷責，不准收贖，若是其嚴也。余嘗論女子小人，未嘗讀書識義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國重寄，食祿千鍾，不以致君澤民爲心，而以草竊狗偷爲事，亦終日屹屹，彼此較量，而斯民號呼門外，拘候堂皇，愁怨難伸，飢寒交迫者，不知凡幾，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約另具一種心肝者耶。記戊辰十月，余遊濟南時，菊溪相國尚爲方伯，有太守監司俱爲此戲，方伯聞而責之，監司曰：『此不過消遣而已。』方伯怒曰：『君等非無事者，盍即以公案簿書消遣乎？』監司莫能對也。

歲時風俗總部

第二章 風俗總論

綜論

《周易・乾》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孔穎達疏：『元』是物始，於時配春，春爲發生，故下云『體仁』，仁則春也。『亨』是通暢萬物，於時配夏，故下云『合禮』，禮則夏也。『利』爲和義，於時配秋，秋既物成，各合其宜。『貞』爲事幹，於時配冬，冬既收藏，事皆幹了也。

又《泰》　小往大來，吉亨。孔穎達疏：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以此吉而亨通。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太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爲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孔穎達疏：『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者，釋此卦『小往大來吉亨』名爲『泰』也。所以得名爲『泰』者，止由天地氣交而生養萬物，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謂君也，下謂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健則內陽，外順則外陰。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說泰卦之德也。陰陽言爻，健順言卦。此就卦爻釋『小往大來吉亨』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者，更就人事之中，釋『小往大來吉亨』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孔穎達疏：『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者，由物皆通泰，則上下失節。后，君也。於此之時，君當翦財，成就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相，助也。當輔助天地所生之宜。『以左右民』者，左右，助也，以助養其人也。『天地之道』者，謂四時也，冬寒、夏暑、春生、秋殺之道。若氣相交通，則物失其節。物失其節，則冬溫、夏寒、秋生、春殺。君當財節成就，使寒暑得其常，生殺依其節，此天地自然之氣，故云『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宜』者，謂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若《大司徒》云其『動物植物』，及《職方》云揚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谷宜黍稷。若天氣大同，則所宜相反。故人君輔助天地所宜之物，各安其性，得其宜，據物言之，故稱『宜』也。此卦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不得直言先王，欲見天子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

又《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孔穎達疏：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晷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

又《臨》　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孔穎達疏：案《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於下。故曰『臨』也。剛既浸長，說而且順，又以剛居中，有應於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貞』也。『至於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七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王弼注：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亨以正』之義。孔穎達疏：『臨剛浸而長說而順』者，此釋卦義也。凡諸卦之例，說而順之，下應以『臨』字結之。此無『臨』字者，以其剛中而應，亦是『臨』義，故不得於剛中之上而加『臨』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者，天道以剛居中而下，與地相應，使物大得亨通而利正，故乾卦『元、亨、利、貞』。今此臨卦，其義亦然，故云『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王弼注：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孔穎達疏：證『有凶』之義，以其陽道既消，不可常久，故『有凶』也。但復卦一陽始復，剛性尚微，又不得其中，故未有『元亨利貞』。泰卦三陽之時，三陽在下，而成乾體，乾下坤上，象天降下，地升上，上下通泰，物通則失正，故不具四德。唯此卦二陽浸長，陽浸壯大，特得稱臨，所以四德具也。然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若以類言之，則陽長之卦，至其終來皆有凶也。【略】云『八月』者，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今按：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故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建申爲八月也。

又《恒》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穎達疏：『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以下廣明恆義。上言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故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者，四時更代，寒暑相變，所以能久生成萬物。『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聖人應變隨時，得其長久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萬物從化而成也。

又《革》　天地革而四時成。孔穎達疏：『天地革而四時成』者，以下廣明革義，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陰陽升降，溫暑涼寒，迭相變革，然後四時之序皆有成也。

又《說卦》　帝出乎震，李鼎祚注：崔覲曰：帝者，天之王氣也。至春分，則震。而萬物出生。齊乎巽，李鼎祚注：立夏，則巽王而萬物絜齊。相見乎離，李鼎祚注：夏至，則離王而萬物皆相見也。致役乎坤，李鼎祚注：立秋，則坤王而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李鼎祚注：秋分，則兌王而萬物所說。戰乎乾，李鼎祚注：立冬，則乾王而陰陽相薄。勞乎坎，李鼎祚注：冬至，則坎王而萬物之所歸也。成言乎艮。李鼎祚注：立春，則艮王而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

《尚書・堯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孔安國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孔穎達疏：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孔安國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孔安國傳：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孔安國傳：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孔安國傳：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孔安國傳：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孔安國傳：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孔安國傳：曰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孔安國傳：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孔安國傳：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國傳：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孔安國傳：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孔安國傳：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又《舜典》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孔安國傳：上日，朔日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孔安國傳：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孔安國傳：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

又《皋陶謨》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傳：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又《洪範》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略】孔穎達疏：『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歷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歷。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時』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略】孔安國傳：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孔安國傳：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漢・鄭玄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王與之訂義：賈氏曰：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略】王昭禹曰：必至於挾日者，蓋近或知之矣，遠者庸有未知焉，觀之挾日則使遠近皆偏知故也。孫詒讓正義：『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宰當官專領之職事，亦即八法之官常也。和布當讀爲宣布，詳後疏。大宰於周正月朔日，始宣布治典於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不及鄉遂公邑者，亦宣布之可知，經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月令》云：『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云：『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按：彼飭國典，在周正二月，故鄭以爲夏殷制。【略】注云『正月，周之正月』者，《唐會要》引干注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與鄭說同。賈《大司徒》疏云：『《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戴震云：『《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於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偏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愼，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偏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

《又小宰》 〔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略】漢・鄭玄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又《小宰》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鄭玄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王與之訂義：賈氏曰：大宰以周之正月始，和布之天下，至此建寅。正歲之正月縣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之屬及萬民以觀之。孫詒讓正義：『正義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者，亦書縣而觀之。經不言縣者，以《大宰》正月縣治象已詳，可以互推也。此小宰正歲縣治象，使治官觀，與大宰正月縣治象使萬民觀者爲二事。鄭《大宰》注并二者爲一，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其說非也。又按：依鄭說，此治象即縣於象魏。竊謂萬民所觀於象魏者，以其人衆，且庶民不得入王之中門也。此百官所觀，似不宜與彼同處，疑當縣於治朝旁大宰治事之舍，即《匠人》之九室是也。小司徒縣教法，小司寇縣刑法，蓋亦當各就司徒司寇治事之舍。互詳《大宰》、《小司徒》疏。云『徇以木鐸』者，《說文・彳部》云：『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徇即沟之俗。云『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者，誓以不用治法之刑。常刑謂官刑之常典也。《大司徒》賈疏云：『常刑者，謂二千五百條，各依輕重而受刑法。』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者，全經凡言正歲者，並爲夏正建寅之月，別於凡言正月者爲周正建子之月也。《爾雅・釋天》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左傳》昭七年孔疏引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周書・周月篇》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時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是周雖建子，亦兼存夏正之事也。王引之云：『《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

又《宰夫》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又《宰夫》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鄭玄注：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勑羣吏。』王與之訂義：林氏曰：羣吏在宮中者。王昭禹曰：以法警戒者，使之各謹於用法也。正歲小宰既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今宰夫又警戒羣吏，脩宮中之職事，蓋贊小宰而令之也。孫詒讓正義：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勑羣吏』者，【略】先鄭亦以正歲爲夏之正月，與經凡言正月者異。謂夏正月小宰戒令百官府時，此官則亦警戒其屬及王宮中羣吏也。賈疏云：『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以謹勑之也。』書其能者與

其良者，而以告於上。孫詒讓正義：賈疏云：『上云令脩宮中之職事，則此謂宮中諸吏也。正歲之正月，則豫選之，擬至歲終當舉之也。』

又《宮正》　[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春秋以木鐸脩火禁。鄭玄注：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

又《官伯》　[官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敍。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賈公彥疏：『夏時班衣，冬時班裘。』

又《庖人》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麝，膳膏腥；冬行鱒羽，膳膏羶。鄭玄注：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麝，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孫詒讓正義：『凡用禽獸』者，此共王之禽獸也。上云六禽，此又有鱐麝者，魚爲小牲，亦得稱禽也。《國語・魯語》云：『使水虞登川禽。』韋注云：『鼈蟹之屬。』按：彼當亦含有魚，蓋水蟲通得謂之川禽，與此經義可互證也。云『春行羔豚，膳膏香』者，以下辨四時所用禽獸之物，《內則》文並同。《司爟》注云：『行猶用也。』《春秋緯・天地之行篇》云：『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糂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春秋糂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按：此經說四時之味所宜，即董子所謂春秋糂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也。鄭、賈以五行休王爲說，於經無當。【略】《詩・周頌・潛》敍云『季冬薦魚』。鄭彼箋云：『冬魚之性定。』孔疏云：『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

又《獸人》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鄭玄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孫詒讓正義：『冬獻狼，夏獻麋』者，此四時所獻者皆謂鮮獸，《左》宣十二年傳云『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是也。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者，《說文・犬部》云：『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又《鹿部》云：『麋，鹿屬，冬至解角。』《山海經・中山經》郭注云：『麋似鹿而大也。』《詩・齊風・還》孔疏引陸璣疏云：『狼，其膏可煎和。』賈疏云：『夏苦其大熱，故獻麋；冬苦其大寒，故獻狼。案《內則》取稻米與狼臅膏以爲餰。狼之所用，惟據取膏爲餰食，若麋之所用則多矣。』詒讓按：狼膏聚，麋膏散，鄭蓋目驗得之。《神農本草經》云：『麋脂味辛溫。』鄭以爲涼，與彼正相反，未知其審。賈疏謂狼、山獸，山是聚，故狼膏聚；麋、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義亦未塙。云『獸物，凡獸皆可獻也』者，謂春秋所獻衆多，非一獸也。《詩・秦風・駟驖篇》『奉時辰牡』。毛傳云：『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毛即本此經爲說，亦以獸物爲羣獸。又鄭《士相見禮》注云『禮有秋獻麷』，蓋兼據庖人禽獸言之。云『及狐狸』者，賈疏云：『案《內則》，狐去首，狸去正脊。二者並堪食之物，故知獸物中兼獻。』按：賈說未得鄭恉。狐狸雖可食，然非珍異，鄭不宜偏舉之。尋此注所以別出狐狸者，蓋謂獻裘材也。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掌皮秋斂皮，則狐狸宜以秋獻可知。

又《食醫》　凡食齊眡春時，鄭玄注：飯宜溫。羹齊眡夏時，鄭玄注：羹宜熱。醬齊眡秋時，鄭玄注：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鄭玄注：飲宜寒。孫詒讓正義：『凡食齊眡春時』者，此論調和飲食寒溫之齊。《內則》文同，蓋即本此經。食齊，饋人共六食之齊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鄭玄注：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婉楡滑瀡以滑之。』孫詒讓正義：注云『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內則》注云：『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淮南子・墬形訓》云：『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賈疏云：『東方木味酸，屬春，春時調和食，酸多於餘味一分。南方火味苦，屬夏，夏時調和食，苦亦多於餘味一分。西方金味辛，屬秋，秋時調和食，辛亦多於餘味一分。北方水味鹹，屬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於五行土爲尊，於五味甘爲上，故甘摠調四時。』《內則》孔疏云：『依經方，春不用食酸，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蕭吉《五行大義論配氣味篇》云：『《周禮》解有兩家。一云宜從時氣，春食須多酸，夏食須多苦。一云多者，過也。春食過酸，宜減其鹹味；夏食過苦，宜減其酸味，是以後句云調以滑甘。今依前解，四時之味，各隨時所當，故逐時鹹苦，養體之宜。土既居總載四時，是以四時味兼須甘味以調之。』呂飛鵬云：『前說即鄭注各尚其時味之義。由後說推之，過酸宜減其鹹味，過苦宜減其酸味者，治其源也。酸爲木味，鹹爲水味，苦爲火味。水生木，木生火，減其所生之味，而春酸夏苦，不至於太過。若然，則秋食過辛，宜減其甘味；冬食過鹹，宜減其辛味。』按：蕭吉亦從鄭說，其所述第二說，義殊迂曲，蕭氏亦不從也。引《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婉楡滑瀡以滑之』者，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荁，堇類。榆白曰枌。婉，新生者。楡，乾也。齊人溲曰滑。秦人

滑曰瀡。」謂將此葷已下，和溲以滑之。」詒讓按：『娩槁』《內則》作『免薧』。《釐禮記釋文》云：『薧，字又作槁。』按：槁槀字同。《羣經音辨・女部》引《禮》『娩橋瀡瀡』云『鄭康成讀』。攷《內則》注，鄭無異讀，音辨所述鄭讀，蓋即指此引《內則》文。疑賈昌朝所見《周禮釋文》本作『娩橋』，橋槁字亦通也。又今本《內則》注，『娩』作『免』，『槁』作『薧』，齊秦字互易，與賈疏所引不同，或賈依此注改之。瀡者，《說文・水部》云『久沾也』。《內則》說爲酏云『爲稻粉糔溲之』。注云：『糔讀與瀡瀡之瀡同。』則瀡瀡與糔溲義同，並謂以米粉和菜爲滑也。

又《疾醫》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瘍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孫詒讓正義：云『春時有痟首疾』者，謂春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痟痛而在首也。《左》昭元年傳，子產論六氣之疾云『風淫末疾』，孔疏引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此痟首疾在春，亦風氣所生也。云『夏時有瘍疥疾』者，《說文・疒部》云：『瘍，瘍也。疥，搔也。』又《蟲部》云：『蚧，搔蚧也。』瘍即蚧之叚字，俗作癢。《釋名・釋疾病》云：『癢，揚也，其氣在皮中，欲得發揚，使人搔發之而揚出也。疥，齘也，癢搔之齒顩齘也。』謂夏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創瘍而成疥也。云『秋時有瘧寒疾』者，《說文・疒部》云：『瘧，熱寒休作病。』《釋名・釋疾病》云：『瘧，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熱耳，而此疾先寒後熱，兩疾似酷虐者也。』謂秋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瘧而發於寒也。《素問・瘧論》云：『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又《金匱眞言論》云：『秋善病風瘧。』又《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於暑，秋必痎瘧。』與此經義合。《左》昭元年傳云『陰淫寒疾』，亦與此義略同。云『冬時有嗽上氣疾』者，謂冬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嗽而氣上逆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秋傷於溼，冬生欬嗽』，義亦與此經合。

又《司會》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又《掌皮》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鄭玄注：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

又《淩人》　春始治鑑。鄭玄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王與之訂義：賈氏曰：春謂正月也。【略】鄭鍔曰：春分奎星朝見東方，蟄蟲始出，時將用冰，始脩飾盛冰之器。以鑑名之者，《左傳》曰：美澤可以鑑，謂其光澤也。孫詒讓正義：春夏之時，食物得溫氣則易敗，故用鑑盛冰，置食物於冰上以寒之也。《玉燭寶典》引干寶注云：『鑑，金器，盛飲食物，以置冰室，使不茹餕也。』案依干說，鑑盛飲食不盛冰，與鄭義小異。據下云冰鑑，則干義非也。云『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者，謂啓冰則須用鑑，故先一月豫治之也。《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云：『仲夏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復賦之。』《左・昭四年》傳云：『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鄭兼用此諸文，啓冰在夏正二月後，夏頒冰在夏正四月，蓋啓後兩月，始頒之也。凡外內甕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孫詒讓正義：『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故云鑑焉。』云『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者，此與酒人、漿人爲宮聯也。賈疏云：『酒謂酒人之酒，謂三酒五齊，舉酒而言。漿人之醴，謂六飲，舉醴而言。亦如之者，亦以鑑盛冰。』注云『酒醴見溫氣亦失味』者，酒醴得溫則酸而失味也。《楚辭・招魂》『凍飲』，王注謂『盛夏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是亦酒用冰取寒不失味之一端。云『酒漿，酒人、漿人也』者，明與外內甕同爲官名也。

又《內宰》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王與之訂義：賈氏曰：正歲，建寅之月。鄭康成曰：均調度。王氏曰：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賈氏曰：外內饔之膳羞，謂王及后世子并饗耆老孤子等，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孫詒讓正義：『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者，賈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歲始故總均宮中所受稍食月俸之人，歲始又施其女功絲枲之事。』詒讓按：《國語・魯語》云『社而賦事』，則當在中春。彼外嬪婦於家受事，校內宮遲一月，亦不相遠也。云『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者，即《小宰》云『凡宮之糾禁』。彼又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注云：『憲謂表縣之。』但彼通掌王宮，此官則唯掌北宮。禁即《士師》之宮禁，此官與彼二官爲聯事也。賈疏云：『糾其守者，謂宿衛之子弟，糾其惰慢者也。』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王與之訂義：賈氏曰：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春。鄭康成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蒲郊也。孫詒讓正義：『上春』者，《天府》注云：『上春，孟春也。』

又《染人》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鄭玄注：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纁作爨。鄭司農云：『爨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玄謂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

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韋，曰搖，曰湆，曰留，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

又《地官・大司徒》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玄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又《鄉師》　[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孫詒讓正義：『凡四時之田』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總謂之田，具大司馬職。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鄭玄注：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

又《鄉師》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王與之訂義：比五家耳。財適足以制吉凶、弔祭之二服。故比集財爲之，而一比共用焉。器則未能備也。閭二十五家，財適足以制簋簋鼎俎之器。故閭集財以爲之，而一閭共用焉。族之百家，財適足以制夷槃軸之器。故族集財以爲之而一族共用焉。【略】至於射器，則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箴詔之，有旌節之，有鼓、有弓、有矢、有侯、有布，用財多，故合五百家之財而爲之。賓器則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有爵，有豐、有笙、有瑟，其用尤多，故合二千五百家之財而爲之，然後共用也。【略】吉凶禮樂之器，即閭族黨州所共者是已。【略】然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之祭酺祭禜，會民而射於序，索鬼神而飲酒之類，皆用夏人之正故歟。孫詒讓正義：『正歲，稽其鄉器』者，賈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詒讓按：鄉中所庤器服，蓋亦有簿籍著之，此官於正歲命所屬之吏，各攷其所儲器服，察其完否而各上其數，此官則案籍總攷校之也。

又《黨正》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略】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鄭玄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春秋祭禜，亦如之。鄭玄注：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又《黨正》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王與之訂義：鄭鍔曰：或謂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與夫春秋之祭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蓋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其修爲之始大蠟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録非正歲，則黨正不書。非修習之已成，則正歲不書。聚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孫詒讓正義：『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者，前孟春朔日已讀灋，此月之內擇日重復讀之，因書其德行道藝，視月吉糾戒事尤詳也。注云『書，記之』者，《廣雅・釋言》云：『書，記也。』謂記其德行道藝於版籍。《書・益稷》云『書用識哉』。記識義亦同。賈疏云：『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

又《族師》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又《閭胥》　[閭胥]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又《牧人》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玄注：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又《充人》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鄭玄注：三月，一時，節氣成。享先王，亦如之。

又《質人》　[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又《司門》　[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賈公彥疏：『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於門之事。』

又《山虞》　[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注：鄭司農云：

『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鄭玄注：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凡竊木者，有刑罰。

又《春官・大宗伯》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略】鄭玄注：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略】鄭玄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勸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鄭玄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瑗，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又《小宗伯》　【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又《司尊彝》　【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又《天府》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鄭玄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王與之訂義：鄭鍔曰：凡寶之所在，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釁之，所以禳卻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以明守之不失，至歲首而更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孫詒讓正義：注云『上春，孟春也』者，《龜人》注云『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是也。《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上猶初也。』孟春爲春三月之始，故此經及《內宰》、《龜人》、《筮人》並謂之上春。

又《典瑞》　【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鄭玄注：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

又《大師》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注：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陬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

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鼖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又《簫章》　簫章掌土鼓豳簫。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鄭玄注：《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簫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揔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中秋夜迎寒，亦如之。鄭玄注：迎寒以夜，求諸陰。

又《龜人》　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鄭玄注：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王與之訂義：鄭鍔曰：至寶之物神或憑依，及上春則殺牲以血塗之，既以祓其不祥，且以神之也。天府上春釁寶器及寶鎮。釁龜必用上春者，亦視爲國寶也。孫詒讓正義：云『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者，《天府》注云：『上春，孟春也。』云『《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者，《月令》云：『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鄭彼注云：『筴，蓍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按：《呂氏春秋・孟冬紀》作『命大卜禱祠龜筴。』此官即大卜之屬，則《呂覽》作大卜是也。鄭此注依今《月令》作『釁祠』，亦兼證有先卜之祭也。云相互者，《淮南子・俶眞訓》高注云：『舛，互也。』鄭意此以上春，與《月令》孟冬釁時舛互不合。《月令》注亦云『秦與周異』。賈疏謂周與秦各二時釁龜策，《月令》孟冬釁，則周孟冬亦釁之，周以建寅上春釁，秦亦建寅上春釁之，故云相互。是謂二經皆互文見義，非鄭恉也。孔疏亦與賈同誤。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者，賈疏云『據此注，則周秦各一時釁，此鄭兩解。按《月令》注云：「《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策，與周異矣。」彼注與此後注義同也。』按：賈說亦非也。鄭《月令》注與此注皆止一說，上以二文舛互，此乃以意推測其故。謂《月令》雖與此經相校三月，而此上春爲周之歲首，《月令》孟冬爲秦之歲首，時月不同，其爲歲首則一。或秦時習聞周法，以歲首釁龜筴，則亦以其亥正歲首之月釁之。此蓋爲《月令》、《周官》作調人，明二書非苟爲差異耳。其云《月令》秦世之書者，《月令》疏引《鄭目録》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孔氏說之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然按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二十六年幷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秦爲水位，其來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按：孔說是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初幷天下，『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秦代周，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是謂改正始於始皇。鄭則以爲秦幷天下之前，已改從亥正，故《月令》季秋『令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注亦以秦建亥，九月爲歲終爲說，與《史記》異。今攷《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後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年韓獻垣雍，後書正月兵罷。則昭襄王已以十月爲歲首，故書於正月九月之前。是始皇以前，秦已建亥，於史亦有明徵，足證鄭、孔之說矣。

又《占夢》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玄注：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厥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又《甸祝》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孫詒讓正義：賈疏云：『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又《大史》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鄭玄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厤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又《馮相氏》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敍事，以會天位。鄭玄注：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大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訛，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位於三五。』《孝經說》曰：『故勑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由此術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敍。鄭玄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燃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敍正矣。

又《保章氏》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又《夏官・司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

玄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注：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賈公彥疏：鄭知出火內火據陶冶火者，以其上經四時變國火據食火，明此春秋據陶冶，故引《春秋傳》爲證也。云「民隨國而爲之」者，釋民咸從之義。云「鄭人」已下，按《左氏》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六月丙戌，鄭災。」是其後有災。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正。」先鄭云「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者，心星，則大火辰星是也。三月諸星復在本位，心星本位在卯，三月本之昏，心星始時未必出見卯南，九月本始之黃昏，心星亦未必伏在戌上，皆據月半後而言。云「《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者，《左氏傳》襄公九年文。

又《掌畜》 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鄭玄注：鶉鴽之屬，以四時來。

又《趜馬》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又《圉師》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庤馬，冬獻馬。孫詒讓正義：「圉師掌教圉人養馬」者，賈疏云：「圉師，既《校人》云「良馬乘一師四圉」者也。」云「始牧」者，謂春出馬於牧田也。杜氏《春秋釋例》云「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是也。云「夏庤馬」者，謂繫馬於庤，不露牧也。賈疏云：「即《趜馬》「辨四時之居」是也。」云「冬獻馬」者，賈疏云：「即《校人》冬獻馬，尊卑連事相成者也。」

又《秋官・雍氏》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孫詒讓正義：云「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者，春農事將興，故爲阱擭溝瀆，以去害而利民也。《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於是乎設穽鄂，以實廟庖。」韋注云：「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彼爲取獸，則夏設穽鄂，較此微晚，要在秋前，與此杜塞之文不相妨也。《月令・季春》云：「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又《管子・四時篇》云「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三政曰「凍解修溝瀆」，與此經合。

又《柞氏》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鄭玄注：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鄭玄注：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

又《薙氏》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鄭玄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爲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又《碧蕉氏》 碧蕉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又《大行人》 「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玄注：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親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

又《小行人》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孫詒讓正義：「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者，謂小行人以令布之邦國，使依時入貢獻功，與大司馬、職方氏爲官聯也。《大司馬》云：「施貢分職，以等邦國。」此春入者即彼所施之貢，秋獻者即彼所分之職，有職則有功也。此皆於聘頫之外，歲時使使者來，諸侯不親其事。賈疏云：「此云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按：賈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數，即據《大司徒》注五等國所食之數言之，其說未塙，詳《大司徒》疏。又按：此入貢獻功，分屬春秋，蓋據近畿侯甸諸服言之。其距王國較遠者，或可一時幷獻，故《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注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此貢即計偕物，功即國事之書。蓋因秋獻，幷入春

貢，故書貢得同時偕至，斯亦王者綏懷遠方之微悕矣。林喬蔭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伯》「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爲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於天子，《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以其行於春秋二時，故爲時事。《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襄二十六年，韓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

又《考工記序》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鄭玄注：鄭司農云：『泐當如再扐而後卦之扐，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

又《考工記・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鄭玄注：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

又《弓人》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澌。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略】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玄注：朞歲乃可用。孫詒讓正義：注云『朞歲乃可用』者，言爲弓自前年冬始析幹，至次年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則奠體析澌，至三年春而被弦，是朞年周而後可用。《司弓矢》亦云『中春獻弓弩』，蓋可用乃獻成也。

又《韗人》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鄭玄注：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孫詒讓正義【疏】注云『啓蟄，孟春之中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周書・時訓篇》云：『立春又五日，蟄蟲始振。』《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錢大昕云：『古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夏小正》：「正月啓蟄。」《春秋傳》「啓蟄而郊」，杜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皆其證也。漢改啓蟄曰驚蟄，避景帝諱，而中節次第無改。《三統術》亦如之。《律厤志》注稱「驚蟄今曰雨水，雨水今曰驚蟄」者，乃東漢所改，班氏紀之於史耳。《孝經緯》：「立春十五日爲雨水，雨水十五日爲驚蟄。」緯書出於東漢，則中節亦其時所改矣。』按：錢說是也。啓蟄之日，鄭義與《三統厤》合，自是古法。《周書・周月篇》、《淮南子・天文訓》、《易緯・通卦驗》、《藝文類聚・歲時部》引《孝經・援神契》，並先雨水，後驚蟄。《周髀算經》先雨水，後啓蟄。蓋皆東漢以後人追改，故與古憲不合。《左傳》桓二年孔疏謂太初以後所改。然《三統厤》尚與古同，則其改必在劉歆後明矣。《春秋釋例・郊雩烝嘗篇》又以啓蟄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謂蟄蟲既啓之後，遂驚而出。蓋兼採古厤，強生分別，殆不足據。《夏小正》說啓蟄在正月，而爲鼓則在二月，與啓蟄相較一月，與此經亦不合也。云『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者，賈疏云：『《月令・仲秋》云「雷乃始收」，注：「雷乃收，聲在地中，動內物。」則此云「孟春始聞雷聲而動」者，亦謂未出地時，故蟄蟲聞之而動。至二月，即雷乃發聲出地，蟄蟲啓戶而出，故《月令・仲春》云「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啓戶而出」，是也。』云『冒，蒙鼓以革』者，《漢書・王商傳》顏注云：『冒，蒙覆也。』《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擊黃鍾之鼓，鼓用馬革，夏至鼓用黃牛皮。』《淮南子・說山訓》云：『剝牛皮，鞹以爲鼓。』又《詩・大雅・靈臺》云：『鼉鼓逢逢。』《月令》『季夏，命漁人取鼉』，注云：『鼉皮又可以冒鼓。』《夏小正》亦云：『二月剝鱓，以爲鼓也。』是冒鼓有用牛馬皮及鼉皮者。六鼓所用何革，於經無文，或亦用鼉也。

《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孫希旦集解：孔氏曰：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此不用秦正而用夏正者，以夏數得天，周雖建子，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愚謂營室者，北方玄武之第六宿，而娵訾之次也。天有二十八宿，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爲三百六十度。）日行一歲而周，每歷二氣而行三十度有餘，積二十四氣而爲一歲。明時者因以日二氣之所行爲一次，凡爲十二次。星紀者，丑之次；玄枵者，子之次；娵訾者，亥之次；降婁者，戌之次；大梁者，酉之次；實沈者，申之次；鶉首者，未之次；鶉火者，午之次；鶉尾者，巳之次；壽星者，辰之次；大火者，卯之次；析木者，寅之次。蓋古之明時者上推十一月朔夜半冬至爲元，以爲日月五星運行之所自始。此時日躔在北方子位，而其次則爲玄枵，故以玄枵爲子，而其餘亦皆因其所在而配以十二支之名，自後雖運行無常，而其名不易焉。日在營室者，謂是月日之所行，躔於亥宮營室之星也。其曰甲乙，孫希旦集解：高氏誘曰：甲乙，木日也。《漢書律志》曰：出甲於甲，奮軋於乙。鄭氏曰：春時萬物皆解孚甲，自乙軋而出。愚謂日以十干循環爲名，十干分屬五行，而甲乙爲木，故曰之值甲乙者屬於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昊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孔氏曰：皞皞，廣大之貌。東方元氣盛大，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句芒者，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主木之官云句芒。其蟲鱗，孫希

旦集解：馬氏晞孟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吳氏澄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愚謂鱗蟲水處而游，得陽之少者也，故屬春。其音角，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音，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書律志》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愚謂其音角者，五音分配五行，而角爲木，故屬春。律中大蔟。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漢書律志》曰：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一春三月之事。此『律中大蔟』，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春時之氣，音氣相須，故角、律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蔟之律。中猶應也。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雘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厙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律布室內，十二辰以候月氣。正月候氣飛灰，應於大蔟之管，又計大蔟律數倍，而更半鑄之，爲大蔟之鐘。是大蔟之鐘元生於大蔟之律。蔡氏以爲先有鐘，後有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鐘』，非也。蔡氏元定曰：雨水則大蔟八寸。沈氏括曰：候氣之法，《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鐘一琯達之，故黃鐘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大蔟以上皆達，黃鐘、大呂先已虛，故唯大蔟一律飛灰。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以水平其概，然後埋律其下。其數八，孫希旦集解：八者，木之成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天地之數也。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蓋木火土金水者，五行運行之次序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生成之次序也。四時皆以成數言者，木火金水既成而後功用著也。其味酸，其臭羶，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酸、羶，木之臭味也，凡物之酸、羶者皆屬焉。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馬氏晞孟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愚謂《呂氏春秋》『草食者羶』，註云『草食，食草木，若麋鹿之屬』，則木之臭羶可知。其祀戶，祭先脾。孫希旦集解：戶者，廟室之戶，五祀之一也。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疏云：『凡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霤禮》文，後同。孔氏曰：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當特羊也。愚謂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所謂五祀也。五祀皆宮內之神。門、戶者，人之所出入也；竈者，人所藉以養也；行者，人之所往來也；中霤者，人所居以安其身也。此五者，皆有神以主之，其於人最爲切近而不可離，故以此列爲五祀，而其禮通乎上下也。春秋者，陽陰出內之交，故祀門、戶。戶奇，陽也，且春時主出，出從內始，故祀戶。門偶，陰也，且秋時主內，內從外始，故祀門。祭五祀必皆於廟者，蓋祀之於人所居之處則恐其褻，故祀之於廟也。祭，謂祭之於地也。祭先脾者，言所祭牲之五藏以脾爲先也。脾屬土，春木勝土，祭其所勝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高氏誘曰：東風釋凍，冰泮釋也。魚，鯉鮒之屬，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獭水禽，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孔氏曰：凡記時候，先言者在前，後言者在後。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動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書》，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鄭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也。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以逐溫暖。正月陽氣既上，魚游於水上，近於冰，故曰『魚上冰』也。方氏慤曰：東風，即條風也。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畧不同者，特記時而已。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孫希旦集解：皆民以順時氣也。青陽，明堂東方之堂名也。室之夾堂者謂之個。《左傳》：『置饋於個而退。』青陽左個者，明堂東方之北室也。明堂在國南門之外，周以季秋於此享上帝，而以文王配焉。每月之朔，則於此告朔於上帝及文王，而各順其月之方居之，以聽朔焉。此云『居青陽左個』，蓋亦周人順時聽朔之制，孟春則聽政於東北方之室也。《淮南子・時則訓》作『朝於青陽左個，以出春令』，義尤分曉。朝，即『春秋朝於廟』之朝，謂告朔也。出春令，謂聽朔也。

高氏誘曰：衣服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鄭氏曰：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孔氏曰：龍與玉言『倉』者，倉亦青也，遠望則倉。旂與衣言『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愚謂此車馬衣服，乃秦自所爲制耳，非有取於古也。食麥與羊者，蓋以麥爲木穀，羊爲木畜也。《淮南子》『春，其畜羊』，是也。《月令》四時所食之穀與牲，蓋亦以五行分配之。然五牲則惟牛之屬土，犬之屬金，彘之屬水，與《周禮》合。若羊，則《周禮》屬火，而《月令》屬木，雞則《周禮》屬木，而《月令》屬火，孔疏所謂『陰陽之說多塗』者。至五穀所配，其義尤多不可曉。鄭氏所言『麥實有孚甲，屬木』，『麻實有文理，屬金』之類，皆穿鑿無義理。今就其可釋者釋之，其餘亦無足深究也。疏，疏刻之，使通氣也。達者，直而無回曲也。器疏以達，順春氣之發舒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孫希旦集解：立春，正月之朔氣也。謁，告也。《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三日告天子，容齊三日也。迎春者，迎青帝大皞，祭之於東郊之兆，而伏羲氏配食焉。《周禮》所謂『祀五帝』，此其一也。賞公、卿、諸侯、大夫，謂有功德者則於此時賞賜之，順陽氣而布仁恩也。朝，路門外之朝也。凡言『是月』之下不別言『是月』者，或一事相爲首尾，或異事而一時所命者也。別言『是月』者，事既異端，命又異時者也。後皆放此。高氏誘曰：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蔡氏邕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孔氏曰：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故三日，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孟春賞公、卿、大夫，孟夏行賞，封諸侯，孟秋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順時氣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毋有不當者，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孔氏曰：《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愚謂此與下節『命大史』，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傑俊』之屬，孟秋『命將帥選士厲兵』，皆於迎氣還反行賞之後即命之者，以其與迎氣同日，故不言『是月也』。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孫希旦集解：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孔氏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云：『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愚謂歲事莫重於農，故孟春即祈之於上帝，仲春又祈之於社稷。先上帝，次社稷，尊卑之序也。郊之用辛，猶社之用甲，當時必有其義，但今無可考耳。鄭氏『齊戒自新』之說，未免於繫也。上帝，謂昊天上帝。凡言『上帝』，與五帝別，於《周禮掌次》見之。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元辰，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己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盧氏植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用辰。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屬謂之辰，耕用吉亥，故云『元辰』。元者，善也。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未知然否。措，置也。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者，車右與御皆是王參乘，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氏曰：此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耕藉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聖人作《易》，各分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坤》體在上，故正月爲《泰》。《乾》爲天，《坤》爲地，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愚謂天地和同，所謂『天地交而爲《泰》』也。天地交，則草木通矣。仲冬，諸生蕩，氣之始也。孟春，草木萌動，形之始也。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夏小正》曰：『農率均田。』『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愚謂封疆，以爲一井一邑之界，脩之者，懼其有陁壞也。徑、遂，以爲一夫之別，審之端之者，恐其有侵越也。端，正也。土高曰邱，

大阜曰陵。陂者曰陂，山澤曰險。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土地各有所宜，故五穀各有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溼是也。直，繩也。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此借以喻樹藝之成法也。封疆，徑、遂治，則田事飭矣；相土地五穀之所宜以教民，則準直定矣。田事飭則不亂於經界，準直定則不謬於土宜，此民之所以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孫希旦集解：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學之政者。入學習舞，以舞教國子而使習之也。

孟春之習舞，與仲春之習舞爲終始；仲春之習樂，與季春之合樂爲終始；季秋之習吹，與季冬之合吹爲終始。言『舞』則不及聲，言『吹』則不及舞，言『樂』則兼有舞與吹也。春爲陽，故習舞習樂，象陽氣之發揚也。秋爲陰，故但習吹，順陰氣之安靜也。此皆爲國子學樂之事，唯孟夏習合禮樂，則以雩帝用盛樂而預習之，與國子無與也。乃修祭典，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重祭禮，歲始省録也。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爲傷妊生之類。愚謂大祭祀，犧牲皆用牡。《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地示之中祀也。其神卑，故餘月祭之犧牲或用牝，唯此月特禁之。禁止伐木。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盛德所在。愚謂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爲之厲禁。木在厲禁之內者，非十月不得取，《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是也。若禁外四野之木，雖非冬月，亦得採取《山虞》『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是也。若國家所需，雖非十月，亦得斬禁內之木，《山虞》『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唯正月則皆禁之。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爲傷萌幼之類。孔氏曰：餘月皆無覆巢，若天鳥之巢則覆之。若《碧落氏》云：『掌覆天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是也。毋聚大衆，毋置城郭。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爲妨農之始。掩骼埋胔。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爲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孔氏曰：《蠟氏》云『掌除骴』，司農云：『胔，骨之尚帶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稱兵必天殃，逆生氣也。爲客不利，主人則可。變天之道，以陰政犯陽。絕地之理，易剛柔之宜。亂人之紀，仁之時而舉義事。愚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之德爲陽、爲柔、爲仁，兵之事爲陰、爲剛、爲義。以正月而稱兵，則以陰而干陽，是變天之道也；以剛而逆柔，是絕地之理也；以義而反仁，是亂人之紀也。故唯不得已而應敵則可，若兵自我起，則反《易》三才之道，而天殃必及之矣。孟秋選士厲兵，則春夏皆非興兵之時，獨於孟春言之者，生氣之始，尤在所戒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孔氏曰：施令失，則三才俱應。三才中，或先天，或先民，或先地，大抵害重者先言之，害輕者後言之。亦有唯二才應者，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風雨不時者，風雨少，不得應時。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故民疫。回風爲猋。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孫希旦集解：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首種，謂稷。孔氏曰：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昧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孫希旦集解：自小雪雨雪，至此始雨水，陽升於地上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鸝黃也。鳩，摶穀也。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助生氣也。愚謂萌芽，植物之始生者。幼少，動物之未成者。存，謂存卹之。幼而無父曰孤。仲春物始生，故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孔氏曰：《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周公告營洛邑始成，非常祭也。愚謂社祭五土之總神，句龍爲后土之官，能平九土，以之配食焉。曰『命民社』者，社自天子諸侯以逮於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皆得祭之。但言『祭社』，嫌若唯國家得祭；曰『命民社』，則天子諸侯祭之可知矣。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槪。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孫希旦集解：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左傳》云『祭寒而藏之』，藏時祭司寒，明啓時亦祭司寒也。愚謂司寒，杜預以爲玄冥之神。玄冥，地祇之尊者，而用羔祭之，告祭禮輕也。《詩・七月》言『獻羔祭韭』，是也。

蘇氏轍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啓，陽始用事，則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乎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作，民不夭札也。胡氏安國曰：藏冰啓冰，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耳，非專恃此以爲治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孔氏曰：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餘則否。愚謂上丁者，上旬之丁日也。孟春既命國子習舞，至此又命習之，以觀其學舞之成也。菜，芹藻之屬。釋菜於先師，而以國子學業之成告之也。樂正所教者，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故仲春習舞，季春合樂，天子與公、卿、大夫皆親往視之。蓋樂觀其學業之成就，而因以考察其材否，以鼓舞激勵之也。此事在上丁，乃言於『日夜分』之後者，欲其與下文『仲丁』『習樂』以類相從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孔氏曰：應祀之時，用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易之。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自依常法，上文『大牢祀高禖』是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酉之氣乘之也。寇戎來征，金氣動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多相掠，陰姦衆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午之氣乘之也。蟲螟爲害，暑氣所生，爲災害也。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漢書・律志》曰：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蔡氏元定曰：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駕，虹始見，萍始生。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駕，牟無。蝃蝀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蘋。天子居青陽右個，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孫希旦集解：青陽右個，明堂東方之南室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爲將蠶，求福祥之助。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愚謂鞠衣色黃，蓋季夏所衣之黃衣也。先帝，謂軒轅氏。蠶事始於軒轅氏之妃西陵氏，后之功統於帝，故祈蠶之祀主於先帝。薦，謂因祭而薦之，若獻之於神然也。軒轅氏乘土德而王，而配食於黃帝，薦黃衣者，所以象其德也。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孫希旦集解：舟牧，主舟之官，蓋冬官之屬也。覆之以視其底，又反之以視其面，反覆高之，以至於五，恐其有穿漏也。乘舟本危事，而至尊所御，故其愼之如此。天子乘舟，示親漁也。鮪，王鮪也，似鱣而小。季冬嘗魚，先薦寢廟，是月又薦鮪者，鮪以是月始至而美，故又特薦之。麥將熟，故因薦鮪而爲麥祈實。《左傳》魯隱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以爲皁隸之事，非君所及，則諸侯猶不親漁也。《月令》季春季冬天子皆親漁，與周典異矣。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時當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愚謂自萬物言之曰『生氣』，自天地言之曰『陽氣』。陽氣發，故生氣盛。不可以內，所以順發宣之氣，下文所言是也。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爲鳥獸方孕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野

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二者，蠶將生之候也。曲、植、籧、筐，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高氏誘曰：桑與柘皆所以養蠶，故禁民不得斫伐。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勝，《爾雅》云：『鶵鳩。』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強飛，從空桑中來下。圓底曰蒙，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王者親耕，后妃親蠶，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觀，遊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孫希旦集解：仲春既命國子習樂，至此又命合而作之，以觀其學樂之成也。必擇吉日者，合樂又重於習舞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孫希旦集解：難，索室驅疫也，《周禮》方相氏掌之。命國難者，命國人爲難也。蓋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其邪沴不正者，恆能中乎人而爲疾病，而厲鬼乘之而爲害。然陽氣發舒，而陰氣沈滯，故陰寒之氣爲害爲甚。而鬼又陰類也，恆乘乎陰以出，故仲秋陰氣達於地上，則天子始難；季冬陰氣最盛，又歲之終，則命有司大難。季春陽氣盛而亦難者，蓋感冬寒之氣而不即病者，往往感春溫之氣而發，故又難以驅之也。磔，磔裂牲體也。九門磔攘者，逐疫至於國外，因磔牲以祭國門之神，欲其攘除凶災，禦止疫鬼，勿使復入也。畢，止也。畢春氣。謂畢止春時不正之氣也。鄭氏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其日丙丁。鄭玄注：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此月內除『律長』、『長大』、『繼長』皆同。

孫希旦集解：高氏誘曰：丙丁，火日也。《漢書·律志》曰：明炳於丙，大盛於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鄭玄注：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其蟲羽。鄭玄注：象物從風鼓翼，飛鳥之屬。孫希旦集解：馬氏晞孟曰：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其音徵，鄭玄注：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孫希旦集解：《漢書·律志》曰：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律中中呂。鄭玄注：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孫希旦集解：《漢書·律志》曰：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蔡氏元定曰：小滿則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鄭玄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孫希旦集解：馬氏晞孟曰：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其祀竈，祭先肺。鄭玄注：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鄭玄注：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孔穎達疏：正義曰：按《周禮·蠶氏》鄭司農注云『蟈，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李巡注《爾雅》『蟾諸，蝦蟇也』。『王瓜，萆挈』者，《本草》文。『今《月令》「王萯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萯生』，疑『王萯』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萯生』，《小正》又云『王萯秀』，故鄭以爲疑。云『未聞孰是』，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萯』以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孫希旦集解：蔡氏邕曰：螻，螻蛄。蟈，蝦蟆也。孔氏曰：王瓜萆挈者，《本草》文。未聞孰是者，一疑王瓜是王萯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也。天子居明堂左偏，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鄭玄注：明堂左偏，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孔穎達疏：正義曰：路與服言朱，騵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

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騂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孫希旦集解：《淮南子》曰：『夏，其畜雞。』粗，大也。器高以粗者，象夏氣之盛大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鄭玄注：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孫希旦集解：立夏者，四月之朔氣也。迎夏者，迎赤帝炎帝而祭之於南郊之兆，而以大庭氏配食焉。不言帥諸侯者，文畧也。

行賞，賞公、卿、大夫也。行賞與慶賜遂行，皆與孟春同，而封諸侯則所賞者益重，無不欣說則所賞者益偏；蓋孟夏陽氣益盛，故順之而布政如此。乃命樂師，習合禮樂。鄭玄注：爲將飲酎。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鄭玄注：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孫希旦集解：贊，助也。遂，進也。桀俊，有才者。賢良，有德者。長大，形貌壯大有力者。命大尉舉此三者，亦周制以司馬掌爵祿之義。蓋季春既聘名士，禮賢者，至此則擇其才德之秀出，并及於形貌之魁異者，而加以爵祿，所以順陽氣之盛也。是月也，繼長增高。鄭玄注：謂草木盛蕃廡。毋有壞墮，鄭玄注：亦爲逆時氣。毋起土功，毋發大衆，鄭玄注：爲妨蠶農之事。毋伐大樹。鄭玄注：亦爲逆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絺，鄭玄注：初服暑服。孫希旦集解：方氏慤曰：孟夏，暑之始，故始絺。孟冬，寒之始，故始裘。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孫希旦集解：勞以慰其勞，勸以勉其惰。曰『爲天子』者，言野虞之行如天子親行然，重農之至也。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孫希旦集解：急趍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於國。』今《月令》『休』爲『伏』。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鄭玄注：爲傷蕃廡之氣。孫希旦集解：方氏慤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而已。故曰『毋大出獵』。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鄭玄注：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孫希旦集解：高氏誘曰：麥始熟，故曰嘗。先寢、廟，孝之至。是月也，聚畜百藥。鄭玄注：蕃廡之時，毒氣盛。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鄭玄注：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孫希旦集解：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方氏慤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言『麥秋』，以於麥爲秋也。出輕繫。孫希旦集解：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繫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即斷決之，罪之小者即決遣之，繫之輕者即縱出之。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玄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孫希旦集解：后妃獻繭者，三宮世婦之屬獻於后妃，而后妃獻於天子也。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以蠶，以供其夫之祭服，使入繭於公家以爲稅也。以桑爲均者，視其所受之桑葉而均其稅之多少也。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內、外宗之女，其年有長幼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鄭玄注：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鄭玄注：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孔穎達疏：正義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行冬令，則草木蚤枯。鄭玄注：長日促。後乃大水，敗其城郭。鄭玄注：亥之氣乘之也。孔穎達疏：正義曰：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其爲一事也。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鄭玄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鄭玄注：氣更生之，不得成也。孔穎達疏：正義曰：蝗蟲爲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命樂師脩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

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注：陽氣盛而當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天子居明堂右個，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玄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

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日畢中。孫希旦集解：翼者，南方朱鳥之第六宿，而鶉尾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秦時七月節，日在翼二度也。又案《三統書》，七月節，昏斗四度中，旦畢八度中；秦時七月節，昏斗六度中，旦畢十度中。其日庚辛，孫希旦集解：高氏誘曰：庚辛，金日也。《漢書·律志》曰：斂更於庚，悉新於辛。鄭氏曰：秋時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愚謂庚辛屬金，故凡日之值庚辛者屬乎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孔氏曰：西方收斂，元氣便少，故西方之帝謂之少皞。蓐收，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愚謂少皞，在天金德之帝。金天氏乘金德而王，其號亦曰少皞，祭金帝則以配食焉。蓐收，在地金行之神，該爲金正，其官亦曰蓐收，祭金神則以配食焉。其蟲毛，孫希旦集解：馬氏晞孟曰：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吳氏澄曰：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愚謂毛蟲陸處而走，得陰之少者也，故屬秋。其音商，孫希旦集解：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漢書·律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律中夷則。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漢書·律志》曰：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蔡氏元定曰：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其數九，孫希旦集解：九者，金之成數也。其味辛，其臭腥，孫希旦集解：鄭氏曰：辛、腥，金之臭味也，凡物之辛、腥者皆屬焉。馬氏晞孟曰：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其祀門，祭先

肝。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愚謂門偶，陰也。且秋主內，內從外始，故秋祀門。祭先肝者，肝屬木，秋金勝木，用其所勝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高氏誘曰：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孔氏曰：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赤。』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曰『示有先也』。方氏慤曰：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蓋白爲秋之正色故也。愚謂陰氣盛而露重，故色白。寒蟬生於夏，前此未鳴，至是月感陰氣而鳴也。天子居總章左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孫希旦集解：總章左個，明堂西方之南室也。萬物至西方而章明成熟，故曰『總章』。戎路，兵車也，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金穀。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者，外有廉隅，而其中深邃，象金氣之嚴肅而收斂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孫希旦集解：立秋，七月之朔氣也。迎秋者，迎白帝少皞而祭之於西郊之兆，而金天氏配食焉。軍帥，諸將也。武人，軍士之有勇力者。賞之者，將順秋氣而耀武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孫希旦集解：爲將順秋氣而斷刑也。繕亦脩也。法制傳之於古，則修而明之。囹圄，春之所省，桎梏，春之所去，則繕之具之，禁其姦以戒之於未然，罪其邪以治之於已犯。搏，若《周禮・司隸》『搏盜賊』之搏。搏執，謂搏擊而拘執之。罪邪言『愼』，懼其濫及於無辜；搏執言『務』，又戒其縱釋乎有罪也。孟秋之政，首言治兵，而繼以明刑，順天地肅殺之氣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孫希旦集解：方氏慤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獨於稷言『穀』，以其爲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凡以此爾。皇氏侃曰：不云牲，《記》文畧也。愚謂嘗麻嘗稻在秋，皆用犬，嘗穀亦用犬與？命百官始收斂，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始收斂，順秋氣也。愚謂秋主收斂，命百官始收斂者，官之收斂以是月始也。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孫希旦集解：應氏鏞曰：夏時脩利堤防，無有壅塞，秋時則完而謹之，蓋夏潦不可隄也，秋潦則可隄矣。一通一障，其爲民禦患一也。愚謂季春脩利隄防，當大雨時行之後，不能無損壞，故又脩之。辰角見而雨畢，是時雨猶未畢，故云『備水潦』。修宮室，壞牆垣，補城郭。孫希旦集解：鄭氏曰：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孫希旦集解：爲其逆收藏之氣也。封諸侯，始建國者。割地，有功而加賜者。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愚謂《月令》之法，大抵順陰陽爲出內，不必以古制繩之。說已見『孟夏』章。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孫希旦集解：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旱者，雲雨以風除也。五穀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爲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鄭玄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鄭玄注：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詰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孫希旦集解：《漢書·律志》曰：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蔡氏元定曰：霜降則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鄭玄注：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誘注《呂氏春秋》則云『賓雀』與鄭異。天子居總章右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鄭玄注：總章右個，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鄭玄注：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孫希旦集解：申嚴號令，申孟秋收斂之令也。百官之貴者，謂卿大夫；賤者，謂士也。無不務內，言其收斂皆當畢也。秋主收，冬主藏，官之收物，始於孟秋，畢於季秋，於是始言『藏』，冬將至也。會猶合也。言會合於天地藏物之時也。乃命家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鄭玄注：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祗亦敬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鄭玄注：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鄭玄注：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饗帝。鄭玄注：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玄注：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鄭玄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鄭玄注：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鄭玄注：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師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鄭玄注：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孫希旦集解：愚謂主祠，掌祭祀之官。四方，四類及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神，兆之各以其方者也。四方與社稷，爲五行、五土之神，祭社稷者必及四方，祭四方者亦必及社稷也。《周禮·大司馬》春田『獻禽以祭社』，秋田『致禽以祀方』，春言『社』，秋言『方』，互見之也。孔氏曰：熊氏云：『戎服者，韋弁服也。秋冬之田，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愚謂《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蓋四時之田，教戰皆韋弁服，田獵皆冠弁服也。熊氏謂四時田獵異服，義無所出。弁用皮，冠用繒。冠弁服者，用冠之物，而如弁之制爲之者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鄭玄注：伐木必因殺氣。塗閉之，辟殺氣。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鄭玄注：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鄭玄注：稻始孰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鄭玄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鄭玄注：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鄭玄注：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孫希旦集解：尾宿，析木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十月節，日在尾十度，秦時十月節，日在尾十二度。又《三統書》，十月節，昏危十四度中，且翼初度中。秦時十月節，昏時危十六度中。漢時十月節，旦時七星已西過十九度，秦時十月節，旦時當翼五度中也。其日壬癸，孫希旦集解：高氏誘曰：壬癸，水日。《漢書·律志》曰：懷任於壬，陳揆於癸。鄭氏曰：冬時閉藏萬物，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愚謂壬癸屬水，故曰之值壬癸者皆屬乎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

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愚謂顓頊，在天水德之帝也。高陽氏以水德王，其號亦曰顓頊，祭水帝則以配食焉。玄冥，在地水行之神。脩及熙爲水正，其官亦曰玄冥，祭水神則以配食焉。顓頊者，冬物閉藏，其德專一而靜正也。玄冥者，水之色玄而幽闇也。其蟲介，孫希旦集解：馬氏晞孟曰：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吳氏澄曰：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愚謂介蟲沈重而下伏，得陰之極者也，故屬冬。其音羽，孫希旦集解：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漢書・律志》曰：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律中應鍾。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漢書・律志》曰：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蔡氏元定曰：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愚謂行，謂宮內道路之神也。冬祀之者，以其爲往來之交也。祭先腎者，腎屬水，冬氣靜而復其所，故自用其藏也。《白虎通》、《淮南子》、蔡邕《獨斷》皆云：『冬祀井。』《大玄數》亦云：『冬爲井。』夏盛德在火而祀竈，冬盛德在水，似乎祀井爲宜。然《詩》云『取羝以軷，以興嗣歲』，《聘禮》出，『釋幣於行』，入，『釋幣於門』，則行爲五祀之一無疑。行神所主不同。《月令》冬『祀行』，《聘禮》『釋幣於行』，此宮中之行神也。《聘禮記》云：『出祖，釋軷。』軷祭行神，此國外之行神也。行神皆主道路，但所主不同耳。《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及道路之神』。其說非是。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孔氏曰：知大水爲淮者，《晉語》云：『雉入於淮爲蜃。』高氏誘曰：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個，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孫希旦集解：玄堂左個，明堂北方之西室也。鐵驪，馬色黑如鐵者也。車馬衣服皆以玄及黑者，順水色也。黍，水穀。彘，水畜也。器閎以奄，謂其中宏大，其口揜小，象冬氣之收斂而藏物於內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孫希旦集解：立冬，十月之朔氣也。迎冬者，迎黑帝顓頊，祭之於北郊之兆，而高陽氏配食焉。死事，謂死國事者。孤寡，死事者之妻子。《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是也。蓋行此賞以勵死敵者之氣，亦所以順殺氣也。孟春迎氣行賞後，則命布德和令，孟夏迎氣行賞後，則命習合禮樂及贊桀俊之屬，孟秋迎氣行賞後，則命選士厲兵，皆迎氣日發命，以應時氣。孟冬獨無所命者，冬主閉藏，不別發命者，亦所以順時氣也。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是月也，天子始裘。孫希旦集解：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愚謂四時之服不同，而獨言『裘』『葛』者，以其爲寒暑之大別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孫希旦集解：孔氏曰：以《易》卦爻象言之，則七月三陽在上，爲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爲地氣下降。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易》含萬物，言非一端，各取其義，不相妨也。愚謂命有司以此者，欲使之順天地而行閉藏之令，下文三節所言皆是也。閉塞成冬，乃言天地之氣。鄭氏以『閉門戶、塞窓牖』言，非是。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孫希旦集解：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類。愚謂積聚，謂禾稼之露積者。斂，謂納之於囷倉。秋主斂，故孟秋命百官始收斂；冬主藏，故孟冬命百官謹蓋藏。民間之收斂，視官爲稍晚，故仲秋趣民收斂，至此又命司徒循行而趣之，爲其尚有未斂者也。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是月也，大飲烝。孫希旦集解：烝，冬祭宗廟也。曰『大』者，冬物可進者多也。曰『飲烝』者，猶獻酎於宗廟曰『飲酎』也。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愚謂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此所言，皆臘祭也。臘祭始於戰國。《史記》秦惠王始臘。《韓非書》：『山居谷汲者，臘、臘相遺以水。』《左傳》有『虞不臘』之言，蓋其書亦作於戰國時耳。勞農，既祭而令民飲酒相慰勞也。周制，營室中而土功始。秦以仲秋興土功，

故是月民已休息也。《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但言樂之感於神祇，其遲速不同，大約如是，非謂諸神皆一祭中所有也。鄭氏誤謂一祭有此諸神，求其說而不得，唯蜡祭有『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說，遂指爲蜡祭。《月令》孟冬祈天宗，祠公社，此秦時祈禱之祭。鄭氏又以其合於《大司樂》徧致神祇之說，亦指爲蜡祭。展轉相證，浸淫蔓衍，唐宋議禮，率用其說，於是所謂蜡也者，自日、月、星辰、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之祇，羽毛鱗介之細，莫不徧及矣。夫蜡祭之曰『合聚萬物』者，謂禽獸百種之屬無所不祭，初不謂徧祭天地間之神祇也。祭祀之禮，祭尊可以及卑，祭卑不可以及尊。蜡祭八神，而貓虎之微與焉，乃因而祭及日、月、星辰、社稷、四望、於尊者既非專誠之義，於卑者復有壓降之嫌，求諸禮意，不亦遠乎！且蜡祭用閹辜，而天神用實柴檀燎，社稷、四望用血祭。蜡祭之樂，土鼓、葦籥，而天神舞《雲門》，地祇舞《咸池》，四望舞《大磬》，乃禮之必不可得而合者。《月令》有臘而無蜡，秦制也；《郊特牲》有蜡而無臘，周制也。《月令》歷言『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而無一語及八蜡之神，《郊特牲》歷言八蜡之神，而無一語及天宗、公社等之祭。二《記》所言，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豈容牽合而指爲一祭乎？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孫希旦集解：此即《周禮》『冬大閱』之禮也。春治兵，夏芟舍，秋振旅，冬大閱，皆所以習武事也，而唯冬之大閱爲盛，《左傳》所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也。角力，角擊刺之技勇。習射御以講車乘之武，角力以講步卒之武。鄭氏謂此『爲仲冬大閱習之』，果爾，則仲冬何以反不言『大閱』？《周禮》大雩在孟夏，而《月令》在仲夏。《周禮》田獵及時祭皆以仲月，而《月令》酎以孟夏，嘗以季秋，烝以孟冬，皆不可以周制求其必合。至其他周禮之不著於《月令》者甚多，或本無此禮，或《記》文疎畧，要無庸以意說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民多流亡，象蟄蟲動。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孫希旦集解：斗宿，星紀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大雪，日在斗十二度，秦時大雪當在斗十四度。又《三統書》，大雪，昏壁五度中，旦角三度中；秦時大雪，昏辟七度中。漢時大雪，旦軫星已西過四度，秦時大雪，旦角五度中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漢書・律志》曰：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蔡氏元定曰：冬至則黃鍾九寸。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高氏誘曰：坼，凍裂也。鶡旦，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飭死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大陰用事，尤重閉藏。愚謂以固而閉，謂上文所言，皆所以固陰氣之閉藏也。房所以藏物者，是時陽氣潛藏地下，若房舍然。若發蓋藏，起大衆，則地下之陽發洩於上，是發天地之房也。蟄蟲隨陽氣以生，陽氣洩，故死。陰氣用事，而陽氣出而干之，二氣乖沴，故中乎人而爲疾疫，又隨之以死喪也。暢，達也。時當閉藏而暢達之，故命之曰『暢月』，言其逆天時也。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工奢僞怪巧物也。貴戚，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於周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生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孔氏曰：《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爲『酒正』。此註大酋『爲酒人』者，以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也。此月漬米麴，至春而成，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禁，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愚謂畜獸，羊豕之屬也。官之收物始於孟秋，藏物始於孟冬。仲秋趣民收斂，孟冬命司徒循行積聚，毋有不斂，則民間之收物始於仲秋，而畢於孟冬。至仲冬，乃藏物之候也，今其積聚非唯不藏，而且未收，則其怠惰勿率甚矣。故又下此令，非徒警懼其主，使之急於收斂，且與其積聚耗敗於外，牛馬凍露而死，不如使他人得取之以爲用，亦『貨惡其棄於地』之意也。然民之收斂，趣之再三，而藏僅於是言之，蓋藏易於收，既收未有不藏者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孫希旦集解：高氏誘曰：無水曰藪，有水曰澤。草實曰蔬食。鄭氏曰：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愚謂是時禾稼畢納，故命之以餘力取蔬食，獵禽獸。教道之者，指示其所在也。《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既教道以遂其求，又禁侵奪以止其爭，所以爲民計者周矣。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孫希旦集解：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蓺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蓺，香草也。荔挺，馬鬛也。水泉動，潤上行。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愚謂《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謂此月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孫希旦集解：吳氏澄曰：闕廷，眷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堤埴以塞其罅隙。愚謂仲春曰『省囹圄』，孟秋曰『繕囹圄』，此又曰『築囹圄』者，蓋孟秋之繕，特因其本有脩治之，而其所省者如故也，至此收藏嚴肅之時，又增築之。此月之所築，即至仲春而省之者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鄭玄注：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孫希旦集解：婺女者，北方玄武之第三宿，而玄枵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小寒，日在婺女八度，秦時小寒，日當在婺女十度。婁者，西方白虎之第二宿；氐者，東方蒼龍之第三宿。案《三統書》，小寒，昏婁十一度中，旦氐十二度中。秦時小寒，昏時婁星已西過一度，當胃初度中，旦時氐十四度中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鄭玄注：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鄭玄注：皆記時候也。孔穎達疏：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按《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孫希旦集解：愚謂鴈北鄉者，始鄉之而尚未北也；至正月候鴈北，始北歸矣。是月雷應陽氣，始發聲於地中，雉聞之而雊。《漢書》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是也。天子居玄堂右個，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玄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孫希旦集解：愚謂是月陰寒至盛，故命大難。仲秋之難，唯天子行之；季春之難，雖及於國人，而不若是月之驅除爲尤徧也。旁磔，磔牲於國門之旁，即季春之『九門磔攘』也。出土牛者，牛爲土畜，又以土作之，土能勝水，故於旁磔之時出之於九門之外，以禳除陰氣也。十二物相屬，其說未知其始。《月令》季冬『出土牛』，或秦時已有此說與？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鄭玄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孫希旦集解：此於歲終總祭諸神，承孟冬之所未祭者而畢之，亦秦禮也。帝之大臣，即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也。山川先於帝之大臣者，山川中有嶽瀆，尊也。天地之神祇最在後者，孟冬已祭天宗及公社，此所祭天神乃風師、雨師、司中、司命之屬，地祇乃邱陵、墳衍之屬，卑於帝之大臣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孫希旦集解：是月魚美，於始漁而天子親往，爲將薦寢、廟，重其事也。《國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稚魚麛，以爲夏犒。』蓋自此月始漁，以至於季春，皆取魚之時也。季春所薦唯鮪，此言『嘗魚』，明非一種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鄭玄注：腹，

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無『堅』。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孫希旦集解：愚謂令告民，令田官告之也。五種，五穀之種。出，謂出於倉窖而簡擇之。耦耕者，耕必以二人爲耦也。正月農事將起，故於歲終預飭之。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鄭玄注：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綏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孫希旦集解：季秋習吹，至此則合而作之，以觀國子學吹之成也。此亦當天子親往，不言者，以已於季春見之也。言『而罷』者，以一歲學樂之事於是而終也。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鄭玄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孫希旦集解：愚謂薪以給烹飪，燎以助明，若庭燎及田燭之類是也。薪燎所共非一，獨曰『郊廟及百祀』，舉其重者言之爾。合秩芻以夏，草至夏而長也；收薪柴以冬，薪至冬而乾也。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鄭玄注：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馬氏晞孟曰：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授民事；至正月始和布焉，所謂『待來歲之宜』也。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常典；時令，隨時之政令。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度所宜而行。來歲所宜，謂時令也。論時令必先飭國典者，時之所宜雖不同，要無不出於國典也。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鄭玄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孔穎達疏：正義曰：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鄭玄注：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孔穎達疏：正義曰：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準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鄭玄注：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鄭玄注：戊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鼈蟹。孔穎達疏：正義曰：『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按陰陽式法，丑魚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蟲爲妖』。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鄭玄注：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孔穎達疏：正義曰：『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云『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者始牙，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夭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鄭玄注：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孔穎達疏：正義曰：『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禮記・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略】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詩・小雅》曰：『禴、祠、烝、嘗，於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孔氏曰：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進之。』嘗者，《白虎通》云：『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愚謂周以天子有大禘之祭，故改春夏祭名以辟之，而諸侯祭名仍舊，故《魯春秋》書『魯禘』，皆時祭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愚謂春穀未成而韭可食，故《詩》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麥夏熟，黍秋熟，稻冬熟。春物未成而卵易得，故韭以卵。春祭名礿，庶人春薦，亦視三時爲薄，其時然也。夏不取魚鱉，此魚謂乾魚也。《周禮・庖人》『夏行腒鱐』，『冬行鮫羽』，鄭云『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落而性定。』鱐即乾魚，羽即鴈也。故麥以魚，稻以鴈。《庖人》又云『春行羔豚』，『秋行犢麛』，鄭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蓋羔豚、犢麛於春秋時皆充肥，但庶人不得用犢麛，故黍以豚。

又《禮運》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又《郊特牲》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

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孫希旦集解：饗，謂春饗孤子也。禘當作『禴』，字之誤也。天子春祭宗廟曰祠，諸侯曰禴。饗、禴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也，在陰時，故無樂。飲謂饗禮以飲酒爲主也。飲養陽氣者，以其清虛而從乎陽也；食養陰氣者，以其重實而從乎陰也。養陽氣，故用諸春；養陰氣，故用諸秋。耆老，死王事者之父祖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也。《周禮・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酒正》：『饗耆老孤子，則共其酒。』耆老亦有饗，則孤子亦有食矣。於孤子言『春饗』，於耆老言『秋食』，互相備也。禘、嘗皆所以追慕，饗、食皆所以報功。

又《明堂位》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孫希旦集解：孟春，夏正之孟春也。《左傳》『啓蟄而郊』，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卜耕。』此魯郊在建寅之月明矣。凡經典所言祭祀之月，皆舉夏正。《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大司樂》『冬日至，圜丘』，『夏日至，方丘』之類，無不皆然，唯《春秋》所書郊、禘、嘗、烝之月則爲周正耳。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略】孫希旦集解：季夏六月，夏正之六月也。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孫希旦集解：四時皆祭，但言夏秋冬者，記者見《春秋》不書魯春祭，遂以爲魯但有三時之祭也。省當作『社』，說見《玉藻》。春社，祈也。秋社，報也。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蓋有所降與？方氏慤曰：凡此亦諸侯之所同。

又《祭義》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孫希旦集解：愚謂禘當作『禴』，諸侯春祭之名也。四時皆祭，言『春』『秋』則該冬夏矣。天道每時一變，而孝子思親之心因之，故一歲四祭者，不疏不數之節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孫希旦集解：鄭氏曰：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孔氏曰：如將見之，念親如得見親也。悽愴云『非其寒之謂』，則怵惕非其煖之謂，怵惕云『如將見之』，則悽愴亦如將見之，是其互也。

又《孔子閑居》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孫希旦集解：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愚謂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五行之精氣也。露生，謂露見而發生也。天以四時運於上，地以神氣應於下，播五行於四時也。雨及霜露降於天，雷霆出乎地，而風則鼓盪於天地之間，故於天地皆言之。《乾》資始，故言『風雨霜露』，舉其所以施之者而已。《坤》資生，故言『品物露生』，而究其功用之著焉。無非教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天地無私之政教也。

又《鄉飲酒義》 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孫希旦集解：鄭氏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揪。揪，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孔氏曰：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是生育長養，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生物於春，如通明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愚謂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蓋天地以仁之德生物，生物之功成於夏，而聖則其氣之初通者也。天地以義之德成物，成物之功始於秋，而藏則其氣之歸根者也。聖人法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二者不可偏廢。故其立也，於聖則左之，法天之生物於春也；於義則右之，法天之成物於秋也。然天雖生、成並用，而常以生物爲本；聖人雖仁義並施，而常以仁民爲先。故聖人於仁則鄉之，法天地之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也；於藏則偕之，法天之陰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也。聖人之立如此，而賓之南鄉亦如之，尊賓之至也。此一節，明賓之坐位之義也。

《大戴禮記・夏小正》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暘。初歲祭耒，始用暘也。暘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薤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

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鼸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獻魚。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於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媼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采蘩。堇，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羭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羭羭然，記變爾。或曰：羭，牴也。穀則鳴。穀，天螻也。頒冰。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於也。記是時恆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秀。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秀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鳩則鳴。鳩者，百鶹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

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枹桃也。枹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

七月：秀葽葦。未秀則不爲葽葦，秀然後爲葽葦，故先言秀。狸子肇。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蘋。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蘋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荓秀。荓也者，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寒蟬也者，蜩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葽葦之秀，爲蔣楮之也。葽未秀爲蒸，葦未秀爲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蛹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雁。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榮鞠樹麥。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於日。雀入於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蕃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元駒賁。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管子・幼官》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五和時節，房玄齡註：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儒，行歐養，坦氣修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外內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

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備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遷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畐方中。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歐養，坦氣修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大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閭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予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於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聞知勝，定選士勝，定制禄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愼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旗物尚青，房玄齡註：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房玄齡註：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閑；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脩，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旗物尚赤，房玄齡註：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房玄齡註：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父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旗物尚白，房玄齡註：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劒，房玄齡註：象金性之利也。刑則詔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旗物尚黑，房玄齡註：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房玄齡註：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又《四時》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愔愔，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愔。愔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徑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

東方曰星，房玄齡註：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爲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耨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甀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南方曰日，房玄齡註：南方太陽，故爲日也。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房玄齡註：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兔，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

西方曰辰，其時曰秋，房玄齡註：秋，斂也。時物成熟斂收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辯，鬬譯詻。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

北方曰月，房玄齡註：北方太陰，故爲月也。其時曰冬，房玄齡註：冬，中也。謂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靁，行秋政則旱。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遽至，賊氣遽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

昌，暴虐積則亡。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禄，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攝奸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又《五行》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秘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贖蟄蟲，卯菱春辟勿時，苗足本，不癘雛穀，不夭麑麋，毋傅速，亡傷繈葆，時則不凋。七十二日而畢。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令掘溝澮，津舊塗，發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粤宛，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諗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五穀鄰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不足則發擸瀆盜賊，數剿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贖，鼈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畢。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贖，鼈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又《七臣七主》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禄，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螽，山多蟲蠹。

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又《禁藏》　當春三月，萩室熯造，房玄齡注：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房玄齡註：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楡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蘗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

又《度地》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萌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堤，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藕殺草蔵，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踴，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塡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有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堤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爲故，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敎側臣。』

又《版法解》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

又《山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緜。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

捍罷纍箕勝羸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羸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蓺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又《輕重乙》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壹高壹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又《輕重丁》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埠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又《輕重己》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揔，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鉏鉏，又攝權渠縆綍，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忽，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揔，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王念孫云：『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蓺而不蓺，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蓺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弧當弩，銚耨當劒戟，擭渠當脅軻，蓑笠當揖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又《祥》　春爲青陽，郭璞注：氣清而溫陽。夏爲朱明，郭璞注：氣赤而光明。秋爲白藏，郭璞注：氣白而收藏。冬爲玄英。郭璞注：氣黑而清英。四氣和謂之玉燭。郭璞注：道光照。郝懿行義疏：《說文》云：「青，東方色也；陽，高明也。」《釋名》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朱明」者，《御覽》廿一引孫炎云：「夏氣赤而光明。」郭與孫同，即此一條可知郭注俱本孫炎也。「四氣和」者，《史記・樂書》索隱引孫炎云：「四氣之和，四時之化。」「玉燭」者，《釋文》引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邢疏引《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郭璞注：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四時和爲通正，郭璞注：道平暢也。謂之景風。郭璞注：所以致景風。郝懿行義疏：「發生、長嬴」者，《釋文》引李巡云：「萬物各發生長也。」【略】「四時和爲通正」者，《類聚》一及《文選・新刻漏銘》注竝引《爾雅》作「四氣和爲通正」。《尸子》、《論衡》亦云然也。「景風者」，《法苑珠林》引李巡曰：「景風，太平之風也。」《尸子》作「永風」。《仁意篇》云：「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按，《御覽》十九引《尸子》與此小異。」《論衡》作「景星」。《是應篇》云：《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然則《論衡》所據《爾雅》本作謂之「景星」，而以爲非大星，推此則知「景風」之義亦當如《論衡》所說。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郭璞注：莫不善之。謂之醴泉。郭璞注：所以出醴泉。

又《歲陽》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又《歲陰》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又《歲名》　載，歲也。夏曰歲，郭璞注：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郭璞注：取四時一終。周曰年，郭璞注：取禾一熟。唐虞曰載。郭璞注：取物終更始。

又《月陽》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又《月名》　正月爲陬，郭璞注：《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郭璞注：《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十月爲陽，郭璞注：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郭璞注：皆月之別名，自歲陽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故闕而不論。郝懿行義疏：正月者，《白虎通》云：「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爲正也。」「陬」者，虞喜以爲「陬訾」是也。按，「陬訾」，星名，即營室東壁。正月日在營室，日月會於陬訾，故以「孟陬」爲名。《說文・敘》云：「孟陬之月。」《漢書・劉向傳》云：「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史記・麻書》：「月名畢聚，聚與陬同。」「如」者，隨從之義，萬物相隨而出。如，如然也。「病」者，《釋文》李陂病反本或作「窊」，《廣韵》引《爾雅》作三月爲窊，云本亦作病，是病、窊同。《玉篇》：「窊，穴也，筆永切。」然則窊者，丙也，三月陽氣盛，物皆炳然也。「余」者，《釋文》餘、舒二音，孫作「舒」。《詩・小明》，正義引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是李、孫義同，孫本作舒爲異。」日月其除，鄭箋：「四月爲除。」是鄭讀除爲余。「皋」者，《釋文》或作高，同今。按：「皋、高音義同。」「皋」者，皋韜在下也。本《釋名・親屬》篇。高者，上也。五月陰生，欲自下而上，又物皆結實，橐韜下垂也。「且」者，次且行不進也。六月陰漸起，欲遂上畏陽，猶次且也。「相」者，導也。三陰勢已成，遂導引而上也。「壯」者，大也。八月陰大盛，《易》之《大壯》言「陽，大盛也。」「玄」者，懸也。本《釋名》。陰遂在上也。《詩》「何草不黃」，正義引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引《詩》曰「何草不玄」，按，《詩》言春非秋也，正義已駁之。郭引《越語》云：「至於玄月。」韋昭注引《爾雅》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陽」者，《詩》「歲亦陽止」，毛傳：「陽，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孫郭義與鄭同，皆以十月無陽，強名之耳。今按陰陽消息，迭運不窮，故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詩・采薇》正義引《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舊說非也。「辜」者，故也。十一月陽生，欲革故，取新也。十月建亥，亥者，根荄也。至建子之月而孳孳然生矣。「涂」者，古本作「荼」，荼亦舒也。言陽雖微，氣漸舒也。舒，荼古字，通用。《周禮・誓蔟氏》注：「月謂從娵至荼，是。《爾雅》「陬涂」古作「娵荼」。馬瑞辰曰：《廣韻》：涂與除同音，音除，謂歲將除也。《小明》詩「冒方除」毛傳：「除，除陳生新也。」蓋指十二月爲除言之。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

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

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高誘注：以渾天論之，冬至，日行赤道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短；夏至，日行赤道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長；二分，日正行赤道上，而晝漏適均，即其理也。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蠽螾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高誘注：正月斗建寅，日在亥，亥居寅爲德；厭在戌，戌對辰爲刑。故德在庭，刑在巷。二月斗建卯，日在戌，戌居卯爲德；厭在酉，酉對卯爲刑。故刑德合門。由此推之，三月德在巷則刑在庭，四月德在術則刑在堂，五月德在野則刑在室，而六月如四月，七月如三月，八月如二月，九月如正月，十月如十二月，刑德周矣。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高誘注：黃鐘，十一月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高誘注：應鐘，十月也。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高誘注：無射，九月也。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高誘注：南呂，八月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高誘注：夷則，七月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高誘注：林鐘，六月也。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高誘注：蕤賓，五月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高誘注：仲呂，四月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高誘注：姑洗，三月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高誘注：夾鐘，二月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高誘注：太蔟，正月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高誘注：大呂，十二月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王引之云：冬至音比黃鐘當爲音比應鐘。下當云小寒。音比無射，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鐘，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鐘，立夏音比太蔟，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鐘，其日冬至音比林鐘，亦當爲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

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

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高誘注：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六日，終而復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略】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殰，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丙子干戊子，大旱，蒿封漠。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隊。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黄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也，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指子，子者，玆也，律受黄鐘。黄鐘者，鐘已黄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如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

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踴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黄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鐘之數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黄，故曰黄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黄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黄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黄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

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蓂定，蓂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蓂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觔。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觔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元始建於甲寅，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

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王引之云：十一月當爲正月，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觜觿、參爲對。

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

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戊，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句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

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觿二，參九，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觿、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高誘注：治春者，寅卯辰之歲也，治夏者，巳午未之歲也，治秋者，申酉戌之歲也，治冬者，亥子丑之歲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

又卷五《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個，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畢。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概。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樹杏。

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駕。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右個。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於天子。天子鳥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困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戴鵀降於桑，具撲曲筐，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乃合懍牛騰馬，游牝於牧。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高誘注：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上竦曰肅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高誘注：季春行夏亢陽之令，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高誘注：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沉陰爲雨也。金爲兵革，故並起也。三月官鄉，其樹李。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邱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堂左個，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脩增高，無有

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官田，其樹桃。

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堂太廟。命樂師脩鞉、鼙、琴、瑟、管、簫，調竽、笙、篪，飾鐘、磬，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愼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不孰，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羸。其音宮。律中百鐘。其數五。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蚓。天子衣黃衣，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於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令滂人，入材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稆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稼穡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於總章左個，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脩法制，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盛，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棟。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稆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視肥腯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儛，以御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

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

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右個。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苅，授車以級，皆正設於屏外，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九月官候，其樹槐。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駵，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鎧。其畜彘。朝於玄堂左個，以出冬令。命有司，脩羣禁，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楗閉，愼管鑰，固封璽，脩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營丘壠之小大高痺，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於公社，畢，饗先祖。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

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鵙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鎧。其畜彘。朝於玄堂太廟。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屋，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暢月。命奄尹，申宮令，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螾結，麋角解，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

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雉雊。雞呼卵。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鎧。其畜彘。朝於玄堂右個。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

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粢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於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祟，四鄙入保。高誘注：秋節白露，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祟災。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高誘注：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養夭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高誘注：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壞墝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後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垝，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教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愞，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又卷九《主訓》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

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鼈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一《陽尊陰卑》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略】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

又《王道通三》　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爲人子者也。故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偕偕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偕偕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藏秋，大人之志也。

又《天辯在人》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幷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蘇輿義證：《月令章句》：『天之道，陰陽各有少、太，是生四時。少陽爲春，太陽爲夏，少陰爲秋，太陰爲冬也。』陰雖與水幷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蘇輿義證：俞云：『就，當讀爲酋。《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太玄・玄文》「直酋相敕」，范望注：「酋，殺。」是酋與殺同義。』輿按：《爾雅・釋詁》及《方言》並云：『就，終也。』故殺者爲就命，死者爲就世，本與殺同義，不煩改讀。《淮南・天文訓》：『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凌本作『就殺』，非。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蘇輿義證：《管子・四時篇》：『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按：宋明學者多以四時論喜怒哀樂，皆本於此。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

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

又卷一二《陰陽出入上下》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竝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仲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出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又卷一三《治水五行》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澄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有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弟，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隄。

又卷一四《五行五事》 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乂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事，以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又卷一七《威德所生》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略】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已。

又《如天之爲》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蘇輿義證：《淮南・墜形訓》：『禾春生秋死，麥秋生夏死。』《鹽鐵論・論菑篇》：『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穀熟於夏，故云『穀朽寅』。淩云：『《月令》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怨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

漢・劉熙《釋名》卷一《釋天》　春，蠢也，物蠢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四時四方，各一時也。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年，進也，進而前也。歲，越也，越故限也。

漢・班固《白虎通》卷四《五行》　少陽見於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盛於卯。卯者，茂也。律中夾鐘。衰於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其精青龍，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中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鐘。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屬續也。其精朱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也。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庚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言愁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侅也。律中應鐘。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鐘。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使壬。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後土。

又《四時》　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御覽》引《元命苞》云『歲之言遂也』，宋《注》：『遂，出也。出行事于所直辰也。』《廣雅・釋言》云：『遂，畢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注》：『取歲星行一次。』《左》《疏》引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說文・步部》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是孫、郭並取《說文》爲說，與此不同。《書鈔》引《元命苞》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舉全數，故言三百六十日也。

又《右論歲》　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舊止『春夏秋冬』，盧據《爾雅・疏》補。《禮記・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注》：『時，四時也。』《管子・山權篇》云：『數時者所以記歲也。』《釋名・釋天》云：『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陽息于冬，陰消于夏，是爲陰陽消息之期也。《論衡・難歲篇》云：『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紀時爲歲。』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此文有訛，盧疑當作

「《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文，秋爲旻天，冬爲上天。一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周禮・疏》引《異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曰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詩・疏》引鄭駁《異義》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昊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于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案今《爾雅》作「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詩・疏》引李《注》：『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然，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盛在上，故曰上天。』然則李、郭本作春蒼、夏昊，即《白虎通》前一說所據之本也。『一說春爲蒼天』，『蒼』是『昊』字之誤，即許、鄭所見之本也。《說文・日部》：『旻，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又云：『昻，春爲昻天，元氣昻昻，從日卬，卬亦聲。』與《異義》所據之本同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禮記・鄉飲酒義》：『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四方皆取物以爲名，故不隨正朔變。《周禮》有『正月』、『正歲』。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正歲，即夏正建寅之月，以正爲時，蓋據正歲言也。

漢・蔡邕《蔡中郎集》《明堂月令論》　《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曆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仲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弟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

又《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以《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同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脩其世系，其官人皆有明文，不與世章句傳文造義彊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求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度密近者。《三統》以疏闊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者，季夏節也』，而令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令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今曰祈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不用犧

牲？祈者求之祭也，著《月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也，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禱祈以幣代牲也。今《章句》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梗。」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此故以爲問，甚正其祀之宗伯。似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閽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謹門闔』，何也？曰：閽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闔，閽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閽尹所主，知當爲『闔』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水昏正而栽。水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設板，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陽，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旱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夏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反令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即分爲三事。行季春令，爲不致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斬絕，每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今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身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煩碎，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亦有說而已。

又《獨斷》　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大蔟，言萬物始蔟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年。

後齊五郊迎氣，爲壇各於四郊，又爲黃壇於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豎青幡於青牛之傍焉。

隋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爲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爲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爲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爲壇，宮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黃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從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岳瀆鎮海，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略】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

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略】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雄鷄》 俗說：鷄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鷄也。

《青史子》書說：「鷄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鷄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鷄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鷄。』魯郊祀常以丹鷄，祝曰：『以斯鶤音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鷄以傅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鷄散，東門鷄頭可以治蟲。由此言之：鷄主以禦死辟惡也。

又《佚文》 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早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謹按：《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以金帛，重復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凡俗也。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五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淩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裔；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

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還延負牆，俛揖而退。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一上》　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宮）［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

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德於巳，罥布於午，昧蔓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

又卷二六《天文志》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祆見其舍也。

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慧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乃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

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熒惑爲亂爲（成）［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乃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亟兵，墜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亟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乃復盛出，是爲奧而伏，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爲月食，晚爲天祅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國。【略】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祅。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它星遇而鬬，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爲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慼，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略】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又卷二六《天文志》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祅見其舍也。

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慧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乃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祅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熒惑爲亂爲（成）［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乃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

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匽兵，犖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匽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乃復盛出，是爲突而伏，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爲月食，晚爲天祅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國。【略】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祅。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它星遇而鬬，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爲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慼，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略】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新唐書》卷一四《禮樂志四》　〔開元〕二十年詔：建初、啓運、興寧、永康陵，歲四時、八節，所司與陵署具食進。天寶二年，始以九月朔薦衣於諸陵。又常以寒食薦餳粥、雞毬、雷車，五月薦衣、扇。

又卷一五《禮樂志五》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季夏土王之日祭中霤，孟冬祭司寒。皆一獻。

《新唐書》　皇帝御明堂讀時令。

孟春，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告。

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東門外道北，南向；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其後之左、右；設羣官次於璧水東之門外，文官在北，武官在南，俱西上。

前一日，設御座於青陽左個，東向。三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堂上；文官座於御座東北，南向；武官座於御座之東，北向。俱重行西上。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東南，北向，有桉。設文官解劍席於丑陛之左，武官於卯陛之右，皆內向。太樂令展宮縣於青陽左個之庭，設舉麾位於堂上黃階之南，北向；其一位於樂縣東北，南向。典儀設三品以上及應升坐者位於縣東，文左武右，俱重行西向。非升坐者文官四品、五品位於縣北，六品以下於其東，絕位，俱南向；武官四品、五品於縣南，六品以下於其東，俱北向。皆重行西上。設典儀位於縣之西北，贊者二人在東，差退，俱南向。奉禮設門外位各於次前，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西上。

其日，陳小駕，皇帝服青紗袍，佩蒼玉，乘金路出宮，至於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協律郎、典儀帥贊者皆先入，羣官非升坐者次入，就位。刑部郎中以月令置於桉，覆以帕，立於武官五品東南，郎中立於桉後，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輿入自青龍門，升自寅階，即座。符寶郎置寶於前。典儀升，立於左個東北，南向。公、王以下入就西面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左個東北，南向稱：『詔延公、王等升。』典儀傳，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西面位者各詣其階，解劍，脫舄，升，立於座後。刑部郎中引桉進，立於卯階下。侍中跪奏『請讀月令』。又侍中稱：『制曰可。』刑部郎中再拜，解劍，俛，脫舄，取令，升自卯階，詣席南，北向跪，置令於桉，立於席後。堂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了。讀訖，堂上典儀唱：『可起。』王、公以下皆起。刑部郎中以令置於桉，與羣官佩

劍，納烏，復於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西面位者出。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降座，御輿出之便次，南、北面位者以次出。

自仲春以後，每月各居其位，皆冠通天，服、玉之色如其時。若四時之孟月及季夏土王，讀五時令於明堂亦如之。

又卷二一《禮樂志一一》 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略】其著於禮者：

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於上帝，皆以圜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鍾爲宮，赤帝以函鍾爲徵，白帝以太簇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皆文舞六成。

二曰《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巡狩告社，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川，以蕤賓爲宮，三奏。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崇所在，使俚巫治之。親族不相視病，而鄰里往往問勞之。謂親戚視之則傳染，鄰里則否。死者多不埋葬，或暴露風日，或置之木杪，謂之死喪祥葬。多舉樂飯僧。

又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爲雲開節。春社後，遇好天色，往往相繼上山，中州人所謂拜掃也，至寒食而止。四月八日，取羊、桐葉、淅米爲飯，以祀神及先祖。瀕江諸廟皆有船，四月中擇日下水，擊畫鼓集人，歌以櫂之，至端午罷。其實競渡也，而以爲禳災。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際設神盤以祀神，爲酒肉以犒櫂鼓者。或爲草船泛之，謂之送瘟。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可種竹，《齊民要術》所謂竹醉日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爲枝棘，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於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略】子丑至於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則『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聲，即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節，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逐村之人，各爲一舟，

各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鬬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諢一笑，須筵中閧堂，衆庶皆噱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爲記。至晚，較旗多者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絞洛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武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一載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赭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宋・邵伯温《聞見録》卷十七　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富自樂，於貨利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囿，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故王平甫詩曰：『風暄翠幕春沽酒，露濕筠籠夜賣花。』花之貴者曰『姚黄』，初出邙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北諸寺間有之，歲不過十數枝，府中多取以進。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内，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贍部一洲耳。天帝之宫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爲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倣爲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爲『上瓦』，五月爲『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爲『上瓦』，坤爲『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宋・羅泌《路史》卷四《因提紀・皇覃氏》　五月旱熯，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冰霰，人知爲寒也，而陰實始之。

宋・王觀國《學林》卷四《涔》　鄭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晡時至黄昏，爲日之夕。受之者，受其凶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爲之際，可不慎哉！

宋・魏了翁《禮記要義》卷六《月令》　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泚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它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又《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巋蕞爾一邦，故非禨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貞元取貞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宋・程大昌《續考古編》卷五《誕聖節》　漢世人主生日，未創燕賀之禮，然已有其意矣。高帝與盧綰同里，生日兩家羊酒相賀，即其事也。唐太宗謂『劬勞之日，不當爲樂』，則是太宗已前嘗有用此日爲樂者矣。中宗神龍三年詔：『生日不得進獻。』則神龍之前已有進獻者矣。玄宗開元十七年，始用源乾曜言，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明許進物爲壽，即進鏡、結承露囊之類是也。自此以後，遂爲永制。雖云創禮，亦人情之所必不免者也。每朝人主生日，各立節名，而總名其節曰誕聖節，取『誕彌厥月』之義也。按《詩》，誕，大也；彌，滿也。人道十月而生子，言姜嫄大滿十月而生后稷，故曰誕彌也。今云誕聖，則是以誕爲生，古來無此訓故也。然襲用已久，人不云誤。至其儀度日增日多者，則當知所本也。百官賀太后於光順門，則元和十五年也。後以此禮不經，改爲進名奉賀，則長慶元年也。宰臣遇節，進衣一副，元和七年李吉甫別進馬二匹，詔賜通天犀答之。則是元和已前已有進衣者矣。至加進馬二匹，及答賜通天犀，則皆始此年也。太和七年，天下州府幷宴一日。開成二年，始禁屠宰。五年，設齋誕拈香，齋日用教坊樂。因此百官亦各自設齋。又至會昌元年慶陽節，宰臣與百官率料錢設齋。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三　誕聖節，始於唐明皇，號曰千秋節，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地平、天成；代宗，天興；文宗，慶成；武宗，慶陽；宣宗，壽昌；懿宗，延慶；僖宗，應天；昭宗，嘉會；哀帝，乾和；梁祖，大明；末帝，明聖；唐莊宗，萬壽；明宗，應聖；末帝，千秋；晉高祖，天和；少帝，啓聖；漢高祖，聖壽；隱帝，嘉慶；周太祖，永壽；世宗，天清；恭帝，天壽；遂成故事。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回回無閏月》　回回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爲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日爲歲首，大慶賀。可與此說非也。回回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爲一月之音，每歲則以把齋滿日爲慶賀，謂之開齋節。如把正月，則一並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則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例退。凡把齋月，但見新月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又卷下《平分四時》　周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爲春，四、五、六、七月爲夏，以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並來年正月爲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涼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也。此說但據寒溫而言，非謂氣候也，亦自有理。余則欲以二、三、四月爲春，五、六、七月爲夏，八、九、十月爲秋，十一、十二、來年正月爲冬，如此始得寒溫之正耳。

又《武林舊事》卷一〇上《熙朝樂事・正月》　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閒堂掃雪

又《二月》　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飯　玉照堂西緋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東紅梅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莊杏花　南湖泛舟　羣仙繪幅樓前後毬　一作樓前打毬。　綺互亭千葉茶花　馬塍看花

又《三月》　生朝家宴　閱春堂牡丹芍藥　花院月丹　曲水流觴　寒食郊遊　花院桃柳　滿霜亭北棣棠　蒼寒堂西緋桃　芳草亭觀草　碧宇觀筍　宜雨亭千葉海棠　艷香館林檎　花院紫牡丹　宜雨亭北黃薔薇　現樂堂大茶　花院嘗煮酒　瀛巒勝處山花　經寮鬬茶　羣仙繪幅樓芍藥

又《四月》　初八日亦菴早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鬬草　芙蓉池新荷　蓝珠洞茶蘼　滿霜亭橘花　玉照堂青梅　鷗渚亭五色罌粟花　安閒堂紫笑　艷香館長春花　餐霞軒櫻桃　羣仙繪幅樓前玫瑰　南湖雜花詩禪堂盤子山丹花

又《五月》　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閒堂解粽　重午節泛蒲烟波館碧蘆　夏至日鵞鸞　南湖萱花　綺互亭大笑花　水北書院采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艷香館蜜林檎　摘星軒枇杷

又《六月》　現樂堂嘗白酒　樓下避暑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清夏堂新荔枝　霞川食桃

又《七月》　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五色鳳仙花　立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西湖荷花　南湖觀魚　應鉉齋東葡萄　霞川水紅　珍林剝棗

又《八月》　湖山尋桂　現樂堂秋花　社日餼會　衆妙峯山木犀　霞川野菊　綺互亭千葉木犀　浙江觀潮　羣仙繪幅樓觀月　桂隱攀桂　杏花莊雞冠黃葵

又《九月》　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亭採菊　蘇堤看芙蓉　珍林嘗時果　景全軒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篘新酒

又《十月》　現樂堂煖爐　滿霜亭蜜橘　烟波館買市　賞小春花　杏花莊挑薹　詩禪堂試香

又《十一月》　摘星軒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味空亭蠟梅　蒼寒堂南天竹　花院水仙　羣仙繪幅樓前觀雪

又《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蠟梅　天街關市　南湖賞雪　安閑堂試燈　湖山探梅　花院蘭花　瀛巒勝處觀雪　二十四夜餳果　玉照堂看早梅除夜守歲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七《五夜放燈》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人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閑話説，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正月十九日所撰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國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其後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故詞云五夜。

宋・王林《燕翼詒謀録》卷三　《月令》開冰獻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詔改正之。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　成都【略】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幡，遊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鱗次然，以爲厭禳，懲咸平之亂也。塔上燃燈，梵唄交作，僧徒駢集。太守詣塔前張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舊名牌樓院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自宋公祁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爲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後因之。』

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爲之，俗往往呼爲蠶叢太守，即門外張宴。

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王孟昶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爲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斂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爲最。又爲錢燈會，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姦盜。既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亭或涵虚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爲會，使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傳爲保壽侯誕日。出笮橋門，即侯祠奠拜，次詣淨衆寺、邠國社、丞相祠奠拜。畢事，會食，晚宴大智院。【略】

成都【略】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覡賣符於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於萬歲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二月八日。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海雲山鴻慶寺，登衆春閣，觀摸石蓋。開元二十三年，靈智禪師以是日歸寂，邦人敬之，入山遊禮，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於大慈寺之設廳。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初在小市橋田，公以禱雨而應移於廟前。太守先

詣諸廟謁拜，宴於衆淨寺，晚宴大智院。寒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曩時寒食，太守先設酒饌於近郊，祭鬼物之無依者，謂之遙享。後置廣仁院，以葬死而無主者，乃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塚者各蟻集於郊外。天僖二年，趙公禎嘗開西樓亭榭，俾士庶遊觀，自是每歲寒食闢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於蠶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凡浹旬，此最府廷遊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即開園，踰月而後罷。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

又引三一引佚名《採蘭雜志》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又引四〇引宋・馬永卿《嬾眞子録》 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崟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名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又引六二引宋・趙叔《成都古今記》 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又引九五引宋・鄭望《膳夫録・汴中節食》 上元油餡，人日六上菜，上巳手裏行廚，寒食冬凌，四月八指天餕餡，重五如意圓，伏日綠荷包子，二社辣鷄臠，中秋甄月羹，中元盂蘭餅餡，重九米錦，臘日萱草麪。

明・胡廣《性理大全書》卷二七《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若統論，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春夏又爲感，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遇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魯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冥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己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爲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啓，元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三《歲年》 歲者，《說文》曰木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爲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從禾。

又《七修續稿》卷四《春王正月》 予少疑《春秋》『春王正月』，意其夏正之建寅也，何稱乎王？如周正之子也，何謂以春？言仲尼修經，

百世大典，故爲抵牾難明之言以起後人之疑耶？因質之吾師許竹厓，竹厓成論二篇，上篇斷之爲夏，其書王於正月之上乃仲尼特筆其義，則公羊氏所謂大一統，初非遵同王建子之月之謂也，蓋以周、夏建朔不同，而其四時亦豈可易哉？但朝覲會同、頒朔告祠之類，以其正朔行之耳，紀月之數必以寅首也，否則子丑寅爲春時則天氣何溫、土膏何動乎？下篇以《春秋》一書之事反覆辯證，及引汲冢《周書》、呂氏《月令》皆用夏正，而蔡沈又云漢仍秦正亦書六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之說，唐武曌用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數以易四時，可謂痛快之甚。惜書爲火焚，予老病又不能細考以著，聊紀於此。天地類中嘗一言秦、漢用夏正矣，今復贅以春王正月之義焉。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四《時序》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巫咸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晉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方朔初置人日。

明・沈德府《萬曆野獲編》卷二四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念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茭蘆高七八尺。置門外爇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膾。和以鹽醯生食之。問其原。則是日爲洪武間遣待制王忠文諱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以此立節。亦普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即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

錢爾載按袁懋功滇記云。南詔皮邏雖滅五詔。得其土地。而遺裔尚存。乃於國中設一樓極其華麗。樓上陳設錦繡。戶牖板循。悉用松明。松木心有脂者。易發而難息。每宴臣下。登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滇載記作仲夏。二十五日。值祭先之期。令人招五詔助奠。至期祭畢舉宴。延衆登樓歡飲。須臾皮邏閣佯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詔酋領盡死。國人始悟用松明之意。今滇中於是夕衢巷皆舉火。名曰星回節。俗言火把節。野史作火節。又南詔通記。漢時有酋長曼阿奴爲漢將郭世忠所殺。其妻阿南。漢將欲妻之。贈以衣飾。阿南恐逼己。紿之曰。能從我三事則可。一作幕次祭故夫。二焚故夫時衣。易新君衣。三令國人偏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袖刃出。令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引刀自斷。身撲火中。國人哀之。以是日然炬聚會以弔節婦。亦名星回節。蓋臘月二十四日也。

滇記二十三卷爲雲南巡撫袁香河懋功所著。時康熙六年丁未。至三十年甲戌。雲貴總督丁廣寧泰巖思孔於六月二十八日入省城。余在其幕中。是夕無所聞。後見人言諸葛武侯抵滇已昏暮。百姓喜。因執火把迎之。因沿以爲節。惜未記詢其何日也。與沈袁所記又不同。附此以備考訂。

明・孫瑴《古微書》卷二《尚書考靈曜》　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星，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敬授民時。

又卷六《春秋元命包》　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

《明史》卷五三《禮志七・嘉禮一・大宴儀》　凡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午、重陽、臘八日，永樂間，俱於奉天門賜百官宴，用樂。其後皆宴於午門外，不用樂。立春日賜春餅，元宵日團子，四月八日不落莢，嘉靖中，改不落莢爲麥餅。端午日涼糕糍，重陽日糕，臘八日麵，俱設午門外，以官品序坐。

又卷七四《職官志三・順天府》　府尹掌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實戶口，糾治豪強，隱恤窮困，疏理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歲立春，迎春、進春，祭先農之神。月朔望，早朝，奏老人坊廂聽宣諭。孟春、孟冬，率其僚屬行鄉飲酒禮。

又卷二三五《何士晉傳》　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

明・顧炎武《日知録》卷五《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原注：今五行家言子與丑合。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壑。故奏大蔟，歌應鍾，以祀

地祇。原注：寅與亥合。《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諶之議《禮》：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帝藉。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原注：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原注：林鍾也。以祭山川。原注：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原注：仲呂也。以享先妣。原注：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原注：卯與戌合。《太園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又卷二七《史記注》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朧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又卷三〇《正五九月》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原注：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孕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原注：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悅。原注：《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爲惡月。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原注：《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踦，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原注：《後漢書・桓譚傳》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牖間擲米團，得隻數，爲不利。《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重陽二節。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

又卷三二《歲》　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原注：僖公二十三年。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原注：襄公三十年。『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原注：襄公三十一年。《史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爲歲。《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梁氏曰：錢廣伯云：《孟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趙策》：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則言歲不始於太史公。

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　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言浸長也。見《夏小正》。

又卷六　鐘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見《楞伽經・菩薩問》。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一《上巳　端午　除夜》　《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蓋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類也。《後漢書》，上巳，官民皆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則猶用巳日。後乃但以三月三日爲上巳，誤也。沈約《宋書》以爲自魏始。

古時端午亦用五月內第一午日。《後漢書・郎顗傳》，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論衡》曰，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是午節宜用午日或丙日，後世專用五日，亦誤。按《周官・（涿壺）〔壺涿〕氏》『午貫象齒』，鄭註：『午故書爲五。』然則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璟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猶以午爲五也。後世以五月五日爲午節，蓋午五相通之誤。

又《老學菴筆記》云，《太平廣記》有《盧賈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佳，蓋佳與除同音，閩音同耳。

又《競渡　乞巧　登高》　競渡不獨午日也。《新唐書・杜亞傳》，亞爲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鬆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是春時亦競渡矣。又《丹陽集》謂《荊楚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故武陵以此日作競渡以招之。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上巳爲招屈之時，亦必有所據云。按《舊唐書・敬宗紀》，寶曆二年三月，幸魚藻宮觀競渡。是方春競渡久爲故事。又《穆宗紀》，九月觀競渡於魚藻宮。則重九亦有競渡。文文山《指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則又元夕有競渡矣。

乞巧不獨七夕也。《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弦，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針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是正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

登高不獨九日也。《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詩。《隋書・元胄傳》，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胄，謂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楊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沂。注云：『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修禊，此春禊也。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則七月亦修禊矣。

清・周廣業《三餘摭録》卷一　四時代謝，五行皆相生。春代冬，水生木也。夏代春，木生火也。冬代秋，金生水也。獨秋代夏爲火克金。故《月令》特置中央土，使火生土，土生金，而生生之義備。董子《繁露五行對》曰：『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又曰：『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于四時不與火分功名。』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土王于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于西南，而《易》《繫》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已顯然于《易》《繫》是也。』

又卷二　十月謂之小春，亦古人以亥月爲陽月之義。邢昺曰『十月得乙曰橘陽，丁曰圉陽，己曰則陽，辛曰塞陽，癸曰極陽』是也。陽大陰小，故曰小春。然此時實有春色。凡梅杏桃李諸樹，向陽枝多著數點花。范石湖於西湖十月折梅花，亦是此種，非眞有早梅也。余去年十月入皐亭山中，李樹每株著花，但不能多耳。余有詩云：『却怕狂花能笑容，葦綃開向小春枝。』最前戊寅十月下旬，在武林同伯氏謁濂溪公祠，見庭中桃樹，有一條花可六七朵，艷冶可愛。時方微雨。余詩云：『白沙堤外飛寒雨，散作夭桃一樹春。』皆紀實也。

又卷三　人知有春禊，而秋禊則知者絕少。然今南中風俗都以中元設放水燈，有三十六類燈。以紙爲之，名曰度孤。七月晦建盂蘭會，水燈尤盛。此雖因道書載中元爲地官校籍之辰，《藏經》載七月晦爲地藏王誕辰而起，實秋禊之遺意也。古人秋禊用七月十四日。劉楨《魯都賦》所謂『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是也。沈約《宋書》引此以證用七月十四日。

又《循陔纂聞》卷二　《齊東野語》曰：『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事必避之。衛道夫云：此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因爲圖曰河圖，一數爲初一、初十、十九、二十八日，二爲初二、十一、二十、二十九日，三爲初三、十二、二十一、三十日，四爲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五爲初五、十四、二十三日，六爲初六、十五、二十四日，七爲初七、十六、二十五日，八爲初八、十七、二十六日，九爲初九、十八、二十七日。今堪輿家算九宮飛跳法，謂五黃入中宮者爲大不利，正此意也。』互詳後。

又　宋紹興間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官申修補，不敢言雹，稱爲硬雨。二字亦有本。《一統志》載：『漢太初元年，宏州人張珪晚憩神谿孤石上，有神人自空而下，曰：「律呂，律呂，上天敕汝：六月二十日行硬雨。」語畢騰空而去。珪歸，遍語鄰村，使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期爲雨所傷，盡空。事聞朝廷，遣使祭焉。因立律呂神于孤石上。』夫雨爲傷麥，非雹而何？則其名由來舊矣。

又《過夏雜録》卷二《八節》　四時八節，常語也。問人八節，或未了了。蓋其說有二，似異而實同。一曰：四立、二分、二至爲八節。《左傳》所謂分至啓閉也。范寧云：『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此八節之日，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氣色，可知歲之妖祥也。』《小學紺珠》『八節』注：『《左傳》「少皞氏名官：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是也。』一曰：八風應八節。《禮・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疏》云：『八風，八方之風。律，十二月之律也。言八風應八節而至。』《白虎通》曰：『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則準以四十五日爲一節。以八卦言之，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史記・律書》：『通五行八正之氣。』《索隱》曰：『八正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夫分至啓閉之節，正以四十五日而應，則二說自相合矣。《漢書・律曆志》：『正八節。』《晉書・律曆志》：『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皆即八正也。

又卷三《太歲歲次》　魏了翁《師友雅言》曰：『紀以蒼龍者爲歲陽，如甲午之類，以歲陰爲龍集。書太歲則歲陽，書歲次則歲陰。』今此義罕有能分別者。如去年甲辰而人皆書歲次甲辰，今年乙巳而人或書太歲在乙巳，又云蒼龍在乙巳。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倒劃船》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興龍舟。余見有劃船老爺者，一敞口船載一木像，以艄倒行，紗帽袍笏，鬚鬢有鬚。邑中無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有南劃船、北劃船之目，南劃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睢陽手下將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羨慕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爲居，言神愛其家，居住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不以爲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元齡字房伯即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聖宮前『落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爲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快焉。

清・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一〇《五行傳用亥正論》　《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皇極是司。』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按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其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爲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王極。劉歆則以辰巳思心，午未言，申酉聽，蓋今古說不同，然皆以伏生語爲亥正。鄭用夏正，則伏生語起卯辰，宜不合矣。史於漢初，追改十月爲歲首，然亦有仍其時月數者，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言十月日在箕尾，金水近之。史言多妄，蓋以爲追改月數，實則此條未改。蘇軾言秦十月，今八月，八月得七月節，則日在巳近東井，其言猶未是。秦及漢初之十月，正今之七月，嘗謂漢初亥正，儒者忽之。佛家卯正，且起白博義，僧徒乃不知之。

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七《歲陽月陽月名解》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矜博雅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莫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於《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令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秉敬所解，頗爲詳晰，因並録之，以詔學者：

歲陽：郭景純無註，註見《鴻烈解》。太歲在甲，曰閼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遏，蒙甲而出。在丙，曰柔兆。萬物生枝布葉。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

生。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在壬，曰去黓。歲終包任萬物。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成。

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承陽而起。在卯，曰單閼。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徐，舒。伏蟄之物散舒而出。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落落，大布貌。在午，曰敦牂。敦，盛。牂，壯。在未，曰協洽。協，和。洽，合。言陰欲化萬物和合。在申，曰涒灘。涒，大。灘，循。萬物皆循其精氣。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蔽。茂，冒。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藏。獻，迎也。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在子，曰困敦。困，混。敦，沌。陽氣混沌，萬物芽蘖。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若，順。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

月陽：郭無註，葉秉敬補解之。月在甲，曰畢。生物之氣畢聚於此。在乙，曰橘。屈平《橘頌》曰『深固難從更壹志兮』，則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則物已旃蒙而出，各正性命，不可改易之謂。在丙，曰脩。脩，長也。丙，炳然宣朗，其光脩也。在丁，曰圉。圉，即強圉剛盛之意。在戊，曰厲。《說文》：『旱，石也。』徐曰：『粗悍石則厲者，即磨勵之厲也。』戊在中央，萬物皆在磨厲之中。在己，曰則。萬物各成其性，有法則也。在庚，曰窒。窒者，小塞之意。太歲在庚，曰上章，取上升章明之義。而此乃云窒者，蓋以陽氣舒散發越，非得陰氣闌障收斂，則不得凝聚。則上章者，正欲窒中得之也。在辛，曰塞。義即倣此。在辛，曰塞。塞者，大窒之意。在壬，曰終。萬物胎孕於此。終，即始之端也。在癸，曰極。極，即終之極也。極則必返甲之畢，自然接續，而不容已矣。

月名：郭註，止有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葉秉敬補之。正月爲陬。郭註：《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爲如。《說文》：『如，從隨也。女子從父之教，從父之命，故從口。』二月爲卯，陽氣推萬物而出，物從隨以生也。三月爲病。丷，音彌仙切。《說文》：『交覆深屋也。』丬，周伯琦《說文字原》曰：『判木之左半也。片之轉注，疾羊切，牀、牆、壯、將字從此。』夫丙者南方物炳然光起。今方三月，丙光將露，而上有丷以蓋之，旁有丬以障之，故生氣之化將達而未達也。寤、寐字皆从疒，正是夢覺交接時，閉塞未通之狀。四月爲餘。《說文》：『餘，詞之舒也。』此餘亦取舒緩之義。四月純陽，氣大猛矣。五月爲皐。《說文》：『从白，从本。』《詩》：『鶴鳴九皐。』皐，澤也。《左傳》：『御以如皐。』皐，岸也。澤者，深遠之義。岸者，高聳之義。五月氣盛，物生深遠而高聳也。六月爲且。且，古俎字。薦物之几也。後世借爲發語辭，七野切。又語助辭，子餘切。皆於此文義不順。當讀作俎。言六月物茂，如俎豆之森列也。七月爲相。息亮切，視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化於此若目視之，而手助之。八月爲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酉曰作噩，乃零落之象。九月爲玄。鄭註《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高誘註：『閹茂爲蔽冒，即玄字之義。』十月爲陽。郭註：純陽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說文》曰：『皋也，从辛古聲。』有自新義。十一月舊物收藏，有更新之端矣。十二月爲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潤。』此云涂者，亦取水從冬旺，洋溢流衍之義。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外國歲首不同》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賢己集》，唐南詔以寅爲正月，四時大抵與中國同，又環王以二月爲歲首，又西趙蠻以十二月爲歲首，西戎東女國以十一月爲歲首，西戎未祿國以五月爲歲首。

又《上巳重陽改日》　國朝王士正《隴蜀餘聞》云：周櫟園詩：『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傴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用此事，而語甚工。按今人有展上巳、展重陽之說，古固有之矣。

曆法部

《尚書・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蔡沈集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略】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略】

厥四月哉生明。蔡沈集傳：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略】

既生魄。蔡沈集傳：生魄，望後也。《尚書大全》：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卻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

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既謂之既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又《召誥》 惟二月既望。蔡沈集傳：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

《尚書大傳・正朔》 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

《詩經・小雅・天保》 如月之恆。朱熹集傳：恆，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詩經大全》：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

又《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朱熹集傳：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

《周禮・春官・大史》 〔大史〕頒告朔于邦國。

王與之訂義：鄭康成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王昭禹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吉月必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文公四不視朔。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賈氏曰：此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傳》謂之視朔。視者，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視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禮記・月令》 季秋之月，【略】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陳澔集說：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

又《玉藻》 天子【略】玄端而【略】聽朔於南門之外。陳澔集說：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禮記大全》：方氏曰：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略】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與。朔月大牢。陳澔集說：朔月，月朔也。《禮記大全》：嚴陵方氏曰：朔月太牢，則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陳澔集說：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禮記大全》：劉氏彝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須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陳澔集說：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

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陳澔集說：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又《祭義》 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大戴禮記・夏小正》 厚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漢・許慎《說文解字・月部》 朔，月一日始蘇也。朓，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肭，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肭。

漢・王充《論衡》卷一七《是應篇》 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

漢・劉熙《釋名・釋天》 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漢書》卷二一下《律曆志一下》 朔望之會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朔望之會。【略】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求望，倍弦。

《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　二年【略】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

唐・李賢等注：《續漢書》曰：『時待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分歷》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四分》之歷始頗施行。』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丙辰，東巡狩。己未，鳳皇集肥城。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翱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祀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領之西，冒耏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畤，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槀。』戊寅，進幸濟南。【略】

《後漢書》卷一三《律曆下・曆法》　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所〕，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略】

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略】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積月，以蔀日乘之，滿蔀月得一，名爲積日，不滿爲小餘，積日以六十除去之，其餘爲大餘，以所入蔀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略】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蔀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蔀月得一刻，不滿其數〔所〕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筭上爲日。

《晉書》卷一七《律曆志中》　推朔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章歲而一，所得爲定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以通法乘定積月，爲假積日，滿日法爲定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略】

推弦望

加大餘七，小餘五百五十七半，小餘如日法從大餘，餘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其弦望定小餘四百一以下，以百刻乘之，滿日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以課所近節氣夜漏未盡，以算上爲日。

《晉書》卷一七《律曆志中》　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曆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

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曆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曆》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曆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

又卷一八《律曆志下》　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

《宋書》卷二三《天文志一》　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

《魏書》卷一〇七上《律曆志上》　推朔積日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分滿日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推上下弦望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即上弦日。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

《隋書》卷八《禮儀志三》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

《隋書》卷一六《律曆》上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賾，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葦籥，創覩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憑璿璣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景王鑄鍾，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伊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裨，俾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爲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五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滋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於建子，黃鍾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爲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爲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鍾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歷管萬事，綜覈氣象。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釐。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之以權衡，則不失黍絲。聲有清濁，協之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曆數，則不差晷刻。事物糅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隋書》卷二〇《天文志中》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絃之日，日照其側，人覩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

《新唐書》卷二五《曆志一》 章月乘年，如章歲得一，爲積月。以月法乘積月，如日法得一，爲朔積日；餘爲小餘。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甲子算外，得天正平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六千九百一，得次朔。加平朔大餘七、小餘四千九百七十六、小分四之三，爲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

《北史》卷七七《柳彧傳》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略】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略】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

《新五代史》卷五八《司天考一》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略】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爲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陽九。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

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二通周，餘四千四百五十三年，又以陽九數除之，得九，餘年入第十陽九。從武德元年戊寅，入第十陽九，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百四十九年，更一百七年，第十陽九數窮，重起第一陽九。

宋・程大昌《考古編》卷三《正朔一》 三正之別，寅、丑、子異建是也。而或者有議焉，曰：紀月之次，首寅訖丑而十二數具者，百代之所同也。其作意更改者，如秦創用十月以首一歲，則誠異矣。而驗其月建，斗杓直亥紀數盈十者，未之有改也。然堯正仲春，實占星鳥；后稷、公劉在虞夏間，勸相農事，其時《詩》亦準流火以定七月，則皆建寅也。至於《春秋》本周曆以紀時變，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書『隕霜殺菽』，皆紀異也。使周曆而首寅月，則斗建寅，如水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異也？由是推之，謂變歲初而不移月數者，非也。班固、劉歆之論曆，及兩漢諸儒之釋經，皆曰夏、商、周之相繼也，寅、丑、子相變，是謂天、地、人三統，終則復始，如循環也。五三遠矣，其傳政無幾，然猶有可考者，莫尚於《詩》《書》。《詩》《書》斷自唐虞以下，爲世凡五，其創建丑子者，惟商、周二代，自唐迄夏，即皆建寅不相復也。高堂隆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據也。然則占三從二，則帝王建寅者居其太半，豈得謂之相復哉！

又《正朔二》 夫子嘗取四代凡制而折衷之，於時獨欲行夏，蓋歲若始丑，則蕤賓不爲夏中，既違天矣，而未遠也，若其始子以占，則月方建午，時已紀秋，豈不全與天背哉！故惟循夏建寅，而後四氣各襲其位也。周人亦知建子之不足以正時矣，特牽於時舊傳，謂不自立一制，則無以見歷數之歸己，則自不容不改矣。而於朔易嗣歲之間，酌求當：欲建丑耶，則不能有革於商；將建寅耶，則夏人固已先己爲之；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子也。子雖改建，而稽求天令，惟寅爲協，於是參酌三正兩占而并用焉：既創自紀子以爲正月，旋復標寅以爲正歲。此非徒虛存兩名也，曆象所著，自有參考，夏時之制，默存其間。世或習矣而不察也，然則夏時得天，不必待夫子而後論定，蓋武王周公其已知矣。而歷考先秦古書，不見子用寅，起秦何世，則秦之十月其爲亥爲酉，當究所宿，而後因革之由，始乃考定也。班固之言曰：『漢興』，『襲秦正朔』。兒寬之論漢曆曰：『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太初曆法，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則秦漢十月，皆建亥也。《月令》雖經漢儒潤益，然其氣令悉本《呂覽》。《呂覽》者，不韋所著，正秦書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則秦之十月建亥甚明，特其改用夏時，未見所始耳。

又《正朔三》 秦既襲夏首寅，則正月者其歲首也。不此之始，更十月而歲垂盡，顧取以爲首，何也？史謂本五勝，水王之月，是然矣。然周之正月既可易之以爲中冬，則月而建亥，何爲不可建之以爲正月也？凡此之意，秦固明知而終以不肯者，正惟夏時得天，不敢屈天以徇己也。然則周人兼正月正歲而兩著焉，吾於此有稽也。周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按夏時，不皆自用其制也。六官職掌，凡曰孟春、仲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者，皆周正也。而《龜人》『釁龜』、《簭人》『相簭』，特變常文而命曰『上春』。故鄭司農以爲上春者，以夏正言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周正辰戌之月矣。《柞氏》因其已伐而『刊』『剝』水火焉，則特別異其時，而用『冬』、『夏』二『至』。蓋斬者人也，藉人事以信其曆，雖用辰戌可也。刊焉剝焉，如水火而化焉。苟非其時，人力徒施，故不容不用二至也。辰戌用而周曆信，二至用而正歲存，求之《六官》，不止一事也。土圭表景，以迎日推莢；圜丘方澤，以祠祀天地。適當二至者，既皆明著其期，以應正歲氣序矣。至其天令已及，人事當舉，而會其令序不在二至，無所表別，則又異其文而明標之曰『正歲十有二月』，如《凌人》『斬冰』，杜子春以爲夏正之十二月者是也。夫正歲有十二月，周曆亦有十二月，今凌人也，越六官正月常例，而冠以正歲者，以明所用者建寅之十有二月，而非周之十有二月也。蓋至此書正歲以冠其月，而周制用夏者，益明白矣。

又《正朔四》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驟而觀之，歲云歲云，不過積月十二而周足其數，疑若無分於年矣。至太史之職，又有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苟其歲也年也，無所殊異，而兼舉兩語，則周公所書，其亦有時而衍文矣。諸家至此，俱不能究窮其別，特不知夏

周固有明制，不可雜也。《爾雅》敘『載歲』之在辰者，於『夏曰歲』，於『商曰祀，周曰年』，而『唐虞曰載』。郭璞從而明之曰：『歲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今用其言質之《詩》、《書》、《論語》，具如璞語，非臆說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夏人以星名歲之所本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必從食稻以命一朞，則是周人所爲因禾命年之則也。『何以卒歲』？『曰爲改歲』，『每歲孟春』，皆夏語也。『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在唐虞間語，亦猶箕子歸周陳言，而猶推本其來曰『惟十有三祀』，不相雜也。若夫周之稱年，則純一無他矣。《泰誓》伐周，自稱『惟十有三年』；而追數舊事，亦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也。武王克商之後，周公輔政之久，商周之享國，方嶽之朝狩，悉以年紀。而《論語》之『百年』、『三年』、『父母之年』，亦首末如一也。是凡涉歲、年者，夏、周之制，無一語相亂也。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歲』者，以當歲之一星亘乎十二次者言之也。《左氏》所謂『一星終』者是也。其曰『十有二月』，則具十二朔晦者是也。占星知歲，循歲數月，而天時人事，孰當從周，孰當行夏，可以參合無悟，故曰『以會天位』也。天位可會，則以夏乘周，其無爽矣。於是事之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歲，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則本正歲以若天。故歲與年可以交相正，而時令先後，可以授之官府都鄙矣。今六官『歲』、『年』異文者，若生齒大比，則以三年，至其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於三歲。等之爲三十六月焉。其大比、大計，必各有需時待挾始得施其會計者，故三年三歲，不一其制。惜不得盡聞其詳也。

又《正朔五》 漢祖入關也，以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以十月爲歲首。其謂十月者，固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顏師古曰：『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是也。前世曆家如邊韶之徒，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曆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王莽閏位，當初始元年十一月，遂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則改寅用丑矣。更始改元，不足三年，決未暇及正朔事。而光武受命於更始三年，遂改建武。其置社稷、立郊兆、復舊服色，皆著於史；而正朔改否，輒無所書，固未見其改丑爲寅矣。魏文之在黃初，事事改漢，而獨循用漢正。明帝以黃龍見山茌縣，有司曰：『魏得地統，正當建丑。』於是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夫文帝正朔用漢，而明帝改漢用丑，則是東都固嘗用寅矣。而范曄雖於曆志亦不紀序也。明帝之正，雖誠改丑，然不及三年，而齊王芳以夏正得天，亟更其建，於是又改景初四年建寅之月爲正月，而以景初三年建丑之月爲後十二月。蓋至此而歲復首寅也。

又《正朔六》 明帝詔改丑正也，其言曰：『景初之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夫明帝之謂正歲者，即周之正歲也；其謂景初曆，乃明帝自制之曆也。丑爲正月，明帝可得而改也；四氣之應夏時者，明帝雖欲強出意見，不容易也。故凡當若天者，仍用正歲爲斷，而其率然建丑，特虛名耳。宜乎正始以爲難用，而復建以寅也。漢、魏去古不遠，正始之臣，又多博雅，今其改曆建丑而不敢移革正歲，其必有所受之則，周家正月正歲兼著於時者，是其祖也。獨怪夫曆家自主其術者，曰立數已定，推而上之，近則『獲麟』，遠則《堯典》，又遠而開闢，其天行曆算，皆可覆其疎密，爲說甚美，而其疇人自相攻駁，固皆具見失實矣。至有不待考曆而知者，子丑寅既有三建，而月之周匝十二辰者，無古今也。商之代夏，改正爲丑，則其年當虛十二月矣。周之代商，用子更丑；秦之十月，改從古亥；於其改建之間，法當虛月，不以入曆也。類而推之，王莽代漢改丑，則初始之年，亦無十二月。明帝自青龍而改景初，其曆亦當盡十一月。夫其既虛一月矣，則十日十二辰之相配者，其年其曆，必當取一甲子有半而附之他月。曆家不聞於此，有所稽驗，特概數歲年，而夸張其算曰：吾之曆卻見遠古。不知憑何氣數以驗天行耶！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六《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陽五、陰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淳熙五年，禮部郎官呂祖謙言：

『本朝十月小盡，一日辛卯朔，夜昏度太陰躔在尾宿七度七十分。以太陰一晝夜平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至八日上弦日，太陰計行九十一度餘。按曆法，朔至上弦，太陰平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當在室宿一度太。金國十月大盡，一日庚寅朔，夜昏度太陰約在心宿初度三十一分。太陰一晝夜亦平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自朔至本朝八日爲金國九日，太陰已行一百四度六十二分，比之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太陰多行一晝夜之數。今測見太陰在室宿二度，計行九十二度餘，始知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密於天道。』詔祖謙復測驗。是夜，邦傑用渾天儀法物測驗，太陰在室宿四度，其八日上弦夜所測太陰在室宿二度。按曆法，太陰平行十三度餘，行遲行十二度。今所測太陰，比之八日夜又東行十二度，信合天道。【略】淳熙十三年八月，布衣皇甫繼明等陳：『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十七日，實曆敝也。太史乃注於十六日之下，徇私遷就，以掩其過。請造新曆。』而忠輔乞與曆官劉孝榮及繼明等各具己見，合用曆法，指定今年八月十六日太陰虧食加時早晚、有無帶出、所見分數及節次、生光復滿方面、辰刻、更點同驗之，仰合乾象，折衷疏密。再請今年八月二十九日驗月見東方一事，苟見月餘光，則其日不當以爲晦也。又今年九月十六日驗月未盈一事，苟見月體東向之光猶薄，則其日不當爲望也。知晦望之差，則朔之差明矣。必使氣之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曆。付禮部議，各具先見，指定太陰虧食分數、方面、辰刻，定驗折衷。詔師魯、繼周監之。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忠輔差三點，迺罷遣之。【略】

淳熙十四年，皇甫繼明、史元寔、皇甫迨、龐元亨等言：『石萬所撰《五星再聚曆》，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爲日法，特竊取唐末《崇元》舊曆而婉其名爾。《淳熙曆》立法乖疏，丙午歲定望則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望於十六日下，以掩其過。臣等嘗陳請於太史局官對辨，置局更曆，迄今未行。今考《淳熙曆經》則又差於將來。戊申歲十一月下弦則在二十四日，太史局官必俟頒曆之際，又將妄退於二十三日矣。法不足恃，必假遷就，而朔望二弦，曆法綱紀，苟失其一，則五星盈縮、日月交會、與夫昏旦之中星、晝夜之晷刻，皆不可得而正也。渾儀、景表，壺漏之器，臣等私家無之，是以曆之成書，猶有所待。國朝以來，必假刱局而曆始成，請依改造大曆故事，置局更曆，以祛太史局之敝。』事上聞，宰相王淮奏免送後省看詳，孝宗曰：『使祕書省各司同察之，亦免有異同之論。』六月，給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亦言更曆事，以爲曆法深奧，若非詳加測驗，無以見其疏密。乞令繼明與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取其無差者。詔從之。十二月，進所造曆。淮等奏：『萬等曆日與淳熙十五年曆差二朔，《淳熙曆》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孝宗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乃命吏部侍郎章森、祕書丞宋伯嘉參定以聞。【略】

淳熙十五年，禮部言：『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曆》法不同，當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兼論《淳熙曆》下弦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日請遣官監視。』詔禮部侍郎尤袤與森監之。六月二日，森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入濁。』十月晦，袤奏：『晨前月見東方。』孝宗問：『諸家孰爲疏密？』周必大等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體尚存一分，獨忠輔、萬謂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以二十九日尚存月體耳。』【略】

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既已頒曆，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言：

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法以章歲爲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十九年謂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也若此。

今所頒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莫知其故。蓋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

且一章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約止有一日。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

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

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曰，安得遽有餘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謬可知矣。

《元史》卷五三《曆志二・定朔》 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

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虞廵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爲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

又卷五四《曆志三》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經朔日及分秒，以弦策累加之，其日滿紀法，去之，各得弦望及次朔日及分秒。

明・陶宗儀《説郛》弓二引北魏・關朗《關氏易傳》 坤之策也，陰陽三五，每一五而變七十二候，二五而變三十六旬，三五而變二十四氣。

又引後周・衛元嵩《元包》 混茫既判，天地闢矣。天地既闢，三統分矣。三統既分，四時序矣。四時既序，閏斯生矣。正閏相生，數無窮矣。

又引宋・司馬光《潛虛》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後次，歲之餘也。

又引漢・京房《京氏易略》 立春正月節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處暑同用。驚蟄二月節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兌卦九四，春、秋分同用。清明三月節在戌，艮卦六四，寒露同用。穀雨三月中在酉，離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節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滿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種五月節在午，乾宮九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兌宮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節在辰，艮宮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離宮初九，大寒同用。

又弓三引晉・郭象《翼莊》 聖人之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

又弓五引漢・劉向《五經通義》 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故《易》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曰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

又引《易通卦驗》 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

又引《尚書帝命期》 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

又弓七引漢・魏伯陽《參同契・晦朔合符章》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明，潛潭見象，發散清光。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道。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運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又引二〇引宋・周遵道《豹隱紀談》　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土俗以二至後九日爲寒燠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

又引三一引佚名《採蘭雜志》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又引六二引宋・趙抃《成都古今記》　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明・陶宗儀《説郛》引七三引宋・儲泳《祛疑説・辨歲本説》　胡汝嘉《歲本論》謂今夜之子時即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爲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爲來年。向因先子葬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説。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曆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説交戰，於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説，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爲正。夫每日之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堂虚宿之躔度而立春，虚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月，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左旋而曆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爲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爲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爲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爲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爲更新也。是説也，惟深於星曆者知之。

正月建寅，太陽次虚，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又引九五引宋・鄭望《膳夫録・汴中節食》　上元油餡，人曰六一菜，上巳手裏行廚，寒食冬凌，四月八指天餕餡，重五如意圓，伏日緑荷包子，二社辣鷄臠，中秋甑月羹，中元盂蘭餅餡，重九米錦，臘日薑草麵。

又引一〇七引晉・張華《禽經・毛恊四時》　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溫。

又《色合五方》　倉鷹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黄鳥之屬應土行，以象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

又《羽物變化轉於時令》　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駕。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化爲蛤。孟冬之節，雉入大水化爲蜃。《淮南子》曰：鼃化爲鼈，鼈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鷂，順節令以變形也。

又引一〇九引《黄帝宅經》　正月土氣衝丁未方，二月坤，三月壬亥，四月辛戌，五月乾，六月寅甲，七月癸丑，八月艮，九月丙巳，十月辰乙，十一月巽，十二月申庚。

又引周・扁鵲《子午經・十二時忌》　立春、春分脾，立夏、夏至肺，立秋、秋分肝，立冬、冬至心，四季十八日腎。

又引一八〇引漢・甘公《星經》　六甲六星在華蓋之下，扛星之旁，主分陰陽而配於節候出入，故在帝座旁所布政教而授農時也。

又引唐・邵謁《望氣經》　四時無言，以寒暑變節。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黄雲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

又引一九〇引《漏刻經》　正月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兑入鷄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生寅入犬藏。五月生艮歸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與十二月，出辰入申子細詳。

又《南村輟耕録》卷五《授時曆法》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干者，爲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爲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己，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己酉爲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一日己酉，數至次月朔見己卯，即月大也。月

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節氣只憑九年曆，假若造甲午年曆，則看丙戌年節氣。二十四氣眞端的。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九年中是何節氣。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己，七數也。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氣，卻用未時亦交也，中氣如之。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物外更它圖。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準此。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尙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氣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爲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氣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爲百數，時爲十數，刻爲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二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爲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節氣中氣皆以之加用。爲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算中氣則不除大小月。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十二時爲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爲一日，八刻爲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爲一時也。

明・王逵《蠡海集・天文類》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夏之風橫行於空中。即紙鳶以觀之，春則能起，交夏則不能起矣。秋之風自上而降下，木葉因之而隕落。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又《人身類》 人之身隨二氣以相感。冬之日坎用事，陽在內，喜嗜熱物，滋其陽也。夏之日離用事，陰在內，喜嗜冷物，益其陰也，各從其類耳。

又《庶物類》 春之花至殘而飄零，得敷暢之氣焉。秋之花至殘而萎損，得收斂之氣焉。

又《曆數類》 百刻之說衆議紛紛，莫有定論。惟一說類優。以爲每刻得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該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又趙緣督一說，將十二時各分八刻，計刻九十六刻爲大刻，卻將餘四刻每刻分作六十分，四刻作二百四十分，每一時中又得二十分爲小刻。如此，則一時之中得八大刻，復有二十分小刻截作初初、正初，各得一十分爲微刻也。其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者，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者，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然夜子時之說只是在半夜之前，故稱夜子正。如冬至爲起歷之端，而居中氣其前，亦係十一月也。是以夜子正在亥時之後，故只有初刻而無正刻。子時卻只有正刻而無初刻，其意可見也。【略】星術天盤十二宮共百歲零六月，因詳論數。用一、二、三、四、五以爲水火木金土之生，總爲十有五焉。九宮之位縱橫皆十五，

爲生物之大數歟。是則十二宮俱函十五之生數也。以日配之，共成一百八十日，是爲半年矣。況天盤不分男女同用，男數八，女數七，共成十五。男迎女送，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經行，方始成人。自此以後，精耗血去，眞元漸減，不復能及於前次。【略】

又一說，既不用四墓，則五行之中土氣遂絕。土其可絕乎？蓋正用四墓爾。春二月木，墓未。夏五月火，墓戌。秋八月金，墓丑。冬十一月水，墓辰。乃四行休墓於四季爲德也。是以古今術家兼取用墓，況亥月用乙，未月用申，則卯月必用未不用申無疑矣。

又《氣候類》　春之氣自下而升，故春色先於曠野。秋之氣自上而降，故秋色先於高林。

月爲陰，主乎水，日爲陽，主乎氣。月行至於子午之位則極盛，故潮汐生焉。日行至於子午之位則極盛，故寒暑甚焉。夏爲陽，夏之日午爲酷暑。冬爲陰，冬之夜半爲嚴寒。

春夏之氣飛騰，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青蟲化爲蝴蝶，水蟲化爲蜻蜓之類是也。秋冬之氣降潛，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之類是也。

九天九地之說，蓋以氣之升降而言。自春分氣升於天九十日而極，爲夏至矣，故曰九天。自秋分氣降於地九十日而極，爲冬至矣，故曰九地。是以二至爲升降始終之極位。

或問曰三春九夏之說，又曰三冬九秋者何？答曰：《易》於東北爲陽，南西爲陰，故有三冬三春九秋九夏。三爲陽始，九爲陽終。始爲陽中之陽，終爲陽中之陰故也。仍有三秋之說者，春爲陽始，秋爲陰始，所以始皆稱陽數。至於冬則不稱九，夏則不稱三也。

三建雖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然卻但以冬至爲一建，小寒爲二建，大寒爲三建也。何以知其然也？蓋造歷始於冬至，察天氣也。候花信之風始於小寒，察地氣也。辨人身之氣始於大寒，以厥陰爲首，察人氣也。豈非三建之氣只在於立春之前也歟。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之節氣月建於丑，地之氣闢於丑，夫之氣會於子日，花之風信應之。世所異言曰：『始於梅花，終於楝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之一候任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棣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釄，三候楝花。花竟則立夏矣。

明・胡廣《性理大全書》卷二七《天文・日月》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略】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卻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爲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

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西山眞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覩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淩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天地類・曆書沿革》　《禮記》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元年，遡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又卷五《天地類・曆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挨算，然非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數度；氣化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算，則中人可爲。若《輟耕録》所載之法，固爲要也，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今取其易知者，併予聞於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己巳卯時立春，其刻數以後節氣法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己卯日寅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一《天文類・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於丁。乾象望日，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於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若以曆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成，戊己土位，而象見於申。納甲之說，虞氏比《參同契》爲備，而坎離戊己始有歸著，故詳記之。

又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玄以

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愼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又卷七四《四時風》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良是。餘少時，春月自京回蜀應試。馬上風起時有一二雨點著面，以爲將雨。土人曰：『非雨也，乃風吹水上樹耳。』咸訝其言。按，春曰條風，言風所披拂津葉潤莖，噓枯吹生。《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亦有潤。《楚辭》『光風轉蕙泛崇蘭。』謂之光者草木遇之而有光也。夏之風惟在半空，故樹杪有聲而暑氣不解。至秋涼風至則自上而下矣。冬之風霽發吼地而生寒。唐詩『北風捲地百草折』，諺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最有證耳。《爾雅注》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者，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謂之焱。焱者，上也。』昔人已有此說矣。

又卷七五《時節》 春夏秋冬，《堯典》之四時也。《曲臺禮》及《唐六典》有五時之衣，則以木火土金水分七十二日。土無定位，各寄四時之末十八日，而中位在夏末秋初。《素問》謂之長夏，《周禮》改火，季夏取桑柘之火，是五時也。西域一歲分三時，以寅卯辰巳爲雨時，午未申酉爲熱時，戌亥子丑爲寒時。曰八節者，以八風分各四十五日也。《素問》所謂六節，別無解說。《金光明經》：初二是花時，三四名熱際，五六名雨際，七八謂秋時，九十是寒時，後二名冰雪，此六節也。

又卷七五《五運北方有二》 重爲春神，曰勾芒。黎爲夏神，曰祝融。勾龍爲中央神，曰后土。該爲秋神，曰蓐收。修與熙爲冬神，曰玄冥。春夏中央秋之神皆一人，而冬獨有二者。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習坎』，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玄黑，則官有修熙宜矣。六壬家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巳勾陳，庚辛白虎，壬癸螣蛇，玄武，亦此理也。在《易》四德，元亨利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貞亦兩德。《太玄》準《易》，罔蒙直酋冥以配元亨利貞，而亦兼酋冥。

明・唐順之《稗編》卷五一《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松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若柳宗元輩，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爲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迄天下肖翹蠕蠕根芠浮生之物，無不薰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爲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爲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爲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協，一事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猶嚮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興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變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衡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爲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

地之化相爲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窅然而氣化外慶。是故冬而震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概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爲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叅，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與《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明・萬民英《三命通會》卷一《論五行生尅》 五行相生相尅，其理昭然。十干十二支、五運六氣、歲月日時皆自此立，更相爲用。在天則爲氣，寒暑燥濕風；在地則成形，金木水火土。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此造化生成之大紀也，原其妙用可謂無窮矣。木主於東，應春。木之爲言觸也，陽氣觸動冒地而生也。水流趨東以生木也，木上發而覆下，乃自然之質也。火主於南，應夏。火之爲言化也，燬也，陽在上陰在下，燬然盛而變化萬物也，鑽木取火木所生也。然火無正體，體本木焉，出以應物盡而復入，乃自然之氣也。金主於西，應秋。金之爲言禁也，陰氣始禁，止萬物而收斂，披沙揀金，土所生也。生於土而別於土，乃自然之形也。水主於北，應冬。水之爲言潤也，陰氣濡潤任養萬物也。水西而東，金所生也。水流曲折，順下而達，乃自然之性也。土主於中央兼位西南，應於長夏。土之爲言吐也，含吐萬物，將生者出，將死者歸，爲萬物家，故長於夏末，火所生也。土或勝水，水乃反土，自然之義也。五行相尅，子皆能爲母，復讎也。木尅土，土之子金反尅木。金尅木，木之子火反尅金。火尅金，金之子水反尅火。水尅火，火之子土反尅水。土尅水，水之子木反尅土。互能相生，乃其始也；互能相尅，乃其終也。皆出乎天之性也。《素問》所謂水生木，木復生火，是木受竊氣，故水怒而尅火。即子逢竊氣，母乃力爭，與母被鬼傷，子來力救，其義一也。強可攻弱。土得木而達實，可勝虛。水得土而絕陰，可消陽。火得水而滅烈，可敵剛。金得火而缺堅，可制柔。木得金而伐。故五者流行而更轉，順則相生，逆則相尅。如是，則各各爲用，以成其道而已。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二《論四時氣序》 按，庖犧氏則河圖畫八卦，定五行，配四時。其數曰一三五七九，陽也；二四六八十，陰也。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北方播於冬。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在東方播於春。天之陽數生之，故冬春之月卦皆陽爻。地之陰數成之，乃寒陰之氣也。故冬寒而後春漸暖，陰極生陽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在南方播於夏。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在西方播於秋。地之陰數生之，故夏秋之月卦皆陰爻。天之陽數成之，乃熱陽之氣也，故夏熱而後秋漸涼，陽極生陰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爲萬物之母，尊居中以配天，代天而生萬物，故不名時也。蓋五行生成之數皆含天五之數，故天一得五而六成，天三得五而八成，地二得五而七成，地四得五而九成，天五得五而十成。故土播於四時之間，旺於季月之末可見矣。得天生者屬陽，地生者屬陰，後天卦位是也。故冬至子之半而陽生，夏至午之半而陰生。以四時詳而言之，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夏火生秋金，秋金生冬土。是以人之五臟，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而心與肺金相聯，象四時也。脾胃屬土居中，納水穀，而腎肝心肺皆資脾胃之氣，象土播於四時之間，此人事合天時之造化也。按《月令》，以季夏屬中央土，則四時無不在，故無定位。寄居火金之間，火中生土，土中生金，是時酷暑，火盛生土之氣也。曆法以夏至後三庚曰伏，亦此也。立秋金代火，金畏火尅，故曰伏。又以五子納音統十干五運化氣論之，丙辛化水，丙子水旺於北；丁壬化木，壬子木旺於東；戊癸化火，戊子火旺於南；甲己化土，甲子金旺於西；乙庚化金，庚子土居中。庚子納土，甲乙化土，子居母腹。甲子納金，乙庚化金，母無正位，合居兒家，從子之道也。此火中生土，土中生金，蓋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質言則曰水火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四時運行之序也。其氣即一元之氣，行於地中，地受天之氣行於四時之間，發生萬物。今曆家以律呂候氣之法，晷刻不差，便是此氣從地中透出。吁大哉！聖人之作《易》也，與夫律呂候氣之法以見天地之心，造化流行如循環無窮也！

明・陶珽《說郛續》弓三〇引明・馬一龍《農說・草春秋紀之以病愆陽》 農家者有云：『冬晞宜早，春晞宜遲。』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

其在春分之後。冬至前者，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其意皆在陽榮陰衛，欲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踣其踵，一則方啓而裂其膚，豈非童而牿，未壯而亢者乎！亢則害，牿則亡，陽氣殆盡，其生安得不微？而畜陽之意不止於冬。凡曰爲陽，雨爲陰；和暢爲陽，沍結爲陰；展伸爲陽，斂詘爲陰；動爲陽，靜爲陰，淺爲陽，深爲陰；晝爲陽，夜爲陰。繁植之道，惟欲陽含土中，運而不息；陰乘其外，謹塞而不出。若陽洩於外而陰實其中，生機轉爲殺機矣。【略】

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入於內。

此二氣分布，一元循環，六卦相乘，萬彙始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爲《臨》，正月爲《泰》，二月爲《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爲《遯》，七月爲《否》，八月爲《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

又《陽之至當主日月爲義》　春夬二分，晝夜相半，氣之平也。春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陰陽消長係於是矣。太虛生物之功，不過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水火相射，五行雜揉，而萬物之爲物也無盡藏。觀乾坤所乘，四子以周一歲之氣，而坎離不與焉，日月之職大矣哉。故冬至井汲則溫，夏至井汲則寒，其實如此。內之出於外，外之入於內者，亦非臆說。萬物不離乎陰陽，陽爲乾，陰爲坤。乾體一，坤體二。乾主闢，坤主闔。一故神，兩故化。闢戶自內而出於外也，闔戶自外而入於內也。觀之物理自然，陽道生，陰道成，剝之既盡，生者一終矣。致成於坤而旋生復成者，至是又基其始也。故穀種之生色雖未見，而生理已完其於其中，厥後散殊於外，不減舊物，不過自其中之一本者發之耳。及其成也，復如之，夫之既盡，成者一終矣。致生於乾旋成於姤生者，至是又基其始也。故歸根之狀雖未形而殺機已窺，伺於其外厥後根本於中，渾然一體，不過自其外之散殊者斂之耳。及其生也復如之。【略】陰陽列於四時，早晚見於節候，歲氣係於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月離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測之耳。冬至一陽生，主生主長；夏至一陰生，主殺主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

又卷四〇明・屠本畯《研史月表》　正月花盟主：梅花、寶珠茶。
花客卿：山茶、鐵幹海棠。
花使令：瑞香、報春、木瓜。
二月花盟主：西府海棠、玉蘭、緋桃。
花客卿：綉毬花、杏花。
花使令：寶相花、種田紅、木桃、李花、月季花、剪春羅。
三月花盟主：牡丹、滇茶、蘭花、碧桃。
花客卿：川鵑、梨花、木香、紫荊。
花使令：木筆花、薔薇、謝豹、丁香、七姊妹、郁李、長春。
四月花盟主：芍藥、薝葡、夜合。
花客卿：石岩、罌粟、玫瑰。
花使令：刺牡丹、粉團、龍爪、垂絲海棠、虞美人、棟樹花。
五月花盟主：石榴、番萱、夾竹桃。
花客卿：蜀葵、樂陽花、午時紅。
花使令：川荔枝、梔子花、火石榴、孩兒菊、一丈紅、石竹花。
六月花盟主：蓮花、玉簪、茉莉。
花客卿：百合、山丹、山樊、水木樨。

花使令：錦葵、錦燈籠、長雞冠、仙人掌、頼桐、鳳仙花。
七月花盟主：紫薇、蕙。
花客卿：秋海棠、重臺朱槿。
花使令：波斯菊、水木香、矮鷄冠、向日葵。
八月花盟主：丹桂、木樨、芙蓉。
花客卿：寶頭鷄冠、楊妃槿。
花使令：水紅花、剪秋羅、秋牡丹、山查花。
九月花盟主：菊花、月桂。
花客卿：月桂。
花使令：老來紅、葉下紅。
十月花盟主：白寶珠、茶梅。
花客卿：山茶花、甘菊花。
花使令：野菊、寒菊、芭蕉花。
十一月花盟主：紅梅。
花客卿：楊妃茶。
花使令：金盞花。
十二月花盟主：臘梅、獨頭蘭。
花客卿：茗花、漳茶。
花使令：枇杷花。
春，花小友：茨菰、藍綿。
夏，花小友：菖蒲、紫蘭、艾、水葱、茴香。
秋，花小友：挺翠、金線草、虎茨、觀音草。
冬，花小友：風蘭、天茄、金荳、金柑、金橘。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二《氣候總論》　夫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其來遠矣，若載之於《曆》則自後魏始耳。第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緣漢前諸儒皆產江北。故後之江南，雖號宿儒老師亦難盡通其名義，然多識參考，求驗其實，則庶幾得之，斯亦吾儒格至之學所不廢乎。愚嘗因是而知天地氣序推遷之妙矣。蓋一歲之間，本一氣之周流耳，一氣分而爲二，則有陰陽；二倍而爲四，則有四時；三四一十二，則又有十二月；十二倍而爲二十四，則有二十四氣；復三其二十四而爲七十二，則有七十二候。是七十二候者，吾得之於乾坤之策焉。乾之策三十六而兩之，夫固七十二也；坤之策二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計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通合乾坤之策而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舉乎七十二候之全而三百六十日之歲周矣，然歷書之所計者，候也，而候之所應者，氣也。氣至而物感，則物感而候變，是故天地之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也。正月而東風解凍者，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者，則天地發舒之氣散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二月而雷始發聲者，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之中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爲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爲先，鷹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出。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鴽者，以辰卯者陽之壯，陰爲陽所化也。雀乳子而春集，雉求雄而朝呴，而戌亥之月能爲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也。蟄蟲啓戶者，雷發聲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蟲壞戶者，雷收聲之時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逐陽氣而上遊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此時獸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鴈北，玄鳥至者，鷹自南而來北，燕自北而來南，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鴈來，玄鳥歸者，鴈自北而來南，燕自南而來北，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螻蟈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鵙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鵙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氣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爲剝也。桃桐華於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於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靡草死者，陰不勝於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於陰也。麥得陰之稗也，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麥秋在於四月也。禾得陽之稗也，故木旺而生，金王而熟，而禾登在於七月也。至於腐草之爲螢，則植物之變爲動物，無情之變爲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於內，風雨露雷昆蟲草木有形而改

擯於外。君子觸其景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由是而知，一歲之間七十二候即二十四氣也，二十四氣即十二月也，一十二月即四時也，四時即二氣也，二氣即一氣之周流也，而乾坤無餘策，曆書無餘術矣。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〇《曆法》　【俗忌】今世忌正五九月不上官。蓋中外俱遵行。按佛家以此三月爲善月。說者云。唐藩鎮到官設宴。用牲畜無算。以爲宰殺傷和氣。遂幷澄任亦停止。至於婚葬諸事。則尤忌五月。相戒不敢犯。而朝家或不然。然太祖以戊寅閏五月十七日葬孝陵。則建文遜位。英宗以壬戌五月十九日立皇后錢氏。比上北狩還。同幽南內者八年。備極艱苦。及享憲宗養。僅四年而崩。景帝以壬申五月二日立皇后杭氏。旋以病崩。未幾追廢。蓋始終無一吉祥也。宋哲宗以元祐七年納孟氏。用五月十六日。朝議皆云當忌。不從。終以廢斥。蓋陰陽避忌之說固有之。按唐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以正月五月九月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俱斷屠殺。又引殷帝去網。齊王舍牛爲比。至宋世官俸。此三月必減去食羊錢。亦用此意。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上曰十月晦。日月皆終。不喜。

【華夷百刻之異】從來計日者以百刻。然而每時八刻。總計之則九十六刻耳。今漏刻中。又增廿四刻。分寄十二時。中曰初初刻。正初刻。謂之小刻。而所謂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則名八大刻。合之乃一百二十刻矣。然初初、正初二刻。總計之雖廿四刻。實分八大刻之餘。則每六刻只抵一大刻。取義安在。況制曆家嘖算。亦以子正初刻爲本日之始。以子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爲先一日之夜。其於晝夜晦明之義。褒益牽合。殊乖百刻定儀。惟利西泰談其國每日分爲二十四時。每時止四刻。合之僅九十六刻。以故所製自鳴鐘。以子正、午正爲始。午初、子初爲終。共傳二十四聲。以了一日。其國廿四時。即中華十二時也。蓋斟酌於華夷之間而成者。但終不知於古昔大撓所設。乖合何如。

【曆學】中國曆法。本不及外國之精密。以故前元欽天監外。又有回回欽天監。本朝亦設回回司天監。有正儀大夫、司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至洪武三十一年而廢之。以其教歸併之。欽天但用彼國土板曆同算。久之則法亦不驗。與中土無異矣。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徵山林隱逸能通曆學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近年因日食分數不相符。督責欽天。但唯唯謝罪。以世學歲久無他術爲解。而士大夫中。如參政邢雲驤輩。俱精於天文。刻有成書。皆云勝僧一行及郭守敬諸人矣。然未曾用之推測也。禁中大璫輩。又自有內靈臺。專司星象。其職任。其學業。大抵與外庭髣髴。皆土圭中糟粕耳。自利瑪竇入都。號精象數。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業。似當令兼領天文。如先朝儒臣童軒華湘等可也。欽天造曆。每年六月內禮部先發曆樣。兩直各府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無加損。最合正朔大義。而南北各省。又有解京曆日。以補京兆所不足。非體甚矣。此事最宜釐正。宣德間。欽天監曆日。共造五十萬九千餘本。英宗登極。省爲十一萬九千餘。蓋減十之八云。

【頒曆】正朔之頒。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於十一月初一日。分賜百良頒行天下。今又改十月初一。是日御殿比於大朝會。一切士民虎拜於廷者。例俱得賜。嘉靖二十一年頒曆之辰。國子諸生。受曆不均。爭於陛前。喧競違禮。上大怒。至謫祭酒張袞官。若外夷。惟朝鮮國歲頒王曆一冊。民曆百冊。蓋以恭順特優之。其他琉球占城。雖朝貢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闕。賜以本年曆日而已。宋嘉祐時。各路登解舉子入朝。班綴分錯。每爲閽門使之果。歎曰。殿廷班列不可整齊者有三色。舉人、番人、駱駝也。則受曆監生。又何責焉。

【渾天儀】今京師巽隅逼城觀象臺之顛。有渾天儀。其質皆銅。有四柱以龍承之。懸儀於上。製作精工。銅亦古潤作紺色。旁另有一儀。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減。又有玉衡如尺。又有銅毬象天圜體。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統七年御製銘。余按此非本朝人所能辦。意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存中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宗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中。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創矣。

【改造漏刻】正統五年上巳。御製天渾儀銘矣。至十二年十一月。欽

天監正彭德清又上言。蒙欽造鑄銅儀。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度數。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晝刻六十二。各有長短差異。今宮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上令內官監改造。是時禁中宮漏循用新製。不待言。而次年春。造己巳曆樣。蓋即用其言頒式天下矣。按十二時大刻九十六刻。益以廿四小刻。共爲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總謂之百刻。冬夏二至。晝夜均用之。安得於聖朝正朔中。妄自增加。眞不祥之尤矣。今通用曆日中。冬至日出。仍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寅正四刻。並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德清隨英宗駕北征。曾勸王振駐師不從。郕王監國。廷臣劾德清不擇善地駐札。以致乘輿失陷。幷黨王振。匿天變不奏諸大罪。未數日郕王命籍沒其家。德清尋死於獄。命戮其尸。

【釐正曆法】正統戊辰。上從欽天監正彭德清之請。改加冬夏二至晝夜各五十一刻。頒次年曆。時皆歎詫爲異事。次年己巳上北狩。景帝御宇。天文生馬軾始倡議乞改曆日時刻如故事。帝命禮臣會官議之。禮臣以監正許惇等議上。謂正統間。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南京。則北極高出地上三度。南極低入地下三度。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奏准改入大統曆。永爲遵守。今軾起自軍匠。不諳天象。妄以己意求改。所言不可行。帝曰。曆雖成於京師。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爲準。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四方。以定四時。今京師觀象臺。在堯典幽都之地。太陽出入度數。難以憑準。今後造曆。悉照洪武永樂舊式。讀帝此旨。評駁精確。頓令星官緘口。然其時已將歲終。先期十一月朔。頒曆於天下。則景泰元年。猶仍正統十四年之謬也。其時彭德清以王振黨擬斬。瘐死獄中。僇尸籍產矣。而同事疇人。猶襲其說如此。時胡忠安淡久位春卿。亦附會執奏。蓋以身主其事。不免護前遂非。其如景帝聖明。不可面欺何。

【日圭同異】世宗初登極。欽天監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言。洪武中漏刻博士元欽。言曆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時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歲差愈多。本監觀象臺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會舉理學大臣。總理其事。鑄立銅表。考四時日中之影。仍差曆官往河南南陽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分立圭表於山東、湖廣、陝西、大名。以測四方之影。庶合朔得眞。交食不謬。上僅報聞。寢不行也。朱裕蓋以兩京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標準。欲立圭於四方。此即唐堯分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若南陽舊圭。未審何代所立。裕上疏時必有所據。今已不可問矣。然土中一說。亦自難憑。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長清塞上。指北斗謂金幼孜曰。至此則已南望北斗。蓋華夷地勢使然。然漠外去京師不過數千里。而天象已迥異如此。近代商於日本、占城、呂宋、佛郎機諸國者。問以星斗河漢。皆云躔度方向。與中華毫無差別。是數國者。在閩廣東南。不知幾萬里矣。豈三垣九野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歟。抑南方卑下去天遠。而北方地高與天體親切耶。是未可臆斷。再閱朱裕疏。內云觀象臺晷表。與南京矛盾。是即正統間彭德清測景不同之說也。未審其說確否。至於南陽土圭。惟嘉靖二年河南撫臣何天衢請祀周公疏中。云登封縣有觀象測景二臺。乃周公營洛邑時手建遺蹟。其土圭表漏尙存。宜敕欽天官至彼考正制度尺寸。以憑授曆。然則中原日圭。又不在南陽矣。總之歲久訛傳。未足憑也。

【鄭世子論歲差】今上乙未。鄭世子載堉造萬年曆上之。其疏云。洪武間監正元統造大統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上考下推。無消長之法。時監副李德芳駁之。謂不與經史相合。宜用許衡辛巳元曆。太祖謂二曆俱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今取大統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或以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今和會二家成曆書日律曆會通。幷曆以上。禮官議上元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新曆。其時已名爲萬年曆矣。未幾授時曆成。萬年曆遂廢不行。至於歲差之法。上古無聞。始於晉洛下閎。唐虞喜。元許衡、郭守敬。始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考古則每百年減一。推來則每百年加一。法號精密。大統曆至今用之。今如堉所云。則弦望已各差一日。似未至此。其議遂格。然嘉靖二年華湘掌欽天監時。曾以歲差改曆爲請。謂堯時冬至。距今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元至元改辛巳曆。至今二百四十三年。已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亦引洪武間元統言爲證。則世子疏。或未盡非也。

【日食訛謬】萬曆庚戌十一月朔壬寅日食。初欽天奏稱日食七分有餘。未正一刻初虧。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復圓。春官正戈謙亨等又稱。未正三刻初虧。已互異矣。既而兵部員外范守己駁之。謂親驗日晷。未正一刻不虧。至正、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二刻。始見西南略有虧形。至申正二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餘。蓋曆官前後俱誤也。禮部因言。自萬曆元年至今。日食已十餘次。其差或一二刻。以至四刻。前代如漢修改五次。魏至隋修改十三次。唐至五代周修改十六次。宋修改十八次。金至元末修改三次。本朝二百餘年。未經修改。豈能無訛。今范守己及按察使邢雲驌精通曆學。雲驌有古今律曆考。綜綜字原缺。據寫本補。採詳密。可照先朝給事樂濩主事華湘改光禄少卿。提督欽天監。又檢討徐光啓。員外李之藻。俱究心曆理。以及大西洋歸化陪臣龐迪我、熊三拔等。俱攜有彼國曆法諸書。乞照洪武十五年命翰林李翀、吳伯宗、靈臺郎海達兒、回回天師馬黑亦沙等。譯修西域曆法事例。盡録其書。以補典籍之闕。庶曆法詳明。有光前代。疏上不報。似此訛舛。不急改訂。曆律不知所終矣。

【一歲節候】自古來曆家節候。每月參差。無有朔望日。正值四序挨日排連者。惟元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丑小寒。此眞古今未有。後來亦無繼之者。直至今上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歲節氣。正月初一庚辰雨水。二月初二辛亥春分。三月初三辛巳穀雨。四月初四壬子小滿。五月初五壬午夏至。六月初六癸丑大暑。七月初七癸未處暑。八月初八癸丑秋分。九月初九甲申霜降。十月初十甲寅小雪。十一月十一乙酉冬至。十二月十二乙卯大寒。前元則每月節氣。今上則每月中氣。挨次接續。無纖毫小爽。又俱屬甲午年。恰恰共三百載。不知天運至此適相值耶。抑濬璣必然之數也。歷代史氏紀天官之異者多矣。未有巧合一至此者。

明・程羽文《花曆》　花有開落涼燠，不可無曆。祕集《月令》，頗與時舛。予更輯之，以代掣壺之位。數白記紅，誰謂山中無曆日也。

正月　蘭蕙芳　瑞香烈　櫻桃始葩　徑草綠　望春初放　百花萌動

二月　桃夭　玉蘭解　紫荆繁　杏花飾其靨　梨花溶　李花白

三月　薔薇蔓　木筆書空　棣萼韡韡　楊入大水爲萍　海棠睡　綉毬落

四月　牡丹王　芍藥相於階　罌粟滿　木香上升　杜鵑歸　荼蘼香夢

五月　榴花照眼　萱北鄉　夜合始交　蘅蕪有香　錦葵開　山丹赬

六月　桐花馥　菡萏爲蓮　茉莉來賓　淩霄結　鳳仙降於庭　鷄冠環戶

七月　葵傾赤　玉簪搔頭　紫薇浸月　木槿朝榮　蓼花紅　菱花乃實

八月　槐花黄　桂香飄　斷腸始嬌　白蘋開　金錢夜落　丁香紫

九月　菊有英　芙蓉冷　漢宮秋老　芰荷化爲衣　橙橘登　山藥乳

十月　木葉脱　芳草化爲薪　苔枯　蘆始荻　朝菌歇　花藏不見

十一月　蕉花紅　枇杷蘂　松柏秀　蜂蝶蟄　剪綵時行　花信風至

十二月　蠟梅坼　茗花發　水仙負冰　梅香綻　山茶灼　雪花六出

三月　流觴三日　摸石遊　賜新火清明　送春下旬

四月　飲酎上旬　龍華會八日　菖蒲誕十四　櫻筍廚十五　結夏　浣花潭十九

五月　地臘五日　皓露曲　竹醉十三　天地合十六　祓祭夏至　分龍晦日

六月
避伏三日　天貺節六日　薦麥瓜初伏　碧筒勸中伏　竹篠飲　蓮誕二十四
七月
貙劉立秋　曝腹書七月　鵲橋七夕　鬥巧宴八日　盂蘭盆十五　鬼燈節十八
八月
五明囊朔日　圍棋局四日　廣陵濤八日　天炙十日　梯月十五　牡丹誕十五
九月
皇極日五日　息日七日　題餻九日　小重陽十日　菊花節　御溝紅葉十月
秦歲首朔日　儲穀　煖爐會　小春　下元十五　祭司寒亥日十一月
縣土炭至前三日　迎長至前一日　添宮線至日　妓圍　黑金社　天竺至節十六
十二月
細腰鼓八日　星迴節十六　祠竈二十四　送寒下旬　驅儺歲除　賣癡獃除夕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三《太歲土旺》　今之修造動土者，以太歲土旺爲忌，恆避之，天下類然矣。昔曹月川修蒲州學舍，門人曰：『太歲在東，未可。』月川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或有言土旺者，月川曰：『土旺不用，反用衰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鍊金乎，木日不析薪乎？五行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共得七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一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水、火之旺也。今於金、木、水、火之旺皆不畏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月川斯言，可破世之溺於太歲土旺之說者。予素於此絕不措意，故每舉以告人。然所謂『東西』就人之家言，『太歲在東』乃就法象言，以氣類應，非謂太歲在家之東、家之西也。土旺寄於四季之末，其說從來久矣。竊疑其涉於安排，五行流行於天地之間，斷無截然如此分判之理。金、木、水、火不能離土，則土旺直在四時，安得謂獨寄四季之末？此又予之私臆也。他日偶閱《道經》，有云：『三月之氣包含土。』又云：『四時各含於土。』其義殆合。

又二集卷二《甲子曆》　昔有人以甲子之義問劉靜修者，靜修答之亦有所本。余謂其當直據古書以告，而不必自爲之詞也。故今特著於左，而竝詳其問之所未及者，視通鑑之注有加焉。

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幹也，亦曰十母。《爾雅》注：『甲，萬物剖孚，甲而出也。乙，萬物生軋軋也。丙，陽道著明也。丁，萬物之丁壯也。戊，物皆茂盛也。己，萬物皆有定形可紀識也。庚者，陰氣更萬物也。辛，萬物之辛生也。壬，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萬物可揆度也。』許慎注：『太歲在甲曰閼逢，言萬物鋒芒欲出，壅遏未通也。在乙曰旃蒙，言萬物遏蒙甲也。在丙曰柔兆，言萬物皆生枝布葉也。在丁曰彊圉，言萬物剛盛也。在戊曰著雍，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也。在己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也。屠，別也，維，離也。在庚曰上章，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也。在辛曰重光，言萬物就成熟，其遑遑也。在壬曰元默，言歲終包任萬物也。在癸曰昭陽，言陽氣始萌萬物含生也。』十二支，枝也，亦曰十二子。《史記》解：『子者，滋也，萬物滋於下也。丑，紐也，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卯，茂也，言萬物茂也。辰言萬物之蜄也。巳言陽氣之已盡也。午，陰陽交故曰午。未，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酉，萬物之老，故曰酉。戌，萬物盡滅故曰戌。亥，該也，陽氣藏於下，故該也。』《淮南子》注：『太歲在子曰困敦，言陽氣皆混沌，萬物萌孽也。丑，赤奮，若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順，若其性也。寅，攝提格，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卯，單閼，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單盡閼止也。辰，執徐，言伏質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巳，大荒落，言萬物方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午，敦牂，言萬物敦盛牂壯也。未，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協和、洽合也。申，涒灘，言萬物皆涒大灘修其精氣也。酉，作噩，

言萬物皆陊落也。戌，鬱茂，言萬物掩蔽茂昌也。亥，大淵獻，言萬物終大淵深，藏窟以迎陽氣也。』甲子，古特以記日耳，後以記年。今曆曰某年歲次某，是也。邵子作《皇極經世》，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皆以是推。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世之甲子七十二。運之甲子六一。會年之甲子一百八十。世之甲子六一。運月之甲子七十二。歲之甲子六一。世日之甲子一百八十。月之甲子六一。歲辰之甲子七十二。日之甲子六一。月辰之甲子六。甲子一周凡數六十，干有六甲，支有五子，蓋六甲之中甲寅無子也，故曰六甲而天道窮矣。金以甲子記年，自黃帝元年起至天啓四年，七十三甲子矣。

黃帝元載一黃帝六十一載二少昊二十一載三少昊八十一載四顓頊五十七載五帝嚳二十九載六唐堯二十一載七唐堯八十一載八虞舜四十一載九夏仲康三歲十寒浞二十三歲十一帝槐四歲十二帝不降四歲十三帝扃五歲十四孔甲二十三歲十五桀二十二歲十六商太甲十七祀十七太康十五祀十八太戊二十一祀十九仲丁六祀二十祖辛十祀二十一祖丁二十九祀二十二殷盤庚二十五祀二十三武丁八祀二十四祖甲二祀二十五武乙二祀二十六紂十八祀二十七周康王二年二十八昭王三十六年二十九穆王四十五年三十孝王十三年三十一共王五年三十二幽王五年三十三桓王三年三十四惠王二十年三十五定王十年三十六景王八年三十七敬王四十三年三十八威烈王九年三十九顯王十二年四十赧王十八年四十一秦始皇十年四十二漢文帝三年四十三武帝元狩六年四十四宣帝五鳳元年四十五平帝元始四年四十六明帝永平七年四十七安帝延光三年四十八靈帝中平元年四十九季漢後主延熙七年五十晉惠帝永興元年五十一哀帝興寧二年五十二宋文帝元嘉元年五十三齊武帝永明二年五十四梁武帝大同十年五十五隋文帝仁壽四年五十六唐高宗麟德元年五十七玄宗開元十二年五十八德宗興元元年五十九武宗會昌四年六十昭宗天祐元年六十一宋太祖乾德二年六十二仁宗天聖二年六十三神宗元豐七年六十四高宗紹興十四年六十五寧宗嘉泰四年六十六理宗景定五年六十七元泰定元年六十八明洪武十七年六十九正統九年七十弘治十七年七十一嘉靖四十三年七十二天啓四年七十三　黃梨洲亦有紀此，則從夏元開考，定堯八十一載即舜九載，舜四十一載即禹八載，寒浞十五歲作二十三歲。《皇極經世》：一元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明善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第一運。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年。自泰定甲子至今庚午，三百六十九年矣。』至元元年即景定五年也。

周宗伯云：『高陽氏二年甲寅，建寅之月。朔旦立春，日月值艮維之初，而五星聚於營室，遂以是月爲曆元，號《甲寅曆》。歷代宗之，謂之曆宗。今曆家推曆元者，或以上古甲子，或以是歲甲寅，蓋有繇也。自夏以前皆以寅月爲歲首，黎明爲朔。商以丑月爲歲首，鷄鳴爲朔。周以子月爲歲首，半夜爲朔。秦以亥月爲歲首。漢武帝三十八年復行夏正。王莽居攝，以丑月爲歲首。光武復行夏正。魏明帝十一年以丑月爲歲首，十三年復行夏正。唐武后六年以子月爲歲首，十八年復行夏正。此古今正朔之凡也。』今以寅月爲歲首，將百世，可知矣！

又《陽九百六》　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焉，有小陽九、小百六焉。然其說不一。《太乙統宗》推法，以上元甲寅爲始，每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大陽九，內四百五十六年爲一小陽九。每四千三百二十年爲一大百六，內二百八十八年爲一小百六。洪景盧《續筆》有陽九、陰九、陽七、陰七、陽五、陰五、陽三、陰三之說。《太乙統宗》推法以入元上古甲子爲始，四百八十年爲陰九，又四百八十年爲陽九，又七百二十年爲陰七，又七百二十年爲陽七，又六百年爲陰五，又六百年爲陽五，又四百八十年爲陰三，又四百八十年爲陽三。亦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周，終而復始，其年當有水旱之厄，與洪說異。《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爲陽九，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爲陰九，水九年。次四百八十歲又爲陽九，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爲陰七，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爲陽七，旱七年。次六百歲爲陰五，水五年。次六百歲爲陽五，旱五年。次四百八十歲爲陰三，水三年。次四百八十歲爲陽三，旱三年。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陽九年，一陰九年，一陰、陽各七年，一陰、陽各五年，一陰、陽各三年，總有五十七年。竝前四千五百六十年共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也。』與《太乙統宗》說又異。或又云：『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陽九者，天旱海消而陸燋。百六者，海水竭而陵自墳。』《海録

碎事》云：『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之西有陽，長大山。此二山是陽九、百六之標揭也。』其說益荒矣！

金聲遠作《太乙春秋梁》云：『太乙四百五十六年爲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陰六，蓋天地否塞，君危國亂之時也。』此其定而必應，猶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耳。苟知其期者，則當告其君，使悔懼修省，豫爲之所，庶幾奉承天意而亂亡不至於已甚。不然，風后何爲而作此哉？善乎，道術無異指也！

按：《三洞上清境無量經》云：『陽九之數一千八百年，遇甲爲大陽九。百六之數一千六百年，遇申爲大百六。陽九不遇甲，百六不遇申，不爲災矣。則甲申乃災劫之會也。』予以今庚午推之，再一百三年爲小百六，再三百二年爲小陽九也。

亡友方爾止云：『宋三衢柴望作《丙丁龜鑑》謂丙午、丁未，天之厄運也。自周末至宋末，歷歷有徵。』爾止曾得其書，有詩記之，末云：『斯言倘不謬，三復能無悲！』亦可異也。

又卷五《春王正月》 辨春王正月者有三，予獨觀元齊伯恆云：『三代正朔，商則改正不改朔，周則正朔皆改。以十一月爲正月，正也。月數從子起，朔也。以子爲孟春，時也。故孔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是言周時之不正也。至書於《春秋》則曰：「春王正月。」並存當時之實，使後世觀其得失，而損益可知，是則聖人之意也。』此言簡當，不必多爲之詞也。

又《陽九百六》 世皆言陽九、百六，而鮮知其義。予於前卷中言之，亦未能詳。《漢書》：『初入元，百六歲有戾。故曰：「百六之會。」』《董卓傳》：『百六有戾，遇剝成災。』百六之說，尤不易解，今更考而著之。陽九者，陽數窮於九也。數窮則變，故及其限而災生焉。限有小大，小限之窮，大國弱，小國強，臣下逆命，女后專權，四方兵起。大限之窮，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天下紛紜，血流滿野。當大小限窮之際，人君將相宜修德結和以禳之，庶大禍化爲小禍，小禍化爲旱祲，否則必應其變。陽九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爲大限，十分大限爲小限者，法太陽之食也。太陽之食不及十分而止，故九小限得陽數之窮。非十分大限而舍其一，不能明陽九之數，是以十小限即爲一大限也。百六者，陰數極於六也。數極則反，故終其限而厄生焉。限有小大則厄亦有淺深，小限之極，水澇爲祲，嬪妃挾寵，盜賊潛生。大限之極，洪水汜濫，女主竊位。當大小限極之時，人君將相交相修勉，遠婞去讒，省刑薄賦，以禳之。俾小厄消而大厄杜，則既反之氣復行，已極之陰復續，災沴化，貞祥生，禍變而爲福應矣。反此，必如其占。百六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大限，十五分大限爲小限者，法太陰之蝕也。太陰之蝕不及十五分而止，故十四小限得陰數之極。非十五分小限而舍其一，不能明百六之數，是以十五小限即爲一大限也。經言百六者，六百也。不言六百，而言百六者，以百中用六，求小限之法言也。

《太乙秘要》合計九厄之年爲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除三元六紀六九五十四算，餘與陽九大限數合。陽九之數以小限十分，大限用九不用十，以十即爲一也。其用九之法，以四、五、六乘百、十、零，如四九三千六百，五九四百五十，六九五十四算，共成四千一百零四。分之則爲九小限，又加四百五十六算，合之則爲四千五百六十，即陽九之一大限也。《太乙遊舍》八宮，每宮以六百算爲陰之極，八宮合得四千八百算。以百中用六求小限法，於四千中求得四六二百四十算，於八百中求得八六四十八算，合得二百八十八算，故於二百八十八算爲小限之數也。四千八百除去二百八十八，實餘四千五百一十二。又每宮減去六十，八宮合減去四百八十，餘四千零三十二算，爲百六陰極之實算。分爲十四小限，即十五分大限舍一之數，加以先除小限二百八十八算，合之則爲四千三百二十，即百六之一大限也。又十五分大限，舍其一以陰數互乘百、十、零，亦合陰極之實算。如六六三千六，六六三百六，六六三十六。六六三十六合成四千零三十二算，錯綜之理，顛倒反復，無不成章也。每宮減去六十者，窮陰陽相成之數也。謂每宮減去陰數實得五百四十算，反成九六相呼之極數也。金聲遠《太乙春秋陽九歌》曰：『太乙陽九災要算，四千五百六十看。一元爲首災甚明，天意斯時宜修善。又有四百五十六，亦又災兮小數足。小元必定是飢荒，大數終時天下哭。』此乃陽九厄會之期，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元，十元爲一大元，乃四千五百六十年，自始有甲子之年除起，值小元臨終，飢饉兵荒。值大元臨終，天下厄會之期矣。凡入厄會，大則百年，小則旬歲之災。自始有甲子，積至所用之年，得數以四百五十六累除之是也。《陰六歌》曰：『太乙六厄要叅詳，二百八十八數當。大厄原來別有數，四千三百二

十殃。小厄盡時災較可，大厄窮終劫會亡。』此乃陰六厄會之期，以二百八十八爲一小元，十五小元爲一大元，計四千三百二十年也。小元臨終猶可旬載之兇，大元終時則有百年之亂。自始有甲子，積至所用之年，得數以二百八十八累除之是也。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四《停止閏月》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啓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儈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曆法之弊，遂發大難，逐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於曆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曆，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事敗，論大辟。光先刻一書，曰：『不得已，自附於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

王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求得唐曆，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宋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知定州薛向繳進遼國曆，乃在十二月。古亦有此，見吳曾《漫録》。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一《月令》　沈作喆謂《禮記》中《月令》尤駁雜。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殆呂不韋賓客所爲耶？按沈氏之說似尚泥於蔡邕、王肅及張華《博物志》以《月令》爲周公所作，故信爲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內，遂疑呂氏所爲。不知此篇本呂氏原本，而《禮》家採入《禮記》中者。今《呂氏春秋》現在，可覆按也。

《隋書・牛弘傳》，蔡邕、王肅因《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爲周公所作。而鄭康成已謂是不韋著《春秋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爲記。劉勰亦謂《月令》一篇取乎《呂氏》之紀。束晳又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以爲不韋令諸儒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牛弘則謂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來諸儒固不以此爲周公作，何以沈氏尚據爲《周書》而致疑耶？

清・周廣業《過夏雜録》卷一《蔀首正月小》　陳厚耀《春秋長曆》云：『《僖五年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氏曰：「朔旦，冬至曆數所始。」孔氏曰：「曆之上元，其年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月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是爲一章。」《漢律曆志》據此爲一部之章首，考春秋曆者，皆緣此溯前推後，以知春秋二百四十之曆。然是年正月辛亥朔，九月戊申朔，以月法大小相間之數推之，則正月朔得辛亥，九月朔當丁未；九月朔得戊申，則正月朔必壬子。若正二月頻大、三月復得辛亥則合，或此兩朔之間有二月頻大者亦合。然章首之年必無頻月而大者，不知杜編《長曆》何於此並無疑也？因思古曆家最忌蔀首正月小，唐人猶有此說。故借前蔀末閏月大之三十日入正月朔日，則蔀首正月大，是以至、朔分齊之末日爲蔀首至、朔之始日也。依此推之，則僖五年之朔始合。終春秋之世，朔日合者共二十餘，其不合者亦多，或差一二日，則是閏法乖次之故也。』廣按：治曆必推曆元，而元實章蔀之積也，其時日節刻，不容有毫釐之差，故精於推算者，千歲日至可坐而知，若謂之蔀首而冬至合朔，乃借前蔀末閏餘之日，恐無是理。余於曆法甚疏，無以糾正之，録其言以質明者。

又《三餘摭録》卷三　景濂『周不改時月』之說，較胡文定『《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尤無理。文定說學者雖皆宗之，然孔子自言『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同』，即行夏之時亦止私爲顏子言之。《春秋》既爲魯國之史，安得以夏時改易時王之正朔乎？余嘗疑之，而未有以定也。後閱《經義考》載陳櫟《論胡氏春秋傳略》云：『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匄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在九月、十月之交。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祇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春秋》祥瑞不録，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即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以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祇書曰「夏，蒐

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不敢謂王正月爲非，而于「春，王正月」「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讀此疑如霧解。

又《循陔纂聞》卷五　古人所重者正朔，不重紀年。《春秋》首書曰：「元年春王周正月。」元年者，隱公元年也。正月則繫於王周。是所重者正朔也，後世則以編年爲重。

清・趙紹祖《讀書偶記》卷二《今月令》　《禮記・月令》：「鴻雁來。」鄭康成《注》曰：「今《月令》鴻皆爲候。」孔氏《正義》曰：「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余按：《呂氏春秋》多不與鄭《注》所云今《月令》同，疑孔氏之說爲非。今備取而注其異同於下。「鴻雁來」。鄭《注》曰：「今《月令》鴻皆爲候。」《呂氏春秋》作「候雁北」。「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鄭《註》曰：「今《月令》無罘，翳爲弋。」《正義》曰：「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罝、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余按：《呂氏春秋》作「田獵罼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與《正義》所引并不同，不知孔何以云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作僞。」《呂氏春秋》同《禮記》，無此文。「淫雨蚤降」。鄭《注》曰：「今《月令》曰衆雨。」《呂氏春秋》同《禮記》。「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萯生。」《呂氏春秋》作「王善生」。「毋躁」。鄭《註》曰：「今《月令》毋躁爲欲靜」。《呂氏春秋》作「欲靜無躁」。「百官靜，事毋刑」。鄭《註》曰：「今《月令》刑爲徑。」《呂氏春秋》同《禮記》。「命漁師」。鄭《註》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呂氏春秋》同《禮記》。「命四監」。鄭《註》曰：「今《月令》四爲田。」《呂氏春秋》同《禮記》。「民多瘧疾」。鄭《註》曰：「今《月令》瘧疾爲厲疫。」《呂氏春秋》同《禮記》。「執弓挾矢以獵」。擲《注》曰：「今《月令》獵作射。」《呂氏春秋》作「執弓操矢以射」。「乘玄路」。鄭《注》曰：「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同《禮記》。「命太史釁龜筴」。鄭《註》曰：「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呂氏春秋》作「太卜禱祠釁筴」。「固封疆」。鄭《註》曰：「今《月令》疆或爲壃。」《呂氏春秋》作壃，惟此條與引同，而鄭作疑辭。「淵澤井泉」。鄭《註》曰：「今《月令》淵爲深。」《呂氏春秋》同《禮記》。「水澤腹堅」。鄭《注》曰：「今《月令》無堅。」《呂氏春秋》作「水澤復堅」。「及百祀之薪燎」。鄭《註》曰：「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呂氏春秋》同。然則鄭《註》所謂今《月令》者，非《呂氏春秋》也。

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一《太陰考》　太陰有二：一爲歲星之陰，亦名歲陰，亦名太歲，亦曰青龍，曰天一，《淮南》、《史記》所稱以紀歲是也。一爲西辰從魁，蓋陰氣之太始。《書緯》言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牛屬丑，艮，少男，陽之始。畢在酉位，酉爲兌，少女，陰之始。《遯甲書》所稱在陽遁值符前二位，陰遁值符後二位是也。

古今言太陰不分爲二，故不得其實。《漢書注》張晏言：「太陰歲後三辰。」孟康言：「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史記正義》張守節言「太陰歲後二辰」，此即從魁，誤以注《史記》、《漢書》者。張揖《廣雅》云「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即歲星之陰。考《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是知太歲與歲陰、太陰爲一。《漢書・翼奉傳》，元帝即位，明年地震。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按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天文訓》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開元占經》引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蓋許叔重注，今本脫之。《天文訓》又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正張揖書所本。《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三十年，純奏云：「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天文訓》云：「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太子賢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後漢・律曆志》云：「青龍移辰謂之歲。」又據漢碑稱青龍、《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渚灘」，按是年爲丙申。後碑云「永壽三年，青龍建酉」，是年爲丁酉。倉龍、《漢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云「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是年爲甲戌。龍在、龍旂、龍集。《漢外黃令高彪碑》云「光和七年，龍在困敦。中平二年，龍旂奮若」。按光和七年爲甲子，中平二年爲乙丑。《漢荊州刺史度尚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

龍集丁未』，是年爲丁未。按其甲子，皆即太歲所在。《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考《史記・孝文本紀》，淮南王立在文十六年，是年丁丑，與《淮南》不同者，太初以前十月爲歲首，丁丑之春即丙子冬也。此又太一爲太歲之證，太一亦名爲天一也。太歲之名太陰，蓋以雄爲歲星，又行於地，故有陰名，陰之言景也。鄭康成注《周禮》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說文解字》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史記集解》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賈公彥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又云：『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見。』鄭康成所說歲星與太歲分左右行度，與《淮南》、《史記》言太陰歲星同。《遯甲書》以天罡加歲支亥上所建本法辰推歲星，亦相符合。今人讀《淮南》，太歲在寅，歲名曰攝提格，而不知太陰與歲名同。又讀《史記》，上言攝提格歲者，寅也；下云歲陰在寅單閼歲者，卯也。下云歲陰在卯，以至十二辰皆然，忽之不察耳，其惑甚矣。

歲星一年次舍，雖與太歲不同，而常以歲建之月與日晨出東方，故鄭康成注《周禮》『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鄭云然者，非謂太歲與歲星同次，蓋如太歲在寅之年，歲星雖居丑，其出必在建寅之月，其餘十二次可推。故《天官書》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鄭司農言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謂太歲與歲星同得名爲歲，賈公彥釋此不明也。古人云『歲在』，多是歲星，《晉語》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注云：『歲，歲星也。』《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杜預注云：『歲，歲星也。』孔穎達云：『《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今按『淫于玄枵』之說，乃歲星自丑斗、牛，右轉入于子虛、危之次，非太歲左行所在明矣。

太歲亦或單謂之歲，始于《呂覽》。《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考莊襄王滅周之後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爲涒灘。呂不韋指謂是年，高誘注誤以爲秦始皇即位八年，則當云『大淵獻』也。漢人既以太陰、歲陰、青龍紀歲，猶有稱歲爲歲星者，如《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既以龍爲太歲，則歲是歲星，其云『鶉尾』，蓋據《太初曆》歲陰在未，歲星在注、七星八張而言耳。後人習知太歲紀歲之義，又止據以歲在爲太歲之文，《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後漢書・鄭康成傳》云：『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漢金鄉長侯成碑》云：『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堂邑令費鳳碑》云：『熹平六年，歲格兮大荒。』皆太歲所在。始不知有歲陰、太陰之名矣。曹震圭誤以歲星爲太歲，又以太陰爲后宮之星，在帝後二辰，附會歲後二辰之說，蓋不足辨。梅瑴成謂歲星因太歲而得名，亦非是。據許叔重以歲爲木星，制字之始，則太歲實因木星而得名，故有青龍之名。《玉海》引《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其言得之矣。

清・江藩《隸經文》卷四《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大戴記》之一篇也。宋傅崧卿、朱子、金履祥皆肄《小正》。至國朝，則有崑圃王氏、東原戴氏、秋帆畢氏、巽軒孔氏，皆能抉奧旨，通隱義，而於篇名《小正》之義反忽焉。說者有曰：『「緝緝」《傳》：「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緝乃物之微者，記動植之微物，著名於經，爲《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

予以本文核之，殊不然也。其記時有雷，雷聞百里，聲之大者也。俊風，俊，大也，風之大者也。霖雨，雨三日爲霖，雨之大者也。記星，曰鞠，曰參，曰斗，曰昴，曰南門，曰大火，曰辰，星之大者也。辰繫於日漢案戶，天象之大者也。記動物，曰鴈，曰鴻，曰鷹，禽之大者也。曰俊羔，曰馬，曰熊羆豹貉，曰豺，曰麋鹿，獸之大者也。曰鮪，曰鱣，魚之大者也。記植物，曰桐，曰桑，木之大者也。記典章，曰用暘，曰萬用入學，曰綏多士女，曰祈麥，曰始豳，曰王狩，禮樂之大者也。《小正》一篇，天象、典禮、草木、蟲魚、鳥獸，無所不書，烏得云但記動植之微者乎？竊謂『小』，《說文解字》曰：『從八丨，見而分之。』『八』訓爲『別』，則『小』字『微』訓之外，又兼『分』、『別』二義。蓋見天象及動植之物應於時者，以十二月分別記之也。著，見也。故曰『以小著名』也。是《小正》之小，當訓爲『分』、爲『別』，不訓爲『微』矣。此乃一

己之曲說，質之禮家，未識以爲然否。

清・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劉向爲《穀梁》學，其《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白虎通》云：『《詩》曰「命此文王，於周於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是周之爲國，始曰邰，繼曰邠，至文王曰周。《竹書》及《帝王世紀》亶父改國號曰周，王肅、皇甫謐造文以害經。當文王時，正建丑，朔雞鳴，文王受命，以建子爲正，夜半爲朔，以是年爲元年。唐梁肅曰：『不然，孔子憲章文武，故《書序》並叙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九年，何緣並叙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文各有屬也。宋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爲正朔，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即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不知周家制度，皆本文王，夏殷生稱王，而自帝禹至帝辛，追稱皆曰帝，故《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爲王后，稱武王爲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其號爲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況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爲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王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曰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書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明文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既事，諸侯助祭，著之天下也。《書・君奭》云『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又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緇衣》引云『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則寧王受命即文王，宋人惡言寧王受命，乃於《書》注改寧王爲武王以避之，適與《緇衣》相反，且《君奭》又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又云『乘茲大命，惟文王德』。經史皆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百年，後人忽泯滅其事，責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辭虛名，收實利也。然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語也，武王以後之王，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愚悖，言『民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宇文泰慕天王之美，金海陵正隆二年二月，設局追取存亡告身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不知前殷後秦，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王正』之義也。魏晉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於其時稱『帝正月』，宋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筆一王字於書。』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又卷三《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爲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弨取其議，刊《月令》爲《月令解》。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衍以其人在鄭前，著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爲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蔡文學澤、馬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爲申其義。今推以爲：《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魯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畫周爲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爲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迴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行始終，《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爲星紀，爲十二次之始；此《月令》季冬星迴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爲天門，爲十二次之始，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

得以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憲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晉書・律曆志》董巴議云：『顓頊以今孟春正月爲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曆，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爲元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爲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算，則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璇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順孔聖者，《晉志》引《命曆序》云『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又云『四分之一，殷憲也』，是唐殷同用四分。《大戴・誥志》云『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顓頊、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唐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虞、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寅曆於孔子時效顓頊，秦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子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周，周同唐起冬至，秦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即《周書・月令解》，使與《周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明堂月令論》《續漢志・注》誤刊『命論』云：『顓頊曆術集誤刊『衡』曰人元俱謁『天元』，乙卯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集謁『太建宮室制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尚見之，依此《月令》即當分爲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土王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即班《志》之『古文月采』。班固及見之，此《月令》文例無處着之。又周家尚赤，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尚，時水德未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衍穆公以後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意，魯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爲令？穎子嚴之徒，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此《月令》何以與月節氣日在連文？《正義》引鄭《目録》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魯憲，而星次終始，不合周魯法；事則季夏伐蚊取鼉，登龜取黿，鄭云甲類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者以爲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爲《紀》，淮南王亦取以爲第四篇』，似邕親見《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録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邕止據《記》作《論》，求其作《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邕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又《中星鄭義》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虞喜也。《尚書古文說》、《禮說》則俱不然。馬鄭注《書》，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書正義》引之，且曰：『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禮》仲春昏弧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亢。《鄭志》答孫瑒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火，或作『大』，誤。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或誤『月終』，故不同也見《禮正義》。又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又每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正義》。案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爲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連三次』，鄭說爲『一方盡見』明矣。一方盡

見，而所謂中者，必在正南。《書今文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見《書正義》鄭注《月令》云：『凡舉昏明中星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二說俱本《考靈曜》見《禮正義》。戴法興謂『星中於衡陽』，見《宋書・律曆志》。『衡陽』見《淮南子》，謂衡山之陽，於漢爲巳位。或作『衡陽』，太衡，巳也。王應麟謂『星中於未』見《困學紀聞》，以之說經，謬矣。鄭謂『《月令》舉月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尚書》總舉一月』者，《尚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尚書》仲夏星火，而《月令》季夏之中星火；《尚書》仲秋星虛，而《月令》季秋之中星虛，此一月及後月初之說也。《尚書》日短星昴，而《月令》季冬之月方云婁中，如此實差一月。古經師無理此義者。後人爭言歲差，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曉，且歲差則十二月皆同，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見《書正義》，不悟季春朱鳥三次，不能俱在南方，《月令》季冬亦並不昴中。尋鄭言『四時中星一方盡見』，春則星鳥七宿，夏則大火在三次中，秋冬虛昴皆居七宿中，實爲一方盡見。云『總舉一月』，則冬至前該大雪，後盡小寒，昴爲七宿之中，冬至日短昏早，昏時昴未至正南。堯以天象大體言之，謂星爲昴，《月令》以實測，故季冬猶未昴中，此可以『一方盡見』之言反之也。歲差之義最富，而猶窮於《書》《禮》中星，何承天、祖沖之、僧一行又僞爲已曉者而謾言之，故推鄭義以明《書》《禮》中星如此。又言天者所謂月朔望之外，皆以節氣、中氣言之，《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未中而星中，是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朔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圖》《書》漏洩，《緯》或有皮傅，而《書・禮正義》謂『《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可謂遁辭也已。

又卷七《園燕山燕義》　《夏小正》云：『二月囿有見韭』，傳曰：『囿，園之燕者也。』『四月囿有見杏』，傳曰：『囿，山之燕者也。』按《國語》云：『囿有林池』，注云：『囿，苑也。』《周禮・囿人注》云：『今之苑。』《說文》云：『囿，苑有垣也。』《詩》亦言靈囿，以供遊息，若園則種韭，山則樹杏。《小正》不言園有韭，山有杏，蓋就王言之。以王當於囿中見之，故傳析言園之燕、山之燕，言園垣中可燕息之囿有韭，山垣中可燕息之囿有杏。王燕於此，得見時物，以知民事。蓋囿之義明，則『見韭』『見杏』自明，如古傳之最工者。

又卷一〇《蓋天論》　《晉書・天文志》云蓋天『本庖犧立周天曆度』，李淳風注《周髀》，故能信蓋天之義。《開元占經》引劉智《論天》云『或問言黃帝爲蓋天。』《太平御覽》引劉氏《曆正問》云：『黃帝立蓋天，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實疎，不勞後人飾之。《晉・天文志》、《開元占經》並引王蕃云：『爲蓋天者，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陽陰所不至，目睛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知諸緯皆蓋天。又云：『周衰，渾天廢，乃有蓋天。』則蕃鄉壁虛造，顚倒是非矣。謂蓋天爲《周髀》者，是其算法。《太平御覽》引《安天論》云：『周髀，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賀道養《渾天記》云：『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術。』今覽《周髀》，則周句髀股，而《周髀》又明言當周立表，虞喜之徒，豈得不覽而爲姓周名髀非周法之說？《宋書・天文志》云：『假託之書，號曰《周髀》。』不知其術本異，而以古人爲僞。《隋書・天文志》載揚雄難蓋天八事，其難義甚疎。《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用蓋天，則日月出入不定。《唐天文志・大衍議》云：『誠以爲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此皆非蓋天之失，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人之說全異。三國以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藝文類聚》引吳姚信《昕天論》云：『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此以冬日短、夏日長言之。不悟冬夜卻長，夏夜卻短，而強爲之說。《開元占經》引劉智《論天》云：『渾蓋二器，皆古之遺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自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賈逵、張衡、蔡氏、劉洪、鄭玄，此九君者，不論合渾蓋之用。』不悟司馬遷幷不知有渾天之法，何由論合。《北史・信都芳傳》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不悟渾天亦得仰觀，渾蓋異同，幷不係此。《梁書・崔靈恩傳》云：『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

立義，以渾蓋爲一焉。』不悟截蓋天第四衡爲赤道以南，則反之，既成渾天，必無再通蓋天之理。《隋書・天文志》云：『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立新義以排渾天。』武帝蓋以西域佛說，合於古緯，故一意用蓋天，《隋書》以爲新義，非也。《開元占經》載其說，乃在天體渾宗中，尤非也。

又《史記用蓋天論》　蓋天之名，非古也，渾天之義，又非古人所知也。《史記・律書》：二十八宿起東壁，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弧、狼、罰、參、濁、留、胃、婁、奎。初疑是秦及漢初法，然顓頊法，日在起營室，此起東壁，依天左旋，以天門爲始，後世渾天學起，始別古法曰蓋天，此蓋天家通法也。《唐書・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輿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今《月令》有畢、有東井、有柳、有觜觿，而《律書》有注、有弧、有狼、有罰、有濁、有建星，彼此不同。仰觀於蓋，當度各異，眞古法也。又七星在張之東，罰在參之南，則日在之度，當先參後觜，先張後星。後人治憲，皆不用其度。楊光先與西洋人爭，惜未能明此義。而或一切以渾天繩之，則古人之制不明。又昴爲留，云稽留，故《詩・小星》昴、裯，猶爲韻。奎云主毒螫殺萬物，則當依徐廣本作『圭』，尤非渾天所有。箕義云『萬物之根棋』，徐廣本作『橫』，則棋非基無疑。太一十神之君棋、臣棋、民棋，沈括《筆談》謂是『基』字，因唐諱改棋。熙寧中領太史，欲正之而未能也。《雲麓漫鈔》亦言十神君基、民基，唐明皇諱爲『棊』，至今不改。今所見丘濬《太一淘金歌》，已改從『基』，其亦未之思矣。嘗愛太一十神遁甲六壬，亥爲天門，爲渾天以前古義。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況以之說《史記》，又進而說經乎？又況以回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疎漏之說也。此則沿革不可不明，而經史之注疏論議，不讀之亦可也。徐廣本『根棋』作『根橫』，亦作『根柢』。其作『橫』者，棋誤；其作『柢』，亦從『木』不從『土』也。

又《恒星七曜古義》　《後漢書・律曆志》云：『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同。』其說行之最久，置算亦易。漢人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晉書・天文志》云：『周髀家言，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所謂天者，非指恒星。渾天家借恒星以爲天，非古說也。若恒星之天，可云牽日月以西沒乎？《晉志》又云：『其不合者，惟有夏曆。』《淮南・修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日月星辰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此夏說也。《宋書・天文志》云：『劉向《五紀論》：夏曆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律曆志》云祖沖之曰：『夏曆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此所謂不揆道眞，妄爲譏毀，使後人所造，則必依傍渾說，更無古趣矣。夏法七政西行，則注《夏書》者必宜用之。《明史・曆志》云：『洪武十年三月，帝謂諸臣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曆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明太祖開創聖人，不必詳知古算，儒者以《夏書》之說，即以通概古今，是又失之，此蓋天之一說也。《白虎通》引《尚書刑德放》云：『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天左旋，地右動。』《藝文類聚》、《開元占經》並引《元命包》云：『地所以右動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而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巳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恒星爲地之精。』《文選・史述贊》注引《河圖》云：『坤德布精，上爲列星。』《說苑・辨物篇》云：『二十八星，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開元占經》引《靈憲》云：『星體生於地，列居錯峙。』《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日月之精爲星辰，星辰生於地，地右行，日月右行。』則恒星右行，此蓋天之又一說也。知此，則言黃帝至虞殷，至秦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行』；言夏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西移』；言四分至授時者，宜曰『恒星西行，七政東行』；言時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移』。如此，則經不僞，算不淆，言可立，術可久，而春秋分野之占，《史記・律書》，由東壁而營室，而至畢，古義燦然，不煩解說矣。

又《古憲論》　《漢書・藝文志》：《黃帝五家憲》三十三卷，《顓頊憲》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憲》十四卷，《夏》、《殷》、《周》、《魯憲》十四卷，所謂六家古憲。《律曆志》云：『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其所紀，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

憲》。』蓋中外異本。又伏羲、神農、少昊、高辛、唐堯、虞舜，其治憲，亦有端緒可尋。前世傳者，《續漢書・律曆志》引《洪範五紀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憲，不如史官記之明也。』《宋書・律曆志》引《五紀論》云：『《黃帝憲》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杜預《長曆》云：『春秋七百七十九日，《夏憲》得五百三十六日，眞夏曆得四百六十六日，《周憲》得五百六日，眞《周憲》得四百八十五日。』是夏周二術並行，顓頊術同。又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憲，以推春秋朔日。』又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憲以考《春秋》，皆不合。』是古憲漢時尚存也。今知古憲大要，天度四分，又無歲差。《續漢・志》賈逵論云：『古《黃帝》至《周》《魯》，冬至皆在建星。』建星，今斗星也。云今寸星者，謂漢冬至在斗。據《周髀經》言，則庖犧、神農時已然。《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顓頊術，人元乙卯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在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邕意《月令》周制，是由《周髀》，伏羲至周由賈逵，黃帝至漢由蔡邕，《顓頊》至周，推日皆同，則古憲不知有差。戴法興據賈言以難歲差。又云：『古之六術，並同四分。』祖沖之遂云：『古憲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校《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又《詩・十月》辛卯日食。梁《虞劇》、唐《大衍》、元《授時》，以己術推之，在幽王六年，而周魯憲無可考。《正義》乃云：『古憲書亡矣，今世有周魯法。』蓋漢初爲之。其文無遲速贏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法考此日食者。此皆不揆道眞，強爲論議。減四分，求交食，定歲差，乃後人推得，古人本所不知，非其術僞也。《宋書・曆志》云：『何承天言：三統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今按雄《法言・重黎》篇云渾天：『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又覽其難蓋天八事，於天學甚疎，若用三統，則自古經傳，皆各用其時憲法，雄烏從豫知後世有承天法，且承天法後亦不驗。自蔡邕以後世法說《月令》，而注與經背，久之，時術又改，展轉相謗，其注亦廢，是經義終不能明。注說又不可用，無益於術，而有害於經。是故說經傳者，當知其時，布算立度，而各申其旨，則於天學沿革，當明古憲，不可不知也。《周髀算經》云：『古有庖犧立周天歷度。』又云：『古者庖犧、神農，制作爲曆，度元之始，見三光未如其則，日月列星，未有分度，乃定其法，日月俱起建星。』《太平御覽》引《春秋緯》云：『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羲乃合，故以爲元。』《管子・輕重戊》云：『虙犧作造六峚計字以迎陰陽。』《事物紀原》、《玉海》引《通曆》云：『太昊始有甲曆。』楊泉《物理論》云：『疇昔神農，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亦見《藝文類聚》。是日度節氣，詳於二聖。《漢書・律曆志》有司劾張壽王云『官有黃帝調曆，不與壽王同』，則黃帝書在漢有徵。《續漢志論》云：『皇犧氏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暨於黃帝，頒示文章，重黎記注，象應著明，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元辛卯，於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晉書・律曆志》云：『昔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憲。』皆謂伏羲時有算法，黃帝時倉史作文字，始有迎日推策之文。《史記・世表論》云：『余讀牒記，黃帝以來，各有年數。稽其憲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續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憲書始黃帝，其『不同乖異』，由於置算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曆離日月星辰。』《文選》注引《春秋命曆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曆書》云：『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素問》，其時以斗建寅月爲始，而置算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僭，人用瞳矇，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爲也。』儒者以黃帝有譜牒之傳，託始黃帝，其書後亡。所謂四法者，漢時猶及見之。《北史・李業興傳》云：『業興以黃帝辛卯，《殷憲》甲寅，徒有積元而術數亡缺，乃修之，各爲一卷。』則其時黃帝法及殷法俱已亡，故沈括《夢溪筆談》云：『自顓帝憲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憲者，凡二十五家。』不計黃帝及殷也。而《宋史・曆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販引，實則南

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僧一行等，訛舛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言：少昊鳥紀官，鳳鳥氏，曆正也，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啓，丹鳥司閉。《顓頊》，則《續漢・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術元起乙卯，施用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曜鈎》云：『顓頊並乾，上法月參，集歲成紀，以理陰陽。』則章閏之法。故祖沖之、何承天言古憲章，歲皆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概之。沖之又云『《顓頊》元在乙卯』，《命曆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謂憲爲僞。按漢爭甲寅元官，指爲殷法。又《續漢志》云『圖書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朔卻差一日，則《命曆序》改《顓頊》乙卯爲甲寅，以圖書漏泄，漢人已明言之，沖之並不深思，但對簿籍干支，宜謂僞也。高辛之憲，《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大戴・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魯語》展禽云：『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注云：『次序三辰，以治憲明時。』《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高辛氏，歷日月而迎送之。』《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按《楚語》及《史記》，並言顓頊後堯育重黎。《太平御覽》引《文曜鈎》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鈎》。然《史記・曆書》云：『顓頊後重黎。』《天官書》云『高辛之前重黎』，亦謂顓頊之世，緯或誤斷此文。又唐堯儀器，必不當名渾儀。《宋書・天文志》徐爰引鄭『璇璣玉衡』注，謂之渾儀，亦爲此緯所誤。此緯文不應經史，不足引據也。堯實育顓頊之重黎，即位後乃命羲和。據《易緯乾鑿度》云：『元憲無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云：『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五行大義》引《春秋文曜鈎》云『堯眉八采』，是謂明曆象日月，陳制考功。《續漢志・改四分詔》云：『《尚書璇璣鈐》曰述唐世放堯，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是堯憲雖無書，要已改朔立元爲推術。《四分》通法獨言述唐者，漢自以堯後，故以《四分》法歸堯。《宋書・曆志》魏楊偉表云：『在唐帝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憲初。』是唐正朔用丑，置算則起子半，與殷同法，皆上承黃帝。若《顓頊》則算起立春。虞、夏、秦因之。《晉書・曆志》董巴議云：『顓頊以正月爲元，夏爲得天，以從堯舜，承顓頊，故也。』是巴不知唐時正朔建丑也。虞法可知者，改唐法，開夏法，元用戊午。《大戴禮・誥志》云：『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歲，經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叶月，夏亦同之，皆用顓頊法。《唐志・大衍日度議》云：『《顓頊》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朔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其實夏憲也。』按夏自有憲，但用顓帝術。夏用丙寅，不得以甲寅爲夏憲，顓帝用乙卯，而此甲寅者四分，後圖書漏泄。又《五紀論》，言有二術：一行乃謂是夏憲，然則秦漢亦從顓頊法出，得謂顓頊憲、夏憲實秦漢憲乎？一行止知算法，唐人誤以爲宏覽，實則止習《史記》以下《律曆》、《天文》二種，而文義不屬，顧此失彼，又好議論迷惑人也。求夏憲之異者，《宋書・天文志》引劉向《五紀論》云：『夏憲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按《淮南・修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太平御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通人揚子云因衆儒之說，以爲天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是蓋夏憲推步之法，爲夏書師儒之說。《宋書・律曆志》祖沖之云：劉向以爲夏憲特違衆法，後人所造。則又不然。七政西移，自違衆法，謂月行遲，則月生三日，日將入而月見西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無朒朓側匿之說，與《五行傳》不合，向所不喜，無以難之，即以爲僞。不知西移自一代之法，不以通於前後，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夏憲特妙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續漢志》注如此，《開元占經》作『古』。憲晷景之法以爲率也，則九道陰轉之法。《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內外舒疾，惟夏憲知其不同，故《續漢志》霍融上言，刻漏不如夏憲密，其春秋分相逐，晝夜刻不相應。明徐光啓以近遠推日行距地，用定氣置閏，以爲采自西洋，謂是新義，亦不詳檢古書之過。又天南北度數，義明於此，發斂舒疾，可以測知。而古人百度，則得數有常。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六刻爲古初，亦不悟古今各異制，妄造故實也。《晉

書・志》董巴云：『殷憲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正建丑，算則起冬至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甲寅元，冬至起於牛初，謂是殷法。』《晉志》姜岌引《命曆序》云：『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憲，使其數可傳於後世。』《續漢志》云：『甲寅元，於孔子時效。』蓋孔子見魯曆多失，退修殷憲，存其數，非以追改二百四十二年之朔望。而岌云『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唐一行《大衍中氣議》亦云：哀平間治甲寅元憲者託之，非古也。是眞不明理之談。又《詩正義》引《五紀論》云：殷憲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北史・李業興傳》亦言殷憲徒有積元，是其書本不詳。《宋書・志》祖沖之云『殷憲日法以九百四十』，而《乾鑿度》言殷憲『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則殷憲必妄。按日法九百四十，所謂古憲，皆四分中得二百三十五。《乾鑿度》云：『紀日甲寅，積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得一月，是月法與四分不相涉。即俱以月法言，九百四十，亦不違異。《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一月。』是殷憲與《乾鑿度》正合。沖之之言，斯爲妄矣。周魯二法，唐時猶存，《太平御覽》引董巴云：『武王作周憲，周公作魯憲』，其可知者。唐《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憲，南方有狼狐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月令》中星沿之。《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則算起冬至。《孟子》云：『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致。』周法，積元也。《大衍中氣議》云：『殷法中氣，後天；周法合朔，先天；魯法又先周四分日之三。』此自古法之疎。《春秋正義》引《釋例》云：『魯法不與《春秋》符，殆後來好事爲之，非眞也。』不悟左氏於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再著官失，又漸修之，則法與事不相應。又頒朔則日官周法，不頒朔則日御魯法。《春秋》本行二法，不符於魯法，愈爲眞也。《大衍合朔議》云：『《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殷魯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先一日者二十二，後一日者九。』其僞可知矣。不悟《曾子問》：有祭，遇日食則接祭，牲未殺則廢。朝遇日食，則廢。禮，從救日。送葬遇日食，不知，復時則聽變。古無推日食法。《後漢書・鄭興傳》云：『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頃年多在晦』，皆月行疾，不以爲算疎。魏黃初以後，始課日食疎密。《宋書・禮志》魏正元二年，史官答大將軍云：『自漢故事，日食必當於交。』甲寅詔書，有備食之制，無考負之法。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言：『建巳月日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枚本《胤征》，謂季秋日食，史官不知，至用兵誅殺之，且引政典，有先時，不及時者，殺無赦。於經傳皆不可通。《大衍》乃謂殷、周、魯三憲俱僞。且古法疎，日食不當其法之朔，古人所以有食晦、食二日之占。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三十六食，必多失載。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再比月食，不入食限，則《春秋》止三十四食。宋衛朴法，除莊十八年不入食，餘三十五皆云得之，則比月食亦入食限，知自來算家，皆自欺之談也。《續漢志》劉洪上言：『己巳《顓頊》，秦所施用。』蔡邕議云：『漢承秦用《顓頊》，元用乙卯。』《漢志》張蒼云：『《顓頊憲》，比於六憲，疎闊中最爲微近。』則秦及漢初，又以立春起算，至改《顓頊》作《太初》，起子半。自後史志，列之燦然矣。《史記・曆書》云：『昔自在古憲，建正作於孟春。』古憲者，謂秦及漢初用《顓頊》、《虞夏憲》。《索隱》云：『古憲謂黃帝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漢志》言『上元太初』謂太初之推算上元，非古有憲名上元太初也。若漢之太初法，不得謂之古憲，古憲不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意也。世之善遁辭者，說三代，則曰此何承天所不屑言者，才述宋齊，則又曰此徐光啓所不屑言者。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事有沿革，貴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申厥旨，而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之。

又《九道論》　《隋書・天文志・蓋圖》云晉侍中劉智曰：『昔在聖王，治憲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此作志者竄改之謬也。《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智文云：『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數，準辰極，制渾儀。』又云：『昔者聖王，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用之以見天象，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焉。』

象天體，亦極在於中。而朱規爲赤游，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爲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宿度之進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退，靈帝時，泰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是智意渾天出蓋天，渾天中有九道，其實三家說天，先爲宣夜，後則《周髀》，《周髀》之後，乃始有九道，九道法明，始有渾儀。渾儀亦曰渾天，渾天既立，則別出《周髀》之法曰蓋天，紛紛之名，由後目之，非古有也。張衡《靈憲》，止題渾儀，不曰渾天。蔡邕《上天文》意，先論三家，曰《周髀》不曰蓋天，渾蓋之名，揚雄、桓譚私名之。時未承用，趙君卿注《周髀》云：『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吳陸績、王蕃、晉劉智復言渾蓋，又所見不遠。覽《史記》有『命南正司天』，即謂渾天始於顓頊。劉智《問答客》引黃帝立蓋天，二者皆無稽之談。渾儀，漢始有也。《書》言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天官書》謂北斗七星，《索隱》引《文曜鈎》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璿璣。』晉《隋志》引《文曜鈎》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其言怪謬，殆因智言竄改，今無可證也。又引《考靈曜》云：『觀玉儀之游。』鄭云：『以玉爲渾儀也。』詳緯文。璿璣玉衡，確是斗極，又別有玉儀，非璿璣玉衡，亦非渾儀。劉昭《天文志注》引《星經》，亦云：『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太平御覽》引《大傳》云：『璇璣者，北極。所旋者微，而所動者大。』《周髀算經》亦以斗極璿璣玉衡所指爲言，知古書說同。而馬鄭說《書》及《大傳》，謂爲考視渾儀，見《史記・五帝本紀・天官書・集解》、《索隱》、《正義》引，又《宋書・天文志》徐爰引鄭《書》注。亦以其時所尚，追況名之。覽者不察，直謂堯時有漢以後儀器，先後錯序矣。邊韶云：『劉歆以經緯推廣九道。』賈逵云：『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二條俱《續漢志》。則西漢儀器，尚無九道，劉歆但究其義耳。東漢施行未久，而月行三道之義已出，是九道出於緯，爲渾天所從生，渾天立而九道反廢。渾蓋先後、九道進退之說，見於簡冊者，是非無定，要皆虛憍之辭，不足爲憑者也。

又《四分論》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是天不可言度，以日行測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則天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又有小分，此不易之理也。《宋書・律曆志》祖沖之云：『古之六憲，並同《四分》。』《詩》正義云：『古憲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宋史・曆志》亦云：『自《四分》憲及古六憲，皆以日行一度，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爲周天。』語有淵源，古人見六憲者傳之，黃帝調憲有四分，明也。《尚書・堯典》云：『期，三百又六旬又六日。』謂第六日即當期。聖人語自精審，非略舉大數。《易緯・稽覽圖》云：『每期三百六十六日，每四分亦是期法。』言第六日爲四分，如《易》云『七日來復』也。《正義序》引鄭注『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但六日有餘，便是復在七日，期在六日。故《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尚書》言六日以存期法，若布算，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晉姜岌云『殷憲以四分一爲斗分』，又云『《四分》法粗』《晉志》，非殷法獨如此。姜岌以甲寅元爲殷法，遂屬之殷憲。《易緯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乾元序制記》云：『二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開元占經》引《春秋元命包》云：『日行一度以立序，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宋書・天文志》引《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又《後漢書・王符傳》注單引《洛書》，並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周髀算經》云：『三百六十五日謂之經歲，餘四分日之一，積四年而增一日。』日度皆四分也，古無天周歲實之異，故古緯日與度互見一條中。賈逵云《續漢書志》《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非謂整分，蕭吉《五行大義》引《考靈曜》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蕭得見緯，可信也。《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析計之亦四分，其度分以日名，無四分不得度矣。斗無餘分者，斗不當起算度之分。古四分，或在斗，或在箕，或在室，或在虛。《考靈曜》四分所在，以《顓頊》夏法則當在室四度下，謂之室下分。其四法，則在冬至日所在之後一度，曰斗下分。《晉志》王蕃云『古緯斗下分，七百三

十三里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強』，《宋志》祖沖之云『六家憲其術斗分』，多謂古緯六憲爲斗分者，後人自以其時法目之，實不然也。依賈逵言，《考靈曜》四分即不在斗，又六憲之《顓頊・夏》憲皆起立春，得謂六憲皆名斗分乎？《淮南子・天文訓》云『星分度箕十一又四分度之一』，四分在箕者，漢初冬至在斗，則四分歸斗後箕下，是謂箕分也。冬至在斗、四分亦在斗者，如《三統》、《星紀》中爲牽牛初，則四分在牛初後一度、斗二十六下。蔡邕推《太初》，謂應在斗二十二據《續漢志》，則四分在斗二十二後一度二十一下。賈逵云亦據《續漢志》『《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初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小分在冬至後度下之證。沈括《夢溪筆談》云：『古以斗步歲，故衰秒謂之斗分。』此不知《考靈曜》斗無餘分及《淮南》箕分之義，又見宋人襲虛分而冒斗分之名，遂爲此不可通之說。賈逵《論憲》『《太初》三百八十五分』，實足補《漢志》之闕。而所謂三百八十五分者，其數未明。檢《晉書・志》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憲》云『《三統》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始知《太初》即《三統》法，其術多於《四分》，蓋過於六憲也。後漢復用六憲法行四分，元和詔造太史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續漢書志》，仍復古也，然《四分》古法，於小分實強。何承天云《宋書・曆志》：『《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是也。其後《乾象》法以五百八十九之百四曆五爲斗分《晉志》，黃初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二百五十爲斗分《宋書志》，景初以千八百四十三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晉志》，甲子元以二千四百五十一之六百五爲斗分，王朔之《通憲》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三百五爲斗分俱《晉志》，劉智以百五十之三十七爲斗分，《乾度法》、《宋書・志》。魏正光以六千六十之千四百七十七爲斗分，甲子元以萬六千八百六十之四千一百一十七爲斗分俱《魏書・志》，齊天保以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之五千七百八十七爲斗分，甲寅元以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之五千四百六十一爲斗分，周天和以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之五千七百三十一爲斗分，丙寅元以萬二千九百九十二之三千一百六十七爲斗分。隋張胄元以四萬八千九百之萬八百八十六爲斗分俱《隋書・志》，唐傅仁均以周天分三百四十五萬五千元作六千，今以一度九千四百六十四分推改。八百四十五半之千四百八十五半爲斗分，案此法最謬，應云以萬八千九百二十八之二千九百七十一，始成文理。《麟德》黃道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其度千三百四十也，二皆《唐志》文，謬。皆就四分增減。在室者，宋《元嘉法》以三百四之七十五爲室分《宋書・志》，何承天《論渾天象》，小分割三百四之七十五。《隋志》、《開元占經》。用室分者，《元嘉》以雨水言也。在虛者，《大明法》以周分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之萬四百四十九爲虛分《宋書・志》，時冬至在斗，《大明》欲七曜起虛，以爲正位，故置小分於虛。室分虛分，義皆別也。《大衍・中氣議》《唐志》云：『古術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元嘉》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德》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其言皆以萬分御之，而其說實不讎。一行多欺人之談，大臣雜以佞佛，不究校也。《曆本議》《唐志》云：『歲分曰策實，天周曰乾實。』依其本法推之，歲實百一十萬三百四十三，乾實百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以三千四十爲通法，《四分》得七百六十，歲實不足十七，乾實贏十九，合之得虛分七百七十九太，因得歲差三十六太，此乃減歲實益天周。以漢魏法範之，實以三千四十之七百四十三爲虛分也。其後五紀正元宣明崇元周欽天宋應天乾元儀天，小分俱在虛，曰虛分。以上本《唐》、《五代》、《宋史》。《崇天法》，周分三百八十六萬八千六十五秒二斗分千九百五十八。《明天法》，歲周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以元法乘三百六十五，得斗分三百五十。此二術小分俱在虛《宋志》，其沿用虛分算仍起冬至。蓋術士不明天體，雖祖沖之之意亦不能解，而號爲斗分，徒見晉宋人稱六憲爲斗分，從而效之，不深思六憲故無斗分之名，又不視其渾儀，分故在虛，而造爲以斗步歲之談，信明理者少也。其後則名爲約分《宋史・志》，又小分不在斗箕室虛者，分於各宿。《宋・天文志》所載《景祐法》始也。《律曆志》以爲皇祐，《元史・表》又謂之宋崇寧。元《授時法》復用古《四分》，《授時曆經》《元志》云『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度百分度之二十五』是也。以一度爲萬分，則四分，歲周二千四百二十五，天周二千五百七十五，以御古今強弱而知天行，其分則散於各宿。明《大統法》同本《明史・志》。計自西漢增四分，東漢行四分乾象，又減之，大率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本《晉志》、《開元占經》引王蕃《渾天象說》。與《春秋緯》數小異。王蕃之言，時所承用，自後或增或減。鄭注《乾鑿度》云『置一歲積日爲實』，其法必通分乃成，

從時而見，故言者無常也。《周髀算經》云『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四百六十五』，又云『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則正四分也。《續漢志》云『在天成度，在憲成日，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則減四分也。是古人命度未有觚不觚，不依日而散分於各宿者。《開元占經》所載《九執法》，言天竺度法三百六十，此則譯誤。《九執》但取易於布算，分天爲十二相，相作三十分，與自古言日度無涉。而譯者取以當度，惑亂名實。明時用《回回法》，亦踵其失，曰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夫無日不可謂度，彼自置三百六十算耳。謂之爲度者，中國賤工冤誣之，意大里亞又爲《回回法》所賣，而不能改也。嘗恨宋散小分，唐以度譯整分，爲不知天日，因就西說，天分三百六十度，又分三百六十日，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三三圈五一六九歲過三百六十分度之五十一，無歲實天周，以古法範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三百五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萬五千一百六十九分度之八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爲箕分。薛鳳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西法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今測定二四二三四四二，亦減四分而深諱之，以有三百六十度在於官書，不敢自陳，則甚矣，西洋之爲《九執》、《回回》所愚也。

又《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占經》載《九執法》，及見三本，合之猶是完書。《唐書・志》云：『《九執》以開元二年二月朔起算。』此書實用明慶二年丁巳二月一日，《志》蓋誤也。算法當合天下知識古今考驗，異域書自不當棄之。唐明皇帝使瞿曇悉達譯《九執》，因其人用之，誠是；獨怪則天使瞿曇羅作《光宅憲》，後卒不行。明皇復使僧一行作《大衍憲》，其時瞿曇譔以明憲稱，在局妄生議論，又必使悉達領太史監事，非惟士大夫貽誚，抑亦奪佛教清寂不與人事之理。姚秦譯《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持淨戒者，不得占象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憲數計算，不得參與世事』，結好貴人，而悉達、一行皆不能用。《大衍》采《九執》則明著之。《大衍五星議》云：『天竺憲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趨之行疾，舍之行遲』是也。開元二十一年一行歿，瞿曇譔陳元景挾宿憤，奏《大衍》寫《九執》，其術未盡，詔校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僅得一二。此僧徒嗔妒戾謬，同類相傾之明效。然《九執》之術，頗傳於民間。《五代史・司天考》云：『初唐建中時，術士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曰《七曜符天憲》，世謂之《小憲》，止行於民間。』焦竑《經籍志》有《曹公小憲》一卷，云李思議重注，本天竺憲法。今檢《九執法》云『白博义二月春分朔』，於時曜纏或作躔婁以起算，《小憲》但遲三年，用雨水起掩其迹耳。《九執》不用積年，《小憲》因之。馬重績《調元憲》、郭守敬《授時憲》、明《大統憲》及西法皆依之。中土以次相嬗，西法接《九執》也。《困學紀聞》云：『《七曜符天憲》，一名《合元萬分憲》，傳至《調元》，其法最行。』檢《九執術》注云：『羅睺或譯爲風，或譯爲食神，《河圖》言：暗虛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亦謂此怪靈也。《舊五代史・曆志》、王朴表上《欽天憲》云：『臣檢討先代圖籍，古今書史皆無食神首尾之文，此自胡僧之妖說也。』今法四餘，則羅睺、計都、紫氣、月孛。晁公武《讀書志》云：『秤稱，草式。星經》，不知其術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初中交食之會，可以意求，惟氣孛無稽，而術家獨以爲效，且曰土木於五星之行最遲，而爲吉凶最久，故有餘氣，然實無此四宿也。而《佛大集經》又獨以邏荷即羅睺與日月五星爲八宿，又截日分配七政。《素問・天元紀大論》王冰注云：『七曜謂日月五星，今外蕃多以此法爲舉動吉凶之驗也。』《唐志・曆算》有《都利聿斯經》二卷，云貞元時都利人李彌乾所將至，其術以推十一星而知人吉凶貴賤，又有文殊所說《宿曜經》一卷。檢釋藏『優』字函，則乾元二年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其《宿曜曆經序・七曜直品第四》云：『一日一易，七日一周。』又二十七宿所爲吉凶曆，名《三九秘要》，起畢軫女，獨不用牛宿。又云：『上古白博义二月春分朔於時曜纏婁以爲歲元。即《九執法》，皆文殊所說佛國用者。隋譯《起世經》，有白月黑月，《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有房宿日，《五百比丘因緣品》有昴宿日，《迦葉三兄弟品》有鬼宿日、翼宿日，法皆相證。唐李涪《刊誤》非笑其術，云：『賈相國譔《日月五星行曆》，一日直一星，則是唐堯聖曆《甘石星經》皆無憑準，何所取則？』其論甚正。時曹氏七曜，賈相《行曆》，營食眡祥，意各有主，《調元憲》求便民，兼以授時；王朴作《欽天法》則盡刪之，朴亦剛矣哉。唐時異說最多，唐人作《隋志》，所見者，有《婆羅門捨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

《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又有此《五通仙人九執法》，何譏乎則天、明皇以憲委之釋氏也？繼此則罽賓國開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見《舊唐書・西戎傳》，吐火羅國開元七年表進解天文人大慕闍，謂智慧幽深，問無不知，見《冊府元龜》。元則有西域《札馬魯丁萬年法》，明時重譯默納特國王馬哈麻《回回法》，又納意大里亞人《九執》。自曹士蔿、馬重績後，《明志》謂正德十三年博士朱裕，請令本監官生推驗西域《九執法》，其名復著。意大里亞人至中國，中國奸徒助以《九執》、《大統》、《回回》三法，雜合一書，後乃漸習古說，稍易其名目，題曰『西法』。其所謂中法者，則是《大統法》。《大統》本《授時》，又雜以《回回》，尤多外國之說，或乃持之以與所謂『西法』者爭。明時《九執法》，其官書正曆曆術皆無之，天文總占類，有《開元占經》百一十卷，當時請推驗，亦檢《占經》，明矣。《九執》之法，在唐、宋、明之迹如此。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胡泳言朱文公說二十八宿紀度數，如量地言至某州郡若干里，借以爲限節。』高麗國有《九執曆》正如此，則宋時朱子得見《九執》單行本。檢《九執》，非特不推積元及羅睺之名，其算以九字，十則進位，天度不收沒日，度分三百六十，確符律管，更無奇贏，刻分以整置算，起春分，皆西法也。嘉慶丁卯二月朔。

清・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六《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壞戶』下有『景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間改爲『塵角解』，已奉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星宿》　天文之道，杳冥難測。然觀星不外遲、留、退、復四字。一度約有地三千里。如東方角、亢、氐三星，界辰卯二宮，占五十度。房、心、尾、箕四星，界卯寅二宮，占三十八度。角二星、亢、氐、房皆四星，心三星，尾九星，箕四星也。角主造化萬物，亢主奏事。氐，路寢也；房爲車馬；心則中主天王，前太子，後庶子。尾，后妃之府；箕，口舌也，主風。北方斗、牛、女界寅丑子，占五十度。虛、危、室、壁界子亥戌三宮，占五十六度。斗、牛皆六星，斗主進賢，又主壽；牛主犧牲，道路也。女四星，主嫁娶、布帛。虛二星，主虛耗、哭泣。危三星，主祭祀。室、壁皆兩星，室主土功、軍糧；壁主文章，爲天下圖書秘府。西方奎、婁、胃界亥戌酉三宮，占六十度。昴、畢、參、觜界酉申未，占六十二度。奎似破鞋，十六星。婁、胃、觜均三星，昴七星，畢八星，參十星。奎主兵，婁主苑牧，胃主儲藏，昴主獄喪，畢爲雨師，觜主收斂，參爲忠臣、孝子。井八星，主水衡也。鬼主視明察奸，四星，方如木櫃。柳主酒食，八星，如垂柳然。星七星，主衣裳、文繡。張六星，主天廚、賞賚。翼二十二星，主文籍。軫四星，主樂府、車騎。南方井、鬼、柳界申未午，占五十四度。星、張、翼、軫四星界午巳辰三宮，占五十五度。此二十八宿也。至於太微垣十星，天市垣二十二星，紫微垣中五星，外十五星。至於大角，天子之棟梁也。貫索，刑獄也。織女主果蓏，河鼓主鈇鉞，天津主津梁，北落師門主軍兵，土司空主水土，天困主給御糧，五車主天下兵車，天狼主殺掠，南河主火，主南道，北河主水，主北道，軒轅主雷雨。五帝座，中央，四方五帝之神；老人星主人壽之類，不可枚舉。土、木二星所至之地有福。火星若國有道則疾行而東，否則留而降罰。金、水星則皆占兵矣。金精降地化爲壯夫，木精降地爲貴人，火精降地爲妖，爲童兒歌謠嬉戲，水精降地爲美婦淫亂，土精降地爲一二百歲老人。木星十二歲而周天，火星二歲而周天，金星一歲而周天，水星一歲而周天，土星二十八歲而周天。北斗七星，一名樞精，二、三名璇璣，四名權，五名衡，六名開陽，七名搖光。凡看星，須秋高氣爽，萬里無雲，須在曠野。初學時，以竹筒橫於竿上，管中窺之。須先認三垣、二十八宿，其餘羣星不但不必識，亦不勝其記矣。

又《時令》　欽天監衙門有天文八儀：渾天儀、象限儀、紀限儀、地平經緯儀、三辰儀、六合儀、偏度儀、距限儀。八儀之外有距度儀。欽天監門一對曰：『夏至三庚入伏，立秋五戊爲霜。』蓋春木生夏火，而夏火何能生秋金？火則剋金，故必要三伏。伏者，火伏而生土，生土然後能

生金也。故官常之穿黃衣者，助土也。夏秋皆着白衣者，助金也。如不伏則火剋金，而天道或幾乎息矣。霑者，陰雨也。俗曰：『戀霑不戀霑，只看八月十二三』是也。土旺四季，每季十八日，而夏季則土最當令，一年共旺七十二日。

又卷三《星曜行度》 星曜行度：太陽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一宮，一年行一周天。太陰一日行十三度，兩日半行一宮，一月行一周天。歲星，木也，主春，順或五日行度，大約一年一宮，十二年一周天。熒惑，火也，主夏，順或日半行度，大約兩月一宮，二年行一周天。鎮星，土也，主四季，順或十日行一度，大約十八月一宮，二十八年一周天。太白，金也，主秋，順或一日行一度，大約一月一宮，一年一周天。辰星，水也，主冬，順或一日行一度，大約一月一宮，一年一周天。紫炁，木之餘，二十九日行一度，大約十九月一宮，廿九年一周天。月孛，水之餘，九日行一度，九個月一宮，九年一周天。羅睺，火之餘，十八日行一度，十八月一宮，十八年一周天。計都，土之餘，亦十八月行一度，十八月一宮，十八年一周天。度順行，宮逐行。惟羅、計二星度逆行，宮順行。凡日月逢羅、計二星必食。

又《日躔度》 正月日躔娵訾，二月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十一月星紀，十二月元枵。

節氣部

綜述

《易緯乾鑿度》卷上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質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鄭玄注：夫何爲哉，亦順其自通而已耳。當此之時，天氣尚淳，物情猶樸，是故伏羲聖亦因以質法化人，故曰以王天下也。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鄭玄注：人情變動，因設變動之爻以效之，亦大德之謂也。文王因性情之宜，爲之節文。鄭玄注：九六之辭是也。孔子曰：易始於太極。鄭玄注：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太極分而爲二，鄭玄注：七九、八六。故生天地，鄭玄注：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鄭玄注：萬物，是八卦之象，定其位，則不遷其性，不淫其德矣，故各得自成者也。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鄭玄注：其中猶自有斗分，此重舉大數而已。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鄭玄注：乾御戌亥，在於十月，而漸九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鄭玄注：四維，正四時之紀，則坎、離爲經，震、兌爲緯，此四正之卦，爲四仲之次序也。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鄭玄注：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故乾位在西北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略】鄭玄注：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陰道卑順，不敢據始以敵，故立於正形之位。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鄭玄注：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太初者，氣之始也。鄭玄注：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無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太始者，形之始也。鄭玄注：形見此天象，形見之所本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鄭玄注：地質之所本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鄭玄注：雖舍此三始，而猶未有分判。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鄭玄注：言萬

物莫不資此三者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鄭玄注：此明太易無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辭曰：易無體。此之謂也。易變而爲一，鄭玄注：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一變而爲七，鄭玄注：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形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七變而爲九。鄭玄注：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鄭玄注：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也。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鄭玄注：象形見矣。濁重者下爲地。鄭玄注：質形見矣。

《易緯通卦驗》卷下　曰：凡易八卦之氣，驗應各如其法度，則陰陽和，六律調，風雨時，五穀成熟，人民取昌，此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鄭玄注：取昌，衆富之言。故設卦觀象，以知有亡。夫八卦謬亂，則綱紀壞敗，日月星辰失其行，陰陽不和，四時易政。鄭玄注：綱紀，以喻數之大小，謂如八卦，主八卦是大也，爲之四氣則小。八卦氣不效，則災異氣臻，八卦氣應失常。鄭玄注：臻，至也。八卦之氣，不於時見於他，是非其常，故異多至。夫八卦驗，常在不亡以今八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各以用事時氣著明而見。鄭玄注：八月八日盡八日者，月弦日也。弦者，陰氣得正而平，此候氣在地屬陰。故八日弦時用事者，若乾立冬，坎主冬至之謂也。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復當卦之氣，進則先時，退則後時，皆八卦之效也。鄭玄注：卦氣進則先時，謂見其時之前，乾氣見於冬至之分是也。退則後時，謂見於其時之後也。夫卦之效也，皆指時，卦當應他卦氣，及至其災，各以其衝應之，此天所以示告於人者也。鄭玄注：卦氣進則先時，謂見其時之前，乾氣見冬至之分是也。退則後時，謂見於其時之後也。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氣出直乾，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萬物傷。鄭玄注：立冬之左霜降之地，右小雪之地，霜物未偏收，故其災物半死，小雪則殺物矣，故其災爲傷。乾氣不至，則立夏有寒，傷禾稼，萬物多死，人民疾疫，應在其衝。鄭玄注：不至，不見，氣微不見，而對受其災。至，疾疫，乾氣重。乾氣見於冬至之分，則陽氣火盛，當藏不藏，蟄蟲冬行。乾爲君父，爲寒，爲冰，爲金，爲玉。於是歲，則立夏蟄蟲，夏至寒，乾得坎之蹇，則夏雨雪水冰。鄭玄注：冬至之分，大雪，小寒之地，分屬於坎，乾氣見爲四陽相得，故爲火盛。當藏者，蟄蟲冬行。陽生出之夏，夏至即災行矣。爲君爲父，言或有偶。爲金爲玉，寶物將用也。立夏蟄蟲，災發將奇。乾氣退，傷萬物。鄭玄注：謂見於秋分之分也。坎，北方也，主冬至，夜半黑氣出直坎，此正氣也。氣出右，天下旱，氣出左，涌水出。鄭玄注：冬至右小雪之地，大、小雪二氣方凝，其下難，故旱。小雪水方盛，水行而出，涌之象也。坎氣不至，則夏至大寒雨雪，涌泉出，歲多大水，應在其衝。鄭玄注：亦寒不見，對受其災。坎氣見立春之分，則水氣乘出，坎爲溝瀆，於是歲多水災，江河決，山水涌出。鄭玄注：立春之分，大寒、驚蟄之地，分屬於艮，坎氣見焉，是謂水氣乘出，故歲多水災，江河決，溝瀆壞也。坎氣退，則天下旱。鄭玄注：謂見於立冬之分，霜降小雪，乾又爲冰，皆凝雨下難之象。艮，東北也，主立春，鷄鳴，黃氣出直艮，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霜，氣出左，山崩，涌水出。鄭玄注：立春之右，大寒之地，左驚蟄之地也。萬物之生，而艮氣見於大寒之地，故霜；艮氣見於驚蟄之地。山崩，涌水則出也。艮氣不至，則立秋山陵多崩，萬物華實不成，五穀不入，應在其衝。鄭玄注：微溫，微不見，亦對受其災也矣。華實之成，本其生氣虛命然。艮氣見於春分之分，則萬物不成，艮爲山，爲止不止，則氣過山崩。鄭玄注：春分之分，雨水、清明之地，分屬於震，艮氣見焉，過而動，是以崩也。艮氣退，則數有雲霧霜。鄭玄注：謂見於冬至之分，坎爲雲，雲之出，必由山，艮氣退則雲不興。雲霧霜者，其轉散所爲。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蛟龍出。鄭玄注：春分之右，雨水之地，左清明之地，物未可盡生，故半死，辰爲龍，震氣前，故見蛟龍之類矣。震氣不至，則歲中少雷，萬物不實，人民疾熱，應在其衝。鄭玄注：亦微溫，微不見，對受其災也。氣當見不見，推而晚，景氣如於秋分，人則病。震氣見立夏之分，雷氣盛，萬物蒙而死不實，龍蛇數見，不雲而雷，冬至乃止。鄭玄注：立春之分，穀雨、小滿之地，秀實當成之時，推而加焉，故令之不盈而死。陰陽之常審者，必待雲雷氣盈，故獨行，又過其節。震氣退，歲中少雷，萬物不茂。鄭玄注：見立春之分，萬物又過其節。巽，東南也，主立夏，食時青氣出直巽，此正氣也。氣出右，風橛木，氣出左，萬物傷，人民疾濕。鄭玄注：立夏之右，穀雨之地，左小滿之地。穀雨之地，有震，跌躁之氣，而巽氣見焉，故風橛木。風者搖養萬物，今失其位，爲之風，又乾物失位，則不能戾之，人則病。巽氣不至，則歲中多大風，發屋揚砂，禾稼盡，應在其衝。鄭玄注：始暑萬物不見氣，氣以對受其災。巽氣見夏至之分，則風，氣過折木。鄭玄注：夏至之分，芒種、小暑。巽氣退

則盲風至，萬物不成，濕傷人民。鄭玄注：謂見於春分之地。盲風者，應八節而至也。離，南方也，主夏至，日中，赤氣出直離，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赤地千里。鄭玄注：夏至之右，芒種之地，左小暑之地，芒種之時，可稼澤地。離者，燥物，而見於芒種之地，則澤稼獨生，陵陸死矣。赤地千里，言旱甚且廣千里。穿井，井乃得泉。離氣不至，則無日光，五穀不榮，人民病目痛，冬無冰，應在其衝。鄭玄注：暑微不見，亦對受其災也，離爲日月，目痛，離氣失故也。榮，光明類。離氣見於立秋之分。鄭玄注：大暑，處暑之地，離爲戈兵，失氣，故兵起也。離氣退，則其歲日無光，陰必害之。鄭玄注：謂見於立夏之分也，陰必害之，有薄食者。坤，西南也，主立秋，晡時，黃氣出直坤，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地動。鄭玄注：立秋之右，大暑之地，左處暑之地也。坤爲地，地主養物，而氣見大暑之地旱，故物半死。地氣失位則地動也。坤氣不至，則萬物不茂，地數震，牛羊多死，應在其衝。鄭玄注：始陳微見，亦對受其災也，地爲牛爲羊。坤氣見於秋分之分，則其歲地動搖，江河水乍存乍亡。鄭玄注：秋分之分，白露，寒露之地，此災物其道靜，坤氣失位，故動搖。見於秋之得兌，毀折附決之氣，故小大之水，或存或亡。坤氣退，則地分裂，水泉不泯。鄭玄注：謂見於夏至之分，夏者，離主爲日，日中之晷，先王以土地建邦國，坤氣失位而見焉。故爲地分裂之異，地分裂，水放逸，勢自然也。兌，西方也，主秋分日，白氣出直兌，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不生，氣出左，則虎害人。鄭玄注：秋分之右，白露之地，左寒露之地。兌主八月，其所生唯薺與麥，白露始殺，故使萬物不生。寒露殺氣浸盛，兌失位，虎則爲害。兌氣不至，則歲中多霜，草木枯落，人民疥瘡，應在其衝。鄭玄注：涼微不見，亦對受其災也，霜氣加於枝葉，故人爲疥瘡也。兌氣見於立冬之分，則萬物不成，虎狼爲災，在澤中。鄭玄注：立冬之分，霜降，小雪之地。虎狼，毛蟲，屬金。兌氣退，則澤枯，萬物不成。鄭玄注：謂見於立秋之分，兌能失位，而見於坤，坤爲地，故於澤則枯也。春三月，候卦氣比不至，則日食無光。君失政，臣有謀，期在其衝。鄭玄注：上既著八卦氣之得失，此又重以消息之候，所以詳易道天氣。春三月候卦氣者，泰也，大壯也，夬也，皆九三、上六，實氣決溫不至者，君不明之徵也，故日爲之變。白氣應之期，百日二旬。鄭玄注：期本在衝，白氣應之，金沴木，則更位。臣有誅者，則各降。鄭玄注：在內謀者，姦也，覺，故誅，誅已天各降之。夏三月，候卦氣，比不至，則大風折木發屋，期百日二旬，地動應之，大風，期在其衝。鄭玄注：夏三月候卦氣者，乾也，姤也，遯也，皆九三、上九。實氣微，赤氣應之，有兵，期三百二十日，此冬三月卦也，各以其衝爲兵期。春三月，一卦不至，則秋蚤霜；二卦不至，則雷不發蟄；三卦不至，則三公有憂，在八月。夏三月，一卦不至，則秋草木早死；二卦不至，則冬無冰，人民病；三卦不至，則臣內殺，三公有縗絰之服，崩以三月爲期。秋三月，一卦不至，則中臣有用事者，春下霜；二卦不至，則霜著木，在二月；三卦不至，則臣專政，草木春落，臣有免者則已。冬三月，一卦不至，則夏雨雪；二卦不至，則水；三卦不至，則涌水出，人君之政所致之。故各以其卦用事候之，甲日見者青，乙日見者青白，丙日見者赤，丁日見者赤黑，戊日見者黃，己日見者青黃，庚日見者白，辛日見者赤白，壬日見者黑，癸日見者黃黑。各以其氣候之，其雲不應，以其事占吉凶，假令坎氣不至，艮而見，坎乘艮，山上有水之象也，其用事時，日甲八也，其卦事坎乘艮，其比類也。

鄭玄注：是章之事，與上相依，象似寫者，得異家，并存於此耳。又卦氣各有色，不用甲八，亦進於平錯也，餘下皆放之次類也。不順天地，君臣職廢，則乾坤應變。天爲不放，地爲不化，終而不改，則地動而五穀傷死。上及君位，不敬宗廟社稷，則震巽應變，飄風發屋折木，水浮梁，雷電殺人，此或出人暴應之也。不改，入山澤，不順時卦，失山澤之禮，則艮不應變期，雲不出，則山崩。恩澤不下，災則澤涸，物枯槁不生。夫婦無別，大臣不良，則四時易。政令不行，白黑不別，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精見五色。此離坎之應也，皆八卦變之效也，故曰八卦變象，皆在於己。

鄭玄注：己，人君也。上列八卦氣之非常，而爲交異而著。溫而不至者，若教令失中之徵也，故風爲之變，期本百二十日。君教令失中甚，則臣欲叛，致地動，重於大風，故有地動，則其處察舒之。多死臣，黑氣應之。鄭玄注：黑氣應之，水沴火也。凡氣黑者，爲臣死者，君無輔之咎也矣。秋三月，候卦氣，比不至，則君私外家，中不愼刑，臣不盡職，大旱而荒，期在其衝。鄭玄注：秋三月，候卦氣者，否也，觀也，剝也，皆六三、上九，實氣決，寒而不至，當君倒賞之徵。君之賞，宜先遠，今私外家，是其倒也。臣不盡力於其職，私外家使之然。大旱，時有賞賜也。荒，虛也，歲不熟曰荒。青氣應之，期百有二旬。鄭玄注：期本在衝，水沴之則更位。冬三月，候卦氣，比不至則赤氣應之，期在百二十日，內有兵，日食之災，期三百六旬也。鄭玄注：冬三月候卦氣者，坤也，復也，臨也，皆六三、上六，實氣微寒而不至者，君政苛緩之徵也。而火沴之，百二十日內有兵，

臣下欲試之兵也。聞有日食，則君災兵遠，故期更遠也。三公有免者，期在其衝，則已無兵。鄭玄注：日食之後，卦氣不至之徵，大臣之謀覺之，故即以無兵免，故咎除無兵。欲求其日期，陰與陰相應，不三之三六十八百八十，陽與陽相應。鄭玄注：災異之期，爻得正，陽爲九，陰爲六；失正，陽爲七，陰爲八。得正者，則期促；失正者，則期遲。故上六者，三六、上九者也。下陰應上陽，七其陽，八其陰；以爲日數，下陽應上陰，九其陽，六其陰。鄭玄注：此一陽一陰，期其變於純陰之數，異術也。其異術也，七其陽，八其陰，九其陽，六其陰，此則各自乘并之，以爲日數。冬至廣莫風至，蘭射干生，麋角解，曷旦不鳴。鄭玄注：四者，羣物氣至之應也。晷長丈三尺，陰氣去，陽雲出，其莖末如樹木之狀。鄭玄注：二者天氣應政之徵也。晷者，所立八尺之表，長丈三尺，長之極，後有減矣。陽始也起，故陰氣去於天，不復見，而陽雲出箕焉。二十四氣，冬至，芒種爲陽，其位在天漢之南，夏至，大雪爲陰，其位在天漢之北。術候陽雲於陽位，而以夜，候陰雲於陰位，而以晝。夜則司之於星，晝則視於其位，而以其率爾雲之形貌，亦如說卦之後象也。冬至坎始用事，而主六氣，初六，巽爻也，巽爲木，如樹木之狀，巽象。凡此陰陽之雲，天之雲，天之便氣也，坎、震、離、兌爲之，每卦六爻，既通於四時，二十四氣人之四支，二十四脈亦存於期。鄭玄注：形猶不從五行之狀。故其當至不至，則萬物大旱，大豆不爲，人足太陰脈虛，多病振寒。鄭玄注：萬物藏氣，大旱，陰不足也。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太陰脈盛，多病暴逆，臚張心痛，大旱應在夏至。鄭玄注：衝，受也，災期在齊。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虵垂首，曷旦入空，晷長丈二尺四分，倉陽雲出平，南倉北黑。鄭玄注：二者亦天應政之徵也。晷減於冬至九寸二分者率也。小寒於坎，直九二，九二得寅氣，木也，爲南倉，從坎也，爲北黑，宿次當爲出尾，而言平，似誤者也。當至不至，則先小旱，後小水，人手太陰脈虛，鄭玄注：一作靈。人多病喉脾。鄭玄注：陰氣不至，故小旱，後則并小水。坎九二，陽爻也，爲午氣不至，故令脈虛。喉脾字誤也，當爲喉痺。時方陰，陰閉塞人氣，通人之氣，氣通者喉，喉病爲痺，手太陰脈起，手大指內側上貫，咒唾散鼻中。未當至而至，則人手太陰脈盛，人多熱，來年麻不爲。鄭玄注：寒氣失而轉生熱，病多熱，麻以皮爲用，孚甲之類，藏失必傷，故禁種。大寒雪降，草木多生心，鵲始巢。鄭玄注：三者羣物應氣至之候，陰盛也。多生心，陽氣起也。晷長丈一尺八分，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黃。鄭玄注：大寒於坎直六三，六三得亥氣，水也，爲南黑。季冬，土也，爲北黃。當至不至，則旱後水，麥不成，人足少陰脈虛，多病蹶逆，惕善驚。鄭玄注：小寒氣不至，爲小旱小水。大寒不至，有加勢也。稼合養於氣，氣失即傷矣。坎六三，陰爻也，屬足不至，故令人脈虛，虛則足煩氣逆本，舌爲病，此三平在震中，震爲驚恐也，足少陰脈，起於足上繫。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少陰脈盛，人多病，上氣嗌腫，鄭玄注：嗌者，水穀所由通，今初未當來而來，上氣嗌嗌腫受其病，以少陰盛也。應在大暑。

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鷄乳，冰解，楊柳榦。鄭玄注：降，下也。鴝，鳴相呼也。柳青楊色也。榦，讀如柘。楊稊狀，如女桑秀然也。晷長丈一尺二分，青陽雲出房，如積水。鄭玄注：立春於坎直六四，六四巽爻，得木氣之雲，如積水，似誤。當至不至，則兵起，來年麥不成，人足少陽脈虛，多病疫癘。

鄭玄注：立春，木始王，氣不至，兵起者，金沴之也。大旱似多雷。麥，立春麥也。春不至者，陽氣出，當小雨以釋之，氣失故麥不成。來年羨字，坎六四，陰爻也，屬足也，氣不足，故令足脈虛。立春不至者，寒得其節也。疫癘寒亦病，此當與火同，爲足少陰脈，言陽非。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少陽脈盛，人多病粟疾疫，鄭玄注：粟，瘞腫也。春氣早成，麥盛而結，生此病焉。王氣早陰，則傷之。人疾疫者，受其害也，脈亦當爲足少陰矣。應在立秋。鄭玄注：災期在道。雨水，凍冰釋，猛風至，獺祭魚，鴈鶩鳴，蝙蝠出。鄭玄注：猛風動搖樹木有聲，倉庚鳴伏地，蝙蝠服翼。晷長九尺一寸六分，黃陽雲出亢，南黃北黑。鄭玄注：雨水於坎直九五，九五辰在申，得坤氣，爲南黃，猶坎也，故北黑。當至不至則旱，麥不爲，人手少陽脈虛，人多病心痛。鄭玄注：雨水氣不至，則轉爲旱，旱故禁種，春坎九五，陽爻，於脈宜爲手太陽，云少陽，似誤。心痛，坎也，手太陽脈，起於手小指端，上頤下目，內皆雨水，以後爲陽脈者。未當至而至，則人手少陽脈盛，人多病目，鄭玄注：雨水，木氣也，其盛爲肝，肝候在目，木氣於目則勞，勞故病，言脈亦當爲於太陽也。應在處暑。鄭玄注：災期在魏。驚蟄，雷候應北，鄭玄注：雷者，電之光，雷有光而未發聲。晷長八尺二寸，赤陽雲出翼，南赤北白。鄭玄注：驚蟄於坎，直上六，上六得巳氣，巳，火也，爲南赤，又得巽氣，故北白也。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爲，人足太陽脈虛，人多疫病癘。鄭玄注：驚蟄氣不至，是餘寒乘之也。後則推晷氣命，稚禾之熟，在八月，其時蟄蟲，則有害，故禁種之爾。坎上六，陰爻，屬足氣不至，故命之。脈虛寒氣乘，病癘，寒也。上六得巽之氣，爲白，又爲寡髮而白，是老人也。太陽脈起足小指端，至前兩板齒。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太陰脈盛，多病癰疽脛腫，鄭玄注：雷氣蚤至，動人肌膚，病癰疽

者，肌膚不堪也，氣結生病也，足太陽脈起於下，其氣盛合脛腫。應在白露。鄭玄注：災期在災。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花，日月同道。鄭玄注：明庶，照達庶物之風。雷雨所以解釋孚甲，日月一分，則同道也。晷長七尺二寸四分，正陽雲出張，如積鵠。鄭玄注：春分於震，直初九，初九辰在子，震爻也，如積鵠之象。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重來不爲，人手太陽脈盛，人多病痺痛。未當至而至，人手太陽脈盛，人多病癘疥，身養，應在秋分。鄭玄注：災期周秦。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元鳥來。鄭玄注：清明萬物雜，新解孚甲，合之鮮解。清明，明清潔之風也，元鳥隨氣和乃至。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白陽雲出，南白北黃。鄭玄注：清明，震直六二，六二，震在酉，得兌氣，爲南白，互體有艮，故北黃也。當至不至，菽豆不爲，人足陽明脈虛，人多病疥虛，振寒洞泄。鄭玄注：震於稼爲反，生豆菽之類。未當至而至，人足陽明脈盛，人多病溫暴死，應在寒露。鄭玄注：災在宋也。穀雨，田鼠化爲鴽。鄭玄注：鴽，鵪母也。晷長五尺三寸二分，太陽雲出張，上如車蓋，不如薄。鄭玄注：穀雨於震，直六三，六三辰在辰，得乾氣，形似車蓋。震爲萑葦，故不如薄也。當至不至，水物稻等不爲，人足陽明脈虛，人多病癰疽瘡，振寒霍亂。鄭玄注：六三，兌爻也，互體坎氣不至，故水澤之物不爲。癰疽瘡，振寒霍亂，亦姤，兌之病。未當至而至，人足陽明脈盛，人多病溫，黑腫，鄭玄注：凡陽以養少，陰以養老。應在霜降。鄭玄注：災期在宋。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鵠聲蜚，電見早出，龍升天。鄭玄注：清明風，景清潔之風。鵠鳴聲蜚，皆鳥獸應時候。龍，心星也。詩云：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亦謂此時也。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陽雲出觜，紫赤如珠。鄭玄注：立春於震直九四，九四，辰在午也。午爲火，互體坎氣相亂也，故赤色皆如珠也。當至不至則旱，五穀大傷，牛畜病，人手陽明脈虛，多病寒熱，齒齲。

鄭玄注：盛陽之氣不至，則後爲旱，陽氣乘之，故五穀大傷也。四互體艮，艮在丑，故牛畜病也。陽氣不至，其衝更溫，故人病寒熱也。齒齲者，陽生齲，於時爲害也。未當至而至，人手陽明脈盛，多病頭腫嗌，喉痺，應在立冬。鄭玄注：災期在燕。小滿，雀子蜚，螻蛄鳴。鄭玄注：於此更言雀子蜚者，鳴鳥類也。有先大人之。晷長三尺四寸，上陽霍七星，赤而饒。鄭玄注：小滿於震，直六五，六五辰在卯，與震木同位。震木可曲可直，五六離爻，亦有互體，坎之爲輪也。饒，言其刑行四也。當至不至，多凶言，有大喪。先水後旱，人足太陽脈虛，人多病滿筋，急痺痛。鄭玄注：小滿，太陽用事，其氣不至，故多凶言大喪也。陰氣不退，乘陽氣，故先水也。精陽發，則旱也。人病筋急寒暴暑，氣轉相加。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陽脈盛，人多病衝氣腫，鄭玄注：太陽氣早至，過度爲病也。應在小雪。鄭玄注：災期在燕。芒種，蚯蚓出。鄭玄注：舊說蚯蚓淫邪。晷長二尺四分，長陽雲集赤，如曼曼。鄭玄注：芒種於震直上六，上六辰在巳，又得巽氣，故集赤不純，巽又長，故曼之也。當至不至，多凶言，國有狂令，人足太陽脈虛，多病血痺。鄭玄注：太陽用事，而巽不至，故多凶言，國有狂令也。痺者，氣不達爲病。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陽脈盛，多蹶眩頭痛痺。鄭玄注：太陽之氣也，過盛病也。應在大雪。鄭玄注：災期在齊。夏至景風至，暑且濕，蟬鳴，螳蜋生，鹿解角，木莖榮。鄭玄注：景風長大，萬物之風也。蟬蜩木莖柳櫬榮華也。晷長四寸八分，少陰雲出，如水波崇崇。鄭玄注：夏至，離用事，位直初九，辰子也，故水波崇崇，微輪轉出也。當至不至，邦有大殃，陰陽幷傷，口乾嗌痛。鄭玄注：陽氣泄極，而微陰不至，陽功不成，故國有大殃，臣廢。陰陽幷傷，日月俱食，夏至氣不至，則衝氣乘之，故多大寒，令草木夏落也。口乾嗌痛，皆燥病。陰不潤陽，謂之燥也。未當至而至，人手陽脈盛，多病肩痛。鄭玄注：陰氣過多，以爲病也。應在冬至。鄭玄注：災期在齊。小暑，雲五色出，伯勞鳴，蝦蟇無聲。鄭玄注：雲五色出，蓋衆雉伯勞咀也。蝦蟇無聲，早出者，不復鳴。晷長二尺四寸四分，黑陰雲出，南黃北黑。鄭玄注：小暑於離，直六二，六二，離爻也，爲南黃，互體巽，巽爲，故北黑也。當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旱，有兵，人足陽明脈虛，多病泄注腹痛。鄭玄注：離氣不至，故小水，後小旱，有少兵，兵無少者，泄注腹痛，皆離氣不至之病也。未當至而至，人足陽明脈盛，多病臚腫。鄭玄注：離氣早至，則後多傷性也。應在小寒。鄭玄注：災期在齊。大暑，雨濕，半夏生。鄭玄注：半夏，草名。晷長三尺四寸，陰雲出，南赤北倉。鄭玄注：大暑於離，直九三，九三辰在辰，得巽氣，離爲火，故南赤。巽木，故北倉。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饑，人手少陽脈虛，多病筋痺胸痛。鄭玄注：大暑之氣不至，後亦寒，暴害九三，互體兌上直畢。畢爲，故外兵作也。兌又爲咸鹵，當國，不生物。大暑應在大寒，容地之萌，故來年饑。筋痺暑濕之疾，盛暑溫而氣不至，於人主筋痺之病也。未當至而至，人手少陽脈盛，多病脛痛惡氣。鄭玄注：陰氣早至，亦爲此病。應在大寒。鄭玄注：災期在燕。立秋，涼風至，白露下，虎嘯，腐草爲嗌，蜻蚓鳴。鄭玄注：涼風，風有寒氣。白

露，露得寒氣，始轉白。虎嘯始盛秋氣，有猛意。舊說腐草爲螢，今言噬，其物異名乎。蜻蜓，蟋蟀之名也。晷長四尺三寸六分，濁陰雲出，上如赤繒，列下黃弊。鄭玄注：立秋於離，直九四，辰在午，又互體巽，故上如赤繒。列，齊平也。立秋直坤，黃色，故名黃弊也。當至不至，暴風爲災，年歲不入，人足少陽脈虛，多病癘，少陽氣中寒，白芒芒。鄭玄注：立秋之氣不至，後亦暴風爲災也。四互體巽，巽爲風災也。風有散物，故年不入也。立秋應立春，孚甲將解，而更寒，故人病癘。陰乘陽，故少陽氣中寒也。白芒芒者，離以非時見也。人足者，例宜言手。未當至而至，人足少陽脈盛，多病咳嗽上氣咽喉腫。鄭玄注：立秋則陰氣脇，陽氣未服，故咳嗽咽喉腫也。應在立春。鄭玄注：災期亦在衛也。處暑雨水，寒蟬鳴。鄭玄注：雨水，多雨。寒蟬，秋蟬。晷長五尺三寸二分，赤陰雲出，南黃北黑。鄭玄注：處暑於離，直六五，六五辰在卯，得震氣，震爲，故南黃也。當至不至，國有淫令，四方兵起，人手太陰脈虛，多病脹，身熱，來年麥不爲。未當至而至，人手太陰脈盛，多病脹，身熱不汗出。鄭玄注：陰氣早至，即寒氣盛，故病脹，身熱不汗。應在雨水。鄭玄注：災期在鄭。白露，雲氣五色，蜻蜓上堂，鷹祭鳥，燕子去室，鳥雌雄別。鄭玄注：燕子去室，不復在於巢，習飛騰也。鳥雌雄別，生乳之氣上者。晷長六尺二寸八分，黃陰雲出，南黑北黃。鄭玄注：白露於離，直上九，上九，艮爻也，故北黃。辰在戌，得乾氣，君成，故南黑也。當至不至，六畜多傷，人足太陰脈虛，人多病痤疽泄。鄭玄注：白露應在驚蟄，陰氣大泄，萬物新出，而寒傷之，故痤疽也。陽氣發泄故也，故泄之。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陰脈盛，多病心脹閉症痕。鄭玄注：陽氣未盡，強陰脇之爲病，人足於例亦爲手也。應在驚蟄。鄭玄注：災在魯也。秋分，風涼滲，雷始收，鷹鳥擊，元鳥歸，昌盍風至。鄭玄注：收，藏也。鷹鳥，鷹鸇之屬也。元鳥隨陽，故南歸也。昌盍，蓋藏物之風也。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白陽雲出，南黃北白。鄭玄注：秋分於兌，直初九，初九震爻，爲南黃，猶兌，故北白。當至不至，草木復榮，人手少陽脈虛，多病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人手少陽脈盛，多病怒脇高痛。鄭玄注：心氣盛，故怒脇高痛。應在春分。鄭玄注：災期在周。寒露，霜小下，秋草死，衆鳥去。鄭玄注：霜小下，陰微著也。秋草死，衆鳥暑來寒去。晷長八尺二寸，正陽雲出，如冠纓。鄭玄注：寒露於兌，直九二，九二辰在寅，得艮氣，形似冠纓者，艮象也。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人足蹶陰脈虛，多病疵疼腰痛。鄭玄注：九二，坎爻也，爲脊氣，不至，疵疼也。人足於例宜爲手也。不當至而至，人足蹶，陰脈盛，多病痛疵中熱。鄭玄注：強陰脇衰，故多病疵中熱也。應在清明。鄭玄注：災在秦也。霜降候雁南向，豺祭獸，霜大下，草禾死。鄭玄注：候鷹南向，陽氣盡之候也。豺將食獸，必先祭也。草禾，或爲草木。晷長九尺一寸六分，太陽雲出，上如羊，下如礧石。鄭玄注：霜降於兌，直六三，六三兌爻，爲羊，又上直礪石之星，故上如羊，下如礧石。當至不至，萬物大耗，來年多大風，人足蹶，陰脈虛，多病腰痛。鄭玄注：霜降氣不至，則陽氣不伏，當死更生，故令物虛耗。六又互體巽則暴發，來年即爲大風也。又撓屈萬物，故令人患其腰痛也。未當至而至，人足蹶，陰脈盛，多病喉風腫。鄭玄注：陰氣早至，而脇陽也，又互體離，離巽火得風腫。應在穀雨。鄭玄注：災期在趙。立冬不周風至，始冰，薺麥生，賓爵入水爲蛤。鄭玄注：立冬，應用事，陽氣生異，故不周風至，周達萬物之不及時者。時草死盡，惟薺麥生耳。賓爵入水爲蛤，亦物應時之變候。晷長丈一寸二分，陰雲出接。鄭玄注：立冬於兌，直九四，九四辰在午，火性炎上，故接。當至不至，地氣不藏，立夏反寒，早旱晚水，萬物不成，人手少陽脈虛，多病溫心煩。未當至而至，人手少陽脈盛，多病臂掌痛。鄭玄注：陰脈在內，故氣早至爲病，令人掌及臂痛也。應在立夏。鄭玄注：災期在魏。小雪，陰寒，熊羆入穴，雉入水爲蜃。鄭玄注：雉入水，亦爲蜃蛤。晷長丈一尺八分，陰雲出而黑。鄭玄注：小雪於兌，直九五，九五兌爻，得坎氣，故黑。當至不至，來年五穀傷，蠶麥不爲，人心主脈虛，多病肘腋痛。未當至而至，人心主脈盛，人多病腹耳痛。鄭玄注：九五，坎爻，故耳病也。辰在申，氣得，故腹痛。應在小滿。鄭玄注：災期在魯。大雪，魚負冰，雨雪。鄭玄注：負冰，上近冰也。雨雪者，明不復雨水。晷長丈二尺四分，長雲出，黑如介。鄭玄注：大雪於兌，直上六，上六辰在巳，得巽氣，爲長始分，或如介，未聞。當至不至，溫氣泄，夏蝗生，大水，人手心主脈虛，多病少氣五疽水腫。未當至而至，人手心主脈盛，多病癰疽腫痛。鄭玄注：盛陽之氣早至，結則爲癰疽，冬萬物孚甲，氣早至，故多疽而痛。應在芒種。鄭玄注：災期在魏。聖人仰取象於天，俯取法於地，以知陰陽，精微所應。鄭玄注：精微，晷及雲氣也。應者，應人君政之進退。故曰者，衆陽之精也，天所以照四方，因以立定二十四氣，始於冬至，終於大雪，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分之一陰一陽，分之各得八十二日有奇，分爲普，得九十一日有奇，四正分而成八節，節四十五日二十一分，八節各三

分，各得十五日七分，而爲一氣也。分滿三十二爲一日，令備，或爲復。鄭玄注：言陰陽四時八節二十四氣，各如其分之日數，令備爲一歲。備，足也，復，備同義。說者以爲疑字耳，言備或爲復，人自以爲法度焉。二十四氣，其復合於晷，應其法，皆先復之二日，左同右。

《汲冢周書》卷六《時訓解》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奸陽。魚不上冰，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始不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雷不發聲，諸侯□民。不始電，君無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駕；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駕，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於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於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奸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怕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溽暑，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爲災。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豹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附。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謂愆陽。蟄蟲不咸附，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化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鶡鳥鳴，□□□。虎不始交，□□□□。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鷄始乳；又五日，鷙鳥厲；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漢・崔寔《四民月令・三月》 清明【略】節後十日，封生薑。至立夏後，芽出，可種之。

又《四月》 四月立夏節後，蠶大食，可種生薑，取鮧子作醬。

晉・王嘉《拾遺記》 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蘗，蘗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蘗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禮異》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韈及韡。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幟，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蟆。

唐・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三《記異》 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

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衮、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卷一一《觀物内篇》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隆污於其間矣。

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牧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三《雨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明・高濂《遵生牋》卷三《正月事宜》 《周天玉衡・六問》曰：『大寒後十五日，斗指艮爲立春。立，始建也，春氣始至，故爲之立也。後又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雨水，中炁也，言雪散爲水矣。律太簇，簇者，湊也。言萬物湊地而出，隨陽而生也。』晉《樂志》曰：『正月建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途也。』《玉燭寶典》：『以正月爲端月，曰孟陽，曰獻歲。』【略】《靈寶》曰：『是月天道南行，作事出行俱向南，吉。是月一日，修續命齋，勿殺生。初七日是三會日，宜修延神齋，吉。』【略】《四時纂要》曰：『是月四日、寅日宜拔白，子日宜拔白，三十日服井花水，令鬚髮不白。』

《肘後方》曰：『正月上寅日，取女青草末三合縫囊盛，挂帳中能辟瘟疫。女青即雀瓢也。』【略】《瑣碎録》：『打春牛時，拾牛身土泥撒簷下，不生蜒蚰。』【略】《居家必用》曰：『是月，將三年桃樹身上尖刀畫破樹皮，直長五七寸，比他樹結子更多，恐皮緊不長。是月上辰日，塞鼠穴可驅鼠。』《荆楚記》曰：『立春後庚子日，宜溫蔓菁汁，合家並服，不拘多少，可除瘟疫。』【略】《千金月令》曰：『是月宜食粥，有三方：一曰地黄粥，以補虚。取地黄搗汁，候粥半熟以下汁。復用綿包花椒五十粒，生薑一片同煮，粥熟，去綿包。再下熟羊腎一具，碎切成條，如韭葉大，少加鹽食之。二曰防風粥，以去四肢風。取防風一大分，煎湯煮粥。三曰紫蘇粥，取紫蘇炒微黄香，煎取汁作粥。』

《雲笈七籤》曰：『正月十日沐浴，令人齒堅。寅日燒白髮，吉。』

《述見》曰：『是月每早梳頭一二百梳，甚益。』

《玄樞經》曰：『春水未泮，衣欲上薄下厚，養陽收陰，長生之術也。太薄則傷寒。』

《道藏經》曰：『欲滅尸蟲，春正上甲乙日視歲星所在，焚香朝朝禮拜，誠心祝曰：「臣願東方明星君，扶我魂，接我魄，使我壽命綿長如松栢，願臣身中三尸九蟲盡消滅。」頻頻行之，吉。』

又《正月事忌》 正月日時不宜用寅，犯月建，百事不利。是月初七日、二十一日不可交易、裁衣。是月初婚忌空牀，招不祥，不得已者，以薰籠置牀以厭之。

《梅師方》曰：『元日勿食梨，以避離字之義；勿食鯽魚頭，中有蟲。』

《千金方》曰：『是月食虎、豹、貍肉，令人傷神損壽。』又曰：『不得食生葱、蓼子，令人面上起遊風，勿食蟄藏不時之物。』

《本草》：『是月勿食鼠殘傷物，令人生瘦。』

《心鏡》曰：『是月節五辛以避厲氣。五辛：蒜、葱、韭、薤、薑是也。勿食貍、豹等肉。』

《攝生論》曰：『八日宜沐浴，其日不宜遠行。』

楊公忌曰：十三日不宜問疾。

正月元日，天臘日。十五日爲上元。二日戒夫婦入房。

明・唐順之《稗編》卷五一 或問曆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爲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

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爲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聲，非矣。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凍，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爲露、爲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爲暑之始也，況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曰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乎巽，巽爲風也，巽曰潔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清明有潔齊之義，律曆亦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姤初羸，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羸喻其小，蹢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言於一陰既生之後，曆言於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冀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之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穀穎垂；金氣剛，故麥穎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陰陽沖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於大也，由小而馴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然則未至於極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爲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至。小寒大寒亦猶《豳風》『二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豳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言農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爲第一義，此亦格物之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化玉燭者，知之叅贊變理，豈無小補邪？

明・唐順之《稗編》卷五一《卦候論》　七十二候，一年二十四氣，一氣有三候，初中末是也。立春，正月節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此立春之節氣之三候也。雨水，正月中也。獺祭魚，鴻鴈來，草木萌動，此雨水中氣之三候也。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卦候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於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譏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今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宮，分主四時。此四卦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每爻當一氣，故此四卦

分主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也。其餘六十卦則五卦生六候者，中氣之未，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餘四候各一卦也。如中氣，初候卦爲公，中候卦爲辟，末候卦爲候。至於節氣，初候卦亦爲候，中候卦爲大夫，末候卦則爲卿也。五卦主六候，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也。夫坎、離、震、兌且不專主於一候，而乾坤二卦何以各主一候邪？蓋六十卦之中，所謂辟者，君也，君主十二月中炁也。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震夬、巳乾、午垢、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此十二卦主十二月中炁，故乾坤居巳亥之位也。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孟氏章句也。乾六爻俱爲陽，一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爲六陽，故乾居巳位。坤六爻俱爲陰，一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爲六陰，故坤居亥位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三陽爲泰，四陽爲大壯，五陽爲夬，六陽爲乾，乾之所生凡五卦也。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三陰爲否，四陰爲觀，五陰爲剝，六陰爲坤，坤之所生凡五卦也。乾坤雖分主乎一候，而十二中炁皆乾坤之所生也。不特此也，六十卦可以配七十二候，一卦六爻當一日，六六三十六以之分配三百六十日可也。京房推六十四卦直日悉是道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三《天地類・氣候集解》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生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況陳澔之註，多爲謬說，而康成、穎達，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說，幷《說文》、《埤雅》諸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幷將二十四氣釋之於稿，以俟博識者鑒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蟄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

雨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之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雁北」。雁，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雁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鶮，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鶩黑而黃，又名「鶩黃」。諺曰：「黃栗留黃鶩」，鶩兒皆一種也。「鷹化爲鳩」。鷹，鷙鳥也，鷂鸇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癡而化，故名曰鳲鳩。」《王制》曰：「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

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生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田鼠化爲鴽。』按《爾雅》註曰：『鼢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鶉也，似鴿而小。』今《說文》註鴽曰：『鵪母。』蓋青州呼鵪鶉爲鵪母。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也。『虹始見。』虹，虹蜺也。《詩》所謂蝃蝀，俗謂之蛾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蟲，《說文》曰：『似蝹蜳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於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恆在於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鼮，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丘蚓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鼮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復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鼢爲五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螻名鼢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爲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曆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牆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糁。又名土瓜，一名落鵝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萇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以辨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自有本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雅》以荼爲苦菜。《毛詩》曰：『誰謂荼苦。』是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萇榮，非。『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時，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矣。『螳螂生。』螳螂，草蟲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鵙始鳴。』鵙，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雅》禽經註云：『百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爲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爲蝦蟆。蓋蛙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失考也。《易通卦驗》、《丹鉛餘録》俱即名爲蝦蟆，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

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始鳴。』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蛻螂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蜘蟟是也。按蟬乃總名，鳴於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於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蟬也。故《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蟬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中爲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蟀居壁。』一名蚚，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鬬。『鷹始摯。』摯，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爲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爲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俗稱齷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揪也，物於此而揪斂也。『涼風至』。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螿，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雁來。』鴻大雁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羣鳥養羞。』三人以上爲衆，三獸以上爲羣，羣者，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壞戶。』淘瓦之泥曰壞，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壞，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泠，將凝結也。『鴻雁來賓』。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爲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爲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華。』草木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駟見而隕霜。』『豺祭獸。』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蟄蟲咸俯。』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坼。『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又嘗聞海中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如車輪，島嶼、月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爲蛤明矣。況《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爲蛤甚明。《禮記》之

註，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爲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於淮爲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鴠不鳴。』《禽經》曰：『鶡，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爲褐。』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雞，冬無毛，晝夜鳴，即寒號蟲。陳澔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謂不鳴耶？《丹鉛餘録》作『雁』，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鴟鴞，《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辟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即馬薤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況《説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澔註爲香草，附和者即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説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雁北鄉』。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鵲，喜鵲也。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雉雊』。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雊，雌雄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雞乳』。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清・黃宗羲《明文海》卷一一六《辯七》　玉齊胡氏，嘗因邵子冬至子之半推之以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無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爲立夏，己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己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震，離，兌，乾，己生之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恆，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二分二至四立總八節，每節各兩卦，其十六氣每皆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

清・陸以湉《冷廬雜識》卷四《天時》　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芒種後丙日起霉，小暑後丙日斷霉。夏至後一日起時，三日初時，五日二時，七日末時，必有南風，逾旬方止，謂之起趖風，即蘇詩所謂『萬里初來舶趖風』也。夏至後三庚起伏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冬至日起九，九九八十一日。大寒後逢戊起臘，立春日止。有謂春分、秋分後戊日爲社，夏至後五庚爲末伏者，非也。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四《二十四節氣名》　二十四節氣名，其全見於《淮南子・天文篇》及《漢書・曆志》。三代以上，《堯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餘多不經見。惟《汲冢周書・時訓解》始有二十四節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順天時，作《時訓解》。』則其名蓋定於周公。

今按《國語》，楚范無宇曰：『處暑之既至。』韋昭註：『七月節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語，可見皆周制也。然

《大戴禮・夏小正》已有啓蟄、雨水等名目，則夏時已有之。第三代以上，驚蟄在雨水前，《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鄭康成《月令》註亦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初亦以驚蟄爲正月，是漢初驚蟄猶在雨水前，其後改雨水在正月，別蟄在二月者，邢昺疏謂始於劉歆作《三統曆》。然《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則漢武時已改。顏寧人謂起於《四分曆》，當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氣發，十二小卯，十二天氣下，十二義氣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郢，十二絕氣下，十二中郢，十二中絕，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紀候俱以十二爲節，又小暑轉在大暑之後，皆不可解。《房玄齡》云，此但齊國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漢已改雨水在驚蟄之前，而《新・舊唐書》又先驚蟄，後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驚蟄在後，此不知何故。豈唐又改從古法，至宋而定今制耶？又《漢書・曆志》先穀雨，後清明，《新・舊唐書》則皆先清明，後穀雨，《宋史》亦同。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一《九九》　《豹隱記談》云：『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吳下田家志》云『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樹頭頭戴，云頭上。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雞頭吹篥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尷尬肩癱；八九七十二，貓狗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鉏。以上俱依《吳下田家志》注其異語。一齊出。』此石湖范成大用吳鄉語成之，以類書不載，故記之。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六《前三後四》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爲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觀《通典》論冬夏至日寢鼓兵一條，鄭瑤曰：『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按今遇聖節及元旦，尚有前三後四之說。

立春

《周禮・春官・大宗伯》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鄭玄注：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略】圭銳，象春物初生。賈公彥疏：《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

《國語・周語上》　農祥晨正，韋昭注：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

《左傳・昭公一七年》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略】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略】青鳥氏，司啓者也。』孔穎達疏：青鳥，鶡鶪。《爾雅》無文，先儒相說耳。立春、立夏謂之啓。此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名官，使之主立春、立夏。

漢・王充《論衡》卷一六《亂龍篇》　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

漢・崔寔《四民月令・齊人月令四事》　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乃進醬粥，以導和氣。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風。』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又佚文　赤春。俗說：赤春從人假貸，皆自乏之時。或說：當言斥

春，春舊穀已□，新穀未登，乃指斥此時，相從假貸乎？斥與赤，音相似耳。謹按：《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月令》：『衣青衣，服蒼玉。』《爾雅》云：『春曰青陽。』凡三春時，不得服赤也。今里語曰相斥觸，原其所以，言不當觸春從人求索也。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三《治水五行》　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

又卷五《時則訓》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

又卷九《主術訓》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高誘注：立春之後，四海出雲。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　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司馬貞，索隱：謂立春日是去年四時之終卒，今年之始也。

《後漢書》志二《律曆中・熹平論曆》　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

又志四《禮儀上・立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愼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劉昭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

又志八《祭祀中・迎氣》　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劉昭注引《皇覽》：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八］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

又志九《祭祀下・迎春》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又卷四六《郭陳列傳一二六・陳寵》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立春之日，悉剪綵爲鷰以戴之，貼『宜春』二字。

按，綵鷰即合歡羅勝。鄭毅夫云：『漢殿闥簪雙綵鷰，併知春色上釵頭。』宜春二字，傅咸《鷰賦》有其言矣。賦曰：『四時代至，敬逆其始。彼應運於東方，乃設鷰以迎至。翬輕翼之岐岐，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刑之有似。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一》　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四瀆唯以牲牢，準古望秩云。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建大旂，服大裘，各於其方之近郊爲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略】

後齊五郊迎氣，【略】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豎青幡於青牛之傍焉。

又卷九《禮儀志四》　後齊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酒卮，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又《禮異》　北朝婦人，【略】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幟，刻龍像銜

之，或爲蝦蟆。

唐・丘光庭《兼明書》卷一《土牛義》　《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尚質，任土所宜，後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爲。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議。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方諸侯，則割壇東之青土，以白茅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青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則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効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荅曰：『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荅曰：『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荅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脈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斯自漢朝之失，積習爲常。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又按《營繕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荅曰：『七日而除，蓋欲農人之偏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乘其理焉。』

唐・李涪《李氏刊誤》卷上《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全唐詩》卷二六二張濯《迎春東郊》詩　顓頊時初謝，句芒令復陳。飛灰將應節，賓日已知春。考曆明三統，迎祥受萬人。衣冠宵執玉，壇墠曉清塵。肅穆來東道，回環拱北辰。仗前花待發，旂處柳疑新。雲斂黃山際，冰開素滻濱。聖朝多慶賞，希爲薦沈淪。

《全唐文》卷四〇〇韋縝《讀春令賦》　首四時曰春，貞百度曰聖，復其度必聖之元，定其時惟春之孟。太史先謁，以明在木之文；上公奉儀，乃讀行春之令。故漢王修之以展禮，晉后奉之以施敬。伊歷載之或虧，洎我唐之斯盛。若夫太昊統節，勾芒御辰；歷以元而天地更始，氣直震而物候惟新。皇上乃順時令，序彝倫；載青旗之容與，服蒼玉之璘玢。辨色而金貂列位，迎春而玉輅迴輪。爰奉令以進讀，遂授時而發春；俯僂前止，精誠上陳。曉色分於丹陛，韶華發於紫宸；遂煥爵以頒秩，乃布德而昭仁。則知臣職不愆，國典靡闕；修陽事而考陰令，祀朝日而享夕月。陳而未讀，千門之寒氣猶飛；捧而既宣，九有之春輝已發。覽讀斯竟，慶賜乃行；緩政刑於肅殺，遂性命於生榮。習習和風，扇萬物而條暢；遲遲麗景，照八極之文明。陳盛禮於元辰，酌宏謀於往舊。祀爲國本，燔柴斯用乎上辛；食惟政先，祈穀必當於太蔟。莫不汨之則斯禍，敘之則斯祐；所以勅上公之恆典，俾疇人之敬授。穆穆祕殿，明明我皇；體乾道以從事，閱春令而頒方。可謂君奉時而罔失，臣出言而有章；時歷克正，憲度克揚。既同文於戎貊，亦暨教於要荒；諒皇家之宏務，將永世而觀光。

又卷五九五歐陽詹《春盤賦》以裁紅暈碧巧助春情爲韻》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爲春。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枝，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窮神。日惟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而半綠，草連河而欲碧。室有慈孝，堂居斑白。命聞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金閨，同獻壽乎瑤席。昭然斯義，罔矣而明。春是敷榮之節，盤同饋薦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末衰之意；終爲盤也，進盤則奉養之誠。儻觀表以見中，庶無言而見情。懿夫繁而不撓，類天地之無巧；雜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庭前梅白，蹊畔桃紅。指掌而幽深數處，分寸則芳菲幾叢。呼嗡旁臨，作一園之朝露；衣巾暫拂，成萬樹之春風。原其心匠始規，神謀創運。從衆象以遐覽，總羣形而內蘊。彼有材實，我則以短長小大而模；彼有文華，我則以元黃赤白而暈。故得事隨意製，物逐情裁。凝神而珍奇競集，下手而芬馨亂開。不然者，欲翫扶疎，須買青山以樹；要窺菡萏，待疏綠沼而栽。將以緩愁予之思，將以逞吾人之才。此一作也，察其所由，稽其所據，匪徒爲以徒設，誠有裨而有助者也。

又卷六四一王起《東郊迎春賦以立春之日備禮東郊爲韻》　我皇則銅渾而有倫，應木德之惟新。展東郊之盛禮，出左個而迎春。所以先庚有秩，舊典攸遵。將欽承上帝而敬授於下人者也。於是法駕鏗鏘，嚴城翕習。見太史之先謁，知勾芒之已及。都人士女，候彩仗以駿奔；文物聲明，擁彩華而鱗集。莫不聽玉漏而雷動，赴靈壇而嶽立。於是闢重門，遵九逵。服蒼玉，載青旗。草木之萌，必因茲而動矣；原野之蟄，亦自此而啟之。展聖容之穆穆，引天步之遲遲。有翼有嚴，不徐不疾。百辟陪乘，千官扈蹕。遵皇衢而卻轉，度青門而迴出。八鑾振響，隨解凍之和風；五輅騰輝，映麗天之遲日。東郊之中，肅穆會同。俎豆莘莘而駭目，衣冠楚楚而鞠躬。祥雲爲之郁靄，佳氣爲之蔥蘢。青帝克禋，必來顧而來享；元穹廣覆，何自西而自東。當是時也，四遐縱觀，五福來備。瞻聖皇之迴輪，知太昊之整轡。登臺者漸樂，擊壤者咸遂。莫不荷煦嫗於陰陽，感溫仁於天地。夫然則跂行可以不夭，根著可以漸苞。異逆暑之吹爓，空聞乎德肅於火；殊迎寒於旁礫，何足以禮行於郊。則知和氣熙熙，盛容濟濟。必蒼龍之整駕，當青鳥之司啟。握金鏡而明王道，調玉燭而昭國體，莫不在迎春之盛禮。

又卷七一六陳仲師《土牛賦以示農耕之早晚爲韻》　服牛是比，合土成美。將十鈞之重斯得，而一撮之多有以。雖欲勿用，泥蟠之質初分；誰謂爾無，塊立之形酷似。是月也，採呂氏時令，徵圬人巧指。始辨塗附，寧分脈起。誠安媿乎角立，復何勞于肉視。然後遵土訓，啟人時。戒曉而出，迎春是資。于以審先後之節，有以占疾徐之期。仰白榆之文，慙其晧彼；叶蔥犖之色，則而象之。能首出于泥滓，豈羣分于毫釐。彼芻狗之列，飾文繡以求媚；泥龍之興，因舞雩而取類。曷若標國典，配田器。比物以作則，順時以相示。同乎非馬，契莊叟之至言；偶彼眞龍，殊葉公之繪事。質美埏埴，巧逾覆簣。那慮食角之患，寧假瑩蹄之異。俾遊刃者訝全之于目，運斤者喜墁之在鼻。且耒耜斯呈，我則正春扈于農耕；干戈既偃，我則歸郊馬于歲晚。將物候自然，諒人情何遠。必也擊紅縻，親紺幨。覩似是之足，尚謂來思；使畜疑之人，猶將屢飯。由是出五種，命三農。乃修故事，于彼窮冬。闢我疆則厥壤爰度，考爾牧則其犆有宗。今也物被殊私，形分大造。載之以厚地之德，奉之以先天之道。時將敬授，在三推播植之前；物或肇牽，察庶物生成之早。其用則大，其儀可考。故曰如土委地者，豈必以戴牛爲寶。

《全唐文》卷九五三常惟堅《立春出土牛賦以平秩東作敬授人時爲韻》　月周於紀，水次於行，其候凜冽，其氣清英。倏歲陰之將盡，復陽春之載萌，知北陸之寒光尚斂，喜東郊之暖氣先迎。是以候雁思朔，潛鱗或驚，裂金犬以取諸助氣，策土牛以示乃發生，在弦望而宜早，當晦朔而得平。我皇於焉以設教，賢相由是以持衡，請循其本也。太史告時，有司選吉，冬官蔵事，牛人乃出，將協地紀，克符天秩。約歲時之儉泰，示農耕之遲疾，惟穀是登，惟人是恤。察前後之準，祈倉廩之實，故知丑以牛爲用，牛以土爲質，合陰陽之妙旨，齊冬夏之祕術。豈比夫作享昊天，爲牲繭栗而已哉。於是時既斯得，令無不通，候農祥而取正，引丁壯而就功。我疆我理，自西自東，以茲政行而化洽，宜其人和而年豐。徒觀乎彼蟄將啟，斯牛是作，正我耒耜，務我耕鑿。首巍巍以山聳，角戢戢而林錯，制以洪縻，飾以丹臒。出北陸以送寒，佇西成而取穫，野人知五畝可樹，遊子懷二頃負郭。國之有令，罔敢不敬，一人布和，萬邦咸慶，恩深草木，澤浸翔泳。考來今之規矩，立振古之龜鏡，自得上行下效，紛紛輝映。然後鼎取新，革去舊，惟利是持，惟時是授，自可家給而人足，無乃兵強而國富。曾孫之稼克稔，唐叔之禾乃秀，不忤於物，有利於人。稽乎天文，上列於乾象，究諸地志，下協於坤珍。不獨山川其舍，曷云九十其犆？夫如是，物各遂其性，農不奪其時。仰崇邱之翼翼，登春臺而熙熙。相陳力而久矣！願負重而來斯。永懷種德，冀念茲而在茲。

《新唐書》卷一二《禮樂志二》　立春祀青帝，以太皞氏配，歲星、三辰在壇下之東北，七宿在西北，句芒在東南。【略】立春祀青帝及太昊氏，籩豆皆十二，簋一、簠一、甒一、俎一。

宋・吴淑《事類賦》卷四《歲時部一・春》　候當振蟄，《禮・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時將霽龜。《夏書》曰：上春霽龜，祭祀先卜。注云：霽者，殺牲以血塗之。或以命樂正而習舞，《禮・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命樂正習舞。注云：春夏尚舞，故習之。或以勅獄吏而決辭。《孝經鉤命決》曰：先立春七日，勅獄吏決辭訟。有罪當入，無罪當出。爾其舉正於中，履端於始。《史記》曰：正月爲端月。《左傳》曰：履

端於始，舉正於中。瞻青旂之在御，《禮・月令》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乘青輅，載青旂。見斗杓之東指。《鶡冠子》曰：斗柄指東，天下皆春。農祥晨正，土膏脈起。《國語》曰：周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古者，太史順時鋭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注云：農祥，房星。立春之日，晨中于午。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望三素之雲，《修眞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三素飛雲。飲八風之水，《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天子服八風水。注云：取銅露盤中露水，八方風所吹也。又云：八方風至凌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非獨春也。既布令於五時，《晉書・禮志》曰：太史每歲上年曆，立春讀五時令，服各隨其方色。帝御座，尚書已下就席，讀訖，賜酒一巵。復傷心於千里。《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風已解凍，魚方上冰。見上『候當振蟄』注。戴勝降桑而翔集，《禮・月令》曰：三月中氣，戴勝降于桑，命有司無伐桑柘。王睢鼓翼以嚶鳴。張衡《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若夫孔門浴沂之詠，《論語》曰：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老氏登臺之樂，《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知盛德之在木，《禮・月令》曰：太史以先立春三日，謁於天子：『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見平秩於東作。《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雨潤榆莢，《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雨，高地彊土可種秫。雲飛白鶴，《易說》曰：春白鶴雲。既薦鮪以乘舟，《禮》曰：三月之節，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亦先雷而奮鐸。《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不戒容止，謂以雷霆合房室，生子必有瘖躄痴狂之疾。若乃佩蒼璧，《尚書考靈耀》曰：春佩蒼璧，乘蒼馬以出遊。施土牛，《續漢書》曰：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立春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其祀戶，《禮》曰：正月之節，其祀戶。注：春，陽氣出。祀戶順陽氣也。其兵矛。《淮南子》曰：春，其兵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而生。至若綵樹初頒，《景龍文館記》曰：景龍四年立春，上令侍臣自芳林門經苑東度入仗，至望春宮迎春。內出綵花樹，人賜一枝。含桃始薦。《史記》曰：漢惠帝嘗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今櫻桃熟，願陛下因取獻宗廟。』諸果獻由此興也。舉此青旛，《後漢書》曰：立春之日，皆青旛幘，迎春於東郭外。戴之綵燕。《荆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剪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之字。淳神水以釀酒，《四時纂要》曰：立春貯水，謂之神水，釀酒不壞。用桃花而礦面。虞世南《史畧》曰：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礦兒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亦復歌《豳》詩，《周禮》曰：籥章。中春，晝擊鼓，歌《豳》詩以逆暑。舞雲翹。《後漢書》曰：元始中，立春，于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旂、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而令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爲頭，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至於籠頭、纏索與策人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爲別。州縣官吏執鞭擊之，以示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爭奪，而河東之人乃謂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處處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俟交氣時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麼，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漢志》又載：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宋・龐元英《文昌雜録》卷三 唐歲時節物，【略】立春則有綵勝、鷄、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杜甫春日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一〇《春帖子》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爲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溫公自著《日録》，特書此四詩，蓋爲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

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着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爲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絶》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虚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略曰『當年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云云。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八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三《日月星辰部・總叙日月》　立春之節日，更鍊魄於金門之内，耀其光於金門之外，四十五日乃止。

又卷三七《齋戒・説雜齋法》　《三洞奉道科》云：【略】立春爲建善齋。【略】《四極明科》云：立春、春分，然九燈於庭。

又卷四一《七籤雜法・沐浴》　《黄氣陽精三道順行經》云：上學之士，服日月皇華金精飛根黄氣之道，當以立春之日清朝，煮白芷、桃皮、青木香三種，東向沐浴。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二《律曆讀時令》　晉世常臨太極殿，尚書郎讀時令。宋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讀，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唯世祖世劉勰、太宗世謝緯爲三公郎，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稱歎。北齊立春日服通天冠、青介幘、紗袍，佩蒼玉，青帶，綬、襪、舄，而受朝太極殿，西廂東向，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立夏、立秋施御坐於中軒，南面。立冬如春東向，各以時色服儀並如春。

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從方色。

宋・儲泳《祛疑説・辨歲本説》　是以日次子位，當虚宿之躔度而立春。虚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月。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九《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中也。至後漢，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爲序。

宋・向孟《土牛經・釋春牛顔色第一》　常以歲干色爲頭，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干。

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

戊巳土，其色黄；庚辛金，其色白；

壬癸水，其色黑。餘倣此。

支爲身色，從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爲十二支。

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

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

辰戌丑未土，其色黄。餘皆倣此。

納音爲腹，從金木水火土爲納音。

金白，木青，水黑，

火赤，土黄。以五色言之。

立春日于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脡，納音色爲蹄。假令甲子歲立春，甲爲干色，色青，用青爲牛頭。子爲支，其色黑，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白爲腹。丙寅至春，丙爲干，其色赤，用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用爲脛、脡，納音是火，其色赤，用赤爲蹄。

又《釋策牛人衣服第二》　以立春日干爲衣色，支爲勒帛色，納音爲襯服色。假令戊子日立春，戊爲干，當用黄衣。子爲支，當爲黑，爲勒帛。納音是火，當用赤色爲襯服。其策牛人頭、屨、鞭、策各隨時候之宜是也，用紅紫頭鬢之數。

又《釋策牛人前後第三》　凡春在歲前，則人在牛後；若春在歲後，則人在牛前；春與歲齊，則人牛並立。假令立春在十二月内，則是春在歲前，即人在後。如立春在正月内，則是春在歲後，即人在牛前。若立春在歲日，即是春與歲齊，人牛並立。

陽歲人居左，陰歲人居右。

寅辰午申戌子爲陽歲，卯巳未酉亥丑爲陰歲。

又《釋籠頭韁索第四》 孟年以麻爲之，寅申巳亥爲孟年。仲年以草爲之，子午卯酉爲仲年。季年以絲爲之，辰戌丑未爲季年。

凡韁索長七尺二寸，像七十二候。凡秦者，乃牛鼻中環木也，亦曰拘。

牛拘者，常以桑柘木爲之。拘者，是牛秦，予用逐年正月中宮色。拘秦者，牛鼻中木也，即以每年正月中宮色馬之。假令寅申巳亥年正月中宮二黑，用黑色拘秦者。子午卯酉年正月中宮八白，用白色拘秦。辰戌丑未年正月中宮五黃，用黃色拘秦。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六《立春》 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開封、祥符兩縣，置春牛於府前。至日絕早，府僚打春，如方州儀。府前左右百姓賣小春牛，往往花裝欄坐，上列百歲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獻遺。春日，宰執、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立春》 臨安府進春牛於禁庭立春前一日，以鎮鼓鑼吹妓樂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館內。至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綵杖鞭春，如方州儀。太史局例於禁中殿陛下，奏律管吹灰，應陽春之象。街市以花裝欄，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勝，各相獻遺與貴家宅舍，示豐稔之兆。宰臣以下，皆賜金銀幡勝，懸於幞頭上，入朝稱賀。

《宋史》卷一〇〇《禮志三・吉禮三・五方帝》 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勾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

又卷一〇二《禮志五・吉禮五・嶽瀆》 立春日祀東嶽岱山於兗州，東鎮沂山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淮瀆於唐州。

《遼史》卷五三《禮志六・嘉儀下》 立春儀：皇帝出就內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內合班，再拜。可矮墩以上入殿，賜坐。帝進御容酒，陪位并侍立皆再拜。一進酒，臣僚下殿，左右相向立。皇帝戴幡勝，等第賜幡勝。臣僚謝畢，皇帝於土牛前上香，三奠酒，不拜。教坊動樂，侍儀使跪進綵杖。皇帝鞭土牛，可矮墩以上北南臣僚丹墀內合班，跪左膝，受綵杖，直起，再拜。贊各祗候。司辰報春至，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節度使以上上殿，撒穀豆，擊土牛。撒穀豆，許衆奪之。臣僚依位坐，酒兩行，春盤入。酒三行畢，行茶。皆起。禮畢。【略】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爲幟，像龍御之；或爲蟾蜍，書幟曰『宜春』。

《文獻通考・樂一》 〔章帝〕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無《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元・熊夢祥《析津志・風俗》 立春，太史院奏某日得春，移文赤縣，以是年立春日支干。宛平縣或大興縣，依上年故事塑春牛、勾芒神。比及未立春三日前，太史院、司農司使請都堂宰輔合府正官、司屬官，迎太歲神牛於齊政樓之南，香花燈燭祀如常。立春之日，質明，司農守土正官率赤縣屬官，具公服拜長官，以綵杖擊牛三匝而退。土官大使，送勾芒神入祀。中書、戶部進春牛。上位、儲皇、三宮、宰輔、諸王、省院、臺、部院寺監府。牛制。牛則納音本色闌坐共一亭，案上並飾以金綵衣帶座，咸以金裝之，仍銷金黃袱蓋於上，綵杖渾金，垂綵結二尺，部官通訖，宰輔二人與入宮次第以進，然後奉有職位者。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嶽鎮海瀆常祀》 立春日祀東海於萊州界，大淮於唐州界。【略】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明・陶宗儀《説郛》弓五九引晉・陶機《陸機要覽》 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略】是風至則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又弓六二引宋・范成大《桂海花志》 白鶴花如白鶴，立春開。

又弓六九引《四時寶鏡・食生菜》 東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菔、芹芽爲菜盤相餽貺。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

又引唐・孫思邈《千金月令・賜綵》 唐制，立春賜三省官綵勝各有差。

又《宜春字》 立春日，貼『宜春』字于門。

又《南村輟耕録》卷五《授時曆法》 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略】

《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

又引元・周密《乾淳歲時記・立春》　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之福寧殿庭。及駕臨幸，內宮皆用五色絲綵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晴以克眼藥。餘屬直閣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小春牛數十，飾綵旛雪柳，分送殿閣巨璫，各隨以金銀錢彩段爲酬。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裹銀及羅帛爲之，係文思院造進，各垂于幞頭之左入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縷紅絲，金雞玉燕，備極精巧，每盤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帖子，帝后貴妃夫人諸閣各有定式，絳羅金縷，華粲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而邸第饋遺則多效內庭焉。

又引二〇六引唐・郭橐駝《種樹書・花》　立春若是子日，於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熳。

又引一〇四引宋・周師厚《洛陽花木記・四時變接法》　立春前後，接諸般鍼刺花。

又卷二四《剛卯》　又馬永卿《嬾眞子録》云：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明・陶珽《説郛續》引一八引明・皇甫録《近峰記略》　正德戊寅冬，駕幸楊州，河氷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候之？』命迎春於楊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澌，臣民駭覩。

又引二四引明・王世懋《閩部疏》　迎春日，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坐嬰兒高槩上，兒皆慣習，飲噉自若，了無怖懼。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呼跳舞。勞以曆書，惡少輩多舞獰狻，求索尤甚，即藩臬長無奈之何。士女傳觀，塡街塞巷，自茲春事日盛。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三《四時調攝・春時逸事・食生菜》　晉於立春日，以蘿蔔，芹芽爲菜，盤相饋。唐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故蘇詩：『青蒿黃韭試春盤』。

又《戴春燕》　荆楚立春日，剪綵爲燕以戴之，故歐陽詩：『共喜釵頭燕已來。』又王沂公帖云：『綵燕迎春入鬢飛。』

又《貼宜春字》　立春日，門庭楣上寫『宜春』二字帖之，王詩云：『寶字貼宜春。』

又《五辛盤》　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故蘇詞云：『辛盤青韭，膾酒是黃柑。』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遞辦。仁和縣於仙林寺，錢唐縣於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甲整辦什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採蓮』之類。種種變態，競巧爭華。教習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前列社夥，殿以春牛。士女縱觀，闐塞市街，競以麻、麥、米、豆拋打春牛。其優人之長，假以冠帶，騎驢叫躍，以隸卒圍從，謂之『街道士』。過官府、豪門，各有贊揚致語以獻利市。遇檻樓猥漢衝其節級，則據而杖之，亦有謔浪判語，不敢與較。至府中，舉燕，鞭牛而碎之，隨以綵鞭土牛，分送上官鄉達。而民間婦女各以春旛、春勝、鏤金簇綵，爲燕蝶之屬，問遺親戚，綴之釵頭。舉酒，則縷切粉皮，雜以七種生菜，供奉筵間，蓋古人辛盤之遺意也。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南都打春》　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太祖見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詞，使城中亦爲之。至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舉行不廢，謂之村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　古者立春迎青帝於東郊，今塑芒神爲太歲，塑土牛以起事，蓋以前月建丑爲牛，故出土牛以送寒氣且升陽也。杭人增設迎春之儀，集優俳諸人，飾以冠帶，被服乘馬，效古人雲臺諸將、瀛洲學士之類，多至數十隊。又令倡妓絢裝環珮，童子衣被錦綺，令坐臺閣中。又制綵亭數十，羅列市肆，諸物備極繁華。遠近之人，至期塞途充路，肩摩鱗集，羣聚而觀視。天氣晴和，春儀繁盛，呼爲富春，亦祈禳之意也。至秋霜降，祀五龑之神，先期亦羅列將卒，盛陳兵器，如行師隊伍。旗幟劍戟，金光蔽天，而金鼓鐃角，喧填盈耳，杭人亦聚觀之，以爲盛事。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正月》　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于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

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互相請宴，吃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暮正旦，咸頭戴鬧蛾，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裝就者，亦有用草蟲蝴蝶者，或簪于首，以應節景。仍有眞正小葫蘆如豌豆大者，名曰草里金，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皆貴尚焉。初七日，人日，吃春餅和菜。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畧》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東直門外五里，爲春場。場内春亭，萬曆癸巳，府尹謝杰建也。故事，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勾芒神亭，次春牛臺，次縣正佐、耆老、學師儒，府上下衙皆騎，丞尹輿。官皆衣朱簪花迎春，自場入於府。是日，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生舁入朝，進皇上春，進中宮春，進皇子春。畢，百官朝服賀。立春候，府縣官吏具公服，禮勾芒，各以綵仗鞭牛者三，勸耕也。退，各以綵仗贈貽所知。按造牛芒法，日短至，辰日，取土水木於歲德之方。木以桑柘，身尾高下之度，以歲八節四季，日十有二時，踏用府門之扇，左右以歲陰陽，牛口張合，尾左右繳。芒立左右，亦以歲陰陽，以歲干支納音之五行三者色，爲頭身腹色，日三者色，爲角、耳、尾，爲膝脛，爲蹄色，以日支孟仲季爲籠之索，柳鞭之結子之麻苧絲。牛鼻中木，曰拘脊子，桑柘爲之，以正月中宮色爲其色也。芒神服色，以日支受尅者爲之，尅所尅者，其繫色也，歲孟仲季，其老壯少也。春立旦前後五日中者，是農忙也，過前，農早忙，過後，農晚閑也。而神並乎牛，前後乎牛分之，以時之卯後八曰燠，亥後四曰寒，爲罨耳之提且戴，以日納音，爲髻平梳之頂耳前後，爲鞋袴行纏之懸著有無也。田家樂者，二荊籠，上着紙泥鬼判頭也。又五六長竿，竿頭縛脬如瓜狀，見僧則捶，使避匿，不令見牛芒也。又牛臺上，花繡衣帽，扮四直功曹立，而兒童瓦石擊之者，樂工四人也。考漢郊祀志，迎春，祭青帝勾芒，青車旗服，歌青陽，舞雲翹，立青幡，百官衣皆青，郡國縣官，下至令史，服青幘。今者朱衣。唐制，立春日，郎官御史長貳以上，賜春羅幡勝，宰臣親王近臣，賜金銀幡勝，入賀，帶歸私第，民間剪綵爲春幡簪首。今惟元旦日，小民以鬃穿烏金紙，畫綵爲鬧蛾，簪之。

明・林堯俞《禮部志稿》卷二二 進春儀有司鞭春儀附

凡進春，先期數日奏聞。欽天監遣官至順天府候氣，屆期奏進。舊儀與見行微有不同，備列於左。

洪武二十六年定：

是日早，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于丹墀北向立。應天府官置春案于丹墀中道之東，引禮引府縣官就拜位。贊鞠躬，樂作，四拜平身，樂止。典儀唱進春，引府縣官舉春案，樂作，由東堦陞，跪置于丹墀中道俯伏。興平身，樂作，又四拜，禮畢。鳴，贊唱排班。引禮，引文武官北向立，贊班齊。致詞官詣中道之東，跪奏云：『新春吉辰，禮當慶賀。』贊鞠躬，樂作，贊五拜三叩頭訖，樂止。儀禮司奏禮畢。

萬歷八年定：

先一日，鴻臚寺執事官，設春案一張，于皇極殿外東王門簷下。是日，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侍班。執事官先諧中極殿行禮如常，鴻臚寺堂上官跪奏請陞殿，導駕官前導，教坊司樂作。上御皇極殿，陞座，樂止。錦衣衛傳鳴鞭，引入序班引順天府等官先就拜位。鳴贊，贊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内贊立于東王門外，贊進春。引入序班引，順天府府尹至東王門外。鴻臚寺堂上官招呼起案，樂作，擡案序班舉春案至正門外簷下置定，樂止。引入序班引府尹至案前立，内贊隨至簷下立。贊跪，鴻臚寺堂上官傳跪，外贊亦贊跪。内贊贊進春。府引贊『臣某等謹進，某年春。』又奏：『皇太后陛下春，中宮殿下春，某王殿下春。』俱在午門外伺候。請命司禮監官捧進，請旨。承旨畢，内贊贊俯伏，鴻臚寺堂上官傳俯伏，外贊亦贊俯伏，樂作，興，平身，樂止。引入序班將府尹引下。鴻臚寺堂上官招呼起案，擡案序班舉春案至原處置定，府尹仍入原班立。外贊，贊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順天府等官退下侍立，對贊，贊排班，班齊，文武百官入班立定。鳴，贊，贊跪，鴻臚寺堂上官一員，于丹陛中道跪致詞云：『新春吉辰，禮當慶賀。』致畢，起身一躬，由東邊門入殿内侍立。鳴，贊，贊俯伏，樂作，興平身。五拜叩頭，興，樂止。鴻臚寺堂上官殿内跪奏禮畢，傳贊禮畢，鳴鞭。駕興，百官退，奏進春樂。與朝賀同

有司鞭春儀

永樂中定

每歲有司預期塑造春牛幷芒神。立春前一日，各官常服，輿迎至府州

縣門外。土牛南向，芒神在東西向。至日清晨，陳設香燭、酒果，各官俱朝服。贊排班，班齊，贊鞠躬，四拜，興，平身。班首詣前跪，衆官皆跪。贊奠酒，三奠酒訖。替俯伏，興，復位，又四拜，畢。各官執采杖排立于土牛兩傍，贊長官擊鼓三聲，擂鼓，贊鞭春，各官環擊土牛者三，贊禮畢。

《明史》卷五一《禮志五・吉禮五・禘祫》　［嘉靖］十五年復定廟饗制。立春犆享，各出主於殿。

又《時享》　［嘉靖］十七年定享祫禮。凡立春特享，親祭太祖，遣大臣八人分獻諸帝，內臣八人分獻諸后。

又卷五三《禮志七・嘉禮一・大朝儀》　立春日進春，都城府縣舉春案由東階陞，跪置於丹陛中道，俯伏，興。贊拜，樂作。四拜，興，樂止。文武官北向立，致詞官詣中道之東，跪奏云：『新春吉辰，禮當慶賀。』贊拜，樂作。五拜三叩頭，興，樂止。儀禮司奏禮畢。正統十一年，正旦立春，禮部議順天府官進春後，百官即詣班行賀正旦禮。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立春》　立春日，邑首甲、糧長二人，夜半於縣治前畫地植草，如耕種狀，值人畜即止，以卜歲，多驗。萬曆中嘗失期誤春田，官呵之。答曰：『諺有之，不種田時吃白米。』歲果稔。

成化元年、崇禎元年，並元旦立春。華亭陳繼儒眉公楹帖：『歲朝春百年難遇，聖天子萬壽無疆。』

立春日，望三素雲見，修眞入道秘言。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五《立春遇雨》　歲朝遇春，久晴遇雨，皆吉。雨于立春日，不知何占？打着丁巳頭則主陰濕，東作工本，全資菜麥，雨以潤之，尤望日以暄之，老農惟時若是禱。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進春》　立春日，各省會府州縣衛遵制鞭春。京師除各署鞭春外，以綵繪按圖經製芒神土牛，舁以綵亭，導以儀仗鼓吹。交春之刻，京兆尹帥兩學諸生恭進大內。

又《春盤》　新春日獻辛盤。雖士庶之家，亦必割雞豚，炊麪餅，而雜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紅蘿蔔，名曰咬春。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九《小秦淮録》　吳薗茨揚州鼓吹詞序云。郡中城內。重城妓館。每夕燃燈數萬。粉黛綺羅甲天下。吾鄉佳麗。在唐爲然。國初官妓。謂之樂戶。土風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東蕃釐觀。令官妓扮社火春夢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隸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給身錢二十七文。另賞春官通書十本。是役觀前里正司之。至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以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揚州花鼓。扮昭君、漁婆之類。皆男子爲之。故俗謂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燈之訓。官妓既革。土娼潛出。如私窠子半開門之屬。有司禁之。泰州有漁網船。如廣東高桅艇之例。郡城呼之爲網船浜。遂相沿呼蘇妓爲蘇浜。土娼爲揚浜。一逢禁令。輒生死逃亡不知所之。今所記載如蘇高三、珍珠娘之類。尙昔年軼事云。

又　戊己于十干屬土，生百物者也。故立春後五戊爲社，立秋後五戊亦爲社。社爲五土之神，祭之報成也。故修造動土、塡塞埋葬、斬草開穴忌之，燕作巢亦避之，蓋以其旺相也。

清・周廣業《三餘摭録》卷二　今時憲書前刻繪春牛圖，策牛人或居前，或居後，或居中。每年不同。俗說：牛屬土，爲財。人居牛前，爲財趕人，主歲豐稔。人居牛後，爲人趕財，主歲薄收。余閱唐李涪《刊誤》云：『《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予以今時憲書考之，良然。賢於俗說多矣。又曰：『今天下州郡，立春日，製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按此，則今時憲所繪，正是《月令》遺意，奈何忽焉不考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一《正月・行春》　行春之儀：附郭縣官，督委坊甲，裝扮社夥，如觀音朝山、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采蓮之類，名色種種。聞國初猶以優伶官伎爲之，今皆乞兒祇應。故事：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屬，迎春婁門外柳仙堂，鳴騶清路，盛設羽儀，前列社夥，殿以春牛。觀者如市，男婦爭以手摸春牛，謂占新歲造化。諺云：『摸摸春牛腳，賺錢賺得著。』蔡雲《吳歈》云：『去去婁關有古坊，爭看太守迓勾芒。歌童毛女風流歇，端爲迎春特地忙。』

按：《漢書》太守有行春之文。唐高承《事物紀原》：『周公始制立

春土牛。蓋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褚人穫《堅瓠集》：『古者迎春與出土牛，原是二事。迎春以迎陽氣，出土牛以送陰氣。迎春在立春，出土牛在季冬，與儺同時。合而爲一，不知起于何時？』又云：『吳中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出土牛，郡人競觀，以鋪張美麗，爲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號召伎女樂工梨園百戲，聲歌雜遝，結束鮮明，歲以爲常。』長、元、吳《志》皆云：『立春日迎春東郊，競看土牛。』《吳縣志》并云：『大戶皆垂簾門外，婦女艷飾。』

又《打春》 立春日，太守集府堂，鞭牛碎之，謂之打春。農民競以麻麥米豆拋打春牛，里胥以春球相饋貽，預兆豐稔。百姓買芒神、春牛亭子，置堂中，云宜田事。蔡雲《吳歈》云：『春恰輪當六九頭，新花巧樣贈春球。芒神腳色牢牢記，共詣黃堂看打牛。』

按：《隋書·禮儀志》始有彩仗擊牛之文，即後世之打春也。漢晉以前無打春之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立春日絕早，府僚打春，府前，百姓賣小春牛。』吳自牧《夢粱録》：『立春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彩仗鞭春。街市以花裝欄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勝，各相獻遺於貴家宅舍，示豐稔之兆。』晁冲之詩：『自慚白髮嘲吾老，不上譙樓看打春。』是事雖始於隋，而儀文實備於宋，迄今沿之。

又《拜春》 立春日爲春朝，士庶交相慶賀，謂之拜春。拈粉爲丸，祀神供先，其儀亞於歲朝，埒于冬至。

按：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云：『立春日，宰執親王近臣入賀。』吳自牧《夢粱録》云：『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稱賀。』蓋立春賀節，本爲下之行禮于上，無答拜之理。《昆新合志》云：『立春日，紳士亦賀節，餘則否。』【略】

又《春餅》 春前一月，市上已插標供買春餅，居人相饋貺，賣者自署其標曰『應時春餅』。蔣耀宗、范來宗《咏春餅聯句》云：『十字瓊肌貴蔣，吳儂製不同。易教廚婢習范，難語餅師功。舊典堪徵數蔣，新嘗豈畫充？勻平霜雪白范，熨貼火爐紅。薄本裁圓月蔣，柔還捲細筒。紛藏絲縷縷范，饞嚼味融融。令節傳柑候蔣，明燈促席中。登盤爭覺美范，下箸輒能空。觸手書防涴蔣，抽毫賦孰工？酒停枵腹果范，茗佐渴喉通。風物家園好蔣，春筵歲事豐。紅綾懷昔賜范，牙齒已成翁蔣。』

按：孫國敉《燕都游覽志》：『立春日，于午門賜百官春餅。』陳迦陵詞：『爭覓取，金盤咬。』注：『立春日啖春餅，謂之咬春。』《四時寶鏡》：『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府志》亦以迎春日啖春餅。又江、震《志》：『宴集以春餅爲上供，謂即古五辛盤遺意。』吳穀人祭酒《咏春餅》詩云：『薦新羣愛樣團欒，複疊如堆月一盤。次第咬春宜酒配，縱橫映字趁燈看。記逢人日煎曾約，莫信吾家説不刊。回首紅綾飄昨夢，茅檐無恙且加餐。』

又《山川壇迎喜》 大府擇立春後丁日或壬日，喜神正南方，率標下弁卒，各陳隊伍，張列兵器，迤邐至山川壇，迎祀喜神，謂之迎喜。俗例：趨觀不迭，主一歲之不祥。故男女紛集，爭先恐後。東方欲白，平安街南，已于于而來。小小茶坊，亦拂拭桌凳，專待觀者憩息。土人置食物供買，過午便散，謂之迎喜市。蔡雲《吳歈》云：『南來喜氣遠迎將，夾道游人若堵牆。一陣香風笑聲起，畫樓何處不新妝？』

按：雅《志》云：『風雲雷雨境內山川城隍神壇，在盤門外一都，地隸吳縣，蓋府治之正南也。迎祀喜神於壇，必揚兵演陣，猶唐制。烟炬，爲平安火耳。』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正月·春牛圖》 《困學紀聞》：『土牛之法，以歲幹色爲身，歲支色爲首，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景祚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天下，李涪刊誤。春牛圖示農耕早晚。凡立春在臘月中，策牛人在前，示農早也。在臘月晦，則策牛人當中，示農中也。在正月望，則策牛人在後，示農晚也。按：春牛圖中，幾龍治水，幾牛耕地，皆以正月初辰丑日按算。俗有多龍多旱、多牛多趕之説。王鞏《甲申雜記》謂爲不然，崇甯乙酉凡十一龍治水，是年大水。

又《打春拜春》 立春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綵仗鞭春牛碎之，謂之打春。農民競以麻麥米豆拋擲春牛。街市以花裝欄，置小春牛於中，及春勝春幡出賣。里胥以春毬饋貽貴家宅舍，預兆豐稔。百姓買芒神、春牛亭子置堂中，云宜田事。士庶即於是日交相慶賀，謂之拜春。撚粉爲丸，祀神供先，其儀不亞於歲朝。

按《月令》：出牛示農耕之早晚。古制於國城南立土牛以示民。如

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者近前，示其農早也。如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者在後，示其農晚也。今立春日，州縣製土牛，以綵杖鞭而碎之，事與古殊，然相沿已久。《隋書・禮儀志》已有綵杖擊牛之文。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吳自牧《夢粱録》其説並同。劉侗《帝京景物略》云：『先立春一日，官吏禮勾芒神，各以綵杖鞭牛者三，勸農也。』晁冲之詩云：『自慚白髮嘲吾老，不上譙樓看打春。』蓋自隋迄明已舉爲故事矣。

又《行春》　吳中自昔繁盛，俗尚奢靡，競節物，好遨遊，行樂及時，終歲殆無虚日。而開春令典，首數行春，即古迎春禮也。舊俗：官吏於是日督坊甲飾社夥，名色種種，以鋪張美麗，爲時和年豐兆。而留心民事者，國初猶競召伶妓、樂工，爲梨園百戲，如《明妃出塞》、《西施采蓮》之類。變態雖呈，爭妍鬥巧。今世風遞遷，第以市兒祗應故事：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屬迎春東郊暸門外柳仙堂。鳴騶清路，盛設羽儀，旂幟前導，次列社夥、田家樂，次勾芒神，次春牛臺。巨室垂簾門外，婦女華粧坐觀。比戶啖春餅，春餻，競看土牛集護龍街，駢肩如堵，爭手摸春牛，謂占新歲利市。諺云：『手摸春牛腳，賺得錢財著。』

按：漢時太守有行春之文，《周禮》始制立春土牛。蓋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古者迎春與出土牛原二事。迎春以迎陽氣，出土牛以送陰氣。迎春在立春，出土牛在季冬，與儺同時。今合爲一，與古制殊矣。

又《綵勝春幡》　《戒典》云：『瑞像圖金勝形，取像西王母戴勝也。』唐制，立春日賜三省官綵勝。《荆楚歲時記》云：『立春日，剪綵爲燕戴之。』『又造華勝以相遺。』今吳俗綵勝，多雜綴於像生花朵中，或剪綵戕，或紮通草爲之，閨中簪於髻鬟以助粧飾。賀方回詞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眞風華艷絶也。俗又刻青繒爲小幡，重累連綴，爲龍首銜之，以簪於髻。此先漢年幡遺製。或則翦烏金紙爲飛蛾、蚑蜨、草蟲形，名鬧穰穰，元夕婦人戴之，所謂珠翠鬧蛾是也。俗總名之謂春幡。夫盤珠朵翠，一釵值七十萬錢，此富貴家所爲，直服妖耳，何足尚耶？若其尋常閭巷，裝點春華，閨房首飾頓逐年光一遍新，則綵勝春幡惟其時矣。

《熙朝樂事》：『立春日，婦女各以春幡、春勝、縷金簇綵爲燕蜨之屬，問遺親戚，綴之釵頭。唐制，立春日，郎官以上賜春羅勝，宰相、親王賜金銀幡勝入賀，帶歸私第。民間剪綵爲春幡簪首。』《帝京景物略》：『元旦日，民間以鬃穿烏金紙，畫綵爲鬧蛾簪之。』鄭毅夫詩：『漢殿鬥簪雙綵燕，始知春色上釵頭。』

又《春餅》　新春市人賣春餅，居人相餽遺。餅薄形圓，裹肉膾及野菜熟之，以佐春盤，鄰里珍爲上供。人日煎餅於庭，名熏天。廿五日大啖餅餌，名填倉。是皆相傳舊俗云。

按：熏天見《荆楚歲時記》。填倉見《帝京景物略》。《燕都游覽志》稱：『立春日賜百官春餅。』郡志稱：『迎春日啖春餅春餻。』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打春》　打春即立春，在正月者居多。立春先一日，順天府官員至東直門外一里春場迎春。立春日，禮部呈進春山寶座，順天府呈進春牛圖。禮畢回署，引春牛而擊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餅，婦女等多買蘿蔔而食之，曰咬春，謂可以卻春困也。

謹按禮部則例載：立春前一日，順天府尹率僚屬朝服迎春於東直門外，隸設皁芒神土牛，導以鼓樂，至府署前，陳於綵棚。立春日，大興、宛平縣令設案於午門外正中，奉恭進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府縣生員皁進，禮部官前導，尚書、侍郎、府尹及丞後隨，由午門中門入，至乾清門、慈寧門恭進，內監各接奏，禮畢皆退。府尹乃出土牛環擊，以示勸農之意。又湧幢小品載，前明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御前及仁壽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費錢九萬餘。景皇即位，諭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愬，乃以時花充用。

《中華竹枝詞》清・太素生《瀋陽百詠》　案上瓷盆放早梅，適從殘臘報春回。泥牛卻管春何事，鼓吹喧喧競送來。俗于立春前日，鼓吹班頭預辦小小泥牛一頭，挨門相送，名爲送春牛，實藉以索酒資耳。

律轉勾芒又一新，青鞋忙煞看春人。儂家別有春心在，不看迎春看咬春。立春前一日，地方官于天齊廟前高搭彩棚，置芒神於內，兼尹京兆學使屆期前往迎春，賣癡呆者呼擁夾道焉。又俗于立春日咬蘿蔔，謂之咬春。

《中華竹枝詞全編・廣東卷》清・張芝田《梅州竹枝詞》　立春前日

事周遊，大守鞭春打土牛。取土置欄牛孔阜，好留梨雨事東疇。立春前一日，守土官迎春東郊，次日鞭春打土牛，取其土置欄上，牛不疫。

雨水

《逸周書・時訓》 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

盧文弨校勘：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未始易之，後人遂以習見妄改古書。此書本亦以雨水在前，驚蟄在後，非也。今從沈正之。下穀雨、清明亦然。

《御覽》作『桃始不華是謂否塞又云倉庫災，倉庚不鳴』，即下不從上。

春分之日，爰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爰鳥不至，婦人不娠。雷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震。

盧文弨校勘：『娠』字舊闕，從《御覽》補。『失』字亦舊闕，從《後漢書》補。《御覽》又作『電若不見，即國無威振』。『振』與『震』同。

《淮南子》卷三《天文》 雨水【略】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略】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高誘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略】

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略】

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

明・顧炎武《日知録》卷三〇《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歷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爲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有此說。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原注）今作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歷》耳。梁氏曰古歷以驚蟄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自漢迄今，雨水先于驚蟄，清明先于穀雨。攷《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依《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皆非也。《漢志》歲術是依劉歆《三統歷》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太初，并非始于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歷》乃改之，司馬彪《續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日雨水，今日驚蟄，今日清明，今日穀雨。鄭、班二公處于孝章改歷之後，特注以明之。獨蔡邕《月令問答》謂《四分》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岐異。記疏誤也。今二月間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原注）《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爲異。《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原注）王應麟曰：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原注）《律歷志》又先穀雨後清明。

驚蟄

《左傳・桓公五年》 凡祀，啓蟄而郊，杜預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孔穎達疏：《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爲正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比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

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爲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既以閉蟄爲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郤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恆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恆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日月，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

《逸周書・時訓》　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九《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余嘗讀班史《曆》，至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而有疑焉。蓋周建子爲歲首，則三月爲寅，今之正月也。雖今歷法亦有因置閏而驚蟄在寅之時，然多在既望之後，不應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中也。至後漢，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爲序。《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周爲三月。』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夏爲二月，周爲四月。』蓋可見矣。《史記・曆書》，亦爲孟春冰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爲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亦與今不同。並見《前志》。

清・顧祿《清嘉録》卷二《驚蟄聞雷米似泥》　土俗，以驚蟄節日聞雷，主歲有秋。諺云：『驚蟄聞雷米似泥。』若雷動于未交驚蟄之前，則主歲歉。諺云：『未蟄先蟄，人吃狗食。』

按：《孝經緯》：『雨水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二月節。蟄者，蟄蟲震驚起而出也。』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二《二月・驚蟄聞雷》　《孝經緯》稱：『雨水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二月節。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俗以驚蟄聞雷，主歲有秋。諺云：『驚蟄聞雷米似泥。』若先驚蟄而雷，則主歲歉。

《禮記疏》：『孟春之月，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中，乃大驚而出。』

吴穀人《驚蟄詩》：

鈴鈴聲啓蟄，虺虺勢凌虚。宛轉千盤後，艱難一震初。摘茶遙應鼓，驚笋促攜鋤。蠕動蜎飛族，乘陽待發舒。

春分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二《架格鳥鳴》　鳥鳴春，紀候也。仲春，有鳥如烏，先雞鳴，名架格鳥。朝日曈曨初出，呼於林樾或田家屋角，其音曰架架格格，促民架犁出耕出。農候此鳥，爲犁耙入田之候。村烟曖曖，曉睡方濃，於枕上聞之，則惺然起，趣家人具餐，緯厥耒，率履畝出耕墾土。

《荆楚歲時記》：『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以爲入田之候。』

清明

漢・崔寔《四民月令・三月》　清明節，命蠶妾治蠶室：塗隙、穴，

具槌、柱、薄、籠。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七《清明節》 清明節。尋常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麪造棗餻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頭。寒食第三節，即清明日矣，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發宮人車馬朝陵，宗室南班近親，亦分遣詣諸陵墳享祀。從人皆紫衫、白絹、三角子青行纏，皆係官給。節日，亦禁中出車馬。詣奉先寺道者院，祀諸宮人墳。莫非金裝紺幰，錦額珠簾。綉扇雙遮，紗籠前導，士庶闐塞。諸門紙馬鋪，皆於當街，用紙袞疊成樓閣之狀。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各攜棗餻、炊餅、黃胖、掉刀、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雛，謂之『門外土儀』。轎子即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墳，但一百五日最盛。節日，坊市賣稠餳、麥饊、乳酪、乳餅之類。緩入都門，斜陽御柳，醉歸院落，明月梨花。諸軍禁衛，各成隊伍，跨馬作樂四出，謂之摔脚。其旗旄鮮明，軍容雄壯，人馬精銳，又別爲一景也。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二 《清明節》

清明交三月，節前兩日謂之『寒食』，京師人從冬至後數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條插於門，名曰『明眼』，凡官民不論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頭。寒食第三日，即清明節。每歲禁中命小內侍於閣門用榆木鑽火，先進者賜金碗、絹三疋。宣賜臣寮巨燭，正所謂『鑽燧改火』者，即此時也。禁中前五日，發宮人車馬往紹興攢宮朝陵。宗室南班，亦分遣諸陵，行朝享禮。向者從人官給紫衫、白絹、三角兒青行纏，今亦遵例支給。至日，亦有車馬詣赤山諸攢，并諸宮妃王子墳堂，行享祀禮。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車馬往來繁盛，塡塞都門。宴於郊者，則就名園芳圃、奇花異木之處；宴於湖者，則綵舟畫舫，欸欸撐駕，隨處行樂。此日又有龍舟可觀，都人不論貧富，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雖東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殢酒貪歡，不覺日晚。紅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圓，樂聲嘹喨，此時尚猶未絕。男跨雕鞍，女乘花轎，次第入城。又使童僕挑著木魚、龍船、花籃、鬧竿等物歸家，以饋親朋鄰里。杭城風俗，侈靡相尚，大抵如此。

明・陶宗儀《説郛》弓四六引唐・武平一《景龍文館記》 四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韋承慶應制詩：『舊火收槐燧，餘寒入桂宮。鶯啼正隱葉，鷄鬬始開籠』。

又弓六九引唐・李淖《秦中歲時記》 寒食節，內僕司車與諸軍使爲繩橛之戲，合車轍道兩頭打大橛，張繩橛上，高二尺許，須緊榜定駕車盤。轉碾輪於繩上，過不失者勝，落輪繩下者輸，皆裝飭車牛賭物，動以千計。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蒨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塚，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罍，山家村店，享餕遨遊。或張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驟騎，飛錢拋鈸，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圈觔斗，舞盤及諸色禽蟲之戲，紛然叢集。而外方優妓，歌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賈賣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綵粧、傀儡、蓮船、戰馬、餳笙、鼕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楹壁間，謂如此則夏月無青蟲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饋施主。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三月祭墓，清明日，小民男婦盛服攜盒酒祭其先墓，祭畢野坐，醉飽而歸。每年是日，各門男女擁集，車馬喧闐。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一《農事・占候・三月》 『清明曬得楊柳枯，十隻糞缸九隻浮。』『清明無雨少黃梅。』『雨打紙錢頭，麻麥不見收。』『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清明日，喜晴。諺云：『簷頭插柳青，農人休望晴；簷頭插柳焦，農人好作嬌。』若清明寒食前後，有水而渾，主高低田禾大熟，四時雨水調。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三《四時調攝牋・清明祭掃》　《武林舊事》：清明前後十日，城中士女艷粧襳飾，金翠琛縞，接踵聯肩，翻翻遊賞，畫船簫鼓終日不絕。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略・三月》　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帶楊枝于髻。坤寧宮後及各宮，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宮之溝渠，俱于此疏濬之。竹篾排棚，大木桶及天溝水管，俱于此時油捻之，并銅缸亦刷換以新汲水。凡內臣院大者即製蓆箔爲涼棚，以繩收放，取陰也。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五《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殽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胙。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妝藻野，袨服縉川。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並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鋪袒衫半臂、紗裙汗帨、銅爐錫注、瓷甌漆奩，及肩蔑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鬥雞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蠢蠢。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　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榼，轎馬後掛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酹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哭罷，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列坐盡醉。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也。是日簪柳，遊高梁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感念出遊。【略】華亭宋懋澄『清明曲』：人記鬼記清明字，楮錠酒榼傾城出。生人情，遊人致，墳頭紙片兒孫淚。　兒孫淚罷花前醉，花不開，鬼當餒。

又卷五《西城外・高梁橋》　水從玉泉來，三十里至橋下，苻尾靡波，魚頭接流。夾岸高柳，絲絲到水。綠樹紺宇，酒旗亭臺，廣畝小池，蔭爽交匝。歲清明，桃柳當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橋，輿者則褰，騎者則馳，蹇驅徒步，既有挈攜，至則棚蓆幕青，氈地藉草，驕妓勤優，和劇爭巧。厥有扒竿，觔斗，唰喇，筒子，馬彈解數，烟火水嬉。扒竿者，立竿三丈，躶而緣其頂，舒臂按竿，通體空立移時也。受竿以腹，而項手足張，輪轉移時也。卸竿，身平橫空，如地之伏，手不握，足無垂也。背竿，髁夾之，則合其掌，拜起於空者數也。蓋倒身忽下，如飛鳥墮。觔斗者，拳據地，俯而翻，反據，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圈地上，可指而仆爾，翻則穿一以至乎三，身僅容而圈不動也。疊案焉，去於地七尺，無所據而空翻，從一至三，若旋風之離於地，已則手兩圈而舞於空，比卓於地，項膝互掛之，以示其翻空時，身手足尚餘閑也。唰喇者，掐撥數唱，諧雜以諢焉，鳴哀如訴也。筒子者，三筒在案，諸物械藏，示以空空，發藏滿案，有鴿飛，有猴躍焉。已復藏於空，捷耳，非幻也。解數者，馬之解二十有四，彈之解二十有四。馬之解，人馬並而馳，方馳，忽躍而上，立焉，倒卓焉，鬣懸，躍而左右焉，擲鞭忽下，拾而登焉，鐙而腹藏焉，鞦而尾贅焉，觀者岌岌，愁將落而踐也。彈之解，凡空二三，及其墜而隨彈之，疊碎也，置丸童頂，彈之碎矣，童不知也。踵丸，反身彈之，移踵則碎，人見其碎，不見其移也。兩人相彈，丸適中，遇而碎，非遇，是俱傷也。烟火者，魚，鱉，鼈，鷺形焉，燃而沒且出於溪，屢出則爆，中乃其兒雛，衆散，亦沒且出，烟焰滿溪也。是日，遊人以萬計，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遊也，亦如之。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大小清明》　福建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間小廢，毋敢大廢。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一一《虹橋録下》　清明前後，肩擔賣食之輩，類皆俊秀少年，競尚粧飾，每着藕藍布衫，反紐鉤邊，缺其衽，謂之『琵琶衿』。袴縫錯伍取窄，謂之『棋盤襠』。草帽插花，蒲鞋染蠟，賣豆腐腦、茯苓糕。喚聲柔雅，渺渺可聽。

清・王有光《吴下諺聯》卷二《清明不拆絮到老没成器》　此就未老

之人言。人生少壯，要將身子打熬得堅韌，否則少有風侵寒損，便傴焉如不終日，焉能架海擎天，做一番事業。《孟子》『天降大任』節備言之矣。清明春氣過半，夏氣漸臻，此時之絮不拆，春日遲遲，常在重裀疊袴中，養成嬌惰，即是晏安酖毒，何以得成大器，到老亦不過如是。

又卷四《末目・清明前掛金錢清明後掛銅錢》 清明前後半月，吳俗皆有標插墳墓者。以紙錢飄掛，古稱寓錢，非金亦非銅，其曰金曰銅者，係乎其人之孝思也。掛在前，子孫殷勤依戀祖先，切切然有不敢或後者，孝思厚而足貴，其錢非金而是金也。掛在後，子孫怠緩不甚依戀祖先，幾幾乎若奉行故事者，孝思薄而不足貴，其錢非金而是銅也。僕本獨子，遵恩例兼繼兩房宗祧。前年合葬，墳草未宿，標插較急，拜興一望如白練，有觸是諺，録配上聯。時嘉慶己未春，清明前十日也。

先是正月初一日六十生朝，自述詩有曰：『獨子單承依古禮，兩房兼繼荷皇仁。』實感恩例於無涯也。初三日，太上皇升遐。清明前十日，詔到除紅。泣題一聯：『普天率土含悲處；復旦重華仰頌時。』敬謹書之素牋，換去色聯，因即以『素史』自署。而拙集十二字聯適竣，湧淚投筆，自是不復續聯云。青浦素史臣王有光恭紀。

清・顧祿《清嘉録》卷三《三月・插楊柳》 清明日，滿街叫賣楊柳，人家買之，插於門上。農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諺云：『檐前插柳青，農夫休望晴。』

按：《五代・後周序》：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楊柳插門。吳自牧《夢粱録》云：『清明日，家家以柳條插門上。』又周密《乾淳歲時記》：『清明前三日，家家插柳，大家則加棗餌於柳上。』又喻正己《詩話雋永》：『賈秋壑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又史梅溪《飲綠齋詞》有『柳戶清明』之句。九縣《志》亦皆載『清明日，插柳於檐』。《崑新合志》又云：『寒食日，插麥葉於門戶。』並云：『是日宜雨。諺云：「雨打墓頭田，高低好種田。」』

又《戴楊柳球》 婦女結楊柳球戴鬢畔，云紅顏不老。楊韞華《山塘櫂歌》云：『清明一霎又今朝，聽得沿街賣柳條。相約比鄰諸姊妹，一枝斜插綠雲翹。』

按：段成式《酉陽雜俎》：『唐中宗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帶之可免蠆毒。』《唐書・李適傳》謂：『細柳圈辟癘。』又劉若愚《燕史》云：『清明日，戴柳枝於髮。』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人清明，多有采柳枝插鬢者。』詩云：『新火纔從竹屋分，綠烟吹作雨紛紛。楊枝最是無情物，也逐春風上鬢雲。』《吳縣志》亦載：『清明日，人帶柳圈。』又江、震《志》：『清明，男女咸戴楊柳，諺云「清明不帶柳，紅顏成皓首」。』《崑新合志》則云：『寒食日，男女胥佩戴麥葉。』此又一說。

又《上墳》 士庶並出，祭祖先墳墓，謂之『上墳』。間有婿拜外父母墓者。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止。道遠則泛舟具饌以往，近則提壺擔盒而出。挑新土，燒楮錢，祭山神、奠墳鄰：皆向來之舊俗也。凡新娶婦，必挈以同行，謂之『上花墳』。新葬者，又皆在社前祭掃，諺云『新墳不過社』。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衣冠稽首祖塋前，盤供山神化楮錢。欲覓斷魂何處去，棠梨花落雨餘天。』又蔡雲《吳歈》云：『柁尾飄飄掛紙錢，出城都是上墳船。荒原落葉何曾掃，勝地名花別有緣。』

按：《禮記》：宗子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墓祭之本也。但未必在寒食。而《五代史・周世宗紀》論云：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似野祭始於五代矣。然蔡中郎謂：『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用此語，自作終制，亦云『禮不墓祭』。則漢、魏時固有墓祭者。漢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使祭其塚。光武令諸功臣皆過家上塚，又遣使祭竇融父塚。且《孟子》書有『壻間之祭』。《韓詩外傳》有『椎牛祭墓』之文。《史・周本紀》云：『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吳越春秋》：『夏少康，封禹庶子於越。春、秋祠墓於會稽。』則夏時已有墓祭。《周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冢人》：『凡祭墓爲尸。』《檀弓》記『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疏皆謂祭后土之神。朱子云『周禮，上已有墓祭』，則以爲祭先矣。竊意後人因后土之祭，而並祀祖先爾。《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八年八月，有事於十一陵。則期又在八月。又《朱買臣傳》云：故妻夫家上塚。亦未詳何時。《舊唐書》載開元二十年敕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寖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又柳子厚《與許京兆書》：『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則寒食之期，始於隋唐間也。徐凝詩云：『嘉興縣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回。』此更

可證。《程氏遺書》謂：『拜墳，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從常禮祭之。』東坡有《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塚》詩云：『鹿門山下德公回。』或據此以爲寒食上墓，漢已有之。然章懷注《龐公傳》引《襄陽記》，止云『司馬德操來候，值德公渡沔上先人墓』云云，初不言時日。東坡傳（疑作詩字）但以上塚借龐公爲言耳。喻正己《詩話雋永》：『賈秋壑於德祐元年寒食，上母墳。』周密《武林舊事》：『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人家上塚，而野祭尤多。婦人淡妝素服，提攜游女，分餕游息。』又吳自牧《夢粱録》：『清明日，諸宮妃王子墳堂，行享祀禮。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今《崑新合志》：『寒食，往祭先壠，謂之掃墓。』又《常昭合志》：『清明祭墓，謂之「上隴」。』又江、震《志》皆載：『清明，士女並出祭墓，俗呼「上墳」。』又云：『今婦人並出祭墓，惟新寒食及新娶婦之家爲然，餘則否。』《府志》及長、元、吳《志》皆云：『寒食清明掃墓。』又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於清明前，子女長幼持牲、醴、楮錢，祭掃墳墓，雖至貧乏，亦備壺醪、豆豕。間有族人祭無祀孤塚，夫祭外父母者，紙灰滿谷，哭聲哀戚，有古淳樸之風。洞庭山又以餕餘燕諸族人，親友互相庀具。壺觴騰湧，歡呼鼓腹。祭先睦族之誠，又他鄉之所不及。』

又《紙錠》　土俗，家祭、墓祭皆焚化紙錠。紙以白阡，切而爲陌，俗呼『白紙錠』。有滿金、直屯之分，以金銀紙箔糊成。其有掛於墓者，則彩箋剪長縷，俗呼『掛錢』，亦曰『掛墓』。家曰新《紙錢》詩云：『紙錢紙錢誰所作，人不能用鬼行樂。一絲穿絡掛荒墳，梨花風起悲寒雲。寒雲滿天風括地，片片紙錢吹忽至。紙錢雖多人不拾，寒難易衣饑換食。勸君莫把紙錢嗔，不比鑄銅爲錢能殺人。朝爲達官暮入獄，只爲銅山一片綠。』

按：《唐書・王嶼傳》云：『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剪錢爲鬼事。』開元二十六年，嶼爲祠祭使，始用之禳祓祭祀。范傳正謂：『惟顏魯公眞卿、張司業參家祭，不用紙錢。』王建《寒食行》云：『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又徐凝詩云：『惟有縣前蘇小墓，無人送與紙錢灰。』是則唐時已盛行。乃歐陽修謂始於五代。又都元敬《聽雨記談》亦謂：『金銀楮錠及錢，始於五代。』又引《清異録》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游亞寶」。』宋僧道世《法苑珠林》又謂紙錢起於殷長史，更不知何本。宋錢若水不燒楮錢，呂南公爲文頌之。邵康節祭祀焚楮錢，伊川見而怪問之，曰：『亦明器之義。』周益公《雜志・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則宋時紙錢眞作錢樣。《吳縣志》：『清明前後，掃墓掛紙錢於塚。』又《崑新合志》云：『楮錠有剪長縷者，名「掛錢」，俗云「掛墓」。』錢唐姚春漪詩注：『毛，音環，去聲。杭州土音也。』吳人亦謂背負物曰毛。

又《山塘看會》　清明日，官府至虎丘郡厲壇致祭無祀。游人駢集山塘，號爲『看會』。會中之人，皆各署吏胥，平日奉侍香火者，至日各舁神像至壇。舊例：除郡縣城隍及十鄉土穀諸神之外，如巡撫都土地諸神，有祭事之責者，皆得入壇，謂之『督祭』。凡土穀神又咸以手版謁城隍神。短簿祠道流以王珣爲地主，袍笏端莊，降階迎接。每會至壇，簫鼓悠揚，旌旗璀璨，鹵簿臺閣，鬬麗爭妍。民之病愈而許願服役者，亦多與執事。或男女縲紲裝重囚，隨神至壇，撇枷去杻，以爲神赦。選小兒女之端好者，結束鮮華，赤腳跕立人肩，或置馬背，號爲『巡風會』。過門之家，香蠟以迎。薄暮反神於廟。俗呼『轉壇會』。蔡雲《吳歈》云：『紛紛神役與神囚，多事舁神到虎丘。卻愛巡風小兒女，繡衣花帽騁驊騮。』又郭麐《山塘竹枝詞》云：『靈旗社鼓說迎神，長吏同班露冕春。一例折腰手版內，那知張翰與王珣。』又楊韜華《山塘櫂歌》云：『三騶排立厲壇勻，縣長朝來監祭神。一樣陰司重地主，階前袍笏立王珣。』

按：《易》：『城復於隍。』此城隍之名所由昉也。《左傳》『祝宗用馬於四郼』，又『祈於四郼』，杜預注：『郼，城也。』錢竹汀以爲城隍之祀之濫觴。趙與旹《賓退録》謂『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是三國時已有之。《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號城隍神』。《南史》：梁邵陵王綸，『祭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饒牛口。』綸與紀皆與儼同時，祀城隍神見諸此。至唐遂盛，張說、韓愈、杜牧之、麴信陵皆有祭城隍之文。杜甫、羊士諤有賽城隍詩。李白《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云：『大水滅郭，公抗詞正色，言於城隍，其應如響。』李陽冰《縉雲縣城隍廟記》云：『城隍神，

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李昉等《太平廣記》：『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歐陽公跋云：『城隍廟，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賓退録》又云：『負城之邑，亦有與郡縣兩立者。』陸放翁《鎮江府城隍廟記》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猶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神而已。』陸鳳藻《小知録》載：『洪武二年，上在朝陽殿，夢東莞城隍及缽盂山土地云：「每歲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飭有司，歲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詔天下無祀者，歲凡清明、中元、十月朔，郡邑官致祭，著爲令。我朝因之。』《府志》：『郡厲壇，在虎丘山前，附郭三邑，統祭於此。』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節序屆清明。郡廟旌旗壇裏盛，十鄉臺閣半塘迎。看會偏蘇城。』注：『虎丘厲壇，清明賽會最盛，十鄉城內外土穀神也。聞古者像不土繪，以神主。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上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今吳中土穀之神，分配古賢名姓，塑像奉祀，如任彥昇、蔣子文、張翰、王珣之類皆是。且昔之尊以神牌者，今皆舁像矣。』嘗閱《曝書齋集》，有《山塘即事》詩云：『寒食山塘路，游人隊隊偕。桁楊充皁隸，簫鼓導神牌。紅粉齊當牖，銀花有墮釵。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階。』『神來官道擁，祝祭厲壇仍。活脫青袍引，縱橫繡幰乘。巫風書具訓，奢俗禮宜懲。手版紛紛集，吾憐張季鷹。』攬雲居士《吳門續畫舫録》云『吳中嘗以清明、中元、十月朔三節賽神，祀孤於虎丘郡厲壇。舟子藉諸麗品，以昂其價。畫舫鱗集山塘，視競渡尤盛。競渡止經旬之約，賽會盡一日之歡。西舫東船，伊其相謔。直無遮大會』云。

又《野火米飯》　是日，兒童對鵲巢支竈，敲火煮飯，名曰『野火米飯』。

按：《輦下歲時記》：『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金椀一口。』吾鄉野火米飯，猶循鑽火遺風。錢思元《吳門補乘》亦載野火米飯之俗。

又《游春玩景》　春暖園林百花競放，闔人索掃花錢少許，縱人流覽，士女雜遝，羅綺如雲。園中畜養珍禽异卉，靜院明軒，挂名賢書畫，陳設彝鼎圖書。又或添種名花，布幕廬簾，提防雨淋日炙，亭觀臺榭，妝點一新。尋芳討勝之子，極意留連。隨處各有買賣趕趁，香糖果餅，皆可人口，瑣碎玩具，以誘悅兒曹者，所在成市。游玩天平、靈岩諸山者，探古迹訪名勝，兜輿駿馬絡繹於塗。虎邱山下，白堤七里，彩舟畫楫，銜尾以游。南園北園，菜花遍放，而北園爲尤盛，暖風爛漫，一望黃金。到處皆絞縛蘆棚，安排酒爐茶桌，以迎游冶。青衫白袷，錯雜其中，夕陽在山，猶聞笑語。蓋春事半在綠陰芳草之間，故招邀伴侶，及時行樂，俗謂之游春玩景。蔡雲《吳歈》云：『鄧侯山下梅花香，十三橋下數輕航。雪海一番風信過，武邱再訪玉蘭房。』又云：『慈雲稽首古支硎，針綫非關社日停。別業師林推第一，裙衫穿透碧瓏玲。』又云：『北園看了菜花回，又早春殘設餞杯。此日無錢看買酒，半壺艷色倒玫瑰。』又楊韞華《山塘棹歌》云：『觀音山轎最輕盈，柳側花間好并行。儂是牡丹郎蛺蝶，相隨一路到天平。』又云：『尋春剛遇落花時，好遣小蠻唱柳枝。痴絕烏篷裙屐客，新詩題滿白公祠。』又云：『茶寮高隱綠楊枝，玉几堆盤位置宜。一碗香茗數家食，眼前無地覓貧兒。』又云：『北園春盡菜花香，野蝶飛來都變黃。歸棹齊門看落照，紅燈一道出山塘。』

按：莫旦《蘇州賦》有『樓船鼓吹兮暮春嬉』之語，注：『吳俗好遨游，當春和景明鶯花爛漫之際，用樓船簫鼓，具酒肴，以游上方、石湖諸處，上巳日爲最盛。綺川子弟，傾城而出，茶賽博戲，無貧富早集。』盧《志》亦云：『上巳日，士女皆於池亭流觴曲水，效修禊故事。』然今皆不傳，惟長、元、吳《志》并載：『二月始和，即命樓船簫鼓，游山覽勝。』又范《志》：『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游，虎邱、靈岩爲最盛。』又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云：『二月始和，虎邱、天平、觀音、上方諸山，游人最盛，竹輿輕窄，上下如飛。』又邵長蘅《冶游》詩云：『二月春始半，踏青邀女伴。小桃虎邱紅，新柳山塘短。』今蓋猶不异於昔云。《吳縣志》又謂：『吳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則山水園亭，多於他郡；游具，則旨酒嘉肴，畫船簫鼓，咄嗟而辦；游伴，則選伎聲歌，盡態極妍，富室朱門，相引而入，花晨月夕，競爲勝會，見者移情。』吾鄉園林第宅，爲近日游人所爭集者，如潘儒巷之獅子林，元至正間，天如則禪師倡道之地，中多奇石，陰洞典奧，倪高士瓚愛其景，爲之繪圖，舊在寺中。本朝康熙間，黃小華殿撰軒之父，購爲涉園。聖祖

高宗南巡，屢幸其地。園中有古松五株，皆生石上，俗又名五松園。舒鐵雲《游獅子林作》云：『百轉百邱壑，一步一階級。縮地無近謀，漏天有餘澀。雲林老畫師，筆筆不相襲。凝神慘經營，彈指妙結習。』載《瓶水齋集》中。北街拙政園，明王獻臣別墅，後歸徐氏，再易主，爲海昌陳相國之遊別業，既籍官爲廨署，署廢爲民居，乃東偏歸蔣棨，名復園，西偏歸葉士寬，名書園，今爲吳松圃協揆璥宅。《百城烟水》稱其地林木絕勝。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花時巨麗鮮妍，紛披照矚，爲江南所僅見。閶街頭巷網師園，本爲清河道宋宗元構以養母，有《網師小築十二咏》，今歸太倉瞿氏，俗稱瞿園。閶門外下塘花埠街劉蓉峰觀察恕寒碧山莊，俗稱劉園，本爲明徐冏卿泰時東園故址，園之東北，今尚有東園弄。恕愛石，園中聚奇石爲十二峰，載《府志》。虎邱山浜白公祠，嘉慶二年，太守任公兆坰即蔣氏塔影園改建。蓋園本程氏故居，蔣氏有之，襲塔影之名，實非家云美先生故第也。中有仰蘇樓、懷杜閣，又有思白堂，流泉疊石，花木鬱然，爲往來嘉客讌集之所。道光五年，邑侯萬公臺重修，即思白堂改爲慕李軒，并增葺臨流小閣，顏曰『塔影山光』。又一榭園，本爲薛六郎墳庵。孫淵如觀察星衍所築，即其左爲滬瀆侯祠，一名憶嘯園，中有授書堂、寶順齋、壺天小閣，齋壁嵌置《順陵碑》，凡四十七石，閣壁嵌置薛氏舊摹《石鼓全文》，凡七石。閶邱坊巷錢武肅王分祠，一名息園，吾家依園故址也。乾隆時，蔣曰梁、楊大琛先後居之。嘉慶十六年，錢參軍鋒改築，中有一邱，相傳爲梁妙岩公主墓，築臺其上，曰妙岩臺。靈岩山碧玲瓏館，向爲畢秋帆制府沅別業，今爲虞山蔣氏祠。又盤門內之樂園，爲陸氏宅，故又名陸園。他如鍾吾山之上眞觀，西山之無隱、吾與、來鶴、何亭、德雲、普賢、藕花總持林，寒山、法螺諸靜室，及南城之結草庵、流水禪居諸禪房，又南濠之人參會館、關東會館、泉州會館，洞涇內之同仁堂，培德堂，虎邱之同善堂，南濠之體善堂，亦皆小有花圃，裙展駢集。如古迹，則有支硎山之碧琳泉，穹窿山下之朱買臣讀書臺，城南之蘇子美滄浪亭，桃花塢之唐六如祠，後板廠之蔣深綉谷園，中有綉水、蘇齋、交翠堂諸勝。又包家墩之小雲栖，爲周忠介公順昌讀書處。又虎邱後山之玉蘭房，相傳爲宋南渡時，朱勔自閩移置，將進御而汴梁已失，遂棄植於此，明天啓初爲大風所摧，今孫枝復高三尋，花時爛漫如雪。又楓橋西沿塘小停雲館，本爲國朝王庭魁宅，後歸袁廷檮，葺爲漁隱小圃，後查氏改爲縐雲別墅，門對郊原，有樓翼然，菜花盛放，可以遠眺，俗又名菜花樓。至若靈岩山之館娃宮，響屧廊，采香涇，琴臺，石室俗稱西施洞，相傳爲吳王囚范蠡處；吳王井二，圓者象天，八角者象地，爲吳王避暑處。池四，爲滌花、上方、洗硯、滌月。石之奇巧者十有八，爲石鼓二，石射堋，醉僧石，石罐，壽星石，佛日岩『披雲』『望月』二臺，石樓，袈裟石，石髻，石城，靈芝石，石馬，槎頭石，獻花石，藏經石幢，貓兒石，俗稱靈岩十八景。名勝，則有吾家山之石壁，天平山南趾之白雲寺，唐寶曆二年建，今改爲范文正公功德院，并其祖墓在焉，故俗稱范墳。其後群石林立者，曰萬笏朝天。萬曆末，范參議公允臨構爲別業，亭觀臺榭，璀璨一時，遠望如畫圖中蓬萊三島。引泉爲沼，帶以修廊，通以石梁，有寤言室、咒鉢庵、來燕榭、聽鶯閣、宛轉橋諸勝。其室聯有『門前綠水飛奔下，屋裏青山跳出來』之句。山半有白雲泉，甚白而甘，蓋乳泉也。別有一泉如綫注出石罅者，曰一綫泉。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此龍湫也，雖大旱不竭。』巉山在陽山，《百城烟水》云：『東北峰之最高者，舊名來鶴，望之如狻猊。土人指岩壑爲雌，巉爲雄。相傳始皇時，有管仙人隱於此，故又名管山。』山上諸神祠，皆依山爲榭，曲池修廊，可供游人眺賞。好事者結蘭花社會，奇花异瓣，互相鬥勝。韋蓮懷《游巉山》詩云：『何人鑿山剔雲窟，排空忽架金銀臺。回廊曲檻路窈窕，飛欄橫跨長松堆。香蘭座上競奇馥，水仙座上先春梅。鈿車寶馬滿香陌，蝴蝶上鬢流鶯猜。吳儂好事媚神鬼，冶游不惜千瓊瑰。』蓋實録也。山塘自大津橋下塘至虎邱，延亘七里，古名白堤，其水爲唐刺史白居易所鑿。下塘野芳浜，爲畫船爭集之處，舊名新涇，明時已稱野芳浜，見毛埕《記》。攬雲居士詩云：『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只在野芳浜。』《元和縣志》云：『虎邱山塘，游賞者春秋爲盛，當花晨月夕，仙侶同舟，佳人拾翠，四方宦游之輩，靡不畢集。花市則紅紫繽紛，古玩則金玉燦爛，孩童弄具，竹器用物，魚龍雜戲，羅布星列，令人目不給賞。至於紅闌水閣，點綴畫橋疏柳，鬥茶賭酒，肴饌倍於常價，而人願之者，樂其便也。』南園，《祥符圖經》云：『在子城西南。』今府學後也，本爲廣陵王舊圃，大觀末爲蔡京賜第。北園，即蘇家園，御史蘇懷愚所築，在閶門內後板廠，後爲御史

李模園，今皆夷爲場圃，爲郡中菜花最盛處。諺云：『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夫杭爲東南都會，南宋駐蹕之所，而猶後於蘇，則蘇之繁盛可知矣。

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勝景聚靈岩。響屧風流遺石上，琴臺古調落高山。宮館好躋攀。蘇州好，積翠列天平。萬笏含烟浮碧玉，層岩晴日畫丹青。古洞白雲清。蘇州好，城裏半園亭。幾片太湖堆崒嵂，一篙新漲接沙汀。山水自清靈。蘇州好，城北菜花黃。齊女門邊脂粉膩，桃花塢口酒旗香。處處弄笙簧。蘇州好，最好送春時。白傅堤邊看嫩綠，眞娘墓上唱新詞。昨夜斷腸詩。蘇州好，載酒捲船船。几上博山香篆細，筵前冰碗五侯鮮。穩坐到山前。蘇州好，茶社最清幽。陽羨時壺烹綠雪，松江眉餅炙雞油。花草滿街頭。蘇州好，酒肆半朱樓，遲日芳樽開檻畔，月明燈火照街頭。雅坐列珍羞。』

又《青糰炙熟藕》 市上賣青糰、炙熟藕，爲居人清明祀先之品。徐達源《吳門竹枝詞》云：『相傳百五禁廚烟，紅藕青團各薦先。熟食安能通氣臭，家家燒筍又烹鮮。』

按：盧《志》：『寒食祭先，以稠餳、冷粉糰。』并引呂希哲《歲時雜記》謂：『兩浙民俗，以養火蠶，故於此日禁火。』今俗用青糰、紅藕，皆可冷食，猶循禁火遺風。然與鬼神享氣之義不合，故仍復有燒筍烹魚以享者。蔡鐵翁詩：『燒筍烹魚例薦先。』然江、震《志》又皆云：『寒食祭先，用角粽、青糰。青糰，鄉人搗稷麥汁搜粉爲之。』《集韵》、《類篇》：炙，并『烏卧切』，音涴，猶言暖也。吳語謂煮食物得暖氣而易爛曰炙。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三《三月・畫舫遊》 畫舫之游，始於清明。其船四面垂簾帷，屏後另設小室如巷。香棗廁籌，位置潔淨，粉奩鏡屜，陳設精工，以備名姬美妓之需。船頂皆方棚，可載香輿。婢僕挨排頭艙，以多爲勝。城中富貴家起恆日晏，每至未申，始聯絡出遊。或以大船載酒肴，穹窿如亭榭，數艘并集，銜尾而進，如駕山而來。艙中男女雜坐，簫管并奏，賓朋喧笑。船娘特善烹飪。後艄廚具，凡水舀笊帚、西灶箸籮、醬甑醋瓠、鐮勺盉鐺、茱萸芍藥之屬，靡不畢具。湖鮮海錯、野禽山獸，覆壓庋閣。拙工司炬，窺伺廚夫顏色以施火候。於是畫舫在前，酒船在後，篙櫓相應，放乎中流。傳餐有聲，炊烟漸上，飄搖柳外，掩映花間，水轡迴環，時往而復，謂之行庖。迨至日暮月升，酒闌筵罷，香輿侯久，舍舟登岸，一時金閶門外，胥江埠頭，火炬人聲，衣香燈影，匆匆趨路，各歸城邑。惟有帶渚烟痕，滿川月色，承平風景，眞贏得一段好思量也。

又《楊柳插門》 《五代後周序》云：『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楊柳插門。』《夢粱録》云：『清明日，家家以柳條插門上。』《乾淳歲時記》云：『清明插柳，大家加棗餌於柳上。』《東京夢華録》云：『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麵造棗餌飛燕，柳條貫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今吳俗，清明亦有插柳之俗。垂綠鬱鬱然，烟光翠縷，明媚醒人眼。大家小戶，前街後巷，門閭一望而知曰：『今日是清明也。』農人以是日雨，占主水。諺云：『檐前插柳青，農夫休望晴。』又云：『雨打墓頭田，高低好種田。』

按賈似道詩：『寒食家家插柳枝。』史梅溪詞有『柳戶清明』之句。郡志亦云：『清明日插柳於檐。』

又《戴柳圈》 《酉陽雜俎》稱：『唐時，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帶之，可免蠆毒。』《唐書・李適傳》謂：『細柳圈辟癘。』《唐詩紀事》：『周德華女史，春時踏青郊外，見楊柳垂垂，採其枝結爲同心，隨流水放之。』《山中白雲》云：『都下寒食，水邊花外，多麗環集，各以柳圈祓禊。』郡志載：『清明日人帶柳圈。』吳中婦女爭結楊柳球簪髻，云：『紅顏不老，綠雲裊裊，風華在髻邊也。』俗諺云：『清明不帶柳，紅顏成皓首。』則其爲俗尚可知矣。

《蕪史》：『清明戴柳枝於髮。』

吳曼雲《江鄉節物》詞：

新火纔從竹屋分，綠烟吹作雨紛紛。楊枝最是無情物，也逐春風上髻雲。

楊蘊華《山塘櫂歌》：

清明一霎又今朝，聽得沿街賣柳條。相約比鄰諸姊妹，一枝斜插綠雲翹。

沈卓屏《清明詩》：

風捲輕雲宿雨收，朝暾烘樹鳥啁啾。阿誰早起垂楊下，手貼香鬟插翠球。

袁景瀾《柳枝詞》：

低拂青簾繫畫船，鵝黃醞水弄芳妍。檐間幾點清明雨，綠上雲鬟又一年。

又《踏青》　鶉鳩喚晴，江南春矣。山溫水軟，堤平似掌，韶光滿野，煖律回暄，桃李吐芳，岸草舒綠，都人士女相率爲踏青游。於時百五芳辰，重三令節，風薰繡陌，鎖放園林，粉牆柳細，宛轉鶯簧，香徑花濃，翩翻蜨板，鈿輪逐隊，裙屐追隨。南園北園之間，虎阜靈巖之畔，輿者則褰，騎者則馳。蔗漿茗飲，欖榼挈攜。棚蓆幕青，氈地藉草。寶樹珠樓，紅粧按曲。畫橋烏榜，詩客傳觴。歌舞百戲，樂聲嘈雜，數里并無闃境。厥有驕妓勤優，呈技爭巧。築球過頂，踏索凌虛，扒竿觔斗，翻旋蹬空，絃撥嘌唱，諧雜嘲諢，筒藏戲法，鴿飛兔伏，魚跳刀門，猴扮戲劇，使喚蜂蜨，驅蟻戰鬥，教蛙讀書。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人亂相失，花迷途徑。意所暢，極目；目所暢，極趾。塵香十里，川原四望，琳宮拂剎，掩映芳林，寶馬香輿，縱橫繡陌。梵宇各鐘磬，園墅各笙歌，其致乃在遙見遙聞，隔花隔水相賞。既而，夕陽在山風在柳，花香在衣，春泥在屐，山影在酒杯，人致醺醺然。芳草綠陰中，備極冶游春事，西湖艇、秦淮榭，無以過是風情也。

按《壺中贅録》：『蜀中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秦中歲時記》：『上巳賜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謂之踏青。』《千金月令》：『上巳日，上踏青鞋。』今吳俗以清明日出游，爲踏青。

袁景瀾《踏青詞》：

東風又綠金閶樹，芳杜芊綿狹邪路。盈盈爭試繡邊鞋，檻子雙檐出城去。

園林開遍廟門開，姹女嬌童逐隊來。熟識相逢成一笑，虎邱寺及妙嚴臺。

平蕪燕掠晴絲裊，人生行樂須當早。謝亭王館囀新鶯，茂苑梧宮餘蔓艸。

游人行處重行行，古塚牛羊踏漸平。餳簫社鼓喧無數，得意兒童放鷂箏。

桃花門側佳人面，那得年年會相見。陽春堪踏莫宜遲，落紅轉眼成荒院。

鈿輿錦簇出豪家，撲蜨湔裳傍水涯。坐幄圍裙朋鬥酒，行廚蔭柳婢拗花。

繡鞋一着一回老，舊年游伴看來少。玉鉤莫借污香塵，紅顏能得幾時好？

許鍔《寒食踏青》詩：

餳簫吹暖好春光，郊外游人逐隊忙。絕勝溪山開畫畫，劇憐時世競新粧。隨風柳絮黏行屐，出色花枝露短牆。蹋踘飛墳閑興足，踏青歸路筍鞵香。

又《寒食上塚》　吳俗，清明前後出祭祖先墳墓，俗稱上墳。大家男女，炫服靚粧，樓船宴飲，合隊而出，笑語喧譁。尋常宅眷，淡粧素服，亦泛舟具饌以往。吳郡墓多在西山，到岸艤舟，墳壠數十里間，子孫提壺挈榼，從人擔魚肉而上，轎馬後挂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哭者、酹者、爲墓除草者，挑新土，燒楮錢，祭山神，奠墳鄰，分胙餘，皆向來舊俗也。次以紙錢置塚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凡新娶婦，必挈同行，謂之上花墳。拜埽哭罷，不歸也，必就其路之所近，趨芳樹，擇園囿，游庵堂、寺院及舊家亭榭，列座盡醉，杯盤酬勸。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以盡一日之歡。抵暮乃歸，各攜途中所賣棗餌炊餅、黃胖傀儡、山亭戲具、畫卵鷄雛，謂之門外土儀，以歡娛兒女，至立夏日方止。

按《禮經》：宗子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墓祭之本也。朱子謂《周禮》上巳有墓祭。蔡邕則謂古不墓祭。魏文帝用此語，自作終制，亦云《禮》不墓祭。然考《吳越春秋》：『夏少康封禹庶子於越，春秋祠墓於會稽。』《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也。《孟子》：『《書》有墦間之祭。』《韓詩外傳》有『椎牛享墓』之文。漢元帝遣使祭蕭望之墓，光武令諸功臣皆過家上塚，又遣使祭竇融父塚。則古時原有墓祭矣。《舊唐書》載：『開元時，勅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寖成風俗。士庶之家，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柳子厚又云：『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野。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

則寒食之期始於隋唐間也。《堅瓠集》云：『吳中清明前後，子女長幼持牲醴、紙錢祭掃墳墓，貧家亦備壺醪豆豕。族人祭無主孤塚。有夫祭外父母者。紙錢滿谷，哭聲哀戚。』婦人淡粧素服，提攜游息。歸以餕餘宴族人，互相庀具，壺觴歡洽，祭先睦族之誠，亦可見矣。

宋懋澄《清明曲》：

人記鬼記清明字，紙錢酒榼千家備。生人情，游人致，墳頭紙片兒孫淚。兒孫淚罷花前醉。花不開，鬼應餒。

周宗泰《上塚》詩：

衣冠展拜墓門前，盤供山神化楮錢。欲覓斷魂何處所，棠梨花落雨餘天。

蔡雲《吳歈》：

舵尾風飄挂紙錢，出城都是上墳船。荒原落葉何曾掃，勝地名花別有緣。

袁景瀾《上塚行》：

細雨霏微濕紅萼，踏青時節春寒薄。鳥喚鈿車向古原，僮擔畫榼行東郭。

荒郊布奠泣招魂，石獸淒涼沒蘚痕。幾樹棠梨開殯舍，一盂麥飯送楓根。

重泉冥漠難聞哭，但見纍纍烟草綠。香悅年深螻蟻親，漆燈夜靜狐狸宿。

別有新阡瘞厝宮，邊簫聲咽白楊風。子孫莫起瀧岡表，姓氏早成亡是公。

兒曹只解閒游樂，那識塚中人寂寞。散給杯羹請墓鄰，燒殘紙帛銜林鵲。

靚粧姊妹劇風華，賞遍園林到處花。拜掃歸來天尚早，樓臺更訪梵王家。

暝烟迷壠悵回遲，燈火間窗笑語時。愁絕數峰江上立，月明聞唱鮑家詩。

許鍔《清明掃墓》詩：

荒墩古木夕陽微，游客驚心淚染衣。滿目淒風寒食路，野棠花雜紙錢飛。

又《紙錢楮錠》 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清異録》載：『周世宗發引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游亞寶」。』《法苑珠林》謂：『紙錢起於殷長史。』唐封演《見聞録》謂：『紙錢，晉魏間已有之。』歐陽修謂始於五代，至唐時盛行之，其見於題詠者，不一而足。吳俗，清明祭墓，皆焚化紙錢、楮錠。紙錢以黃同紙切而爲佰，楮錠以金銀箔糊成。有挂於墓者，則以彩牋剪長縷，名曰挂錢，古人謂之寓錢，以其寓錢形也。昔范傳正稱美顏眞卿及張司業參，家祭不用紙錢，呂南公爲文頌錢若水不燒楮錢，而邵康節祭祀焚紙錢，伊川怪而問之，答：『以爲古人明器之義，不可廢也。』今里俗習用以爲鬼事。

顧日新《紙錢》詩：

市上紙錢誰所作？人不能用鬼行樂。一絲穿絡挂荒墳，梨花寒食悲愁雲。風吹滿地人不拾，寒難易衣饑難食。勸君莫把紙錢嗔，不比銅錢能殺人。朝爲達官暮入獄，祇爲銅山一片綠。

又《山塘清明節會》 《日知録》載：『洪武二年，上在朝陽殿，夢東莞城隍云：「每歲致祭無祀孤魂，一次不敷，乞飭有司歲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霑。」上覽而異之，召禮部議，詔天下無祀者，歲於清明、中元、十月朔，郡邑官致祭，著爲令。今祀典因之。』吳郡無祀厲壇在虎邱山前，附郭三邑統祭於此。清明賽會最盛，十鄉城內外土穀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節會，謂清明、中元、十月朔三節也。先期羽士章奏，吹螺擊鈸，比戶清道焚香，寓錢錫錁，充滿衢巷。十鄉土穀神及旦升堂放衙，如人世長官制度。有祭祀之責，皆得入壇，謂之督祭。諸神咸執手版，謁城隍神。短簿祠道流以王珣爲地主，袍笏降階迎接。各鄉賽會都於其時會集。凡里豪市俠，嘯召儔侶，釀錢斂財，賃錦貸繡，聚翠裒香，各一其務，曰會首。會首先期經理會務。走會者戴花枝，捧香爐，裙襦衫幘，色以類從，髻簪鷺羽翦綵花，雪絲紅艷，輝映路衢。色目則有皂隸衙兵、舍人掾吏。健兒手旗，蒼頭擎蓋，牽畫舫而陸行，裝擡閣而陳戲。簫鼓悠揚，旌旆璀璨，鹵簿前行，幡幢林列。男婦充囚，桁楊枷鎖，執香隨會。小兒之端好者，結束鮮華，站立馬背，名曰巡風。虎邱結麥柴亭，如琉璃

黃瓦，光射朝旭。南濠設瓜仁壘，尊罍花石皆以爪仁飣成。東倉造五穀壘，樓觀軒楹俱以稻黍粘瓷，千奇百變，窮極精工。人家皆具香燈迎會，洞去帷闥，玳筵雜陳，籩豆羅列，蠟炬獸爐，香噴若雲。神輿過門，士女迎拜，謂之接會。更有荒隅小市、城陰井落，不能爲會，或偏門曲局，一部半伍，山裝海飾，各殫其智，併入大會，名曰助會。收招游手之徒，爲之前驅，遇豪家之阻折，暴市之侵陵，出與角勝，爭雄酣鬥，旁觀奪魄，是名打會。士庶之家，粧飾童稚，紅股翠鮮，香熏粉傅，蘭芽棘心，鵝雛壁樹，錦帶懸髦，執鞭躍馬，是名捨會。會所經行之家，折簡召客，賓從戚屬，閨秀嬰奇，雲至雨集。花間玉勒，柳下紅粧，星目橫波，雲鬟擁翠，珠連錦簇，黛繞顰迴。家窺則朱欄綺席，水覽則白舫青簾。觀者填溢衢巷，臂倚肩憑，袂雲汗雨，不可勝計，是名看會。

按《吳門畫舫録》云：『吳中清明賽神，祀孤魂於虎邱厲壇。舟子籍諸麗品，以昂其船價。畫舫鱗次山塘，盡一日之歡。西舫東船，伊其相謔，眞無遮大會云。』

朱彝尊《山塘即事》詩：

寒食山塘路，游人隊隊偕。桁楊充罪隸，簫鼓導神牌。紅粉齊當牖，銀花有墜釵。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階。

神來官道擁，祝祭厲壇仍。活脫青袍引，縱橫繡幰乘。巫風書具訓，奢俗禮宜懲。手版紛紛集，我憐張季鷹。

蔡雲《吳歈》：

紛紜神役與神囚，多事輿神到虎邱。卻愛巡風小兒女，綉衣花帽騁驊騮。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厲壇寒食例迎神，簫鼓山塘鬧暮春。手版折腰非俗吏，鶯花地主是王珣。

葉方恆《虎邱清明》詩：

芳菲無處不精神，劍阜銀塘一桁新。茂苑江山風月主，艷陽鶯燕綺羅春。霞添繡陌嘶金勒，香裹雲軿蹴翠茵。笑語章臺攀折恨，冶容遇作慢藏人。

袁景瀾《山塘觀清明賽會》詩：

東風繡陌吹香塵，鶯花艷集蘇臺春。冶游士女空巷出，山塘寒食看迎神。重城雨過烟浮瓦，望裏平蕪綠盈野。鵠舫爭攜映玉人，珊鞭輕試連錢馬。梨園嘌唱轉新聲，綵仗龍旂按部行。肉雷幾陣香衢轟，擡閣童裝故事精。駢肩觀者屯千百，大道紅樓窗盡闢。十里珠簾笑語聲，畫欄咫尺聞香澤。桁楊充罪免身炎，簫鼓神牌引路開。酒罏阮籍醉眠去，粉黛劉楨平視來。繁華一霎雲過眼，費越中人十家產。尋芳且設畫絲屏，野次傳花飛玉琖。

又《放斷鷂》　紙鳶，韓信所作。蕭梁時，臺城被圍，羊侃教放紙鳶獸達援軍。今人巧製不一，俗稱鷂子，亦名風箏。其聲在弓，其力在尾，大者方丈，尾有長至二三丈者。式多長方，有螃蟹、蜈蚣、胡蝶、蜻蜓諸式。或綵繪作仕女形，霧鬢風鬟，縹緲天際。《筆談》載：『梁伯龍戲以綵繪作鳳凰形，飄入雲端，異鳥爲之環集。』春晴競放，川原遠近，搖曳百絲。晚或繫燈於線，連三接五，并於其上高放梨花雪爆，謂之鷂燈。又縛簧鷂背，因風傳響，爲悅耳之音，曰鷂鞭。清明後，風不上升，故俗於清明日放鷂於空，舉線斷之，名放斷鷂。

《堅瓠集》：『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春之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夏日則風橫行空中，故有「清明放斷鷂」之諺。』《詢芻録》：『五代漢李鄴於宮中作紙鳶，乘風爲戲。後於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作聲如箏，俗名風箏。』

唐高駢《風箏》詩：

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楊蘊華《春日》詩：

春衣稱體近清明，鷂背風簧處處鳴。忽聽兒童歡拍手，花梢吹落美人箏。

袁景瀾《詠紙鳶七律十二韻》：

鬥鷄盤馬聚芳阡，又見村兒戲紙鳶。直上怕衝紅杏雨，雙飛宜傍綠楊烟。裁筠作骨輕於鳥，化羽登雲宛欲仙。暗裏城量千萬尺，空中箏曳兩三絃。扶搖自藉微風舉，轉側猶須弱線牽。小伴群看逃學出，名姬延望立花前。落誰庭院驚幽夢，觸找童心憶往年。勾引踏青人笑樂，描摹寒食景新

鮮。奇偕果老乘驢類，幻并公輸削鳳傳。遠去舞隨金蛺蝶，晚歸低罥畫鞦韆。層宵得路爭鵬擊，絕塞將書寄雁邊。錯訝明星光閃爍，紅燈百盞夜深懸。

又《野火飯》 舊俗於清明改火。東坡《夢參寥》詩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唐時亦於清明日賜百官火。《吳門補乘》載：『吳俗清明日，兒童對鵲巢支竈，敲石火煮飯，名野火米飯，猶循改火鑽燧遺風。』

按《食譜》：『寒食煮冬凌粥。』《零陵雜記》：『居人遇寒食，採楊桐及冬青葉染飯，色青而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飯。』《熙朝樂事》：『僧道於清明日染青精飯，以饋施主。』《輦下歲時記》：『長安清明，尚食內園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金椀。』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清明》 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節。古人最重之，今人不爲節，但兒童戴柳祭掃墳塋而已。世族之祭掃者，於祭品之外，以五色紙錢製成幡蓋，陳於墓左。祭畢，子孫親執於墓門之外而焚之，謂之佛多，民間無用者。

按《析津志》云：遼俗最重清明，上自內苑，下至士庶，俱立鞦韆架，日以嬉戲爲樂。自前明以來，此風久革，不復有半仙之戲矣。又《歲時百問》云：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淨明潔，故謂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於渭陽，賜羣臣柳圈各一，謂戴之可免蠆毒。今蓋師其遺意也。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六《紙錢》 京師祀神，用黃紙鑿成錢象，以代焚帛。祭墓則用白紙鑿成大錢，徑圓三四寸，以代冥器。若祠廟則否。按唐臨《冥報（録）〔記〕》云，鑱紙爲錢，以供鬼神，謂之寓錢，是此物自唐時已有之矣。

又《祭墓日期》 今京師展祀先壠，春以清明，秋以七月望，冬以十月朔，咸以缺於夏祀爲疑。愚臆春祭獨以清明，不以日月，可知其義之大矣。一年四時，清明爲萬物發生之初。七月望，萬物咸備，過此更無種植矣。十月朔，萬物告登，天地閉塞，四時之變態無甚於此。撫時序之代興，感吾親之長往，爲人子者，能無風木之悲乎！故祭以此三時，最爲允當。特不知立祀之初，果如是耶，抑別有說耶？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滬人於每年清明日，【略】例以鼓樂奉城隍神出諸北郊，壇祭無祀鬼魂。儀仗輿從，駢闐街巷，馬至數百匹。妓女椎髻蓬髮，身著赭衣，銀鐺桎梏，乘輿後從，謂之『償願』。間有徒步於市者，輕薄少年。指視追逐以爲笑樂。是非敬神，直釀淫風矣。噫！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爲寒食節，禁烟火等儀，京皆不舉。惟清明日婦女兒童有戴柳條者，斯時柳芽將舒，苞如桑椹，謂之『柳苟』。諺云：『清明不戴柳，死後變黃狗。』其義殊不曉。或曰：『清明不戴柳，死在黃巢手』，蓋黃巢造反時以清明日爲期，帶柳爲號，故有是諺也。是日傾城上塚，九門城外自晨至暮處處飛灰，其野店荒村酒食一罄。或云此日有風則過四十五日始止，諺云：『清明刮了墳上土，大風刮到四十五』，農家猶多占驗。

穀雨

清・顧祿《清嘉録》卷三《穀雨三朝看牡丹》 牡丹花俗呼穀雨花，以其在穀雨節開也。諺云：『穀雨三朝看牡丹。』無論豪家名族，法院琳宮，神祠別觀，會館義局，植之無間，即小小書齋，亦必栽種一二墩，以爲玩賞。俗多尚玉樓春，價廉而又易於培植也。然五色佳本，亦不下十餘種。藝花者，率皆洞庭山及光福鄉人，花時載至山塘花肆求售。郡城有花之處，士女游觀，遠近踵至。或有入夜穹幕懸燈，壺觴勸酬，迭爲賓主者，號爲花會。蔡雲《吳歈》云：『神祠別館築商人，穀雨看花局一新。不信相逢無國色，錦棚只護玉樓春。』

按：歐陽修《牡丹記》：『洛陽以穀雨爲牡丹開候。』《司馬光集》注：『洛陽人謂穀雨爲牡丹厄。』僧仲休《越中牡丹花品叙》云：『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絕麗者三十二種，始乎郡齋，豪家名族，梵宇道宮，池臺水榭，植之無間。賞花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范石湖《吳郡志》：『牡丹出洛陽，頃時，朱勔家圃在閶門內，植牡丹數萬本，以繪采

爲幕，每花身飾金爲牌記其名，勫敗，皆拔爲薪。中興以來，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叠羅等，淡紅則風嬌、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鞓、紅雲葉，及茜金球、紫中貴、牛家黃等，不過十數種。』舊《志》云：『今諸種皆不傳，近時有玫瑰紫、紫雲紅、玉樓春、傅家白、新紅、嬌艷、西瓜瓤、綠牡丹等名。今復有錦帳、小桃紅、紫袍金帶、墨紫、御黃、碧月諸名。』《長洲縣志》云：『開封藍思稷所居萬華堂，在資壽寺後，植牡丹至三千株，多於洛中名品。』沈石田《賞玉樓春牡丹》詩：『春粉膩霞微著暈，露紅漸玉淡生痕。』

又　穀雨節前，邑侯采辦洞庭東山碧螺春茶入貢，謂之茶貢。

按：《府志》：『茶出吳縣西山，以穀雨前爲貴。』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洞庭東山碧螺峰石壁，產野茶數株，每歲土人持竹筐采歸，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异也。康熙某年，按候采者如故，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异香忽發，采茶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後，每值采茶，土人男女長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正元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康熙己卯，車駕南巡，幸太湖，巡撫宋犖購此茶以進。上以其名不雅馴，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采辦，而售者往往以僞亂眞。正元沒，製法不傳，即眞者亦不及曩時矣。』

立夏

明・陶宗儀《説郛》弓三一闕名《玄池説林》　立夏日俗尚啖李，時人語曰：『立夏得食李，能令顏色美。』故是日婦女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謂之『駐色酒』。一曰是日啖李，令不疰夏。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隣，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湯名目，若茉莉、林禽、薔薇、桂蕊、丁檀、藒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一《農事・占候》　立夏日，看日暈，有則主水。諺云：『一番暈，添一番湖塘。』是夜雨，損麥。諺云：『二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大抵立夏後，夜雨多，便損麥。蓋麥花夜吐，雨多花損，故麥粒浮秕也。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四《四時調攝牋下・臞仙月占主病》　四月立夏日，忌北風，主歿。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立夏日，啓冰，賜文武大臣，編氓得賣買，手二銅盞叠之，其聲磕磕，曰冰盞。

冰着濕乃消，畏陰雨天，以綿衣蓋護，燠乃不消。【略】

景陵鐘惺《夏冰》：清泠不必論，所貴在虚明。大火同時事，重陰隔歲情。啓藏王政備，愆伏帝心平。冬夏中何物，風霜外有情。水應無此靜，雪固讓其貞。祭韭誠爲重，浮瓜祗益輕。一寒誰所護，六月儼初成。似與暑相得，翻嫌秋早生。

清・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卷四八《立夏部・雜録》引《通攷》：朔日值立夏，主地動。又曰：此日雨，主有重種兩禾之患。

立夏日，風東來，雷電多。南來，年豐歲安。西來，人衆不安。北來，泉涌地震。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〇《水族類一・龍》引明・謝肇淛《五雜組》：俗有立夏分龍之説。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踰。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爲之也。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四月・立夏》　立夏取平日曝晾之米粉春芽，並用糁麪煎作各式果餻，往來餽遺。仍將清明柳穿之點，煎作小兒食之，謂曰宜夏。

清・顧禄《清嘉録》卷四《四月・立夏見三新》　立夏日，家設櫻桃、青梅、穭麥，供神享先，名曰『立夏見三新』。宴飲則有燒酒、酒釀、海蜬、饅頭、麪筋、芥菜、白笋、鹹鴨蛋等品爲佐。蠶豆亦於是日嘗新。酒肆餽遺於主顧，以酒釀、燒酒，謂之餽節。蔡雲《吳歈》云：『消梅鬆脆鶯桃熟，穭麥甘香蠶豆鮮。鴨子調鹽剖紅玉，海蜬入饌數青錢。』

按：《崑新合志》：『立夏日，家設櫻桃、青梅、麥蠶窖餻等物，飲燒酒，名曰「立夏見三新」。』與郡俗略異。

又《秤人》 家戶以大秤權人輕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驗夏中之肥瘠。蔡雲《吳歈》云：『風開繡閣颺羅衣，認是秋千戲卻非。爲挂量才上官秤，評量燕瘦與環肥。』

按：錢思元《吳門補乘》云：『立夏日，家家以大秤權人輕重。』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立夏日懸大秤，男婦皆秤之，以試一年之肥瘠。』詩云：『縣衡一一判低昂，輕重休誇蠟貌強。莫是榮人須論價，就中愁絕是豬王。』

又《注夏》 俗以入夏眠食不服，曰『注夏』。凡以厭注夏之疾者，則於立夏日取隔歲撐門炭烹茶以飲，茶葉則索諸左右鄰舍，謂之『七家茶』。或小兒嗜貓狗食餘，俗名『貓狗飯』。是日雖寒，必著紗衣一襲，並戒坐戶檻，俱令人夏中壯健。

按：田汝成《西湖游覽志》：『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與郡俗不同。錢思元《吳門補乘》：『立夏，飲七家茶，免疰夏。』盧《志》：『夏至食李，以解注夏之疾。』王鏊《姑蘇志》作端午日。王志：『夏至，以束糉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曰「健糉」，以解注夏之疾。』張寅《太倉州志》：『立夏日，煮麥豆和糖食之，曰不注夏。』《南郭州志》則云：『夏至，用蠶豆、小麥煮飯，名夏至飯。戒坐戶檻，云犯得注夏之疾。』江、震舊《志》：『立夏，男女各試葛衣，云解蛀夏之疾。』《常昭合志》：『立夏日，煮麥、豆和糖食之，曰不疰夏。』蓋疰夏之說，已見《元池說林》：『立夏日，俗尚啖李，則不蛀夏。』家治齋云：『疰與注，當作蛀。入夏不健，如樹木之爲蟲蛀也。』《西溪叢話》：『南人不善乘船，曰「苦船」。北人曰「苦車」。苦音庫。』吳下人語音如『注』。又謂所厭惡之人，亦曰注，皆苦之譌，患苦之也。今謂入夏眠食不服，曰『注夏』，猶是意爾。

又《三朝開蠶黨》 環太湖諸山，鄉人比戶蠶桑爲務。三四月爲蠶月，紅紙黏門，不相往來，多所禁忌。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籠采葉，至村中繭煮，分箔繅絲，歷一月，而後弛諸禁。俗目育蠶者曰蠶黨，或有畏護種出火辛苦，往往于立夏後，買現成三眠蠶于湖以南之諸鄉村。諺云：『立夏三朝開蠶黨。』開買蠶船也。

按：《具區志》：『湖中諸山，以蠶桑爲務，女未及笄，即習育蠶。三四月謂之蠶月，家家閉戶，不相往來。』郭傾伽《樗園消夏録》：『三吳蠶月，風景殊佳，紅帖黏門，家多禁忌。少婦治其事者，往往獨宿。許志進《蠶詞》云：「五夜留燈照獨眠，蠶房齋禁太常偏。軒渠借問秦淮海，個出蠶書第幾篇？」』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四《立夏開蠶黨》 環太湖諸山皆石田，不宜稻，民則以蠶桑爲務。三四月爲蠶月，紅紙粘門，不相往來，俗多禁忌。治其事者，初收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名護種。初生以桃葉火炙之，候其蠕動，拂以鵝羽，名擸烏。自初眠至三眠，及上山、分箔、煮繭、繅絲，歷一月而後弛諸禁。育蠶者謂之蠶黨，或畏護種出大辛苦，於立夏時，買育成三眠蠶於瀕湖諸村。諺云：『立夏三朝開蠶黨。』謂開買蠶船也。

按《具區志》：『湖中諸山以蠶桑爲務。女未及笄，即習育蠶。三四月家家閉戶，不相往來。』郭頻伽《樗園消夏録》：『三吳蠶月，紅帖粘門，家多禁忌，少婦治其事者，往往獨宿。』

又《疰夏飲七家茶》 吳俗以入夏眠食不安曰疰夏。蓋吳下方言，謂所厭惡之人曰注，則疰夏之說，猶厭惡之意也。人家於立夏日，取隔歲撐門炭烹茶以飲，茗荈則乞諸鄰舍左右，閱七家而止，謂之七家茶。或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鄰，云飲此茶可厭疰夏之疾。又或煮麥豆和餳食之，或用蠶豆小麥煮飯，名夏至飯。是日天氣雖寒，必試紗葛衣，並戒坐門檻，云俱令人夏中強健，可免疰夏。考疰夏之說，見於元池《說林》云：夏至食李，可解此疾。郡志亦云。

按《杭郡志》：『立夏煮新茶，雜以桂圓、荔枝、棗核諸果，鏤刻花卉人物，極其工巧，各家傳送，謂之立夏茶。』《吳門補乘》：『立夏飲七家茶，免疰夏。』郡志稱：『夏至，以束粽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曰健粽。』以解疰夏。《西溪叢話》云：『南人不善乘船，曰苦船。北人不善乘車，曰苦車。』苦字，吳語音如注，則疰夏亦厭苦之意也。

董兆熊曰：『疰字，當是苦字之音訛。』吳人有苦船、苦轎之稱。見《菽園雜記》『苦，音庫』，可以爲證。《熙朝樂事》：『立夏日，人家各配

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湯名目，若茉莉、林檎、薔薇、桂蕊、丁檀、蘇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元池《說林》：『立夏日，俗尚啖李，謂能令顏色美。是日婦女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曰駐顏酒，令不疰夏。』

又《秤人》　吳俗於立夏日，以大秤衡人輕重，註記於冊，俟來年立夏復秤之，以比較年年之肥瘠。或即於是年立秋日秤之，以驗夏中之肥瘠。郡志不載此俗，《吳門補乘》則稱之，此風想起於近世也。

吳曼雲《江鄉節物》詞：

衡懸逐一判低昂，輕重休誇蠟貌強，莫是菓人須論價，就中愁絕是豬王。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濃香滿架放薔薇，忙動三軍勝令稀，晝永綠窗聞笑語，稱量燕瘦與環肥。

小滿・芒種

宋・馬永卿《嬾真子》卷二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芒種，種稻麥也。』僕近爲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天地類・小滿芒種》　小滿、芒種，已解之於後矣，又累因人問：二十四氣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何以有小滿而無大滿也？文見《簷曝偶談》解二氣，皆指麥言，然應答難於人，人而刊行於書，誤人大矣，因復辨之於此。夫寒暑以時令言，雪水以天地言，此以芒種易大滿者，因時物兼人事以立義也。蓋有芒之種穀，至此已長，人當效勤矣；節物至此時，小得盈滿意，故以芒種易大滿耳。若《偶談》謂天氣小滿而麥未熟，然則下候又何云麥秋至耶？又謂種之有芒者，麥也，然則穀非有芒者乎？又曰稻過是而不可種矣，眞亂說。顧子，予友也，惜遠不及面言。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孟夏事宜・農事占候》　四月以清和天氣爲正。必作寒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候。夏至日風色，看交時最要緊。屢驗。月中看魚散子，占水。黃梅時，水邊草上，看散子高低，以卜水增止。立夏日，看日暈，有則主水。諺云：『一番暈，添一番湖塘。』是夜雨，損麥。諺云：『二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大抵立夏後，夜雨多，便損麥。蓋麥花夜吐，雨多花損，故麥粒浮秕也。月內日暖夜涼，主少水。諺云：『日暖夜寒，東海也乾。』虹見，米貴。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二　江南俗：芒種後逢壬立梅，謂之梅雨。閩俗：立冬後逢壬入液，謂之液雨，亦名藥雨。人皆知之。獨詹雨罕知之者。在白露後逢壬便立詹，故八月初三日至二十三日雨，通謂之詹天雨也。此是北方俗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四《四月・小滿動三車》　小滿乍來，蠶婦煮繭，治車繅絲，晝夜操作。郊外菜花，至是亦皆結實，取其子，至車坊磨油，以俟估客販賣。插秧之人，又各帶土分科。設遇梅雨泛溢，則集桔槔以救之。旱則用連車遞引溪河之水，傳戽入田，謂之『踏水車』。號曰『小滿動三車』，謂絲車、油車、田車也。蔣士銓《南園戽水謠》云：『日腳杲杲曬平地，東家插秧西家時。養苗蓄水水易乾，農夫踏車聲如沸。車軸欲折心搖搖，腳跟皸裂皮膚焦。隄水如汗汗如雨，中田依舊成槁土。農夫爾弗憂，天心或憐汝。爾不見南門已闔鐵冶閉，即看好雨西疇至。』

按：徐炬《事物原始》云：『西陵氏制繅車，以繅絲。』《震澤志》：『黃繭緒粗，不中織染，另繅以爲絲縛。惟細長而瑩白者，留種繭外，乃繅細絲。』又云：『歲既穫，即播菜麥。至夏初，則摘菜薹以爲蔬，春菜子以爲油，斬菜其以爲薪，磨麥穗以爲麨，雜以蠶豆，名曰「春熟」。郡人又謂之「小滿見三新」。』長、元《志》皆云：『油坊，以菜子壓油，在婁、葑兩門。』《吳縣志》云：『在新郭、橫塘、仙人塘。』並云：『吳農治田，男女皆效力。春耕饁餉，夏耘踏車，老幼俱前。人力少者，僱單丁

以襄其事。或長僱、或短僱，總名曰長工，又曰忙工。厚其酒肉以飼之。即《詩》所云「侯彊侯以」之意也。』

又《賣新絲》 繭絲既出，各負至城，賣與郡城隍廟前之收絲客。每歲四月始聚市，至晚蠶成而散，謂之『賣新絲』。蔡雲《吳歈》云：『蠶家多半太湖濱，浮店收絲只趁新。城裏那知蠶婦苦，載錢眼熱賣絲人。』

按：新絲，綿絲也。《吳縣志》：『近湖諸山家，蓄蠶取之，每歲四月始登市。』

又《麥秀寒》 夏初，天氣清和，人衣單袷。忽陰雨經旬，重御棉衣。人以其時之寒，在麥秀之際，謂之『麥秀寒』。王鳴鳳《初夏村居雜詠》云：『鵓鴣催晨曉月殘，數聲布穀報春闌。棉衣欲換情偏懶，見說江南麥秀寒。』

按：范石湖詩：『五月吳江麥秀寒。』楊誠齋詩云：『麥黃秧碧百家衣，已熱猶寒四月時。』陸泳《吳下田家志》亦云：『四月麥秀寒，五月溫和暖。』鄉人以麥宜寒，蠶宜溫，惟同在四月之際，兩者必有一偏，嘗有歌云：『做天難做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種菜哥兒要落雨，採桑娘子要晴乾。』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四《小滿動三車》 小滿節屆，蠶婦煮繭，繅車繅絲，晝旦勤作，趕早趕賣。郊外菜花至是結實，收子到油車壓油，以俟估販。插秧之人挈水溉田，桔槔盈路，救旱備澇，忙踏水車。名曰小滿動三車，謂絲車、油車、田車也。是時，農忙乍起，人鮮游息。趙師秀詩：『鄉村四月閑人少。』良不誣也。

按《事物原始》云：『西陵氏制繅車以繅絲。』《震澤志》：『黃繭緒粗，不中織染，另繅爲絲縛。惟細長瑩白，乃繅細絲。』又云：『夏初摘菜苔爲蔬，春菜子爲油，磨麥穗爲麵，雜以蠶豆，名曰春熟，郡人稱爲小滿見三新。』二三邑《志》：油坊以菜子壓油，在婁葑兩門及新郭、橫塘一帶皆有之。其法以菜子炒熱，用石碾牛曳，碾轉爲末，入車以鐵椎敲擊出油。又吳農治田，男女皆效力，春耕饁餉，夏耘踏車。人力少者，復雇忙工，以勷其事。《舊唐書》：『大和二年閏三月，內出水車樣，令京兆府造水車，散給鄭白渠百姓，以溉水田。』

夏至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游光，厲鬼也，知其名者無溫疾。五綵，避五兵也。按：人取新斷織繫戶，亦此類也。謹按：織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衣衿，以己織練告成於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綵。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脫禍。今家人織新練，皆取著後練二寸許，繫戶上，此其驗也。

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 夏至節日食糉。按：周處《風土記》謂爲角黍，人並以新竹爲筒糉。楝葉插五綵繫臂，謂爲長命縷。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二《風俗》 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壯。

明・陶宗儀《說郛》弓五引漢・劉向《五經通義》 夏至陰始動而未達，故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微氣之養也。

又弓七七引唐・張泌《粧樓記・始影》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

明・陶珽《說郛續》弓三〇明・婁元禮《田家雜占》 夏至前後得黃鱔魚甚散，子時雨必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最緊。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四引明・婁元禮《田家五行》 朔日值芒種，六畜災。值夏至，冬米大貴。又夏至在月初，主雨水調。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

清・周廣業《過夏雜錄》卷五《夏至》 諺云：『夏至少逢端午節，百年難遇歲朝春。』余已兩遇歲朝春矣。夏至值端午則未也。今年甲辰五月四日夏至前端午一日耳。周處《風土記》『端午日與夏至同』，言是日風俗相同也。馬融、王肅謂夏至晝漏刻六十刻，冬至晝漏四十刻。鄭康成謂夏至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五刻。《寤凡》載正統己巳曆，晝刻五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于六十二刻，短極于三十八刻，以燕地稍偏北故然。今憲書晝夜凡九十六刻，蓋一時八刻也。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五月・夏至》　夏至大祀方澤，乃國之大典。京師於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麪，即俗說過水麪是也。乃都門之美品。向曾詢及各省遊歷友人，咸以京師之冷淘麪爽口適宜，天下無比。諺云：『冬至餛飩夏至麪。』京俗無論生辰節候，婚喪喜祭宴享，早飯俱食過水麪。省妥爽便，莫此爲甚。

清・顧祿《清嘉録》卷五《五月・三時》　夏至日爲交時，曰頭時、二時、末時，謂之『三時』。居人愼起居，禁詛咒，戒剃頭，多所忌諱。農人又以每時之末忌雨。諺云：『三時三送，低田白弄。』中時而雷，謂之『腰鼓報』，主大水，諺云：『中時腰報沒低田。』又以時中多雨，及時盡而雷，皆主澇，諺云：『時裏寒，沒竹竿。』又云：『低田只怕送時雷。』

按：施眞卿《叢話》謂：『淮、浙以夏至中氣後爲時。』而《農圃六書》謂：『夏至後半月爲三時，上時七日，中時五日，末時三日。』盧《志》又以芒種後十五日爲入時。而長、元、吳《志》又皆以夏至日爲起時，分三節，共十五日：頭時三日，中時五日，末時七日。江、震《志》並云：『時中忌雷，主雨，諺云：「時裏一聲雷，低田拆舍歸。」中時尤甚。』《崑新合志》云：『時之爲言，農時也。時有三，曰頭時、中時、末時。交時後，人胥愼起居，禁詛咒，戒剃頭，多所忌畏。』長、元《志》又皆云：『時雨，田所必資也，故曰時。』周處《風土記》云：『初雨爲迎時雨，末雨爲送時雨。』蔡鐵翁詩：『驚聽入時三送雨。』郡人時又呼作黰。丁度《集韻》：『黰，深黑色。』殆因呼梅蒸爲黴黰，有濕氣著衣物生斑沫之義，連類及之，遂以時爲黰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五《五月・三時》　施眞卿《叢話》謂：『淮浙以夏至中氣後爲時。』《農圃六書》謂：『夏至後半月爲三時，上時七日，中時五日，末時三日。』郡《志》以芒種後十五日爲入時。三邑《志》以夏至日爲起時，分三節，共十五日，頭時三日，中時五日，末時七日。時中鳴雷，主雨。諺云：『時裏一聲雷，低田拆舍歸。』時之爲言農時也，時有三，正農忙插種之時。時必有雨，田所必資。交時後，人胥愼起居，禁詛咒，戒剃頭，多所忌畏。周處《風土記》云：『初雨爲迎時雨，末雨爲送時雨。』每時之末，忌雷雨。諺云：『三時三送，低田白弄。』中時聞雷，謂之腰鼓報，主大水。諺云：『中時雷報沒低田。』又時中陰雨，時盡鳴雷，皆主澇。諺云：『時裏寒，沒竹竿。』又云：『低田只怕送時雷。』皆吳中農諺也。

袁景瀾《時雨》詩：　孤燈結蕊冷無烟，料峭迎時四月天。屋裏糟床窗外雨，滴殘清夢不成眠。

三時迎送忌雷聲，四野蝦蟆聒雨鳴。正是溪翁初睡醒，五湖田舍話春耕。

又《了田過夏至》　農家墾田插蒔始於芒種，畢於夏至，了田之時，必市魚肉葷菜，以祀先過節，設酒肉相慰勞，以麥芽作餅，餽貽親串，名了田過夏至。蓋此時插種乍青，農人可得數日息也。

按《東陽縣志》：『夏至，凡治田者，不論多少，必具酒肉祭土穀之神。束草立標，插諸田間，就而祭之，謂祭田婆。』蓋麥秋既登，稻禾方茂，義兼祈報矣。

三伏

漢・崔寔《四民月令・六月》　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禰。齊、饌，掃，滌，如薦麥、魚。大暑中伏後，可畜瓠，藏瓜，收芥子，盡七月。中伏後，可種冬葵，可種蕪菁、冬藍、小蒜，別大蔥。

《漢書》卷六六《楊惲傳》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羔，斗酒自勞。

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　六月必有三時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曰：『賀嘉雨。』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餅。

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以來有之。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又卷下《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勢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眞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

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之會，時人無不愛羨也。

又《冰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是月巷陌雜賣》 是月時物，巷陌路口，橋門市井，皆賣大小米水飯、炙肉、乾脯、萵苣筍、芥辣瓜兒、義塘甜瓜、衛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鵝梨、金杏、小瑤李子、紅菱沙角兒、藥木瓜、水木瓜、冰雪涼水、荔枝膏，皆用青布繖，當街列牀，凳堆垛。冰雪惟舊宋門外兩家最盛，悉用銀器。沙糖綠豆、水晶皂兒、黃冷團子、雞頭穰冰雪、細料餬飣兒、麻飲雞皮、細索涼粉、素簽成串、熟林檎、脂麻團子、江豆碗兒、羊肉小饅頭、龜兒沙餡之類。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流盃曲沼，芭蕉新荷，遠邇笙歌，通夕而罷。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一《伏日》 《曆忌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故謂之伏日。顏師古曰：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曰伏。《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無，至此乃有之。《年表》云初作伏也。

元・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六月・收椒》 中伏後，遇天色晴明，帶露收。陰一日之後，曬三日則紅而裂。遇雨，薄攤當風處，頻翻。若盒，則黑，又不香。仍收椒子，用乾土和拌攪勻，埋於避雨水地內，約深一尺，勿令水浸生芽。至來年二月內取出，於肥地深耕，依前法種之。

又《六月・種胡蘿蔔》 宜於伏內畦種，或肥地漫種。頻澆灌則肥大。

明・高濂《遵生八牋・六月事忌》 《四時纂要》曰：三伏日，不可嫁娶，傷夫婦，不吉。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六月》 初伏日造麵，惟以白麪用菉豆黃加料和成曬之。

清・汪灝《佩文齋廣群芳譜》卷四《六月》 六月初伏，薦麥瓜。中伏，碧筒勸竹篠飲。二十四日蓮誕。

清・顧祿《清嘉録》卷六《六月・六月不熱五穀弗結》 俗又以三伏日宜熱，諺云：『六月不熱，五穀弗結。』

按：崔寔《農家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又長、元、吳《志》皆載是占。而《崑新合志》並云：『六月宜大，諺云：「六月大，瓜茄落蘇籮來坐。大，俗讀作度字音。」』

又《三伏天》 舊俗有夏九九，今已不傳。但從夏至日起，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謂之『三伏天』。好施者，於門首普送藥餌，廣結茶緣。街坊叫賣涼粉、鮮果、瓜、藕、芥辣索粉，皆爽口之物。什物則有蕉扇、苧巾、麻布、蒲鞋、草席、竹席、竹夫人、藤枕之類，沿門擔供不絕。士人剪紙爲方圓六八角燈，及畫舫、寶塔、舟車、傘扇諸式，或以鴨卵空其中，粘五色楮彩畫成魚，穴孔納螢，謂之『螢火蟲燈』，供小兒嬉玩。浴堂亦暫停爨火。茶坊以金銀花、菊花點湯，謂之『雙花』。麪肆添賣半湯大麪，日未午，已散市。早晚賣者，則有臊子麪，以豬肉切成小方塊爲澆頭，又謂之滷子肉麪。配以黃鱔絲，俗呼『鱓鴛鴦』。沈欽道《吳門雜詠》詩云：『流蘇斗帳不通光，繡枕牙筒放息香。紅日半窗剛睡起，阿娘澆得鱓鴛鴦。』

按：周遵道《豹隱紀談》：『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土俗以夏至後九日爲炎燠之候，相傳有「夏至未來莫道熱」之諺。』又陸泳《吳下田家志》夏至後一說云：『一九至二九，扇子弗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弗入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漢・郊祀志》『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此非《郊祀志》正文，而係師古注引孟康語）。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陰陽書》云：『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何遜詩：『願以三伏天，催促九秋換。』

又《涼冰》　土人置窖冰，街坊擔賣，謂之『涼冰』。或雜以楊梅、桃子、花紅之屬，俗呼『冰楊梅』、『冰桃子』。鮮魚肆以之護魚，謂之『冰鮮』。蔡雲《吳歈》云：『初庚梅斷忽三庚，九九難消暑氣蒸。何事伏天錢好賺，擔夫揮汗賣涼冰。』

按：王鏊《姑蘇志》：『三伏，市上賣涼冰。』《元和縣志》：『冰窖在葑門外，設窖二十四座，以按二十四氣。每遇嚴寒，戽水蓄于蕩田，冰既堅，貯之於窖。盛夏需以護魚鮮，并以滌暑。』尤侗《冰窖歌》云：『我聞古之凌陰備祭祀，今何爲者惟謀利。君不見葑溪門外二十四，年年特爲海鮮置。潭深如井屋高山，潴水四面環冰田。孟冬寒至水生骨，一片玻瓈照澄月。窖戶重裘氣揚揚，指揮打冰衆如狂。窮人愛錢不惜命，赤腳踏冰寒割脛。槌舂撞擊聲殷空，勢欲敲碎馮夷宮。砯砰倏驚倒崖谷，淙琤旋疑響瓊玉。千筐萬筥紛周遭，須臾堆作冰山高。堆成冰山心始快，來歲鮮多十倍賣。海鮮不發可奈何，街頭六月涼冰多。』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六《六月・三伏天》　炎火逢庚則伏，《曆忌釋》云：自夏至日起，至第三庚日爲初伏。至第四庚日爲中伏。至立秋後初庚爲末伏。謂之三伏天，炎威燀灼，火繖張空，天地爲爐，陰陽裝炭，暑則酷矣。衢路間紅塵赤日。於時多道喝者，多病熱者。郡有好善之家，捨藥裹，施涼茶，街市賣涼粉，冰果、瓜藕、芥辣諸爽口物。用物則有蒲葵葉扇、麻苧手巾、蒲鞋、涼帽、莞蓆、竹簟、青奴、藤枕之類，沿門擔售。有紙翦螢鐙，備諸巧樣，實螢火以娛騃童。浴室停霽火。茶肆以忍冬花、菊花點湯，名雙花飲。麵肆賣半湯麵，未午即散。切肉作小塊，曰臊子肉麵。以肉汁爲澆頭，曰滷子肉麵，配以黃鱓絲，名鱓鴛鴦。豪門貴宅多架涼棚，設碧紗廚於涼堂水榭，盆累珍珠蘭、茉莉成山，中座列冰槃，香風四繞，涼欲生秋。而田間夏畦，方嘆息成雷，流汗若雨，匍伏泥壤，以耘禾薙草，足繭繭踏桔槔輪，以灌苗黍。同居三伏天，勞逸判星淵矣。

按周遵道《豹隱紀談》云：『俗以夏至後九日，爲炎燠之候語云：「夏至未來莫道熱。」』陸泳《吳下田家志》云：『夏至後，里謠云：「一九至三九，扇子弗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弗入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漢・郊祀志》云：『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如何遜詩『願以三伏天，催促九秋換』是也。《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也。立夏，火代木，木生火也。立冬，水代金，金生水也。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袁景潤《吳中三伏》詩　吳中風景好，城市夏偏宜。食物隨心便，乘涼逐伴嬉。花籃編茉莉，燈舫映玻璃。十字洋邊酒，三清殿畔碁。茶樓茗飲潔，餅肆雪糕奇。蔬菜陽春美，園林拙政遺。牙牌喧博客，藥局聚名醫。解暍施丸散，清齋饌粉皮。燒香雷祖廟，賭曲虎邱祠。士女車塵影，街衢汗雨絲。搖風金葉扇，消暑碧筩巵。湖藕裁瓊片，冰鰣膾玉肌。鴛鴦澆鱓麵，絃索唱宜詞。茭白挑傭擔，鱘黃出廄池。門攤陳淘粥，天幔隔炎曦。閑向荷亭坐，聊吟俗事詩。

又《六月素齋》　三伏烈日炎蒸，易感痧暑，食宜淡泊，薄滋味，凡腥臊肥膩食品，咸屏除弗御。吳俗，男婦多清齋素食，一月方復葷，謂之全月素。其少者，亦必二十四日爲度。其食齋之期，二十三日火神誕，爲火神素，二十四日雷尊誕，爲雷齋。郡之人奉雷齋者，十八九，屠門爲之罷市。或有聞雷茹素者，雖非齋期，一聞雷即素食，爲接雷素。二十四日又爲灌口二郎神誕，人咸素齋進香。二十五日爲雷部辛天君誕，謂之辛齋。凡奉辛齋者，每月逢辛日及初六日，皆素食，俗謂之三辛一板六云。凡嗜齋之先，親友必餽葷食肴饌，謂之封齋。俟齋期畢後，仍復烹宰治肴饌開宴，謂之開齋，轉多戕物命，殊爲暴殄之陋習矣。

按：俗以斷魚肉日齋，本梁武帝奉佛，戒不食魚肉之說。然考羅願《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今人以《朱子注》齋必變食，有不飲酒，不茹葷之文，遂以魚肉爲葷而戒之。《道經》：『六月初六日爲清暑日，宜修清暑齋。』又《莊子》：『顏淵曰：「回之家貧，不茹葷，不飲酒，數月矣，可以爲齋乎？」孔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干寶《搜神記》：『炳靈公，東嶽三郎也。』世傳爲火神，而道書傳其誕在五月

十二日。今俗所奉火神，爲祝融，名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爲祝融。重黎沒，其弟吳回爲祝融。吳回生祿終。故《左傳》有『禳火回祿』之文。註謂：『回祿，火神也。』《景霄琅書》載：『五雷大法，雷祖主掌雷霆之事，辛天君爲雷部主簿神。』王楙《野客叢書》：今人久茹素，其親鄰設酒殽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六朝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殽羞，云爲天解菜，正其義也。

袁景瀾《持齋戒殺論》：《文昌寶訓》有持齋戒殺之文，戒戕物命，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減畜類宰屠之苦。吾鄉彭二林、江鐵君諸先生皆虔奉持齋戒殺之訓。余因爲之推廣其說曰：聞之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聖人不能禁天下之殺，而欲禁天下無故之殺，乃說者以不殺爲異端之教，而以專殺歸吾儒，吾儒其安之乎？又以肉食爲中正之道，以素食爲邪僻，肉食者安之乎？則有解之者曰：天之生物，本以養人，殺何必戒。不知惟天育物，人物齊觀，乃不體天之好生，轉謂物之當死，天受之乎？又有解之者曰：人不用物，物將害人，殺何必戒？不知物之賦質，蠢頑不靈，乃不憫物之無辜，而先誣物之有罪，物甘之乎？或且謂庖廚既遠，殺於人者，即不必戒於我。夫不居手刃之名，坐享口腹之實，是巧肆其欲殺之貪者也？或且謂定業難逃，戒於我者，安知不殺於人。夫不謂福自我造，轉謂戚自彼貽，是故縱其妄殺之志者也。然欲求戒殺之方，莫若持齋爲善。大凡習俗不可以驟更，一日之中所殺不知凡幾，一方之中，所殺何啻萬億，一旦遽欲禁之，其勢有所不能。於是去其太甚，而設爲持齋以禁節之。或以日計，或以月計，或以歲計，多寡悉任其自裁，而無遽禁之難。推而一家，推而一國，推而天下，信從悉由乎自致，則無強止之苦。雖一日之齋，所戒幾何，然曰戒一殺，十日可全十物之命矣。雖一人之戒，所戒無幾，然曰齋萬人，一日已全數萬物之生矣。由是，轉殺爲生，將有生無殺，漸推漸滿，可以擴爲仁之量，是誠覺世之苦心也夫。

又《畫舫乘凉》　吳人謂納凉爲乘風凉。伏日炎灼如焚，游閑子弟爭攜畫舫，載酒肴，招佳麗，呼朋引類，檥棹於胥江萬年橋涇，或虎阜十字洋邊。水窗敞開，風來四面。荷香柳影之間，青幔遮陽，碧筩消暑，佳人雪藕，公子調冰，隨意留連，作牙牌、葉格、馬吊諸戲，謂之門牌，或習清唱。白隄兩岸，青舫相銜，高架棚燈，爭相賭曲，夜以繼日，謂之曲局。或即凉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彈唱新聲綺調。更有游士滑稽，演說稗官野史，雜以科諢，以資姍笑，謂之說書。豪家置酒屬客，各於此時遞爲清暑之宴。蓋當爍石流金，無可消遣，因借乘凉爲行樂計也。

按《正字通》：『牙牌，今戲具也。舊傳宣和二年所設，名骨牌，如博塞格五之類。』《談書録》稱：『天九之戲，見明潘之恆《續葉子譜》。』《品外録》稱：『唐韋氏族于廣化里，好爲葉子戲。』歐陽公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晁氏讀書志》云：『葉子戲，晚唐時婦人所撰。』宋轅文《筆記》謂：『葉子二字，拆其文，爲廿世木子，爲李唐二十帝之讖。』陳確菴《頑潭詩話》：『馬吊即戳戲，始創于明時常熟馮猶龍，百老用獻，千生用闖，無何有闖獻二賊之禍。』李斗《揚州畫舫録》稱：『清唱以葉廣明唱口爲最，著《納書楹曲譜》，爲世所宗。』阮吾山《茶餘客話》云：『盲女琵琶，元時已有。至今江淮尤甚。』余考說書在宋時爲演史。明柳敬亭最工此技。耐得翁《古杭夢游録》：『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

董偉業《竹枝詞》：清客絲絃柁子歌，粉屏門後玉人多。分明曲裏新聞事，記得傳來是賣婆。

磨磚第宅賽比鄰，乳母年輕看不眞。深巷重門能引入，一聲聲鼓說書人。

安息香薰轎晚回，掀簾下轎笑顏開。青蚨婢捧誇夫婿，百二十張贏得來。

袁景瀾《虎阜竹枝詞》：說書賭曲聚名家，荷誕乘凉向水涯。十字洋中停鵠舫，笙歌人隔數重花。

柳影荷香映綠篷，牙牌坐鬥夕陽紅。人間熱惱無窮事，付與清凉一陣風。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賜冰》　京師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門例有賜冰。屆時由工部頒給冰票，自行領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

按帝京景物略：前明於立夏日啓冰賜文武大臣。編氓賣者，手二銅盞

疊之，其聲嗑嗑，曰冰盞。是物今尚有之，清泠可聽，亦太平之音響也。

又《換葛紗》　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至處暑日止，百官皆服萬絲帽、黃葛紗袍。

又《冰胡兒》　京師暑伏以後，則寒賤之子擔冰吆賣，曰冰胡兒。胡者核也。

立秋

《漢書》卷六《武帝紀六》　［太初二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後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臊五日，祠門戶，比臘。

顏師古注：如淳曰：『臊音樓。《漢儀注》立秋貙臊。』伏儼曰：『臊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臊，祭名也。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臊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臊、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盍反。』

《後漢書》卷一五志五《禮儀中》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白］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麝。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駟）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李賢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臊，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臊臘而實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臊。』

《晉書》卷二一《禮志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麝。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立秋》　立秋日，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輩，皆剪成花樣戴之。是月，瓜果梨棗方盛，京師棗有數品：靈棗、牙棗、青州棗、亳州棗。雞頭上市，則梁門裏李和家最盛。中貴戚里，取索供賣。內中泛索，金合絡繹。士庶買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葉包，糝以麝香，紅小索兒繫之。賣者雖多，不及李和一色揀銀皮子嫩者貨之。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四《七月立秋附**》**　七月秋孟，例於上旬內車駕詣景靈宮行孟享之禮，以秋陽正炎，上命宰執分詣。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於禁廷內，以梧桐樹植於殿下，俟交秋時，太史官穿秉奏曰：『秋來。』其時梧葉應聲飛落一二片，以寓報秋意。都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於鬢邊，以應時序。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六月》　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蓬、藕、曬伏薑，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先帝愛鮮蓮子湯，又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翦刻花瓣，撲插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　立秋日相戒不飲生水，曰呷秋頭水，生暑痢子。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七月・立秋雨》　秋前五日爲大雨時行之候，若立秋之日得雨，則秋田暢茂，歲書大有。諺云：『騎秋一場雨，遍地出黃金。』立秋預日，陳冰瓜，蒸茄脯，煎香薷飲，院中露一宿，新秋日闔家食飲之，謂秋後無餘暑瘧痢之疾。

清・顧祿《清嘉録》卷七《七月・預先十日作秋天作，俗讀租，去聲**》**　立秋前數日，羅雲複疊，細雨廉纖，金風欲來，炎景將褪，似乎有新涼之意思，諺云：『預先十日作秋天。』李福《偶得吳諺成詩》云：『梧桐滿院綠陰連，引得新涼到枕邊。細雨斜風幾番過，預先十日作秋天。』

按：韓昌黎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去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今方音『作』讀『佐』，俗用『做』。《正字通》云：『做，俗作字。』《字彙》：『租去聲，又音佐。』不知作本有去、入二音，分作、做爲二，非。

又《秋穀碌收粃穀天收**》** 立秋日雷鳴，主稻秀不實。諺云：『秋穀碌，收粃穀。』又以稻秀時，濃霧大作，中有白虹橫貫者，俗呼『白鱟』，亦主穫粃穀，謂之『天收』。蔡雲《吳歈》云：『雨灑風飄日又晴，先秋十日借秋聲。雪瓜火酒迎新爽，怕聽天邊玉虎鳴。』

按：盧《志》：『立秋日忌雷聲，諺云「秋孛鹿，損萬斛」。』范石湖《秋雷歎》云：『立秋之雷損萬斛，吳儂記此占年穀。汰哉豐隆無藉在，政用此時鳴孛轆。向來夏旱連三月，吁嗟上訴聲滿屋。訟風未憖復占雷，助魃爲妖天更酷。我雖閑寂忝祠史，家請官供尚倉粟。塵甑貧交滿目前，卒歲將何救枵腹。但願吳儂言不驗，共割黃雲炊白玉。天人遠近叵戲論，裨竈安能尸禍福。』范《志》又云：『立秋後虹見爲「天收」，雖大稔，亦減分數。』《農桑要覽》：『虹，俗呼鱟，以形如鱟魚背，故名也。』蔡鐵翁詩：『一秋無鱟慰村農。』江、震《志》云：『立秋後丁卯日忌雨，諺云：「雨打秋丁卯，田中穫爛稻。」』

又《朝立秋淘颼颼夜立秋熱吽吽秋老虎**》** 土俗又以立秋時之朝夜占涼燠，諺云：『朝立秋，淘颼颼。夜立秋，熱吽吽。』自是以後，或有時仍酷熱不可耐者，謂之『秋老虎』。

按：崔寔《四民月令》作『朝立秋，冷颼颼。夜立秋，熱到頭。』《世說》：『劉眞長見丞相王導，時方盛夏，導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淘！劉出曰：「未見他異，惟聞吳語。」』淘，丁度《集韻》：『音轟。』吳俗謂冷曰淘，轉爲於禁切，音窨。　岑參《登嘉州凌雲寺作》：『僧房雲濛濛，夏月寒颼颼。』颼颼，寒意也。《前漢・東方朔傳》：『狖吽牙者，兩犬爭也。』注：『吽，五侯反。』吳人謂氣不足而喘者，輒笑以爲狖音希吽音吼，平聲。吽吽，熱盛氣促意也。

又《立秋西瓜》 立秋前一月，街坊已擔賣西瓜，至是居人始薦於祖禰，並以之相餽貺，俗稱『立秋西瓜』。或食瓜飲燒酒，以迎新爽。有等鄉人，小艇載瓜，往來於河港叫賣者，俗呼『叫浜瓜』。

按：陸容《菽園雜記》：『金時，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是西瓜金已有之。《五代史・四夷附録》：胡嶠，居契丹七年，『上自京東去四十里，到眞珠寨，始食菜。明年，東行，始食西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甘。』楊升庵引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則自嶠始入中國也。賀方回《秋熱》詩：『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瑤膚。』文信國亦有《西瓜吟》。舊《志》：『西瓜，出雙鳳鎮者佳，名「寺前瓜」，以其在法輪寺左右也。』盧《志》：『白瓜，生長洲大姚村。算箇瓜，出崑山楊莊。金子瓜，不甚大，子小，色如金，生吳縣。』《姑蘇志》：『出跨塘薦福山者，曰「薦福瓜」，味甘裏鬆。』《元和縣志》：『出虎丘者，名「徐家青」，其種最佳。甫里次之。』近時以常熟梅前結實者爲佳，俗呼『梅瓜』，較別邑土產，甘鬆可愛。崔寔《四民月令》：『初伏，則薦麥瓜於祖禰。』吳俗，則以立秋日薦瓜。而崑、新、常、昭《志》皆云：『立秋日，按時食西瓜。』蓋本《豳風》『七月食瓜』之意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七《七月・預先秋》 立秋前數日，必有微雲細雨，乍陰乍晴，密點廉纖，輕颸飄忽，俗謂之秋風盲雨。於時玉露晨流，炎暑將退，漸有新秋涼意，俗謂之『預先十日作秋天』。作音佐。

李福《新秋》詩：梧桐滿院綠陰連，引得新涼到枕邊。細雨斜風幾番過，預先十日作秋天。

又《秋孛碌》 《紀曆撮要》云：『立秋日雷，名蹔踣雷，損晚稻，亦云秋霹靂，主晚稻秕。諺云：「秋穀碌，收秕穀。」又云：「秋孛鹿，損萬斛。」凡秀稻時，濃霧大作，中有白虹橫貫者，俗稱白鱟，亦主穫秕穀，謂之天收，雖大稔亦減分數。俗云：「雷收一千，鱟收一萬。」』

按《農桑要覽》：『虹，俗稱爲鱟，以形如鱟魚背也。』又俗於立秋後丁卯日忌雨。諺云：『雨打秋丁卯，田中穫爛稻。』

范成大《秋雷歎》：立秋之雷損萬斛，吳儂記此占年穀。汰哉豐隆無藉在，政用此時鳴孛轆。向來夏旱連三月，吁嗟上訴聲滿屋。訟風未憖復占雷，助魃爲妖天更酷。我雖閑寂忝祠史，家請官供尚倉粟。塵甑貧交滿目前，卒歲將何救枵腹？但願吳儂言不驗，共割黃雲炊白玉。天人遠近叵戲論，裨竈安能尸禍福。

又《占立秋涼燠》 俗以立秋時之早晚占涼燠。諺云：『朝立秋，淘

颼颼；夜立秋，熱未休。』崔寔《四民月令》作：『朝立秋，冷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按《世說》：『劉眞長見王導，時方盛夏，導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洶。」劉出曰：「未見他异，惟聞吳語。」』蓋吳俗謂冷曰洶，於禁切。岑參詩：『僧房雲濛濛，夏月寒颼颼。』颼颼，寒意也。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立秋日，人家亦有豐食者謂之『貼秋膘』。亦有以大秤稱人，記其輕重，或以爲有益於人。

霜降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七《白鴈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即此也。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張列軍器，以金鼓導之，遶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刀戟、弓矢、斧鉞、盔甲之屬，種種精明，有飌騎數十，飛轡往來，逞弄解數，如雙燕絆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鍼、枯松倒挂、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傳道、圯橋進履、玉女穿梭、擔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屬，窮態極變，難以殫名。騰躍上下，不離鞍鐙之間，猶猿猱之寄木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九《九月・旗纛信爆》　霜降日，天向明，官祭軍牙六纛之神。祭神時，演放火鎗陣，俗名『信爆』。先期張列軍器，金鼓導之，赴教場之旗纛廟。蓋俗以春之迎喜爲開兵，至是爲收兵也。護龍街南北，觀者如雲，謂之『看旗纛』，能祓除不祥。俗於是夜五更，相戒醒睡，以聽信爆，云免喉痛。或剝新栗置枕邊，至時食之，令人有力。蔡雲《吳歈》云：『隊伍森嚴號令明，鏦錚金鐵挾秋聲。馬騰士飽年年樂，信爆連珠報太平。』

按：《府志》：『旗纛廟，在教場演武廳旁。』舊在蘇州衛治內，故《吳縣志》云：『每歲霜降日，本衛官致祭旗纛。』康熙間，移置今所。

又《鬬鶉鶉》　霜降後，鬬鶉鶉角勝。標頭一如鬬蟋蟀之制，以十枝花爲一盆，負則納錢一貫二百。若勝，則主家什二而取。每鬬一次，謂之一圈。鬬必昏夜，至是畜養之徒，綵繪作袋，嚴寒則或有用皮套，把於袖中，以爲消遣。

按：《爾雅疏》：『鶉鶉爲二，無斑者爲鶉，有斑者爲鶉。但形狀相似，俱黑色，今人總以鶉鶉名之。』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云：『霜降後鬬鶉鶉，籠於袖中，若捧珍寶。』蔡鐵翁詩：『辛苦霜天把瘦鶉。』

立冬

《周易・説卦》　戰乎乾，李鼎祚集解：立冬，則乾王而陰陽相薄。李道平纂疏：乾西北之卦，位在十月，故『立冬，則乾氣王而陰陽相薄』。《坤》上六曰『龍戰于野』。坤成于亥，亥臨于乾，陰疑于陽，故曰『戰乎乾』。【略】

乾【略】爲寒，爲冰。李鼎祚集解引孔穎達曰：取其西北冰寒之地。崔覲曰：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爲寒，爲冰』也。

李道平纂疏：孔注：乾位西北，爲冰寒之地，故有此象。崔注：乾位在亥，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上言寒冰之地，此言寒冰之時，故『爲寒，爲冰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　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鄭玄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鋭，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孫詒讓正義：云『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者，《月令孟冬》云：『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云：『立冬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

《逸周書・時訓》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化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搖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後滔佚。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虩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

又卷五《時則訓》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

《后漢書》卷十五志五《禮儀中・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又志八《祭祀中・迎氣》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劉昭注補引《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略】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鎩，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新唐書》卷一一《禮樂志》 立冬祀黑帝，以顓頊氏配，辰星、三辰、七宿、玄冥氏之位如白帝。

又卷一五《禮樂志五》 其有司歲所常祀者十有三：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季夏土王之日祭中霤，孟冬祭司寒。皆一獻。祝稱：『天子謹遣。』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二八《時序部・立冬》引 《京房易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興邊兵，治城郭，行刑決罪。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九《立冬》 是月立冬，前五日，西御園進冬菜。京師地寒，冬月無蔬菜，上至宮禁，下及民間，一時收藏，以充一冬食用。於是車載馬馳，充塞道路。時物：薑豉、荄子、紅絲、末臟，鵝梨、榲桲、蛤蜊、螃蟹。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六《立冬》 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祇、天神太乙。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宮觀士庶，設齋建醮，或解厄，或薦亡。立冬之後，如遇瑞雪應序，朝廷支給雪寒錢關會二十萬，以賜軍民。官放公私債錢五七十，以示優恤。

《宋史》卷一〇〇《禮志三・吉禮三・五方帝》 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玄冥位壇下卯階之南，辰星、諏訾、玄枵、星紀位子階之東，西上。斗、牛、女、虛、危、室、壁宿，位子階之西，東上。紹興仍舊制，祀五帝于郊。

又卷一〇二《禮志五・吉禮五・嶽瀆》 立冬祀北嶽恆山、北鎮醫巫閭山並於定州，北鎮就北嶽廟望祭，北海、濟瀆並於孟州，北海就濟瀆廟望祭。

冬至

《易緯通卦驗》卷上 正此之道以日冬至日始，人主不出宮，商賈人衆不行者五日，兵革伏匿不起。

鄭玄注：冬至時，陽氣微，事欲靜，以得其著定也。必五日者，五，土數也，土靜，故以其數焉。革，甲也。

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樂五日，天下人衆，亦在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大禮。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政德所行，八能以備，人主乃縱八能之士，擊黃鐘之鐘。人敬稱善言以相之。

鄭玄注：八能，以備異之人數足也。八能之士，各欲誠其事。人君於是聽之，爲之擊黃鐘之鐘，則樂事作矣，所謂金奏也。相，助差若言助之明心扣。

乃權水輕重，釋黃鐘之公，稱黃鐘之重，然擊黃鐘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擊黃鐘之鼓，鼓用革焉，鼓員徑八尺一寸。鼓黃鐘之琴，瑟用槐木，瑟長八尺，吹黃鐘之律，間音以竽補，竽長四尺二寸者。

鄭玄注：火數七，於冬至之時吹之，冬至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之長，蓋取之。

天地以扣應，黃鐘之音得，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因諸政所請，行五官之府，各受其當聲調者。諸氣和，則人主以禮賜公卿大夫列士。

鄭玄注：扣，謂聲也，磬也，鼓也，瑟也，竽也。四者之調而時氣和，羣臣之功也，故當以禮差賜也。

五日儀定，地之氣和，人主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晷如度數。

鄭玄注：君臣相與，冬至將祭天於圜丘，而肄此樂及其禮，積五日而後定，定則可用矣。臣之意皆和而自得，冬至、夏至日晷長短期數也。

夏日至之禮，如冬日至之禮，舞八樂，皆以肅敬爲戒。

鄭玄注：如者，如其從樂五日，致八能之士，鼓黃鐘，然後擊黃鐘之磬。舞八樂者，雲門、五英、六莖、大卷、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乃舞八樂，備至德。

黃鐘之音調，諸氣和。人主之意愼，則蕤賓之律應。

鄭玄注：人主之音愼，氣字似誤，是近意之爻。

磬聲和，則公卿大夫列士誠信。林鍾之律應，

鄭玄注：上言聲而已，此言者，但言聲以合鼓瑟及竽也。若三者不能然，磬則可知矣。

此謂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略】

故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其晷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爲譌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月食耀貴，臣下不忠，日食則害王命，道傾側，故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晷不如度數，則陰陽不和，舉措不得，發號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時，則晷爲之進退，風雨寒暑爲之不時。【略】

謹候日，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鄉來，歲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青者饑，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爲兵，黃者有土功，諸從日氣送迎，此其徵也。

又卷下　冬至廣莫風至，蘭射干生，麋角解，曷旦不鳴。

晷長丈三尺，陰氣去，陽雲出，其莖末如樹木之狀。

《尚書考靈曜》　天地開辟，元曆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

《尚書璇璣鈐》　冬至陰雲，郡國有雲迎日來者，歲大美，此幷聖德，光被四表，上感天心，請付有司，以彰嘉瑞，從之。

《樂稽耀嘉》　冬至日，祭天於圜邱，用蒼璧，牲同玉色，樂用夾鍾爲宮，樂作六變。

《史記》卷二五《律書》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略】

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

又卷二七《天官書》　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略】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略】

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張守節正義：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

又卷二八《封禪書》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五《治家》　南陽有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麞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又卷第六《風操》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

唐・韓鄂《歲華紀麗》卷四《十一月》　日在箕宿，律中黃鍾。鶡鳥不鳴。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蚯蚓乃結。冬至之日，蚯蚓乃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節及冰行，音諧羽奏。昴正仲冬。《尚書》云：『日短星昴。』注：仲冬也。時稱亞歲。《宋志》云：『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朝賀，因小會，其儀亞千歲朝。』表福臻而祥集，故陰極以陽生。冬至日一陽生。視朔良辰。《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之。』推元命節。《桓譚新論》曰：『通曆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

上古天文以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方書短宵長之際，日短至，陰陽爭。又曰：宵長晝短，陰極陽生。是陽升陰化之初。陽初生，陰乃化。分至啓閉，當魯書雲瑞之辰，絲竹陶匏，是漢賀日長之節。《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又青鳥氏司啓，玄鳥氏司分，丹鳥氏司閉，伯趙氏司至。《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長律中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又《漢雜記》：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閉關，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鑿冰，斬木之時，鑿冰之月。時方薦黍，見下泣。日在牽牛。中氣。祁寒剉北陸之金烏，大雪語南州之白鶴。見上。無作土事，《月令》曰：『無作土事，無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伐竹斬木，伐木取竹箭。注云：此時堅成可伐取之。祀井泉。祈祀四海大川名源。命宰謹審於門閭，命內宰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禁民不收於牛馬。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注：禾在野，牛馬傷之，人有取者不罪，所以戒其主也。

又《冬至》 節次周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月。律移舜琯，舜以玉琯定律呂。節及薦羔，崔寔《四人月令》：冬至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以及祖禰，其進拜謁賀君師，一如元日。時稱結蚓。冬至日蚯蚓結。周嵩舉酒，周嵩，伯仁之弟，冬至日舉酒白母，跪而泣曰：伯仁爲人志大才短，名重識暗。崔浩定儀。見下。土灰在懸，《漢書》：冬至日懸土灰，以定陰陽之氣。菁茅作貢。隋・牛弘《冬至軋元殿受賀詩》云：作貢菁茅，集來朝圭黻連。梁園而已飛六出，《雪賦》：梁王不悅，遊于兔園。漢殿而曾奏八音。《漢書》：天子以冬夏二至御前殿，會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徵陰陽。鶡鳥不鳴，大雪之日，鶡鳥不鳴。陽烏緩翼。戴禮方遵於坎德，十一月盛德在水，坎水也。羲文俄變於乾爻。伏羲斷龜文以立八卦，冬至一陽生配乾之初九。金翼南飛，日南至。玉杓北指。建子位。漢樂曾陳於前殿，魯雲爰紀於候臺。古候之臺。墐扉嚴景，非戶墐扉。就樂良辰。《易通卦驗》曰：冬至日，人主於羣臣從樂五日，以迎目至之禮。注：從就也。陳儀薦宗廟之羊，見上。表瑞集文昌之雀。魏文帝黃初元年冬至日，黃雀集于文昌殿前。水德方隆，陽爻乍振。盛吉正持於丹筆，後漢盛吉爲廷尉，每冬至夜，定罪決斷，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決事。王褒更審於黃鍾。王褒《律令表》云：師曠吹律知音，律數始于黃鍾，終于大呂，故曰審。進履襪，後魏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人常以冬至進履襪于舅姑。崔駰《襪銘》有建子之月，助養元氣之事。祀星辰。《月令》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注：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禮壇。日短影長。《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影長尺有五寸。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二《天時部・添宮線》 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歲時記》

唐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雜録》

又《獻履襪》 後魏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

又《放囚》 梁席闡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

宋・趙與時《賓退録》卷九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于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于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廢。

宋・吳淑《事類賦》卷五《歲時部二・秋冬・冬》 若乃周正在候，履長伊始。《玉燭寶典》曰：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極南，影極長，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閉蘆灰而潛應黃鍾，《太玄經》曰：調律者，度竹爲管，蘆莩爲灰，列之九閉之中，漠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起，纖塵不形。冬至夜半，黃鍾以應。獲寶鼎而自當天紀。《史記》曰：皇帝得寶鼎宛朐，問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皇帝迎日推筴。融風布序，《符瑞圖》曰：冬至，東北方融風至。亞歲迎祥，《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儀亞歲朝。曹植冬至獻《襪履頌》曰：『亞歲迎祥，履長納慶。』立以八神，《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和；不即歲惡人惑。晷入則水，晷退則旱。進二寸則月食，進尺則日食。注：進謂長於度也。成以三光。《易通卦驗》曰：冬至，成天文。注：祭而成之，所以報也。或以安形性而去聲色，《禮》曰：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或以繕宮室而修困倉。《禮》曰：立冬，築城郭，造宮室，修困倉。日軌巽維，《曆義疏》云：日之行天，至於巽維，東南角極之於此，故曰冬至。風行廣莫。《考異郵》曰：冬至，風曰廣莫風。動彼水泉，解茲麋角。《史記》曰：冬至短極，懸土炭，炭重，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涌，以知日至，要訣晷景。孟康曰：『先至三日，懸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

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紀》「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或以合八能之士，《續漢書》曰：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也。或以從五日之樂。《易通卦驗》曰：冬至之始，人主與羣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縱樂五日，爲迎日至之禮。君道方長，《漢書》曰：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消，故不賀。天地交讓。《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爲尸濕，地爲不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斯長至之令旦，故時訓之攸尚。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天狗墜》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聲如發火砲，震動可畏，雞犬皆鳴。次日，金一山自山中來云：『山中之聲尤可畏，野雉皆鳴。』或云天狗墜故也。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六《十一月冬至》　十一月仲冬，正當小雪、大雪氣候。大抵杭都風俗，舉行典禮，四方則之爲節，最是冬至歲節，士庶所重，如餽送節儀，及舉盃相慶，祭享宗禋，加於常節。士庶所重，如晨雞之際，太史觀雪氣以卜休祥，一陽後日晷漸長，比孟月則添一線之功。杜甫詩曰：『愁日愁隨一線長』，正謂此也。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賀禮。士夫庶人，互相爲慶。太廟行薦黍之典，朝廷命宰執祀於圜丘。官放公私假金三日。車駕詣攢宮朝享。

宋・佚名《宣和遺事》卷上　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略】

東京大内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冬至日下午，架造鰲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而下用金龍纏柱，每一箇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一箇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箇大字，寫道：宣和綵山，與民同樂。

元・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十一月》　『鹽鴨子』：自冬至後至清明前，每一百箇用鹽十兩，灰三升，米飲調成團，收乾甕内，可留至夏間食。

明・陶宗儀《説郛》弓七引宋・周遵道《豹隱紀談》　吴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官顔侍郎度有詩云：『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盡處）渾閑事，元物登時卻再歸。』

又弓六九引漢・崔寔《四民月令》　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獻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

又弓六九引宋・周密《乾淳歲時記・冬至》　朝廷大朝會，慶賀排當並如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塡擁雜遝于九街。婦人、小兒服飾華炫，往來如雲。嶽祠、城隍諸廟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以餛飩，有『冬餛飩，年饀飥』之諺。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又弓九〇引唐・李肇《翰林志》　凡學士【略】每歲内賜【略】冬至歲酒兔野雞，其餘時菓、新茗、瓜、新曆，是爲經制，直日就須授下直就第賜之。

凡正冬至不受朝，俱入，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饌，賜茶十串。

又弓一一〇引明・陶宗儀《元氏掖庭記》　刺繡亭，冬至則候日于此。亭邊有一線竿，竿下爲緝衮堂。至日，命宫人把刺，以驗一線之功。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吴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説。春粲羔以祀先祖，婦女獻鞋襪於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明・顧起元《説略》卷四《時序》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説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略】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略】

冬至賀節而夏至則否，何也？《漢雜記》曰：冬至陽氣生而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而君道衰，故不賀。《東京夢華録》曰：京師最重冬至節，更易新衣，備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閒，慶賞往來，一如年節。《陰陽書》曰：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而短極。自冬至後，日又漸長，故曰：長至。《玉燭寶典》：冬至，陰陽百物之始，日極南，影有履長之慶。又曰：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崔浩《女儀》曰：北朝婦人常以冬至

日進履襪及鞾。【略】

臘無定日。《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祭諸神也。

明・陶珽《説郛續》弓一二引明・陸深《金臺紀聞》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月）〔德〕丙寅冬至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五《委巷叢談》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

明・高濂《遵生八箋》卷六《四時調攝箋》 十一月事 《孝經緯》曰：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爲大雪，言積陰爲雪，至此栗烈而大矣。後十五日斗指子爲冬至，陰極而陽始至，日南至漸長至也。《白虎通》曰：始律黃鍾，何黃中色也，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欲養萬物也。《樂志》曰：辰子，子者，孳也，言陽氣至此更滋生也。《呂氏》曰：仲冬爲暢月。

《月纂》冬至日陽氣歸，內腹中熱，物入胃易消化。

《纂要》曰：共工氏子不才，以冬至日死爲疫鬼，畏赤小豆，是日以赤小豆煮粥厭之。

《月令》曰：君子齋戒慎處，必檢身心，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相爭而未定，故君子當齋戒以待之，凡事與夏至同此又當謹之。至者，彼只止言節，此則兼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陰未至于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于善保，故坤復之月宜靜攝爲最。

《千金月令》【略】又曰：至日於兆壁下厚藉草而卧，以受元氣。

《五經通義》曰：至後陽氣始萌，陰陽交精，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

《保生心鑑》曰：子月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眞，而爲來春發生升動之本，此時若戕賊之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

《簡易方》曰：冬至日，鑽燧取火可免瘟疫。

《歲時雜記》至日以赤小豆煮粥，合門食之，可免疫氣。

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

十一月事忌【略】

《千金翼》曰：冬至後庚辛日不可交合，大凶。【略】

《禮儀志》曰：至日鉆燧取火，可止瘟病，是日毋多言，當閉關靜坐，以迎一陽之生，不可用作。

明・陶珽《説郛續》弓一七引明・唐錦《夢餘録》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予謂除字止可施於歲前一日。若又有冬除之說，則夏至前又可謂之夏除乎？殆非通論也。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冬至》 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

唐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覺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略》 十一月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太子畫貼。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年久遵而不敢改，可疑亦可嘆也。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二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注：『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見，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爲？蓋冬至

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剝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恆』、『日升』之義也。其曰履長即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晉、魏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綫，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謂『陽升於下，日永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

今代長至之節，惟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

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綫，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綫。以此推之，合一晝夜當綉九百綫，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綫尺寸若何？又不知綉工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針絕也。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朱衣交於衢，一如元旦。民間不爾，惟婦制履舄，上其舅姑。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呬暖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腳睡，蚊蟲蠍蚤出。』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三《冬至子半》　康節《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未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人言，夜半子時爲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屬子時。是朱紫陽所謂『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此造化之機也，天心也，無中含有象也，數之所從起也。

冬至，歲十一月中氣，其交氣不盡在子時，亦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而康節詩特取其在子之半者，以見天心耳。子月之半爲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故遁甲未交冬至前時日，作陰遁，逆行；交冬至後時日，作陽遁，順行。夜之半爲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前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夜子時初幾刻。後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子時正幾刻。』張鼎思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爲正月。然必以初昏爲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則於理未盡，必子、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於歲月又相脗合。今之言命者，於子月則作今年，於子時則作明日，吾故疑其不準也。』按：《史記・曆書》：『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予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日出寅卯是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鷄鳴而起是也。

宋儒以子半爲子之前，劉太室非之，以爲子之中。日者論人生命，分前後四刻爲兩日，則與太室之言其理有合。中菴《新論》亦謂：『子半兩義。』韓恭簡云：『冬至，一歲正氣之首，子之始也。曆家截其中而用之，子之前半尚屬去歲。然復卦中無坤，泰卦中無臨。子月帶亥月之半，寅月帶丑月之半，天心安得無改移哉！』予謂陰陽有相交之義，無各分之理。歲月日辰，皆陰侵陽，陽侵陰，故能成功。若陰陽離，則乾坤息矣。

一日一夜十二辰，六辰爲日，六辰爲夜。六辰各三分之，子、丑陽生，爲日之始，然尚在夜。至寅、卯方明，辰、巳而陽極。午、未陰生，爲夜之始，然尚在日。至申、酉方晦，戌、亥而陰極。夏時建寅，蓋用陽月之中也。上元，陽之中也。中元，陰之中也。下元，陰陽之終也。此予之說，與張有異。張重在昏旦，予重在陰陽之交也。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一四八《風俗三》　京師最重冬節，不問貴賤，賀者奔走往來，家置一簿，題名滿幅。自正統己巳之變，此禮頓廢。《孤樹裒談》

補故事，自冬至後至立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明典故紀聞》

補冬至日人家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帝京景物略》增楊允孚雜咏詩，試數窻間九九圖，餘寒消盡暖回初。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同上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一月・冬至》　長至南郊大祀，次日百官進表朝賀，爲國大典。紳耆庶士，奔走往來，家置一簿，題名滿幅。傳自正統己巳之變，此禮頓廢。然在京仕宦流寓極多，尚皆拜賀。預日爲冬夜，祀祖羹飯之外，以細肉餡包角兒奉獻。諺所謂『冬至餛飩夏至麪』之遺意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二《十一月・冬至大如年》　郡人最重冬至節。先日，親朋各以食物相饋遺，提筐擔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盤』。節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飲，謂之『節酒』。女嫁而歸寧在室者，至是必歸婿家。家無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間有懸掛祖先遺容者。諸凡儀文，加於常節，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諺。蔡雲《吳歈》云：『有幾人家掛喜神，匆匆拜節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別，尚襲姬家建子春。』

按：周遵道《豹隱紀談》：『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又云：『互送節物，顏侍郎度有詩云：「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盡處渾閑事，原物多時卻再歸。」』又江、震《志》皆云：『邑人最重冬至節。前夕，名「節夜」。』又《崑新合志》云：『冬至節，親朋各相餽遺。』

又《冬至糰》　比戶磨粉爲糰，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蘆菔絲等爲餡。爲祀先祭竈之品，並以餽貽，名曰『冬至糰』。

按：《歲時通考》載：『十月初二日，吳俗作糯米京糰，列酒果祀先以告冬。今俗以冬至前一夜。』江、震《志》則云：『冬至，春糍糕以祀先祖，並以餽貽。家家祭竈。蓋猶本崔寔《四民月令》「冬至，薦黍糕於祖禰」之意。』蔡鐵翁詩：『大小團圓兩番供，殷雷初聽磨聲旋。』注：『有餡而大者爲粉團，冬至夜祭先品也。無餡而小者爲粉圓，冬至朝供神品也。』此後有年節糕，謝竈團，春朝、年朝粉圓，磨聲不絕矣。

又《拜冬》　至日爲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又交相出謁。細民男女，亦必更鮮衣以相揖，謂之『拜冬』。徐士銘《吳中竹枝詞》云：『相傳冬至大如年，賀節紛紛衣帽鮮。畢竟勾吳風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

按：《宋書・禮志》：『魏、晉，冬至日受萬國百僚稱賀，因小會，其義亞於歲旦。』蔡邕《獨斷》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然則前漢已行賀禮。《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崔寔《四民月令》云：『冬至之日，進酒肴賀謁君師、耆老，一如正日。』蓋至宋、元益盛，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及趙與時《賓退録》、吳自牧《夢粱録》、周密《武林舊事》、趙與可《孤樹裒譚》諸書，皆載『一陽賀冬』。吳中亦沿之。徐崧、張大純《百城煙水》及江、震《志》亦皆云：『冬至馳賀，一如元日之儀。』長、元、吳《志》則皆載：『冬至，尊長處賀節。』《崑新合志》：『冬至日，士大夫家拜賀尊長如正旦，』而不及於庶民之家。

又《乾淨冬至攞搥年》　俗以冬至前後逢雨雪，主年夜晴。若冬至晴，則主年夜雨雪，道塗泥濘。諺云：『乾淨冬至攞搥年。』

按：蔡鐵翁詩：『慌將乾濕料殘年。』注：『俗有「乾冬濕年，濕冬乾年」之說。』《廣韻》：『攞搥，和雜也。』家雪亭《土風録》云：『俗以不潔淨爲攞搥。』上音臘，下慚入聲。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一《十一月・拜冬》　冬至陽生春動，歲將更始。里巷馳賀，一如元旦之儀，至尊長處拜謁，謂之賀節；同輩交相出謁，謂之拜冬。其禮不行於庶民之家。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京師最重冬至節，貧者積累假借，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又《冬至》　《西域諸國志》：『天竺以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郡人最重冬至節，親朋以食品相饋遺，提筐擔盒，僕媪屬途，俗稱冬至盤。前一夕稱冬至夜。人家更開筵飲，謂之節酒。磨粉爲糰。以豆沙、肉菜等物爲餡，爲祀先祭竈之品，名冬至糰。比戶市食物享先，凡儀文加于常節，俗有『冬至大如年』之諺。

又《冬至糰》　田汝成《熙朝樂事》：『冬至日，春粢餻以祀先祖。』俗於冬至前一夜，磨粉爲糰，以餚肉、菜果、豆沙、蘆菔絲諸物爲餡，爲祀先祭竈之品，並以餽飯貽，名冬至糰，其大者名稻窠糰。《歲時通考》：『十月二日，吳俗作糯米粉糰，列酒果祀先以告冬。』江、震《志》稱：『冬至，春糍餻，以祀先祖，並以餽貽祭竈。』崔實《四民月令》：『冬至

薦黍糕於祖禰。』蔡雲《吳歈》云：『大小團圓兩番供，殷雷初聽磨聲旋。』蓋有餡而大者爲粉圓，冬至夜祭先品也。無餡而小者爲粉糰，冬至朝供神品也。此後有謝竈糰、春朝、年朝粉圓，磨聲不絕矣。

又《連冬起九》 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日，而寒盡，名曰連冬起九，爲九裏天，居人以爲寒來之候。時則朔風號野，寒景蕭條，名勝旗亭，酒簾盡偃。都人讌會，皆集戲園。豪家則花戶油窗，裁雲鏤月，氊簾火炕，支雪搪風，新裝紙閣以通明，深護繡帷而聚煖。貉裘之客，結侶爲消寒會，莫不淺斟低唱，團坐圍爐，大蟹肥魚，分曹促席，詩牌酒錢，排日爲歡，碧串紅牙，傾囊買笑。至若花飛六出，則堆塑雪獅，閑吟柳絮，掃瓊霙以煮茗，乘鵠舫以看山。更有施捨之人，以錢米賙貧，棉衣給凍，下至赤身丐者，亦復施以秧薦卉衣，俾遮體粟，具見仁者之用心。而鄉村農家，塞扃墐戶，熏鼠煞羔，宵燈索綯，茅簷曝日，亦且優游爲卒歲計焉。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栗子、白薯、中果、南糖、薩齊瑪、芙蓉糕、冰糖壺盧、温朴》 按《宸垣識略》：前明冬至賜百官甜食一盒，凡七種，一松子海哩噠。鄭以偉曰：噠字諸字書不載，今亦不識海哩噠爲何物。蓋緣元人語也。正可與薩齊瑪爲對。

又《翻褂子》 冬至月初一日，臣工之得著貂裘者，均於是日一體穿用，謂之翻褂子。

又《九九消寒圖》 消寒圖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塗一圈，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

按《帝京景物略》：冬至日人家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此事予兒時曾爲之，不謂與古暗合也。

又《拖牀》 冬至以後，水澤腹堅，則十剎海、護城河、二閘等處皆有冰牀。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長約五尺，寬約三尺，以木爲之，腳有鐵條，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之際，如行玉壺中，亦快事也。至立春以後，則不可乘，乘則甚危，有陷入冰窟者，而拖者逃矣。近日王公大臣之有恩命者，亦准於西苑門內乘坐拖牀，牀甚華美，上有亠如車篷，可避風雪。按《倚晴閣雜抄》：明時積水潭，常有好事者聯十餘牀，攜都藍酒具，鋪氈褥其上，轟飲冰凌中以爲樂。誠豪俠之快事也。

又《打冰》 冬至三九則冰堅，於夜內鑿之，聲如鑿石，曰打冰。三九以後，冰雖堅不能用矣。

又《冬至》 冬至郊天令節，百官呈遞賀表。民間不爲節，惟食餛飩而已。與夏至之食麪同。故京師諺曰：『冬至餛飩，夏至麪。』

按《漢書》：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故不賀。又《演繁露》：世言餛飩是塞外渾氏屯氏爲之。言殊穿鑿。夫餛飩之形有如鷄卵，頗似天地渾沌之象，故於冬至日食之。若如《演繁露》二氏爲之之言，則何者爲餛何者爲飩耶？是亦膠柱鼓瑟矣。

數九

宋・周密《齊東野語・算曆約法》 古有數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餘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云：『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

元・楊允孚《灤京雜咏》詩 試數窻間九九圖，餘寒消盡煖回初。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

冬至後貼梅花一枝於窻間，佳人曉粧時以臙脂日圖一圈，八十一圈既足，變作杏花即煖回矣。

明・陶宗儀《説郛》弓二〇引宋・周遵道《豹隱紀談》 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土俗以二至後九日爲寒燠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又夏至後一説云『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冬至後云『一九二九，相喚不

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廳巖。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范公吳人，不免用鄉語。

又易七五引宋・陸泳《吳下田家志》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五《委巷叢談》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驚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呬暖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腳睡，蚊蟲蟻蚤出。』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九九諺語》 冬至後九九氣候，《田家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一作『大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蒼蠅垛屋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一作『兩邊椎』。八九七十二，貓狗眠菅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仙里塵談》夏至後亦有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一作『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階前鳴促織。一作『家家打炭擊』。《豹隱紀談》作『二俱范石湖語』。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四《南北諺》 南北諺有冬至數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猶月令中一月六候，以驗節氣寒煖也。四方之說各異。若夏至後止分初伏、中伏、末伏，並無數九之說。偶閱明人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夏至後亦有數九。諺語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各處節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一月・消寒圖》 至日數九，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畢，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之圖。傍一聯曰：『試看圖中梅黑黑，自然門外草青青。』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四十五，窮漢街前舞。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着衣單。』都門天時極正：三伏暑熱，三九嚴寒，冷暖之宜，毫髮不爽。蓋爲帝京得天地之正氣也。

清・全祖望《明宗室青陽子〈消寒九九圖〉跋》（《鮚埼亭集》卷三八） 明之宗子以風雅著者極多，秦藩則賓竹《小鳴集》最著，簡王誠泳所作也。同時有青陽子者，亦秦府宗支，計其時當與簡王不相遠，有石本《消寒九九圖》，每圖各系以一詩，而歸于安靜，以養微陽之意，顧但署曰『青陽子』，而不列名。竹垞葺明詩亦未見此圖也。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四 道光初年，御製《九九消寒圖》，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皆九筆也。懋勤殿雙鉤成幅，題曰『管城春滿』。内直翰林諸臣，按日塡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成故事。

清・顧禄《清嘉録》卷二《十一月・連冬起九》 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寒盡，名曰『連冬起九』。亦曰『九裏天』。歌云：『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舞，不要舞，還有春寒四十五。六九

五十四，蒼蠅垛屋枕。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貓狗躺淘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又謂頭九暖主寒，諺云『頭九暖，九九寒』。又謂四九時必多雨雪，諺云『雨雪連綿四九天』。又云冬至前宜寒，諺云『冬前弗結冰，冬後凍殺人』。時則朔風布寒，晚景蕭疏，名勝旗亭，青望都收。居人有讌會，則皆入戲館，爲待客之便。裁雲鏤月人家，莫不暖閣新裝，繡帷低拂，淺斟低唱，團坐圍鑪。貉裘之客，不惜傾囊買笑。至若花飛六出，則塑雪佛、雪獅，堆雪山，蓄雪水。間有放舟勝地，觀看雪景。家宴又各烹羊炮雉，遞爲消寒之會。喜捨之人，以錢米周濟里閈之困苦無告者。或集貲爲棉衣會，俗稱『施棉襖』。或倩工購乾稻秧，織爲半臂式，俗名『秧薦馬夾』，裸裎貧丐，賴以禦寒。屆歲除而止，總目之爲『做好事』。蔡雲《吳歈》云：『露宿何曾熟夜眠，太陽照戶一欣然。若教窮漢街頭舞，還有春寒卅五天。』又云：『連冬起九驗天寒，只怕寒消九九難。第一莫貪頭九暖，連綿雨雪到冬殘。』

按：陸泳《吳下田家志》冬至後九九歌云：『一九至二九，相叫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一日脫膊，十日齷齪。』《仙里塵談》及褚人穫《堅瓠集》皆載冬至後九九之說，與今歌略異。《荆楚歲時記》謂『從冬至次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日，爲寒盡。』吳俗則從冬至日數起，故有『春打六九頭』之諺。然周遵道《豹隱紀談》載范石湖語，謂『從冬至後九日，爲寒來之候，有「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諺』。其說更自不同。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二《十一月・連冬起九》　俗從冬至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日，而寒盡，名曰連冬起九，爲九裏天，居人以爲寒來之候。時則朔風號野，寒景蕭條，名勝旗亭，酒簾盡偃。都人讌會，皆集戲園。豪家則花戶油窗，裁雲鏤月，氈簾火炕，支雪搪風，新裝紙閣以通明，深護繡帷而聚煖。貉裘之客，結侶爲消寒會，莫不淺斟低唱，團坐圍爐，大蟹肥魚，分曹促席，詩牌酒錢，排日爲歡，碧串紅牙，傾囊買笑。至若花飛六出，則堆塑雪獅，閑吟柳絮，掃瓊霙以煮茗，乘鵠舫以看山。更有施捨之人，以錢米賙貧，棉衣給凍，下至赤身丐者，亦復施以秧薦卉衣，俾遮體粟，具見仁者之用心。而鄉村農家，塞扃墐戶，熏鼠煞羔，宵燈索綯，茅簷曝日，亦且優游爲卒歲計焉。

按《吳下田家志》：『冬至後九九歌云：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舞，不要舞，還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蒼蠅垛屋枕。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貓狗眠淘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又有『頭九暖，九九寒，晴乾冬至拉搨年，雨雪連綿四九天』。冬前弗結冰，冬後凍殺人』諸諺語。考《仙里塵談》及《堅瓠集》所載冬至後九九歌有云：『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一日脫膊，十日齷齪。』其說與今歌略異。《荆楚歲時記》謂從冬至次日，數至九九八十一日而寒盡。吳俗有『春打六九頭』之說。楊允孚《灤京雜詠》詩注云：『冬至後，貼梅花一枝於窗間，佳人曉妝，以胭脂圖一圈，八十一圈既足，變作杏花，即煖回矣，謂之九九消寒圖。』其詩云：『試數窗間九九圖，餘寒消盡煖回初。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豹隱紀談》謂冬至後九日，謂寒來之候，有『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諺。《田家五行》諺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

蔡雲《吳歈》：

露宿何曾熟夜眠，太陽照戶一欣然。若教窮漢街頭舞，還有春寒廿五天。

連冬起九驗天寒，只怕寒消九九難。第一莫貪頭九暖，連綿雨雪到冬殘。

又《冬至》　《西域諸國志》：『天竺以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郡人最重冬至節，親朋以食品相饋遺，提筐擔盒，僕媪屬途，俗稱冬至盤。前一夕稱冬至夜。人家更開筵飲，謂之節酒。磨粉爲糰。以豆沙、肉菜等物爲餡，爲祀先祭竈之品，名冬至糰。比戶市食物享先，凡儀文加于常節，俗有『冬至大如年』之諺。

按《豹隱紀談》：『吳門風俗，多重冬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人家互

送節物。』《乾淳歲時記》：『冬至三日之內，店肆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又享先以餛飩，有「冬餛飩，年饅飥」之諺。貴家一器十餘色，名百味餛飩。』

又《九九消寒圖》 消寒圖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塗一圈，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

按《帝京景物略》：冬至日人家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曰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此事予兒時曾爲之，不謂與古暗合也。

又《拜冬》 冬至陽生春動，歲將更始。里巷馳賀，一如元旦之儀，至尊長處拜謁，謂之賀節；同輩交相出謁，謂之拜冬。其禮不行於庶民之家。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京師最重冬至節，貧者積累假借，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按《宋書，禮志》：『魏晉，冬至日，受百僚稱賀，因小會，其義亞于歲旦。』蔡邕《獨斷》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崔寔《四民月令》：『冬至日進酒肴，賀謁君師耆老，一如正日。』今一陽賀冬，吳俗亦沿用之。《熙朝樂事》：『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婦女獻鞋襪於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又《冬至糰》 田汝成《熙朝樂事》：『冬至日，春粢餡以祀先祖。』俗於冬至前一夜，磨粉爲糰，以餡肉、菜果、豆沙、蘆菔絲諸物爲餡，爲祀先祭竈之品，並以餽飯貽，名冬至糰，其大者名稻窠糰。

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五《九九消寒圖》 宣廟嘗作《九九消寒圖》，凡九字，每字皆九畫，文云：『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懋勤殿雙鉤成幅，題『管城春滿』四字，南齋翰林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爲故事。聲木於己巳四月，因內庭開放，准人入內游覽，敬謹入內。行至懋勤殿，欲覓此刊本，迄不可得。蓋久已視爲故事，不復奉行。雖當時屢見於祁文端公等詩集，及筆記、詩話中嘗言之，然彼一時，此一時，非可同日而語矣。

又卷六《寒暑均有九九》 每年冬至日爲進九，吾鄉有《九九銷寒歌》，不意劉廷璣《在園雜志》有云：江浙於夏至日，亦謂之進九，亦有銷暑歌。細思大暑祈寒，同屬一例，氣候寒熱之長短，實亦相仿，銷寒銷暑，自屬盡人可歌。吾鄉《銷寒歌》，知其全者甚少，《銷暑歌》尤聞所未聞，爰録之於後，以便他人因歌可以考查氣候之寒熱，亦未嘗無用也。《銷寒歌》云：『一九二九，袖筒猱手。三九二十七，熱酒家家吃。四九中心腊，河裏凍死鴨。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皮衣高處掛。九九八十一，衣服不過膝。』《銷暑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太陽如老虎。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做事。七九六十三，牀頭覓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被夾被。九九八十一，瓜果不用吃。』予所録，與《在園雜志》所載，稍有異同，但取其盡人皆曉，婦孺皆知，不必盡同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九九消寒圖》 消寒圖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塗一圈，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

按帝京景物略：冬至日人家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此事予兒時曾爲之，不謂與古暗合也。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冬至日俗謂之『屬九』，或畫紙爲八十一圈，每日分陰晴塗一圈，記陰晴多寡謂之『九九消寒圖』，以占來年豐歉。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冬至後占壬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清治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災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常；四日得壬，五穀豐熟；五日得壬，小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八日得壬，海翻；九日得壬，禾麥大熟；十日得壬，五穀不成。

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五《九九消寒圖》 宣廟嘗作《九九消寒圖》，凡九字，每字皆九畫，文云：『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懋勤殿雙鉤成幅，題『管城春滿』四字，南齋翰林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爲故事。聲木於己巳四月，因內庭開放，准人入內游覽，敬謹入內。行至懋勤殿，欲覓此刊本，迄不可得。蓋久已視爲故事，不復奉行。雖當時屢見於祁文端公等詩集，及筆記、詩話中嘗言之，然彼一時，此一時，非可同日而語矣。

節日部

正月分部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正月未日夜，蘆苣火照井厠中，則百鬼走。

元日至於月晦，並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會行樂飲酒。

杜公瞻注。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爲初年，時俗重之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人並酺食，渡水。士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唯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又是月民並脯食，原闕之名又似之矣。出錢爲醵，出食爲脯，竟分明擲盧，名爲博射，藝經爲擲博。

唐・馮贄《雲仙雜記》卷一《洛陽歲節》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食玉粱餻。寒食裝萬花輿，煮楊花粥。端午术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髻，贈遺辟瘟扇。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餅，佩癭木符。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除夜銅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臘日造脂花餤。

又卷六《王武子好馬》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鞁。八月中秋，則玉櫳摠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鞁。冬至，則嘶風韉。除日，則藥王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七四《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工趙士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如厠，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裾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謂客曰：『我是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一百，欲置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雖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今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項。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其小女，死二年矣。於廚壁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爲『雲開節』。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五 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三《正月》 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正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侑音又，佐也。如不受賀，則詣東上閤門拜表而已。三日，放士庶賭博，多撲元夕所用百品鐙龍之具。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麵繭，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酸餡也，餡中置紙簽或削作木，書官品，人自探取，以卜異時官之高下。貴家或選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塗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故歐公有詩，云『來時壁繭正探官』之句。前一日，探聚糞壤，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韓文公送窮文尚矣。又石曼卿送窮詩曰：『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立春，開封府土牛進入中；開封縣土牛，一日鼓樂迎置府南門上；天下眞定府土牛最大。是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爲之；近臣皆加賜銀勝。開封府鞭牛訖，官屬大合樂宴飲，辨色入朝門，謝春幡勝。上元，自月初開東華門爲鐙市。十一日，車駕謁原廟回，車馬自闕前皆趨東華門外，如水之趨下，輻之湊轂。又有鐙毬、鐙架、絹鐙籠、日月鐙、詩牌絹鐙、鏡鐙、字鐙、馬騎鐙、鳳鐙、水鐙、瑠璃鐙、影鐙。諸鐙之最繁者，棘盆鐙爲上；是鐙於上前爲大樂坊，以棘爲垣，所以節觀者，謂之棘盆。山棚上，棘盆中，皆以木爲仙佛、人物、車馬之像，盡集名娼立山棚上。開封府奏衙前樂，選諸絕藝者在棘盆中，飛丸、走索、緣竿、擲劍之類。大率都城鐙市

所觀者。車服羅綺器用之類；所謂車馬往來，人看人者是也。都人欲爲夜宴，則絕無可往處，人名故也。婦人又爲鐙毬鐙籠，大如棗栗，加珠翠之飾，合城婦女競戴之。又插雪梅，凡雪梅皆繒楮爲之。又有宜男蟬，狀如紙蛾而稍加文飾。十八日，謂之收鐙，是日鞾聲歸內，亦稍稍解去，車馬漸已稀少。晏丞相正月十九日詩云：『樓臺寂寞收鐙夜，里巷蕭條掃雪天。』又十八日收鐙詩云：

星逐綺羅沈晚色，月隨歌舞下層臺。

千蹏萬轂無尋處，祇是華胥一夢回。

是詩尾兩句，蓋狀其車馬稀少，如華胥夢覺也。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 唐武德中，終南進士鍾馗落第，觸階而死，賜綠袍以葬。感恩誓除虛耗鬼。後明皇見夢，召吳道子如夢圖其形，遂相傳祀之，辟除不祥。今杭俗元旦多懸其像，皆戴文進筆，緣進本杭人也。窮極狀態，不可方物，皆屬神品。亦有畫雞懸掛者，以東方朔占書一日雞、二日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主物育，陰則災也。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旦至三日，男女於白塔寺繞塔。旦至晦日，家家竿標樓閣，松柏枝蔭之，夜燈之，曰天燈。是月也，女婦閑，手五丸，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丸用象木銀礫爲之，競以輕捷。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曰燈市。貴賤相遝，貧富相易貿，人物齊矣。婦女着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昏曉，跳百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尚，聚觀無男女。有以詩隱物，幌於寺觀壁者，曰商燈。立想而漫射之，無靈蠢。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逕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逕，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也。十三日，家以小琖一百八枚，夜燈之，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也。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止，又甚貧者無燈。小兒共以繩繫一兒腰，牽焉，相距尋丈，迭於不意中，拳之以去，曰打鬼。不得爲繫者兒所執，執者，閧然共捉代繫，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爲代，則佻巧矣。又繩以爲城，二兒帕蒙以摸，一兒執敲城中，輒敲一聲，而輒易其地以誤之，爲摸者得，則蒙執敲兒，曰摸蝦兒。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獅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衝而仆。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〇《農事・授時》 元日，五更雞鳴時，點火把照桑棗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班駁敲打樹身，則結實。此謂之嫁樹。是日，用尖刀刮破桃樹皮。是月，命女工趨織布，典饋釀春酒。是月十五日，賤糲廩炒令焦，和穀種子。是月教牛，修農具，築牆圍，開溝渠，修蠶室，整屋漏，織蠶箔。此月栽樹爲上時，上半月栽者多結子，南風不可栽。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時品》 正月薦新品物，除椒盤、柏酒、春餅、元宵之外，則青韭滷餡包、油煎肉三角、開河魚、看燈雞、海青螺、雛野鶩、春橘金豆、斗酒雙柑。至於梅萼爭妍，草木萌動，迎春、探春、水仙、月季，百花接次爭艷矣。

又《琉璃廠店》 琉璃廠在正陽門外之西。廠制東三門，西一門，街長里許，中有石橋。橋西北爲公廨。東北樓門上爲瞻雲閣，即窯廠之正門也。廠內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樹林茂密，濃陰萬態，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數十仞，可以登臨眺遠。門外隙地，博戲聚焉。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籤，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更有秦樓楚館偏笙歌，寶馬香車遊士女。此外遊覽之地，如內城馴象所看象舞，自鳴鐘聽韶樂，曹公觀演教勢，白塔寺打秋千者，不一而足。至若皇城內，兔兒山，大光明殿，劉元塑元都聖境，金鰲玉蝀橋頭南望萬善殿，北望五龍亭，承光殿下，昭景門東，覩宮闕之巍峨，見樓臺之隱約，如登海外三山矣。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一《正月元日》 歲首爲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巳之月爲正月者。《詩》『正月繁霜』，註謂夏之四月。《左傳》莊

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註亦謂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昭子欲用幣伐鼓，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註：『太史謂在此月者，正謂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蓋夏之四月正陽之月，平子亦以歲首爲正月，而不知正陽之月爲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所謂元日，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歲初第一日。

清・周廣業《過夏雜録》卷六《沐猴戲》　正月多沐猴戲，衣冠進退，干戈馳逐，行丐者以博錢餬口。夫猴生于山林，性黠難制，而顧然者教訓馴習之，久乃惟人是從。故曰揉曲木者不累日，由來漸矣。

〔六・二四〕太平鼓

正月小兒擊油鞔扁鼓，柄下連四五鐵環，擊時以手振其環，與鼕鼕聲相應，謂之太平鼓。《大興縣志》亦云「民間擊太平鼓」。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一《正月十日》　《古今注》云：『一日鷄，一一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爲人。』《魏書・自序傳》，《北齊書・魏收傳》亦引之。《荆楚歲時記》言：『一日不殺鷄，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豬，四日不殺羊，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又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鷄，次狗，次豬，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麥也。故曰一鷄、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祇支國貢重明鳥，如鷄，能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鷄於牖上，此之遺象也。』按鷄取一日爲鷄，又得『吉』音，非堯時遺象，渾天家言天地形如鷄卵，故宜先有鷄，爲歲之首日。《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置人日。』汪君文臺云：『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歲首八日：一鷄、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陰則災。」』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年節酒》　元旦後，戚若友遞相邀飲，至十五日而止，俗稱『年節酒』。范來宗《留客》詩云：『登門即去偶登堂，或是知心或遠方。柏酒初開排日飲，辛盤速出隔年藏。老饕饜飫情忘倦，大戶流連態怕狂。沿習鄉風最眞率，五侯鯖遜一鍋香。』又蔡雲《吳歈》云：『大年朝過小年朝，春酒春盤互見招。近日款賓儀數簡，點茶無復棗花挑。』

按：宋僧道世《法苑珠林》：『唐長安風俗，每至元旦已後，遞飲酒相邀迎，號「傳坐酒」。』又危致明《岳陽風土記》：『岳州自元日獻歲，隣里宴飲相慶，至十二日始罷，號曰「傳坐酒」。』《常昭合志》：『元旦後，親朋交宴，謂沿襲屠蘇之義。郡中新年舊俗，點茶饗客，有用諸色果及攢棗爲花者，名「挑瓣茶」。今廢。』吳穀人祭酒《新年雜詠》小序云：『新年，家設酒餚延客，三五行，即辭出。亦有盡醉而歸者。』顧清詩：『茗椀酒杯皆可意，好將新歲作傳生。』

又《正月・挂喜神》　比戶懸挂祖先畫像，具香蠟茶果粉丸糍糕，肅衣冠，率妻孥以次拜。或三日、五日、十日、上元夜始祭而收者。至戚相賀，或有展拜尊親遺像者，謂之拜喜神。

按：厲樊榭《可庵遺像記》：『古者人子之于親亡也，至漢氏以來，乃有畫像。雖非古制，實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廢。宋之先儒，有恐似他人之議，則畫手不可不工也。』朱鹿田詩：『感舊應添看面人。』《月令事宜》：『除夕祭饗，即懸眞於家庭，供奉以拜節。』江、震《志》亦以除夕懸祖先畫像，至新正初三日或初五日收者。金介山云：『杭俗謂之神子。落燈夜收神子。詩云：「若非除夜何能見，纔過元宵不可留。」』又云：『其三五世合續一幅者，則曰代圖，亦曰三代圖、五代圖。』

又《正月・歡喜團》　圍爐中燒巨煤擊，曰歡喜團，凡歲朝屆元宵而止。

按：厲靜香《事物異名録》引范成大《雪中送炭與龔養正》詩：『煩君笑領婆歡喜，探借新年五日春。』謂『今俗以巨煤擊爲歡喜團』也。吳穀人祭酒《新年雜咏》小序云：『歡喜團，杵炭屑而范之，上下合成，圓而有匾勢，炭擊之巨族也。除夕取以埋爐，置寢室中，謂之歡喜過年。』詩云：『開爐重得彩，餘喜復餘歡。火色明通夕，春光聚一團。幾人先附熱，舉室不知寒。笑指青紅意，還將兒女看。』注：『俗指小兒女之稱意者，亦曰歡喜團。』吳人亦有此口號。

又《正月・黄連頭叫雞》　獻歲，鄉農沿門吟賣黄連頭、叫雞，絡繹不絕。

按：長、元《志》皆載：『黃連樹，村落間俱有，極高大，其苗可食。今鄉農於四五月間摘取其頭，以甘草汁腌之，謂小兒食之，可解內熱。』吳穀人祭酒《新年雜咏》小序云：『吹雞，揭竿縛草以處雞群，口銜筈管，巡街吹賣，其音曰哺哺哺，故名哺哺雞，亦名叫雞。』詩云：『曉日一雞唱，春風正滿閭。居然生羽翼，大要借吹噓。功豈養成候？聲疑伏卵餘。兒童能起舞，壯志定何如？』

又《正月・稱水》 自歲朝至十二日，以瓶汲水，稱其輕重，以卜歲中水旱。

按：王得臣《麈史》：『江湖間人，常于歲除汲江水稱，與元日又稱，重則大水。』又《研北雜志》：『浙西人以正月三日爲田本命，稱水，以重爲有年。』盧《志》云：『自元旦至十二日，當一歲之月，以瓶汲水，準其輕重，重則其月多水，輕則旱。』

又《正月・狀元籌》 取科目名色制籌爲局戲，歲夕聚博，以六骰擲之，得狀元者爲勝，取及第爭先之讖，謂之狀元籌。有無名氏《狀元籌樂府》云：『升官圖裏誇捷徑，科甲叢中更爭勝。獻歲驚聞笑口開，果然奪得狀元回。舉人進士唾手得，何物秀才不出色。博取功名只如此，安用六經廿一史？一籌莫展者誰子，那不呼盧喝爲雉？』又郭麐有詩云：『屠蘇飲後明燈燦，夜永宵寒人意倦。長筵試展紅氍毹，男女分曹卜如願。牙籌一握長短排，上有細字書官階。玲瓏骰子數用六，紛紛五色迷人目。就中狀元貴無比，入手爭看色爲喜。無心一擲竟全紅，失意終朝或三褫。其餘瑣細但中程，千佛亦足稱名經。只有秀才衆所易，了無寵辱關重輕。平生不識樗蒲齒，作戲時時亦聊爾。繞床脫帽或狂呼，當日童心正如此。人間貴賤會適時，柳州序棋言可思。一朝得失異愁喜，朝士未遽賢群兒。而今懶惰厭聞聒，回首年光眞電抹。酒醒窗日已曈曨，笑語兒曹莫爭奪。』

按：陸放翁詩：『呼盧院落爭新歲。』注：『鄉俗，歲夕聚博，謂之試年庚。』吳穀人祭酒《新年雜咏》小序云：『狀元籌，緋綠兼行，贏輸計箸，閨閣中爲消閑之戲。』南宋有狀元局，見《蘆浦筆記》。又《清异録》有彩局。金金門詩云：『出身須是狀頭爲，誰寫功名上竹枝？六子紛投當令節，一烏先兆快書痴。梟盧繞席呼劉裕，仙桂芳年咏牧之。十指淋灘渾异事，笑他矮屋費清思。』

又《正月・年節酒》 元旦後，戚若友遞相邀飲，至十五日而止，俗稱年節酒。范來宗《留客》詩云：『登門即去偶登堂，或是知心或遠方。柏酒初開排日飲，辛盤速出隔年藏。老饕饜飫情忘倦，大戶流連態怕狂。沿習鄉風最眞率，五侯鯖遜一鍋香。』又蔡雲《吳歈》云：『大年朝過小年朝，春酒春盤互見招。近日款賓儀數簡，點茶無復棗花挑。』

按：宋僧道世《法苑珠林》：『唐長安風俗，每至元旦已後，遞飲酒相邀迎，號傳坐酒。』又危致明《岳陽風土記》：『岳州自元日獻歲，鄰里宴飲相慶，至十二日始罷，號曰傳坐酒。』《常昭合志》：『元旦後，親朋交宴。謂沿襲屠蘇之義。』郡中，新年舊俗，點茶饗客，有用諸色果及攢棗爲花者，名挑瓣茶，今廢。吳穀人祭酒《新年雜咏》小序云：『新年，家設酒肴延客，三五行即辭出，亦有盡醉而歸者。』顧清詩：『茗碗酒杯皆可意，好將新歲作傳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馬燈夜會》 村莊新歲，爭集社夥，扮演馬燈雜劇、傳奇故事，鬥異爭新。雜以龍燈煜爚，伎飛捷舞，黃燭照田，星流電燁，輿猛將神，循行墟落，以驅疫癘，名走夜會。年時豐稔，自正月三日起至元夕止。

按《典略》：『明帝於正月朝造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西京故事。』《北史・柳彧傳》：『都邑百姓，每於元夕作角觝戲。充衢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竭貲破產，競此一時。或奏請禁止之。』近世馬燈之戲殆即仿是歟？

又《年節酒》 正月元日，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介壽。服梅花酒以卻老，進屠蘇酒以除瘟癘。元日已後，並爲酒脯點茶餉客。用諸色果餌、攢棗爲花，鄰里親族遞相邀迎，飲酒賀節，至十五日始罷。《長安風俗》謂之傳坐酒。《岳陽風土》謂之雲開集。今吳中俗稱，謂之年節酒。殆即古傳柑飲酒之意。

又《放烟火》 正月間，各社廟競放烟火，以架以盒，架高且丈，盒層至五。其所藏械，有壽帶、葡萄架、珍珠簾、長明塔等名，有響炮、三級浪、地鼠、流星、雙飛胡蜨、九龍搶珠、花筒花盆等製，有爲花草人物等形百餘種。市井少年醵錢施放，媚神爲樂，雷轟電掣，頃刻花開，亦承平景象也。

按《事物紀原》：『火藥雜戲始於隋煬帝。孟襄陽謂即火樹也。』瞿宗吉詩云：『天花無數月中開，五色祥雲繞絳臺。』形容略見矣。

《宛署雜記》：『煙火諸戲，有聲者曰響炮，帶炮連聲者曰三級浪，高起者曰流星，旋繞地上者曰地老鼠，築打有虛實，分量有多寡，有花草人物等形者，花兒名百餘種。別有泥函者，曰砂碗兒，以紙函者曰花筒，以筐函者曰花盆，統名曰烟火。』勳戚家有集百巧爲一架，分四門，次第傳爇，通宵以爲樂。

劉鑾《五石瓠》云：『明成化中，上元張燈，編修章懋有奏停烟火一疏。南都馬士英進福藩烟火一架，價五百金，點放之際，烟藥中機，造飛龍圍繞殿柱。諸閣臣又共進一架。萬曆、天崇以來，諸緹帥鎮臣，製造烟火，價有近千金者。點放用原工，始盡其妙。』亦云侈矣，明安得不亡哉？

又《夜驅鬼鳥》　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搥床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此鳥名姑獲，一名隱飛，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家小兒，以血點其衣爲誌。吳中謂之鬼車鳥。春夜雨黑，菰蘆水村，四鄰人靜，往往乘風鳴嘯虛空，如雛雞合群，唧唧啾啾，俗謂之九頭鳥。云其鳥有頸血，滴人家屋上則不吉，故必呼犬驚吠卻之，云其鳥畏犬也。第聲則聞之，形則不能見耳。

按《通雅》：『鬼鳥亦名渠逸。此鳥海上多有，市人爭作犬聲相逐之。言一頭流血，著人家即凶。《夷堅志》：「李壽翁家得渠逸鳥，十頭環簇，其一無頭而滴血。」』《博物志》云：『郝氏夜祠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互相低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餘，廣八九寸，色類鵝雁。』《中元記》云：荆楚人『謂姑獲爲勾星，衣毛爲鳥，脫衣爲女』。儒書奇鶺，十首，周公居東，惡聞其聲，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今餘其九。又言：鬼門關有一身九尾之鶺，九首者乃雄鶺，俗名鬼車。

又《秤水》　秤水之法，江湖間人常於歲朝至十二日，以一瓦瓶，每朝汲水，秤其輕重。重者多雨，主水；輕者少雨，主旱。以一日當一月。又或汲歲除水秤之，與元日水較秤，重則大水。《研北雜志》：『正月三日爲田本命，秤水以重爲有年。』

又《書院甄別》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十室之邑，必有絃誦聲，是以教化敦，風俗美。三代之制：大學在國中，小學在四郊，子弟秀良者，皆聚學中。自古制廢，所謂學宮，止爲春秋釋奠先師地，而學博之庭，草芊鳥喧，無有過請業者，由是變而爲書院課士。每歲正月下旬日，中丞集九邑成材士，扃門試以文，拔其尤，殿最之。童生不得與，分列內課、外課、附課三等，隸入紫陽、正誼兩書院肄業。每月官課一，師課一。內課最優，膏火資給豐，人數少。外課視內課人數倍之，膏火資給減半焉。附課無定額，亦無膏火資給。歲於是時分別差等，名曰甄別。有視向時而黜焉，有視向時而陟焉，於此寓誘抑獎勸云。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閏正月》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張鑑致語》云：『崇禎庚辰歲閏正月，越士民公約重張五夜鐙，其文有云：「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按閏正月今則絕無矣，明季猶有此。然其年爲崇禎十三年，則亦非令典也。

國朝錢大昕《養新録》云：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間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遠者或三十五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從未置閏。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順星》　初八日，黃昏之後，以紙蘸油，燃燈一百零八盞，焚香而祀之，謂之順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奧以至大門，燃燈而照之，謂之散燈花，又謂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

按帝京景物略：正月十三日，家以小盞一百八枚，夜燃之，遍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止，又甚貧者無。此條所記與今大略相同，但未得其詳細耳。

又《開印》　開印之期，大約於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先行知照，朝服行禮。開印之後，則照常辦事矣。

又《耍耗子、耍猴兒、耍苟利子、跑旱船》　京師謂鼠爲耗子。耍耗子者，水箱之上，縛以橫架，將小鼠調熟，有汲水鑽圈之技，均以鑼聲爲起止。耍猴兒者，木箱之內藏有羽帽烏紗，猴手自啓箱，戴而坐之，儼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揚可聽。古稱沐猴而冠，殆指此也。其餘扶犁跑馬，均能聽人指揮。扶犁者，以犬代牛；跑馬者，以羊易馬也。苟利子即傀儡子，乃

一人在布帷之中，頭頂小台，演唱打虎跑馬諸雜劇。跑旱船者，乃村童扮成女子，手駕布船，口唱俚歌，意在學遊湖而採蓮者，抑何不自醜也！凡諸雜技皆京南人爲之，正月最多。正農忙時則舍藝而歸耕矣。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燕都正月【略】至十八日謂之『殘燈末廟』，然後市井如常，工人返肆，商賈各執其業。至開印之期，則學子攻書，官兵執差如平日。此半月餘，德勝門外正覺寺遊人甚夥，內有大鐘，相傳永樂時鑄，沈度筆，少師姚恭靖公監造，名曰『華嚴鐘』，擊之聲聞數十里。鐘徑長丈二，內外刻佛號、彌陀、法華諸品經，蒲牢刻楞嚴咒，銅質精好，字畫整肅。上懸樓梁，下入地池，最爲可觀。俗曰『大鐘寺』。蓋此鐘西方之鎮也。【略】二十三日，德勝門外土城關東北慈度寺，俗呼『黑寺』。黃衣番僧誦經送祟，謂之『打鬼』，城中男女出郭爭觀。寺前敎場遊人蟻聚雲屯。又有買賣趕趁香茶、食菓及粧綵傀儡、紙鳶、竹馬、串鼓、蝴蝶、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至時僧衆出寺，裝扮牛頭鹿面、星宿妖魔等相，旗旛纖扇，擁護如天神，與鐘鼓法器之聲聒耳炫目。其扮妖魔相者皆番僧，年少者數人，手執短柄長尾鞭奔於稠人中亂擊之，無賴者謔語戲罵以激其怒，而僧奔擊更急以博衆笑。喧鬧移時，黃衣歸寺，則遊人星散，紫陌飛塵，輕車駟馬魚貫入城，而日已近山矣。其浪蕩之人或籍看打鬼爲名往往潛入青樓耳。

初一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二《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其義亦然。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千金方》云：『屠蘇之名不知何義？』按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椒栢酒，飲桃湯，服卻鬼丸，敷於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云：『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蓋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云：『敷於散即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敷於音訛轉而爲屠蘇，小歲訛而爲自小起云。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一《正月》 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呼爲新年。一歲節序，此爲之首。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士夫皆交相賀，細民男女亦皆鮮衣，往來拜節。街坊以食物、動使、冠梳、領抹、緞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門歌叫關撲。不論貧富，遊玩琳宮梵宇，竟日不絕。家家飲宴，笑語譁譁。此杭城風俗，嚆昔侈靡之習，至今不改也。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拜年》 男女以次拜家長畢，主者率卑幼出謁鄰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賀，謂之拜年。至有終歲不相接者，此時亦互相往拜于門。門首設簽，書姓氏，號爲門簿。鮮衣炫路，飛轎生風。靜巷幽坊，動成哄市。薄暮至人家者，謂之拜夜節。初十日外，謂之拜燈節。故俗有『有心拜節，寒食未遲』之謔。琳宮梵宇，亦交相賀歲。或粘紅紙袋于門，以接帖，署曰接福，或曰代僮。范來宗《拜年》詩云：『走賀紛闐歲籥更，素非識面也關情。添丁誇列懷中刺，過午飛留簿上名。羽士禪師同逐逐，東家西舍盡盈盈。春明舊夢還能記，馳遍輪蹄內外城。』

按：《良齋雜記》『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然長、元《志》皆載：『俗尚拜年，有從未識面，互相投帖，以多爲榮者，此風不行于守禮清門。』

又《正月・歲朝忌諱附**》** 元旦爲歲朝，比戶懸神軸於堂中，陳設几

案，具香蠟，以祈一歲之安。俗忌掃地、乞火、汲水幷針剪，又禁傾穢、潑糞，諱啜粥及湯茶淘飯。天明未起，戒促喚。男子出門必迎喜神方位而行，婦女簪松虎、彩勝。男女必曳新衣潔履。相見則舉百果相授受，各道吉利語，謂之開口果子。

按：《尚書大傳》：『正旦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謂之三朝。』《歲時通考》『元旦，不掃地，不汲水，不乞火。』《昆新合志》：『是日，禁掃地、乞火、汲水及針剪。』汪上湖《守歲》詩：『俗掃隔年地。』

又《正月・拜牌》 紳士詣圓妙觀三清殿，望闕遙賀，一如祝厘之儀，謂之拜牌。禮畢，盛服往來衙門交慶。

按：明洪文科《語窺古今》載：『王官十儀，一曰習儀拜牌。』《通典》謂：『元旦慶賀，始于高祖。』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圓妙觀三清大殿，爲郡人習儀祝厘之所。』

又《正月・開門爆仗》 歲朝，開門放爆仗三聲，云辟疫癘，謂之開門爆仗。

按：唐高承《事物紀原》云：『馬鈞始製爆仗。』吳俗，紙裹硫磺曰爆仗，是其名已見元魏。然范石湖《村田樂府》云：『截筒五尺煨以薪，當階擊地雷霆吼。』則是時又以竹爆也。今紙者亦謂之竹。如九縣《志》皆載：『元旦，爆竹三聲，然後啓戶。』是也。又云：『相傳以驅疫癘。』考爆竹辟鬼，其說始於東方朔《神异經》：『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燔炸有聲，而山臊驚憚。』六朝詩，已用之歲朝，見宗懍《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惡鬼。』俗有兼用之除夕者，謂之封門爆仗。張說《守歲》詩：『桃枝堪辟惡，竹爆好驚眠。』薛能《除夜作》『竹爆和諸鄰。』王安石詩：『爆竹聲中一歲除。』皆是也。予嘗有句云：『鄉俗相傳惟爆竹，城居那得有山艊？』可爲此風解嘲。

又《正月・飛帖》 有遣僕投紅單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親往，答拜者亦如之，謂之飛帖。

按：《艮齋雜記》云：『拜年之風，有帖到而人不到者，宋時已然，見周密《癸辛雜識》「沈公子遣僕送刺，至吳四文家，取視之，類皆親故，因醉僕以酒，陰以己帖易之。其僕不知，至各家遍投之，而主人之帖竟不達。」又周煇《清波雜志》「至正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人，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脫籠爲京都虛詐閃賺之諺語。」呂滎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僞，且疏拙露見。」司馬溫公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也。」』褚人穫《堅瓠集》云：『拜年帖，國初用古簡，有稱呼。康熙中，則易紅單，書某人拜賀。素無往還，道路不揖者，而單亦及之。』《文待詔集》有《拜年》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又《正月・看風雲》 農人歲朝晨起看風雲，以卜田事。諺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歲朝西北風，大水害農功。』

按：九縣《志》皆載：『元旦，風自東南來則歲大稔，東次之，東北又次之；西則歉。西北有紅、黃雲則稔，白、黑則歉。』幷云：『是日宜陰，有「歲朝烏六禿，高低田稻一齊熟」之諺。』

又《正月・新年》 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游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願。自此翩翩徵逐，無論遠近，隨意所之。城中圓妙觀，尤爲游人所爭集，賣畫張者聚市于三清殿，鄉人爭買芒神春牛圖。觀內無市鬻之舍，支布幕爲廬，晨集暮散。所鬻多糖果小吃，瑣碎玩具，間及什物而已，而橄欖尤爲聚處。雜耍諸戲，來自四方，各獻所長，以娛游客之目。如立竿百伎，建幟於顛，一人盤空拔幟，如猱之升木，謂之高竿。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謂之走索。小兒緣長竿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謂之穿跟斗。長劍直插入喉嗉，謂之吞劍。取所佩刀，令人盡力刺其腹，刀摧腹暢，謂之弄刀。置磁甕於拳，以手空中抓之，令盤旋腰腹及兩腋兩股，瞥起倏落，謂之弄甕。或以磁盆置竿首，兩手交換，有時飛盆空際，仍落原竿之上，謂之舞盆。置丈許木於足下，可以超乘，謂之踏高蹺。以毯覆地，變化什物，謂之撮戲法。以大碗水覆毯，令隱去，謂之飛水。置五紅豆於掌上，令其自去，謂之摘豆。以錢十枚，呼之成五色，謂之大變金錢。兩人裸體相撲，謂之擺架子。鳳陽人畜猴，令其自爲冠帶，幷豢犬爲猴之乘，能爲《磨房》、《三戰》諸齣，俗呼猢猻撮把戲。圍布作房，支以一木，五指運三寸傀儡，金鼓喧嗔，詞白則用叫顙子，均一人爲之，俗呼木人頭戲。牽絲戲，仿佛傀

傴，手足皆以絲牽運動，故名。穹幕於壁，一人在幕中，作數人問答語，謂之隔壁戲。以扇撲桌，狀鳥之鼓翅，繼作百鳥之聲，皆出自口中，謂之百鳥像聲。江寧人造方圓木匣，中綴花樹禽魚神怪秘戲之類，外開圓孔，蒙以五色玳瑁，一目窺之，障小爲大，謂之西洋鏡。又有洋畫者，以顯微鏡倒影窺之，障淺爲深，以畫本法西洋故也。江陰人搏五色粉，狀諸人物，曰粉人。截紫白竹尺餘，上開六孔，吹之，謂之太平簫。以竹簧夾箸置舌間，可吹小曲。竹筒二三寸許，貫以妝域，以綫裊之，就地盤旋，引風入竅，作汪汪聲，謂之地鈴。篾絲糊紙，爲蝴蝶人物之形，風中飛揚，謂之絲鷂。瞽男盲女，擊木魚銅鈸，答唱前朝故事，謂之說因果。攤簧，乃弋腔之變，以琵琶弦索胡琴檀板合動而歌。餘如測字起課算命相面，大率江西人，賃居宇下，藉以覓食。男女之問災福者，到處聞膻蟻聚。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門市如雲。窶人裝水烟爲生者，逢人祗應，以些少錢會贈之。托盤供買食品者，亦所在成市。至城外西園，則擲饅首於放生池，引黿浮水而食以爲樂。婦女暗數羅漢，卜年庚之順逆。至十六日，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人各執其業，謂之新年。范來宗《游觀》詩云：『仙都元妙六門中，遐邇爭趨老少同。大地廣場逾鶴市，諸天法相若鰲宮。種桃道士重門杳，賣果兒郎百戲空。何事千人齊引領？香輿裙露石榴紅。』又蔡雲《吳歈》云：『城外西園城內觀，趁閑趁鬧儘嬉頑。可憐佛宇仙宮好，混卻茶爐酒肆間。』又云：『彌羅閣陰花爆稀，長生殿邊絲鷂飛。冶容少婦入人海，輕薄兒郎慣打圍。』

按：馮慕岡《月令廣義》『元時，元日于長春宮建醮，歲以爲例。』范《志》『歲首即會於佛寺，謂之歲懺，士女闐咽，殆無行路。』長、元《志》皆載：『元旦，佛寺燒香禮年懺。』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載：『圓妙觀在宮巷北，創自晉咸寧二年，名眞慶道院，至元元貞元年，改贈今額。時左轄朱文清大施捨，觀遂甲吳中，基周廣五百畝。』又載：『西園即戒幢律院，在冶坊浜東，徐太僕子工部溶捨爲寺，中有放生池，又五百羅漢殿。』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到處慶新年。北寺笙歌聲似沸，元都士女擁如烟。衣服盡鮮妍。』注：『北寺、圓妙觀，爲新歲游觀地。』今北寺游人已衰，而閶門外聞德橋內朱家莊，僅一廣場耳，新年游者麇至，百戲競陳，貨郎蟻集，茶坊酒肆，妝點一新，且四時無寥落之日。蔡鐵翁《吳歈》百絕注云：『新年游玩圓妙觀，婦女之容飾妖邪者，游人環集，謂之打圍。固由自取，然亦無人禁止之也。』

又《正月・升官圖》　又以官階升降爲圖，亦六骰擲之，取入閣之讖，謂之升官圖。有無名氏《升官圖樂府》云：『一朝官爵一張紙，可行則行止則止。論才論德更論功，特進超升在不同。只有贓私大干律，再犯三犯局中出。紛紛爭欲做忠臣，楊左孫周有幾人？當日忠臣不惜命，今日升官有捷徑。』

按：《談書録》：『升官圖今謂之百官鐸，相傳此圖乃明倪鴻寶所造。』其實官名雖從時，而圖戲則自唐已有。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繫船野浦下，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筆叢》有彩選格，久不傳。據房序，則今之升官圖即古之彩選也。王阮亭謂：『彩選始唐李郃，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劉貢父又取西漢官秩爲之，取本傳所以升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喜而序之。』蔣春雨《選官圖》詩：『近來那便名心淡，眼亂官階黜陟書。』又厲樊榭詞：『選官圖外論贏輸。』蓋圖以么爲贓，緋爲德，六爲才，二三五爲功也。吳穀人詩云：『小繪衣冠隊，升階文武同。周遭成宦迹，呼喝任兒童。捷徑三遷裏，官情一紙中。清江有題句，識取畫圖工。』

又《上年墳》　攜糖茶果盒展墓，謂之上年墳。

按：錢塘黃書崖《上年墳》詩云：『松柏春逾茂，家家上冢行。紙灰飛蛺蝶，佳節似清明。此祭寧非古，空山亦賀正。食饕分餕後同，一擔夕陽輕。』蓋杭俗，上年墳多以肴饌楮錢。吳俗，則糖茶果盒而已。

元旦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歲朝》　元旦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尚書傳》謂之三朝，《荆楚歲時記》謂之三元日。《春秋》謂之端月。今吳俗謂之歲朝。民間懸百神畫軸於廳事，設香案燈燭，展拜肅肅。即人間第一日，祈一歲安。俗忌掃地、乞火、吸水并鍼翦。出門必

迎喜神方。婦女簪松虎、綵勝。男女、曳新衣潔履。相見舉百果相授，道吉讖語，謂之開口果子。或進敷于散，服卻鬼丸，吞熟雞子，謂之鍊形。《稗史彙編》稱：敷于散次第從小起，後人訛而爲屠蘇酒也。

又《拜年飛帖》　元旦，男女以次拜家長畢，出謁鄰族親友，互相往來拜賀，曰拜年。其不求見面，而但通謁者，則遣童僕分投名紙，曰飛帖。或於門間設簿籍，令來客書姓名，曰門簿。或黏紅紙袋於門以接帖，署曰接福。凡拜年，不得過初十，其過初十者，慢也。居喪者必遲五日出，否者，不知禮也。是時飛輿滿路，華服充衢。雖靜巷幽坊，亦人踪不絕。

按《夢華録》：『正月一日年節，士庶自早互相慶賀，車馬交馳。』《帝京景物略》：『元旦親友投牋互拜，曰拜年。』拜年之俗，古已有帖到而人不到者。《癸辛雜識》稱：『沈公子遣僕送刺吳四文家，吳取視之，類皆親故，因醉其僕，而易己帖。其僕不知，至各家遍投之，而主人之帖竟不達。』《清波雜志》稱：『至正交賀，多不親往。有士人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曰，適已脱籠矣。脱籠，京師虚詐閃賺之諺語也。』故呂滎陽公謂：『送門狀既勞作僞，且踈拙露見。』司馬溫公在臺閣，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也。』《堅瓠集》稱：『拜年帖，國初用古簡，有稱呼。康熙中乃易以紅單，書某人拜賀。素無往還，道路不揖者，單亦及之。』皇甫庸《近峰聞略》稱：『劉瑾用事，百官門狀悉用紅紙。京師紅紙爲之增價。』《迪吉録》稱：『海瑞爲南冢宰，有名紙用紅帖者，亦以爲侈而惡之。』今則用紅紙爲名帖，習已成風，不獨拜年爲然矣，亦世道尚華之一端也。《寓圃雜記》『京師元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韵鶴軒筆談》云：『蘇城六門迢遞，甲日往東，乙日往西，而東路之帖又至。記一前輩答拜回，見門上帖又滿，怒而擲之曰：聽他連名告我可也。』開正數日，街頭輿馬如織。有人擬於元妙觀中團拜，以免往來跋涉，此亦善舉，惟結怨於轎夫耳。

又《開門爆仗》　守歲筵殘，鄰雞爭唱，已報歲朝。人家開門放爆竹，爆爓作聲，寒煙滿巷，鄰里聲相接也，云辟疫癘，謂之開門爆仗。《帝京景物略》：『正月元旦，燒香東嶽廟，賽放爆仗，紙且寸。』按《事物紀原》：『馬鈞始製爆仗。』東方朔《神異經》稱：『西方深山中有山臊，犯人則病。人以竹着火中，爆爓有聲，則山臊驚走。』《荆楚歲時記》稱：『爆竹起於庭燎。』『元旦雞鳴起，先於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惡鬼。』今俗以紙裹硫磺爲之。兼有用之除夕者，謂之封門爆仗。

又《上年墳》　新年俗，攜餚餌果榼展墓，謂之上年墳。然祇亘室行之，民俗行者甚鮮。

初三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小年朝》　初三日爲小年朝，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與歲朝同。

按：《歲時瑣事》：『正月三日爲小年朝，仍燒松棚於圍爐中。』《遠平志》：『正月三日，人多掃積塵於箕，并加敝帚，委諸歧路以送窮。』然各方風俗不同，吾鄉凡除夕、正月二日夜、冬至夜掃地，掃則糞帚不出戶，恐如願在其中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小年朝》　初三日爲小年朝。俗買箕四枚，懸四壁，云田蠶倍收。仍燒松明火於圍爐中，掃積塵於箕，加敝帚，委諸歧路以送窮。道家以是日爲萬神都會。宋時以是日爲天慶節。吳俗於是日朝晨祀家堂神，於是日晚用錠帛接竈神。

又《接竈》　正月初三夜，供竈神於竈陘龕内，祭以酒果餳餌，謂之接竈。謂自臘月廿四夜上天，至是始下降也。或有至上元夜接者。吳穀人詩云：『司命將來日，神牌婦子迎。』蓋俗謂竈神爲東廚司命也。

按《禮器記》『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周禮説》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荆楚歲時記》：『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黃，名搏頰。』

初五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接路頭》　五日爲路頭神誕辰，金

鑼爆竹，牲醴畢陳，以爭先爲利市，必早起迎之，謂之接路頭。蔡雲《吳歈》云：『五日財源五日求，一年心願一時酬。提防別處迎神早，隔夜匆匆搶路頭。』

按：《無錫縣志》『五路神姓何名五路，元末禦倭寇死，因祀之。』今俗所祀財神曰五路，似與此五路無涉。或曰即陳黃門侍郎先希馮公之五子，當黃門建祠翠微之陽，幷祀五侯，見元初《石函小譜》及崇禎間《武陵小史》。明初號五顯靈順廟，曰顯聰、顯明、顯正、顯直、顯德。姑蘇上方山，香火尤盛，號爲五聖。昆山家瑞屏公錫疇撰《黃門祠碑記》云：『公墓在楞伽山側，子五侯從祀于山之陽。』家行人公陳塍《無益之言》云：『嘗度仙霞嶺，後經一嶺，名五顯嶺，嶺有五顯廟，極整麗。黃門子孫世居光福，吳郡乃五侯父母之邦，而楞伽俗名上方，尤五侯正首之邱也。妖由人興，遂淫昏相憑，奸愚互惑。』云云。康熙間湯文正斌巡撫江蘇，毀上方祠，不復正五顯爲五通之所訛，而祀者皆有禁矣。因更其名曰路頭，亦曰財神。予謂今之路頭是五祀中之行神，所謂五路，當是東西南北中耳。黎里汝秋士，亦爲是行神，嘗有詩云：『人爲利所昏，所見無非利。路頭古行神，今作財神例。門戶與中霤，我鄉已廢祀。祀竈幷祀行，五祀猶存二。粔籹堆滿盤，媚竈值廿四。雖等燔柴愚，尚不失祭義。云何年初五，相傳路頭至。神或臨其室，獲利億萬計。拜跪肅衣冠，饋獻羅酒食。所禱非所司，明神應吐棄。誰歟矯其失，正俗重爲祭。供雖异餼羊，愛禮情自摯。有功當報享，尚及貓虎類。況此路頭神，司行職攸寄。丈夫志四方，馳驅所有事。要皆邀神庥，明禋敢或替。去其謬悠論，引之合禮意。行神非財神，愼勿紊祈蚲。』

又《正月・開市》 是日，市估祀神，懸旌返肆，謂之開市。

案《歲時瑣事》：『正月五日，俗呼破五日。欲有所作爲，必過此五日始行之。』長、元、吳《志》皆云：『五日，祀五路神，始開市，以祈利達。』《昆新合志》云：『俗呼爲燒利市。』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接五路神開市》 初五日，俗稱財神五路誕日。五路者，爲五祀中之行神，東西南北中耳。求財者祀之，取無往不利也。故東陽縣俗，於門前具酒饌設祭，謂之賽路神，猶不失本意。今吳俗祭於廳事，參以元壇神，謂神掌天庫之財。是時，連街接巷鼓樂爆竹聲聒耳，人家牲醴畢陳，以爭先爲利市。富者鼎俎，貧者盤飧，魚肉腥臊，羅列几案。下至輿臺馬卒，各酹盆罇。娼家亦出脂粉錢市酒脯，羅筵席，彈鳴絃，作迎神、送神曲。靡不終宵奔湊，達旦忘眠，焚香肅拜，求贏橫財，名接路頭。店肆爭於是日開市貿易，塵漲百廛，人喧萬瓦。斷壠飲羊，錐刀是競，籌筭日密，生計日隘，造化利權，由茲日蹙矣。間有不隘不蹙之術否？曰節耳，勤耳，守之以儉耳。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六《賣懞懂》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元日五更初，猛呼他人，他人應之，告之曰：『賣與爾懞懂！』賣口吃亦然。按今人知有賣癡獃之語，不知宋時謂之賣懞懂，至賣口吃，則罕有知者矣。

陸放翁《乙丑元日》詩：『惟思買春困，熟睡過花時。』自注云：『俗有賣春困者，予老憊思睡，故欲買之。』然則宋時又有所謂賣春困者。

初六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正月六日送窮》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歲時雜記》云：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按人知正月晦日有送窮之事，不知人日前一日亦有之也。

人日

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按：董勛《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以陰晴占豐耗，正旦畫雞於門，七日貼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

殺豬，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也。古乃磔雞，令畏鬼，今則不殺，未知孰是。荆人於此日向辰門前呼牛羊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劉臻妻陳氏進見儀曰：『七日上人勝於人。』董勛曰：『人勝者，或剪綵或鏤金箔爲之。貼於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正月七日戴勝見武帝於承華殿也。』舊以正月七日爲人，故名人日。剪綵鏤金箔爲人，皆符人日之意，與正旦鏤雞於戶同。今北人又有至人日諱食故歲菜，惟食新歲菜者，與楚諱食雞正相反。又餘日不刻牛羊豬犬馬之像，而二日獨施人雞，此則未喻。郭緣生《述征記》云：『魏東平王翕七日登壽張縣安仁山，鑿山頂爲會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銘云：「正月七日，厥日爲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叅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天』，未知所出也。

宋・龐元英《文昌雜録》卷三　唐歲時節物，【略】人日則有煎餅。

宋・黄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四《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雜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懍《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剪綵爲人，或鏤剪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翕］（倉）爲《安仁峰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名集，此爲證也。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爲穀，而魏收引董勛之語，止及於七日，何邪？然《安仁峰銘》所用，亦云七日爲人，而宗懍指此爲證，蓋宗懍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說也。唯劉克爲博學。餘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知》又美其窮該典籍，眞奇士也。唐李義山《人日》詩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大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有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四《穀之三・赤小豆》　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粒，女吞二七枚，竟年無病也。

明・瞿佑《四時宜忌・正月事宜》　《四時纂要》曰：初七日爲上會日，可設齋醮，大吉。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三《正月事宜》　七日爲人，八日爲穀。是日日色晴明溫煖，則本事蕃息安泰。若值風雨陰寒，氣象慘烈，則疾病衰滅。以各日驗之，若人值否，思預防以攝生。

又《春時逸事・登山眺》　正月人日，當登山眺遠。李充詩曰：『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嚏。』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一〇《人日疊韻詩》　丁未人日，在揚州集羅茗香、黄右原、嚴問樵保庸、魏默深源、吴熙載廷颺、畢韜齋光琦，作挑菜會，古無此目，借坡公『七種共挑人日菜』句爲名。揚州飲饌豐侈，習以爲常，聊存示儉之私忱，或可衍成竹西韻事也。

人日以七種菜餉客，約同人和之

元日至人日，無日不晴天。自是太平象，能無行樂便？清流宜冷集，陳冊要新篇。是日以《乾隆乙亥人日南齋諸老詩畫冊》示客。莫笑寒庖儉，期傳挑菜筵。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禁忌》　人日天氣晴明，出入通順，謂一年人口平安。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七人八穀九天十地》　俗以七日爲人日，八日爲穀日，九日爲天日，十日爲地日，人視此四日之陰晴，占終歲之災祥。

按：漢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

災。』晉議郎董勛《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縷金以相遺，改舊從新之意也。』今人因《占書》有七人八穀之說，遂以九天十地附會之。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一《人日》 入春纔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或縷金箔爲人，以貼帳粘屏，重人也。亦戴髻鬟，謂人入新年，形容改舊從新也。維時野徑梅香，草堂詩興，最是雅人深致。顧孤山雪邨，鄧尉香海，此境何可遽覓。但得矮牆半樹，小窗一枝，佐以一壺酒、一卷書，閉門靜坐，清對亦差強人意。若其投謁侯門，塵氛熱局，呼廬轟飲，屠沽歡場，殊爲煩耳。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爲祥，雨爲殃。』晉議郎董勛云：『俗於新正月，縷金爲雞犬豬羊牛馬人穀等形，以相貽贈，亦改舊從新之意。』景龍《文館》記唐中宗時，人日賜王公以下綵縷人勝，令群臣賦詩。《新知録》方秋崖詩：『上七日爲人，雲蒸澗壑春。』上七爲人日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人日》 初七日謂之人日。是日天氣清明者則人生繁衍。

按：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清明，則所生之物育，陰則災。

初八

明・楊慎《丹鉛續録》卷六《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吴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看參星》 八日昏時看參星，占歲中之水旱。諺云：『參星參在月背上，鯉魚跳在籧篨上。參星參在月口裏，種田種在石臼裏。』人又以是日參星之隱見，卜上元日晴雨。諺云：『上八不見參星，月半不見華燈。』

按：盧《志》：『吴俗以正月八日爲上八。以參星卜一歲之水旱。逮夜，則老稚聚觀，過月西則旱，否則多水。』《崑新合志》並云：『初八夜，參星在月西北角上，則主大稔。』《歲時通考》：『正月八日爲上八，謂是日雨，應元宵亦雨。』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一《驗參星》 正月八日昏時驗參星，占一年水旱。老稚聚觀。過月西則旱。否，則水。在月西北隅，則主歲大稔。諺云：『參星在月背，鯉魚跳籧篨。參星在月口，種田在石臼。』又是夕參星隱，應上元雨。諺云：『上八不見參星，元夕不見華燈。』

十三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祭猛將》 十三日，官府致祭劉猛將軍之辰，游人駢集于吉祥庵。庵中燃銅燭二，大如杯棬，半月始滅，俗呼大蠟燭。相傳神能驅蝗，天旱禱雨輒應，爲福畎畝，故鄉人酬答，尤爲心悃。前後數日，各鄉村民，擊牲獻醴，擡像游街，以賽猛將之神，謂之待猛將。穹窿山一帶農人舁猛將，奔走如飛，傾跌爲樂，不爲慢褻，名曰趕猛將。余嘗作《神弦曲》云：『揚旌旄，陳鹵簿。焚旃檀，伐鼉鼓。三農竭脂膏，不惜脱布褲。但願明神喜，生恐明神怒。借問此何神，爾農獨畏怖？農云劉猛將，所司非細故。神怒蝗蟲飛，神喜甘雨澍。斯神實有功，田祖同呵護。報賽亦人情，胡爲乎中路？災祥在一心，爾農寧不悟？』

按：《嘉定縣志》劉猛將作劉猛將軍。《舊府志》云：『相傳神能驅蝗。』《吴縣志》：『景定間，因瓦塔而創，初名揚威侯，加封吉祥王，故廟名吉祥庵。』《怡庵雜録》以爲宋名將劉武穆錡。王鏊《姑蘇志》及《常熟縣志》亦皆以爲劉武穆錡，俗稱節使永定公劉眞君廟。而《姑蘇志》又

云：『猛將名銳，乃錡之弟，嘗爲先鋒，陷敵前。』及考《宋史・劉錡傳》，有侄曰汜，無弟銳之名。朱長孺謂：『古名將往往闔門戮力，子弟之功，歸之父兄，姓名隱沒，蓋多有之。不得以《宋史》不載，遂謂必無其人。且紹興之年，帝駐平江，錡以江東路副總管提舉宿衛親軍，并將解潛王奇兩軍爲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扈從赴金陵。安知其弟不以是時立功茲土，沒而歆其廟食耶？』馮班《題揚威侯廟》詩注云：『廟祀宋將劉信叔。』信叔，似是其字。又《宋史》自有劉銳，端平三年知文州，死元兵難，詔立廟賜謚，疑即此神。然文州，今陝西文縣，則又與吳地無涉。今俗作劉斡，斡字仲偃，宋欽宗時，以資政殿學士使金營，不屈死。爲神固宜，但又不宜祀於吾地。則以劉武穆錡或其弟銳爲近是。江、震《志》：『元旦，坊巷鄉村，各爲天曹神會，以賽猛將之神，謂神能驅蝗，故奉之。會各雜集老少爲隸卒，鳴金擊鼓，列隊張蓋，遍走城市，富家施以錢粟，至二十日或十五日罷。吳人事之甚嚴，累著靈异。國朝雍正十二年，詔有司歲冬至後第三戊日及正月十三日致祭。』《府志》載：『劉猛將軍廟有五，一在閶門外江村橋西，一在盤門營內，一在橫塘，一在洞庭山楊灣，其在中街路宋仙洲巷者，俗稱大猛將堂，即吉祥庵也。』吳縣舊《志》：『十三日，詣吉祥庵，謁劉猛將，燃巨燭如杯棬，至半月始滅。』《類篇》：『趛趄，走急貌。』丁度《集韻》：『趄，作答切。』音帀。吳語謂急走曰趄，讀如血音。

又《正月・爆孛婁》　鄉農以糯穀入焦釜，老幼各占一粒，曰爆孛婁，謂卜流年之休咎。

按：范成大《吳郡志》、王鏊《姑蘇志》、張司直《太倉州志》皆云：『吳俗以糯穀爆花曰孛婁。』《府志》亦云。《姑蘇志》又云：『糯穀投焦釜，曰卜流，言卜流年也。』然不詳何日。江、震《志》載：『十三日以糯穀投焦釜，作米花，謂之爆孛婁，老幼各占一粒，以卜終歲之休咎。』《昆新合志》載：『十四日以糯穀爆釜中，名孛婁，謂卜流年休咎也。』《常昭合志》載：『上元日，以糯穀投焦釜，曰卜流。』互有不同。李戒庵《孛婁》詩云：『東入吳城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佳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點梅花插鬢斜。』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賽猛將》　正月十三日，郡僚致祭劉猛將神於宋仙洲巷吉祥庵。燃銅燭二，粗如柱。相傳神能驅蝗，天旱禱雨有應，專主田事，蓋古之臘神也。各鄉村農於是日刑牲醑醴，擡像游行，結綵設棚，坐神於內，邀他祠之神共飲，人皆霑醉，謂之待猛將。舁輿急奔，閱阡度陌，傾跌爲樂，不嫌褻慢，謂之趄猛將。蠢蠢丁壯，舉國若狂，逞酒意，任血氣，銅角一聲，兩隊幷合前驅，赤棒紛爭交擊，杯盤對擲，巾幘飛墜，兒童駭竄，鄰翁喊啞，彼自以爲樂，實惡習也。俗以神爲宋名將劉武穆，名錡，郡志謂是武穆從弟劉銳，然亦迄難考定。

按：《怡菴雜録》：『猛將爲宋名將劉武穆錡。』王鏊《姑蘇志》亦同。郡志稱：『錡弟劉銳爲錡統制官，嘗爲先鋒陷敵，退老平江，旱蝗爲災，禳除有效，歿爲神。』《一統志》云：『劉成忠，元末指揮，殉節投河，民立廟祀之。雍正間建廟順天府，州縣多有其祠。』《居易録》爲劉宰。俗又傳作劉斡。斡字仲偃。其說紛紜。統而論之，劉武穆爲大帥，位三公。吳璘稱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慨，歿爲神，不當號猛將。又璪像如童兒，武穆卒年六十六，形貌不符，謬可知也。《明祀典》已載劉猛將，而《一統志》謂劉成忠，於雍正間始建祠，則成忠之說亦非也。劉宰，《宋史》有傳，稱其剛正恬退，以秘閣主管致仕，出身文資，不應號爲莽將。則其說亦妄也。《宋史・忠義傳》有劉銳名，而未著明爲錡弟，以端平三年知文州，死元兵難，詔立廟賜謚。然文州爲陝西文縣，與吳地無涉。劉斡，斡爲宋欽宗時人，以資政殿學士使金營，不屈死。亦不宜祀於吳郡。考《宋史・劉錡傳》無弟銳名。朱長孺謂：『古名將闔門戮力，子弟功歸父兄，姓名隱蓋有之。且紹興年，帝駐平江，錡以江東路副總管提舉宿衛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扈從赴金陵，安知其弟不於是時立功茲土，沒歆其祀耶？』古今祀典爲村巫淆亂多矣，不獨一字王之額，爲可嗤也。郡志實指爲劉武穆從弟，名銳，應有所據，爲近是，特一時不得其明證耳，俟博雅者更考之。

《類篇》：『趛趄，急走貌。』丁度《集韻》：『趄，作答切，音匝。』吳語讀如倏音。

又《點竈燈》　十三夜，懸燈於竈陘，廚下光明，兒童歡笑。至十八夜止，凡五夜。俗謂之點竈燈。蓋吳俗十三日爲試燈，十八日爲收燈也。

按：《陶朱公書》：十六日謂之落燈夜，晴，主高低皆熟。東南風，低區熟，西北風，主旱。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滬城風俗，［略］俗以正月［略］十三日，家人即竈卜流年事，握秫、穀投焦釜中，爆之，花而妍者吉，名『卜流花』，俗名『爆孛婁』。

上元

《史記》卷二四《樂書》 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暭》，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

《北齊書》卷四八《外戚傳・趙猛》 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

《隋書》卷四〇《元胄傳》 ［胄］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

又卷六二《柳彧傳》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幷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

後唐・馮贄《雲仙散録》卷 《臨光宴》 《影燈記》曰：正月十五日夜，玄宗於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燈月分光曲》。又撒蜀紅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臺衫。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卷中 上元然鐙，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鐙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鐙，文宗開成中，建鐙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初元游觀之盛，冠於前代。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六《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旋燒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楷柮兒雜劇。溫大頭、小曹嵇琴，黨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鄒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楊文秀皷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辭出門，燈山上綵。金碧相射，錦綉交輝。面北悉以綵結山岑。上皆畫神仙故事，或坊市賣藥賣卦之人，橫列三門，各有綵結。金書大牌，中曰都門道。左右曰左右禁衛之門。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樂。綵山左右以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自燈山至宣德門樓橫大街，約百餘丈，用棘刺圍遶，謂之棘盆。內設兩長竿，高數十丈，以繒綵結束，紙糊百戲人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內設樂棚，差衙前樂人作樂雜戲，幷左右軍百戲在其中。駕坐一時呈拽，宣德樓上皆垂黃綠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黃羅設一綵棚，御龍直執黃蓋掌扇，列於簾外。兩朵樓各挂燈毬一枚，約方圓丈餘，內燃椽燭。簾內亦作樂，宮嬪嬉笑之聲，下聞於外。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綵結欄檻，兩邊皆禁衛排立，錦袍幞頭簪賜花，執骨朵子，面此樂棚。教坊鈞容直。露臺弟子更互雜劇。近門亦有內等子班直

排立。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

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 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迎祥池。有對御，至晚還內。圍子親從官，皆頂毬頭大帽，簪花，紅錦團答戲獅子衫，金鍍天王腰帶，數重骨朵。天武官皆頂雙卷腳幞頭，紫上大搭天鵝結帶，寬衫。殿前班頂兩腳屈曲向後花裝幞頭，著緋青紫三色襕金線結帶，望仙花袍，跨弓劍乘馬，一扎鞍轡，纓絡前導。御龍直一腳指天，一腳圈曲幞頭，着紅方勝錦襖子，看帶束帶。執御從物，如金交椅、唾盂、水罐、菓壘，掌扇，纓絡之類。御椅子皆黃羅珠蹙，背座則親從官執之。諸班直皆幞頭，錦襖，束帶。每常駕出，有紅紗帖金燭籠二百對，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燈。快行家各執紅紗珠絡燈籠。駕將至，則圍子數重外，有一人捧月樣兀子，錦覆於馬上。天武官十餘人簇擁扶策，喝曰看駕頭。次有吏部小使臣百餘，皆公裳，執珠絡毬杖，乘馬聽喚。近侍餘官皆服紫緋綠公服，三衙太尉知閤御帶羅列前導，兩邊皆內等子。選諸軍膂力者，着錦襖頂帽，握拳顧望。有高聲者，捶之流血。教坊、鈞容直樂部前引，駕後諸班直馬隊作樂。駕後圍子外，左則宰執侍從，右則親王宗室南班官。駕近則列橫門，十餘人擊鞭。駕後有曲柄小紅繡傘，亦殿侍執之於馬上。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喝隨竿媚來，御輦圍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鵝鴿旋，又謂之踏五花兒，則輦官有喝賜矣。駕登宣德樓，遊人奔赴露臺下。

又《十五日駕詣上清宮》 十五日，詣上清宮，亦有對御。至晚回內。

又《十六日》 十六日，車駕不出。自進早饍訖，登門，樂作卷簾。御座臨軒宣萬姓，先到門下者，猶得瞻見天表。小帽紅袍獨卓子，左右近侍，簾外傘扇執事之人，須臾下簾則樂作，縱萬姓遊賞。兩朵樓相對，左樓相對鄆王以次綵棚幕次，右樓相對蔡太師以次執政戚里幕次。時復自樓上有金鳳飛下諸幕次，宣賜不輟。諸幕次中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上下，樂聲鼎沸。西朵樓下，開封尹彈壓，幕次羅列罪人滿前，時復決遣，以警愚民。樓上時傳口勅，特令放罪，於是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燭遠近。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燈毬，緣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矣。須臾聞樓外擊鞭之聲，則山樓上下燈燭數十萬盞，一時滅矣。於是貴家車馬，自內前鱗切，悉南去遊相國寺。寺之大殿前設樂棚，諸軍作樂。兩廊有詩牌燈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照樓臺。并『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之詩。其燈以木牌爲之，雕鏤成字，以紗絹幕之。於內密燃其燈，相次排定，亦可愛賞。資聖閣前，安頓佛牙，設以水燈，皆係宰執戚里貴近占設看位。最要鬧九子母殿，及東西塔院惠林、智海、寶梵，競陳燈燭，光彩爭華，直至達旦。其餘宮觀寺院，皆放萬姓燒香。如開寶、景德、大佛寺等處，皆有樂棚，作樂燃燈。惟禁宮觀寺院，不設燈燭矣。次則葆眞宮，有玉柱、玉簾窗隔燈，諸坊巷馬行、諸香藥、鋪席、茶坊、酒肆，燈燭各出新奇。就中蓮華王家香鋪，燈火出羣。而又命僧道場打花鈸，弄椎鼓，遊人無不駐足。諸門皆有宮中樂棚。萬街千巷，盡皆繁盛浩鬧。每一坊巷口，無樂棚去處，多設小影戲棚子，以防本坊遊人小兒相失，以引聚之。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門裏，則相對右掖門設一樂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觀看。官中有宣賜茶酒粧粉錢之類。諸營班院，於法不得夜遊，各以竹竿出燈毬於半空，遠近高低，若飛星然。阡陌縱橫，城闉不禁。別有深坊小巷，繡額珠簾，巧製新粧，競誇華麗。春情蕩颺，酒興融怡。雅會幽歡，寸陰可惜。景色浩鬧，不覺更闌。寶騎駸駸，香輪轆轆，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千門，笙簧未徹。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餡。唯焦餡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後，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轉走，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至十九日收燈，五夜城闉不禁。嘗有旨展日，宣和年間，自十二月於酸棗門門上，如宣德門，元夜點照，門下亦置露臺，南至寶籙宮，兩邊關撲買賣。晨暉門外設看位一所，前以荆棘圍繞，周回約五七十步。都下賣鵪鶉骨飽兒、圓子餡拍、白腸、水晶鱠、科頭細粉、旋炒栗子銀杏、鹽豉湯、鷄段、金橘、橄欖、龍眼、荔枝。諸般市合，團團密擺，準備御前索喚，以至尊有時在看位內。門司御藥知省太尉悉在簾前，用三五人弟子祇應，杓盆照耀，有同白日。仕女觀者，中貴邀住，勸酒一金盃令退。直至上元，謂之預賞。

宋・錢世昭《錢氏私志》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至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初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喻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

州州學內喫薑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州喫薑煮飯是爲甚底！』

宋・陳鵠《耆舊續聞》卷一《太傅公陸軫面試士子斑竹簾詩》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宦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狎至觸墜其幕，貴宦者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耶？』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子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慽慽動簾帷，繡戶朱門鎖日垂。爲愛好花成片段，故教直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裛虞姬，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爲上客。

宋・曾慥《類説》卷一六引唐・李濬《松窓雜録・鐵如意質酒》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者取之不誣。

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一〇《趙仲御長短句》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暕、士宇、叔益、令時、令衿之，皆有篇什聞於時。然近屬環衛中，能翰墨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長短句，嘗見十許篇於王之孫不□，皆可儷作者，不能盡載。如上元扈蹕作《瑤臺第一層》云：

嶰管聲催。人報道、常娥步月來。鳳燈鸞炬，寒輕簾箔，光泛樓臺。萬年春未老，更帝鄉日月蓬萊。從仙仗，看星河銀界，錦繡天街。歡陪。千官萬騎，九霄人在五雲堆。紫袍光裏，星毬宛轉，花影徘徊。未央宮漏永，散異香，龍闕崔嵬。翠輿回。奏仙歌韶吹，寶殿尊罍。

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之象，恍然在夢寐間也。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乂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宋・佚名《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四《上元・李摹偷曲》 明皇幸上陽宮，夜新番一曲。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所番曲，大駭之。密捕笛者，詰之，自云：『其夕於天津橋上翫月，聞宮中奏曲，愛其聲，遂以爪畫譜記之。』即長安少年李摹也。元稹《連昌宮詞》云：『李摹撅笛旁宮牆，偷得新番數聲曲。』《連昌宮詞注》

又《後集》卷四《上元》 金吾放夜，執金吾杖掌宮外，戒非常水火之事。唯正月十五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出《漢志》

春月分光曲。正月十五日，玄宗於常春殿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凫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出《影燈記》

宋・岳珂《桯史》卷一《南陔脱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棨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簫雲綵鼇，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眄已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轅呼焉。中大人悦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棨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詘，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〇宋・呂原明《歲時雜記・四夜燈》

張乖崖帥蜀，增十三日一夜燈，謂之掛搭，不敢明言四夜燈。三數年來，杭益先爲五更觀燈，爾後諸郡但公帑民力可辦者多至五夜。

又《賜御筵》　祖宗以來，每燈夕，命輔臣詣太一焚香，賜會寺中或大臣私第。自仁宗以來，專在景德嘉祐中，曹相公懇請諸公遷就開化一次。元豐末，王丞相就寶梵行香廳作御筵，後又遷在開寶。元祐中，又於啓聖，皆出臨時主席之意。宣和間，上元賜觀燈御筵，范左丞致虛，進《滿庭芳慢》一闋，云：『紫禁寒輕，瑤津冰泮，麗月光射千門。萬年枝上，甘露惹祥氛。北闕華燈預賞，嬉遊盛，絲管紛紛。東風峭，雪殘梅瘦，烟鎖鳳城春。風光何處好，綵山萬仞，寶炬凌雲。盡懽陪舜樂，喜贊堯仁。天子千秋萬歲，徵招宴宰府師臣。君恩重，年年此夜，長祝奉嘉辰。』

又《拆山樓》　正月十八夜謂之『收燈』。諸神御殿獻曲，綵樓最後一曲畢，多就拆之。闕前山樓，十八日聿聲歸內，亦稍稍解去。晏相《正月十九日詩》云：『樓臺寂寞收燈夜，里巷蕭條掃雪天。』又云：『星逐綺羅沉晚色，月隨歌舞下層臺。千蹄萬轂無尋處，祇是華胥一夢迴。』

又《州郡燈》　燈夕，外郡唯杭、蘇、溫、華侈尤甚，自非貧人，家家設燈，有極精麗者。浙西大率以琉璃燈爲主，蘇州賣藥朱家，燈燭之盛，號天下第一。以琉璃肖物之形，如牡丹、蓮花、曼陀羅，又盆中蓮荷、車輿、瓶鉢、屏風、帳幔、拄衣、佛塔、轉藏、鬼子母等像，皆以琉璃爲之。亦用雲母石爲燈，及繪楮等品類繁夥，而皆琉璃掩其名焉。成都府燈山或過於闕前，上爲飛橋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數人，歷諸亭榭，各數盃乃下，從僚屬飲棚前，如京師。棘盆處緝木爲垣，其中旋植花卉，舊日捕山禽雜獸滿其中，後止圖刻土木爲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遶觀覽。

又《公用燈》　上元，諸官府前期堂廚，公帑供諸廳燈，三省樞密院開封外供。舊日出於衙校及行戶，後來但出公庫。天下莫盛於溫州，熙寧前，溫州供太守堂內絹燈至千盞。

又《竹槊燈》　上元燈槊之制，以竹一本，其上破之爲二十條或十六條，每二條以麻合繫其稍而彎屈其中，以紙糊之，則成蓮花一葉，每二葉相壓則成蓮花盛開之狀。燕燈其中，旁插蒲捧、荷葉、剪刀草於花之下，唯都人能爲。近甌浙間亦有效之者。今禁城上團團皆植燈槊，猶用此製。

又《衮毬燈》　上元衮燈，設機關於燈毬之內，以安燈盞，大率用衮香毬制度，外郡多爲之。太守觀燈，使人預於馬前幹旋以運轉無窮，而其中初未嘗動，其膏油不灑，其烽焰不鬨云。

又《坐車燈》　都人上元作坐車釣掛燈，大率倣燈籠燈毬之類，但不可用火，特以飾車爾。其精纖華煥，天下不能爲。又用繒蠟刻名花以問廁之。

《立棘盆》　闕下燈山前爲大樂場，編棘爲垣，以節觀者，謂之棘盆。山棚上棘盆中皆以木爲仙佛人物、車馬之像。

又《乘仙鶴》　闕下前上元數月，有司礱治端樓，增丹艧之飾。至正月初十日，簾幕、帷幄、繒綬及諸什物皆備。十四日登樓，近臣侍坐，酒行五，上有所令，下有所稟之事，皆以仙人執書，乘鶴以綵繩升降出納。王都尉作《換遍歌頭》云：『雪霽輕塵斂，好風初報柳。春寒淺，當三五。是處鰲山聳，金羈寶乘，遊賞遍蓬壺。向黃昏時候，對雙龍闕門前，皓月華燈射，變清晝。綵鳳低銜，天語承宣詔，傳呼飛上層霄，共陪霞觴頻舉。更漸闌，正回路。遙擁車佩珊珊，籠紗滿香衢。指鳳樓、相將醉歸去。』

又《徇人心》　觀景龍文館列敘，唐中宗時，燈夕侈靡之甚，比於今茲十倍百倍。乃知本朝諸聖，特徇民心，與人同樂耳。故於舊制不廢亦未嘗加新焉，非有意於自逸。

又卷一一《出御詩》　祖宗朝以時和歲豐，與民同樂，多出御詩，或命近臣屬和。神宗因館伴高麗使畢仲衍有詩，乃即其韻賡之，以賜仲衍及麗使。名士詞人佳句傳於時者不一，楊、劉、丁、錢數鉅公連句，至今牓清福院禮部，唱和中形容景色尤爲詳備焉。

又《咬焦餶》　京師上元節食焦餶最盛，且久又大者名『栢頭焦餶』，凡賣餶必鳴鼓，謂之『餶鼓』。每以竹架子出青傘，綴裝梅紅縷金小燈毬兒，竹架前後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轉走，謂之『打旋』。羅列街巷，處處有之。

又《作盤飡》　京師上元日有蠶絲飯，搗米爲之，朱綠之，玄黃之，

南人以爲盤飧。

又《饗珍果》 京師賈人預畜四方珍果，至燈夕街鬻。以永嘉柑實爲上味，橄欖、綠橘皆席上不可闕也。慶歷中，金柑映日果不復來，其果大小如金橘而色粉紅。嘉祐中，花羞栗子皆一時所尚，又以紙帖爲藥囊，實乾縷木瓜、菖蒲鹹酸等物，謂之下酒果子。

又《貨香藥》 京師上元有獨體朱砂丸、龍腦丸、橄欖丸、梅花丸、藥丁香，又以藥丁香爲字及花，皆謂之宵夜果子。又貨茶丁香，今行在三省大門前，金葫蘆張家賣獨體朱砂圓，每帖一百貫。

又《賣節食》 京人以菉豆粉爲科斗羹，煮糯爲丸糖，爲臛，謂之『圓子』，鹽豉捻頭雜肉煮湯謂之『鹽豉湯』。又如人日造蠶，皆上元節食也。

又《戴燈毬》 都城仕女有神戴燈毬燈籠，大如棗栗，加珠茸之類。又賣玉梅、雪梅、雪柳、菩提葉及蛾蜂兒等，皆繒楮爲之。古詞云：『金鋪翠蛾毛巧，是工夫不少。鬧蛾兒揀了蜂兒賣。賣雪柳、宮梅好。』云云。又云：『燈毬兒小，鬧蛾兒顫，又何須頭面。』

又《紙飛蛾》 都人上元以白紙爲飛蛾，長竹梗標之，命從卒插頭上，晝日視之，殊非佳物。至夜，稠人列炬中，紙輕竹弱，紛紛若飛焉。又作宜男蟬，狀如紙蛾而稍加文飾。又有菩提葉蜂兒之類。

又《火楊梅》 京城上元節，以熟棗搗炭丸爲彈，傳之鐵枝而點火，謂之火楊梅。亦以插從卒頭上。又作蓮花牡丹燈盤，從卒頂之。

宋・王應麟《玉海》卷三〇《雍熙賜近臣歌詩》 〔雍熙〕二年正月己未，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夜漏初上，密雪忽降，上謂宰相曰：『可各賦《觀燈夜瑞雪滿皇州詩》，以爲娛樂。』上賦詩示羣臣，宰相宋琪等咸奉和。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一《御宴烟火》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既而燒烟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爲之罷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將排辦巨璫陳詢盡監繫聽命。黎明，穆陵至陳朝謝罪，且言內臣排辦不謹，取自行遣。恭聖笑曰：『終不成他特地來驚我，想是誤耳，可以赦罪。』於是子母如初焉。

又《武林舊事》卷二《元夕》 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往往於復古、膺福、清熙、明華等殿張挂，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鰲山。燈之品極多，見後燈品每以『蘇燈』爲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著色便面也。其後福州所進，則純用白玉，晃耀奪目，如清冰玉壺，爽徹心目。近歲新安所進益奇，雖圈骨悉皆琉璃所爲，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結大綵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窻戶間爲涌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遂爲諸燈之冠，前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內人，迭奏新曲，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色琉璃閣，皆毬文、戲龍、百花。小窻間垂小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清虛府中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燈。金爐腦麝如祥雲，五色熒煌炫轉，照耀天地。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恠恠奇奇，無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柵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稱念口號、致語。其下爲大露臺，百藝羣工，競呈奇技。內人及小黃門百餘，皆巾裹翠蛾，傚街坊清樂傀儡，繚繞於嶝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盤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潔及善歌叫者謹伺於外，至是歌呼競入。既經進御，妃嬪內人而下，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宮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餘架，於是樂聲四起，燭影縱橫，而駕始還矣。大率倣宣和盛際，愈加精妙。特無登樓賜宴之事，人間不能詳知耳。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翫。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牕《玉樓春》云：『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

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於盛，其多至數十百隊。天府每日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終日天街鼓吹不絕。都城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亘十餘里，錦繡填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十，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篪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香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鬬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聲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簇燭粧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爲不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繼而行遣，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奸民。又分委府僚巡警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間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粲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又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靚粧笑語，望之如神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樽俎，坐中嬉笑覺春溫。』或戲於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歡呼，終夕不絕，此類不可遽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元夕節物，婦人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而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爲大蟬，謂之『夜蛾』。又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然之，名『火楊梅』。節食所尚，則乳糖團子、鎚餑、科斗粉、豉湯、水晶膾、韭餅，及南北珍果，幷皂兒糕、宜利少、澄沙糰子、滴酥鮑螺、酪麪、玉消膏、琥珀餳、輕錫、生熟灌藕、諸色龍纏、蜜煎、蜜裹糖瓜蕪、煎七寶薑豉、十般糖之類，皆用鏤鍮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盞，歌叫喧闐，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亦有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合簇飣餖遺，謂之『市食合兒』。翠簾綃幕，絳燭紗籠，遍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紛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

又《舞隊》　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口　賀豐年　長瓠歛長頭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　大憨兒　麤妲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一臉膜　貓兒相公　洞公觜　細妲　河東子　黑遂　王缺兒　交椅夾捧　村田樂　男女竹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鮑老　交衮鮑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國獻寶　六國朝　四國朝　穿心國入貢

孫武子教女兵　遏雲社　緋綠社　胡女　鳳阮嵇琴　撲蝴蝶　回陽丹火藥　瓦盆歌　焦鎚架兒　喬三教　喬迎酒　喬親事　喬樂神馬明工　喬捉蛇　喬學堂　喬宅眷　喬像生　喬師娘　獨自喬　地仙　旱劃船　教象　裝態　屏風　鼓板　踏蹺　撲旗　抱鑼裝鬼　獅豹蠻牌　十齋郎　耍和尚　劉衮　散錢行　貨郎　打嬌惜

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辨眞僞。及爲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又《燈品》　燈品至多，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所謂『無骨燈』者，其法用絹囊貯粟爲胎，因之燒綴，及成去粟，則混然玻璃毬也。景物奇巧，前無其比。又爲大屏，灌水轉機，百物活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眷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魚燈，則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以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羊皮燈則簇縷精巧，五色粧染，如影戲之法。羅帛燈之類尤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號『萬眼羅』者，此種最奇。外此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若沙戲影燈馬騎人物，旋轉如飛。又有深閨巧娃，剪紙而成，尤爲精妙。又有絹燈

剪寫詩詞，時寓譏誚，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有貴邸嘗出新意，以細竹絲爲之，加以彩飾，疎明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於不自已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剪縷，加之點染，與竹無異，凡兩日，百盞已進御矣。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一《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夕節，乃上元天官賜福之辰。昨汴京大內前縛山棚，對宣德樓，悉以綵結，山沓上皆畫羣仙故事，左右以五色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手指內五道出水。其水用轆轤絞上燈棚高尖處，以水櫃盛貯，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有牌曰『宣和與民同樂』。萬姓觀瞻，皆稱萬歲。今杭城元宵之際，州府設上元醮，諸獄修淨獄道場，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以寬民力。舞隊自去歲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錢酒犒之。元夕之時，自十四日爲始，對支所犒錢酒。十五夜，帥臣出街彈壓，遇舞隊照例特犒。街坊買賣之人，並行支錢散給。此歲歲州府科額支行，庶幾體朝廷與民同樂之意。姑以舞隊言之，如清音、遇雲、棹刀鮑刀、胡女、劉袞、喬三教、喬迎酒、喬親事、焦餡架兒、仕女、杵歌、諸國朝、竹馬兒、村田樂、神鬼、十齋郎各社，不下數十。更有喬宅眷、淨龍船、踢燈鮑老、駝象社。官巷口、蘇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裝鮮麗，細且戴花朵肩、珠翠冠兒，腰肢纖裊，宛若婦人。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簧琴瑟，清音嘹喨，最可人聽。攔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燈火，處處管絃，如清河坊蔣檢閱家，奇茶異湯，隨索隨應，點月色大泡燈，光輝滿屋，過者莫不駐足而觀。及新開門裏牛羊司前，有內侍蔣苑使家，雖曰小小宅院，然粧點亭臺，懸挂玉柵，異巧華燈，珠簾低下，笙歌並作，遊人翫賞，不忍捨去。諸酒庫亦點燈毬，喧天鼓吹，設法大賣，妓女羣坐謖譁，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諸營班院於法不得與夜遊，各以竹竿出燈毬於半空，遠覩若飛星。又有深坊小巷，綉額珠簾，巧製新裝，競誇華麗。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遊賞。人都道玉漏頻催，金雞屢唱，興猶未已。甚至飲酒醺醺，倩人扶著，墮翠遺簪，難以枚舉。至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

《宋史》卷一一三《禮志一六・嘉禮四・游觀》 三元觀燈，本起於方外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夜，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大內正門結綵爲山樓影燈，起露臺，敎坊陳百戲。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悉起山棚，張樂陳燈，皇城雉堞亦徧設之。其夕，開舊城門達旦，縱士民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

太祖建隆二年上元節，御明德門樓觀燈，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樞密直學士、兩省五品以上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使飲宴，江南、吳越朝貢使預焉。四夷蕃客列坐樓下，賜酒食勞之，夜分而罷。三年正月十三夜然燈，罷內前排場戲樂，以昭憲皇太后喪制故也。

太平興國二年七月中元節，御東角樓觀燈，賜從官宴飲。五年十月下元節，依中元例，張燈三夜。雍熙五年上元節，不觀燈，躬耕籍田故也。後凡遇用兵及災變、諸臣之喪，皆罷。

眞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賜大食、三佛齊、蒲端諸國進奉使緡錢，令觀燈宴飲。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然燈一晝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聖節亦如之。天聖二年六月，罷降聖節然燈。

政和三年正月，詔放燈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景龍門預爲元夕之具，實欲觀民風，察時態，繭飾太平，增光樂國，非徒以遊豫爲事。特賜公、師宰執以下宴，及御製詩四韻賜太師蔡京。六年正月七日，御筆：『今歲閏餘候晚，猶未春和。晷短氣寒，於宴集無舒緩之樂。景靈宮朝獻，移十四日東宮、十五日西宮，畢，詣上清儲祥宮燒香。十六日詣醴泉觀等處燒香。上元節移於閏正月十四日爲始。』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賜太師蔡京以下應兩府赴睿謨殿宴，景龍門觀燈。續有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輔臣，觀燈。

又卷二四二《后妃傳上・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後》 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爲常。

又卷二六五《李昉傳》 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

昉賜坐於側，酌御罇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

又《呂蒙正傳》　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

又卷二七八《馬全義傳・子知節》　［知節］徙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至，方上元節，遽命張燈啓關，累夕宴樂，寇不測，即引去。

又卷三一二《曾公亮傳》　［公亮］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宂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

又卷三三八《蘇軾傳》　［軾］權開封府推官，【略】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

又卷三五一《何執中傳》　［執中］爲尚書左丞，加特進。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期。

又卷四二五《楊文仲傳》　［文仲］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

又卷四四〇《文苑傳二・夏侯嘉正》　［嘉正］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爲誠嘉正之好進也。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　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王孟昶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爲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斂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爲最。又爲錢燈會，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姦盜。既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亭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以宴監司也。

《元史》卷一七五《張養浩傳》　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即上疏於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諫，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搆，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又卷一七六《趙師魯傳》　泰定中，拜監察御史。【略】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忠直。

明・陶宗儀《說郛》弓二七引宋・俞文豹《吹劍錄》　象山知荊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又弓三二引闕名《三餘帖》　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

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

又引三四引宋・吕居仁《軒渠録》 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

又引四三引宋・張耒《續明道雜志》 紹聖戊寅歲，余在黄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土人言：『當年不爾。』

又引六〇引唐・韋述《西都雜記・金吾禁夜》 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

又引六九引闕名《輦下歲時記・出宮女歌舞》 先天初，上御安福門觀燈，大常作歌樂，出宮女歌舞，朝士能文者爲踏歌，聲調入雲。

又引《影燈記・臨光》 正月十五夜，元宗於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黄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閩江錦荔支千萬顆，命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

又《上元影燈》 洛陽人家上元以影燈多者爲上，其相勝之辭曰：『千影萬影。』又各家造『芋郎君』，食之宜男。女仍云送鷄肉酒，用六木餅貯之，於親知門前留地而去。

又《建燈樓》 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燈影，設庭燎，自禁至於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方都匠毛順，巧思結創繒綵爲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

又《士女夜遊》 正月十五夜，俗許三夜夜遊。其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棚高百餘尺，神龍以後，復加嚴飾。

又引九五引唐・韋巨源《食譜》 附張手美家：

閭闔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爲『張手美家』，水產陸販隨需而供，每節則專賣一物，徧京輻湊，號曰『澆店』，偶記其名，播告四方事口腹者。

【略】油畫明珠上元油飯

又引宋・鄭望《膳夫録・汴中節食》 上元油餡。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臘後春前，壽安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蟲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毬、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瓈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魩、綵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品目歲殊，難以枚舉。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猜燈』。或祭賽神廟，則有社夥鼇山、臺閣戲劇、滾燈烟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粽、粉團、荷梗、孛婁、瓜子諸品果蓏。篝燈交易，識辨銀錢眞僞，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召帚姑、針姑、葦姑、箕姑，以卜問一歲吉凶。鄉間則有祈蠶之祭，俗子以上元爲天官賜福之辰，亦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杜孟平有《看燈詞》十五首，杭人稱之。瞿宗吉效之，亦作十五首，其詞云：『東家斫竹縛山棚，西舍邀人合鳳笙，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火揭高竿，萬斛珠璣撒玉盤，看到頂頭齊喝采，紫葡萄上月團團。』『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銷金小傘揭高標，紅藕青梅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吹徹賣餳簫。』『傀儡裝成出敎坊，綵旗前引兩三行，郭郎鮑老休相笑，畢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畫閣深，生紅綉帶細描金，就中好箇流蘇結，萬轉千迴共一心。』『香帶交垂八尺高，紅燈影裏見絲毫，傍人總道工夫巧，一月香閨弄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暫離裝閣步輕盈，當街怕有巡軍見，只向齊簷屋下行。』『隨分梳粧淺淡衣，像生花朵鬧蛾飛，年時也有燒香願，同上吳山及早歸。』『百媚懷春不自由，好粧金屋貯風流，誰教誤向燈街見，斷送癡人死未休。』『風簾珠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聞，明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着行雲。』『文錦坊西後市南，鬧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手誇輕俊，拾得雙頭碧玉簪。』『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茸胎，燈前莫怪軒昂甚，新與官員養馬來。』『喝雉呼盧夜不眠，東隣西舍笑燈前，明朝還要當門戶，里長來收坐櫃錢。』『村裏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忘睡，從此春田懶去耕。』詞中所言風俗，與今無異，獨『新與官員養馬來』一句難解。蓋其時，藩臬而下皆乘馬，而養馬之家頗怙勢也。

劉邦彦《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

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團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入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墳闥，烟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深送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鼇背星毬亂，雲散魚鱗璧月圓。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兔魄還如昨夜圓。尚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綉簾窣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殘。風掃烟花春爛漫，雲沈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鐙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白日，鼇山無影海漫漫。』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五《皇明異典述一〇・特賜蔣山寺廣薦佛會》　翰林學士宋濂《記略》：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欽天監擇日於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敕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達諸冥期以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臨奉天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於罏，復再拜，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眞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申，詣浮屠行祠事已，上法駕臨幸。【略】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偏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從拜。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從拜。八奏《善成曲》，上至望位燎，已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復跋：十四日甲午大風晦，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上悅，敕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夜過半，竣事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已。書之見高帝之於釋門典禮之異如此。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谷》　元宵遊燈市，每年正月初十日起至十六日止，結燈者，各持所有，貨於東安門外迤北大街，名曰燈市。燈之名不一，價有至千金者，是時四方商賈輻輳，技藝畢陳，珠石奇巧，羅綺畢具，一切夷夏古今異物畢至。觀者冠蓋相屬，男婦交錯。近市樓屋賃價一時騰踴，非有力者率不可得。十四日曰試燈，十五曰正燈，十六曰罷燈。走橋摸釘，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婦女羣遊祈免災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橋之所，三五相率一過，取度厄之意。或云終歲令無百病，暗中舉手摸城門釘一，摸中者，以爲吉兆。是夜弛禁夜，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俱不閉，任民往來。廠衛校尉巡守達旦。放烟火，用生鐵粉雜硝、磺、灰等爲玩具，其名不一，有聲者，曰響砲，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帶砲連聲者，曰三級浪。不響不起，旋邊地上者，曰地老鼠。築打有虛實，分兩有多寡，因而有花草人物等形者，曰花兒。名幾百種，其別以泥函者，曰砂鍋兒。以紙函者，曰花筒。以筐函者，曰花盆。總之曰烟火云。勳戚家有集百巧爲一架，分四門次第傳爇，通宵不盡，一賞而數百金者。打鬼，正月十六日，小兒多羣集市中爲戲。首以一人爲鬼，繫繩其腰，羣兒共牽之，相去丈餘，輪次躍而前，急擊一拳以去，名曰打鬼。期出不意，不得爲繫者所執，一或執之，即謂爲被鬼所執，闃然共笑。捉代繫者，名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有久繫而不得代者，有得代而又繫者，有終日擊人而不爲所執者，以此占兒輕佻，蓋習武之意。跳百索十六日，兒以一繩長丈許，兩兒對牽，飛擺不定，令難凝視，似乎百索，其實一也。羣兒乘其動時，輪跳其上，以能過者爲勝，否則爲索所絆，聽掌繩者繩擊爲罰。摸瞎魚，羣兒牽繩爲圓城，空其中方丈。城中輪着二兒，各用帕，厚蒙其目，如瞎狀。一兒手執木魚，時敲一聲，而旋易其地以誤之。一兒候聲往摸，以巧遇奪魚爲勝。則拳擊執魚兒，出之城外，而代之執魚輪入，一兒摸之。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七《先監遺事紀畧》　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御前。

又卷一六《内府衙門職掌》　又，上元之前，或於乾清宮丹陛上安七層牌坊燈，或壽皇殿安方圓鼇山燈，有高至十三層者。派近侍上燈，鐘鼓司作樂讚燈，内府供用庫備蠟燭，内官監備奇花、火礮、巧線盒子、烟火、火人、火馬之類，誠所謂瞬息之樂，粧點太平。或藉此孝娛聖母未爲不可，但火燭擔驚，糜費甚鉅，思及民瘼，實可惜焉。

又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正月》　自初九日之後，即有耍燈市買燈，吃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麪，内用核桃仁、白糖爲果餡，灑水滾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稱湯團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内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更盛，天下繁華，咸萃於此。勳戚内眷登樓

玩看，了不畏人。斯時所尚珍味，則冬笋、銀魚、鴿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黃鼠，半翅鷓鴣，江南之密羅柑、鳳尾橘、漳州橘、橄欖、小金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果，軟子石榴之屬，水下活蝦之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鵝、雞、鴨、豬肉，泠片羊尾，爆炒羊肚，豬灌腸，大小套腸，帶油腰子，羊雙腸，豬胰肉，黃顙管兒，脆團子，燒笋鵝，釀醃鵝，鷄鴨，煠魚，柳蒸煎爓魚，煠鐵腳雀，滷煮鵪鶉，雞醃湯，米爛湯，八寶攢湯，羊肉豬肉包，棗泥餡，糊油蒸餅，乳餅，奶皮，燴羊頭，糟醃豬蹄尾耳舌，鷄肫掌。素蔬則滇南之鷄縱，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雞腿銀盤等蘑菇，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鬚，海帶，鹿角，紫菜，江南烏笋，糟笋，香蕈，遼東之松子，薊北之黃花，金針，都中之山藥，土荳，南都之苔菜，糟笋，武當之鷹嘴笋，黃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棗，核桃，黃連，芽木蘭，芽蕨菜，蔓菁，不可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岩茶，徑山茶，虎邱茶也。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渾酒，牛乳。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雞腿及笋雞脯，又海參，鰒魚，鯊魚筋，肥雞，豬蹄筋共燴一處，恆喜用焉。

又《十二月》 乾清宮丹墀內，自廿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花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日。其安鼇山燈，扎烟火，聖駕陞座，伺候花炮；聖駕回宮亦放大花炮。前導皆內官監職掌，其前導擺對之滾燈，則御用監燈作所備者也。凡宮眷所飲食，皆本人菜戶置買，僱倩貧窮官人，在內炊爨烹飪。其手段高者，每月工食可須數兩，而零星賞賜不與焉。凡煮飯之米，必揀簸整潔，而香油、甜醬、豆豉、醬油、醋，一應雜料，俱不惜重價自外置辦入也。凡宮眷內臣所用，皆炙煿煎煠厚味，但遇有病服藥，多自己任意調治，不肯忌口。總之，宮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內官；而各衙門內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廚役也。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燈市》 張燈之始也，漢祀太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名大神變，燒燈表佛，漢明因之，然臘月也。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燈詩』，亦復未知歲燈何時，月燈何夕也。張燈之始上元，初唐也，睿宗景雲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燃千燈，帝御安福門縱觀。上元三夜燈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後二夜，金吾弛禁，開市燃燈，永爲式。上元五夜燈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詔曰：『朝廷無事，年穀屢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兩夜。』上元六夜燈之始，南宋也，理宗淳佑三年，請預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燈。而上元十夜燈，則始我朝，太祖初建南都，盛爲綵樓，招徠天下富商，放燈十日。今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也。燈市者，朝逮夕，市；而夕逮朝，燈也。市在東華門東，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蠻閩貊之珍異，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稱九市開場，貨隨隊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綠綺疏，其設氍毹簾幙者，勳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向夕而燈張，燈則燒珠，料絲則夾畫，堆墨等，紗則五色，明角及紙及麥楷，通草則百花，鳥獸，蟲魚及走馬等。樂作，樂則鼓吹，雜耍，絃索，鼓吹則橫律陽，撼東山，海青，十番，雜耍則隊舞，細舞，筒子，觔斗，蹬罈，蹬梯，絃索則套數，小曲，數落，打碟子，其器則胡撥四，土兒密失，乂兒機等。烟火施放。烟火則以架以盒，架高且丈，盒層至五，其所藏械：壽帶，葡萄架，珍珠簾，長明塔等。於斯時也，絲竹肉聲，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無研媸，烟霄塵籠，月不得明，露不得下。永樂七年，令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今市十日，賜百官假五日。內臣自秉筆篆近侍，朝臣自閣部正，外臣自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辭幕蓋帷意。其他，例得與吏士軍民等過市。樓而簷齊，衢而肩踵接也。市樓價高，歲則豐，民樂。樓一楹，日一夕，貲至數百緡者。童子捶鼓，傍夕向曉，曰太平鼓。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輪，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婦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金元時，三日放偷，偷至，笑遺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

臨朐馮琦《觀燈篇》：帝握千秋曆，天開萬國歡。鶯花周正月，燈火漢長安。長安正月旋璣正，萬戶陽春布天令。新歲風光屬上元，中原物力方全盛。五都萬寶集燕臺，航海梯山入貢迴。白環銀甕殊方至，翡翠明珠萬里來。薄暮千門凝瑞靄，當天片月流光彩。十二樓臺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萬歲山前望翠華，九光燈裏簇明霞。六宮盡罷魚龍戲，千炬爭開菡萏花。六宮千炬紛相似，星橋直接銀河起。赤帝眞乘火德符，玉皇端拱紅雲裏。燈烟散入五侯家，炊金饌玉鬬驕奢。桂燼蘭膏九微火，珠簾繡幌七香車。長安少年喜賓客，馳騖東城復南陌。百萬縱博輸不辭，十千沽酒

貧何惜。夜深縱酒復徵歌，歸路曾無醉尉訶。六街明月吹笙管，十里香風散綺羅。綺羅笙管春加繡，窮簷蔀屋寒如舊。誰家朝突靜無烟，誰家夜色明於晝。夜夜都城望月新，年年郡國告災頻。願將聖主光明燭，並照冰天桂海人。

儀眞倪啓祚《燈市篇》：律轉太簇春之序，北京十日燈市聚。五劇三條結陣來，衆口喧騰祝晴曙。廓市開廛騰稅息，一椽一屋稅者密。湖羅福絹花新樣，宣成窯鑄薰舊色。地攤棚卓廊兩邊，珠寶犀玉客鱗集。故衣斷殘鼢賣苦，貴至無萩賤無直。萬錢一樓半日夜，戚內侯伯相邀過。轎高於車快於馬，仍以千金裝馬駝。金銀錢豆無吝惜，追陪左右人肩摩。廷尉庭中豪客滿，韃官門下盜雄多。復有少年輕薄兒，禿袖窄襪隨所之。等閑游戲無一事，前吻後哨如有期。東市東曲塵絡繹，妖童冶女闌街立。兒孩躍躍鼓太平，撾鼓喧闐無剩隙。俄見日出西山暮，不待月明爭點燭。樓上樓下眼光親，簾箔層層作幽曲。簾簾炬蠟曜幾里，香烟出樓若霞綺。各家宅眷各家郎，互遮互看疏簾裏。處處歌筵調部律，雕桐寶瑟和笙笛。隊伍雜耍南北腔，東樓巧妙西無敵。檀香板、鵾筋絃，女姹兒嬌小可憐。教坊教得新雜劇，新箱特地團新年。花炮轟轟金葉絲，金菊葡萄滿樹梨。好事多方搆奇製，高作浮屠燈百枝。此時見燈不見市，嘈嘈失聽聲音碎。狂客使酒呼酒頻，醉奴狼藉當罏睡。得意元宵人幾時，明月陰晴知未知。流品不分貫籍合，燈市元宵醉莫辭。

新昌戴九玄《燈市》：好逐風光東市去，還看月色禁城來。年華最勝惟燈節，帝力於人得酒杯。高閣連雲羅綺艷，嬌歌入夜管絃催。繡筵金錢知無分，瘦馬行吟日幾回。

黃梅石崑玉《燈市》：燈市百貨棻，穹窿象山谷。波斯細舉名，最下亦珠玉。滿城恣意觀，履舄時交觸。側肩趁友朋，轉盼遺童僕。樓上樓下人，徙倚自相矚。佻佻白面郎，囊裏金如粟。訪古探瑰奇，十僅償其六。爲君話所從，原出巨家櫝。向購此場中，而今在此鬻。佇看市道間，何事無翻覆。

京山鄭友玄《燈市》：圖書兼錯珍，靈蠢非一致。車馬兼絲肉，俚韻非一器。音影浩浩中，行思各有寄。自是王城大，歡場藏事事。因知曠士懷，塵中空聽視。不然歸路遙，明月發我媲。

黃岡王廷棟《燕京元夕曲》：大道朱樓錦繡圍，歌中萬戶繞春輝。樓前火樹嶙峋照，化作紅雲片片飛。香車一一渡星橋，翠袖雙雙引玉簫。但訝遊人爭辟易，不知夫婿漢嫖姚。萬柳千花巧自粧，春風吹散綺羅香。誰教月色糢糊甚，惱殺幽幷遊冶郎。

嘉興譚貞默《燈市》：燈幻銀花火幻燈，火花飛趁夜翬翬。更清月冷遲年少，鐃鼓殷闐賽跳繩。

麻城劉侗《燈市竹枝詞》：貂裝韃馬象裝車，不是勳家是戚家。笑上街樓簾盡捲，遊人團定候琵琶。田家歌舞魏家漿，海淀園林恭順香。桃李莫分先後種，恩波一片是春光。燈樓絃管欲溫人，樓下金珠飽殺春。老米青煤明日客，片時和哄可憐身。鰲山一搭歲千金，蠲免爭傳此玉音。平買市燈歸內裏，明明照見市民心。

長洲楊補《燈市竹枝詞》：風定晴酣午氣煎，今朝眞箇踏燈天。平添什物三分價，撒盡官兒新俸錢。皮絃聲裏識椒房，內語呀啞喝道忙。樓上眼光樓下落，下頭人說上頭強。須知各省計偕來，外職京官雜秀才。五日假恩中旨出，閣門只有相公開。犢褌磨着侍中璫，簇簇燈光背月光。多少侯家花半臂，過箏打碟舞郎當。

順天劉效祖《燈市詞》：侯伯皇親盡夜歡，錦衣走馬繡韉鞍。千金已自懸燈火，更向誰家席上看。誰家閨女路傍啼，向人說住大街西。纔隨老老橋邊過，看放花兒忽失迷。

臨淮趙符庚《燈市詞》：鄉裏兒女十八春，描眉畫額點紅唇。燈前忽遇城中女，笑指明粧不可人。元夜誰家燈最多，五侯七貴席嵯峨。千金不慣招他客，獨據中堂醉綺羅。

山陰王應遴《長安燈市》：千官休沐逐良期，不見牙牌挂阿誰。聞說昔年三學士，召來殿上撰燈詞。珍饌高擎出大官，狐裘貂帽跨金鞍。公侯自享天來福，嘖嘖遊人駐足看。星毬蓮炬半空懸，火噴梨花罩酒筵。莫道米珠薪桂地，誰人肯惜買燈錢。跳索迷藏拽伴遊，太平鼓打鬧街頭。銅錢搜出爹娘袖，要買花燈滾地毬。哥窯倭漆載盈車，估客胡兒莫自誇。寶玩聖明原不好，故令結市在東華。

海鹽徐穎《長安燈市詞》：東掖門東燈市開，千官萬姓此塵灰。悔不多錢買身貴，鞍籠喝道下驢來。俸祿新關足酒杯，官員五日假恩開。小璫

帽上珠無價，自說承恩賜得來。

吳縣王穉登《十三日看燈市》：瑞氣與人烟，紛紛俠少年。花過樓外看，燈出市中懸。絃管筵難辨，呼號肆不憐。可知愛惜月，趁未十分圓。

孟津王鐸《燈市同傅佑君、許朗菴飲》：春城眞不夜，來醉酒人家。月照千門雪，星開萬井花。龍圍噴火急，鰲路戴山斜。別有金張約，笙歌簇寶華。

萊陽宋玫《燈夜》：隊擁銀紅簇，姍姍月不勻。澹濃皆在夜，衣履已多春。耳目藏千事，性情歸一人。暗塵隨火住，橋畔是天津。

公安袁彭年《燈市喜逢譚梁生兄弟》：良友天涯未易尋，相聞各自附知音。卻因鼎沸笙歌地，忽對絃中山水心。璧琬陳來民力見，花燈暗處主憂深。時有旨禁花炮。偶遊默悟乘除理，春入冰凌可自今。

慈谿馮元飈《壬戌燈市》：曾傳宮裏奏雲門，今夕還看花事繁。城月欲隨旌旆暗，邊聲遙帶鼓吹喧。時有虜警。廟堂自肅金吾禁，衢壤猶傾柏葉尊。驢背衝寒遊未罷，幾回低首憶開元。

內江范文光《燈市》：爭說看燈市裏忙，行來片片錦珠光。長安白晝迷人眼，不見燈場見市場。

江都梁于涘《燈市》：霜華月彩琉璃瓦，千影萬影燈光下。自出自遊各女郎，叢叢自喚街前馬。籠燈喝道金吾來，踏踵挨肩誰走開。半隱街燈頻換曲，傲傲不肯下樓臺。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曰燈市。貴賤相遝，貧富相易貿，人物齊矣。婦女着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昏曉，跳百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尚，聚觀無男女。有以詩隱物，幌於寺觀壁者，曰商燈。立想而漫射之，無靈蠢。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逕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逕，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也。十三日，家以小琖一百八枚，夜燈之，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也。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止，又甚貧者無燈。小兒共以繩繫一兒腰，牽焉，相距尋丈，迭於不意中，拳之以去，曰打鬼。不得爲繫者兒所執，執者，闃然共捉代繫，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爲代，則佻巧矣。又繩以爲城，二兒帕蒙以摸，一兒執敲城中，輒敲一聲，而輒易其地以誤之，爲摸者得，則蒙執敲兒，曰摸蝦兒。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鄉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衝而僕。【略】

江陵張居正《元夕行》：今夕何夕春燈明，燕京女兒踏月行。燈搖珠彩張華屋，月散瑤光滿禁城。禁城迢迢通戚里，九衢萬戶燈光裏。花怯春寒帶火開，馬衝香霧連雲起。絃管紛紛夾道傍，遊人何處不相將。花邊露洗雕鞍濕，陌上風迴珠翠香。花邊陌上烟雲滿，月落城頭人未返。共道金吾此夜寬，但愁玉漏春宵短。御溝楊柳拂銅駝，柳外樓臺雜笑歌。五陵豪貴應難擬，一夜歡娛奈樂何。年光宛轉不相待，過眼繁華空自愛。君不見，燕臺向時歌舞人，歌舞不聞明月在。

長洲文肇祉《元夕篇》：長安今夕是元夕，皇都佳麗無殊昔。昔時曾到蓬萊宮，龍光鳳炬光千尺。千尺光凝結綵樓，鰲山重疊雲烟收。烟收明月正當頭，仙籞燃燈複道周。遙瞻天子六龍馭，五色雲車擁高處。高處離宮別館開，翠蓋鸞輿繡幃御。出向天街紫陌長，王侯第宅鬬新妝。新妝初罷踏明月，蕙火蘭烟滿路旁。路旁許史金張宅，銀燭高燒邀上客。上客調成鸚鵡篇，鳴金伐鼓開華席。歡歌未已夜將闌，星斗橫斜禁漏殘。傳呼行辟候朝者，聯鑣玉佩聲珊珊。

亳州薛蕙《元夕篇》：皇都佳麗地，春日艷陽年。共愛元宵好，爭歌明月篇。元宵明月滿蓬萊，春色先從上苑來。千門宛轉銀屏隔，萬戶參差金鎖開。千門萬戶連雙闕，綵女新粧踏明月。映牖窺窗態轉多，含嬌凝睇情無歇。正逢春日愛芳菲，復值春宵縫舞衣。燈光斜照珊瑚枕，香氣空薰雲母扉。此時天子盛遨遊，離宮別館足風流。纔開鳳島開燈架，更起鰲山結綵樓。綵樓巖嶸鰲山側，複道交衢對南陌。萬燭翻疑白日光，千燈卻亂春星色。春星暗靄迷烟霧，仙籞分明見天路。空裏翻翻翠蓋飛，雲中冉冉鸞輿度。翠蓋鸞輿千萬騎，伐鼓樅金動天地。御杖層層錦繡圍，廣場隊隊魚龍戲。就中別有王侯客，三三五五長安陌。夜夜經過許史家，朝朝遊戲金張宅。金張許史鬬驕奢，金燈玉帶剪金沙。鴛鴦比翼玫瑰樹，翡翠雙栖菡萏花。龍膏鳳炬列千行，蕙火蘭烟百合香。月華照耀琉璃障，霧影氤氳

玳瑁梁。可憐豪侈誰能似，可憐行樂心無已。曲罷頻移歌舞筵，醉後重遊燈火市。月市星衢遊未徧，東城南陌時相見。妖童繡勒五花馬，娼女銀車九華扇。妖童倡女繁華子，雙去雙來帝城裏。粉色偏從月下明，衣香故向風前起。調笑行歌歡未闌，浮影流光夜遽殘。朝來試過狹邪路，墮鬟飄花那忍看。

吳江周用《走百病行》：都城燈市春頭盛，大家小家同節令。姨姨老老領小姑，攛掇梳粧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盡歸塵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頭風。踏穿街頭雙繡履，勝飲醫方二鍾水。誰家老婦不出門，折足蹣跚曲房裏。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緣。蘄州艾葉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燃。

蘄州張宿《走百病》：白綾衫照月光殊，走過橋來百病無。再過前門釘觸手，一行直得一年娛。

蒙陰公鼐《都城元宵曲》：燈市東頭近狹邪，錦屏珠箔玉人家。歌郎莫唱迎春曲，倭墮傍邊插杏花。白帢裁衫玉滿頭，短矜髮髻學蘇州。又傳新樣江南曲，縱是愁人不解愁。

黃陂蔡士吉《元宵曲》：郎莫看燈去走橋，白綾衫氅撒嬌嬌。走來兒怕雙纖趾，不走兒愁一捻腰。姨兒妗子此門誰，問着前門佯不知。籠手觸門心暗喜，郎邊不說得釘兒。

崑山周倫《天燈》：入雲朱表挂春燈，月月星星破晦冥。遊徑有人籠短蠟，照書曾說聚多螢。郊原燐熒何年色，菴寺琉璃此夜心。漏斷六街人跡靜，北窗猶伴讀遺經。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録》卷一《上元中元下元》　宋初上元、中元、下元，京師皆張燈。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

清・孔尚任《節序同風録・十五》　俗曰元夕曰『元夜』，曰『元宵』，曰『燈節』，曰『上元』。

先於十三日試燈，結綵樓松棚或插竹柏於上，曰『浮光洞』、『攢星閣』，有金虎、銀雁、白鷺轉花、黃龍吐水各色機巧。各坊巷亦張棚結綵，曰『開燈市』。其燈品有羅帛琉璃、料絲、夾料、夾紗、畫紗、墨紗、堆紗、籠紗、雕漆、雕紙、雲母、油紙、麥柴竹絲。其名手有米家、包家、鈕家，其款式有山河、星斗、樓殿、人物、鳥獸蟲魚、花果玩器，又有轉燈、鑒裝砂子燈諸巧製。

凡商賈技藝自爲家門燈，各肖其貨物牌榜。

民間各門懸燈結綵，燈如豐字形。有五綴曰『五穀豐登』，其綵如門字形，中可燃燭，曰『一門光采』。

各巷衢橫亘長繩，挂五色紙條書燈聯，謂之挂采。

村民插燭樹上，謂之『百枝燈』。

勳戚大邸結鰲山燈，具山海樓閣神仙之狀，輪山燈。燃燈萬盞，有天盤地軸，左旋右轉，上週下運，俱高數丈。女郎錦繡豔粧，歌吹舞跳者，圍繞其下。

各路隅神祠，縛葦作架，如坊如門，累盞千百，徧然油蠟，謂之『蠟堂燈山』，以祈年順。

十四日晚，攜兒女徧遊坊市，記其盛處，以便出遊，曰『探燈』。

蒸黃麪爲金盞，其數以家長之年爲多寡，謂之『歲燈』。白麪爲銀盞，其數十二曰『月燈』，遇閏加一盞，每盞捏耳記之。出甑時，驗濕乾以占其月之旱澇。又，瓦盞三十或三百六十曰『日燈』。其月燈供之神前，歲燈安之井竈、門窓、碓磴、牀几，日燈列之路衢，謂之『散燈』。無風吹滅爲『收燈』，其氣主豐。十四頭燈，十五正燈，十六末燈，三日皆然。頭燈日各送燈與婿家。

點燈時，老人俯面向燈薰眼，令眼不昏。

鋪梅紅紙於燈，撚上烘紙然燈，其紙曰『燈光紙』。

各門磚散麪燈用紙籠之，其紙籠三尖，即元日插門竹縛成。紙糊潔白，三面書『安太平』三字，週迴讀之曰『安太』曰『太平』曰『平安』。十五日各巷鼓樂祀五路神，凡有棄骸埋之勿現，以潔道路。

中庭設圓龕祀東皇太乙，然燈祭之，自昏至曉曰『賀仙節』。

行鄉飲酒禮，畢，攜果餌分給兒童。

掃蠶屋，織蠶箔，整養蠶諸器，蠶利晚點燈祀門戶，以祈蠶。煮豆爲糜，加脂膏其上，插筋祭之，謂之『粘女財』。

以楊枝插門，隨風吹楊枝所指，具肉粥登屋，祭蠶逐鼠，呪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

夜以節食油饊祀竈，曰『接竈君』，其饊名『油鋌』又名『油餈劑』。

蒸麪爲繭形，內包粟米，謂之『蠶子包』，燈筵食之。

以官位帖子裹麪繭內，探食以占高下，謂之『探官繭』。

蒸麪餈，宛轉締結，謂之『絲窩兒』。

燈筵上以黃羅包柑橘相投爲『傳柑宴』。

造湯圓子，用糖蜜果仁爲餡，糯米屑層層滾纏，漸成圓顆，大如龍眼。煮熟，先祀太乙，畢，兒女聚食，又曰『元宵兒』。

蒸糯屑爲軟糕，敷白糖、芝蘇屑於上，切塊冷食，曰『玉涼糕』。

市兒貨賣節食，有水晶膾、韭餅、乳糖丸子，宜利少、皂兒糕、澄沙糰、滴酥、泡酪玉消膏、琥珀餳、熟灌藕、蜜煎瓜果、七寶姜豉，皆用雕鏤粧花盤架，買以餽親，謂之『市食盒兒』。

燈樓下放烟火花爆各呈奇巧，烟火之氣薰目觸鼻曰『放花霧』。碎紙如雪，紛紛街陌，曰『鋪香塵』。其烟火綴長竿，纍纍多層，有珍珠倒垂簾、十二連燈、十八學士、春榜、春聯、風車旋輪、連環繡毬、掛龍飛仙、天鵝下卵、萬笏朝天、滿架葡萄、萬盞金燈、千絲柳、萬丈菊、各種臺閣坟實。又有架上盒子燈，大如車輪，火發線斷，垂下各色人物飛走。又有磚筒、泥墩、紙捲、瓦盆各種，梨花、雪梅、金柳、烟蘭、青松、大剪金、一剪梅、滴滴金、金絲菊、金絲桃、垂絲海棠、十丈木香、金銀芍藥、纏枝牡丹、遍地金錢、金菊對芙蓉、紅桃間綠柳，金盞銀台。盤紙爆有雙紮頭、單紮頭，漁鼓寸金、杏核菱角、雙響、三響、宮花、捷報禹門、三汲五色、烟爆起火，包裹高昇，飛魚、飛鼠、地鼠、水鼠、水鴨、賽月明、一轉金堦、九龍尋母、三噴金彈子，又有火鞭、火繖、火車、火船、火龍、火虎、合家歡、三捷連、炮打襄陽城、冰打御花園，種種新奇，謂之『火樹銀花』。其火戲方甚多，別有烟火譜，近有烟火市，不必自製。

各家門坊以焦煤石炭塑成物像，有火塔、火廟、火獅象、火鬼判、火將軍、火丞相、火焰噴天，謂之『旺火』。又以鐵線穿貫火瓜、火楊梅，挑之遊街。

各家門前砌一爐，高五六尺，實以石炭煆煉，火光徹天達旦，謂之『補天』。

以鐵汁潑樹上，如赤龍亂挂，曰『火樹』。

子弟、優人扮各色舞隊，奏各種絲竹，其舞隊故事，里巷相演，雅俗悉解者，見周草窓《武林舊事》。王百穀吳社編有十八羅漢、十八學士、十八諸侯、十八寡婦，八蠻進寶，八仙過海，七賢過關，月下追韓，三戰呂布，三顧茅廬，咬臍打圍，明妃出塞，六國來朝，鍾馗嫁妹，五鬼鬧判，土地鬧祠，三台現聖，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商山四皓，雪擁藍關，竹林七賢，飲中八仙，赤壁泛舟，姑嫂走雪，玉郎追舟，買臣覆水，霸王別姬，唐僧取經，千里獨行，千里送荊娘，雪夜訪趙普，孫武教女兵，莊子嘆骷髏，明皇遊月宮，柴世宗推車販傘，牛郎會織女，漢高斬白蛇，二郎遊五嶽，劉阮入天台，月明度柳翠，王皮十八妾，江老負江婆，杜甫遊春，浩然尋梅，紅拂私奔，蒙正趕齋，羅敷採桑，姜公釣魚，敬德洗馬，張良歸山，蘇武牧羊，寧戚販牛，狀元遊街，張生遊寺，子胥吹簫，方朔偷桃，劉海戲蟾，存孝打虎，瘋魔掃秦，降龍伏虎。樸刀桿棒，獅豹蠻牌，雷公電母，木牛流馬。天仙送子，觀音送子，魁星踢斗，和合二仙，張仙打彈，夜叉探海，四大天王，穿心國，長人國。勸農丞，採蓮船，鬪龍舟，喬登科，喬進學，喬迎春，喬娶親，喬進香，喬兵隊，喬宅眷，喬村婦，喬僧道，喬乞丐，喬瘋癲，喬憨獃，喬賣藥，喬樂神，喬打卦，喬貨擔，喬獄囚，喬莊家，喬教學，獨自喬，種種資笑。其歌吹雜耍百戲，有崑山、弋陽、海鹽、四平、欒彈、倒喇、倒唱、梆子腔、絃子腔、瑣哪腔、巫皷腔，耍孩連像，竹馬兒童，清吹獨彈，十不閑，大鐃橫吹，馬上金皷，校尉樂，教坊樂，仙樂，梵樂，十番樂，蒙古樂，喇嘛樂，西洋樂，高麗樂，琉球樂，蠻峒樂。托偶，抛偶，提偶，髮戲，影戲，香頭戲，獨腳戲，人影戲，活臺戲。走馬緣竿，翻梯蹬輪，踹索盤杠，穿席跳案，鑽刀上鑭。高蹻，低蹻，揚幡撲旗，撇鈸美繖，啣鐘敲碟，踢水撒沙，吞劍吐火，美丸抛毬，嗔拳跌打，頭走手步，飛腳觔斗。團扇舞，白紵舞，翠盤舞，紅燈舞，催滾舞，旋魔舞，肩上舞，毬上舞，打版舞，垂手舞，雲車舞，橫槊舞。種種駭目，皆謂之鬧元宵。凡各舞隊，俱扮農夫，饁婦，擊田鼓，唱秧歌引之，總名曰秧歌隊，又曰踏歌。有專爲踏歌者，婆娑舞唱，聲調入雲。

小兒女燈毬下敲大巫鼓不絕聲，曰『太平皷』，其皷高麗紙張之。

二人撇繩作白光，一人跳滾，白光中坐卧拜舞，不令牽絆，曰『跳白索』。或云百索，月暈重重，一索如百也，絆者以繩擊爲罰。

夜靜時，迎紫姑神於廁中或豬闌邊。著敗衣於苕帚箕上，像紫姑神形。兩人扶之，祝曰：『子壻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捉之覺重，是神來，即迎於堂以卜蠶事，姑拜則吉。又有祀以馬糞，打皷歌馬糞香，三歌而神躍拜不已者吉，倒則否，謂之馬頭娘子，蓋蠶神也。又曰何三姑，又曰厠姑，又曰戚姑娘。

豎一丈竿候月。午，影七尺大稔，六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四五尺旱，三尺大旱。

是日爲耗倉日。但飲酒爲歡，不開倉廒，不動碓磴。

官司放燈假，前後各一日，縱夜行不禁。

譙樓更漏，止報三皷。月將沉，方敲曉鐘。

令鷄伏子曰『看燈鷄』。

夜靜時，取生鷄一隻，拜祝訖即殺之。煮熟，又祭拜，獨驗鷄眼上骨有孔綻裂，似人物形則吉，異狀則凶，謂之『鷄卜』，蓋苗蠻俗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二五《飲食類五・糕》　《玉燭寶典》：洛陽人家上元食『玉梁糕』。

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卷二六《上元部》引《事物原始・元宵觀燈》　《周禮》有『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按漢制，執金吾杖掌宮外，戒常水火之事，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金吾放夜前後各一夕。今元宵不禁夜自漢始。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一四七《風俗》　元旦，貴戚家懸神荼、鬱壘。民間插芝梗、柏葉於戶。小兒女剪烏金紙作蝴蝶戴之，名曰鬧嚷嚷。初八、九日，陳設燈市，至十八而罷。人家用粉糝寒具饋送，偏市鬻之。五花帚爲號宴，席間尚王瓜、豆莢。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點茶用椿芽、蒲笋發之冰下，牡丹、芍藥、薔薇俱有花，較春時薄小，一瓶值數千錢。貴戚倡家插茉莉花。官裏放燈假五日，夜行不禁。

清・周廣業《過夏續録・元宵》　京師正月燈節前後，市肆用糯米作粉團，名曰元宵。閱《綿州志》亦有此稱，謂十五日用祀天地、家神及祖先，祀後合家食之，謂之迎元宵。又元旦爆竹開門，向吉方拜，名曰出方。京師亦有向喜神方行之說，謂之迎喜。

又《循陔纂聞》卷一　《玉堂閑話》：『上元日豎一丈之竿，俟日午，影至七尺，其年大稔；九尺或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天中記》：『吳俗以十月初五日爲五風生日，此日有風，則每五日風雨如期而至，終歲皆然，謂之五風信。』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鬧元宵》　元宵前後，比戶以鑼、鼓、鐃、鈸敲擊成文，謂之『鬧元宵』。有跑馬、雨夾雪、七五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或三五成羣，各執一器，兒童圍繞以行，且行且擊，滿街鼎沸，俗呼『走馬鑼鼓』。范來宗《鑼鼓》詩云：『轟連爆竹近還遙，到處喧闐破寂寥。聽去有聲兼有節，鬧來元旦過元宵。太平饗徹家增樂，開道聲稀巷轉囂。取次春風催劈柳，賣餳時近又吹簫。』又有無名氏《鬧元宵》樂府云：『童兒放學店未開，家家鐸鼓喧如雷。新年風物幸無事，買得元宵燈未試。夾雨夾雪七五三，更將走馬爲篠驂。迎春既過復迎喜，爆竹燒殘鬧方已。更縛風鳶一尺長，街頭又看東風起。』

按：《崑新合志》：『上元節，鳴金達旦，曰「鬧元宵」。』江、震《志》：『元旦，羣呼聚類，鳴鉦擊鼓，以相娛樂。或二旬，或彌月。』竹垞《鴛湖櫂歌》有『十棒元宵鼓』。陳迦陵《春夜聽鄰閨擊鼓》詞：『落燈風幾陣，催人揎袂，琅然響釵應掉。』吳穀人《年鼓》詩云：『急鼓遞鄰牆，兒童共拍張。一番金奏合，千點柘枝忙。巷曲喧如此，春風記那廂。催花花未醒，又聽打漁陽。』

又《走三橋》　元夕，婦女相率宵行，以卻疾病。必歷三橋而止，謂之『走三橋』。

按：長、元《志》皆載：『上元，婦女走歷三橋，謂可免百病。』明陸伸《走三橋詞》：『細娘分付後庭雞，不到天明莫浪啼。走徧三橋燈已落，卻嫌羅襪污春泥。』劉侗《帝京景物略》謂之『走百病』。吳郡此風，昔廢今傳，故乾隆《吳縣志》刪去。

又《圓子油餛》　上元，市人簸米粉爲丸，曰圓子。用粉下酵裹餡，製如餅式，油煎，曰油餛。爲居民祀神享先節物。

按：江、震《志》：『元夕會飲，以米粉作丸子、油餛之屬食之。』蓋

始於永樂十年，元夕以糖圓、油餅爲節食，歲以爲常，見《皇明通紀》。

厲靜香《事物異名録》引《表異録》載宇文護置毒糖餡，謂今之元宵子。

周必大有《元宵浮圓子》詩：『時節三吳重，圓勻萬里同。』又范成大《上元記吳下節物》：『拈粉團欒意。』即今之圓子也。吳匏庵《粉丸》詩：『既飽有人頻咳唾，席間往往落珠璣。』杭人謂之上燈圓子。《正字通》呼蒸餅爲餡，俗以油煎爲餡，亦通。

又《驗水表》 十五夜，月明時立一尺五寸之表於地，至夜子正一刻候之，以卜旱澇。

按：韓鄂《四時纂要》：『楚俗，立春日立八尺表，占候日景，景短則爲旱，長則爲水。』吳占則于正月望夜。《負暄野録》云：『大約據表之長，而中分之，爲七寸半者二，若景適及七寸半，爲中正，則是歲雨暘時若。又以兩七寸半各十分分，影在七半以下，爲不及，主旱。影在七寸半以上，爲有餘，主水。極有準的。』九縣《志》皆載：『正月望夜，月中建表，候雨暘。』

又《百草靈》 婦女又有召帚姑、針姑、葦姑，卜問一歲吉凶者，一名百草靈。鄉間則有祈蠶之祭。

按：范石湖《上元紀吳下節物》詩注『筵篝巫志怪，香火婢輸誠』句下：『俗傳正月百草靈，故掃、葦、針之屬皆卜焉，多婢子輩爲之。』弊帚繫裙以卜，名掃帚姑。針姑以針卜，伺其尾相屬爲兆，俗名針姑。葦莖分合爲卜，名葦姑。至白粥以祭蠶神，則本《歲時記》所載王成遇蠶神故事也。

又《放烟火》 各鄉社廟，或放烟火，有集數十架於庭，次第傳奏，媚神以爲樂者。范來宗《金衙園觀烟火》詩云：『金衙是何園，其地曠非奥。久成荒礫場，旁建社公廟。居民思媚神，立竿光照耀。空中擎金蛇，耳畔轟火炮。爭趨忘近遠，聚觀雜耄少。有客遠方來，目笑頭屢掉。僵直記禁園，盛會元宵鬧。漫天黑夜陳，遍地白日照。雉堞打襄陽，蜃樓現海嶠。垂老返江湖，百思不能到。偉哉天上觀，豈易人間肖。即此娛社公，聊乞豐年召。』

按：唐高承《事物紀原》云：『火藥雜戲，始於隋煬帝。孟襄陽謂即火樹也。』瞿宗吉《烟火戲詩》：『天花無數月中開，五色祥雲繞絳臺。』沈榜《宛署雜記》云：『燕城烟火，有響炮、起火、三級浪、地老鼠、沙碙兒、花筒、花盆諸製。有爲花草、人物等形者。花兒名百餘種，統名曰「烟火」。』趙甌北有《西廠觀烟火》詩云：『晚直郊原月未斜，昇平樂事覽繁華。九邊塵靜平安火，上苑春催頃刻花。跋浪魚龍烟似海，劈空雷電礮爲車。歸途尚有餘光照，一路林巒映紫霞。』吾鄉承平氣象，無異輦下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正月・鬧元宵》 元宵前後，比閭鳴擊鉦鼓，錯雜成文。或連朝彌日，或達旦通宵，以相娛樂。試燈風裏，十棒鼓喧，謂之鬧元宵。有跑馬、雨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七五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或群童徵逐，各執一器，滿街走擊，鼎沸潮喧，謂之走馬鑼鼓。有無拍無腔、參差雜沓、音節不齊者，名粗鑼鼓。其傳自鎮江者，技最精。有雙笛緊膜，佐以簫管、三絃、提琴，緊緩與雲鑼、鼉鼓、檀板、木魚、湯鑼相應，名十番鼓。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後增星鈸、鎖哪，吹彈擊打，合拍合仆，其中有鬧端陽、蝶穿花，謂之粗細十番。吳俗於新年奏之，總名之曰鬧元宵。

吳錫麒《鬧元宵》詩：

急鼓遞鄰牆，兒童共拍張，一番金奏合，幾闋柘枝忙。巷曲喧如此，春風記那廂。催花花未醒，又聽打漁陽。

范來宗《鬧元宵》詩：

轟連爆竹近還遙，到處喧闐破寂寥。聽去有聲兼有節，鬧來元旦過元宵。太平有象家增樂，錯雜成音巷轉囂。取次春風催劈柳，賣餳時近又吹簫。

袁景瀾《鬧元宵曲》：

兒童放學店未開，春盤韭餅雜油餡。滿堂飽食圍爐坐，嘉興鑼鼓喧如雷。疾徐更作十番細，雲鉦纔歇笙簫替。夾雨夾雪下西風，篳篥橫吹出塞意。羊燈錯落燭高燒，歲朝閧鬧連元宵。錦棚烟火流星燦，九九餘寒一轟消。富家易過繁華景，貧家坐愁四壁靜。讀書聲裏短檠青，側耳鄰牆夜方永。

又《繭卜》 上元以粉米爲繭糰，預祝蠶收之盛。或書吉語置其中，以占一歲之福，謂之繭卜。《開天遺事》載：『都中元夕，造麵繭，以官

位帖子置其中，探之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席以爲戲笑。」其風蓋自唐已

又《驗水表》　十五夜月明時，立一尺五寸之表於地，至夜子正一刻，候景短，則旱；景長，則水。

雜占：江淮間，以立春連三日，看湖中霧氣高尺寸，則水亦至其處。如無霧，必旱。《物理論》：正月望夜立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內，則大旱。一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影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周密《浩然齋視聽抄》：『吳諺：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主水。』如一亥居立春前者，不驗。

又《走三橋》　元夕，婦女相率觀燈，必走歷三橋而止，云可免百病，謂之走三橋。

按《花鏡雋聲踏燈詞》云：『髻挽烏蠻試晚粧，衫裁白氎學霓裳。私邀女伴門前立，不避燈光避月光。』《帝京景物略》云：『正月燈市，婦女著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百病，又曰走仙橋。』《舊唐書》稱：『先天二年，正月上元夜，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元夕，小戶婦女，率率夜游，有『走三橋』之語。王叔彝詩云：『元宵踏月鬧春街，同走三橋笑墜釵。一路看燈歸去晚，卻嫌露濕牡丹鞋。』

城隍廟內園以及萃秀、點春諸勝處，每於朔望拔關縱人游覽。正月初旬以來，重門洞啓。嬉春士女，鞭絲帽影，釧韻衣香，輿往跋來，幾於踵趾相錯，肩背交摩。上元之夕，羅綺成羣，管絃如沸。火樹銀花，異常璀燦。園中茗寮重敞，游人畢集。斯時月明如晝，蹀躞街前，惟見往還者如織，塵隨馬去，影逐人來，未足喻也。遠近亭臺，燈火多於繁星。爆竹之聲，纍纍如貫珠不絕，藉以爭奇角勝。若其稍作斷續聲者，輒以爲負。宵闌興劇。正不知漏箭之頻催也。春原富貴，國幾長春。夜亦風流，天眞不夜。北門管鑰，亦爲竟夕不鍵，殆所謂金吾不禁歟。斯亦風月之餘情，承平之樂事。

滬人放燈，每在上元節前後。剪紙鏤花爲七寶蓋，中空可點燭，此惟滬邑有之。一燈之製，經歲始成。雖費數十金不惜。

燈市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唐・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開成四年正月］十五日夜，東西街中，人宅燃燈，與本國年盡晦夜不殊矣。寺裏燃燈，供養佛，兼奠祭［祖］師影。俗人亦爾。當寺佛殿前建燈樓。砌下、庭中及行廊側皆燃油。其燈盞數不遑計知。街裏男女不憚深夜入寺看事，供燈之前隨分捨錢，巡看已訖，更到餘寺看禮捨錢。諸寺堂裏並諸院皆競燃燈，有來赴者，必捨錢去。無量義寺設匙燈、竹燈，計此千燈。其匙竹之燈樹構作之貌如塔也，結絡之樣極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許。並從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爲期。

《敦煌變文校注》卷二《葉淨能詩》　［開元］十四年，皇帝大赦天下，一任百姓點燈供養。諸官看燈，非常作樂。又有敕令：『坊市百姓，一任點燈，勿令禁夜。』看燈卻迴大內，皇帝問：『諸州懸（縣）皆如此否？』淨能奏曰：『蜀都有燈，供養至極，伏恐京國不如！』皇帝又問：『劍南去此多少？』淨能奏曰：『去此三千里。』皇帝問曰：『如何知彼？』淨能奏曰：『臣適來從彼看迴。陛下信臣所奏曰，自去即難，與臣同往，斯須便到。』皇帝曰：『脫將朕去，復何侍從，幾人同行？』淨能奏曰：『可一與人也。』皇帝曰：『復着何色衣服？』淨能奏曰：『供奉之類，盡着素衣。』皇帝曰：『便令高力士等火急裝束，速與卿等同往劍南看燈。』高力士等面奉進止，當時排比裝束。於是作法，便將皇帝及左右隨駕等，同［□］（往）劍南看燈。疾似飛雲，由（猶）如電掣。皇帝侍從片時便到劍南，巡歷街衢，同遊諸處。又見坊市點燈鋪設，供養交橫。音樂至極，深悅帝情。淨能又將皇帝於蜀王殿上，隨駕同觀，遂令奏

樂數曲。皇帝謂淨能曰：『天師，夜更深，朕擬卻歸長安。』淨能奏曰：『陛下今日游蜀川，未能周遍，若欲歸京，如今便行。』淨能再奏曰：『陛下駕幸此郡，須交（教）蜀郡之知看燈，於蜀王殿上奏樂。』帝曰：『如何令人得之（知）朕自看燈來？』淨能奏曰：『陛下須留一事着體之衣於蜀王殿上。後節度使必遣人搜殿，見此汗衫子，必差人進來。陛下然謂：「朕自看燈作樂，故留汗衫子，以爲不謬。」即蜀人及官寮百姓，咸知陛下看燈，豈不善矣！』皇帝遂留衣——少（小）汗衫子一領——在於蜀王殿上。淨能見皇帝留衣，便作法，須臾之間，相將到長安。淨能奏曰：『此大內。』皇帝展轉懷媿求道仙，嘆淨能是事莫側（測）其涯，符録（籙）天下每不可比。皇帝專心求長生不死之術，忽聞大內打四下鼓，更漏分明，皇帝迴報淨能：『天師且歸觀內，明晨見朕。』淨能奉敕，便歸觀內。皇帝與高力士說曰：『「蜀」中路遠，阻隔山何（河），瞬息之間，及諸州郡。』其夜節度使及官寮百姓等，又聞蜀王殿上作樂，直至天明。蜀郡人深怪，倍加搜獲，疑是異人；捕逐紛［□］（紜），恐是精怪。又收得少（小）汗衫子一領。數日尋逐，都無蹤由。劍南節度不敢隱，便録表聞，奏言異事，謹差幕府兼御史中丞翟常進表。不經旬日，即到長安。皇帝覽表，展在玉案，讚之一遍。又見汗衫子，龍顏大悅，隱知不謬。皇帝親問事宜，使人具言：『正月十五日夜二更，車馬侍從，盡着白衣，得有一百餘人，向蜀王殿上作樂，曲終便去。遺卻汗衫子一領，搜獲更無蹤由。是此異詳（祥），本使勘臣奏聞。』皇帝謂翟常曰：『昨正月十五日夜，朕與葉淨［能］及隨駕於蜀王殿上憩歇，故令奏樂，收暢（搜腸）曲羅。及歸迴，恐蜀郡不知朕之遊看，故遺汗衫子。卿速報本使，朕自別有優賞詔。』翟常拜辭皇帝，便即登途。歡心弈［弈］，雨露［霑］身，六親增榮，九族咸慶，不經旬日，即至蜀中，具言詔命。劍南人吏百姓，皆言皇帝通神宇宙，天下周遊，非論蜀川境，諸州府不敢輒行法令。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天寶下・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又《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宋・趙令時《侯鯖録》卷四《錢氏買元夕放燈兩夜》 京師元夕放燈三夜，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燈，因錢氏而添之。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放夜》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門禁。玄宗天寶六年正月十八日，詔重門夜開，以達陽氣。朱梁開平中，詔開坊門三夜。《國朝會要》曰：乾德五年，詔：『朝廷無事，區宇咸寧，況年穀屢豐，宜士民之縱樂，上元可更增十七、十八兩夜。』自後至十六日，開封府以舊例奏請，皆詔放兩夜也。《僧史略》曰：太平興國六年，勅然燈放夜爲著令。

又《放燈》 《史記・樂書》曰：『漢帝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時祀到明。』徐堅謂今人正月望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僧史略》云：《漢法本傳》曰，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此方正月望，謂之大神變日，漢明帝令燒燈，表佛法大明也。一云因漢武祭五畤，通夜設燎，取《周禮》司爟燈燒燎照祭祀，東漢以爲佛事。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七《郭家大長公主薨正月仍應放燈》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劉正夫言：『長公主於屬雖尊，於服已疏，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令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予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上元張燈，天下止三日，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五夜，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因爲故事，非也。蓋乾德間，蜀孟氏初降，正當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豐時平，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始。開寶末，吳越國王始來朝。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爲綵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綵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共主之；崇寧後有殿中省，因又移隸殿中，與天府同治焉。大觀元年，宋喬年尹開封，迺於綵山中間高揭大牓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爲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録・街市點燈》 慶元間，油錢每斤不過一百會，巷陌爪札，歡門掛燈，南至龍山，北至北新橋，四十里燈光不絕。城內外有百萬人家，前街後巷，僻巷亦然，掛燈或用玉柵，或用羅帛，或紙燈，或裝故事，你我相賽。州府札山柵案夢粱録『山柵』作『山棚』。三獄放燈，公廳設醮，親王府第、中貴宅院，奇巧異樣細燈，教人覩看。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〇《拆山樓》　正月十八夜謂之『收燈』。諸神御殿獻曲，綵樓最後一曲畢，多就拆之。闕前山樓，十八日輦聲歸內，亦稍稍解去。晏相《正月十九日詩》云：『樓臺寂寞收燈夜，里巷蕭條掃雪天。』又云：『星逐綺羅沉晚色，月隨歌舞下層臺。千蹄萬轂無尋處，祇是華胥一夢迴。』

又《坐車燈》　都人上元作坐車釣掛燈，大率倣燈籠燈毬之類，但不可用火，特以飾車爾。其精織華煥，天下不能爲。又用繒蠟刻名花以問廁之。

又《竹槊燈》　上元燈槊之制，以竹一本，其上破之爲二十條或十六條，每二條以麻合繫其稍而彎屈其中，以紙糊之，則成蓮花一葉，每二葉相壓則成蓮花盛開之狀。燕燈其中，旁插蒲捧，荷葉，剪刀草於花之下，唯都人能爲。近甌浙間亦有效之者。今禁城上團團皆植燈槊，猶用此製。

又《州郡燈》　燈夕，外郡唯杭、蘇、溫、華侈尤甚，自非貧人，家家設燈，有極精麗者。浙西大率以琉璃燈爲主，蘇州賣藥朱家，燈燭之盛，號天下第一。以琉璃肖物之形，如牡丹、蓮花、曼陀羅，又盆中蓮荷、車輿、瓶鉢、屏風、帳幔、拄衣、佛塔、轉藏、鬼子母等像，皆以琉璃爲之。亦用雲母石爲燈，及繒楮等品類繁夥，而皆琉璃掩其名焉。成都府燈山或過於闕前，上爲飛橋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數人，歷諸亭榭，各數盃乃下，從僚屬飲棚前，如京師。棘盆處縛木爲垣，其中旋植花卉，舊日捕山禽雜獸滿其中，後止圖刻土木爲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遶觀覽。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七《辯證類・元宵燈》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爲沿漢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事。《容齋三筆》既辯《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事物紀原》又引《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日，彼地謂之大神變，故漢明令燒燈表佛，今乃遺事。天事既無據，時日尤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録》以爲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燈詩》，以爲起自南朝。予以此雖燈作，未知何時之燈之咏也，不若顯顯。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繼而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乂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聞太祖初建南都，盛爲綵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實國本，元宵放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　元宵賞燈始於漢祠太乙，今上元觀燈是其遺風。唐敕金吾弛禁三夜，宋增爲五夜，至今因之。惟聞宮禁鼇山高十餘層，飾以金碧，燈如星布，極其侈靡，而皇親貴戚亦視效之。若民俗最盛於杭，以皮絹紗紙之燈皆產於此，而南北貴重。如閩中珠燈、白下角燈、滇南料絲燈皆萃焉。民間跨街構木爲坊，飾以綵繪。至暮燈火相望，金鼓相聞，一時男女塞途，競相追逐，他省所無。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下《上元燈綵》　上元燈綵春社，梨園盛象也。昇平化日，不可無此點綴，老民近患尪掉，有必鼓興往觀。

清・方式濟《龍沙紀略》　上元賽神，比戶懸燈。歲前立燈官，屬屠儈名於神前，拈之。鎖印後一方之事皆所主，文書可達將軍揭示，有官假法眞之語細事。樸罰惟意出，必鳴金，市聲肅然，官以避道。開印之前夕乃自匿去。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上元》　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慶賀上元佳節。是以冠蓋蹁躚，繡衣絡繹。而城市張燈，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懸燈勝處，則正陽門之東月城下、打磨廠、西河沿、廊房巷、大柵欄爲最。至百戲之雅馴者，莫如南十番。其餘裝演大頭和尚，扮稻秧歌，九曲黃花燈，打十不閒，盤槓子，跑竹馬，擊太平神鼓，車中絃管，木架詼諧，細米結作鰲山，烟炮攢成殿閣，冰水澆燈，簇火燒判者，又不可勝計也。然五夜笙歌，六街驕馬，香車錦轡，爭看士女遊春，玉珮金貂，不禁王孫換酒。和風緩步，明月當頭，眞可謂帝京景物也。

又《烟火》　烟火花炮之製，京師極盡工巧。有錦盒一具內裝成數齣故事者，人物像生，翎毛花草，曲盡粧顏之妙。其爆竹有雙響震天雷、陞高三級浪等名色。其不響不起盤旋地上者曰地老鼠，水中者曰水老鼠。又有霸王鞭、竹節花、泥筩花、金盆撈月、疊落金錢，種類紛繁，難以悉舉。至於小兒頑戲者，曰小黃烟。其街頭車推擔負者，當面放、大梨花、

千丈菊，又曰：『滴滴金，梨花香，買到家中哄姑娘。』統之曰烟火。勳戚富有之家，於元夕集百巧爲一架，次第傳藝，通宵爲樂。

又《走橋摸釘》 元夕婦女羣遊，祈免災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橋處，三五相率以過，謂之度厄，俗傳曰走橋。又競往正陽門中洞摸門釘，讖宜男也。

又《歲時雜戲》 元宵雜戲，剪綵爲燈。懸挂則走馬盤香，蓮花荷葉，龍鳳鰲魚，花籃盆景，手舉則傘扇旛幢，關刀月斧，像生人物，擊鼓搖鈴。迎風而轉者，太極鏡光，飛輪八卦；繫拽而行者，獅象羚羊，騾車轎輦。前推旋斡爲橄欖，就地滾蕩爲繡球。博戲則騎竹馬，撲蝴蝶，跳白索，藏瞎兒，舞龍燈，打花棍，翻觔斗，豎蜻蜓；閑常之戲則脫泥錢，踢石球，鞭陀羅，放空鐘，彈拐子，滾核桃，打叅叅，踢毽子。京師小兒語：『楊柳青，放空鐘。楊柳活，抽陀羅。楊柳發，打叅叅。楊柳死，踢毽子。』都門有專藝踢毽子者，手舞足蹈，不少停息，若首若面，若背若胸，團轉相擊，隨其高下，動合機宜，不致墜落，亦博戲中之絕技矣。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四五《城市·内城東城一》 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街西，亘二里許。南北兩廛，凡珠玉寶器以逮日用微物，無不悉具。衢中列市棋置，數行相對，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爲宴飲地。一樓每日賃直至有數百緡者。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市自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罷。鬻燈在市西南，有冰燈，細剪百綵，澆水成之。按宋時燈市乃從九月菊燈始，今止正月内數日耳。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一《上元張燈》 朱弁《曲洧舊聞》云，上元張燈，自唐時沿襲漢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光、天中，東都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猶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矣。據此則上元張燈，實盛於宋也。然唐詩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語，自是唐故事。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燈節》 是夜，俗又呼爲『燈節』。比戶燃雙巨蠟於中堂，或安排筵席，互相宴賞。神祠、會館，鼓樂以酬，華燈萬盞，謂之『燈宴』。游人以看燈爲名，逐隊往來，或雜遝於茶爐、酒肆之間，達旦不絕。橋梁植木桅，置竹架如塔形，逐層張燈其上，沿河神廟亦植竿引索懸燈，云『造橋燈』。皆以禳祓。蔡雲《吴歈》云：『看殘大燭鬧元宵，劃出旱船忙打招。不放月華侵下界，烟竿火塔又星橋。』

按：范石湖《上元紀吴下節物》詩：『檣炬疑龍見，星橋訝鵲成。』注：『舟人接竹桅檣之表，置燈於上，望之如星。』又云：星橋，乃橋燈也。又有句云：『旱船遙似泛。』蓋舊俗，夾道陸行爲競渡之樂，謂之『劃旱船』。今俗已廢。《崑新合志》亦云：『上元各鄉社廟，設橋燈、塔燈。』

又 臘後春前，吴趨坊、申衙里、皋橋、中市一帶，貨郎出售各色花燈，精奇百出。如像生人物則有老跎少、月明度妓、西施採蓮、張生跳牆、劉海戲蟾、招財進寶之屬；花果則有荷花、梔子、葡萄、瓜藕之屬；百族則有鶴鳳鵁鶄，猴鹿馬兔，魚蝦螃蟹之屬；其奇巧則有琉璃球、萬眼羅、走馬燈、梅里燈、夾紗燈、畫舫、龍舟，品目殊難枚舉。至十八日始歇，謂之『燈市』。

按：周密《乾淳歲時記》：『元夕張燈，以蘇燈爲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著色便面也。』王鏊《姑蘇志》：『吴燈，往時最多。范成大詩注有琉璃球、萬眼羅二燈，尤爲奇絶。或生綃糊方燈，圖畫史冊故事。他如荷花、梔子、葡萄、鹿、犬、走馬之狀，擲空小球燈，滾地大球燈。又有魚魷、鐵絲、麥桿爲之者。一種名「柵子燈」，在魚行橋，盛氏造，今不傳。或懸剪紙人馬於傍，以火運動，曰「走馬燈」。』《舊府志》：『彩牋鐫細巧人物，出梅里，名「梅里燈」。剡紙刻花、竹、禽、魚，輕綃夾之，名「夾紗燈」。』《石湖樂府》序云：『吴中風俗，尤競上元。前一月，已賣燈，謂之「燈市」。價貴者數人聚博，勝則得之。喧盛不減燈夕。』詩云：『吴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影燈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疊玉千絲似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窮。兩品爭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東風。兒郎種麥荷鋤倦，偷閑也向城中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三，歲寒民氣如春酣。儂家亦幸荒田少，始覺城中燈市好。』今俗，市上所賣諸燈，未改古製，而鄉鎮别邑，又皆買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後，喧盛猶昔。聞最先元夕前後，各採松枝、竹葉，結棚於通衢，晝則懸綵，雜引流蘇，夜則燃燈，輝煌火樹。朱門宴賞，衍魚龍，列膏燭，金

鼓達旦，名曰『燈市』，凡閭門以內，大街通路，燈綵遍張，不見天日。自吾生以來，此風久已歇絕，則民力之盛衰，於斯可見矣。

又《打燈謎》　好事者巧作隱語，拈諸燈。燈一面覆壁，三面貼題，任人商揣，謂之『打燈謎』。謎頭皆經傳、詩文、諸子百家、傳奇小說及諺語、什物、羽鱗、蟲介、花草、蔬藥，隨意出之。中者，以險棗、陟釐、不律、端溪、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爲贈，謂之『謎贈』。城中有謎之處，遠近輻輳，連肩挨背，夜夜汗漫，入夏乃已。家震濤《打燈謎》詩云：『一燈如豆掛門傍，草野能隨藝苑忙。欲問還疑終繢綣，有何名利費思量。』

按：《國語》，秦客爲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左氏》有『河魚』、『庚癸』之言，《樂府》有『石闕』、『藁砧』之句，皆近於謎，特未施之燈耳。朱存理《古今鉤玄》云：『古所謂廋辭，即今之隱語，而俗謂之謎。』吳人元夕多以此爲猜燈。《正字通》云：『曹娥碑陰，大明寺壁，東坡研蓋之類，皆俗之謎也。』考燈謎有二十四格，曹娥格爲最，次莫如增損格。增損格即離合格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餘外復有蘇黃諧聲、別字、拆字、皓首、雪帽、圍棋、玉帶、粉底、正冠、正履、分心、捲簾、登樓、素心、重門、閑珠、垂柳、錦屏風、滑頭禪、無底囊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爲最古。錢虞山《癸亥元夕》詩：『猜殘燈謎無人解。』又錢世昭《私誌》載：『王荊公字謎甚多。蓋即燈謎之祖。』周密《武林舊事》：『以絹燈剪寫詩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又吳自牧《夢粱録》：『商謎者，先以鼓兒賀之，然後聚人猜謎。』又《都城紀勝》：『來客念隱語說謎，名「打謎」。』陳迦陵《元夜》詞：『更夾路香謎，憑人打。』又沈香巖《燈詞》：『打不破村學究燈詞啞。』王鏊《姑蘇志》云：『上元燈市藏謎者，曰「彈壁燈」。』江、震《志》云：『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燈謎」，亦曰「彈壁」。』蔡鐵翁《吳歈》注謂『謎以西廂曲爲主，餘弗尚焉。』顧有不盡然者。

又《正月・點竈燈》　十三夜，懸點竈燈於廚下，凡五夜，至十八夜止。

按：《崑新合志》：『上元掛點竈燈，凡三夜。』郡城始於十三夜，曰『試燈』。止於十八夜，曰『收燈』。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云：『吳俗，十三日爲試燈日，十八日爲收燈日。』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正月・燈節》　元夕亦名燈節。豪族堂中燃絳蠟雙枝，懸五色彩燈，排筵賞節，謂之燈宴。神祠會館，鼓樂通宵。酒肆茶坊，熒煌達旦。通衢竿標樓閣，插松柏枝作蔭，夜則懸燈，謂之天燈。或植竿橫竹，逐層張燈如塔形，謂之塔燈。或架木繫索懸燈，謂之橋燈。鄉村或縛稭作棚，周挂雜燈，門逕屈曲，入者迷誤，名黃河九曲燈。或點小盞燈數十，遍散井竈門戶，謂之散燈。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城鄉遠近，無非一燈，總謂之燈節，皆以禳除疫癘。蔡雲《吳歈》云：『不放月華侵下界，烟竿火塔又星橋。』亦可見其盛矣。

元時馮振《塔燈》詩：

擎天一柱礙雲低，破暗功成日月齊。半夜火龍翻地軸，八方星象下天梯。光搖銀漢浮珠蚌，影落滄江照水犀。火燄逼人高萬丈，倒提鐵筆向空題。

《熙朝樂事》：上元節燈市，出售各色華燈。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魩、綵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品目難以枚舉。神廟則有社夥鰲山，滾燈烟火，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達旦。市食則糖粽、粉團、荷梗、孛婁、瓜子諸品果蓏。燒燈交易，織毫莫欺。

范成大《上元吳中節物俳諧體》詩：

斗野豐年屢，吳臺樂事幷。酒爐先叠鼓，燈市早投瓊。價喜膏油賤，祥占雨雪晴。簷簷仙子洞，菡萏化人城。檣炬疑龍見，星橋訝鵲成。小家尨獨踞，高閈鹿雙撐。屏展輝雲母，簾垂晃水精。萬窗花眼密，千隙玉虹明。簷蔔丹房挂，葡萄綠蔓縈。方鎌繙史冊，圓魄綴門衡。擲燭騰空穩，推球滾地輕。映光魚隱現，轉影騎縱橫。輕薄行歌過，顛狂社舞呈。村田簑笠野，街市管絃清。里巷分題句，官曹別扁名。旱船遙似泛，水傀近如生。鉗赫裝牢戶，嘲嗤繪樂棚。堵觀瑤席隘，喝道綺羅爭。禁鑰通三鼓，歸鞭任五更。桑蠶春繭勸，花蕊夜蛾迎。凫子描丹筆，鵝毛剪雪英。寶餚珍粔籹，烏臘美飴餳。撚粉團欒意，熬秤腦膊聲。筵箄巫志怪，香火婢輸誠。帝卜拖裙驗，乩詩落筆驚。微如鍼屬尾，賤及葦分莖。末俗難呵止，

佳辰且放行。此時紛僕馬，有客靜柴荊。幸甚歸長鋏，居然照短檠。生涯惟病骨，節物尚鄉情。摘摭成俳體，咨詢逮里氓。好修吳地志，聊以助譏評。

王稚登《元夕觀燈》詩：

城上夕烟生，城中春雨晴。繁燈迷兔魄，亂曲作鶯聲。馬逐香中度，人疑火裏行。吳姬明月下，個個學吹笙。

袁景瀾《燈節》詩：

燈市吳閶盛，蟾光照綺游。重闌馳繡轂，夾道擁騶駱。花鬘僑粧女，笙歌社夥儔。城開天不夜，春滿地忘憂。火樹三千界，珠簾十二樓。來觀兼老稚，陳戲雜俳優。畫鼓昇平樂，餳簫下里謳。九華丹鳳舞，五色綵虹浮。燼落蛾爭鬧，筵殘客罷休。誰家楊柳月，絃管尚相酬。

又《燈市行》七言古詩：

千門萬戶燈影中，千影萬影燈市紅。年豐便覺戲事好，太平鼓響生春風。鄉里兒郎罷農務，結伴來尋鬧處步。吳趨坊裏最繁華，曼衍魚龍不知數。就中擅名萬眼羅，玉柵繚絲巧樣多。糶穀餘錢買歸去，笑樂田間春夢婆。村莊姊妹亦來看，街路喧闐正月半。一年辛苦暫時閑，酒壚醉倒歡窮漢。時和民氣覺春酣，試燈轉眼流光換。

又《猜燈謎》 元宵前後，好事者巧作隱語，或藏頭詩句，書貼壁燈，任人商揣，謂之猜燈謎。在昔，『河魚、庚癸』傳於左氏，『石闕、藁砧』詠於樂府，秦客廋辭，紀於國語。下至曹娥碑陰，大明寺壁，東坡硯蓋，荊公字謎，皆謎類也。今世俗之謎，皆取經傳詩文及西廂曲詞，湊撰成文。其會意尚巧，其摛辭貴纖。謎之格有二十四，曹娥格爲最，次之爲增損格，即合離格也。外復有蘇黃、諧聲、別字、拆字、皓首、雪帽、圍棋、玉帶、捲簾、登樓、素心、重門、間珠、垂柳、錦屏風、滑頭禪、無底囊諸格。惟會心格最古也。猜燈謎之俗舊矣。《武林舊事》稱：『以絹燈剪寫詩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夢粱録》稱：『商謎者，先以鼓兒賀之，以聚游人。』《姑蘇志》稱爲彈壁燈。元宵燈月輝明，或通衢，或寺觀，每幌燈於門壁間，聚觀者立想而漫射之。於時，靈者、蠢者、通文翰者、粗識字者，駢肩累跡，以意猜，作非想非非想。穎悟者億之屢中，主者出紙筆，香扇贈，得者色喜，欣欣然自矜焉。思致拙滯者，至瞠目冥想弗得也，必燈燼興闌，乃相率踏月步砌歸。

《帝京景物略》：『有以詩隱物，幌於寺觀壁者，曰商燈。立想而漫射之，無靈蠢。』

又《燈市》 吳臺燈市繁盛，臘後春前，吳城坊巷各剪紙爲諸色花燈。新製疊出，如像生花鳥、人物，及各種故事戲劇。奇巧則有琉璃毬、萬眼羅、雲母屏、水晶簾、魚魩、鐵絲諸名目。魚行橋盛氏柵子燈今不傳其製。有人馬運動者，名走馬燈。綵箋細鏤，出梅里者，名梅里燈。或嵌玻瓈，或夾輕綃，有料絲、明角、流蘇、寶帶諸品，各逞新奇，沿街懸賣。價貴者，數人聚博，勝則得之。燈市者：朝逮夕，市也；夕逮朝，燈也。金閶中市，商旅駢萃，元夕將臨，山陬海澨之珍異，三代歷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廛間塵漲，欄角風香。市樓當十字路，賃價高數倍，必先期出緡錢定看場，中設氍毹簾幙，坐富貴豪右家眷屬，笑語聞檻外。向夕燈張，多結架松棚，懸綵球，燃銀蠟。朱門賞宴，曼衍魚龍，火樹輝煌，笙歌闐聒，施放烟火，星流花燦。絲竹肉聲，與人語相亂，不辨拍節。千影萬影，五光十色，照人無妍媸。煙霧塵籠，月不透明，露不浸涼，歲豐民樂。過市者，衢間肩踵接也。兒童捶太平鼓，鼕鼕聲滿巷陌，更嬉戲跳百索，爭儇捷。婦女相率走三橋，卻百病。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更闌人靜，猶有行踪，謂之燈市。十三日起至十八日始止，謂之落燈。今惟萬壽節燈市則然，元宵則此風漸衰歇矣。亦以見向昔民財之殷盛，而於以感近日物力之彫敝也。

按《舊唐書》：『玄宗取十四至十六日，開坊市門爲燈。又宋理宗淳祐三年，預放元宵。自十三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燈。』《壅起雜事》：『淮張時，元夕張燈，吳城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柵琉璃、萬眼羅、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諸名。街衢雜沓，人物喧譁。士誠登觀風樓，開宴賞燈，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

范石湖《燈市行》序云：『吳中風俗，競尚上元。前一月已賣燈，謂之燈市，喧盛不減燈夕。』詩云：『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燈影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疊玉千絲作鬼工，翦羅萬眼人力窮。兩品爭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東風。兒郎種麥荷鋤倦，偷閑也向城中看。

酒爐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三，歲寒民氣如春酣。儂家亦幸荒田少，始覺城中燈市好。』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上元張燈緣起》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爲上元。洪邁舍人《容齋五筆》云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提要録》云，梁簡文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三宮，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燒燈故事多出佛書，按簡文有《列燈》，下疑有缺文。今《簡文集》有《燈賦》云：『何解凍之嘉月，值莫莢之盛開。』則正是正月十五觀燈故事也。《簡文集》又有《正月八日然燈應令》詩。

又按漢祀太一有二，並見《封禪書》，一則亳人謬忌所奏祠天子以春秋祭，一則令祠官寬舒等所立太一祠壇，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郊拜太一，均無正月望日事；且云昧爽，則非昏時祠也。

《廣記》又引僧史畧《漢法本傳》，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國正月之望，謂之大神農變月。漢明帝令燒燈以表佛法大明，又引《涅槃經》正月十五日如來闍維訖收舍利罌置金牀上，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然燈三十里。按此二說，則所云燒燈故事多出佛書者信矣。大神農變月之名，未詳何義。

《廣記》又云：《歲時雜記》，上元衮毬燈，設機關於燈毬之內，以安燈盞，大率用衮香毬制度，外郡多爲之。太守觀燈，使人預於馬前斡旋，運轉無窮，而其中初未嘗動，其膏油不灑，其烽焰不閡云。按此燈今尚有之，余幼時於臨平史家埭觀燈，猶及見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燈節》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謂之燈節，惟十五日謂之正燈耳。每至燈節，內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張燈。而六街之燈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爲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處皆不及也。兵部燈於光緒九年經閣文介禁止。若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各色燈綵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爲之，並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市人之巧者，又復結冰爲器，栽麥苗爲人物，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殊可觀也。花炮棚子製造各色烟火，競巧爭奇，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線穿牡丹、水澆蓮、金盤落月、葡萄架、旂火、二踢腳、飛天十響、五鬼鬧判兒、八角子、炮打襄陽城、匣炮、天地燈等名目。富室豪門，爭相購買，銀花火樹，光彩照人，車馬喧闐，笙歌聒耳。自白晝以迄二鼓，烟塵漸稀，而人影在地，明月當天，士女兒童，始相率喧笑而散。市賣食物，乾鮮俱備，而以元宵爲大宗。亦所以點綴節景耳。又有賣金魚者，以玻璃瓶盛之，轉側其影，大小俄忽，實爲他處所無也。

謹按日下舊聞考：前明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街西，亘二里許，南北兩廛，即今之燈市口也。市之日，凡珠玉寶器以逮日用微物，無不悉具。衢中列市，棊置數行，相對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爲宴飲地。一樓每日賃值至有數百緡者，皆豪貴家眷屬也。燈則有燒珠、料絲、紗、明角、麥稭、通草等，樂則有鼓吹、雜耍、絃索等，烟火則以架以盒，盒有械壽帶、葡萄架、珍珠簾、長明塔等。自初八日起，至十八日止，乃十日，非五日也。至百貨坌集，乃合燈與市爲一處。今則燈歸城內，市歸琉璃廠矣。

明・陶宗儀《説郛》弓二四引宋・章淵《槁簡贅筆・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説《耗日飲詩》云：『耗磨傳兹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云：『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飲酒如今之社日，此日但謂之『耗日』，官司不開倉庫而已。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四《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偸，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偸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明・鐙續《霏雪録》卷上　北方風俗，士女以正月十六日用舊歷日紙九道爲繩亂結，以首尾聯屬如一者爲兆，謂之『結羊腸』。詩人有《結羊腸》詞，南中亦然。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〇《結羊腸》　元揭傒斯曼碩詩有《結羊腸》詞云：『正月十六好風光，京師女兒結羊腸。焚香再拜禮神畢，翦紙九道尺許長。撚成對綰雙雙結，心有所祈口難説。爲輪爲鐙恆苦多，忽作羊腸心自別。』按此俗未知今時尚行否，讀此詩猶可見其大略，俟遇久居京師者問之。

燕九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耍燕丘。阜城門外有白雲觀，相傳金道人丘長春修煉之所。正月十九，飛昇。士女往觀，詳人物下。自是歲以爲常，是日天下伎巧畢集，走馬射箭，觀者應絡不暇。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正月》 十九日名燕九。是日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眞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襍，勛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 十九日集白雲觀，曰耍燕九，彈射走馬焉。【略】歙縣潘之恆『白雲觀紀所見』：燕市重逢燕九，春遊載選春朝。寒城旭日初麗，暖閣微陽欲驕。公子高擎錦幛，侍中齊插金貂。書傳海外青鳥，箭落風前皂雕。翟茀烟塵驟合，馬蹄冰雪全消。張羅釋兔求雉，投博呼盧得梟。劍說荆卿匕首，舞憐蠻女纖腰。鬧蛾人勝爭帖，怖鴿天花亂飄。臺上試聽簫史，峰頭方駕王喬。寶幢星斗斜挂，仙樂雲璈碎敲。高輔少年任俠，倡樓大道相邀。寄言雒社豪舉，莫笑春光不饒。

又卷三《城南內外・白雲觀》 白雲觀，元太極宮故墟。出西便門，下上古隍間一里，麥青青及門楹者，觀也。中塑白晳皴鬚無鬚眉者，長春丘眞人像也。觀右有阜，藏眞人蛻。像，假也，蛻者，亦假也，眞人其存歟？眞人名處機，字通密，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有日者相之曰神仙宗伯。年十九，辭親居崑崙。二十，謁重陽王眞人，請爲弟子，道成，而成吉思皇帝自乃蠻國手詔致聘。【略】眞人庚辰正月，乃北至燕。令從官曷剌馳奏：『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名，憔顇枯槁。比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風塵澒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剌回，復勅師前。壬午四月，達行在所。雪山之陽，設座黃幄東，與講鈞禮而不名，延問至道。眞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惡殺，治尚無爲之理。命史書策，賜號神仙，爵大宗師。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掌管天下道教。夜醮焚簡，五鶴翔焉。尋乞還，詔居大都太極宮，改從眞人號，曰長春。眞人每晨起，呼果下騧，其徒數十，徜徉山水間，日暮返。年八十時，北山口崩，太液池竭，眞人曰：『其在我乎？』七月九日，留誦而逝。逝之明年，其徒尹清和，始以師入龕，葬於處順堂之後。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漿祠下，遊冶紛沓，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又曰宴丘。相傳是日，眞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遊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結圜松下，冀幸一遇之。

內江趙貞吉《白雲觀》：一丘長枕白雲邊，孤塔高懸紫陌前。到此心澄思出世，當年丹熟可曾仙。花泥幾度供鋪席，榆影更番佐數錢。誰道燈殘燕九節，不教遊罷早春天。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燕九》 白雲觀建於金，舊爲太極宮，元改名曰長春宮。明正統間重修，改名白雲觀。出西便門一里。觀中塑邱眞人像，白晳無鬚眉。考元大宗師長春眞人邱處機赴元太祖召，拳拳以止殺爲戒。時有事西征，則云，一天下在不嗜殺人；大獵山東，則云，天道好生，數畋獵非宜；念西河流徙，則持牒招來，全活不下三萬人。本朝有聖祖御題額四：曰紫虛眞氣，曰大智寶光，曰駐景長生，曰琅簡眞庭。其所以受國朝之旌祀而立廟貌於無窮者，豈異說紛紜飛昇黃白之流可擬比於萬一也！眞人生於宋紹興戊辰正月十九日，故都人至正月十九日，致酹祠下，爲燕九節。車馬喧闐，遊人絡繹。或輕裘緩帶簇雕鞍，較射錦城濠畔；或鳳管鸞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頭。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歸許多爛醉之神仙矣。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筵九》 十九日謂之筵九。每至筵九，皇上幸西廠子小金殿筵宴，看玩藝貫跤。蒙古王公請安告歸。臣工之得著貂裘者，盡於是日脫去，改穿白鋒毛矣。民間無事可紀，遊賞白雲觀者謂之會神仙焉。按帝京景物略曰：燕九又曰宴邱。今則曰筵九，究未知其孰是。

又《白雲觀》 白雲觀在阜城門外西南五六里，其基最古，自金元以來即有之。觀內萬古長春四字，尚傳爲邱長春所書。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九日。遊人絡繹，車馬奔騰，至十九日爲尤盛，謂之會神仙。相傳十八日夜內必有仙眞下降，或幻遊人，或化乞丐，有緣遇之者，得以

卻病延年。故黃冠羽士，三五成羣，趺坐廊下，以冀一遇。究不知其遇不遇也。觀內老人堂一所，皆道士之年老者居之，雖非神仙而年過百齡者時所恆有，亦修養之明徵也。觀後有亭園一區，乃近年所構，其先無之。

謹按日下舊聞考：白雲觀乃元太極宮故墟，內塑邱眞人像，白皙無鬚眉。正月十九日，都人致醮祠下，謂之燕九節。眞人登州棲霞人，名處機，號長春子。年十九，爲全眞，學於寧海之崑崙山。歲在己卯，元太祖自奈曼遣使召之；使者未至，眞人語其徒曰：『速促裝，天使召我，我當往。』翌日使者至，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經數十國，行萬餘里，始達雪山。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眞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告以敬天愛民爲本。問及長生久世之道，則以清心寡慾爲要。太祖大悅，命左史書諸策。眞人乞東還，遂賜號曰神仙，封爲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使居燕之太極宮。後改爲長春宮，即今之白雲觀也。眞人年八十，尸解仙去。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西便門外白雲觀爲道衆聚會之所。每年正月十九日致醮祠下，謂之『燕九節』。男女至觀焚香持齋，徹夜達旦，謂之『會神仙』。或言十九日神仙必降此觀，此風俗之不善也。白雲觀，元太極觀故墟，中塑邱眞人像，白皙無鬚眉。本朝乾隆廿一年、五十二年兩次敕修，有聖祖暨高宗御書聯額幷御製碑，又眞人像前有木缽一，乃剖木癭爲之，上廣下狹可容五斗，內塗以金，恭刻高宗御製詩其中，石座承之，繞以朱欄。正陽門外琉璃廠、西直門內曹公觀等處，陳設雜技，鑼鼓聒耳，俱於是月士女車馬蜂擁蟻聚，闐塞街市。

天穿

明・陳繼儒《珍珠船》卷二 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三《繫煎餅》 江東風俗，於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絲線繫煎餅，置屋上，爲之補天漏，故李詩『一枚煎餅補天穿。』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一《天穿節考》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五車韻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爲天穿。」』《潛確類書》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上，謂之補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韻書云《荆楚歲時記》曰：『江南俗，正月三十日爲補天日，以紅絲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蘇軾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類書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禄識餘》云：『紅東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言補天穿。唐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廣東《花縣志》云：『正月十九日，烙糯粉爲圓塊，加綫穿其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

凡此短書引《拾遺記》、《荆楚歲時記》、古詩、唐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審核之，乃短書轉鈔宋祝穆《事文類聚》，又妄改之而至誤也。《事文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觀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乃宋事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陰時夫《韻府羣玉》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置煎餅屋上，云補天穿。』《陝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仍不得食米。』《廣東（郝）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謂爲天穿日，作餺飥禱神，謂之補天穿』。各記見聞，不僞託古書、妄引唐詩，於體最合。

宋葛魯卿勝仲《驀山溪》詞《和朱刑掾天穿節》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節。言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楊說亦未審。宋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宋杜綰《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而《襄陽志・風俗》不載，合之葛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爲天穿，以二十一日爲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從其俗，而皆有義。

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遲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爲今古憲雨水之日，自正月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古書不載，宋人始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黟俗亦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隴頭芻語》，云『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爲天穿。所以知天穿爲雨水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言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宗懍《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雨，故熏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爲雨水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於庭中，謂之熏天。』宋張鎡《南湖集》『賞心樂事』條目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倣唐事爲之。

塡倉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正月》 二十五日曰塡倉，亦醉飽酒肉之期也。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廿五日大啖餅餌，曰塡倉。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塡倉》 念五日爲塡倉節。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盡飽而去，名曰塡倉。惟是京師居民不事耕鑿，素少蓋藏，日用之需，恆出市易。當此新正節過，倉廩爲虛，應復置而實之，故名其日曰塡倉。今好古之家，於是日糴米積薪，收貯煤炭，猶仿其遺意焉。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塡倉》 每至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鞭炮最盛。居民不盡致祭，然必烹治飲食以勞家人，謂之塡倉。按北京歲華記云：二十五日人家市豕牛羊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盡飽而去，謂之塡倉。此條所記與今大略相同。惟富貴之家從未有食牛肉者，亦未有客至苦留之說，乃記者一隅之論也。

正月晦

《隋書》卷九《禮儀志四》 正晦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殿。升御坐，乘版輿，以與王公登舟，置酒。非預汎者，坐於便幕。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歲時中・月晦》 《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酺食，士女悉湔裳斟酒於水湄，以爲度厄。』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上官昭容》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宋之問詩曰：春豫靈池近，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動，查拂斗牛迴。節晦莫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鏑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四《晦日》引唐・張九齡《唐六典》 節日食料：膳部有節日食料。注：晦日膏糜。【略】窮九：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四《送窮》 《四時寶鑑》曰：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巷。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若寒食、競渡之事，止此日耳，《猗覺寮記》以唐人正月下旬送窮，則又少訛矣。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高正臣》 《晦日置酒林亭》詩云：正月符嘉節，三春玩物華。忘懷寄樽酒，陶性狎山家。柳翠含烟葉，梅芳帶雪花。光陰不相借，遲遲落景斜。

《晦日重宴》云：芳辰重遊衍，乘景共追隨。班荆陪舊識，傾蓋得新知。水葉分蓮沼，風花落柳枝。自符河朔趣，寧羨山陽池。

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書法，睿宗最愛其筆。

清・梁章鉅《浪跡三談》卷三《送窮日》　《四時寶鑑》云：『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靡，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於巷，世作糜粥敝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竟如寒食競渡之事止於此日也。』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正月晦送窮故事》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古今詞話》：太學有士人長于滑稽，正月晦以芭蕉船送窮，作《臨江仙》，極有理致。予幼時亦聞巴談《送窮鬼》詞曰：『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輝，內裏更有筵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喫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日，願我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按昌黎《送窮文》但云『結柳作車，縛草爲船』，宋時乃有以芭蕉爲船者。此事頗新，故因記正月六日送窮而附及之。

宋董逌《廣川畫跋送窮圖》云：畫者陳惟岳，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其畫窮女，形露溾湊，作跲趴態，束芻人立，曳薪船行，繩引靿鞄，騙繫棕篾，裹以繒繞，薦之饌醊，周徧室居，開門送之。又爲富女，作嫈娠象，裁櫬爲衣，鏤木爲質，載之艦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返導郤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考其所出也。按此則送窮必兼迎富，於事方備。

國朝錢大昕《養新録》云：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甯北郭迎富》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我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按韓鄂《歲華紀麗》云：巢人乞子以得富，注云巢氏時二月二日乞得人子歸養之，家便大富，後以此日出野，採蓬葉，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然則送窮、迎富，又不同日。

又《正月晦日》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令，海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

按《藝文類聚》歲時部，正月十五日後即繼以晦日，引《荆楚歲時記》曰：元日至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每月皆有晦朔，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然則古人於正月晦固有酺聚飲食之事，今不復知之矣。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李藥《鄴侯家傳》云：以晦爲節，非佳名也，臣請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然則自唐貞元五年始置中和節，而晦日之會廢矣。

二月分部

中和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三《二月》　一日，名中和節，自唐以來，以是日爲中和節，今唯作朝假，亦不休務。然朝士自是日著單衣公服，唯政事老臣猶衣夾袍入宮；見上御單袍，即改易之。社日，是日有三宜、三不宜，人家男女並用早起，舊俗相傳：苟爲晏起，則社翁、社婆遺糞其面上，其後面黃者，則是其驗，一不宜也；女子忌食齏，則嫁時拜公姑腰響，二不宜也；學生皆給假，幼女輟工夫，若是日不休息，令人懵董，三不宜也。小學生以蔥繫竹竿上，就窗內鑽出窗外，謂之開聰明，一宜也；不論男女以采線繫蒜，懸於心胸之間，令人能計算，二宜也；父母取已嫁女歸家，名曰歸寧，舊俗相傳，是日歸寧，則多外甥，三宜也。是日飲酒治聾，不知所從來，至今此風不替。唯見於老杜詩。寒食節，冬至後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民閒以一百四十日始禁火，謂之大寒；一月寒食者，今姑不講矣；今云斷火三日者，謂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唐杜甫小寒食詩云：『佳辰強飲食猶寒。』乃知『食猶寒』，則是一百六日也。一百四日爲大寒食，一百六日爲小寒食，明矣。或以一百五日爲官寒食，一百四日爲私寒食，又云一百三日爲炊熟，以爲後三日禁火爲烹炮燖湯之具。慶歷中，京師人家庖廚滅火三日。是節合都士庶之家多蓄食品，故京師諺語，有『寒食十八頓』之說。又諺云：『饞婦思寒食。

嬾婦思正月。』正月，女工多禁忌故也。又謂寒食爲一月節者，自一百四日，人家出修墓祭祀，如是經月不絕，故俗傳有一月節之語。是日，世傳婦人死於產蓐者，其鬼唯於一百五日得自湔濯，故人前一日皆畜水，是日不上井以避之。又以棗麵爲餅，如北地棗菰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間，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者以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如端午角黍祭屈原之義。都民不論貧富，隔歲以豕肉先糟熟，掛竈側，名曰臘月肉。至是日，特取淨洗而食之，蓋預備禁火之意也。今人皆不知其義。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挑菜》 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進單羅御服，百官服單羅公裳而已。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於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黑字爲罰。上賞則成號眞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酒器、冠鋌、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窯、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喫生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傚之。

宋・王應麟《玉海》卷八《律曆・度・唐中和節賜尺　鏤牙尺　紫檀尺》 《李泌傳》：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官志》：中尚令歲二月，獻牙尺。【略】《六典》：中尚令二月二日進鏤牙尺、紫檀尺。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一《二月》 二月朔，謂之『中和節』，民間尚以青囊盛百穀、瓜、果、子種，互相遺送，爲『獻生子』。禁中宮女以百草鬬戲，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九引元・周密《乾淳歲時記・挑菜》 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進單羅御服，百官服單羅公裳而已。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酎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黑字爲罰。上賞則成號眞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酒器、冠鋌、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窯、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傚之。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二月朔日，唐宋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以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設奠者。湖中遊舫倩價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葉，諺云：『蓬開先百草，戴了春不老。』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九《時令・二月・賜刀尺》 唐德宗以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爲古。李泌請廢正月晦節，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賜大臣戚里以刀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相問遺，號『獻生子』。釀宜春酒，祭句芒神以祈農事，令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遂詔備三令節，時數謂二月朔，與上巳、重陽也。《道書》又以二月爲天正節。

清・周廣業《過夏續録・太陽生日》 二月初一日，俗傳太陽生辰。市民買五色鮓啖之，謂之太陽鮓。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二月・中和節》 初一日爲中和節，傳自唐始。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賜民間以囊盛百果、穀、瓜李種相問遺，號『獻生子』，令百官獻農書。京師於是日以江米爲糕，上印金烏圓光，用以祀日，遶街徧巷，叫而賣之，曰『太陽鷄糕』。其祭神雲馬，題曰『太陽星君』。焚帛時，將新正各門戶張貼之五色挂錢，摘而焚之，曰『太陽錢糧』。左安門內有太陽宮，都人結侶攜觴，往遊竟日。考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國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若以照臨恩當思報之，習俗云可。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二《中和節》 二月朔謂之中和節。唐時，於是日百官獻農書。《熙朝樂事》云：『民間以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出奠者，湖中畫舫倩價日增矣。』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二月朔日，唐後爲中和節，今廢而不舉。相傳爲太陽眞君生辰。太陽宮等處修崇醮事，人家向日焚香叩拜。供夾糖糕如糕乾狀，上簽麵作小雞或戳雞形於糕上，謂之『太陽糕』。亦有持齋誦《太陽經》者。

二月二龍抬頭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三《節序》 會稽之俗【略】二月二日始開西園，縱郡人遊觀，謂之『開龍口』。謂卧龍山也。府帥領客觀競渡，異時競渡有爭進攘奪之患，自史魏公爲帥，雖設銀杯、綵帛，不問勝負均以予之，自是爲例，兒童歌青梅，聲調宛轉，大抵如巴峽竹枝之類。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 成都【略】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遊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爲不若聚之爲樂，乃以是日出萬里橋，爲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游江。蓋指浣花爲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宴於寶歷寺，公爲詩有曰：春游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烟霞。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九引唐・李淖《秦中歲時記》 二月二日曲江採菜，士民遊觀極盛。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二月引龍，燻百蟲。宛人呼二月二日爲『龍擡頭』。鄉民用灰自門外委蜿布入宅廚，旋遶水缸，呼爲引龍回。用麪攤煎餅。燻床炕令百蟲不生。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六〇《荒政・青蒿兒》 青蒿兒，纔發穎。二月二日春猶冷，家家競作茵陳餅。茵陳療病還療飢，借問采蒿知不知。

救飢：即茵陳蒿。春月采之，炊食。時俗二月二日，和粉麵作餅者是也。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五八《風俗記四・川北道屬・巳上保寧》 《順慶圖經》云：每歲二月二日，郡人隨太守出郊，謂之『迎富』。邵博果州詩云：『從昔遨遊盛兩川，充城人物自駢闐。萬家燈火春風陌，十里綺羅明月天。』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二月》 初二日，各宮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麪棗糕，以油煎之，或白麪和稀，攤爲煎餅，名曰薰蟲。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薰牀炕，曰燻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蠍，其爲毒倍焉。少蚊而蠅，其爲擾倍焉。蚤蝨之屬，臭蟲又倍焉。所苦尤在編戶，雖預薰之，實未之有除也。小兒以木二寸，制如棗核，置地而棒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遠，以近爲負，曰打枚枚，古所稱擊壤者耶。其謠云：「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青，放空鐘。楊柳兒死，踢毽子。楊柳發芽兒，打枚兒。」空鐘者，刳木中空，旁口，盪以瀝青，卓地如仰鐘，而柄其上之平。別一繩繞其柄，別一竹尺有孔，度其繩而抵格空鐘，繩勒右卻，竹勒左卻。一勒，空鐘轟而疾轉，大者聲鐘，小亦蛄蜣飛聲，一鐘聲歇時乃已。製徑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陀螺者，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於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轉無復住。轉之疾，正如卓立地上，頂光旋旋，影不動也。【略】

麻城劉侗『楊柳活』：楊柳活，楊柳多。小孩小女閑不過，絲線結鞭鞭陀羅。鞭陀羅，陀羅起。陀羅起，鞭不已。鞭不已，陀羅死。

『楊柳青』：楊柳青，兒手空鐘不暫停。空鐘空鐘，舒而遠聽，如蛄蜣起，未觸於屏。簫垂笛橫，絲絃合併。大人爲政，小兒無此耐煩性。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二月・薰蟲》 二日爲龍擡頭日。鄉民用灰自門外蜿蜒布入宅廚，旋繞水缸，呼爲引龍迴。都人用黍麪棗糕麥米等物油煎爲食，曰薰蟲。小兒輩懶學，是日始進書房，曰占鰲頭。士民又於是日櫛薙，蓋取龍擡頭之意云。

清・顧祿《清嘉録》卷二《二月・掌腰糕》 是日，以隔年糕油煎食之，謂之『掌腰糕』。蔡雲《吳歈》云：『二月二日春正饒，掌腰相勸餤花糕。支持柴米憑身健，莫惜終年筋骨勞。』又徐士鉉《吳中竹枝詞》云：『片切年糕作短條，碧油煎出嫩黃嬌。年年掌得風難擺，怪道吳孃少細腰。』

按：劉若愚《蕪史》：『燕俗，二月二日，用黍麪棗糕以油熬之，曰「薰蟲」。』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二日，煎糕、燜豆，以祀土地。』謂即春祭社之禮。有『糕花凝白豆其紅』之句。方以智《通雅》：『堂即踔，一作掌，雌爭反。』《集韻》：『支柱也。』《崑新合志》：『二月二日，食閒腰糕。』閒，字書無此字，俗呼雌鎗反，去聲。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二《二月・撐腰餈》　二月二日，以隔年餈入油煎食，謂之撐腰餈。云可免腰痛疾，然於古未聞。

按《長公外紀》：『東坡於二月一日以後，飢則食乾蒸餅，細嚼以致津液。』《帝京景物略》稱：『二月二日曰龍擡頭，以元旦祭餘餅熏床炕，曰薰蟲兒，使蟲不出也。』均無撐腰之說。

蔡雲《吴歈》：

二月二日春正饒，撐腰相勸啖花餈。支持家計憑身健，莫惜終年磬折勞。

許鍔《撐腰糕》詩：

新年已去剩年餈，飽啖依然解老饕。從此撐來腰腳健，名山游遍不辭勞。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龍擡頭》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今人呼爲龍擡頭。是日食餅者謂之龍鱗餅，食麪者謂之龍鬚麪。閨中停止針綫，恐傷龍目也。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二月【略】二日爲土地眞君生辰，城內外土地神廟香火不絕，遊人亦衆。又有放花盒燈香供獻以酬神者，俗謂此日爲『龍擡頭』。此日飯食皆以龍名，如餅謂之『龍鱗』，飯謂之『龍子』，條麵爲『龍鬚』，扁食爲『龍牙』之類。

春社

《孝經援神契》　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

《敦煌社邑》〔伯二五五六（伯二六四六、伯三二八四、斯二二〇〇、斯四七六一）〕〔伯三五〇二背（伯三六九一、斯五六三六）〕**文書輯校・社日相迎書（文樣）》**

社日相迎書　春秋八節，唯社最尊。暑置小會，共當（賞）旅情諮屈，請便降臨，是所望也。謹走狀，不宣謹狀。

又《社日相迎書（文樣）》　社人（日）相迎書春秋八節，唯社最尊。【略】置幸延，解其情況，謹令邀屈，請便降臨，是所望也。某乙狀上。

〔斯一七二五背〕

又《祭社文》　敢昭告於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祗率常禮，敬以制弊，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申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尙）〔饗〕。敢昭告於后土氏，爰茲仲春，厥日推（惟）戊，敬循恆士（事），薦於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寔惟通典。謹以制弊，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尙）〔饗〕。敢昭告於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遺（匱），功濟萌黎，謹以制弊，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謹以后稷素配神作主，（尙）〔饗〕。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秋（春），敬修恆禮，薦於稷神，惟神功業稼穡，善修農政，允茲以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弊，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尙）〔饗〕祭社　要香爐四並香　神席四　氈廿領　馬頭盤八　疊子廿　疊子廿　小床子三　椀三　構子三　手巾一　弊布八尺　餜食四盤子　酒　肉　梨一百課（顆）　行禮人三　釵雨張　黍（黍）二升　香棗二升　修壇夫二　瓜廿　右前件等物，用祭諸神，並須新好，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張智剛牒。

宋・吴淑《事類賦注》卷四《歲時部一・春》　至其元日，命社以祈農祥。《禮》曰：二月之節，擇元日，命人社。注：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祈農祥。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伊句龍之所主，在水土而允臧。《史記》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焉。漢祖治榆而事著，《漢書》曰：高祖定天下，詔御史，令治榆社。春，用羊彘祀之。陳平分肉而道光。《漢書》：陳平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實以陰而主殺，《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注：社主陰，陰主殺。豈伐樹以斯亡，《晉書》曰：或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也。亦以封土達氣，《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祭，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達氣，見下注。報本返始，《史記》曰：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親地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所以尊天而親地也。社共粢盛，所以報本返始也。或爲羣姓而立，《禮》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或以百家共置。《荆楚歲時記》曰：社日，四鄰並結綵，會社牲醪，爲屋於社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一一《虹橋録下》　二月二日祀土神，以虹橋靈土地廟爲最，謂之『增福財神會』。

清・顧禄《清嘉録》卷二《二月・土地公公生日》　二日爲土地神誕，俗稱土地公公，大小官廨皆有其祠。官府謁祭，吏胥奉香火者，各牲樂以酬。村農亦家戶壺漿以祝神釐，俗稱田公、田婆。

按：《周禮・春官》，大示而外，有土示、地示。此後代土地神之所由名也。土示，五土之示，即社也。地示，地之百示。今祀典，自有社稷壇，而民間復立土地廟者。社壇，古之國社，後代謂之官社。民間土地祠，《記》所謂『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即後代之里社也。古二十五家爲社。《明史》：『里社，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社稷之神爲上公。又杜氏注『用幣於社』，謂請救於上公。《後漢・方術傳》有社公之名。是天下之社神，宜通謂之公，後訛爲土地公公，且繭袍、烏帽，裝扮白髮翁矣。俗又各立名字，更非古制。如陳確庵《尉遲土地廟序》云：『社以祀山林、川澤、原隰之神，謂之「地祇」。廟以祀先代之有功德者，謂之「人鬼」。今土地廟乃有陸宣公、子胥、武侯、衛公之稱，則合地祇、人鬼而一也。』蓋自世之以人實之，於是二月二日之祀，或有移祀於所配食者之降生日矣。抑知今之二月二日，猶古之社也。《月令》二月，『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祀社稷之神。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稱田公、田婆者，即《提要録》所云社翁、社母也。田事將興，故祀之，以祈農祥。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二《二月・土神誕日作春社》　二月二日爲土神誕日。城中廨宇，各有專祠，牲樂以酬。鄉村土穀神祠，農民亦家具壺漿，以祝神釐。俗稱田公、田婆，古稱社公、社母。社公不食宿水，故社日必有雨，曰社公雨。醵錢作會，曰社錢。鼕鼓祈年，曰社鼓。飲酒治聾，曰社酒。以肉雜調和鋪飯，曰社飯。張籍詩：『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故社日婦女不用針線。《月令》稱：二月『擇元日，命民社』。鄭《註》謂：祀社稷之神。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則今日二月二日，猶古之社期歟？田事將興，特祀社以祈農祥。

按：民間土地祠，《禮》所謂『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即後代之里社也。《孝經説》：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爲社而祀之，以報功也。《周禮》：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左傳》曰：『共王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應劭《風俗通》云：『社非地祇也。』凡社日，四鄰並結綵會社，備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鄭康成曰：『百家共一社。』《明史》：『里社，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後漢・方術傳》有社公之名，是社神稱公，由來舊矣。

《田家五行》：『立春後，五戊爲社。』是日雖晴，亦多有微雨數點，謂社公不喫乾糧，果驗。瞿祐《居家宜忌》：『社日，令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聰。人家襁褓兒女俱令早起，恐社翁爲祟。』《雞肋編》云：『江南人謂春社日有霜必雨。』

沈欽韓《社鼓》詩：

送臘迎春又戊前，三通發響警晨眠。不成蹀躞兒童戲，長此婆娑翁嫗仙。一朊平分神座下，雙槌高挂廟門邊。太平敲出蓬蓬調，重聽村巫搦四絃。

袁景瀾《春社》詩：

紫燕銜泥遍桑野，林鳩呼雨逢戊社。醵錢鼕鼓綠楊村，梓里人來集廟下。豚蹄果榼神筵充，巫祝投珓祈年豐，柘枝跳舞歡兒童。十家五家行挈隊，斜陽萬條遠隴翠。嘈嘈一片酣嬉聲，社酒治聾各霑醉。人影傾欹扶醉同，桃花攔路開春風。歸來茅屋春睡濃，催租無吏驚鄰翁。神錫民穀福無窮。一方血食酬神功。土偶能靈爵亦崇，田原麻麥青芃芃，香火年年拜社公。

花朝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二月望》　仲春十五日爲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爲春序正中，百花爭放之時，最堪遊賞。都人皆往錢塘門外玉壺、古柳林、楊府、雲洞，錢湖門外慶樂、小湖等園，嘉會門外包家山、王保生、張太尉等園，翫賞奇花異木。最是包家山桃開渾如錦障，極爲可

愛。此日帥守、縣宰率寮佐出郊，召父老賜之酒食，勸以農桑，告諭勤渠，奉行虔恪。天慶觀遞年設老君誕會，然萬盞華燈，供聖條齋，爲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來無數。崇新門外長明寺及諸教院僧尼，建佛涅槃勝會，羅列幡幢，種種香花異果供養，掛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竟日不絕。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麕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蕊。畫樓睡醒正眼橫秋水，聽新腔，一回催起。吟紅叫白，報得蝶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髻，助春嬌粉香簾底。』喬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餽蕊。行歌佇立。灑洗粧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牖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四　花朝：二月十五日爲花朝。《提要録》《風土記》云：『浙閒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遊賞之時。花朝、月夕，世所常言。』宋條制，守土官于花朝日出郊勸農。撲蝶會：東京二月十五日爲撲蝶會。

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三　胡氏《經籍會通》云：『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外拱辰門西，花朝後三日則移于燈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則徙于城隍廟中。燈市歲三日，廟市月三日。

清・汪灝等《佩文齋廣羣芳譜》卷二《天時譜・二月》　《翰墨記》：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花朝節，士庶遊玩。又爲挑菜節。【略】《誠齋詩話》：東京二月十二日曰『花朝』，爲撲蝶會。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二月・花朝》　十二日傳爲花王誕日，曰花朝。幽人韻士，賦詩唱和。春早時賞牡丹，惟天壇南北廊、永定門內張園及房山僧舍者最勝。除姚黃、魏紫之外，有夭紅、淺綠、金邊各種。江南所無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二《二月・百花生日》　十二日爲百花生日，閨中女郎剪五色綵繒，黏花枝上，謂之『賞紅』。虎丘花神廟，擊牲獻樂，以祝仙誕，謂之『花朝』。蔡雲《吳歈》云：『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紅紫萬千披錦繡，尚勞點綴賀花神。』

按：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周處《風土記》及《提要録》皆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然《翰墨記》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誠齋詩話》：『東京亦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宣府志》：『花朝節，城中婦女剪綵爲花，插之鬢髻，以爲應節。』《崑新合志》云：『二月十二日爲花朝。花神生日，各花卉俱賞紅。』《鎮洋志》以十二日爲崔元徽護百花避封姨之辰，故剪綵條繫花樹爲旛。然鄭還古《博異記》載元徽事，只云春夜，不言月日。

又《二月十二》　土俗以十二日天氣清朗，則百物成熟。諺云：『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

按：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郡人又作『有利無利，但看三個十二』，謂二月十二、三月十二、四月十二也。《吳縣志》謂：『花生日晴則百果熟。』

又《桐橋倚棹録》卷三《寺院》　花神廟，任《志》云：『在虎丘山寺東，試劍石左。國朝乾隆四十九年織造四德、知府胡世銓即梅花樓旁址建，徐嵩記。右爲靜月軒，左即聚星樓。』按《花神廟記》云：『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臺使者檄取唐花備進，吳市莫測其術。郡人陳維秀善植花木，得衆卉性，乃仿燕京窖窨熏花法爲之，花乃大盛。甲辰歲，翠華六幸江南，進唐花如前例。繁葩異艷，四時花果，靡不爭奇吐馥，群效靈於一月之前，以奉宸游。郡人神之，乃度地立廟，連楹曲廊，有庭有堂，並蒔雜花，蔭以秀石。今爲都人士游觀之勝。』昔編修費蘭墀常寓其中，當事往訪，閉門不納。虎丘花神廟不止一所，有新舊之別。桐橋內花神廟祀司花神像，神姓李，冥封永南王，傍列十二花神。明洪武中建，爲園客賽願之地。歲凡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筵歌酬答，各極其盛。尤維熊《花神廟詩》云：『花神廟裏賽花神，未到花時花事新。不是此中偏放早，布金地暖易爲春。』又，朱綬詩云：『翠羽明璫想象中，寺門春到幾花紅。靈旂夜捲收燈雨，寶幔晨飄鬬草風。信有華鬘開佛地，縱教兜率署仙宮。黃

鶯紫燕紛來往，看取釵光繞艷叢。』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二《二月・百花生日》 世言花朝月夕，在春秋之中，以二月半爲花朝，以八月半爲月夕。宋制，守土官於二月十五花朝日出郊勸農。洛陽風俗，則以二月二日。今吴俗以二月十二日爲百花生日，蓋本《翰墨記》、《誠齋詩話》、《宣府志》之説也。是日，閨中女郎爲撲蝶會，並效崔元微護百花避風姨故事，剪五色綵繒，繫花枝上爲彩旛，謂之賞紅。虎邱花農爭於花神廟陳牲獻樂，以祝神釐，謂之花朝。是時春色二分，花苞孕艷，芳菲醞釀，紅紫胚胎，天工化育，肇始於兹。故俗以是日晴和，占百果之成熟云。

袁學瀾《百花生日》賦：

爾其杏嫁紅嬌，柳眠碧嫩，賀集燕堂，夢徵蘭畹。際二月之中和，肇百花之生建。俗紀生申之節，芳萼初胎；春逢坼甲之辰，農書乍獻。祝攜酒盞，種成紅豆千雙；懸遍綵幡，護錫金鈴十萬。維時烟草縈隄，新蘋泛沚。春到二分，塵香十里。士飾禊辰之撓，農舉耕卯之耜。數三十六宮之春信，笙歌沸到花朝；賞一百五日之韶華，池館新編花史。頌岡陵於芳圃，峰涌螺青；設悦佩於璇閨，懷投燕紫。於是祝花長壽，慶日如年。梨妝沐雨，梅額飄烟，慈竹報添丁之瑞，芙蓉誇及第之仙。繁華徑闢三三，扶老倚桑鳩之杖；頃刻花開七七，洗兒飛榆莢之錢。徵初度於鍾英，花譜之榮封錫九；迓鴻釐於誕降，花陰之綵戲秋千。良由養從地媪，培自天公，恩深膏雨，笑倚春風。不受封姨之暴，長成青帝之功。輕陰罨四百樓臺，蘊出百昌化育；芳信遞廿番節候，傳來百和香融。襲竟體之清芬，綺褥則苔鋪繡綠；溢充閭之佳氣，錦袍則桃賜緋紅。則見玉樹叢生，芝蘭萌動，芳枝麗蕤以相交，翠靄迷離以無空。生成名種，自能椒衍瓜緜；生就朱顔，不藉燒丹煉汞。羯鼓之喧聲乍起，催春樂奏花奴；海棠之香夢初酣，艷體詩題江總。遂乃蝶舞騰歡，鵲聲傳喜，節偕荷誕以同稱，日比竹迷而非是。亭臺則煖集笙簧，林樾則燦成羅綺。採得梅調湯餅，依然餅贈蘭房。折將枝作樽籌，宛似籌添海涘。高媒祠罷，介眉之村釀延賓；春富迎歸，磧面之園桃結子。客有閑遊花市，喜值芳辰。初二紀洛陽之俗，十五傳提要之晨。舊説相沿爲十二，穠華偏麗於三旬。緜香國之年齡，祥徵麟趾；衍蓬壺之甲子，嘏祝花神。占莫莢而驗晨昏，舜日普千秋福祉；就靈椿而推歲月，堯天仰萬古長春。

《吴下田家志》：『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言花朝晴，百果生。錢沃臣詩：重重烟樹萬家春，桑棗園中百果生。自入春寒多雨水，花朝恰喜報新晴。

《楊柳青年畫・花仙上壽》 花僊上壽圖



風報

清・顧禄《清嘉録》卷二《老和尚過江》 二十八日，爲老和尚過江，必有風報。若吹南風，主旱。

按：范成大《吳船録》云：『丁巳，泊長蘆，襆被宿寺中，此爲菩薩達摩一葦浮渡處。』然未嘗指定此日也。《昆新合志》謂『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南風，主旱』。諺云：『念七念八吹得廟門開，螄螺蜚蜆哭哀哀。』

又《神鬼天落沙天》 清明前後，陰雨無定，俗呼神鬼天。或大風陡起，黄沙蔽日，又謂之落沙天。蔡雲《吳歈》云：『劈柳吹花風作顛，黄沙疾捲路三千。寄聲莫把冬衣當，耐過一旬神鬼天。』

按：劉侗《帝京景物略》：『燕俗謂陰雨爲酒色天。』

又《元墓看梅花》 暖風入林，元墓梅花吐蕊，迤邐至香雪海，紅英綠萼，相間萬重。郡人艤舟虎山橋畔，襆被遨游，夜以繼日。李福《元墓探梅歌》云：『雪花如掌重雲障，一絲春向寒中釀。春信微茫何處尋，昨宵吹到梅梢上。太湖之濱小鄧林，千株空作横斜狀。銅坑寥寂悄無踪，石壁嵯峨冷相向。踏殘明月鎖香痕，翠羽啾啾共惆悵。報道前村消息眞，衝寒那顧攀層嶂。玉貌驚看試半妝，霜華喜見裁新樣。酹酒臨風各有情，小別經年道無恙。此花與我宿緣多，冰雪滿衿抱微尚。相逢差慰一春心，空山不負騎驢訪。』

按：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鄧尉在光福里，去城七十里。因後晉青州刺史郁泰元葬此，又名元墓。』又引《吳縣志》：『圓墓在鄧尉西南六里，然相連實一山，故《一統志》及《山志》合爲一山，今俗通稱元墓，間呼鄧尉。山人以圃爲業，尤多樹梅。』《府志》：『元墓之西爲彈山，彈山西北爲西磧，銅坑與西磧幷峙。西磧之南爲孫堰，東爲馬駕，向未有名。山不甚高，四面皆樹梅。康熙中，巡撫宋犖題「香雪海」三字於崖壁，其名遂著。』乾隆《吳縣志》云：『梅花以驚蟄爲候，最盛者以元墓、銅坑爲極。馬家山、費家河頭、蟠螭山、石壁、彈山、石樓，皆游賞處也。而鄧尉山前，香花橋上，坐而玩之，日暖風來，梅花萬樹，眞香國也。』梅花最深處，在銅坑，中有吟香閣，宋高士先朝儀鳳所建，閣已久亡。嘉慶初，鄉先生范芝岩、吳曇綉諸公皆有倡和詩，家文源集刻行世。先世有《元墓探梅路徑》一則：由光福至三官堂前，至費家河頭，抵澗裏烏山頭、銅坑，尋吟香閣遺址，過巉山頭及草庵、金魚澗，登官山嶺，取董份墓，至元墓山，從蔡家塢一直至柴莊嶺、老虎洞、姚家河頭宿。越日，從姚家河頭經光福、鳳鳴岡、上峙崦嶺、司徒廟，看清奇古怪四大樹。上香雪海。由倪家巷、銅井山下，至潭東。上彈山，登石樓，轉天井上，看紅梅綠萼之和豐庵。登六浮閣，看太湖。至潭西，訪五侯公墓。過蟠螭山，上大石壁，歸綉球山。由潭東上長旗嶺，過錢家坳，一直仍上柴莊嶺。歸舟，梅花數十里，歷歷在目。若誤趨他塗，往往有不能遍歷者。汪琬詩云：『新柳條垂著水齊，畫橋行傍虎山堤。卷簾漸覺香風入，一路梅花到崦西。』又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鼓棹去探梅。公子清歌山頂度，佳人油壁樹間來。元墓正花開。』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二《二月・花信風》 《田家五行》云：『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葉秉敬《書肆説鈴》云：『花信風與寒食雨，前後稍異。寒食雨自冬至起，至清明前一日。花信風自小寒起，至穀雨。合八氣，得四個月，每氣管十五日，每五日一候，計八氣，分得二十四候，以一花之風應之。』

又《神鬼天》 吳郡水鄉地濕，恆多春陰，風雨溟濛，雲容沈黯，俗稱神鬼天。苟無雨，亦多暴風。大塊噫氣揚塵，黄沙蔽日，謂之落沙天。沙即霾也。雨黄沙，則是年食麥者多嘔。黑沙不害。

按《帝京景物略》稱：『燕俗謂陰雨爲酒色天，蓋取象昏沉之意也。』《占候書》稱：『二月風暴信，初七爲春期暴，初八爲祠山生日暴，十九爲觀音生日暴，廿一爲鬼母生日暴，廿八爲達摩渡江日暴，廿九爲龍神朝天暴，恆多大風，行舟者愼之。』《遯齋閑覽》稱：『春時多大風，揚塵撼木，數日一作，名吹花勞柳風，草木百穀皆藉之。不得是風且無年。』婁元禮《田家五行》：『諺云：春寒多雨水。』

三月分部

上巳

《周禮・春官・女巫》 女巫掌歲時祓除、禊浴。

鄭玄註：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

禊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賈公彥疏：

『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禊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禊，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故云以香薰草藥。經直云浴，兼言沐者，凡絜靜者沐浴相將，故知亦有沐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禊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禊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後漢書》志四《禮儀上・祓禊》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劉昭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晉書》卷二一《禮志下》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簒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

《宋書》卷一五《禮志二》 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並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禊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禊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南齊書》卷九《禮志上》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絜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爲大絜』。不見東流爲何水也。晉中朝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簒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

爲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絜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爲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絜濯，浮酌清流，後遂爲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爲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爲當。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　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

又卷八《禮儀志三》　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畢，羣官乃射五埒。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三月三日，四民並出江渚池沼間，臨清流爲流觴曲水之飲。

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蕑兮。』注：謂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並禊飲於東流水上。』彌驗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遙處。』《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攜酒至東流水邊洗滌去災，遂因流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事。」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周處、吳徽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元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遊。傅長虞《神全》文，乃園池之宴。孔子：『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是日，取黍麴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謂之龍舌粹，以厭時氣。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　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唐・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　［三月］廿四日春節，破陣樂之日。於州內毬場設宴。

唐・馮贄《雲仙雜記》卷六《錢龍宴》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爲龍，爲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撒眞珠，厚盈數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令作餳緩帶，以一丸餳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酒。《粧樓記》

南唐・尉遲偓《中朝故事》卷上　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　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謂：『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綵錢燕會。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六　石乳城，水在縣二十一里玉女靈山東北，有泉。西北兩岸各有懸崖，腹名乳房一十七眼，狀如人乳流下，土人呼爲玉華池。每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男，瓦即是女，自古有驗。

宋・錢易《南部新書・庚》　九龍池，上巳日亦爲士女汎舟嬉遊之所。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三《三月》　清明節在寒食前後，故

節物樂事皆爲寒食所包。國朝故事：唯自清明日開集禧殿太乙宮三日；宮殿池沼，園林花卉，諸事備具。繁臺正在其東，登樓下瞰，尤爲殊觀。石曼卿詩云：『臺高地迥出天半，賸見皇都十里春。』上巳，上開金明池，金水河、瓊林苑。是日開金明池，細民作小兒戲弄之具，而衒賣者甚衆，而龍船爲最多。大率倣御座龍船及競渡龍虎頭船，其巨細工拙，不一製也。自元豐初，每開一池日，許士庶蒲博其中，自後遊人益盛。舊俗相傳，里諺云：『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風發。』蓋是日村姑無老幼皆入城也。是日郡府爲盛會，爭標水秋千之戲，皆如上巳，而觀者雜遝過之遠甚；三月二十八日雖復爲此戲，又其次也。西京多重此日。京城合郡，不以朝貴士庶爲間，每於此月，當牡丹盛開之際，各出其花於門首及廊廡間，名曰鬬花會。富貴之家，設宴以賞，恣傾城往來遊翫。都人是日盛飾子女，車馬闐街，珠翠溢目，一春遊賞，無出於此。舊俗相傳：慈恩院有花兩叢，開花五六百朵，繁豔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甚寶愛之。一日，朝士數人尋芳至慈恩院，時東廊小軒有白牡丹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謂思振曰：『牡丹之盛美，亦奇矣；然世之所翫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思振微笑曰：『安得無，但諸賢未之見爾！』於是從而詰之，思振曰：『昔於他處一見，蓋非輦轂所有。』堅求之不已，僧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老僧此實有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爲誓，云『終身不復言之。』思振乃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下啓關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華潔瀟灑，軒廡闌楹，妝飾華麗；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開花異常，春陽纔照，露華乍晞，濃姿半開，炫燿心目。朝士愛賞留戀，及暮乃去。思振曰：『老僧保惜培護近二十年矣，謹無出語使人知之。』經數日，甫及鬬花會之辰，有權要子弟數人同到寺，至有花之房，從容良久，引思振至曲江閑步，將出，令小僕寄安茶笈裏以黃帕，遂往曲江岸。藉草舉杯次，忽有小師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思振俛首無言，唯自吁歎。坐中權要子弟相顧而笑。卻同僧歸院，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舁擡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聞貴院有此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寄茶芰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謝。』是年鬬花之會，獨此花爲東京第一。

宋・葉廷珪《海録碎事》卷二《天部下・上巳門》　元巳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沈休文詩細柳圈《雜俎》：唐制，三月三日賜侍臣帶細柳圈，免蠆毒。蠶市三月三日，遠近祈福於龍橋，命曰『蠶市』。《成都記》蘭亭蘭亭會者四十一人，羲之制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勁絕代。大潔《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讌曲水顏延年有《應詔讌曲水作詩》。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禊飲宋文帝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桃花水《韓詩外傳》：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禊絜《風俗通》曰：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布和辰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謂上巳。《文選》粵上斯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謂於此上巳也。《文選》風舞之情風舞之情感蕩，禊飲之日在兹。《文選》油花卜池陽上巳之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圖經》巳會晉阮瞻有《巳會賦》，阮脩有《巳會詩》，蓋元巳之會。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上官昭容》　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三日上巳，祓禊於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圈。八日，令學士尋勝，同宴於禮部尚書竇希玠亭，賦詩，張說爲之序。十一日，宴於昭容之別院。二十七日，李嶠入都祔廟，徐彦伯等餞之，賦詩。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一《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蔡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宋・佚名《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四《雜日・登八公山》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又《細柳圈》　《景龍記》：三月三日祓禊於渭陽，上賜羣臣細柳圈各一，云：『帶之免蠆毒也。』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二二《葛璜化丁東水驗》　葛璜化周回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迥絕諸山，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略】有丁東水出於崖腹，【略】久旱不竭，【略】每年三月三日蠶市之辰，衆逾萬

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又《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陸之上纔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三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脈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蓋醴泉之屬也。【略】每歲三月三日蠶市之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爲男，瓦礫爲女，古今之所効驗焉。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覡賣符於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於萬歲池亭，泛舟池中。

明·陶宗儀《說郛》又弓一一〇引唐·杜寶《大業雜記》 曲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眞觀、習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繞十六院入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巳禊飲之所。

又弓一一〇《元氏掖庭記》 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祓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池用紋石爲質，以寶石鏤成，奇花繁葉，維砌其間。上設紫雲九龍華蓋，四面施幃，幃皆蜀錦爲之。跨池三橋，橋上結錦爲亭，中匾『集鸞』，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橋鴈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來。祓畢，則宴飲於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一潭，曰『香泉潭』。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於池，池中又置溫玉狻猊、白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擊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小娥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含露，愈爭妍美。帝曰：『此夭桃女也』，因呼爲『賽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四引唐·李綽《秦中歲時記》 踏青，上巳錫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曰『踏青』。

明·陶珽《說郛續》卷二〇引明孔邇《雲蕉館紀談》 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爲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於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

又卷二六引明謝肇淛《西吳枝乘》 三月朔日，則民間婦女簪蓬於首，無貴賤皆然。清明後，千百成群進香於道場山，迨日初夕，紅紫靚粧半醉笑語，步堤上歸。亦有進香於天竺者，間爲桑中之約，近來衣冠子女間相傚矣。

又卷二八引宋張鑒《賞心樂事·三月》 生朝家宴，曲水流觴，花院月丹，花院桃柳，寒食郊游，蒼寒堂西緋碧桃，滿霜亭北棣棠，碧宇觀筍，芳草亭觀草，闢春堂牡丹芍藥，宜雨亭千葉海棠，艷香館林檎，花院紫牡丹，宜雨亭北黃薔薇，現樂堂大花，花院賞煮酒，瀛巒勝處山花，經寮鬬茶，羣仙繪幅樓芍藥。

明·佚名《虞初志》卷一《上已曲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曲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觔，左遷仲冶爲城陽令。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上巳》 三月巳日爲上巳，非三之日也。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四七《風俗》 上巳日，上土穀祠。

清·畢沅《關中勝蹟圖志》卷二《名山》 樂遊原在咸寧縣南八里，龍首之橫岡也。《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起樂遊苑。《關中記》：宣帝立廟宇，曲池之北，號樂遊。《長安志》：漢時立廟，餘趾尚存。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地居京城之最高，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榆錢糕》 三月榆初錢時，採而蒸之，合以糖麪，謂之榆錢糕。

清·周廣業《三餘摭錄》卷二 三月三日水禊，由來已久。蔡邕《月令章句》以《論語》『暮春浴乎沂』爲據是也。《拾遺記》曰：『周昭王溺于江漢，二女延娟、延娛夾擁王身同沒焉。江漢之人至今思之。至春三月

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采蘭杜包裹以沈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祭之。』《風土記》：『漢末郭虞有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女以上巳，一女以上午，三日三女，乳時並亡。』《南齊書・禮志論》作：『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迄今時俗以爲大忌，故是月是日婦人忌諱，不復止家，皆過東流上祈祓自潔。《續齊諧記》載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三月曲水，其義云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云云，曲水之義起于此。』帝曰：『如所言，非佳事。』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之。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秦昭王置酒河曲，見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其說不一，郭虞、徐肇姓名互異，不可考矣。

清・顧祿《清嘉録》卷三《三月・田雞報・三月溝底白莎草變成麥》

三日，農民聽蛙聲於午前後，以卜豐稔，謂之『田雞報』。諺云：『田雞叫拉午時前延先切，大讀作度年在高田。田雞叫拉午時後，低田弗要愁。』俗又以是月晴，宜麥。諺云：『三月溝底白，莎草變成麥。』

按：范成大詩：『薄暮蛙聲連晚鬧，今年田稻十分秋。』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以上巳蛙鳴，則無水患。諺云：「三月三個蝦蟇，禁口難開。」』又九縣《志》皆載占諺云：『午前鳴，高田熟。午後鳴，低田熟。』並載唐人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沈嘉轍《南宋雜事詩》云：『家鄉風物嗜鳴蛙。』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云：『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今吾鄉亦名蛙爲田雞，多喜嗜之。長、元、吳《志》又皆載『三月溝底白』之諺。《崑新合志》並云：『是日晴，三青賤。俗云：「雨打石頭偏，葉子三錢片。」』

又《野菜花・眼亮糕》　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竈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竈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或以隔年糕油煎食之，云能明目，謂之『眼亮糕』。

按：蘇東坡《物類相感志・總論》：『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上巳日，置薺菜花於竈上，可驅蟲蟻。』詩云：『一枝春向竈觚探。』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江、震《志》亦並載此俗。又《崑新合志》云：『三月三日，各鄉村舁神朝嶽帝，曰「野菜會」。北鄉更盛。兒女皆簪野菜花。或以野菜花抹竈，可驅蟲蟻。』吳自牧《夢粱録》謂清明『以柳條插門，名曰「明眼」』。與吾鄉三日戴薺花之俗，取意略同。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三《三月・上巳修禊》　江南山水平遠，輿騎便於游。節屆重三，山塘波漾，白堤士女，競出尋芳，集池亭流觴曲水，效修禊故事。《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謂：『三月上巳，水上釁浴之類。』《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維時，魚艚接流，鳧鷖浮渚，香烟紺宇，翠柳亭臺。杏花天十里一紅白，游人鼻無他馥。鶯囀囀，勸人去采蘭也；蜨翩翩，引人出湔裙也。丹青開於遠岫，笙歌和以好風。粥香餳白市，詩牌酒盞筵，藉以祓除不祥，陶寫情興焉。

按《束晳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束晳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觴，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承，皆爲盛集。」』《癸辛雜志》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己，古人用日，例以十干，無用支者，如上辛、上戊之類。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上巳》詩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是也。』《晉書・禮志》：『漢儀，季春上巳，官民皆禊於東流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女并於江渚池沼間，爲流觴曲水之飲。』《韓詩傳》註：『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

按：王逸少蘭亭之宴，此春禊也。劉楨《魯都賦》云：『素秋二七，人胥祓禳。』則以七月十四日。《漢書》：『八月祓於灞上。』皆秋禊也。《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食蓬餌，以祓邪。』《隋志》：『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泛舟乘輿，與王公登舟置酒，士女悉臨河解除，湔裳酹酒於水湄。』唐景龍四年正月晦，上幸滻水，宗楚客應制詩：『御輦出明光，乘流泛羽觴。』則正月祓除，亦泛觴，與上巳同，一春蓋兩禊也。

袁景瀾《上巳》詩：

祓禊池亭會，臨風試翠鈿。柳垂含宿雨，草軟醉春烟。紅屐尋芳女，青旗載酒船。采蘭傳令節，遊賈謝橋邊。

畫檻看移春，紅粧水上新。垂楊盤馬地，芳草鬥雞人。撲蝶驚花影，流觴動酒鱗。湔裙攜綵伴，羅襪污香塵。

拾翠臨春渚，和風走鈿車。草芳新試騎，柳弱未藏鴉。綠水長洲苑，青樓小妓家。鞦韆聞笑語，紅出過牆花。

曲水歡高讌，東風喚曉鶯。花枝紅索搭，柳陌翠裙行。煖入爐邊酒，香聞廟口餳。游人戀芳草，歸路犯嚴更。

又《卜蛙聲》 唐人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農民每於三月三日，聽蛙聲鳴於午前，則高田熟；鳴於午後，則低田熟。諺云：『田雞叫午前，大年在高田；田雞叫午後，低田弗要愁。』范石湖詩云：『薄暮蛙聲連晚鬧，今年田稻十分秋。』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以上巳蛙鳴，則無水患。』諺云：『三月三日，蝦蟆禁口難開。』言不易鳴也。俗又以是日晴宜麥。十一日爲麥生日，亦宜晴。諺云：『三月三日溝底白，莎草變成麥。』大抵麥之性喜晴也。是日，吳農行田野間，聞閣閣聲，則輾然喜，預以說餌餌香，歌飯顆山焉。

又《薺菁菜花》 薺有大小數種。小者名沙薺，味甚美。大者名葥莫，名葶藶，皆薺類，可食。《詩》稱：『其甘如薺。』師曠之占，以薺爲甘草，歲欲豐，甘草先生。薺是也。三月起莖，高四五寸，開細白花，纖瑣如點雪，葉細味甘，爲羹有眞味。結莢如萍，莢內有子，名薺，見《爾雅》。《救荒本艸》云：『歲饑，採薺菜子煮粥作餅，甚黏滑。』世鮮知者。今俗以薺爲野菜。三月三日，閨中婦女皆取野菜花簪髻上，號眼亮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或置薺花於竈陘，以厭蟲蟻。或以野菜花與年糕油煎食之，亦云能明目，謂之眼亮糕。

按東坡《物類相感志》：『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蛟蟲不投。』吳曼雲《詩序》云：『俗於上巳日，置薺菜花於竈上，可驅蟲蟻。』《西湖志》：『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昆新志》：『三月三日，鄉村各興土穀神明嶽帝，名野菜會。』瞿祐《居家宜忌》：『三月三日，採薺菜花鋪竈上及坐卧處，可辟蟲蟻。婦人以薺花點油祝之，灑入水中，成龍鳳花卉狀者，吉，名油花卜。』

又《鬥草》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鬥百草之戲。鄭谷詩云：『何如鬥百草，賭取鳳皇釵。』劉禹錫《嘉話》載：『唐中宗朝，安樂公主於宮中鬥百草，欲廣其物類，乃令馳驛取海南祗洹寺維摩詰像所裝謝靈運鬚，以入賭鬥。』然考《爾雅》之釋，凡草有二百八種。《炎帝本草》蔬穀而外，有一百六十四種。至李東璧《本草綱目》，則多至六百十種，可謂繁矣。亦何必如唐安樂之取及非草之物哉？春時吳中兒童於田野間採擷芳香，置之懷袖，呼群引類，賭鬥輸贏。閒閨綵伴亦復雜採名葩，審詳品類，如以姊妹花對夫妻蕙，君子竹對美人蕉。有而無對，則有者勝，無者負。青苔地上，狼藉紅香，芍藥欄邊，喧聞笑語。晝長無事，多藉此以博筵席，獻耍金焉。

按：草爲百卉之總名，《說文》艸字，像野艸莽蒼之形，今俗書作草，乃斗櫟。實古之皁字，徐鼎臣謂可染白爲黑，非艸字也。《堅瓠集》：『鬥百草見隋煬帝曲名。』張鎡《賞心樂事》：『四月芳草亭鬥草。』

田汝成《熙朝樂事》：『春日婦女喜爲鬥草之戲。』黃子常《綺羅香》詞：『綃帕藏春，羅裙點露，相約鶯花叢裏，翠袖拈芳，香沁筍芽纖指，偷摘遍綠徑烟霏，悄攀下畫欄紅紫，掃花堦褥展芙蓉，瑤臺十二峰仙子。』『芳園清晝乍永，亭上吟吟笑語，妬穠誇麗，奪取籌多，贏得玉瑠璢珥，凝素醫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綰胸帶，空繫宜男，情郎歸也未？』

袁學瀾《鬥草詞·調寄西江月》：

芳草南園綠遍，闌干綠曲油紅，招邀姊妹逐春風，採擷芳菲百種。坐藉青苔翠毯，宜男各佩懷中，笑聲一片隔花叢，賭得釵頭金鳳。

四月分部

寒食

晉·陸翽《鄴中記》 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

日，作乾粥，是今之糗。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

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按《玉燭寶典》今人悉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別以餳沃之。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〇　介子推逃禄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關之齋戒》　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

唐・杜佑《通典》卷五二《禮》　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彭越子，似蟹而小。揚楚間每遇寒食，其俗競取而食之。或傳云：漢黥布覆彭越醢於江，遂化爲蟹，因名彭越子，恐爲誤說，此蓋彭蜎子矣。蜎又作蝡。人語訛以蝡子爲越子，彭越有名於世，故習俗相傳，因而不改。據崔正熊云：螯蝡子，小蟹也，亦曰彭蚑子。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螯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也。晉司徒蔡謨初過江，誤食彭蜞子，以爲蟹，吐下以至委頓。他日言於謝尚，尚曰：卿讀《爾雅》不熟也。

唐・馮贄《雲仙雜記》卷一《洛陽歲節》　洛陽人家，寒食裝萬花輿，煮楊花粥。

唐・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開成四年己未。當本國承和六年己未。【略】

〔二月〕十四、十五、十六日　此三個日是寒〔食〕之日。此三日天下不出烟，總吃寒食。

又卷二　開成五年庚申【略】

〔二月〕廿三日　寒食節，三日斷火。齋後，縣令、胡主簿、鄭主簿等共數十人入寺來，相看慰問。具説遠來留住之本意。文登縣者，渤澥之西根，唐國之東境。秦皇御宇，駕幸此地遊賞，因立佛寺，號之『惠聚』，今在縣南。

又卷三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略】

〔二月〕十七日　寒食節。前後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

又卷四　會昌五年歲次乙丑【略】

〔二月十日〕寒食。從前已來，准式賜七日暇。築臺夫每日三千官健，寒食之節，不蒙放出，怨恨把器伏。三千人一時銜聲。皇帝驚怕，每人賜三疋絹，放三日暇。

唐・無名氏《輦下歲時記》《鑽火》　長安每歲，諸陵當以寒食薦餳粥、雞毬等，又薦雷子車。至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金椀一口。都人並在延興門看內人出城灑掃，車馬喧闐。新進士則于月燈閣置打毬之宴，或賜宰臣以下酴釄灑，即重釀酒也。

宋・吴淑《事類賦注》卷四《歲時部一・春》　爾其寒食之節，禁火藏烟。鬬鷄蹋鞠，《玉燭寶典》曰：寒食節，城市尤多鬬雞卵之戲。劉向《别録》曰：寒食蹋鞠，黄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佐以鞦韆。《古今藝術圖》云：寒食鞦韆，本北方山戎戲，以習輕趫也。桐華始秀，《禮》曰：清明，桐始華。榆火將然。《時訓》曰：春取榆柳之火。古有司烜之禁，俗有介推之言。陸翽《鄴中記》曰：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史記》並無介推被焚之事。《周禮》：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故周舉之書已布，《後漢書》曰：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乃移書子推之廟，於是衆惑稍解。注云：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而魏武之令方傳。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禁火，云爲介推。且子胥沉江未有絶水之事。今迄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二《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綿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

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幷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雁門皆冱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幷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一《夢寐·記夢參寥茶詩》 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宋·馬永卿《嬾真子》卷二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餳也。』但戰國時謂之餦餭，至後漢時乃謂之餳耳。

宋·陸遊《渭南文集》卷四二《風俗記三》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千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處張飲，帟幙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間稍久。火後花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侔利。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綿上火禁》 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莊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雹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又云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

又《武林舊事》卷三《祭掃》 清明前三日爲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雖小坊幽居，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棗餌於柳上，然多取之湖隄，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饗諸陵原廟，薦獻用麥糕、稠餳。而人家上塚者多用棗餌、薑豉。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慶九曲等處。婦人淡裝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罍，村店山家，分餧遊息。至暮，則花柳土宜隨車而歸。若玉津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塍，尼菴、道院，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輦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歌舞中，而游手末伎爲尤盛也。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酒醴飲食部·麥餻》 世俗每至清明，以麥成秫，以杏酪煮爲薑粥，俟其凝冷，裁作薄葉，沃以餳若蜜而食之，謂之麥餻。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日謂之『炊熟日』，飯麪餅餌之類，皆爲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爲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柳枝插棗餻置門楣，呼爲『子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挂於塋樹。其去鄉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於空中，謂之『擘錢』。而京師四方因緣拜掃，遂設酒饌，攜家春遊。或寒食日陰雨，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謂寒食爲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種備具，至有簫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六《重寒食》 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不問貧富，皆製新衣，煥然滿目，云：『一歲終惟此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也。』余素知北人重此節，然不聞有易衣之俗。自閩嶺以南，視此節則若不聞矣。故沈佺期謫嶺表日，有詩曰：『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鎮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南北異俗可知矣。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九引唐·李淖《秦中歲時記》 寒食節，內僕司車與諸軍使爲繩橛之戲。合車轍道兩頭打大橛，張繩橛上，高二尺

許，須緊榜定。駕車盤轉碾輪於繩上。過不失者勝，落輪繩下者輸。皆裝飾車牛，賭物動以千計。

明・謝肇淛《五雜組・天部二》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白樂天寒食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淚者。南人借祭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鳥履相錯，日暮，壻間主客無不頹然醉倒。夫墓祭已非古，而況以烹蔫悽愴之地爲謔浪酩酊之資乎？

明・顧炎武《日知録之餘》卷二《寒食禁火》　《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則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魏書》：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略】

唐李涪《刊誤》曰：《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待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以鑽燧證之。

《升菴集》、《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謏曰：『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亦未之攷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焰，市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禁者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佩文齋廣羣芳譜》卷七八《木譜・物類相感志・總論》　清明柳條可止醬醋潮溢。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三月・清明》　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郊，擔酌挈盒，輪轂相望。各攜紙鳶線軸，祭掃畢，即於墳前施放較勝。京製紙鳶極盡工巧，有價值數金者，琉璃廠爲市易之。清明日摘新柳佩帶，諺云：『清明不帶柳，來生變黃狗。』又以柳條穿祭餘蒸點，至立夏日油煎與小兒食之，謂不齘夏。

又《赦孤》　廣寧門外普濟堂收養異鄉孤貧疾瘵人，冬施粥饘，夏施冰茶。育嬰堂收養棄擲嬰兒。兩堂清明日撿拾暴露骸骨及幼殤小兒殮葬，或化而瘞之，復延僧衆施食度薦，名曰赦孤。又祭厲鬼者，是日設儀仗陳鼓吹前導，舁請城隍聖像出巡。於城南隙地奏樂薦享，中設神位，傍列孤魂棚座祭賽，焚其楮帛，名曰濟孤魂會。蓋仿古厲壇之遺意焉。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俗諺艷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爲歌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俾晝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者，見突虛竈冷，頗有若寒食禁烟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清・周廣業《三餘摭録》卷二　介子推姓王名光，文公以玉帛禮之，不出。見劉向《列仙傳》，無焚山之事。

李涪《刊誤》：『《論語》「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是四時皆改火。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時適當寒食節，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令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是也。《禮・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俗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者也。』

又《三餘摭録》卷三　《漢書》載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二月莫敢烟爨，周舉爲并州刺史革之。《鄴中記》亦言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冷食。今所稱寒食及禁烟節是也。楊慎據《周禮》司爟出火、納火辨之，論最精核。《琴操》又言介子綏不肯出，文公燔山求之，抱木而死。於是令每年五月五日不得舉火。《雜志》亦云。所傳互異，不可考也。

清・顧禄《清嘉録》卷三《三月・過節》　人無貧富，皆祭其先，俗呼『過節』。凡節皆然。蓋土俗家祭，以清明、七月半、十月朝爲鬼節，端午、冬至、年夜爲人節。逢鬼節則祭用麥麪。燒紙、焚錠，亦鬼節爲

盛。新喪終七而未逾年者，多招釋氏、羽流，諷經禮懺，以資冥福，至親往拜靈座，謂之『新清明』。

按：《杜甫詩注》：『秦人呼寒食爲熟食，謂不動烟火，預辦熟食物過節也。』吳人『過節』二字本此。《程氏遺書》：『寒食常禮，祭先稱家有無。』《崑新合志》云：『十月朔，名鬼節。』又云：『清明前二日爲寒食。新喪終七，而未逾年者，皆設長糈以祭。新葬者亦然。』江、震《志》皆云：『人有新亡者，其家必倍悲痛，名「新寒食」。至戚則往祭於几筵，俗呼「排座」。』吳俗，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家祭用麥麪，猶鄴中寒食祭先用麥飯也。

又《青糰炙熟藕》 市上賣青糰、炙熟藕，爲居人清明祀先之品。徐達源《吳門竹枝詞》云：『相傳百五禁廚烟，紅藕青糰各薦先。熟食安能通氣臭，家家燒筍又烹鮮。』

按：盧《志》：『寒食祭先，以稠餳、冷粉糰。』並引呂希哲《歲時雜記》謂：『兩浙民俗，以養火蠶，故於此日禁火。』今俗用青糰、紅藕，皆可冷食，猶循禁火遺風。然與鬼神享氣之義不合，故仍復有燒筍，烹魚以享者。蔡鐵翁詩：『燒筍烹魚例薦先。』然江、震《志》又皆云：『寒食祭先，用角糗、青糰。青糰，鄉人擣稷麥汁搜粉爲之。』《集韻》、《類篇》：炙，並『烏卧切』，音涴，猶言暖也。吳語，謂煮食物得暖氣而易爛曰『炙』。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三《楊柳插門》 《五代後周序》云：『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楊柳插門。』《夢粱録》云：『清明日，家家以柳條插門上。』《乾淳歲時記》云：『清明插柳，大家加棗餌於柳上。』《東京夢華録》云：『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麵造棗餌飛燕，柳條貫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今吳俗，清明亦有插柳之俗。垂綠鬱鬱然，烟光翠縷，明媚醒人眼。大家小戶，前街後巷，門間一望而知曰：『今日是清明也。』農人以是日雨，占主水。諺云：『檐前插柳青，農夫休望晴。』又云：『雨打墓頭田，高低好種田。』

按：賈似道詩：『寒食家家插柳枝。』史梅溪詞有『柳戶清明』之句。郡志亦云：『清明日插柳於檐。』

又《戴柳圈》 《酉陽雜俎》稱：『唐時，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帶之，可免蠆毒。』《唐書・李適傳》謂：『細柳圈辟癘。』《唐詩紀事》：『周德華女史，春時踏青郊外，見楊柳垂垂，採其枝結爲同心，隨流水放之。』《山中白雲》云：『都下寒食，水邊花外，多麗環集，各以柳圈祓禊。』郡志載：『清明日人帶柳圈。』吳中婦女爭結楊柳球簪髻，云：『紅顏不老，綠雲裊裊，風華在髻邊也。』俗諺云：『清明不帶柳，紅顏成皓首。』則其爲俗尚可知矣。

《蕪史》：『清明戴柳枝於髮。』

又《過節寒具》 夫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暴雨，謂之寒食。古俗循介之推故事，禁火三日。兩浙俗，養火蠶亦於此日禁火。吳民於此時造稠餳冷粉糰、大麥粥、角粽、油餡、青糰、熟藕，以充寒具口實之籩，以享祀祖先，名曰過節。又以冷食不合鬼神享氣之義，故復佐以燒筍烹魚。新喪之家必招緇流唪經，以資冥福。親朋祭吊，喪家設奠，名新清明。蓋俗以清明、中元、十月朔爲鬼節，故於此時盛行祭奠也。

《堅瓠集》：『清明前禁火，謂之寒食。蒼龍、大火司令，懼火旺，故禁火以抑之。』隋李崇嗣有『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烟』之句。唐時，京師寒食禁火，以雞羽入灰，焦者罪之。《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禮記・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禁火。』則禁火之典自古爲昭。俗以介推爲據，考《左傳》、《史記》，并無子推被焚事。惟《周舉傳》有『太原民冬月爲子推禁火一月』之語，殆傳聞之謬誤相沿乎。

按：《周禮・籩人》註云：『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續晉陽秋》云：『桓元好設書畫，客至，嘗出觀之。客食寒具，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集韻》：『寒具，餅環也。』《杜詩》註云：『秦人呼寒食爲熟食。』謂不起烟火，預備熟食物過節也。《四民月令》：『齊人呼寒食爲冷節。』《鄴中記》云：『寒食煮粳米及麥爲餳，擣杏仁煮爲酪。』《藝苑雌黃》稱：『寒食以麵爲蒸餅樣，搏棗附之，名曰棗糕。』《山家清供》云：『寒具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吳烱《五總志》云：『日祭用嶐蔞，晉制呼爲撮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程氏遺書》云：『寒食常禮祀先，稱家有無。』則清明祀先之俗，其來舊矣。尤西堂《清明》詩云：『不須乞火鄰翁舍，吳地從來未禁烟。』則吳中寒食并無禁火之俗也。

徐達源《寒食》詩：

相傳百五禁廚烟，紅藕青糰各薦先。熟食安能通臭氣，家家燒筍又烹鮮。

袁景瀾《寒食》詩：

俗禁青烟百五時，門前插柳雨如絲。田家墓祭無多品，燒笋烹魚酒一巵。

又《寒食上塚》　吳俗，清明前後出祭祖先墳墓，俗稱上墳。大家男女，炫服靚粧，樓船宴飲，合隊而出，笑語喧譁。尋常宅眷，淡粧素服，亦泛舟具饌以往。吳郡墓多在西山，到岸艤舟，墳壠數十里間，子孫提壺挈榼，從人擔魚肉而上，轎馬後挂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哭者、酹者、爲墓除草者，挑新土，燒楮錢，祭山神，奠墳鄰，分胾餘，皆向來舊俗也。次以紙錢置塚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凡新娶婦，必挈同行，謂之上花墳。拜埽哭罷，不歸也，必就其路之所近，趨芳樹，擇園囿，游庵堂、寺院及舊家亭榭，列座盡醉，杯盤酬勸。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以盡一日之歡。抵暮乃歸，各攜途中所賣棗餌炊餅、黃胖傀儡、山亭戲具、畫卵鷄雛，謂之門外土儀，以歡娛兒女，至立夏日方止。

按：《禮經》：宗子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墓祭之本也。朱子謂《周禮》上已有墓祭。蔡邕則謂古不墓祭。魏文帝用此語，自作終制，亦云《禮》不墓祭。然考《吳越春秋》：『夏少康封禹庶子於越，春秋祠墓於會稽。』《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也。《孟子》：『《書》有墳間之祭。』《韓詩外傳》有『椎牛享墓』之文。漢元帝遣使祭蕭望之墓，光武令諸功臣皆過家上塚，又遣使祭竇融父塚。則古時原有墓祭矣。《舊唐書》載：『開元時，勅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寖成風俗。士庶之家，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柳子厚又云：『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野。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則寒食之期始於隋唐間也。《堅瓠集》云：『吳中清明前後，子女長幼持牲醴、紙錢祭掃墳墓，貧家亦備壺醪豆豕。族人祭無主孤塚。有夫祭外父母者。紙錢滿谷，哭聲哀戚。』婦人淡粧素服，提攜游息。歸以餕餘宴族人，互相庀具，壺觴歡洽，祭先睦族之誠，亦可見矣。

四月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四月賞西湖景，登玉泉山遊寺，耍戒壇秋坡。西湖在縣西三十里，玉泉山在西湖旁，山水佳麗。碧雲、香山二寺，都下稱福地。俱詳別卷。戒壇在縣南七十里，先年僧人□□奏建說法之所，自四月初八說法起，至十五日止。天下遊僧畢會，商賈輻輳，其旁有地名秋坡，傾國妓女競往逐焉，俗云趕秋坡。宛俗是月初八日，耍西湖景、玉泉山，遊碧雲、香山。十二日耍戒壇，冠蓋相望，綺麗奪目，以故經行之處，一遇山坳水曲，必有茶篷酒肆，雜以妓樂，綠樹紅裙，人聲笙歌，如裝如應，從遠望之，蓋宛然圖畫云。

清・顧祿《清嘉錄》卷四《七日八夜》　農人以初八夜雨，主傷小麥。諺云：『小麥不怕神共鬼，只怕七日八夜雨。』

按：長、元、吳《志》皆載：『四月八日夜雨，則傷小麥。』并載是諺。

又《四月十六》　土俗，于十六日望晴雨以候歲，晴則水，雨則旱，惟陰雲爲佳。諺云：『有穀無穀，但看四月十六。』

按：江、震《志》皆載此占。又諺云：『四月十六，天上有雲，地上有穀。』

又《神仙花》　游人集福濟觀，爭買龍爪葱，歸種，則易滋長。賣者皆虎阜花農，前後數日，又必競擔小盆草木本鮮花，入觀求售，號爲神仙花。

按：《蔬譜》有樓葱，俗以其形似龍爪，故名曰龍爪葱。又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生日慶純陽。玉洞神仙天上度，青樓脂粉廟中香。花市繞回廊。』注：『四月十四日爲純陽生日，滿城妓女俱至廟中兩廊市花，謂之神仙花。』

又《賣時新》　蔬果鮮魚諸品，應候迭出，市人擔賣，四時不絕于市，而夏初尤盛，號爲賣時新。趙筠《吳門竹枝詞》云：『山中鮮果海中鱗，落索瓜茄次第陳。佳品盡爲吳地有，一年四季賣時新。』

按：王鏊《姑蘇志》：『三四月賣時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如王瓜、

茄、諸色豆、諸海鮮、枇杷、楊梅迭出，後時者，價下二三倍。』沈朝初《憶江南》詞有咏四時食物，摘録數闋于此。詞云：『蘇州好，香笋出陽山。纖手剝來渾似玉，銀刀劈處氣如蘭。鮮嫩砌磁盤。蘭花笋。蘇州好，光福紫楊梅。色比火珠還徑寸，味同甘露降瑤臺。小嚼沁桃腮。楊梅。蘇州好，沙上枇杷黃。籠罩青絲堆蜜蠟，皮含紫核結丁香。甘液勝瓊漿。枇杷。蘇州好，葑水種雞頭。瑩潤每疑珠十斛，柔香偏愛乳盈甌。細剝小庭幽。雞頭。蘇州好，朱橘洞庭香。滿樹紅霜甘液冷，一團絳雪玉津涼。酒後倍思量。橘。蘇州好，玉叠結梅酸。夢起細含消病渴，綉餘低嗅沁心寒。青脆小如丸。梅實。蘇州好，新夏食櫻桃。异種舊傳崖蜜勝，淺紅新樣口脂嬌。小核味偏饒。櫻桃。蘇州好，豆莢喚新蠶。花底摘來和笋嫩，僧房煮後伴茶鮮。團坐牡丹前。蠶豆。蘇州好，湖面半菱窠。綠蒂戈窑長蕩美，中秋沙角虎邱多。滋味賽蘋婆。諸菱。蘇州好，魚味愛三春。刀鱭去鱗光錯落，河鮀剖乳腹膨脖。新韭帶薑烹。江鱭、河鮀。蘇州好，夏月食冰鮮。石首帶黃荷葉裹，鰣魚似雪柳條穿。到處接鮮船。黃魚、鰣魚。蘇州好，蒓鱠憶秋風。巨口細鱗和酒嫩，雙螯紫蟹帶糟紅。菘菜點羹濃。銀鱸、紫蟹。蘇州好，冬日五侯鯖。蜜蠟拖油鱘骨鮓，水晶雲片鯽魚羹。糟熟鼈毛鷹。鱘鰉、鯽魚。』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四《天倉開日占年穀》　《遵生八牋》稱：『四月十六日爲天倉開。』吴俗於是日占年穀豐歉。晴則主水，雨則旱，惟陰雲爲佳。諺云：『有穀無穀，但看四月十六。天上有雲，地上有穀。』又是日月上早，主旱；月上遲而色白，主水；雲黑，主有蟹。又諺云：『月照日光，水沒床桄。』嘉靖辛酉年曾有是驗。而此云：『月上早主旱。』未知孰是。

按：俗又以四月八日晴，主水；陰主稔。諺云：『四月八日晴，高田與水平。四月八日雨，歲熟歡田父。』夜雨，主損小麥。

又《餞春筵》　柳絮濛濛，園林春盡，人家爭作餞春筵。入市買櫻桃、青梅、穭麥，以祀先宴客，名立夏見三新。添案物，則有燒酒、海螄、酒釀、芥菓、白筍、鹹鴨卵、蠶豆諸品，以爲時鮮美味。酒家以新釀餽送於舊所往來貿賣之家。入市沽飲者，不取值，以致醉人滿路。立夏日，俗尚啖李。

元池《説林》云：『立夏食李，能令顔色美。閨中婦女多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謂之駐色酒。云是日啖李，則不疰夏。』

蔡雲《吴歈》：

消梅鬆脆櫻桃熟，穭麥甘香蠶豆鮮，鴨子調鹽剖紅玉，海螄入饌數青錢。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梅水盈池鬧井蛙，比鄰分送七家茶，櫻桃穭麥時新出，四百樓臺鎖落花。

又《餞春》詞：

東風無端取花去，綠陰黯黯昌亭路。紅欄四百短長橋，游絲落絮紛難數。早是江南四月天，進香初罷寺門船。白蕉之衫繭紙扇，主賓歡笑餞春筵。竹梧交蔭陳瑤席，櫻桃殷紅蠶豆碧。穭麥嘗新立夏時，酒釀芳甜持勸客。唱闋長歌續短歌，一春心事苦蹉跎。尊前難得人常少，美景良辰能幾何？亭臺蔥蒨流鶯語，天涯芳艸深如許。瀟瀟暮雨濕窗紗，十斛紅香葬塵土。

袁景瀾《立夏日即景》詩：

啼鴂催芳草染藍，光陰彈指過春三。肥環瘦燕權閨秤，綠筍紅櫻賣市籃。繡谷詩筵喧酒客，閶門繡谷園，刺史蔣深所築。康熙己卯，集郡中名宿尤西堂、朱竹垞兩太史，張匠門、惠天牧、徐澂齋諸君，爲送春會，賦詩作畫，紀一時之盛。乾隆己卯，復舉送春會於園中，則以沈歸愚宗伯爲首座矣。支硎香市散村男。支硎山觀音寺以三月十九日起香市，立夏日止。花房蜜熟黃蜂懶，開到酴釄綠意酣。

柳絮濛濛晝日遲，餞春筵上競題詩。玉欄花墮經塵劫，禪榻香消惱鬢絲。謝豹啼烟苔沒徑，活東浮水草平池。樓臺四百停游賞，愁絕橫塘暮雨時。

九十韶光轉眼空，邀頭往事過匆匆。盤中豆莢嘗新味，籬角薔薇點化工。乳鴨池塘瓜蔓水，浴蠶庭院楝花風。重簾綠靜攤書坐，午倦微生蜨夢通。

茅簷煮繭午風香，布穀聲中菜莢黃。婪尾一杯酬芍藥，時鮮百艇販鱘鱑。鳴鉦尚鬧迎神會，城鄉賽會都在春末夏初。食李爭傳疰夏方。醃蛋海螄

供節物，歡呼人醉遍街坊。吳俗，酒肆逢立夏日，賒酒於常時飲客，不取其值，故是日途多醉人。

又《布穀催耕》 四月有鳥，其名自呼，曰：『家家播穀。』《爾雅》謂之鵠鞠。崔寔《正論》謂夏扈趨耕，即竊脂元鳥。師曠《禽經》謂：『鳲鳩戴勝，布穀也。』農人候此鳥飛鳴桑間，則犁耙上岸，五穀可布種也。吳中初無是鳥，自道光初年，始自江北來，今則鄉村四月間處處有之。鳴則有鳥飛隨其後，其音曰『鞠鞠』，殆雌雄相和歟。考《淮南子》云：『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註：『雄鳩，布穀也，是則鳴「鞠鞠」，而隨後者，其雌者矣。』

按《淮南子》云：『鶉化爲鷹，鷹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鶉。』陸《詩疏》云：『隼，鶻屬，春化爲布穀，俗稱郭公，因其聲以命名也。』《月令》：『鷹化爲鳩，即布穀也。清明後始鳴，夏至前止其聲。』或作：『郭公、郭婆，割麥插禾，脫郤破袴。』皆意想爲之。曰布穀鳴時，布種穀也。或作穫穀，或作撥穀，凡聲近之字，俱可通，總之爲鳩屬也。

又《麥秀寒》 麥天氣潤，候斷雪霜，忽陰雨做寒，重御綿服，江鄉人謂之麥秀寒。楊誠齋詩云：『麥黃秧碧百家衣，已熱猶寒四月時。』陸泳《吳下田家志》云：『四月麥秀寒，五月溫和煖。』蓋麥性宜寒，蠶性宜溫，故里諺有云：『做天難做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秧要日暄麻要雨，采桑村女望晴乾。』實以吳爲澤國，初夏時猶寒煖不均也。《田家五行》：『四月清和天氣爲正，必作寒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候』。

又《祈蠶》 《隋書・禮志》稱：『於宅北三里爲壇，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以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玉海》稱：『政和元年四月廿一日，於壇側築公桑蠶室。』《西吳枝乘》：『四月有鳥，其聲曰「着山看火」。湖民謂之蠶鳥。』《搜神記》稱：『蜀人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宅觀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孃。』吳郡西山及太湖諸山村民，多以蠶桑爲業，四月謂之蠶忙。比戶壺餐豆肉，爭向神祠疊鼓祈蠶。巫謳雜進，杯珓占年，小姑拈香默祝，童子舞桁跳踉，笑語諠譁，日斜人散。自此桑苗金芽，奩中蟻動，正蠶帖粘門，俗多禁忌時矣。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 四月以玫瑰花爲之者，謂之玫瑰餅。以藤蘿花爲之者，謂之藤蘿餅。皆應時之食物也。

又《蘆筍、櫻桃》 四月中蘆筍與櫻桃同食，最爲甘美。古詩云：『蘆筍生時柳絮飛』，『紫櫻桃熟麥風涼』，均與今京師時令最爲符合。

又《涼炒麪》 四月麥初熟時，將麪炒熟，合糖拌而食之，謂之涼炒麪。

五月分部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四《五月》 自五月初一日以後，富貴之家多乘車馬，萃潘樓下，亦次於七夕。鼓扇者俗造小鼓懸於梁。或置臺座上；或發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紅或白，或青或繡，或畫或縷金，或合二色，以相饋遺。民家是日相尚以槐葉取其嫩者，爛研如泥，入沸湯中，候沫起，以醋點之成塊，漉出，復研之。和□□□

以此乎？抑財爲福亦能爲殃，以財爲危危者，正猶夢屍得官之意，祀其神以免耗散，非必求利益也。時有貴郎祀之甚虔，歌舞達旦，費數十金，及秋果獲贓仕，人以爲祀神之驗云。

又《循陔纂聞》卷二 丙戌仲夏，學使者以『煮梅』、『蓄蘭』爲賦題。按：《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蘭乃澤蘭香草，非蘭花也。解者多誤。《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進筒粽。』《夏小正》，今在《大戴禮》。

清・顧祿《清嘉録》卷五《修善月齋毒月》 釋氏羽流，先期印送文疏於檀越，填注姓字，至朔日，焚化殿庭，謂之修善月齋。是月，俗又稱爲毒月，百事多禁忌。

按：《荆楚歲時記》：『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蓋屋。』潘榮陛《帝京歲時紀略》：『京俗，五月不遷居，不糊窗槅，名曰惡五月。』吳俗稱善月，蓋諱惡爲善也。蔡鐵翁詩：『俗忌三旬呼毒月。』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五《修善月齋》 白香山詩：『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考唐制，五月爲忌月。《北齊書》稱：『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殆以五月爲惡月也。今吳俗諱惡月爲善月，僧道先期印送文疏於檀越，填註姓字，至五月朔日，焚化廟庭，謂之修善月齋。其實不修齋也。是月俗稱毒月，百事多禁忌，不遷居，不婚嫁。

按《荆楚歲時記》：『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蓋屋。』《歲時紀略》稱：『京俗，是月不糊窗槅。』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竹迷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移竹宜用此日，一云竹迷日。陳簡齋《種竹》詩云：『何須俟迷日，可笑世俗情。』按今人皆知是日爲竹醉日，不知亦稱竹迷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五月先兒》 五月玉米初結子時，沿街吆賣，曰五月先兒。其至嫩者曰珍珠筍。食之之法，與豌豆同。

又《甜瓜》 五月下旬則甜瓜已熟，沿街吆賣。有旱金墜、青皮脆、羊角蜜、哈密酥、倭瓜瓤、老頭兒樂各種。

端午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辨惑》 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俗說以益人命。

又 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溫。又曰，亦因屈原。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敕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八《支動》 鵲窠，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

唐・馮贄《雲仙雜記》卷一《洛陽歲節》 洛陽人家【略】端午，术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髻，贈遺辟瘟扇。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端午》 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畫扇、香糖果子、糉子、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與糉子、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於門上，士庶遞相宴賞。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端午》 先期學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當，例用朔日，謂之『端一』。或傳舊京亦然。插食盤架，設天師艾虎，意思山子數十座，五色蒲絲百草霜，以大合三層，飾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謂之『毒蟲』。及作糖霜韻果，糖蜜巧粽，極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數十，偏插葵榴梔子花，環遶殿閣。及分賜后妃諸閣大璫近侍翠葉、五色葵榴、金絲翠扇、眞珠百索、釵符、經筒、香囊、軟香龍涎佩帶，及紫練、白葛、紅蕉之類。大臣貴邸，均被細葛、香羅、蒲絲、艾朵、彩團、巧粽之賜。而外邸節物，大率效尤焉。巧粽之品不一，至結爲樓臺舫輅。又以青羅作赤口白舌帖子，與艾人竝懸門楣，以爲

禳禬。道宮法院，多送佩帶符篆。而市人門首，各設大盆，雜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紙錢，排飣果粽。雖貧者亦然。湖中是日遊舫尤盛，蓋迤邐炎暑，宴遊漸稀故也。俗以是日爲馬本命，凡御廄邸第上乘，悉用五綵爲鬃尾之飾，奇鞿寶轡，充滿道途，亦可觀玩也。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九引宋・吕原明《歲時雜記・帶蒲人》　端午刻菖艾爲小人子，或葫蘆形，帶之辟邪。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端午爲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爲糭，束以五色綵絲。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翦皮金爲百蟲之象，鋪其上。卻以葵榴艾葉，攢簇華麗。或以綵絨雜金綫纏結經筒符袋，互相饋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黄，烏髮油香，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或天師之象。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蟇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楹，以辟蛇虺。

明・陳詩教《花裏活》卷中《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便歡然。當時婦人爭效之。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四《四時調攝牋・夏卷・五月事宜》　《荆楚記》曰：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于門戶上，以辟邪氣。以五彩絲繫于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疾。口內常稱游光厲鬼四字，知其名則鬼遠辟。【略】

《纂要》曰：五月五日採艾，治百病。

《瑣碎録》曰：五日，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柱上，辟蚊蟲。寫儀方二字倒貼亦妙。

又曰：午時將燈草浸油內，望太陽咒曰：天上金鷄吃蚊子臘髓液。念七遍，吸太陽氣吹于燈草上，夜點燈草，照蚊俱去。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四《時序夏》　桃印本漢制，以止惡氣。今世端午以綵繒篆符以相問遺，亦以置屏帳之間。《續漢書》

明・（朝鮮）樸趾源《熱河日記・口外異聞・艾虎》　端午日，工曹進宮扇、艾虎。《戒庵漫筆》：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畫，翎毛五色線纏繞，艾虎云端午艾虎，即亦中國舊俗。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禁汲》　五月朔日、端陽日，俱不汲泉水，於預日爭汲，偏滿缸釜，謂避井毒也。

清・顧禄《清嘉録》卷五《端午》　五日，俗稱端五。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婦女簪艾葉、榴花，號爲端五景。人家各有宴會慶賞。端陽，藥市酒肆饋遺主顧，則各以其所有雄黄、芷、術、酒糟等品。百工亦各輟所業，群入酒肆哄飲，名曰白賞節。

按：《荆楚歲時記》：『京師以五月一日爲端一，二日爲端二，三日爲端三，四日爲端四，五日爲端五。』張表臣《珊瑚鈎詩話》謂：『端五之號同於重九，世以五爲午，誤。』長、元、吴《志》皆載『端午簪榴花、艾葉以辟邪』。《昆新合志》云：『五月五日，端陽節，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曰端陽景；簪艾葉、榴花於頭以辟邪。』而江、震《志》皆云：『兒女輩之長者，則簪艾葉、榴花。』又云：『醫家亦以雄黄、衣香送於常所往來之家。家買葵、蒲、艾貯之堂中。』《常昭合志》亦載是俗。江、震《志》謂：『端午日晴主年豐。』諺云：『端午晴乾，農人喜歡。』

又卷五《五月・貼天師符》　朔日，人家以道院所貽天師符，貼廳事以鎮惡，肅拜燒香。至六月朔，始焚而送之。有貽自梵氏者，亦多以紅、黄、白紙，用朱墨畫韋陀鎮凶，則非天師符矣。而小戶又多粘五色桃印綵符，每描畫姜太公、財神，及聚寶盆、搖錢樹之類。受符者必至院觀拈香，答以錢文，謂之『符金』。

按：丘悦《三國典略》：『張道陵，一作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造符書爲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授。』施宿《東坡詩注》引《張眞人傳》云：『眞人名道陵，良八世孫。漢章帝、和帝累召不起。』胡應麟《筆叢》、王宗沐《續通考》皆本此説。然並未有天師之稱。《世説》注：『郗愔與弟曇，奉天師道。』《北史》：魏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張陵爲天師。崔浩勸明帝起天師道場。酈道元《水經注》：『白馬戍有張天師堂，庾仲雍謂堂爲張魯治。』是天師之名，始於六朝也。李昉等《太平廣記》亦云：『梁武帝因陶貞白詣張天師道裕，乃爲立玄壇三百所。』東坡《過安樂山聞張道陵所寓》詩：『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馬貴與《通考》云：『唐天寶後，漢天師

子孫嗣眞教，冊贈天師爲太師。』然亦私相稱謂，未嘗以之賜號也。宋祥符二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如崇寧二年，賜繼先號虛靜先生。迨至元十三年，乃賜張宗演靈應沖和眞人之號。又賜張正常號天師。明太祖去其舊稱，改授正一嗣教眞人，曰：『元人不知義理，天豈有師也哉？』蓋封號雖曰眞人，世俗尙沿舊稱。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道家於端五送符，必署天師二字，以見其神。受者皆答以錢米。』詩云：『研將朱墨任鴉塗，春蚓秋蛇認得無？但乞人施五斗米，全家飽食仗靈符。』而江、震《志》亦云：『五日，道士折紅、黃色紙，畫天師像，爲辟惡靈符，分送檀越。』《續漢・禮志》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符爲門戶飾，以止惡氣。』韓鄂《歲華紀麗》：『角黍之秋，浴蘭之月，朱索赤符。』長、元、吳《志》亦皆云：『五日，戶貼朱符。』蔡鐵翁詩：『仙符一道貼清晨。』又云：『拜送癡符盛暑交。』

又《掛鍾馗圖》 堂中掛鍾馗畫圖一月，以祛邪魅。李福《鍾馗圖》詩云：『面目猙獰膽氣粗，榴紅蒲碧座懸圖。仗君掃蕩么麼技，免使人間鬼畫符。』又盧毓嵩有詩云：『榴花吐焰菖蒲碧，畫圖一幅生虛白。綠袍烏帽吉莫靴，知是終南山裏客。眼如點漆髮如虬，脣如腥紅髯如戟。看徹人間索索徒，不食烟霞食鬼伯。何年留影在人間，處處端陽驅癘疫。嗚呼，世上罔兩不勝計，靈光一睹難逃匿。仗君百千億萬身，卻鬼直教褫鬼魄。』

按：《唐逸史》：『明皇因疾，晝夢藍袍鬼從一小鬼，擘而啖之，自稱終南山進士，誓除天下虛耗之業。乃詔吳道子如夢圖之。批其後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奬。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靖妖氛。』又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又劉禹錫有《代杜相公及李中丞謝賜鍾馗曆日表》。又《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沈存中《補筆談》：『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模搨吳道子鍾馗像鐫版。除夜，遣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但考劉宋征西將軍宗慤，有妹名鍾葵，見其母鄭夫人墓誌，《夢溪筆談》載之。家雪亭云：『今俗有鍾馗嫁妹圖，以此而訛。』又後魏有李鍾馗。《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又《恩倖傳》有宮鍾馗。又《楊慎外集》云：『鍾馗即終葵，古人多以終葵爲名，其後誤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遂相傳鍾馗能啖鬼，又作鍾馗圖，言鍾馗爲開元進士，尤爲無稽。』是鍾馗之名，由來已久，特開元始有畫耳。胡浩然《除夕》詩云：『靈馗掛戶。』則知古人以除夕，今人以端五，其用亦自不同。俗又稱水墨畫者曰『水墨鍾馗』。蔡鐵翁詩：『掀髯墨像聊驚鬼。』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鍾進士畫像，端午懸之以逐疫。』詩云：『進士頭銜亦惱公，怒髯曙腹畫難工。終南捷徑誰先到，按劍輸君作鬼雄。』江、震《志》云：『五日，堂中懸鍾馗畫像。』謂舊俗所未有。

又《雄黃酒》 研雄黃末，屑蒲根，和酒以飲，謂之『雄黃酒』。又以餘酒染小兒額及手足心，隨灑牆壁間，以祛毒蟲。蔡雲《吳歈》云：『杯錘樧子滿盤堆，好侑雄黃入酒杯。餘瀝尙堪祛五毒，亂塗兒額噤牆限。』

按：孫思邈《千金月令》：『端五，以菖蒲或縷或屑以泛酒。』而馮慕岡《月令廣義》則云：『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餘酒染額、胸、手足心，無虺蛇之患。又以灑牆壁、門窗，以避毒蟲。實丹砂也。』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五日剉蒲根入火酒，和雄黃飲之。或以塗小兒額上。』詩云：『細切蒲菹勸舉觴，不須九節認靈菖。嬌兒怯試燒春味，一抹妝成半額黃。』九縣《志》皆載：『五日，飲雄黃菖蒲酒。』而《崑新合志》並云：『隨灑牆壁間。』

又《蒲劍蓬鞭》 截蒲爲劍，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頭，懸於牀戶，皆以卻鬼。

按：《本草綱目》：『菖蒲，一名水劍。』王曾帖子：『旋刻菖蒲要辟邪。』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蒲劍，截蒲爲之，利以殺鬼，醉舞婆娑，老魅亦當退避。』詩云：『破他鬼膽試新硎，三尺光瑩石上青。醉裏偶然歌斫地，只憐蒲柳易先零。』《崑新合志》云：『五日，戶懸蒲、蓬、桃、蒜等物以辟邪。』

又《采百草蟾酥》 土人采百草之可療疾者，留以供藥餌，俗稱『草頭方』。藥市收癩蝦蟆，刺取其沫，謂之『蟾酥』，爲修合丹丸之用，率以萬計。人家小兒女之未痘者，以水畜養癩蝦蟆五個或七個，俟其吐沫。過

午，取水煎湯浴之，令痘瘡稀。

按：吳自牧《夢粱録》：『五日，采百草，修製藥品，爲辟瘟疾等用，藏之良驗。』江、震《志》：『五日，采百草，留以供藥品。覓蝦蟇，收蜈蚣，斬蛇頭，皆以製藥。』《崑新合志》：『五日，采百草之可療疾者，合諸丸藥。』

又《健人》　市人以金銀絲製爲繁纓、鐘鈴諸狀，騎人於虎，極精細。綴小釵，貫爲串，或有用銅絲、金箔爲之者，供婦女插鬢。又互相獻賚，名曰『健人』。

按：《唐宋遺紀》：『江淮南北，五日釵頭綵勝之製，備極奇巧。凡以繒綃剪製艾葉，或攢繡仙佛、禽鳥、蟲魚、百獸之形，八寶羣花之類，縐紗蜘蛛，綺穀鳳麟，繭虎，絨蛇，排草蜥蜴，又螳螂、蟬、蝎，又葫蘆、瓜、果，色色逼眞。加以旛、幢、寶蓋、繡球、繁纓、鐘鈴百狀，或貫爲串，名曰「豆娘」，不可勝紀。』蓋即吾鄉之『健人』也。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亦云：『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騎虎狀，婦女皆戴之。』詩云：『畫將眉目施襟裾，剪帛先知艾氣除。何物么麼呼健者，勢成騎虎復何如。』而長、元《志》皆載：『五日剪綢爲人，以坐虎背。或併用金絲，加以蒜縷之類，名曰「健人」。』《吳縣志》又謂：『以金銀絲爲蒜形、虎形，騎人於虎，名曰「健人」。極細小，懸髻上。貧家則以銅絲、金箔爲之。』蔡鐵翁《吳歈》注謂：『即古步搖。』詩云：『插鬢金搖亦健人。』江、震《志》亦載：『五日，以綵絨雜金，纏結符袋，戴之釵頭，互相餽遺。』

又《雄黃荷包裹絨銅錢》　製繡囊絕小，類荷包之形，中盛雄黃，謂之『雄黃荷包』。綵絨裹銅錢爲五色符，謂之『裹絨銅錢』。皆繫襟帶間以辟邪。

按：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婦女製繡袋，絕小，貯雄黃。繫之衣上，可辟邪穢。』詩云：『石榴花底繡工忙，夾袋功收藥石良。贈我定知囊可括，從來口不設雌黃。』

又《老虎頭老虎肚兜》　編錢爲虎頭形，繫小兒胸前，以示服猛，謂之『老虎頭』。又小兒繫赤色裙襴，亦彩繡爲虎形，謂之『老虎肚兜』。

按：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人午日製老虎頭，繫小兒襟帶間，示服猛也。』詩云：『乙威曾不露全身，一例牙鬚巧製新。喚作虎頭癡亦好，管中窺豹又何人。』

又《獨囊網蒜》　擇蒜本之不分瓣者，結綫網繫之以爲飾，謂之『獨囊網蒜』。

按：吳曼雲《江鄉節物詞》亦有《詠網蒜》詩：『不隨葱薤付蘭錡，網結千絲壓綫遲。絕似簾波垂影處，誤他銀蒜入罘罳。』

又《長壽綫》　結五色絲爲索，繫小兒之臂，男左、女右，謂之『長壽綫』。譚大中《長壽綫》詩云：『從來造物最多情，修短還憑玉指衡。五綵同心延百壽，一絲纏臂訂三生。黃金不買前身慧，青史難逃再世名。兒女自癡儂作達，升沈無用訪君平。』

按：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結五綵索繫小兒臂上，即古之長命縷也。』詩曰：『編成雜組費功深，絡索輕於纏臂金。笑語玉郎還憶否？年時五綵結同心。』《崑新合志》亦云：『五日，以紅絲綫紉小兒臂，男左、女右，以驗日後肥瘠。』

又《五毒符》　尼庵剪五色綵箋，狀蟾蜍、蜥蜴、蜘蛛、蛇、蝮之形，分貼檀越，貼門楣、寢次，能魘毒蟲，謂之『五毒符』。郭嚮《五毒符》詩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蜿蜿蚰蚰鬬風疾。周身百尺彊扶持，密網千絲巧羅織。龐然獨踞中央坐，四蟲么麽一蟲大。可憐乙骨走羣妖，留向午時作奇貨。五行志傳何人作，荆楚歲時多寄託。千秋那得孟嘗君，六代誰如王鎮惡。角黍須盛五綵筩，蛟龍波底泣孤忠。六丁六甲符安用，且避人間蠆與蜂。』

按：《青齊風俗記》：『穀雨日畫五毒符，圖蝎子、蜈蚣、虺、蛇、蜂蝮之狀，各畫一針刺之，刊布家戶，以禳蟲毒。』吳俗則在端五。蔡鐵翁《吳歈》注云：『五毒：蟾蜍、蜥蜴、蜘蛛、蛇、蝮也。』吳曼雲《江鄉詞》小序亦云：『杭俗，午日扇上畫蛇、虎之屬，數必以五，小兒用之。』

又《辟瘟丹蚊烟》　男女佩帶辟瘟丹，或焚於室中，益以蒼术、白芷、大黃、芸香之屬，皆以辟疫祛毒。又謂五日午時，燒蚊烟，能令夏夜無蚊蚋之擾。蔡雲《吳歈》云：『蒲蓬卵蒜掛牀前，芷术香芸地下燃。還怕夜來眠不穩，碧紗帳外點蚊烟。』

按：《月令事宜》載：『五月五日，收藏浮萍乾爲末，和雄黃作紙纏香。焚之，能避蚊。』然江、震《志》則云：『五日，採百草焚之，以避蚊蚋。』又《崑新合志》云：『五日，燒蒼术、白芷、辟瘟丹並蚊烟，以祛毒蟲。』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五《端五》　《荆楚歲時記》稱：『五月一日爲端一，餘日爲端二、端三、端四、端五。』張表臣謂：『端五之號同於重九，世或誤爲端午。』吳俗亦以五日爲端五節，瓶供蜀葵、石榴、蒲、蓬諸花艸，婦女簪艾葉、榴花，號爲端五景。人家各具宴會，延賞端陽，藥肆餽遺蒼術、白芷、大黃、雄黃等品於常所往來貿易之家。以李核爲囊，帶之云療饉。百工亦各輟所業，群入酒肆閑飲，名曰賞節。

按李濟翁《資暇録》：『端五者，端，始也，謂五月五日也。今人多書作端午，其義無取。』紀曉嵐云：『九月九日爲重九，三月三日爲重三。則五月五日宜稱重五，今相沿作重午，非也。月建午日，未必逢午，何重之有？』《帝京景物略》：『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又俗稱：『五月五日晴，主豐稔。』諺云：『端五晴乾，農父喜歡。』

按《廣莫野語》云：『五日謂之端午，四日不可稱端四。』《武林舊事》云：『端午先一日，學士院進帖子，如春日，內禁排當，例於朔日，謂之端一。』據此則端四亦可稱也。《天中記》：『仲夏端午，烹鷙角黍。端，初也，謂五月五日也。』《容齋隨筆》云：『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又《進長命縷》　《孝經援神契》云：『仲夏，婦女作文繡金縷，綴於胸前，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常以五日進長命縷、宛轉繩。』《遼史・禮志》：『重午繫長壽綵縷。』今吳俗重午亦沿襲此風，結五色彩絲爲索，繫小兒之臂，男左女右，云以驗小兒女後日之肥瘠，俗謂之長壽線。

又《貼天師符》　《續漢・禮志》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符爲門戶飾，以止惡氣。』《吳郡志》云：『五日，戶貼朱符。』今世俗相沿。五月朔日，人家以道院所貽天師符貼廳事，以鎮惡辟疫癘，至六月朔焚之。梵寺亦多以紅黃白紙，墨畫神符，分貽比戶，則非天師符矣。小戶粘五色桃印綵符，每描畫姜尚父及財神、聚寶盆之類。受符者必酬以錢米，謂之符金。

按邱悅《三國典略》：『張道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造符書爲人治病。』道家言張陵字甫，留侯八世孫，漢建武十年生，上龍虎山司符籙，以殺鬼過多，遲九年乃上昇。《一統志》所載同李膺《蜀記》云：『張道陵病瘧丘社中，得呪鬼書，後爲蟒蛇所噏。子衡尋戶不得，以從子魯爲嗣，以惑天下。』則道陵未嘗上昇也。《北史》：『魏，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張陵爲天師。魏太武爲作天師道場。』唐張從申《符興寺碑》有官名張天師，卻非道士。酈道元《水經注》：『白馬戍有張天師堂。』東坡詩：『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馬貴與《通考》云：『唐天寶後，漢天師子孫嗣眞教，冊贈天師爲太師。至元十三年，賜張正常號天師。』明太祖去其舊稱，改授正一嗣教眞人。隆慶間，郭諫臣奏眞人不法，革奪號印。本朝乾隆間，梅穀成奏天師降爲五品眞人。今世俗尚沿舊稱。《歲時雜記》：『端午，都人畫天師像以賣。又泥塑天師像，以艾爲鬚，蒜爲拳，置於門上，以鎮惡。』《熙朝樂事》：『端午，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綱目》：『宋眞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下註云：『隨即張魯之後，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有賜號。』

吳曼雲《江鄉節物》詞：

研將朱墨任鴉塗，春蚓秋蛇認得無。但乞人施五斗米，全家飽食仗靈符。

又《懸鍾馗像》　《唐逸史》稱：『明皇因疾，晝夢藍袍鬼從一小鬼，擘而啖之。自稱終南山進士，誓除天下虛耗之業。乃詔吳道子如夢圖之，批其後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奬。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遍識。以祛邪魅，兼靖妖氛。」』今吳中五月朔日，俗例堂中懸鍾馗畫像一月，以祛邪魅。或有懸關帝像及雷部神將畫軸者。蓋五月爲毒月，俗咸以神像鎮宅也。

按沈括《補筆談》云：『明皇開元，講武驪山，還宮疝作，夢一小

鬼，衣絳犢鼻，跣一足，搢大筠紙扇，竊太眞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有一大鬼，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捉小鬼刳其目，擘而啖之。上問之，奏云：「臣鍾馗氏，武舉不捷之士也。」帝夢覺疾瘳，乃召吳道子圖其形，後遂相沿以爲故事。』《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庶物異名疏》：『唐號州歲貢終葵硯石二十枚。』劉禹錫有《謝賜鍾葵歷日表》。楊愼《外集》云：『鍾馗即終葵，古人多以終葵爲名，其後誤爲鍾馗。』今人端午懸之，以逐疫。畫一神像，手執椎以擊鬼，蓋齊人謂椎爲終葵也。按《周禮・考工記》：『大圭，杼上終葵首。』言其形直如椎也。《爾雅》以鍾馗爲菌。馬融《廣成賦》：『翬終葵，揚廣斧。』取揚椎逐疫之義。《左傳》祝鮀數分器，有終葵氏，乃古之國名。胡浩然《除夕》詩云：『靈馗挂戶。』則知古人用之除夕，與今不同。

元薩天錫《鍾馗》詩：

老曰無光霹靂死，玉殿咻咻叫陰鬼。赤腳行天踏龍尾，偷得紅蓮出秋水。終南進士髮指冠，綠袍束帶烏靴寬。赤口淋灑吞鬼肝，銅聲剝剝秋風酸。大鬼跳梁小鬼哭，豬龍饑嚼黃金屋。至今怒氣猶未消，髯戟參差努雙目。

吳錫麒《終南進士》詩：

槐笏虎皮靴，功名進士科。老饕新鬼大，捷徑故山多。天寶陰方盛，終葵字豈訛。晝教傳紫禁，夢不醒青娥。慘淡花應泣，荒唐壁屢呵。烟雲開說部，薜荔走詩魔。爆竹殘年酒，箜篌小妹歌。徒留守門戶，奈此五窮何。

又《雄黃酒》　孫思邈《千金月令》：『端五，以菖蒲或縷或屑，以泛酒，謂之蒲酒。』馮慕岡《月令廣義》云：『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實丹砂也。』《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端午造术羹艾酒。』《遵生八牋》稱：『端午日，以菖蒲一寸九節者，屑以浸酒。』章簡公詩所謂『菖蒲泛酒堯樽綠』是也。今吳俗，午日多研雄黃末屑，蒲根和酒以飲，謂之雄黃酒。又以餘酒染小兒額、胸、手足心，云無蛇虺之患。復灑餘瀝於門窗牆壁間，以祛辟毒蟲。

蔡雲《吳歈》：

稱鎚粽子滿盤堆，好侑雄黃入酒杯。餘瀝尚堪祛五毒，亂塗兒額嘆牆隈。

吳曼雲《江鄉節物》詞：

細切蒲菹勸舉觴，不須九節認靈菖。嬌兒怯試燒春味，一抹妝成半額黃。

又《蒲劍艾旗》　蒲叢生水中，葉似莞而褊，有脊，青綠色。《本草綱目》謂之水劍艾，名灸草，能灸百病，亦名醫草。《爾雅》謂之冰臺。吳俗，端五截蒲爲劍，懸艾爲旗，副以桃梗、蒜頭，懸牀戶間，云以禳毒郤鬼。王沂公《端五帖子》云：『旋刻菖蒲要辟邪。』又云：『仙艾垂門綠。』蓋其俗相傳自昔矣。

袁景瀾《蒲劍》詩：

翠劍叢生傍遠汀，葉抽水面晃青萍。延平倘逐蛟龍卧，射斗鋩寒避鬼星。

又《艾旗》詩：

片綠搖楣額，旗舒艾葉長。衙排鍾進士，髻插杜蘭香。採徑除餘疾，招堂祓不祥。迎春前度載，青影共悠揚。

又《釵符健人》　《唐宋遺紀》稱：『江淮南北，五日釵頭綵勝之製，備極奇巧。凡以繒綃翦製艾葉，或攢繡人物、禽鳥、蟲魚、百獸之形，八寶群花之屬，縐紗蜘蛛，綺穀鳳麟，繭虎絨蛇，排草蜥蜴，螳螂蟬蜴，葫蘆瓜果，色色逼眞。加以旛幢寶蓋，繡球繁纓，鐘鈴百狀，或貫爲串，名曰豆娘。』今吳中端午尚沿其製。閨人翦綵爲釵符，雜綴蟲豸五毒諸物，用銅絲金箔紐製成串，加以蒜粽之類，以供插髻及互相獻賚，名曰健人，即古之艾人也。富家鉅族或鏤造金銀爲之，玲瓏成串，簪於髻鬟，蔡雲謂即古之步搖，其詩云：『插髻金搖亦健人。』蓋其製實相類也。

按《歲時雜記》：『端午，以艾爲虎，如黑豆大。或剪綵爲小虎，粘艾葉以戴之。刻菖蒲爲小人或葫蘆形，帶之。』《荆楚歲時記》云：『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瞿祐《居家宜忌》：『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於門戶上，以辟邪氣。』

袁景潤《艾人》詩：

弱植蘄州產，釵符製像眞。轉蓬游子迹，香草美人身。蒲劍懸腰短，榴房結體新。採時乘未曉，取灸驗如神。

又《采百草蟾酥合藥》　《夏小正》註云：『五月蓄藥，以蠲除毒氣。』《夢粱録》云：『五日，采百草，修製藥品，爲辟瘟疾之用。藏之，良驗。』今吳俗，亦於午日，采百草之可療疾者，以供藥餌，合諸丸藥，稱草頭方。藥肆收蝦蟆，刺取其沫，謂之蟾酥。又收蜈蚣蛇虺，皆以備攻毒之用。人家小兒女之未痘者，以水畜蝦蟆五七箇，俟其吐沫，過午取水，煎湯浴之，云令出痘稀少。

按《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爲鬥草之戲，并采雜藥。』《帝京景物略》云：『端午日，『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其法，用針棗葉刺蟾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堅瓠集》：『太醫院有採蟾酥差，差時儀從甚都。有人作詩嘲某判院云：「白馬紅纓出禁城，喧闐金鼓擁霓旌。穿林越莽多豪氣，捉住蝦蟆壞眼睛。」』《閻史掇遺》：『取蟾酥，以針刺蟾兩眉，多死。若止刺一眉，放之，蟾尚得活。』

又《五毒符》　《青齊風俗記》云：『穀雨日畫五毒符，圖蝎子、蜈蚣、虺蛇、蜂、蜮之屬，各畫一針刺之，刊布家戶，以禳蟲毒。』吳俗則以端五，尼庵翦五色綵箋，狀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之形，分貼檀越，貼門楣寢室，以厭蟲毒，謂之五毒符。

按《言鯖》：『今俗以端五日，作五毒與小兒佩之，以辟諸毒。』《戒菴漫筆》云：『端午賜京官紙二幅，方尺許，俱畫虎并諸毒蟲。』《熙朝樂事》：『五日，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剪皮金爲百蟲之像，其上鋪以榴葵艾葉，攢簇華麗。』

朱彝尊《五毒篇》：

南蟲頭毒北蟲尾，以類名蚰音裩。總名虫音虺。五者潛行疾如鬼，誰與點筆繪作圖。一一獰劣殊形模，五月五日張戶樞。嗚呼！之蟲螫人遇所觸，謀及乃心禍斯酷，世間無如倮蟲毒。

袁景瀾《五毒符》詩：

蜥蜴盤旋善緣壁，紫蚿憐蛇鬥風疾。蜘蛛織網蟾腹皤，於菟居中骨橫乙。五蟲之毒稟五行，以氣制伏相猙獰。五月五日時最毒，毒物潛匿不敢爭。閨房纖手出巧製，翦綵成形狀吞噬。辟邪功并六丁符，鎮惡年年循俗例。吁嗟乎，五蟲肆毒人盡知，螫人沉痛誠難醫。不知世間之毒不在貌，

偃月陰謀貌甚慈，笑裏藏刀毒更劇，蟲多之毒徒毛皮。

又《辟瘟丹蚊烟》　藥鋪於五月製辟瘟丹，士女置佩衣衿，或投爐焚於室中，益以蒼术、白芷、大黄、芸香，皆以辟除疫癘，且藉燥氣以祛霉蒸。又《月令事宜》稱：『五月五日，收藏浮萍，曝乾爲末，和雄黄作紙，纏香焚之，能令夏夜無蚊謂之蚊烟。』

蔡雲《吳歈》：

蒲蓬卵蒜挂牀前，芷术香芸地下燃，還怕夜來眠不穩，碧紗帳外點蚊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雄黄酒》　每至端陽，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曬之，用塗小兒額及鼻耳間，以避毒物。

又《天師符》　每至端陽，市肆間用尺幅黄紙，蓋以硃印，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粘之中門，以避祟惡。

按後漢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是即天師符之由來歟！

又《菖蒲、艾子》　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於門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

又《綵絲繫虎》　每至端陽，閨閣中之巧者，用綾羅製成小虎及粽子、壺盧、櫻桃、桑椹之類，以綵線穿之，懸於釵頭，或繫於小兒之背。古詩云：『玉燕釵頭艾虎輕。』即此意也。

按風俗通云：五月五日以綵絲繫臂，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

又《剪綵爲葫蘆》　又端陽日用彩紙剪成各樣葫蘆，倒粘於門闌之上，以洩毒氣。至初五午後，則取而棄之。

又《賜葛》　內廷王公大臣至端陽時，皆得恩賜葛紗及畫扇。

角黍

《太平御覽》卷三一引晉・周處《風土記》　仲夏端五。端，初也。

俗重五日興夏至同。先節一日又以菰葉裹粘米，以粟棗灰汁煮，令熟，節日啖。煮肥龜，令極熟，去骨加鹽豉蒜蓼，名曰『菹龜黏米』，一名糉，一曰『角黍』。蓋取陰陽尚包裹未之象也。龜表肉裏，陽內陰外之形，所以贊時也。

明・陶宗儀《說郛》弓一四引唐・李濟翁《資暇錄・端午》　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鵝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爲。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見耶？

明・張翰《松窗夢語》卷七　《續齊諧》曰：屈原以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以五彩繫菰葉裹粘米，謂之角黍，投江以祀。當時以舟楫拯之，今競渡是其遺跡。角黍之風處處有之，競渡惟留都爲盛，閩中次之。一舟可容十人，大者可二十人，鼓枻而前，頃刻數里，往來如飛，以先後爲勝負。近年西湖亦效爲之，然行不能疾，以彼皆長江大溪，故能縱橫競逐乃爾。然西湖夏月，荷葉亭亭水上，如翠蓋紅妝，豔麗無比，香芬襲人。即盛夏之候，泛舟湖畔，停泊垂陰，清風徐來，頓忘炎燠。余嘗經齊秦之境，亦多芙蕖，安得畫舫搖曳，遊人欣賞也！

明・無名氏《虞初志》卷一《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揀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揀葉五花絲，遺風也。

袁石公評　三閭故封，殊不戀五花絲粽，亦何爲！

清・顧祿《清嘉錄》卷五《五月・秤錘糉》　市肆以菰葉裹黍米爲糉，象秤錘之形，謂之『秤錘糉』。居人買以相餽貺，並以祀先。

按：杜臺卿《玉燭寶典》云：『五月五日，以菰葉裹黏米者，以象陰陽相包裹，未分散也。』宋祝穆《事文類聚》：『端午糉子，名品甚多，形製不一，有角糉、錐糉、菱糉、筒糉、秤錘糉、九子糉等名。』劉敬叔《異苑》謂糉子，屈原姊始作。吾鄉以之祀先，蓋本吳均《續齊諧記》『五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屈原』之意。而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端午尚角黍，亦有依古作筒糉者。』詩云：『裹就連筒米宿舂，周遭綵縷繫重重。青菰裹盡雲膚白，笑說廚娘滿覆鬆。』長、元、吳《志》及江、震、常、昭《志》皆云：『五日，食角黍。』《崑新合志》：『五日，相餉以角黍，俗名糉子。』范《志》亦云：『以角黍、水糰、綵索、艾花、畫扇相餉。』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五《五月・角黍》　吳俗，角黍以簥裹糯米爲之，或用菰葉，有三角一角二種，形製甚多。三角者爲菱角粽，一角者爲秤錐粽，以菰葉裹黍爲之者，謂之茭粽。《玉燭寶典》稱：『以象陰陽相包裹，未分散也。』有所謂筒粽者，蓋本屈原姊所始作。五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屈原。其說見劉敬叔《異苑》及吳均《續齊諧記》。又有裹小粽，聯束成串，在唐時謂之百索粽，宋時謂之九子粽。章簡公詩云『九子黏蒲玉粽香』是也，其說見於《遵生八箋》。吳門端五節，爭以角黍爲節物，巧製各種俱備。又有棗子粽、火肉粽等新製，居人買以相餽貽，并以祀先。以束粽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曰健粽，云令人壯健也。

按《荊楚歲時記》云：『夏至節食粽。』周處《土風》謂之角黍。范《天郡志》：『端午節以角黍、水糰、綵索、艾花、畫扇相餉。』賈思勰《齊民要術》有粽糧法，稱：『用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啖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庾家粽子白瑩如玉。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常以益智粽餉魏武帝。』《宋・劉溫叟傳》：『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韋巨源《食單》有賜緋含香粽子。

《風土記》：『端午日，以菰葉裹粘米、栗、棗、灰汁煮熟，謂之粽。』《堅瓠集》云：『開元，宮中造粉團及粽，以小角弓射之，中者方食，故曰角黍。』宋章簡公詩云：『菖花泛酒堯樽綠，菰葉縈絲楚粽香。』

趙大經《角黍》詩：

巧製因重午，嘉名益食單。味原殊粔籹，形不類牢丸。青箬頻纏束，黃粱足控摶。開鐺菱刺水，解籜玉堆盤。脂液凝偏滑，觚棱膩欲刓。何須誇益智，且復勸加餐。蒲葉觴同醉，榴花影共看。湘纍成往事，漫憶楚雲端。

錢大昕《角黍》詩：

良辰分玉粽，嘉味入金盤。宛轉纏菰葉，晶瑩鬥粉團。傳來三楚俗，賜下五雲端。圭角無嫌露，觚棱喜未刓。不知搏黍得，錯作採菱看。益智

何勞寄，含香正可餐。雀風催艾綠，龍雨破榴丹。化宇含飴徧，蒲觴好共歡。

又《鱭魚市》 鱭魚名石首魚，腦有小石。魚在海中，來潮作陣，其來有聲。海舶迎之撒網，一網恆以百數計。吳中重午日，居民必買此魚，爲祀先賞節之需。諺有云：『楝子花開石首來，篋中絮被擁三臺。』言典衣以買魚烹食也。每當曉色朦朧，擔夫爭到葑門外冰鮮魚行貿販，摩肩接踵，投錢如雨，牙人秤量，忙不暇給，謂之鱭魚市。

按《初學記》：石首魚出水能鳴，夜視有光，鱗色黃如金，和蓴菜作羹，謂之金羹玉飯。薨而食之，名鯊。《吳地記》：闔閭入海逐東夷，據沙洲，風濤絕糧，王焚香禱之，見金色逼海而來，遶洲百匝，所司撈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遂納款。王因魚味美，遂書美下著魚，是爲鯊字。魚不知名，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山堂肆考》：『石首魚能鳴。網師以長竹筒插水聽之，鳴則下網，每獲至千餘。』《事物原始》云：『其聲如雷，魚來候也。』韋昭《春秋外傳》註：『石首成鼈，鼈，鴨也。』《吳録》：『魚城下有石首魚，入秋化爲鳧。』

范成大《田園雜興》詩：

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荻芽抽筍河豚上，楝子花開石首來。

尤侗《鱭魚》詩：

杜陵頓頓食黃魚，今日蘇州話不虛。門客不須彈鋏嘆，百錢足買十斤餘。

峨峨大艑載鮮還，月令常參四五間。物到熱時宜耐冷，魚山亦復靠冰山。

鰣魚骨鯁鯧魚軟，未若鱭魚美且豐。倘遇水晶班爵日，定當封作夏黃公。

袁景瀾《鱭魚》詩：

海鮮爭聚吳閶市，五月鱭魚最稱美。楝花吐紫櫻桃紅，舶棹長風吹萬里。六桅漁艑望洋開，空際潮音波上起。鮫魦鰬鮭紀異名，巨網橫牽千百尾。雜攙潑剌滿船艙，體護堅冰尺有咫。載向鈐溪論擔售，販賣喧呶聲聒耳。烟竈千家競朵頤，三臺絮被如雲委。洗手廚娘作膾忙，老饕恣食忌停匕。吾聞此魚曾濟吳兵饑，沙洲百匝揚鱗鬐。金光逼海救重困，三軍果腹驅東夷。又聞魚城入秋化鳧鷗，飛潛變幻爭神奇。首中含石知驗毒，金羹煮饌同蓴絲。吳民只解貪口腹，但誇腴味侔江鰣。鰣生對之書美字，無血謂可供齋期。調和醯醬價不費，曝乾作鮝藏花瓷。風晨月夕遲良友，待喚宋嫂來烹治。《兩航雜記》：石首魚腦中有白石如棋子，取以嵌器，遇飲食有毒，即暴裂。是魚亦名鰬魚，小者名鰬魚，無血，有齋食啖者。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端陽》 京師謂端陽爲五月節，初五日爲五月單五，蓋端字之轉音也。每屆端陽以前，府第朱門皆以粽子相賄貽，並副以櫻桃、桑椹、荸薺、桃、杏及五毒餅、玫瑰餅等物。其供佛祀先者，仍以粽子及櫻桃、桑椹爲正供。亦薦其時食之義。

按續齊諧記：屈原以五月初五日投汨羅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不爲蛟龍所竊。是即粽子之原起也。

競渡

宋・朱輔《溪蠻叢笑・大十五》 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惡，去來必有風雨。一月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四《秦淮河房》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塡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鐵鈸星鐃，讌歌弦管，騰騰如沸。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鍾伯敬有《秦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明・鄺露《赤雅》卷下《桂林競渡》　桂林競渡，舟長十餘丈，左右衣白數人，右麾白旗，左麾長袖，爲郎當舞。中扮古今名將，各執利兵，傍置弓弩，遇讎敵不返兵，勝則梟而懸之。鐃歌合舞，十年一大會，五年一小會，遇甲戌一本有午字。爲之。有司毫不敢詰。一本云，有司不敢問。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競渡》　黄州俗，五月十八日有龍舟之戲，設屈原像及祗候，俱運機捩。服飾極麗，金簪玉帶，費嘗二三百緡。土人舁舟送之江中，順流至其灣，土人先泊舟掠以爲常。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五月・里二泗》　里二泗近張灣，有祐民觀，中建玉皇閣醮壇，塑河神像。明世宗十四年，道士周從善乞宮觀名，賜額曰錫禧。前臨運河，五月朔至端陽日，於河內鬥龍舟，奪錦標，香會紛紜，遊人絡繹。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一一《虹橋録下》　龍船自五月朔至十八日爲一市，先於四月晦日演試，謂之『下水』。至十八日牽船上岸，謂之『送聖』。船長十餘丈，前爲龍首，中爲龍腹，後爲龍尾，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揚旌拽旗。篙師執長鈎，謂之『跕頭』。舵爲刀式，執之者謂之『拏尾』。尾長丈許，牽綵繩令小兒水嬉，謂之『掉梢』。有《獨占鰲頭》、《紅孩兒拜觀音》、《指日高陞》、《楊妃春睡》諸戲。兩旁槳折十六，前爲頭折，順流而折，謂之『打招』。一招水如濺珠，中置戽斗戽水，金鼓振之，與水聲相激。上供太子，不知何神，或曰『屈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小船載乳鴨，往來畫舫間，游人鬻之擲水中。龍船執戈競鬥，謂之『搶標』。又有以土瓶實錢菓爲標者，以豬胞實錢菓使浮水面爲標者，舟中人飛身泅水搶之，此技北門王啞吧爲最。迨端午後，外河徐寧、缺口諸門，龍船由響水閘牽入內河，稱爲『客船』。送聖後奉太子于畫舫中禮拜，祈禱收災降福，舉國若狂。

清・顧禄《清嘉録》卷五《劃龍船》　烟囪洞　龍船，閶、胥兩門，南、北兩濠及楓橋西路水濱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揚旌拽旗，中艙伏鼓吹手。兩旁劃槳十六，俗呼其人爲『劃手』。篙師執長鈎立船頭者，曰『擋頭篙』。頭亭之上，選端好小兒，裝扮臺閣故事，俗呼『龍頭太子』。尾高丈許，牽綵繩，令小兒水嬉，有獨占鰲頭，童子拜觀音，指日高陞，楊妃春睡諸戲，謂之『縋梢』。舵爲刀式，執之者謂之『擋舵』。畫訪游客爭買土罐擲諸河，視龍舟中人執戈競鬬，入水相奪以爲娛樂，謂之『磬罐頭』。多者受上賞，號爲『做勝會』。勝會之時，先有葛袍、縹帽之人，鞠躬，聲喏於前艙，手執五色小旗插畫舫之楣，而後諸龍各認旗色，回朝盤旋，謂之『打招』。一招水如濺珠，金鼓之聲與水聲相激。出龍之前數日，祀神演試，曰『下水』。上岸送神，謂之『拔龍頭』。當頭之人，率皆里巷游手，隔歲先以帶葉竹竿豎橋上爲來年出龍認色，其名曰『鑽五』。月朔互相往來，名曰『拜客』。餘則日駐塘河。交午曼衍，粲如織錦，男女耆稚，傾城出游。高樓邃閣，羅綺如雲，山塘七里，幾無駐足之地。河中畫楫，檝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歡呼笑語之聲，遐邇振動。土人供買耍貨、食品，所在成市，凡十日而罷。俗呼『劃龍船市』。入夜，燃燈萬盞，燭星吐丹，波月搖白，尤爲奇觀，俗稱『燈劃龍船』。郡中踏布坊人操小舟，亦鳴金伐鼓，劃槳如飛，俗呼『烟囪洞』。有無名氏《劃龍船》樂府云：『汨羅已死三千年，招魂野祭端陽前。蘇州龍船誇絶勝，百萬金錢水中迸。冶坊浜口斟酌橋，樓頭水面爭妖嬈。小龍船劃疾如駛，大龍船劃亂紅紫。勝會爭誇十日游，青簾畫舫結燈毬。四更隄外笙歌散，博得人稱假虎丘。』又蔡雲《吴歈》云：『勝會山塘看水嬉，大船幾處插紅旗。挈瓶人向波心跳，苦憶汨羅懷石時。』

按：丁度《集韻》：『劃，胡瓜切，音華。舟進竿謂之劃。』歐陽修《五代史》：蕭結令祈陽。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劃甚閑船？守慚而止。又《舊唐書・杜亞傳》：『江南風俗，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然皆在春中，不在端陽。或曰『五日競渡，相傳弔三閭大夫而作』，本《荆楚歲時記》之説，但於吴地無涉。趙曄《吴越春秋》以爲起於勾踐，蓋憫子胥之忠而作。周櫟園《因樹屋書影》以爲習水報吴，托於嬉戲。宗懔引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謂是東吴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氏。然則荆楚自爲靈均，吴越自爲子胥耳。高濂《遵生八箋》云：『南方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蓋越人以舟爲車，以檝爲馬也。』今俗『烟囪洞』，殆其遺製。《吴縣志》：

『端午爲龍舟競渡，游船聚集，男女謔譁，管絃雜沓。投鴨於河，龍舟之人爭入水相奪，以爲娛樂。』舊在胥門塘河。故邵長蘅《冶游》詩有『五月胥江怒，水嬉歡競渡，團扇薄不遮，故教冶容露』之句。又族高伯祖俠君先生有《競渡詞》十首，今録其三。詞云：『鑼挾鳴濤鼓駭雷，紅旗斜插剪波來。錦標奪到軒騰處，風卷龍髯雪作堆。』『香撥琵琶內府調，紫檀截管玉裝簫。絕憐天上《霓裳曲》，吹徧紅闌四百橋。』『鼓翻旗颭躍鳧鷖，黃篾推開粉頸齊。貪看河心龍影亂，忘人偷眼柁樓西。』《崑新合志》亦云：『五日，有龍舟競渡之戲。』康熙間，城內外有舟五、六，後已絕響，近復如舊。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五《山塘競渡》 龍船，閶、胥門，南北濠及楓橋西路水濱皆有之，各占一色。繡蓋霓旌，四圍遍列。艙中鼓樂笙簫，粗細間作。兩旁劃槳十六，曰劃手也。篙師執長篙立船頭，曰擋頭篙也。頭亭中選俊童裝臺閣故事，曰龍頭太子也。尾高丈許，牽綵繩，令小兒水嬉，有獨占鰲頭，童子拜觀音，指日高陞，楊妃春睡諸戲，曰縋梢也。舵爲刀式，執者曰擋舵也。畫舫游客爭買瓦罐擲諸河，視龍舟中人入水泅取，以爲娛樂，曰砦罐頭也。取罷受賞，曰做勝會也。其時，先有船長手執五色旗插畫舫楣，諸龍舟視旗插處，必回向盤旋，曰打招也。於時，水珠飛濺，鼓樂雜奏，畫橈鱗次，聚觀曼衍，綵旗颭空，錦標懸竿，波起龍躍，雲搖風舉，往來倏忽，粲如霞錦。士女靚粧炫服，傾城出游。藻川縈野，樓幕盡啟，羅綺雲積。山塘七里，幾無駐足，河中船擠，不見寸瀾。操楫之子，使船如馬。船窗洞達，玻璃與水，相映若一。庶羞既設，肴蔵雜陳，珍錯異品，咄嗟而辦。小飯大歠，筵費萬錢，歡笑遠聞，杯盤狼藉。岸則居奇列肆，搏土爲人，劈繒爲衣，偃師百變，應指而走。童孩戲耍之具，吳人見慣弗異，遠客偶覩，張目咈口，移晷弗去。商販貿易，所在成市，半月始罷，總之曰劃龍船市也。至於陽烏寢耀，燃燈萬盞，燭爝成山，月波搖白，尤爲奇觀，則稱鑒劃龍船。郡中踹布坊人群操小舟，鳴金伐鼓，劃槳如飛，錯雜其間，則稱烟囪龍船，嘈聒可厭，而彼自爲樂也。夫其繁費無度，作爲無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顧吳俗華靡，而貧民謀食獨易。彼其揮霍縱恣，凡執纖悉之業，待以舉炊，而終身無凍餒者比比也。此亦貧富相資之一端，爲政者，殆不可執迂遠之見，以反古而戾俗也。

按《五代史》：『蕭結令祈陽，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劃甚閑船。」守慚而止。』《舊唐書・杜亞傳》：『江南風俗有競渡之戲，方舟并進，急趨疾進者爲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舟子衣之，入水不濡。』考五日競渡爲弔三閭大夫，本《荆楚歲時記》，但於吳地無涉。趙曄《吳越春秋》以爲起於勾踐，蓋憫子胥之忠而作。周櫟園《因樹屋書影》以爲習水戰報吳，托於嬉戲。宗懍引《曹娥碑》云：『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謂是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氏，然則荆楚自爲靈均，吳越自爲子胥耳。高濂《遵生八牋》云：『南方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鳧車，又曰水馬。蓋越人以舟爲車，以楫爲馬也。』《吳縣志》：『端午爲龍舟競渡，游船聚集，男女謔譁，管弦雜沓，投鴨於河，龍舟之人爭入水相奪，以爲娛樂。』

邵長蘅《冶游》詩：

五月胥江怒，水嬉觀競渡。團扇薄不遮，故教冶容露。

顧嗣立《競渡詞》：

風捲龍髯雪沫飄，紫檀截管玉裝簫。絕憐天上霓裳曲，吹遍紅闌四百橋。

鼓翻旗颭躍鳧鷖，鵠舫窗開粉黛齊。貪看波心龍影亂，忘人偷眼柁樓西。

朱彝尊《吳門午日觀競渡》詩：

勝日銜杯罷，輕舟解纜初。盡傳迎伍相，不比弔三閭。畫舫龍鱗見，飛樓蜃市居。雲濤看震盪，雷雨任吹噓。別有張筵客，相邀吳市墟。王孫五花馬，少婦六萌車。芳樹晴川外，平沙夕照餘。泉聲間絲竹，人影亂芙蕖。爲樂時將晚，當歌恨不除。閭閻成土俗，天地感權輿。江表遺風在，承平舊事虛。吾生多涕淚，高會輒欷歔。

惠周惕《山塘觀競渡》：

紅藕初生五月天，綠陰深處簇歌筵。吳儂未有無情思，也捉蒲葵上畫船。

數遍紅闌四百橋，綺羅香裏一停橈。隔花臨水人無限，笑語紛紛墮翠翹。

龍舟幾隊鴨城東，小海吳歌調最工。鵲腳蠻旗風醮水，尊前分與石榴紅。

多少撈攏水健兒，船棚百戲試搴旗。翻身更作鰡鮫躍，射鴨何曾用竹枝。

官柳成行翠作屯，骰盤分隊打金樽。蘭篙絲紵初移處，時有游魚唼酒痕。

內庫琵琶大小雷，新聲入破板頻催。綠么不是人間曲，曾向崇仁記得來。

一座名賢盡竹林，翛然冰雪照清襟。水窗涼倚閒搜句，少住笙歌聽雅吟。

輕雲帶雨觸簾釘，二八城門夜欲扃。風亂檣烏爭道入，船船銀燭照娉婷。

韻鶴軒《觀競渡》詩：

競渡爭誇勝會游，青簾畫舫結燈球。四更隄外笙歌散，博得人稱假虎邱。

袁景瀾《山塘觀競渡行》：

五月停橈虎阜曲，山塘十里新蒲綠。龍舟簫鼓鬨江湄，猶見吳儂古風俗。憶昔越王習水戰，麾兵競渡託游醼。陰謀報復沼梧宮，組練屯川俱精鍊。又傳勾踐憫胥忠，鼓樂迎神浙水東。弄潮犀手年年集，不與湘潭吊屈同。祇今舊俗相沿襲，楚事吳風幷爲一。紅旗蹴浪白波翻，水馬凫車來往急。誰識鴟夷恨不窮，但惜懷沙蘭芷泣。黃頭棹槳疾如飛，揮霍淪漣濕綵衣。雷奔電掣驚泉客，海立雲垂駭宓妃。鯈若鯨魚將跋浪，聲勢飛騰氣雄壯。歡烟欲霧欲凌霄，禹門舊躍春潮漲。復似化鵬鯤擊海，陸離鱗鬣生光彩。魚龍國裏演魚龍，本地風光傳百載。須臾皓月漸升東，萬點紅燈爭燦嵬。彷彿璇宮戲寶珠，瑰麗奇形頃刻改。傾城士女鬥新粧，投黍江心酹涘觴。岸邊躡柳少年子，垂鞭偷眼覷鴛鴦。白隄暝色飄涼雨，鄰舫傳杯喧笑語。誰家奪得錦標歸，人散空餘烟滿渚。

又有《虎阜龍舟詞》：

新歌水調按紅腔，盡啟玻璃四面窗。劃槳黃頭分二八，十番簫鼓下胥江。

雙槳爭搖水轡頭，金錢空向野芳投。薝蔔花鴨爭泅取，勝會年年聚虎邱。

畫舫相銜七里塘，沿隄停泊喚排當。龍舟近處繁歌吹，雲髻風吹茉莉香。

游賞連朝閬市闐，初三逢忌暫請閒。坐來鸚架臨妝鏡，檢點銀幡插髻鬟。

茴香髻子柳腰身，育渺蘋洲遇洛神。共說梳粧時樣好，近來世態喜翻新。

喧遍紅闌四十橋，綵旗船首插成標。香風吹捲洋花幔，人立頭篷看打招。

邂逅同心白傅祠，目成眉語訂相知。翻嫌簫管喧闐劇，獨就船窗看楚辭。

波心投黍酹鴟夷，欲寫遺忠補竹枝。一樣沉淵亡國恨，吳歌白紵楚江蘺。

雲濤鼉鼓共喧譁，翠蓋紅旗照水涯。人物畫圖添着色，單衫金繡八團花。

無限黃金鍋底銷，前船歌曲後船簫。顧儂雙手頹唐甚，只好從人看奪標。

昨見迎龍入古祠，常晴農患插秧遲。歡呼無限燈船客，猶恐天陰阻水嬉。

雪捲龍髯駭驚鷗，弄潮嬉戲幾時休。秧針刺水蠶登箔，不爲農忙廢此游。

鵠舫青簾載翠娥，樓船隨處沸笙歌。人言四月閑人少，此處閑人卻正多。

白傅留春舊有隄，欄前蒲艾綠初齊。凫車踏浪來如箭，好是餘皇練水犀。

飛閣留仙度玉簫，樽前一曲雨瀟瀟。樓臺燈火酣春夢，人醉青山綠水橋。

廉纖絲雨濕油衣，漆底劃船破浪飛。奢侈盡如唐杜亞，那知人世有寒饑。

到處門懸艾虎新，便山橋畔浦香塵。綠楊樓閣誰家院，盡日南風不見人。

幔結明燈近水樓，吳音傳唱白鳧鳩。隄邊一隊紅粧過，不是風烏也轉頭。

畫船絃管醉飛觴，此是人間酒色場。任向橋邊費斟酌，也教傾盡富家囊。

花拳巧捷笑言忙，小熱鏖糟愛嫩涼。挂起羊燈開夜宴，細孃手裏過羹湯。

髮髻雲髻騣釵符，一齣歌酬一斛珠。儘把銅山來買笑，更無人作守錢奴。

小妓垂髫解弄笙，秋風棖觸舊遊情。琵琶低唱玲瓏月，好是秦淮水上聲。

重城欲閉客還家，席散歌樓炬火斜。妓女當爐花滿髻，數錢工作酒生涯。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龍舟競渡》 西湖有龍舟四五隻，其船長約四五丈，頭尾均高，彩畫如龍形。中艙上下兩層，首有龍頭太子及鞦韆架，均以小孩裝扮太子立而不動，鞦韆上下推移。旁列十八般武藝，各式旂幟門列，各槍中央高低五色彩傘，尾有蜈蚣旂。中艙下層，敲打鑼鼓，旁坐水手劃船。若做勝會，大看船停泊湖中，龍舟四圍圈轉，魚貫而行。如拋物件，各龍舟水手下水爭搶，最難者莫如錢、鴨二物。錢則入水即沉，鴨則下水游去，各舟爭逐，大有可觀。游船之中，或有打十番鑼鼓者，亦有吹彈歌唱者。城裏河中，亦有以艮山門水門來者，遊人座船敲打鑼鼓，名曰『游短景兒』。約五月初一起，至初十爲競渡時焉。

女兒節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五月女兒節，繫端午索，戴艾葉、五毒靈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出嫁女亦各歸寧，因呼爲女兒節。端午日，集五色線爲索，繫小兒脛。男子戴艾葉，婦女畫蜈蚣、蛇、蝎虎、蟾，爲五毒符，插釵頭。踏青。端午日，士人相約攜酒果遊賞天壇松林、高梁橋柳林、德勝門內水關、安定門外滿井，名踏青。婦女如之，比之南京雨花臺更盛。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五日之午前，羣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牆下。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渡俗，亦競遊耍。南則要金魚池，西要高梁橋，東松林，北滿井，爲地不同，飲醵熙遊也同。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也。其法，針棗葉，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蟲毒。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各綵繫，垂金錫，若錢者，若鎖者，曰端午索。【略】

寧波余有丁『帝京午日歌』：都人重五女兒節，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鎖當胸符當髻，衫裙簪朵盈盈新。長安街道人人趨，三條九陌無斷塵。赤日中天萬戶動，樓藤清道騎官從。高肩大轎風奔馳，五侯七貴相迎送。陌上相望不相知，絡繹追尋海子湄。隱隱朱樓圍翠幰，深深金谷駐襜帷。買笑追歡日不足，喧過通衢喧水曲。蹋歸百草毒可禳，繫出五絲命可續。結縷仍將艾葉懸，祓祥卻把蘭湯浴。我來戚里列侯家，眩恍疑乘天漢槎。畫壁丹樓池砌白，朱魚翠鳥綺疏斜。竟日淹留天欲暮，紛紛軒騶紅塵度。公子王孫合沓歸，摩肩擊轂忘來路。人生行樂須及時，汨羅之人非所爲。孝感程正揆『燕京五日走馬歌』：大風挾撥黃塵起，綠柳平堤馳騄駬。尾項提頓鐮勒鳴，健兒騎過長安市。手挽咮嗽鷹相奇，銀翎鐵翮黃金嘴。韓盧宋鵲猛且健，一弓三矢腰掛鞞。日光塵影往返輕，鼻頭出火風生耳。寒氣謾謾觀者栗，據鞍下上若注水。下馬顧盼息不喘，醉擁胡姬花鈿委。聲聲拍板唱吳騷，不願金屋見天子。燕趙之士多悲歌，如爾行藏良有以。因憶當年屠狗人，今茲不出焉已矣。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五月・端陽》 五月朔，家家懸硃符，插蒲龍艾虎，窗牖貼紅紙吉祥葫蘆。幼女剪綵疊福，用軟帛綰逢老健人、角黍、蒜頭、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紅硃雄葫蘆，小兒佩之，宜夏避惡。家堂奉祀，蔬供米粽之外，果品則紅櫻桃、黑桑椹、文官果、八達杏。午前細切蒲根，

伴以雄黃，曝而浸酒。飲餘則塗抹兒童面頰耳鼻，並揮灑牀帳間，以避蟲毒。飾小女盡態極妍，已嫁之女亦各歸寧，呼是日爲女兒節。

清・顧祿《清嘉録》卷五《端五》　五日，俗稱端五。瓶供蜀葵、石榴、蒲蓮等物，婦女簪艾葉、榴花，號爲『端五景』。人家各有宴會，慶賞端陽。藥市、酒肆，餽遺主顧，則各以其所有雄黃、芷术、酒糟等品。百工亦各輟所業，羣入酒肆鬬飲，名曰『白賞節』。

按：《荆楚歲時記》：『京師以五月一日爲端一，二日爲端二，三日爲端三，四日爲端四，五日爲端五。』張表臣《珊瑚鈎詩話》謂：『端五之號同於重九。世以五爲午，誤。』長、元、吴《志》皆載：『端午，簪榴花、艾葉以辟邪。』《崑新合志》云：『五月五日端陽節，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曰「端陽景」，簪艾葉、榴花於頭，以辟邪。』而江、震《志》皆云：『兒女輩之長者，則簪艾葉、榴花。』又云：『醫家亦以雄黃，衣香送於常所往來之家。家買葵榴、蒲艾，貯之堂中。』《常昭合志》亦載是俗。江、震《志》謂：『端午日晴，主年豐，諺云：「端午晴乾，農人喜歡。」』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五《五月・進長命縷》　《孝經援神契》云：『仲夏，婦女作文繡金縷，綴於胸前，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常以五日進長命縷、宛轉繩。』《遼史・禮志》：『重午繫長壽綵縷。』今吴俗重午亦沿襲此風，結五色彩絲爲索，繫小兒之臂，男左女右，云以驗小兒女後日之肥瘠，俗謂之長壽線。

吴曼雲《長命縷》詩：

編成雜組費功深，絡索輕於纏臂金。笑語玉郎還憶否，年時五采結同心。

袁學瀾《詠長命縷》詩：

鳳擘龍拏五色絲，彤帷寶命續純照。迴文巧織長生字，絕勝黃金纏臂時。

瞿祐《居家宜忌》：『五日，以五綵絲繫於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疫。』董兆熊曰：『馮小憐以五月五日進，小名續命。』亦可爲長命縷之證。《熙朝樂事》：『端午爲天中節，以綵戕雜金線，纏結經筒符袋，互相餽遺。』

又《端五》　《荆楚歲時記》稱：『五月一日爲端一，餘日爲端二、端三、端四、端五。』張表臣謂：『端五之號同於重九，世或誤爲端午。』吴俗亦以五日爲端五節，瓶供蜀葵、石榴、蒲、蓬諸花艸，婦女簪艾葉、榴花，號爲端五景。人家各具宴會，延賞端陽，藥肆餽遺蒼术、白芷、大黃、雄黃等品於常所往來貿易之家。以李核爲囊，帶之云療饐。百工亦各輟所業，群入酒肆鬬飲，名曰賞節。

按李濟翁《資暇録》：『端五者，端，始也，謂五月五日也。今人多書作端午，其義無取。』紀曉嵐云：『九月九日爲重九，三月三日爲重三。則五月五日宜稱重五，今相沿作重午，非也。月建午日，未必逢午，何重之有？』《帝京景物略》：『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又俗稱：『五月五日晴，主豐稔。』諺云：『端五晴乾，農父喜歡。』

按《廣莫野語》云：『五日謂之端午，四日不可稱端四。』《武林舊事》云：『端午先一日，學士院進帖子，如春日，內禁排當，例於朔日，謂之端一。』據此則端四亦可稱也。《天中記》：『仲夏端午，烹鷲角黍。端，初也，謂五月五日也。』《容齋隨筆》云：『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張説《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比戶符懸五毒蟲，豆娘釵朵綴玲瓏。畫屏醉倒鍾馗影，人在蒲香艾綠中。

又《端午女紅節物》　吴中競尚麗巧。端午節物，蘭閨彩伴，各賭針神，炫異爭奇，互相投贈，新製日增。有繡荷囊，絕小，中盛雄黃，名雄黃荷包。以綵戕纏銅錢，爲五色符，名裹戕銅錢。又編錢爲虎頭形，繫小兒胸前，以示服猛。擇蒜頭之不分瓣者，結線網繫之，名獨囊網蒜，皆繫佩於襟帶間，云以辟邪。至於貴家大族，則鏤翠葉五色葵榴，鈿漆折扇，眞珠百索釵符，牙筒香囊，艾朵彩團巧粽之屬，互相餽貽，以矜新麗。

吴曼雲《詠雄黃荷苞》詩：

石榴花底繡工忙，夾袋功收藥石良。贈我定知囊可括，從來口不設雌黃。

又《詠錢編虎頭》詩：

乙威曾不露全身，一例牙鬚巧製新。喚作虎頭癡亦好，管中窺豹又何人。

又《詠獨囊網蒜》詩：

不隨葱薤付蘭錡，網結千絲壓線遲。絕似簾波垂影處，誤他銀蒜入罘罳。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女兒節》 欽定《日下舊聞考》引《宛署雜志》云：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爲女兒節。又引《析津志》云：都中人民七夕，邀請女流作巧節會，稱曰女孩兒節，飲宴盡歡，次日饋送還家。又引《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其女來，亦曰女兒節。按此則一歲女兒節有三也。

梅雨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夏・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霑衣服皆敗黦。《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爲「出梅」。農人以得梅雨乃宜耕稼，故諺云：「雨不梅，無米炊。」《瑣碎録》又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前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雹謂之斷梅。數說未知孰是。又《陳氏手記》云：梅雨水洗瘡疥滅瘢痕，入醬令易熟，沾衣便腐，澣垢如灰汁，有異他水。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梅雨壞衣，當以梅葉湯洗之，餘並不脫。杜甫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歐陽公詩云：「春寒欲盡黃梅雨。」東坡詩云：「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濕黃梅。」又云：「佳節連梅雨。」又云：「怕見黃梅雨細時。」引嚴維詩云：「梅天一雨清。」

明・陶宗儀《説郛》弓二二引宋・陳善《捫虱新話・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之江湖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則杏，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梅雨；南人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聞關中人不識蝤蠐，人有得一乾蝤蠐者，或病則挂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八《辯証類・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久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黴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黴，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清・顧祿《清嘉録》卷五《黃梅天》 芒種後遇壬爲入黴，俗有「芒種逢壬便入黴」之語。而人即以入黴日數，度黴頭之高下。如芒種一日遇壬，則黴高一尺。至第十日遇壬，則黴高一丈。庋物過夜，便生黴點。謂之「黃梅天」。又以其時忽晴忽雨，諺有云：「黃梅天，十八變。」又謂天寒主早，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夏至後遇庚爲出黴。小暑日爲斷黴。遇此，則無蒸濕之患。俗又忌小暑日雷鳴，主潦。俗呼「倒黃梅」。諺云：「小暑一聲雷，依舊倒黃梅。」農人又以入霉日雨，主旱。諺云：「高田只怕迎霉雨。」又以入霉日雨，主陰；出霉日雨，主旱。諺云：「雨打黃霉頭，四十五日無日頭。雨打黃霉腳，四十五日赤眙眙。」又以入霉日雨，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

按：施肩卿《叢話》謂：「淮、浙以芒種節氣後爲梅雨。」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名黃梅雨。」《庾溪詩話》：「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陸佃《埤雅》云：「湘、浙四五月間，梅黃欲落，蒸鬱成雨，謂之黃梅雨。沾衣多腐爛。」崔寔《農家諺》：「黃梅雨未遇，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項甌東謂：「江南以三月爲迎梅雨，五月爲送梅雨，遇雷電爲斷霉。」或言古語「黃梅時節家家雨」，張蒙溪謂：「梅當作霉，雨中暑氣也。霉雨善汙衣服，故又云霉溽，言其爲梅所壞也。」《字典》：「霉，義與黴通。」許愼《説文》：「黴，物中久雨青黑也。」《玉

篇》謂：『面垢也。』《淮南子・修務訓》：『舜黴黑。』又劉向《九歎》：『顏黴黧以沮敗兮。』桂末谷《札樸》謂：『物傷濕曰澂，音黴，義同。』《府志》：『一說梅作塵，塵塵也。』《楚詞・九懷》：『霾土忽兮塵塵。』塵也，義異。長、元、吳《志》皆載『處暑一聲雷，依舊倒黃梅』之諺。但考芒種距處暑，凡七十五日，既云夏至後遇庚出梅，豈歷三月之久，再復黃梅之理。舊占『處暑日忌雷鳴』，當是『小暑日忌雷鳴』耳。蔡鐵翁詩：『怕聞小暑一聲雷。』《吳縣志》亦載度黴之法。

又《梅水》　居人於梅雨時，備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鉉《吳中竹枝詞》云：『陰晴不定是黃梅，暑氣薰蒸潤綠苔。瓷甕競裝天雨水，烹茶時候客初來。』

按：長、元、吳《志》皆載：『梅天多雨，雨水極佳。蓄之甕中，水味經年不變。』又《崑新合志》云：『人於初交霉時，備缸甕貯雨，以其甘滑勝山泉，嗜茶者所珍也。』

又《分龍雨》　二十日爲分龍，俗以分龍之次日雨，謂之『分龍雨』。主雨暘調順，歲必有秋，有『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擱拉街堂裏』之諺。又云：『二十分龍廿一雨，石頭縫裏都是米。』自是以後，分方行雨，俗謂之『夏雨隔片讀如辨，平聲。田』。蔡雲《吳歈》云：『南阡朗日帶長虹，北陌頑雲鬬疾風。偶湊分龍得新雨，山村水蕩說年豐。』

按：陸放翁《避暑録》：『吳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前此夏雨時行，所及必偏。自分龍以後，或及或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故五、六月間，每雷起雲簇，而不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二、三里，亦有不同。』長、元、吳《志》皆作『夏雨隔田晴』。又云：『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分龍次日雨，主豐稔。』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五《黃梅天》　芒種後遇壬爲入黴，俗有『芒種逢壬便入黴』之語。而人即以入黴日數，度黴頭之高下。如芒種一日遇壬，則黴高一尺，至第十日遇壬，則黴高一丈。庋物過夜，便生黴點，謂之黃梅天。其時忽晴忽雨，諺有云：『黃梅天，十八變。』又謂天寒主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夏至後遇庚爲出黴，小暑日爲斷黴。過此，則無蒸濕之患。俗又忌小暑日雷鳴主潦，諺云：『小暑一聲雷，依舊倒黃梅。』入霉日雨，主旱。諺云：『高田只怕迎霉雨。』《農政全書》：『芒種後半月謂之禁雷天。諺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風土記》：『黃梅雨時，田家初插秧，謂之發黃梅。』又以入霉日雨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舊俗相傳，未知孰是。婁元禮《田家五行》：芒種後雨爲黃梅雨，天氣陰晴易變，詩云：黃梅天氣，『出路須擔蓑笠去』。

按《庚溪詩話》：『江南五月梅熟，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埤雅》云：『五月間，梅黃欲落，蒸鬱成雨，沾衣多腐。』古語云：『黃梅時節家家雨。』張蒙溪謂：『梅當作霉，雨中暑氣也。霉雨善浥衣服，言爲黴蒸所壞也。』《說文》：物傷久雨，青黑爲黴。

崔寔《四民月令》：『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謂入梅日雨，主旱也。』臞仙《肘後經》：『芒種逢丙入黴，小暑逢未出黴。』

宋賀方回，吳郡人，有別墅在橫塘，扁舟往返，嘗於梅雨時節著《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隔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窗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皐暮，綵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當時人爭重其詞，稱之爲賀梅子。

沈自然《梅雨》詩：

水國茫連大澤，暖風吹起南雲濕。江村五月樹如烟，梅雨連朝水田溢。弱苗無力稍稍露，闊岸平隄舟徑度。文襄遺製大輞車，築隄車水將田護。什百同心趁早天，鳴鑼相喚聲喧闐。歎乃清歌繞蘆葦，模糊不見青山尾。車聲咿啞無朝昏，捉得魚蝦佐酒樽。耕者夫，饁者婦。草深野岸啼鵂鶹，泥塗手足雨淋首。低田雨溢連江浦，願天晴好無多雨。

尤侗《梅雨》詩：

梅子黃時雨，楊花白後風。漏天多澤瀉，濕地乏芎藭。蓋屋張油幕，更衣爇火籠。浮家茶竈在，莫放水缸空。

袁景瀾《梅雨》詩：

梅子黃時雨，層陰未肯晴。雪濺簷溜直，墨潑野烟橫。箬甕籌儲蓄，開牕聽漱鳴。餘酸催晚陣，繁響入殘更。小鼎香遲爇，幽窗夢自驚。篋書添蠹蝕，池草亂蛙鳴。競渡船應阻，移栽樹易生。江深寒草閣，雲重壓山城。遠浦漁罾密，空堦瀑布傾。回潮蒸石礎，涼翠濕瓜棚。霉迹增衣黦，苔花礙屐行。輕雷時送點，夕照忽通明。鳥啄金丸墜，蝸涎寶篆成。桔槔籬畔卧，播種慰農情。

又《梅水》　梅天多雨，簷溜如濤，其水味甘醇，名曰天泉。居人多備缸瓮蓄貯，經年不變，週一歲烹茶之用，不遜慧泉，名曰梅水。耽水癖者，每以竹筒接簷溜，蓄大缸中，有桃花、黃梅，伏水，雪水之別。風雨則覆蓋，晴則露之，使受風露日月星辰之氣，其甘滑清冽，勝於山泉，嗜茶者所珍也。

徐士鉉《梅水》詩：

陰晴不定是黃梅，暑氣薰蒸潤綠苔。盜甕競裝天雨水，烹茶時候客初來。

袁景瀾《梅水》詩：

廉纖絲雨熟黃梅，貯水烹茶待客來。地濕已占黴幾尺，更防小暑一聲雷。

又《祭牛欄開秧把》 牛欄，唐人謂之牛宮，陸魯望有《祝牛宮詞》。其地下濕，冬寒即牛入欄，爲寢訛之所。吳農五月中，趁梅雨藝田，插蒔將興，必燒短紙祭牛欄神。爐香燈燭、俎肉壺醪，就牛宮祭之，然後向田拔秧，名開秧把。

袁景瀾《田家四時》詩：

桔槔抽水灌區田，人祭牛欄化紙錢。一霎綠蓑鳴驟雨，鷺鶿飛破碧溪烟。

插秧人語水聲中，雲黽梅天霧雨濛。數畝栽成棋罫樣，壺漿童穉餽農工。

又《插秧》 節交芒種，農競分秧插蒔。水田漠漠，男女霑體塗足，傴僂畦間。梅雨溟濛，蔽以蓑笠。行行分布，方如棋罫。竭一人之力，終日祇堪盈畝。約六莖爲一棵，六棵爲一行。行宜直，以便耘攜。插宜淺，則易發。宜揀出稗草。葉光滑，色微黑者爲稗。葉有芒刺，色微黃者爲秧。插時宜陰，插後宜晴。陰，則不槁；晴，則易長。楊升菴《古今諺》云：『新秧針水，莊家早起。』觀翠剡之齊抽，正農人辛苦之候矣。

楊萬里《插秧詞》：

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遍體塗泥蓑笠壓，雨從頭上濕到胛。喚渠朝餐歇半霎，低頭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蒔未匝，照管鵝兒與雛鴨。

錢載《插秧詞》：

妾坐秧田拔，郎立水田插。沒腳濕到裙，披蓑濕到胛。隨意千科分，趁勢兩指夾。傴僂四角退，遍滿中央恰。方方棋枰綠，密密僧衣法。針針水面出，女手亦留捏。斜日日三竿，白雨雨一霎。田頭飛鷺鷥，林際叫鵯鶋。

潘際雲《插秧》詩：

秧插疏兼密，縱橫西復東。鷺飛烟樹外，人影水聲中。梅雨千村暗，斜陽一笠紅。誰傳秧馬製，披拂任炎風。

沈子實《插秧詞》：

陂塘日夜鳴蛙鼓，迎梅雨接送梅雨。低田插早高田遲，隨身蓑笠勞田父。富家插田遍肥堉，傭工百指牛十角。貧家無力僱忙工，妻孥終日行泥濁。吳儂不識騎秧馬，畦間傴僂秧盈把。飽食誰家游冶郎，柳陰閒看插秧者。插遍千行復萬行，催耘又接夏畦忙。風翻擺桷蟬鳴噪，紅蓮早已熟東塘。

又《分龍雨》 羅願《爾雅翼》云：『自夏四月之後，龍乃分方，各有區域。故兩畝之間，而雨暘異焉。又多暴雨，說者云：細潤者爲天雨，猛暴者爲龍雨。』吳俗農人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俗以次日即雨，謂之分龍雨，主雨暘時若，年穀有秋。諺云：『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不用歡田父，田裏秋收米似土。』自是以後，分方行雨，俗謂之『夏雨隔牛田』。按《農政全書》：五月二十『分龍之日，田家以米篩盛灰，藉之紙，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穀價高，人多閉糴』。葉石林《避暑録話》：『吳俗以五月二十爲分龍日。前此夏雨時行，所及必偏。自分龍以後，或及或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故五六月間，每雷起雲簇，雨不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二三里亦有不同。』《邑志》云：『夏雨隔田晴。』又云：『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又《談薈》：『二月二十日謂之小分龍日，晴分懶龍，主旱；雨分健龍，主水。』《圖經》云：『池州俗以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爲分龍節。雨則多大水。』然則分龍不專主五月二十日也。《占候書》：『西北風分白龍，主大水。東北風分青龍，主小水。』

袁景瀾《田家四時》詩：

麥風梅雨乍分龍，小圃攜鉏種茖葱。早有紫魚吞蚪出，一川烟絮綠濛濛。

婁元禮《田家五行》：『龍陣雨始自何一路，只多行此路，無處絕無。』諺云：『龍行熟路。』

《埤雅》：『分龍後，各有分域，雨暘各異，謂之隔轍雨。』

又《舶趠風》 梅雨纔過，有風颼颯然，自東南而至，彌旬不歇，名舶趠風。俗譌稱爲拔草風，亦名破帆風。此風從海外來，舶上禱於海神而得之。東坡《詩序》云：『是風起，天不雨，約十餘日止。』太湖漁人候此風起，爭挂帆搶風布網，以網白魚。吳農占驗，謂小暑日吹東南風，有

白雲成片而起，即有四十五日舶艑風，主旱而退水。諺云：『舶趠風雲起，旱魃深歡喜。』

按高德基《平江紀事》云：『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謂之舶趠風。』徐堅《初學記》：『五月風發，六日乃止，曰黃雀風。是時海魚變爲黃雀，因以名之。』

蘇軾《舶趠風》詩：

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幾處縈回度山曲，一時清駛滿江東。驚飄簸箕先秋葉，喚醒昏昏嗜睡翁。欲作蘭臺快哉賦，卻嫌分別問雌雄。

袁景瀾《舶趠風》詩：

萬里長風起，聲從舶趠來。檣烏隨柁轉，海鬣逐帆開。橐籥封姨鼓，調刁列缺催。潮頭迎黑蜈，雨腳散黃梅。鷁路雲烟埽，龍門雪浪堆。經旬吹不斷，計日信堪推。拂樹占蒙若，披襟賦快哉。鵬程高羽翮，蜃氣涌樓臺。陣激馮夷舞，濤驚少女回。好乘宗慤志，一舉出塵埃。

六月分部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四《六月》　六日，開封府皆言貓兒常苦寒，一歲之中，唯六月六日一日熱。京師三伏，唯史官賜冰數，百司休務而已。士大夫家不以爲節，特吏人、醫家、富商、大賈，聚會宴飲；其所尚者，食羊頭簽而已。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　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獻送，無盛如此。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都人避暑》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林檎、金桃，蜜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飲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又《都人避暑》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蜜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飲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于顯應觀，因以避暑。今會廢而觀亦不存。自此，遊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飲達旦。而市中敲銅盞賣氷雪者，鏗聒遠近。是日，郡人舁貓、狗浴之河中，致有汩沒淤泥，踉蹌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六月藏水曝衣，六月六日，各家取井水收藏，以造醬醋，浸瓜茄。水取五更初汲者，即久收不壞。曝所有衣服。是日朝内亦曬鑾駕。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四《四時調攝牋・夏卷・六月事宜》　《雲笈七籤》曰：六月六日，沐浴齋戒，絕其營俗。

《關西舊俗志》曰：六月六日，取水收起，淨甕盛之，一年不臭。用以作醋醬醃物，一年不壞。

《靈寶經》曰：六月六日，宜修清暑齋。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風俗・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内府皇史宬曬曝列聖實録，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函，則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謂沐之則不膩不垢。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六月六

日，曬蠻篤，民間亦曬其衣物，老儒破書，貧女敝縕，反覆勤日光，晡乃收。

清・顧祿《清嘉録》卷六《六月・狗礦浴》 諺云：『六月六，狗礦浴。』謂六月六日牽貓犬浴於河，可避虱蛀。郭麐《浴貓犬詞》云：『六月六，家家貓犬水中浴。不知此語從何來，展轉流傳竟成俗。流傳不實爲丹青，孰知物始覩厥形。孰居莊嚴成壞住，劫前八萬四千横豎飛走一一知其名。而況白老烏龍不同族，何以降日爲同生？一笑姑置之，聽我爲媒詞。司馬高才號犬子，拓跋英雄稱佛狸。烏員錦帶紛綺麗，韓盧宋鵲尤魁奇。世上紛紛每生者，李義府與景升兒。金錢犀果洗若屬，但有癡骨無妍皮。貓乎犬乎好自愛，洞裏雲中久相待。伐毛洗髓三千年，會見爬沙登上界。』

按：孫德符《野獲編》：『六月六日，本非令節，貓犬之屬，俾浴於河。』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郡人於六月六日舁貓狗浴於河，致有汩沒淤泥，踉蹌就斃者，其義不可曉。』徐禎《堯山堂外紀》載：『明毛栗庵埋往謁楊南峰，適浴，闇人以告，不獲見。後南峰答拜，栗庵亦以浴辭。南峰即題所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沐浴，我來拜君君沐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謂俗有六月六浴貓犬之謠也。』錢思元《吳門補乘》云：『六月六日浴貓狗，吳郡他邑咸有是說。』丁度《集韻》：礦，音悔，洗也。同頮，義同。《玉藻》：『沐稷而礦粱。』吳人悔作入聲，爲忽音之轉耳。

又《曬書》 六日，故事：人家曝書籍圖畫於庭，云蠹魚不生。潘奕雋《六月六日曬書》詩云：『三伏乘朝爽，閑庭散舊編。如游千載上，與結半生緣。讀喜年非耄，題驚歲又遷。呼兒勤檢點，家世只青氈。』

按：孫德符《野獲編》：『六月六日，內府皇史宬曝列聖實録、御製文集諸大函，爲每歲故事。』錢思元《吳門補乘》亦云：『六月六日曝書畫。』崔寔《四民月令》則以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不蠹。

又《翻經》 是日，諸叢林各以藏經曝烈日中，僧人集村嫗爲翻經會。謂翻經十次，他生可轉男身。

按：陳文恭公宏謀撫吳時，《風俗條約》有禁六月六日翻經之文。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六《合醬》 六月中，烈日如焚，利用造醬。以麵和豆入甑，蒸熟窖之，曰罨醬黄，窖數日，麵豆作霉變色，取向炎日曝之，然後缸貯鹽水，擇上下火日，投醬黄於缸内，以合醬。晝晴則曬之，使醬色濃厚。夜晴則露之，使醬味鮮美。雨則以竹篷蓋覆之。覆稍遲，稍着雨，醬多蟲。《風俗通》云雷鳴不作醬。作，則食醬者當腹鳴，故俗忌之。

按李濟翁《資暇録》云：『人間多乘正月晦日合醬，蓋其時農事未興。民乘此隙，以備一歲和羹之用。』則古時合醬，不必在六月也。

瞿祐《居家宜忌》：『造醬用三伏黄道日浸豆及拌黄，則不生蟲。』程羽文《田家曆》：『二月造醬。』註云：『是月合爲中時。』

又《祀竈》 《月令》稱：『夏祀竈。』孔氏《正義》云：『竈神常祀在夏，蓋夏當火令，竈主火食，宜祀於夏，禮從宜也。』今吳俗於六月初四、十四、廿四日，比戶用素簋祀竈，謂之謝竈。諺云：『三番謝竈，勝於清醮。』祀時，以粉糰、素羞，與臘月廿四日用葷異。又《圖經本草》云：『六月廿四日，民間用白鷄、黑菽、糖果祀竈神。』是則六月祀竈亦有用葷者矣。

按《周禮説》：『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後漢書・陰就傳》：『竈神姓張，名祥，字子郭，一作郭禪。』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嘗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一曰竈神名壞子。』《白虎通》：祭竈以雞。干寶《搜神記》：『漢陰子方以黄羊祭竈神。』東坡《縱筆》云：『明日東家應祭竈，隻雞斗酒定燔吾。』《荆楚歲時記》：以豚酒祭竈。大約除夕用葷，六月用素，各隨其時耳。然《五行書》稱：『五月辰日，豬頭祭竈，治生萬倍。』則夏令祀竈亦用葷也。又《莊子註》：『髻，竈神，著赤衣。』《荆楚歲時記》：『竈神姓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酉陽雜俎》稱：『竈屬神有天帝嬌孫，硎上童子等名。』惟《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鄭元以爲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最爲合理。

又《浴貓犬》 六月六日，俗牽貓犬浴於河，云以避蛾虱。孫德符《野獲編》、田汝成《西湖志》俱傳有是俗，云：『六月六日本非令節。』『舁貓犬浴於河，致有泊沒淤泥，踉蹌殊甚者，其義不可曉。』《宋史》以

是日爲天貺節。今吳江俗，於是日食餛飩，想沿《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食湯餅，以辟惡之意歟？

按徐禎《堯山堂外紀》云：『明毛埕謁楊南峰，適值其浴，不獲見。後南峰答拜，毛亦以浴辭。南峰即題所投刺曰：「君拜我時浴，我來君亦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謂俗有六月六日浴貓犬之謠也。』《吳門補乘》云：『六月六日浴貓犬，吳郡他邑咸有是說。』《野獲編》：『俗婦女多於六月六日沐髮，謂沐之則無膩垢。京師象隻皆用是日洗於廊外水濱，一年惟此一度。』

郭麐《浴貓犬》詞：

六月六日貓犬浴，展轉流傳竟成俗。白老烏龍不同族，何以降生同在六？我今姑試爲媒詞：司馬高才號犬子，拓跋英雄稱佛狸。烏員錦帶紛綺麗，韓盧宋鵲尤魁奇。世上紛紛多比例，李義府與景升兒。金錢犀果洗若屬，但有癡骨無妍皮。願爾貓犬洗髓伐毛宜自愛，好向洞裏雲中尋上界。

又《曝書翻經》　六月六日，故事：曝書籍圖畫於庭，以辟蠹去霉蒸，亦或曬其服物用。老儒破書，貧女敝縕，反覆勤日光。豪家富族，曝衣則登樓，綺繡畢陳，雲霞光燦，香飄綵桁，隔院傳風，裘落毳毛，灑空霏雪。曝書則分篋，縹緗幷列，古色斕斑，麻紙唐文，蹼池金玉，刻絲宋畫，樓閣仙山。至佛宇禪宮，亦出貝葉經，集村嫗爲翻經會，令跪烈日中，翻經曝之，云翻經十次，可轉男身，藉以斂錢，實誕慢不足信也。昔陳榕門中丞撫吳時，曾有條約禁之。

按《野獲編》：『六月六日，內府皇史宬曝列聖實録，御製文集諸大函，爲每歲故事。』《吳門補乘》：『六月六日曝書畫。』崔寔《四民月令》則以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則不蠹。

袁景瀾《六月六日曝書》詩：

三伏乘朝散簡編，閑庭檢點舊書籩。開廚莫遣神通盡，食字休教蠹作仙。史冊自當昭白日，聖賢眞不愧青天。風床展閱前題卷，溫故頻驚歲月遷。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六月六日，城隍廟東園有曬袍會，合邑之衣工爲之。二十四日爲雷祖誕，進香者多於丹鳳樓之小穹窿，蠟炬山堆，香烟霧噴，殿前宇下，袂雲而汗雨者不可勝計。自朔日至誕日，茹素者謂之『雷齋』，邑人幾十之八九，屠門爲之罷市。按《道經》：六月初六日爲『清暑日』，宜修『清暑齋』。今人六月中多不茹葷，或亦清暑之意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戒台》　凡遊潭柘者，必至戒台。蓋戒台無定期，惟六月六日有晾經會，縱人遊觀，而遊者卒鮮。蓋天氣既熱，又多大雨也。寺名萬壽，在潭柘東南，以松勝。故京師諭遊者，必與潭柘並稱焉。

謹按日下舊聞考：萬壽寺在馬鞍山，唐武德中建，曰慧聚寺。明正統間改今名。有康熙、乾隆御書聯額。寺有戒台，乃遼咸雍間僧法均始開，明正統中敕如幻律師說戒立壇焉。壇在殿內，以白石爲之。寺後有太古、觀音、化陽、龐涓、孫臏五洞，寺西五里有極樂峰。

又《六月六》　京師於六月六日抖晾衣服書籍，謂可不生蟲蠹。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六月六日，佛寺有曬經者，自是出郭遊覽者亦衆。城外一二里茶軒酒舍上罩蘆棚，下舖闊蓆，圍遮密樹，遠護疎籬，遊人納涼其中皆覺有趣。而市中敲銅蓋賣梅湯者與賣西瓜者鏗聒遠近，或深樹坦腹者，或柳陰垂釣者，或浴於溪卧於林者，蓋皆尋清涼而避炎熱也。

荷花生日

明・陶宗儀《説郛》弓三一佚名《内觀日疏》　六月念四日爲觀蓮節，晁采與其夫各以蓮子饋遺爲歡。

清・汪灝《佩文齋廣群芳譜》卷四引《吳郡記》　荷花蕩在葑門之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雲集，露幬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而極矣。

清・顧禄《清嘉録》卷六《荷花蕩》　是日又爲荷花生日。舊俗，畫船簫鼓，競於葑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今游客皆艤舟至虎阜山浜，以應觀荷節氣。或有觀龍舟於荷花蕩者，小艇野航，依然畢集。每多晚雨，游人赤腳而歸，故俗有『赤腳荷花蕩』之謠。蔡雲《吳歈》云：『荷花蕩裏龍船來，

船多不見荷花開。殺風景是大雷雨，博得游人赤腳回。』

按：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云：『荷花蕩在葑門外二里許，其東南接黃天蕩。』又云：『六月二十四日，畫船、簫鼓競於荷花蕩，觀荷納涼。』舊《府志》：『二十四日游荷花蕩。』又《城南草堂集》：『六月廿四，謂之荷誕，實無所出。惟《內觀日疏》：是日爲觀蓮節，毫采與其夫各以蓮子相餽遺。昔有扶乩者，是日降壇，詩云：「酒壇花氣滿吟箋，瓜果紛羅翰墨筵。聞說芙蕖初度日，不知降種自何年。」蓋嘲之也』云云。然相沿既久，類成風俗，讀張遠《南歌子》曲，猶想見當時之盛。詞云：『六月今將盡，荷花分外清。說將故事與郎聽，道是荷花生日，要行行。　粉膩烏雲浸，珠勻細葛輕。手遮西日聽彈箏，買得殘花歸去，笑盈盈。』邵長蘅《冶游》詩云：『六月荷花蕩，輕橈泛蘭塘。花嬌映紅玉，語笑薰風香。』今數十年來，翠蓋紅衣，零落殆盡，烟波浩渺，賸有小艇漁父，相爲莫逆而已。又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廿四賞荷花。黃石彩橋停畫鷁，水晶冰窖劈西瓜。痛飲對流霞。』注：『六月廿四日爲荷花生日。游人都至葑溪，溪傍置冰窖，盛暑不熱。』然今俗亦都非矣。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六《六月・荷花蕩》　二十四日爲荷花生日。舊俗，競於葑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其地皆窪下田，不能藝禾黍，彌望潰衍，無高堤橋梁亭觀。土人植荷爲生息。花年年盛一方，見慣不鮮，行舟過無采采。凡荷，藕惡石，芋惡泥，花葉喜日，故水太深而陰涼者，不能花也。是地蕩田與荷性宜，故植易蕃。值荷誕日，畫船簫鼓，羣集於此。令世異時移，游客皆艤舟虎阜山浜，以應觀荷佳節。或有觀龍舟于荷花蕩者，小艇野航，依然畢集。每多晚雨，游人赤腳而歸，故俗有赤腳荷花蕩之謠。

按《百城烟水》云：『荷花蕩在葑門外二里許，其東南接黃天蕩。』六月廿四日，畫船簫鼓競於此地，觀荷納涼緝柳編，稱六月廿四日爲觀蓮節。昔有乩仙降壇，詩云：『酒壇花氣滿吟箋，瓜果紛羅翰墨筵。聞說芙蕖初度日，不知誕降自何年。』蓋嘲其無所本也。張崶菴《夢憶》云：『天啟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蕩，樓船畫舫至魚艭小艇，僱覓一空。遠方游客，有持錢數百，無所得舟，蜷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見蕩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靚粧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雜，男女之勝以溷，歊暑煙燠，靡沸終日而已。荷花蕩終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蹂踐不知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燠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糢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余謂今數十年來，翠蓋紅衣，猶然如昔，而烟波浩渺，畫鷁稀逢，賸有野艇魚舫，相爲爭集，無復向時之盛觀矣。

張遠《荷誕日詞・調寄南歌子》：六月今將盡，荷花分外清。說將故事與郎聽，道是荷花生日，要行行。　粉膩烏雲浸，珠勻細葛輕。手遮西日聽彈箏，買得殘花歸去，笑盈盈。

邵長蘅《冶游》詩：六月荷花蕩，輕橈泛蘭塘。花嬌映紅玉，語笑薰風香。

王寵《荷花蕩》詩：解纜芙蓉岸，飛觴綠水筵。狂歌金縷曲，醉飲玉壺天。織女宵期迫，銀河浪靜偏。挂帆逢七夕，若個是張騫。

黃省曾《荷花蕩》詩：競楫都人集，喧游國事傳。探芳憐勝日，攜客討湖天。玉笛吹新柳，紅妝奪始蓮。開襟觀未極，沽酒不論錢。

曹以新《荷花蕩》詩：無數蘭舟指葑湖，傾城誰復笑狂夫。牲醪賽廟侵晨入，紅粉憐花竟日晡。南國遺風今亦古，西施香夢有還無。未能免俗聊乘興，白藕紅菱醉酒胡。

袁景瀾《荷花生日》詩：六月廿四荷花誕，伏日炎歊坐流汗。鱄鯉門外盛觀蓮，翠蓋紅衣香不斷。傾城士女恣娛游，六柱船搖雙櫓柔。簇舄摩肩雜諧謔，碧筩泛酒傳清謳。鬧紅百舸人聲亂，並蒂齊摻攘皓腕。璆窗四面眩花光，燦爛一川雲錦段。就中座客擬神仙，消夏乘涼話水天。彈棋戰茗調絲竹，沉李浮瓜擘錦箋。大船爲經小船緯，回環水轡騰鼓吹。袂雲汗雨壓江潮，揉雜紅紅兼翠翠。雷輥濤喧鬨作堆，千花競笑萬花陪。拍翅鷗鷺飛遠避，薰風吹滿錦帆來。頻年世異時趨換，蘭橈盡艤山塘畔。此間好景賸烟波，野艇漁舫爭渡喚。黃昏一陣雨瀟瀟，赤腳人歸楊柳岸。

浴象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風俗・六月六日》　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翼於波浪中。畢事精液浮出，腥穢因之漲膩，居人他處遠汲，必旬日而始澄澈。又憎人見之，遇者必觸死乃已。間有黠者預升茂樹濃陰之中，俯首密窺，始得其情狀如此。又象性最警，入朝遲誤，則以上命賜杖，必伏而受箠如數，起又謝恩。象平日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遇有罪貶降，即退立所貶之位，不復敢居故班。排列定序，出入綴行，較人無少異，眞物中之至靈者。穆宗初登極，天下恩貢陛見，朝儀久不講。諸士子欲瞻天表，必越次入大僚之位，上玉色不怡，朝退欲行譴責，賴華亭公婉解之而止。時謂明經威儀，曾羣象之不若。象初至京，傳聞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及駕輦駄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遇有疾病不能入朝，則倩下班暫代，象奴牽之彼房，傳語求替，則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鬻栗銅鼓諸聲，入觀者持錢畀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奴受錢滿數，而後昂鼻俯首鳴鳴出聲。其在象房間亦狂逸，至於撤屋倒樹，人畜遇之俱糜爛。當其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預以巨繚縻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緹帥申報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距其斃已旬餘，穢塞通衢，過者避道。且天庖何嘗需此殘臠，京師彌文，大抵皆然。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觀洗象。每年初伏起，錦衣衛官校，日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外濠內洗濯，至三伏而止，觀者如堵。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　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承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於河也，則蒼山之頹也，額耳昂回，鼻舒斜吸噓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髻。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略】

山陰徐渭《宣武門河看洗象》：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決蕩麤泥落，吹噴細雪殘。鼻卷荷出水，牙矯藕穿瀾。起沒漩渦口，崔嵬菱岸端。巴蛇吞未下，灘石浸還乾。逐隊旋蹄易，呼羣拭背難。秣芻廝養役，湔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闌。不爭儔力大，共荷主恩寬。

福州王繼皐《六月九日，宣武門外看洗象，十韻》：舞獸蒙恩澤，炎蒸湯沐施。金吾開衛仗，玉殿輟朝儀。旗鼓壕池漲，喧闐男女窺。沉浮山起伏，噓吸雨紛絲。垂首欣先浴，前踪戀久嬉。驚波魚杳杳，遠影燕遲遲。兩岸人如壁，連鑣官共隨。齒妨泥內石，身避水中坻。薄澣馴人意，潛涵伏火時。載歸毛骨竦，跪上萬年巵。

應天孫國牧《宣武門看洗象，次王元直韻》：龍城奇捷奏，象闕大酺施。暫輟虞廷舞，行驅漢殿儀。步驚城堞遠，影向急湍窺。吸浪雲初卷，噴波雨忽絲。渦藏魚媵疾，樹隱雁臣遲。鼓吹荷風颺，旌麾柳浪移。鼻觀羣體具，胎領六年私。作籟時噓狹，防濡屢就坻。齒延焚玉日，皮保偃戈時。沫彼遺漿穢，何應佐酒巵。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六月・浴象》　鑾儀衛馴象所，於三伏日，儀官具履服，設儀仗鼓吹，導象出宣武門西牐水濱浴之。城下結綵棚，設儀官公廨監浴，都人於兩岸觀望，環聚如堵。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洗象》　象房有象時，每歲六月六日牽往宣武門外河內浴之，觀者如堵。後因象瘋傷人，遂不豢養。光緒十年以前尚及見之。象房在宣武門內城跟迤西，歸鑾儀衛管理。有入觀者，能以鼻作鬻簫銅鼓聲。觀者持錢畀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錢滿數，而後昂鼻俯首，嗚嗚出聲。將病，耳中出油，謂之山性發。象壽最長，道光間有老象，牙有銅箍，謂是唐朝故物，乃安史之輩攜來者。後因象奴等尅扣太甚，相繼倒斃。故咸豐以後十餘年象房無象。同治末年、光緒初年，越南國貢象二次，共六七隻，極其肥壯。都人觀者喜有太平之徵，欣欣載道。自東長安門傷人之後，全行拘禁，不復應差，三二年間饑餓殆盡矣。

謹按日下舊聞考：象房係前明弘治八年修。蓋象至京，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駕車駄寶皆用之。若常朝止用六隻耳。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差等。國朝因之，一如其舊，但改錦衣衛爲鑾儀衛耳。

火把節

明・江盈科《雪濤談叢・滇中火節》 滇省風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俱束葦爲藁，高七八尺，凡兩，樹置門首，遇夜炳燎，其光燭天。是日各家俱用生肉切爲膾，調以醯蒜，不加烹飪，名曰喫生，總稱曰火節。問其故，謂吊忠臣王禕，留此記，蓋禕受命入滇，說元梁王降，王反殺禕，醢其肉。若爾則炳藁可也，奚忍食生爲耶？夫楚人競舟，吊屈子也。晉人禁烟，傷介推也。皆有不忍之意焉。王公被醢而滇俗斫膾喫生，毋乃倒置乎？存炳火，革食生，可也。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火把節》 雲南，六月二十五日入夜，家家束松明爲庭燎，雜以草花，高丈餘，燃之，殺牲祭祖，老少圍坐火下，飲酒達旦。自官署都邑以及鄉村田野，無不皆然，謂之『火把節』，又謂『星回節』。相傳漢夷酋阿南夫爲人所俘，誓不從賊，以是日赴火死，國人哀之，因爲此會。一云孔明是日擒孟獲，侵夜入城，父老懽呼，設庭燎迎之。《滇程記》。或云弔忠臣王禕，非也。

七月分部

明・陶宗儀《說郛》弓六〇引晉・周處《風土記》 每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於廟，扶老攜幼，環宿其旁，凡五日。祠以牛、兔、酒、鮓，椎歌歡飲即還，惟不用犬云。

明・沈榜《宛署・雜記・民風一・土俗》 ［七月］掛地頭，宛農家歲以是月祈禱年豐，各用麵果送紙錢，掛田禾之上，號曰掛地頭。

清・顧祿《清嘉錄》卷七《染紅指甲》 搗鳳仙花汁，染無名指尖及小指尖，謂之『紅指甲』。相傳留護至明春元旦，老年人閱之，令目不昏。

按：周密《癸辛雜志》：『鳳仙花紅者，搗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日久漸退回，人多喜之。』《花史》：『李玉英秋日搗鳳仙花染指甲。』又明瞿佑《紅甲》詩云：『金盆和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掐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但不定在七夕耳。惟《崑新合志》則云：『七夕，少女搗鳳仙花汁染指尖。』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七《染紅指甲》 周密《癸辛雜志》云：『鳳仙花紅者，搗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吳俗，閨房中七月間，盛行染指甲之俗，多染無名指，及小指尖，謂之紅指甲。相傳留護至明春元旦，老年人閱之，令目不昏。

按：鳳仙花，南宋宮中稱好女兒花；張宛邱呼爲菊婢；韋君名爲羽客。或搗花瓣，以葉裹染指甲，鮮紅可愛，亦名指甲草，一名金鳳花。二月下種，苗高二三尺，初夏至深秋，次第開謝，五色燦然，更有灑金盤、雙頭鳳、佛頂珠諸名。此花不生蟲蠹，蜂蝶避之，故《本草》列入毒草。庖人收其子，烹肉易爛，性急故也。《本草綱目》：『指甲花有黃白二色，夏月開，香似木犀，可染指甲，過於鳳仙花。』《花史》：『李玉英秋日搗鳳仙花，染指甲。』後於月中調弦，或比之落花流水。《玉臺清照》云：『婦人染指甲用紅。』按《事物考》：『楊妃生而手足甲爪皆紅，宮中效之。』《稗雅廣類》云：『蠙蜳化蟬，吳女取蟬蛻，和鳳仙花搗之，染指甲極紅媚可愛。』魚元機詩云：『偏憐愛數蠙蜳掌。』

唐鄭奎妻《秋日》詩：

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俗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

楊維禎《詠紅指甲》詩：

金鳳花開絳色鮮，佳人染得指尖丹。彈箏亂落桃花片，把酒輕浮玳瑁斑。拂鏡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有時倦托香腮想，疑是胭脂點玉顏。名物通載。

雲間葉尋源《醉蓬萊》詞：

步桐陰苔砌，鳳子舒英，殷痕狼籍。玉盒盛來，向銀盆碎屑。漫搗元霜，似敲素練，釀出胭脂液，點點輕濡纖纖頻染，珊瑚暈赤。日午琵琶，夜深弦索，流水聲中，小紅飛積。莫笑妝濃，勝綠眉黃額。膩粉偷

勻，香腮斜托，花片魚鱗迹，臂上守宮，袖邊殘唾，一般憐惜。

又《預先秋》　立秋前數日，必有微雲細雨，乍陰乍晴，密點廉纖，輕颸飄忽，俗謂之秋風盲雨。於時玉露晨流，炎暑將退，漸有新秋涼意，俗謂之『預先十日作秋天』。作音佐。

又《齋田頭作秋社》　中元，農家祀田神，村翁里保斂錢。於土穀神祠作會。刑牲叠鼓，男女聚觀，與會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又或具粉糰、雞黍、瓜蔬之屬，於田間十字路口，祝而祭之，謂之齋田頭。《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今之齋田頭，殆即古穰田之俗歟！

按韓昌黎詩：『共向田頭樂社神。』又云：『願爲同社人，雞豚宴春秋。』《周禮》：『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疏》云：『社者，五土之總神，又爲田神之所依。』則田家中元之祀，猶古之秋社耳，居家宜忌。秋社日，人家兒女俱令早起，恐社翁爲祟，與春社同。婁元禮《田家五行》：『社日應候，田園樂事，並與春社同，但景物异耳。』唐詩云：『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荆楚歲時記》：『秋分以牲祠，具供帳，盛於仲春之月。社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餘之會，其在兹乎！』宋王宏《卜紀》云：『秋社之會，擲茭於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以卜。』《楚詞》云：『索瓊茅以筵篿兮。』人折竹結草以卜，謂爲壽也。

又《七月晦日地燈》　七月三十日爲地藏誕，昏時比戶燃燭庭堦，炷香於地，謂之地藏燈，亦稱幽明燈。兒童聚磚瓦成塔，焚琥珀屑爲戲。明燭通衢，紅燄滿城，道路如晝。《北京歲華記》亦載是風俗，則不獨吳郡爲然也。又俗傳吳民於七月晦點地燈，爲祭弔無主孤魂張士誠所設。古人以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地燈之祭淮張，亦迎祭厲壇之意耳。

七夕

漢・劉歆《西京雜記》卷一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　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張守節正義：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戾，亂兵起；直，將有功；曲，則將失計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皇。』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妝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牽牛星荆州呼爲『河鼓』，主關梁，織女則主瓜菓。嘗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陳几筵酒脯瓜菓於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世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宋孝武《七夕詩》云：『迎風被綵縷，向月貫玄針。』是也。周處《風土記》曰：『七月七日，其夜灑掃庭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菓，散香粉於筵上，以祀河鼓、即牽牛也。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或光耀五色，以爲徵應，便拜得福。』然則中庭祈願，其舊俗乎。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

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又《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爲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唐・丘光庭《兼明書》卷五《七夕》 明曰：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詢其所自，則說有異端。靜而思之，抑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或中分之時，南北異文，車書不一。必北朝帝王有當七日而崩者，故其俗間用六日之夕。南人不爲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論，昭然可見。

宋・吳淑《事類賦》卷五《歲時部二・秋冬・秋》 若乃雲漢靈匹，見於七夕。謝惠連《七夕》詩曰：雲漢有靈匹，彌年月相從。阮巷矜綈錦之衣，《竹林七賢論》曰：諸阮頗善居室，內足於財，唯籍一巷，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曝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籍兄子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然耳。』魏宮愴琉璃之筆。《風土記》曰：陸機書曰：在平原，嘗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瑠璃筆一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妤云：『見此使人悵然。』按：魏武帝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知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雜耳。或張雲錦之帷，《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掃除宮掖，張雲錦之帷，燃九微燈，夜二唱後，西王母駕九色班龍上殿。或履玄瓊之舄。《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武帝戴太眞晨纓之冠，履玄瓊鳳文之舄。道武則參合分祥，《後魏書》曰：道武帝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漢帝則猗蘭告吉。《漢武帝故事》曰：景帝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武帝於猗蘭殿。《洞冥記》曰：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崇芳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林，來蔽戶牖，乃改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據此則武帝初名彘也。層城嬉戲，《輿地志》曰：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穿針，世謂之穿針樓。開襟縫適。《西京雜記》曰：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針於開襟樓。西母則青鳥傍侍，《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夾侍王母傍。寶后則神光照室。《後漢書》曰：寶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後之瑞。亦有針穿七孔，《荊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燈燃九微。見上『張雲錦之帷』注。命五龍之駕，《列仙傳》曰：吳蔡經去家時已老，及還，更少壯，鬚髮皆黑。語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數百斛飲擬之。至期日，王方平果來，乘羽車，駕五龍。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臨百子之池。《西京雜記》曰：歲夫人侍兒貫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千關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綬。』登舜山而騁望，《酉陽雜俎》曰：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撫曰：『吾所經多矣。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耳。』侍玄圃以裁詩。晉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曰：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禾茂園，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遊。晉宣曝書而迫遽，王隱《晉書》曰：魏武辟高祖，高祖以漢祚將終，不欲屈於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於高祖門外樹陰下息。時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竊知，還，具以告。乃重遣辟之，勑行者曰：『若復不動，便可收之。』高祖懼而應命。郝隆曬腹而逶迤。《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曬衣服，隆乃仰卧出腹，云曬書。陶安騎龍而遐騖，見《火賦》『散陶安之冶』注。子喬乘鶴而難追。見《山賦》『見王喬於緱氏』注。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錄》卷四《七月》 七夕，潘樓前賣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車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車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復得出，至夜方散。嘉祐中，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馬行者，開封尹得其人，竄之遠方。自後再就潘樓。其次麗景、保康諸門及睦親門外，外有乞巧市，然終不及潘樓之繁盛也。夫乞巧樓多以采帛爲之；其後，婦女以七孔針於月下穿之，其實此鍼不可用也；鍼褊而孔大，其餘乞巧，南人多倣之。京師是日多博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之摩睺羅。小大甚不一，價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及於華侈者。南人目爲巧兒。

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三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月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荊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

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歷》攷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繼翁大卿悴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綵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又《武林舊事》卷三《乞巧》　立秋日，都人戴楸葉，飲秋水、赤小豆。七夕節物，多尚果食、茜雞。及泥孩兒號『摩睺羅』，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其直不貲。併以蠟印兔雁水禽之類，浮之水上。婦人女子，至夜對月穿鍼。飣餖杯盤，飲酒爲樂，謂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貯盒內，以候結網之疎密，爲得巧之多少。小兒女多衣荷葉半臂，手持荷葉，效顰摩睺羅。大抵皆中原舊俗也。

七夕前，脩內司例進摩睺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佛手香製造，悉用鏤金珠翠。衣帽、金錢、釵鈿、佩環、眞珠、頭鬚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廚。制閫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爲貢者。宮姬市娃，冠花衣領皆以乞巧時物爲飾焉。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七夕》　七月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外街，及馬行街內，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欄座，或用紅紗碧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直數千者。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爲時物追陪。又以黃蜡鑄爲兔、雁、鴛鴦、鸂鶒、龜、魚之類，彩畫金縷，謂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樣，謂之『花瓜』。又以油麵糖蜜造爲笑靨兒，謂之『果食』。花樣奇巧百端，如捺香方勝之類。若買一斤。數內有一對被介冑者如門神之像，蓋自來風流，不知其從，謂之『果實將軍』。又以菉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藍綵縷束之，謂之『種生』。皆於街心綵幙帳設出絡貨賣。七夕前三五日，車馬盈市，羅綺滿街。旋折未開荷花，都人善假做雙頭蓮。取玩一時，提攜而歸，路人往往嗟愛。又小兒須買新荷葉執之，蓋効顰磨喝樂。兒童輩特地新粧。競誇鮮麗。至初六日七日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鋪陳磨喝樂、花、瓜、酒、炙、筆、硯、針、線、或兒童裁詩。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之門首，爭以侈靡相尚。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四《七夕》　七月七日，謂之『七夕節』。其日晚晡時，傾城兒童女子，不論貧富，皆著新衣。富貴之家，于高樓危榭，安排筵會，以賞節序，又于廣庭中設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銀小盒兒盛之，次早觀其網絲圓正，名曰『得巧』。內庭與貴宅皆塑賣磨喝樂，又名摩睺羅，孩兒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綵裝欄座，用碧紗罩籠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綠銷金桌衣圍護，或以金玉珠翠裝飾尤佳。又于數日前，以紅熾雞果食時新果品，互相餽送。市井兒童，手執新荷葉，效摩睺羅之狀。此東都流傳，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記也。

明・陶宗儀《説郛》弓一一〇《元氏掖庭録》　九引堂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采絲穿九尾鍼，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焉。

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嬪妃不得登臺，臺上結綵爲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爲勝負。次日設宴大會，謂之『鬬巧宴』，負巧者罰一席。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天地類・經星牛女》　《容齋隨筆・辯

鬼宿度河》篇曰：經星終古不動。殊不思天是動物，經星即其體也。蔡傳曰：繞地左旋，一日一週而過一度，夜視可知矣。但不似緯星週天，各有年數。牽牛織女七夕渡河之說，始於《淮南子》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誌》云：七月牽牛嫁織女。詩人後遂累累致詞，殊不知《淮南》好奇，《齊諧》志怪，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斷案矣。又《爾雅》并《荊楚記》。俱以河鼓爲牽牛，不知何據。《月令》明曰：『季春旦，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正指牛宿言也。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　七夕織女渡河詣牽牛所，其說肇於漢武帝，中秋玩月肇於唐明皇，九日登高肇於漢桓、景。今世俗七夕，婦女陳瓜果於几筵，望月穿鍼，以爲乞巧，不知何昉。中秋供月以餅，取團圓之象，遂呼月餅。九日食栗糕，取登高之意，古人佩茱萸，飲菊花酒，皆時物也。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糕酒前羅列。』自昔然矣。七月望祀，釋家謂之盂蘭，齊俗云鬼節，謂地獄放假五日，則矯飾甚矣。時民間翦紙爲袍，燃硝磺爲燈，以木板泛於湖上，多至數百，夜望如星，亦足娛目。中秋泛湖，招邀良朋勝友，舉觴把玩，甚暢幽懷。夜涼人靜，月色湖光，上下澄澈如洗。當此之時，擊楫浩歌，心神飛越，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悠然樂而忘人世矣。即有蓬壺三島，何以過之！

明・沈榜《宛署雜記・民風一・土俗》　七月浮巧針，七月七日，民間有女家各以碗水暴日下，令女自投小針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粗如槌，因以卜女之巧。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　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針，婦女曝盎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繡鍼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鍼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茹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徵矣。婦或歎，女有泣者。【略】

信陽何景明《七夕》：『楚客羈魂驚巧夕，燕京風俗鬬穿針。樓臺送暑催秋扇，關塞迎寒起暮砧。海内弟兄風雨夢，天涯兒女歲時心。乘槎莫問支機石，河漢年年此夜陰。』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一四八《風俗》　七夕宮中最重，市上賣巧果，人家設宴，兒女對銀河拜。《北京歲華記》七夕前數日，種麥於小瓦器，爲牽牛星之神，謂五生盆。《燕石集》

清・潘榮陛《帝京與時紀勝・七月・七夕》　七夕前數日，種麥於小瓦器，爲牽牛星之神，謂之五生盆。幼女以盂水曝日下，各投小針，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犄如椎，因以卜女之巧。街市賣巧果，人家設宴，兒女對銀河拜，咸爲乞巧。

清・周廣業《過夏雜録》卷三《牛、女》　謝應芳嘗與常州路學教授盛克明論文廟旁土地夫人像當毀。大旨謂聖人清廟之側，不當夫婦偶坐，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饗士大夫之籩豆。此猶爲文廟起見，非謂不應有夫人也。顧亭林論泰山府君夫人，推之無神不有夫人，因言世人好淫之甚。其言精矣。至若牽牛、織女，二星也。自張華槎客之說出，遂有鵲橋乞巧侈談美事。雖文人寄托，初無所損，究之理短。杜清獻範有《七夕歌》云：『象緯昭垂各度纏，牛女之說從何年？博物有志張茂先，客槎親見織與牽。坐令千載習繆傳，遂將濁欲穢清玄。詩史實録百世賢，亦以俚語形歌篇。君不見昭陽夜靜玉欄邊，誰知漁陽萬騎橫戈鋋？何如鳳簫縹緲緱山巔，舉手辭世乘雲騫。我欲浩歌痛飲秋風前，仰視星斗奕奕紛羅駢。安得壯士橫笛一聲吹上徹九天！』魏了翁亦有《七夕詩》，其一云：『經星不動隨天旋，枉被嘲謔千餘年。無情文象豈此較，獨嗟陋習輕相沿。我嘗作詩詆誹之，尚有遺恨忏陳編。人于萬物爲至靈，聰明照徹天地光。其如形氣之所囿，則以學問開蒙矇。不知誰爲乞巧者，乃謂天孫執其權。天孫七襄不能報，世間之拙無加焉。癡兒騃女競針縷，高樓大第迷管弦。漢魏以來用一律，無人出語扶其顛。其間假拙濟巧者，又欲托此文姦言。敢因良會追往事，更發之語聲餘冤。』二公皆名儒，其所析辨，令人犁然當心。而清獻詩尤意氣橫溢，聲情高壯，由其眼孔高，魄力大，不徒以翻案見奇也。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一《七夕考》　《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云：『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此二文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子晉七月七日見緱氏山。《漢武・内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

仙多以七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梁玉清事。世人以天上有夫婦之道，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漢人猶言牽牛渡河，後人乃言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注：『織女爲處女。』《開元占經》引《星占》云織女七夕有渡河之說。似非處女之稱，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言『睆彼牽牛』，而別生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遙相望』，從『睆』生義也。注引曹植《七詠》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時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牛居東，織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七襄』屬織女，故偏言織女渡河也。《西京雜記》云：『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針於開襟樓，是乞巧之事。』《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果。九百六十四。』《乾象通鑑》引《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藏珍寶，以保神明，則瓜果宴之本。』其匹配之說，《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與扶筐爲妃。』《荊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之足。』則扶筐爲男占。《甘氏星經・中官》云：『扶筐七星，在天津北，其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耕織相對，扶筐與牽牛亦農桑相對，不言扶筐嫁牽牛，又不言織女嫁扶筐者，世俗於《小正》、《大東》之文自增故實也。前人或辨牛、女俱在河北，案河鼓牽牛三星，居河南左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漸臺之北，非牛、女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詣牽牛。吾向已被召」。明日，失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渡河之說，非始武丁。又《六帖・鵲部》引《淮南子》云：『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今《淮南》無之，或《萬畢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今《風俗通》已殘缺。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塡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顚禿，又復不見，容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爲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妄意爲織女橋致首禿爾。《開元占經》引郗萌云：『織女一名東橋。』亦是兼采衆說。然郗萌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巧遺說，後徒於昏見南方時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由附會《詩》《禮》。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筐；言乞巧，而不於十月晨見東方時也。

清・顧祿《清嘉錄》卷七《巧果》　七夕前，市上已賣巧果，有以麪白和糖，綰作苧結之形，油汆令脆者，俗呼爲『苧結』。至是，或偕花果、陳香蠟於庭或露臺之上，禮拜雙星以乞巧。蔡雲《吳歈》云：『幾多女伴拜前庭，豔說銀河駕鵲翎。巧果堆盤卿負腹，年年乞巧靳雙星。』

按：王鏊《姑蘇志》云：『七夕，市上賣巧果。』又九縣《志》皆云：『七夕，以麪和糖，油煎令脆食之，名曰「巧果」。』蓋以喫巧果叶乞巧也。』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乞巧望雙星。果切雲盤堆玉縷，針拋金井汲銀瓶。新月掛疏櫺。』然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亦云：『七夕，以油、麪、糖蜜造爲笑靨兒，謂之「果食」，花樣奇巧。』又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云：『七夕，市上賣巧果。』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七夕設時果祀雙星，謂之「巧果」。或以花儷之，爲閨房韻事。』詩云：『乞巧誰從貧聘錢，瓜花穀板獻初筵。阿儂采得同心果，不爲雙星證夙緣。』吳中舊俗，七夕陳瓜果，焚香中庭，僧尼各聚男女燒香者爲會。見《吳縣志》。又范《志》：『七夕，亦有乞巧會，令兒女輩悉與，謂之「女兒節」。』又王《志》：『七夕，以青竹戴綠荷繫於庭，作承露盤，男女羅拜月下，飣果皆曰「巧」。又以綫刺針孔辨目力。明日視盤中蜘蛛含絲者，謂之「得巧」。餘皆舉露飲之。』今俗皆廢。《字彙》：『汆，土懇切，音吞，上聲。水推物也。』《字林撮要》：『汆，在水上爲汆。』吳語謂以水推物曰汆。

又《磬巧》　七日前夕，以杯盛鴛鴦水，掬和露中庭，天明日出曬之，徐俟水膜生面，各拈小針投之使浮，因視水底針影之所似以驗智魯，謂之『磬巧』。

按：沈榜《宛署雜記》：『燕都女子，七日以椀水曝日中，各投小針，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綫，犇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劉侗《帝京景物略》謂之『丟巧針』。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謂：『即古穿針遺俗，杭人謂之針影。』詩云：『穿綫年年約比鄰，更將餘巧試針神。誰家獨見龍梭影，繡出鴛鴦不度人。』磬，《廣韻》『冬毒

切』，《集韻》『都寿切』，並音篤，落石也。吳語謂棄擲曰磬。其義可通。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七《巧果乞巧》 《夢華録》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爲戲，爲婦人宜子之祥，名弄化生，供瓜花穀板以乞巧。以油麪糖蜜，造爲笑靨兒花樣，百般奇巧，如捺香、方勝之類，謂之果食。』吳中舊俗，七夕，市上賣巧果，以麪和糖，綰作苧結形，或剪作飛禽之式，油煮令脆，總名巧果。閨中兒女，陳花果香燈、瓜藕之屬，於庭中露臺，禮拜雙星，爲乞巧會，令兒女輩悉與，謂之女兒節。以青竹戴綠荷，繫于庭，作承露盤。男女羅拜月下，以線刺針孔辨目力。明日視盤中蜘蛛令絲者，謂之得巧。餘皆舉露飲之。貴家鉅族，結綵樓於庭，爲乞巧樓；穿七孔針，名曰弄影之戲。見天河中耿耿白氣，或耀五色，以爲雙星渡河徵見，便拜得福。

按《歲時記》：『七夕乞巧，有蟢子網於所陳瓜上，則以爲得巧。』《下黃私記》：『下黃人每值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則急呼女子持針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則乞巧不獨七夕也。《方輿勝覽》：『土人工於土塑，七夕造摩睺羅尤爲精巧。』

《熙朝樂事》：『七夕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爲摩睺羅。』按此爲婦人宜子之祥。唐人《宮詞》云：『芙蓉殿上中元節，水拍銀盤弄化生。』即此摩睺羅也。

袁景瀾《七夕乞巧詞》：涼颸吹轉商秋律，天街夜靜銀河直。洗車雨過乍開晴，幾處園林新月色。雲光奕奕渡雙星，曝衣樓外綵棚立。紅閨眷屬聚良宵，妝成笑語中庭集。飣盤果餌襲爐香，娉婷拜起瑤階側。默禱織女與黃姑，但願所求遂胸臆。所求不是爲連理，所求不是爲比翼。傳聞天上有神仙，乞靈祈賜聰明質。金梭即遣墮儂前，蛛絲織就回紋式。更願穿盡七孔針，刺繡羣中推第一。衷情良久訴分明，猶有餘情訴未畢。青天碧海兩茫茫，天孫未識能聞得。井邊梧葉落銀床，清露飛來羅巾濕。銅壺滴瀝漏聲長，疎簾風動流螢入。豈知巧拙本生定，仰乞天生亦何必。苟能乞與人間巧，人人巧與天孫匹。何乃落落巧者稀，可知仙亦難爲力。從來至巧不如拙，巧者常勞拙者逸。工倕儷指遭天刑，鑿雕混沌眞形失。逞巧無如守拙良，大巧由來存樸實。悵望盈盈一水間，仙路雲軿歸去疾。牽牛花底曙光生，人間機變紛紜出。

又《卜巧》 七日前夕，以杯盛鴛鴦水，掬和露中庭，天明日出曬之，徐俟水膜生面，各拈纖鍼，投之使浮，視水底針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直如軸，則拙徵矣。

按《宛署雜記》：『燕都女子，七日，以碗水暴日中，各投小針，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綫，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劉侗《帝京景物略》：『七夕丟巧針。』

袁景瀾《七夕卜巧詞》：夜聽金盆搗鳳仙，織織指甲染紅鮮。投針巧驗鴛鴦水，繡閣秋風又一年。

吳曼雲《江鄉節物詞》：穿線年年約比鄰，更將餘巧試針神。誰家獨見龍梭影，繡出鴛鴦不度人。

又《看天河占米價》 《紀曆撮要》：『七夕天河去，探米價。回快米賤，回遲米貴。』《崑新志》：『七夕天河去，以河來日久速，卜米價貴賤，大約十日則一兩。』郭傾伽《樗園消夏録》載戴石屏《舟中夜坐》詩云：『獨坐觀星斗，一襟秋思長。天河司米價，太乙照時康。』謂此語流傳已久。吳中兒女，秋夕乘涼露坐，笑語喧譁。七夕後看銀河顯晦，卜米價低昂，謂晦則米貴，顯則米賤。俗又爭唱里諺云：『天河斜擱，人家咬菱角；天河闌環，人家喫新米飯。』則以天河之斜直，占秋候之早晚也。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七夕賣穀版》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云：七月七夕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又以黃蠟鑄爲鳧雁、鴛鴦、鸂鶒之類，謂之水上浮。又以小版，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版。按諸玩具中，穀版最有意矣。

又《乞巧用七月六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京師人家，左廂以七月六日乞巧，右廂以七夕乞巧。按七夕用六日，已載於《續鈔》卷一，今乃知宋時京師有用六用七之不同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丟針》 京師閨閣，於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針，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綫，牠如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謂之丟針兒。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七月七夕，人家多談牛女渡河事。或云

是夜三更於葡萄架下靜聽，能聞牛女隱隱哭聲。而穿針乞巧，今皆不舉。惟六日晚間，設水碗於花下，七日午中，婦女以細枝拋水中，視其影形以占拙巧。此亦乞巧之別義也。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五《天時門・秋》　七夕，天河去探米價。回快米賤，回遲米貴。

中元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經》又云：目連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菓，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脱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唐・楊炯（《楊炯集》卷一）《盂蘭盆賦》　粤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聖神皇帝御洛城南門，會十方賢衆，蓋天子之孝也。渾元告秋，羲和奏曉。太陰望兮圓魄皎，閶闔開兮涼風嫋。四海澄兮百川晶，陰陽肅兮天地窅。掃離宮，清重閣；設黄邸，張翠幕。鸞飛鳳翔，睒暘倏爍。雲舒霞布，翕赫忽霍。陳法供，飾盂蘭，壯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蓮吐而非夏，赬果搖面不寒。銅鐵銅錫，璆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憲章三極，儀形萬類，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貞兮象地。殫怪力，窮神異。少君王子，掣曳曳兮若來；玉友瑤姬，翩躚躚兮必至。鳴鸞鸛與鸞鶯，舞鵾雞與翡翠。毒龍拏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怖魍魎，潛魑魅，離婁明目，不足見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徵其奥祕。繽繽紛紛，氛氛氳氳，五色成文若榮光，休氣發彩於重雲。奮奮桑桑，煥煥爛爛，三光壯觀若合璧，連珠秋耀於長漢。夫其遠也，天台傑起，繞之以赤霞；夫其近也，削成孤峙，覆之以蓮花。晃兮瑤臺之帝室，艷兮金闕之仙家。其高也，上諸天於大梵；其廣也，遍諸法於恆沙。上可以薦元符於七廟，下可以納羣動於三車者也。於是乎騰聲名，列部伍，前朱雀，後玄武；左蒼龍，右白虎；環衛匝，羽林周。雷鼓八面，龍旂九斿。星戈耀日，霜戟舍秋。三公以位，百寮乃人。鳴珮鏘鏘，高冠岌岌。規矩中，威容翕，無族談，無錯立。若乃山中禪定，樹下經行，菩薩之權現，如來之化生，莫不汪洋在列，歡喜充庭。天人儼面同會，龍象寂面無聲。

聖神皇帝乃冠通天，佩玉璽，冕旒垂目，紞纊塞耳。前後正臣，左右直史，身爲法度，聲爲宮徵，穆穆然南面以觀矣。八枝初舍，四影高懸。上妙之座，取於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於香積之天。隨藍寶味，舍衛金錢。麵爲山兮酪爲沼，花作雨兮香作烟。明因不測，大福無邊。鏗九韶，撞六律；歌千人，舞八佾。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麒麟在郊，鳳凰蔽日，天神下降，地祇咸出。於是乎上公列卿，大夫學士，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散元氣，運洪爐；斷鼇足，受龍圖；定天寶，建皇都。至如立宗廟，平圭泉；繡栭文楣，山藻藻稅；昭穆叙，樽罍設；以觀嚴祖之耿光，以揚先皇之大烈，孝之始也。考辰耀，制明堂；廣四修一，上圓下方；布時令，合蒸嘗；配天而祀文考，配地而祀高皇，孝之中也。宣大乘，昭羣聖；光祖考，登靈慶；發深心，展誠敬，刑於四海，加於百姓，孝之終也。夫孝始於顯親，中於禮神，終於法輪。武盡美矣，周命惟新。聖神皇帝於是乎唯寂唯靜，無營無欲，壽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賢相，惇風俗；遠佞人，搒刑獄；省遊宴，披圖籙；捐珠璣，寶菽粟；罷官之無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軌躅。太陽夕，乘輿歸；下端闈，入紫微。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中元節》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先數日市井賣冥器：靴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紙糊架子盤遊出賣。潘樓并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腳，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倍。中元前一日，即

賣練葉，享祀時鋪襯卓面。又賣麻穀窠兒，亦是繫在桌子腳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又賣雞冠花，謂之『洗手花』。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纔明即賣穊米飯，巡門叫賣，亦告成意也。又賣轉明菜花、花油餅、餕𩜙、沙𩜙之類。城外有新墳者，即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者院謁墳。本院官給祠部十道，設大會，焚錢山，祭軍陣亡歿，設孤魂之道場。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中元》 七月十五日，道家謂之『中元節』，各有齋醮等會。僧寺則於此日作盂蘭盆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醬、冥衣、時果、綵段、麪棊，而茹素者幾十八九，屠門爲之罷市焉。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四《解制日中元附**》** 七月十五日，一應大小僧尼寺院設齋解制，謂之『法歲周圓之日』。自解制後，禪教僧尼，從便給假起單，或行腳，或歸受業，皆所不拘。其日又值中元地官赦罪之辰，諸宮觀設普度醮，與士庶祭拔。宗親貴家有力者，於家設醮飯僧薦悼，或拔孤爽。僧寺亦於此日建盂蘭盆會，率施主錢米，與之薦亡。家市賣冥衣，亦有賣轉明菜花、油餅、酸餡、沙餡、乳糕、豐糕之類。賣麻穀窠兒者，以此祭祖宗，寓預報秋成之意。雞冠花供養祖宗者，謂之『洗手花』。此日都城之人，有就家享祀者，或往墳所拜掃者。禁中車馬出攢宮，以盡朝陵之禮，及往諸王妃嬪等墳行祭享之誠。后殿賜錢，差內侍往龍山放江燈萬盞。州府委佐貳官就浙江稅務廳設斛，以享江海神鬼。是月，瓜桃梨棗盛有，雞頭亦有數品，若揀銀皮子嫩者爲佳。市中叫賣之聲不絕。中貴戚里，多以金盒絡繹買入禁中，如宅舍市井欲市者，以小新荷葉包，摻以麝香，用紅小索繫之。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九引唐・韓鄂《歲華紀麗》卷三《中元》 日在張星，中氣斗建申位。孟秋之望，中氣之辰道門，寶蓋獻在中元。《道經》云：七月十五日中元，地官考校勾搜選天人，分別善惡。以其日作玄都大［齋］，獻於玉京山，以諸奇異妙好、幡幢寶蓋、供養之具、精膳飲食，獻諸衆聖。道士於其日講論《老子經》。十方大聖，高詠靈篇。釋氏蘭盆盛於此日。《盂蘭盆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至此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目連白佛：凡弟子孝順者，以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後因之，廣爲華飾。地官考校之，元日天人集聚之良辰見上。釋氏託生，謝承《後漢書》云：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於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衆僧解夏。《荆楚記》云：十五日，僧尼坐草爲一歲。云：四月八日結夏，至七月十五日解，衆僧長養之節。在外恐傷草木蟲類，故九十日安居。又《經》云：四月八日坐樹下，至七月十五日爲一歲。故曰衆僧解夏。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四《盂蘭盆》 七月十五盂蘭盆之説，諸皆主佛經目連救母，於是日以百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謂盂蘭盆也。及讀《釋氏要覽》云盂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説矣，而盆字又無着落，問之博識不知也。後見《老學庵筆記》，父老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爲盆盂狀，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迨焚，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暖，謂之盂蘭盆』，乃知風俗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因而考《夢華録》亦云『以竹斫成三腳，上織燈窩，謂之盂蘭盆』，又賣素食、〔擦〕米飯享先，以告報秋成，但多賣《目連經》，搬其雜劇數言，反覆思之，盂蘭盆實起於風俗，而目連救母之事偶符是日，且佛氏『盂蘭盆』三字之音又與之同，遂訛而爲盂蘭盆也，或當是『𥳑藍盆』三字亦未可知。但佛教與祀先之事日崇，而風俗之事日遠且微也，故不復知前起義，併《筆記》、《夢華録》抄過亦錯，但於三字難通，因得其説，贅之於稿。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屏。卻憐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劉邦彥詩云：『金蓮萬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鳥亂汀洲。凌波未必通銀浦，趁月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憑樓。』

明・沈榜《宛署雜記・民風一・土俗》 祭麻谷。宛平西山一帶，鄉民以十五日取蔔黍苗、麻苗、粟苗，連根帶土，縛豎門之左右，別束三叢，立之門外，供以麵果，呼爲祭麻谷。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 中元節，釋氏有目連救母之説，而臞仙《運化元樞》，則以是日爲丁令威救母之辰。釋氏謂之目連，未悉其所本何自，姑録之以助異聞。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一四八《風俗》　中元節食銀苗菜及水鴨。菜乃藕之嫩芽，鴨乃先一日煮熟凝成膏。甜食房供佛波羅蜜。西苑作法事，放河燈。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節、送節、笑節。《燕北雜記》

七月十五日，燕城鄉民，蒭黍苗、麻粟苗連根及土縛豎門之左右，別束三叢立之門外，供以麸果，呼爲祭麻穀。《月令廣義》

中元節前，上冢如清明，各寺設盂蘭會，以長椿寺爲盛。晦日謂是地藏佛誕，供香燭於地，積水潭、泡子湖各有水燈。《北京歲華記》

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爭持長柄荷葉，然燈其中，繞街而走，青光熒熒若燐火然。《隩志》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七月・中元》　中元祭掃，尤勝清明。綠樹陰濃，青禾暢茂，蟬鳴鳥語，興助人遊。庵觀寺院，設盂蘭會，傳爲目蓮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臺，鬼王棚座，看演經文，施放燄口，以濟孤魂。錦紙紮糊法船，長至七八十尺者，臨池焚化。點燃河燈，謂以慈航普渡。如清明儀，舁請都城隍像出巡，祭厲鬼。聞世祖朝，曾召戒衲木陳玉林居萬善殿。每歲中元建盂蘭道場，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燈，使小內監持荷葉燃燭其中，羅列兩岸，以數千計。又用琉璃作荷花燈數千盞，隨波上下。中流駕龍舟，奏梵樂，作禪誦，自瀛臺南過金鰲玉蝀橋，繞萬歲山至五龍亭而回。河漢微涼，秋蟾正潔，至今傳爲勝事。都中小兒亦於是夕執長柄荷葉，燃燭於內，青光熒熒，如燐火然。又以青蒿縛香盡數百，燃爲星星燈。鏤瓜皮，掏蓮蓬，俱可爲燈，各具一質。結伴呼羣，遨遊於天街經壇燈月之下，名門燈會，更盡乃歸。

清・李斗《揚州畫舫録》卷六《城北録》　都土地廟例於中元祀之。先期賽會，至期迎神於城隍行宮，迨城隍會回宮，迎神於畫舫。几座屏風，幡幢傘蓋，報事刑具，威儀法度，如城隍例。選僧爲瑜珈燄口，造盂蘭盆，放荷花燈，中夜開船，張燈如元夕，謂之『盂蘭會』，蓋江南中元節。每多婦女買舟作盂蘭放燄口，然燈水面，以賭勝負，秦淮最盛。吳杉亭詩云：『青溪北接進香河，七月盂蘭賽會多。齊舁金仙臨畫舫，紅燈千點落微波。』

清・顧禄《清嘉録》卷七《七月半》　中元，俗稱『七月半』，官府亦祭郡厲壇。游人集山塘，看無祀會，一如清明。人無貧富，皆祭其先。新亡者之家，或倩釋氏、羽流誦經超度，至親亦往拜靈座，謂之『新七月半』。

按：宋本《顏之推家訓・終制篇》云：『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望於汝。』是稱中元爲七月半，由來已久。　吳自牧《夢粱録》：『中元節祀先，用麻穀窠兒，寓預報秋成之意。』又云：『有力者，於家設醮薦悼。』江、震《志》皆載：『中元日，多以五更素食享先，新亡者之家尤早。』

又《齋田頭》　中元，農家祀田神，各具粉糰、雞黍、瓜蔬之屬，於田間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謂之『齋田頭』。

按：韓昌黎詩：『共向田頭樂社神。』又云：『願爲同社人，雞豚宴春秋。』《周禮疏》云：『社者，五土之總神。又爲田神之所依。』則是今之七月十五日之祀，猶古之秋社耳。

又《燒青苗》　是時，田夫耕耘甫畢，各釀錢以賽猛將之神。舁神於場，擊牲設醴，鼓樂以酬，四野偏插五色紙旗，謂如是則飛蝗不爲災，謂之『燒青苗』。

按：吳縣舊《志》亦載燒青苗之俗。謂橫塘、木瀆等處尤盛。

又《盂蘭盆會》水旱燈　好事之徒，斂錢糾會，集僧衆，設壇禮懺誦經，攝孤判斛，施放焰口。紙糊方相長丈餘，紙錢累數百萬，香亭旛蓋，擊鼓鳴鑼，雜以盂蘭盆冥器之屬，於街頭城隅焚化。名曰『盂蘭盆會』。或剪紅紙燈，狀蓮花，焚於郊原水次者，名曰『水旱燈』，謂照幽冥之苦。徐倬《盂蘭盆會歌》云：『城頭鼓角吹遙空，沈沈月色來陰風。陰風淅瀝紙錢飛，金山銀山光閃紅。道場潔淨大歡喜，撞鐘伐鼓聲隆隆。聲隆隆，燈爛爛，千盞萬盞蓮花散。蓮花散成般若臺，欲泛慈航登彼岸。啾啾衆鬼泣荒丘，栖苔附草招同伴。魂來風月明竹枝，滿地旛影橫魂去。風月落森森，夜色轉蕭索。須臾一粟不可量，杯中淨水甘露涼。安得甘露化爲酒，孤魂一吸消愁腸。雉嬌嬌，狗喔喔，蟾蜍影滅高樹顛，螢火飛光不成綠。』

按：陸放翁《老學庵筆記》：『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嫗輩之言也。又有「盂蘭盆倒則寒來」之諺。晏元獻詩：「紅白

薇英落，朱黃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則盂蘭盆乃以占氣候者。然《青泥泊》載：『目蓮救母，具五味百菓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得脫餓鬼之苦。』《釋氏要覽》：『盂蘭者，天竺語。猶云倒懸救急器也。』遂相沿作佛氏之說。《顏之推家訓・終制篇》云有『盂蘭盆望於汝』之語，是六朝時已行之。唐代且行之禁中。如《六典》載：『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盂蘭盆。』《舊唐書》：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孫思邈《千金月令》：『七月十五，營盆供寺，爲盂蘭會。』又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中元買冥器，以竹斫三腳如燈窩狀，謂之「盂蘭盆」。掛冥錢、衣服在上焚之。後人且廣爲華飾，刻木、削竹、飴蠟、剪綵、模花葉之形爲盂蘭盆。』又吳自牧《夢粱録》云：『有力者，中元夜於家設醮，薦拔孤魂，僧寺建盂蘭盆會。』又周密《武林舊事》：『中元節，僧寺作盂蘭盆齋。』又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中元節，各寺設盂蘭盆，以長椿寺爲盛。』則知此風非吳獨有。盧《志》：『七月十五日，僧舍悉預營齋供佛，人薦亡，謂之「盂蘭盆會」。嘉熙間，郡守王公怪盂蘭盆會之不經，作文禁止，是歲竟不敢作。』江、震《志》皆云：『中元夜，沿河放燈，謂之「照冥」。』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剪紙作燈如荷，偏地焚之，謂照幽冥之苦。』但在七月晦日，不在中元。又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云：『都城七月晦日，積水河、泡子河各有水燈。』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七《青苗會》　中元節候，田事耕耘甫畢，各釀錢設牲醴，迎賽猛將神，鼓樂酬飲，四野插五色紙旗，以驅飛蝗，謂之青苗會。

按《中吳紀聞》：『崑山縣東地名黃姑，昔有織女牽牛星，降於其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涌溢，鄉人爲之立祠。每至七夕，皆合錢爲青苗會，以祈穀焉。』《吳縣志》載，青苗會之俗，謂橫塘木瀆諸處尤盛。錢沃臣詩：『野祭青苗蠟鼓填，一彎虹暈雨餘天。』蓋即古蠟祭之遺也。明沈元吉《樂青苗神詞》：兩旗兮分張，舞輕風兮悠揚。神之司兮我疆，原田每每立兮我青秧，不稂不莠兮，無好無妨，時雨時暘兮，百穀登場。惟神降康兮，報以蒸羊。

又《齋田頭作秋社》　中元，農家祀田神，村翁里保斂錢。於土穀神祠作會。刑牲叠鼓，男女聚觀，與會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又或具粉糰、雞黍、瓜蔬之屬，於田間十字路口，祝而祭之，謂之齋田頭。《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今之齋田頭，殆即古穰田之俗歟！

按韓昌黎詩：『共向田頭樂社神。』又云：『願爲同社人，雞豚宴春秋。』《周禮》：『社之日，泚卜來歲之稼。』《疏》云：『社者，五土之總神，又爲田神之所依。』則田家中元之祀，猶古之秋社耳，居家宜忌。秋社日，人家兒女俱令早起，恐社翁爲祟，與春社同。婁元禮《田家五行》：『社日應候，田園樂事，並與春社同，但景物异耳。』唐詩云：『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荆楚歲時記》：『秋分以牲祠，具供帳，盛於仲春之月。社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餘之會，其在茲乎！』宋王宏《卜紀》云：『秋社之會，擲茭於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以卜。』《楚詞》云：『索瓊茅以筵篿兮。』人折竹結草以卜，謂爲壽也。

又《七月半中元節》　中元俗稱七月半，郡僚致祭厲壇。游人集山塘，看無祀會，一如清明人皆祭其先。新喪之家，或集緇流唪經，施放瑜珈燄口，薦拔亡魂；或於沿路焚化冥資，以濟幽冥沉淪，普施功德，俗以此日爲鬼節。袁褧《楓窗小牘》云：『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隩志》：『燕俗，中元夜，兒童爭持長柄荷葉，然燈其中，繞街而走，青光熒熒，若燐火然。』

按顏之推《家訓・終制篇》云：『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望于汝也。』《夢粱録》：『中元節祀先，用麻穀窠兒，寓預報秋成之意。有力者，於家設醮薦悼。多以五更素食享先，新亡者之家尤早。』

黃仲則《中元詞》：

裁蓮作燈燈七葉，百萬光從水面出。鳳膏着露精靈愁，蚊脂映溜蛟龍泣。迴光卻射恆河邊，極天餓鬼來如烟。幡幢花果遍世界，倏來倏去風飄錢，東家兒女巧心思，剪得濃花似儂壻。自禮金仙守夜分，不捲風簾養燈穗。五更以後珠斗斜，野火散滅人還家。嫩涼各抱蘭氣宿，遍地露蟲鳴緯車。孤館空香步塵跡，似有秋魂弔書客。爲君更唱鮑家詩，愁烟裊盡東方白。

袁景瀾《中元詞》：

魚霞擱嶺沉西日，綠波澹蕩蓮燈出。幽光照澈愛河流，蘭盆競放瑜珈食。荒叢久餒若敖魂，燐火隨風舞碧痕。梵唄聲傳林際寺，薜衣影聚水邊村。紅樓畫閣人縹緲，粉牆月細音塵悄。雲旛招祭夜平西，情絲散作愁烟裊。河斜斗轉漸深更，花果香消露氣清。遠處簾櫳啼絡緯，誰家庭院走鼯鼬。紙錢灰燼人歸室，涼螢冷照精靈泣。秋墳吟斷白楊風，數峰江上青青立。

又《盂蘭盆會》　《青泥泊》載：『目連救母，具五味百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得脱餓鬼之苦。』《釋氏要覽》：『盂蘭者，天竺語，猶云倒懸救急器也。』考盂蘭盆會，見於顔之推《家訓》。六朝時已行之，唐代且行之禁中。載於《六典》、《舊唐書》。代宗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夢華録》：『中元買冥器，以竹斫三腳，如鐙窩狀，謂之盂蘭盆，掛冥錢衣服在上焚之。後人且廣爲華飾，刻木削竹，飴蠟翦綵，模花葉之形，爲盂蘭盆。』吳下中元節日，閭里釀錢結會，集僧衆設壇禮懺誦經，拯濟孤魂，施瑜珈食，名放焰口。紙糊作鬼王像以臨壇，精冥鏹鉅萬，香亭旛蓋擊鼓鳴鑼，有七葉功德，雜以盂蘭盆冥器之屬，於街頭城隅焚化，名曰盂蘭盆會。或剪紙作蓮花燈，浮於水次，爲放河燈，名水旱燈，謂照幽明之苦。酒人水嬉，縛烟火，作鳧、雁、龜、魚，水火激射，夜半方散。

按：唐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設盂蘭盆，分送佛寺。楊炯作《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其警句云：『掃離宮，清重閣。設皇邸，張翠幙。鸞飛鳳翔，耿賜倏爍。雲舒霞布，翕赫忽霍。陳法供飾盂蘭，壯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蓮吐而非夜，頳果搖而不寒。銅鐵銀錫，璆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八枝初會，四影高懸。上妙之座，取於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於香積之天。垂藍寶味，舍衛金錢。剡爲山兮酪爲沼，花作雨兮香作烟。明因不測，大福無邊。』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俚俗老嫗輩之言也。』又有『盂蘭盆倒則寒來』之諺。晏元獻詩：『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過七月半，則新涼漸至也。《吳郡志》：『七月十五日，僧舍悉預營齋供佛，人爲亡魂，謂之盂蘭盆會。嘉熙間，郡守王公怪其不經，作文禁止，是歲竟不敢作。』嘗考中元盂蘭盆齋，《綱目》特書，所以譏其政之不經。今令典於是時，設厲壇之祭，蓋因民俗以均惠於幽明，仁政無遺耳。然則爲子孫者，使果追遠是勤，隨時繼孝，則雖未盡合禮，要亦不失爲永慕。苟惟侈物徇俗，而悲怛眇乎不存，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袁景瀾《盂蘭盆會詞》：

緇流螺鈸鳴遙空，昏黃門巷來陰風。萬百千燈並一炬，九幽鬼火飛青紅。瑜珈淨施大悲飯，燈王普照蓮花散。寶樹裝成般若臺，盡濟慈航登彼岸。啾啾聲泣叢荒邱，栖苦附草孤魂游。魂來月明旛影颺，魂去月黑花容愁。須彌一粟霑恩澤，紙錢焚罷寒灰熄。紛紜筵庫待來生，西方天作純金色。杯中淨水甘露涼，垂籃寶味香積香。夜久螢光不成綠，人間泉路兩茫茫。

《熙朝樂事》：『中元節爲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放河燈，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厲壇。』

張伯雨《放河燈》詩：

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日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屏。卻憐牛渚清狂客，若欲燃犀走百靈。

劉伯彥《放河燈》詩：

金蓮萬朵漾中流，疑見潘妃夜出游。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雁亂汀州。淩波未必通銀浦，趁月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憑樓。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蘭盆勝會》　蘭盆會者，拯濟孤魂之事也。大者鹽當各商以及紳富爲首，出緣簿募化，在於某廟內鋪設經壇，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圓滿。其餘大街小巷，均有爲首之人，排場大小不等。冥鏹一項，不可紀數，故有人窮鬼富之說。七月中焰口，有趕二壇趕三壇者。

又《中元接祖》　杭城風俗，七月十二夜須接祖宗。家廟供設茶點，

十三、十五、十七均須作祭，供品有飩餌、石花二種。凡新喪家，在中元以前者名曰『頭中元』，靈前供設細點，或十二盤，或十六盤爲一桌，多者數十桌，均親戚所送。靈前擺列香案，結綵懸燈，均用白色。接陪喪，備酒飯，親友均來弔奠。另室鋪經壇，或僧或道，拜懺念經。十三以前，街上只見送禮；十三以後，街上只見橋子。世情好者，甚至有百十家吊奠，此爲萬路齊開之一大陣場也。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上塚奠先人，如清明儀。僧家建盂蘭盆會，誦經齋醮，焚化紙船，謂之『法船』，以爲渡幽冥孤獨之魂。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滬人於每年【略】七月望，【略】例以鼓樂奉城隍神出諸北郊，壇祭無祀鬼魂。儀仗輿從，駢闐街巷，馬至數百匹。妓女椎髻篷髮，身著赭衣，銀鐺桎梏，乘輿後從，謂之『償願』。間有徒步於市者，輕薄少年，指視追逐以爲笑樂。是非敬神，直釀淫風矣。噫！【略】其前爲中元節，祭賽如清明。時新涼初屆，餘暑猶酷，士女率以夜游。從郭外繞西而北者爲周涇，神入城，路必由此，謂之『看青苗』。護神輿者，亦更深始歸。每屆節期，寺僧設盂蘭會。經數晝夜，登壇說法，廣開法筵。四明人多以紙箔爲亭及船狀，玻璃作窗，燃燭如臂，擁行市中，輝耀一街。是夕笙歌喧沸，不減上元時候。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中元》 中元不爲節，惟祭掃墳塋而已。

又《荷葉燈、蒿子燈、蓮花燈》 中元黃昏以後，街巷兒童以荷葉燃燈，沿街唱曰：『荷葉燈，荷葉燈，今日點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萬點流螢，謂之蒿子燈。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彩紙製成蓮花、蓮葉、花籃、鶴鷺之形，謂之蓮花燈。

謹按日下舊聞考：荷葉燈之製，自元明以來即有之，今尚沿其舊也。

又《法船》 中元日各寺院製造法船，至晚焚之。有長至數丈者。

又《放河燈》 運河二閘，自端陽以後遊人甚多。至中元日例有盂蘭會，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晚間沿河燃燈，謂之放河燈。中元以後，則遊船歇業矣。

按宸垣識略：大通橋在東便門外，至通州石壩計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編夫一百八十名，造駁船三百隻。大通河舊名通惠河，元郭守敬所鑿。

又《江南城隍廟》 江南城隍廟在正陽門外南橫街之東，先農壇西北。本朝康熙年建，內有城隍行宮。每歲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廟市，都人迎賽祀孤。

按寄園寄所寄：都者美也。詩云：『彼都人士。』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女士閑雅爲美，故曰都門，曰都人。

又《盂蘭會》 中元日各寺院設盂蘭會，燃燈唪經，以度幽冥之沉淪者。按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不得食，佛令作盂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五味百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目連白佛，凡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後世因之。又釋氏要覽云：盂蘭盆乃天竺國語，猶華言解倒懸也。今人設盆以供，誤矣。

八月分部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調朱砂蘸小指，宜點灸，去百疾。

又 八月秋穫，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爲瓠死燒穫，瓜亡煮漆，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穫，種瓜之家不焚漆。俗說：家人燒黍穫，則使田中瓠枯死也。

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 八月雨謂之荳花雨。【略】

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墨點小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壓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通相遺餉。

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箔爲之，通相餉焉。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四《八月》 秋社日，有士庶家妻女歸外家

回，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等爲遺，俗諺云謂之『宜良外甥兒』之兆耳。

明・佚名《虞初志》卷一《眼明袋》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湯若士評　似坡僊《志林》。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八《天灸》　《潛居録》八月朔，以碗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爲天醫節，祭黄帝岐伯。郡志載：吴中天灸之俗，朔日早起，取草頭露磨墨，點小兒額腹，以祛百病。《荆楚歲時記》載天灸，則在於八月十四日。

《荆楚歲時記》：『楚俗以八月一日，以露研朱墨，點小兒額，爲天灸，以壓疾病。』

又《竈君誕日》　初三日爲竈君誕生，比戶具香燭素羞，以祀福濟觀竈君殿。進香者絡繹，有嗜齋爲會者，名竈君素。

按《道經》：『八月三日爲東廚司命誕。』《禮記》：『夫饗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婦女多預之。

又《山塘桂花節》　山塘畫舫之游，自端午龍舟競渡以後。三伏炎暑，笙歌稍息。至中秋屆節，桂子飛香，金風薦爽，青簾鵠舫，齊出六門。水轡爭搖，羊燈高架，紅妝十隊，玉蕭兩頭，羅袖藻隄，脂香漲水。麗色則羣芳春敷，妙伎則繁絃綺錯。曦輪傾夕，繼以娥月。弄紈扇以招涼，引金觴以謀醉。橋行斟酌，串百顆之驪珠，亭坐可中，聽十番之雲樂。極烟水畫船之趣，見承平盛世之風。釵光鬢影，幾乎誑漁子以迷花，歌板酒旗，每致惑錢奴而破產。銀河影裏，金粟香中，清夜冶游，殆無虚夕，俗謂之桂花節云。

又《瓷糰》　二十四日，搏黍和赤豆，作糍糰祀竈。《説文》：『瓷，稻餅。』謂炊半爛搗之，不爲粉也。俗又作糍糰。

又《稻藁生日》　邑志云：『八月二十四日，爲稻藁生日，忌雨。』《歲時瑣事》：『稻藁日雨，則雖得藁亦腐。』俗謂之竈荒，言無乾柴作爨也。

中秋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中秋》　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是時螯蟹新出，石榴、榲桲、梨、棗、栗、孛萄、弄色棖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絲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説《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四《八月》　中秋，京師賞月之會，異於他郡。傾城人家子女，不以貧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飾之，登樓或於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則願早步蟾宫，高攀仙桂，所以當時賦詞者，有『時人莫訝登科早，只爲常娥愛少年』之句；女則澹妝飾，則願貌似常娥，員如皓月。俗傳齊國無鹽女，天下之至醜，因幼年拜月，後以德，選入宫；帝未寵幸，上因賞月見之，姿色異常，帝愛幸之，因立爲后。乃知女子拜月有自來矣。舊傳是夜月色明朗，則兔弄影而孕，生子必多，海濱老蚌吐納月影，則多產明珠，比明年采珠捕兔者，卜此夕爲驗。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中秋》　禁中是夕有賞月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暉堂、碧岑，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香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燦，竟夕乃止。此夕，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爛如繁星。有足觀者，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也。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四《中秋》　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此日三秋恰半，故謂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時，又謂之『月夕』。此際金風

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懽。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圞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懽，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賣買，直至五鼓，翫月遊人，婆娑于市，至曉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榼湖船，沿遊徹曉。藕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明・沈榜《宛署雜記・民風一・土俗》 八月饋月餅。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麪餅相遺，大小不等，呼爲月餅。市肆至以果爲餡，巧名異狀，有一餅值數百錢者。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八月》 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菓，候月上焚香後，即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分用之，曰團圓餅也。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華。紙肆市月光紙，繢滿月像，趺坐蓮華者，月光徧照菩薩也。華下月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丈，緻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於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餅月果，戚屬餽相報，餅有徑二尺者。女歸寧，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八月・時品》 中秋桂餅之外，則滷餡芽韭稍麥，南爐鴨，燒小豬，掛爐肉，配食糟發麪團，桂花東酒。鮮果品類甚繁，而最美者莫過葡萄。圓大而紫色者爲瑪瑙，長而白者爲馬乳，大小相兼者爲公領孫。又有硃砂紅、棣棠黃、烏玉珠等類，味俱甘美。其小而甜者爲瑣瑣葡萄，性極熱，能生發花痘。至於街市小兒叫賣小而黑者爲酸葡萄，品斯下矣。蓋柿出西山，大如碗，甘如蜜，冬月食之，可解炕煤毒氣。白露節薊州生栗初來，用餳沙拌炒，乃都門美品。正陽門王皮衚衕楊店者更佳。其餘清新果品，如蘋婆、檳子、葡萄之類，用巨瓷甕藏貯冰窖，經冬取出，鮮美依然。

清・顧祿《清嘉録》卷八《月餅》 人家餽貽月餅爲中秋節物。十五夜，則偕瓜果以供祭月筵前。祁啓夢《月餅》詩云：『中秋節物未爲低，火燻羅羅出釜齊。一樣餅師新製得，佳名先向月中題。』

按：《吳縣志》：『中秋賣餅，謂之月餅。』又《常昭合志》：『中秋以月餅相餽貽。』然馮慕岡《月令廣義》亦云：『燕都士庶，中秋餽遺月餅、西瓜之屬，名「看月會」。』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杭俗，中秋食月餅，夜設祭月，取人月雙圓意。』詩云：『粉膏圓影月分光，不是紅綾亦飽嘗。只恐團圞空說餅，征人多少未還鄉。』

又《小擺設》 好事者供小財神，大不逾尺，而臺閣、几案、盤匜、衣冠、鹵簿，樂器、博弈、戲具、什物亦縮至徑寸，無不稱之，俗呼『小擺設』。士女縱觀，門闌如市。蔡雲《吳歈》云：『耗財供奉小財神，擺設爭看縮本新。底事清宵作兒戲，門闌好駐冶容人。』

按：《正韻》：『擺，排而振之也。』馬融《廣成頌》：『擺牲班禽。』吳俗謂陳設爲擺設，其義本此。

又《齋月宮》 比戶瓶花、香蠟，望空頂禮，小兒女膜拜月下，嬉戲燈前，謂之『齋月宮』。

按：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中秋之夕，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陳瓜果於庭，餅面繪月中蟾兔。男女肅拜燒香，且而焚之。』吳俗，不設月宮符像，向空展拜而已。

又《走月亮》 婦女盛妝出游，互相往還，或隨喜尼庵，雞聲喔喔，猶婆娑月下，謂之『走月亮』。蔡雲《吳歈》云：『木犀球壓鬢絲香，兩兩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羅袖薄，路遙翻恨繡裙長。』

按：《崑新合志》：『中秋夕，游人踏月馬鞍山前。』《吳江志》：『是夕，羣集白漾歡飲，竹肉並奏，往往徹曉而罷。』震澤舊《志》：『中秋夜，攜榼勝地，聯袂踏歌。』《昭文志》：『八月望，游人操舟集湖橋望月。』又盧《志》及長、元《志》皆云：『中秋，傾城士女出游虎丘，笙歌徹夜。』《吳縣志》又云：『作腹會，各據勝地，延名優清客，打十番，爭勝負，十二、三日始，十五止。』邵長蘅《冶游》詩有『中秋千人石，聽歌細如髮』之句。又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海湧玩中秋。歌板千羣來石上，酒旗一片出樓頭。夜半最清幽。』今虎丘踏月聽歌之俗，固不逮昔年，而畫舫妖姬，徵歌賭酒，前後半月，殆無虛夕。並録蔡雲

《吳歈》於此，詞云：『七里山塘七里船，船船笙笛夜喧天。十千那彀一船費，月未上弦直到圓。』

又《燒斗香》　香肆以綫香作斗，納香屑於中，僧俗咸買之，焚於月下，謂之『燒斗香』。尤崧鎮《斗香》詩云：『拈將香綫勻兼細，長短編成斗樣同。祇合靈檀和木屑，豈宜旨酒薦瓊宮。佳人撤帳腰頻折，處士占星柄自空。吳俗中秋傳韻事，滿庭馥桂正臨風。』又云：『愧無麗藻拾山香，才思難將此物量。燭焰衝來槎貫月，檀心陷處膽如囊。煙縈尚結科文細，灰燼猶留印樣方。深夜羣眞倘下界，不嫌斗室詠霓裳。』

按：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糊紙爲斗，炷香其中，高者可二尺許，中秋夜祀月則設之。』詩云：『心字燒殘寸寸灰，靈香上請月輪開。斗量畢竟人間少，桂粟新收萬斛來。』

又《塔燈》　村民於曠野以瓦疊成七級浮屠，中供地藏王像，四圍燃燈，謂之『塔燈』。

按：崑新風俗，是夕亦點塔燈。或用蘆粟及琉璃。郡俗，並七月晦日。或曰此以之照幽冥，非徒事游觀也。梅霜崖《中秋瓦塔》詩云：『不須縮版築峻嶒，一柱擎空七級燈。銅雀臺灰餘片片，靈光殿礫積層層。燭龍鱗甲沖霄動，蛤蚌珠璣拔地升。士女傾城齊竚望，芳辰皓月景彌增。』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八《月餅》　中秋節物，以月餅爲先，市廛賣餅之家，名茶食店。大小形製不一，以糖和粉麪爲之。其餡有豆沙、玫瑰、蔗霜、百果各種，人家爭相置買，餽貽親戚。十五夜，則偕瓜果，以供祭月筵前。形象團圞，取人月雙圓之意。董友文詩云：『甘分禁內紅綾餤，圓映天邊白玉盤。』亦工於比喻矣。

按《帝京景物略》：『中秋月餅，戚屬相餽，餅有徑一尺者。』

又《齋月宮玩月》　吳俗中秋，人家各設爐香燈燭，供養太陰，紙肆市月光紙，繪月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搗藥臼中，極工緻。金碧璀璨，爲縵亭彩幄，廣寒清虛之府，謂之月宮紙。又以紙絹爲神，具冠帶，列素娥於餅上，謂之月宮人。取藕之生枝者，謂之子孫藕；蓮之不空房者，謂之和合蓮；瓜之大者，細鏤如女牆，謂之荷花瓣瓜。佐以菱芡銀杏之屬。以紙絹線香，作寶塔形，飣盤雜陳，瓶花樽酒，供獻庭中，兒女膜拜月下。拜畢，焚月光紙，撤所供，散家人必遍。嬉戲燈前，謂之齋月宮。比戶壺觴開宴，燈毬歌吹，莫盛於閭門內外，南北兩濠。妓館青樓，陳設更爲靡麗。士女圍飲，謂之團圓酒。女歸安，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豪家門首，供列小擺設於几案。凡盤匜檯桌，鹵簿儀仗，博具樂器，一切人間應用之物，無不縮至徑寸，精巧異常，盈千累百件，無不稱之。門闌士女縱觀，闐聒成市，以爲笑樂，名小擺設。其物非數百金不能辦，僅足適觀，實則一無適用，皆棄物也。自十五至十七日，每夕如是。里門夜開，金吾無禁，人在光明世界，眞勝景哉。俗又以中秋夜之晴雨，占次年元宵之陰晴。諺云：『八月十五雲遮月，來歲元宵雨打燈。』又云：『雨打上元鐙，雲罩中秋月。』

又《千人石聽歌》　中秋之夕，共游虎邱，千人石聽歌，樽罍雲集，士女雜遝。郡志稱虎阜笙歌徹夜，作勝會。各據勝地，延名優清客，打十番爭勝負。十二三日始，十五日止。邵長蘅《冶游詩》有『中秋千人石，聽歌細如髮』之句，蓋其俗由來久矣。

又《走月亮》　中秋夕，婦女盛妝出游，攜榼勝地，聯袂踏歌。里門夜開，比鄰同巷，互相往來。有終年不相過問，而此夕款門賞月，陳設月餅、菱芡，延坐烹茶，歡然笑語；或有隨喜尼庵，看焚香斗。香烟氤氳，雜以人影。街衢似水，涼沐金波。雖靜巷幽坊，亦行踪不絕。逮雞聲唱曉，猶婆娑忘寐，謂之走月亮。

按《傳奇録》：『中秋夜，婦女出游，名踏八步，以卻病。』郡志：『中秋，傾城士女，出游虎邱，笙歌徹夜。』其俗至今不改。七里笙歌，兩濠燈火，金閶門外，人語喧譁，畫舫妖姬，徵歌賭酒，前後半月，殆無虛夕。

又《墟落秋燈》　村民於中秋節，以瓦疊成浮屠，四圍燃燈，謂之塔燈。又人家門前，竪竹竿繫繩，架作橋形，懸燈十餘，名觀音燈，云以禳一方之疫癘。閭有水鄉村鎮，張放秋燈，月影人聲，略有元宵餘韵。

又《石湖行春橋串月》　行春橋在茶磵山下，跨石湖上，與越城相近，有石洞十八，亦名小長橋。長虹卧波，空水映發，漁樵往來，如行圖畫。吳臺越壘，錯置其間，高浪危風，噴薄其下。八月十八夜，吳人於此串月，畫舫徵歌，歡游竟夕。金輪激射，玉塔倒懸，搖漾沖融，九光十色。舊俗，串月多泊舟望湖亭。今亭已傾廢，隋楊素井、竹院譚參雪寶禪。

時與竹菴僧，坐望湖樓，談禪久之。吟罷阿咸歸去早，夕陽游舫散橋邊。是曰，養恬姪先歸。

塔火宵明映碧霄，菰蒲風颯響蕭蕭。虹腰吞吐穿珠月，櫓窡淪漣漾鬣潮。范墅雲消天鏡闊，吳臺地接越城橋。更無人醉燈船酒，獨賞湖山景寂寥。楞伽山塔火，宵明達旦，而串月燈船，絕無踪影。

沈紉芳《晉人塵》云：『吳中八月十八日看串月，在楞伽山頂望月亭。向東望寶帶橋，當月出處，每橋洞有一月影，其光閃爍，霎時即過。遇閏年，則行度有差，月不復串。』金閶周幽開，予伯笠岑曾見之。又聞楞伽寺僧云：『此猶非也，予在山四十年，始得一見，其影自水接天，纍纍然數十百月，如百八牟尼珠狀。乃通而貫，非橫而鋪者也。』其說未知信否？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節，人家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前三五日，通衢大市搭蓋蘆棚，內設高案，盒筐滿置鮮果瓜菰，如桃、榴、梨、棗、葡萄、蘋果之類。晚間燈下一望，紅綠相間，香氣襲人，買果者高聲叫鬻，一路不斷。而日間市中，以土塑兔兒像，有頂盔束甲如將軍者，有短衫擔物如小販者，有坐立起舞如飲酒燕樂者，大至數尺，小不及寸，名目形相，指不勝數，與彩畫土質人馬之類羅列高架而賣之，以娛小兒，號爲『兎兒爺』。至望日，於月下設鮮果、月餅、雞冠花、黃豆枝等物。人家婦女拈香先拜，男子後拜，以婦女爲屬陰，故祭月以先之，此乃取義之正也。禮畢，家中長幼咸集，盛設瓜果酒殽於庭中聚飲，謂之『團圓酒』。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四八《風俗》　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陳瓜果於庭，餅面繪月中蟾兔，男女肅拜燒香，旦而焚之。《北京歲華記》

燕都士庶，中秋餽遺月餅西瓜之屬，名看月會。《月令廣義》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八月・中秋》　十五日祭月，香燈品供之外，則團圓月餅也。雕西瓜爲蓮瓣，摘蘿蔔葉作娑羅。香果蘋婆，花紅脆棗，中山御李，豫省崗榴，紫葡萄，綠毛豆，黃梨丹柿，白藕青蓮。雲儀紙馬，則道院送疏，題曰月府素曜太陰皇君。至於先丁後社，享祭報功，衆祀秋成，西郊夕月，乃國家明禋之大典也。

又《彩兔》　京師以黃沙土作白玉兔，飾以五彩粧顏，千奇百狀，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燈火熒輝，遊人絡繹，焦包爐炙，渾酒鑊篩，烤羊肉，熱燒刀，此又爲遊人之酌具也。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中秋十六日》　四明中秋宴飲以十六日。初宋相史彌遠官臨安，還家度節，阻風，至是夕始到，遂沿爲俗。

清・鈕琇《觚賸》卷一《吳觚上・秋燈》　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艦數十，俱籠燈爲鱗甲，蜿蜒垂虹、釣雪間，波光月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舫盈湖，簫鼓管絃之聲，達曙不輟。顧英白有《江城秋燈》篇云：『吳中燈市元宵盛，萬戶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賽秋燈，龍舟綵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連冶袂探花飲，共踏長橋玩月行。家家賭勝經營遍，插竹懸毬光彩現。製成綵勝出文鴛，剪就銀花迴舞燕。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戶珠簾擬畫圖。燦燦遊人齊袪服，盈盈艷女特當罏。豪門得賞鰲山景，深夜寧愁涼露冷。釣雪灘邊火樹新，垂虹亭下星橋整。別有殊方獻鬼功，機關走馬實玲瓏。雕鏤雲母矜滇巧，錯落珍珠羨閩工。最是龍舟喧夜棹，滿湖絲管爭歡笑。楓岸遙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鼉聲鬧。誰知鞞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哀。女牆弔月啼寒螿，露井臨風墜綠槐。凄涼亦止十年餘，江上繁華轉勝初。何人不慶昇平樂，每事還嫌舊日疎。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遏雲流，舞罷朱欄叢綺綴。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天香丹桂月中飄。秋燈更比春燈好，是處樓臺似瑤島。步月爭看響屧來，踏燈又聽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千行寶炬擁香車。競梳高髻稱浮誼，並曳新裾號月霞。先時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靡舊侶。遊俠歡邀饌玉珍，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輕衫樣最時，邊關曲調有情癡。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非。蕭條獨有楊雄宅，不藉餘光來照壁。閑吟聊備采風篇，獨看江秋蘆月白。』顧英白名偉，以字行，吳江之同里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其後嗣不振，而卷帙浩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詩，專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爲工，故微傷於氣。然《秋燈》一篇，婉麗悲宕，而奢儉盛衰之感寓焉。洵無愧爲風人也。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二　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玩月不

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始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河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特賦咏不著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皆非中秋宴賞作也。然則玩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廣按：古樂府有《霜娥怨》，解者謂漢人以中秋無月而作，在初唐則李嶠已有咏中秋詩云：『盈缺清冥外，東風萬古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又曰：『圓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而駱賓王《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禪林備覽》言天竺山八月十五夜常有桂子落，是亦中秋月之一證。故謂中秋玩月盛于開元則可，始于杜子美則不可也。柳宗元《鈷鉧潭記》云：『尤于中秋觀月爲宜。』

清・吴曼雲《江鄉節物詞・走月亮》　中秋夕，婦女盛妝出游，攜榼勝地，聯袂踏歌。里門夜開，比鄰同巷，互相往來。有終年不相過問，而此夕款門賞月，陳設月餅、菱芡，延坐烹茶，歡然笑語；或有隨喜尼菴，看焚香斗。香烟氤氳，雜以人影。街衢似水，涼沐金波。雖靜巷幽坊，亦行踪不絕。逮雞聲唱曉，猶婆娑忘寐，謂之走月亮。

按《傳奇録》：『中秋夜，婦女出游，名踏八步，以卻病。』郡志：『中秋，傾城士女，出游虎邱，笙歌徹夜。』其俗至今不改。七里笙歌，兩濠燈火，金閶門外，人語喧譁，畫舫妖姬，徵歌賭酒，前後半月，殆無虚夕。

清・吴孟舉《墟落秋燈》　村民於中秋節，以瓦疊成浮屠，四圍燃燈，謂之塔燈。又人家門前，豎竹竿繫繩，架作橋形，懸燈十餘，名觀音燈，云以禳一方之疫癘。間有水鄉村鎮，張放秋燈，月影人聲，略有元宵餘韵。

又《月餅》　中秋節物，以月餅爲先，市廛賣餅之家，名茶食店。大小形製不一，以糖和粉麪爲之。其餡有豆沙、玫瑰、蔗霜、百果各種，人家爭相置買，餽貽親戚。十五夜，則偕瓜果，以供祭月筵前。形象團圞，取人月雙圓之意。董友文詩云：『甘分禁內紅綾餅，圓映天邊白玉盤。』亦工於比喻矣。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中秋賞月》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賞月，不知起於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

按《唐逸史》載羅公遠開元中中秋夜侍玄宗於宮中翫月，《天寶遺事》又載蘇頲與李乂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翫月，要亦杜少陵同時之事。前乎此者，武夷張宴，曲江觀濤，並八月望事，而不言翫月。《藝文類聚》歲時部無中秋。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中秋賞月，禮斗，燒斗杳，向以南園爲盛。比戶瓶花香蠟，望空頂禮，小兒女膜拜月下，嬉戲燈前，謂之『齋月宮』。夜間婦女盛粧出游，互相往還，或隨喜園亭，人靜更闌，猶婆娑月下，謂之『踏月』。有門戶者，往往以爲婦女戒。前邑侯曾禁夜遊，邇來此風少息矣。蔡鐵耕《吴歈》云：『木犀球壓鬢絲香，兩兩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羅袖薄，路遥翻恨繡裙長。』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中秋斗香》　斗香係花神店所造，其式四方，上大下小，紗絹糊之，上綴月宮樓臺殿閣走馬燈景。四角挑燈大者四圍各寬二尺許，出售處以琵琶街爲最多，即正月燈市，所售亦在是處也。大街店舖，多有供者。人家擺設，須於天井中搭臺，佐以各式燈景，亦有唱南詞等書者。明月初上，極形熱鬧焉。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中秋》　京師之曰八月節者，即中秋也。每屆中秋，府第朱門皆以月餅果品相餽贈。至十五月圓時，陳瓜果於庭以供月，並祀以毛豆、鷄冠花。是時也，皓魄當空，彩雲初散，傳杯洗盞，兒女喧嘩，眞所謂佳節也。惟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竈。』

又《九節藕》　內廷供月例用九節藕。

又《蓮瓣西瓜》　凡中秋供月，西瓜必參差切之，如蓮花瓣形。

又《月餅》　中秋月餅以前門致美齋者爲京都第一，他處不足食也。至供月月餅到處皆有。大者尺餘，上繪月宮蟾兔之形。有祭畢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謂之團圓餅。

按帝京景物略：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花。紙肆市月光紙，繢滿月像，趺坐蓮花者，月光偏照菩薩也。花下月輪桂殿，有兎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丈，緻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於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餅月果，戚屬賜遺相報。餅有徑二尺者。女歸寧，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以上所云與今強半相同。供月之說，其來舊矣。

又《月光馬兒》 京師謂神像爲神馬兒，不敢斥言神也。月光馬者，以紙爲之，上繪太陰星君，如菩薩像，下繪月宮及搗藥之玉兎，人立而執杵。藻彩精緻，金碧輝煌，市肆間多賣之者。長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頂有二旗，作紅綠色，或黃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禮，祭畢與千張、元寶等一並焚之。按宛署雜記：千張鑿紙爲條，與冥錢同。

又《兔兒爺攤子》 每屆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黃土摶成蟾兎之像以出售，謂之兎兒爺。有衣冠而張蓋者，有甲冑而帶纛旗者，有騎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餘。其餘匠藝工人無美不備，蓋亦諱而虐矣。

觀潮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觀潮》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定，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闊銀爲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幷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烟四起，人物畧不相覩，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烟消波靜，則一舸無迹，僅有數舟爲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霑濕，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遙瞻黃徽雉扇於九霄之上，眞若簫臺蓬島也。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四《觀潮》 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翫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潮堪觀，皆絕景也。每歲八月內，潮怒勝於常時，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觀者，至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車馬紛紛，十八日最爲繁盛，二十日則稍稀矣。十八日蓋因帥座出郊，教習節制水軍，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爲貴戚內侍等雇賃作看位觀潮。向有白樂天《詠潮》詩曰：『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廻。不獨光陰朝復莫，杭州老去被潮催。』又蘇東坡《詠中秋觀夜潮》詩曰：『定知玉兎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日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萬人鼓譟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江邊身世兩悠悠，人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吳兒生長狎濤瀾，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江神河伯兩蘧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林和靖《詠秋江》詩云：『蒼茫水嘴鷺鷥眠，片紙無痕浸碧天。最愛蘆花經雨後，一篷煙火飯漁船。』治平郡守蔡端明詩云：『天捲潮廻出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一信全疑渤澥空。浪靜最宜聞夜枕，崢嶸須待駕秋風。尋思物理眞難到，隨月虧圓亦未通。』其杭人有一等無賴不惜性命之徒，以大綵旗或小清涼傘、紅綠小傘兒，各繫綉色緞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爲羣，執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腳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向於治平年間，郡守蔡端明內翰見其往往有沉沒者，作《戒約弄潮文》云：『斗、牛之外，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於此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謂矜誇。時或沉溺，精魂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家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自後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向有前輩作《看弄潮詩》云：『弄罷江潮晚入城，紅旗颭颭白旗輕。不因會喫翻頭浪，爭得天街鼓樂迎。』且帥府節制水軍，教閱水陣。統制部押於潮未來時，下水打陣展旗，百端呈拽，又於水中動鼓吹，前面導引，後擡將官於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幟滿船，上竿舞鎗飛箭，分列交戰，試

爆放煙，捷追闕舟，火箭羣下，燒毀功成，鳴鑼放教，賜犒等差。緣因車駕幸禁中觀潮，殿庭下視江中，但見軍儀於江中整肅部伍，望闕奏喏，聲如雷震。餘扣及內侍，方曉其尊君之禮也。其日帥司備牲禮、草履、沙木板，於潮來之際，俱祭於江中。士庶多以經文投於江內。是時正當金風薦爽，丹桂飄香，尚復身安體健，如之何不對景行樂乎？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三《偏安佚豫》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先期，浙江亭抓縛蓆屋五十間，至是，幷用綵繽幕帟。上皇至，賜從官酒食，並免侍班，聽從便觀看。先是，澈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下江，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開，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而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息，諸船皆不見。自龍山以下，貴邸豪民，綵幕綿亙二十餘里，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者憎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滾水、水傀儡、水百戲、橦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起奏曰：『江湖亦天下所獨。』宣諭侍官，各賦『醉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鼇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眞奇絕。好是吳兒飛彩幟，蹙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又卷二〇《熙朝樂事》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爲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八日爲名，非謂江潮特大於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於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傚倩幕次，羅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泅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誇材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球、鬬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爲名，往往隨意酣樂耳。瞿宗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欹。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製詩。出郭遊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線初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浪兒。壚頭酒美勸人嘗，紫蠏初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岐賒，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猊飛裊夜香烟。家人笑問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明・陳耀文《天中記・潮》　弄潮。浙江取其曲折爲名，源自歙州界東北，流經界石山，又東北流入海。江濤每日晝夜再至，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極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謂之弄潮。《元和志》

清・談遷《北游録・紀詠下・泊廣陵驛記甲申八月陪高相國迎慈鑾于此追感**》**　廣陵八月正觀濤，追憶當年賜上醪。元祐爲迎太后孟，朝廷特遣相臣高。雲霓雖慰諸人望，草莽徒存隻影逃。媿殺魯連未蹈海，旂亭貰酒首重搔。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八月十八日俗傳爲潮生日。潮有江、海之異，海潮來時，每爲江水所截。蓋長江出焦山口，經福山南而趨南滙之陽山，勢甚湍急，至此適與潮遇，於是江水隨潮爲長退。每年或有一二日鹹潮，是爲海潮盜入，邑民戒弗汲。八月間江潮最盛，多往浦口觀潮。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江干觀濤》　候潮門內至閘口，沿江十里，均可看潮。八月十八爲潮神生日，前後三日，均有潮汛。始起之時，微見遠處如白帶一條，迤邐而來；頃刻波濤洶湧，水勢高有數丈，滿江沸騰，眞乃大觀。螺螄埠有秋濤宮，係南巡時備供御覽者。

秋社

《詩經・小雅・甫田》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亨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玄箋：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朱熹集傳：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

成萬物。王先謙集疏：《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齊明」，猶「明齊」，即《左傳》「絜齊」也。《續漢・禮儀志補注》引蔡邕《禮樂志》：「社稷樂，《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風俗通義》八：「《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蔡說，魯「御」作「迎」，《風俗通》作「御」，蓋後人據毛改之。《漢書・郊祀志》引《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明齊毛文同。黃山云：「《詩》言「田臧」，未言稼同，言「祈」未言「報」。田臧者，特無螟螣蟊賊之害爾。《箋》輒以五穀成熟報功爲說，非也。首章「或芸或耔，黍稷儗儗」，齊說以爲苗稍壯，則尚未秀實明矣。三章「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祝其終有，則尚未收獲明矣。「如茨如梁」，詠在末章，必無於次章言報功之理。《箋》援古文之說，謂「秋祭社與四方」。既秋祭矣，又以爲八蜡，蜡則冬祭也，尤無定說。蓋「以社」者，蔡邕所謂春藉田祈社稷也。「以方」者，亦邕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御田祖」者，班固所謂享先農也。「祈甘雨」者，皇甫謐所謂時雩旱禱也。皆春夏王者重農所有事，詩歷言之，不必如《箋》說。」

《周禮・春官宗伯・肆師》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鄭玄注：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王與之訂義：鄭鍔曰：詩人言太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爲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禰無非秋事，知此爲秋報祭之社也。

孫詒讓正義：「社之日」者，一歲凡再祭社。《毛詩・周頌》序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歲再祭之何？春祈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玉海・郊祀》引《三禮義宗》說同。《公羊》莊二十三年，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郊特牲》孔疏云：「其社之祭，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按：孔謂歲三祭社。據《白虎通義》及何氏《公羊注》則社止二祭，班、何是也。《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鄭注以爲蜡祭。《國語・魯語》韋注亦引《月令》，謂冬有祭社。然於他經無徵，疑非周法。詳《黨正》疏。《國語・魯語》又云：「土發而社。」韋注以土發爲春分，此謂春社也。此經社之日，則當是秋社，故賈疏云：「類上文嘗禰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云「涖卜來歲之稼」者，賈疏云：「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注云「社祭土，爲取財焉」者，賈疏云：「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云「卜者，問後歲稼所宜」者，歲有旱潦，則稼所宜異，故卜以問之也。

《孝經援神契》 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穀。

社者，土地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主，俱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配亦異。柱、棄、句龍，第配食爾。

社者，五土之總神。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爲社而祀之，以報功也。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衆多，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弃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

虛□中秋分效，獲禾報社。

宋均注：社爲土主，能吐生百穀，祭報其功。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宋書》卷一四《禮志一》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熟，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載初（三年）九月，大赦天下，改元爲長壽。改用九月爲社，大酺七日。并州改置北都。

又卷七《中宗紀》 神龍元年（三月）丙午，改秋社依舊用仲秋。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秋社》 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賫送。貴戚宮院以豬、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鴨餅、瓜薑之屬，切作葉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請客供養。人家婦女皆歸外家，晚歸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爲遺，俗云「宜良外甥」。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四《二社日》 《統天萬年歷》曰：立

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如戊日立春，立秋則不算也。一云：春分日，時在午時以前用六戊，在午時以後用五戊。國朝乃以五戊爲定法，紹興癸亥三月一日社，紹興丙寅正月二十八日社。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四《八月》　八月上丁日，太、宗、武、府、庠、縣學俱行秋丁釋奠禮。秋社日，朝廷及州縣差官祭社稷壇，蓋春祈而秋報也。秋社日，有士庶家妻女婦外家回，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等爲遺，俗諺云謂之『宜良外甥兒』之兆耳。中秋前，諸酒庫申明點檢所，擇日排辦迎新。帥司率本州軍伍及九縣場巡尉軍卒，並節制殿步兩司軍馬，往蒲橋教場教閱，都人觀覩，尤盛於春季也。

宋・熊朋來《經説》卷七《雜説・評篆・評二社》　歷法：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二社每與二分相先後，正得二八月節。余嘗擬《載芟》爲春社樂，歌律用夾鍾；《良耜》爲秋社樂，歌律用南呂。今州縣春秋上丁之明日祭社，或未交二八月節輒便行禮，乖於天時，慢於民事，且不奉歷書，爲大不敬。余不在其位，每爲有位者言，輒不聽。祭社樂縱未能遽行，當依歷取社日可也。

九月分部

明・沈榜《宛署雜記・民風一・土俗》　九月蒸花糕。用麪爲糕，大如盆，舖棗二三層，有女者迎歸，共食之。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九月・九皇會》　九月各道院立壇禮斗，名曰九皇會。自八月晦日齋戒，至重陽，爲斗母誕辰，獻供演戲，燃燈祭拜者甚勝。供品以鹿醞東酒，松茶棗湯，爐焚茅草雲蕊眞香。

又《賞菊》　秋日家家勝栽黄菊，採自豐臺，品類極多。惟黄金帶、白玉團、舊朝衣、老僧衲爲最雅。酒壚茶設，亦多栽黄菊，於街巷貼市招曰：某舘肆新堆菊花山可觀。

又《辭青》　都人結伴呼從，於西山一帶看紅葉，或於湯泉坐湯，謂菊花水可以卻疾。又有治餚攜酌，於各門郊外痛飲終日，謂之辭青。

又《鬥鵪鶉》　膏粱子弟好鬥鵪鶉，千金角勝。夏日則貯以雕籠，冬日則盛以錦橐，飼以玉栗，捧以纖手，夜以繼日，毫不知倦。

又《禁忌》　九月不遷徙，不糊窗櫺。以菊花葉貼戶牖，解除凶穢以招吉祥。不澣緝被褥，恐犯九女星，則育女多，不宜男矣。

又《時品》　莢囊辟毒，菊葉迎祥，松榛結子，韭菜開花。新黄米包紅棗作煎糕，蕎麥麪和秦椒壓合酪。板鴨清煮，嫩蟹香糟。草橋孛齊大於盃，衛水銀魚白似玉。

又《菊花山》　畦菊乍放，虎阜花農已千盆百盂擔入城市。居人買爲瓶洗供賞者，或五器、七器爲一臺，梗中置熟鐵綫，偃仰能如人意。或於廣庭大廈，堆疊千百盆爲玩者，縐紙爲山，號爲『菊花山』，而茶肆尤盛。蔡雲《吴歈》云：『堆得菊山高復高，銅瓶瓷碗供周遭。酒邊燈下花成厄，笑倒柴桑處士陶。』

按：范成大《菊譜略》：『菊所在有之，吴下尤盛。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榦所出數百千朵，人力勸，土膏亦沃，花亦爲之屢變。成大植於范村，得三十六種，以黄爲正，雜色次之，有勝金黄、疊金黄、太眞黄、棣棠黄、疊羅黄、麝香黄、千葉小金錢、單葉小金錢、垂絲菊、鴛鴦菊、荔枝菊、毬子菊、小金鈴、藤菊、十樣錦、甘菊、五月菊、金盃玉盤、喜容千葉、御衣黄、萬鈴菊、芙蓉菊、蓮花菊、茉莉菊、木香菊、酴醾菊、艾葉菊、白麝香、白荔枝、銀杏菊、波斯菊、佛頂菊、桃花菊、胭脂菊、孩兒菊等名。』今同里貝三泉善藝菊，著有《藝菊説》，種皆來自海洋。自養苗至放花，備載培植之方，韋漣懷爲之跋。

又《喚黄雀》　八九月間，弋人羅黄雀立鐵竿顛，教之銜旗啄鈴爲戲。畜養既馴，放之能復飛回，謂之『喚黄雀』。家紹先《喚黄雀》詩云：『頑童忘日短，教誨不嫌忙。呼叱憑鈴鐸，舒徐飽稻粱。但成傀儡戲，不學鳳凰翔。勗汝多機巧，衝飛入上方。』又蔡雲《吴歈》云：『場逢韃踢便身撬，博得渾身汗透衫。調雀風檐忙底事？銅鈴響處彩旗銜。』

按：《府志》：『黄雀出海邊。每歲冬初，西風急，則千百成羣，自江外飛至。』長、元《志》皆云：『黄雀，食稻而肥，又呼「稻頭雀」。』

又《養叫哥哥》　秋深，籠養蟈蟈，俗呼爲『叫哥哥』，聽鳴聲爲玩。藏懷中，或飼以丹砂，則過冬不僵。籠刻乾葫蘆爲之，金鑲玉蓋，彫刻精

緻。蟲自北來，薰風乍拂，已千筐百筥，集於吳城矣。郭璞《詠蠋蠋瑣窗寒》詞云：『絡緯號殘，涼秋已到，豆棚瓜架。聲聲慢訴，似訴夜來寒乍。掛筠籠晚風一絲，水天兒女同閑話。算未應輸與，金盆蟋蟀，枕函清夜。窗罅。見低亞。簇幾葉瓜華，露亭水榭。胡盧樣小，若個探懷堪訝。笑蟲蟲，自解呼名，物微不用添《爾雅》。便蛇醫，分與丹砂，總露蟬同啞。』

按：《瓶花齋集》云：『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者，京師人呼爲「蠋蠋兒」，南人謂之「叫哥哥」，喜捕養之。食絲瓜花及瓜練。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韓寶筌《詠叫哥哥》詩云：『少小憐爲客，關山萬里過。樊籠甘我素，口舌讓人多。北望空回首，南音孰倚歌。世途行不得，何苦叫哥哥。』

又《陽山觀日出》 三十夜半，登陽山浴日亭，看日月同升，間亦有雲海之奇。蔡雲《吳歈》云：『賓日陽山浴日亭，秋雲幻熊羆滄溟。下方不識高寒境，誰博宵來雙眼醒。』

按：張大純《采風類記》云：『陽山頂有浴日亭，每年九月三十日，郡人登此，觀日月同升。』明汪膺詩序云：『箭缺壁立對峙，相去數武，夜半日出，適當其間，爲西山絕勝。』韋蓮懷云：『天平山頂蓮花洞，是夜亦可觀日月並出。』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九《十三日占晴》 《雜占》：『十三日晴，則冬晴，柴賤。』《嘉定縣志》稱：『是日爲稻籮生日，宜晴。』江、震《志》：是日晴，主一冬少雨雪，利收穫。諺云：『九月十三晴，不用蓋稻亭，釘鞋挂斷繩。』故俗於是日祭釘靴。

又《樹麥》 《夏小正》言：『榮菊樹麥。』言菊花開日，宜種麥也。《禮・明堂月令》言：『仲秋勸農種麥。』《爾雅翼》云：『麥者，接續絕乏之穀。』方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於此時乏食，麥熟最先，故以爲重而勸種之。乘霜雪未降，地氣尚溫，可以發生滋長。稍遲，則便不發萌。諺云：『小雪大雪，樹麥休歇。』言此二節候，不能種麥也。麥之種：有大麥、小麥、元麥、蕎麥、雀麥諸名。大麥即周后稷所受於天之瑞麥，來麰是也。小麥有三種：一曰蠶老，二曰水白穗，三曰紫稈紅。《陰陽書》：謂『小麥生於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而成，秋種冬長，春秀夏熟，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稈以四節。大抵農田所種，小麥爲多。九月納禾，即墾翻田土，將麥種手撒田塍。故古人謂種麥爲雨麥，散種之後，遇雨即生，青葱被壠，以得冬雪爲佳，所謂臘雪如被是也。

按《素問》云：『麥屬心之穀也。』《說文》謂：『麥屬金，金旺而生，火旺而成。』陶貞白謂：『麥養肝氣。』孫思邈謂：『麥養心氣。』考醫書，言其功效，能除煩止渴，收汗止血，皆心病也，當以《素問》屬心爲準。《羣芳譜》謂北地小麥花晝開，食之宜人。南地小麥花夜開，食之生熱腹痛難消。至元麥，即《本草》所謂穬麥。蕎麥秋種冬收。雀麥見《爾雅》，即爲燕麥，生於野墟。劉夢得所謂『動搖春風』者也。

又《夜作》 《吳下田家志》云：『河射角，好夜作。』又云：『九月九，生衣出抖擻。』《詩》言『九月授衣』，蓋俗於重九後，天氣清涼，夜長蚊盡，百工皆興夜作，篝燈連巷，刀尺聲催，促織鳴欄，小窗人語。《漢書・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女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顏師古註：『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正其時也。』於時廛市小民，明燈荷擔，賣糖炒栗、熟銀杏之類，以充小食。沿門叫喚，每至殘漏，街衢始寂人聲。

《田家五行》：『冬月漸見，天寒日短，必須夜作。』諺云：『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喫飯工。』

又《十三日占晴》 《雜占》：『十三日晴，則冬晴，柴賤。』《嘉定縣志》稱：『是日爲稻籮生日，宜晴。』江、震《志》：是日晴，主一冬少雨雪，利收穫。諺云：『九月十三晴，不用蓋稻亭，釘鞋挂斷繩。』故俗於是日祭釘靴。

又《菰米蓴羹》 《周禮》：『魚宜苽。』註：『同菰。』《說文》：『蔣菰也。』《廣雅》：『其米曰雕胡。』《西京雜記》稱：太液池雕胡，紫蓴綠節。《彙苑》：『蔣，一名茭，生下澤處曰菰，葑，秋實即雕胡米。』《管子》謂之『雁膳，以雁食之也』。杜詩云：『波漂菰米沉雲黑。』蓋野茭秋晚穗結成米，黑者曰烏鬱，漁者採以爲糧。蓴菜出太湖洞庭山下，明時蔡以寧、鄒舜五始種之，味甘滑，最宜芼羹。葉如凫葵，四月生，名雉尾蓴。葉既放，莖細如釵股，隨水淺深，凝脂滑手，名絲蓴，味亦肥美。袁石公云：『香脆柔滑，如魚髓蟹脂，其品無得當者。宜爲士衡所稱美，季

鷹所繫思也。』

又《金齏玉膾》　鱸魚生松江，太湖中亦有之，止三鰓，味不及松江四鰓鱸。郡志稱：『吳江長橋南，有四鰓鱸，味美而肉緊，縷切爲膾，雖終日色不變。』《大業拾遺》云：『吳郡作鱸魚膾，須八九月霜下時，收鱸魚三尺以下者，作乾膾置盤內，取香橙皮，細切爲縷，與鱸膾相和，撥令調勻。』《鱸經》：『霜後，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之美味也。』

按《晉書・張翰傳》：『入洛，齊王同辟爲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爲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蘇軾《鱸魚膾》詩：

金橙縱使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燒薤搗香齏。

又《菊花山》　菊，經傳作『鞠』。《說文》曰：『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盡也。菊不一色，而《月令》獨言黃華。秋令在金，菊得金氣，故以黃爲正色。《爾雅翼》謂，寒露後五日始花。一名治蕭，一名日精，一名節華。陶隱居《別録》只有兩種，蓋甘菊與苦薏耳。劉夢泉、范石湖、史正志三譜，已數十種。李東璧《本草釋名》品凡有百，譜不能盡收。至《羣芳譜》所載，多至二百八十五品。其他非菊而有菊名，又得十二種。近日品尤繁衍，千奇百變，名狀難愁。節交寒露，各種盡開。虎阜花農，分植盆盎，擔入城中，居人買爲瓶罍供賞，累器爲臺。梗中置熟鐵線，偃仰能如人意。或於廣庭大廈，堆叠千百盆，縐紙爲山，號菊花山，而茶肆尤盛。

按《東京夢華録》：『九月重陽，都下賞菊，名色數十種，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范成大《菊譜》：『吳下菊種甚盛，春苗尺許，掇去其顛，俟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朵。人既力勤，土膏亦沃，花亦爲之屢變。植於范村，得三十六種，以黃爲正，雜次之。有勝金黃、麝香黃、小金錢、垂絲菊、鴛鴦菊、十樣錦、金盃、玉盤、白麝香、桃花菊、胭脂菊、孩兒菊等名。』

蔡雲《吳歈》：

堆得菊山高復高，銅瓶瓷碗供周遭。酒邊燈下花成厄，笑倒柴桑處士陶。

顧震《看菊》詩：

移得東籬菊滿堂，招邀裙屐爲花忙。曲屏護處香彌冷，細竹扶將幹不傷。插髻任看風落帽，捲簾尤愛月窺牆。休疑昨夜寒颸急，此卉由來是傲霜。

又《喚黃雀》　雀不一名，傳記所載，有楚雀、荆雀、賓雀、鷃雀、蒿雀、瓦雀，種類各別，最多者爲麻雀，栖宿堂宇間，聒噪可厭。八九月間，有黃雀，較麻雀稍大而色黃，自海邊飛來，羣集蘆葦中。稻熟時，西風乍起，千百成羣，至田間食稻而肥，謂之披縣黃雀。弋人夜伏江浦蘆葦間，羅取之。立鐵竿顛，教之銜旗啄鈴爲戲。畜養既馴，放之能復飛回，謂之喚黃雀。

按：黃雀爲蛤蜊所化。《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趙簡子云：『雀性極多欲，以有情化無情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蛤蜊遇雨能飛，張兩殼爲翅，原有飛騰之性。』由此觀之，爵本蛤化。故季秋時特盛，前時無有，亦名蘆雀。宋張先《垂虹橋》詩云：『欲圖江色不到筆，靜聽鳥聲深在蘆。』蓋謂此也。《風土記》云：『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號黃雀風。時海魚化爲黃雀，因以爲名也。』郡邑志：『黃雀出海邊，每歲冬初，乘西風急，自江外飛至，又呼稻頭雀，以調鼎烹，實惟雋味。』

蔡雲《吳歈》：

場逢鞬踢便身撓，博得渾身汗透衫。調雀風檐忙底事，銅鈴響處彩旗銜。

顧純《吳中景物》詩：

化蛤徒憑《月令》傳，乘除物理驗當前。西風一夜漸欲急，黃雀來朝不論錢。俗稱黃雀，爲太湖蛤所化。

又《養叫蟈》　有蟲名蟈蟈，夏蟲也，俗名叫哥哥。便腹青色，以股躍，以短翼鳴。其聲聒聒，晝而曝，斯鳴矣；夕而熱，斯鳴矣。楷籠懸之，餌以瓜饘，秋深氣肅，則刳乾葫蘆爲籠，金鑲玉嵌，鏤刻精緻，藏匿懷中，飼以丹砂，至冬不僵。蟲自北來，薰風乍拂，千筐百筥，集於吳

城。又一種形質差小，名軋兒，其色翠碧可愛。

郭譽《詠叫蟈・瑣窗寒》詞：

絡緯啼殘，涼秋已到，豆棚瓜架。聲聲慢訴，似訴夜來寒乍。掛筠籠晚風一絲，水天兒女同閑話。算未應輸與金盆，蟋蟀枕函清夜。窗罅見低亞。簇幾葉瓜華，露亭水榭。胡盧樣小，若箇探懷堪詫。笑蟲蟲自解呼名，物微不用添《爾雅》。便蛇醫分與丹砂，總露蟬同啞。

按《瓶花齋集》云：『蟈蟈兒，似蚱蜢而身肥，南人養之，食以絲瓜花及瓜練。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露下凄聲徹夜，酸楚异常，俗耳爲之一清。』

又《築場》 農家屋傍隙地，夏植菜蔬瓜壺之屬，以供盤餐，則謂之圃。迨嚴霜既零，藤枯蔓悴，則掃除蕪穢，改削平地，謂之築場，以便收穫禾稼。《詩》所謂『九月築場圃』是也。惟時人牽碌碡，灰散豆稭，地若鏡平，開軒目爽，縱步閒行，亦飯後逍遙一樂境也。

按毛萇《詩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玄箋：『場圃同地，自生物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袁景瀾《築場》詩：

秋深撐隕黃，村莊早穫稻。霜圃築新場，景物豳風好。碌碡丁男牽，莢灰子婦掃。枯根淨芟除，喜及天晴燥。開軒眼界寬，把酒娛鄰老。時有滯穗遺，殘陽下小鳥。

范成大《築場》詩：

新築泥場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裏春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

又《紉衣》 霜風凜冽，網戶寒深，粟起玉樓，授衣是急。寒閨貧女，篝燈聚語，相與補苴破綻，刀尺聲催，恆與宵漏俱長也。

王子彥《紉衣》詩：

時屆授衣節，風霜逼年暮。縫裳急女紅，紙閣明燈炷。刀尺觸靜響，頻驚兒啼寤。敝裘十斤重，寒澀針難度。柔情雜緒牽，密意橫波注。折補紿幼男，新春着紈袴。

袁景瀾《紉衣》詩：

天寒竹屋深，籬隙燈光細。窗間聚貧女，棉衣手自製。錯坐話家常，刀尺聲相繼。呼童持熱升，懸鶉靜補綴。裁縫趁夜長，儲作禦冬計。小兒復何知，向母嫌裳敝。

又《製棉》 木棉種出閩廣，四月下種，莖弱如蔓，高四五尺，大暑開黃花如秋葵，間有紫色如槿花者。入秋結實如桃，中分三房，熟則房裂而棉綻。瀕海沙地多種之，緜白鋪銀，絨如鵝毳，亦名吉貝，北人呼爲花桃。南方地煖，一種可活數歲，有青核、黃蒂、紫花諸種。吳人初未得製棉之法。《輟耕録》稱：有黃道婆者，自崖州到松江，教民以踏車推弓之制，以爲紡織，人獲其利，立祠祀之。史炤《釋文》詳其製法云。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其綿，以竹弓牽弦彈之，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抽緒如繰絲狀。織以爲布，或以綿爲絮衣，輕煖同於絲纊。

按《羣芳譜》：『木棉織布，有文綾、烏驎、白氎、貝布等名，皆棉布也。松布之巧，有折枝、團風、碁局花樣，其一切桿彈紡織，綜綫挈花諸法，皆始於黃媛。其布之麗密，他方莫並焉。』《解醒語》：『元至元間，遣使至馬八兒國，求奇寶，得吉貝衣十襲。吉貝，木棉也，抽其緒，紡以作布。』《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張七澤云：『彈棉今用木弓。』史炤所解木棉，乃出交廣。其樹盈抱，其實如酒盃，其口有綿，可作布。見張勃《吳録》，即所謂斑枝花。楊用修辨之是矣。

袁景瀾《製棉》詩：

嚴冬迫三九，製棉急貧婦。弓弦彈夜雨，架雪堆床厚。紡紗轉緯車，孤燈照虛牖。小兒坐讀書，相伴黃昏後。催成白氎布，屋外寒飛吼。青樓窈窕娘，圍爐酌芳酒。不親機與杼，羅綺盈箱有。誰知窮巷女，操作敝雙手。

沈珂《木棉》詩：

開向炎天亦自妍，禦寒功更比蠶先。王孫遍賞閒花草，獨欠沙田看木棉。

鈴索憑誰獲野疇，風風雨雨卻逢秋。幾回欲對蘆花笑，無補蒼生旱白頭。

又《陽山觀日出》 陽山在府城西北三十里，一名秦餘杭山，亦名萬安山，即干隧擒夫差處；又名四飛山，四面視之，勢若飛動，爲吳郡之鎮，背陰面陽，故名陽山。高八百五十餘丈，廣二十餘里，大峰十有五，而箭缺最高。相傳秦皇射於此，故下有射瀆。張大純《采風類記》稱：『山頂有浴日亭，每年九月三十日，郡人登此觀日月同升，有雲海之奇。客嘗有作是游，爲余道其狀云。』箭缺壁立，對峙相去數武，夜半日出，

適當其間。於時天雞動唱，箕風息吹，疎星猶睒，朝光未通，俯視下方，混沌一氣。山中忽吐白雲，蓬勃扶搖而升，漸次瀰滿，絡繹山谷，東奔西驟，若霓幢羽節爲之前導者。久之，見東邊深黑中，朱霞晃漾，方用凝注，倏又滅沒。又久之，遐睇海門，景狀漸異，俄而現白毫相，俄而現紺寶相，俄而現種種色妙衣相。徐乃血線殷起，金光萬道，一噴一鮮，轉瞬間如大赤盤，踴躍而出。倏有皓月一輪，如白玉盤，岌岌騰上，將及日輪。日輪倏落，月輪隨落，日輪復上，月輪亦復上，一上一落，如跳丸狀，凡數十次。百寶沖瀜，蜿蜒蕩漾，九光十色，莫可名象，所謂沐日浴月是也。既而砰然並落，雲霧晦黑，經兩三須臾，見旭影徐動，一輪倏升，閃閃岩阿，輝輝江介，籠連宇宙，純是霞光，照耀乾坤，都成金氣，而日已登於扶桑矣。此則銀闕金庭，琪花瑤草，神仙樓觀，如在阿堵間，令人神與天游，超然有御風騎氣之思焉。又韋漣懷云：『天平山頂蓮花洞，是夜亦可觀日月並出。』蓋吳中去東海近，凡山之高者，皆可觀日出也。

王摅《登陽山》詩：

梯迴磴複逐松聲，羣峭摩空類削成。海日自明無曉夜，湖天不盡有陰晴。一泓下注龍湫伏，千仞橫開劒闕平。坐覽衆山凌絕頂，長風吹起暮愁生。

高啓《登陽山》詩：

我登此山巔，不知此山高。但覺羣山總在下，坐撫其頂同兒曹。又見太湖動我前，洶湧三十萬頃烟波濤。長風吹人度層嶂，不用仙翁亦城杖。峰回秋礙海鶻飛，日出夜聽天雞唱。此時望青冥，脱略塵世情。白雲冉冉足下起，如欲載我昇天行。古來名賢總何有？惟有此山長不朽。欲呼明月海上來，照把長生一瓢酒。浮丘醉枕肱，洪崖笑開口。天風吹落浩歌聲，地上行人盡回首。

蔡雲《吳歈》：

賓日陽山浴日亭，秋雲幻態瞰滄溟。下方不識高寒境，誰博中宵雙眼醒。

又《祭旗纛閱兵》　霜降日，天向明，羣僚祭軍牙六纛之神。祭神時閱兵，演放火鎗火炮，先期列隊伍，執兵器，擊金鼓導之，赴教場旗纛廟，以象天行肅殺之意。世俗以春之迎喜爲開兵，至是爲收兵，蓋里巷之談也。護龍街南北，觀者如雲，謂之看祭旗纛，能拔除不祥。

郡志：『旗纛廟，在教場演武廳旁。每歲霜降日，本衛官致祭旗纛。』《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九月九日爲息日》　晉干寶《搜神記》云：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按九月九日有此故事，今罕知者。

重陽

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宋・吳淑《事類賦》卷五《歲時部二・秋冬・秋》　若其重陽令辰，時惟九日。《齊人月令》曰：重陽日必以餻酒，登高眺逅，以暢秋志，採茱萸甘菊泛酒。落孟嘉之帽，王隱《晉書》曰：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僚屬畢集，風吹嘉帽落，不覺，如廁。孫盛時在坐，溫授紙筆命嘲之，著嘉坐處。嘉還見之，笑請紙作答，了不容思。傳長房之術。《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厄，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景歸，如言。還，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九日登高飲酒，帶茱萸囊，因此也。白衣，王弘之遺，《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便即酣飲。黃菊，魏文之錫。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云：昔屈平念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登高臨而爲樂，《南齊書》曰：高祖以九月九日登高臨館。館在孫陵寺岡，世呼爲九日臺。指戲馬而爰出。《南

齊書》曰：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故事。三隥則山簡登蹏。《襄陽記》曰：望楚山，舊名馬鞍山，宋武陵王駿爲刺史，改爲望楚山，後遂龍飛，人號爲鳳嶺。高處有三隥，即劉弘山簡九日宴賞之所。九井則仲文遊陟。《姑熟記》：縣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從桓公九井賦詩之所。耽靈運之吟思，謝靈運《九日從宋公遊戲馬臺》詩曰：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諷謝瞻之詩筆。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詩曰：風至授寒服，霜降百工休。晉則執經以明道，《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上嘗講《孝經》，謝安侍坐，陸納、卞耽執讀，謝石、袁宏執經，車胤、王溫摘句。齊則講武以應祥。《南齊書》曰：南齊以九月九日馬射，或說秋金氣，講習武事，象漢立秋之禮。斯九日之盛集，見前賢之軌迹。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重陽》 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種：其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者曰『金鈴菊』，純白而大者曰『喜容菊』，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四里橋、愁臺、梁王城、硯臺、毛駝岡、獨樂岡等處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麵蒸餻遺送，上插剪綵小旗，摻飣果實，如石榴子、栗子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於糕上，謂之『獅蠻』。諸禪寺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寺有獅子會。諸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遊人最盛。

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一《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四《九月》 重陽以酒果餻等送諸女家，或遺親識。其上插菊花，散石榴子栗黃；或插小紅旗，長二三尺。又以泥爲文殊菩薩騎獅子像，蠻人牽之，以置餻上。或以聖像不可褻黷，每餻上作小獅子形數箇，或爲泥鹿。是日天欲明時，以片餻搭兒頭上，乳保祝禱之云：『百事皆高。』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重九》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萬菊，燦然眩眼，且點菊燈，畧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橘。遇郊祀歲則罷宴。

都人是月飲新酒，汎萸簪菊。且各以菊糕爲饋，以糖肉秫麪雜糅爲之，上縷肉絲鴨餅，綴以榴顆，標以綵旗。又作蠻王獅子於上，及糜栗爲屑，合以蜂蜜，印花脫餅，以爲果餌。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雨後新涼，則已有炒銀杏、梧桐子吟叫於市矣。

又《齊東野語》卷三《紹熙內禪》 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宮。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五《九月重九》 日月梭飛，轉盼重九。蓋九爲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號曰『重陽』。是日孟嘉登龍山落帽，淵明向東籬賞菊，正是故事。今世人以菊花、茱萸爲然，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名『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耳。禁中與貴家闕此日賞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翫賞。其菊有七八十種，且香而耐，今擇其尤者言之：白黃色蘂若蓮房者，名曰『萬齡菊』；粉紅色者名曰『桃花菊』；白而檀心者，名曰『木香菊』；純白且大名曰『喜容菊』；黃色而圓名曰『金鈴菊』；白而大心黃者，名曰『金盞銀臺菊』；數本最爲可愛。兼之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麪蒸糕，上以豬羊肉、鴨子爲絲簇飣，揷小綵旗，名曰『重陽糕』。禁中各分及貴家爲饋送。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獅蠻，以小綵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爲細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爲餅糕小段，或如五色彈兒，皆入韻果糖霜，名之『獅蠻栗糕』，供襯進酒，以應節序。其日諸寺院設供衆僧。頃東都有開寶、仁王寺院設獅子會，諸佛菩薩皆馭獅子，則諸僧亦皆坐獅子上作佛事，杭都卻無此會也。

《宋史》卷一一《仁宗三紀》 ［慶曆五年九月］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於太清樓，遂射苑中。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 ［成都］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宴監司賓僚於舊宣詔堂，晚，飲於五門，凡二日。官爲幕帟棚屋以事游觀，或云有

恍惚遇仙者。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〇引晉・周處《風土記》　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三《時令》　引《歲時記》：重九後一日再會謂之小重陽。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罏、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顯靈宮、報國寺，高閣也，釋不登。賃園亭，闖坊曲，爲娛耳。麪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標紙綵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詫，小妹則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兒節。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　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幸臨渭亭，登高賦詩，學士皆屬和。御製序云：『萸房薦馥，菊蕊含芬。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略】

膳部節日食料：九月九日，麻葛餻。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門職掌》　五年之九月九日，駕幸萬壽山，鐘鼓司太監邱印執板清唱《雒陽橋記》内之攢眉黛鎖不開者一套。至六年九月登高，邱印仍唱此曲，識者已哂其不合景，失大體矣。撫今思昔，亦莫之爲而爲，良非佳兆云。

又卷一七《大内規制紀畧》　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者，此也。久向故老詢問，咸云土渣堆築而成。崇禎己巳冬，大京兆劉宗周疏，亦誤指爲眞有煤。如果靠此一堆土，而妄指爲煤，豈不臨危誤事哉？我成祖建都之後，何等強盛，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豈肯區區以煤作山，爲禁中自全計，何其示聖子神孫以不廣耶？山上樹木葱鬱，神廟時鶴鹿成羣，而呦呦之鳴與在陰之和，互相響答，聞於霄漢矣。山之上，土成磴道，每重陽日，聖駕至山頂坐，眺望頗遠。前有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西可望乾明門，東可望御馬監也。

又卷二〇《飲食好尚紀畧・九月》　九日重陽節，駕幸萬歲山或菟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菟，飲菊花酒。

明・佚名《虞初志》卷一《九日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屠赤水評　長房爲市椽時，遇壺翁入壺中而共醉，狎羣虎而不驚。衆虵來嚙，重石壓心，其乘龍，其笞鬼，種種奇絶，區區細事，奚足爲長房侈先識哉？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一四八　重九日，勅賜百官花糕宴。

九日集無定所，而阜成門外眞覺寺金剛寶座游人爲多。市上賣糕人頭帶吉祥字。霜降後鬬鵪鶉，籠於袖中若捧珍寶。

重陽前後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兔謂之迎霜兔。好事者列菊花數十層於屋下，前者輊，後者軒，望之若山坡，五色燦爛，環圍無隙，名曰花城。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九《重陽信》　《堅瓠集》云：『蘇人好游。』袁中郎宏道詩云：『蘇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無月虎邱山，重陽有雨治平寺。』《荆楚歲時記》云：『重陽日常有疎風冷雨。』昔潘大臨有『風雨滿城』之句。是時亭皋木落，刀尺聲催，人以爲立秋後第一寒信，亟念授衣，謂之重陽信。重陽日晴，則一冬少雨雪，故俗有『重陽無雨一冬晴』之諺。

按《田家五行》：『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皆晴，雨則皆雨。』諺云：『九日雨，米成脯。』又云：『重陽濕漉漉，穫稻錢千束。』《四時占候》：『九日雨大，宜收禾。』是日爲雨歸路日，有雨則來年熟。

又《夜作》　《吴下田家志》云：『河射角，好夜作。』又云：『九月九，生衣出抖擻。』《詩》言『九月授衣』，蓋俗於重九後，天氣清涼，夜長蚊盡，百工皆興夜作，篝燈連巷，刀尺聲催，促織鳴欄，小窗人語。《漢書・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女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顔師古註：『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正其時也。』於時廛市小民，明燈荷擔，賣糖炒栗、熟銀杏之類，以充小食。沿門叫喚，每至殘漏，街衢始寂人聲。

食俗

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 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設宴於臺榭。又《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一《天時部・造棗糕》 二社，重陽尚食糕，而重陽爲盛。大率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可用肉者。《歲時雜記》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五《四時調攝牋》 《呂公記》曰：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作三聲。又曰：九日造迎涼脯、羊肝餅，佩癭木符。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明・沈榜《宛署雜記・民風一・土俗》 九月蒸花糕。用麪爲糕，大如盆，舖棗二三層，有女者迎歸，共食之。

《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五《天時譜・秋》 漢俗，九日飲菊花酒以祓除不祥。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九月・重陽》 京師重陽節花糕極勝。有油糖果爐作者，有發麪糜棗蒸成者，有江米黃米搗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爲標幟。市人爭買，供家堂，餽親友。小兒輩又以酸棗搗糕，火炙脆棗，糖拌果乾，線穿山楂，遶街賣之。有女之家，餽遺酒禮，歸寧父母，又爲女兒節云。染舖賑濟饑貧，闐然如市。

清・顧祿《清嘉錄》卷九《九月・重陽糕夜作**》** 居人食米粉五色糕，名『重陽糕』。自是以後，百工入夜操作，謂之『做夜作』。蔡雲《吳歈》云：『蒸出棗糕滿店香，依然風雨古重陽。織工一飲登高酒，篝火鳴機夜作忙。』

按：謝肇淛《五雜俎》引呂公忌云：『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邵博《聞見後録》：『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詠云：「颺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勸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呂希哲《歲時雜記》云：『二社重陽尚糕食，而重陽爲盛。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崔正言詩：『歸去釀錢煩里社，買糕沽酒作重陽。』孫國敉《燕都游覽志》：『重九日，敕賜百官花糕宴。』又劉侗《帝京景物略》：『九日，父母家必迎女歸寧，食花糕。』皆重陽糕也。《吳郡志》：『九月九日，食重陽糕。』范《志》：『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糍花糕。』《雅志》：『重陽日，蒸五色糕相餉，謂之「重陽糕」。』《吳縣志》：『九日，賣糕作黃色，名「重陽糕」。』《崑新合志》云：『用麪發豐糕，糝百果於其上。』江、震《志》云：『以麪裹肉炊之。』《常昭合志》云：『用麪和脂而蒸之。』王《志》又謂之『駱駝蹄』，蓋舊俗用麪裹肉炊之，形如駝蹄，故名。長、元《志》又皆云『今以糕代，名「重陽糕」。』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九《重陽餻》 謝肇淛《五雜俎》云：『九日天明，以片餻置兒女頭額，祝曰：「願兒百事俱高。」』《六典膳部》：『節日食料，九日食麻葛餻。』《食譜》：『張年美家，重九作米餚餻。』吳俗九日製米粉五色餻，名重陽餻，一名駱駝蹄，亦名菊花餻。以餦麪雜和爲之，面種棗栗星星然，曰花餻。餻肆標紙綵旗，曰花餻旗。父母家必迎女歸安，食花餻。或用麪和酒麴，發成豐餻，糝百果於上；或以麪裹肉炊之，或用麪和脂蒸之，皆謂之重陽餻。

按《吳郡志》：『九日食五色重陽餻，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粽花餻。』邵溥《聞見後録》：『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九日詩》云：「颺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餌

門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空負詩中一世豪。』』呂希哲《歲時雜記》：『二社重陽尚餻食，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崔正言詩：『歸去釀錢煩里社，買餻沽酒作重陽。』孫國敉《燕都游覽志》：『重九日，敕賜百官花餻宴。』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花糕》　花糕有二種：其一以糖麪爲之，中夾細果，兩層三層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餅之上星星然綴以棗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屆重陽，市肆間預爲製造以供用。

按析津志：九月九日，都人以麪爲糕，餽遺作重陽節，亦於闤闠中笮篾席叫賣，與今同。又帝京景物略：麪餅面種棗栗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標綠旗。父母迎其女來食，曰女兒節。今糕肆無標旗者，亦無迎女來食者。蓋風尚之不同也。

又《糟蟹、良鄉酒、鴨兒廣、柿子、山裏紅》　重陽時以良鄉酒配糟蟹等而嘗之，最爲甘美。良鄉酒者，本產於良鄉，近京師亦能造之。其味清醇，飲之舒暢，但畏熱不能過夏耳。鴨兒廣，梨屬，形如木瓜，色如鴨黃，廣者黃之轉音也。柿子、山裏紅，其用尤多，皆京師應序之物也。

按寄園寄所寄：明太祖微時過剩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彫，是兵火所戕者。帝悲歎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帝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帝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帝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封爾爲凌霜侯。』是柿曾有功於人主矣，則記之豈瑣瑣哉？他物之記，亦邀柿之幸也。

登高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九引唐・孫思邈《千金月令・登高》　重陽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遠，爲時讌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採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

清・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四　九月九日，宫中登高（見歷朝宸詠）在御園，或移蹕香山。若值秋獮，則往往爲策馬塞山之游。

清・顧禄《清嘉録》卷九《登高》　登高，舊俗在吴山治平寺中牽羊賭彩，爲攤錢之戲。今吴山頂機王殿，猶有鼓樂酬神，喧闐日夕者。或借登高之名，遨游虎阜，簫鼓畫船，更深乃返。蔡雲《吴歈》云：『文穆祠荒少客過，治平古寺暮雲多。肉山酒海傷心後，近日銷金别有窩。』

按：吴均《續齊諧記》：『費長房語桓景：九日當登高，飲菊葉酒。因齊家登山。』孟嘉從桓溫游龍山，亦九日登高之舉，後遂相承爲故事。《南齊書・禮志》：宋武帝在彭城時，『九日，上項羽戲馬臺』登高。《齊武帝本紀》：『九日，孫陵岡商飈館登高宴羣臣。』《全唐詩話》：『唐中宗臨渭山登高。』皆是。然古人登高，不止九日。石虎《鄴中記》及《隋文帝本紀》有正月十五日登高之會。桓溫參軍張望有《七日登高》詩，晉李充有《七日登剡山寺》詩，韓退之有《人日城南登高》詩，元魏東平王翕有《人日登安仁山銘》。蓋即老子所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之意，與九日登高祓除之義不同。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冒雨賞重陽。别墅登高尋説虎，吴山脱帽戲牽羊。新釀酒城香。』注：『吴山九日登高，牽羊戲博，俗呼「撲羊」。』又邵長蘅《冶游》詩：『何許更登高，吴山黄花節。』今俗皆非。並録申時行《吴山行》，尤見當時奢靡之習。詩云：『九月九日風色嘉，吴山勝事俗相誇。闔閭城中十萬戶，爭門出郭紛如麻。拍手齊歌太平曲，滿頭爭插茱萸花。橫塘迤邐通茶磨，石湖蕩漾遶楞伽。蘭橈桂楫千艘集，綺席瑤尊百味賒。玉勒聯翩過羽騎，青簾絡繹度香車。影纓映彈誰家子，跕屧鳴箏何處娃。不惜鉤衣穿薜荔，寧辭折屐破煙霞。萬錢決賭爭肥羜，百步超驤逐帝騮。落帽遺簪拚酩酊，呼盧蹋鞠恣喧譁。只知湖上秋光好，誰道風前日易斜。隔浦晴沙歸雁鶩，沿溪曉市出漁蝦。熒煌燈火闐歸路，雜遝笙歌引去槎。此日遨游眞放浪，此時身世總繁華。道旁有叟長太息，若狂舉國空豪奢。比歲倉箱多匱乏，縣官賦斂轉增加。閭閻凋瘵誰能卹，杼柚空虚更可嗟。何事傾都溷丘壑，何緣罄橐委泥沙。白衣送酒東籬下，誰問柴桑處士家。』《崑新合志》：『九日，邑人胥上馬鞍山登高。』江、震《志》但云『九日登高燕飲者，必簪菊泛萸』，不言登高之處。《常昭合志》：『虞山登高。』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九《登高》　《荆楚歲時記》云：『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近

代皆設宴於臺榭，載酒具、茶爐、食榼，或賃園亭；或闖坊曲以爲娛樂。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亦曰女兒節。吳中登高舊俗，在吳山治平寺中，牽羊賭彩，爲攤錢之戲。今吳山頂機王殿猶有鼓樂酬神，城中織機爲業者，俱捨業出游於此。喧闐日夕，或借登高之名，遨遊虎阜，簫鼓畫船，更深乃返。

按《續齊諧記》：『費長房語桓景，九日當登高，飲菊葉酒，以避厄。因攜家人登山，歸見雞犬皆斃。』俗遂相傳九日登高之說。晉孟嘉從桓溫游龍山，亦九日登高。《南齊書·禮志》：『宋武帝在彭城時，九日上項羽戲馬臺登高。』《齊武帝本紀》：『九日，孫陵岡商飆館登高，宴羣臣。』今俗以九日登高，爲祓除不祥之義。邵長蘅《冶游》詩：『何許更登高，吳山黃花節。』則吳山久爲吳俗登高之所矣。

申時行《吳山登高》詩：九月九日風色嘉，吳山登高勝事誇。郡人齊出唱歌曲，滿頭都插茱萸花。橫塘迤邐通茶磨，石湖蕩漾遶楞伽。蘭橈桂楫千舫集，綺席瑤尊百味賒。玉勒聯翩游冶客，翠幰流蘇美麗娃。不惜鉤衣穿薜荔，招邀着屐尋煙霞。萬錢決賭爭肥羜，百步超驤逐畫車。落帽遺簪拚酩酊，呼盧蹋鞠恣喧譁。只知湖上秋光好，誰道風前日易斜？熒煌鐙火闌歸路，雜遝笙歌引去槎。此日遨游眞放浪，此時舉國空豪奢。白衣送酒東籬下，誰問柴桑處士家？

沈朝初《憶江南》詩：蘇州好，冒雨賞重陽。別墅登高尋說虎，吳山脫帽戲牽羊。新釀酒城香。注：吳山九日登高，牽羊戲博，俗稱撲羊。

惠周惕《九日吳山即事》詩：金屑紅牙醉幾場，拏烟小艇出橫塘。斜陽細草吳山路，低帽簪花看賭羊。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九月九》 京師謂重陽爲九月九。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士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南則在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烟樹、清淨化城等處，遠則西山八剎等處。賦詩飲酒，烤肉分糕，洵一時之快事也。

謹按日下舊聞考：天寧寺在廣寧門外二里許，塔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隋仁壽二年建，以安舍利。寺在元魏爲光林，在隋爲宏業，在唐爲天王，在金爲大萬安，前明宣德中改曰天寧，我朝乾隆二十一年重修，名仍其舊。陶然亭在正陽門外西南黑窰廠慈悲菴內，康熙乙亥工部郎中江藻建。龍爪槐名興盛寺，在陶然亭西北一望之地。舊聞考不載。寺有二樓，可以眺遠。所謂龍爪槐者，今已無存矣。薊門烟樹在德勝門外土城關，相傳是古薊邱。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存二土阜，旁多林木，蓊翳蒼翠，故爲八景之一。今已無存，林木亦憔悴。惟乾隆詩碣巍然獨立耳。清淨化城舊聞不載，已見前篇。西山八剎在阜成門八里莊西北二十里，名翠微山，又名盧師山，又名平陂山。所謂八剎者，其說不一。以今論之，在翠微山下東向者曰長安寺，寺東北山巔南向者曰秘魔厓，寺西北山麓有塔者曰靈光寺，塔下有池，池北有新築戒台，靈光寺迤北東向者曰三山菴，東北南向有牌坊者曰大悲寺，正北東向有靈泉者曰龍王堂，龍王堂迤北曰香界寺，俯視香界者曰寶珠洞，此即所謂八剎也。長安寺即善應寺，三山菴舊聞不載，靈光寺係合翠微寺而一之，塔基鐵燈至今尚存。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重陽登高》 是日至城隍山、紫陽山登高，吃糖炒栗子、雞荳，順道遊斗壇，第見人山人海而已。文昌、關帝、火德等廟，均擺設燈謎，亦一雅集也。

十月分部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四《十月》 舊俗：十月朔開鑪向火，乃沃酒及炙臠肉於鑪中，圍坐飲啗，謂之煖鑪。至今民家送親黨薪炭、酒肉、縑緜，新嫁女幷送火鑪。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月·占風》 皮客於九月晦，聚衆商治酌陳餚，候至三更交子，則爲冬朔。望西北風急烈，則卜冬令嚴寒，皮革得價，交相酧酢，盡歡達旦。

燻炕

西山煤爲京師之至寶，取之不竭，最爲利便。時當冬月，炕火初燃，直令寒谷生春，猶勝紅爐暖閣，人力極易，所費無多。江南柴竈，閩楚竹爐，所需不啻什百也。

《蛞蛞》

少年子弟好畜秋蟲，曰蛞蛞，乃螻蛞之別種。寄生於稻田禾黍之間，

又名曰叫蝦蚱。亦非蝗蝻之流，蠶食苗稼。亦非莊子逍遙遊所說，蟪蛄不知春秋。此蟲夏則鳴於郊原，秋日攜來，籠懸窗牖，以佐蟬琴蛙鼓，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蘆，銀鑲牙嵌，貯而懷之，食以嫩黃豆芽，鮮紅蘿蔔，偶於稠人廣座之中，清韵自胸前突出，非同四壁蛩聲助人嘆息，而悠然自得之甚。

《白塔燃燈》

太液池之陽，有白塔，爲永安寺。歲之十月廿五日，自山下燃燈至塔頂，燈光羅列，恍如星斗。諸內侍黃衣喇嘛執經梵唄，吹大法螺，餘者左持有柄圓鼓，右執彎槌齊擊之，緩急疎密，各有節奏，更餘乃休，以祈福也。考白塔基址舊爲萬歲山，又爲瓊華島。山頂有廣寒、仁智等殿，玉虹、瀛洲等亭，塔西傳爲遼蕭後梳粧樓，傾圮已久。順治八年辛卯秋，建塔立寺，康熙己未重修。辛酉冬，運是山之石於瀛臺，塔下僅存黃壤，悉聽民居。雍正庚戌復爲修葺。乾隆癸亥，塔前建龍光之坊，東爲慧日亭，西爲悅心殿，宮室煥然一新，仍爲禁苑矣。

《時品》

鐵角初肥，湯羊正美。白鰲並豚蹄爲凍，脂麻灌果餡爲糖。冬筍新來，黃蘿纔熟。至於酒品之多，京師爲最。煮東煮雪，醅出江元，竹葉飛清，梨花湛白，窩兒米釀，甕底春濃。藥酒則史國公、狀元紅、黃連液、蓮花白、茵陳綠、橘豆青，保元固本，益壽延齡。外製則鄉販南路燒酒，張家灣之灣酒，涿水縣之涿酒，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更有清河乾榨，潞水思源，南來之木瓜惠泉，紹興苦露，桂酒橘酒，一包四瓶，三白五加皮。雖品味各殊，然皆不及內府之玉泉醴酒醇且厚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一〇《天平山看楓葉》 郡西天平山爲諸山楓林最勝處。冒霜葉赤，顏色鮮明，夕陽在山，縱目一望，彷彿珊瑚灼海。在三太師墳者，俗呼爲『九枝紅』。游者每僱山簥，以替足力。蔡雲《吳歈》云：『賞菊山塘尚勝游，一年游興盡於秋。天平十月看楓約，只合詩人坐竹兜。』

按：徐崧、張大純《百城煙水》云：『常熟吾谷，霜後丹楓，望若錦繡。騷人韻士，往往觴詠其下。』而《吳縣志》只載：『楓似白楊，葉作三脊，霜時色丹，故有「楓落吳江冷」之句。』不言游賞處。高平范氏墓，在天平山，俗稱三太師墳者。葬贈太師徐國公夢齡、贈太師唐國公贊時、贈太師周國公墉。墳前大楓九枝，非花鬬妝，不春爭色，遠近楓林，無出其右。李悔廬有《天平山看楓葉記》，中有云：『泛舟從木瀆下沙河，可四里，小溪縈紆。至水盡處登岸，穿田塍行，茅舍雞犬，遙帶村落。縱目雞籠諸山，楓林遠近，紅葉雜松際。四山皆松、桔、杉、榆，此地獨多楓樹，冒霜則葉盡赤，天氣微暖，霜未著樹，紅葉參錯，顏色明麗可愛也。』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船泛洞庭秋。一片楓林圍翠嶂，幾家樓閣疊丹丘。彷彿到瀛洲。』似當時洞庭東、西兩山，亦有楓林也。

又《五風信》 檀火斯改，飄風欲來，使人預備禦寒之具，謂之『五風信』。土俗，又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暖。蔡雲《吳歈》云：『寒衣未辦費商量，月旦占晴也太慌。風信五番都過了，棉花須定價低昂。』

按：陳晦伯《天中記》：『吳俗，以十月五日爲五風生日。太湖漁者千餘家，饗瀕湖諸神祠，祈是月有風。每五日如期而至，終歲皆然，可以揚帆捕魚，謂之「五風信」。』又《歲時瑣事》及吳縣舊《志》皆載是說。盧《志》：『十月旦，晴和則少寒，賈人候此，知棉艱於售。』

又《冬釀酒》 鄉田人家以草藥釀酒，謂之『冬釀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葉清諸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麪造麴，用泉水浸白米釀成者，名『三白酒』。其釀而未煮，旋即可飲者，名『生泔酒』。蔡雲《吳歈》云：『冬釀名高十月白，請看柴帚掛當檐。一時佐酒論風味，不愛團臍只愛尖。』

按：崔寔《四民月令》：『十月上辛，命典饎清麴，釀冬酒，供臘祀。』《內則》有稻醴、黍醴、粱醴。《左傳・哀十一年》：『進稻醴。』《釋文》云：『以稻米爲醴酒。』桂未谷《札樸》云：『糯米爲甜酒，俗呼「白酒」，即稻醴也。』長、元、吳《志》皆云：『以草藥釀成，置壁間月餘，色清香冽，謂之「靠壁清」，亦名「竹葉清」，又名「秋露白」，鄉間人謂之「杜茅柴」，以十月釀成者尤佳，謂之「十月白」。』沈朝初《憶江南》詞注云：『蘇城俱於臘底釀酒，四月中窨清，色味俱佳。』又有『酒娘新搭杜茅柴』之句。

又《煠蟹》 湖蟹乘潮上籪，漁者捕得之，擔入城市，居人買以相餽貺，或宴客佐酒。有『九雌十雄』之目，謂九月團臍佳，十月尖臍佳也。

湯煠而食，故謂之『煠蟹』。孫晉瀕《食蟹》詩云：『荒蒲颯颯繞漁舍，西風昨夜清霜嚴。一星遠火照秋水，郭索數輩行儼儼。鯨鱷博帶紛出斷，厥名則異實則咸。往常但侈魚肉味，尖團嗜好殊酸鹹。朵頤翠釜竈觚立，老饕口腹眞貪饞。金膏濃膩雙螯緘。分擘肌理柈條縷，攘擊那卹污衣衫。臍防性冷戒勿啜，譬如蕭艾終當芟。森森坐銷戈戟氣，積甲熊耳何巉巖。面目奇醜固駭眎，《爾雅》有釋宜開函。以貌取物失諸蟹，豈知內蘊非同凡。九雌十雄語可譜，從此樂得深杯銜。豪情未減畢吏部，酒泉之郡誰爲監。』

按：府志：『蟹凡數種，出太湖者，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沈偕詩：「肥入江南十月雄。」』又云：『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鬚蟹」。莫旦《蘇州賦》注云：「特肥大，有及斤一枚者。」陸放翁詩：「團臍磊落吳江蟹。」』又云：『出崑山蔚洲村者，曰「蔚遲蟹」。出常熟潭塘者，曰「潭塘蟹」。殼軟爪拳縮，俗呼「金爪蟹」。至江蟹、黃蟹，皆出諸品下。吳中以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爲樂。』又云：『蟹采捕於江浦間，承峻流緯蕭而障之，名曰「蟹斷」。「斷」，滬也。陸龜蒙《漁具》詩序：『網罟之流，列竹於海滸，曰「滬」。』注：『吳人謂之「斷」。』《博雅》：『煠，瀹也，湯煠也，音牐。』桂未谷《札樸》云：『菜入湯曰煠。』葉廣明《納書楹曲譜》載無名氏《思凡》一齣，有『油鍋裏煠』之語。

又《鹽菜》 比戶鹽藏菘菜於缸甕，爲御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呼爲『藏菜』，亦曰『鹽菜』。有經水滴而淡者，名曰『水菜』。或以所去之菜心，刳腹夢爲條，兩者各寸斷，鹽拌酒漬入瓶，倒埋灰窖，過冬不壞，俗名『春不老』。孫晉瀕《鹽菜》詩云：『寒菘秀晚色，油油一畦綠。殘年咬菜根，嗜此亦稱酷。所少園官送，絕喜野人蒭。壓肩一擔霜，百錢買十束。結繩戾嚴風，攤檐暴晴旭。飛白撒晶鹽，殺青斷蒼玉。但覺兩眼饞，那顧雙手瘃。酸醬醉中滴，醯雞甕中浴。每飯飽黃薑，鐺焦就廚綠。誰信苜蓿盤，至味等菽粟。旨蓄在室中，御冬亦已足。』又蔡雲《吳歈》云：『晶鹽透漬打霜菘，瓶甕分裝足禦冬。寒溜滴殘成雋味，解酲留待酒闌供。』

按：《南史·江泌傳》：『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惟食老葉而已。』長、元、吳《志》皆載：『藏菜，即箭稈菜，經霜煮食甚美。秋種肥白而長，冬日醃藏，以備歲需。』莫旦《蘇州賦》注：『吳下比屋鹽薤，爲御冬之旨蓄。』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則云：『杭俗，醃菜例以冬至開缸，先祀而後食，故居節物之一。』詩云：『吳鹽勻灑密加封，甕底春回菜甲鬆。碎剪冰條付殘齒，貧家一樣過肥冬。』《禮記·內則》：『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吳語謂以鹽醃物曰『鹽』。桂未谷《札樸》謂『鹽藏魚菜曰腌』，義異。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〇《燒衣節》 十月旦日，士庶出郊掃松，祭謁塋墓，用緜裘楮衣。人無貧富，皆具殽饌祀先。多燒冥衣，預翦五色綵牋，爲男女衣，長尺有咫，有疏印緘，題亡者姓字，如寄書然，祭奠焚之，謂之燒衣節。焚奠於門，曰送寒衣。

《乾淳歲時記》：『都人出郊拜墓，用緜裘楮衣之類。』俞文豹《吹劍録》云：『司馬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朔，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

又卷一〇《十月·十月朝》 十月朔，俗稱十月朝，郡僚致祭虎阜厲壇。游人駢集山塘，看無祀會。《神隱》稱是日爲陰祀日，宜祭祖考。吳俗或延僧唪經，超薦亡者，親串亦往拜奠。郡志云：『是日晴和則少寒，賈人候此，知緜艱於售。』

按《道經》：『十月朔，爲民歲臘，三萬六千神煞，是日可赦罪祈福益壽。』《荆楚歲時記》：『十月一日黍臘，俗謂之秦歲首。黍臘者，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爲始食嘗新也。』《禰衡別傳》云：『十月朔，黃祖於艨艟上會，設黍臘是也。』《齊民要術》：『十月朔風從東來，則米價春賤，逆此者貴。』《農政全書》：『立冬日晴，則一冬晴暖，雨則一冬陰寒。』

潘陸《十月朔山塘看會》詩：

吳趨人尚鬼，風俗自年年。百戲陳通衢，羣神冠進賢。氣暄秋雁後，花晚嶺梅先。不斷山塘路，香飄游女船。

徐崧《十月朔看會》詩：

蕭瑟冬方始，迎神出郭門。逢橋行愈密，倚棹看何喧。鼓吹還終日，旌旗又幾村。誰當無祀祭，能不感蘋蘩！

又《開爐》 《東京夢華録》：『十月一日，有司進煖爐炭。』《歲時雜記》云：『京師十月朔，沃酒炙臠肉於爐中，圍坐飲啖，作煖爐會。不

問寒燠皆熾炭。』吳中貴家，新裝煖閣，婦女垂繡簾，淺斟緩酌，以應開爐之節。

范成大《十月朔開爐》詩：

石湖今日開爐，紙窗雪白新糊。童子燒紅榾柮，老夫睡煖氍毹。

石湖今日開爐，四壁仍安畫圖。萬事篆烟曲几，百年毳衲團蒲。

又《十月應小春》　十月中天時晴煖，桃杏偶試疎花，吳人稱之謂十月應小春。

按《歲時事要》：『十月天時和煖似春，花木重花，故曰小春。』《楓窗小牘》：『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帝京景物略》：『右安門外，草橋北土，近泉宜花，居人種花爲業，十月中旬，牡丹已進獻矣。』

蔡雲《吳歈》：

花自偷開木自凋，小春時候景和韶。火爐不擁燒衣節，看會人喧十月朝。

《田家五行》：『冬初和煖，謂之十月小春。』又謂之曬糉穀天。此時禾稼已登，正是農家爲沉醉佳處。詩云：『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又《天平山看楓葉》　楓者，風也。每天風則楓先鳴。昔黃帝征蚩尤，投其械於大荒山中，化爲楓林。其材可爲局式。樹甚高大，似白楊，葉作三脊，冒霜則葉盡赤，古謂之丹楓。郡西天平山，楓林最勝。當九鐘奏響，青女隕寒，萬葉露鮮，幾於珊瑚灼海。范文正祖墓，在茲山麓，俗稱三太師墳。墳前有大楓九株，名九枝紅。非花鬥妝，不春爭色，尤稱麗景。郡人每賃山轎，結伴往游。夕陽在山，縱目鷄籠諸山，丹林遠近，烘染雲霞，四山松、栝、杉、檜，間以疎翠，岩壑亭臺，俱作赤城景象，信奇觀也。

按《釋木》：『楓，攝也。』《說文》：『楓木厚葉弱枝，善搖。』《小學》書欄，同槭。《說文》解之云：『木葉搖白謂之槭。』《唐韵》云：『槭，動貌。』古有靈楓，泥之即雨，祀之可致靈異，故有楓人、楓鬼之說。《百城煙水》云：『常熟吾谷，霜後丹楓，望若錦繡，騷人韻士往往觴詠其下。』李果《天平山看楓葉記》云：『泛舟從木瀆下沙河，可四里，小溪縈紆。至水盡處登岸，穿田陛，行茅舍村落間。縱目雞籠諸山，楓林遠近，紅葉雜松際，冒霜盡赤，天氣微暖，顏色明麗可愛。』

沈朝初《憶江南》詞：

蘇州好，船泛洞庭秋。一片楓林圍翠嶂，幾家樓閣蠢丹邱，髣髴到瀛洲。

陸鼎《天平山看楓葉》詩：

烟客淡石林，一山綠盡斂。天半明赤霞，葉葉霜透遍。觚棱山峰骨，紅泥冷古殿。回憶春風路，彈指繁華現。已罷販香市，亦閉青旗店。祇有獨客心，不隨落木變。芒鞋踏清響，徐步有餘戀。轉覺詩力蒼，吟入夕陽艷。

袁景瀾《天平山看楓葉》詩：

青女行霜下空碧，一掃千林變成赤。誰令烏爪擲丹砂，九枝紅照幽人宅。鬱鬱佳人萬笏環，霞標煜爚耀寒山。疑是神仙移絳節，故將奇景眩塵寰。焚香已歇三春市，無復青旗挑醉壘。轉綠回黃俄頃間，二月花開十月裏。高義猶存參政祠，雲泉明媚夕陽時。好將設色荆關筆，畫出珊瑚七尺枝。

顧莼《吳中風景》詩：

丹楓爛漫錦妝成，要與春花鬥眼明。虎阜橫塘景蕭瑟，游人多半在天平。

張大純《吳山看楓葉》詩：

行春橋畔好停車，十月峰頭爛綺霞。豈是錦帆從此過，漫疑朱羽更無譁。烏棲不報蘇臺曉，鹿走猶驚漢幟斜。香水花洲俱是夢，年年楓葉爲誰誇。

又《五風信》　陳晦伯《天中記》：『吳俗，以十月五日，爲五風生日。太湖漁者千餘家，泛六桅船，候風暴以行。船饗瀕湖神祠，祈是月有風。其禱神之詞，有「大樹連根起，小樹着天飛」之語。風每五日如期而至，終歲皆然，可以揚帆捕魚，謂之五風信。』蓋是時霜氣乍肅，檀火斯更，風信驚寒，連番迭至，使人預備禦寒之具。俗又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煖。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五風信起授寒衣，煖閣圍爐看雪飛。坐擁金貂吟柳絮，唐花紅映醉顏肥。

婁元禮《田家五行》：立冬前後起西北風，謂之立冬信，月內風頻作，謂之十月五風信。

又《洞庭霜橘》　《禹貢》：『揚州厥包橘柚。』吾吳屬揚州，橘宜茂美。漢武帝時，交趾有橘官，置長一人，秩三百石。越人供橘稅，謂之橘戶。襄陽李衡於龍陽州種橘千株，敕兒曰：『吾有木奴千頭，歲得絹千疋，不責汝衣食。』《貨殖傳》云：『江陵千樹橘，比千戶侯。』韓彥直《橘譜》有二十四品，謂多是接成，惟種成者，氣味尤勝。洞庭之山，木奴千樹，得霜氣而橘柚始熟。故韋應物《詠橘》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園丁採擷販鬻，恆以青女之降爲候焉。

按《吳郡志》：『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差小，純黃可噉，品稍下，皮入藥。』《姑蘇志》有蜜橘，品最上。塘南橘色紅如血，有豬肝、鱔血兩種；其次者有脫花甜、早紅橘；又有扁橘，吳江村落間多種之，實最大，其形扁，故名。白居易《揀貢橘》詩：『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則唐時嘗以入貢也。《具區志》：『湖中諸山，大概以橘柚爲產，多至千樹，貧家亦無不種。』

又《冬釀酒》　釀酒以小麥爲麴，用辣蓼汁一杯，和麪一斗，調以井水，揉踏成片，或楮葉包懸當風，兩月可用爲酒藥。自八月至三月，皆可釀酒。惟以小雪後下缸，六十日入糟者爲佳，可留數年不壞。吳俗，田家多效之，謂之冬釀酒。有秋露白、靠壁清、十月白、三白酒諸名，有名榨頭酒，初出糟酒也，俗謂之杜茅柴。有以木樨花合糯米同釀，香冽而味雜，名桂香；有以淡竹葉煎湯代水，色最清冷，名竹葉清。市中又有福珍、天香、玉露諸名，其酒醇厚，盛在杯中，滿而不溢，甘甜膠口，品之上也。其釀而未煮者，名生泔酒，其品最下。吳俗，收穫後，取秫米釀白酒，謂之十月白，過此則色味不清冽矣。酒中之趣品，他郡所無，見許青浮《詩序》。

按崔寔《四民月令》：『十月上辛，命典饎清麴，釀冬酒，供臘祀。』郡志：『唐有五酘酒，宋有木蘭堂酒，又有洞庭春、白雲泉等名。』今其法不傳。惟煮酒臘月釀成，煮過泥封，經兩三歲最醇，或加木香、砂仁、金橘、女貞子、梅蘭諸品，味更香冽，以十月釀成者爲佳。

蔡雲《吳歈》：

冬釀名高十月白，請看柴帚挂當檐。一時佐酒論風味，不愛團臍只愛尖。

袁景瀾《釀酒》詩：

種秫三十畝，臘月釀新酒。共祀杜康神，味欲求醲厚。壓入糟牀中，聲如檐雨走。鄰壁卧醉翁，夜聽流涎久。草堂開綠野，梅花發春首。烹羊復煮羔，稱觴介眉壽。

許青浮《釀白酒》詩：

江南秫田秋穫早，粒粒紅香綻霜飽。茅屋疎燈促夜舂，酒泉走檄新移封。大缸小缸舂拍拍，家家釀成十月白。白酒之白白於乳，開缸潑面香風起。定州花瓷瀲灩明，秋水無痕清見底。東家銀瓶琥珀紅，西家玉碗珍珠濃。何如此酒有別趣，糟印直與溫柔通。雪花曉壓林梢重，地爐不煖黃梅凍。倘有騎驢覓句人，不惜殷勤更開甕。

又《煠蟹》　蟹者，解也，歲必一解其殼。以其橫行，則曰螃蟹。以其行聲，則曰郭索；以其外骨，則曰甲士；以其內空，則曰無腸。以臍之圓尖別雌雄，雄曰鯨鱟，雌曰博帶。雄者膏多，雌者黃實，爲水族俊品。稻熟時，以緯蕭障流取之，謂之蟹斷。懸一燈於水滸，則胥胥而來，便可俯拾。蓋蟹惟走明故也。漁者乘秋捕之，擔入城市，居人買以相餽貺，或宴客佐酒。有九雌十雄之目，謂九月團臍佳，十月尖臍佳也。湯煠而食，謂之煠蟹。

按郡志：蟹凡數種，出太湖者，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鬚蟹。莫旦《蘇州賦》注：肥大有及斤一枚者，出崑山蔚洲村者，曰蔚遲蟹；出常熟潭塘，曰潭塘蟹；殼軟爪拳縮，俗呼金爪蟹。至江蟹、黃蟹，皆出諸品下。吳中秔稻秋成，蟹食既足，腹中有芒，執穗朝魁，霜降後，輸芒於江，然後可食，否則有毒。先儒謂霧瀜而蟹蝨枯，月虛而魚腦減。霜前蟹多食尚瘠，霜降將蟄，膏黃並滿，味尤美。宋呂元守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得十有二種：曰蝤蛑、曰撥棹子、曰擁劍、曰彭螖、曰竭樸、曰沙狗、曰望潮、曰倚望、曰石蜐、

曰虾江、曰蘆虎、曰彭蜞。又云海商言海中蟹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而所謂黃甲、白蟹、蝷蠘、虎獅、涂蜥諸名，皆爲呂圖所不載。則知蟹屬之繁，不勝記矣。陸龜蒙《蟹志》云：『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間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咸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入江之道焉。』《爾雅》：『斷，即潪也。』列竹於海澨者，吳人則謂之斷。

袁景瀾《食蟹》詩：

荒蒲颯颯鳴風潭，菊天昨夜清霜酣。一星遠火照秋水，郭索數輩行趁趣。緯簫截流傍沙嘴，乘潮上溯時兩三。蜋蠰博帶厥名異，咸與擷拾歸筠籃。金膏濃膩戈戟健，入市曉集漁入擔。及斤論雙戶爭買，尖團嗜好原相參。黃中通理內美具，玉脂滑潤雙螯含。朵頤佇立竈觚側，老饕口腹眞饞貪。分肌擘理屑薑桂，攘臂會食樂且耽。面目奇醜固駭瞟，《爾雅》有釋宜備諳。以貌取物失諸蟹，豈知俊味包醰譚。九雌十雄語可譜，監州無處分餘甘。手持欲仿畢吏部，酒船浮拍吾猶堪。只愁空江寒霧塞，種類十二無由探。

又《鹽菜》　周伯仁言，秋末晚菘。菘，白菜也。九月分栽，十月長成，沃壤一車重數斤，肥甘甘柔，味含土膏，氣飽風露。東坡所謂『白菘類羔豚』也。其性凌冬不凋，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立冬以後，吳中田家爭掘是菜，鹽藏缸甕，爲禦冬旨蓄。或去其心，名爲藏菜，亦曰鹽菜。有經水浸而淡者，名水菜。或可斷菜心，或並縷切蘿菔條，撒鹽緊壓入瓶，倒埋灰窖，過冬不壞，名春不老。先儒謂：『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有旨哉。

按《南史・江泌傳》：『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惟食老葉而已。』邑志皆載：『藏菜即箭稈菜，經霜煮食甚美，秋種肥白而長，冬日醃藏，以備歲需。』莫旦《蘇州賦》注：『吳下比屋鹽藶，爲禦冬之旨蓄。』《荊楚歲時記》：『仲冬之月，采擷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汁酸美，醒酒所宜。』《禮記・內則》：『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吳語以鹹醃物曰鹽。《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

吳蔓雲《江鄉節物》詩：

吳鹽勻灑密加封，甕底春回菜甲鬆。碎翦冰條付殘齒，貧家一樣過肥冬。

吳錫麒《冬菜》詩：

旨蓄三冬記，園官供可能。薦辛盤裏未，抽甲雨中曾。液引渠流注，肥經土氣蒸。青蟲饑食葉，黃螬瘦穿膠。好籍濃霜壓，全和夕照登。多情成把送，求益足斤稱。擇地攤千車，當風掛一繩。甕材隨處覓，鹽價應時增。丁倒埋塵窖，清饞出酒燈。咬根宜我輩，食澹比山僧。美味甘於肉，寒聲脆似冰。茅檐逢歲晚，此色正須矜。

袁景瀾《詠菜》詩：

霜曉門停賣菜船，人家秤買度殘年。一繩分曬斜陽裏，留佐盤餐小雪天。

笙歌匝地門候鯖，食帳何曾數菜羹。我分合嘗蘆百甕，不勞鮭蟹議門生。

霜摧雪偃傍頹牆，折甲抽牙帶土香。下箸萬錢空醉飽，誰知滋味菜羹長。

蔡雲《吳歈》：

晶鹽透漬採霜菘，瓶甕分裝足禦冬。寒溜滴殘成雋味，解酲留待酒闌供。

許青浮《醃藏菜》詩：

鴨腳樹黃鴉柏醉，西風送寒吹雁背。旨蓄商量可禦冬，吳儂比屋醃藏菜。菜心鬆美菜葉甜，滿盤白雪堆吳鹽。溪流新汲器新滌，殷勤十指搓摻摻。烹羊魚羔記時節，拍手烏烏雙耳熱。醉倒柴門不可呼，大兒擁背小兒扶。阿翁吻渴詩腸枯，醉鄉天地空模糊。甕中忽憶冬菹綠，一寸霜莖抵寒玉。

又《穫稻》　大江以南，遍地皆藝稻爲正糧，故五穀尤重稻。稻有糯、有秈、有粳，山田宜秈，圩田宜糯，宜粳，秈稻早熟薄收，粳稻遲熟厚收。糯乃資釀酒，及作糍餌之用，故農家多藝秈、粳二種也。山田糞以石灰，圩田多以糞穢雜物，然不若稻稈灰，有自然之利，氣同性合，其苗易長也。《說文》云：『稻，稌也。』穀之早熟者，應之火變；其收遲者，

應之金成。故收遲爲嘉穀，稗稻是也。吳中地沃民稠，俗勤種藝，秋盡冬初，穲稏翻陞，黃雲捲隴，黍稌高下，穜穋後先。當清霜之既降，農民咸趣收斂。於是刈而斷之者曰鐮，肩而荷歸者曰擔，堆高過屋者曰露積，打穀墮地者曰耠板，碾米者有礱，播粟者有篩。喧月明之杵臼，炊香玉於廚甑。自此飲蠟吹醪，含哺鼓腹，田家樂事，無過於斯矣。

按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郡志：『稻之屬：有紅蓮、穲稏、小秈、香珠、紫芒、金釵、百日、中秋、鵝脂、羊鬚等種名。』《田家五行》：『季秋刈穫之忙。』俗諺云：『畚金取寶用。』

袁景瀾有《穫稻》賦：

傳耜功成，茯鋤事集。臥壠牛閒，謀糧雁急。溝塍之耦列盈千，種稚之利收倍十。三農益慶，無饗禽宅草之虞；九穀豐登，沿擊鼓吹豳之習。展平疇之似野，粒綻鸚含；屯秋稼之如雲，穗遺童拾。想夫嘉穀生初，土膏興勃，莩甲青抽，勾芒翠發。鶺鴒喚曉兮烟晴，秧馬催耕兮雨歇。啼聞元鳥，春旗巡向村莊；駐出烏犍，牧笛吹來林樾。候驗杏花菖葉，服田不害於三時。景增青飢冷風，舉趾用歌夫七月。已而白露迎秋，黃花報穫，蛤伏烟寒，蟀鳴霜落，牽碌碡於新場，熟黍稌於野郭。連村蝗少，戶傳區種之方；臨水香聞，人話田家之樂。實含實活，俱望西成。不莠不稂，用酬東作，則有郊遂兒童，江鄉父老。舊圃方平，閒門乍掃，欲加白粲之餐，競割紅蓮之稻。腰鐮曉霧，麋峻多而患絕蚼蛆；荷擔夕陽，玉燭調而時無旱潦。上熟、中熟、下熟，咸欣貯畜於千箱；高田、間田、庸田，羣慶告成於萬寶。於是刈從綺陌，載入茅茨，地稱不易，秉亦時遺。既挾五挾三之有別，亦樹肥樹磽之皆宜。歲足十千，力畢火耕水耨，廛分三百，年占木穫金饒。一時之壠卷黃雲，簉車共滿；百室之匙翻白雪，糜粥爭爲。乃積乃倉，如京如坻。雀鼠奚偷，困廩可指。殘英供鳩婦之含，嫩葉望稻孫之起。物老在酉，值榮菊樹麥之初，糧不呼庚，記剝棗烹葵之始。俗少帶牛佩犢，康樂可登；民喧飲蠟迎貓，昇平如此。維茲粒食，實養生民。穫之挃挃，相因陳陳。捆載之人功須急，斂蓄之月令當遵。家家杵臼冬春，聲傳月夜；處處豚蹄宴會，賽到田神。無貽狼戾之譏，謹納總於方貢。各遂秋收之計，勉緯耒於來春。黃葉一林，寒烟十畝。禾獻嘉祥，年書大有。陳無逸於朝端，繪豳風於座右。時雨若而時暘若，氣候常和；其墉如而其櫛如，民財早阜。從此江淮萬竈，炊香稻而共詠康田，由來吳越千艘，貢明粢而常供縮酒。

又《田家嫁娶》 田家婚嫁，多在歲暮。蓋農穀有收，年豐財足，擇務閑之時，畢向平之累。郡志稱：吳俗婚禮，特多靡文，有知節、跨鞍迎龍、牽綵、傳寶、坐牀、升坐、掠髻之目。以雙雞逆女，名合啼雞。每奩篋中，以綵繫釘膠雜布，取膠固之意。近日鄉村禮猶簡樸，至於城市，繁費彌多矣。

袁景瀾《田家嫁娶》詩：

村莊風俗敦，嫁娶惟近鄰。年豐資財足，歲暮成婚姻。聘禮具鳴雁，賀酒來鄉人。喧闐鼓樂奏，帷車走雙輪。荊釵綰椎髻，郤稱田家貧。不貪門戶貴，上買崔盧親。

又《寒鴉陣》 《夏小正》云：『十月黑鳥浴。』註：『黑鳥，寒鴉也。浴者，羣飛乍高乍下也。』凡鴉大而項白，謂之蒼鵰。《爾雅》謂之白脰烏，一名燕烏；小而純黑者，謂之寒鴉，即慈烏也，能反哺其母。《說文》謂之孝烏。小於慈烏而腹白者，名鴉烏，吳中統謂之寒鴉。冬日成羣飛噪，寒風戰空，則作陣盤雲。蔽天如墨，接翅而來，颯颯有聲，喧鳴聒耳，集樹爲滿，俗謂之寒鴉陣，以此占寒信之將至。陸師農云：『衆鳥至秋分多羣集，不獨烏也。至春分則輒兩兩而翔，不復羣矣。』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滬人於每年【略】十月朔，例以鼓樂奉城隍神出諸北郊，壇祭無祀鬼魂，儀仗輿從，駢闐街巷，馬至數百匹。妓女椎髻篷髮，身著赭衣，銀鐺桎梏，乘輿後從，謂之償願。間有徒步於市者，輕薄少年，指視追逐以爲笑樂。是非敬神，直釀淫風矣。噫！【略】滬俗於十月朔日，開鑪煮餅，獻於家祠，故亦稱『鑪節』。至於祭厲壇祀祖考，則各處所同也。於時檀火斯改，飄風欲來，使人預備禦寒之具，謂之『五風信』。按是月有風，每五日，如期而至，故謂之『五風信』。土俗又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暖。或云，十月旦晴和則少寒。賈人候此，知棉艱於售。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添火》 京師居人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火爐係不灰木爲之，白於礬石，輕煖堅固。按析津志：西山化石根名之曰不灰木，以之爲粗布及器皿，不畏火，今西山有

之。此條所記未盡得實。以之爲器皿則可，以之爲粗布則從未之見。或即火浣布之訛。況此木實產易州，非西山也。

又《仰山窪》　仰山窪在安定門外正北十里，有將台一座。每至十月十五日，八旗合操，演九進十連環，前鋒護軍統領跑交冲馬，已成俗例。大寒之歲，兵丁有凍斃者，故非豪俠少年不能往觀也。

又《賣憲書》　十月頒曆以後，大小書肆出售憲書，衢巷之間亦有負箱唱賣者。

又《風箏、毽兒、琉璃喇叭、咘咘噔、太平鼓、空鐘》　兒童玩好亦有關於時令。京師十月以後，則有風箏、毽兒等物。風箏即紙鳶，縛竹爲骨，以紙糊之，製成仙鶴、孔雀、沙雁、飛虎之類，繪畫極工。兒童放之空中，最能清目。有帶風琴鑼鼓者，更抑揚可聽，故謂之風箏也。毽兒者，墊以皮錢，襯以銅錢，束以雕翎，縛以皮帶，兒童踢弄之，足以活血禦寒。琉璃喇叭者，口如酒盞，柄長二三尺。咘咘噔者，形如壺盧而長柄，大小不一，皆琉璃廠所製。兒童呼吸之，足以導引清氣。太平鼓者，係鐵圈之上蒙以驢皮，形如團扇，柄下綴以鐵環，兒童三五成羣，以藤杖擊之，鼓聲鼕鼕然，環聲錚錚然，上下相應，即所謂迎年之鼓也。空鐘者，形如車輪，中有短軸，兒童以雙杖繫棉線播弄之，儼如天外晨鐘。

謹按日下舊聞考：紙鳶古傳韓信所作，五代漢季，李業與隱帝爲紙鳶於宮門外放之。毽兒即毽子，以鉛錫爲錢，裝以雞羽，小兒三五成羣，有裏外廉、拖鎗、聳膝、突肚、佛頂珠、剪刀拋之名色，亦蹴踘之遺事也。琉璃喇叭，舊聞不載。咘咘噔即鼓璫，亦名響壺盧，又名倒掖氣，小者三四寸，大者徑尺，其色紫者居多。小兒口銜，噓吸成聲。又帝京景物略云：元夕童子撾鼓，旁夕向曉，曰太平鼓。今自十月即有之，不必在元夕矣。至謂太平鼓即羯鼓者非也。羯鼓者，乃今梨園所用之迸鼓，以雙杖擊之。故唐人詩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若單杖擊之者，安能如此繁密耶？空鐘舊聞不載。

又《走馬燈》　走馬燈者，剪紙爲輪，以燭噓之，則車馳馬驟，團團不休。燭滅則頓止矣。其物雖微，頗能具成敗興衰之理，上下千古，二十四史中無非一走馬燈也。是物之外，又有車燈、羊燈、獅子燈、繡球燈之類。每屆十月，則前門、後門、東四牌樓、西單牌樓等處在在有之。攜幼而往，歡喜購買而還，亦閑中之樂事也。

按走馬燈之製，亦係以火御輪，以輪運機，即今輪船、鐵軌之一班。使推而廣之，精益求精，數百年來，安知不成利器耶？惜中土以機巧爲戒，即有自出心裁精於製造者，莫不以兒戲視之。今日之際，人步亦步，人趨亦趨，詫爲奇神，安於愚魯，則天地生材之道豈獨厚於彼而薄於我耶？是亦不自憤耳！

又《踢球》　十月以後，寒賤之子，琢石爲球，以足蹴之，前後交擊爲勝。蓋京師多寒，足指痠凍，兒童踢弄之，足以活血禦寒，亦蹴踘之類也。

謹按日下舊聞考：踢球一事，自金元以來即有之，不自今日始矣。

又《蛐蛐兒、聒聒兒、油壺盧》　蟲鳥之鳴，最關時令。而人力所至亦能與時令相轉移，是亦有關時令矣。京師五月以後，則有聒聒兒沿街叫賣，每枚不過一二文。至十月，則爛熳者生，每枚可值數千矣。七月中旬則有蛐蛐兒，貴者可值數金，（有白麻頭、黃麻頭、蟹胶青、琵琶翅、梅花翅、竹節鬚之別，）以其能戰鬥也。至十月，一枚不過數百文，取其鳴而已矣。蛐蛐兒之類，又有油壺盧。當秋令時，一文可買十餘枚。至十月，則一枚可值數千文。蓋其鳴時鏗鏘斷續，聲顫而長，冬夜聽之，可悲可喜，眞閑人之韻事也。故秋日之蛐蛐罐有永樂官窯、趙子玉、淡園主人、靜軒主人、紅澄漿、白澄漿之別，佳者數十金一對。冬月之聒聒兒壺盧、油壺盧壺盧，佳者亦數十金一對，以紫潤堅厚者爲上，即所謂壺盧器者是也。是故京師世族，貧者居多，耗財之道實不止聲色珠玉而已也。

謹按日下舊聞考：永定門外五里胡家村產促織，善鬥，勝他產。促織者，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勝。今都人能種之，留其鳴深冬。其法實土於盆養之，蟲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灑，綿覆之。伏五六日上蠕蠕動，又伏七八日如蛆然。置子蔬葉，仍灑覆之，足翅成，漸以黑，匝月則鳴，細於秋，入春反僵也。促織即蟋蟀別種，有三：肥大而色澤如油者曰油壺盧，首大者曰梆子頭，銳喙者曰老米嘴云云。總而言之，促織、蟋蟀、蛐蛐兒之正名；絡緯，聒聒兒之正名。或又謂聒聒兒者即螻蟈也。

又《栗子、白薯、中果、南糖、薩齊瑪、芙蓉糕、冰糖壺盧、温朴》

京師食品亦有關於時令。十月以後，則有栗子、白薯等物。栗子來時用黑砂炒熟，甘美異常。青燈誦讀之餘，剝而食之，頗有味外之味。白薯貧富皆嗜，不假扶持，用火煨熟，自然甘美，較之山藥、芋頭尤足濟世，可方爲樸實有用之材。中果、南糖到處有之。薩齊瑪乃滿洲餑餑，以冰糖、奶油合白麪爲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爐烤熟，遂成方塊，甜膩可食。芙蓉糕與薩齊瑪同，但面有紅糖，豔如芙蓉耳。冰糖壺盧乃用竹簽，貫以葡萄、山藥豆、海棠果、山裏紅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涼。冬夜食之，頗能去煤炭之氣。溫朴形如櫻桃而堅實，以蜜漬之，既酸且甜，頗能下酒。皆京師應時之食品也。

按宸垣識略：前明冬至賜百官甜食一盒，凡七種，一松子海哩噠。鄭以偉曰：噠字諸字書不載，今亦不識海哩噠爲何物。蓋緣元人語也。正可與薩齊瑪爲對。又戒菴漫筆載：前明四月八日賜百官午門外食不落夾。不落夾者，亦元人語也。或云粽子。以鄙意揣之，或即今之涼糕歟！是不可得而考矣。因記薩齊瑪，故連類及之。

又《水烏他、奶烏他》 水烏他，以酥酪合糖爲之，於天氣極寒時，乘夜造出，潔白如霜，食之口中有如嚼雪，眞北方之奇味也，其製有梅花、方勝諸式，以匣盛之。奶烏他大致相同，而其味稍遜。

又《赤包兒、門姑娘、海棠木瓜、溫朴》 每至十月，市肆之間則有赤包兒、門姑娘等物。赤包兒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紅，柔軟可玩。門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圓潤光滑，小兒女多愛之，故曰門姑娘。海棠木瓜大者二寸，青而不黃，較之南來木瓜，其香尤烈。溫朴形如橘柚而堅實，性如木瓜而有毛，以之薰衣，香可經月不散，亦應時之物產也。

又《梧桐、交嘴、祝頂紅、老西兒、燕巧兒》 禽鳥之來，最關時令。京師十月以後，則有梧桐鳥等。梧桐者，長六七寸，灰身黑翅，黃嘴短尾，市兒買而調之，能於空中接彈丸，謂之打彈兒。交嘴者，長四五寸，嘴左右交，以別雌雄，有紅黃二色，馴而擾者能開鎖啣旗。祝頂紅者，小於家雀而紅其頂，技如交嘴，而靈巧過之。老西兒者，形如梧桐而黑嘴，技同而價賤，鸐鵊之輩亦有食之者。燕巧兒者，形如燕子，亦能於空中接彈丸，而飛騰尤速，此皆京師之時禽。至於秋天鴻雁，社日烏衣，則有月令在。

又《冬筍、銀魚》 十月間，冬筍、銀魚之初到京者，由崇文門監督照例呈進，與三月黃花魚同。

清・愈樾《茶香室三鈔》卷一《十月九日闍九》 明都穆《談纂》云：元太祖尊禮邱長春，欲妻以公主，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闍九，爲會甚盛。

按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正月十九日名燕九，都城西南有白雲觀，云是勝國時邱眞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湊，凡聖溷雜，勛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按此則闍九、燕九，異名異日。疑本是闍九，後奄人輩諱言闍，乃易其名，且易其日耳。

送寒衣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十月朔日，黍臘，俗謂之秦歲首。未詳黍臘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禰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艨艟上會設黍臘。』是也。又，天氣和暖似春，故曰『小春』。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九《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著錦襖。三日（今五日），士庶皆出城饗墳。禁中車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車馬，亦如寒食節。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煖爐會也。

宋・曾慥《類説》卷二二《荆湖近事・黄盤雕》 舊規云：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六《十月》 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時，蓋因天氣融和，百花間有開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水而藏蟄，至來春驚蟄，雷始發聲之時，百蟲方出蟄。朔日，朝家賜宰執以下錦，名曰『授衣』。且賜錦花色，依品從給賜。百官入朝起居，衣錦襖三日。【略】

有司進煖爐炭。太廟享新，以告冬朔。諸大剎寺院，設開爐齋供貴家。新裝煖閣，低垂繡簾，老稚團圞，淺斟低唱，以應開爐之序。

又　士庶以十月節出郊掃松，祭祀墳塋。內庭車馬，差宗室南班往攢宮行朝陵禮。

明・陶宗儀《說郛》弓六九引唐・孫思邈《千金月令・拜墳》　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墳，禁中車馬朝陵，如寒食節。

又引宋・呂原明《歲時雜記・煖爐》　京人十月朔，沃酒乃炙臠肉於爐中，團坐飲啗，謂之『煖爐』。

明・楊慎《升菴集》卷六八《秦首十月》　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自是不師古之亂制。漢之陋儒僞造《易緯》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甲子爲部首，起十月朔。』而謂秦首亥本此，是其贅說與《堯典》背矣。宋朱震又曰：『《連山》首艮，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於辰爲亥，此顓頊所以首十月也。』是因漢儒之陋，而又誣顓頊矣。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於祖考，或有舉掃松澆墓之禮者。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十月送寒衣，坊民刻板爲男女衣狀，飾文五色，印以出售，農民競以是月初一日，覆去，焚之祖考，名曰送寒衣。祀靴，賣靴人以是日爲靴生日，預集錢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煖，多驗者。辭年作。宛人呼雇工人爲年作，至十月初一日。則各辭去。諺云：十月一，家家去了年作的，關了門兒自家吃。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　十月一日，紙肆裁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緘，識其姓字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者哭，女聲十九，男聲十一。

《明史》卷三一《曆志一・曆法沿革》　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曆》。太祖諭曰：『古者季冬頒曆，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善。宜以十月朔，著爲令。』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月・送寒衣》　十月朔，孟冬時享宗廟，頒憲書，乃國之大典。士民家祭祖掃墓，如中元儀。晚夕緘書冥楮，加以五色綵帛作成冠帶衣履，於門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

清・顧祿《清嘉錄》卷一〇《十月朝》　月朔，俗稱『十月朝』，官府又祭郡厲壇。游人集山塘，看無祀會。閭有墓祭如寒食者。人無貧富，皆祭其先，多燒冥衣之屬，謂之『燒衣節』。或延僧道作功德，薦拔新亡，至親亦往拜靈座，謂之『新十月朝』。蔡雲《吳歈》云：『花自偷開木自凋，小春時候景和韶。火爐不擁燒衣節，看會人喧十月朝。』

按：《崑新合志》云：『十月朔，墓祭，士大夫家有。』然江、震《志》皆載：『十月朔，人家祭奠祖考，持齋薦亡，至親亦祭靈座，或有舉掃松澆墓之儀。』范《志》亦云：『十月朔，再謁墓』盧《志》並云：『十月朔，名「燒衣節」。』蓋十月朔爲陰祀之日，宜祭祖考、掃墓，與清明同，說見《神隱》。今俗多沿之。周密《武林舊事》亦云：『十月朔，都人出郊拜墓，用綿裘、楮衣之類。』又吳自牧《夢粱録》云：『士庶以十月節出郊掃松，祭祀墳塋。』又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云：『十月朔，上冢如中元，祭用豆骨朵。』又劉侗《帝京景物略》云：『十月朔，紙坊剪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奠焚於門，曰「送寒衣」。』而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則云：『杭俗，剪紙爲衣，以施鬼之無衣者，曰冥衣。』但行於中元節耳。潘陸有《十月朔山塘看無祀會》詩：『吳趨人好鬼，風俗自年年。百戲陳通衢，羣神冠進賢。氣喧秋雁後，花晚嶺梅先。不斷山塘路，香飄游女船。』又徐崧詩云：『蕭瑟冬方始，迎神出郭門。逢橋行愈密，倚棹看何喧。鼓吹還終日，旌旗又幾村。誰當無祀祭，能不感蘋蘩！』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〇《燒衣節》　十月旦日，士庶出郊掃松，祭謁塋墓，用緜裘楮衣。人無貧富，皆具殽饌祀先。多燒冥衣，預翦五色綵牋，爲男女衣，長尺有咫，有疏印緘，題亡者姓字，如寄書然，祭奠焚之，謂之燒衣節。焚奠於門，曰送寒衣。

《乾淳歲時記》：『都人出郊拜墓，用緜裘楮衣之類。』俞文豹《吹劍録》云：『司馬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朔，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十月一》　十月初一日，乃都人祭掃之候，俗謂之送寒衣。

按北京歲華記：十月朔上塚，如中元祭，用豆泥骨朵。豆泥骨朵乃元人語，今不知爲何物矣。又帝京景物略：十月朔，紙坊剪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識其姓字行輩，如寄家書然，家家修具，

夜奠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今則以包袱代之，有寒衣之名，無寒衣之實矣。包袱者，以冥鏹封於紙函中，題其姓名行輩，如前所云。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十月朔日，人家奠先人於墳墓，或剪彩紙如人衣狀，及楮錢等物焚之，謂之『送寒衣』。諺云：『十月一，送寒衣』，即斯時也。嚴寒將來，送衣於祖考，不忘本也。

下元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十月〕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齋誦經者。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七《辯證類・三官》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主生，木爲生候，地氣主成，金爲成候。水氣主化，水爲化候。其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用。孰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月・安期》 十五日下元之期，菴觀寺院課經安期起，至次年正月廿五日，百日期滿。夜懸天燈，黃幅大書：冬季唪經祝國裕民百日期場。嗜佛之家，送香燭獻齋供者絡繹。

十一月分部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四《十一月》 冬至前一日，云冬至既，號亞寒；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爲夜除，大率多倣歲除故事而差異焉。鄙人自冬至之次日數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里巷作九九詞。又云：『九盡寒盡，伏盡熱盡。』冬至，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爲三大節。自寒食至冬至，久無節序，故民間多相問遺。至歲除，或財力不及，不復講此。俗諺有『肥冬瘦年』之語。蓋謂冬至人多饋遺，除夜則不然也。人家是日多食餛飩，故有冬餛飩、年餃飥之語。開封俗語：『新節已過，皮鞋底破，大擔餛飩，一口一箇。』百官是日如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冬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〇 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帶煖耳。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傳尚未廣。此月糟醃豬蹄尾，鵝脆掌，羊肉包，扁食餛飩，以爲陽生之義。冬筍到，則不惜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日清晨吃辣湯，吃生燠肉，渾酒，以禦寒。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一《臘雪》 臘月雪謂之臘雪，亦曰瑞雪，能殺蝗子，主來年歲稔。諺云：『臘天一寸雪，蝗入地一尺。』又臘中見三白，則宜麥。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萬家。』可證也。

按《農政全書》：『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種樹書》：『麥最宜雪。』諺云：『冬無雪，麥不結。』《田家五行》：『十二月下雪不消，名雪等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而雪不消，亦主來年多水。』《陶朱公書》，臘前得兩三番雪，宜麥。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吳縣志》：『冬至後第三戌爲臘，臘前三番雪，名曰三白。』張鷟《朝野僉載》：『一臘見三白，田父笑嗷嗷。』

又《三朝霧》 寒朝久霧不開，主西風大作。諺云：『三朝迷路發西風。』吳人稱霧爲迷露也。又寒夜霧凝水上，日出飄滿庭堦，名霧淞花，農人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飯瓮。』

按莊子：『積水上溢爲霧。』曾子：『陰陽之氣，亂而爲霧。』《五行志》云：『霧者，百邪之氣，爲陰冒陽，本於地而行於天。』唐包賀詩謂：『霧爲山巾子。』《清異録》稱霧爲迷空步障。吳人謂霧爲迷路，謂霧重迷不得路逕也。

十二月分部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三〇《除夕元旦詞》 庠彥沈明德宣嘗賦吾

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二詞，道盡中人以下之家之風俗，誠足解頤，録以遺好事者。《除夕》云：『鑼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掛起新簾子。炮仗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烏盆裏。　寫就神荼幷鬱壘。細馬送神，多著同興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喜。』《元旦》云：『接得竈神天未曉。炮仗喧喧，催要開門早。新褙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　爐燒蒼術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清・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四　椒屏之製，以絹素爲質，先由内廷詞臣擬吉語四字爲標題，並擬所畫景物與四字音義相協者，於十二月朔開單呈覽，交内府繪畫人物器飾而綴以椒。每幀署原擬吉語，復製頌一章題其上，亦内廷詞臣所書。

歲軸，亦由詞臣擬五言吉語成聯，於臘朔呈覽，交畫苑以彩絹設色，畫祥花、寶穗、鼎、卣、爵、彝等物爲圖，以所擬吉語書幀端。按：歲軸之名，見《乾淳歲時記》，亦見《武林舊事》。

十二月初一日，有開筆書『福』之典。溯其緣起，自聖祖時已書賜近臣。查《初白集》載，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除夕前一日，按近年賞王大臣『福』字名單，皆在十二月二十日後。蒙恩賜御書大『福』字，恭紀七言律詩一首，有『捧出深宫榮並受』句。則當時同直者皆得受賜可知。又康熙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以蔣文肅廷錫居母憂，特書金牋『福』字以賜，時稱異數。據此，則自康熙以來，已歲爲恆例。雍正四年，有『年來冬月封印以後，政務略有餘閑，朕手書「福」字賜内外大臣』之諭。是其時，書『福』在封印後。乾隆以來，皆以季冬朔日在重華宫開筆書『福』。又嘉慶丙寅茶宴，御製《書福聯句》詩註載：『御書第一「福」字，懸於乾清宫正殿，其餘宫廷園苑等處張貼，共十九幅』云云。又頒賜皇子、内廷行走、宗藩、蒙古藩王、大學士、尚書、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官員、御前侍衛、各省督、撫、新疆將軍、參贊等。寶墨騰輝，函蒙祉福，誠盛事也。書『福』之牋，質以絹，傅以丹砂，繪以金雲龍。又書『福』之暇，别書五、七言至十三言硃紅雲龍牋對聯及『長壽』字、『宜春迎祥』、『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字，不下百餘幅。每年内宫寢殿楹楣張貼者，皆御筆也。又賜『福』字時，有兼賜『壽』字者。又有加賞御筆四字吉語紅絹牋直條者，則非親臣近臣不能得也。若道光間書『龍』字，賜内廷王大臣，則宸翰偶涉，不爲恆典。

附録：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蘇州，巡撫宋犖年逾古稀，步履壯健，書『福』、『壽』二大字以賜。此又在常賜之外者。近來左右大臣，亦每書『福』、『壽』二字以賜。

面賜『福』字者，親、郡王、軍機大臣、南書房供奉，歲十餘人，或不及十人。以次入跪案前，仰瞻御書畢，即叩首謝。兩内監對持龍箋而出，叩謝者正當『福』字下。謝畢退，第二人入，其儀節同。面書惟『福』字，或加賜『壽』字，則預書也。

闡福寺建於乾隆十一年。自十七年後，季冬之朔，高宗開筆書『福』，必先詣寺拈香，還御重華宫之漱芳齋書『福』，歲爲恆典。仁宗、宣宗以後，皆踵行之。又開筆書第一『福』字，所用筆管端鐫正書四字，曰『賜福蒼生』。相傳爲聖祖御用，留貽蓋已百數十年。管髹漆色黝，字填以金。其貯筆檀匣，面鐫高宗御銘曰：『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子孫保之，萬禩千春。』款曰：『乾隆御銘。』

按：英煦齋和《恩福堂筆記》云：『此筆亦棕製純粹，異於他毫，所書「福」字無定數，惟珍重不多書爾。』

附録：王文莊際華以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籍三十一年中，蒙賜『福』字二十四。乙未冬，重加裝潢，懸之賜第，顔曰：『二十四福堂』，以昭恩寵。又雍正間，提鎮間有蒙賜『福』字者，見硃批諭旨。惟已酉賜内務府筆帖式漢軍吉保姓姚氏。『福』字，及乾隆己酉賜安南國王阮光平、壬子賜緬甸國王孟隕『福』字，尤異數也。

冰嬉之制，所以習武行賞，俗謂跑冰鞋。即《金鼇退食記》所載：西苑冰上擲毬之戲，而實不止擲毬一事。歲十二月，西苑三海層冰堅沍，於是擇令辰，聖駕御冰牀臨觀焉。或五龍亭，或闡福寺，或瀛臺等處，無定地。冰鞋以一鐵直條嵌鞋底中，作勢一奔，迅如飛羽。始曰『搶等』。去上御之冰牀二、三里外，樹大纛，衆兵咸列。駕既御冰牀，亦曰抡牀。鳴一炮，樹纛處亦鳴一炮應之，謹按：宣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爆竹如雷殷，池冰若砥平。』又云：『堅冰大液鏡中邊，翠輦行時竹爆宣。』蓋所鳴爲竹爆也。於是衆兵馳而至。御前侍衛立冰上，搶等者馳近御座，則牽而止之。至有

先後，分頭等、二等，賞各有差。繼曰『搶毬』。兵分左右隊，左衣紅，右即衣黃。既成列，御前侍衛以一皮毬猛踢之至中隊，衆兵爭搶，得毬者復擲，則復搶焉。有此已得毬，而彼復奪之者，或墜冰上，復躍起數丈，又遙接之。又繼以轉龍射毬。走隊時，按八旗之色，以一人執小旗前導，二人執弓矢隨於後，凡執旗者一二百八，執弓矢者倍之，盤旋曲折行冰上。遠望之，蜿蜒如龍。將近御座處，設旌門，上懸一毬，曰天毬，下置一毬，曰地毬。轉龍之隊疾趨至，一射天毬，一射地毬。謹按：宣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彩毬連命中，羽箭疊相鳴。』又云：『鳥翔旗色初分隊，魚貫鞬聲每應弦。』蓋所射虓箭也。中者賞。復折而出，由原路盤曲而歸其隊。其最後執旗者一幼童，若以爲龍尾也。舊制，八旗兵皆演冰鞋，分日閱看，按等行賞。道光初，惟命內務府三旗預備，後則三旗亦停止，僅給半賞之半而已。

乾隆間，歲奉皇太後觀冰嬉。道光間，亦嘗奉皇太後觀冰嬉。

按：曩時閱冰嬉，若尚在國恤期內，則走隊時撤去各色旗，惟用弓矢。又按：《冰牀聯句》詩云：『高注旗森攢豹尾，夾趨柄蜿刻龍頭。』又『檀榻簇葩匡既好，柘檐纈翠蓋斯觫。方裀茸燠敷貂座，圓極虛明屏獬幬。』此言御用冰牀之制也。又御前蒙古王等，凡至西苑，亦賜坐冰牀隨行。

冬日得雪，每於養心殿庭中堆成獅象，志喜兆豐，常邀宸詠。乾隆壬申、乙酉，以雪獅、雪象聯句。嘉慶戊寅，又堆爲卧馬二，東西分列，有與內廷翰林聯句詩。

附録：每年掃雪，擁培樹根。宮庭內外職掃除者，有賜錢例，謂之掃雪賞。若京兆報得雪五寸，則用人多。爲日久加賞不貲，難於支發，故得雪皆以二、三寸分次奏報，未嘗報五寸也。【略】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聖駕出宮，過一門，內監放爆竹一枚，入宮亦然。故聞爆竹聲，則玉軟自遠而近，或東或西，皆可意揣。又禁中向於十二月十七開爆竹。道光丙戌改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宮東西墀中樹盤龍楠木燈柱，與宮檐齊。柱凡八面，每面皆懸聯，除夕收聯，而懸五色八角圓燈。其聯詞尚仍明代之舊。

十二月二十九，或二十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設供獻，並設冠袍帶履諸物。聖駕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執五色紙旗，旋轉唪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衆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禄之義。殿側束草爲偶，佛事畢，衆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外送之。蓋即古者大儺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扎，俗謂之打鬼。或云以麪爲人，非草也。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以三十六人在殿前唪迎新年喜經。

按：中正殿爲喇嘛唪經所，日有常課。其分往他處，或唪各種經，或放烏卜藏，或跳布扎，殆無虛日。其名目甚繁，備詳《會典》。歲暮，武英殿進背石骨，蓋戲具。或云羊脛骨所爲，滿洲舊制也，至今循行之。清語嘎什哈，白骨也。

曩時歲終，賜蒙古親王大荷包一對，各色玉石八寶一分，小荷包四對，貯金銀八寶各一分，又小荷包一個，貯金銀錢四枚，金銀錁四枚。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一二《跳竈王》 臘月朔，市井乞兒，結隊扮竈公竈婆，各執竹枝，跳踉於市以索錢米，至二十四日止，謂之跳竈王。又或衣敝袍，裝鍾馗，沿門跳舞，繼以嘲謔，爭向店肆索錢，殆亦古者驅儺、索寶、除疫之遺意也。《熙朝樂事》：『臘月二十四日，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儺，索乞利物。』

按李廊《鏡聽詞》：『匣中取鏡辭竈王。』《夢粱録》：『入臘街市，即有丐者，裝神、鬼、判官、鍾馗、小妹等形，敲鑼擊鼓，沿門乞錢，名打夜胡。』《堅瓠集》云：『吴中以臘月一日行儺，至二十四日止。丐者爲之，謂之跳竈王。』

又《柏子花》 歲除像生花鋪，以柏葉點銅綠，並剪彩絨爲虎形，紮成小朵，名老虎花。或剪人物爲壽星、和合、招財進寶、麒麟送子之類，多取吉讖，號爲柏子花。閨中買以相饋，并爲新年助妝，謂即彩花春勝之遺。

按《酉陽雜俎》：『北朝婦人，正月進箕、帚、長生花。』董斯張《除夕詞》云：『柏子紮花新，小姑專學人。』《外紀》：『晉惠帝正月嘗宴，百花未開，令宮人製五色通草花。』

又《餽歲盤》 歲晚里巷，各市節物魚肉果品之屬相饋貽，謂之餽歲

盤。羊腔酒榼，僕嫗成羣，絡繹道塗，賞賚豐盈，亦謂之送年盤。

按周處《風土記》：『蜀之風俗，晚歲相爲饋問，謂之饋歲。』《武林舊事》云：『入臘以來，餽歲盤盒，酒擔羊腔，充斥道路。』

又《冬青柏子》　墳丁歲晚，折松柏之枝，副以石楠、冬青，扎成小把，分送城中巨室，爲插檐送竈之需。巨室必酬以錢米，俗稱爲冬青柏枝，又名送竈柴。鄉人或擔往街頭售賣，以供比戶之用。

按趙士麟《浙江志》：『新歲紮柏枝成鳳形，加橘、荔諸果，懸掛堂中。』吳穀人《新年雜詠詩序》云：『杭俗，柏葉帶子，縛竹簽上，綴以千日紅、金鐙花，管墳人年前成對分送，新歲置家堂中。』

又《驅儺》　《後漢》：『季冬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又二人爲儺公、儺母，皆赤幘皂衣，黃金四目，蒙熊虎皮，執戈揚盾，以逐惡鬼於禁中。』《遇康記》：『歲除行儺，結黨連羣，通夜達曉，家至戶到，責其迎送。』李綽《秦中歲時記》：『歲除日進儺，皆作鬼神狀，內二老兒，爲儺公儺母。』《後漢》：『季冬大儺，謂以之逐疫。』《元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傳炬，送疫棄洛水中。』《禮記》：『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註云：『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梁書》謂儺爲野雲戲。《南史・曹景宗傳》：『嘗於臘月，使人在宅中作邪呼，逐除爲野雲戲。』《荊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金剛力士以逐疫。《乾淳歲時記》：『二十四日，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東京賦》云：『卒歲大儺，驅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苅。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邑志稱：『十二月朔，觀儺於市，二十四日止。鄉村則輿猛將神，巡行閭里，鳴鉦擊鼓，儀從喧闐，殆亦古者驅疫之意。』

又《年貨》　歲暮人家，爭入市廛，雜買葷素食品，以克饋問，及山珍海錯，鱟鼈脯臘，以爲肴饌之需，謂之年貨。以元旦至五日，不設市也。

按周處《風土記》：『歲暮，家家具殽蔌，爲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飲。』《堅瓠集》：『吳俗除夕，諸行罷市，往來邀飲。不問貧富，俱競市食物，以慶佳節。』

又《鍛磨》　臘月將殘，諸寺院作鍛磨齋，說見《雲仙雜記》。比戶亦喚石工鍛磨。蓋年終粉糰、圓子、年糕等品，必藉磨粉爲之。

又《別歲》　里俗歲晚，酒食相邀歡讌，卑幼行禮於尊長，謂之別歲，亦稱辭年。

按東坡《詩序》：『蜀中風俗，歲晚酒食相邀，呼曰別歲。』《北京歲華記》：『先除夕前一日，人家置酒宴，往來交謁，曰別歲。』

又《過年鞋》　《酉陽雜俎》：『婦女於冬至日，進履襪及靴。』崔浩《女儀》：『冬至，上履襪于舅姑，謂古人履長之義。』吳俗，新婦度歲，繡履必更製一新，先日整治潔履，獻於舅姑，謂之過年鞋。

又《年餻》　摶糯米粉和以蔗霜爲餻，有黃白之別。大徑尺而形方，或式爲元寶，俱以備年夜祀神，歲朝供先，及餽貽親朋之需。其賞賚僕婢者，則形狹而長。富家則磨粉自蒸，貧家則買諸市。臘月餻肆，門市如雲。

按《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方言》餌，謂之餻，或謂之餈。餻，搗黍爲之。』《楚詞》有『粔籹』。註曰：『環餅，吳人謂餻曰膏環。』《方言》謂之餻。楊循吉《除夜》詩云：『鄰里餽餻通。』劉侗《帝城景物略》：『元旦啖黍餻，曰年年餻。』

又《歲豬》　鄉人豢豬於欄，極其肥腯。俟臘月宰之，充年饌祭神享先之用，謂之歲豬。陸放翁詩所謂『釜粥粉香餉鄰父，闌豬豐腯祭家神』是也。里俗歲終祀神，尤尚豬首，必選擇豬首如壽字紋者爲佳。於是醃透風乾，至年外猶足充饌。

又《送時憲書》　吳郡新頒時憲書，例由理問廳署刊行，民間或依樣梓印，仍由理問廳鈐印，然後分售於市。各都圖地保，爭於歲晚置買，逐戶分送。城市鄉村，無不遍及，人家必酬以錢米，如市價倍之，號爲送曆本。

又《照田蠶》　吳俗歲晚，鄉村田家，就田中插長竿，以禿帚、麻秸、竹篠縛諸竿首，燃爲高炬。夾以爆竹，流星亂灑，和以鉦鼓，喧聞四野，以照燭田塍，爛然遍壠。每深更舉火，視火色赤白，以占水旱。焰高明亮者，爲絲、穀豐稔之驗，謂之照田蠶，一名燒田財。《農桑撮要》稱：『北方莊家，謂之照門庭。』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交年節》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雜記》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節。其事又見《東京夢華録》，他書未見載。又引《歲時雜記》云：惟交年日掃屋宇無忌，不擇吉，諺云交年日掃屋不生塵埃。按今人猶於是日掃屋宇，至交年之名，則無聞矣。

又引《歲時雜記》云：舊俗以爲七祀及百神，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舊更易，皆焚紙幣，誦道佛經呪，以送故迎新，而爲禳祈。按此即交年之義也。今人但於二十四日送竈，不知百神皆受代矣。

臘　八

《禮記・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孫希旦集解：八者，所祭有八神也：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伊耆氏，秋官之屬。伊，安也。耆，老也。此官掌共杖，以安息老人爲職，蜡息老物，故并使掌焉。始爲蜡者，於將蜡之時，始命國人爲蜡祭也。十二月，建丑之月也。蜡祭八神，而曰『合聚萬物』者，以百種禽獸，其類非一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或言『百物』，或言『萬物』，並喻其多耳。索饗之，謂求索而盡饗之也。孔氏曰：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愚謂蜡祭，自天子諸侯之國及黨正皆有之。天子大蜡八，則諸侯及黨正之蜡，於八神有不皆祭者矣。其諸侯無先嗇，黨正又無司嗇與？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孫希旦集解：鄭氏曰：先嗇，若神農也。司嗇，後稷是也。孔氏曰：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

漢・蔡邕《蔡中郎集》卷一　四代稱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太昊。木行。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後土。土行。

天子大蜡八，神之別名。蜡之言索也，祭日索此八神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爲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上，歲取千百。

又《獨斷》卷下　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

漢・崔寔《四民月令・十二月》　十二月日，薦稻、雁。前期五日，殺豬，三日，殺羊。前除二日，齊，饌，掃，滌，遂臘先祖五祀。其明日，是謂『小新歲』，進酒降神。——其進酒尊長，及修刺賀君、師、耆老，如正日。其明日，又祀；是謂『蒸祭』。後三日，祀家事畢，乃請召宗、親、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洽。

漢・許慎《説文解字》四篇下《肉部》　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段玉裁注：三戌下《玉篇》有爲字，非也。臘本祭名，因呼臘月，臘日耳。《月令》：臘先祖五祀。《左傳》：虞不臘矣。皆在夏正十月。臘即蜡也。《風俗通》云：《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皇侃曰：夏殷蜡在己之歲終。皇説是也。《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記秦始行周正亥月大蜡之禮也。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十二月者，丑月也。始皇始建亥，而不敢謂亥月爲春正月，但謂之十月朔而已。《項羽紀》書漢之二年冬，繼之以春，繼之以四月，可證也。更名臘爲嘉平者，改臘在丑月，用夏制，因用夏名也。臘在丑月，因謂丑月爲臘月，《陳勝傳》書臘月是也。漢仍秦制，亦在丑月，而用戌日，則漢所獨也。《風俗通》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火衰於戌，故曰臘也。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按，必在冬至後三戌者，恐不在丑月也。鄭注《月令》曰：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風俗通》亦曰：臘者，獵也。按，獵以祭，故其祀從肉。从肉，鼠聲。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裴駰集解引《太原眞人茅盈内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司馬貞索隱引《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雄雞》　俗説：鷄鳴將旦，爲人

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鷄也。

青史子書說：『鷄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鷄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鷄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鷄。』魯郊祀常以丹鷄，祝曰：『以斯鶤音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鷄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鷄散，東門鷄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鷄主以禦死辟惡也。

又《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臛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臛。』

又《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禽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后漢書》志五《禮儀中》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劉昭注：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劉昭注：《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虐鬼〕；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劉昭注：《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殳，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劉昭注：《東京賦》曰：『（捐）〔揯〕魑魅，斬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墜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墜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韋〕昭曰：『木石（謂）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獠。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曰：『獝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劉昭注：《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劉昭注：《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劉昭注：《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櫑，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歐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櫑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書）〔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櫑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黜牲食魑魅者也。』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劉昭注：《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三國魏・曹丕《魏文帝集》卷一《服色如奏詔》　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三國魏・王肅《孔子家語・觀鄉射》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

月索羣神而祀之，今之臘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酒也。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焉樂之，是君之恩澤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一二《十二月季冬》 舊解蜡得兼臈，臈不兼蜡。今謂枝而折之，蜡報八神，臈主先祖。總而言之，蜡即是臈，臈亦是蜡。《周官》有蜡而無臈，《月令》有臈而無蜡。先聖當以同在一月之中，名義兼通，隨機而顯。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 昔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方，則闕而不祭。

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後稷氏、田畯、鱗、羽、贏、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貓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後稷、田畯、岳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便殿致齋，明日乃祭。祭訖，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訖，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訖，還宮。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

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

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後之時，行姬氏之蜡。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 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甒、俎各一。神農氏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各四，簠、簋、甒、俎各一。後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當方不熟者則闕之。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皆準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五方之丘陵、墳衍、原隰，五方之鱗、羽、贏、毛、介，五方之水墉、坊、郵表畷，五方之貓、於菟及龍、麟、朱鳥、白虎、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各座籩、豆、簠、簋、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祭之日，祭五方井泉於山澤之下，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及俎各一。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國朝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火墓日也，是爲臘。己酉年閏八月冬至後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太史局著曆，遂以十一月第三戌爲臘。識者云：古法遇如此閏歲，即以第四戌爲臘，臘不可在十一月也。癸亥年合閏三月，遂閏四月。南渡後，圖書散失所致。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歲時風俗部・賽神》 《禮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康成謂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勞農而休息之，使之燕樂，是君之澤也。今賽社則其事爾。今人以歲十月農功畢，里社致酒食以報田神，因相與飲樂，世謂社禮，始於周人之蜡云。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三 《風俗通》云：《禮傳》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漢曰臘。』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周已有臘名。秦始皇改臘曰嘉平，從夏之舊耳。

宋・羅泌《路史》卷一二《後紀三・禪通紀・炎帝》 每歲陽月，盍百種，率萬民蜡戲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

羅苹注：建亥之月，火伏而蟄畢，農事終而始蜡祭也。或云後世之文，攷之《郊特牲》，乃以周正，非也。周蜡以十二月，蓋夏十月，商之十一月。晉以周十二月襲

虞，故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月令》以孟冬祈來年，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蜡、臘共月，三代同之。皇氏以爲三代皆以十二月，亦非也。

宋・黄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四《臘臘》　《楊子》曰：『不臘臘也歟？』注云：『臘，八月且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臘，力侯切，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盍切。』《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案《禮記外傳》云：『蜡祭，即臘祭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謂之蜡祭，秦曰臘。黄衣黄冠而祭，休息田夫也。既蜡而後臘。又云蜡與臘，二祭也。』案《史記・始皇本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與《外傳》所載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此云秦曰臘，蓋漢仍之也。餘謂史遷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窮意殷曰臘，秦曰嘉平，乃爲允當。隋開皇中改周十二月爲臘蜡。又《白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案《史記》六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即非夏後祭名，疑《六帖》爲誤。

又卷五《祖臘》　《後漢・陳寵傳》云：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莽篡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命解官，父子相與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通》曰：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遠近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以報功也。漢火行，火衰于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案《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木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元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

宋・吴淑《事類賦》卷五《歲時部二・秋冬・冬》　復有嘉平之節，《史記》曰：秦惠文王初臘，始皇更名嘉平。祭本伊耆。《禮》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索饗有戴記之說，《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問賀有徐氏之儀。《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罄，無不宜。正旦賀，稱元正，首慶百福惟新。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鳴楚鼓以逐疫，《荆楚歲時記》曰：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出土牛而應時。《續漢書》曰：十二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送大寒。蓋一日之澤，《禮》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百神是祠。《禮》曰：十二月，天子蜡百神於南郊，爲來年祈福於天宗。注：天宗，日月星辰之屬也。故其新故交接，《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臘，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以戌爲臘。星回歲終。司馬彪《續漢書》曰：季冬星回歲終，勞農享臘以送故也。或游於魯觀，《禮》曰：孔子與於蜡賓，事畢，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或祈彼天宗。見上『百神是祠』注。於是先以大儺，《禮》曰：十二月，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次之小歲，見『問賀有徐氏之儀』注。吹《豳詩》以愉樂，《周禮》曰：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覽魏臺之訪議，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案《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聞先師說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若水始生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之類是也。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魏土德，宜戌祖辰臘。」』慕范喬之寬恕，《晉書》曰：范喬，字伯孫。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還柴。喬曰：『取柴故與父母相歡耳，何以愧乎？』遂不取。識五倫之悲涕。謝承《後漢書》曰：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淚。長文有江源之政，《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元康初，守江源縣令。縣收得盜馬及發塚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謂曰：「敎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之過。蜡節慶祚，肆汝就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羣吏惶怖，爭請不許。尋有赦，無不感恩。何鳳有建安之治，《梁書》曰：何鳳爲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景興慕子魚之德，《世說》曰：王朗，字景興。中年以識度推伏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宴飲，王亦效之。有人向張茂先稱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子魚，所以更遠。」歆，字子魚。魯公旌母師之禮。《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家作，召諸子，謂

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幼，初歲時祀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天陰還。失早，至閤外而止，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問之。對曰：『妾歸視私家諸奴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酺歠醉飽，人情公有也。妾反早，故止閤外，盡期而入。』穆公聞之，賜號母師。斯清祀之嘉辰，而前賢之遺美也。

《宋史》卷一〇三《禮志六》 大蜡之禮，自魏以來始定議。王者各隨其行，社以其盛，臘以其終。建隆初，以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爲臘。三年，戊戌臘，有司晝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議曰：『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爲宜。況宗廟社稷並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議如峴言，今後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內載一百八十二位，唯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不載祝文。又《郊祀録》、《正辭録》、《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仍爲虎。五方祝文，衆族之下增入田畯、郵表畷云。』

元豐，詳定所言：『《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以下，更不設祭。又舊儀，神農、後稷並設位壇下，當移壇上。按《禮記正義》，伊耆氏，神農也。今壇下更設伊耆氏位，合除去之。』

《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後稷氏配，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位，以後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倉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贏、五貓、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後土、田畯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並用牲牢。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淪又請於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以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後稷配；南北皆以神農爲主，以後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瀆以至貓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於圜壇望祭殿，北蜡於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略】《政和新儀》定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豐儀，臘享祫享則徧祭，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北上。

明・陶宗儀《説郛》弓五九引王肅《魏臺訪議・臘》 帝問：何用未社丑臘？對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漢，火德，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以歲始未社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六《臘》 臘字，《説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臘祭諸神也。』《月令》曰：『獵也，以田獵所得禽獸爲祭。』蔡邕《獨斷》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者。今以十二月爲臘月者，正以《説文》謂冬至後第三戌爲臘也，蓋此月有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爲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許慎不註其義註其事。殊不知臘祭各從本朝帝德，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金王者則當以丑日，水土王者則當以辰日，故唐開元定禮後用辰日臘祭也，木王者則當以未日，皆此德之終之時也。若曰唐以土德盛，衰於丑，故丑月謂之臘月，非矣。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二 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曰『虞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效中國爲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二月爲臘月，初八日爲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爲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爲臘，晉以丑日爲臘。』

伏獵侍郎，古今傳爲話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稱臘爲獵亦無不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十二月臘日爲王侯臘。

臘之次日爲小歲，今俗以冬至夜爲小歲，然盧照鄰《元日》詩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則元日亦可謂之小歲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也（《太平廣記》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

清・周廣業《三餘摭録》卷一　冬至後三戌爲臘。《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盛於戌，故曰臘。』又曰：『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曰臘。戌者，溫氣也。」』蔡邕《獨斷》同。按：《月令》：『臘先祖五祀。』《月令》，固秦書也。《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臘昉自秦，審矣。《五經要義》則云：『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夏、殷今無可考。《左氏傳》曰：『虞不臘矣。』似周亦稱臘。然蜡與臘實不同，蜡始伊耆，爲祭有八。《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臘止先祖五祀，息民之祭。《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是也。晉博士張亮亦云：『臘者，祭宗廟五祀。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搆也。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爲祝歲。』《朱子語類》言：『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人文字分明。《魯論》『黄衣狐裘』，講家以爲蜡祭之服，或以爲臘祭之服。而朱子獨無明文。蓋經傳出自秦燔，皆經附會，今所引以爲據者，止『不臘』一語，旁引《雅》、《頌》、《周禮》皆無『臘』字，則應氏謂漢改爲臘者，或因秦已改嘉平而刪之歟？鄭樵《左氏非丘明辨》謂《左氏》有「臘」字，知爲六國人，在秦惠王後。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一二《臘八粥》　《魏臺訪議》：『漢以戌臘，魏以丑臘。』天竺國，以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唐書・曆志》以十二月爲臘月，故八日爲臘八。僧寺以乳蕈、胡桃、百合等，造五味粥，一名七寶粥，亦名佛粥，俗謂之臘八粥。餽送門徒，以矜節物。居民或以菜果雜煮，和以蓮實棗栗，以多爲勝，香聞翠釜，白泛蔗甌。陸放翁詩所謂『今朝佛粥更相餽，反覺江村節物新』是也。

按《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初八日，爲臘日。』《風俗通》云：『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臘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蠟。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

祭竈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黄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鯛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黄羊。』

《后漢書》卷三三《樊宏陰識傳・陰識》　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按：《禮記》云：『竈者，老婦之祭也。尊於瓶，盛於盆。』言以瓶爲罇，盆盛饌也。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祀以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漢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辰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犬，因以祭之，謂爲黄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所競尚，以此故也。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四）《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

高人情之句，作古風》詩　卜日家祭竈，牲肥酒香清。分胙雖薄少，要是鄰里情。衆起壽主人，一觥激灩傾。氣衰易成醉，睡覺窗已明。

宋・陳藻《樂軒集》卷一《平江臘月廿五夜作》詩　昨日宰猪家祭竈，今宵洗豆俗爲糜。燔柴夾水明如晝，截竹當階爆禦魑。故國賽還新歲願，老翁回憶幼年時。才高命薄天相戲，我亦剛腸不肯悲。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六《十二月》　二十四日，不以窮富，皆備食餳豆祀竈。此日市間及街坊叫賣五色米食、花闕、膠牙餳、箕豆聲，叫聲鼎沸。其夜家家以燈照於卧床下，謂之『照虚耗』。

元・方回《桐江續集》卷二五《十二月大暖雨二十四晝夜二十五日始雪》詩　夜來聞祭竈，猶賣膠牙餳。雪欲爲南瑞，風纔作北聲。今年全不冷，此月未嘗晴。造化難窺測，神奇易變更。淫霖過夏潦，槁樹迸春英。熱熱如三伏，飛飛忽六霙。花瓶梅盡落，蘧蒢榮尤平。欲掘餛飩薺，嫌泥嬾出城。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三《偏安佚豫》　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餳、米餌及燒替代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

又卷二〇《熙朝樂事》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以膠牙餳、糯米、花糖、豆粉團爲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儺，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禄虎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買蒼术、貫衆辟瘟丹、栢枝綵花以爲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簫鼓之聲鏗鍧不絶矣。僧道作交年疏、仙术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饋屠蘇袋、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祀竈，坊民刻馬形印之爲竈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農民鬻以焚之竈前，謂爲送竈君上天。別具小糖餅，奉竈君。具黑豆寸草宛許爲養馬具，羣一家少長羅拜，即嚼之曰：辛甘臭辣，竈君莫言。至次年初一日，則又具如前，謂爲迎新竈。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廿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棗栗、胡桃、炒豆祀竈君，以糟草秣竈君馬，謂竈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間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說。記稱竈，老婦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略】

長洲顧侹『祠竈』：燈燈祀竈神，夜市在比隣。通俗筵多供，盛盆饌獨貧。無餳愚奏口，乏鼓送飛輪。燭破他鄉蠟，香生寒歲春。雪花雲路杳，草豆馬蹄頻。老婦能巫媚，僑居莫我嗔。

上元謝承舉『送神辭』：赤烏墮城塵土昏，人家火急催宵飧。庖夫膳吏遞走速，涓塵擁篡當廚門。張筵布簟舉燈燭，送神上天朝帝閽。黄飴紅餳粲鋪案，青芻紫椒光堆盆。空濛烟雲下車馬，侻傯霧靄飄蘭蓀。使者已飽馬已飼，我欲留神神不滯。星旗雲轡去如風，九萬天衢片時至。紺裘赤舄趨掖庭，稽首帝前備陳事。切須公語毋隱容，迪者降休逆者祟。公廳紛紜爭務繁，私家細瑣猶多類。一年一度送神行，記得人間二十四。吁嗟乎！今年幾句事更多，願神開口如懸河。擬俗：十二月二十四夜，司命君上天，白人間事也。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二月・祀竈》　廿三日更盡時，家家祀竈，院内立桿，懸挂天燈。祭品則羹湯竈飯、糖瓜糖餅，飼神馬以香糟炒豆水盂。男子羅拜，祝以遏惡揚善之詞。婦女於内室，掃除爐灶，以淨泥塗飾，謂曰掛袍，燃燈默拜。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二《十二月・念四夜送竈》　俗呼臘月二十四夜爲『念四夜』。是夜送竈，謂之『送竈界』。比戶以膠牙餳祀之，俗稱『糖元寶』。又以米粉裹豆沙餡爲餌，名曰『謝竈糰』。祭時，婦女不得預。先期，僧尼分貽檀越竈經，至是填寫姓氏，焚化禳災。篝燈載竈馬，穿竹筋作摃爲竈神之篙，舁神上天，焚送門外，火光如晝。撥灰中篝盤未燼者，還納竈中，謂之『接元寶』。稻草寸斷和青豆爲神秣馬，具撒屋頂，俗呼『馬料豆』。以其餘食之，眼亮。蔡雲《吳歈》云：『媚竈家家治酒筵，婦司祭廚莫教前。剉柴撒豆餧神馬，小小籃輿飛上天。』又郭嶐《送竈詞》云：『白米出磨如玉塵，餈餻作餅甘入脣。青竹燈檠縛輿轎，紅牋剪碎糊車輪。願侯上天莫逡巡，祝侯之來福我民。勃谿詬誶侯不聞，男呻女吟侯不嗔。常時突煙有斷絶，有時腷膊燒濕薪。侯居我家亦云久，亮如鮑叔知我貧。上天高高帝所遠，蟻蝨小臣縱疏懶。平生所事不欺人，何況我侯皆在眼。今朝再拜前致詞，富且不求餘可緩。有酒在餅盛在盆，故事聊以糟塗門。安知司命不一醉，我已獨酌餘空樽。千家送神爆竹齊，小兒

索飯門東啼。』又楊秉桂詩云：『殘蠟匆匆一年又，門丞貼舊鬚眉皺。祀竈人家好語多，燭影草堂紅善富。記得年時小除夕，江、震風俗以二十四日爲小除夕。堆盤寒具香粳白。相傳是夕侯昇天，拜跪都求侯感格。今年小民覺善禱，東鄰更比西鄰早。謂言春在廿四前，準諸臘祭當參先。我聞此說頗心契，晨炊猶遵漢時祭。鐃吹江鄉黍祀多，得一古風足勉厲。一室團欒阿榮拜，阿熙爆竹驚如怪。索果哇哇戲阿勳，癡獃欲共而翁賣。司命一醉底復醒？元亭有客愁餅罄。』

按：《韻鶴軒筆談》謂：『昔吳主女諱二十，故至今吳人猶以二十爲念。』馮應京《月令廣義》：『燕俗，鐫竈神於木，以紙印之，曰「竈馬」。』吳俗呼爲『竈界』，以紅紙銷金爲之，一年一換。又云：『以臘月二十四日焚之，爲送竈上天，合家少長，羅拜祝曰：「辛、甘、臭、辣，竈君莫言。」』周處《風土記》：『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竈，謂竈神翌日上天，白一歲事，故先一日祀之。』韓桂舲《臘月二十四日萬安舟中作》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人言司命醉今辰。捫心一一從頭數，無過無功可告神。』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云：『年夜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謂之「醉司命」。』今俗不以糟，以餳。周密《武林舊事》已載二十四日『祀竈，用花餳、米餌』。又吳自牧《夢粱録》：『二十四日，不以貧富，皆備蔬、食、餳、豆祀竈。此日，市間及街坊叫賣膠牙餳。』范成大《吳郡志》亦云：『二十四日，祀竈用膠牙餳，謂膠其口，使不得言。』而《荆楚歲時記》則云：『元旦進膠牙餳，使其牢固不動。』《吳縣志》：『二十四日祀竈，名「送竈」。用糯米粉團、糖餅，云竈神以是日上天，言人過失，用此二物粘其口。』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臘盡火盆紅。玉屑餳糖成錠脆，紫花香豆著皮鬆。媚竈最精工。』注：『臘月念四日送竈，錠糖、炒豆，奉之極誠。』又朱竹垞《醉司命詞》：『鍊香以燒，剪紙而焚，餳餻粉荔，雜遝上陣。』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廿四夜祀竈，以糖分染五色，皆用素品。』詩云：『春餳著色爛如霞，清供還斟玉乳茶。不用黃羊重媚竈，知君一楪已膠牙。』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二《掃塵》　《歲時瑣事》：『臘月二十四日，掃舍宇。凡有所爲，不擇憲書，多嫁娶，謂之亂絲日。』《月令精鈔》謂之無忌日。俗於是日祓房塵，謂之除殘。以竹枝縛帚，灑掃門閭，去塵穢，淨庭戶，謂之掃塵。

汪仲鈖《掃塵》詩：

拂拭三椽舊，殘年掃縛苕。冷灰難久聚，暗雨似紛飄。冰預筠筒灑，香仍瓦鼎燒。迎暄茅屋底，豆粥數甌澆。

許青浮《掃塵》詩：

送竈乘雲上天早，滿屋烟塵盡情掃。大家屋巨烟塵多，堂廡庖湢忙奔波。貧家屋窄烟塵少，拂拭門窗一時了。老夫亦有破琴書，也向西窗手拂除。待看鼎新還革故，春色光輝舊門戶。催租無吏打柴扉，日上三竿任高卧。

袁景瀾《掃塵行》：

年終百事俱宜了，汎灑門庭弗潦草。將以除舊迎新祥，災痾塵埃一齊掃。呼童縛帚捲蟢蛸，着地紛飛暗雨飄。貧家竈破烟塞屋，重積薪煤黯瞇目。蝸涎蛛網漏痕書，操縵重堊猶難足。貴家亦多歌舞塵，翠鈿散落珠璣珍。杯盤狼籍消夜果，錦灰堆補畫圖新。元人畫卷有錦灰堆圖。喜我塵勞粗摒擋，拭淨明窗添眼亮。焚香映日坐攤書，十丈軟紅消翳障。

又《二十四日夜送竈》　《堅瓠集》：『宋人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今稱小年夜，大年夜，古今語大略相同。』《風俗通》曰：『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竈爲五祀之神，有功德於民，故王者所祭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以黃羊，後其孫貴顯。』吳俗，以臘月二十四日夜，比戶祀竈，以膠牙餳、糖元寶、米粉裹豆沙餡爲餌，名謝竈糰。祭時婦女不得與，以僧尼所送竈經，焚化禳災。編竹爲輿，中載竈馬，盆中置冬青松柏，舉火焚送門外，稻草寸斷，和青豆俱撒屋頂，爲神秣馬，送竈上天。少長羅拜，祝曰：『辛甘臭辣，竈君莫言。』以酒糟涂抹竈門，謂之醉司命。祭品用花餳米餌，謂膠其口，使不得言。

按《韻鶴軒筆談》謂：『昔吳主女諱二十，故至今吳人猶以二十爲念。』《月令廣義》：『燕俗，鐫竈神像於木，以紙印之，曰竈馬。』吳俗以紅紙銷金爲之，一年一換，以臘月二十四日焚之。《熙朝樂

事》：『臘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以膠牙餳、糯米花糖、豆粉團爲獻。』

范成大《送竈詞》：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醉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鬥爭君莫聞，貓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蔡雲《吳歈》：

媚竈家家治酒筵，婦司中饋莫教前。銼豆撒茭餧神馬，窄小藍輿飛上天。

吳曼雲《祀竈詞》：

春餳著色爛如霞，清供還斟玉乳茶。不用黃羊重媚竈，知君一碟已膠牙。

袁景瀾《祭竈詞》：

媚竈黃羊漫乞靈，花餳粉餌祭傳經。杯盤迎送年頭尾，獨有廚神醉不醒。

又七古一首：

鍛磨齋修虔媚竈，牲奉黃羊設盆燎。獻來一碟餳膠牙，祝君愆咎言無告。沙餹甜膩炒豆香，豬魚烹飪忙廚娘。杯盤羅列陳酒漿，長幼拜禱祈蠶桑。有德於民祀從古，人間熟食祝融主。燔柴婦祭載《禮》經，吉利嘉名著《荊楚》。塗糟霑醉神歡然，焚送篦輿飛上天。辛甘臭辣膜腥羶，臧獲觸穢求恕全。綠章夜奏罪免鐲，再來降福期明年，賜汝廣宅田連阡。

又《善富掛錠》 俗以朱漆竹燈檠，爲送竈神輿，美其名曰善富。蓋避燈盞，盞字音不佳，改名燃釜，後更取吉讖，稱爲善富。橫竹箸爲箸杠，載竈神印馬送之。相傳善富之底凹者爲雌，凸者爲雄，居人必擇雄者，糊以紅紙用之。又先期買掛錠，錫紙糊成，間以綵牌，玲瓏一串，懸於竈上神龕兩角，爲來年獲利之徵。

吳曼雲《善富箸》詩：

插箸燒燈焰未殘，不須龍蹻躡仙壇。天街一路咿啞過，列宿還應帶笑看。

沈欽韓《掛錠》詩：

工夫刻楮巧編連，趁作東廚買宴錢。此癖鬼神消不得，可憐竊棗有諸天。

又《冬青柏子》 墳丁歲晚，折松柏之枝，副以石楠、冬青，扎成小把，分送城中巨室，爲插檐送竈之需。巨室必酬以錢米，俗稱爲冬青柏枝，又名送竈柴。鄉人或擔往街頭售賣，以供比戶之用。

按趙士麟《浙江志》：『新歲紮柏枝成鳳形，加橘、荔諸果，懸掛堂中。』吳穀人《新年雜詠詩序》云：『杭俗，柏葉帶子，縛竹簽上，綴以千日紅、金鐙花，管墳人年前成對分送，新歲置家堂中。』

沈欽韓送《竈柴》詩：

冬青柏子幾椏分，屋角光明再拜焚。宰木百年誰保得，荒墳拗盡向新墳。

顧蒓《吳中風景》詩：

老梅松柏紮瓏玲，盆景唐花供列屏。留得空瓶貯新水，安排年下送冬青。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歲晚祭竈迎神，各處皆同。庖廚既具，聚家庭之老幼男女，團坐宴樂，名曰『合家歡』。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祭竈》 二十三日祭竈，古用黃羊，近聞內廷尚用之，民間不見用也。民間祭竈惟用南糖、關東糖、糖餅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馬也。祭畢之後，將神像揭下，與千張、元寶等一併焚之。至除夕接神時，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極多，俗謂之小年下。

謹按日下舊聞考：京師祀竈仍沿舊俗，禁婦女主祭。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戶用二十四日，如劉侗所稱也。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十二月〕二十三日，人家市肆祀竈，謂之『祭竈』。以膠牙糯米糖謂之『關東糖』，胡蔴糖片、胡蔴條及糯米細糖、梨糕等糖總謂之『南糖』。又糖瓜、糖餅等糖爲獻，方圓形相、殊多品目。是日晚間，於供桌設竈神紙像，或有二像者謂之『張竈李竈』，其一又曰『燒竈祭竈』。時男子先拜，婦女次之，諺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竈』。蓋竈神爲一家之主，故以家長先拜，亦禮之宜也。祭畢，焚像於

燎爐，或以所供之豆投於爐中。次晨覓豆食之，或云可祛牙痛。自此街坊貨物雲屯，商賈輻輳猶勝。

清・褚人穫《堅瓠首集》卷二《送竈詩》　羅隱《送竈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烟，竈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爲道文章不值錢。』當今之選，非錢不行，自唐已然，豈獨今日。王季重有《無不可買》謠。上好黃錢，童生買起到狀元。絕大元寶，童生買起到閣老。即此可以覘時矣。

除夕

《尚書・堯典》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漲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漲水至，泆子而去，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荏葦有藂。』《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荏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荏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悟，燒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孔子所以預以陪賓一歲之出，盛於此節。

《隋書》卷八《禮儀志三》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皂褠衣，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戌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衙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儺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唐・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十二月〕廿九日　暮際，道俗共燒紙錢。俗家後夜燒竹，與爆聲，道『萬歲』。街店之內，百種飯食，異常彌滿。日本國此夜宅庭屋裏門前到處盡點燈也。大唐不爾，但點常燈，不似本國也。寺家後夜打鐘，衆僧參集食堂禮佛。禮佛之時，衆皆下床，於地下敷座具。禮佛了，還上床座。時有庫司典座僧，在於衆前讀申歲內種〔種〕用途帳，令衆聞知。未及曉明，燈前吃粥。飯食了，便散其房。遲明，各出自房，觀禮衆相，共禮謁。寺家設供，三日便休。

又卷二　〔十二月〕廿九日　晚頭，此新羅院佛堂經藏點燈供養。別處不點燈。每房竈裏燒竹葉及草，從埃出烟。黃昏、初夜、後夜、寅朝禮佛。後夜，諸沙彌、小師等巡到諸房，拜年。賀年之詞依唐風也。

宋・趙令時《侯鯖録》卷一《桃苅》　桃苅以除不祥。苅，召也。今人以桃枝灑地辟鬼。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四《十二月》　除夜，舊傳唐明皇是夕夢鬼物，名曰鍾馗，既覺，命工繪畫之，至今人家圖其形，貼於門壁，亦有用綃爲圖者。禁中每歲前，賜兩府各一。又或作鍾馗小妹之形。除夜，京師民庶之家，癡兒騃女，多達旦不寐。俗諺云：『守冬爺長命，守

歲孃長命。』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五 海中有度朔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枝東北鬼門，萬鬼所出入也。荼與鬱壘居其門，執葦索以食鬼，故十有二月歲竟，臘之夜，遂以荼壘幷掛葦索於門。

宋・莊綽《雞肋編》卷下 廣南俚俗【略】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一一《鄭顧道除夕詩》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煇不及識也。嘗見其《除夕》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胡德輝《蒼梧志》云：或問酴酥事於鮑欽止，鮑曰：『平屋謂之酴酥，若今幕次之類，往往取其少長均平之義。』

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八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車湖，公每乘興必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少年歡。』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一〇《除夕》 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竈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灣，謂之『埋祟』而罷。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三〇）《分歲詞》詩 質明奉祠今古同，吳儂用昏蓋土風；禮成廢徹夜未艾，飲福之餘即分歲。地爐火軟蒼朮香，飣盤果餌如蜂房，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座齒頰鏘冰霜。小兒但喜新年至，頭角長成添意氣。老翁把盃心茫然，增年翻是減吾年。荊釵勸酒仍祝願：『但願尊前且強健；君看今歲舊交親，大有人無此盃分！』老翁飲罷笑撚鬚：『明朝重來醉屠蘇！』

又《賣癡獃詞》詩 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鈍滯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癡獃召人買。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櫟翁塊坐重簾下，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獃千百年！』

又《打灰堆詞》詩 除夜將闌曉星爛，糞掃堆頭打如願；杖敲灰起飛撲籬，不嫌灰涴新節衣。老媪當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長富足；輕舟作商重船歸，大狩引犢鷄哺兒；野繭可繅麥兩岐，短衲換著長衫衣。當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猶能聞我語；但如我願不汝呼，一任汝歸彭蠡湖！』

宋・岳珂《桯史》卷二《太學祭齋碑》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紹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腳，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歲除》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大率如《夢華》所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飣凡百餘種，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餳、菉豆，以至玉杯寶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小巧。又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爲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以奇侈求勝。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以資天顏一笑耳。後妃諸閤，又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幷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杖，有爲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屏風，外畫鍾馗捕鬼之類。而內藏藥線，一熱連百餘不絕。簫鼓迎春，鷄人警唱，而玉漏漸移，金門已啟矣。

又《歲晚節物》 至除夜，則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於門。至夜黃燭粔籹，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聽』。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又書天行帖兒貼於門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餳、燒术賣懵懂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

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詞最爲近世所稱，併書於此：『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清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閑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拖遷柳忻梅妬，宮壺未曉，早騎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又《癸辛雜識・後集・祠神》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讖。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靖爲『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六《十二月》 歲旦在邇，鋪席有貨，畫門神、桃符、迎春牌兒。紙馬鋪印鍾馗、財馬、迴頭馬等饋與主顧。更以蒼术、山棗辟瘟丹相遺。如宮觀羽流，以交年疏，仙术湯等送檀施家。醫士亦餽屠蘇袋，以五色線結成四金魚，同心結子。或百事吉結子。並以諸品湯劑送與主顧第宅。受之懸於額上以辟邪氣。街市撲買錫打春幡勝，百事吉斛兒，以備元旦懸於門首，爲新歲吉兆。其各坊巷叫賣蒼术、小棗不絕。又有市爆杖，成架煙火之類。自此入月街市有貧丐者三五人爲一隊，裝神鬼，判官、鍾馗、小妹等形，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爲『打夜胡』，亦驅儺之意也。

又《除夜》 十二月盡，俗云『月窮歲盡之日』，謂之『除夜』。士庶家不以大小家，俱灑掃門閭，去塵穢，淨庭戶，換門神，掛鍾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則備迎神香花供佛，以祈新歲之安。禁中除夜呈大驅儺儀，並係皇城事諸班直，戴面具，著繡畫雜色衣裝手，執金戟、銀戟、畫木刀劍、五色龍鳳、五色旗幟，以教樂所伶工裝將軍、符使、判官、鍾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竈君、土地、門神、戶尉等神，自禁中動鼓吹，驅祟出東華門外，轉龍池灣，謂之『埋祟』而散。是日，內司意思局進呈精巧消夜果子合，合內簇諸般細果、時果、蜜煎、糖煎及市食，如十般糖、澄沙糰、韻果、蜜薑豉、皂兒糕、蜜酥、小鮑螺酥、市糕、五色茸豆、炒槌栗、銀杏等品，及排小巧玩具頭兒、牌兒、貼兒。小酒器上插鬬盒子中做造像生大安輦或玉輅、九鬬等。是夜，禁中爆竹嵩呼，聞於街巷。鬬煙火屏風諸般事件爆杖，及送在鬬爆杖聲震如雷。士貧不以貧富家鬬如同白日。圍爐圍坐，酌酒唱歌，鼓鬬謂之『守歲』。

明・陶宗儀《説郛》弓二六引鬬名《秘閣閑話・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又弓三七引宋・黄休復《茅亭客話》 蜀至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

又弓六〇引劉昱《九國志・除夜鼓》 吴越錢鏐嘗歲除夜宴，命諸子及諸孫鼓胡琴。一再行，遽止之，曰：『人將以我爲長夜之飲也。』

又弓六三引唐・段公路《北户録・鷄骨卜》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卜占即以肉祠船神，呼爲『孟公、孟姥』，其來尚矣。按，《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眞云：玄冥爲水官，死爲水神，冥、孟聲相似。又云：孟公，父名憤，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云履。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

又弓六九引鬬名《輦下歲時記》 都人至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帖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於竈門之上，謂之『醉司命』，夜於竈裏點燈，謂之『照虚耗』。

又弓六九引唐・李淖《秦中歲時記》 歲除日進儺，皆作鬼神狀，內二老兒，儺公、儺母。

又弓七七引唐・張泌《粧樓記・金鳳》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黄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籼盆』。烟焰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家庭舉燕，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鈎，謂之『守歲』。燃燈床下，謂之『照虚耗』。以赤豆作粥，雖貓犬亦食之。

【略】是日，官府封印不復簽押，至新正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皆罷市，往來邀飲。蓋杭人奢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而光飾門戶塗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故都遺俗也。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守歲，宛俗除夕，聚坐達旦，有古惜陰之意。念夜佛。民間男一有疾病，則許念佛。自臘月初一日起，每夜人定時，手執一香，沿街念佛，盡香而歸，至除夕乃罷。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十二月）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竈君下界矣。插芝麻稭於門簷窗臺，曰藏鬼稭中，不令出也。門窗貼紅紙葫蘆，曰收瘟鬼。夜以松柏枝雜柴燎院中，曰燒松盆，熅歲也。懸先亡影像，祀以獅仙斗糖、麻花饊枝，染五色葦架竹罩陳之；家長幼畢拜，已各自拜，曰辭歲。已聚坐食飲，曰守歲。【略】

上元謝承舉『祠神詞』：歲寒庭前燈火光，焚椒爇火生馨香。男吹笙竽女擊鼓，懽喜請神神上堂。赤髹大盂捧鮭脯，花磁小罌斟酒漿。獻供三宿更三祭，上元小儒宣奠章。維神在人有定分，神若有靈神可問。北里金珠敵累朝，西隣壠畝連十郡。梁冀跋扈漢鼎危，王愷縱橫晉綱紊。若人則那神不臨，戀戀寒微顧如憤。三十六年辱眼青，追隨去住同忘形。殷勤相守感不鄙，固如金石深鐫銘。癡愚自負文章士，步月梯雲取青紫。星斗胸中十萬編，烟雲筆下三千紙。暫從秋水看芙蓉，恥向春風學桃李。滿城風雪遭歲除，儀物麤疏聊以祀。吁嗟乎！久而不衰情既眞，與神白頭爲交親。擬俗：謂除夕祭窮鬼也。

宜城丘瑜『長安除夕』：柏酒辛盤此夜情，虛堂無夢亦三更。帝城團鼓迎年急，隣院松盆熅歲明。臘節坐銷杯正永，春光入望斗初橫。呼嵩祇切天鷄唱，肅肅千官響佩聲。坐憶家筵此獻酬，辭年守歲夜深收。天涯一別虛萊綵，京國多慚擁敝裘。偶望街燈生客緒，況兼風角動邊愁。陽春到枕知同候，歸夢梅花襄水頭。

長洲汪邦柱『京師庚午除夕』：柏葉那堪苦裏煨，爇爐不煖爲心灰。春光五日冰方壯，歸思三更夢未來。守歲家筵多旅客，太平街鼓半兒孩。玉河堤柳猶僵在，寒對微香煖閣梅。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六《十二月事宜》《玄樞》曰：除日，以合家頭髮燒灰，同腳底泥包投井中，咒曰：『勅今我家眷屬竟年不害傷寒，辟卻五瘟疫鬼。』

《七籤》曰：除夜，枸杞湯洗浴，令人不病。初一、初二、初八、十三日、十五、二十日沐浴，去災悔吉。

除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主災異不起。

是日，取圓石一塊，雞以桃核七枚埋宅隅，絕疫鬼。

除夜，取椒二十一粒，勿與人言，投於井中，以絕瘟疫。

其夜，家奉神佛前，併主人卧室，燃燈達旦，主家宅光明。攢火圍爐，合家共坐，以助陽氣。

除夜，宜燒辟瘟丹，幷家中所餘雜藥焚之，可辟瘟疫，可焚蒼术。方見五月

《法天生意》云：初七、初十、十八、二十日拔白髮。

又云：除夜，有行瘟使者降於人間，以黃紙朱書『天行已過』四字貼於門額，吉。

《屠蘇方》

大黃十六銖，白朮十五銖，桔梗十五銖，蜀椒十五銖、去目，桂心十八銖、去皮，烏頭六銖、去皮臍，菥葬十二銖一方，加防風一兩。

右七味咬咀，紅絹囊盛之，除日沉井中，至泥底。正月朔旦，取藥囊置酒中，煎數沸，取起，東向飲之。從小至大，一家無疫。以藥楂投井中，每歲飲之，可長年無病。

又《十二月事忌》《瑣碎録》曰：除夜，勿嗔罵奴僕幷碎器皿，仍不可大醉。

又《冬時幽賞・除夕登吳山看松盆》 除夕，惟杭城居民家戶架柴燔燎，火光燭天，撾鼓鳴金，放炮起火，謂之『松盆』。無論他處無敵，即杭之鄉村，亦無此勝。斯時，抱關趣者，登吳山高曠，就南北望之，紅光萬道，炎焰火雲，街巷分岐光，爲界隔。聒耳聲喧，震騰遠近，觸目星九，錯落上下，此景是大奇觀。幽立高空，俯眺囂雜，覺我身在上界。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四《設火山》 唐貞觀初，天下乂安。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延蕭後觀之。後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太宗口刺其奢而心誇其盛。歐公詩：『隋宮守夜沉香火，楚俗驅儺爆竹聲。』

又《打灰堆》 吳中風俗：除夜將曉，雞且鳴，婢獲持杖擊糞壤，致

詞以致利市，謂之『打灰堆』。此本彭蠡清湖君如願故事，惟吳中至今不廢。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三《神荼鬱壘》　今俗，元旦置桃符於門，左書神荼，右書鬱壘，所以辟祟也。按：《風俗通》：『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則神荼當左，鬱壘當右。』《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則鬱壘當左，神荼當右。《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櫑。』高誘註《戰國策》又曰：『一名余與，一名鬱雷。』爲說不一，亦荒誕之事，無足信者。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二月・歲暮雜務》　除夕爲尊親師長辭歲歸而盥沐，祀祖祀神接竈，早貼春聯掛錢，懸門神屏對，插脂麻稭，立將軍炭，闔家團拜。更盡分歲，散黃錢金銀錁錠，親賓幼輩來辭歲者留飲啜，答以宮製荷包，盛以金銀錁飾。爐內焚松枝、柏葉、南蒼术、吉祥丹，名曰煨歲。闔家喫葷素細餡水餃兒，內包金銀小錁。食着者，主來年順利。高燒銀燭，暢飲松醪，坐以待旦，名曰守歲，以兆延年。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一四　除夕封筆之制，始於康熙間。亦手蔈名香致敬，其儀式與開筆同。

附録：乾隆間戡定金川時，除夕申刻接軍營奏報，有辦理糧運事。已封筆矣。即口授近臣，繕旨頒發，僅不御丹毫而已。

歲除，宮中有撣塵之制。

除夕，宮中以金鑪熬松柏枝，謂之煨歲，亦稱煨歲。

除夕及新正，宮廷筵宴，以繡籠貯秋蟲，置於筵側，蓋自康熙時始也。時奉宸苑之北小花園，內監以秋蟲之子育之溫室，如唐花然，遇筵宴則以之承應。自後遂循行之，爲恆制。乾隆御製《詠絡緯》詩云：『翊翊蠅蠅鼓翼鳴，秋蟲應節作春聲。』又云：『熙朝供奉百年例，欲罷翻虞近取名。』又《上元後一日宴廷臣》詩云：『向筵仙卉發，隔牖草蟲鳴。』亦詠此。

清・周廣業《過夏雜録》卷二《桃殳》　《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飲桃湯，又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又插桃符于門傍。說者以桃爲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括地圖》又有桃都山鬱、（壘）（壘）二神于大桃樹執鬼之說，皆非也。按：《韓詩外傳》：『齊桓公遇一丈夫，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愼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然則桃湯、桃符濫觴於此明矣。

清・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一〇《桃茢桃符義》　《周官・戎右》職云：盟贊桃茢。《禮記・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昭四年《左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韓詩外傳》說桃殳云：『桃之爲言亡也。』《續漢・禮儀志》云：『爲桃印，長六寸，方三寸，施門戶。』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無他奇義。《藝文類聚》引《莊子》云：『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若童子也。今《莊子》無此文。《淮南子・詮言訓》云『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羿既死，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云『羿死桃部』，蓋是一事，注云『桃部，地名』，則事不關羿。《藝文類聚》引《本草》云：『梟桃在樹不落，主殺百鬼。』《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初學記》：『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引《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也。今時作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木仙也。』蓋就氣更之義推之。《太平廣記・甄異傳》夏侯文規事，云：『桃之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又唐開元中李氏事，『狐教人用東引桃枝』。蓋以桃都山在東南，亦曰度索山。而《還冤記》，張稗爲鬼，乃手執桃杖而罵。《搜神記》，韋英之鬼，乃桃人所化。世俗不察，如聞幸仇家之死，倩人以桃丁鍵其棺，遂謂無患，豈不哀哉！度索桃樹下神荼、鬱壘，《續漢志》『大儺』注、《文選・東京賦注》、《荆楚歲時記》並引《風俗通》云：『《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與鬱律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也。』《雲笈七籤》、宋眞宗御製《軒轅本紀》引《黃帝書》、《太平御覽》亦依《風俗通》引《黃帝書》。《論衡・訂鬼篇》則云《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之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曰神荼、鬱壘，主領閱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亂龍篇》亦

載其說，而無書名。《太平御覽》載《漢舊儀》、《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木』集解、《續漢禮儀志》『大儺』注、《藝文類聚》、《文選》陸士衡《挽歌》注、《歲華紀麗》『桃板署門』注、《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注云文具《山海經》、《鼠璞》、《戰國策・孟嘗君入秦章》注、《路史・餘論》注，皆引《山海經》，蓋展轉販引。《荊楚歲時記》引《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幷執葦索，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藝文類聚》引《十洲記》云：『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曰蟠桃。』蔡邕《獨斷》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薛綜注《東京賦》云：『東海中有度朔山，有二神。』李善注《蜀都賦》『洪桃屈蟠』及陸機『輓歌』，俱云《水經》：『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今《水經》又無之。《初學記》引《玉燭寶典》云：『鬱壘山桃樹，百鬼畏之。』則以鬱壘名山。《述異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樹，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金樓子・志怪》篇亦同。皆本黃帝書，漸積成東南枝向日之義也。《易緯・乾坤鑿度》『立乾坤艮巽四維』，云：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冥門。桃都三千里，足容鬼，其門僅在東北。《神異經》亦云：『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間，石旁題曰鬼門，聖人立鬼冥門於艮，擇時用貴登天門綱，塞鬼戶。』皆有所據，桃枝取東南，兼用地戶度朔之義。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游辭，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

清・顧祿《清嘉録》卷一《狀元籌》 取科目名色，製籌爲局戲，歲夕聚博，以六骰擲之，得狀元者爲勝，取及第爭先之讖，謂之『狀元籌』。有無名氏《狀元籌》樂府云：『陞官圖裏誇捷徑，科甲叢中更爭勝。獻歲驚聞笑口開，果然壓得狀元回。舉人進士唾手得，何物秀才不出色。博取功名只如此，安用六經廿一史。一籌莫展者誰子，那不呼盧喝爲雉。』又郭嚮有詩云：『屠蘇飲後明燈燦，夜永宵寒人意倦。長筵試展紅氍毹，男女分曹卜如願。牙籌一握長短排，上有細字書官階。玲瓏骰子數用六，紛紛五色迷人目。就中狀元貴無比，入手爭看色爲喜。無心一擲竟全紅，失意終朝或三褫。其餘瑣細但中程，千佛亦足稱名經。只有秀才衆所易，了無寵辱關重輕。平生不識樗蒲齒，作戲時時亦聊爾。繞牀脱帽或狂呼，當日童心正如此。人間貴賤會適時，柳州序棊言可思。一朝得失異愁喜，朝士未遽賢羣兒。而今嬾惰厭聞聒，回首年光眞電抹。酒醒窗日已曈曨，笑語兒曹莫爭奪。』

按：陸放翁詩：『呼盧院落爭新歲。』注：『鄉俗，歲夕聚博，謂之「試年庚」。』吳穀人祭酒《新年雜詠》小序云：『狀元籌，緋綠兼行，贏輸計箸，閨閣中爲消閑之戲。』南宋有狀元局，見《蘆浦筆記》。又《清異録》有彩局。金金門詩云：『出身須是狀頭爲，誰寫功名上竹枝。六子紛投當令節，一烏先兆快書癡。梟盧繞席呼劉裕，仙桂芳年詠牧之。十指淋灘渾異事，笑他矮屋費清思。』

又卷一二《十二月・年夜飯》 除夜，家庭舉宴，長幼咸集，多作吉利語，名曰『年夜飯』，俗呼『合家歡』。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妻孥一室話團圞，魚肉瓜茄雜果盤。下筯頻教聽讖語，家家家裏合家歡。』

按：褚人穫《堅瓠集》云：『除夕，家庭舉宴，長幼咸集，謂之「合家歡」。』沈朝初《憶江南》詞云：『除夕合家歡。』《府志》：『除夜，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考宋時分歲，猶以脆餳爲節物，石湖詞云：『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坐齒頰鏘冰霜。』今久不傳。

又《安樂菜》 分歲筵中，有名安樂菜者，以風乾茄蒂，雜果蔬爲之，下筯必先此品。蔡雲《吳歈》云：『分歲筵開大小除，強將茄蒂入盤蔬。人生莫漫圖安樂，利市偏爭下筯初。』

按：陳藏器《本草》：『茄，一名落蘇。』蓋吳人落、樂同音，因以爲讖耳。菜中有以紅蘿蔔切成小方塊者，產自杭城繭橋。見吳穀人《新年雜詠》小序，並云：『鏤絲曝乾，可供素饌。』有《紅蘿蔔絲》詩。

又《暖鍋》 年夜祀先分歲，筵中皆用冰盆，或八、或十二、或十六，中央則置以銅錫之鍋，雜投食物於中，鑪而烹之，謂之『暖鍋』。譚大中《暖鍋》詩云：『範金爲器利羣生，物理居然寓聖情。持滿能平流不溢，虛中有竅火微明。噓寒變燠鹽梅濟，取坎交離鼎鼐成。黍谷暄回人盡飽，萬方應與頌和羹。』又云：『紅鉛九轉器初成，十萬錢輸選饌精。炊蠟廚邊湯乍沸，肉屏風畔婢初擎。添來鑪火寒威解，味入丹田暖氣生。尚有寄居蕭寺客，韲鹽風味耐孤清。』

按：《墅談》：『暖飲食之具，謂之「僕憎」，雜投食物於一小釜中，鑪而烹之。亦名「邊鑪」，亦名「暖鍋」。團坐共食，不復置几案，甚便於冬日小集，而甚不便於僕者之竊食，宜僕者之憎也。』王穀原《暖鍋》詩云：『牆深羹市沸，膽直焰中趨。』

又《壓歲盤　壓歲錢　壓歲果子》　長幼度歲，互以糕果朱提相賚獻，謂之『壓歲盤』。長者貽小兒以朱繩綴百錢，謂之『壓歲錢』；置橘、荔諸果於枕畔，謂之『壓歲果子』。元旦睡覺時食之，取讖於吉利，爲新年休徵。

按：陳迦陵《歲寒詞》小序云：『且充壓歲之錢。』又王茨檐詩：『不惜金錢分壓歲。』又張軼青《壓歲錢》詩有『用鎮將除夜』及『回環朱縷結』之句。又郭傾伽《淮陰歲除・詠壓歲錢》詩云：『紅索青銅貫。』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兒童度歲，長者與以錢，貫用紅，置之卧所，曰「壓歲錢」。』詩云：『百十錢穿綵綫長，分來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餳簫價，添得嬌兒一夜忙。』可見此風非吳獨有。蔡鐵翁詩：『錚錚排戶投瓊響，半擲牀頭壓歲錢。』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又有《詠吉利》詩云：『閩荔乾紅鄧橘黃，深宵酒醒試偷嘗。聽郎枕畔朦朧語，新歲還君大吉祥。』其小序云：『杭人除夜以朱橘、荔枝置枕旁，歲朝取食之，呼曰「吉利」，音相近也。』又汪乾若詠橘荔諸詩自序云：『吳興風俗，除夕置果枕畔，爲新年休徵。』其《詠橘》云：『只恐剖開驚象戲，夜深無處著棊枰。』

又《辭年》　卑幼行禮於尊長以別歲，俗稱『辭年』。

按：東坡詩序云：『蜀中風俗，歲晚酒食相邀，呼曰「別歲」。』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云：『先除夕一日，人家置酒宴，往來交謁，曰「別歲」。』陳迦陵《歲寒詞》小序云：『姑貯辭年之酒。』家雪亭《土風録》云：『今人但拜辭而已。』錢思元《吳門補乘》亦載除夕辭年之俗。

又《守歲》　家人圍鑪團坐，小兒嬉戲，通夕不眠，謂之『守歲』。席振起《守歲》詩云：『相邀守歲阿咸家，蠟炬傳紅映碧紗。三十六旬都浪過，偏從此夜惜年華。』

按：周處《風土記》：『蜀之風俗，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宋袁文《甕牖閒評》謂：『守歲之事，雖近兒戲，然父子團圞把酒，笑歌相與，竟夕不眠，正人家所樂爲也。且古人無不守歲者，如少陵《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蘇東坡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鬬喧譁。」皆是也。』又周密《武林舊事》：『除夕，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吳自牧《夢粱録》：『除夕，圍鑪團坐，酌酒唱歌，終夕不眠，謂之「守歲」。』江、震《志》：『除夕，小兒女終夜不就寢，曰「守歲」，能延年。』《崑新合志》：『除夕，家人圍鑪歡坐至子夜，曰「守歲」。』長、元《志》：『除夕，飲守歲酒。』范《志》並云：『郡俗，有守歲盤。』

又《守歲燭》　燃雙椽燭於寢室中，宵永燼長，生花報喜，紅榮四照，直接晨光，謂之『守歲燭』。

按：孟襄陽詩：『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家雪亭《土風録》謂即今之『守歲燭』。張繭《鬬野藁・除夕詩》云：『燭花頻送喜，兒女笑閒堂。』又王次回《疑雨集・殘歲即事》詩云：『紗籠椽燭燄如幢，火齊呈花喜一雙。爲惜輕風吹燼落，曉妝成後未開窗。』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燭之大者，可通夕。杭俗除夕燃之，爲守歲計。』吳穀人《詠守歲燭》詩云：『燭房人乍醒，蠟炬未全銷。閱歲心三寸，流光影一條。誰參無盡意，此是可憐宵。掩映迎神處，春紅隔幔搖。』又郭傾伽《淮陰歲除・詠守歲燭》詩云：『雙枝爭燦爛。』又李仙翁《除夕》詩云：『燭花猶照徹宵紅。』

又《老虎柏子花》　年夜，像生花鋪以柏葉點銅綠，並剪綵絨爲虎形，紮成小朵，名曰『老虎花』。有旁綴小虎者，曰『子孫老虎』。或剪人物爲壽星、和合、招財進寶、麒麟送子之類，多取吉讖，號爲『柏子花』。閨閣中買以相饋貽，並爲新年小兒女助妝。

按：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婦人，正月進箕帚、長生花。』吳穀人《新年雜詠》小序云：『杭俗，有柏子花、長春花、元寶花，皆花婆所貨，爲閨閣新歲助妝，謂即綵花春勝之遺。』董斯張《除夕》詞云：『柏子紮花新，小姑專學人。』錢唐姚春漪《柏子花》詩：『葱蒨花如葉，堆鬟綠半含。功夫同點翠，名字愛宜男。蘭夢夜來得，

玉顏春太憨。偷將歡鏡照，剛被小姑諳。』又舒鐵雲《象生花》詩云：『剪綵作花花欲語，女紅疑是司花女。有時蘭葉蝕青蟲，或愛梅花棲翠羽。花能相對葉相當，宛然春色偷東皇。定知有夢迷蝴蝶，不爲無香恨海棠。誰家著釧幸衫早，個鏡相宜倚花掃。水晶簾卷十分妝，翡翠篸斜一枝好。吳儂作事殊等閒，不獨時花棄兩鬢。都將舊曲翻新曲，拋卻眞山看假山。那知相率趨爲僞，金錯錢刀買憔悴。一叢花當十戶賦，幾朵雲收數鄉稅。可憐名字滿頭花，花開花落委泥沙。若爲拈向靈山會，且莫攜來吏部家。』

又《過年鞋》 新婦度歲，必先日整治潔履。至是以獻於舅姑，謂之『過年鞋』。

按：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婦人，以冬至日進履、襪及鞾。』又崔浩《女儀》：『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謂古人履長之義。吳俗以除夕。又婦女繡履，年尾必更製一新以度歲，亦名『過年鞋』。吳穀人詩云：『料理年頭事，花鞋取樣工。雙彎履新吉，一拶試春紅。鏡檻徐行處，燈簾淺立中。往時呵凍繡，玉指記匆匆。』又家景文詞云：『杏子紅裙，鵝兒黃袖，一尖新窄過年鞋。』

又《門神》 夜分易門神。俗畫秦叔寶、尉遲敬德之象，彩印於紙，小戶貼之。陸偉堂《門神》詩云：『魁偉畫圖傳，相逢又一年。懸桃分度索，輔李識凌煙。要藉當關壯，能爲辟惡先。還贏鍾進士，重五暫乘權。』

按：趙與時《賓退録》云：除夕，用鎮殿將軍二人甲冑裝門神，亦曰門丞。今道家謂左曰『門丞』，右曰『戶尉』。吳穀人《新年雜詠》小序云：『門爲五祀之一，司門之神，昉自桃符，以神荼、鬱壘能辟邪也。』袁褧《楓窗小牘》：『靖康以前，汴中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金飾，便是金人在門。』《雜志》又稱後世多畫將軍、朝官，復加爵、鹿、蝠、喜、寶馬、瓶鞍之狀，皆取美名，以迎嘉祉。家雪亭《土風録》云：『俗多用秦叔寶、尉遲敬德，蓋本唐小說也。』陳迦陵《賀新郎·乙卯元旦》詞云：『抖擻門丞秦叔寶，貝帶璘瑫光射。』又郭儼伽《淮陰歲除·詠門神》詩云：『金碧家家燦，遷除歲歲忙。侯封沿漢號，劍佩儼唐裝。』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門神一年一易，搢紳之族，多不用之。』詩云：『盱目掀髯慣辟邪，除書新換記年華。笑君只是春來燕，盡入尋常百姓家。』《吳縣志》謂：『門神彩畫五色，多寫溫、岳二神之像。遠方客多販去，今其市在北寺、桃花塢一帶。』盧《志》：『除夜，夜分易門神。』又九縣《志》並載除夕易門神之俗。

又《神荼鬱壘　鍾進士》 或朱紙書神荼、鬱壘，以代門丞，安於左右扉。或書『鍾進士』三字，斜貼後戶以卻鬼。

按：漢應劭《風俗通》云：『上古之時，有荼與、鬱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妄爲人禍害，荼與、鬱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於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山海經》亦本《風俗通》之說云『度索山桃樹下，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能啖百鬼，故今俗設桃符以象之。《括地圖志》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高誘注《戰國策》又曰：『一名「餘輿」，一名「鬱雷」。』陸啓浤《北京歲華記》：『元旦，貴戚家懸神荼、鬱壘。』《玉燭寶典》則以正旦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像鬱壘山桃之形，鬼畏之也。胡浩然《除夕》詞云：『靈旛掛戶。』

又《歡樂圖》 門廳之楣，或貼『歡樂圖』。圖皆買自杭郡，以五紙爲一堂，剪楮堆絹，爲人物故事，皆取讖於歡樂，以迎祥祉。

按：馬如龍《杭州府志》謂之『合家歡樂圖』。吳穀人詩云：『披圖春色好，歡樂兩相兼。自妙青紅意，無煩筆墨添。紫衫仙樂部，翠燭美人簾。隔歲痕猶在，房櫳一例黏。』又姚春漪詩自注云：『歡樂圖上，貼福、樂、壽、喜四字，旁黏小春聯，謂之「歡樂對」。』

又《春聯》 居人更換春帖，曰『春聯』。先除夕二十日，塾師與學書兒書寫以賣，榜於門曰『春聯處』。多寫千金、百順、宜春、迪吉、一財、二喜，及家聲、世澤等語爲門聯。或集《葩經》吉語、唐宋人詩句爲楹帖。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學書兒童弄筆勤，春聯幅幅賣斯文。人來問價增三倍，不使鵝羣籠右軍。』

按：張子容《除日》詩：『帖牖作春書。』又楊循吉《除夕雜

詠》：『春帖題鄉究。』春書、春帖，皆春聯也。查止齋詩：『醉書矮紙貼春聯。』古時門首貼『宜春』二字，在立春日，見韋莊詩：『殷勤爲作宜春曲，題向花牋貼繡楣。』又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云：『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貼宜春。』又胡復齋詩：『滿寫紅箋字，無勞黃絹詞。年年煩阿買，春色在門楣。』而陸啓浤《北京歲華記》則以除夕貼宜春字，小兒女寫好字。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云『換年懶寫宜春帖』是也。晉傅咸《燕賦》云：『淑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宜春』二字本此。然秦已有宜春宮、宜春苑，見《括地志》。吳人又以『迪吉』二字爲宜春對偶，蓋本《尚書》『惠迪吉』語以識吉祥耳。周必大《玉堂雜記》云：『除日，更春帖，柱聯、門額，於堂軒楣枋貼福、祿、壽、一財、二喜等字。習二教者，於門衡貼阿彌陀佛及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又佛咒「悉咀多般咀那」等語。』又《明詩選》：『太祖召陶安爲學士，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吾鄉春聯詩句，人皆沿用不察，實皆有所本。如『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見李延壽《北史》，陳後主入隋，上文帝詩也。『聿修厥德，長發其祥』，集《葩經》語，自爲成對也。又用王勃《滕王閣序》語：『物華天寶日，人傑地靈時。』各增末一字。至『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乃聖祖賜桐城張文端相國立春帖子。阮吾山司寇《茶餘客話》謂『張氏歲歲貼之，後縉紳家俱用此聯，今則比戶皆然矣』。吳穀人《新年雜詠》小序云：『春聯，即古桃符板。』《蜀檮杌》載孟昶自題桃符板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又黃休復《茆亭客話》：『先是，蜀至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又《宋史・五行志》：『歲除日，命翰林爲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又元周密《癸辛雜志》載黃謙之題桃符板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知《簪雲樓雜說》謂『春聯之設昉自明孝陵』，不足爲信。吳孟舉詩云：『兔園本子漸無奇，不用冬烘費巧思。除卻宜春方勝樣，家家傳寫盛唐詩。』

又《封井》　置井泉童子馬於竹篩內，祀以糕、果、茶、酒，庋井欄上揜之，謂之『封井』。至新正三日或五日，焚送神馬。初汲水時，指蘸拭目，令目不昏。

按：《白澤圖考》：『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輯柳編》呼爲『吹簫女子』，吾鄉呼爲『井泉童子』。《太常記》：『十月朔祀井。』長、元《志》皆載：『除夕封井。』又《崑新合志》云：『新正三日祀，以糕果送之。』褚人穫《堅瓠集》云：『除夕，人家封井，不復汲水，至正月三日始開。張漁川《封井》詩云：「冰鏡沈寒砌，銀瓶卧晚階。明年試初汲，昏眼要先揩。」』

又《接竈》　安竈神馬於竈陘之龕，祭以酒、果、糕、餌，謂之『接竈』。謂自念四夜上天，至是始下降也。或有遲至上元夜接者。家辰《上元夜接竈》詩云：『竈本何心媚，工爲飲食謀。日親廝養卒，祭失爛羊頭。亂踏旌旗下，交輝燈月游。因懷膠口恨，利市竟難求。』

按：馮應京《月令廣義》：『燕俗，元旦合家少長，羅拜竈神以祝，曰「迎竈」。』長、元、吳《志》皆云：『接竈，多以除夕。』李仙翁《除夕》詩云：『兒知學拜同迎竈。』江、震《志》：『除夕接竈，則設饌燃爐，迎神而祭。』《崑新合志》則於上元夜煎油餻，烤糊塗接竈。《常昭合志》亦云：『上元日，家和米粉爲丸，以接竈。』吳穀人《接竈》詩自序云：『杭俗，元旦接竈，其神號曰「東廚司命」。』有『司命將來日，神牌婦子迎』之句。又項霜田《黃鶯兒》詞，首句云：『接竈便開門。』吳曼雲《江鄉節物詞》云：『迎神薪突正衣冠，竈馬紛紛乍解鞍。來復只須占七日，笑他人說上天難。』厲厪雲詩云：『七日占來復，焚香刻晷迎。』並云：『俗傳：「接得早，竈君年紀小；接得遲，竈君年紀老」。』又云：『接時供淨水於竈山上。』

又《祭牀神》　薦茶、酒、糕、果於寢室以祀牀神，云祈終歲安寢。俗呼牀神爲牀公、牀婆。

按：曾三異《同話録》：『崔大雅在翰院，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文字，乃《祭牀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或問於周丞相翰長。云：「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於牀婆子之神曰：汝典司牀簀』

云云。』』張軼青詩：『歲祀牀婆子，深宵酒果芬。』厲樊榭除夕祀牀，作《沁園春》詞以樂神。楊循吉《除夜雜詠》云：『酌水祀牀公。』蓋今俗，猶以酒祀牀母，而以茶祀牀公，謂母嗜酒，公癖茶，謂之『男茶女酒』。而魏嶰《錢塘縣志》亦載：『除夕，用茶、酒、果餅祀牀神，以祈安寢。』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祭牀神，以上元後一日，品用煎餅。』詩云：『祝他安穩度春宵，齋供當牀畫燭燒。補卻天穿重補夢，今年婆餅不曾焦。』

又《掌門炭》 植炭於門戶之側，名曰『掌門炭』。

按：《崑新合志》：『除夕，每門必倚長炭，名「把門炭」。俗稱「炭將軍」。』林謂《閩中志》云『歲除，宮門植炭，名曰「將軍炭」。』周必大《玉堂雜記》亦云：『除夕，豎炭於砌礎之間。』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除夕封門，束甘蔗樹之門側，謂取漸入佳境之意。』則又與他處不同。

又《節節高》 插冬青、柏枝、芝蔴萁於簷端，名曰『節節高』。

按：劉若愚《燕史》：『燕俗歲除，簷楹插芝麻稭。』陸啓浤《北京歲華記》：『元旦，民間插芝梗、柏葉於戶。』蓋此風輩下亦傳。長、元、吳《志》俱云：『除夕，插松、柏、芝麻秸於簷端。』《崑新合志》及江、震《志》則云：『元旦插之，名「節節高」。』

又《富貴弗斷頭》 興隆》黃阡斷續一串，引而伸之，鋪家以之與財神馬、紙糊金銀元寶同掛招牌上，爲貿易獲利之兆，謂之『富貴弗斷頭』。又名『興隆』。

按：《博古圖・唐鐵鑑銘》：『千秋萬歲，富貴不斷。』沈明德：『細馬送神，多著同興紙，即黃阡也。今又名「興隆」。』錢塘黃書厓是題詩云：『一串同興紙，都將富貴求。美名兼厚利，萬歲更千秋。巧樣翻花本，和風繞市樓。君看居壟斷，最是出人頭。』

又《年飯》 萬年糧米》煮飯盛新竹籮中，置紅橘、烏菱、荸薺諸果及糕元寶，並插松、柏枝於上，陳列中堂。至新年蒸食之，取有餘糧之意，名曰『年飯』。又預淘數日之米，於新年可支許時，亦供案頭，名曰『萬年糧米』。

按：《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棄之街衢，以爲去故取新也。』又《時鏡新書》：『除夕留宿飯，俟驚蟄雷鳴，擲之屋上，令雷聲遠。』而《通志》則云：『江淮風俗，除夕煮熟飯，兼數日之炊，於新年可支許時，名曰「隔年陳」。』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謂：『除夕，貯飯置果餌於其上，元旦食之，取有餘之意，名曰「隔年飯」。』詩云：『紅銀粒飽貯都籃，一洗空廚轑釜慚。飯甕好將如願祝，明年耕食要餘三。』又閔玉井《蒸飯》詩云：『風俗隔年陳，中堂位置新。但教炊似玉，不使甑生塵。蒼翠標松正，青紅飣果勻。家家欣鼓腹，留此待開春。』又郭儼伽《淮陰歲除・詠年飯》詩云：『既得殘年喫，仍須隔歲儲。人情重飽暖，吾意惜居諸。』皆與吳俗略同。又蔡鐵翁詩：『萬年糧米案頭供。』

又《畫米囤》 鄉農人家，以石灰畫米囤於場，或象戟、矢、元寶之形，祈年禳災，謂之『畫米囤』。

按：《崑新合志》：『除夕，以石灰畫米囤或戟、矢於地，祈年禳災。』江、震舊《志》：『除夕，更深人靜，畫灰於道，象弓矢，以射祟。』《常昭合志》：『除夕，畫灰象弓矢射祟，象囤困祈年。』長、元《志》皆云：『今又有畫米囤、飛錢之類於室中者。』《吳縣志》則云：『象犀角、米囤、元寶之類。』楊循吉《除夜雜詠》云：『門前盡畫弓。』

又《叛花》 亥子之交，抱未痘小兒卧蠶下，以紅帕蒙首，天明始還卧所，謂如是則痘花稀罕，謂之『叛花』，蓋俗呼痘爲花也。或撒黃豆於帳頂，或以紅、綠綫穿黃豆三粒置幃間，俱能禳痘。

按：《家塾事親》：『除夕五更，抱小兒於獨槽豬窩內滾過，則痘瘡稀。』楊循吉《除夜雜詠》詩云：『撒豆禳兒疾。』《晉書》：鄧伯道避石勒難，以車馬負妻子以叛。吳語謂藏匿曰『叛』。家雪亭《土風録》云：『叛，與畔通。』《太玄經》：『一縱一橫，天網罝罝。』注：『罝罝，疏落貌。』吳語謂物之稀者曰『稀罝』，本此。

又《節帳》 土俗，貿易場中以端五、中秋、除夕爲三節，按節索欠，謂之『三節帳』。除夕一節，自昏達旦，雖東方既白，猶絡繹道塗，不嫌籠燈入索也。蔡雲《吳歈》云：『無地堪容避債臺，一年積欠一宵催。店門關到質錢庫，還點燈籠走一回。』又徐晉鎔《除夕》詩云：『生

計吳中往日虛，到來今夕各躊躇。平時浪費知何益，千載奢風尚未除。索負偕來門外漢，救貧誰竊枕中書。阿儂身外無長物，安樂新添一味蔬。』

按：《前漢書・武帝紀》：『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韓愈《寄崔立之》詩：『當如分合支。』注：『今時人謂析產符契爲分支帳。』今俗作賬，古無此字。又周櫟園《書影》云：『《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今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黃周星《甲寅除夕》詩：『第一過年窮快活，從來未有索逋人。』蔡鐵翁《吳歈》注：『除夕鋪戶，皆張燈爲夜市，質庫贖當者紛集，非天明不得閉門也。』吳雲岫《吳中百一謠》云：『除夕達天明，索債路如蟻。鋪戶咸不關，張燈冷於水。』

又《小年夜大年夜》　祀先之禮，相沿用昏，俗呼『大年夜』。或有用除夕前一夕者，謂之『小年夜』，又曰『小除夕』。俗又總呼之爲『大年小夜』。舊俗，雞且鳴，持杖擊灰積，致詞以獻利市，名曰『打灰堆』。又小兒繞街呼嗷云：『賣汝癡，賣汝獃。』世傳吳人多獃，故兒女輩戲欲賣之，今皆不傳。惟是夜家戶儲水於廚下，埋炭墼於鑪，不使焰熄，置寢室中，謂之『種火』。焚辟瘟丹、蒼术諸藥，謂之『太平丹』。街坊爆竹之聲，鏗鉤不絕。俗又以是夜忌犬吠，諺云：『年夜狗弗叫，來年疾病少。』蔡雲《吳歈》云：『封門小結烏薪社，守歲雙垂紅燭花。多許風光一場夢，醒來又早換年華。』

按：韓鄂《歲華紀麗》云：『三十日爲大盡，二十九日爲小盡。』吳人謂之『大除』、『小除』，除猶盡也。陸游《老學庵筆記》謂：『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楊辛父《紅梨庵集》注：『江、震風俗，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爲小除夕，與郡俗小異。猶周密《乾淳歲時記》「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也。』又云：『是夜明燈室中。』猶杭郡明燈牀下名『照虛耗』之俗也。江、震與杭郡接壤，雖地屬於吳，往往沿襲浙俗，無足怪也。錢思元《吳門補乘》載：『除夕，儲水宿火，見馮贄《雲仙雜記》：「裴度，除夜迨曉不寐，鑪中商陸，火凡數添。」』可知此風流傳亦久。又范石湖詞：『地爐火暖蒼术香。』又楊循吉《除夜雜詠》云：『辟瘟燒术煖。』又沈朝初《憶江南》詞注云：『除夕，鑪燒蒼术諸藥，名曰「太平丹」。』有『獸鑪頻炙太平丹』之句。褚人穫《堅瓠集》載無名氏《吳門歌》云：『吳門人住神仙地，雪月風花分四季。滿城排隊看行春，又見花燈來炫視。千門掛綵六街紅，笙歌盈耳喧春風。歌童舞女語南北，王孫公子何西東。觀燈未了興未歇，等閑又話清明節。呼船載酒共游春，蛤蜊市上爭嘗新。吳塘穿繞過橫塘，虎丘靈巖復玄墓。菖蒲泛酒過端午，龍舟相呼喧競渡。提壺挈盒歸去來，南河又報荷花開。錦雲鄉中漾舟去，美人壓鬢琵琶釵。玉顏皓齒聲斷續，翠紗汗綵紅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裏顏如玉。火雲一天消未已，桐陰忽報秋風起。鵲橋牛女渡銀河，乞巧人排明月裏。南樓雁過是中秋，颯然毛骨冷颼颼。左持蠏螯右持酒，不覺今朝早重九。登高又向天池嶺，桂花萬樹天香浮。一年好景最斯時，橘綠橙黃洞庭有。滿園還剩菊花枝，雪片橫飛大如手。安排暖閣開紅鑪，敲冰洗盞烘牛酥。寸蘆瓶兮千金果，黑貂裘兮紅氈毯。一年四季恣歡娛，那知更有饑寒苦。』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桃符》　昔周人以木德王，爲桃梗著戶，新歲則更之，言氣相更也。後人因桃茢卻鬼，遂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以桃爲五行之精，厭伏邪氣，能制百鬼，故於戶畫雞，懸葦索，旁插桃符以辟鬼。今世桃符不傳其製。吳俗多以漆板畫八卦形，或畫蒼龍形，釘門楣以鎮宅。蓋與元日朱書赤靈符，並爲辟邪之用云。

《成都記》：『十二月桃符市。』

按《莊子》云：『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本草經》云：『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有鬼門，有二神，曰：神荼、鬱壘。黃帝像之，立桃板於戶。』《淮南子》云：『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也，以擊殺羿，故鬼畏之。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避鬼。王荊公詩云：『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則桃符信一年一換矣。《荊楚歲時記》：『帖畫雞於戶，懸葦索於上，旁插桃符，百鬼畏之。』

又卷一二《十二月・封井》　《白澤圖》：『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輯柳編》呼爲吹簫女子。吳人呼爲井泉童子。除夕，以糕果茶酒，置竹篩祀井，皮井闌上揜之，謂之封井。至新正三五日，焚送神紙。

初汲水時，指蘸拭目，令目不昏。

張漁川《封井》詩：

冰鏡沈寒砌，銀瓶卧晚階。明年試初汲，昏眼要先揩。

《堅瓠集》：『除夕各家封井，不復汲水，至正月三日始開。』《元樞經》：『除夜井咒四季平安。』

又《燒松盆》 人家各於門首，架松柴成井字形，貯盆中，舉火焚於門外。烟騰閭巷，以相煖熱。焰高者喜，謂之燒松盆，亦名相煖熱。

按《熙朝樂事》：『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粰盆。烟焰燭天，爛如霞布。』《月令事宜》：『除夕以松柏桃杏諸柴，爇火謂之生盆。合家跨熏而度，燎去一年災痾之氣，以迎新祥。』《燕史》：『歲除院中燒柏木柴，名曰煨歲。』《廣韻》：『拔器煮食曰煨。』

范成大《燒火盆》詞：

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燃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秸，小家帶葉燒生柴。青烟滿城天半白，栖鳥驚啼飛格磔。兒孫圍坐犬雞忙，鄰曲歡笑遙相望。黃宮氣應纔兩月，歲陰猶驕風栗烈，將迎陽豔作好春，政要火盆生暖熱。

《月令事宜》：『除夕，以松柏桃杏諸柴爇火，謂之生盆。合家跨薰而度，燎去一年災痾之氣，以迎新祥。』《月令通考》：『除日送舊神，焚松柴，謂之粰盆。』

袁景瀾《燒火盆行》：

歲晚寒氣方懍慄，粰盆催轉陽和節。松柴架作井字形，驟覺煖熱生門庭。烟騰閭巷卜光焰，高者謂應喜事驗。街衢爛若白晝明，痾災燎去新祥迎。豪家盛設沉香火，煎竭脂膏誇富哿。誰知貧戶斷炊烟，落葉添薪困坎坷。祗有兒童放學閒，歡然炙手圍爐坐。

又《壓歲錢》 長幼度歲，互以餻果朱提相賚獻，謂之壓歲盤。長者貽小兒，以朱繩貫百錢，謂之壓歲錢。置橘、荔諸果於枕畔，謂之壓歲果。元旦睡覺時食之，取讖於吉利，爲新年休徵。

吳曼雲《壓歲錢》詩：

百十錢穿綵綫長，分來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餳簫價，添得嬌兒一夜忙。

沈欽韓《壓歲錢》詩：

搭猱漸覺小兒嗔，年例由渠那管貧。所得幾何迴笑臉，爭教十萬不通神。

吳曼雲《壓歲果盤》詩：

閩荔乾紅鄧橘黃，深宵酒醒試偷嘗。聽郎枕畔朦朧語，新歲還君大吉祥。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兒童敲鼓動春聲，壓歲分錢樂意生。隔幔紅燈喧笑語，幾家樓閣夜投瓊。

錢沃臣詩：

嫂具珍羞姑設筵，飯儲宿歲爲迎年。老人分歲渾無事，手數孫曾壓歲錢。注云：俗以五色線穿青錢，排結花樣，賚兒童壓勝，曰壓歲錢。

又《守歲筵》 《堅瓠集》：『除夕家庭舉宴，長幼咸集，團坐圍爐，酌酒歡。終夜不睡，謂之守歲。』除夕家人舉宴，少長咸集，團坐圍爐，酌酒開筵，名合家歡；挑燈博戲，小兒嬉耍，通夕不眠，謂之守歲。袁文《甕牖閒評》謂：『守歲之事，雖近兒戲。然父子團圓，把酒笑歌，相與竟夕不眠，正人家所樂爲也。』杜少陵詩云：『守歲阿戎家，椒盤初頌花。』東坡詩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鳥櫪馬鬥喧嘩。』蓋此俗之由來舊矣。

按《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歲，相聚飣飲。』吳俗是夕有守歲盤，小兒女終夕不寢，就燈前博戲投瓊，家人酌酒唱歌，圍爐團坐，謂之守歲。蓋以酒食酬終歲之勞苦，叙天倫之樂事也。

范成大《分歲詞》：

質明奉祠今古同，吳儂用昏蓋土風；禮成席徹夜未艾，飲福之餘即分歲。地爐火煖蒼朮香，飣盤果餌如蜂房；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坐鹵頰鎗冰霜。小兒但喜新年至，頭角長成添意氣。老翁把杯心茫然，增年翻是減吾年。荆釵勸酒仍祝願：『但願樽前且強健；君看今歲舊交親，大有人無此杯分！』老翁飲罷笑撚鬚：『明朝重來酌屠蘇！』

周宗泰《除夕》詩：

妻孥一室話團欒，魚肉瓜茄雜果盤。下箸頻教聽讖語，千家今夕合家歡。

王子彥《守歲》詩：

籾盆焚祭罷，門戶白書封。杯浮柏葉綠，盤捲燭花紅。辛苦說世務，長成指兒童。春雷動爆竹，殘雪明窗櫳。街鼓催纔急，圍爐氣尚融。守歲歲未至，醉眼漸朦朧。

袁景瀾《守歲》詩：

椒花獻春瑞，除夕人皆醉。不寐守寒燈，坐待新年至。小兒喜長成，逐伴堂前喜。老翁感衰頹，暗惜韶光異。悠悠年復年，無日無塵事。縱極一宵歡，難償終歲累。流光眞迅速，如電掣金蛇。停燈坐守歲，歲去仍難遮。即爲終夕樂，所得能幾何？東隣縱博鬧，西舍傳杯嘩。家人酌酒勸，醉聽更鼓撾。殘宵看向盡，風簾燭影斜。盛年不容再，往日空蹉跎。長成添意氣，只讓兒童誇。

《深雪偶談》：『薛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客中作《守歲詞》云：「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栗看書只清坐。開到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勞苦，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住，纔出山時原已錯。手種青松應也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

袁景瀾《分歲》詞：

一年辛苦終宵樂，守歲筵陳勸杯酌。妻孥團坐叙天倫，舊例鄉風不容略。閑庭爆竹積寒灰，几席唐花紅艷開。臘雪照窗侵燭影，地爐火煖識春回。後飲屠蘇年漸老，轉覺光陰度草草。膝前已見滿兒孫，童時猶記爭梨棗。共話家常酒屢斟，醉眼朦朧入夜深。數聲雞唱林光曉，便有門前賀歲人。

又《過年祀神》　歲終擇吉，供神軸畫像佛紙，具牲醴餻果，以祀百神。門闌井廁，豚柵雞棲皆有祭。開爐熾炭，名圓爐炭。鑼鼓間作，街巷相聞，送神之時，多放爆仗，有單響、雙響、遍地錦、春雷百子、一本萬利等名。連聲不絕者，名報旺鞭，謂之過年，云答一歲之安。王惲詩：『五祀開三代，人間閱歲華。交更同選調，遣奠具餳茶。天闕神驂馭，燈清喜結花。逢新如有問，萬一善相誇。』《堅瓠集》：『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謂之火爆，烟焰燭天，爆聲盈耳。』

按許愼《說文》：冬至後三戌爲臘，臘祭百神。《天香樓偶得》云：『俗於紙上畫神像，塗以彩色，祭賽既畢則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爲神所憑依，似乎馬也。』《夢粱録》：『除夜迎神，備香花供物，以祈新歲之安。』《秋澗集》云：『舊俗歲終二十四日，謂諸神上界，其夜家人設祭，遣奠致詞，且有遏惡揚善之囑。』

又《守歲燭》　孟襄陽詩：『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張蘊斗《除夕詩》：『燭花頻送喜，兒女笑閨堂。』吳俗守歲，例燃雙椽燭於寢室，及堂中分歲筵，絳蠟高燒，銅荷淚漬，紅輝四照，直接晨光。宵永燼長，生花報喜，謂之守歲燭。

王次回《殘歲即事》詩：

紗籠椽燭焰如幢，火齊呈花喜一雙。爲惜輕風吹燼落，曉妝成後未開窗。

吳錫麒《守歲燭》詩：

燭房人乍醒，蠟炬未全銷。閱歲心三寸，流光影一條。誰參無盡意，此是可憐宵。掩映迎神處，春紅隔幙搖。

又《門神》　門爲五祀之一，司門之神，昉自桃符。王充《論衡》云：『立桃象人於門戶。』《中元記》云：『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像也。』趙與時《賓退録》：『除夕，用鎮殿將軍二人，甲冑裝。門神，亦曰門丞。今道家謂左曰門丞，右曰戶尉。』《雜志》稱：『後世多畫將軍朝官，復加爵、鹿、蝠、喜、寶馬、瓶鞍之狀，皆取美名，以迎嘉祉。』吳中門神，彩畫五色，其市在北寺、桃花塢一帶，遠方客多販去售賣。民家於除夜貼之，換去舊年所貼，亦去故迎新之意。而俗指門神爲尉遲恭、秦叔寶，則本於唐小說，殆無稽之言也。若以爲神荼鬱壘，則近似之。

郭麐《門神》詩：

金碧家家燦，遷除歲歲忙。侯封沿漢號，劍佩儼唐裝。

陸偉堂《門神》詩：

魁偉畫圖傳，相逢又一年。懸桃分度索，輔李識凌烟。要藉當關壯，能爲辟惡先。還贏鍾進士，重五暫乘權。

沈欽韓《門神》詩：

唐賢風味逐年攤，面目崢嶸鬼慣看。一帚稀漿乾閣了，傍人門戶不成歡。

潘際雲《門神》詩：

雀羅庭宇倩誰監，鬱壘神荼貌不凡。守戶爾更新面目，署門我愧舊頭銜。銅環晝靜東西列，銀鑰晴開左右嵌。爆竹聲中瓜代日，好防剝啄遞私函。

吳曼雲《門神》詩：

睨目掀髯慣辟邪，除書新換記年華。笑君祇是春來燕，盡入尋常百姓家。

《堅瓠集》云：『祝允明謁某巡按，見門神畫甚工，乃爲贊曰：「手持斧鉞面朝天，任爾新鮮祇一年。」巡按續之云：「厲鬼邪魔俱斂迹，豈容小醜倚門邊。」』

袁景瀾《詠門神》：

麟閣形摹第一流，司閽乃與僕同儔。抱關職等儀封吏，頒爵名同牖戶侯。花樣輝煌迎駟馬，瓜期交代望春牛。傍人門戶原非計，也筭登龍志願酬。

許青浮《門神行》：

吳門舊傳多惡鬼，門畫神荼與鬱壘。邇來門神稱最工，綠沉金瑣青雙瞳。既張我弓挾我矢，顏色毅然爲鬼雄。自分門牆常外捍，可憐也逐桃符換。年年送舊復迎新，舊門神是新門神。舊神勿愁新勿喜，瓜代明年亦如此。

袁景瀾《換門神詞》：

稀漿一帚終年閣，傍人門戶原非樂。衣冠儼自學朝官，置身難免權豪託。爆竹聲中歲籥更，除書頒到便迎春。瓜期交代循常例，依樣葫蘆畫像新。任爾崢嶸顏猛鷙，究竟難常居要地。何用當關氣象雄，須識頭銜是虛器。君不見，作宦有司傳舍寄，朝登仕版夕被棄。旂常載績鐵券賜，幾見河山如帶礪。莫笑門神位不常，縉紳黜陟皆兒戲，到任顯官亦無異。

又《神荼鬱壘》《風俗通》云：『上古之時，有荼與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中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妄爲人禍害，荼與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於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前事，冀以禦凶也。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山海經》、《括地圖志》其說皆同。惟度朔山作度索山，二神一名鬱，一名壘。高誘注《戰國策》一名餘輿，一名鬱雷。《玉燭寶典》云：『正旦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像鬱壘山桃之形，鬼畏之也。』今吳俗於除夕，以硃紅箋書神荼、鬱壘，以代門丞，貼於左右扉。或書鍾進士三字，斜貼後戶，云以卻鬼。

又《歡樂圖》廳事貼歡樂圖，圖皆買自杭郡，以五紙爲一宗，剪楮堆絹，爲人物故事，皆取讖于歡樂，以迎祥祉。或謂之合家歡樂圖，圖上貼福樂壽喜四字，爲吉讖，旁粘小春聯，謂之歡樂對。

吳錫麒《歡樂圖》詩：

披圖春色好，歡樂兩相兼。自妙青紅意，無煩筆墨添。紫衫仙樂部，翠燭美人簾。隔歲痕猶在，房櫳一例黏。

又《春聯》春聯，即古桃符板遺製，後世飾以文字吉語。《蜀檮杌》載：『孟昶自題桃符，有「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又「天垂餘慶，地接長春」諸語。當時以爲詞翰之美。』宋周密《癸辛雜識》載：『黃謙之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荊楚歲時記》：『立春日，寫「宜春」二字貼於門庭楣柱。』《北京歲華記》則以除夕貼『宜春』字。《簪雲樓雜話》云：『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幅。』《明詩選》：『明祖賜陶安學士門帖云：「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則春聯之起舊矣。吳城歲暮，居人更換春帖。先除夕數日，街市書寫以賣，榜於門曰春聯處，多寫千金百順、宜春迪吉、一財二喜及家聲世澤諸語，或集《葩經》吉語，如『聿修厥德，長發其祥』，唐宋人詩句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餘』等語。歲歲皆用之，比屋皆然。

按張子容《除夕詩》：『帖牖作春書。』楊循吉《除夕》詩：『春帖題鄉究。』查止齋詩：『醉書矮紙貼春聯。』唐時則謂之『宜春帖』。韋莊詩云：『殷勤爲作宜春曲，題向花牋貼繡楣。』近日則統謂之『春聯』。王曾《立春帖子》：『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貼宜春。』

胡復齋《春聯》詩：

滿寫紅箋字，無勞黃絹詞。年年頻河買，春色在門楣。

周宗泰《姑蘇竹枝詞》：

學字兒童弄筆勤，春聯幅幅賣斯文。人來問價增三倍，不使鵝羣籠右軍。

吳孟舉《春聯》詩：

兔園冊子漸無奇，不用多烘費巧思。除卻宜春方勝樣，家家傳寫盛唐詩。

《熙朝樂事》：『臘月人家，各換春帖，鍾馗、福禄、虎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

沈欽韓《春聯》詩：

租牛券字耀門楣，一幅稍來得便宜。小試玉堂春帖子，都都平丈治童兒。

又《祭牀神》　曾三異《同話録》：『崔大雅在翰院，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祭牀婆子文，不知格式。周翰長云：「但稱遣某人致祭於牀婆子之神曰：汝典司牀簀，云云」。』張軼青詩：『歲祀牀婆子，深宵酒果芬。』吳俗民間除夕，薦茶酒餻果於寢室，以祀牀神，云祈終歲安寢。俗呼牀神爲牀公、牀婆。楊循吉《除夜》詩云：『酌水祀牀公。』蓋今俗猶以酒祀牀母，而以茶祀牀公，謂之男茶女酒。

吳曼雲《祭牀神》詩：

祝他安穩度春宵，齋供當牀畫燭燒。補卻天穿重補夢，今年婆餅不曾焦。

杭俗，以上元後一日，用煎餅以祭牀神。

又《撐門炭》　除夕人家，每門必倚長炭，名把門炭。周益公《玉堂雜記》稱：『除夕，豎炭於砌礎之間。』林謂《閩中志》云：『除夕，宮門植炭，名炭將軍。』今吳俗則名之爲撐門炭。杭俗，則束甘蔗樹於門側，謂取漸入佳境之意。則風俗不同矣。

沈欽韓《詠撐門炭》詩：

烏銀不辨滿爐開，年景些些掣爨材。冰冷蓬門好支卻，更無人送雪中來。

袁景瀾《詠撐門炭》詩：

風雪難逢送炭人，撐門聊博煖生春。思量牖戶綢繆計，先辦晨炊自積薪。

又《萬年糧》　除夕人家淘白米，盛竹籮中，置紅橘、烏菱、荸薺諸果及餻元寶，並插松柏枝於上，陳列內室，至新年蒸食之，取有餘糧之意，名萬年糧。又儲宿歲之飯，留待新年食之，名爲年飯。或施諸街衢丐者，以爲去故取新也。

按《通志》云：『江淮風俗，除夕煮熟飯，兼數日之炊，於新年可支許時，名隔年陳。』

吳曼雲《年飯》詩：

紅銀粒飽貯都籃，一洗空廚罏釜慚。飯甕好將如願祝，明年耕食要餘三。

郭嚮《詠年飯》詩：

既得殘年喫，仍須隔歲儲。人情重溫暖，吾意惜居諸。

閔玉井《年飯》詩：

風俗隔年陳，中堂位置新。但教炊似玉，不使甑生塵。蒼翠標松正，青紅飣果勻。家家欣鼓腹，留此待開春。

袁景瀾《萬年糧》詩：

餘糧隔歲米先淘，飣果籮裝蔗節高。人壽百年溫飽足，倉儲萬石亦徒勞。

又《安樂菜》　分歲筵中，有菜名雪裏青，以風乾茄蒂，縷切紅蘿蔔絲，雜果蔬爲羹，下筯必先此品，名安樂菜。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蓋菜羹滋味淡而稱長，能食之者，自無不安樂也。

袁景瀾《安樂菜》詩：

冷淡家風不費錢，菜羹滋味樂終年。霜脞劚出連根煮，甜到千家餞歲筵。

又《畫米囤》　農家除夕，閉門守歲時，競以石灰畫圈於地，圈中大書吉語，以祈豐稔；又畫米囤元寶於場，以祈年穀；畫弓、矢、戈、矛之形，以禳災辟祟，總謂之畫米囤。楊循吉《除夕詩》：『門前盡畫弓。』邑

志：『除夕有畫米囤、犀角、飛錢之類於室中者。』《瑯嬛記》：『互人國白玉城，自女牆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氣，喜黑而畏白。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畫城池，列干戈之類，亦遺意也。

許青浮《畫米囤》詩：

爆竹聲中分歲罷，呼兒淨掃空庭下。柴心帚細石灰濃，長繩倒拽周遭畫。畫得團團米囤圓，滿庭小圈復大圈。圈中致祝無窮事，第一先畫有年字。儘教禾黍多襄襍，千斯倉與萬斯箱。明年米囤大且長，塞破屋子堆上場。

袁景瀾《畫米囤》詩：

蜀道山川聞聚米，千倉萬箱信堪喜。農家專意祈有年，米囤團畫欒場裏。從來畫餅難充饑，屠門大嚼空朵頤。有名無實善頌禱，京坻載詠《甫田》詩。競說西鄰多積穀，高廩日增憂不足。盡言西舍富困廩，猶祝籌車未滿欲。極知足欲最難能，那厭胡椒八百斛。老農所願亦無多，有米祇須供饘粥。畫囤歸休一笑歡，甕箕年年望豐熟。

又《除夕節物吉識》 除夕，插冬青、柏枝、芝麻稭於檐端，名節節高。切黃楮斷續作串，引而伸之，懸掛肆中，名富貴弗斷頭。

按劉若愚《燕史》：『燕俗，歲除，檐楹插芝麻稭。』《北京歲華記》：『元旦，民間插芝麻梗、柏葉於戶。』邑志云：『除夕插松柏、芝麻稭於檐端。』《博古圖·唐鐵鑑銘》：『千秋萬歲，富貴不斷。』沈明德云：『細馬送神，多著同興紙，即黃阡也，今名興隆。』《熙朝樂事》：『簽柏枝於柿餅，以大橘承之，曰百事大吉。』

黃書厓《詠富貴弗斷》詩：

一串同興紙，都將富貴求。美名兼厚利，萬歲更千秋。巧樣翻花本，和風繞市樓。君看居壟斷，最是出人頭。

又《叛花》 除夜亥子之交，抱未痘小兒卧竈下，以紅帕蒙頭，天明始還卧所，謂如是則出痘稀少，謂之叛花，蓋俗呼痘爲花也。或撒黃豆於帳頂，或以紅綠線，穿黃豆三粒，置幃間，俱能禳痘厄。

按《家塾事親》：『除夕五更，抱小兒於獨槽豬窩內滾過，則痘瘡稀。』楊循吉《除夜》詩云：『撒豆禳兒疾。』《晉書》：『鄧伯道避石勒難，以車馬負妻子以叛。』吳語，謂藏匿曰叛。顧雪亭《土風録》云：『叛與畔通。』

又《節賬》 市肆貿易，俗多賒欠。至除夕，必計數索錢，謂之節賬。籠燈屐齒，爭相馳逐，喧呶詬誶，自昏達旦。雖東方既白，猶絡繹道塗，不嫌明鐙入索也。

蔡雲《吳歈》：

無地堪容避債臺，一年積欠一宵催。店門關到質錢庫，還點鐙籠走一回。

徐晉鎔《除夕節賬》詩：

生計吳中往日虛，到來今夕各躊躇。平時浪費知何益，千載奢風尚未除。索負偕來門外漢，救貧誰竊枕中書。阿儂身外無長物，安樂新添一味蔬。

吳雲岫《吳中百一謠》：

除夕達天明，索債路如蟻。鋪戶咸不關，張鐙冷於水。

按《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賬。」』今人出入之籍曰賬目，始此。韓愈《寄崔立之》詩『當如分合支』注：『今時人謂析產符契，爲分支賬。』今俗作賬，古無此字。《樂妙山居集》：『歲終，百行索逋，開給賬目，曰年票。』詩云：『屐齒丁丁疑送炭，卻分年票到門邊。』陳其年《除夕》詩：『忽然勃谿滿門限，煤逋米券紛嘈嘈。』

《索節賬》詩：

寒城店肆終宵開，一年積欠除夕催。煤逋米負雜書票，囂然詬索燈火來。富賈謀利斷有壠，貧人避債愁無廉。平居浪費不知惜，及至償還便無策。救貧難得枕中書，求助從誰喚將伯。徹夜街頭屐齒聲，槌床撾戶聞喧爭。馮驩不遇孰毀券，錙銖計較連天明。雨雪殘冬閭巷冷，宛同虎吏催租猛。取時便易索時難，我願吳民宜節省。

又《除夕》 臘月三十日爲除夕，前一夕爲小除夕。俗於除夕昏時祀先，并及宅中香火之神。舊俗，雞且鳴，持杖擊灰積，致詞以獻利市，名曰打灰堆。又小兒繞街呼嚇云：『賣汝癡，賣汝獃。』世傳吳人多獃，故兒女輩戲欲賣之，今皆不傳。惟是夜人家儲水廚下，埋炭墼於鑪，不使焰熄，謂之種火。焚辟瘟丹、蒼术諸藥，謂之太平丹。街衢爆竹聲不絕，是

夜俗忌犬吠，犬停吠，則來年無疫癘。

沈明德《元旦蝶戀花》詞云：鑼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挂起新簾子。爆仗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杌盆里。寫就神荼幷鬱壘，奏樂迎神，奠酒焚香椿。分歲筵闌扶醉起，團圞骨肉同歡喜。

按《北京歲華記》：『先除夕一日曰小除夕，人家置酒宴，往來交謁，曰別歲。焚香於戶外，曰天香，凡三日止。帖宜春字，小兒女寫好字。』《乾淳歲時記》：『禁中除夕，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盒簇飣，凡百餘種，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餳、箕豆諸品。』陸游《老學庵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唐《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則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韓鄂《歲華紀麗》云：『三十日爲大盡，二十九日爲小盡。』吳人謂之大除小除。除，猶盡也。《吳門補乘》稱：『除夕儲水宿火。』《雲仙雜記》載：『裴度迨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殆亦吳中宿火之意。范石湖詩：『地爐火煖蒼朮香。』楊循吉詩：『辟瘟燒朮煖。』沈朝初《憶江南詞》：『獸爐頻炙太平丹。』則燒朮焚丹以辟疫癘，皆吳趨舊俗也。

《堅瓠集》：『吳俗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謂之火爆。烟焰燭夫，炮音聒耳，家庭齊宴，長幼咸集，謂之合家歡；終夜不睡，謂之守歲；燃燈室中，謂之照虛耗。是日各家封井，不復汲水，至正月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罷市，往來邀飲。不問貧富，具競市什物，以慶嘉節，光飾門戶。男子衣帽，婦女釵環之屬，更造一新，亦遺俗也。』范石湖詩序：『打灰堆，祝如願，此本彭蠡清洪君廟中故事，惟吳下至今不廢云。』

袁景瀾《打灰堆詞》：

富貴人人要如願，如願不來常守困。求利翻從糞掃堆，此說無稽何足論。卻笑吳儂信厲癡，撲灰偏及歲闌時。新衣濺溉莫知惜，默向清洪致祝詞。持杖籬邊再三祝，婢子肯來吾願足。有帛盈箱任汝衣，有粟滿倉憑我蓄。吁嗟此願實難償，茅屋棉裘境最長。揚州那有腰纏鶴，金谷渾同夢枕梁。如願聞言笑點首，不貪爲寶堪傳後。放婢去歸彭蠡湖，讕詞聊佐新年酒。

又《賣癡獃詞》：

智巧由來不足用，癡獃自古無人重。獨笑吳儂獃性多，喚賣殘冬取善頌。厭禳遲鈍是耶非？賣去不得餘癡肥。櫟翁問價相歡嘻，聰明鞭莫轉元機。君不見，有機心者有機事，抱甕偏高拙者志。癡聾慣作阿家翁，早慧兒童非遠器。兒聽翁言笑揶揄，謂翁眞言愚公愚。明星有爛夜既永，且歸洗酌醉屠蘇。

楊循吉《除夜雜詠》：

歲除當此夜，灑掃事匆匆。井上皆封草，門前盡畫弓。祠堂神影挂，客座佛筵崇。撒豆祈兒病，存炊忌釜空。辟瘟燒朮煖，承俗燎柴紅。啓篋新衣振，除塵舊室攻。買餳迎竈帝，酌水祀牀公。春帖題鄉究，年書誦學童。插籬皆柏葉，戲火有梨筒。殘曆收年盡，瀰缸洗臘終。市闐騈物貴，鄰里饋餻通。未識他州節，於斯異與同。

范成大《打灰堆詞》：

除夕將闌曉星爛，糞掃堆頭打如願；杖敲灰起飛撲籬，不嫌灰溉新節衣。老媼當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長富足；輕舟作商重船歸，大牸引犢雞哺兒，野薥可繅麥兩歧，短衲換著長衫衣。當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猶能聞我語，但如我願不汝呼，一任汝歸彭蠡湖！

又《賣癡獃詞》：

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鈍滯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癡獃召人賣。二物於人誰能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櫟翁塊坐重簾下，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獃千百年！

蔡雲《吳歈》：

封門小結烏薪社，守歲雙垂紅燭花。多許風光一場夢，醒來又早換年華。

袁景瀾《除夕即事》七律六首：

餞歲筵開笑語和，燭花紅映醉顏酡。梅傳香信供書祭，竹爆春雷走睡魔。貧客有臺難避債，豪家無地不歡歌。光陰忽去隨飛電，鏡裏流年聽又過。

參差柏葉插簷端，如願迎來老幼歡。餞歲和羹嘗骨董，書扉吉字寫平安。香盤春蚓灰常落，更唱鄰雞夜易殘。才拙無心籌甕算，糟雲縱食且加餐。

冬丸春餅席間登，祭到詩篇枉自矜。草草杯盤娛白髮，依依兒女話青燈。倦來把卷渾無味，夜早催逋半不膺。好近盆薪相煖熱，劇談濃笑我猶能。

雪後簷牙雀絮寒，爐添商陸坐更闌。三冬文史全荒棄，一室經營僅苟完。樗局未諳無用博，筋骸常健且加餐。干人幸免猶堪喜，闊匾無書達顯官。

幾聲臘鼓報春回，煨酒消寒撥舊醅。童子穴窗窺雪落，家人祭竈喜年來。神前卜歲占雞骨，床下儲糧蓄芋魁。村老醉能談往事，夜闌相伴畫爐灰。

臘尾忽忽過隙駒，眼前情景尚堪娛。迎春竈婢簪花勝，守歲村童唱雉盧。船入寒城輸井稅，燈明茅店索房租。一年忙盡餘今夕，不醉歡歌也自愚。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除夕或有達旦不寐者，曰：『守歲。』燈明罍罃，帖寫平安，罔不自祝百事如願。樂施之家，登城觀萬家煙火，有不舉者，挈錢米扣扉投之，不告所自，窶人子賴以卒歲，此風俗之最厚者也。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除夕》　京師謂除夕爲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陞殿受賀；庶僚叩謁本管，謂之拜官年。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懸掛影像。黃昏之後，合家團坐以度歲。酒漿羅列，燈燭輝煌，婦女兒童皆擲骰鬥葉以爲樂。及亥子之際，天光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和衣少卧，已至來朝，旭日當窗，爆竹在耳，家人叩賀，喜氣盈庭。轉瞬之間，又逢新歲矣。

又《跨歲》　除夕自戶庭以至大門，凡行走之處遍以芝麻稭撒之，謂之跨歲。

又《年飯》　年飯用金銀米爲之，上插松柏枝，綴以金錢、棗、栗、龍眼、香枝，破五之後方始去之。

又《藏香》　所謂藏香，乃西藏所製。其味濃厚，得沉檀芸降之全。每屆歲除，府第朱門，焚之徹夜，檐牙屋角，觸鼻芬芳，眞香中之富貴者也。

又《搖錢樹》　取松柏枝之大者，插于瓶中，綴以古錢、元寶、石榴花等謂之搖錢樹。

又《壓歲錢》　以綵繩穿錢，編作龍形，置於牀腳，謂之壓歲錢。尊長之賜小兒者，亦謂之壓歲錢。

又《紅票兒》　錢肆取錢之帖謂之票子。每屆歲除，凡富貴之家以銀易錢者，皆用彩箋書寫，謂之紅票兒。亦取其華美吉祥之意。

又《掛千》　掛千者，用吉祥語鐫於紅紙之上，長尺有咫，粘之門前，與桃符相輝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懸也。是物民戶多用之，世家大族鮮用之者。其黃紙長三寸，紅紙長寸餘者，曰小掛千，乃市肆所用也。

又《天地桌》　每屆除夕，列長案於中庭，供以百分。百分者，乃諸天神聖之全圖也。百分之前，陳設蜜供一層，蘋果、乾果、饅頭、素菜、年糕各一層，謂之全供。供上籤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寶等，謂之供佛花。及接神時，將百分焚化，接遞燒香，至燈節而止，謂之天地桌。

又《辭歲》　凡除夕，蟒袍補褂走謁親友者，謂之辭歲。家人叩謁尊長，亦曰辭歲。新婚者必至岳家辭歲，否則爲不恭。

又《迎喜神》　除夕接神以後，即爲新年。於初次出房時，必迎喜神而拜之。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除夕，人家或有祀先，或焚冥錢。早晨，官府有謁上司之儀，謂之『拜官年』。都人不論貧富，俱多市食物，晚間，舖肆燈火燭天，爛如星布，遊人接踵，歡聲滿道。人家盛新飯於盆中以儲之，謂之『年飯』，上簽栢枝、柿餅、龍眼、荔枝、棗栗，謂之『年飯果』，配金箔元寶以飾之。家庭舉燕，少長歡嬉，兒女終夜博戲玩耍。婦女治酒食，其刀砧之聲，遠近相聞，門戶不閉，雞犬相安。或往親友家拜賀者，謂之『辭歲』。夜靜更深，則爆竹之聲漸起，是即接神者，而昇平之世於斯可見其概也。餘雖陋，敢志京都一歲之遺俗如此也。

《授時通考》卷六《天時・冬》　《通考》：常以歲除夜。五更視北斗。占五穀善惡。其星明則成熟。暗則有損。貪狼主蕎麥。巨門主粟。祿

存主黍。文昌主芝麻。廉貞主麥。武曲主粳糯。破軍主赤豆。輔星主大荳。

閏月部

綜述

《尚書・堯典》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蔡沈集傳：咨，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曰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周禮・春官・大史》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王與之訂義：賈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數一名中氣，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而，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矣。

《春秋三傳》卷七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周禮・春官・大史》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王與之訂義：胡伸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天度之一，故歲則周天。月小餘之一，故歲復減六，積三歲未周之度與所減之日乃置閏。』

鄭鍔曰：『治曆明時，非置閏則四時無自而能定。閏雖可以定四時，然斗指兩辰之間，天無是月也。《大史》則「詔王居門」，何邪？以《月令》攷之，王者之位，春則青陽之左右个，夏則明堂之左右个，秋則總章之左右个，冬則元室之左右个。閏月，非常月也。大史詔王居路寢之門，其意以爲門者往來不窮之地，閏乃天道所由以變通也。王者終月聽政於此，示變通之意也。』李嘉會曰：『十二月天子各有所居者，《月令》之說。《月令》，呂不韋集諸儒而作，三代無明文。今曰詔者，得非閏月不常？大史詔王居門以應之，以順上天裁成制度之義，其餘則有常居，不在所詔矣。』

《禮記・玉藻》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　後九月裴駰集解引：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

漢・許慎《說文解字・王部》　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后漢書》卷三三《朱馮虞鄭周傳・朱浮》　傳曰：『五年再閏，天

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李賢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

又志三《律曆下》 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二《日月生明》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〇《太玄曆》 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置閏所以補奇數也。

宋・陳暘《樂書》卷一二三《樂圖論・笙》 《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斯不亦笙大小之辨乎？《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閏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又卷七《象數一》 開元《天衍曆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之，曆已後天五十餘刻，而前世曆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爲閏正月。

宋・司馬光《答郭長官書》 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録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繼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爲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爲異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爲難之，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之人貴於切切偲偲，良有以也。如光者愚愚冥頑，安足以闚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録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偲偲之志，非欲光爲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胸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爲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閏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爲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冊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爲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似未爲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卷五五《閏餘類・大衍歸奇以象閏説》

『大衍之數五十』說曰：天一地二，合而爲五位，每位各衍爲十，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九』說曰：虛其一以象太極。『分而爲二以象兩』說曰：兩者，天地也。『掛一以象三』說曰：掛者，以着歸小指間；三者，人也，人與天地爲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說曰：揲者，數也；四時，春夏秋冬也。『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說曰：奇者，四揲之餘也，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扐，指間也，先揲左，以其奇歸於中指無名指之間，一扐也；次揲右，以其奇歸于中指食指間，再扐也。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焉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之奇於扐爲三節，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爲一焉。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而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古註《係辭》皆韓康伯註。惟此章之註其首云王弼曰日用時當記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則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奇說於四揲之餘，不足復揲也。分而爲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前志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曰：『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歲有陶分，滿十九則爲閏也。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至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爲周至是乘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分閏法爲周至官乘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法也。』

又《積餘分置閏說》　按《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以周天之度推之。此特人事參考上天，故以二十八宿分其度，及星辰次舍循環一位，乃知上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外只四分度之一。只此四分度之一有差，乃一歲朔出六月小，故得六日，揆朔出六日，遂一歲合得十二日。積三年已得三十六日，即置一閏。又積至二年後得二十四日，揆前閏所剩六日，又得三十日，足於是再閏。所謂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職此之由也。閏既成，則春夏秋冬四時從而定矣，故曰『閏以定四時成歲』。

又《閏月斗指兩辰間說》　閏月斗指兩辰間，古今之所常驗。大槩以閏月無中氣，亦非常月所可比。而斗之居中央，臨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在遷、固等史，必云皆係於斗者，的以斗之所指未嘗有差故也。是以《月令》取昏旦之中星，以王弼文必以月建之辰爲取信者，不無謂也。

又《詔王居門說》　《禮記外傳》云：明堂，古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南方陽明之地，故謂之明堂。太廟、青陽、三者之制同也。即周制。唐虞時爲五府，府，聚也，合五帝之神而祭之。夏謂太廟爲世室，言世不毀。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周人謂五府爲明堂，爲其形制同，故再舉其名。夏氏一堂之上爲五室，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南。陛三、堦三、面九。一五室者，象天地裁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有四達四窻相對，一室有八窻象八節。夾室之窻。周人上有圓屋，即太廟之宣室。今以《月令》言之，則十二室依十二辰以應其月之令，四隅有八室，各以左右个言之，个者，隅也，各自室不相通也，今之東西廟亦以个名。中央正面，各當四神之月，正子、正卯、正午、正酉也。通謂之廟。東則青陽太廟，西則總章太廟，南則明堂太廟，北則玄堂太廟。每室各有垣，夏後氏卑其宮室堦崇一尺，制則九尺矣。室中之廣，夏時度以步，步廣八尺。三代不同，尺有長短也，商人度以尋，尋亦八尺。周人度以几，几即三尺。堂上度以筵，筵即八尺。四面各五門。三代制不同，此以古尺度之。此『閏月詔王居門』即《玉藻》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是也。《周官》太史注亦謂：『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分十二月，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爲閏」。』《外傳》又云：天子五門，自外入內，第一曰皐門，其二庫門，其中雉門，其四應門，極內則路門。又云：路門即路寢之門。然閏月必取寢門爲言者，蓋閏月聽朔則亦明堂門中，還處則路寢終月故也。《周禮圖》云：『閏非四時之正，而四時不得則不正。太史必於閏月詔王居門，蓋歲月日時固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後成，王於是乎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而無常，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而後成也。蓋有常以爲利，無常以爲用者，天道之自然，王之所爲，凡所以承天而已。法於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玄堂，其居固有常矣。而閏月居門，凡以明此而已。』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二《曆差失閏》　以杜征南《長曆》以考《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則異乎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

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閔之二年辛酉既閏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閏，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申，司曆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曆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併著於此，以扣識者。

又卷一三《漢改秦曆始置閏》 餘嘗考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閱程氏《考古編》，謂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餘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故，頗得其說焉。

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之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餘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曆》考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也。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曆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累書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不書，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置閏也。雖然，此非餘臆說也，復證以《史記·曆書》，自太初更曆以至征和，如太初二年、天漢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閏，則知餘言似可信云。

閏法

漢·班固《白虎通》卷六《巡狩》 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踈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又卷九《日月》 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漢·蔡邕《蔡中郎外集》卷四《獨斷》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一上》 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螽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

《春秋元命苞》 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宋均注曰：紀，法也。三年加以一閏，以會成歲也。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一上》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

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七〕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

又《律曆志一下》　推天正，以章月乘（人）〔入〕統歲數，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求地正，加積月一；求人正，加二。【略】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十）〔七〕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略】

推星見月，以閏分乘定見（復數），以章歲乘中餘從之，盈見月法得一，并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餘。以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餘。以章月除月元餘，則入章月數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十三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算外，則星所見月也。

《後漢書》志三《律曆下・曆法》　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略】

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日）〔曰〕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沒。沒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略】

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餘以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滿四以上亦得一筭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筭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以中氣定之。

《晉書》卷一七《律曆志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曆，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爻，曆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

《魏書》卷一七〇上《律曆志上》　推閏術曰：以閏餘減章歲五百五，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一百八十六，得一月；餘半法已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爲正。

又卷一七〇下《律曆志下》　推閏又法術曰：以歲中乘閏餘，如章閏得一，盈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數起冬至，算外，中氣終閏月也。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即前月閏。

《宋書》卷一三《律曆志下》　沖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歷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

《舊唐書》卷三四《曆志三》　求次朔及弦望　因天正經朔大小餘，以四象之策及餘加之。數除如法，即次朔經日及餘也。又自經朔加一象之日七及餘一千一百六十三少，得上弦。倍之，得望。參之，得下弦。四之，是謂一揲，復得後月之朔。凡四分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四爲全。加滿其前數，去之，從上位。綜中朔盈虛分，累益歸餘之卦，每其月閏衰。凡歸餘之卦五萬六千七百六十以上，其歲有閏。因考其閏衰，滿卦限以上，其月及合置閏。或有進退，皆以定朔無中氣裁焉。

《新唐書》卷二六《曆志二》　各以入變遲速定數，速減、遲加朔弦望盈朒小餘；滿若不足，進退其日。加其常日者爲盈，減其常日者爲朒。各爲定大小餘，命日如前。乃前朔、後朔迭相推校，盈朒之課，據實爲準；損不侵朒，益不過盈。

定期日名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月。其元日有交、加時應見者，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二、弦、望亦隨消息。月朔盈朒之極，不過頻三。其或過者，觀定小餘近夜半者量之。

又卷二七上《曆志三上》　《麟德曆》有總法，《開元曆》有通法，故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偕盡。

又　秦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

部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

又卷一九九《儒學傳中・張齊賢》 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

宋・邵雍《皇極經世》卷一二上 日以遲爲進，月以疾爲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爲閏日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爲閏差也。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三《月雙閏雙》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年，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爲閏雙。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卷五五《閏餘類・閏》 《易》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西漢志》曰：黃帝考定星曆正閏餘，自三苗亂德，重黎之官廢而閏餘乖次，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閏所以正中朔也，中朔小大之不齊，正之以閏月。

《記玉藻》：天子玄端，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春秋傳》曰：文公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杜元凱釋例：自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至襄公二十七年，凡七十一年，當有二十六閏，而長曆推得二十四閏，是再失閏。襄公哀公事見曆序。

襄公二十八年，書『春無冰』，說者謂去年覺其失，於是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去年謂二十七年。見前建子之月無冰，乃書以記災。一歲兩閏，果是其理乎？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曰：『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注云：『失閏。自秦用顓帝曆以十月爲歲首，常以九月爲閏，自以爲得歸餘於終之說，而不知其非也。漢興，因之久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中，乃悟其謬，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則閏可不重乎？又曰：『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西漢晉志杜預曰：『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

又《算閏法》 竊求之，二十八宿循天而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一日行一度，則是一歲一周天也。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七日而周天一匝，更行十九度半餘，逐於日，與之會以所次之辰。故傳曰：『日月相會謂之辰。』周天之度，各分爲九百分，則歲之變凡有三十三萬一千七百分。一日九百分，一年而餘小盡六日，得五千四百分。又計五百四分度之四，凡有四千七百分，并之而爲一萬一千七百分，以當十一日半弱。兩歲則餘二萬三千四百分，以當二十二日半小弱。前劇一百分跨一日，故曰弱，此添剩四百分故曰小弱。三歲則餘二萬四千六百分，以當三十四日小強。凡四百五十分爲判，此六百政日小強。所以曆家於三年置一閏，用以歸受此三年之餘分也。然三年一閏，故用二十九日，約周天之餘度二萬六千一百分耳，尚更剩前二年中八千五百分，通後第四年所餘一萬一千七百分，而二萬零二百分以當二十三日半小弱。徐四萬分故曰小弱。及五年則三萬一千九百分，以當二十四日半強，改五歲再閏也。此三十四日猶有餘分，又積歸後年置閏，若前年且閏之月大餘，則後閏大餘分也。姚說同。禮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除月之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而適得一月之數，故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九年而七閏。

又《閏惟正時》 《尚書正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五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月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月。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全之十三日者，當以大率據釐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止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二十一月則三百九日，其七月四九二分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月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二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

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無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月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一百，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二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十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日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成乎？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一　《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曆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期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五《算曆約法》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

宋・史繩祖《學齋佔畢》卷四《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陋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葭琯灰剩飛』，是以閏通爲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曆自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宋史》卷七六《律曆志九・皇祐圭表》　觀天地陰陽之體，以正位辨方，定時考閏，莫近乎圭表。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〇《辯證類・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爲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二《獺肝應月》　鳳尾十二翎，遇閏生十三翎。藕每月一節，閏月益一節。棕梠應月生片，遇閏則生半斤，歲長十二節，歲閏則生半節。芘菰種水中，一莖收十二實，歲當有閏則十三實。雲南大理和山有樹，葉如桂白色，名和山花。每孕十二瓣，遇閏多一瓣。黃楊歲長一寸，遇閏則否。牡丹遇閏，則花小。蟬遇閏，則少鳴。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四《曆象日月星辰》　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一歲閏積氣朔之，後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個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氣朔之數五個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係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氣盈五日者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九歲七閏爲一章者，蓋九爲天數之終，十爲地數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數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得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

四十分除之，計成日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前所得全日總計二百單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計於十九年內分作七個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七閏月之中合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均作三個月小盡正恰好。故氣朔分齊定星冬至在十一月朔，是爲至朔同日而爲一章之歲也。嘗論一日月皆麗乎？天者也。日之行比天只不及一度，月之行乃不及日十二度，何哉？蓋天秉陽而在上，日爲陽之精，月爲陰之精也。造化之間，陽大陰少陽，饒陰乏陽得兼陰，陰不兼陽，此日行所以常過月行，所以常不及也。且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固月之所不及行者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之三年，春之一月入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矣。又至于三失閏，則春季皆入于夏；十二失閏，子年皆入于丑矣，何以成造化之功哉！故聖人作曆，必歸餘于閏以補月行不及於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爲一至，十九年而氣朔分齊，無毫髮之差矣。

又卷二五《歲差法》 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八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六《閏》 此係曆藕楊應閏。藕生應月，至閏月益一節。東坡詩：『惟有黃楊厄閏年。』

小月減日，陽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獨斷》

明・顧炎武《日知録》卷四《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並是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

《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曆爲周曆，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曆志》六曆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曆。蓋本劉歆之說。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曆》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明・唐順之《稗編》卷五三《太初閏餘》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而周天，月一月而周天。以算法推之，則一月之日止得二十九日半強；是日之行也，一月止行二十九度半強，總一年計之，止行三百五十五度有奇，尚餘十一度有奇也。算法曰：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又曰：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者，分一日爲八十一分也。日雖西下未全黑，日雖東升已先明，故夜得三十八分，是爲半日強也。日一月而行二十九度半強，則十二月計三百五十五度餘也。每月餘半日弱，則十二月餘六日弱，即月有六大六小之分也。一年而餘六日弱爲閏餘，又六旬之外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是又得五日強也。六日弱與五日強，一年共餘十一日有奇也，五年共餘六十日，爲兩閏月；月有一小一大，又餘一日，強而附合爲一章，七閏之數也。月之行也，一月而周天。以算法推之，則廿七日強而月已周天，總一年計之三百廿四日以上，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餘三十日之度猶未計也。算法曰：月一日行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夫一日而行一十三度有奇，則二十七日強已得三百五十五度也。一月計二十九度半強，而月行止二十七日有奇，則尚餘二日半強也。一月而餘二日半強，則十二月共餘三十日有奇也。一日爲一度，一度凡計幾分，則三十度之積分可知矣。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以日之餘合月之餘而成之也。曆法曰：以小餘加大餘則知月之小大。意其然也。

又《大餘小餘》 太史公《曆書》曰：『大餘，日也；小餘，月也。』攷之《曆書》與諸史曆志，大餘未有盈六十之數，則知其爲甲子之日也。日不盈甲子之數，則爲大餘也，故『大餘，日也』。書志凡曰小餘，少則七八，多則數百，或有至於千餘者何也？太史公所謂『小餘者，月』，豈

以積年所餘之月而計之耶？豈以一年之中月周天所餘之度積分而計之耶？凡一年之中必曰大餘五十、小餘六百。又曰：『大餘，十三，小餘，二十。』凡此等類，所以重言之者又何意也？豈未合朔未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多、已合朔已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少耶？按《東漢志》宗訢議曰：百七十歲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一章計十九，年九章計百七十年也。一章凡七閏，九章則六十三閏，百七十年之中有六十三閏月，此正與太史公『小餘者，月』之說同。又按班固《志》張壽王言：《太初曆》虧四分月之三，去小餘一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又按劉焯算術曰：凡日不全爲餘。一行大衍算法曰：凡分爲小餘，則知小餘謂之餘分亦可也。大抵諸曆法大餘皆以一甲子之日計之，其小餘或爲月或爲分，皆以一月之中所餘之日之分積算之耳。又元法、紀法日紀所主之數不同，故小餘說亦不同也。其太史公重言大餘小餘之數者，此乃《太初曆法》，而他曆皆不然，故不容旁引曲說也。

又《氣朔分齊》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按十九全數共計六千九百三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單五，於內除六千七百三十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二，還十九年省數外，其餘恰有二百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當有十九年所閏之數，無欠無餘。蓋每年月與日十二會，通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合十九年計之，共是六千七百三十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二，此即十九之省數也。每年當閏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當得全日一百九十餘分之積又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十有六不盡六百七十三，通計得日二百單六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二百六日零六百七十三，恰好是七箇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成七箇閏。此即十九年所閏之數也，合此二數，滿得十九年之全數即氣朔之分齊矣。又按一歲十二月，則十九歲凡當有二百二十八箇月。今十九歲之間，月乃與日二百三十五會，多此七會，非閏而何？但若以氣論之，則一月二氣，一年二十四氣，十九年當有四百五十六氣。十九年雖則有二百三十五會，其實只有四百五十六氣，恰好是十九箇二十四氣，則分齊之實又可見矣。

干支部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糈鬻，施恩澤。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殰，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丙子干戊子，大旱，蒿封熯。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隊。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略】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也，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指

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略】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觿、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日德，辰爲刑。德，綱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戊，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略】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逢。單閼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涒灘之歲，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歲，歲小饑，有

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戊。在壬曰玄黓。大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赤奮若之歲，歲有小兵，旱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史記》卷二五《律書》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司馬貞索隱：七正，日、月、五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正，日月五星各異政』也。二十八宿，（七正）之所舍也。舍，止也。宿，次也。言日月五星運行，或舍於二十八次之分也。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司馬貞索隱：八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如）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張守節正義按：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至於）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

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

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

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漢・班固《白虎通》卷四《五行》 少陽見於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盛於卯。卯者，茂也。律中夾鐘。衰於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其精青龍，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中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鐘。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屬續也。其精朱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也。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庚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言愁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侅也。律中應鐘。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鐘。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使壬。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後土。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上》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宮）〔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革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略】

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罥布於午，昧蔓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略】

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

又卷二六《天文志》 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

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略】

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略】在卯曰單閼。二月出。【略】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略】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略】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略】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略】在申曰涒灘。七月出。【略】在酉曰作詻。《爾雅》作作噩。八月出。【略】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略】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略】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略】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

又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翼奉》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布）〔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顏師古注引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顏師古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顏師古注引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顏師古注：《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

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顏師古注引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顏師古注引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顏師古注：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顏師古注：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爲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加未而來爲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爲邪時，占知平昌侯爲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爲五音，四時散爲十二律」也。』

上以春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顏師古注引張

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爲主人，故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爲正，北與東爲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顏師古注：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顏師古注：孟康曰：『己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爲常事，時爲一行。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曆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觀情以律，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

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又卷九九中《王莽傳》 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

漢・許慎《説文解字・甲部乙部丙部丁部戊部己部庚部辛部壬部癸部》 甲　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

乙　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一同意。乙承甲，象人頸。

丙　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气初起，陽气將虧。从一入冂。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丁　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

戊　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

己　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庚　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齊。

辛　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辠也。辛承庚，象人股。

壬　位北方也。陰極陽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

癸　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

又《子部丑部寅部卯部辰部巳部午部未部申部酉部戌部亥部》 子　十一月，陽气動，萬物滋，人以爲俘。象形。

丑　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

寅　髕也。正月，陽气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

卯　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

辰　震也。三月，陽气動，靁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

巳　已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

午　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　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

申　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

酉　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

戌　滅也。九有，陽气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从戊含一。

亥　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褢子咳咳之形。

漢・劉熙《釋名・釋天》 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於《易》爲《坎》。坎，險也。

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於《易》爲《艮》。艮，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寅，演也，演生物也。

卯，冒也，載冒土而出也。於《易》爲《震》。二月之時，雷始震也。

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

巳，已也，陽氣畢布已也。於《易》爲《巽》。巽，散也，物皆生布散也。

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於《易》爲《離》。離，麗也，物皆附麗陽氣以茂也。

未，昧也，日中則昊向幽昧也。

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

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於《易》爲《兌》。兌，說也，物得備足，皆喜說也。

戌，恤也，物當收斂，矜恤之也。亦言脫也，落也。

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眞僞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

甲，孚甲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

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

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

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

戊，茂也，物皆茂盛也。

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

庚，猶更也。庚，堅強貌也。

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

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也，至子而萌也。

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土也。

《爾雅・釋天》 大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歲陽。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邢昺疏：此別太歲在日在辰之名也。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案《漢書・律曆志》云：『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之歲曰旃蒙單閼，丙辰之歲曰柔兆執徐，丁巳之歲曰強圉大荒落，戊午之歲曰著雍敦牂，己未之歲曰屠維協洽，庚申之歲曰上章涒灘，辛酉之歲曰重光作噩，壬戌之歲曰玄黓閹茂，癸亥之歲曰昭陽大淵獻，甲子之歲曰閼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奮若。以此推之，周而復始可知。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月陽。

三國魏・張揖《廣雅・釋天》 甲乙爲榦，榦者，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枝者，月之靈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己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北夷。子周，丑狄，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 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

又卷一一《仙藥》 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三言徵。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午，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戌，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申，辛卯辛酉，壬午壬子，癸丑癸未。

又卷一七《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過禍害。』【略】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録》，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恆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略】

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己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已上日大吉。』【略】

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

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祝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略】

抱朴子曰：『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豬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略】

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

《晉書》卷二二《樂志上》 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爲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綪也，謂時物皆綪縮也。九月之辰謂爲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爲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謂爲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爲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一 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觜，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七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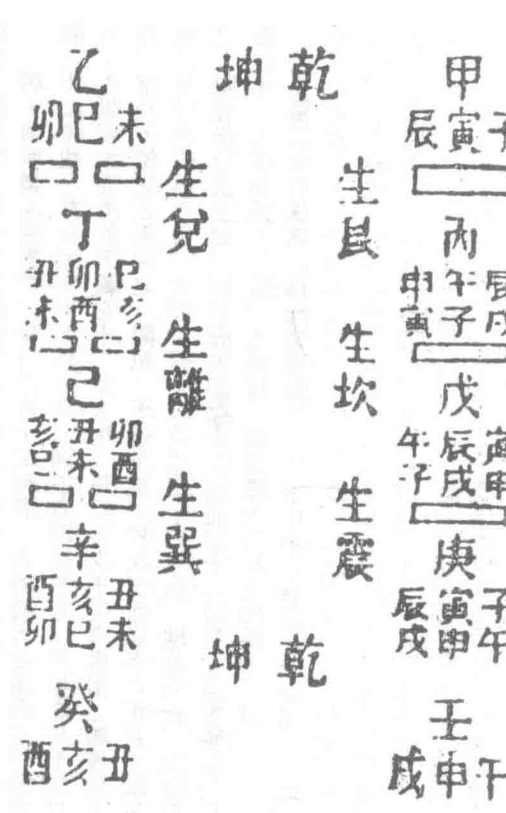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樂律》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

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於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子至於巳爲陽，故自黃鍾至於中呂皆下生；自午至於亥爲陰，故自林鍾至於應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予於《樂論》敍之甚詳，此不復紀。

又卷七《象數一》　天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時謂之『五辰』，書曰：『撫於五辰』是也。已上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於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則『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見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王之座，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略】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於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於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於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於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敍，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敍，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於榦，其上抵於隸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又《夢溪補筆談》卷二《象數》　子午屬庚，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庚午也。丑未屬辛，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寅申屬戊，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卯酉屬己，離初爻納己卯己酉也。辰戌屬丙，艮初爻納丙辰丙戌也。巳亥屬丁。兌初爻納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屬土。餘皆倣此。三言而得之者，徵與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屬火。五言而得之者，羽與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己。故皆屬水。七言而得之者，商與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己。故皆屬金。九言而得之者，角與



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己。故皆屬木。此出於《抱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水？其說云：『中央總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九。』皆奇數而無偶數。莫知何義，都不可推考。【略】五行之時謂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時，以四時分屬五行，則春夏秋冬雖屬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屬土，故不可以時言，須當以月言。月謂之十二辰，則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也。《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如甲己所以爲土，戊癸所以爲火，多不知其因。予按，《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己之分。」所謂戊己分者，奎、璧、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砅注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奎、璧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陰陽皆始於辰，上篇所論十二月謂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謂之十二辰十二時亦謂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辰也。甲己之歲，戊己黔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土運。角屬辰，軫屬巳。甲己之歲，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爲土運。下皆同此。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金運，庚辰辛巳也。丙辛之歲，壬癸玄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水運，壬辰癸巳也。丁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木運，甲辰乙巳也。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火運，丙辰丁巳也。《素問》曰：『始於奎、璧、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角軫，則氣在奎、璧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己之歲，戊巳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璧。奎屬戌，璧屬亥。甲己之歲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火在奎、璧。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己土在奎、璧。曰『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璧。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璧。古今言《素問》者，皆莫能喻，故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己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己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己寄於未，唯《素問》以奎、璧爲戊分，軫、角爲己分。奎、璧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戊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己分，則己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戊爲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己爲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二說正相合。按字書，『戌』從戊從一，則戊寄於戌，蓋有從來。『辰』文從厂音漢從古；音身。左傳：『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古』字。古從乙音隱從己，則己寄於辰。與《素問》、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與水相隨。戊，陽土也。一，水之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未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戌』之理如是。己，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水寄於東方木之未者，老水也，而衰土相與隱於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巖之可居者；乙，隱也。

宋・洪邁《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胃，日雄在

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

宋・趙與時《賓退録》卷一　世有十幹化五行眞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他倣此。頗通。餘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　自甲至癸爲『十幹』，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十干紀節》　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嵎《上巳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證也。

《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儀象》　臣嘗讀黄帝《素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

明・陶宗儀《説郛》　每日之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曰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堂虚宿之躔度而立春，虚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月，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左旋而曆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爲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爲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爲十二月。

又引二七引佚名《瑞桂堂暇録》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何也？曰：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水，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己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水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者，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施，故以中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木，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

又引一〇九引《黄帝宅經》　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氣、死氣之位。但修月生氣之位者，福來。集月生氣與天道，月德合其吉路。犯月死氣之位，爲有凶災。

正月，生氣在子癸，死氣在午丁。二月，生氣在丑艮，死氣在未坤。三月，生氣在寅甲，死氣在申庚。四月，生氣在卯乙，死氣在酉辛。五月，生氣在辰巽，死氣在戌乾。六月，生氣在巳丙，死氣在亥壬。七月，生氣在午丁，死氣在子癸。八月，生氣在未坤，死氣在丑艮。九月，生氣在申庚，死氣在寅甲。十月，生氣在酉辛，死氣在卯乙。十一月，生氣在戌乾，死氣在辰巽。十二月，生氣在亥壬，死氣在巳丙。

凡修築垣牆，建造宅宇，土氣所衝之方人家即有災殃，宜依法禳之。正月，土氣衝丁未方。二月，坤。三月，壬亥。四月，辛戌。五月，乾。六月，寅甲。七月，癸丑。八月，艮。九月，丙巳。十月，辰乙。十一月，巽。十二月，申庚。

又引周・扁鵲《子午經・主司》　東方，甲乙，木。主人肝、膽、筋、膜、魂。南方，丙丁，火。主人心、小腸、血、脈神。西方，庚辛，金。主人肺、大腸、皮、毛、魄。北方，壬癸，水。主人腎、膀胱、骨、髓、精志。中央，戊巳，土。主人脾、胃、肌肉、意智。

又《十二部人神所在》　心辰，喉卯，頭寅，眉丑，背子，腰亥，腹戌，項酉，足申，膝未，陰午，股巳。

又《干支人神忌日》　甲乙日，忌寅時頭。丙丁日，忌辰時耳。戊巳日，忌午時髮。庚辛日，忌申時闕文。壬癸日，忌酉時足。子日，目。丑

日，耳。寅日，口。卯日，鼻。辰日，腰。巳日，手。午日，心。未日，足。申日，頭。酉日，背。戌日，項。亥日，頂。建日申時，頭。除日酉時，膝。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時，唇。收日巳時，足。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

又《十二時忌》 子時，踝。丑時，頭。寅時，目。卯時，面、耳。辰時，項、口。巳時。午時，胸、脇。未時，腹。申時，心。酉時，背、脾。戌時，腰、陰。亥時，股。

又引宋・俞誨《百怪斷經・噦噴占》 子時，主酒食。丑時，主女思。寅時，主女相和。卯時，主財喜。辰時，主酒食。巳時，主人來財。午時，主有客來。未時，主酒食。申時，主驚不利。酉時，主文人來求。戌時，主和合。亥時，主吉利。

又《眼跳占》 子時，左主貴，右主酒食。丑時，左主憂，右主人思。寅時，左主行人，右主吉。卯時，左主貴人，右主平安。辰時，左主客來，右主害。巳時，左主酒食，右主凶。午時，左主得意，右主凶。未時，左主吉，右主喜。申時，左主財，右主文思。酉時，左主音信，右主客至。戌時，左主他喜，右主酒食。亥時，左主貴人，右主官事。

又《心驚占》 子時，有女人思。丑時，惡事不利。寅時，有客來。卯時，有酒食。辰時，有喜事。巳時，有大獲。午時，主有酒食。未時，有女人思。申時，主喜事。酉時，主喜信。戌時，有官客至。亥時，主惡服夢怪大凶。

又《耳鳴占》 子時，左主女思，右主失財。丑時，左主他喜，右主口舌。寅時，左主失物，右主心急。卯時，左主坎柯，右主客至。辰時，左主得意，右主行人至。巳時，左主凶，右主大吉。午時，左主信，右主親人至。未時，左主他役，右主遠人來。申時，左主行人，右主吉。酉時，左主失財，右主吉。戌時，左主遠行，右主康。亥時，左主吉，右主凶。

又《耳熱占》 子時，主有僧道來議事。丑時，主有喜事大吉。寅時，主有酒食吃。卯時，主有遠人來。辰時，主有喜事大吉。巳時，主失財物不利。午時，主有喜事來。未時，主有奇獲。申時，主有客來酒食。酉時，主女子至婚事。戌時，主有爭訟口舌，亥時，主有詞訟口舌。

又《鴉鳴占》 寅卯時，正東送物，東南爭，正南吉，西南吉；正西外人思，西北酒食，正北口舌，東北病。

辰巳時，正東風雨，東南女客，正南相命，西南爭；正西官訟，西北貴人至，正北相命，東北親至。

午時，正東爭，東南親客，正南爭，西南不寧；正西送物，西北酒食，正北六畜至，東北送物。

未申時，正東凶，東南凶信，正南遠信，西南大雨；正西吉，西北親客，正北失物在，東北客至。

酉時，正東公事，東南外服，正南故人，西南相召；正西客至，西北失物，正北病，東北客至。

又引《漏刻經・定太陽出沒法》 正月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兌入鷄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生寅入犬藏。五月生艮歸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與十二月，出辰入申子細詳。

又《約十二時》 半夜，子。鷄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昳，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眠定，亥。

又《南村輟耕録・納音》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世人鮮知其理。嘗觀《筆談》有曰：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于坤。納音始于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

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得此一說，固已判然。及讀《瑞桂堂暇録》亦論及此，則尤明白簡易。其曰：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二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又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爐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録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又爲湖，又爲水旺之地，兼金死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爲三陽，卯爲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爲原野，巳爲六陽，木至六陽則枝榮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誠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爲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己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己屬土，寅爲艮山，土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鑞金者，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鑞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於午，墓於未，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由是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戌亥爲天門，火既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靂火者，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神龍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爲水庫，巳爲金長生之地，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爲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爲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斫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乙酉山下火者，申爲地戶，酉爲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戌爲原野，亥爲木生之地，夫木生於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爲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爲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絕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火者，辰爲食時，巳爲禺中，日之將中，豔陽之勢，光於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午爲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者，申爲坤，坤爲地，酉爲兌，兌爲澤，戊己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它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辛亥釵釧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

誠柔矣，故曰釵釧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餧蠶，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爲東北維，卯爲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爲火旺之地，未中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爲七月，酉爲八月，此時木則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帶戌，臨官亥，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爲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明・王逵《蠡海集・曆數類》 乾坤縱而六子橫，乾坤退而六子用，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萬物根於戌亥，依乎父也；萬物化於未申，親乎母也。

納甲之說。自甲爲一至壬爲九，陽數之始終也，故歸乾，《易》順數也。乙爲二至癸爲十，陰數之始終也，故歸坤，《易》逆數也。乾一索而得男爲震，坤一索而得女爲巽，故庚入震，辛入巽；乾再索而得男爲坎，坤再索而得女爲離，故戊趨坎，己趨離；乾三索而得男爲艮，坤三索而得女爲兌，故丙從艮，丁從兌。陽生於北而成於南，故乾始甲子而中以壬午；陰生於南而成於北，故坤始乙未而中以癸丑。震巽一索也，故庚辛始於子丑；坎離再索也，故戊己始於寅卯；艮兌三索也，故丙丁始於辰巳也。

又一說，乾坤者，二氣之正位也；坎離者，二氣之交互也。正位則始終全備，故甲壬歸乾，乙癸歸坤；交互則往來處中，故戊歸坎，己歸離。震巽乃受氣之始，故庚辛歸焉，艮兌乃生化之終，故丙丁歸焉。乾坤位陰陽之極，故子午丑未配於甲壬乙癸，父母總攝內外之義。震巽長男長女爲初索，是以子丑配庚辛；坎離中男中女爲再索，是以寅卯配戊己；艮兌少男少女三索，是以辰巳配丙丁。納之爲言受也，容受六甲於八卦中也，《易》者逆也，數皆以逆而推之。

坎離交互，坎本陽，卻爲月，離本陰，卻爲日。蓋月含陽，故有兔，日含陰，故有雞，雞兔乃東西之對待，是曰坎離爲二氣之交互也。

羊刃之說，祿前一位是也。祿過則刃生，蓋貴人位前必列兵，以此爲喻，但值陽干方是，陰干則否。如甲卯丙午，甲既祿於寅前，值卯方爲眞，蓋寅卯一氣之木也，乙祿卯前，值辰非同類，故否。然則陽性暴，故借羊之狠以警之，至於子平中以奪財羊刃名之者，有逞暴淩劫之意也。他可類推。

戊己兩干寄祿巳午，子寓母家之義。雖然，戊見午刃則不可一途而取，戊既依母而祿，刃乃一氣火也，俱有生土之意，故戊日得火多則爲印也。巳則否，巳祿於午，午前則未爲刃，未巳連屬土，則非戊午之比也。

【略】

陰錯陽差，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爲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值壬戌癸亥爲陰錯；己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爲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爲陰錯；己酉之前三辰，值丙午丁未戊申爲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亦得十二辰，是爲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爲陽辰，故有陰錯；己卯己酉爲陰辰，故有陽差也。

又一說，甲子甲午己卯己酉之前各三辰者，以天干配地支，一周之後所餘三辰也。甲配子而歷盡於乙亥，故丙子丁丑戊寅爲陽錯；己配卯而歷盡於庚寅，故辛卯壬辰癸巳爲陰差也。丙午丁未戊申爲陽差，辛酉壬戌癸亥爲陰錯者，就甲午己酉上同此類推。

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爲四極，寄四祿焉，辰戌丑未爲四藏，寓四墓焉，故此八支各藏一陰干。寅申巳亥爲四開闔，就生四祿焉，故各藏二陽干。戊藏於辰戌，己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巳，巳藏於午，則亦就寄祿而藏焉。

干有十，支有十二，干不配肖屬而支配者，天賦氣地成形也。人所以稱肖屬及支而不及干者，父施氣母有形也。身依母而生，然人姓獨稱父者，原其受氣之本也。

陽爲奇，陰爲耦，晝屬陽得奇，夜屬陰得耦，奇單故日得一，耦拆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爲今日，下半夜爲明日，是夜得二也。

或問五行相生，惟金生水難明。蓋金者氣也，水生於氣聚，故金生水也。又云，天者金之體，星者金之精，氣降於天則爲雨，氣出於地則爲

泉。天爲陽變化，故或雨暘；地爲陰守常，故泉流不息。

十二肖屬。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爲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爲陰俯而慈愛，以牛配之，牛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月二門，二肖皆一竅，兔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斂而持守，狗爲盛，豬次之，故狗豬配戌亥，狗豬者，鎮靜之物也。或云，皆取不全之物配肖屬者也，庶物萬類，豈特十二哉？況無義理，不足信也明矣。

納音之說，有一法見於《内經論》，奥然其中，亦欠詳備。故復取其說而撮其長者，以立一家之論。蓋甲子爲取乙丑以爲妻，隔八而生子，陽生陽爲男，陰生陰爲女。至壬申爲甲之男，至癸酉爲乙之女，壬申癸酉至庚辰辛巳亦然。自庚辰辛巳數三轉而向南，爲戊子巳丑火，自戊子陽火隔八而生丙申男，巳丑陰火隔八而生丁酉女，丙申丁酉至甲辰乙巳亦然。又自甲辰乙巳數三轉而向東，爲壬子癸丑木，自壬子癸丑至庚申辛酉，自庚申辛酉至戊辰己巳亦然。又自戊辰己巳數三轉而向北，爲丙子丁丑水，自丙子丁丑至甲申乙酉，自甲申乙酉至壬辰癸巳亦然。又自壬辰癸巳數三轉而中央，爲庚子辛丑土，自庚子辛丑至戊申巳酉，自戊申巳酉至丙辰丁巳亦然。又自丙辰丁巳數三轉而向西，則復爲金矣。夫金爲氣之始，金有聲，聲宣氣是以樂，必以金先之也。人之身亦然，肺經爲諸藏先，是以有納音之意焉。然五行各行三者，三生萬物之義也。氣生金，金出鑛須火以成材，火資木以驕焰，木藉水而生榮。五行皆賴土以成立，故火木水土爲次序也。

陰陽皆地支六合者，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於丑，則斗建子，故子與丑合也。日月會於寅，則斗建亥，日月會於亥，則斗建寅，故寅與亥合也。日月會於卯，則斗建戌，日月會於戌，則斗建卯，故卯與戌合也。日月會於辰，則斗建酉，日月會於酉，則斗建辰，故辰與酉合也。日月會於巳，則斗建申，日月會於申，則斗建巳，故巳與申合也。日月會於午，則斗建未，日月會於未，則斗建午，故午與未合也。

六害者，蓋衝損合神故爲害也，我之和合，被其衝損，豈不爲害乎？子與丑合而未衝丑，丑與子合而午衝子，故子害未而丑害午。寅與亥合而巳衝亥，亥與寅合而申衝寅，故寅害巳，亥害申。卯與戌合而辰衝戌，戌與卯合而酉衝卯，故卯害辰戌害酉也。地支之上横則爲合，豎則爲害，横豎皆六，是名六合六害。術者乃云六爲六親者非也。【略】

十干。甲，萬物之始，生氣之原。艸木初生，破土而出，必有兩葉，葉中透氣，故甲字象形，如兩葉相抱也。乙，甲陽乙陰，甲既出而陽已露於上，根必下盤以爲固，故乙字亦象形，如草木之根屈曲也。丙，火炎上而銳長，養於南離，炳然而煥爛，乃其盛也。下虚而上齊，故丙丁之字皆平頭。丁，丁者壯也，萬物至盛夏，莫不皆壯。居正陽之位，適足與陰相當，故丁又有相當之義。戊，萬物依土而生，四行依土而立，戊配陽土，戊，茂也，物得而茂。又茂有成之義，故能爲物之始終。己，爲陰土，不能獨爲，必因陽以用起。己，已也，依陽而起，從陽而已，亦始終之義爾。庚，西方金氣爲秋，萬物歷離明燥極。至秋金則微陰始生，物得庚甦，庚者，更也。辛者，新也，金爲成實物至秋而收斂，變陽而爲陰一新之意存焉。壬，物無終絶之理，將盡必復生，北方冬水，物氣將盡，故先含生意。壬者，妊也，物至此而懷妊也。癸者，揆也，物出有歸，閉藏爲終，終遂天眞，同歸一揆也。

十二支。子爲一陽，北方至陰，一陽至，萌生氣之端，故子者孳也，以含孳育之義。丑者，紐也，微陽雖生，而體尚弱，未免艱澀，故紐結而未能舒也。寅居東北，陰陽之交，離陰而詣陽，敷布而條暢。寅者，演也，萬物至此而廣演矣。卯位正東，日出之所，融和之方，物至此而咸得茂盛。卯者，茂也。辰者，震也，陽氣至此已盛，陽主動，動則變化生焉，物皆得遂其所也。巳爲純陽，居於生長之方，萬物盛起，氣浮於表，故曰巳者起也。午者陽已極而陰初萌，陽出於上，陰潛於下，有相忤之意。又曰午者大也，物至此而無不大也。未，陽已過盛而陰漸臨，陰陽交際，已成實也，物既實則有味存焉。未者，味也。申，氣歷南維而陽極，至西南而陰始回，陰陽既調，物情得伸，故申者伸也。酉者，酋也，陰之首也。是以夷狄之帥爲酋長，陰氣收斂，萬物猶緒也。戌者，滅也，陽氣至此而將滅，九月霜隕木衰水泉即涸也。亥，純陰既極，物無終盡，荄核

獨存，荄根也，核種也。莖葉雖敗，根種自存，生生之義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一二水火之生，形具而質未全，故水有乾涸，火有灰燼，其耗也速。三四金木之生，形質始具，故木之枯朽，金之剝蝕，其耗也遲。至五土而形質全備，故亘古而無耗也。

五行惟火無定著，由木而見形，依土而附質，因金而顯性，遇水而作聲。【略】

萬物之所爲以生者必由氣，氣者何？金也。金受氣順行，則爲五行之體；逆行則爲五行之用。順行爲五行之體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冬至起曆之元，自冬而春，春而夏，夏而長夏，長夏而歸於秋，返本歸原而收斂也。逆行爲五行之用者，金出鑛而從革于火以成材，成材則爲有生之用，然火非木不生，必循木以繼之，木必依水以滋榮，水必托土以止畜，故木而水，水而土，是則四行之類，土以定位。故大撓作甲子，分配五行爲納音，蓋金能受聲而宣氣故也。法曰，甲娶乙妻，隔八生子，子生孫而後行繼代其位。初一曰金，金爲氣居先，甲爲受氣之始，甲娶乙妻，隔八壬申是爲子矣，壬娶癸妻，隔八庚辰是爲孫矣。庚娶辛妻，隔八戊子火代其位。次二曰火，戊繼其後，戊娶己妻，隔八丙申是爲子矣，丙娶丁妻，隔八甲辰是爲孫矣。甲娶乙妻，隔八壬子木代其位。次三曰木，壬繼其後，壬娶癸妻，隔八庚申是爲子矣，庚娶辛妻，隔八戊辰是爲孫矣。戊娶己妻，隔八丙子水代其位。次四曰水，丙繼其後，丙娶丁妻，隔八甲申是爲子矣，甲娶乙妻，隔八壬辰是爲孫矣。壬娶癸妻，隔八庚子土代其位。次五曰土，庚娶辛妻，隔八戊子是爲子矣，戊娶己妻，隔八丙辰是爲孫矣。丙娶丁妻，隔八甲子金復代其位。□□□□□□□是故有五子歸庚之說，道家者流，取其義用配五方之位，自子干頭數至庚字，則爲其數。甲子金，自甲數至七逢庚，則西方金得七氣；戊子火，自戊數至三逢庚，則南方火得三氣；壬子水，自壬數至九逢庚，則東方木得九氣；丙子水，自丙數至五逢庚，則北方水得五氣；庚子土，則自得一爲中方一氣，是爲五子歸庚也。乃知金者受氣之先，順行則爲五行之體，逆行則爲五行之用，故六十甲子納音者，以充萬物之用也。【略】

六十花甲子者，未知始於何人，凡稱其姓名，未審其實否，或曰婁景，或曰東方朔，難以爲信。其有注釋亦未見親切，不得其要領故也。予因思之，五行之中，干支配合，干寓其氣，支寓其位，斯理生焉。是故甲乙爲氣之始，丙丁爲氣之壯，戊己爲氣之化，庚辛爲氣之成，壬癸爲氣之終。子丑幽陰，寅卯生發，辰巳長養，午未高明，申酉死絕，戌亥休息。錯綜配合，以成花甲子之名，其間旁引例取，又存乎權，但歸於理，不可一途而取也。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金氣之始，子丑北方幽陰之鄉，幼稚之金，沉於水底，故曰海中金。壬寅癸卯金箔金，壬癸金氣之中，氣終則致用，致用之金，位於東方，金氣死絕之地，故曰金箔金。庚辰辛巳白鑞金，庚辛金之成，寄托辰巳生養之地，天干復連其色，西方之行純乎得宜，故曰白鑞金。甲午乙未沙石金，甲乙金氣之始，午未南方離明火鄉，弱金豈能勝旺火，故曰沙石金。壬申癸酉劍鋒金，壬癸金氣之終，成質之金，位於西方旺地，遂其肅殺之用，故曰劍鋒金。庚戌辛亥釵釧金，庚辛金氣之成，居於戌亥休息之鄉，玩成其質以充其用，故曰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壬癸木氣之終，位於北方，依傍母鄉，得以滋養而茂榮，故曰桑柘木。庚寅辛卯松柏木，庚辛木氣之終，居於生發旺鄉，挺然獨秀，凌霜傲雪，故曰松柏木。戊辰己巳大林木，戊己木氣之化，居東南長養之方，叢生競茂，故曰大林木。壬午癸未楊柳木，壬癸木氣之終，處於南維火位，耗散眞化，空虛不實，故曰楊柳木。庚申辛酉石榴木，庚辛木氣之成，成於死絕之地，體雖柔弱，成氣有歸，則子實繁多，故曰石榴木。戊戌己亥平地木，戊己不意之化，化臨長生休息之間，得遂其性，故曰平地木。丙子丁丑澗下水，丙丁水氣之壯，下臨坎宮，壯氣宣行，源源不絕，故曰澗下水。甲寅乙卯大溪水，甲乙水氣之始，處乎生發山林之地，注瀉無窮，故曰大溪水。壬辰癸巳長流水，壬癸水氣之終，辰巳長養東南，水所奔赴，無有休息，故曰長流水。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水氣之壯，處乎南離高明之位，水行天上，故曰天河水。甲申乙酉井泉水，甲乙水氣之始，加於長生母鄉，來之不窮，用之不竭，故曰井泉水。壬戌癸亥大海水，壬癸水氣之終，至於戌亥休息之所，終聚不散，故曰大海水。戊子己丑霹靂火，戊己火氣之化，伏以坎水，幽陰微而著，變化不窮，故曰霹靂火。丙寅丁卯爐中火，丙丁火氣之旺，臨於長生母地，得其所養，故曰爐中火。甲辰乙巳覆燈火，甲乙火氣之始，氣質微而稚弱，位屬長養，處乎

風木之間，雖明而不顯，故曰覆燈火。戊午己未天上火，戊己火氣之化，升於南離旺鄉，威勢赫烈，以遂炎上，故曰天上火。丙申丁酉山下火，丙丁火氣之壯，臨於西方衰降死絕，而炎上之用退閑，故曰山下火。甲戌乙亥山頭火，甲乙火氣之始，而居戌亥休息之鄉，歸於無用，猶野火然，況戌亥久爲乾元尊首之上，故曰山頭火。庚子辛丑壁上土，庚辛土氣之成，位於子丑，水土之交，泥塗之類，未能爲生育之用，故曰壁上土。戊寅己卯城頭土，戊己土氣之化，寅卯生發，山林之傍効力，故曰城頭土。丙辰丁巳沙中土，丙丁土氣之狀，辰巳木火長養之間，充極乾燥，不能成稼穡之功，故曰沙中土。庚午辛未路傍土，庚辛土氣之成，氣充離明之地，任載驅馳，故曰路傍土。戊申己酉大驛土，戊己土氣之化，氣化而得長生之位，力勝厚重，又申傳送，故曰大驛土。丙戌丁亥屋上土，丙丁土氣之壯，托於母墓，休息而不用，寓於乾尊之上，故曰屋上土。

或問曰：『先天之數，何緣而起？』餘答曰：『數極於九，自九逆退取之，故甲乙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發辰戌五。天干已盡，而地支獨遺己亥，是以己亥得四終焉。況夫亥爲天門，己爲地戶，純陰純陽之位，爲開闔之樞，所以關鍵五行也。』

或問曰：『後天之數，又何所取起？』答曰：『數用陽生而陰成，陰生而陽成。壬子陽一生，癸亥陰六成，一六水之生成也。丁巳陰二生，丙午陽七成，二七火之生成也。甲寅陽三生，乙卯陰八成，三八木之生成也。辛酉陰四生，庚申陽九成，四九金之生成也。辰戌陽五生，丑未陰十成，五十土之生成也。獨遺戊己土以百數歸之，用包衆數，爲該括之司，所囊五行也。』

五行納音，乃取先天之數總算，天干地支，陰陽雙位，得其數而以五除之，以餘而定五行。古之《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今用一爲火，二爲土，三爲木，四爲金，五爲水，金木自然之聲，不假施爲而得，故從舊火爲地二之行，水沃之而後有聲。是以火居一，土居二，木居三，金居四，水居五，此乃緣聲而取義也，受者納也，聲者音也，故曰納音焉。假如甲子乙丑金者，甲得九，子得九，乙得八，丑得八，共三十四，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四，故爲金。丙寅丁卯火者，丙得七，寅得七，丁得六，卯得六，共二十六，除去五五二十五，所餘者一，故爲火。戊辰己巳木者，戊得五，辰得五，己得九，巳得四，共二十三，除去四五二十，所餘者三，故爲木。庚午辛未土者，庚得八，午得九，辛得七，未得八，共三十二，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二，故爲土。又如丙子丁丑水者，丙得七，子得九，丁得六，丑得八，共三十，數足五，不用除，故爲水也。餘倣此。

天乙貴人，當有陽貴陰貴之分。蓋陽貴起於子而順，陰貴起於申而逆，此神實得陰陽配合之和，故能爲吉慶可解凶戾也。且如陽貴以甲加子，甲與巳合，所以巳用子爲貴人。以乙加丑，乙與庚合，所以庚用丑爲貴人。以丙加寅，丙與辛合，所以辛用寅爲貴人。以丁加卯，丁與壬合，所以壬用卯爲貴人。辰爲天罡，貴人不臨。以戊加巳，戊與癸合，所以癸用巳爲貴人。午衝子原不數。以巳加未，巳與甲合，所以甲用未爲貴人。以庚加申，庚與乙合，所以乙用申爲貴人。以辛加酉，辛與丙合，所以丙用酉爲貴人。戌爲河魁，貴人不臨。以壬加亥，壬與丁合，所以丁用亥爲貴人。子原宮不數。以癸加丑，癸與戊合，所以戊用丑爲貴人，此乃陽貴順取也。且如陰貴以甲加申，甲與巳合，所以巳用申爲貴人。以巳加未，乙與庚合，所以庚用未爲貴人。以丙加午，丙與辛合，所以辛用午爲貴人。以丁加己，丁與壬合，所以壬用巳爲貴人。辰爲天罡，貴人不臨。以戊加卯，戊與庚合，所以戊用卯爲貴人。寅衝申原不數。以巳加丑，巳與甲合，所以甲用丑爲貴人。以庚加子，寅與乙合，所以乙用子爲貴人。以辛加亥，辛與丙合，所以丙用亥爲貴人。戌爲河魁，貴人不臨。以壬加酉，壬與丁合，所以丁用酉爲貴人。申原宮不數。以癸加未，癸與戊合，所以戊用未爲貴人，此乃陰貴逆取也。古云：丑未爲天乙貴人出行之門，緣陽貴以甲起子，循丑順行，至癸復歸于丑；陰貴以甲起申，由未逆行，至癸復歸于未，豈非丑未爲貴人出入之門乎！

又　六氣配十二支，循環司天，自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運行，辰每歲六氣之序，自厥陰、少陰、少陽、太陽、陽明、太陰者，乃又異。蓋司天則辰戌卯酉寅申丑未子午巳亥，而歲序以相生爲說，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順行之，一逆一順，各爲倫也。

【略】

南北二政，南有二，□北有八者，北從五行化氣，以配五音而立五義

者焉。甲己化土宮而爲君，君臨南面；乙庚化金商而爲臣，丙辛化水羽而爲物，丁壬化木角而爲民，戊癸化火徵而爲事，臣民物事，奉上承命，安得不北面？是以南政有二而北政有八，況土爲萬物之祖而爲四行之主也夫。

又《地理類》 潮之說多矣，蓋潮本屬陰，陰極則動，月亦陰也，與之同類。月行過於子午極處，則潮起。初一二日，卯時月在卯，自卯順數，一時一位，當時至午位，故午時潮。初三初四日，卯時月在寅，以寅加卯，順數至未時在午位，故未時潮。初五初六日，卯時月在丑，以丑加卯，順數至申時在午位，故申時潮。初七初八初九日，卯時月在子，以子加卯，順數至酉時在午位，故酉時潮。初十十一日，卯時月到亥，以亥加卯，順數至戌時在午位，故戌時潮。十二十三日，卯時月在戌，以戌加卯，順數至亥時在午位，故亥時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時月在酉，以酉加卯，順數至子時在午位，故子時潮。下半月與此同。凡日臨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晝爲潮，夜爲汐；下半月夜爲潮，晝爲汐，皆月行於子午之位也。波濤洶涌者，由江勢曲折，沙潬深淺，激之而使然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天地類・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之納音，各書所論不同：有止以生尅而言，有兼律呂而言，然皆有理。而求意深遠，不若《輟耕録》所載《瑞桂堂》之說，深爲痛快。蓋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但辭欠明白。今增解其義，以誌於左：夫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則有音，故五與十，土之數也，乃爲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數也，乃爲火音；土經火煅而有音，故二七，火之數也，乃爲土音。所以金音四九，木音三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此不易之論。又支干之數，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則四也。是以甲子乙丑，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總計四字，通得三十有四，除卻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納音爲金。丙寅丁卯，丙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總計四字，通得二十有六，除卻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火以水爲音，故丙寅丁卯，納音爲火。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乃木數也，故納音爲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乃火數也，土以火爲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爲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乃土數也，水以土爲音，故甲申乙酉，納音爲水。五行各舉一條，餘皆以此例，起皆可合矣。但海中金等語，甚不可曉。據《輟耕》所載，星家之說，既在生屬，又指陰陽，牽強難從。先輩王志道以方隅言者，亦有難通之處，差勝於諸家，今亦增損，使就明白，待博洽者更焉。謂天干乃氣之運，甲乙爲始，丙丁爲旺，戊己爲化，庚辛乃成，壬癸爲終。所謂海中金者，甲乙氣之始，金始生而在子丑北方大水之位，故爲海中金。爐中火者，丙丁氣之旺，又居寅卯長生之地，乃爐中之火存而不息者也。戊己氣之化，木化居東南辰巳之方，長養豐茂，其大林之木乎？庚辛氣之成，土成在午未南方常行之地，故曰路傍土。壬癸氣之終，而爲用乃在申酉方蕭殺之地，其用則刀劍金也。甲乙火始燃，而居戌亥乾天之方，火至高而不爲用，此山頭火也。丙丁水氣方旺，在子丑坎方，其流不息，非澗下之水乎？戊己土化，在寅卯木盛之地，有遮防之義，若藩籬然，乃城頭土也。庚辛金氣既成，居辰巳之位，與申酉相得，金之正色，如白鑞之金也。壬癸木氣之終，木終於午未南方火旺之地，泄氣太重，中空無用，楊柳木也。甲乙之水始生於申酉之方，長生之地，源源而來，非井泉水乎？丙丁土旺於戌亥之方，休息之所，不爲用也，又居乾位至高，休息而無用，不生物者也，乃屋上土矣。戊己火化，火爲至陽，包於子丑坎方至陰之下，陽爲陰掩，震擊發聲，乃霹靂火也。庚辛木成於東方木旺之地，常青不凋，松栢木也。壬癸水終而鍾於東南歸聚之處，奔卦不息，長流者也。甲乙金始生於午未火鄉，火煅之金，乃弱金也，故爲砂石金，言細弱也。丙申之火雖旺於申酉之方，與艮宮相對，艮山高峙，此乃山下火也。戊己木化在戌亥休息之地，又得長生，故爲平地之木。庚辛戊己成矣，乃在子丑水土和合之中，遂成粘和之土，不能生育，是壁上土也。壬癸金終而爲用，乃居寅卯之地，方絕而始生爲微薄，乃金箔金也。甲乙火始生，乃燈也，仍在辰巳巽風之方，必須遮覆，故爲燈火也。丙丁水旺南方午未之方，天漢所經，瑩明可見，天河也。戊己土化而在申酉坤方，土得長生，而坤方平易，坦道也，非大驛道路之土乎？庚戌金已成矣，成則爲器，乃居戌亥乾方，乾爲首，在上之用，故爲首飾釵釧之金也。壬癸木氣既終，採伐爲用，居子丑水地，水善利萬物者，採伐而利物，莫如桑柘矣。甲乙之水，始出者

也，在寅卯之地，艮山之下，非大溪水乎？丙丁之土雖爲壯旺，乃在巳火辰土之間，燒煉成砂，爲砂中土也。戊己化火，升於午未陽明之處，其光焰赫然，天上之火也。庚辛木氣既成，在申酉西方，石榴自西而至者，乃西方木也。木胎於酉而生子至多者，榴也。戊辰水之成，到戌亥休息之地，水之窟宅，非大海水乎？王志道，正統間杭人，而納音海中金等語，決非漢人作，以其有石榴木也。

又《歲月陽名》　歲陽歲名，考之字義，貼之太歲，不可曉也。故洪景盧以爲不可強爲之說；郭景純亦曰未詳，謂起於《爾雅》。《爾雅》，周公所著，何陳氏《世編》，司馬貞《索隱》，皆收於天皇氏之下。此宋景濂辯《爾雅》非周公之書，明矣。予又以文字起於倉頡，大撓始作甲子，何天皇之時，即有此名，是孰傳而孰信耶？先儒以《爾雅》隆於漢時，恐或然也。蓋《淮南子・天文訓》中，細解其義，惟以月令爲主，支干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依次序，不知何也？亦恐未爲太歲在某之意。但郭、洪二公，以爲是耶，則當引以明之；非耶，則當據以闢之。豈當時皆未見之耶？或始於《鴻烈》解亦未可知，所謂《淮南》亂言乖實是也。今據其解，分其支干，增釋其義，以俟博學者辯焉。太歲在甲曰閼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者，旃，旂；蒙，冒也。言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輭也；兆，龜坼之兆；言萬物生枝布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主和養萬物也。在己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章，明也，萬物畢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言萬物將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黓，言歲終包任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始萌，萬物將顯也。太歲在子曰困敦者，困，混也；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無芽蘖也。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閼，單，盛也；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而炎氣漸和合也。在申曰涒灘，涒，大也；灘，修也；言萬物皆修長其精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陊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也。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餘，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此《鴻烈》又無所解也。但曆書謂太初十月爲畢，及《左傳》十月爲良，《國語》有至玄月之稱，疑亦《爾雅》《漢書》也。若夫以閼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大荒落爲芒落，作噩爲作鄂，閹茂爲掩茂，重光與昭陽互相更易，大淵獻與困敦彼此更換，多書於太史公曆書，此蓋少有義理，歲久傳訛，不足辯也。

又卷四《十二生肖》　地之肖屬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予以庶物豈止十二不全者哉。予舊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象陰，後足五爪，象陽故也。丑屬陰，牛蹄分也。寅屬陽，虎有五爪。卯屬陰，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龍乃五爪。巳屬陰，蛇舌分也。午屬爲，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爪也。戌狗五爪也。亥豬蹄分也。此或庶幾焉。予又思蛇、兔且取唇舌，他物之足爪亦豈無如十二物者哉？夫十二支固屬陰陽，皆於時位上見之，易卦取象亦然也，惟理義之存焉耳。如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爲陽極，顯明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爲陰也，俯而慈愛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犢。未爲陽也，仰而秉禮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之義，故曰卯酉爲日月之私門。今兔舐雄毛則成孕，雞合踏而無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屬兔雞。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龍蛇，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斂而潛寂，狗司夜，豬鎮靜，故狗豬配焉。狗豬，持守之物也。私憶如此，未見出書，姑存於稿。

又卷六《支干》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爲是皆假借，獨巳

亥有義耳，辰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爲假借，既以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己本几；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也；丑，手杻也；寅，髕也；卯，牖也；巳，蛇屬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簡；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屬也。愚按其說既多不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爲星名；午者，牾也，又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巳亥既是蛇豕，屬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乎？恨不生當時，苟能問之，必當有說。若夫直解干支，諸家不同，《史記・曆律書》已缺戊己，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戊爲矜恤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爲呻喑，似皆未當。意以生物隨時，庶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釋於左：甲者，坼也，言萬物剖莩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乙，言萬物初生，曲蘖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蘗茂於戊』是也；己，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曲也；寅，髕也，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髕演於下；卯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已也，陽氣畢布已矣；午，仵也，陰陽交相愕而仵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晉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熟；戌，滅也，萬物滅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也。

明・萬民英《三命通會》卷一《論支干源流》　夫干猶木之幹，強而爲陽；支猶木之枝，弱而爲陰。昔盤古氏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以天地既分之後先有天而後有地，由是氣化而人生焉。故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干曰閼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蔡邕《獨斷》曰：『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取其天開於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取其地闢於丑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於寅之義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時始制。而地皇氏則爰定三辰，道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陰陽之氣而有子母之分，於是干支始各有所屬焉。至於伏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與人，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作甲曆而文字生焉。逮及黃帝授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配五行、納音之屬。《路史》云：伏羲命潛龍氏筮之，乃迎日推策剛柔，建造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爲幹，配地爲枝，枝幹配類以綱維乎四象，故情僞相感而星辰以順則。至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考天書三式，以十干、十二支衍而成六十。取納音聲而定之爲納音，即甲子乙丑海中金之類是也。風後釋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彼術家以黃帝定天干十字屬河之圖，地支十二屬洛之書，以鬼谷子算成納音，東方朔解納音象，皆不得其源而妄云也。浚川王氏曰：『昔大撓作甲子，名數無有窮已，便於紀時，偶爾定之。若推考其源，必日月初轉之日而後爲甲子可也。』天之開尚未有地，安能有人？尚未有人，孰從而傳以記之，以爲本於十二辰之常而知之耶？天地之運如環無端，運周一元，磨碹之轉獨不再始乎。日周十二時，天之運獨不再子乎，一元之上安知其不有一元耶？況曆元之度，牛斗之變，歲差遠矣。後世之曆各自爲據以求合時，爾古曆之法隨世亡矣，安能算而合之。今之言甲乙者必曰：『實有木氣主之』，而今日木，明日火，後日土不亦誣乎？或曰：『大撓占斗柄而造甲子，必能遠遡天地之始。』故以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甲子爲曆元，不思占斗柄止可定十二月。天地初開闢，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俱起於牽牛之初，而後可以定夜半之冬至，此乃死法。故孟子以爲千歲之曆可坐而致，以今之曆考之，如所云云，則天地之開闢者亦數矣，是豈天地之始耶？日月初轉之始耶？文字未興，天運無稽，又安能盡推之也耶？按王說果爲有見，然古今高人達士稽考天數，推察陰陽，以太乙數而推天運吉凶，以六壬而推人事吉凶，以奇門而推地方吉凶，以年月日時而推人一生吉凶，如天罡淳

風一行虛中輩無不奇中抑又何耶？若如王氏所說，前皆不足信矣，其然豈其然乎。

又《論十干名字之義》　天氣始於甲干，地氣始於子支者，乃聖人究乎陰陽重輕之用也。著名以彰其德，立號以表其事，由是干甲相合然後成紀。遠可步於歲而統六十年，近可推於日而明十二時。歲運之盈虛，氣令之早晏，萬物生死由今驗古或得而知之。非特是也，將攷其細而知未萌之禍福，究其用而察向往之死生，則精微之義可謂大矣哉。是以東方甲乙、南方丙丁、西方庚辛、北方壬癸、中央戊己，五行之位也。蓋甲乙其位木，得春之令。甲乃陽內而陰尚包之，草木始，甲而出也。乙者，陽過中然未得正，方尚乙屈也。又云：乙，軋也。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之。丙丁其位火，行夏之令。丙乃陽上而陰下，陰內而陽外，陽丁其強適能與陰氣相丁。又云：丙，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戊己其位土，行周四季。戊，陽土也。萬物生而出之，萬物伐而入之。己，陰土也。無所爲而得已者也。又云：戊，茂也。己，起也。土行四季之末，萬物含秀者抑屈而起也。庚辛其位金，行秋之令。庚乃陰干陽更而續者也。辛乃陽在下陰在上，陰干陽極於此。庚，更故也。而辛，新也。庚辛皆金，金味辛，物成而後有味。又云：萬物肅然，更改秀實新成。壬癸其位水，行冬之令。壬之言任也，壬乃陽生之位。壬而爲胎，萬物懷妊於壬，與子同意。癸者，揆也。天令至此萬物閉藏，懷妊於其下，揆然萌芽，此天之道也，以爲日名焉。故《經》曰：『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者此也。蓋天地之數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五行各一陰一陽，故有十日也。

又《論十二支名字之義》　夫清陽爲天，五行彰而十干立；濁陰爲地，八方定而十二支分。運移氣遷，歲歲而盈虛應紀，上升下降，物物而變化可期。所以支干配合，共臻妙用矣。子者，北方至陰，寒水之位而一陽肇生之始。故陰極則陽生，壬而爲胎，子之爲子，此十一月之辰也，至丑陰尚執而紐之。又丑，陰也，助也。謂十二月終始之際，以結紐爲名焉。寅，正月五行以地之方隅言之，故子寅午申爲陽，卯巳酉亥爲陰。土居四維，王在四季之末，土有四，辰戌爲陽，丑未爲陰，故其數不同也。合而言之，十配十二共成六十日，復六六而成歲。故《經》曰：『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此之謂也。陳摶曰：『天干始於甲而終於癸，河圖生成之數也。地支起於子而終於亥，洛書奇偶之數也。陽自復始六變而乾陽備，陰自姤始六變而坤陰成。合二六之數而爲十二辰也。』夫甲丙戊庚壬，陽幹也；子寅辰午申戌，陽枝也。乙丁己辛癸，陰幹也；丑卯巳未酉亥，陰枝也。法以陽幹配陽枝，陰幹配陰枝，猶木之有幹而有枝。自甲子爲首，以六甲五子次第推排而盡於癸亥。仍以幹枝本數而計其成數，總其成數幹枝若干，然後以五數除之，遇其有剩者，約之以生五行之音，是爲六甲納音。聖人推之以入用，以分金六十位定布於二十四位，以正五行爲各宮之主。以六甲大五行爲緯，察其分金胎養衰死之氣，定其孤虛旺相之卦。內有戊己爲龜甲空亡，甲乙爲補接之空，以是消息陰陽。凡立葬乘氣定命納音皆宗乎此。

明・唐順之《荊川稗編》卷六〇明・朱升《八卦納甲圖說》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封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巳於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於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巳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於《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於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於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朏肭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道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概約畧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

又《十二辰所肖》 王鏊云：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貐，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王應麟云：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鷄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說文》亦謂已爲蛇象形。

又卷六一《論太乙六壬諸法》 太乙六壬，遁甲禽演，皆選擇時日之書也。太乙一星在紫微宮閶闔門中，屬水，天乙生水，故曰太乙。水爲造化根柢，故太乙六壬皆取義於水。遁甲亦太乙也，禽演起虛日，鼠虛，亦水也。

天上十二辰分野謂之天盤，地上十二辰方位謂之地盤。天盤則隨時轉運，地盤則一定不易。以天盤之子加於地盤之子，則謂之伏吟；以天盤之子加地盤之午，則謂之反吟也。六壬用月將者，日躔所在之辰也，斗建順指十二辰日逆行，十二辰相會而成歲。斗柄指丑，則日必躔子，斗柄指寅，則日必躔亥，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推之六合皆然，言日躔與斗柄相應也。以月將加時即是日臨地盤子位，則爲子時；臨午位，則爲午時也。如正月日躔在亥用，午時則是天盤之亥加地盤之午也。視日所加臨，遂以其日所值支干在天盤上者，視其加地盤何辰以起上克下克，則時之吉凶可知矣。此六壬以日躔爲用也。言躔則斗建亦在也。

又《論德刑害鬼煞》 德者，得也，皆主救危而濟難。十干以陽德自處，陰德在陽。十干德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庚丙壬戊甲庚丙壬戊。十二支德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一十二支德歲月日時。假令正月乙丑日未時占鬬爭，用起傳送加午一克下六乙，日天乙乘神後加神前四勾陳，准庚則准，則鬬爭遇德神，其相救終無傷，餘倣此。

刑者，戮也。一曰衰謝之刑，謂金木水火土之正刑也。二曰制御之刑，謂十干之刑也。三曰不遜之刑，謂十二支刑也。《翼奉傳》曰：金剛火強，各言其方；木落歸本，水流趨東也。己酉丑金之位，刑在西方，言金恃其剛，物莫與對。八月陽氣從酉而入，因而挫之，故金刑西方也。寅午戌火之位，刑在南方，言火恃其強，五月陰氣生於午，因而挫之，故火刑在南方也。亥卯未木之位，榮落覆根，木恃其榮觀，故陰氣之使彫也。申子辰水之位，水性東流逝而不返，其東爲之木地，故水刑東方，言恃陰淫故陽刑之使不歸也。土位在丙，寄王四季以未爲正旺，丑土爲冠帶，墓在辰，天刑在戌。此位土力最大，天能刑之，故天刑在戌也。制御之刑者，謂十干也。辰未尅日爲逆亂，故加刑以制御之。凡干刑所加，鬬戰不出在其下：甲刑申，丁刑亥，戊刑寅，丙刑子，乙刑酉，己刑卯，庚刑午，辛刑巳，壬刑戌，癸刑未，不遜之刑者，謂十二支也。義有三：第一，謂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爲無恩之刑。言寅裏有雜火，不恤已中有雜金，故寅刑已。已刑申又刻，尤已中之雜土不恤申中之雜水，故以刑申。申性又以見其所生已中之土沒刑寅，故申又刑寅，此謂無恩刑也。第二，未刑丑、丑又刑戌、戌刑未爲恃勢刑者，言未恃長生而丑中土之性冠帶，故未刑丑；丑又恃冠帶而欺戌，土先被火刑，故丑往刑戌；戌遷其怒，自恃爲旬首，甲戌而刑未，癸未，此謂爲恃勢之刑也。第三，謂子刑卯、卯刑子無禮之刑者，言陽精生日，陽氣在子，而卯爲日門，子爲卯父，鼎立無謙卑恭敬之禮，是以子卯爲無禮之刑也。《翼奉傳》曰：子爲貪狼，卯爲陰賊，王者以忌失之。辰午酉亥自刑者義見上也。

害者，妨也。前刑殺之間酉戌相害者，爲戌中死火害酉旺金，此以嫉妬相害者也。申亥相害者，各恃臨官欲競強，此嫉才爭進相害者也。子未相害者，謂未以王土害子王水，此恃勢家相害者也。丑午相害者，謂午以

王火淩丑死金，此官鬼相害者也。辰卯相害者，謂卯以旺木淩辰死土，此以少淩長相害也。寅巳相害者，謂各恃臨官擅能而進相害者也。凡占事遇六害者，各以本意決之。

鬼者，五行之精氣也，支干中皆有之。十干鬼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申酉子亥寅卯午巳戌未。十二支鬼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辰卯申酉寅亥子卯。

午巳寅未，陰氣尤毒，謂之煞也。

巳酉丑刼殺在寅，寅中有陽火也。

災殺在卯，卯爲日門，陰所入也。

天殺在辰，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申子辰刼殺在巳，巳中有陽土也。

災殺在午，言陰氣生於午。

天殺在未，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亥卯未刼殺在申，申中有陰水也。

災殺在酉，酉爲日門陰所出也。

天殺在戌，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寅午戌刼殺在亥，亥中有陰金也。

災殺在子，言陰氣生於子。

天殺在丑，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金神三殺者。寅申巳亥殺在酉，子午卯酉殺在巳，辰戌丑未殺在丑。若占病白虎併，官事朱雀併皆大凶。若承旺相氣來克日辰人年者，大凶也。

年月三殺，申辰子年月殺在未，亥卯未年月殺在戌，寅午戌年月殺在丑，巳酉丑年月殺在辰。凡三傳吉將與殺併者，事速凶殺與將併者尤凶也。

又《諸家・支干數》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注自太極函三爲一，故參一爲三。子一陽生，故成於寅而備於申。故自子至申其數九，自丑至申其數八，自寅至申其數七，自卯至申其數六，自辰至申其數五，自巳至申其數四，故女起壬申。午一陰生，成於申而備於寅。故自午至寅其數九，自未至寅其數八，自申至寅其數七，自酉至寅其數六，自戌至寅其數五，自亥至寅其數四，故男起丙寅。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注自甲至壬其數九，自乙至壬其數八，自丙至壬其數七，自丁至壬其數六，自戊至壬其數五。乾天道順行以壬爲始，自巳至丁其數九，自庚至丁其數八，自辛至丁其數七，自壬至丁其數六，自癸至丁其數五。坤地道逆行以丁爲始。愚按，世俗範數算法蓋本於此而不知其所以然，觀此可以見矣。

明・朱睦㮮《五經稽疑》卷一　己日乃孚。漢上朱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爲庚。庚，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浹日也。例以先庚先甲爲訓似爲近之。

明・陶珽《説郛續》弓一五引明・董穀《碧里雜存・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爲始我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兹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明・顧炎武《日知録》卷二〇《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原注〕《周禮碧簽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曆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即閼字。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説文》後《敘》：『粤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原注〕《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亦用古法。自經學日衰，人趨簡

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録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曰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曆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是也（趙氏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曆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悦《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爲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嘉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屬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眞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後弒楊太後于金墉城之歲。（汝成案）：《儒林杜夷傳》嵩作崧。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原注）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原注）：如溴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録》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原注）：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又卷三〇《艮巽坤乾》 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

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維即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四《干支》　顧寧人謂古人但以干支紀日，其年、月、時則別有所紀。按《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乃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干〕，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是干支本以紀日也。《爾雅》，紀年則有焉逢至昭陽十名，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紀月則有陬、荼、畢、聚、皐、涂之類。《周禮・哲蔟氏》，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註曰：『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註：『攝提格，歲在寅也。孟陬，正月也。庚寅，日也。』《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許氏《說文後序》，永元困（頓）〔敦〕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見古人以攝提等紀歲，陬、皐等紀月，甲子等紀日。劉恕《通鑑外紀序》謂甲子紀歲自王莽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云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自此以後，無不以甲子紀歲矣。

然《漢書・律曆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己）〔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蔓於未，申堅於申，留（熟）〔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妊）〔任〕於壬，陳揆於癸。是干支之義，本貫於十二月，又不特以紀日也。《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於十二分野矣。《淮南子》，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律曆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按《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則雖有閼逢等名，而曰在甲在乙，是亦未嘗不以紀歲。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則不得謂自莽始也。

蓋干支之義，所該者廣，甲子與攝提格之類，字雖異而義本同，古人惟恐年月日時易混，故分別紀之，後世趨於便易，故年月時概以甲子紀，其實一也。且三代以來，及周、秦之書，除《楚詞》、《呂覽》數語外，亦未見有以攝提格等紀歲，陬、涂等紀月者，則古人亦早以其煩重而不盡用矣。至吳孫皓《國山碑文》並以重光大淵獻紀日，則又失之。文文山《吟嘯集》有《異人》詩，其題云『歲祝犂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則反以古人紀歲者來紀月日，此又陶詩甲子紀年之義，未可議其誤也。《元史・康里脱脱傳》，時仁宗以皇子在都，武宗未至，術者推算兩命曰：『重光大荒落者有災，旃蒙作噩者久長。』重光者，武宗年（幹）〔干〕，旃蒙者，仁宗年（幹）〔干〕也。此又或史家用古名以入文字，非元時尚以此紀歲也。

又《干支配五行》　以干支配五行，雖屬術家之學，然其理甚微。蓋古人通乎陰陽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氣盈朔虛之不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變。此即《河》、《洛》之精理也。後世惟術家用之，學者遂不復措意。抑知三代以來，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發政，夏以丙丁之日發政。《國語》，晉文公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舅犯曰：『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傳》，申叔儀乞糧，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久以之協時令而參陰陽，蓋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從五行出耳。

又《十二相屬》　曾三異《同話録》云，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其屬體皆有虧，如鼠無膽，雞無腎，馬無角，牛無齒，兔無脣之類，惟三物配

附不合。洪蕓《暘谷漫録》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豬十二相屬，前輩未有明其所以取義者。曩見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以相屬之奇數爲名，鼠、虎、龍、猴、狗俱五指，馬則單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爲名，牛、羊、雞、豬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王鑿之論則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則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貐，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則謂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於陰陽土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乃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後足五爪也。丑屬陰，牛蹄分。寅屬陽，虎五爪也。卯屬陰，兔缺脣，且四爪也。辰屬陽，龍五爪也。巳屬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爪，戌犬五爪，亥豬分蹄。寅爲三陽之勝則暴，虎性暴也。申爲三陰之勝則黠，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之義也。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戌亥陰斂而司寂，狗司夜，豕鎮靜，故狗豬配焉。

是數說者，雖各有詮解，然皆未免穿鑿，惟鑿論稍優。然朱子已嘗有此說，而謂以二十八宿之象配之，惟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應在南，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然則鑿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說，亦未爲的也。王應麟亦引《月令正義》所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者，以爲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則十二辰之說紛紛不定，從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竊以爲此本無甚意義，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已。陸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爲得之。《唐書》，黠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宋史・吐蕃傳》，仁宗遣劉渙使其國，廝囉延使者勞問，具道舊事，亦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輟耕録》記丘處機奏元太祖云，龍兒年三月日奏云云。顧寧人《山東考古録》亦載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兒年，一至正猴兒年。此其明證也。蓋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遂相沿不廢耳。

元周達觀《眞臘風土記》，謂其俗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之聲爲樂，呼豬之聲爲眞盧，呼牛爲箇之類是也。然則不特起於北俗，沿於中國，且通行於海南諸番矣。

又《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向來時憲書後，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日吾鄉劉文定公奏請再列一甲子，以便檢閱，遂著爲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録》，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鎰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請更留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年老者並不見當生年數，宜存兩甲子，使期頤之人，猶見本生年號。飭司天監議行之。是宋時原列兩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時更定。

又《十二相屬起於後漢》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諸書皆無明文。《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注謂十二物未見從來。又朱子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季通亦無以對。今按《金史》，黃久約母夢鼠銜珠而生久約，歲實在子。此見於金時者也。《夷堅志》，穆度以生於酉，遂不食雞。朱弁《曲洧舊聞》記崇寧中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請禁天下屠狗。此見於宋時者也。《王文正公遺事》記周世宗時，張永德遇異人，謂眞主已出，但觀其色紫黑而屬豬者，當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與年歲悉合，遂歸心焉。及太祖即位，寵厚無比。董昌以讖有『兔子上金牀』之語，謂己太歲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即位。此見於五代時者也。陶穀《清異録》記唐內庫有十二時盤，四周有物象，如辰時，則花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爲蛇，午則爲馬。傳至朱梁猶在。《侯鯖録》載陸長源以勳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宣，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長源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違之有？』此見於唐時者也。《北史》，後周宇文護之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獨孤陁傳》，陁好左道，嘗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見於周、隋者也。《晉書》，謝安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後病篤，謂人曰：『白雞王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此見於《晉書》者也。王子年《拾遺

記》，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悟，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曰：『歲在龍蛇賢人嗟。』此見於後漢者也。而其時蔡邕《月令論》謂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必家人所畜之物。

又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寅木，其禽虎也。戌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巳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又《四諱篇》云，子之禽鼠，卯之獸兔。許愼《說文》亦云，巳爲蛇，取象也。《管輅別傳》亦云，蛇者協辰巳之位。是後漢時其說甚行，更推之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

竊意此本起於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款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耳。王應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爲午馬之證；季冬出土牛，爲丑牛之證。此不過因一二偶合而附會之，若古已有是，則子鼠寅虎之類，何以經書中絕不經見？惟《吳越春秋》，子胥爲闔閭築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門，而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以象龍角。此則在漢之前。然《吳越春秋》乃後漢趙長君所撰，安知非出於長君之附會耶？則十二相屬之起於後漢，無疑也。況西漢以前，尚未用甲子紀歲，安得有所謂子鼠丑牛耶？至如《左傳》梓愼所云蛇乘龍，則謂星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也。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則與十二相屬無與。

又《太歲大將軍》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動土者必避其方。按《漢書・天文志》，在寅爲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又《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太歲厭勝所在。又王充《移徙法》云，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世俗起土興工，凡歲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則月食於巳，子寅之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必須作厭勝之法，懸五行之物。如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食東家，東家懸炭。是太歲避忌之法，漢已有之。

其大將軍之稱，歐陽公《集古録》載《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嘗見。周密以爲即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謂是年元帝二年，太歲在子。又《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如丙子歲，則太陰在甲戌。』《抱樸子》有諾皐太陰將軍之稱，術家蓋本此。按《漢書》，王莽號其將軍曰歲宿，則以太歲爲大將軍，並起於新莽矣。按《集古録》所云，則大將軍係歲後二辰，今術家則即以太歲爲大將軍。

又《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古時本無一日十二時之分。《左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言一日只十時也。其見於史傳者，記日之早晚，則曰平旦，曰日中，曰日之夕；又如《史記・天官書》，且至食，食至日昳之類。記夜之早晚，則曰夜半，曰夜未央，曰夜向晨；又如《漢書・廣陵王胥傳》雞唱時，《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之類，無所請子丑寅卯之十二時也。況古人尚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謂之五夜，若其時已有甲子乙丑紀時，又何得以甲乙紀夜乎？又《淮南子》，日出暘谷爲晨明，登扶桑爲朏明，至曲阿爲旦明，至曾泉爲蚤食，至桑野爲晏食，至衡陽爲隅中，至昆吾爲正中，至鳥次爲小還，至悲谷爲餔時，至女紀爲大還，至（虞淵）〔淵虞〕爲高春，至連石爲下春，至悲泉爲懸車，至虞淵爲黃昏，至蒙谷爲定昏。是古時一日夜尚分十五時，且其所分之候晝多而夜少。

其以一日分十二時，而以干支爲紀，蓋自太初改正朔之後，曆家之術益精，故定此法，如《五行志》日加辰巳之類，皆漢法也。杜預註《左傳》『卜楚丘十時』之語，則曰夜半，曰雞鳴，曰平旦，曰日出，曰食時，曰隅中，曰日中，曰日昳，曰晡時，曰日入，曰黃昏，曰人定。是雖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時，而非十時矣。蓋曆家記載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猶以夜半、雞鳴等爲候也。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二　以干支配甲子，始黃帝臣大撓。以金木水火土爲納音，始戰國王詡。海中、爐中、大林、路傍等，始漢東方朔。名六十花甲子。

信仰風俗總部

行政風俗論

禁忌部

語言文字禁忌分部

論說

《左傳・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二《諱》《周禮》小史之職：有事，詔王之諱。注云先王之名。《禮》：卒哭，以木鐸徇于路，捨故而諱新。注：故，高祖之諱；新，新死者之諱。《春秋左氏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則是諱名自周人始也。《禮・祭義》云：文王稱諱如見親。

宋・鄭樵《通志・謚略上》臣謹按：字有不可避諱者，謚法是也，故此三篇並從本字。

序論第一

古無謚，謚起於周人。羲皇之前，名是，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黃帝之號，二帝之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開基之祖耳。夏自啓，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爲中爲高，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有諱則有謚，無諱則謚不立。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初不爲善惡也。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嗚呼！《春秋》紀實事而褒貶之說行，謚法別昭穆而美刺之說行，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臣恐褒貶之說不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考》、《春秋傳》；又恐美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謚法》。使百代之下，爲人臣爲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

序論第二

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耳，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眞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臣以爲立謚之意本爲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所爲謚者，正秦人之論耳，不合乎古道。

序論第三

按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爲榮，不得謚爲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耳，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耳，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己之所更，

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珪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爲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夫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髭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爲名實允當。其曰『請爲「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爲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宣王不得爲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爲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謚。

序論第四

謚之有善惡者，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且曰戾曰刺，豈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爲『戾』，暴慢無親然後爲『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戾，一刺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其有淫行，何必好內遠禮然後爲『蕩』，縱樂無度然後爲『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蕩，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非古之道也。謚之善惡，可即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即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爲貞惠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爲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既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而盡欲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必迂其說，曲而通之也。『桀』、『紂』初非惡名，『桓』、『靈』亦非惡謚，由其君而衆惡所集，使名與謚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謚，則翕然以爲惡矣。且愛人愛其人之烏，惡人惡其人之狗，烏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第五

法之爲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己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採古今，詮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謚，則天子亦可以爲謚矣。若公侯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師長可以爲謚，則父兄亦可以爲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己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又《謚略下》　後論第一

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臣今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曰『克定禍亂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曰『慈惠愛親曰孝』，『能養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見忠，不必曰『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爲多矣，臣今復削去三百十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謚而增損焉。實得二百十謚，分而爲三，上謚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謚六十五，用於殲夷，用於非君子；中謚十四，用於閔傷，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乃人名非謚法，所宜去也。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耇之稱焉，『胡』非謚義。齊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謚義，故去『胡』去『丁』。曰商，曰使，曰

軍，曰趣，曰鼎，曰莫，曰敵，曰震，曰攝，曰革，曰易，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謚，於辭義未安，所宜去也。曰原，曰愛，曰聲，曰聞，曰要，曰強，曰平，凡七文，文雖可用，於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謚，今去其二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謚。披沙得金，甄金去土，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第二

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爲尊卑之號者九，皇、帝、王、公、侯、君、師、長、胥是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蘇氏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賁』，取其『逸』，所以待邱園也。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暴』，取其『虐』，取其『愎』，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忍』，取其『毒』，取其『惡』，取其『戾』，取其『擾』，取其『頑』，所以待暴戾。取其『昏』，取其『驕』，取其『酗』，取其『湎』，取其『僥』，取其『狃』，取其『侈』，取其『惑』，取其『靡』，取其『溺』，所以待淫侈。取其『詔』，取其『僞』，取其『讒』，取其『妄』，取其『誣』，取其『詐』，取其『譎』，取其『訕』，取其『詭』，取其『紓』，取其『邪』，取其『慝』，取其『蠱』，所以待姦回。取其『危』，取其『圮』，取其『撓』，取其『覆』，取其『敗』，取其『斃』，所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疵』，取其『饕』，所以待貪鄙。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今取其『退』，取其『訥』，所以待恬退之士。取其『修』，取其『訓』，所以待禮法之人。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偲』，取其『逮』，爲靖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泛濫不可指明善惡之狀者七，今取其『懋』，爲黽勉者備也。取其『宜』，爲中庸者備也。蘇氏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有異於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取其『儀』，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庇』，有異於禮也。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費』，有異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悅』，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其『容』，有異於寬也。取其『確』，取其『恆』，有異於介也。取其『熙』，取其『洽』，有異於和也。

後論第三

蘇氏於百六十八謚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爲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謚也。蘇氏引『儉則固』之義，而更之曰『菲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謚內於惡德，此臣之所不取也。儉若爲惡德，則『夫子溫良恭儉』之儉，其將何處？比若爲惡德，則『協比其鄰，婚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爲？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爲儉，朋比之比爲比乎。臣今易置，從古道也。

後論第四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爲方圓設，而非豫爲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爲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嫡』之義而爲『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爲『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爲非者。

宋・《朱熹遺集》卷三《論諱》 周人以諱事神，然《雝》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不爲文武諱。《周禮》一書，《七月》一詩，去古未遠，皆未之諱，故《禮》有『昌本』之葙，《詩》有『駿發』之咏，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不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

鄭。雖曰曾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又有公孫敖，亦足以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至五六。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謂之『蹂通』，固爲武帝諱矣。至於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每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即位》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何爲不避之？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韋顗自代》曰『顯映班序』，柳子厚《鼓吹曲・涇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芬』，皆犯中宗之諱。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月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矣，而韓《賀即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言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應，不應皆誤。

宋・葉寘《愛日齋叢抄》卷一

《禮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吾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于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他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鞏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童蒙訓》曰：『故家惟晁氏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云：『滎陽公外弟楊公諱環寶，與他人語稱滎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舍人《雜誌》云：張正素先生子厚名璧，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書未嘗稱字。楊器之大夫名寶，實滎陽公表弟，于東萊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往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滎陽公以應之當如是。是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呂進伯逐門客，謂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而酬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職也。嘗見前輩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字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始有字後進者，要是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卑，卑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

《顏氏家訓》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續家訓》云：『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何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冀子爰客嘗候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蓋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對侯昱而字其父，昱不以爲嫌，且字可以爲孫氏，古尊卑通稱。』《春秋》書紀季姜。蓋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稱字爲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顏氏舉字可以爲孫氏，至董氏《續訓》衍而記之，其論稱字之貴，之推既據古以證，後來諸老，辨此加詳。荊公序石仲卿字，以爲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父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爲重歟。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

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荊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主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字，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洙、弓至游、夏，最號爲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答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于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曰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答羅愚書》：古人以字爲重，雖孔門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爲仲尼，與謚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稱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誌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凡此俱推稱字爲甚貴。洪景盧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幷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于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門人各字其師者也。周益公疑無已作《王平父集序》字歐公，至子固則曰南豐先生。無已學于南豐，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已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是知以字爲天下通稱，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別其師資之私敬無以過于字也。蓋參古今而論，則臨文記事，尊者稱之以字，非不敬也。應對之頃，書疏之間，則字於其朋友，從呂氏說可也。世俗去古遠，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號稱，猶未可也。況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冀來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

明・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已祧不諱》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竝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爲天子，依古卒哭乃諱，（鄭氏《曲禮》注曰：『生者不相辟名。』）故御名亦不缺。韓退之《辯諱》本爲二名嫌名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卻犯正諱。蓋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弘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諱辯篇中，似不當用。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愼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曆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于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載《古文苑》。）又詩：『盈盈一水間。』（載《玉臺新詠》。）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冊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常詔敕，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爲「宗」字。』《宋史》：『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謝肇淛曰：『宋眞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眞宗已祧。崇禎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觀漢宣帝之詔，知當時已避天子之名。）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

與親王所同，則不諱。

又《皇太子名不諱》　《冊府元龜》：唐王紹爲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時爲廣陵王。順宗即位，將冊爲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咸寧中議除此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於稱臣。詔令依舊。）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爲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

《三國志》注言：『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問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萬曆中年，往往有借國本之名而以爲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爲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猶尚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則方慶之言，蓋有爲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令迴避，蓋失之不考古也。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烺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壽。而光宗爲太子，河南府及商州屬縣，竝未嘗改。

《實録》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凡啓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上之義。詔下群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體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經》題內『維周之楨』，『楨』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考官俱罰俸一月。

又《二名不偏諱》　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竝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諱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相連者，竝不諱，至玄宗始諱之。』然永徽初，已改民部爲戶部，而李世勣已去『世』字，單稱勣矣。又按《隋書》修於太宗時，而中間多有改『世』爲『代』，改『民』爲『人』者。此唐人偏諱之始。然亦有不盡然者，《經籍志》：《四民月令》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民』字，是亦《漢書》注所云史駁文者也。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并其本文而改之者，如《胡廣傳》：《詩》美先人詢于芻蕘之類。）

後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敕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況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於人上，祇遵聖範，非改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又《嫌名》　衛桓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爲謚。韓文公《諱辯》言：『不諱澆勢秉機。』乃玄宗御刪定《禮記・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爲蜃』，曰『野雞始雊』，則諱『雉』，以與『治』同音也。李林甫序曰：『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賜曲江宴詩》：『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幷。』則諱『機』。以與『基』同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則諱『秉』，以與『昞』同音也。又如武后父諱士彠，而孫處約改名茂道，韋仁約改名思謙。睿宗諱旦，而張仁亶改名仁願。玄宗諱隆基，而劉知幾改名子玄，箕州改名儀州。即今遼州。德宗諱适，而括州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翰訟律改爲翰競。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懿宗以南詔酋龍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退之所言，亦未爲定論也。唐自中葉以後，即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爲紕繆。而《賈曾傳》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

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懿宗紀》則曰：『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閑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當諱也。《冊府元龜》：『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準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內園院郝景全事奏狀內訟字，音與廟諱同，奉敕罰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罰俸，屈與不屈不合有言。而事關理體，若便隱默，恐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準敕「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語，臣狀中具有「準敕」字，非臣自撰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疏云：「謂聲同而字異。」注疏重複，至易分曉。伏惟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踰大舜，豈自發制敕，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體律，以爲無妨耳。即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臣聞趙充國爲將，不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敕命有誤也。願陛下留意察納，別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敕免所罰。』

南唐元宗初名璟，避周信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按嫌名之有諱，在漢未之聞。晉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室戶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邽縣，犯太祖諱，改爲上封。』魏太祖名珪。宋代制，於嫌名字皆避之。《禮部韻略》，凡與廟諱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諱匡胤，十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晉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倣此。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故爲姤』，作『故爲遇』，避高宗嫌名也。（宋板書『貞』字、『完』字，多是缺筆。貞音同禎，仁宗諱。完音同桓，欽宗諱。《雍錄》以貞女樹爲正女木，樹音同曙，英宗諱。）豈不聞《顏氏家訓》所云，『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者乎？（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蓋亦倣宋制也。）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又《前代諱》 孟蜀所刻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南漢劉巖尊其父謙爲代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謚《伏羲女媧廟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孫沖序《絳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予至西安，見宋咸平二年夢英自書《篆書目錄偏旁字源序》，立于文宣王廟者，稱長安爲故都，而『唐』字跳行，益歎昔人之厚，其時唐之亡已九十三年矣。）

楊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韋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爲『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後漢應劭作《風俗通》，有諱舊君之議。）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剌迪爲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問中題頭及空處，竝存其舊，以見當時忠上之意。（如『宋德隆盛』之類。）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曆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末注，蘇氏曰：『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之見，與前人相去豈不遠哉！

又《以諱改年號》 唐中宗諱顯，玄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杜氏《通典》：釋法明《游天竺記》，『明』下有『國諱改焉』四字，當是小注，今本連作大文。）

又《以字爲諱》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魏鶴山云：『《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

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韓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舊唐書・韓愈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近者均子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此則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儕論矣。

又《同輩稱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

又《生而曰諱》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録》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覩。」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頠言：「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束晳《勸農賦》：「場功畢，租輸至，録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分。」李善注：「謚者，號也。號而曰謚，猶之名而曰諱者矣。」

又《變姓名》　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鴻適齊，姓運期名耀。

又《顧亭林詩文集・亭林餘集・廟諱御名議》　臣聞諱名之禮，始自周人。然《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不於其生也。又曰：「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諱者所以爲恭，不諱者所以爲信，此聖人之法，傳之萬世而不易者也。自漢以下，人君之諱乃至不勝其繁，而本朝之制則有不然者。伏讀《大明會典》：凡進表箋及一應文字，遇有御名廟諱，合依古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寫字之際，不必缺其點畫；惟二字相連，必須迴避。又《大明律》一款：「凡上書奏事誤犯御名及廟諱者，杖八十；餘文書誤犯者，笞四十；若爲名字觸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此本朝之制所以遠軼漢唐而上同周禮者也。古之諱也以敬，今之諱也以文；以敬則少而不爲簡，以文則諱日多而敬日衰。故太祖高皇帝之制諱，稍闊略於其文，乃所以責臣子之敬也。崇禎以後，誠薄而文繁，於是有偏諱二名，假借別字。臣竊以祖制求之，其可議者有五：夫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天下之通義也。《春秋》書：「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同，莊公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書・顧命》：「逆元子釗於南門之內。」釗，康王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國史爲一代之書，不載帝諱，何以傳信後世？臣請依歷朝實録之例，於列聖建立之初，大書曰立皇子某爲皇太子，曰立皇子某爲某王。並直書御名，不必減去點畫，以合君前父前之義。此後除郊廟祝文外，並不再見御名，以盡臣子諱君之禮，此所當議者一也。御名下一字，惟皇帝用之；上一字，則皇帝與諸王宗室之所同也。歷朝實録並不諱上一字，如漢王高煦之類並從直書，亦不減去點畫。今則以常爲嘗，由爲繇，將欲廣諱名之議，而不知擅改賜名，變亂玉牒，反爲臣子之大罪。再考廟諱上一字，如以太祖之諱而避之，則列聖之稱元年，其可改乎？如以仁宗之諱而避之，則廟號之稱高皇帝，其可改乎？又如孝潔肅皇后謚號有翊聖字，神宗之世何以不改乎？又考歷科試録命題，如憲宗朝成化七年山東鄉試：「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一節；十六年山西鄉試：「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一節；武宗世宗朝則正德二年河南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句；嘉靖七年福建鄉試，十七年會試，並「博厚所以載物也」一節；十六年順天鄉試：「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一節；二十二年應天鄉試：「今夫天」二段中有廣厚字；二十八年浙江鄉試：「博厚配地」一節；三十一年四川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節；四十年順天鄉試：「久則徵」四句中有二博厚字；熹宗朝則天啓元年四川鄉試：「民可使由之」，皆不避御名上一字。又如憲宗成化十三年應天鄉試：「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武宗正德十一年福建山西鄉試，並「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皆不避御名下一字。請依祖制：《詩》、《書》史傳之文凡二字不相連者，並許直書，自所作文避下字不避上字，此所當議者二也。天下衛、府、州、縣之名，同於廟諱者甚多。臣考英宗朝不改鎮海、鎮江、鎮沅、鎮遠衛府等名；憲宗朝不改深州、深澤等名；武宗朝不改日照縣；至萬曆三年始改鈞州爲禹州；崇禎某年改洛陽、洛南、洛平等縣俱作雒。一則別賜新名，一

則古字通用，並爲合理。若聖安皇帝諱本從山，而松字自是韓憲王諱，乃一切改之，又不知古字有枏窠可通，松江之本作淞，而並改嵩字，文疏義舛。臣考周厲王名胡，不改胡國，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荆，豈周人之尊其君，反不若秦人哉？本朝諱制闊略，正同周人，一洗嬴秦以來之陋。一切地名除禹州、雒陽、雒南、雒平外，合並仍舊，此所當議者三也。又人名犯廟諱者：方國珍犯仁祖廟諱，劉基犯宣宗廟諱，鄧鎮犯英宗廟諱，胡深、寇深犯憲宗廟諱，魏校犯熹宗廟諱，此類尚多，考之實録，並從直書。夫以臣子之名上同君父，雖一先一後，本自無妨；而大書屢書，恐亦未便。《記》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請依沈約《宋書》例，於本傳首曰：名某字某，名犯某宗廟諱，以字行。而傳中並稱其字。然臣又考《元史》修於洪武二年，中有《卜天璋傳》，竟直書不減點畫，此則聖祖之時已定不諱二名之義，此所當議者四也。康叔名封，衛之祖也，而其官有儀封人；太祖設官光禄寺，有珍羞署，不避仁祖廟諱；武宗之世不改照磨。崇禎中，始以官名之同於廟諱御名者，改作較字簡字，義既不協，音又各殊，若欲將此之文一一追改，實有未便。此所當議者五也。臣伏覩皇上中興，命儒臣纂修國史之日，竊謂宜申祖宗之典，頒畫一之規，以垂之萬世。又恐後之人臣守婦寺之忠，而不達敬君之義，是以據典詳陳。臣又嘗考《唐書》，高宗顯慶五年正月，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垂文，《詩》、《書》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缺畫改字。』而《宋史》言高宗時進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本等。史家書之以爲美談。況今日聖明卓見，超出千古，必有一洗漢唐之陋，而爲萬世之法者矣。謹議。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五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一《避諱》　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尚未有此。雖《金縢》有『以旦代某』之語，然《金縢》之眞僞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皆直犯文、武之名。雖曰臨文不諱，然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以獻武廢具敖。考數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時已有避諱之例，豈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時尚未有禁，及後避諱法行，乃不得不廢官及山川名耳。孔門以後，習禮者益加講求，如《禮記》所載，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之類，可謂情義兼盡。然朝廷之上，猶未有聽以私諱避官名之制。故漢時孔安國爲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諱，不肯連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無私諱駁之，遂不許。至晉江統疏曰：『故事：祖父名與官同者，皆許改；若身與官同名，不在改選之列。但身沒之後，子孫難以稱其位號，宜聽其一并迴避。』詔從之。則是時已著爲令甲矣。《宋史・賈黯傳》：律戒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有罪。則并有不避諱而議罪之律矣。雍熙中，詔除官若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則更有因私諱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觀之，蓋自晉六朝以至唐宋，無不以避諱著爲律文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范蔚宗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陳書》孔奐欲以王廓爲太子詹事，後主曰：『廓父名泰，不可爲太子詹事。』《唐書》源乾曜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蕭儼拜太僕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衛率。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謂其父名少康當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國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館，以父名昭懇辭，乃改集賢院。呂希純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諱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張亢授慶州，亢以父名餘慶，力辭，不許。李若拙授太子贊善，若拙以父名光贊辭，不許。則亦有不許避者。晉咸和中，以王舒爲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不拜，詔改會爲鄶。後唐以郭崇韜父名宏，乃改宏文館爲崇文館。宋慕容延釗父名章，太祖乃授延釗同中書門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吳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程元鳳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此因私諱而并爲改官名者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曰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也。今時俗口語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檢。

又《嫌名》 嫌名不諱，韓昌黎《諱辨》已詳論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凡官名有中字悉改爲內，已著爲令。至唐時諱嫌名者更多。賈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議者引《禮》折之，始受。蕭復爲晉王行軍長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改爲統軍長史。則朝廷之上，且爲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賀應進士舉，當時流俗以其父名晉，遂同聲訾議也。然《唐書》衛洙爲鄭穎觀察使，洙以官號內有一字與臣家諱同，欲乞改授。詔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李磎傳》：宦者摘磎疏中語犯順宗嫌名，磎奏曰：『《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則唐律本有嫌名不諱之條。

又《二名》 《舊唐書》：太宗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自今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是太宗之詔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字，雖不連屬者，亦避之。避世爲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稱是也。避民爲人，如民部改爲戶部，李安民改爲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蓋世南沒於太宗時，正遵奉詔旨故耳。其後李世勣但稱李勣，則當高宗時已諱世字也。

又《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司馬遷之父名談，故《史記》於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改作趙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廟諱，而但稱其字者。如北齊以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故於宇文泰，但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故於趙隱，但稱其字彥深。唐諱虎，故於石虎但稱其字季龍；諱淵，故於劉淵但稱其字元海，鄧淵但稱其字彥海；諱治，故於長孫稚但稱其字承業（此幷諱嫌名）是也。有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以代之者。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人凡舊書所有莊字，皆改爲嚴，以魯莊公爲嚴公，楚莊王爲嚴王，莊助、莊子陵皆改姓爲嚴。王羲之之先諱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時益踵其法，如改虎爲武，淵爲泉，又爲深，世爲代，民爲人。因此幷改古人之名，蕭淵明爲深明，李安民爲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長孫稚名爲幼，甚而別稱虎曰猛獸，曰於菟。《隋書》趙仲卿爲政猛，時人謂之猛獸。《北史》又云：時人謂之於菟。）此皆以文義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劉臻好食蜆，以父名顯，乃改呼曰扁螺。此則以己之諱，改物之名，殊覺可笑。東坡以其先諱序，凡爲人作序皆用敘字，此又以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然或雖有同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礙，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爲簡易可遵矣。

又《逮事不逮事》 《禮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但諱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爲別也。然《禮》又云：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杜預註《左傳》引之，以爲舍親盡之祖，而諱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則諱當及五世矣。《吳志》：張昭著論，亦引逮事之義，謂六世親屬竭矣，則不必諱。周穆王名滿，而後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諱及五世之證，則避私諱，當以五世爲斷。（唐廟制已祧不諱。故高宗諱治，而韓昌黎《潮州上表》內『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蓋憲宗時已祧高宗也。）

又《觀面犯諱》 六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書？』答曰：『如鷄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諱故也。殷鈞尚永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滿壁書其父叡名。鈞輒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自稱『觸觸生。』雖爲當世所笑，然其時避諱之嚴，大概如此。董弇《燕閒常談》云：許將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許厲聲曰：『許將如何作得預買錢。』其人方悟。元絳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揮。』元拱手曰：『元絳何嘗指揮？』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覿面犯諱，故酬接時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門問諱之禮也。

綜述

《南齊書》卷四六《王慈傳》 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

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夤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覩徽跡，能無惻隱？今扃禁嶔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日）［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之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儁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儁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興）［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　《禮》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益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有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

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蝨；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

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倢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字，亦鄙事也。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姊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

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事不獲已，須言閥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貼也。北土風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

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

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寂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

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

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呼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閒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期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其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諭。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己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沒，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奭，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襲，父閑被刑，襲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江寧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讐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惟當緘保，以留後世耳。

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紹、緩、綏，兄弟並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惟依《爾雅》火旁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愼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脩字，《訓詁》云：『痛而諱也，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並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麤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並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爲怨讎，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漑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者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隋書》卷五八《魏澹傳》 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幷《目録》，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

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二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廟諱禎，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又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蜜爲蜂糖。滁人猶謂荇溪爲菱溪，則俗語承諱久，未能頓易故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幷州，視事未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而退。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二《風俗雜誌・名諱》　山藥，按《本草》本名署預，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爲藥，今英廟諱犯上一字，若卻取下一字呼薯藥，於理無害。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天下方俗所諱》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卧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而破也。泗洲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眞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爲『女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獭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女多爲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赤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臙脂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有說，特未知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氏以逮爲及識，當是有知之稱。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爲假。元豐編敕修《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準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爾。然不當言逮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爲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爲不假，存則爲假，所以別於父母也。若謂逮事爲及見之辭，則禮云不逮父母者，今遺腹子固有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則安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爲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爲天時一變爲有識，欲以三月爲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一四《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云：『先王死曰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

蓋非也。

又《容齋三筆》卷一一《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牷柯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荊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録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爲可惜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五《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陵俚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豬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爲『苟且』之『苟』字明矣。

又卷九《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兹，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文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敦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辦嚴』。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爲『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爲『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鄴』，以『建鄴』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如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文淵』爲『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如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顗』。玄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藥』或『山藥』，至本朝，避英宗諱，但曰

『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適』，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謹』，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絪《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涵』，改名『澣』。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謹改名『損』，穆謐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瑭』，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鄶稽』。賈曾以父諱『言忠』，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劾涵，謂不避父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諱『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爲『張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太』。李翺祖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蜜爲『蠭糖』。僞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録》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侶』，案《説文》，自有『侶穆』字，以『昭』爲『侶』，蓋借音耳。諸公之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齎糧』，兹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緗素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之，蓋唐初爲世祖諱耳。

又卷一八《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尉』、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𡈼』、寫『秋』作『龝』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元墜』、『昊蒼』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不虔，亦過矣！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九　古之聖王諱，世皆不知避。有一時暴起與僭僞之主，至今諱而不改者，如『昭穆』本作『招穆』讀，以晉文帝諱改呼『韶』；『城』避朱梁諱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州是也；『戊』字本作『茂』讀，亦以李唐諱改云『武』，或曰『務』。浙人避錢氏諱，改劉爲金，果有石榴，呼曰金櫻。江東人以楊行密諱，呼蜜爲蜂糖。太一十神有『君基』、『民基』，避唐明皇諱改作『棊』，至今不改。《本草》有『薯蕷』，避唐代宗諱改云『薯藥』，避英宗諱又改爲『山藥』，則與薯蕷似不相干，今當云『山蕷』可也。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三　昔人有誡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字，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盎之姪問盎曰：『絲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

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又卷九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爲『雒』。故今惟經書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皋』字似『皇』，改爲『罪』，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辠也。今經書皆以『罪』易『辠』，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爲「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從『云』。漏『泄』、縲『紲』，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爲『沄』矣，故又從『云』而變爲『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爲『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爲『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戊集《韓墩梨》 姑蘇地名韓墩，產梨爲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爲『韓村梨』。至侻胄專國，餽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韓梨』。因此皆謂『韓梨』矣，非侻胄意也。吳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後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甚于避廟諱，菁村至改曰菁山，謝村至改曰謝溪。蓋中都人以外人爲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牒易訛，故因韓事及之。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一《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説，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宋・葉寘《愛日齋叢抄》卷一 《石林燕語》云：『尚書省文書行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曾魯公爲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避之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爲平貨務。』按，此則史衛王爲相，曾祖名詔，內外文書避嫌名，『照會』皆易『證會』，亦猶此也。後唐郭崇韜父諱弘，宰相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大臣家諱更易公名，崇韜以後，蔡京亦過矣。諸書之論準字爲多。如《野客叢書》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説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甕牖閒評》：今州縣判單子書，『准』字合書『準』字而去下『十』者，蓋眞宗朝寇萊公名準，故天下不敢全書『準』字，後世遂因之而不改。亦猶唐穆宗在東宮時判『依』字去『人』而書『衣』。時韋綬爲侍讀，問之。穆宗曰：『上以此可天下事，我爲得全書。』此亦去下『十』者，書准字之意也。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准』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禄書》、《廣韻》註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言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准』，今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准字處所避可知。《項氏家説》云勑劄書『準』爲『准』，相傳爲避寇忠愍公名，或云蔡京家諱，皆非也。按《唐韻》已收『准』字，注云俗字也。顏氏《干禄字書》並出『準』、『准』二字，注云『上通下正』，則『準』之爲『准』久矣。然則『准』非避諱而省文，二書引證既同。淳熙間，周公秉政，黄勑始用『準』字，且記其事于《二老堂雜志》，云勑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因寇準爲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堂制亦然。頃在密院，令史輩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也。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四《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考覽。

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頒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

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

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嚴助，卞莊爲卞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

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白絹。隋文帝父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旅賁郎將，中書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

唐世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猛獸，或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爲石季龍，韓擒虎爲韓擒。高祖諱淵，趙文淵爲趙文深，淵字盡改爲泉。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烝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懷避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脅從罔理』。韓文《策問》：『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張仁亶改仁願。玄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爲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爲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及山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純，淳州改爲欒州，韋純改名貫之，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行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敏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敬宗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澣。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

梁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城曰『牆』。晉高祖諱敬塘，析敬字爲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翼祖諱，復析爲文、爲苟。

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絲字，絢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淵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

吳太子諱和，以和興爲嘉興。唐高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縣爲恆農，韋弘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溫彥弘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賢諱，改集賢爲崇文館之類，皆避太子之諱也。

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武后諱曌音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此避后諱也。

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獻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

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蜜爲蜂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王，武成縣爲武義縣。羊祜爲荊州，州人呼戶曹爲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

《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膺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

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

《漢書紀》，元封詔書有啓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韋孟詩：『總齊羣邦』，皆不避高祖諱。

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白』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

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

韓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韋顗》曰：『顯映班序。』柳文《樂曲》曰：『羲和顯耀乘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即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

胡翼之侍講邇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諱。』

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

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諱》：『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脩。漢武名徹，不聞諱車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唐帝名岳，鄧岳改名爲嶽，此則不諱嫌名也。

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

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云云。蓋當時避諱，改爲其字，之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

本朝眞宗諱恆，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爲恒，又犯徽宗旁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爲常，正用前例也。

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爲鄮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翺祖父名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茲。杜甫父名閑，故杜詩無閑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敍，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

《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爰盎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齎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

范曄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竇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別，乃就職。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遷吏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爲太子少傅，呂渭劾之。本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富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億絳、縝，家諱保樞，皆爲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後唐，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此則朝廷爲臣下避家諱也。

元禛以陽城驛與陽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驛，且作詩以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荊人愛羊祜，戶曹改爲詞，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鄂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歙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遊之地故也。虞藩爲刺史日，更爲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幾。

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爲可罪也。

若桓玄，呼父溫曰淸，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朱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己之戊爲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書，名而不姓，皆諛之者過耳。末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爲孝。

若唐裴德融父諱皐，高鍇爲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父諱皐，而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

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歛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夢家諱龜從故也。

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郎中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而死。

楊行密父名怱，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鍾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靑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爲可怪。

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績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則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憲宗時，戎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鸞擬以女嫁之，令改其姓，昱辭焉。

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右昂。昂趨於庭，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昂即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

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保其姓名。

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熊，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閩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

紹聖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

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爲万。既而又爲邱山甫端明屬，邱名岳，於是復改名爲方山，遂止以爲過焉。

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一〇《褚載謝啓犯諱》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啟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點；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五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沈醉打毬回』，『虢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雖前人嘗辯薛王蚤夢，未嘗與貴妃同

宴龍池。然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槩以賢人君子之爲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耶？故一有讒譖，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二《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爲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爲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薯蕷爲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瑭，拆敬字爲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眞、貞、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爲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文避勢秉機之誚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稹改陽城驛爲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爲孟亭已覺有礙，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爲泰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爲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己爲武己；楊行密父名忠，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眞可笑而可尤者也。況古人避諱改字又有義焉，如司馬遷父名談，改談爲同；漢帝名莊，改莊爲嚴，殊不知談、莊古與同、嚴一音，所以取也，豈後之謬哉？昨吾府知府名仕賢而照磨亦名仕賢，予曰：『改於僉公座時，似有同名之嫌乎？』照磨曰：『嘗欲改之，太守以今朝廷尚文，忌二名之嫌，汝父命之，今爲長官，改之可乎？』因知今之過於前代。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陳書多避諱》 《陳書》於武帝之進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奪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恃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未回，武帝崩，從子文帝即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見《南史》本紀既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亦但書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即《侯安都傳》亦但云昌濟漢而薨，《南史・昌傳》則謂，濟江於中流隕之，使以溺告。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興王伯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爲宣帝所廢，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於途。《陳書・伯茂傳》但謂路遇盜，殞于車中，亦隱約其詞，不見被害之跡也。不特此也，劉師知爲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之，遶牀而走，曰：『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見《南史》此則師知弒逆之罪上通於天，何得曲爲之諱。乃《陳書・師知傳》絕無一字及之，但敍其議大行靈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並載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瀁等各議，共三千餘字，敷演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豈非曲爲迴護邪？又如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留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異志，寄懼禍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著居士服。此不過知幾能遠害耳，其於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爲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爲書勸寶應臣於陳武，書中並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託於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漢臣，故宜歸心於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於陳？當其不仕寶應，尚不失爲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爲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於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荔同官於陳，入隋又與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徇，而爲之立佳傳也。《南史》於《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爲直筆；而《寄傳》亦全載其勸寶應之書，又無識甚矣。

又卷一九《諡兼美惡》 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請諡，而其人之賢否不同，則必核其生平以定之，蓋猶存古道也。皇甫無逸官於蜀，其母卒於京，無逸奔喪歸，在途而死，太常諡曰『孝』。王珪駁之，謂無逸赴官，不與母偕，不可稱孝，乃更諡『良』。蕭瑀卒，太常諡曰『肅』，太宗以其多忌，改諡『貞褊』。（裴矩）〔字文士及〕卒，初諡曰『恭』，劉洎以其侈肆駁之，乃改諡『縱』。封（倫）〔倫〕卒後，奸邪事發，改諡曰『繆』。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嫁女蠻落，諡曰『繆』。敬宗孫彦伯請改諡，博士王福畤執不可，詔尚書省更議，以既過能改爲恭，乃

請謚曰『恭』。《新書》謂更謚『蔡』。韋巨源卒，太常謚曰『昭』，李邕以其附武、韋爲相，不當得美謚，雖不聽而議者是之。楊炎卒，謚『肅愍』，孔戣駁之，改謚『平厲』。高璩卒，博士曹鄴議其爲相時交游醜雜，請謚爲『刺』，從之。皆見各本傳。是俱能存彰癉之公，不專以美舉阿人者。然其時已多請囑失實之弊。李虞仲奏言，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或數十年方請，人歿已久，採諸傳聞不可考信，取諸誄狀亦多浮詞。請自今凡應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太常定謚。在京者不得過半期，在外者不得過一期，若不請者，許考功即察行謚之。《虞仲傳》蓋唐猶詳慎謚法如此。後世惟賜謚者始得謚，既邀恩賜，自必其人履行無虧，故謚皆有美而無惡也。

又卷二六《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爲功，惟恐人議己，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今見於《高宗本紀》者，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謗訕停官，辰州編管。曹泳言李孟堅誦其父光所撰私史，語涉謗訕，詔送大理寺。獄成，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峽州編管。《光傳》則謂陸升［之］訐孟堅以私撰國史。胡寅、程瑀、潘良貴、張燾等八人緣坐，黜降有差，胡寅責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詔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吳元美謗詩獄。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惠州編管。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葉三省、王遠通書趙鼎、王庶，三省落職，筠州居住，遠除名，高州編管。黃巖縣令楊煒，誹謗除名，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彥輝，謗訕除名，荊門軍編管。從政郎楊炬，坐其弟煜嘗上書誹謗，邕州編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檜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貸死，（循）［藤］州安置。王（超）［趯］以交通李光，下獄，除名，辰州編管。故學士程瑀，知饒州洪興祖，轉運使魏安行，以《論語講解》被猜，興祖昭州，安行欽州，俱編管，瑀子孫并論罪。通判沈長卿，縣尉芮燁，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燁武岡軍，俱編管。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結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張祈附麗胡寅獄。此皆本紀所書也。其散見於各傳者，胡銓先以上書詆和議，謫監廣州鹽［倉］。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訐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吉陽軍。李光以忤和議謫藤州，守臣言其作詩風刺，再移瓊海。呂願中又告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檜必殺己，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蓋此數人者，名愈高，檜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竄謫，屢瀕於死，而凡與之交際者，亦必被禍不少貸。王庭珪既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宜興吳師古，鐫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永州編管。此以銓而連及者也。葉三省、王遠、王（超）［趯］既以通書趙鼎、李光得禍。吳元美之下獄也，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爲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所謂黨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連及者也。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家，將誣以不軌。此因浚而連及者也。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檜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連及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免。設檜不死，則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瑀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瑀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序之，魏安行鋟之，故皆及禍。趙令衿之得罪也，則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檜姪婿汪召錫所告，故安置汀州，後再牽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黃龜年以論檜貶。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閩、浙大水，白（謂）［鍔］有『嫠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策問閩、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達，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士黃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徑山僧清言，以謗訕被黥。何兌（誦）［訟］其師馬伸在靖康圍城中乞存趙氏書，檜以爲分己功，編管英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此則不必與銓等相涉，第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即橫遭誣害，更不可數計矣。檜又疏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間結集經社。甚至司馬伋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萬卷悉焚之。其威燄之酷，眞可畏哉！

又卷二七《金史避諱處》　遼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上臨軒，命諸酋起舞，獨阿骨打辭

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上密諭樞密使蕭奉先以事誅之，奉先以爲粗人釋之。其弟吳乞買、粘沒喝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上喜，輒加官賞。阿骨打歸，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等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趙三走訴咸州詳穩司，詳穩司數召阿骨打不至。一日，阿骨打率騎五百突至詳穩司，與趙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復至。此事載《遼史》，而《金史》不書。及天祚帝親征，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勞面仰天慟哭，以激勵其衆，謂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戰耳！』又天祚帝遣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爲東懷皇帝，金以冊文無兄事之語，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遂不受，以書復之。事皆載《遼史》，而《金史》亦不書。又如宋劉錡順昌之捷，金葛王烏祿從兀朮來攻，亦大敗而去。《宋史》本紀及《錡傳》載之甚詳，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紀》不敍其事。宣宗即位，乃紇石烈胡沙虎弒衛紹王後，徒單鎰勸其迎立也，見《鎰》及《胡沙虎傳》。而《紹》、《宣》二《紀》皆不載。撒离喝被李世輔即李顯忠刼執，將挾以歸宋，追兵至，世輔乃與折箭爲誓，推下山，而《撒离喝傳》不載。見《完顏彀英傳》。术虎高琪爲相，專寵作威，與高汝礪相倚，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見《术虎高琪傳》。而《汝礪傳》絕不見附和高琪之處，反載其諫阻遣兵護麥及閱田征租榷油等事，皆與高琪異議者，其與高琪意合，祇諫阻遣使與宋議和一事而已。傳贊稍示貶，謂其循默避事，貪戀不去，士論頗以爲譏，然終未著其黨附之迹也。至《張邦昌傳》，亦但云金立邦昌爲大楚皇帝，時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質始回，康王入歸德，邦昌勸進於歸德，後以隱事誅之。傳中並不見僭位稱號之事，一若金冊立後，即向康王勸進，而康王之殺之不免寃抑者，則并邦昌亦爲之迴護矣。

又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禍》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録》，三司衙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内『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髡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閒中今古録》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閔公元年》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爲尊者諱，諱所屈也。内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爲親者諱，諱所痛也。弒而曰薨，奔而曰孫之類是也。爲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譏爲用一也。其事在譏之限，其人有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慶父懼討，久稽於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之弒惡其來，爲後之弒痛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五《名刺不用拜字》 明季士大夫投

刺，率稱某某拜，開國猶然。近人多易以頓首二字。或曰：康熙初鼇拜專權，朝臣獻媚，避其名也。或曰：鄂文端公當國時，以其父名拜，按公爲祭酒鄂拜子。故題刺不用拜字，中外靡然從之。又屬吏上大憲書，向用『恭惟大人』四字。自莊滋圃相國有恭總督兩江，僚屬具稟，改爲仰維，或作辰維。又定例稱大學士曰中堂，今陝甘總督湘陰左公入相後，兩省官吏避宗棠二字之嫌名，皆稱伯相，比公晉封二等侯，又稱爲侯相。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四《改元》　宋代改元最多，其說最不一。《鐵圍山叢談》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爲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爲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迺改明年爲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爲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爲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迺己酉朔旦冬至，眞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爲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爲難合，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爲二人聖，明道爲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皆不足據也。又王得臣《麈史》云：『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云。』

又卷六《避諱》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如唐代諱『虎』，以虎爲武足矣，乃又改虎爲獸；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足矣，乃又改薯蕷爲山藥。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乃並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乃並眞、貞、徵皆避之。至如子孫避祖父之諱，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修，蘇文忠祖諱序，凡蘇文中序皆作敍，足矣；乃范蔚宗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甚至劉溫叟以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游嵩、岱，徐積以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若夫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已爲武已，楊行密父名怱，以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尤可笑者也。

又《浪跡續談》卷八《東面書正字》　今人東面必書正字，蓋自前代已然，《觚不觚録》云『故事投刺，通於東面書一正字，雖不知所從來，而承傳已久。丙子入朝，見投刺俱不書正字，蓋爲避江陵諱故也。』按今時仍通用之，其有或改書端字肅字者，則各自避其家諱耳，聞杭州人言，梁文莊詩正家中，羣從柬帖，悉用肅字。

又《浪跡三談》卷二《歷代年號・建元》　晉康帝名岳，改元建元，或謂庾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崩」，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

又《唐隆》　唐殤帝，中宗子，遜位睿宗，開元二年終，年僅十七。《玉海》云，或作唐元、唐安、唐興，蓋開元以後，避諱改稱。鍾淵映《建元考》云，《唐會要》、《唐大詔令》皆書唐隆，實明皇踐阼之識，猶漢安樂之炎興也。

又《咸通》　唐懿宗名漼，初名溫，宣宗子。蘇鶚《杜陽雜編》云：『初宣宗製《秦邊陲曲》云：「海岳宴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按《元和郡縣志》，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通。志成於元和八年，不及懿宗，實咸亨三年也。因避肅諱，改亨爲通，遂與懿宗咸通混。

又《明道》　宋仁宗改元明道，議者以爲『明』字於文爲『日月』，並時母后臨朝也，見歐陽公《歸田録》。《貴耳集》亦云，仁宗、劉后並政，『明道』曰日月同道。《宋史・夏國傳》：元昊避父德明諱，稱宋明道

爲『顯道』。顧亭林《日知録》：范文正《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

又《崇寧》　岳珂《愧郯録》及《玉海》並云，神宗改元熙寧，徽宗改元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沈作喆《寓簡》、袁文《甕牖閒評》並謂，年號最忌與前代謚號、陵名相犯，熙寧、崇寧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按《宋書》，武帝胡婕妤生文帝，追尊爲章太后，陵曰熙寧；文帝沈美人生明帝，追尊爲宣太后，陵曰崇寧。又《貴耳集》：『「崇寧」錢上字，蔡京所書，「崇」字自山字一筆書，「寧」字去心，當時諺云：「有意破崇，無心寧國。」』

又《重和》　宋徽宗初改元重和，二年正月即改宣和。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末幾改宣和。然「重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實重熙，後避天祚嫌名，乃追謂重和耳。』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五《上諱下諱》　今人稱其先世之名，每曰上諱某，下諱某。此語宋人已然。宋王楙《野客叢書》有《髯奴事》一條，云：『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又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先伯諱上大下正。』

避聖諱

《三國志》卷四《魏書・高貴鄉公髦紀》　（甘露五年）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又《陳留王奐》　（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燕］覿之（族）［敬］」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

《晉書》卷二四《職官志》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爲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略】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緜百斤。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録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耳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保，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略】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爲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號。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

《南齊書》卷九《禮志上》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迨）［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竝。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唐律疏議》卷一〇《上書若奏事犯諱》　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

【疏】議曰：上書若奏事，皆須避宗廟諱。有誤犯者，杖八十。若奏事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各笞五十。

即爲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

【疏】議曰：普天率土，莫匪王臣。制字立名，輒犯宗廟諱者，合徒三年。若嫌名者，則禮云『禹與雨』，謂聲嫌而字殊；『丘與區』，意嫌而理別。『及二名偏犯者』，謂複名而單犯並不坐，謂孔子母名徵在，孔子云『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即不言徵；又云『杞不足徵』，即不言在。此色既多，故云『之類』。

唐・趙璘《因話録》卷五《徵部》　武宗皇帝廟諱炎，改兩火相重。其偏旁言談字已改爲譚，淡改爲澹。其噉字，俗多不定，舊或書餤。餤音譚，《爾雅》訓進，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噉，庖人以意相傳。及下俚，凡關食物，偏旁盡從食。又啗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幷佛經，多作口邊敢。其音與著兩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著兩火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啗馬即合用啗字，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餤人，謂之啗。又案《漢書・高帝紀》云：『使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啗以利。』顏監注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餤人，令其啗食，則改變爲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實爲辭也。』顏監講啗字雖未分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明是字俗相傳，而後人爲姓，亦因俗耳。近日書餅噉字，至有食邊口邊作覃，及口邊作詹者，率意而爲，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册府元龜》卷三《帝王部・名諱》　周官小史掌王之名諱。名諱之起，由周道也。上古帝王敦尚質樸，名號雖建，制度未備。故堯、舜則有放勳、重華之名而禹、湯又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以名爲號。先儒之說，或以爲名，或以爲字，或以爲謚；而《尚書》所紀，即皆褒德之稱，蓋傳述之異也。自漢已來，所記詳矣。至若貴易諱而難知，避五行之勝伏，亦皆有旨焉。

黃帝名曰軒轅，蓋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又云『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少昊名摯，字青陽。

顓頊，高陽。

帝嚳，高辛。（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

帝摯。

帝堯，名放勳。

帝舜，名重華。

夏禹，名文命。

帝啓。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帝少康。

帝寧（一作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厪。

帝孔甲。

帝皋。

帝發。

帝履癸，是爲桀。
殷湯，名履，字天乙。
帝外丙。
帝仲壬。
帝太甲。
帝沃丁。
帝太庚。
帝小甲。
帝雍己。
帝太戊。
帝仲丁。
帝外壬。
帝河亶甲。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帝祖丁。
帝南庚。
帝陽甲。
帝盤庚。
帝小辛。
帝小乙。
帝武丁。
帝祖庚。
帝祖甲（一作帝甲）。
帝廩辛。
帝庚丁。
帝武乙。
帝太丁。
帝乙。
帝辛，是爲紂。
周文王，昌。
武王，發。
成王，誦。
康王，釗。
昭王，瑕。
穆王，滿。
恭王，繄扈（一作伊扈）。
懿王，囏（一作堅）。
孝王，辟方（一單名方）。
夷王，燮。
厲王，胡。
宣王，靜。
幽王，宮涅。
平王，宜臼。
桓王，林。
莊王，佗。
釐王，胡齊。
惠王，閬。
襄王，鄭。
頃王，壬臣。
匡王，班。
定王，瑜。
簡王，夷。
靈王，泄心。
景王，貴。
悼王，猛。
敬王，丐。
元王，仁（一曰元王赤）。
定王，介（一曰貞定王）。

哀王，去病。
思王，叔。
考王，嚻。
威烈王，午。
安王，驕。
烈王，喜。
顯王，扁。
愼靚王，定。
赧王，延。
漢高祖皇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惠帝，諱盈之字曰滿。
文帝，諱恆之字曰常。
景帝，諱啓之字曰開。
武帝，諱徹之字曰通。
昌邑王，諱賀。（臣欽若等曰：史氏不載其諱字。）
昭帝，諱弗之字曰不。帝初爲皇太子名弗陵，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也。
宣帝，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帝初名病已，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故名之欲其速差也。元康二年，詔曰：『聞古之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元帝，諱奭之字曰盛。
成帝，諱驁之字曰俊。帝初生于太子宮，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
哀帝，諱欣之字曰喜。
平帝，諱衎之字曰樂。帝初名箕子，元始二年詔曰：『皇帝二名通於器物（箕，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祠高廟。』
後漢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秀之序曰茂。初，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
明帝，諱莊之字曰嚴。
章帝，諱炟（丁達切）之字曰著。
和帝，諱肇之字曰始。
殤帝，諱隆之字曰盛。改河內隆慮爲林慮。
安帝，諱佑之字曰福。
順帝，諱保之字曰守。
冲帝，諱炳之字曰明。
質帝，諱纘之字曰繼。
桓帝，諱志之字曰意。
靈帝，諱宏之字曰大。
獻帝，諱協，字伯和，協之字曰合。（靈帝以帝似己，故名之。）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
明帝，諱叡，字元仲。
齊王，諱芳，字蘭卿。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初爲常道鄉公，名璜，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皇太后立之。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令朝臣博議，改易列奏。』遂改之。
晉武帝，諱炎，字安世。
惠帝，諱衷，字正度。
懷帝，諱熾，字豐美。
愍帝，諱鄴，字彥旗。建興元年即位，改建鄴爲建康，改鄴爲臨漳。
元帝，諱睿，字景文。
明帝，諱紹，字道畿。
成帝，諱衍，字世根。
康帝，諱岳，字世同。
穆帝，諱聃，字彭子。
哀帝，諱丕，字千齡。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
孝武帝，諱曜，字昌明。

安帝，諱德宗，字德宗。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
後魏道武帝，諱珪。
明元帝，諱嗣。
太武帝，諱燾。
文成帝，諱濬。
獻文帝，諱弘。
孝文帝，諱宏。
宣武帝，諱恪。
孝明帝，諱詡。
孝莊帝，諱子攸。
前廢帝（亦曰節閔），諱恭，字修業。
後廢帝，諱朗，字仲哲。
孝武帝（亦曰出帝），諱脩，字孝則。
西魏文帝，諱寶炬。
廢帝，諱欽。
恭帝，諱廓。
後周愍帝，諱覺，字陀羅尼。
明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太祖臨夏州，生帝統萬城，因以名焉。
武帝，諱邕，字禰羅突。
宣帝，諱贇。
靜帝，諱闡，初名衍。
隋高祖，諱堅，小名那邏延。
煬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長壽元年立爲皇太子，改廣川縣爲長河縣。
恭帝，諱侑。
唐高祖，諱淵。
太宗，諱世民。幼時有相者云，未年二十當濟世安民。高祖以爲神，陰採濟世安民之義，遂以名焉。武德九年立爲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代以來，曲爲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避。』至高宗即位，乃改民部爲戶部以避之。

高宗，諱治。即位初，有司請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治禮郎爲奉禮郎。帝以貞觀時不廢先帝二字，不許。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敢指斥。』從之。

顯慶五年正月壬寅，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中宗，諱顯，儀鳳二年十月封英王，改名哲。聖曆元年冊爲皇太子，復名顯。神龍元年正月即位，改顯政殿爲昭慶殿，顯德殿爲章德殿，顯聖侯廟爲昭聖侯廟。

睿宗，諱旦，初名旭輪。總章二年封冀王，單名輪，永淳三年始改名旦。

玄宗，諱隆基。先天二年正月詔：『改隆州爲閬州，自餘州縣等名有與皇帝名同者，便令所司改定。』至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玄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之。

肅宗，諱亨。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改名浚，二十三年改名璵，二十八年改名紹。有獻書者言：『宋太子名邵。』惡其聲類，天寶三載又改名亨。

代宗，諱豫。初名俶。乾元元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因降誕日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肅宗詔改名豫。寶應元年即位，改豫州爲蔡州，泗州宿豫縣改爲宿遷縣，兗州方與縣改爲魚臺縣，洪州豫章縣改爲鍾陵縣，豫寧縣改爲武寧縣，古州樂豫縣改爲樂山縣。

德宗，諱适。大曆十四年即位，改括州爲處州，括蒼縣爲麗水縣。

順宗，諱誦。憲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爲鬬競律。』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准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內園院郝景全事，奏狀內「訟」字音與廟諱同，奉勅罰臣一季俸者。右臣官位至卑，得

蒙罰俸，屈與不屈，不合有以。事至分明，別聞理體，若便隱默，恐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准勅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勅語。臣狀中具有「准敕」字，非臣自撰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疏云：「謂聲同而字異。」注、疏重復，至易分曉。伏惟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逾大舜，豈自發制勅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禮律，以爲無妨耳。即引陛下勅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使有此論奏也。臣之罰俸，實爲小屈，然今者非敢訴此罰俸也，實以從來制勅及百官表奏，曾有避嫌名例，而因臣致罰？即舊章自此有援引勅格者，亦須委屈迴避，便成訛弊。臣今已罰俸，不合上聞。臣聞趙充國爲將，不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勅命有誤也？且順宗廟諱，萬國儀刑，誠不可同於小事。願陛下留意察納，別下明勅，使自後章奏，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勅尋免所罰。）

憲宗，諱純。初名淳，貞元二十一年冊爲皇太子，始更之。永貞元年即位，改桂州純化縣爲慕化縣，蒙州純義縣爲正義縣，又改淳州爲睦州，還淳縣爲清溪縣，橫州淳風縣爲從化縣，淳于姓改爲于，以音與帝同名故也。古者不諱嫌名，禹與雨、丘與蓋，臨文不諱。文王名昌，武文名發，《周詩》曰：『克昌厥後。』又曰：『一之日觱發。』魯莊公名同，《春秋》曰：『同盟于幽。』襄公名午，《書》曰：『陳侯午卒』之類是也。古今時變，故廣避焉。

穆宗，諱（同於眞宗）。初名宥，元和七年立爲皇太子，始更之。十五年即位改恆岳爲鎮岳，恆州爲鎮州，定州恆陽縣爲曲陽縣，恆王房子孫爲泜王房。

敬宗，諱湛。

文宗，諱昂。初名涵，即位更之。

武宗，諱炎。初名瀍，會昌六年三月制曰：『王者照臨萬寓，名豈尚于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于勝伏。徵諸前史，義實炳然。昔炎漢之興，洛傍去水，所都名號，猶乃避之；況我國家，祚昌土德，豈可以王氣勝于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切，貴以捨水，必有冥數，協于禎祥。漢宣帝柔服北夷，弘其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曆十年，乃從美稱。朕遠追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庶承天意，永保鴻休。宜改名爲炎，仍令所司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迴避。告報遐邇，咸遂聞知。』

宣宗，諱忱。初名怡，即位更之。

懿宗，諱漼，初名溫，大中十三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始更之。

僖宗，諱儇。初封晉王，名儼。咸通十四年七月立爲皇太子，乃更之。

昭宗，諱敏。初名傑，龍紀元年十一月辛亥，將有事於圓丘，始更之。

哀帝，諱柷。初封輝王，名祚，天祐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子，監國，乃更之即位。先是，太常寺有止鼓兩字樂器，上字犯御名。中書門下奏：『臣等謹按故事，漢室以北山改郡，蓋爲文皇；國朝以復姓稱子，實緣憲祖。或易建康之縣，或更昭穆之音，皆因踐祚之初，合舉避行之典。按《爾雅・釋樂》篇：「鼓謂之止，敔謂之籈。」今者陛下肇承丕祚，始值遷都，凡厥惟新，式叶正始。竊詳《爾雅》，肇亦訓始，臣等商量，望改爲肇。』從之。

後唐莊宗，諱存勗。

明宗，諱亶。初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勅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難犯而易避，貴便於時。況徵彼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于人上。止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二年正月制曰：『王者祗敬宗祧，統臨寰宇，必順體元之典，特新制義之文。朕以眇躬，獲承丕構，襲三百年之休運，繼二十聖之耿光。馭朽納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師古，日躋之道惟勤。今則載戢干戈，混同書軌，荷玄穹之眷佑，契兆庶之樂推。簡玉泥金，非敢期於薄德；耕田鑿井，誠有慕於前王。將陳享謁之儀，即備郊丘之禮，宜更稱謂，永耀簡編。今年爲「亶」，凡在中外，宜體朕懷。宜記百僚稱賀，兼差官告郊廟社稷。』（清泰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准天成元年正月十六日勅，本朝列聖及四廟諱，近日中外表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凡當出諱，止避正呼，儻迴避於偏旁，則

虧闕於文字，宜從樸素，庶便公私。凡廟諱但迴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定州節度使楊壇，檀州、金壇縣等名，酌情制義，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闕點畫，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請改之。』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壇宜賜名光遠，其餘依奏。』）

愍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

末帝，諱從珂。清泰二年中書言：『御名上一字與諸王相連，太宗、玄宗故事，人臣、諸王合避相聯字，單名。』從之。

晉高祖，諱敬瑭，少帝天福七年勅：應殿名及州縣名、職名等，有與高祖諱犯者，悉改之。明堂爲宣德殿，唐州爲沁州，思唐州爲思化州，密州附唐縣爲膠西縣，蔚州興唐縣爲靈山縣，博州堂邑爲河濱，高唐爲濟城，定州唐縣爲博陵，莫州唐興爲宜州，眞定府行唐爲永昌，堂陽爲蒲澤，彭州唐化爲彭山，蜀州唐興爲鄉城，道州延唐爲延喜，福州福唐爲南臺，壽州盛唐爲來化，鄂州唐年爲臨江，杭州錢唐爲錢江，唐山爲橫山，台州唐興爲台興，隨州唐城爲漢東，代州唐林爲廣武，漢州金堂爲漢城，合州石鏡爲仙覽，復州竟陵爲景陵，中書政事堂爲廳，堂後官諸房頭爲録事，餘並爲主事。所有諸邑人姓名犯者並改，又改陝府甘棠驛爲通津驛。

少帝，諱重貴。

漢高祖，本名知遠。即位初，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遠改名從阮。

乾祐元年勅曰：『朕祇膺景命，肇啓鴻圖，適當建號之初，宜舉正名之典。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養民。載考格言，抑有彝訓，顧性寡昧，敢忘率循？但君父之名，貴於易避，臣子之敬，難以斥尊。苟觸類以妨言，必迂文而害理。況宗廟方建，禮祀匪遙，祝嘏將期於正辭，稱謂所宜於稽古。爰從改革，庶叶典章。凡百臣僚，當體朕意。今改名暠，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少帝，諱承祐。

周太祖，諱威。廣順元年正月即位，相州張彥成、潭州李洪義、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前陳州刺史馬令琮、慶州刺史郭彥欽，皆以名下一字與御名同。改爲成、義、英、琮、欽。

二月，涇州節度使史康懿言：『臣名下一字與御名同，改之。』

三月，詔鄧州軍額改爲武勝軍，靈武屬郡宜改爲環州，避御名也。

八月，環州刺史雷彥洪以名下一字犯御名，改之。

十二月，御史臺奏：『唐景雲三年，改左右屯衛大將軍爲威衛。又唐高宗名治，其時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蓋臣子上書合避名也。請諸衛中舊是屯衛者復舊名。』從之。

世宗，諱榮。

又卷一八二《闈位部・名諱》 名以制義，所以著象類之說，諱不逼下，所以申臣子之情。是知名諱之來，古今通道。而餘分之在位，亦偏方之所奉。雖本以嘉稱，期於象德，或求諸義訓，契彼未然。蓋成敗之有端，若符應之素定。然則稽之人事，察彼天道，諒盛衰之在德，豈名稱之足云乎？

秦始皇帝名政，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一云名正，以正月旦生故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時，燕人盧生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

後主名禪，字公嗣。譙周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備言具也，禪言授也，若言漢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

吳大帝名權，字仲謀。

廢帝名亮，字子明。

景帝名休，字子烈。

後主名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

宋高祖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孔子《河洛讖》曰：空穴無主奇人中，女子獨立又爲雙）。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

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

孝武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
明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初，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其餘皇子亦如之。
順帝諱準，字仲謀，小字知觀。
南齊太祖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穀中精細者稻，即道也；熟猶成也。《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將，皆帝之符應。（事具閨位徵應門。）
武帝諱賾，字宣遠，小字龍兒。
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
海陵王諱昭文，字季尚。
明帝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
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論者曰：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衛士識之。東昏已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天所命矣。）
和帝諱寶融，字知昭。
梁高祖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帝初爲梁王，將受齊禪，沈約言於帝曰：『讖之「行中水，作天子」，此乃歷然在記。』
簡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
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
敬帝諱方智，字惠相，小字法眞。
後梁宣帝諱察，字理孫。
明帝諱巋，字仁遠。
召國公諱琮，字溫文。
陳高祖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
文帝諱蒨，字子華。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
宣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初，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因以訪毛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或言後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敗亡之徵也。
東魏孝靜帝諱善見。
北齊文宣帝諱洋，字子進。母武明太后，以生帝於晉陽樂。其後，童謠曰：『一束蔓，兩頭然，河邊殺癩飛上天。』蔓然兩頭，於文爲高字；河邊殺癩爲水邊羊，指帝名也。
廢帝諱殷，字正道。初，文宣命邢邵爲帝名字，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
孝昭帝諱演，字延安。
武成帝諱湛。
後主諱緯，字仁綱。初清河末，武帝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
梁太祖諱晃，初名溫。唐僖宗中和三年授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天祐四年受禪，下令曰：『王者創業興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便人；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之言。爰考簡書，求於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或崇一德以徵稱，或爲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緗。寡人本名，兼於二字，且異帝王之稱，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況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規，事葉典儀，豈憚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於明德，日光顯契於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玄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
末帝諱頊，初名友貞，即位下制曰：『朕仰膺天眷，近雪家仇，旋開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群情見迫，三讓莫從，祗受推崇，懼不負荷。方欲蒸嘗寢廟，禋類郊丘，合徵定體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於文尚淺，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別圖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於已孤；而君父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虔遵古典，詳考前聞，允諧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涼德，尤愧嘉名，中外群僚，當體朕意。宜改名鍠。』貞明中又改爲頊，或解云：頊字一十一十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十月九日亡。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七《政和初禁人名字用天、君、主、聖、王字》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王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爲『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照疑罌。遂改『詔』爲『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爲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爲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甯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爲之。

宋・鄭樵《通志・氏族略・避諱》 宋以武公名司空，改爲司功氏。晉以僖侯名司徒，改爲司城氏。

籍氏避項羽諱，改爲席氏。　奭氏避漢元帝諱，改爲盛氏。
莊氏避漢明帝諱，改爲嚴氏。　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爲賀氏。
師氏避晉景帝諱，改爲帥氏。　姬氏避唐明皇諱，改爲周氏。
弘氏避唐明皇諱，改爲洪氏。　淳于氏避唐憲宗諱，改爲于氏。
啖氏避唐武宗諱，改爲澹氏。　敬氏避宋諱，改爲文氏，又爲恭氏。
恆氏避宋諱，改爲常氏。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四《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平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又卷六《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又《容齋三筆》卷一一《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虺蜴』、『胡然厲矣』之名，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傅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荊，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濟、勢、秉、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爲觸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諱下字內有從木從匀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太宗諱字內有從耳從火者，又有梗音，今爲人姓如故。高宗諱內從勹從口者亦然。眞宗諱從小從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下畫，則爲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爲『常』矣。

又卷一五《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楊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略】《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案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又《容齋四筆》卷一一《温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臨、大有字彦將。《舊史》不載彦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爲名，彦爲字，一以彦爲名，大爲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彦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録》引《顔思魯制》，中書舍人彦將行，證《表》爲是，然則唯彦博異耳，故或以

爲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勑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考之，高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酖，追尊爲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縣改爲恆農，徐弘敏改爲有功，韋弘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碑》叙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秦、彥將。以雅爲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以此爲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宋・周輝《清波雜誌》卷九《論帝姬》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謂避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讖。乃詔改正。乃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時，建請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使國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如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字學，亦不以爲言，何也？【略】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略】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又《老學庵續筆記》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謂之『誠』，謂死事之臣爲《誠節傳》，書中凡忠臣皆曰『誠臣』。書作於唐，猶爲隋避諱，驟讀之，殆不可曉。太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亦是避隋諱耳。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二　周以夏四月爲正月，於時卦屬《乾》，正陽用事故也。《詩》『正月繁霜』，作政音呼。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因名『政』，自後作『征』音呼。秦以十月爲歲首，夏則建寅之月，當爲四月，從此遂以建寅月爲正月，自後不改。至本朝以與仁宗御名同音，當時欲改正月作端月，或曰一月。有以政音爲言者，正遂作政音，如蒸餅則改曰炊餅，凡平聲呼者悉改焉。今人作『征』音呼非是，奏對尤不可。

又卷四　《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射之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猒辱之也。故漢人目溷器爲虎子，鄭司農注《周禮》，有是言。唐諱虎，改爲馬，今人云廁馬子者是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五《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於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又卷一七《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昏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謬矣！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四《辨誤・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

予按，《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又卷五《辨誤・丁産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録》云：『今之州縣造丁産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録》云：『吴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又卷七《事實・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嘗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羣特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又卷一三《記事・奏禁止聖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

又《禁名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徐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蓋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元祐間，文彦博之子守河陽，作堂以迎彦博之來。蘇軾名其堂曰「德威」，蓋取書「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謂「德威惟畏」乃堯事，不當以此名其堂。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恭覩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吴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筆：『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又《詔禁以天子稱》 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禁約。』依奏。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甲集《武林山》 余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唐有武林山。《舊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唐令劉道眞《錢唐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即靈隱山。《舊圖經》云：『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無所考據。』余嘗竊笑《舊圖經》既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爲一山，虎林又爲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爲《圖經》者，未嘗知武林避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則正合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虎林爲二山矣。

《宋史》卷一〇八《禮志一一》 廟諱。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者，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當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爲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爲「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推求義類，別無未盡。』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紹熙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並合改易。』嘉定十三年十月，司農寺丞岳珂言：『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攷國朝之制，祖宗舊諱二字者，皆著令不許並用。』又言『欽宗舊諱二字，其一從「亘」從「旦」，其一從「火」從「旦」，皆合回避。乞併下禮、寺討論，頒降施

行。』既而禮、寺討論：『所有欽宗、孝宗舊諱，若二字連用，並合回避，宜從本官所請，刊入施行。』從之。

《明史》卷五一《禮志五・廟諱》　天啓元年正月從禮部奏，凡從點水加各字者，俱改爲『雒』，從木加交字者，俱改爲『較』。惟督學稱較字未宜，應改爲學政。各王府及文武職官，有犯廟諱御名者，悉改之。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八《遵大路》　魏、晉間避武帝諱，凡從桑之字多改從參，八分桑字多寫從叒，形近易誤。《北山》詩『或慘慘畏咎』，《釋文》：『慘，本作懆。』抑《詩》『我心慘慘』，張參《五經文字》作懆。餘如『勞心慘兮』、『憂心慘慘』，竝當爲懆，是其類也。《廣雅・釋言》：『摻，操也。』蓋以其時操多假作摻，故遂以摻爲操耳。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高祖紀不書諱》　《史記》於高祖云字季，不書諱，餘帝則諱與字皆不書。《漢書》本紀因之，馬、班自以爲漢臣故耳。其餘各史則皆書諱某字某，沈約曾仕宋，而《宋書》亦皆書諱。夫史以紀實也，帝王之尊，當時爲臣子者固不敢書其名字，若史而不書，後何觀焉？各史不襲焉、班是也。

又卷五四《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稱諱順帝稱名》　《宋書・武帝紀》始稱高祖，後乃稱公，後又稱王，即眞後乃稱上，髣髴似陳壽《魏・武帝紀》之例。其書檄詔策等皆稱劉諱，此沈約本文也。而其間亦多有直稱裕者，則是後人校者所改，改之未淨，故往往數行之中，忽諱忽裕，牽率已甚，《南史》則槩稱帝，即眞稱上。

《南史・宋武帝紀》『封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宋》同，乃《宋》於此下又書『八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義隆即文帝也，故沈約稱諱，而忽稱諱，忽稱義隆，如此甚多，不可枚舉。亦後人校者改之而未淨，與武帝忽稱諱忽稱裕同。

《宋書》於《文紀》元嘉十三年九月書『立第二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第三皇子，孝武帝也，諱駿，因其爲帝，異於他子，故書諱。又『十六年閏月，以武陵王諱爲湘州刺史』，自後又三書『武陵王諱』。又《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正月，以冠軍將軍湘東王諱爲中護軍』，湘東王即明帝彧，本淮陽王，元嘉二十九年改封，自後又再書『湘東王諱』。又《明帝紀》『泰始七年七月，以第三皇子準爲撫軍將軍』，此順帝也。似以其爲亡國之主，故書名不諱，此等似皆沈約原文，而裕與義隆之或名或諱，則校者之疏。

又《宋書諱齊高帝名南史不諱》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七月，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云云，自下屢稱齊王。又『十二月，録公齊王入守朝堂』云云，自下屢稱録公齊王，『二年三月，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三年正月又書『太傅齊王』云云，凡此皆蕭道成也。《南史》皆直書名，《宋書》而出於齊臣則當諱，出梁臣則不必諱，然沈約修《宋書》，固在齊武代也。文惠太子宮伎尚識沈家令，約豈能不敬『齊高』哉？

又卷五五《各帝書諱》　《梁書》：『天監五年正月，立皇子諱爲晉安王。』簡文帝綱也。愚謂《梁書》於諸帝名皆稱諱，紀中甚多，不悉出。此書唐人所修，何必如是？《南史》直書爲得。

又卷六二《齊書諱南史直書》　《南齊書》凡『順』字皆改爲『從』，此蕭子顯避諱改也。考《齊》、《梁書》本紀皆以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此當是梁武帝之祖，疑亦誤，予別有辨。而梁之應諱『順』字則無疑，子顯，齊高帝之孫而仕於梁，書成於梁朝，故諱之，此皆子顯原文，如二十二卷《豫章文獻王嶷傳》『宋從帝』下注：『北雍本作「順」，宋本諱。』其下又一見，亦作『從帝』。其下載嶷上武帝啓，有『侍幸□宅』，□下注：『順之，宋本諱。』此乃幸蕭順之宅，故子顯直用墨圍耳。四十卷《魚復侯子響傳蕭順之》則作□，而其下注一『順』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諱。』凡此《南史》皆直書。

又《齊諱嫌名》　《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在宋末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南齊書》同。按：宣帝，高帝道成之父，長懋之曾祖也。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耳。然此事在宋本非功令，考《南齊書・百官志》太常、光禄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皆有丞，尚書有左右丞，皆不諱，而《州郡志》南琅琊郡有承縣，則并正名亦不諱矣。范蔚宗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辭不拜，當時習尚如此，非定制。若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則嫌名之諱始於隋，至唐益重。

又卷六四《淵明改深明》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南史》文，乃校書者改，其謬不可勝言。《宋書》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其上《周續之傳》云『續之入廬山，時劉

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然則本字淵明，後以字行，故又字元亮，甚顯白，李延壽避諱改「深明」，幷《續之傳》亦改「深明」，後之校《南史》者既改爲「字淵明」矣，此下兩句延壽原本必是「或云深明，字元亮」，乃又妄改如右，展轉惑人，校者之謬至此。

又《秣陵建康二縣分治秦淮南北》 陶弘景《眞誥》卷第十一《稽神樞》篇注：「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條以證淮水之南爲秣陵最爲明切，歐陽忞《輿地廣記》卷第二十四《江南東路》：「江寧府上元縣，故建康縣，本建業。晉武帝既復改建業爲秣陵，太康三年，又分秣陵之水北置建鄴縣，後避愍帝名，改曰建康。」此條以證淮水之北爲建康，亦最爲明切也。

又《避諱》 《南史》、《北史》與《梁》、《陳書》皆唐人修，應避唐諱，乃十干「丙」字，《梁》、《陳》書皆改作「景」，而《南史》不諱。又「虎」字，《南史》亦屢見，此皆後人校者所改，若諸葛長民之爲長人，宋孝武帝小字道民之爲道人，褚淵仍稱其字彥回，劉秉仍稱其字彥節，庾炳之仍稱其字仲文，宗炳之亦仍稱其字少文，獨江秉之不稱其字，仍書其名，《北史》「秉」作「康」，則是康之。《南史》作「秉」者，或後人依《宋書》之誤而改之。與夫虎之爲獸，爲彪，爲武，韓擒虎去「虎」字但稱擒，見《恩倖傳》。淵之爲深，梁貞陽侯淵明去「淵」字但稱明，《文學·賈淵》不稱名，稱其字希鏡，官名治中從事去「治」字但稱中從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則改之未盡者。竊謂凡延壽之所諱，後人當悉仍其舊，而於逐條下注明某字避唐某帝諱改，本當作某，如此方合，今則《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不改者尚有二三，既失延壽本來面目，又自亂其例，皆非也。至如《宋書·後廢帝江皇后傳》云「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又如《劉穆之傳》云「小字道民」，又如諸葛長民，又如《朱齡石傳》有黃虎，此類非一，乃沈約原文，唐人竟未及校改，若謂唐人已改，宋人又改從本字，則如《梁書·武帝紀》有獸睘，有王天獸，有龍驤獸步，有陳獸牙，有胡獸牙，實皆「虎」字，宋人何不改之？可見《宋》《齊》各書，唐人、宋人皆未細校。

又卷六六《唐人爲周諱惡》 《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紀》：「永熙三年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周書》同，彼無「武」字，傳寫脫也。孝武帝爲宇文泰酰弒，蓋帝在東魏時，猶起兵欲圖高歡，此泰所深忌者。雖被逼奔關中，泰僞迎而奉之，豈能一日安哉？帝非泰所立，泰故急弒之，而別立君。李延壽與令狐德棻皆唐人，相隔異代甚遠矣，何必爲之諱，而書法乃爾乎？且延壽前於《魏紀》已直書酰弒，今於《周紀》又爲之諱，即欲留紀體，亦宜云「周志」也，何自相岐乎？

又《李諱》 「天和六年五月景寅，以大將軍李諱」云云，此李昞也。《周書》作「虎」，後人妄改，虎已前卒，昞，虎之子也。《文帝紀》「李諱」，虎也；此「李諱」，昞也，以唐祖故皆稱諱。

又卷六八《齊人避諱》 北齊人稱周文帝，不稱其名爲宇文泰，而每稱其小字曰宇文黑獺者，以高歡之高祖名泰也。趙彥深名隱，乃不稱其名而稱字者，以高歡之六世祖名隱也。惟竇泰與歡皆以側陋起事，親暱而有功，竟未追改其名。

又《避諱之例》 避諱之例，《南史》已極糾紛，《北史》尤甚，如以「虎」爲「武」，見《魏高宗文成帝》興光元年紀，武頭、龍頭、本虎頭。又以爲「豹」，見《魏高祖孝文帝》太和三年紀，薛豹子，本虎子。「淵」爲「泉」，見《高宗文成帝》與安二年紀，天泉池，本天淵池。又以爲「深」，見《崔浩傳》字伯深，本伯淵。「世」爲「代」，蘇綽之子威傳「代族貴賤」，本世族。民爲人。見《高宗文成帝》太安四年紀，宰人，本宰民。又有因人名犯諱，改稱其字者，如劉延明本劉昞而稱延明，見本傳。李暎弟仁曜，據《魏書》亦本名昞而稱仁曜，見序傳。鄧彥海本鄧淵而稱彥海，見天興元年本紀。長孫承業本長孫稚，因高宗治之嫌名稱承業。見《魏肅宗孝明帝》正光元年紀。又有二名犯諱，去一字者，如韓擒虎爲韓擒，見《隋高祖》開皇八年、九年紀。蕭淵明爲蕭明，見《齊文宣帝》天保六年紀，《北齊書》同。王世積，隋煬帝時人，《隋書》有傳，而《北史》爲王積。見《高類傳》。又有不改其字而直稱爲諱者，如李虎直稱爲李諱。見《周文帝紀》，《周書》則作「虎」，令狐德棻同是唐人，彼乃校者改。又有以一字而改爲二字者，如趙剛之子仲卿傳「伸卿爲政猛，時人謂之猛獸」，此《隋書》諱改也，而《北史》又改云「時人謂之於菟」。又有改之

而即自明言之者，如《李煥傳》始平太守景下云：『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是景本名昞，《張齋傳》『本名犯廟諱』，是齋本名淵。例之不一如此，校者每改從本字，或添一字，如《王雅傳》仍云『子世積』，而改之未盡者亦多。至前代之君，史家例無諱，隋煬帝名廣，《北史》不諱，而《李德林傳》獨以廣爲諱，尤謬。

李延壽《進南史北史表》自稱『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穴長，揚其菁華』云云，見錢希白《南部新書》庚卷。愚謂延壽所鳩集者，豈無小益，若云去穴長，則所去往往不當，揚菁華，則菁華被割棄頗多，延壽自稱太夸矣。予循文指摘，記于上下隙處殆偏，欲悉著于篇，恐嫌累墜，今於《南史》存其十之七八，於《北史》存其十之二三云。

又卷七〇《舊書避唐諱》　《舊書》避唐諱，凡『丙』皆作『景』，《新書》則不諱。近本《舊書》亦作『丙』者，因聞人氏原本係後人所改，惟《則天皇后紀》一卷作『丙』者，是其原文，周不避唐諱，故存之以著其實。

又《世民不偏諱》　《舊》紀：『太宗爲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兩字兼避，廢闕已多，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後高宗即位。有司奏亦云。先帝二名，禮不偏諱，然太宗雖有是令，終唐世未嘗行也。

又《改昏葉宮》　《舊》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昏葉宮。』原本同，校本『宮』作『字』。以意揣之，必是以『昏』字之上『民』字、『葉』字之中『世』字犯諱，故改『昏』從『氏』、改『葉』從『冊』，校本是。

又卷八四《舊書避唐諱》　劉昫以唐爲本朝，故避其諱，而亦有不諱者，此乃後人所改，其諱者則改之未盡耳。如《舊・林士宏傳》『持書侍御史』，『持』本『治』也，而《封倫傳》仍有治書侍御史唐臨，《劉文靜傳》『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原本無『基』字，而《長孫順德傳》『劉宏基』，原本仍有『基』字，宏基本傳及《長孫無忌傳》同，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聊一見之。至於一百三十四卷《馬燧・渾瑊傳》贊云：『再隆基構，克殄昏氛。』運用『隆基』二字，則不可解。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八《唐人避諱之法》　唐人修諸史時，避祖諱之法有三：如『虎』字、『淵』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則稱其字，如《晉書》公孫淵稱公孫文懿，劉淵稱劉元海，褚淵稱褚彥回，石虎稱石季龍是也。否則竟刪去其所犯之字，如《梁書》蕭淵明、蕭淵藻，但稱蕭明、蕭藻，《陳書》韓擒虎但稱韓擒是也。否則以文義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稱猛獸，李叔虎稱李叔彪，殷淵源稱殷深源，陶淵明稱陶泉明，魏廣陽王淵稱廣陽王深是也。其後諱『世』爲『代』，諱『民』爲『人』，諱『治』爲『理』之類，皆從立義改換之法。

又卷二九《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無徽稱，臣下得直呼其名，蓋國俗淳樸，無中國繁文也。蒙哥殂於蜀，郝經上世祖書，謂蒙哥罕無故進兵於蜀，今已崩逝，大王宜迎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蒙哥即憲宗也，其時尚未有謚號，故臣下皆以名呼。《曹元用傳》，累朝皇后既崩者，未有謚號，猶各以名呼之，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名呼。又《遜魯曾傳》，時以武宗皇后眞哥無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魯曾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安得不爲立主配食。』是臣下稱皇后亦呼其名也。又世祖太子眞金，順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眞金，尤覺太無忌諱。按北俗本無諱名之例。遼興宗時，蕭韓家奴疏言，太祖之考夷離堇，至今猶以名呼，於是始追尊玄、德二祖。蓋北俗淳朴，本不諱名也。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四《謚文正》　凡臣工謚法，古以文正爲最榮，今人亦踵其說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且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說也。《野獲編》云：『劉瑾欲中傷楊邃庵一清，李西涯東陽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篤，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謚文正者，如有不諱，請以謚公。」西涯頓首稱謝，卒後果謚文正。』

避尊諱

《晉書》卷三四《羊祜傳》　祜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

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九《南方好避諱》 楊行密之據揚州，民呼蜜爲蜂糖。夫『蜜』、『密』二音也，呼吸不同，字體各異，亦出『茄子』、『伽子』之義。甚哉，南人之好避諱者如此。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一《楊行密稅輕》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記事・荀卿爲孫卿》 戰國時荀卿，姓荀，名況，趙人，所著書號《荀子》。後有跋尾云：『爲説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其後又稱孫卿者四。唐楊倞注云：『爲説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嘗疑以荀爲孫，未曉所謂。偶見孔穎達曰：『漢宣帝諱詢，故轉爲孫。』

又卷一四《類對・避羊祜孟浩然陽城名》 羊祜，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初，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名不可斥，更榜曰孟亭。商於有陽城驛，元稹以爲名與陽道州同，當避其諱，改爲避賢郵。乃知賢者爲人愛慕如此。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聖諱》 前代雖未有避聖諱之令，然而日在人心，能無凜凜。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杜石裴，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且用其語，故無嫌。韓文公詩：『柄用儒術崇丘軻。』王荆公詩：『驅馬臨風想聖丘。』猶云出以莊雅也。至杜子美《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帝王百世之師，呼而儕之于盜跖，可乎？

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三《孔子諱宜改讀期音》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雍正三年，上諭孔子諱理應回避，令九卿會議。九卿議以凡係姓氏，俱加阝爲邱；凡係地名，皆改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作『丘』。上諭：『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丘字，是未嘗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阝爲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聖至意。』謹按加阝作邱，至今遵行，至讀期音，則世無知者，宜申明之也。

避家諱

《晉書》卷二〇《禮志中》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表以黄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唐《唐律疏議》卷一〇《府號官稱犯父祖名》 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委親之官，即妄增年狀，以求入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疏】議曰：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其有貪榮昧進，冒居此官；祖父母、父母老疾，委親之官，謂年八十以上或篤疾，依法合侍，見無人侍，乃委置其親，而之任所；妄增年狀，以求入侍者，或未年八十及本非篤疾，乃妄增年八十及篤疾之狀；『及冒哀求仕者』，謂父母之喪，二十五月大祥後，未滿二十七月，而預選求仕：從『府號、官稱』以下，各合處徒一年。

宋《册府元龜》卷八六三《名諱》 生而制名，歿而是諱，蓋孝子因心之道，先王立禮之方。然而君所無隱，奉至尊也；臨文亦稱，存大義也。若乃畏冒諱之禁，慮犯上之咎，史家自變其例，連職難與之俱，理所未安，事必改作。其或惡其聲近，特以字行發乎智端，無所廢事；又若初不内出，人肆凌犯，形於諧玩，深辱士風；亦有封執沽名，矯枉傷正，是爲過當，殊非中禮。至於德愛在民，久而彌劭，衆爲之避，不亦躓乎！

晉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

宋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廢二山（二山，具、敖也，更以其鄉名山）。

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漢司馬遷父名談，遷作《史記・袁盎傳》，以宦者趙談爲趙同。（班固撰《前漢書》，復作趙談。）

後漢陳蕃子逸，爲魯相國人，爲諱改蕃縣曰皮。

晉江統爲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迴避，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加號繁侈，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

羊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及祜薨，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毛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靖王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及更稱小字。後爲安西將軍庾翼參軍。

王述父承，祖湛。述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王舒父名會。舒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

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表以黄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懼，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伯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宋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係內諱，故以字行。弘微位至侍中。

邵陵王友爲江州刺史，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時蕭子良爲王，友不廢此官。）

王弘爲太保，弘父珣仕晉爲司徒，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

謝超宗，靈運之孫，鳳之子，爲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文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侍不得，乃去。

范曄父名泰，曄作《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鄭泰字公業，皆作『太』字。曄至太子詹事。

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琨仕至武陵王師侍中。

梁謝朏之父名莊，宋明帝嘗敕朏與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朏位至中書令。

王亮父名佽。亮既爲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巕之，性粗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巕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佽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悠無心佽？乞告示。』亮不及履，下床跣而走。巕之撫掌，大笑而去。

張稷父名永。稷爲永寧太守，以郡犯諱，私改爲長寧。

北齊徐之才，父名雄。李平子諧於廣坐，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悦？』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之才位至太子太師。

隋劉臻父名顯。臻性好嗽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臻位至左僕射。

唐唐臨除永州刺史，以犯曾祖諱爲辭，改爲潮州刺史。

蔣儼除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改授太子右衛副率。

源乾曜罷侍中，遷太子少師，以曾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傅。

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崔寧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奏本管兵馬使、瀘州刺史。

韓澄與先代諱同，請改名潭。許之。

李涵爲太子少傅，充代宗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心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渭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辭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獎，更廁周行。宜佐遐藩，用誡薄俗。可歙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

蕭復爲兵部侍郎。德宗建中末，舒王誼爲諸軍行營兵馬元帥，以復爲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故特更之。

李竦除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鄂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竦以父名史，上疏陳讓，乃以爲檢校左散騎常侍，知鄂州事，使如故。

裴胄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

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韓愈爲賀作《辨諱》，令舉進士。

馮宿除華州刺史，以父名子華，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

晉崔居儉仕後唐，爲太常卿。閔帝應順初，明宗山陵合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於執政，乃授秘書監。居儉訴於人曰：『名諱有令式，在余何罪也。』

周王昭吉仕晉，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天福三年，昭吉奏：『臣伏睹《漢書》，昌邑中尉王吉是臣遠祖，避名之禮，允屬於斯。臣請改名澈。』從之。

陳觀仕晉，爲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開運三年，以觀爲右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

張鑄爲給事中。顯德三年，以鑄爲光祿卿，鑄以卿字與祖名同，援令式上訴，尋改授秘書監判光祿寺事。

宋・莊綽《雞肋編》卷中《自諱》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尚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又卷下《避諱亦人情近厚之一端》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諱辯》，以譏避之爲非。紹興中，范滂知鄂州，以父名嵎辭，不聽。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爲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曾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拜諫議大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音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蓋少異矣。宗室令時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馬隲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衡州，以縣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仁宗嘉祐六年》 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迴避。初，翰林學士、知

審官院賈黯言：『伏見大理寺丞雷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迴避，從其請。臣按《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禹與雨，邱與區也。偏爲二名不一一諱也。」據律文，諸府號、官稱有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釋曰：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爲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顯忠，而避中字，於《禮》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犯冒榮之律？如前代故事，東晉以王舒爲會稽內史，舒父名會，求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復改「會」爲「酇」，舒遂行。後又以舒子允之爲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譙王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又故事，無祖名辭命之制，唐賈曾除中書舍人，父名忠，固辭，議者以「中」是曹司之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雍熙中嘗下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知雄州，遣巡兵捕殺之，且破其船，乃復捕魚之禁。」』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〇《李長吉》　《摭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略】後舉進士。賀父名晉肅，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爲著《諱辨》二篇。』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避家諱嚴甚，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當時閑然非之。舉子就試，題目有犯其家諱者，皆託題目不便，不敢就試而出。其嚴固可知。惟《權文公集》皆不避其父名皋，此不可解。杜子美詩一部，未嘗使閑字，獨一聯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一處而已。頃見王侍郎欽臣云：「舊嘗疑此，以謂既不避，則不應只犯一字，後於薛樞密向家，得五代時人故本較之，乃是殷字，恐好事因本朝廟諱易之，而不暇省其父名也。」』苕溪漁隱曰：『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慢」，此字在句中，容或印本有誤，至於「汎愛容霜鬢，留懽卜夜閑」，「閑」字乃押韻，或云是「蘭」字，殊有理也。「鄰家閑不違」，山谷謂「問不違」，詩意乃佳。王原叔作「間」字，非也。「曾閃朱旗北斗殷」，介甫刊作「閑」字，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

《少陵詩總目》云：『「汎愛容霜髮，留歡上夜關」，而正文作「卜夜閑」，非也。不獨先生詩中鮮有犯其先諱，兼於屬對亦不工矣。』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一《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皋』，高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皋，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祗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爲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皋，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又《容齋三筆》卷一〇《鄂州興唐寺鐘》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剎曰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怟，怟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憲，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麈史》嘗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不書。』予又案楊溥時，

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爲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爲團練使，同將兵擊楚，爲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又卷一一《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它日贈中大夫，必爲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爲諫議矣，決不可行。遂止。李願爲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爲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爲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爲通議，而受之自如。

又《五筆》卷三《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爲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縝，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 王荊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敍』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宋・程大昌《續考古編》卷五《父祖名諱》 李仁甫嘗問予曰：『富鄭公父名言，富公乃官正言，何也？』予曰：『莫是本名犯濮王諱，故去襄存言也耶？』仁甫大以爲然。今按《六一集》，王文正公旦曾祖亦名言，而旦在太宗朝爲右正言，不避也，是殆不可曉矣。近閱李復圭《東齋紀聞》曰：『父祖名諱，官稱許避。如韓忠獻公父名保樞，而任樞密直學士；富鄭公父諱言，而任正言。詔不許避。文潞公子恭祖當遷博士，却許後次磨勘，便改金部員外郎；范鎮父諱度，不作度支，改金部；丁諷父諱度，亦改金部。』按此即富鄭公已嘗陳避，而詔不之許，史不及知耳。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 《避諱》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元宗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嫌名丸字避之。科場韻腳。用丸字者。皆黜落。高宗諱構。則併勾字諱之。至改句龍氏爲緱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謚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蓋當時已改尊稱爲興宗康皇帝。猶爲有說。而建文年號。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與炆字無少異。又何也。豈拘於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紛紛偃武修文。何以不議及此。至後章謚號。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二《諱字》 唐人諱虎，以虎林爲武林。諱昺，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爲深源。宋人諱恆，以田恆爲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爲威公。諱貞，以王文貞改爲文正。夫尊者之名，禮所宜諱，但缺一筆不寫完。如唐刻《孝經・聖孝碑》中，世、民、治等字可也。先朝太祖之名不諱，而於所逮事者則諱。然皆別易一字，往往失其文義。但既定爲令，自不敢不從。崇禎三年禮部頒行，諱太祖名下一字，竟不見遵行，何也？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不避廟諱》 唐避太宗御諱，率改『世』曰『代』。予讀皮襲美《文藪》，多不諱『世』字。鹿門《隱書》一條云：『三王之（代）〔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云：『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又皆『世民』二字連用。

清・周廣業《過夏雜録》卷一《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多避國諱。如以亨爲通，避肅宗諱；以豫爲逸，避代宗諱。《小畜・彖傳》下載虞翻曰：『需上變爲巽，與逸旁通，就四之坤初爲復。』又曰：『逸坤爲自我，兌爲西，乾爲郊。』《大象傳》下載虞翻曰：『逸坤爲文，乾爲德。』『初九，復自道』下虞翻曰：『謂從逸四之初成復卦。』此數條皆謂小畜旁通於豫也。全謝山《卦變圖説》不知爲諱，而改『逸』爲『遁』，因言：『旁通一例，以六爻對易言，乃虞氏有云「小畜與遯旁通」，是但以巽、艮相易而三陽不動，別是一法。則知游移變化，漢人已闢其端。而今但以咎宋儒，亦不考矣。』按：仲翔《易注》九卷自謂蒙先師之教，依經立注，又獨推荀爽知《易》，馬融、鄭玄、宋忠皆不及，固非漫

無師承者。今其書略見于《集解》，其旁通並無兩卦相易之法。惠定宇《易例》引之皆作豫，豈謝山所見本訛『逸』爲『遁』歟？但不應據以詆漢儒也。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九《蕭複父諱更官名》　《新・蕭瑀附復傳》：『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攷復父名衡，非行也，此云父諱，乃諱嫌名耳。以人臣家諱嫌名，至爲改官名，無理甚矣。《賈曾傳》：『父言忠，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馮宿傳》：『父子華，宿出爲華州刺史，避諱不拜。』《新五代史・雜傳・劉昫傳》：『唐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蠢。』唐人風氣相沿如此。

又《李賀不就進士以爲協律郎》　《舊・李賀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新書同。案康駢《劇談録》：『賀與元稹有隙，後當要路，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舉。』王定保《摭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進士乃科中一目，州縣卿貢但可謂之應進士舉，不可謂之就進士試。賀因人言，雖應舉，仍不赴禮部，故云不就試。史文非有誤也。故明有科無目，必待及第方成進士，其餘但呼舉人，與唐、宋異矣。又云：『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攷《職官志》，太常之屬有奉禮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李商隱作《賀小傳》云：『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賀集有《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詩，賀未及第，太約不過以恩澤得官，豈能遽正八品上階，當作『奉禮』爲是，新書亦作『協律』，誤與舊同，改爲『卒年二十七』則是也。

又卷九〇《韋聿避父嫌名》　《新・韋皋傳》末附皋兄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舊書無，此言新書所添也。但舊書不言皋與聿之父何名，新書既欲載此事，而其前亦竝無父名，令人不曉其何謂。權德輿《南康郡王家廟碑》『皋父名貴，與祕同音。』見《唐文粹》第六十卷。

又卷九四《改戊爲武》　歐史《梁紀》：『開平二年三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徐無黨注云：『梁嘗更「戊」曰「武」，而舊史悉復爲「戊」。』案凡有改制，史當因而書之，以著其實。梁既更「戊」曰「武」，史何以仍復爲「戊」乎？此非是。予得《重修牆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碑》搨本，碑末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吳越王鏐記』，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以『城』爲『牆』，以『戊』爲『武』者，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城，誠之嫌名；戊，茂之嫌名。此說是矣。又謂鄭樵謂十辰十二曰皆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蠶尾，戊本武，已本几。又據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白居易『有木名櫻桃』詩，以證『茂』可讀武，『戊』可與露、去等字爲韻。此說則非也。盜賊簒竊之朝，何知學問？彼欲避嫌名，強改『戊』爲『武』耳。鄭樵妄談，本不是援引。語轉可通，理雖有之，要豈朱梁所計及哉？『牆』從牀省聲，不從土，亂世不識字，亦不足責。

清・梁章鉅《浪跡三談》卷三《避家諱》　世傳杜子美母名海棠，故全詩不及海棠，此不知所出何典。子美父名閑，見《舊唐書・文苑》本傳，或疑本集詩曾兩押閑字，一《留夜宴》詩云：『臨懽卜夜閑。』一《諸將》詩云：『曾閃朱旗北斗閑。』以爲不避家諱，其實非也。有卞氏圜杜詩本，蓋出宋時，《夜宴》詩作『留懽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關字似闌字，因而筆誤耳。『北斗閑』作『北斗殷』，蓋《漢書》有『朱旗絳天』語，朱旗既閃，北斗自赤，應用殷字。惟是時宜祖正諱殷，俗本遂改作閑，全無義理，後此祧廟不諱，則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者萬無可疑，又何必改字以觸諱乎？

又《唐人避諱》　古人避家諱，有絕不可解者，李長吉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蓋此風起於六朝，而唐人因之。《唐律》有一條，云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疏義》云：『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蓋其初本避父祖名之本字，後乃并其嫌名而亦避之。《新唐書・賈曾傳》：『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名言忠，不拜。』《蕭復傳》：『進復戶部尚書、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改統軍長史。』降至五季，猶沿此習，《五代史・劉昫傳》：『太常卿崔居儉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蠢。』則不知此律何時始除也。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吏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啓，改康爲泰，改安爲寧。按寇萊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又汴京舊有平準務，因蔡京父名，改爲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又卷八《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爲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即怒。于是舉州皆諱燈爲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揭于閙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爲笑。刻意爲此，必有爾許話柄。又某朝官詔事蔡京，呼之爲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箠苔，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恥乃至于此。又《宋稗類鈔》載：『有上官某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卑職申郡守不理，即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即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況己名乎？

避惡諱

宋・鄭樵《通志・氏族略・避諱》　端木賜之後改爲木氏，又爲沐氏。

墨台之後改爲墨氏，又改爲怡氏。

刁氏之後改爲勺。伍氏之後改爲五。

巴氏之後改爲杷。鞠氏之後改爲麴。

譚氏之後改爲覃。仇氏之後改爲求。

銅鞮氏之後改爲逌。鄙邪氏之後改爲邪。

滕氏之後改爲騰。秣氏之後改爲末。

陸氏之後改爲褥。郜氏之後改爲浩。

胙氏之後改爲作。杞氏之後改爲抱。

樓氏之後改爲蓋。薛氏之後改爲蘗。

棘氏之後改爲棗。凡氏之後改爲汎。

鮮卑氏之後改爲庫狄。圈氏去『口』爲卷氏。

章氏避仇爲章仇氏。

疎氏避王莽之難，去『足』爲束。又云，疎廣之曾孫彥，避王莽於太原，改爲太傅。

牛金之子逃難改爲牢，後改寮，後又爲牛氏。

臣謹按：避仇之說多非，或省文，或訛音，何必爲避仇也。據皇甫謐云，凡氏遭秦亂，避地添『水』爲汎氏，此何所憑哉？凡氏者，凡伯之後，以國爲氏。汎者，周之邑也，其大夫食采於此，其後之人以邑爲氏。自是兩家源流，應知避地改姓之說多附會。然疎廣之後爲東，爲太傅，牛金之後爲牢，爲寮，此又爲避地之事明矣。

宋・洪邁《容齋隨筆　三筆》卷一四《政和文忌》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攷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入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爲忌，今悉紬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爲「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幸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九《改惡人姓名》　惡其人而改其姓名，蓋本於《左傳》所云檮杌、饕餮、渾沌、窮奇之類，然此但加以惡稱，非易其氏名，且非朝制也。其改爲惡姓惡名者，王莽以單于囊知牙斯不順命，改匈奴單于爲降奴單于，此已開其端。後漢桓帝誅梁冀，惡梁姓，時鄧后猶冒梁姓，乃改后姓爲薄，此改姓也。吳孫皓殺何定，以其惡似張布，乃改定名爲布，此改名也。晉成帝時，南頓王司馬宗有罪誅，貶其族爲馬氏。宋竟陵王劉誕反，伏誅，孝武帝改其姓爲留氏。又改晉熙王

母謝氏爲射氏。齊明帝殺魚腹侯子響，改其姓爲蛸氏。梁武帝弟子正德奔魏，尋又亡歸，帝改其姓爲背氏。豫章王綜奔魏，帝惡其悖逆，改其子直爲悖氏。武陵王紀起兵，被誅，元帝改其姓爲饕餮氏。隋楊玄感反，伏誅，煬帝改其姓爲梟氏。唐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爲武后所殺，武后改王皇后姓爲蟒氏，蕭良娣姓爲梟氏。武后又殺其姪武惟良、武懷運，皆改姓蝮氏。革命後，琅琊王沖、越王貞起兵復唐，事敗被殺，皆改姓虺氏；連坐之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王藹、黃公譔、東莞公融、常樂公主，亦改爲虺氏。契丹首領李盡忠及孫萬榮反，后遣兵討之，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突厥默啜入寇，改其名曰斬啜。又骨咄祿入寇，改其名曰不卒祿。中宗時，成王千里欲誅武三思黨宗楚客等，不克，被誅，改姓蝮氏。玄宗初，太平公主謀逆，竇懷貞懼罪投水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宗室李晉亦與太平之謀，被誅，改姓厲氏。皆亂世不經之陋例也。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九《人死別稱》　凡人死，曰卒，曰沒，曰疾終，曰溘逝，曰物故，曰厭世，曰棄養，曰捐館舍，此人所熟知也，而顏魯公撰《徐府君神道碑》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於相州之安陽。』又有稱啓手足者，獨孤及撰《夫人韋氏墓志》云：『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又權德輿撰《杜岐公志銘》云：『十一月辛酉，啓手足於京師。』又梁肅撰《皇甫縣尉志銘》云：『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又宋李宗諤撰《石保吉碑》云：『啓手足於豐義坊私第。』又有稱隱化者，陳子昂爲其父元敬志銘云：『隱化於私宮。』又有稱遷神者，柳宗元撰《崔敬志銘》云：『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有稱解駕者，見《許長史舊館壇碑》，有稱遁化者，見顏魯公撰《李元靖碑》。又女僧卒亦有稱遷神者，見李志暕《唐興聖尼法澄銘》，亦有稱遷化者，見《唐宣化寺尼見行墝銘》，有稱捨壽者，見《唐濟度寺尼法願志銘》。僧卒有稱遷形者，亦有稱遷化者，見《唐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有稱示滅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六《忌用大行字》　宋孫升《孫公談圃》載：崔公度伯易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按太、大二字通用，忌太行實即忌大行也。觀孫公此條，上載蘇明允作《權書》，永叔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可知其意矣。是大行二字爲時忌，宋世已然也。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囚、禍、傾、隤、毀、偃、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遘、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屯、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剋、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沉、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別、逝、泉、陵。按晏駕二字、升遐二字連用，誠宜避之，今分列二處，不相連屬，豈單用亦不可邪？典、憲、法等字，亦在所避，不知何故。

俗諱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天下方俗所諱》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卧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而破也。泗洲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眞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爲『女

和尙』。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尙以姦敗，良家女多爲所染故爾。衞卒諱『乾』，醫家諱『顚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赤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臙脂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有說，特未知耳。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棃』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藉』，以『榔槌』爲『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社會生活禁忌分部

綜述

漢・王充《論衡》卷二三《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

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西]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與]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

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

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宅），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愼。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愼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曉）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喪），見佗人之柩。

夫徒，善（鼻）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以]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

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愼，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

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愼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

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肉）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感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

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徵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核）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核）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

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漬於溝，不以爲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

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

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

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舉也］。已舉之，父母禍（偶）死，則信而謂之眞矣。

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月］與二月何殊？五［月］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矣］，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

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

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此月］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

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愼，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世］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脩冢之人，冀人來代己也。諸言『毋』者，敎人重愼，勉人爲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俗說：雷鳴不得作醬，雷已發聲作醬，令人腹內雷鳴。謹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

又　五月五日，不得曝床蔗席。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己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　丙編》卷三《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弔焉。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清・談遷《棗林雜俎》之《制日伐日》　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專日者大吉，若制日伐日必凶。《靈寶經奇門書》云：假如甲子日，子水生甲木，下生上也爲義。乙丑日，乙木克丑土，上克下也爲制。戊辰日，上下無犯爲專。庚午日，午火克庚金，下克上也爲伐。丁丑日，丁火生丑土，上生下也爲寶。晉時拜官封爵用寶日，上任用義日。《五雜俎》。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漢公主不諱私夫》　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爲主人翁。《東方朔傳》武帝女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歲，主以長姊入禁中供養帝。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詔外人，欲援列侯尙主例，爲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書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政，不許。《霍光傳》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聞之，不以爲怪，親王大臣且爲上書乞封，其時宮庭淫逸之習，固已毫無忌諱。《東方朔傳》謂，自董偃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蓋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六《忌純白》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掖庭宮嬪，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俸稍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爲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按此知宋人已以純白爲忌。

婚姻禁忌

《漢書》卷八《宣帝紀》　五鳳【略】二年【略】秋八月，詔曰：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南齊書》卷九《禮志上》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勑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遣舅姑也。

隋・王通《文中子中説》卷六《禮樂篇》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阮逸注：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黄帝六代孫大任；薛姓出黄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劉，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略】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阮逸注：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略】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　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疏曰：『【略】又士庶親迎之儀，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實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婚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其有犯者，有蔭家請準犯名教例附簿，無蔭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制從之。

北宋・阮逸《文中子中説》卷八《魏相篇》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阮逸注：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阮逸注：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略】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阮逸注：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略】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姑存之可也。』

《宋會要輯稿》卷二一七一八《刑法二之七六》　都轉運司奏三伏覩律節文，諸堂外甥女不得爲婚姻，違者杖一百，離之《刑統疏議》：『外甥女亦係堂姊妹所生者，於身雖無服，據理不可爲婚，契勘上件律文，止爲堂外甥女不得爲婚，即未審再從姊妹所生女合與不合成婚，有此疑惑，乞申明降下。』刑部參詳，律稱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幷不得爲婚者，蓋爲母之同列及已身卑幼，使尊卑混亂，人倫失序，故不得爲婚姻。雖《刑統議》止稱堂外甥女，謂堂姊妹所生，緣律內稱男不得娶已之再從姨，其再從舅者婚再從姊妹所女，即與男娶再從姨尊卑事體無異，於理亦合禁止。從之。

《宋刑統》卷一三《户婚律・居喪嫁娶》　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爲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疏〕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爲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議曰〕父母之喪，終身憂戚，三年從吉，自爲達禮。夫爲婦天，尚無再醮。若居父母及夫之喪，謂在二十七月內，若男身娶妻，而妻女出嫁者，各徒三年。妾減三等，若男夫居喪娶妾，妻女作妾嫁人，妾既許以卜姓爲之，其情理賤也，禮數既別，得罪故輕。各離之，謂服內嫁，娶妻妾並離之。而共爲婚姻者，謂妻父稱婿，婿父稱姻，二家相知，是服制之內，故爲婚姻者，各減罪五等，得杖一百。娶妾者，合杖七十。不知者，不坐。又云：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議曰〕若居周親之喪嫁娶，謂男夫娶婦，女嫁作妻，各杖一百。卑幼減二等，雖是周服，亡者是卑幼，故減二等，各杖八十。妾不坐，謂周服內男夫娶妾，婦作妾嫁人，並不坐。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減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論。〔疏議曰〕祖父母、父母既被囚禁，固身囹圄，子孫嫁娶，名教不容。若祖父母、父母犯當死罪，嫁娶者徒一年半；流罪，徒一年；徒罪，杖一百。若娶妾及嫁爲妾者，即準上文減三等。若周親尊長主婚，即以主婚爲首，男女爲從。若餘親主婚，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事由男女，即男女爲首，主婚爲從。其男女被逼，或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並主婚獨坐。注云『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論』，謂奉祖父母、父母命爲親，故律不加其罪。依令，不得宴會。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疏議曰〕居父母喪，與應合嫁娶之人主婚者，杖一百；若與不應嫁娶人主婚，得罪重於杖一百，自從重科。若居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律雖無文，從『不應爲重』，合杖八十。其父母喪內，爲應嫁娶人媒合，從『不應爲重』，杖八十。夫喪從輕，合笞四十。

又卷一四《户婚律・同姓及外姻有服共爲婚姻》 諸同姓爲婚者，各徒二年。緦麻以上，以姦論。若外姻有服屬，而尊卑共爲婚姻，及娶同母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謂妻所生者。餘條稱前夫之女，準此。亦各以姦論。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妻，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爲婚姻，違者各杖一百。並離之。〔疏〕諸同姓爲婚者，各徒二年。緦麻以上，以姦論。〔議曰〕同宗共姓，皆不得爲婚，違者，各徒二年。然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德功，邑居官爵，事非一緒。其有祖宗遷易，年代寖遠，疏源析本，罕能推詳。至如魯衛文王之昭，凡蔣，周公之裔，『與御名下一字同，改爲裔。』初雖同族，後各分封，並傳國姓，以爲宗本。若與姬姓爲婚者，不在禁例。其有聲同字別，音響不殊，男女辯姓，豈宜仇匹，若陽與楊之類。又如近代以來，特蒙賜姓，譜牒仍在，昭穆可知，今姓之與本枝，並不合共爲婚媾。其有複姓之類，字或同，受氏既殊，元非禁限。若同姓緦麻以上爲婚者，各依《雜律》姦條科罪。〔問曰〕同姓爲婚，各徒二年。未知同姓爲妾，合得何罪？〔答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決蓍龜，本防同姓。同姓之人，即嘗同祖，爲妻爲妾，亂法不殊。《戶令》云：『娶妾仍立婚契。』即驗妻妾俱名爲婚，依準禮令，得罪無別。又云：若外姻有服屬，而尊卑共爲婚姻，及娶同母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注云：謂妻所生者。餘條稱前夫之女，準此。又云：亦各以姦論。〔議曰〕外姻有服屬者，謂外祖父母、舅、姨、妻之父母。此等若作婚姻者，是名『尊卑共爲婚姻』。及娶同母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注云『謂妻所生者』，謂前夫之女，後夫娶之，是妻所生者。如其非妻所生，自從本法。餘條稱前夫之女者準此，據雜律『姦妻前夫之女』，亦據妻所生者，故云『亦準此』。各以姦論。其外姻雖有服，非尊卑者，爲婚不禁。又云：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爲婚姻，違者各杖一百。並離之。〔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違此爲婚者，各杖一百。自『同姓爲婚』以下，雖會赦，各離之。諸嘗爲祖免親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緦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姦論。妾各減二等，並離之。〔疏議曰〕高祖親兄弟、曾祖堂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兄弟、身四從兄弟、三從姪、再從姪孫，並緦麻絕服之外，即是『祖免』。既同五代之祖，服制尚異他人，故嘗爲祖免親之妻，不合復相嫁娶。輒嫁娶者，男女各杖一百。緦麻及舅甥妻，謂同姓緦麻之妻，及爲舅妻若外甥妻，而更相嫁娶者，其夫尊卑有服，嫁娶各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姦論。小功之親，多是本族，其外姻小功者，唯有外祖父母，若有嫁娶，一同姦法。若經作祖免親妾者，各杖八十；緦麻親及舅甥妾，各杖九十；小功以上，各減姦罪二等，故云『妾各減二等』。並離之。姦妾，本條減妻一等，此條『以姦論，妾減二等』，即是娶妾者，累減三等。稱『以姦論』者，並依姦法。小功之妻，若寡在夫家而嫁娶者，各依姦小功以上妻法。其被放出，或改適他人，即於前夫服義並絕，姦者，依律止是凡姦，若其嫁娶，亦同凡姦之坐。又稱妾者，據元是祖免以上親之妾，而娶者，得減一等。若是前人之妻，今娶爲妾，止依娶妻之罪，不得以妾減之。如爲前人之妾，今娶爲妻，亦依娶妾之罪。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徒一年；周親嫁者，減二等。各離之。女追歸前家，娶者不坐。〔疏議曰〕婦人夫喪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嫁子。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謂大功以下而輒強嫁之者，合徒一年。周親嫁者，謂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及姪，而強嫁之者，減二等，杖九十。各離之。女追歸前家，娶者不坐。

又《娶逃亡婦女》 諸娶逃亡婦女爲妻妾，知情者與同罪，至死者減一等，離之。即無夫，會恩免罪者，不離。〔疏議曰〕婦女犯罪逃亡，有人娶爲妻妾，若知其逃亡而娶，流罪以下，并與同科。唯婦人本犯死罪而娶者，流三千里，仍離之。即逃亡婦女無夫，又會恩赦得免罪者，不合從離。其不知情而娶，準律無罪。若無夫，即聽不離。

又《監臨婚娶》 諸監臨之官，娶所監臨女爲妾者，杖一百；若爲親屬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監臨者，減一等。女家不坐。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姦論，加二等。爲親屬娶者，亦同。行求者，各減二等。各離之。〔疏〕諸監臨之官，娶所監臨女爲妾者，杖一百；若爲親屬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監臨者，減一等。女家不坐。〔議曰〕監臨之官，謂職當臨統案驗者，娶所部人女爲妾者，杖一百。爲親屬娶者，亦合杖一百。親屬，謂本服緦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既是監臨之官爲娶，親屬不坐。若親屬與監臨官同情強娶，或恐喝娶者，即以本律首從科之，皆以監臨爲首，娶者爲從。其在官非監臨者，謂在所部任官而職非統攝案驗，而娶所部之女，及與親屬娶者，各減監臨官一等。女家並不合坐。其職非統攝，臨時監主而娶者，亦同。仍各離之。又云：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姦論，加二等。注云：爲親屬娶者，亦同。又云：行求者，各減二等。各離之。〔議曰〕有事之人，或妻若妾，而求監臨官司曲法判事，娶其妻妾及女者，以姦論，加二等。其娶者有親屬應加罪者，各依本法，仍加監臨姦

罪二等。爲親屬娶妻亦同，皆同自娶之坐。行求者，各減二等，其以妻妾及女行求，嫁與監臨官司，得罪減監臨二等。親屬知行求枉法，而娶人妻妾及女者，自依本法爲從坐。仍各離之者，謂夫自嫁妻妾及女，與枉法官人，兩俱離之。妻妾及女理不自由，故並不坐。〔準〕《戶令》：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又《和娶人妻》　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減二等。各離之。即夫自嫁者，亦同。仍兩離之。〔疏議曰〕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若和嫁娶妾，減二等，徒一年。各離之，謂妻妾俱離。即夫自嫁者，亦同，謂同嫁妻妾之罪，二夫各離，故云『兩離之』。諸卑幼在外，尊長後爲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從尊長。違者，杖一百。〔疏議曰〕卑幼，謂子、孫、弟、姪等。在外，謂公私行詣之處。因自娶妻，其尊長後爲定婚，若卑幼所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從尊長所定。違者，杖一百。尊長，謂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還合。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疏議曰〕伉儷之道，義期同穴，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不合出之。七出者，依令：『一無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義絕，謂『毆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殺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殺，及妻毆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殺傷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與夫之緦麻以上親，若妻母姦及欲害夫者，雖會赦，皆爲義絕』。妻雖未入門，亦從此令。若無此七出及義絕之狀，輒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謂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取無所歸。而出之者，杖一百，並追還合。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謂惡疾及姦，雖有三不去，亦在出限，故云『不用此律』。〔問曰〕妻無子者，聽出。未知幾年無子，即合出之？〔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聽立庶以長。』即是四十九以下無子，未合出之。諸犯義絕者離之，違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疏〕諸犯義絕者，離之，違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議曰〕夫妻義合，義絕則離。違而不離，合得一年徒罪。離者既無各字，〔四〕得罪止在一人，皆坐不肯離者。若兩不願離，即以造意爲首，隨從者爲從。皆謂官司判爲義絕，方得此坐，若未經官司處斷，不合此科。若夫妻不相安諧，謂彼此情不相得，兩願離者，不坐。又云：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議曰〕婦人從夫，無自專之道，雖見兄弟，送迎尚不踰閾。若有心乖唱和，意在分離，背夫擅行，有懷他志，妻妾合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故云『加二等』。室家之禮，『犯冀祖廟諱，改爲禮』。亦爲難久，帷薄之內，能無忿爭，相嗔暫去，不同此罪。〔問曰〕妻妾擅去，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其有父母周親等主婚，若爲科斷？〔答曰〕下條：『嫁娶違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若周親尊長主婚者，主婚爲首，男女爲從。』父母知女擅去，理須訓以義方。不送夫家，違法改嫁，獨坐父母，合徒三年。其妻妾之身，唯得擅去之罪。周親主婚，自依首從之法。〔準〕周顯德五年七月七日敕條：妻擅去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娶者，並與同罪。如不知其有夫者，不坐；娶而後知者，減一等。並離之。父母主婚者，獨坐父母，妻妾唯得擅去之罪。周親等主婚，分首從。

又《主與奴娶良人》　諸與奴娶良人女爲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爲婢者，流三千里。即妄以奴婢爲良人，而與良人爲夫妻者，徒二年。奴婢自妄者，亦同。各還正之。〔疏〕諸與奴娶良人女爲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爲婢者，流三千里。〔議曰〕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與奴娶良人女爲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合徒一年，仍離之，謂主得徒坐，奴不合科。其奴自娶者，亦得徒一年半。主不知情者，無罪。主若知情，杖一百；因而上籍爲婢者，流三千里。若有爲奴娶客女爲妻者，律雖無文，即須比例科斷。《名例律》：『稱部曲者，客女同。』《鬬訟律》：『部曲毆良人，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其良人毆部曲，減凡人一等，奴婢又減一等。即部曲、奴婢相毆傷殺者，各依部曲與良人相毆傷殺法。』注云：『餘條良人部曲、奴婢私相犯，本條無正文者，并準此。』奴娶良人，徒一年半，〔五〕即娶客女減一等，合徒一年。主知情者，杖九十；因而上籍爲婢者，徒三年。其所生男女，依《戶令》：『不知情者，從良；知情者，從賤。』又云：即妄以奴婢爲良人，而與良人爲夫妻者，徒二年。注云：奴婢自妄者，亦同。又云：各還正之。〔議曰〕以奴若婢，妄作良人，嫁娶爲良人夫婦者，所妄之罪，合徒二年。奴婢自妄嫁娶，亦徒二年。〔六〕各還正之，稱『正之』者，雖會赦，仍改正之。若娉財多，準罪重於徒二年者，依『詐欺』計贓科斷。〔準〕《戶令》：諸奴婢詐稱良人，而與良人及部曲、客女爲夫妻者，所生男女并從良，及部曲、客女知情者，從賤。即部曲、客女詐稱良人，而與良人爲夫妻者，

所生男女亦從良；知情者，從部曲、客女。皆離之。其良人及部曲、客女被詐爲夫妻，所生男女經一載以上不理者，後雖稱不知情，各同知情法。如奴婢等逃亡，在別部詐稱良人者，從上法。

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爲婚，違者，杖一百。官戶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即奴婢私嫁女與良人爲妻妾者，準盜論。知情娶者，與同罪。各還正之。〔疏〕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爲婚，違者，杖一百。官戶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議曰〕雜戶配隸諸司，不與良人同類，止可當色相娶，不合與良人爲婚。違律爲婚，杖一百。官戶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謂官戶亦隸諸司，不屬州、縣，亦當色婚嫁，不得輒娶良人，違者亦杖一百。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合徒一年半。官戶私嫁女與良人，律無正文，并須依首從例。又云：即奴婢私嫁女與良人爲妻妾者，準盜論。知情娶者，與同罪。各還正之。〔議曰〕奴婢既同資財，即合由主處分，輒將其女私嫁與人，須計婢贓，準盜論罪，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知情娶者，與奴婢罪同；不知情者，不坐。自『雜戶與良人爲婚』以下，得罪仍各離而改正。其工、樂、雜戶、官戶，依令『當色爲婚』，若異色相娶者，律無罪名，並當『違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太常音聲人，依令『婚同百姓』，其有雜作婚姻者，並準良人。其部曲、奴婢有犯，本條無正文者，依律各準良人。如與雜戶、官戶爲婚，並同良人共官戶等爲婚之法，仍各正之。

又《違律爲婚》 諸違律爲婚，雖有媒娉，而恐喝娶者，加本罪一等；強娶者，又加一等。被強者，止依未成法。即應爲婚，雖已納娉，期要未至而強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違者，各杖一百。〔疏〕諸違律爲婚，雖有媒娉，而恐喝娶者，加本罪一等；強娶者，又加一等。被強者，止依未成法。〔議曰〕依律不許爲婚，其有故爲之者，是名『違律爲婚』。假如雜戶與良人爲婚，雖有媒娉，而恐喝娶者，加本罪一等，本坐合杖一百，加一等，處徒一年。強娶者，又加一等，謂以威若力而強娶之，合徒一年半。被強者，止依未成法，下條『未成者各減已成五等』，女家止笞五十之類。又云：即應爲婚，雖已納娉，期要未至而強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違者，各杖一百。〔議曰〕即應爲婚，謂依律合爲婚者。雖已納娉財，元契吉日未至，而男家強娶；及期要已至吉日，而女家故違不許者，各杖一百得罪，依律不合從離。

諸違律爲婚，當條稱『離之』、『正之』者，雖會赦，猶離之、正之。定而未成，亦是。娉財不追，女家妄冒者，追還。〔疏議曰〕違律爲婚，謂依律不合作婚而故違者。當條稱『離之』，謂上條『男家妄冒，或女家妄冒，離之』。又『正之』者，謂上條『奴婢私嫁女與良人，仍正之。』雖會大赦，稱『離之』者，猶離之，稱『正之』者，猶正之。定而未成亦是，假令雜戶與良人爲婚已定，監臨之官娶所監臨女未成，會赦之後，亦合離、正，故云『定而未成，亦是』。男家送財已訖，雖合離、正，其財不追。若女家妄冒，應離、正者，追財物還男家。凡稱『離之』、『正之』者，赦後皆合離、正。《名例律》云：『會赦，應改正，經責簿帳而不改正，各論如本犯律。』應離之輩，即是赦後須離，仍不離者，律無罪條，猶當『不應得爲從重』，合杖八十。若判離不離，自從姦法。諸嫁娶違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本條稱『以姦論』者，各從本法，至死者減一等。若期親尊長主婚者，主婚爲首，男女爲從。餘親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事由男女，男女爲首，主婚爲從。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未成者，各減已成五等。媒人各減首罪二等。〔疏〕諸嫁娶違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議曰〕嫁娶違律，謂於此篇內不許爲婚，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爲奉尊者教命，故獨坐主婚，嫁娶者無罪。假令祖父母、父母主婚，爲子孫娶舅甥妻，合徒一年，唯祖父母、父母得罪，子孫不坐。注云：本條稱『以姦論』者，各從本法，至死者減一等。〔議曰〕本條稱『以姦論』者，謂上條『緦麻以上以姦論』。假令父與其子娶子之從母，依《雜律》：『姦從母者，流二千里；強者絞。』即父亦得流一千里，同雜犯。其子若自犯，有官者仍除名。此名『各從本法』。至死減一等者，若強娶從母爲妻，或婚寡伯叔母非被出及改嫁者，本條合死，今減一等，合流三千里。又云：若期親尊長主婚者，主婚爲首，男女爲從。餘親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事由男女，男女爲首，主婚爲從。〔議曰〕周親尊長次於父母，故主婚爲首，男女爲從。餘親主婚者，餘親，謂周親卑幼及大功以下主婚，即各以所由爲首，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事由男女，男女爲首，主婚爲從。雖以首從科之，稱『以姦論』者，男女各從姦法，應除名者，亦除名。又云：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議曰〕男女被逼，謂主婚以戚若力，男女理不自由，雖是長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獨坐，男女勿論。又云：未成者，各減已成五等。媒人各減首罪二等。〔議曰〕未成者，謂違律爲婚，當條合得罪，定而未成者，減已成五等。假有同姓爲婚，合徒二年，未成，即杖八十，此是名『減五等』。其媒人猶徒一年，未成者杖六十，是名『各減首罪二等』。各準當條輕重，依律減之。略舉同姓爲例，餘皆倣此。凡違律爲婚，稱『強』者，皆加本罪二等；稱『以姦論』有強者，止加一等。媒人各減姦罪一等。

《明史》卷一三七《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略】上疏論婚

姻律曰：『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即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帝許之。

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卷八《忌辰禁嫁娶自雍正始》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忌辰婚娶，爲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今時憲書，於忌辰不載宜嫁娶字。世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永爲定式。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禁刑之令弛矣。按作樂既有禁，則嫁娶自不得行矣。

又《國忌不行刑》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刑統》載唐大和七年，敕準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按此知今制國忌日不行刑，蓋猶沿唐制也。

歲時禁忌

《管子・輕重甲》　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一《廣知》　月朔日勿怒。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樹木，五月五日勿見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惡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牀席，十月五日勿罰責人，十一月十一日可沐浴，十二月三日可戒齋，如此忌，三官所察。凡存修不可叩頭，叩頭則傾九天，覆泥，九天帝號於上境，太乙泣於中田，但心存叩頭而已。

又《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冼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玄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

沈約答庾光禄書云：『忌日制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制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晦匿，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寔在於此。』

顔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卒有急迫，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　貞觀太宗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

宋・陳正敏《遯齋閑覽》　仕官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兀之說。或云：當是元字。然數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予同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舊曆所不載。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三長善月與二瓦》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贍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爲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

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倣爲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爲『上瓦』，五月爲『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爲『上瓦』，坤爲『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宋・姚寬《西溪叢語》附録《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於唐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按《南山鈔》云：『此儀自道安法師布置。』又，《賢愚經》云：『爲蛇施金設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達王經》云：『佛昔爲大姓家子，爲父供養三寶，父命子傳香。』此云『行香僧手中』與『傳香』，今世國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拈香爲別矣。按，《唐會要》：『開成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雖誕節，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爲行香始於後魏江左，非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六《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宋・程大昌《續考古編》卷四《五月不可出官》 高洋謀篡東魏，筮之，遇《乾》之九五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其位。』洋不從。《紀事》二十三。《風俗通》：『五月到官，至免不遷。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四府所薦。』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 《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孕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昧。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

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七《交印避忌》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鎮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除擢，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眞黃道也。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七 正月不食生葱，三月勿食小蒜，四月勿食大蒜，五月勿食薤，六月七月勿食茱萸，成血痢。八九月勿食薑，並肝心肺。十月勿食椒，十一月十二月勿食戴甲之物，並脾胃。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二《事始・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說無稽也。其後見竇苹《唐書音訓》，其注高祖紀：『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釋氏《智度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贍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政以此耳。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以爲供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蓋沿唐故事。但歷時久遠，無有能討其源流者耳。偶讀竇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所不讀。

又《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于唐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按南山鈔云：『此儀自道安法師布置。』又賢愚經云：『爲蛇施金設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達王經云：『佛昔爲大姓家子，爲父供養三寶。父命子傳香。』此云『行香僧手中』與『傳香』，今世國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拈香爲別矣。按，唐會要：『開成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

後，便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雖誕節，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爲行香始于後魏江左，非也。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五　犖撰食物，法有禁。惟元正、冬至、寒食三節，開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數十笏銀，或以樂藝女人，爲一擲；其他百物，無不然，非如今常得犖撰也。

又卷八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十一月則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陰陽家襲其說，不知其義，乃曰：『臣下屬商，本朝以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始於唐，唐以土德，豈亦有所避耶？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二《律歷・時令》　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〇《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之說，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三初三，十二，二十一日。八初八日，十七日。九初九日，十八日。五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一初一，初十，十九日。二初二，十一，二十日。七初七日，十六日。六初六日，十五日。

宋・戴埴《鼠璞》卷上《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黄帝雜忌》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鹹傷筋，醋傷骨，飽傷肺，飢傷氣，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凡向北勿安牀，勿面北坐。夜卧勿覆其頭，人魘勿令燈照，喚之定死無疑。正月寅日燒白髮吉，凡寅日翦手甲，午日翦足甲，又燒白髮吉。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五《辯証類・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廣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釋庵以此『屠蘇』二字。今以爲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字於己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記三。因方上有之。今曰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藥用大黄配以椒桂，似即崔實《月令》所載元日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黄者，予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黄意也，孫公必有神見。今録方於左：

大黄、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

右剉爲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一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麈新録》。

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卷七《佳節月忌忌月》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俟參之。《菽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

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三《四時調攝牋・春三月調攝總類》 二月忌東北雷，主病。西北多疫。春分忌晴，主病。

又《二月事宜》 《孝經緯》曰：『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蟄者，蟄蟲震起而出也。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分者，半也，當九十日之半，故是春之分。夏冬不言分者，天地間二炁而已矣，陽生子，極於午，即其中分也。春爲陽，中律夾鍾，言萬物孚甲，鍾類而出也。《晉樂志》曰：『二月建卯。卯者，茂也。言陽生而滋茂也』，《纂要》曰：『二月爲仲陽，曰令月，此正女夷司和，少皞馭節之時也。』

《玄樞經》曰：『天道西南行，作事出行，宜向西南，吉。不宜用卯日，犯月建不吉。是月取道中土，泥門戶，壁官符。上壬日取土泥屋四角，宜蠶事。』

《呂公忌》曰：『是月令幼小兒女早起避社神，免至小兒闕黃。是月採升麻，治頭疼，幷解諸毒。採獨活，治賊風百節，中風無久新闕。』

《千金方》曰：『是月宜食韮，能益人心。』

《千金月令》曰：『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

《呂公忌》曰：『社日令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聰。』

《千金月令》曰：『二月二日取枸杞煎湯晚沐，令人光澤，不病不老。』

《雲笈七籤》曰：『社日飲酒一杯，能治聾疾。杜詩：「爲寄治聾酒一杯」。』

《月令》曰：『春分後宜服神曲散。其方用蒼术、桔梗各二兩，附子一兩，茯苓一兩，炮細辛一兩，共篩爲散，紅絹囊盛之，主人背帶，一家無病。若染時疫者，取囊中之藥一錢，新汲水調服，取汗即愈。

二月已後，當多服祛痰之藥。風勞之疾每起於痰，人能先令痰有疎導，則病可庶幾。』

是月上丙日，宜洗頭髮，愈疾，效。上卯沐浴，去百病。』

是月二十五，天倉開日，宜坐圜，入山修道。』

《雲笈七籤》曰：『二月八日沐浴，令人輕健，初六日亦同。』

《玄樞經》曰：『是月上卯日洗髮愈疾。』

《玄樞經》曰：『是月初八日，乃佛生日也。周建子，以子月爲歲首，是以十一月爲正月也。莊王九年四月初八日，釋迦生，以子至卯月，是今二月也。二月八日爲佛生辰無疑。今不知者不考歲首建支，遂以四月爲成規，何其謬歟！』

《靈寶》曰：『是月八日宜修芳春齋。五日修太上慶生齋。』

《洛陽記》：『寒食日，粧萬花輿，煮楊花粥。』

又《二月忌》 《千金月令》曰：『二月三日不可晝眠。』

《白雲忌》曰：『二月九日不可食魚鼈，仙家大忌。』

《雲笈七籤》曰：『二月十四日，忌水陸遠行。』

又曰：『是月勿食黃花菜，交陳菹發痼疾，動宿氣。勿食大蒜，令人氣壅膈不通。勿食雞子，滯氣。勿食小蒜，傷人志。勿食兔肉、狐狢肉，令人神魂不安。兔死眼合者勿食，傷人。兔子勿與生薑同食，成霍亂。』

《養生論》曰：『是月行途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癖，又令腳軟。』

『是月勿食生冷，可衣夾衣。』

『是月雷發聲，戒夫婦容止。』

『是月初四、十六，不宜交易裁衣。』

《玄樞經》曰：『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勿任刑，勿殺傷。』

《楊公志》：『十一日不宜問疾。』

又《二月修養法》 仲春之月，號獻於日，當和其志，平其心，勿極寒，勿太熱，安靜神氣，效法生成。卦大壯，言陽壯過中也。生氣在丑，卧養宜向東北。

孫眞人《攝養論》曰：『二月腎氣微，肝正旺，宜戒酸增辛，助腎補肝。宜靜，膈去痰水小泄。皮膚微汗，以散玄冬蘊伏之氣。』

《內丹秘要》曰：『仲春之月，陰佐陽炁，聚物而出，喻身中陽人方半，氣候勻停。』

《法天生意》云：『二月初時，宜灸腳三里、絕骨、對穴各七壯，以泄毒氣，夏來無腳氐沖心之病。春分宜採雲母石煉之，用礬石或百草上露水，或五月茅屋滴下簷水俱可，煉。久服延年。』

《濟世仁術》云：『庚子、辛丑日，採石膽，治風痰最快。』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子日》　正月上旬無子日，大臣不安位。焦周《說楛》。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三《忌月月忌》　世謂正、五、九三月不宜上官。又有忌月，謂之號月者。是月不修造動土，不以財物與人。其說以姓氏之音爲別，然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覆姓數字莫辨徵羽，亦豈通論乎？又有以月之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忌者，或謂爲避九、五之尊。然豈有明不避九，而乃暗避十四、二十三之九乎？此皆於理無據，於古無稽，巫覡之談，士君子所不宜道也。歐陽公五月不上官，乃亦未免於俗。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禁忌》　元旦不食米飯，惟用蒸食米糕湯點，謂一年平順，無口角之擾。不灑掃庭除，不撮棄渣土，名曰聚財。

人日天氣晴明，出入通順，謂一年人口平安。服制之家不登賀，不立門簿。雖有親賓來拜謁者，亦不答拜。初五日後始往叩謝，名曰過破五。

春戊寅日爲天赦，新葬墳墓，於戊寅前期祭掃，諺云新墳不過赦。

正月不遷居，不糊窗槅，爲善正月。諺云：『正五九，沒處走。』

清・梁章鉅《浪跡續談》卷七《歸忌往亡》　今人出行避往亡日，歸家避歸忌日，其說最先，《後漢書・郭躬傳》云：『桓帝時有陳伯敬者，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注引《曆法》云：『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通鑑》卷二百十五注引《曆書》云：『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亡。』此皆於今選擇書所載不符，然《論衡・辨崇篇》云：『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則古人已駁之矣。

又卷七《楊公忌》　《軌論》云：『宋術士楊救貧，習堪輿術，爲時俗所推，其說一年有十三日，百事禁忌，名曰楊公忌。然其日多賢哲誕生，如孔子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嘗君、崔信明、蘇東坡之流，今用其日者，亦未蒙禍害。』按今人所傳楊公忌，以正月十三日爲始，餘每月皆隔前一日，惟七月有兩日，一爲初一日，一爲二十九日，亦隔前一日也，故合爲十三日。然不信其說者多，憶余以十二月十九日完娶，家中親友並以此楊公忌日，必不可用，先資政公毅然用之，余亦了不介意。後清河君佐余歷官中外，膺二品誥封，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壽，族中皆以爲有福完人，則又何忌之有乎？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四不祥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遯齋閑覽》，每月初四日、初七日、十六日、十九日爲四不祥，又有增二十八日爲五不祥，大忌上官。歐陽參政《記事》云，犯此日者多不終任。沈存中《筆談》云，常歷數親知，犯此日皆不得善脫。按此忌今猶然，蓋自宋以來士大夫已篤信此說也。時憲書首載吉屋凶星有四不祥，忌上官、入宅、嫁娶、出行，而不言五不祥。然屈指計之，從食指下節起初一，則此五日皆在食指小指之上節，增二十八，非無見也。

又《大等日》　宋吳自牧《夢粱録》云：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謂之大等日分，此兩日若風雨不當，則知一旬之內多有風雨。

又卷四《虔婆》　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一條云：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爲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按《輟耕録・三姑六婆》：虔婆爲六婆之一，未知何指。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述沈留侯之說，曰方言謂『賊』爲『虔』，猶言『賊婆』也。此亦強作解事，方言之義，乃賊殺之賊，非賊盜之賊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時忌》　孫眞人曰：『四月十六日宜節欲，犯之夭壽。』五月十六爲天地合日，道書謂之『玄炁』，乃造化萬物之辰，更宜愼酒色。

又《陽九》　文天祥《正氣歌》內有『嗟予遘陽九』。『陽九』二字，世多不解，此太乙數也。謹按，四百五十六年爲小元，臨末會，饑饉兵荒。四千五百六十年爲大元，蓋十小元爲一大元也，臨末會，天下荒。荒厄小元旬載，大元百載，故嗟歎遘罹此數也。至於陰六，則二百八十八年

爲小厄，小厄終則有旬載之凶，四千二百二十年爲大厄，大厄終則有百年之亂，所謂陰六是也。

喪葬禁忌

《穀梁傳・宣公八年》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范寧集解：徐邈曰：『案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楊士勛疏：釋曰：舊解，案禮庶人懸封，葬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觸雨而行可知也。傳言不爲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日。『喪不以制也』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者五百人，安待觸雨而行哉！是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文云『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葬爲雨止，喪事不以禮制也。上文云『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明是雨止，則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爲雨止乎！又且范引徐邈之注，不言其非，則是從徐說矣，何爲述范義而違之哉！《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者，《毛詩傳》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是也。而，緩辭也，足乎曰之辭也。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晉・杜預《杜征南集・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墳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冰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狄，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九《有喪不舉茶託》 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託，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託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謁見，舉茶託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宣坐、賜茶，亦不用託。始知此事流傳已久矣。

宋・王林《燕翼詒謀録》卷三《喪葬不得用僧道》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喪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行之也！

生育禁忌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九 不舉父同月子。俗說：妨父也。謹按：《左氏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月生，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又《佚文》 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又 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又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按：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歸。

又 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又　不舉併生三子。俗說：生子至於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句踐，令民生二子者，與之飴；生三子者，與之乳母。』三子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滅強吳，雪會稽之恥，行霸於中國也。古陸終氏娶於鬼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皆爲諸侯。今人多生三子，子悉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又　俗說：正月長子解浣衣被，令人死亡。謹按：《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補更小事，何乃成災？源其所以，正月之時，天甫淒栗，里語：『大暑在七，大寒在一。』一謂正月也。人家不能贏袍異裳，脫著身之衣，便爲風寒所中，以生疹疾，疹疾不瘳，死亡必矣。或說：正月，臣存其君，子朝其父，九族州閭，禮賢當周，長子務於告慶，故未以解浣也。諺曰：『正月槲，二月初，自愓妃女煞丈夫。』不着潔衣，爾後大有俗節戲笑。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鄂岳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

宋・王得臣《麈史》卷下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爲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財，無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己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一《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攷《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故名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綽五月五日生，腦不壞，死四百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祀典部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五《四祭》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略】夏曰礿，【略】礿者，以四月食麥也。

漢・班固《白虎通》卷二《五祀》　清陳立疏證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御覽》引鄭駁《異義》云：『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七曰竈，主飲食。』此五祀中無司命、大厲，故但言『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也。《禮・祭法》『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鄭《注》爲周制。《曲禮》『大夫祭五祀』，鄭以《月令》五祀當之，爲殷制。《王制》『大夫祭五祀』，鄭以《祭法》五祀當之。則以《王制》亦爲周制，與《祭法》不同者，孔疏《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制，故引《祭法》以明之。蓋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通典》引馬融說，以七祀中之門、竈、戶、行、中霤爲五祀，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于木，祝融食于火，蓐收食于金，玄冥食于水，勾龍食于土。故《月令》五祀祭祀，止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也。案《禮・疏》引鄭駁《異義》：『祝融祭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于禮乖也。』然則勾芒、祝融五官之神，自于迎四時氣時，與太昊、炎帝等祭于四郊，而戶、竈等則于廟門內外祭之。馬氏之說非也。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鄭本《月令》『其祀井』作『其祀行』。《通典》引袁準《正論》，以爲『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冬其祀行，是記之誤』。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既以井列于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玄云：『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于事有缺，于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云：『案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義》五祀，則有祀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缺。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鄭注《月令》云：『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然則祀行即所以祀水，與祀井之義合也。兩漢、魏、晉之立五祀，皆祀井，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五祀則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又祀井，而不祀行。其實井、行一也。說者以行爲道祭。案《荀子・禮論篇》：『郊止于天子，社止于諸侯，道及士大夫。』道爲行神，士亦得與祭，五祀止及大夫，故知行非道祭也。高《注》所云『或作井』，即《白虎通》所見之本。《御覽》引《世本》『微作五祀』，《注》：『微

者，殷王八世孫。五祀，謂門、戶、及井、竈、中霤。」與此合。魏、晉以後，鄭本盛行，故諸儒聚訟焉。

右總論五祀

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禄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此據《禮》戴說之殷制也。故引《王制》證之。若周制，則《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是也。《曲禮下》記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五祀，歲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有廢莫敢舉，有舉莫敢廢，非所當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無福。』『有廢』下十字，盧據《御覽》補。又『非所當祭而祭之』，《御覽》作『當祭而祭，不當祭而祭』。

右論大夫已上得祭

祭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御覽》引《漢舊儀》曰：『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此據《曲禮》『歲徧』說申之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獨斷》云：『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其禮，南面設主于門內之西。』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獨斷》云：『竈，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于竈。其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西，東設主于竈陘也。』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獨斷》云：『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于門。其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獨斷》云：『以行當井，謂行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于行。其禮，在廟門外之西，甃壤厚二尺，廣五寸，輪四尺，北面設主于甃上。』案設甃乃祖道之祭，故祭行亦用之焉。祭井同否無考。『生』，《通典》作『主』，何本作『深』，訛。『在』舊作『任』，盧據《通典》改。小字本、元本正作『生』。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獨斷》云：『季夏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霤，設主于牖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盧云：『「是」字衍。』此與高誘說同。《呂氏春秋·孟春紀》『祭先脾』，《注》：『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孟夏紀》『祭先肺』，《注》：『肺，金也。用其勝也。一說肺火，自用其藏也。』《孟秋紀》『祭先肝』，《注》：『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祭先肝。』又曰：『肝，金也。自用其藏。』是皆取五行生剋爲義。其所載或說，乃古《尚書》說，不可從。若然，冬宜用心，季夏宜用腎，以冬位水卑，心又至尊，故不限以生煞例焉。鄭康成說則異。《五行大義》引鄭駁《異義》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先肝後肺；冬祀行，其祭先腎後脾。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脾俱在鬲下，肺肝俱在鬲上。祭者必正，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義。』案《白虎通》本今文《尚書》爲說。《月令》所紀，多用五行尅生之義，不得祭先獨殊，鄭說似迂。

右論祭五祀順五行

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祭』字，盧據《通典》補。《周禮·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又《司服》云：『祭社稷五祀用玄冕。』鄭注《月令》引中霤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此特牲謂特牛也。天子諸侯並得用牛，卿大夫不得用牛，故用少牢也。一說戶以羊。《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疏》引《五行傳》曰『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視屬火，則羊亦屬火。』知此說五祀所用，當即《月令》食畜之義。惟此說中霤用豚，與《月令》異耳。竈以雞。《月令》孟夏之月，『食菽與雞』，《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疏》引《五行傳》：『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類聚》引《說題詞》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舊作『竈以雉』，盧據《通典》改。中霤以豚。依《月令》宜用牛，此用豚，豚爲水畜，或即用其所勝也。門以犬。《月令》孟秋之月，『食麻與犬』，《注》：『犬，金畜也。』井以豕。《月令》孟冬之月，『食黍與彘』，《注》：『彘，水畜也。』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舊訛作『餘不得用豚』，盧據《通典》改。《通典》『豚』作『豕』。《月令》中央『食稷與牛』，《注》：『牛，土畜也。』《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時則有牛禍。』不得用牛者，謂大夫也。或曰：用牛與《月令》食畜義合。井以魚。《儀禮·疏》引《中候》云：『魚者，水精。』蓋以豚祀中霤，故以魚祀井也。案《說郛》載《月令章句》云：『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酉雞，戌犬，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然則春戶木，木勝土。《淮南·時則訓》注》：『羊，土畜也，故以羊。夏竈火，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祀竈。季夏土王，中霤屬

土，亥豕可以祀中霤，故用豚。秋門金，冬井水，金勝木，水勝火，而虎兔蛇馬非可以爲牲，故各以其類而祀之。犬豕也，豕既用祀井，故得用牛者，即以牛祀中霤，亦各以其類故也。』

又卷三《社稷》清陳立疏證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禮・疏》引《三正記》云：『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也。』《禮・郊特牲・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土公，失之矣。』又引《異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後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按：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鄭駁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岳而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又云「黍稷彧彧」。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然則許君用《左氏》，此及鄭氏用《孝經》說也。舊於此下有『《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二十六字，盧依《續漢志・注》、《御覽》刪去，移『《孝經》云云于後。『敬也』舊作『敬尊』，盧據《續漢志・注》改。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續漢志》引《月令章句》云：『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說文・禾部》：『稷，齋也。五穀之長也。』《淮南・時則訓》『食稷與牛』，《注》：『稷、牛皆食土也。土居中央，故得中和之氣也。』『而用尤多』與《續漢志・注》同，《御覽》作『而爲用又多』。

右總論社稷

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秋報』二字，舊作『穀』，盧據劉昭《注》改。舊文多訛。盧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此處無之，乃于《大夫有社稷》條內，出「《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正此處之文而誤脫于後。其作「人社」，正與《御覽》同。少「仲秋之月」四字，則後人減落耳。』又「祈穀仲秋」四字舊脫，今補正。』案謂此處有脫文則可，謂脫于後則非。下《大夫有社稷》條內，當亦引『命民社』之說，以證大夫之社，非衍文也。莊二十三年《公羊傳・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後漢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以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後魏天興二年立大社稷，以二月八月祭日用戊。北齊立大社，每仲春仲秋，以太牢祭。隋開皇初立社稷，仲春仲秋以太牢祭。唐亦以仲春秋戊日祭。是歷代皆一歲再祭也。《詩・周頌・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又：『《良耜》，秋報社稷也。』亦再祭之明證。

右論歲再祭

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禮・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祭社稷』三字，盧補。《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召誥》文。何、孔《傳》：『告立社稷，用太牢也。』韋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也。』《召誥》不言稷者，省文也。孔《傳》又以爲社、稷共牢。案社、稷不同壇，豈得同牢焉？《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俱少牢。』《公羊》莊二十三年《注》：『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地官・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大夫以豕，皆當黑色牲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牲用羊豕。』是用周諸侯禮也。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十八字，盧從上文移此。

右論祭社稷所用牲

王者諸侯所以有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與《祭法》記文同。舊文多脫，盧據《續漢志・注》補。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玉海》引《五經通義》云：『太社在中門之外，稷在西，王社在藉田中。在國者爲天下報功，在藉田者爲千畝報功也。』則諸侯國社亦立于中門外，侯社亦立于藉田中矣。《晉書・禮志》傅咸引王肅說：『太社，謂王者布下境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案太社即《小宗伯》所云『右社稷』者，何謂不在京都也？傅咸又引王氏解置社爲今之里社，是即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又以太社爲人間之社，自相矛盾矣。《禮志》又載摯虞說，以《大司徒》設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

大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大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則王社也。」義或宜也。「久」疑「大」之誤，「而」疑作「兩」。

右論王者諸侯兩社

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通典・禮》五引「誠」作「柴」。《繁露・王道篇》云：「周發兵，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誠，曰蒲社災。」則作「誠」是也。又《禮書》引《韓詩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前漢・五行志》：「哀四年六月，亳社災。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亡，不用戒矣。」即爲惡者失之之義。劉向習《穀梁》，故《穀梁・注》引劉向云：「亳社災，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何氏說以爲「蒲者，先世之亡國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敎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也」。與劉氏異也。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哀四年《傳》文。《獨斷》云：「亡國之社，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屋之，奄其上，使不得通天，柴其下，使不得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初學記》引《論衡》曰：「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夫《春秋》薄社，周以爲戒。」「記」字舊脫，「示」訛「自」，盧據《御覽》正。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禮・郊特牲・疏》：「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問於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所引或曰，當《穀梁》家說也。《穀梁傳》哀四年：「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與逸《禮》同。《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官・喪祝》云：「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盧云：「「皆當」二字衍，又「自」疑衍。」

右論誠社

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襲濱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中門即雉門，外門即天子之皐、庫，諸侯之庫也。《公羊》桓二年《注》：「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尊親之與先祖同也。《玉海》引《通義》亦云：「大社在中門外，稷在西幷壇。」是也。所引《論語》，見《子張篇》。今本「譬諸」作「譬之」，《漢・石經》作「譬諸」，《魯・論語》也。皇侃本亦作「諸」。

右論社稷之位

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禮・郊特牲》「惟爲社事單出里」，《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祭法・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獨斷》亦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故《禮・疏》引《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大夫與其民共立社，不得自爲立社，故引《祭法》及《月令》民社之制證之也。若然，鄭注《月令》，自秦以下，民始立社，而此引以證周制者，案《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立社。臣瓚《注》：「舊制二十五家爲社，而民十家五家共爲私社。」《孔子世家》「楚昭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注》：「二十五家爲里，里各有社。」則民社不自秦時。鄭自以《月令》秦書，故指而言也。然則古之民社，其即如後世村聚所立之神祠歟？盧以「《月令》曰」九字爲衍文，非也。且里對鄉州言，則二十五家也。里散則通，如《論語》之里仁，《雜記》之里尹，不必限以二十五家也。則凡民間所私立之社，皆稱里社，亦不必泥二十五家之社始稱里社也。

右論大夫有社稷

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小雅・疏》止引《鄭志》：「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后土，社也。」前答趙商云：「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后土，社也。」《月令》「命民社」，《注》：「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然則后土得兼社，社不得兼后土。故言社不言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社稷，不以爲稷社。故不變其名，事自

可知也。盧云：『疑當作「爲社立稷，即謂之稷。語不變，示有內外」。』案此上下文不明，多脫誤。吳琯本『語不』作『語』，亦謁。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此文亦不明。盧云：『義未詳，疑「禮」或「稷」之訛。』

右論名社稷之義

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北史》引《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也。』《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明當王之社不屋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周禮・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謂若松柏栗也。』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是則社稷皆有樹矣。蓋社稷樹皆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禮・檀弓》『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祀，神位，有屋樹者。』《莊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子・外儲說》、《說苑・政理篇》皆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皆其證也。故《北史・劉芳傳》引《五經通義》、《五經要義》，皆以社稷有樹。彼又引《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樹三匝。』此尤爲有樹之據。若然，亡國之社，柴其下，奄其上，則誡社稷無樹矣。其《論語・八佾篇》，宰我論社，有『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集解》引孔《傳》謂社樹，失之。社取植樹，義具於下。所引《尚書》佚篇，不專用一樹也。《論語》之問社，當依鄭氏以爲社主。《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孔壁古文也。孔壁古文雖見於漢時，兩京諸儒但習其文字句讀而已。故馬氏云絕無師說。鄭康成于今文二十九篇，古文十六篇外，皆注曰『亡』。于孔壁文則注曰『佚』。言佚其說也。《續漢志・注》引馬氏《周官・注》云：『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外，惟松；東社八里，唯柏；西社九里，唯栗；南社七里，唯梓；北社六里，唯槐。』蓋皆佚古文說也。《北史・劉芳傳》亦引《尚書》逸篇『大社惟松』。又《郊特牲・疏》、《初學記》引其『大社唯松』五句，稱《尚書・無逸篇》，『無』字當衍文也。

右論社無屋有樹

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王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王者親祭社稷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續漢志・注》引王《注》云：『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又引盧《注》：『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又引荀爽問仲長統以社所祭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祇之次，祀之以其能助生百穀，故特以爲地祇之首，舉以表地。』是以《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曰『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中庸》以社與郊對舉也。

右論王者親祭

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舊作『何如』，盧依《通攷》改。『文義』《通典》作『大義』。案《漢志》亦無《春秋大義》，未知出何書。盧疑爲亦出《尚書》逸篇。《御覽》引作『佚禮』，或可從也。《禮・疏》引『稷』作『壇』。案此『壇』字，當是脫文。《紺珠》引《援神契》云：『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則又疑本《孝經》說也。《獨斷》云：『天子社稷壇廣五丈，諸侯半之。』則社、稷同制明矣。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清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騮土，中央置以黃土也。』《史記・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大社，將封者，各以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則此之《春秋傳》，即《史記》所引之《大傳》也。《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西方受白，北方受黑。他皆各以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稷，謂之茅土。』《書・禹貢》：『徐州惟土五色。』《晉書》引王肅《注》云：『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文選・注》引《尚書緯》云：『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周禮・封人》云：『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亦謂割其社之方色以封諸侯也。『謹敬潔清』，申苴以白茅之意也。『取』字，『各取』以下十字，盧據《續漢志・注》補。《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于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斯制也。

右論社稷之壇

祭社稷有樂乎？《樂記》云：『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周禮・大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注》：『地祇，神州社稷也。』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是社稷有樂也。舊無『稷』

字、『乎』字，依盧校。舊『金石』下衍『絲竹』二字，『用』下衍『之』字，盧依《續漢志・注》刪。

右論祭社稷有樂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于禮也。鄭彼《注》云：『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諸侯聞天子喪，得廢之者，鄭答趙商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然則鄭意謂未殯之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故得越紼行禮。若未殯之初亦廢，則諸侯亦謂初祭時乍聞君喪，不忍接祭，故廢。此後雖在喪中，應亦不廢社稷祭禮也。又案《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鄭氏謂『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與諸侯聞王后之喪同。然下文又云：『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則聞王后之喪，雖當祭亦不接祭明矣。王后之喪，重于太廟火、日食，則牲雖至已殺，亦廢矣。宗廟之祭，迎尸在殺牲前，爲其行灌禮，必先迎尸於奧，灌畢然後出迎牲，筵尸於戶外，行朝踐之禮，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若郊社五祀，無灌禮，則迎尸在殺牲之後。故熊安生曰：『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是殺牲之時猶須即廢，則不止陳饌牲器時矣。

右論祭社稷廢禮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稷神》 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又《風伯》 戊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又《雨師》 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又《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

又卷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薦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嚮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又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肉，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牛，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又《佚文》 俗說：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方者，興旭；相者，所以威厲鬼，敺罔像；方相欲以驚逐鬼魅。

《隋書》卷六《禮儀志一》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六籍以爲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爲之義焉。一云：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圜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圜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圜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圜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圜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于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

又卷七《禮儀志二》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建大旂，服大裘，各於其方之近郊爲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熛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機有開闔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又卷八《禮儀志三》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鷄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鷄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弋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胸，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三八引漢・劉向《五經通義》　王者所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唐・杜佑《通典》卷四二《禮二・吉一・郊天上》　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

又卷四六《禮六・吉五・山川》　［周制］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

《舊唐書》卷九《禮儀志四》　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學生皆乙日試書，丙日給假焉。【略】

後齊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舃，而受朝於太極殿。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酒卮，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季夏、立秋讀令，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立春，於西廂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新唐書》卷一一《禮樂志一》　凡歲之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季秋，大享於明堂；臘，蜡百神於南郊；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夏至，祭地祇於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於太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於四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於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

宋・王溥《唐會要》卷一〇上《親迎氣》　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以太昊配，勾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以炎帝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日，祀黄帝於南郊，以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以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以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正座、配座，籩、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籩、豆各二；餘各一也。《文獻通考》【略】

開元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後，每年立春之日，朕當帥公卿，親迎春於東郊。』其後夏及秋，常以孟月朝於正殿，讀時令。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古者祀天必養牲，必在滌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祀之禮，降神迎尸矣，而後始呈牲。牲入，於是國君帥執事親射之焉。至漢魏而下有國有家者，此禮寖日闕，獨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謂之天神。案陳時人陳鉷者，捕獵得巨卵於叢棘中，攜歸，雷雨暴至，卵開得一男子，其手有文，左『雷』右『州』。太業三年，爲雷州刺史，名文玉。既沒，屢著神異。民因祀爲『雷神』。祀天神必養大豕，目曰神牲。人見神牲則莫敢犯傷，養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見而祀之。獨天牲如此，他牲則但取具而已。大凡祭祀之禮，既降神，而後始呈牲。於是主人者同巫覡而共殺之，迺畀諸庖烹而薦之焉。又，遇逐惡氣、禳疾病，必磔犬，與古同，殊有可喜者。則傳謂『禮失求諸野』，信然。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二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牲》、《祭法》，加司命、泰厲爲七祀。《左傳・家語》，五祀，《月令》以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昕、范曄、高堂隆以五祀：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太宗伯》五祀，則用左氏《家語》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說；釋《王制》五祀，用《祭法》；七祀不見於它經，鄭氏謂周制，五祀爲商制。《儀禮》雖士亦禱五祀。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竈，人所資以飲食。兩漢晉魏五祀，井預焉。隋用《月令》祭法，李林甫本《月令》祀行而不祀井。五祀切於人者，今人不祀，而廣祀天神、地祇、人鬼之不當祀者，皆不爲怪。

又卷六　古人祭器，以竹木爲之。《傳》曰：『大夫祭器不假。』《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旂人爲簋。』《周禮》：『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苟有功德，則又得銘其祖考之功烈，故銘款多云：『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所謂『銘施於鼎彝』者是也。三代鼎匜有存至今，皆大夫以上得受器者之所爲。《宣和博古圖》遂以聶崇義竹木之說爲非，抑不思耳。

宋・程大昌《考古編》卷八《廟在郡國亦名原廟》　《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原者，如『原隰』之原，既有太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爲義也。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

又《續考古編》卷五《承祧》　古言人主嗣統爲承祧，言繼祖也。祖廟親盡則遷其主而藏之，其遷者名祧。《通典》曰：祧者超也，言超去也。七廟數足則祧丟一廟。人主之嗣統也，其世遠者必祧，而已實承藉其次，是爲承祧也。

又《二祧》　《祭法》云：『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玄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文、武百代不遷，不得云祧。若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是爲三祧。』予謂『三祧』之說非也。唐柳冕之議曰：『《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其說是也。蓋指藏主之地而言之，凡有二祧，而非細數幾廟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埋藏會》　桐州祠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會，或以爲異。康植守廣德，不以爲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發視無有焉。或以所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貍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然則尚矣。

《宋史》卷九八《禮志一・吉禮一》　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東西太一，臘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春秋二仲及臘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宮貴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龍，立春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蠶，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寒。

其諸州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鎮、海、瀆，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廟，並如中祀。州縣祭社稷，釋奠文宣王，祀風雨，並如小祀。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岳、瀆、名山、大川在境內者，及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祀典者，仍禁近祠廟咸加祭。有不剋定時日者，太卜署預擇一季祠祭之日，謂之『畫日』。凡壇壝、牲器、玉帛、饌具、齋戒之制，皆具《通禮》。後復有高祺、大小酺神之屬，增大祀爲四十二焉。

其後，神宗詔改定大祀：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增大蜡爲四，東西蜡主日配月；太廟月祭朔。而中祀：四望，南北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薦新太廟。歲通舊祀凡九十二，惟五享后廟焉。

又　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用燿火，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

又卷九九《禮二吉禮二・南郊》　儀注。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言：『饗廟、郊天，兩日行禮，從祀官前七日皆合於尚書省受誓戒，自來一日之內受兩處誓戒，有虧虔潔。今擬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望依禮文於八日先受從享太廟誓戒，九日別受郊天誓戒，其日請放朝參。』從之。自後百官受誓戒於朝堂，宗室受於太廟。【略】

孝宗隆興二年，詔曰：『朕恭覽國史，太祖乾德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所以垂萬世之統者在是。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並從省約。』初降詔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適在晦日，以至道典故，改用獻歲上辛，遂改來年元爲乾道。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禮成，進胙于德壽宮，以牛腥體肩三、臂上腨二。導駕官自端誠殿簪花從駕至德壽宮上壽，飲福稱駕，陳設儀注，並同上壽禮。皇帝致詞曰：『皇帝臣某言：享帝合宮，受天純嘏，臣某與百僚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自後郊祀、明堂進胙飲福，並如上儀。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鐩等奏：『今歲大禮，正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爲計。況今適在當郊之歲，既踰大祥之期，圜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降禮，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太常寺言：『皇帝既已從吉，請依儀用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宮，三十日朝享太廟，尚在禫制之內，所有迎神、奠幣、酌獻、送神作樂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

又卷一〇二《禮志五吉禮五・奏告》　告禮。古者，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命史告社稷及圻內山川。又天子有事，必告宗廟。歷代因之。宋制：凡行幸及封泰山，祠後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郊祀，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祀，祭方丘，明堂、神州地祇，圜丘，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即位、改元、更御名、上尊號、尊太後、立皇後太子、皇子生、籍田、親征、納降、獻俘、朝陵、肆赦、河平及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奉遷神主，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尊、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醢。宮寺以素饌，時果代，用祝幣，行一獻禮。若車駕出京，則有軷祭，用羝羊一。所過州郡橋梁、山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酒、脯祭告。建隆元年，太祖平澤、潞，仍祭祆廟、泰山、城隍，征揚州、河東，並用此禮。四年，修葺太廟，遣官奏告四室及祭本廟土神。凡修葺同。如遷神主，修畢奉安。是歲十一月，詔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東嶽、城隍、浚溝廟、五龍廟及子張、子夏廟，他如儀。

又卷一〇三《禮六・吉禮六・司寒》　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祕書監李至言：『案《詩・豳・七月》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謂周以十一月爲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案《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韭可苫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天聖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務，卜日薦冰於太廟；季冬藏冰，設祭亦如之。』

元豐，詳定所言：『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祀司寒。按古享司寒，惟以藏冰啓冰之日，孟冬非有事於冰，則不應祭享。今請惟季冬藏冰則享司寒，牲用黑牡羊，穀用黑秬黍；仲春開冰，則但用羔。孔穎達注《月令》曰：「藏冰則用牡黍，啓唯告而已。」祭禮大，告禮小故也。且開冰將以御至尊，當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設於神坐，則非禮也。當從孔氏說，出冰之時，置弓矢於凌室之戶。』

又卷一〇七《禮志十・吉禮十》　宗廟之禮。每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則上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唯親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謝及新主祔謁，皆大祀也。二薦，則行一獻禮。其祔祭，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惟臘享，禘祫則偏祀焉。

又卷一〇八《禮志十一・吉禮十一》　神宗元豐三年十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嘗烝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成而祭

備。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料無祠禴蒸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略】

景祐二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通禮》著薦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唯薦冰，其餘薦新之禮，皆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略依時訓，協用典章。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配以堯，仲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月薦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嘗粟嘗稌，配以鷄，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茭筍，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藷蓣，仲月羞以鴈以麞，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堯以下，令御廚於四時牙盤食烹饌，卜日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言：『自來薦冰，惟薦太廟逐室帝主，后主皆闕。謹按朔望每室牙盤食，帝后同薦。又按《禮》，「有薦新如朔奠」。詳此獻祀，帝后主別無異等之義。今後前廟逐室后主，欲乞四時薦新，並如朔望牙盤例，后廟、奉慈廟如太廟之禮。』

又卷一〇八《禮志一一吉禮一一・薦新》 薦新。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宗正寺言：『準詔，送兔十頭充享太廟。按《開寶通禮》，薦新之儀，詣僖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次獻諸室如上禮。』遂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薦宗廟，久隳前制，闕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爲令。』

景祐二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通禮》著薦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唯薦冰，其餘薦新之禮，皆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略依時訓，協用典章。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配以堯，仲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月薦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嘗粟嘗稌，配以鷄，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茭筍，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藷蓣，仲月羞以鴈以麞，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堯以下，令御廚於四時牙盤食烹饌，卜日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言：『自來薦冰，惟薦太廟逐室帝主，後主皆闕。謹按朔望每室牙盤食，帝後同薦。又按《禮》，「有薦新如朔奠」。詳此獻祀，帝後主別無異等之義。今後前廟逐室後主，欲乞四時薦新，並如朔望牙盤例，後廟、奉慈廟如太廟之禮。』

又卷一〇九《禮志十二・吉禮十二》 元豐五年，帝詣景靈宮朝獻，先謁天興殿，以次行禮，並如四孟儀。詔自今朝獻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天興殿門以奉天神不立戟，諸神御門置親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文武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儀。

又卷一一二《禮志一五嘉禮三・諸慶節》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以修祀事，天眞示見，詔爲天應節。

又卷一一三《禮志一六嘉禮四・游觀》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然燈一晝夜。

又卷一一七《禮志二〇賓禮二・明堂聽政儀》 政和七年九月一日，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是月一日，上御明堂平朔左個，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曆數于天下。自是每月朔御明堂布是月之政。先是，羣臣五上表請負扆聽朝，詔弗允，至是復再請，始從之。十一月一日上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頒政。其禮：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斧扆坐明堂。大晟樂作，百官朝于堂下，大臣升階進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一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畢。帝降坐，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其歲運、曆數、天運、政治之辭，文多不載。是後則各隨歲月星曆氣運推移沿改，而易其辭焉。

《續文獻通考》卷七八《羣祀考・耤田祭先農》 元世祖至元九年二月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

七年六月，立耤田大都東南郊。至是始祭先農。十三年迄十六年，累

歲行之。十五年以蒙古胄子代耕耤田。二十一年二月，又命翰林學士承旨色埒默祀先農於耤田。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祭先農。

四年二月再祀。

順帝至正十三年二月祭先農。

臣等謹按：元祀先農之禮，昉於至元，備於至大，宜有司歲舉焉。乃至大以後閒闊不行，泰定僅再舉，至正僅一舉，豈祀典之廢，墜不修乎。抑史臣紀載多缺耶。謹條繫之以存其舊云。

祭先農儀：

祀前一日未後，禮直官引三獻監祭禮以下省牲，饌如常儀。祀日丑前五刻，有司陳燈燭、設祝幣，大官令帥其屬入，實籩豆尊罍。丑正，禮直官引先班入，就位立定，次引監祭禮，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畢退復位，東向立。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再拜訖，奉禮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禮直官引執事官各就位立定。次引三獻官幷與祭等官以次入，就位西向立。禮直官於獻官之右，贊請行事。樂作三成，止。奉禮贊，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跪，取幣於篚，立於尊所。禮直官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帨手畢，升自東階，詣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三上香，受幣，奠幣，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降復位，立定。大官令帥齋郎設饌於神位前，畢，俛伏興，退，復位。禮直官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帨手，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詣酒尊所，酌酒畢，詣正位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三上香，三祭酒於沙池，爵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北向立。俟讀祝畢，再拜，興，次諸配位酒，尊所酌酒，訖，詣神位前，東向立，搢笏跪，三上香，三祭酒於沙池，爵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東向立，俟讀祝畢，再拜，退復位。次引亞終獻行禮，並如初獻之儀，惟不讀祝。退，復位立定。禮直官贊，徹籩豆，樂作。卒徹，樂止。奉禮贊，賜胙。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訖，樂作送神之曲，一成止，禮直官引齋郎升自東階，太祝跪，取幣，祝齋郎捧俎載牲體及籩豆簠簋，各由其階至坎位，北向立，俟三獻畢，至立定，各跪奠訖，執笏俛伏，興。禮直官贊，可瘞，乃瘞。焚瘞畢，三獻，以次詣耕地所，耕訖而退。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四《禴祭》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爲禴，《詩》亦曰禴祠烝嘗，獨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夏祭，《爾雅》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朱子亦然。予每每以經何與諸公不合，昨讀《困學紀聞》，王公但爲著其不同，亦未分別明白。予考《通志》禴爲虞、夏祭名，故《韻會》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烝，鄭、許二公自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釋周之夏祭，各有所指，俱未錯也，後世不能深考。又據朱註，則以鄭、許之訓爲春夏之夏，似與《禮經》不同也，且禴祭，顏師古註：『瀹煮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今以薄祭爲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背於字義，蓋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宜其薄哉？故《韻會》曰：『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說文》曰：『嘗者，味之也。』《左傳》曰：『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也，宜謂四時禴、祠、烝、嘗爲長。

又卷一八《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雞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工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也。

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萁，牛曰繭栗，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腯肥，犬曰羹獻，雉曰疏趾，雞曰翰音，鵝曰舒雁，脯曰尹祭，鮮魚曰脡祭，藁魚曰商祭。

又《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爲陽之尊，黃鍾九寸，九爲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垣，宜乎天神之降也。柷，敔爲樂之起止者，柷之形仰而敷，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爲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敔之形爲虎而伏虎爲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爲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爲

故，所以爲樂之始終條理耳。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　古人祀門、戶、中霤、井、竈爲五祀，見於《儀禮》，而夏日祀竈。世傳臘月二十四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夜祀之。杭人歲凡兩祀，歲盡之日爲除夕，士庶家向暮皆焚松盤，火光接天，流星閃爍，爆竹之聲，鳴雷聒耳，金鼓相接。已而上祀祖先，既而家人父子羣聚歡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圍爐團坐，達旦不寢，謂之守歲。此皆故宋之遺風，亦歲終之一樂也。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四　【祀典】世宗廟。大虜頻犯內地。上憤怒。思所以大創之。時正議禮紛紛。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涞、給事中陳棐輩。窺知上意。疏請帝王廟創元世祖之祀。又追論故誠意伯劉基。曾受胡元僞命。故力爲擁護。致污廟祀。非出我太祖深意。上嘉而允之。又如孔廟易像爲主。易王爲師。尚爲有說。至改八佾爲六。籩豆盡減。蓋上素不樂師道與君並尊。永嘉伺得微旨。建議迎合。廷臣爭之。上不顧也。又進歐陽修於兩廡。則以濮議與永嘉暗合。故特崇之。未免爲有識所笑。至斥姚少師配享太宗。則聖見超卓。非臣下所及矣。今上甲申年。議孔廟從祀。時主王守仁者居多。而主事唐伯元力攻之。蓋猶祖桂萼等之說也。唐以貶去。先是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俱得旨崇祀。已定至次年。而唐始阻止。且疏末又欲斥兩廡之陸九淵。而進宋之周、張、朱、二程于十哲之末。則舉朝皆駭怪。況九淵爲世宗所褒。與歐陽修並祀。安得擅議廢退。其僅得薄譴者幸耳。先是江陵當國。最惡講學。故凡言官以從祀諸儒請者。禮部概不允。至是詞臣吳中王珩力主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並祀。蓋吳以劾江陵奪情新起。故廟堂皆是其說。而妬者至謂守仁因戚畹永年伯得之。獻章因大璫張宏得之。遂波及居仁。蓋子產立公孫洩意也。亦刻薄無稽甚矣。先是至甚矣數句。據寫本補。是後王弇州。遂疏請裁定孔廟從祀。欲升有若、南宮适。而降宰予、冉求。申王二相在位。俱弇州所厚。竟從中格。而說者遂譏弇州考察聖賢。此等大事。非君相主持。萬無行理。此議似可已。

《明會典・禮部・祭祀》　國初於闕左建四廟。【略】洪武元年，定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王享。二年，重定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惟歲除如舊。三年，又定時享，仍用四孟月。惟孟春特享，於各廟各行神奏樂，餘時俱奉三祖神主合享於德祖之廟。

《明史》卷四七《禮志一・吉禮一》　每歲所常行者，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祭皇地祇，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四孟季冬享太廟，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中祀二十有五：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仲秋祭太歲、風雲雷雨、四季月將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於教場，仲秋祭城南旗纛廟，仲春祭先農，仲秋祭天神地祇於山川壇，仲春仲秋祭歷代帝王廟，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師孔子。

又卷五二《禮志六・吉禮六・奉先殿》　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陽、中秋、重陽、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時食。

又卷五三《禮十》　明太祖洪武元年九月定正旦朝會儀，與登極略相仿。其後屢詔更定，立爲中制。

凡正旦冬至，先日，尚寶司設御座於奉天殿，及寶案於御座東，香案於丹陛南。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於殿內東西，北向。翌明，錦衣衛陳鹵簿、儀仗於丹陛及丹墀，設明扇於殿內，列車輅於丹墀。鳴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陳大樂於丹陛東西，北向。儀禮司設同文、玉帛兩案於丹陛東。金吾衛設護衛官於殿內及丹陛，陳甲士於丹墀至午門外，錦衣衛設將軍於丹陛至奉天門外，陳旗幟於奉天門外，俱東西列。典牧所陳伏馬犀象於文、武樓南，東西向。司晨郎報時位於內道東，近北。糾儀御史二，位於丹墀北，內贊二，位於殿內，外贊二，位於丹墀北，傳制、宣表等官位於殿內，俱東西向。鼓初嚴，百官朝服，班午門外。次嚴，由左、右掖門入，詣丹墀東西，北向立。三嚴，執事官詣華蓋殿，帝具衮冕陞座，鐘聲止。

儀禮司奏執事官行禮，贊五拜，畢，奏請陞殿。駕興，中和樂作。尚寶司捧寶前行，導駕官前導，扇開簾捲，寶置於案，樂止。鳴鞭報時，對贊唱排班，班齊。贊禮唱鞠躬，大樂作。贊四拜，興，樂止。典儀唱進表，樂作。給事中二人，詣同文案前，導引序班舉案由東門入，置殿中，樂止。內贊唱宣表目。宣表目官跪，宣訖，俯伏，興。唱宣表，展表官取表，宣表官至簾前，外贊唱，衆官皆跪。宣表訖，內外皆唱，俯伏，興。序班舉表案於殿東，外贊唱衆官皆跪。代致詞官跪丹陛中，致詞云：『具

官臣某，兹遇正旦，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則云：『律應黃鐘，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納祜，奉天永昌。』賀畢，外贊唱，衆官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樂止。傳制官跪奏傳制，由東門出，至丹陛，東向立，稱有制。贊禮唱，跪，宣制。正旦則云：『履端之慶，與卿等同之。』冬至則云：『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萬壽聖節則致詞曰：『具官臣某，欽遇皇帝陛下聖誕之辰，謹率文武官僚敬祝萬歲壽。』不傳制。贊禮唱俯伏，興。樂止。贊搢笏，鞠躬三，舞蹈。贊跪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額曰『萬歲』；唱山呼，曰『萬歲』；唱再山呼，曰『萬萬歲』。凡呼萬歲，樂工軍校齊聲應之。贊出笏，俯伏，興，樂作。贊四拜，興，樂止。儀禮司奏禮畢，中和樂作。鳴鞭，駕興。尚寶官捧寶，導駕官前導，至華蓋殿，樂止。百官以次出。【略】

舊制，冬至日行賀禮。嘉靖九年分祀二郊，以冬至大報，是日行慶成禮。次日，帝詣內殿，行節祭禮。又詣母後前行賀禮訖，始御奉天殿受賀。【略】

朝賀東宮儀【略】

凡朝東宮，前期，典璽官設皇太子座於文華殿，錦衣衛設儀仗於殿外，教坊司陳大樂於文華門內東西，北向，府軍衛列甲士旗幟於門外，錦衣衛設將軍十二人於殿中門外及文華門外，東西向，儀禮司官設箋案於殿東門外，設百官拜位於殿下東西，設傳令宣箋等官位於殿內東西。是日，百官詣文華門外。導引官啓外備，皇太子具冕服出，樂作。陞座，樂止。百官入，贊拜，樂作。四拜興，樂止。丞相陞自西階，至殿內拜位，俱跪。丞相致詞曰：『某等兹遇三陽開泰，萬物維新。敬惟皇太子殿下，茂膺景福。』畢，俯伏，興，復位。舍人舉箋案入殿中，其捧箋、展箋、宣箋、傳令，略與皇後同。令曰：『履兹三陽，願同嘉慶。』餘俱如儀。冬至致詞，則易『律應黃鐘，日當長至』。傳令則易『履長之節』。【略】凡朔望，百官朝退，詣文華殿門外，東西立。皇太子陞殿，樂作。百官行一拜禮。

清・談遷《棗林雜俎》義集《上戊上丁》　李夢陽曰：『郊社辛，社稷上戊，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諳禮者，竟寢不行。』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一六《朝日壇》　朝日壇在朝陽門外，繚以垣牆，嘉靖九年建。西向爲制一成。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祭用大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祭，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祭。

又卷一九《先蠶壇》　先蠶壇：嘉靖中始建。在安定門外，後改於西苑壇。石包甎砌，方廣二丈六尺，高二尺四寸，四出陛。【略】

其禮，以歲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奏祭祀，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器。至日，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奉鈎篋前行，至郊壇，皇后易禮服，拜跪，瘞奠飲福受胙，如禮。畢，皇后易常服，遂視桑。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一《五祀》　《周官》：天子之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杜佑曰：『五祀所以報德也。』今國家之制：立春祀司戶，立夏祀司竈，季夏土王用事，祀中霤。立秋祀司門，立冬祀司井。按《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白虎通》亦云『冬祭井』。太玄之數，冬爲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或曰『井即行也。蓋行爲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繇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即祭行也』。程子以行爲寧廊。朱子謂『是道路之神』。予疑所謂冬祀之井，當是汲水者，故曰『人之所養』。或所謂『井則道也』，豈可溷而一之乎！今制庶人祭里社鄉厲，併得祭竈，而不言戶、中霤、門、井，或舉竈以槩之耶？又按門、戶一也，雖有一二內外閎闢之分，其小者耳。即《會典》中所載祀文，門與戶略無異詞。世變義起，似當去其一，而更增『行』焉。

《周書》黃帝作井。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叟使舜浚井。《易・重卦》已有井名，則井之來已古。或謂『伯益作井』，誤矣。

清・孔尚任《平陽府誌》卷一〇《祠祀》　事神，以爲民也。風雲、雷雨、山川、社稷，祈報在焉；先師、先賢、先儒，道統系焉。壇壝廟祠，領於官，達於天下，無論已。他若以勤死事、以勞定國之屬，功德所

在，則祀於其境；鄉之賢者則祀於其鄉。義各有當。易地，則非其鬼，況荒淫不經者哉？爰居之祀，孔子以爲不智，漢唐以來其爲爰居也多矣。並列於篇，以俟後之釐正者。作《祠祀誌》。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一《祠堂》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逍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寺〕。』此或後人因其葬處爲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蓋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因謁陵而起祠堂，則亦或在墓也。《後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歸。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又清河王慶欲爲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爲沒齒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逵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北史・崔士謙傳》，士謙爲荊州刺史，及卒，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無所，乃詔爲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尚沿祠堂之名。

唐以後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名遂廢。若唐世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曆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請下有司論定施行。』王曙亦奏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文彥博亦請定羣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請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以祠堂爲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於有元之世。考《元史》，仁宗建阿術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爲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又《生祠》 官吏有遺愛，既歿而民爲之立祠者，蓋自文翁、朱邑始。《漢書》，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朱邑先爲桐鄉令，後入爲大司農，臨死囑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子孫念我不如桐鄉民。』其子遵遺令葬之於桐，桐人果爲立祠，歲時祭享不絕。《後漢書》，周嘉爲零陵守，卒，吏民頌其遺愛，爲立祠焉。王渙爲洛陽令，卒，民立祠於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之。許荊爲桂陽守，卒，桂陽人爲立廟樹碑。祭彤在遼東，有恩信，既歿，吏民爲立祠。此皆死後立祠者也。

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欒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後漢書》，任延爲九眞太守，九眞吏民生爲立祠。王堂爲巴郡太守，韋義爲廣都長，吏民皆爲立生廟。又李憲既誅，餘黨猶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喻降之，乃共爲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唐書》，狄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遷魏州，州人又爲立祠。呂諲治荊州，有惠愛，荊人搆生祠。諲沒，人又以錢十萬徙祠于府西。《宋史》，李穀入相，淮陽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張允傳》，其祖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韓魏公在定州，數州之民詣闕，請爲立生祠，事見《君臣相遇傳》。自唐以來，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舊唐書》，狄仁傑有生祠在魏州，後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又《宗祠塐像》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爲尸』，是戰國時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設君室』之文，則塐像實自戰國始。顧寧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風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神主，無復有塐像者。其祖先眞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唐、宋時則尚多塐像。陸魯望建祠，塐己像於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詩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陸深《谿山餘話》云，予謫延平時路過蘭溪，謁章楓山祠堂，祠中塐像乃公服，不甚肖。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一 古人祭用丁日，故有上丁、仲丁之稱。亦有用戊者，《金史・禮志》：『大定七年，建社稷壇。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野獲編》：『嘉靖十年，上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用仲春、仲秋次戊日，躬行秋報禮。蓋以上戊爲祖制，社稷祭期，故抑爲次戊。蓋又爲天子私社稷也。』

清・江藩《隸經文》卷一《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

宗，《書》言祖即祖廟也。蓋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焚書。漢興，諸儒網羅散失，捃拾遺編，興廢繼絕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玄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藩學術膚淺，不揣瞶昧，疏證而明辨之。

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即祖廟也。是爲始祖廟，併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繹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邪？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識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蓋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臣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肅之徒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

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奔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墠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廟之說，與韋玄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玄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玄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與鄭注《王制》同。玄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玄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人謂玄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

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

考玄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七廟也。至王肅僞撰《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略》，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玄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玄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於緯書，然則韋玄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即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乃新莽簒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之亂臣賊子哉！

又《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尚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也。

又《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叙，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

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

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竝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嚮。蓋生必南嚮，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嚮，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嚮，然後昭可以南嚮，穆可以北嚮，若太祖南嚮，則昭西嚮，而穆東嚮矣。

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嚮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

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嚮，則助祭者必東嚮、西嚮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嚮，昭南穆北，則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嚮北嚮爲尊卑之次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爲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爲始祖，即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后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生繆葛，聚訟紛紜，是知二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姑』，《雜記》『士不祔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又卷二《諸侯五廟論》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並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說非。就魯之始封而論之，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若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是時周公尚在，並一廟亦不得立矣。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體國經野之制，有如此乎？若謂周公薨，魯始得立一廟，夫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所謂『降殺以兩』也。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降殺之禮，固如此乎？魯公一廟不立，自必反祭於周，四時之祭，以及大祀助祭，一年之中，魯公棄土地人民之責，不遑奔走，何以能三年報政乎？竊謂魯公之國，即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爲始祖，爲太廟，乃別立文王之廟。《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爲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禰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爲始祖，不以文王爲始祖，所謂『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爲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既得郊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正義》本之《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祖於王』之義，失《禮經》之旨矣。

又卷三《桃廟說》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玄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大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公羊傳》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既據《公羊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毀之廟，何

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欵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即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大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欵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

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弟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並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大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

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即祧廟，不得云違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

又《藪說》 藪者，『三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轂圍三尺三寸，《考工記》所謂『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也。《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藪讀爲蜂藪之藪，謂空壺中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衆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輮。』《自注》：『《急就篇》「輻、轂、輨、轄、輮、軾、轅。」顏師古《注》：「輮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輮謂之藪』。《自注》：『輮、藪，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輻菑所入謂之鑿，不謂之藪。』鄭《注》『令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軹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藪不合。《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併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內，小穿在外，則賢深九寸半，軹深一尺九寸也。轂中餘三寸半，在賢、軹之間，其外乃置輻之處，即所謂衆輻所趨之藪也。轂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參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藪圍一尺零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轂徑一尺零六六六二，去藪徑三寸五分五二三，餘七寸一分一五，中詘之三寸五分五五七五，鑿深三寸半，則藪圍五釐五七五，之外置鑿，其內受軸，即《釋車》所謂受軸也。藪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

軹，如壺盧之束，要即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祖祭》　《聘禮》：『釋幣於行。』《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周官・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犯軷，遂驅之。』注云：『以菩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之而去。』《說文》云：『立壇四通，樹茅依神爲軷。』《大馭》注云：『軷者，封土爲山象。』《詩・烝民》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說文》云：『既祭軷，轢於牲而行。』所謂犯也，《秋官・犬人》：『共犬牲，伏瘞，幾珥沈辜。』軷，蓋伏也。《大雅・生民》『取羝以軷』，《正義》云：『天子用犬，諸侯用羊，禮相變。』《生民》始祭即祭軷，經生解以爲從此往郊升香，之郊非遠行，而必祭軷，殆不然之論。蓋較與弗、祓通，后稷初有家室，嘉種告成，祓神迓祥，上帝與百神居歆之，非郊天祖軷也。其他《大馭》注引杜子春云：『祖道轢軷磔犬。』《史記・五宗世家・索隱》言『唐用黃羝，或用狗，以其血釁左輪』。用犬用羊，皆有所沿也。《祭法》：七祀五祀有國行，三祀有行。《月令》『冬祀行』。《呂氏春秋・孟冬紀》注云：『行，門內祭也。』蔡邕《獨斷》云：『行者，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喪祝之祖，則在於庭。』《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云：『宮內之軷，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是也。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六《祭墓日期》　今京師展祀先壠，春以清明，秋以七月望，冬以十月朔，咸以缺於夏祀爲疑。愚臆春祭獨以清明，不以日月，可知其義之大矣。一年四時，清明爲萬物發生之初。七月望，萬物咸備，過此更無種植矣。十月朔，萬物告登，天地閉塞，四時之變態無甚於此。撫時序之代興，感吾親之長往，爲人子者，能無風木之悲乎！故祭以此三時，最爲允當。特不知立祀之初，果如是耶，抑別有說耶？

又《以西爲上》　八旗祭祀，位設於西，蓋古人神道向右之義。勝國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廿七年之制，遷神南向，非神道向右之意云云。按此說八旗以西爲上之禮，實合於古矣。

又《滿洲祀先不用炷香》　海內祭神祀先，多用炷香，或以沈檀爲瓣香者有之。惟八旗祭祀，不用炷香，專有一種薰草，產於塞外，俗呼爲達子香，質如二月新蒿，臭味清妙而不濃郁。蓋古之焫蕭薰蕭，用以通乎神明者也。

按（柱）〔炷〕香始於釋教，檀香始於西域，西洋，皆非古制也。

又《滿洲祭祀割牲》　滿洲祭祀之禮，各族雖不盡同，然其大致則一也。薦熟時，先刲牲之耳、唇、心、肺、肝、趾、尾各尖，共置一器薦之；或割耳、唇、蹄、尾尖，獻於神桿斗盤之內。又有薦血之禮、刲腸脂冪於牲首之禮，舊俗相沿，莫知其義者多矣。《禮記・郊特牲》曰：『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曰：『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膟膋，乃退。』註云，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膟膋，腸脂也。音律僚，即今人所稱網油是也。祖衣，示有事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也。據此數說，是滿洲祭祀之禮，實有合於《禮經・祭義》，非無本之文矣。

滿洲祭禮，牽牲入，跧於案，灌耳使其鳴，而後祭之，即《禮經》之獻牲也，主聽也，殷人之尚聲也。次以亞俎盛血薦之，即有虞氏之尚氣也。次薦熟，次渥俎，即加明水及爓祭之義也。註云，爓，音徐廉切。湯中所爓之肉也。牲體既解，仍合其五體於俎，如全牲，冪以脂網，即告全膟膋之義也。割耳、蹄、唇、心、肺、肝尖，共納一器以薦，亦告全尚氣之義也。牲體以臀爲貴，肩次之，餘不足重，即殷人尚髀、周人尚肩之禮也。《禮經》注云，殷人尚質，髀貴其厚；周人尚文，肩貴其前。國朝之胙，並貴肩臂者，文質相濟，爲盡美矣。清語名肩爲哈拉巴，名臂爲烏乂，皆祭肉之上品，拜胙者罕能及之。祭日，主人召親故食胙，即《禮經》餕餘之義也。肅客入席，主人親持豚肩，置匕以獻客。客固辭，乃付庖丁割之。按《禮經》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天子餉更老之禮，尚且親割手饋，致其殷勤，則士大夫餉胙而請親割，固其宜矣。

又卷一一《太牢》　今人率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蓋出於《管子》之言，余臆頗以爲疑也。《說文》牢爲閑養牛羊之圈，非爲牛羊之名也。故猩狌亦謂之牢，乃喻獄囚如將刑之牲也。《周禮·天官小宰》注曰，『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則牢爲盛牲食器可知。故言夫婦者曰共牢而食，乃同寢饋之意，非言共食一牛可知矣。《史記·平準書》曰：『鹽官與牢盆。』注云：古人名廩爲牢盆者，煮鹽盆名。樂彥云，牢乃盆名，其義更曉。古人享貴客必具太牢，應似今之讌客有三大件、五大件之名，否則每食輒具牛肉，亦甚無理。太牢即巨篕，故用以盛牛，若羊臠少殺，故用少牢，如今之盛殽，或用冰盤、海碗，或用七寸盤、小海碗、大碗之意。其曰太牢、少牢，決非指牛羊而言也。

按漢光武丙申十二年祠蜀士譙玄以中牢，今人鮮有用中牢二字。

清·俞樾《湖樓筆談》卷二　周魯皆特立姜嫄廟，疑於有姚而無祖。余謂姜嫄者，帝嚳之妾也，而實生后稷。以其爲周人之所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妾也，故不敢以配嚳，而特立廟以祀之。嘗作《釋姜嫄》一篇，存《賓萌集》中。及讀《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然則頃公之生與后稷同。蕭同叔子是惠公之妾，則姜嫄是帝嚳之妾明矣。頃公事雖不足信，要是依附古事而爲之，可取以爲證也。

又卷三　秦宗廟之制，略見於二世元年羣臣之議。其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賦，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按：極廟乃始皇二十七年所立，亦曰太極廟。漢代諸帝，身存而豫立廟，本乎此。古之人君，有置椑之事，無立廟之文，是固非禮矣。至所言廟數，則秦時博士之書具在，當必有據。漢元成間毀廟之議起，韋玄成以爲當存五廟，劉歆以爲當存七廟，而無有及秦時之議者，以其爲亡國之事也。乃後儒於鄭、王之異同，亦未嘗以此折之，何邪？東坡論南北郊引王莽事曰：『議禮當問其是非，而不可以人廢。』

又《茶香室叢鈔》卷一《坎坎鼓我》　漢應劭《風俗通》云：空侯，漢武皇帝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按此知《詩》所謂『坎坎鼓我』者，鼓琴鼓瑟，皆是。《毛傳》無文，鄭《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非古義也。《詩》言鼓我，與舞我同，鼓非樂器也。琴瑟皆可鼓，何必擊鼓乃謂之鼓乎？

俗信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八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佬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又　《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

《隋書》卷八《禮儀志》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皂褠衣，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偏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喧呼周偏，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又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鷄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鷄羝羊及酒，於宮門爲

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胸，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荊矢，以除其災，所謂辟惡也。

後唐・馮贄《雲仙散録・煮烏頭》　《僧園逸録》曰：傳法寺淨眼僧能用藥煮烏頭施人，治百疾皆驗。又以穢迹咒治痞、破鐵城傷除鬼祟，發無不捷。

又《盲郭璞》　《搔首集》曰：路巖幼病篤，有人稱解醫禳之術。巖用之，不效，嘆曰：『此盲郭璞也。』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孫眞人《千金方》有治蝨癩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於釜中，雖褌袴亦然，蝨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藥焙中，火煽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宋・朱彧《萍州可談》卷二　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中流方丈餘，舶船取其水，貯以過海，則不壞。逾此丈許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貯，久則生蟲，不知此何理也。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風不能動。其檣植定而帆側掛，以一頭就檣柱如門扇，帆席謂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唯使順風，開岸就岸風皆可使，唯風逆則倒退爾，謂之使三面風，逆風尚可用矶石不行。廣帥以五月祈風於豐隆神。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一七《祠宇》　臣聞高麗素畏信鬼神，拘忌陰陽，不服藥，雖父子至親不相視，唯知咒詛厭勝而已。前史以謂其俗淫，暮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穴，號襪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自王氏有國以來，依山築城。於國之南，以建子月，率官屬，具儀物祠天。後受契丹冊，與其立世子，亦於此行禮焉。其十月東盟之會，今則以其月望日，具素饌，謂之八關齋，禮儀極盛，其祖廟在國東門之外，唯王初襲封，與三歲一大祭，則具專服冕圭親祠之，其餘則分遣官屬。歲旦月朔，春秋重午，皆享祖禰，繪其像於府中，率僧徒歌唄，晝夜不絕。又俗喜浮屠，二月望日，諸僧寺然燭極繁侈。王與妃嬪，皆往觀之。國人喧闐道路，其神祠在百里內者，四時遣官，祠以太牢。又三歲一大祭，徧其境內。然及期以祀神爲名，率斂民財，聚白金千兩。餘物稱是，與其臣屬分之。此爲可哂也。自王居宮室之外，唯祠宇制作頗華。諸觀寺唯安和爲冠，以尊奉宸翰故耳。今取其人使道路所歷，與夫齋祠游覽耳目所及者，圖之。其餘不見制度，則略而不載。

又卷一八《道教》　臣聞高麗地濱東海，當與道山仙島，相距不遠。其民非不知向慕長生久視之教，第中原前此多事征討，無以清淨無爲之道化之者。唐祐之興，尊事混元始祖。故武德間，高麗遣使匄請道士，至彼講五千文，開釋玄微。高祖神堯奇之，悉從其請。自是之後，始崇道教，踰於釋典矣。大觀庚寅，天子眷彼遐方，願聞妙道，因遣信使，以羽流二人從行。遴擇通達教法者，以訓導之。王俁篤於信仰，政和中，始立福源觀，以奉高眞道士十餘人。然晝處齋宮，夜歸私室，後因言官論列，稍加法禁。或聞俁享國日，常有意授道家之籙，期以易胡教。其志未遂，若有所待然。

又《在家和尚》　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皁帛，徒跣以行，間有穿履者。自爲居室，娶婦鞠子。其於公上，負載器用，掃除道路，開治溝洫，脩築城室，悉以從事。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於馳逐，然頗壯勇。其趨軍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聞中閒契丹爲麗人所敗，正賴此輩。其實刑餘之役人，夷人以其髡削鬚髮，而名和尚耳。

又卷二二《庭燎》　麗俗尚夜飲，而祗待使人尤勤。每宴罷，常侵夜分，自山島州縣，郡郊亭館，皆於庭中，束芟明燎，以散員執之。使者歸館，則羅列在前，相比而行。

又卷二三《施水》　王城長廊，每十間張帟幕，設佛像，置大甕貯白米漿。復有杯杓之屬，恣往來之人飲之。無問貴賤，而以僧徒主其事。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揲蓍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

之，即偏而不均，若以奇耦之數求之，最爲精妙。三奇老陽，三耦老陰，一奇兩耦，少陽兩奇，一耦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三《記天心正法咒》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六《識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洲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勃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又《容齋續筆》卷二《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氂，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

又卷三《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鴉鵲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烏》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烏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案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烏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烏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曰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干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筵端，執竹再祝。左骨爲儂。儂，我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筵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煮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二《喜鴉聲惡鵲聲》　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乾鵲是也。

南中又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爲百禽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籬間者，則其占爲有喜。

凡野禽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累試甚驗，不但主人當去而已。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污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雀鬬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歷年之識》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爲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己。未爲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適兩甲子周矣。歷年之讖遂應。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一《穿井》　世俗以開井明目，塞井損目，累指其事而藉口於陰陽，予以泄地氣非所宜也。及讀杜牧塞廢井文，雖如予見，而損目之說自唐爲然，又觀《神仙感遇傳》則亦神其事矣，因將《玉歷通政》之法、《感遇傳》之日辰録之於稿，庶穿井者不至徒爲惟信術士陽山、陰山之說，況二書人間所少，明目之事或未有焉，省人力而獲吉辰，未必無補於陰騭之一端。《玉歷》云：『凡欲穿井處，於夜氣清朗時，置水數盆於其地，看何盆星光最大而明處必有甘泉。』《感遇》云：子午之年五月酉戌、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未申、三月丑寅，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各福地云。』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二　舊傳粵人善蠱，今遍問諸郡，皆無之。云此風盛於粵西。然解之亦甚易，中蠱者搗生蜆汁飲之，即無患矣。未知果否。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六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僞。又有吞刀吐火，爲人作法事禳災者。楚、蜀之間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災毫無應驗，而邪術爲崇往往能之。如武岡姜聰者，乃近時事也。吾閩山土有一種畲人皆能之，其治祟亦小有驗，畲人相傳盤瓠種也，有苟、雷、藍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聞有咒術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爲吾致獸。』仍設阱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阱，饜其欲而後已。

又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最捷，蓋無處無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山無人之中獨坐結念，更有符咒役使百神，若一念妄起，便須重煉。即如紅線、聶隱嬢、精精、空空之流，皆此等輩耳。國初有冷謙，字啓敬，道人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即跳入瓶中，撲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鐘髮髻握土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又　風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閣而知烏程長之死，李郃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耳。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橘；赤蛇分道，許曼知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鬥破；李南爨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詣其極，至晉而郭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擅其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闚其室。五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又　木工於豎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禍福如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嫚。歷見諸家敗亡之後拆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有一老木工，當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鼠患，當倍以十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則邪無從生。

又　夷獠中有采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痿痺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中人則夜爲之傭作，皆夢中魂往，醒則流汗困乏，不數月勞瘵以死，此亦采生之類也。

又　傳記載劍俠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形術相表裏，今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劍術，有二曾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其言信矣。但紅線、隱嬢及崔愼思、王立、董國度所娶事皆相類，或亦好事者爲之耳。

清・高濂《遵生八牋》卷三《畫鍾馗》　唐有虛耗小鬼空中竊取人物，終南山進士鍾馗能捉之，以刳其目，劈而啗之，故當正月圖之以厭鬼。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鴉鳴何少鵲何多》　此楊椒山詩句，

江南人重其人，哀其志，愛其詩，家絃戶頌而成諺。兩『何』字，怪而嘆之詞。素史氏曰：是固無怪。聞鴨聲者，恆詛之曰：『老鴉嘴上生疔瘡。』又以碗水置竈神座下，架刀碗口爲祝殺鴉。夫犯人所忌，至欲咒而殺之，鴉何苦而鳴哉！又見造房聞鵲噪者，以烝餅獻上，俗名拋梁饅。叨人之愛，至飲之食之，鵲亦何憚而不鳴哉！究之其聲，曰『拆拆拆』，又何利於上梁？鴉鳴曰『好好好』，人何以不加察耶？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四　神廟時，災異疊見，余宗伯繼登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贅疣出；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脈而山崩，泉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世事如亂麻，民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夫群臣者，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君父，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二《籧篨癤》　吳中大疫，民居多粘『籧篨籧』三字於門首，云驅邪也。不知創自何人？按大事記：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剪楮爲兵以駭衆，各戶多懸『籃籌籃籌』四字厭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詳音義。此等字，大約如《酉陽雜俎》所載讋字之類。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三《放生池》　放生本於佛家戒殺之義。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魯公碑》云：『環地爲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飛潛受獲。』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祝聖放生池，郡守王隨記之。東坡奏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一也。其狀云：『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然考《藝文類聚》，梁元帝時，荆州有《放生亭碑》，則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時，謝微爲放生文，見賞於世。蓋梁武帝奉佛戒殺，至以麵爲犧牲，則放生起於是時無疑也。據魯公『飛潛受獲』及坡翁『羽毛鱗介』云云，則其池不特種魚。宋人生辰多以放鳥鴿爲壽，坡翁詩：『記取金籠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又《倦遊録》云，王丞相生日，築籠雀鴿以獻，開籠一一放之，皆與天禧祝聖事相類。蓋放生池兼放鳥獸，今人亦尚有捨豢六畜者。

又《燒香》　趙彦衛《雲麓漫抄》謂古無燒香之事，《尚書》至于岱宗柴望，大告武成，《禮記》焚柴於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云。李相之《賢己集》因謂燒香始於佛圖澄，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云。然燒香實不自此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又《江表傳》，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則漢末道家已用之。又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則燒香之始於佛家可知矣。高似孫《緯略》亦云。

又《神前設籤》　顧仲恭《竹籤傳》載神前設籤之始曰，入唐，爲陳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韻語。入宋，又辟江東神幕。關壯繆侯之改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外，命籤典謁。然則神者設籤起於唐世也。又《夷堅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靈。張彦文尚書與其子元晉，初預鄉薦皆禱之，同得一吉籤，遂登第去。《癸辛雜識》，臨安太學有岳武穆王祠，並祀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同。

清・周廣業《三餘摭録》卷二　撚香蓋始於漢。周祈《名義考》曰：『周人燔蕭，漢始爲博山爐，而所焚惟蘭蕙。劉向《博山爐銘》：『中有蘭錡，朱火青烟。』《古樂府》：『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艸殘。』無今之香也。自武帝通南越，中國始有龍腦、鷄舌等香。通西域，始有安息、薔薇水等香。蘭與蕭不復用矣。』程大昌《演繁露》則云：秦漢以前宗廟燔蕭，灌獻尚鬱金，食品貴椒，皆非今香也。至漢始有鷄舌等香，然尚無沉腦香。因疑《漢武內傳》載王母降，爇嬰香等品。多異名，乃後人爲之。以《史》、《漢》未嘗紀載爲據。按此則《封禪》、《洞冥》諸記直不足信，然撚香之始自漢無疑也。至所謂行香者，沈存中曰：『當以香末散撒爲行香。』引畢仲荀《幕府燕閑録》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程大昌《演繁露》據《南史》駁之曰：『按《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齊集朝士，自行香，

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其謂行香次及僧達者，即釋教之謂行道燒香者也。行道者，主齋之人親自同行道場之中；燒香則爇之于爐也。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香。高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按：凡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爲禮也。靜帝，人君也。故以輦代步，不自執爐，而使高歡代執也。此可見行香祇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近世官府行香祇炷香于爐而已。若庶民佛寺燒香，本外國之俗。《漢武故事》：『毘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上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是亦始于漢也。又蔡絛《鐵圍山叢談》：『奉宸庫有龍涎分錫大臣、近侍，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于衣領間摩挲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由此始也。

又卷三　國初有所謂三教堂者，齊魯間郡縣皆有之，不知何人作俑。雕塑形像，佛居中，道居左，孔子反居其右。康熙間毀。吾鄉章太史藻功有《上衍聖公請毀三教堂書》，有曰：『五千之言雖著，何如半部《魯論》？七十而矩不逾，莫問九天靈寶。』又『九京可作，大誅卯而小叩原。二氏並興，左圍陳而右逐魯。』又『簪纓式燕，輿皂偕來；筆硯論文，屠沽雜處。』皆侃鑿之論也。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載：明英宗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道宮。時有繪佛、老、夫子三像，名三聖祠者。四川永川訓導諸華疏言之，敕禮部通行禁革。國朝乾隆九年，河南學政林枝春奏河南州縣有三教堂，宜加禁止，即其地改爲義學。北省如此者，所在多有。又道流謬稱天尊，請一體嚴禁，得旨允行。考《北史・王夐傳》：『梁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淺深，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稱善。』《藝文類聚》有梁武帝《會三教詩》云：『少時學周禮，弱冠窮六經。中後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又曰：『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通鑑・陳宣帝紀》：『後周武帝集群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大唐新語》：『高祖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辨論，三人皆屈。』此歷來三教並行之說也。其同堂，不知所昉。嘗讀《遼史》『太祖神冊三年五月，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三教並舉，民庶遂因而合祀之歟？

又《過夏雜録》卷五《諸頂》　春月，諸頂都人群往燒香，其神爲天仙玉女。昔宋眞宗封泰山，有玉女出水面，建祠奉安，號曰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今泰安府泰山絕頂碧霞靈應宮是也。明弘治八年，山東巡撫熊冲重修，徐溥作《記》，既而鄒魯秦晉冀梁間無不祀之。北京之祠稱泰山頂上天仙聖母，分立數處，皆蒙頂名。麥莊橋曰西頂，草橋曰中頂，東直門外曰東頂，安定門外曰北頂。其最盛者爲宏仁橋，在京城東南四十里。四月十八誕辰，士女群聚，名曰香會。又東便門內有廟俗名王母宮，亦元君也。康熙年建，三月三日進香者雲集，內殿有額曰『群仙億轂』。衆不知所出。按：《度人經》云：『五老啓途。』《雲笈七籤》云：『玉女群仙翼轂（億）乘萬騎，浮空而來。』額字蓋取諸此，又三千侍眞扶轂，皆仙靈輳集之謂也。

又《陶然亭》　正陽門外西南隅多隙地，舊爲黑窰廠。今有臺名窰臺。臺之西南高阜，廟祀文昌及觀音，火祖創自元世，幢刻牟尼大士像，及蒙古學文昌閣籤集唐人詩成之，凡百首，極有靈驗。閣旁翼以亭曰陶然，楚人江瑤所建，亦名江亭。軒戶宏敞，西山當牖，最宜遠眺，未至亭里許，經一廢閣，云即此廟之山門也。葺之不過費貴人一朝之享，而磚甃傾圮不知幾何年矣。余甲辰春夏兩過之，不勝朽門之慮。迨乙巳新正經此，則已煥然。視其題額云『閻玉璽、陳銀官重修』。後改『官』爲『印』，久之復去『銀』字。銀官優狡乃能出餘力，大開方便之門異矣。閻即閻九，銀官妻兄也。陶然亭舊本爲士大夫觴咏之地，壁有詩刻石，皆名人。近廟僧利商民香資，亦聽酣宴于此。有宛平人宋天壽者，庫丁宋八之子，捐納州同。本年五月十四日拉賈珍、張楷、李佩等八人赴亭飲酒。珍賣南菜，楷開錢行，餘皆稱。是亭凡三間，席設兩旁，恐中間有遊人出入，布桌以隔之。俄戶部員外王訒、安盛額，司務馬蓁，筆帖式懷豫，光禄寺署正邊啓崇因同至盆兒衚衕捐納布政使理問舒倫家拜壽，地與亭近，遂偕遊焉。安盛額、馬蓁、懷豫知亭已有人，却赴文昌閣，茶罷即散。王訒同邊啓崇從亭旁過道，繞進後軒，閒覽將出，見中間用桌塞路，命僕撤去。宋天壽

不許。王員外發怒，作燕語罵曰：『你們什麼東西？不過庫丁之子，如此撒野！』天壽自以暴貴，聞斥其父賤，亦肆忿詈，隨以揪打，撕其衣，擲其帽，珍、楷助之，傷訒左目，李佩亦揭去邊寺正頂帽。訒奔控北城御史，送刑部審議，擬將宋天壽斥革職銜，杖一百，徒二年半。賈珍、張楷、李佩、劉焜、任濤俱分別杖徒，仍各枷號滿日，折責擺站，紀元善、任灝、孫大文各責三十板。王訒以現任職官，無故閑遊，復不知自愛，與庫丁之子爭勝，出言肇釁，致取毆辱，有玷官箴，應革職。邊啓崇不行理阻，被扭落帽，應罰俸一年。安盛額等隨同前往，未便免議，應罰俸九月。南城父老謂自創亭以來，未聞有此廝鬧者。亭舊懸一聯云：『此亭風月足千古，使我襟懷時一開。』斯獄也，宋天壽等不足云，以華省仙郎欲與屠沽爭風月，宜其禍不旋踵矣。

又《廟會》 內城廟會最盛，月以六日爲率，護國寺遇七、八，隆福寺遇九、十。百貨輳集於此。護國在西城，元建，以處喇嘛，初名崇國寺，相傳藏有明姚太師像。隆福在東城，明景泰四年建，有碑。

清・毛祥麟《墨餘録》卷九《巫覡》 吳俗尚鬼，病必延巫，謂之看香頭，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謬託雙瞳，或揑稱鬼附，妄論休咎，武斷死生。而於富室婢媪，必預勾結，藉之熟私親，探瑣事，名曰買春。設偶有病，或家宅不安，婢媪輒揑造見聞，以聳主婦之聽。延巫入門，必發其陰事，使人驚爲前知，遂妄言病者有何冤孽，或云男鬼，或曰陰人，鑿鑿竟如目見。病家倘求禳解，則又揣其肥瘠，以索酬勞。其術，如赴廟招魂，名曰叫喜。所招必在冷僻處。又預通廟祝，多方勒索，必令其家禮拜太母懺，謂即五通母，而又非僧道所能禮，惟若輩之夥黨能之。問需費若干，則過僧道十倍也。其所最盛行者，曰宣卷。有觀音卷、十王卷、竈王卷諸名目，俚語悉如盲詞。若和卷，則並女巫攙入。又凡宣卷，必俟深更，天明方散，眞是鬼蜮行徑。其稱女巫則曰師娘。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出必肩輿，隨多僕婦。次者曰紫仙、曰關亡、曰游仙夢。最下則終日走街頭，託捉牙蟲，看水碗，扒龜算命爲活者。要其詭詐百出，殊難殫述。在富家貴宅，即或浪費金錢，亦尚無害。而平等病家，醫藥已屬不資，乃又質衣典產，供此妖巫。萬或病有起色，猶之可耳；否則異時孤寡，因是致難爲朝夕謀，恐長逝者，魂魄亦將賚恨重泉矣！世之甘受其惑而卒不悟者，不誠深可憫哉！

雨蒼氏曰：治淫祠當如狄梁公，治妖巫宜法西門豹。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六《古人親在不居丁憂之闕》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刺。時佑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州。

按《南部新書》又云：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又卷一〇《採生》 今律有採生之條，初未詳其說。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湖廣岳州，其地有殺人者，謂之採生。遇閏月，人五六成羣，以長竹竿挑小筐籃，竿上有鉤，用以鉤人。凡逢人採隻不採雙，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僧或婦人尤善，彼地人謂婦人、和尚利市十倍於男子也。又採生時，或反被有力者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命錢。

又《雞卜》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漢・郊祀志》言粵人信鬼，而以鷄卜。李奇《注》謂持鷄骨卜也。今粵俗實用鷄卵爾。其法先祭鬼，乃取鷄卵，墨畫其表，以爲外象。畫皆有重輕，類分我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于是北面詔鬼神而道厥事，投卵鐺中，烹之熟，則以刀橫斷鷄卵。其黃白厚薄處爲內象配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與否，卜病卜行人，殊有驗。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人以鷄卜，其法，以小雄鷄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亦有用鷄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然則或以骨，或以卵，備此二說，鷄卜之法乃備。此雖小事，亦可補史注之闕。

《嶺外答問》又載茅卜法云：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娘，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口且禱，手且掐，自茅之中掐至尾，又自茅中掐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

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則行人當晚至，雀至暮方歸爾。晚占，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余按《離騷》曰：『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注曰：『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然則茅卜固是古法，而筳爲小竹挺，則鷄骨卜之用竹挺偏插，亦其遺意矣。

又《茶香室三鈔》卷一《七元》　宋方勺《泊宅編》云：金壇郎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後十八年復行天元，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

按此說爲術者所罕道。以此推之，唐玄宗開元十二年甲子天元，德宗興元二年甲子地元，武宗會昌四年甲子人元，昭宗天復四年甲子江元，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河元，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海元，神宗元豐七年甲子鬼元，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天元，寧宗嘉泰四年甲子地元，理宗景定五年甲子人元，元英宗至治四年甲子江元，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河元，英宗正統九年甲子海元，孝宗弘治七年甲子鬼元，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天元，熹宗天啓四年甲子地元。本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人元，乾隆九年甲子江元，嘉慶九年甲子河元，同治三年甲子海元。然以前史治亂之迹按之，皆不相應，姑存其說爲談助耳。

俗神部

綜述

漢・王充《論衡》卷二二《訂鬼篇》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漢・王符《潛夫論》卷二六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土公、飛尸、咎魅、北君、衝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築，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

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築，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幷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爲民妻也。

宋・陶穀《清異録》卷下　紫相公　進士于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荆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余則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主儉，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以是品爲供。蚤蒙厚飲，可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攪銀公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銜馬脚槽。』蓋則是日以小分鬚銀匙打茶，故目爲『攪銀公子』。則家業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録》　霍山行祠，正賽長生馬社是諸王府第嬌馬，或用金鞍、銀鞍、繡鞍、養鞍、金勒、玉勒、烏銀勒、玉作子、碼碯作子、箱嵌作子、透犀作子、七寶作子、玉作子、玳瑁作子。沿路迎引到廟上露『露』原誤『路』。臺上相撲，捧正殿妓樂社火酌獻。廟前擁挨，轎馬盈路。多有後生於霍山之側，放五色煙火，放爆竹，廟東大教場內，走馬、打毬、射弓、飛放鷹鶻、賭賽叫、老鴉打線、告天子、番吃噥、青菜、畫眉、賽諸般花蟲蟻：鵝黃百舌、白鸝子、白金翅、『翅』原誤『趙』。白畫眉、白青菜、白角全眉、白青頭、蘆花角全、蘆花畫眉、鵝黃相思、紫鵓綉眼、金肚細甕、秦吉了、倒掛兒、留春鶯，龍尤非細。社火內有魚兒活檐，上有：金龜、金鱔、金蝦、金鰍、玳瑁龜、玳瑁蝦、白龜、金鯵、金田螺之類。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一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眞像，初在眞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眞。洞眞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眞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眞君』也。

又卷二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宋・李薦《師友談記》　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錯，州皆畏而禱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忽乘醉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鑱碎其像，投溪中，而毀折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親至劒門迎之。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曰茅將軍。太傅曰：『是妖神却在此爲幻邪？』方欲率衆復毀。忽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神泣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爲容恕，幸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衆人怪之，共勸焉，乃捨。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一《生魂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爲賽神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陸太保者，實旁村陸氏子，固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語患人狀。師正之室余氏，歸霅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僧誦《法華經》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隣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牛脂所爲，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爲燭云。

宋・曾慥《類説》卷二五引《炙轂子》　**祭井竈等神**　今世祭井竈門

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享之也。懼頑其德煩苦之無已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閩鄞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使，特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太尉祠，頗爲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丐封額。時方久旱，先子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日內爲霖，當與保奏。』方公笑語吏魁曰：『汝可以運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録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魁賴良者白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泠，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泠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擊。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〇 【九姑玄女課】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爲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黃龍儻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課。其法，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苟用算籌亦可，兩手隨意分之，左手在上，豎放，右手在下，橫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爲卦。一豎一橫曰太陽，二豎一橫曰靈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一橫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豎二橫曰太陰，一豎三橫曰懸崖，三豎二橫曰陰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謂九姑，豈即九天玄女歟。離騷經云，索藑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卜。注曰，藑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據此，則亦有所本矣。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八 《二郎三郎神》 灌口二郎神，在四川灌江口。和合二郎神，市井商賈所祀者。竹王三郎神，漢夜郎縣。泰山三郎神，後唐雄威將軍，即炳靈公也。草野三郎神，獄訟所祀者。五郎神，即五通也，一作五顯、五聖。吾鄉有五郎山神，姓田氏，鄉民奉事甚虔。今爲朝議公葬地。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〇《莊嶽委談》上 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眞君，遂改封爲眞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

行。今號爲眞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矣。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事見《太平廣記》，蓋唐以前有之。今二祠香火遍海內，不止蜀中矣。

又　《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曰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主瘟及五殘。』右《山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辯十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乃王母之使，非眞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譌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圓百里，青鳥主爲王母取食。又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其南有三青鳥爲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齒自爲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爲王母使者。《集仙》既以王母爲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中說夢也。《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酉陽雜俎》以王母姓楊名回，字婉妗。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聊識此當一噱云。

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爲不學者言耳，初不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虔精奉大士，每困迫輒夢大士化身，輒愈，又余邑葉氏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欲因長公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還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爲一編，蓋余母志云。今大士像作善財其旁，亦無謂。《華嚴》載善財歷參諸善知識，俱非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親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逌《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譌。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楊用修《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泠露溼金襴壞，茜裙不把珠瓔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許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譌爲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元僧讕陋無識，遂以爲妙莊王女，可一笑也。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相者，俗遂眞以觀世音爲婦人。不知夢生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容無一示現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因類識數條以祛世俗之惑。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蹋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乃卻自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遂馳出。又，王球在獄，至心念觀音，夜夢陞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又，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衆患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又，東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

爲三。此類甚衆，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矣。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譸張眩惑，紀載實繁，即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獨於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鬬矣，胡用之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段氏所引河伯姓名頗衆，并識於後，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案首所引《山海經》《河圖》，蓋緯書也。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起自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夤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代畫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弈棋等圖，淺誕不根者甚衆，獨無聞此，可知也。考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一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侄，昌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秦嶺』一聯，乃録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爲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字間有相同，然不可深考，總之不足深辯。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張、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

元詞有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爲宋人，檢《宋史》惟曹佾爲后弟，見重於時，年七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即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考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委巷之談耳。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下條。

案，《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積撰，則此目唐時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五眞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斯，絕不見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人所謂八仙傳者決非鍾、呂之儔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遍，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峨冠紺衣，或虯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録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亹亹可讀，終自論其書，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則鍾離之像虯髯蓬鬢、雙髻跣足者，與今所傳正同，蓋宋時羽士假託鍾離權以誑王定國輩，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爲即漢鍾離昧，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爲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長輩於唐詩亦漫不考，何耶？宋人《淳化帖》、《博古圖》二書每供識者談噱，然《宣和書譜》誤處亦不在二書下，楊用修嘗叙《宣和譜》而論鍾離，乃以杜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之句，世人遂贋作此名，大可笑也。

《仙傳拾遺》云：吏部侍郎韓愈甥，忘其名姓，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杳絕音信。元和中忽還長安，吏部與語，甚奇之，問其伎

能，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又四面合有一朵五色者。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鐙接轡，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霽，抵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訖，揮涕而別，行人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此傳，則開頃刻花者又韓之甥，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子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謂爲韓湘，又或因江淮而謂爲外甥耳。文公貶潮州，歷歲始歸，何得次歲仍觀長安牡丹？故《雜俎》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己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右見《劉貢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爲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強記絕一代，其博識僅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揆爲巢弟，則巢非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二亦未爲得，貢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夢溪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研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爲唐人，然他無可據，恐好事者爲之。《齊東野語》亦載何及謝仙事，當在慶曆間，豈何顯於宋世自稱唐人耶？

世所盛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爲即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氅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梓潼出處，謂文昌尚近之，祈嗣絕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昶挾彈圖。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蕊詭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案，《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頗近實。蓋以張弓爲張仙、挾彈爲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謂而爲梓潼，又再謂而爲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蕊納涼詞，世但知李重光，昶文雅殊不減也。唐末名畫皆入蜀，故應屢見於圖。世又謂張星之神爲張仙，案《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又曰姓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海內張姓獨多也。聞者莫不絕倒。竈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

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眞君，遂改封爲眞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眞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矣。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事見《太平廣記》。蓋唐以前有之。今二祠香火遍海內，不止蜀中矣。

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內，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聞。考《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宣和畫譜》大曆中名畫，周昉有三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五代左禮、朱繇、曹仲元遂不可勝數。推原實始漢末，唐、宋而盛，至於今極矣。張道陵敎法，凡祈禱服罪之人以三符授之，一著山上，一地下，一水中，詳載《後漢書》。

又《玉壺遐覽二》　《宛委餘編》所録古帝王賢哲沒爲明神及生有所自者，暇讀二典洎雜史、小說家言，復得若干條，輒以弇州遺意補録於左。謬悠荒忽之譚，誠達者所不道，而弔詭之士不可不知也。

盤古氏，元始天尊應世也，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見《眞元賦》，一云老君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眞仙通鑑》。

祝融氏爲火帝，君南岳《路史》，五龍氏乘雲登仙見《荒史》及《水經》。

太昊伏羲氏，應聲大士化身也見藏經及《厄言》，一云寶歷菩薩下生世間，是曰伏羲《造天地經》。

女媧氏，吉祥菩薩下生也《造天地經》，伏羲女弟曰女媧，一曰女希《路史》，補天斷鼇《淮南》，顯迹唐世《酉陽雜俎》。

炎帝神農氏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酉陽雜俎》。

黃帝有熊氏得道上昇，爲太乙君《仙鑑》，其神爲軒轅之宿《荒史》。子玄囂爲北方水神，次子昌意得道居弱水。又禺彊亦居北方爲水神，黃帝裔也《山海經》。

帝堯陶唐氏，長女娥皇湘君，次女英爲湘夫人《楚辭》。

帝舜有虞氏，得道居九疑山《太平廣記》載帝舜以《道德》三經及註《景靈經》授女眞王妙想於九疑之山。

大禹先得道，壽三百六十歲，爲九疑飛仙。堯時治水，後復爲神，曰神禹。禹子夏后啓爲東明公，珥蛇乘龍，上三嬪於天見《山海經》及《仙鑑》。

商高宗相傅說爲列星。

周文王爲西明公，周文公爲北帝師，周召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酉陽雜俎》及《眞誥》等書。

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緯書，一曰元宮上仙《酉陽雜俎》，一曰太極上眞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眞君《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地經》，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顏子爲月明儒童俱《清淨法行經》，一曰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已見《厄言》，後夏馥亦爲明晨侍郎，見《仙鑑》，一曰與卜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長亦爲此官，見《仙鑑》。仲由在唐爲韓滉《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爲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眞誥》及《厄言》，然《御覽》兩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酉陽雜俎》，又爲忍辱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爲釋迦見《化胡經》；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爲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參會衆說而備録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録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眞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右見《眞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禄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説稍不同。又《化胡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淨妙夫人胎，爲釋迦。又《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

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玄妙篇》云：初生時名玄禄。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曆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幽關見《史記》，其説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録之以備參考。老君母玄妙玉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厄言》所録鬼、神仙逸名姓未盡者，補列下方，浮屠氏可考者別見。天翁姓張名堅，一姓劉，後爲太山太守《雜俎》。太乙君名臘，天秩萬

二千石。河伯姓呂名夷，一曰冰夷，一曰馮遲，一曰馮修，一曰無夷。竈神名壤子俱見《諾皐記》，已入《厄言》者不録。匡君名績字君平，一字子孝，又字公季又有匡裕，字子希，非匡君。大茅君名盈字叔申，中茅君名固字季偉與後漢茅容字同，小茅君名衷字思和，衷一作震。茅君祖名蒙，字初成。武夷君姓王名子騫，一說云魏王名子騫，未詳孰是。又曰彭祖氏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合爲武夷君。一曰道君第七弟子名屬仁，治武夷山，名控鶴仙人并見《仙經》。尹喜字公文。蕭史行第三。孝弟明王名弘康，字伯中。洪崖先生即黃帝臣伶倫。涓子名蜀梁，一作濁梁。方回一作雷。鬼谷子姓王名詡，一名利，一號玄微子。東方朔一姓金。吳剛字質，一作罡并見《名疑》。赤將子輿姓蔣，曰蔣先生。紫陽眞人姓周名義山。婉盆子姓施名存即壺公，見《眞誥》。羨門子一曰衍門。司馬季主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並仙。淳于叔通一名斟，字叔顯。玉子姓章名震。于吉一名室。梓潼神姓張名亞子。灌口二郎姓李見《朱子語類》末。白鹿先生姓李名元。洪崖子姓張，名蘊字藏眞。蜀才姓范名長生。李少君字雲翼。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改姓名字成子。帛舉字子高。唐公昉一名房。李八百名脫日行八百里，又問其年，曰八百歲，故名八百。《仙鑑》云不知其名，此見《廣記》仙類。何紫霄字仙良，一云姓鄧。清平吉姓衛名平。許翽字道翔，小名玉斧。李含光本姓弘。蘭公名期。許眞君僕許大改姓午，復改姓干。終南處士姓王名守一。鍾離權改名覺，字寂道，一字雲房，號和谷子，一曰號雲房。呂洞賓本名紹先。洞賓弟子盧生名英《名疑》。藥王姓韋名古。麒麟客姓王名瓊。韓湘字清夫，一字伯渚作『北渚』非。李珏後改名寬。張志和本名龜齡。侯道華上昇，太上賜姓李名內芝。混成子姓劉名玄和。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全《名疑》作『荃』。羅公遠一名思遠。默希子姓徐名靈府。廣成先生姓劉名元靖。東瀛子姓杜名光庭亦號廣成。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薩眞人名守堅。海蟾子姓劉，名操字宗成。徐神翁名守信。重陽子姓王名哲，本名中孚。海璚子姓白名玉蟾。羅赤脚名宴。

女仙姓名，《厄言》所未録者及小有異同者，録左。

西王母姓楊，一曰緱氏，一曰侯氏，一曰馬氏名回，一曰婉妗。第三女曰碧霞元君，本居西嶽，今爲泰山神。聖母第四女名林字容眞，號南極夫人，又紫玄夫人。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號雲林夫人。第二十女名玉清，號紫微夫人一云名青娥字愈意。第二十三女名瑤，一云名瑤姬，號雲華夫人《太平廣記》有傳，云居巫山，今詩家所謂神女也。王母小女名琬字羅敷，號太眞夫人，亦曰東嶽夫人。上元夫人名阿環見《太平廣記》、《漢武內傳》答王母書中。《名疑》謂侍女名阿環，恐有訛誤。靈照夫人李氏，老君之姑。中侯夫人王氏，子喬之妹。嫦娥字純狐，一曰鬱儀。竈神蘇吉利妻王氏名摶頰，一曰竈君夫人姓王字卿忌，女六人皆名蔡。河伯夫人亦曰姓馮名夷。織女星侍兒姓梁名玉清。太白上公妻名女嫺。陽翟夫人姓塗山，即啓母也，少室山少姨即塗山妹，姓同。太玄仙女姓西靈名子都見《司馬季主傳》。玄妙玉女姓尹氏，老君母也，一曰無上元君。九華安妃，上眞元君女也，名鬱賓字靈蕭。南嶽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號紫虛元君。旰母姓許氏，旰烈之母也。左華九成夫人姓范名定英。右賓元姬姓趙名約羅。北寒玉女姓宋名聯娟。東華玉女姓燕名景珠。林云玉女姓賈名屈庭。飛玄玉女姓鮮名子華。毛女名玉姜，一云魚氏，姊妹二人一名道超，一名道遠，秦時隱武夷山《厄言》止引前說，蓋《列女傳》所載隱華陰山者。後說出《仙鑑》，以所隱地生毛竹，故名爲毛女。女几姓陳氏。麻姑姓王氏，即方平之妹見《仙鑑》與《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所述小異。又宋寧宗敕封麻姑虛寂冲應眞人，是女仙亦有眞人之號也。東華玉妃姓淳名文期見《仙鑑》女眞張微子傳，即青童帝君妹也。劉仙姑名懿靖。玄天二女，一名旋波，一名捉淡，捉淡又名瑤光。洛神，宓妃也，一曰伏羲女。太玄女姓顓頊名和。智瓊神女姓成公。萼綠華姓楊一曰羅氏名郁。明香元君李氏名眞多即八百妹。樊夫人劉綱之妻名雲翹，妹爲裴航妻名雲英。東陵聖母姓杜《廣記》、《仙鑑》等俱作適杜氏。諶母許眞君師名嬰一云瓔。花姑姓王名靈微。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名疑》。武眞人名元照見《夷堅志》。清眞左夫人姓郭名雲蓋。右夫人姓楊名玉華。許穆夫人陶成女名科斗。馬鈺妻孫氏名不二。彭耜妻潘盡名蕊珠。右雜見《廣記》、《御覽》、《眞誥》、《仙鑑》等。國朝曇陽子王氏名壽眞外謝自然等名姓顯然者，及名姓不可考者，俱不録。

仙道姓名有特異者，類此條。

乞食公者，五岳眞人馮延壽也見《列仙傳》宋來子下。胡浮先生姓施名存，一號婉盆子，即壺公也見《眞誥》。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少平，一曰姓金氏見《名疑》。朔母田氏，生朔三日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

明，故姓名曰東方朔《太平廣記》。侯道華將飛昇，老君遣眞人韓衆下迎，賜姓李名內芝審爾，則仙家亦賜姓，若帝王之爲者，奇事也。王梵志不知名子。王德和者，見林禽樹有癭大如斗，破之，中得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林木梵天，姓王氏，後改名見《廣記》。又羅公遠被殺後，易姓名爲維么還，本舊名姓而去首也。宋世有木先生名廣莫，宣和帝以其道得林靈素之半，故易姓曰木，本姓雍《仙鑑》。白玉蟾本姓葛，除去草頭以謝天地父母，除去勾曲以謝兄弟妻子，以中曰字加撇爲姓《江湖紀聞》。王害風、王重陽蹤跡詭異，若病風者，人以名之本傳。呂純陽幻名昌虛中、回道人、呂元圭、守谷客、無心昌老、無上宮主、同客人。《漢武外傳》女仙名有石公子、范成君。

《仙鑑》有稱號詭異而率莫知其姓名者，或得姓不得名者，他非此類者不録。

倒景君，無常先生并《漢武傳》，無爲子《仙鑑》黃帝傳中，偃松子《名疑》，了然子《名疑》，赤須子秦穆公主魚吏，祝雞翁，山圖，溪父，修羊公，騎龍鳴，稷丘君，服閭子，龍威丈人，犢子以上並《列仙傳》，飛黃子《仙鑑》，谷希子，鯀陽子見姜伯眞傳，白羊公，長上公，長桑公子，上黃先生以上並《列仙傳》，慧車子淳于斟傳，負局先生《仙鑑》，几八兄《廣記》，騾鞭客見《玄怪録》，無英君周義山傳，掩耳道士常掩耳走，故名，上帝戲臣長五尺，闊三尺，《雜俎》，婆娑寐唐太宗時人，見胡氏《管見》，偃月子《仙鑑》，陰隱客《太平廣記》，落魂仙，柳條青《仙鑑》，吉留馨，感庭秋二人俱無姓名，一唱吉留馨，一唱感庭秋，故名，劉無名，劉平阿《仙鑑》，趙聖人，彭釘筋三人俱見《廣記》言事中也，天自在無姓名，常談天也，見《廣記》，三朵花頭常戴花三朵，見蘇子瞻詩註，灰袋，費雞師，胡蘆生并見《雜俎》，僕僕先生自言姓僕名僕，因目爲僕僕先生，見《廣記》，摸先生無姓名，人有疾，以手摸之輒愈，號摸先生，陳花子常賣花於市，並見《眞仙通鑑》，何簑衣，獸道僧二人俱見《稗史》，一人衣簑衣，一似僧又似道而獸，故各以爲號，混沌道士《仙鑑》，趙麻衣，趙縮手行則縮兩手於胸前，見《仙鑑》。國朝有鐵冠道人，周顛仙郎瑛云鐵冠姓張名景和，并識此俟考。

仙傳所載，有名流人所共悉而不名其得仙者，漫爾筆之。其荒誕不必深論，其昭灼口耳，若東方曼倩、李長源輩亦不録，其有沒而爲神者類別則中。王倪得道，長生至堯、舜時。務光自沉，復見商武丁世。太公望棺中止《玉鈐》六篇。范蠡易號陶朱後，復之蘭陵賣藥，得仙於北邙山。墨翟遇仙長生，漢武世尚存。介子推逃晉後，賣扇東海邊。楚狂接輿在蜀峨眉山。東園公唐時尚存，命洪崖合神丹。冉里先生得道，爲華子期師。司馬季主並男女皆得道，居委羽山。漢武帝得道尸解，以棺中箱杖鬻市人。韓崇入大霍山尸解。馮良奕世居鹿跡洞中。郎宗服胡麻得道，居華山。張魯辭侯爵，白日乘龍昇天。夏馥從赤須先生得道。龍伯高從刁道林受道得仙《仙鑑》龍述是也。姚俊爲北海司命，劉翊爲右理司監。劉寬遇青谷先生授杖解法得仙。欒巴自殺，乘風入林慮山中。李少君誅後，人見之東海上自漢武而下，其人並見《漢書》而不云得仙。樊英滅蜀中火災《後漢書》載此，然同時郭憲、欒巴亦然，恐有訛者。郗鑒得道居名山，唐時尚存有段碧者見之，見《太平廣記》中。姚泓失國，入山得道，遍體生長毛亦見《廣記》、《仙鑑》。蕭子雲師杜元老，授職爲元洲長史，八十二口同仙。徐之才以陰功得道見女徐仙姑傳。李衛公大曆尚存《廣記》仙類。馬周爲素靈宮仙官謫降。李紳姓名預載仙籙中同上。顏眞卿歸葬惟空棺。賈耽以神解稱異人。吳道元躍入畫中。盧鈞吞金丹得道。王叡卒後，人見之成都。陳陶夫婦並得仙。姚平仲騎青騾入終南。蘇養直遇羅浮黃眞人羽化以上雜見《御覽》、《廣記》、《仙鑑》、《酉陽》、《夷堅》等書，外盧杞、李林甫等削不載。

女仙則鉤弋夫人改葬，棺中惟絲履一雙見《廣記》，與史傳互異。王衍女進賢爲愍懷太子妃，并婢六出遭掠赴水，遇韓西華救度並得仙。韓太華乃韓安國妹。李廣利妻寶武妹瓊英，黃瓊女景華，並得道居易遷宮以上並見《眞誥》。唐玄宗三女，玉眞大公主、次公主、幼眞一公主並從胡天師慧超得仙見《仙鑑》胡慧超傳。玉眞長公主，即張果傳欲降爲果妻者也。

右皆正史不載而雜見傳記者。他如魏太武爲太平眞君見寇謙之傳中，唐玄宗爲太陽朱宮仙人，楊貴妃爲太上侍女見楊通幽傳中，唐憲宗爲海島仙人見伊祁玄覽傳，宋徽宗爲東華帝君，徽宗后爲紫虛眞君見林靈素傳中，此類皆方士幻惑之說，視諸野史傳聞又不侔，故略之。

道經所載玄天五城之上，仙聖階秩高下森如。信若所言，其涖事舉職勞不啻於人間，王元澤所謂千歲何益？白石先生寧爲地仙不樂飛昇，有以也。顧其說不可具聞，其名號時時散見諸傳記中，暇讀《大洞》諸經

外，旁及稚川、貞白及唐、宋小說家言，得名號可紀者數十百餘，彙爲一卷。若世有好譚天若鄒衍、田駢輩，將挈以贈焉其無名氏若中黃丈人、天眞皇人，及非有爵位之稱者，俱不録。

太極眞人赤松子，見《三洞珠囊》。又杜冲，又準南王，又西梁子文，見周義山傳。徐來勒，見葛玄傳。無上眞人尹喜，見《太平廣記》諸仙傳，下同。太和眞人尹軌及山世遠，又王君。清虛眞人王褒，又小有眞人亦褒。大羅眞人葛玄爲大羅前身。桐柏眞人王子喬，又李奉仙。青蓋眞人高世韓。少室眞人劉千壽。太元眞人茅盈。太清眞人彭清、宋倫。太微眞人尹澄。秦隴眞人周亮，以下並《仙鑑》。靖明眞人匡續。西城眞人王方平。司命眞人路大安。句曲眞人茅固。玄洲眞人姚坦。中嶽眞人高丘子、王仲甫、王玄甫、蘇林。西嶽眞人馮長。小有眞人王瓊，見《玄怪録》麒麟客傳。紫府眞人韓琦，見《宛委餘編》。大梁眞人魏顯仁。冢眞人王道寧。岷山眞人陰友宗。陸渾眞人郭幼度。陽洛眞人淳于太玄。葛衍眞人周季道。崇山眞人范伯華。鬱絕眞人裴玄仁，以上並見《眞仙通鑑》。清逸眞人李白，見《宛委餘編》。華陽眞人王玄甫，見《仙鑑》。太虛眞人赤松子，見魏夫人傳。九疑眞人韓偉遠，見《御覽》引《三洞珠囊》。清寧眞人裴玄仁，見《三洞珠囊》。紫陽眞人周義山、張伯端。玄一眞人范伯慈，以下並見《仙鑑》。九皇眞人張伯端。黃庭眞人王探。東極眞人王太虛。南嶽眞人陳子微。潛山眞人鮑靚兼領。上清眞人司馬承禎，見謝自然傳。又李少君、趙伯元、張仲逸，並見《仙鑑》。又許謐，見《御覽》。五嶽眞人馮延壽，見《列仙》宋來子傳。青城眞人洪崖先生，見《仙經》本傳。南極大明公匡續。太極右仙公葛玄。太極左仙公谷希子。上清仙公許翽，又涓子爲北海公，見《御覽》。蓬萊右仙公賈保安。九玄左仙公封瑋。玉眞上公崔子文。紫陽左仙公石路成，見王母傳。九疑山侯張上貴。岱宗神侯鮑元節，又陶侃爲西河侯，《厄言》。太極仙侯張奉，見《御覽》。水府伯官郭璞。水源伯張石生，見《仙鑑》，下並同。少室仙伯王遠知，又吳幽虛。華山仙伯秦叔隱。青城仙伯洪崖子，見《弇州文集》。潛山眞伯趙祖陽，見《仙鑑》。海伯屈原，見《厄言》。蓬萊大仙伯茅盈，見《仙傳拾遺》五眞記。監海伯溫嶠，見《厄言》。太極高仙伯延蓋公，見王母傳。八元仙伯柯元首，見《御覽》。嵩山伯陶弘景，見《廣記》某傳中。理禁伯張玄賓，又赤松子爲昆林仙伯。太極左仙卿王觀子、葉法善。太極上卿馬成子。中元仙卿羨門子。玄洲上卿尹喜。西嶽仙卿李翼。上清左卿許成，以上並見《仙鑑》。東嶽上卿茅盈，見《神仙傳》。玄眞大卿瑕丘仲，見《仙鑑》。太極仙卿墨翟，見《厄言》。蓬萊左卿葉叔茂，見《仙鑑》。太清左卿黃觀子，見《御覽》。東府左卿白石生，同上。東華上佐楊羲，見《仙鑑》。陽晨大夫石叔門，見《御覽》。英文臺侍郎金可記，見《仙傳拾遺》。昆丘侍郎鮑靚，見《廣記》。九華侍郎馬成子，見《仙鑑》，下同。明晨侍郎夏馥，又周暢。玉華侍郎方某及莫某三人，見《夷堅志》。碧落侍郎沈羲，見《仙鑑》周爰支傳。門下侍中張良，又劉楨、徐幹、王粲，并見《厄言》。又王導爲尚書令，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郎。太極韋編郎莊周，見《酉陽雜俎》。左玄執蓋郎封瑋，見《御覽》。玉臺執蓋郎郭四朝，又茅衷，見封瑋傳。太上侍經仙郎王思眞，見《仙鑑》。仙臺郎侯道華，見《廣記》。修文郎樂子長、卜子夏、顏淵、蔡邕，見《厄言》。典柄執法郎淳于叔通，見《御覽》。都禁郎賈誼，見《厄言》。又李明期爲玉晨元郎。北天修門郎紀瞻、虞譚，同見《厄言》。執蓋郎虞和，見《厄言》。又正一元郎王忠。左理中監韓崇，見《仙鑑》，下同。右理中監劉翊。童初監范幼安。東華上清監李白。碧虛上監董奉。蓬萊都水監桓闓。左副監謝鯤，見《厄言》。又張叔隱爲右，《仙鑑》。太陽都録大監魏徵，亦見《厄言》。蓬萊仙監陶弘景，《厄言》作蓬萊都水大監。丘監王弼，見《宛委餘編》。保命丞茅衷，見《仙鑑》，下同。三官保命司茅衷，又樂長冶爲保命丞。南嶽司命李奉仙。九宮右司保展上公，見《列仙傳》。都録司命郭璞，見《厄言》，下同。鬼官司命周顗，又姚俊爲北河司命。岷峨主司杜光庭，見《仙傳拾遺》。地下曹司沈文通，見《仙鑑》，下同。送迎使者徐福，見沈羲傳。綉衣使者孟六奇，又冷廣子期，並見《御覽》。地下主者鮑靚，見《神仙傳》。太清宮主者虞善翔，見《仙鑑》，下同。南門亭長郗鑒，見《厄言》，下同。北斗天門亭長沈文通。北極判官鄒衍，見《仙鑑》。泰山司馬賈誼，見《厄言》，下同。雷部掌事劉景文。紫府押衙蘇軾。太玄博士莊周，見《厄言》。蓮花博士楊廷秀，見《詩人玉屑》。玄洲長史蕭子雲，見《仙鑑》。又杜預、蔡謨俱爲長史，見《宛委餘編》。又管條條爲左官御史，見《御覽》。五雲書閣吏陳幼霞，見《容齋隨筆》。神宵散吏林靈素，見本傳。文星典史杜甫，見《厄言》。高明大使許遜，見本傳。又爲九天遊奕使。中央鬼帝嵇康，見《厄言》，下同。北方鬼帝揚雄，又張衡。閻浮提王寇準、蔡襄。遮須國王曹植。赤龍神王伊用昌，見《仙鑑》。五方天帝君簡肅正，見魏夫人傳。西極總眞君王遠，見《御覽》傳授部。東華青童君景林眞，同上。唐世君司馬生，見沈羲傳。葉君王喬，見《後漢書》。東海青童君延陵暘，見《漢武內

傳》。王屋山君龐籍，見《厄言》。方丈宮主九源丈人，見《列仙傳》。蓬萊長生主白樂天，見《仙鑑》。海山院主白樂天，見《廣記》。華陽洞主東方朔，見《厄言》。芙蓉城主石曼卿，亦見《厄言》。靈芝館仙官王安國，見《侯鯖録》。太上仙官東方朔，見王母傳。素靈宮仙官馬周，見《廣記》。六押大都統馬總、杜佑。三天大法師馬成子，並見《厄言》。泰山老師崔曙，見《酉陽雜俎》。太乙師鬼谷子，見《厄言》。恆嶽仙人由吾道榮，見《仙鑑》，下同。太乙仙人王向，見《仙鑑》。控鶴仙人武夷君，見傳及山志。墜地仙人同上。林屋仙人王瑋玄，見《仙鑑》，下同。柏樹仙童許遜，見本傳。九華大仙田先生，見《廣記》。赤脚大仙宋仁宗，見野史。斥仙人項蔓都，見《仙鑑》。謫仙人李白，見本集。又賈耽，見《廣記》仙類。歲星精東方朔，見傳。東海蠙精徐知常，見林靈素傳。混沌初分白蝙蝠精張果。

凡稱先生者率當時及後世尊稱，稱子者率自稱，故皆不録。凡眞人系世主所封者不録。凡《厄言》所列有官號而無職司者不録。録其當時受封號於太上者，或前身爲某仙官者。

許旌陽得道，贈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録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右皆天帝所令。今人但知旌陽拔宅事，不知許武仲逃堯後復有此贈，未審天上玉虛僕射較地下九州長何似耳。許旌陽拔宅昇天後，齊有張司空名邕，遇葛稚川飲仙酒，舉族八十二口白日上昇。許惟一僕並妻爲地仙，張亦遺一女使盧瓊爲土地。道家好傳會乃爾！又，蕭子雲八十口同居洞中，尤奇僻也。

《太眞科》曰：『玉皇諸録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麟按，公、卿、大夫皆三代以還品秩，唐虞尚未聞，然則無始之前群仙位號究竟何稱乎？即以此稱果出三代，則人間仰法天上乎，抑天上下效人間乎？凡道書可笑類如此。昔人以赤明、龍漢及詩詞體格逐代更變爲疑，不知茲類之荒唐有彌甚者，漫舉例之。

《登眞隱訣》曰：『三清九宮幷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等稱曰道君，次眞人、眞公、眞卿，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眞則稱元君夫人。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治，所以爲著號。外又有仙伯、仙丞、仙監、仙郎等。』右所列御史、丞、監諸郎屬，又漢、魏以下官稱矣。

又《玉壺遐覽三》　神仙家名號相類者最易混淆。赤松子本黄帝時雨師，吾邑皇初平得道後，慕古赤松，因以此名，世遂以初平爲赤松子。劉孝標博洽冠世，亦以金華赤松子爲雨師，蓋止據《列仙傳》言之，而《神仙傳》或未覩也。葛稚川當晉過江時，與孝標相去不遠，唐前書無刻本，所纂《神仙傳》或未行於時，故孝標未及覩之。又，唐張氳得仙，慕古洪崖，因自號洪崖子，《神仙通鑑》遂以爲古洪崖姓張。考洪崖傳，稱堯帝時已三千歲，然則唐虞以前安得後世之姓耶？此二事絶類，可發一笑端。又，初平兄初起後亦改名魯般，蓋兄弟皆襲古神仙名。魯般世知其匠巧而不知亦得仙者，見《神仙通鑑》，妙思通靈，故附於至道，未必長生也。公輸班與墨翟競巧，見戰國子書。考墨子絶不及神仙事，然道家率以爲得仙，《太平廣記》、《御覽》皆載之，《抱朴子》引《墨子七變法》諸幻化之術，總之方士依託也又有《墨子枕中記考》，見《經籍考》。

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厄言》俱以爲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謂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即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丘公授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因遂稱王子喬，並葉縣爲令飛舄之王喬，柏人爲令食芝之王喬，其爲三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畢》中。然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尚希，而是時即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爲子喬也，即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爲氏王？傳中『王即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二字之義而強爲茲說以傳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二王喬傳並載後，參閱自明。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縣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者立見禍云云。

王喬，犍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柏人令，遂於東嶧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右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考，王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即《封禪書》王伯僑，麟按，《封禪書》作正伯僑，非王姓。

又《御覽》劍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海之冢，劍鳴空槨；王喬景陵之墓，劍飛冲霄。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襄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在此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攜與乘鶴，共登嵩山，此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云。按，此子喬劍解事頗新僻，并著之此。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喬相亂，不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超古字開山，尤爲奇僻，並附記。

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即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噓吁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元帝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治王屋山，號清虛眞人。又，後周王褒字子淵，唐人避高祖諱易爲子深，亦能文章工詩，是有三王褒也。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王母侍女王子登，亦仙人名，與字同者。

二張衡俱後漢人，一字平子，以文章名世而精心藝術，作渾天儀等，世以爲聖人；一字靈眞，天師張陵長子，靈帝徵爲黃門侍郎不就，與妻盧氏並得道，白日飛昇。此二人亦易混淆，一昇仙，一稱聖，其時又酷相近。然隋時又有張衡，即楊廣遣害文帝者，總之有三，與三王褒絕類云。《郊祀志》中王褒乃帶劍入廟者，亦妖妄之屬也。《仙鑑》注稱衡一字子平，頗精玄象，學道，繼出事漢，爲隴西刺史，遷侍中。此必《後漢》列傳中張衡，道家者流不能辨而以爲張陵之子也。子平即平子，倒之爲子平耳。《仙鑑》又有宮嵩，蓋即《後漢書》于吉弟子宮崇，字訛也。

二王賈，一從仙人胡毋丘力君服神芝得道，見《眞仙通鑑》；一幼引諸父觀眞龍者，見《太平廣記》、《古今說海》。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笳十八拍》者，見《紀事》、《品彙》、《樂府》諸書；一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因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神仙類。《仙鑑》以得仙者即唐詩人，恐誤。然《廣記》亦録唐劉商，必有一謁。

二馬自然，一馬湘字自然，一姓馬名自然，見《太平廣記》及《仙鑑》等。又女仙有謝自然，見《續仙傳》，《仙鑑》又有賈自然。

二朱孺子疑一人，一服菊花，一服枸杞，俱得仙，見《仙鑑》。

三謝稚堅，一與葛玄相隨，一在鹿跡洞，一服茯苓度世，皆仙人也。《眞誥》注以爲一人三出世耳。

二楚康王，一名昭，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卒，見《春秋》；一秦滅六國後得仙，今廬山康王谷是也。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楚有二懷王，康王得仙者前懷王後也。匡續居廬山，匡俗字子希，居覆笥山，二字音相近，今詩家互用非是。

二曹休，俱魏宗室，一仕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見《神仙感應傳》干濤下，《太平廣記》四十二卷引之，以僻甚，詳識此；一即魏將。然《仙鑑》又有曹德休，見十九卷，注引王元芝傳云西晉太史，蓋即此人也。

二施肩吾，一中晚唐間詩人，一撰《鍾呂傳道集》，《仙鑑》以爲即呂弟子。按，呂晚唐人，則其弟子未必能詩者，恐當爲二人。

二張芝，一漢張道陵女得仙者，一草聖，亦漢人。道陵女見《仙鑑》。

唐張碧欲配李白，故字太碧，已極可嗤，《眞仙通鑑》又有張白字虛白，亦能詩，天才敏贍，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餘首，尤可笑也。然宋宣和時又有張致祥名虛白，亦得仙，謂即張白後身，益奇矣。

二葫蘆生，一見《西陽雜俎》，一見李鄴侯傳，並異人，並無姓名。一人耶，二人耶？不可曉也。

《仙鑑》有許鵲，又有許碏，非二人也，即一人譌爲二耳，見《唐詩紀事》及《詩話總龜》。

弇州五秩初度，次公以《洪崖移居圖》來壽，長公跋云：『此唐張氳先生，非古青城仙伯也。李鄴侯留客，嘗稱洪崖先生過，人皆笑之。夫以

爲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爲張氳先生不足誕也。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跡耳，不然，安知鄴侯不爲眞，而先生不爲誕耶』云云。按，右長公跋最有妙理，《眞仙通鑑》氳傳末引《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倘帝峰，爲東園公，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丹霞翁曰：洪崖先生聞於古，洪崖子見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何人耶？然則憲宗時氳尚隱商山，韓甥從而師之，況泌當肅、代際與氳游往，何足怪者？考氳傳尸解於天寶四年，又八月復尸解於晉州，祿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似在泌前。然泌以童子見賞玄宗世，氳於開元七年應召，未始不相及也。李肇《國史補》誣昌黎登華陰事，又以此爲長源累，野史不可憑，且可畏哉。傳又稱氳居豫章洪崖山，有石磯曰洪崖釣臺、石池曰洪崖硯池，氳自稱洪崖子，玄宗稱之曰洪崖先生，其著耀當時若此。鄴侯不應引古洪崖，時人亦不應疑留宿者爲古洪崖仙人也。緣泌始謂麻姑送酒而繼有某侍郎索盒，故時人傳以爲譏，然安知非野史家潤飾爲此耶？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帝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眞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眞，故青城山有洪崖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軒花隱去，代爲青城眞人。』據此，則古洪崖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壇臨井上，爲洪崖煉丹處，五春臼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爲洪崖煉藥處，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爲古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氳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開皇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舊有茲山，張氳隱焉，而井臼則氳之遺跡無惑也，設帝堯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訛矣。

仙家好古者蓋莫如張洪崖，傳稱天下名賢與氳游，皆以古物爲贈。開國公李太子一遺書曰：『僕聞先生有好古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履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用是馳獻。』太子洗馬田遊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揚雄鐵硯，僧惟恭贈笻竹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鎚、陳平秤，僧元亨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篦，翛然贈迦葉頭陀鉢，秦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臼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艮新贈王喬笙云云。據傳，氳所得物其荒唐至不可言，世人顧以鄴侯一盒爲誕，何耶？氳以道術動當時，所交皆海內名流，鄴侯少即好道，寧有不與游處者？長公雖偶爾戲筆，考之則鄴侯之眞、氳之誕若符節合，有是哉。

《賓退録》云：吳虎臣辯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曰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程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豬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中出，即仆卧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右俱《賓退録》語。然神仙家又有呂志眞，又有呂恭、呂大郎，俱得道長生，見《仙鑑》，蓋不止前數人也。又呂尚亦尸解，棺中惟《六韜》，見《仙鑑》。

《仙鑑》鍾離傳稱權仕漢爲諫議、爲大將，皆附會舊史人名極可笑，予已辯之《丹鉛新録》中。考神仙家又有鍾離簡兄弟，亦漢時人，皆得仙；又鍾離安晉時人，許旌陽弟子，亦得仙。權後改名覺字寂道，嘗自稱天下都散漢，見《宣和書譜》，元人傳奇因訛爲漢鍾離，今遂舛謬相承，

不知漢時得仙者自是鍾離簡，晉時得仙者自是鍾離安，於鍾離權悉無與也。權自顯於宋世，王定國嘗與游，王老志爲其弟子，蓋宣和間人，恐亦非唐人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右李昇詩，元、白同時人，近呂純陽傳謂此洞賓作，非。然《唐詩紀事》亦不收此詩，因録之。自王重陽全眞教行而趙昌父選唐絕，尤延之紀唐詩，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考之，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澤》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跡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一也。鍾、呂顯迹宋世，則國史及《宣和書譜》及《夷堅志》諸家小說紛然備載，唐絕不聞。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即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録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考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傳道集》必宋人因呂顯著後託名肩吾姓氏，或其人與施名姓相同，撰述此書，世人遂妄傳唐世作，《通考》後出故也。

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又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彙之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遂目爲其作耶？觀虞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訪友一詩，當時皆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考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傳燈》謂見黃龍，恐僧家附會，不足信。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厭追懽笑語頻』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遍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雖呂自言，嘗數數也。《賓退録》引宋朝國史載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摶室。據國史，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贋不加辯而自明矣。陳希夷亦載呂，與宋初國史同。

又卷四五壬部《玉壺遐覽四》　吾郡金華山，道書爲三十六洞元之天，世傳神仙窟宅，今赤松、鹿田，奇蹟至衆。所盛稱者，皇初平兄弟叱石成羊事，餘以神仙著郡中則張玄眞其人，舍是渺不復聞，即郡乘紀載亡幾。余暇讀道書洎諸家傳記、小說，得其人與事之相類者，凡涉吾郡輒録之，未旬而駸駸成軸，因附諸《遐覽》之末，庶朝夕諷咏如躬覩之，萬一異時爲邂逅之階云。

《龍城録》云：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豈仲卿亦梅子眞之徒歟？按，此事不見漢諸雜說，故吳禮部詩話以即劉孝標紫薇巖也。然孝標名將後此山而朽，則以紫薇爲仙窟、孝標爲仙官亦亡不可者。

《夷堅志》云：金華赤松觀爲九天玄女煉丹所，丹始成凡三粒，一祭天，一祭地，皆瘞於隱所，一以自餌，蓋不知幾何世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所養雞啄龍眼於竹根下，甚大而有光，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意所謂神丹也。未敢服，密貯以器，眞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香啓鑰以示。後爲遊士攫取，以像前供水吞之，奪不可得，亟集衆擒之，士飄然行池水上如飛，明日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涌沸，竟莫知爲何人。道士悵然自悔，汲水滌盛丹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赤，左右手軟如綿，年九十尙強健，雞亦活三十年。

《後漢書》云：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樹即生蓁，二人相視而笑。炳以登年長師事之，相與共行禁法，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

東入章安，船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立祠於永康，蚊蚋不能入也。

《神仙傳》：漢神爵元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多地行仙，有木客薪於山中，見兩黃冠棊於松下，木客隅坐而窺之，黃冠棊自若也。良久欠伸欲歸，俄失黃冠所在，而棊殘之局在地未收，舉手中斧視之，柄已爛壞，大驚疾馳出山，而陵谷已改，國邑非舊。問路人今爲何時，有對者曰宋元嘉十三年也。於是木客太息，因隱於山中。按，茲事世傳爲王質，在衢州爛柯山，據此乃在吾鄉，而世絕不傳，因録之爲郡乘補逸。《神仙通鑑》云：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棊歌笑，一云遇赤松子與安期生弈棊。質置柯觀之，童子以棗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浙江信安有爛柯山，即其地也，今屬衢州西安縣。按，此乃爛柯之說，然亦以爲東陽人，而《神仙傳》事在漢世，安知此說不因彼假託耶？此赤松子當亦是牧羊君，世但知皇氏兄弟，今復得觀棊事，信吾郡多奇也。

《仙鑑》云：路大安一名光，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建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發疎眼青，襲學箕裘，博通經史。居華山，以混元籙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遂於是歲羽化，至今言混元者宗之，稱眞人。孫遊嶽字穎達，東陽人。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堂，卜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事之，遂授三洞經法及楊許三眞人墨跡，其後茹芝卻粒，又專服谷仙丸六十七年，顏色精爽，老而愈少。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跡竭篋相付，後弘景因撰《眞誥》行於世。麟按，二子一爲旌陽祖，一爲貞白師，可謂吾郡羽流巨擘，而世寡知者，故特著之。今惟遊嶽尚見郡乘中，大安生漢世，在皇初平、傅大士前，又異教中第一開山祖也。

《眞誥》云：陳雷者，東陽人，幼出許長史門，長史常使典其經書，頗加訓授，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爲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按，魏欣之爲金華守仙去，今無復知者，陳雷出處尤僻也。

《唐紀聞》云：王賈，覃懷人，有道術。年十七爲婺州參軍，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貍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賈與同泛錢塘觀江潮，入水底探大禹金匱玉符，俄卒於道，謂暹曰：『我三天人也，以罪謫人間二十五年，今期滿矣。』右見《太平廣記》三十二卷，《仙鑑》又有一王賈，非此人。

《續仙傳》云：玄眞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對策不仕，自號煙波釣徒，得道羽化。事甚著，不備録。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忽逢道流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及一宮觀，殿宇森聳，道流引之至一室，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試按本書之，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飲，曰：『此金華神液，飲之壽不可限。』因勞謝遣之，曰：『世難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遒勁異常，不復飲食。太守異其事，以爲神仙，判縣狀曰：『方得祕籙，有此嘉祥，既彰懷道之階，允協成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莫知所終。

《葆光録》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仙鑑》云：梅眞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山。右見高師道傳。按，蕭子雲爲東陽太守，郡志所不載，録之。

《仙鑑》云：謝允者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爲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即先來獄中授符者也。

《夷堅續志》云：徐上舍，婺州人。泛舟趨杭，忽舟漏，梢子請上岸塞舟，事畢，皆跣足而入，同舟人見其足大小指皆短，問之，曰：『自出母胎，一足指皆向後。越二年，忽有道人來，必欲見，乳母抱出示之，道人命烹一小羊，用羊皮裹其足一宿，次早掀開，則其指皆向前，但視足指有大小長短耳。』

杜亞歸，金華人。宋紹興間因病風兩足拘攣，行丐於市。淳祐癸丑八月十七夜，月明如晝，見一人青巾皁縩白襴衫，於路傍採雜草挼碎，掬溝之汙水若彈然，授之曰：『汝可食此。』亞歸餌之，其人曰：『明夜再來，會我於此。』遂去，覺腹中攪戚不自安，曳行至橋上，倚柱假寐。良久方覺，其一足略能伸，試扶欄起立，骨磔磔然有聲，自此能行。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後以道聞於上，漢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按，皇初平叱石化羊事人共知者，此乃仙化爲石，尤奇。仙家羊事頗衆，左慈亦化羊，羊城五仙騎五色羊，老子期尹喜於青羊肆，今青牛事盛見援引，青羊詩家亦間用之。又史建每遠行，寄羊數十口於人，不飲食，又有白羊君，又白羊公子爲王輝師，又葛由騎木羊，見《列仙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卻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亦謂之寶山。上有仙壇山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鎮青山。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按《仙鑑》此事全倣皇氏兄弟，其僞無疑，然世絕不傳，因録此。

黃野人，葛仙之弟子也，或云葛仙之隸。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杜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出《羅浮圖志》。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即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巾著韡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右二則見《仙鑑》，蓋會萃羣說，合而爲一，以皆係羅浮耳。前詩《詩人玉屑》嘗引之而不言姓名，後詩杜清碧《谷音》所載，二作皆有致，然未必即晉時野人，大概宋人格調耳。

楊用修録古碣仙詩二句云：『還岫出浮雲，遙空沒細翼。』以爲不知名氏，余謂此二語格頗類晉人及三謝，非唐後語也。

馬湘秦《望山》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嶸，尚有大曆前意，景聯居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辨，兹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牀。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第與許碏詩頗相亂，碏亦晚唐，視湘稍後云。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臺，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識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飜王母九霞觴。』末二句全與馬同，不知竟爲誰作。許後白日飛升於酒樓。按，呂純陽稱唐進士，余考之實五代人，許則眞晚唐舉子而罕知者，故録之。

『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溫。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因于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醮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

醮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右許旌陽僕于大妻作，見《仙鑑》。七言絕齊、梁始有之，二詩僞作無疑，然亦自成語，附録之。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四　【吕仙封號】世宗奉玄諸典。不可勝紀。惟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祐帝君。而工所告成。則用次揆嚴分宜。近呂洞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但人間未有稱之者。即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四賢從祀】隆慶初元。徐文貞當國。御史耿定向。首請祀王守仁於孔廟。而給事趙毓。毓字原缺。據寫本補。御史周宏祖。則主薛瑄。都給事魏時亮。又加以陳獻章。凡三人。後會議僅瑄一人得祀。時爲隆慶五年。則徐文貞去國久矣。初徐文貞議復王守仁爵。幷欲與薛一體從祀。以衆論不同。僅還故封。比新鄭當國。遂嗾給事中笪東光。劾原任給事魏時亮。附階私守仁。借從祀以濫與伯爵。欲坐徐、魏以專擅封拜論斬。蓋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會東光病狂。衣紅衣跣足。唱曲入朝。被參逐去。自是無敢議守仁從祀者矣。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栻、給事中趙參魯、御史梁許、蕭廩、謝廷傑、余乾貞等。各獨疏薦守仁。宜與瑄同祀。時萬文恭士和爲禮卿。亦特疏專王守仁。御史李頤。則薦胡居仁。宜與王守仁同祀。而無及陳獻章者。時旨下。雖命會議。然張江陵秉政。素憎講學諸公。言路逢其意。攻守仁者繼起。以故卿貳臺瑣。以及詞臣。無一人肯具議者。事遂中輟。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講首倡議。則又薦獻章、守仁。而不及居仁。南科鍾宇淳。亦同其義。乃科臣葉遵、主事唐鶴徵。又只主守仁一人。上下諸疏會衆議之。都察院右都御史趙錦等。御史許子良等。戶科給事蕭彦等。宮坊徐顯卿等。韓世能等。各公疏。禮部王士性一人又獨疏。俱薦陳、王二人。又不及居仁。上意亦以爲然。時惟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陛、中允吴中行。則以王、陳、胡三人當並祀。而閣臣有疏。亦謂三人同祀之説爲允。祀典從此定矣。時禮卿爲沈歸德鯉當主議。僅左袒胡一人。而于陳、王俱有訾貶。忽聞閣臣有疏。亟露章遏止之。上僅批已有旨了。其疏與閣疏同日發下。沈遂疑揆地故抑其言。快快見於辭色。相猜自此始矣。次年春。南京戶部主事唐伯元。則又痛詆守仁之學。至不可聞。而上出嚴旨。斥唐偏見支詞。撓毀盛典。于是衆喙始息。説者謂新建之孫。與戚畹永年伯王偉。共釀數萬金。從内援得之。尤爲怪妄。永年雖浙籍。與文成非一家。且雖名外戚。而實酷貧。安得有金以助新建也。文成生前身後。無端遭人指摘者。不一而足。豈眞高明鬼瞰耶。初祀議紛紛。時光禄寺李楨。又别薦曹端、呂柟等五人。而以禪學暗攻守仁、獻章。爲上所詰責。大理少卿王用汲。則單疏專劾守仁爲悖叛朱晦庵。且謂守仁曾詈朱熹爲夷狄禽獸。至造其像鞭朴之。則又剿襲風聞仇口也。于是上始有守仁、朱熹學術。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之旨。然皆祀典未定時也。其時内閣止申、許二人在事。沈歸德泝任未匝月。既閣疏伸。而部疏紲。爭者俱已付之忘言。獨唐戶部於事後力爭。蓋代歸德不平也。今歸德自刻南宫奏稿。最爲詳備。獨削從祀一疏不存。不知何故。王文成初歿。桂文襄萼、魏恭簡校、董文簡玘尼之于先矣。至穆宗初。又以徐華亭故。波及良知之學。攻之不止。直至甲申歲。出自聖斷。始祀兩廡。而唐戶部疏中。至云皇上尊尊原作爭。據寫本改。寵王氏如此。蓋暗指永年賂通中官。見之章奏。以故上怒而謫之。此等語。若在世宗朝。根究下落。唐難乎免矣。又陳白沙在先朝與薛文清同議從祀。忽有謗大璫李芳廣東人與陳同鄉。爲之奥主。遂議中止。陳在成化被召時。爲邱文莊肆謗。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璫張宏。故產粤中。私其里中先達。特下兪旨。並祀三臣。此祖子產立公孫洩故智也。蓋陳死生。皆以桑梓受累。然而薛河東議祀時。高新鄭爲政。主議言官。則吏科都給事韓楫爲首。山西蒲州人。與薛同里。因極意推崇韓。又新鄭第一心腹門生。故一疏而穆宗立允。舉朝無敢異議。至胡居仁向來少有議崇祀者。臺臣李頤亦餘干縣人。與胡同邑。始躋之薛王之列。其後沈歸德。因據以上獨祀胡之疏。二賢雖無忝盛典。又得鄉人之助如此。

又卷二七《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中書談相者號術泉。自胥吏起。幼工署書。以貧悴入京師。時世宗方事祈禱。一切齋壇拜章及匾聯之屬。諸供奉所書。多不稱旨。相夤緣中貴得進。上一見其筆札。即召見。相貌甚似李太宰默、嚴少師嵩。因大愜聖意。命直文華殿。及入西苑。官至光禄少卿。以驕恣入大計拾遺。與中允郭希顔俱奉旨留用。尋積勞至工

部左侍郎。賜飛魚服。母死。求丁憂不許。求給假葬母。許之。欽限半年復任。而相戀伎樂。縱飲不即行。上怒。令撫按逮來。時相因醉跌傷一臂。不能從陸。乃輕舟亟進。意不過鑣階供事而已。舟人所事神忽靈現。時召相與語。呼爲談侍郎。日夕相酬答。惟問以後來事則不應。至京論斬。次年死於市。今上初。有徐爵者號樵野。粗能文藝。以罪遣戍。尋逃伍入京。素嫻刀筆。遂入大璫馮保幕。爲洗罪籍。積官至錦衣都指揮同知。理南鎭撫司。江陵相亦曲意禮接之。聲勢震遠近。生平事一神最嚴。初得志。神教以茹素。可長保富貴。不爾。禍且立至。後徐飲於張蒲坂相公家。強以一臠。爵拒之。不聽。遂染指。歸邸。神即尤之曰。汝敗不旋踵矣。爵拒絕葷血如初。神曰。大禍已成。無益也。未幾保敗。爵坐大辟。瘐死獄中。二人俱市井駔儈。本無足道。然亦以小慧寸長。坐致華膴。又有神物附之。似非偶然。究終不能救其敗。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二人神魄。蓋已爲鬼趣所簿録矣。談爲予邑人。故知之甚詳。余兒時在京師。則徐正繫獄。都人爭道其事。

【神佛佑人再生】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櫬。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尙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至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南比部何君。浙江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姆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爲某官家男子。始知身死。因以情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我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倉頡。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覩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今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詞。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記前生】虞德園淳熙吏部。曾爲余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壖間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旦夕將出山矣。予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銓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張三丰】張三丰在國初靈蹟。紀傳所載甚著。而于隆平侯事尤奇。則時所罕傳。今誌之。張三丰名邋。初爲閩獄吏。洪武中以罪戍四川平越衛。未至。僞浴沉于水。盡得各司回文與解者令歸。人始神之。及居平越。其長爲千戶張信。故直隸臨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丰甚厚。一日謂信云。吾已爲汝父得葬地。以報汝德。命負其父骨入一巖穴。曰。汝入當有所見。亟置口中。其後貴不可。言信如所教。入有石牛。欲相啖。甚怖。僅掛其角而出。三丰歎曰。止可得封侯耳。又命持金椎擊洞門石令斷。且囑以止可出二三擊。信往擊至七方斷。則見金魚凌空去。歸而告之。三丰又歎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當盡。僅留汝乃貴。後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子身從文皇靖難。洪武三十五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年不絕也。信封後。至永樂十二年。奉命祭武當山。復見三丰于山中。飲以茶。飼以棗。信袖之出山。取視。則已長尺許矣。其異如此。一云三丰即張邋遢。未知然否。又云三丰爲遼東懿州人。名君寶。一云陝西寶雞人。

【仙女保薦】永樂間。仙女焦奉眞奉詔召入京。薦其母舅馮仲彝爲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眞又奏以馮孫名必正者爲眞武廟官。尋陞贊禮郎矣。至正統十二年。仙女又奏請乞陞。上命特陞爲太常寺丞。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林聰等劾南太常寺丞馮必正爲妖婦焦奉眞之姪。邪佞近身。不由其道。當斥吏部覆奏。當如議。遂削職爲民。此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歷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歟。但其身曾否承恩。則未可考。按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即

位。仲彝以妄言甥女爲謫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孫爲容臺上佐。馴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仙姑避跡】參議顧可學。從林下獻祕方於世宗。得召入爲禮部尚書。上命有事於太和山。其中石門山者。有仙姑不食不衣不寢。能知未來事。顧至其地。求見不得。歸而密奏之。上心動。令巡按御史谷嶠以禮資遣入京。命甫下。仙姑已知其事。焚所居而遯。比詔使至。已不可蹤跡。至嘉靖末年。上春秋高。自覺漸衰。益求長生之術。乃遣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求異人異書。而王得湖廣。專以仙姑事屬之。聞其行縢入岳州。乃囑彼守令示意。仙姑辭曰。我無祕術。但能絕粒。此非帝王事。使者偕我入朝。其技止此。御史且得罪奈何。王無以難。僅得方士劉文彬等報命。上恐絕後來者。爲陞二臣侍讀學士。以酬其勞。未幾而鼎成龍去矣。是時方士。自邵、陶二人外。如段朝用、龔中佩、藍道行、藍田玉、胡大順、胡元玉、何廷玉、羅萬象等數十輩。皆以失旨伏誅。仙姑明哲先幾。即謂之仙亦可。

【王子龍】今上丁亥戊子間。江西贛州龍南縣王子龍者。以妖賊起。尋爲官軍所擒磔死。報功將士及虔撫秦中丞舜峯耀等。俱蒙敍資。閱三歲矣。繼而廣東惠州府有少年亦名王子龍。幼奉寡母居家。一日樵于深山。遇異人謂曰。吾憐汝孝。且有道骨。授汝一法。立變百物爲黃白。然僅許養母。他日度汝登仙籍。愼勿妄用。且濫傳一人。苟違吾戒。收入泥犂矣。王拜受。歸試之信然。因日以燒煉爲事。事漸傳播。有豪有力者脅之不與。以至道流輩百端誘之不從。上官亦有豔之者。但不敢宣。時劉節齋繼文以督府總兩廣。獨心慕之。潛遣材官說之曰。吾能一旦富貴汝。亦能孥戮汝。二端惟所自擇。王曰。吾守仙師戒。戮即戮耳。斷不敢輕洩。再三譬曉不從。督府大怒。示意部吏。使人告之。云此即虔鎮叛賊王子龍。向日膏斧者僞也。遣兵卒捕繫之。至則一弱冠牧豎耳。尙冀其可威制。問曰。且未治汝叛逆大罪。聞汝能爲黃金。吾欲面驗始信。以堦前瓦礫授之。一呵成紫磨矣。劉益心動。姑縻之外舍。傳語云。得方立赦汝。不爾。且夕誅死矣。王堅守師約不聽。劉愈恚。下之惠州郡守孫甌吳光啓令如律按辟。孫久悉其誣。具回檄。悉言其地里不相蒙。年貌不相對。萬萬不可行。劉念事狀重大。當奏請于朝。時秦中丞已改撫楚。亦移檄詰前事甚晰。劉既見人情不協。而業已輕舉。悔形於色。密以手書諭太守。君言亦不謬。今事已爾。姑斃之杖下可也。孫心知不可。遂謝病。不待報竟歸。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蔣杞者。獨欣然承其旨。潛縊之獄。因得薦擢去。後三年而公論沸然。督府已入爲司農。將大用矣。坐此罷歸。未幾卒。通判逮至擬抵償。尋得遣戍。孫起爲濟南守。積資參政。歿于位矣。夫仙以點化授人。且許以昇舉。其非妖妄明甚。弟子能誓死守戒。謂當以神術脫之。奈何任其非命不一顧也。劉直隸靈壁人。聞已無後。孫吾邑人。早世亦無子。總之皆不可曉。

【尸解】太陰鍊形。異人尸解。儒者以爲必無之事。而亦不盡然。如嘉靖間。洛陽劉晦菴健少師。以九十餘告終。嗣後遊行人間。聞至今尙在。又如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卒于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曾見臺同亨司空寓。連日快談。曾以語同鄉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初訝不信。偵之果然。蓋晦菴德業冠絕一時。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又近年有無賴妄人。自稱醒神子者。詭爲故威寧伯王越。遍遊東南至湖州。而茅鹿門坤酷信愛之。求其長生之術。余曾於武林識之。鬚髮已皤然。飲啖兼數十人。言動鄙倍。乃一下劣庸愚。即方士不足比數也。茅翁老名夙。練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

明・佚名《虞初志》卷一《白膏粥》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袁石公評　令今世鬚眉男子確信婦人，亦當自此始。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五《鬼神誠格》　嘉靖壬寅七月，醫姪慶家偶爾西簷火起，隨撲滅之，明日移東或南，續發者五日，人以爲五通神之爲也，予祭即息。至庚申年杭城大旱，河井俱竭，家人往汲數里，因祭井，而明日得清泉焉。誠能動神，果然也。併文紀異，示我後人。

祭五通文

自某甲子至今某日，火凡七發，毀瓦燎簷，鄰里驚憂，人皆曰五通神之爲也。予以神乃五行正氣，以生爲心，豈有悖常害民，反神之所爲耶？

或者邪魅狂鬼假神之名，是神之恥，神當爲民誅逐之可也。人又曰鬼神無棲，狂背求祀，予今申祭於神，擇日廟祀，神亦體民之心，從正而息邪可也。否則忠言不省，必將告之城隍，奏之上帝，罪必有歸，亦豈神之利也哉？惟神鑒之，尚饗！

祭井文

父甃斯井，百四十年。神乃司之，有冽其泉。載汲載飲，施及鄰焉。今胡告涸？無本稱源。敬陳薄奠，再浚再葺。希神普化，上出清漣。混混不竭，顯神之權。既全泉名，亦表予虔。神惠永賴，傳之簡編。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二 眞武，北方之神也，嶺南甚尊事也。四月十五日，人自爲黨，各出金錢，市花幣、果酒之屬以獻，至有進蟒衣而焚之者。先二三日，滿城已鼓吹不絕矣。

又 志稱粵俗尚鬼神，好淫祀，病不服藥，惟巫是信。因詢所奉何神，謂人有疾病，惟禱於大士及祀城隍以祈福；行旅乞安，則禱於漢壽亭侯。如此安得爲淫？以上二事，賢於吾鄉遠甚。

又 粵中立社，多眞一石，以爲神之所棲。或依巨木奉祀，亦必立石，不塑神像，宛然有古人風焉。不謂夷方見之。

清・王有光《吴下諺聯》卷三《好佛住後殿》 鬼、神、仙、佛，當初各有專祠，近來僧道、貪饕香愿，將血食諸神，雜塑廟中，統名之爲佛。有索香烟者，有索祭獻者，有索元寶、彩緞者，遂其意福之，不遂禍之。且有收到香烟、祭獻、元寶、彩緞，而仍不免其禍者。此等皆非好佛。惟是如來、釋迦、伽葉、觀音、三官等佛，無所需索，善男信女，以一炷清香進之，亦納，不進亦無計較。此是好佛。但初入廟時却不及見，進而入於後殿，乃覩金容靜穆，端坐蓮臺，若曰：『吾寧住後殿，不欲與諸神爭取香烟、祭獻、元寶、彩緞等物也。』素史氏曰：此其所以爲好佛歟！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五《道術》 夜半後生氣之時，東向端坐。先於鼻內微納清氣，口內呵出腹中舊氣，一九止。定心閉目，停息存神，叩齒三十六次，以大拇指拭目，大小九過。以中指按鼻左右，令表裏俱熱，謂之灌溉中岳。次以兩手摩令極熱，閉口鼻氣，揩擦面額連髮際，謂之修天庭。又摩耳根、耳輪，謂之修城郭。皆不拘遍數。次以舌柱上齶，存息少時漱口，中津液滿口，徐徐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黄庭經》云『漱咽靈液體不乾』是也。如子後不及，但寅前爲之亦可，卧中爲之亦可，惟枕勿令甚高也。白日無事閑坐，腹空時爲之亦自有益。此起居法雖出道家，然於儒理無礙。行已便兀然放身，心同太虚，萬慮俱遣，久之當有效也。昔予有疾，或有言羽士楊碧雲能治者。予問之，則授以坐功，其說正較此更簡易。大要不出於正心誠意之言，但有一穴爲異耳。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道術之最可惡者有二：一曰御女之術，一曰燒丹之術。以聖賢之訓正之，而或不能止也。今即以道家之言告之，庶其有省乎。《參同契》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兪玉吾註曰：『或人不知自己同乾坤，却向身外覓同類，要指童女爲眞鉛，遂託黄帝玄素之事飾其邪說，以逢士夫之欲，於是富家貴宦行其術，而往往陷於死亡者有之。蓋不特唐相國夏侯孜之一人也。是故葛稚川以爲冰盃盛湯，羽苞蓄火。陶隱居以爲抱玉赴火，金棺葬狗。洞微子目之爲狗豬行狀。李玉谿稱之爲地獄種子。古今丹書，所以皆極口痛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南華》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所謂御女之說。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誣污前眞，迷誤後學，其旁門諸術中，害道之最尤者歟！』《參同契》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兪玉吾註曰：『彼有燒煉三黄、四神之藥，妄意以爲道在於是。殊不知五金、八石，乃世間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其性質各異，安肯合體而竝居哉？』故凡爲此術者，莫不千舉萬敗，欲黠成癡。何則？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訪師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作大還。將謂外丹化内藥，元來金石不相關。』蓋神仙金液大還丹，乃無中生有之至藥。而所謂朱砂、水銀者，不過設象比喻而已。奈何世人不識眞鉛汞，將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功。遂至皓首茫然，反起虚無之歎。嗚呼，豈不惑哉！』世傳王陽能作黄金。應子謂：『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神仙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鋭精黄白，庶幾輕舉，卒伏白刃；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被劾繫獄。故曰秦、漢

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四《毀淫祠》　康熙丙寅，擢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斌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瀕行，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俞旨通行直省。初，湯以閣學遷巡撫，過予邸舍，予爲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首當禁止，湯以爲然，在吳遂力行之，風俗一變。若淫祠一節，尤於世道人心裨益不小。湯自言昔爲方面時，只遵寧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録》行之，其撫吳亦此志云。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　州人崇奉碧霞君。歲馬廳外，行宮十餘所，各雕木爲像，壽節輦遊街衢，遠達鄉郭。製儀衛，作百戲，窮工極巧，奢麗非常。夜則張燈，蠟燭之費，日不下數百斤。鼓樂喧譁，月餘不息。觀者至二百里外，水舟陸車，絡繹不絕。作劇者自列肆販賈以至陶冶梓匠，肩桃食力之儔，屆期胥舍業，著優人衣，塗花面，間傳粉作婦人粧。撫轅隨行者數百人，衣冠齊楚，頂戴瑩然，或親舉樂器，沿街吹擊，意洋洋甚自得。此俗習慣已久。惟旱潦歲歉，輦輿不出，否則男婦叢雜，一郡若狂矣。省菴附記（按省菴名陳廷機）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　鄉賢祠之濫也，於今爲甚，自昔已然。聞羅念庵先生以吉水鄉賢祠駁雜，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木主以歸，而吾邑邵文吉遺命，毋入鄉賢祠。文吉名相，即《嚴文靖誌墓》所稱守齋先生者，觀此而知鄉賢之濫，固不自今始矣。宿遷徐太史壇長用錫云：『今之爲人子者，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經營入鄉賢祠，便以爲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儈伍叢雜，賢者恥與爲列。』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又《巢林筆談續編》卷上《老郎菩薩》　梨園所稱老郎菩薩者，一粉孩兒也，平時宗之，臨場子之，顛倒殊不可解。或云即唐明王。吾則有說以處之：開元精勵，盡人可稱爲宗，天寶昏庸，優人得褻爲子，恰合兩截人。

清・孔尚任《平陽府誌》卷二七　徂徠有言：天下必無者三：無仙、無佛、無黄金術。有仙，則秦皇得之矣；有佛，則梁武得之矣；有黄金術，則漢武得之矣。斯理甚明，愚者溺焉，汞合烏，面壁煉，證空未易，以口舌爭也。爰采前代以來，遊方之外，凡系乎郡者，匯爲一帙。其説愈奇，其事愈誕。姑射綽約，本屬寓言，置不足辨。爲問果老以下，今有視息人間者乎？趺寂、尸解，同歸一苑；還丹、餌石，適速之亡。吁，可鑒已。作《仙釋誌》。

張果：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嘗騎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迭之如紙，置巾箱中；乘由以水巽之，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征之，不起。武后召之，佯死於妒女廟前。玄宗時，復居恆州山中，使通事舍人裴悟往召之，輒氣絕僕，久乃蘇悟。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賫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月不食，飲酒至數斗不醉。果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然其容貌若六七十。時有郭和璞者，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命和璞推果死生，懵然莫知其端。帝詔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皆憔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神異之。欲以玉眞公在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生：『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入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傳詔曰：『玉眞公主欲降先生。』果哭。固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今中條山五老峰有張果洞，石上驢迹宛然。相傳爲異。見列仙傳。

裴航：聞喜人。長慶中遊鄂渚，傭舟還都，同載樊夫人者，國色也。航賂其侍兒，投以詩。樊答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清。』航後過藍橋驛，渴而求漿於茅舍，老嫗呼雲英捧一甌飲之，且曰：『欲娶此女，須得玉杵臼方可。』航求得之，納於嫗，遂成夫婦。入玉峰，餌絳雪瑤英之丹，仙去。

呂巖：字洞賓，號純陽子。蒲州永樂鎮人。侍郎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母就蓐，聞異香，見白鶴入帳中，生有異表，日記萬言。會昌中

舉，進士不第。咸通中始進士第。遇鐘離子，十試而後傳以金丹秘訣。遨遊湘潭、岳鄂、及吳、越、汴、淮間，出入隱顯，人莫之測。每有題詠，稱回道人。金大定三年，過故里，留詩城隍廟壁云：『余自金鑾謁帝回，首陽鄉國暫歸來。群迷不識吾家趣，何日重尋閬苑媒。』鐫石公祠，所著詩詞歌訣數萬言，《名渾集》行於世。今中條玉椅山純陽洞是其修眞處。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二《寺觀》　聖人以神道設教，靈爽式憑，爰謀妥侑之所，梵刹之稱，由來舊矣。居斯地者，或祈年禱雨，或問藥求籤，因而瞻廟宇之崇宏，禮莊嚴之法相。住持香火，施主金錢，習俗相沿，雖二十五家之里，尙有五道廟、七聖祠，況林亭之巨鎭乎。在東柵欄外者爲火神廟，有明嘉靖四年重修碑記，南向。中爲戲樓，樓下爲中門，無事不開，常行東西旁門。東西爲鐘、鼓樓，豎旗竿二。內抱廈七間：東三間殿供三皇，俗謂藥王；西三間殿供女像三尊，俗謂子孫、痘疹、眼光娘娘，故呼之爲娘娘廟；中一間爲大門甬道。北爲火神閣，下層供神像，高不過三尺。南對戲樓，甚高。皆爲鎭火，故林亭鮮有祝融之災。西南偏有五道廟。閣後稍西爲文昌閣，有嘉慶十四年重修碑記，南向。前爲柵欄門，豎旗竿二。中爲馬殿，後爲閣。閣上供神像，重修時添塑朱衣神於閣上，西向。有『文燦中天』四字額，爲順治丙申杜立德書。乾隆戊申，先東亭兄獻一聯曰：『垂訓不及一千言，堪與聖賢表裏；居官嘗歷十七世，無非善惡分明。』道光丙戌，余獻『先行後文』四字額於閣上。大門外南數十步爲魁星樓。文昌閣後東北偏百步爲關帝廟，有明永樂年重修碑記。其地名老莊窠，則尙在未建林亭之前，爲最久。南向，門外豎旗竿二。中爲馬殿，兩旁角門內有鐘、鼓樓，後殿供神像，塑相莊嚴，有『英靈如在』額，爲萬曆三十年生員王九章獻。在西柵欄外者爲西大寺，南向。頭層殿塑哼、哈二將軍，二層殿塑四大金剛，三層殿塑十八羅漢，座後塑韋陀，北向，四層閣塑三大士神像。基址頗爲宏敞。西偏數步有土地祠。在南柵欄外者爲南草菴，有康熙辛卯重修碑記。按縣志：明季有朗然僧，持戒刻苦，行止端方，里人重之。一日，遇老僧於山，授念佛法，皈依敎行。三年，感內火自焚，鍊身不壞，若古銅，鏗然有聲。盤山智朴師曾有詩示諸禪老云云，未知即是此菴否？其酬神演戲之日：南草庵四月初八，西大寺二月十九，關帝廟五月十三，文昌廟二月初三，火神廟正月二十九，娘娘廟四月十八，藥王廟則在九月。定戲謂之寫戲，一臺一連四日。開戲謂開台，收謂歇台。一日之內，大約巳初開，未初歇，申初開，酉正歇。點燈時開，二鼓歇，謂之夜八出。出字或係齣字之譌。小齣謂之單出子，長者則謂之緊子。各廟演戲，惟娘娘廟有廟會，其自各莊來者，自作把戲。惟張家莊之耍鐵叉、打吵子鼓，及車轅軸之轉悠悠爲最。本街則胯鼓、鐘幡、耍罈子、五虎棍、後添台閣、背閣、踏高蹺。外來趕廟者，偶有女筋斗、繩戲、馬卸、刀山等戲。闤街塞巷，舉國若狂，一時熱鬧，過眼皆空，然而實多事耗財之道也。呂新吾《小兒語》曰：『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要衣穿。強似將佛塑畫，不如救些貧難。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爲惡天自不容。』世俗口頭語云：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持齋勝念千聲佛，作惡空燒萬炷香。俱是喚醒痴人語。若聖人所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在維持世道者勉而行之，其庶幾乎！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二《塑像》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實不自佛家始。《史記》，帝乙爲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則殷時已開其端。《國語》，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偃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廁。則並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玉《招魂》亦云『像設』。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削子以爲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泥塑木刻，戰國時皆已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訣。

至佛像，自漢武擊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爲之耳。《宋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眞身塑像寺中。此又後世眞身塑像之始。

又《王靈官》　道觀內多塑王靈官像，如佛寺之塑伽藍，作鎭山門

也。孫國敉《燕都遊覽志》謂永樂間，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帥法顯京師。元帥者，世稱靈官，天將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禱輒應，乃命祀于宮城西。宣德初拓之，額曰大德顯靈宮。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詩集》，文皇獲靈官藤像于東海，朝夕禮之如賓客，所征必載。及金川河，舁不可動，就思得問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獲藤像于東海，則古來已有是像，非至永樂中始創也。而倪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時有西蜀人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法，而王靈官則玉樞火府天將，又從守堅受符法者。永樂中，勅建天將廟。宣德中，改爲火德觀，封薩爲崇恩眞君，王爲隆恩眞君，歲時遣官致祭。然則王元帥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靈素已無他術，況又從而輾轉受法者？乃其威靈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

弘治中，周洪謨議，及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皆云道家之崇恩眞君薩守堅嘗從秋靈素傳道，而隆恩眞君則火府天將王靈官，又從薩眞君授法。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德，以靈官之法顯于京師，乃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火德觀，崇奉二眞君。成化中，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再易以新製，珠玉錦繡，所費不貲。每歲萬壽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

今就其議言之，薩眞人之法皆林靈素所傳，一時傅會之說，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充軍顧珏、顧倫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祀俱應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云。

又《金龍大王》　江、淮一帶至潞河，無不有金龍大王廟。按《湧幢小品》，神姓謝名緒，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築望雲亭自娛。元兵入臨安，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瘞之祖廟側。明祖兵起，神示夢當佑助。會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遂大潰。永樂中，鑿會通渠，舟楫過河，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隆慶間，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爲文責神。有書吏過洪，遇鬼伯，擒以見神，神詰之曰：『若官人何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爲我傳語司空，吾已得請，河將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驗，于是季馴事之甚謹。施愚山《矱齋雜記》亦載之。然則神之祀始于永樂中，而隆慶以後乃益盛歟？本朝順治二年十二月，封黃河神爲顯祐通濟金龍四大王之坤，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

清・周廣業《過夏雜録・勾芒、蓐收》　今印賣《春牛圖》，一人驅牛曰勾芒神，雙髻如牧童，不知所據。按：《墨子》：『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一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穆公正恐懼奔。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勾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據此則勾芒自有常形矣。又《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門。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吾）[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六年虢亡。』是蓐收亦有常形。然鄭夢勾芒爲瑞，虢夢蓐收爲妖。固二神所主生殺不同，抑內史過所謂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者乎？據《左傳》則重爲勾芒，該爲蓐收，皆少皞氏之子也。

又《天齊帝像》　齊化門外嶽廟帝及侍從像爲元世劉元所製。元寶[坻]人，始爲黃冠，師青州把道録，傳其藝。至元中，兩都名剎佛像多出其手。上都三皇尤古粹。仁宗時，元既塑天齊帝像，其侍從像久未措手。偶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瞿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走廟中。

又《敕建護國帝君廟》　護國帝君廟，即文昌帝君廟，在厚載門外北鼓樓大街東南，俗名帽兒衚衕，其東北則順天府署也。是廟見《青溪漫稿》、《續文獻通考》，並云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因舊重建。《日下舊聞》據《順天府志》云：北城靖恭坊有敕建碑，其曰護國帝君，則見馮可賓重刻《化書》，有憲宗敕諭及碑。廣向纂《通記》已詳載之。甲辰春，入都訪求所謂靖恭坊者，人皆不知。王疏雨秋曹嘗屬北城坊官訪查未得，因循三載，闕焉瞻謁，因請於京尹南滙吳師始得之。丙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與沈舍人劍舟偕往，居人尚稱梓潼廟。門額有『敕建護國帝君廟』七字。內二殿，正殿帝君位，中兩聖配位，

東西神座前有銅鑄大鉢，可容五斗，上鑄『景泰七年十月日造』八字，朱綠，色可愛。賜額、御碑則無一存者矣。殿前老楓一株，廢井一口，後殿已奉大士，而西夾室復有帝君聖配二像。按：憲宗碑稱舊廟百三十餘年，知爲元末所建。自景泰迄成化累經修飭，爲春秋致祭之地。至弘治議罷祀，而荒落日益甚焉。司香火者一老翁，詢以始末，了不能知。廣別有《謁廟記》。劍舟名叔埏，嘉興人，素嚴事帝君，登丁未進士，吏部主事，以親老寧歸。

又《火祖廟石幢》 火祖廟在南城，中有陶然亭，爲都人遊宴之地，故但稱爲陶然亭云。亭面西山，一望峰巒皆在窗牖下，多水窪。秋深，蘆花如雪，洵爲奇觀。庭中有石幢一，上有蓋，下鑿蓮座，中爲八角，其四角皆刻佛像，四角皆刻字，前二行梵語，用漢文，後二行用女直字，其一角未題『金天會九年四月十九日』。考是年爲金太宗晟即位之九年壬子，宋高宗建炎四年也。自金世祖收國元年乙未遷都于燕至是十六年矣。女直字體與趙崡《石墨鐫華》所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略異，其即完顏希尹所造女直大字歟？石質亦瑩潔可愛。

又《三餘摭録》卷一 吳俗專媚孟婆神，莫知所由來。蓋六朝已有之。《北齊書》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士秀曰：『《山海經》：「帝之二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也。』《江湖紀聞》云：『俗謂風爲孟婆。』《潛確類書》云：『宋徽宗詞「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趠，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虞兆漋《天香樓偶得》曰：「楊升庵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愚謂重陽前後，多有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日爲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然則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又《北戶録》曰：「船神呼孟公、孟姥，其來尚矣。」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眞云：「玄冥爲水官，死爲水神。冥、孟聲相似。」又云：「孟公父名幘，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名履。」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按：姥者，老婦之稱，與「婆」同義，則孟婆當是船神。』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酧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匆匆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土風録》，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出閶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煞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鐐，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崛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祖神》 《檀弓》云：『祖者，且也。』《方言》云：『祖，搖也。祖，轉也。』《風俗通》云：『祖者，徂也。』《初學記》晉嵇含《祖道賦》云：『或曰百葉遠祖。』《風俗通》云：『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通典・禮十一》引《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今《白虎通》無之，疑即《風俗通》所按《禮傳》也。《曾子問・正義》云：『行神曰軷。』《宋書・禮志》、《文選》詩「祖餞」注幷引崔寔《四民月令》云：『祖，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選》注無『曰累祖』，蓋刪之。《漢書・景十三王傳》注、《白帖・祖載黃帝子》注幷云：『舊說，黃帝子纍祖，好遠遊，死道路，故後祭爲道神。』其說蓋出崔寔與崔浩。浩說見《史記・索隱》。《索隱》已非之，謂嫘祖，黃帝妃，無緣子又名纍祖。是唐本均作黃帝子，而《雲笈七籤》宋眞宗《御製軒轅本紀》云：『黃帝妃嫘祖道死，帝祭之以爲祖神，以奠母爲方相氏。』則王欽若等飾非之言。祖義爲且、爲徂、爲搖、爲轉，則祖不爲人名，義取導行，亦取遄歸。嵇含述『百葉遠祖』，案昭七年《左傳》云：『公將往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云：『襄公夢周公祖。』舊說謂周公，襄公遠祖也。鄭《禮》注言行者之先，共古人之名未聞。見《聘禮》注。則鄭不以爲遠祖，亦不以共工氏爲然，其黃帝子之說，尤不知也。

又《神婚嫁以風雨》　《博物志》：『太公爲灌壇令，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畏太公，不敢以暴風疾雨過。』《廣異記》云：『唐崔敏懋入陰，檢身得十政刺史，遂輕侮神鬼。爲華州刺史時，人聞岳祠敕：爲三郎迎婦，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不知神人嫁娶出入風雨而必暴疾者何也。今農家及舟子占風暴，多以神配之，其神有極鄙誕者，而其期多應，非可以常理論矣。《靈樞・九宮八風》云：『太一移日，天爲應之以風雨。』

諸神分部

風伯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祠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又《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又《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師者，衆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又《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郈文公用繒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又《祖》　《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又《鮑君神》　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麝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麝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麝，反見鮑君，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奬成之耳。

又《李君神》　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斬也。

又《石賢士神》　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

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何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放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

唐・崔融《嵩山啓母廟碑》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嵩，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鱉。訪遺踪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絃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懵；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生死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機而入於機，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幷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粤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群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摭異《歸藏》，東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侯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隋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蟠螭，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殯。（一作『媚』。）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群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

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坤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櫃玉版，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扆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慚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愼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鄉鷄；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讖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

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潔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頊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跗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

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瞻，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邐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爲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

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嶺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鄙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窗。周施玳瑁之椽，遍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蘊藻於前庭，藉生刍於后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憺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幬，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珮，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駮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蔌。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岳，訊九魁，選太陰，命元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篪，右白虎兮緝瑟。金眞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霧霧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軿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頹雲作髻。九天眞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慚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岳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泄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鐘鼓遙通。（其一。）昔在嬀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泛濫中國。於鑠大禹，顯胤天德。龍畫旁分，螺書遍刻。（其二。）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維荒。（其三。）宛委既登，轘轅伊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托。（其四。）虙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壝歲古，棟宇年摧。（其五。）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扆而化，垂衣以君。三靈肸蠁，六氣氤氳。魚鱉咸若，鷄犬相聞。（其七。）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樸。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游，昆山何邈。（其八。）《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爲輔。（其十。）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玓瓅，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惝恍無聲。（其十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眇，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來，星繁電燭。（其十二。）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鏘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其十三。）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四《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牽牛星降於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爲之立祠。按《荆楚歲時記》：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爲黃姑。潘子直云：『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耳。』鄉人因以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劉筠內翰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由亦可類推也。祠中舊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颷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祈之間，靈蹟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錢爲青苗會，所收之多寡，持杯珓問之，無毫釐不驗，一方甚敬之。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一七《東神祠》　東神祠，在宣仁門內。地稍平廣，殿宇卑陋，廊廡三十間，荒涼不葺。正殿榜曰：東神聖母之堂，以帝幕蔽之，不令人見。神像蓋刻木作女人狀。或云：『乃夫餘妻河神女也。』以其生朱蒙，爲高麗始祖，故祠之。舊例，使者至，則遣官設奠，其牲牢酌獻，如禮崧山神式。

宋・姚寬《西溪叢語》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僊，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實皆無所據。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四 徽廟既內禪，尋幸淮浙，嘗作小詞，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隆祐保祐之功，蓋讖於此。諺語謂風爲孟婆，非也。段公路《北戶録》云：『南方祝舡神，名曰孟姥、孟公。』梁簡文《舡神記》云：『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貞云：『元冥爲水官，死爲水神。』冥、孟聲相似，即元冥也。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九《淮渦神》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母處，繆也。按地志云，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獲之，鎖其頸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邇來漁者知鎖所在。古嶽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祁，乃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山下，其鈎爲物所掣，沈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又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鎖支祁水尚渾。註，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對，辯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獸好爲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祁。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四《船神名》 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孟公、孟姥。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一五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威靈，應受朝廷敕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爲神。閩中有拏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太祖戰鄱陽時一樓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眞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妃云。其他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又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太凡吾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無虛日，至於婦女祈嗣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里嫗村媒之屬，而強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明・田藝蘅《留青日劄》卷二〇《白眉神》 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每至朔望，則以手帕、汗巾之類紮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有打乖空頭者，輒以帕洒拂其面。一洗而過，則子弟之心自然歡悦相從，留戀不已，蓋花門厭術也。

又卷二一《龍井神女祠》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即唐所傳洞庭君女歸柳毅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雙雙出游。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子、蔡子、□子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縣。』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煙霧。卻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硜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又卷二八《神君》 今淫祠邪神，所稱神君者，起于漢武帝。乃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于室。平原君亦往祠，子孫貴顯。故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磎氏館。聞其言不見其人云。即嘉靖初鎮江以北之靈哥類也。

又《風流神》 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園軒中，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出酒果樂賓，彼則暗處陪語，濛濛洞洞，言兼諧浪，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瓈，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暝煙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御倒景，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于後，不知其爲何妖也。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五聖始末》 按《祖殿靈應集》云：五顯公之神，在天地間，相與爲本始，至唐光啓中，乃降于茲邑，圖籍莫有登載，故后來者無所考據。惟邑悼耄口以相傳，言邑民王喻

有園在城北偏，一夕，園中紅光燭天，邑人麇至觀之，見神五人自天而下，導從威儀如王侯狀。黃衣皂緌，坐胡床，呼喻而言曰：『吾授天命，當食此方。福祐斯人，訪勝尋幽，而來至止。我廟食此，則祐汝亦無憂。』喻拜首曰：『惟命。』言訖，禪雲四方，神昇天矣。明日，邑人來相宅，方山在其東，佩山在其西，左環杏陂，右繞蛇城，南北兩潭，而前坐石，大溪出來，縈紆西下，兩峰特秀，巉然水口，良然佳處也。乃相與手來斬竹薙草，作爲華屋，立像肖貌，揭虔安靈，四遠聞之，鱗集輻湊。自是神降格，有功於國，福祐斯民，無時不顯。先是廟號上名五通，大觀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年間封兩字侯，紹興中加四字侯，乾道年加八字侯，淳熙初封兩字公，甲辰間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慶元一年加八字王，嘉泰二年封兩字王，景定元年封四字王，累有陰助于江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告下封八字王，理宗改封八字王，號：

第一位顯聰昭應靈格廣濟王，顯慶協惠昭助夫人。

第二位顯明昭列靈護廣祐王，顯惠協慶善助夫人。

第三位顯正昭順靈衛廣惠王，顯濟協佑正助夫人。

第四位顯直昭佑靈貺廣澤王，顯佑協濟喜助夫人。

第五位顯德昭利靈助廣成王，顯福協愛靜助夫人。

王祖父啓佑喜應敷澤侯，祖母衍慶助順慈貺夫人。

王父廣惠慈濟方義侯，母崇福慈濟慶善夫人。

長妹喜應贊惠淑顯夫人，次妹懿順福淑靖顯夫人。

至有吏下二神者，蓋五公既貴，不欲以禍福驚動人之耳目，而委是二神司之歟。

黃衣道士，紫衣員覺太師，

輔靈翊善史侯，輔順翊惠卞侯，

翊應助順周侯，令狐寺丞，

王念二元帥，打拱高太保，

打拱胡百二撿察，都打拱胡靖一總管，

打拱黃太保，打拱王太保，

金吾二太使，掌善罰惡判官。

大猷嘗觀鍾山所作神傳，知安樂公之名本於雲居，惜其未詳。大猷昨竊廉建昌，特往訪問，住山遇老，具述其事云：昔有司馬頭佗至山之南曰瑤田，見道璿禪師，謂璿曰：「吾尋此山凡十五載，自南嶽襲其岡而來，若獲勝地，願與禪席，闡揚佛告。是夜，夢五神人來曰：「求珠當入九重之淵，欲寶必登萬仞之巔，上有優游平地固偉然。」黎明，司馬命樵人開道登山，見一白鹿銜花前導，自橫嶺而上又數百步，地平如掌。忽見五神人曰：「此處乃弟子眷屬所居。弟子受佛無用，今願捨此續佛慧命，如有所缺，弟子願給備之。」璿隨即其地治基建寺。后三日，復見五神人現前。璿問曰：「舍此何往？神答曰：「后山枯木是可居也。」璿一日往謝之，神人果從枯樾樹中出。璿問曰：「安樂否？」神人曰：「弟子舉族安樂。」從此山神及樹皆得安樂之名。璿乃馬祖時人也。唐憲宗元和初寺成，名曰「龍昌」。僖宗中和三年，有洪覺禪師道膺入山，開堂演法，常有五老人來聽。一日洪覺問曰：「公何人？」對曰：「山前檀越。」言訖而行。洪覺令人觀其所往，至山側小池，遽入其中，遂不見。至今人呼爲五龍池云。癸巳紹定六年三月三日宋承節即張大猷謹書

按胡升撰《星源志》所載云：升爲童時，尚見之一小碑載其事，因婺源與德興爭祖廟，輦之去，今不知所存。或曰本朝神祠見於《會要》姓氏皆可考，惟此神無姓氏，何耶？升曰：「莫之爲而爲者，此所謂鬼神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圖》：五方帝位于昊天之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眞氣也。蓋五行爲天地間至大之極，必有爲之主宰者，故曰玄冥，曰祝融，曰勾芒，曰神辱，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之物。今五神之降于此，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又以五聖爲五通，非正神也。吁，名實不辨，典故不知，徒肆爲議論，亦妄矣。蓋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詔毀五通及右將軍如已淫祠，至宣和五年，我五聖適有通貺等侯之封，前后十餘年間，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並論之乎。亦緣鄉曲前輩偶傳會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說，以啓后人之疑。每歲四月八日，本縣啓建止善無碍大齋，四方幷海外來者輻輳，齋宿極嚴，非有形驅勢迫而使之然。本朝褒封勅告並藏縣庫。嘉泰二年中，屢頒降御書扇五柄，並置專局在廟收藏。

宋迪公即國史實録遍校文字胡升謹書



又《四瀆》 江瀆，楚屈原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廣源順濟王』

河瀆，漢陳平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靈源弘濟王』

淮瀆，唐裴說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長源廣濟王』

濟瀆，楚伍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清源漢濟王』



又卷四《福神》 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楊公諱成字。昔，漢武帝愛道州矮民，以爲宮奴玩戲。其道州民生男，選揀侏儒好者，每歲不下貢數百人，使公孫父母與子生別。有刺史楊公守郡，以表奏聞天子云：『臣按五典，本土只有矮民，無矮奴也。』武帝感悟，省之，自後更不復取。其郡人立祠，繪像供養，以爲本州福神也。後天下士庶黎民皆繪像敬之，以爲福禄神也。



又卷《五方之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軍師姜尚稱之尚父，答曰：『南海之神名祝融，北海之神名玄冥，東海之神名勾芒，西海之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无廢禮焉。』

按：傳共工氏子曰龍，主社，爲后土神。少昊子曰重，主木，爲勾芒神。顓頊子黎，主火，爲祝融神。少昊第二子該，主金，爲蓐收神。少昊第三子熙，主水，爲玄冥之神也。



又卷五《槃瓠》 槃瓠，狗神，今長沙武陵蠻之祖，廟在盧溪縣之武山。

按：高辛氏有犬戎患，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遂入山嘯人首赴闕下，果吳將軍頭也。帝大喜，然槃瓠畜類，不可妻，欲他報之。女聞，以爲信不可失，請行。帝不得已，從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石室中。踰三年，生六男六女，分爲六姓：藍、胡、侯、盤、余、竹。至今，廣福近海有之，俗名余客。槃瓠死，男女自相婚配。母歸，以狀白帝，使迎置諸子，衣裳爛斑，言語侏儒，其後滋蔓。今武陵蠻是也。至今土俗不食犬肉，廟有威靈也。



又卷七《青衣神》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

按：傳蠶叢氏初爲蜀侯，後稱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爲立祠祀之。祠廟遍於西土，罔不靈驗，俗槩呼之曰『青衣神』。青神縣亦以此得名云。宋謝枋得蠶有詩云：

詩曰：

養口資身賴以桑，終成王道澤流長。
吐絲不羨蜘蛛巧，飼葉頻催織女忙。
三起三眠時化運，一生一死命天常。
待看獻繭盆繅后，先與君王作衮裳。



又《電母神》 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懸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之閃電是也。

又《風伯神》 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似爵，有角，尾似蛇，大如豹，風伯之神也。



又《雨師神》 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雨師之神也。







又《海神》 即海若是也。相傳秦始皇造石橋欲渡海觀日，海神爲驅石。始皇求神相見，神曰：『莫圖我形。』始皇從之。及見，左右巧者描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今廟在文登縣。

又《潮神》 即子胥，人見其素車白馬，乘潮而出。

又《水神》 謂禺強河伯。

又《波神》 謂川后。

又《洋子江三水府》 《五代史》楊氏據江封馬當爲上水府，廟在山之陽。

采石爲中水府，廟在采石山下，封王，宋加顯靈順聖忠佐平江王。

金山爲下水府，廟在金山寺內三廟。

本朝俱稱水府之神，水面江心一呼即應，舟人過者必具牲帛以禱。今有司歲時致祭。

又《開路神君》 開路神君乃是《周禮》之方相氏是也。相傳軒轅皇帝周遊九垓，元妃螺祖死於道，令次妃好如監護，因買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一名阡陌將軍，一名開路神君。其神身長丈餘，頭廣三尺，鬚長三尺五寸，鬚赤面藍，頭載束髮金冠，身穿紅戰袍，腳穿皂皮靴，左手執玉印，右手執方天畫戟，出柩以先行之，能押諸凶煞，惡鬼藏形，行柩之吉神也，留傳之於後世矣。



又《法術呼律令》 雷部有神名曰健兒，善走，與雷相疾速，故符呪云：『急急如律令』，勅留傳後世。道釋巫流召帥、將、風、雷、城隍、社，可畫符出筆，皆以用之。

清・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下《蛇神》 有許蛇王廟香願而偶忘者，舟過其處，岸上人羣噪舟中有大蛇，舟子遍索不見。幽有鬼神，異類猶如是夫。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張天帝》 《酉陽雜俎・諾皐》云：『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車，乘白龍登天。劉翁失治，爲泰山守，主生死之籍。』此當是張道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魯應龍《閒窗括異志》云：『晉周興死而復生，言見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此張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

此近曹明帝耳。』此當是晉中衰時議論。陳耀文《天中記》引《晉書》，云晉咸康中，士人周謂云云。今《晉書》不見。王世貞《宛委餘編》云出《殷芸小說》，亦未見其書。其語雖荒誕，然可徵人心向背。邇言必察，有明訓矣。

又《唐通真三太子神》　黟祀唐封中書舍人通眞三太子，即唐張巡也。明《咸寧縣志》云：『通眞太子廟在安遠門東街，祀唐忠臣張巡，洪武十三年建，有記。』嘉靖時，咸寧胡傳《珍珠船》云：『陝西會城糖坊巷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云唐嘗贈巡爲通眞三太子。』《山西通志》云：『平陽府晉山書院即三太子祠。』知其說始北方。《唐書・張巡傳》云：『開元末，擢進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源令。』知其致誤之由矣。或撰神聯，指爲昭明太子。宋趙彥博知池州，作《昭明太子事實》二卷。廟食於池，元祐時賜額『文孝』。黟自有文孝廟，由貴池秀山來。《墨莊漫録》所謂英濟王封於唐開成時者，此自通眞三太子，非昭明英濟王也。池人亦兩太子各祀。《池州府志》疑通眞三太子爲清源之子，卻又非也。又陸錫明《新安氏族考》云：『唐新安郡王李徽，武后時，爲酷吏羅織死。有二子，曰通靈，曰通眞，亦與其難，國人哀之，爲立太子堂。』其事見《唐書・濮王泰傳》，而無通眞、通靈之說。說出《胡氏譜》。新安有『安定胡』，有『李胡』。宋末婺源胡次焱者，有文集十卷，自言出唐宗室，五代時育於胡，因從其姓。不言徽後。黟祀三太子，亦於徽無與也。

又《張王神》　趙吉士《徽州府志》云：『黟五侯閣，在二郎橋上，祀張許二侯及賈、南、雷三將軍。』尋《志》不載。二郎橋即今橫溝上張王閣也。張公巡與許公遠，唐即合祀，謂之雙廟。《宋史・劉摯傳》云：『應天府閼伯微子廟，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張舜民《郴行録》云：『過宋州雙廟，中祀張許及南霽雲、姚閏、雷萬春。宋州人亦謂之五王廟。』《摭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劉琦小校何兼資至六合西，見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從天蓬神將兵。左張巡，鬚髯皆指天，右爲許遠，亦俊爽。』則張死如其志，作厲鬼殺賊。《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歸德協忠祠』，注云：『祀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萬春、南霽雲、録閏、賈賁四人。』張公故又別有專祠，言宋封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佑王。《太湖縣志》云：『宋宣和間，縣人石姓、黃姓者，客東平，無罪陷獄，禱於神，即得脫，乃匿像以歸，祠主追之，啓篋，乃變爲箑。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樹下，二人假寐，夢神言欲居其地，乃爲立祠。祠成，神示乩有云：「我乃張巡，與許遠同時在東嶽爲押案，爲陰司都統使。」』《黃岡縣志》云：『明正德時，黃州守盧濬毀淫祠，南門外安國寺右景佑眞君廟，亦在毀數。忽降神門巳書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案、豐都獄推，其階爲忠烈大夫，又直蓬萊殿，在人間爲景佑眞君，遂得不毀。』《黃陂縣志》以爲縣東一里雙忠祠，盧濬時，神附擔水婦人，屬筆留詩。《蘄縣》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睢陽祠，萬曆十三年，知縣閻士選刻之石。建寧徐時作《閒居偶録》云：『其邑鳳山東嶽廟，祀張睢陽。建寧亦祀張睢陽者，蓋以東嶽押案之說。又與登寶庵左祠，皆有廖氏雙像。又永安鎮張王廟，有五人阻祭賽費，皆死。』時作非妄語者，蓋神必有託以傳。又張自言願爲厲鬼殺賊，厲即瘟神都天，今丹徒句容都天降福元帥祠，亦張公也。元武進謝應芳《厲鬼辨》云：『無錫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貌詭異。曰此張巡也。』《皇華紀聞》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今屬新建皆有張睢陽廟，其像皆青面赤髮，狀極獰惡。』《筠廊偶筆》云：『常熟方塔寺青魈菩薩，即張睢陽，赤髮青面，口銜青蛇，如夜叉像，蓋從神志也。』《會典事例》云：『乾隆十二年，封浮梁張巡神爲顯佑安瀾之神。嘉慶八年封丹徒張巡神爲顯佑安瀾寧漕助順之神。』則張又兼司水矣。司水曰張大明王，俗稱牛肉菩薩。以水德在亥，祭不用亥禽豬也。《廣德州志》言神事甚詳。乾隆四十五年，定名司水張公之神。許公於宋雍熙時，專祠於海寧，每歲十月十六忌日，官祭。雍正九年封威顯靈佑王，祠於山陽之高堰。從張許祠者，南霽雲亦有專祠。《黟書》云：『貴陽有黑神廟，祀南霽雲。』《居易録》引朱近修云：『雲同行王扞，黟陽有祠，號昭烈王。』

又《康王神》　《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歷任登州、淄州、定州、代州、深州、高陽關、幷代、戰澤州、廣陽、石嶺關、後戰高陽、河間，沒焉。』《眞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今按其傳云：『其子繼英等奉命告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上惻然，顧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蓋保裔戰沒後死於契丹，非死於行間，其爲死事，則同也。《謝德權傳》

云：『咸平六年，葺浦陰城，乘傳詣闕，言前歲傅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傅潛傳》云：『潛爲行營都部署，使范廷召等逆擊契丹，康保裔戰死。』皆實證也。其前一年，有康昭裔之事。《遼史・聖宗紀》云：『統和十七年十月，次瀛洲，擒宋將康昭裔。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義節度使。』則昭裔被擒在咸平二年，與保裔事別。《老學庵筆記》則云康保裔死事在咸平二年十月，混二事爲一，致啓後人之疑。案保裔祖志忠，後唐時，定州王都反，戰歿。父再遇，又戰死於澤潞。保裔又戰死於河間，世以戰歿。昭裔蓋亦志忠、再遇子姓，陷於遼。實事不當諱。《老學庵筆記》既移咸平二年十月之被擒爲死事。葉隆禮《契丹國志》止記三年正月保裔之死，而不記二年昭裔之事。《宋史》亦同。《陔餘叢考》云：『一康保裔也，《宋史》曰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亦以二人爲一，是愈啓後人疑也。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眞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南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江西已爲保裔立廟。《泰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志云：『保裔有德於建。』檢保裔三代未曾至淮南，何由有德江西？鄱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鋪有康保裔廟，土人以木郎廟張巡併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有沖眞廟，云廟自洪武時建，中祀張巡、許遠、康保裔。是張巡、康保裔合賽之證。《黔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裔，其神介胄赭面。』今黔城中賽張康神，張爲厲狀，康赭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又案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則祀唐康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醮，於門外壅土爲神，設蔗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又《黃大王傳》 黃大王名守才，字英傑，號對泉，偃師南鄉夾河王家莊人，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辰時生。《運河紀略》謂生於戊戌年。生而神奇，空中有若言河神者。失父母，育母舅劉氏家。方歲餘，表兄抱之出，墜於井，兄驚，馳去呼救，人至，則兒坐嬉水面，若有戴之者。弱冠，至濟源天壇山中十方院，值歲旱，不得水，守才指地使鑿之，得一泉，引之，遂不涸，爲山田灌溉利。今十方院不老泉是也。時天啓五年，守才年二十三，人已傳其生時神奇，遠近異之矣。嘗隨舅船至虞城張家樓，有糧船二百，滯河沙，不得動。初，夜運官吳姓者，夢人告之曰：沙壅不開，明日有劉船至，中有黃姓者，河神也，彼言開，即開矣。船至，吳以誠投之，守才勉至頭船，助之執篙，船俱開去。守才每瞑坐，久之自言，如夢至某地，誤踢壞幾船。好事者以其言求之，書與地皆驗。其生爲神，人皆知之。崇禎十五年，官軍決朱家寨，賊決馬家口，後工部侍郎周堪賡修決口不成，至偃師請守才，爲乘舟插楊枝於決口，依築隄，隄成。初，闖賊之欲灌開封也，聞守才爲河神，劫守才決馬家口。馬家口決，而水旁去，賊怒，凶焰甚盛，持守才他去，不使在決口，河水遂自城北門入，東南門出。國朝順治元年，守才年四十二矣。順治三年，考城流通口決。四年，河督楊方興聞守才神，往請之。守才至，命於決溜中下埽，埽不動，塞決甚易。七年，沁溢，隄將潰，參政分守河北道，佟延年亟請守才，守才書一紙，使拈香焚於沁水上，水即平。蓋神生人間，若判官，若走無常，其在人間或有無祿位職役，自古有之，非奇怪也。懷慶人爲立生神主於城北迴龍廟。八年，杞縣旱，請守才禱雨，得大雨，杞人亦爲之生立廟。康熙二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申時，卒於家，葬縣南萬安山下。雍正十二年，陳留曲興集建廟曰大王壇，賜名溥仁觀。乾隆三年，敕封靈佑襄濟王，歲祭以十二月十四日。八年，部頒祭文云：『茲值誕辰之吉，例展修祭之儀。』四十二年，開封建黃大王廟，四十五年二月，奉旨爲修墳種樹，於其子孫內擇一人爲奉祀生，世傳勿替。道光八年四月，以利漕，奏請懸扁，加封『顯惠』。十一年五月，以利漕加封『昭應』，是爲靈佑襄濟顯惠昭應王。十六年十月，請御書對聯，河南河工皆有神應，見章奏，是祀典也。今清江浦南臨清堰，東有黃大王廟，曰靈佑觀，神每見，託形小蛇。喜觀優，偏好河南羅腔，每出見，則人立竿於盤，置盤案上，蛇蟠竿翹首聽戲，凡神見皆然。

論曰：『《河南府志・仙釋》、《偃師縣志・逸事》、王文簡《池北偶談》皆有神事。《懷慶府志》有《河神黃大王傳》，皆不詳。《黃運兩河紀略》中，有大王曾孫黃大成所作傳，甚詳。讀《抱朴子》，言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溺河。《文選・思玄賦》注引《清泠傳》：『河伯，華陰潼鄉人，姓

馮，名夷，浴於河中而死，是爲河伯。』又引高誘《淮南》注：『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喜古人肯好事，於神明址貫俱記之，故采黃大王事。惟大成記以小孩黨住兒塡入埽，取義攩得住，不可爲訓，而廟中實有穩埽黨將軍配享，所謂『流言不實，傳爲丹靑』者。讀《皇朝通考・羣祀考》、《大淸會典・禮部・祠祭司》有神名貫，爲叟輯傳信焉。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淸堰上，謁神傢像，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竭天后祠，有睡像，以爲當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值，則人神俱安。過五壩三閘，得兩神佑。余於辛卯冬作《黃傳》，今六年，始至其祠，因記所見於此。倘有力者能遂神願也。是夜記於彭家馬頭舟中。

《品》云：『毘羅城釋種大臣檀荼波尼女瞿多彌，爲太子妃。』是三妃眷屬也。佛書錯言二妃生羅雲者互出，《五夢經》云：『瞿夷是第一夫人，其第二夫人生羅雲者，名耶維檀，亦名耶輸。』《聖莊嚴陀羅尼經》云：『淨飯王宮中羅睺羅童子母耶輸陀羅。』《普曜經》云：『太子聞父王言，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佛本行集經・昔與魔競品》云：『羅睺羅母耶輸陀羅。』《耶輸陀羅夢品》云：『太子見日光沒已，便共采女，行於五欲，快樂歡喜，相共聚集，圍繞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夜便覺有娠。』又云：『耶輸陀羅夢二十怪異，太子爲欲安恤慰喻，故以五欲共相娛樂，更同睡眠。』《尸棄佛本生地品》云：『耶輸陀羅念佛苦行，脫種種寶，香末花鬘，皆棄舍之，著純白衣，惟留一髻，卧凡惡鋪，所食粗澀，才可活命。六年，計菩薩證道還，乃始莊飾。羅睺羅生，王欲殺其母子。世尊手自作書而白王，言其所生兒，是我之息，願莫有疑。王生歡喜心，稍分供給。耶輸陀羅游於園內，立誓捉石擲於水中，大石上浮。王生希有心，加其莊嚴。』《瑞應本起經》云：『耶輸生羅睺羅。』又云：『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以好花及氈置中間，婦不敢近。侍女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卻後六年，爾當生男。」』《佛本行經》云：『耶輸陀羅往昔世遭母負重，行六拘慮舍，今於此生懷胎六歲。』是耶輸胎藏之報。《智度論》云：『劬毘耶玉女不孕，耶輸陀羅生羅睺羅。』牟融《理惑論》云：『佛年十七納妃，坐則遷坐，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大唐西域記》云：『太子寢宮有耶輸陀羅及羅睺羅像』，是耶輸生羅雲也。漢譯《未曾有經》云：『瞿夷攜羅云。』晉譯《生經佛說甥舅經》云：『婦拘夷是，子羅云是。』《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如來見世妻名釋種瞿夷，子名羅睺羅。』《普曜經》云：『裘夷生羅睺羅。』《大善權經》云：『瞿夷生羅雲。』又云：『防人疑懷菩薩非男，故納瞿夷。』《慧止菩薩經》云：『佛云過去燄光入沙竭國，有陶家女投燄光，言不從欲，吾當自殘。燄光即從女所欲。燄光則吾身，陶家女則瞿夷也。』是瞿夷生羅雲也。且《普曜經》兩言耶輸裘夷生子。按《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彼太子一男一女，男耶利者，今羅雲是；女闍拏延者，今羅漢末利母是。』則佛有女，有外孫。妃一生子，一生女耳。《方等般泥洹經》云：『佛便持羅雲手、阿難手，著諸佛手掌中。偈云：「面以此屬累，天性不言空。」』此其所以神也。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二《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娩，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果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娘，後以其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昴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昴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並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詡詩云：『玉顏當日覩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緲。《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廉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于南岸石龍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綱。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男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于是復奉祀于石龍村。四月十七神誕，畫舫笙歌，禱賽極盛云。

又卷七《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

陵殿塑女像，村婦咸往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議改，尚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婦女，廟祝以爲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爲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調停之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爲伏羲后。盧仝與馬異結交詩，以爲伏羲婦。《風俗通》以爲伏羲妹。而《路史》稱爲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域經》稱爲寶吉祥菩薩。《列子》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貢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霽，則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爲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重難返，更之匪易矣。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一一《神板神箪》 懸木板或木龕於西上，是妥神之靈也。或有軸像，或虛位望祭。其軸像繪神三尊，一爲關帝，一爲觀音，一則袍髯也。相傳我朝向前明索神佛像，使還，得奉關帝、觀音、土地三像而歸。愚按家家所供者，應是奉來神像，當日即與祖先供奉一龕，後世因之，不敢更易也。神箪氏如長矛，又有刻木爲馬，聯絡而懸於祭所者，應是陳其宗器以示武功。或云當日軍行無定居，每祭天地，則豎一桿爲神憑依，後世因之，不敢易。

又《祭馬神》 今滿洲祭祀，有祭馬祖者，或刻木爲馬，聯絡而懸於祭所，或設神像而祀。按《周官》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又勝國洪武二年詔祀馬祖，皆此禮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二《祭牀神》 曾三異《同話録》：『崔大雅在翰院，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祭牀婆子文，不知格式。周翰長云：「但稱遣某人致祭於牀婆子之神曰：汝典司牀簀，云云。」』張軼青詩：『歲祀牀婆子，深宵酒果芬。』吳俗民間除夕，薦茶酒餻果於寢室，以祀牀神，云祈終歲安寢。俗呼牀神爲牀公、牀婆。楊循吉《除夜》詩云：『酌水祀牀公。』蓋今俗猶以酒祀牀母，而以茶祀牀公，謂之男茶女酒。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襄河錨神》 襄河有鐵錨成神，亦如洞庭之木將軍、錨大王是也。錨神府，在沙陽水中。一日，予遇跑沙，合舟皆溺，予已下水。下水後，身即不由自主，仰卧波濤，合舟大號。忽見水中出一鐵手，衆大呼曰：『錨將軍來矣。』果皆救起，未傷一人。始知襄河錨神亦如黄河之大王、滄海之天妃也。

東嶽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 泰山者，乃群山之祖，五嶽之宗，天帝之孫，神靈之府也。在兗州奉符縣，今泰安州是也。以梁父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曰：昔盤古氏五世之苗裔曰赫天氏，赫天氏曰胥勃氏，胥勃氏曰玄英氏，玄英氏子曰金輪王，金輪王弟曰少海氏，少海氏妻曰彌輪仙女也。彌輪仙女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娠，生二子，長曰金蟬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東岳帝君也。金蟬氏，即東華帝君也。金虹氏有功在長白山中，至伏羲氏封爲太歲，爲大華眞人，掌天仙六籍，遂以歲爲姓，諱崇。其太歲者，乃五代之前無上天尊所都之地，今之奉高是也。其后乃水一天尊之女也。至神農朝，賜天符都官，號名府君。至漢明帝封泰山元帥，掌人世居民貴賤高下之分，禄科長短之事，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聖帝自堯舜禹湯周秦漢魏之世，只有天都府君之位。按《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七月初一日，封東岳爲『神岳天中王』。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四月初一日，尊爲『天齊君』。玄宗開元十三年加封『天齊王』。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東嶽天齊仁聖王』。

至祥符四年五月日尊爲帝，號『東嶽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聖朝加封『大生』二字，餘封如故。

帝五子：

宣靈侯，惠靈侯，和惠夫人，至聖炳靈王，永泰夫人，居仁盡鑒尊師，佑靈侯，淑惠夫人。

帝一女，玉女大仙即岱岳太平頂玉仙娘娘是也。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四　泰山之稱雄於江北，亦無佛處稱尊耳。齊魯之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詫以爲奇，而岱宗巍然，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固宜爲群岳之宗也。又岱爲東方主發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禱於是，而其後乃傅會爲碧霞元君之神，以誑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爲嶽也，而今之祠泰山者爲元君也。嶽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據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有死而後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酆都城也、十王殿也，皆爲受生而設也。余竊以爲東方主生，西方主殺，各有司存，豈宜幷用？酆都業在西方，則受死之籍當歸金天。華嶽雖相去萬里，而造化視之，不過左右手耳。愚民貪生而又畏死，故祝延者與求胤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則生亦不必禱也。況不知寡欲而求生子，不知行善而求延年，民之大惑也。

又　藏經云：『泰山爲天帝之孫，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脩短。』此俗說之鼻祖也。然天帝豈應有孫？不過以東方震旦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說而附會之耳。

渡江以北，齊、晉、燕、秦、楚、洛諸民，無不往泰山進香者。其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約而同，即村婦山氓皆持戒念佛，若臨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潔，即有疾病及顛蹶之患。及禱祠以畢，下山舍逆旅，則居停親識皆爲開齋，宰殺狼藉，醉舞喧呶，孌童歌倡，無不狎矣。夫既不能脩善於平日，而又不能敬謹於事後，則其持戒念佛，不過以欺神明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東嶽天齊》　《舊唐書》，明皇封禪泰山，加號天齊。《宋史》，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畢，詔加號泰山爲仁聖天齊王。五年，又加天齊仁聖帝。元至元十八年，詔加天齊大生仁聖帝。『天齊』之名，蓋本《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爲齊，當天齊也』，故假借用之，以爲峻極于天之意。然《封禪書》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則泰山與天齊各爲一祠，本不相涉。況『天齊』云者，謂當天之中，如天之臍也。今乃不顧其本義，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竊附會之，蓋出于張說之舞文也。

又《泰山治鬼》　東嶽主發生，乃世間相傳多治死者，宜胡應麟之疑也。然亦有所本。《老學菴筆記》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又在河東前矣，是放翁以駱文爲最先也。

其實後漢時已有此語。《後漢書・烏桓傳》，其俗謂人死則神遊赤山，如中國人死者魂歸岱山也。又《許曼傳》，曼少嘗疾病，乃謁太山請命。干寶《搜神記》，胡母班死，往見泰山府君，爲之致書於河伯。此事亦見《三國志註》。《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裴松之註《三國》引《列異傳》，蔣濟子既死，夢于其母曰：『兒今爲泰山伍伯甚苦，有謳士孫阿將死，爲泰山令，乞豫屬之。』母以告濟，濟往托焉。未幾阿果死，月餘，濟夢兒來言：『阿爲令，使兒得轉録事矣。』《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古樂府：『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籙。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岳。』是泰山治鬼之說，漢、魏間已盛行，此又駱文所本，而放翁未引之，何也？顧寧人云，哀、平之際，讖緯書出，有《遁甲開山圖》云，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知死云云。謂泰山治鬼之說，蓋起於西漢末。又王僧孺《致何炯書》亦有『還魂斗極，追氣泰山』之語。《南史・沈攸之傳》，沈僧昭少事天師，能記人吉凶，自云爲泰山録事，幽司中有所收録，必僧昭署名。《北史・段暉傳》，有童子與暉同

學二年，將去，謂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言終騰虛而去。此又皆唐以前泰山故事也。

《宋稗記》，崔公諲補莫州任丘簿，會地震，公諲任滿，已挈家南行，夜宿，忽有人叩戶云：『崔主簿係合地動壓殺人，已收魂到岱，到家宜速。』崔自度必死，乃送其孥歸壽陽，明日遂卒。《夷堅志》，孫默、石倪、徐楷相繼爲泰山府君。又呂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觀之，未幾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爲必主岱岳也。張廿三既死，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事而斃其子。已而張同一黃衣者向陳索命，顧黃衣者使執之，黃衣曰：『須先于泰山府君處下狀。』滕迪功妻趙氏，殺其妾陳馨奴，未幾趙死而失其首。方捕治，而陳現形，提其頭出示人曰：『我已訴岳帝，得報此讐。恐干連無辜，故來明此事。』然則泰山治鬼，世果有其事也。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一　今郡縣東嶽廟獨多，以嶽本衆山之宗，而岱又諸嶽之宗也。古者祭以壇墠而已。自拓跋氏始爲五嶽四瀆立廟。五嶽總立一廟于桑乾之陰。桑乾，今盧溝河也。然尚未有封號，至唐始分立廟于五嶽之麓，而東嶽泰山神封爲『天齊王』，此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壬辰事，載在《會要》。已乖五嶽視三公之義矣。其遍天下則肇自宋之中葉。《文獻通考》云：『宋大中祥符元年《會要》作二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爲「仁聖天齊王」。五年，詔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而《元史・祭祀志》載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東嶽爲『天齊大生仁聖帝』，迄今神祀不絕。夫泰山地祇也，古祀典具在，今之立廟，名爲崇敬，實褻之也。元吳文正公澄《東嶽仁聖宮碑》云：『宜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庳縣于其方嶽而不遍祠于郡縣，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譏。』此數言者所以風切時事者至矣。是碑蓋應吳閒閒全節之請而作。至泰山三郎廟，《五代會要》載後唐長興四年封爲『威雄大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一作七年加封『炳靈公』，則尤不經甚矣。《唐書》：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封四瀆，河爲『靈源公』，濟爲『清源公』，江爲『廣源公』，淮爲『長源公』。《宋會要》：仁宗康定二年詔封四瀆皆爲王，又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加封嶽后號，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清明后』，中嶽『正明后』。

又《過夏雜録》卷五《東嶽廟》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一里許。元延祐中建，巍煥軒廠，天齊像係元劉元所塑。《元史》稱其巍巍然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是也。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昭文館學士秘書卿，庭中牌板林立，《大興縣志》稱有虞道園、趙松雪《記》，今止松雪碑，係天曆二年爲張宇初宗師立，非記廟也。明碑尚十數餘，率市民記香會、燈會、元寶會斂錢若干，皆摹去舊碑爲之者，殊可歎恨。貢奎《雲林集》有《京城東嶽廟落成簡吳宗師詩》云：『尊嶽開新廟，高承萬雉翔。寶花嚴像設，玉燭曜龍光。野潤春浮靄，齋清午積香。眞人端傑見，衛道豈微茫？高士何年契，虛堂竟日留。老慚今日會，狂憶向時遊。種樹供棲鶴，開池待狎鷗。廛居眞可隱，江海謾乘舟。』

南嶽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　南嶽衡山，衡州衡山縣是也。以霍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崇諱嘗』，南嶽主於世界星辰分野之地，兼鱗甲水族龍魚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追尊帝號：司天昭聖帝，景明皇后，聖朝加封『大化』二字，餘封如故。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衡嶽借兵》　《癸辛雜志》有《衡嶽借兵》一條，衡嶽之廟，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朝廷每有兵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然其門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爲湘南運判，死于官。丁卯、戊辰間南北交兵，朝廷降香，神許啓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旋以捷告。而廟旁數里居民皆被風災，最後有聲若雷，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沈作喆《寓簡》亦云衡山南嶽廟，國家每大出兵，則遣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出兵幾萬，則啓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事畢，又遣使告謝，塞鐵礎塞門如故。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矣。

西嶽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是也。以太白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善，諱堃。西岳者主管世界金銀銅鐵五金之屬，鋳鑄坑治，兼羽毛飛鳥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金天順聖帝，肅明皇后。

聖朝加封『太利』二字，餘封如故。

北嶽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北嶽恆山在定州曲陽縣是也。以崆峒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晨，諱彎。北嶽者，主於世界江河淮濟，兼虎豹走獸之類，蛇虺昆蟲等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安天玄聖帝，靜明皇后，聖朝加封『大眞』二字餘封如故。

中嶽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四《岱誕賽會》　三月二十八日，俗稱岱誕，各鄉之神朝于岱廟。廟有數處，石牌，介崑山、常熟間，賽會尤盛。屆期水陸畢集，加以鼓枻游拳，飛艎競渡，玉簫金管，蜚逸響于清波；翠

袖紅粧，流采葩于連漪。洵貢俗之所不廢，亦有興者所樂觀也。王父晚歲，頗賴絲竹陶寫，嘗於是日延客奏技，傾動知音。予時尚幼，遊興正狂，今當其時，況味迥殊，追惟往事，何可復幾！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衡嶽借兵》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爲湘南運判，死於官。丁卯、戊辰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旨以借陰兵。神許啓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聲若雷震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民有愬者，乃厚給之。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東嶽廟》 廟在朝陽門外二里，元延佑中建，以祀東嶽天齊仁聖帝。殿宇廓然，而士女瞻禮者，月朔望日晨至，左右門無間闕，座前拜席爲燠，化楮錢鑪，火相及，無暫熄。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從像，乃若憂深思遠者，相傳元昭文館學士藝元手製也。元，寶坻人，初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録，得其塑土範金摶換像法。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遞走廟中爲之，即日成。今禮像者，仰瞻周視，一一歎異焉。元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也。殿前豐碑三：趙孟頫楷書一，孟頫弟世延楷書一，虞集隸書一。正統中，益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司。後設帝妃行宮，宮中侍者十百，或身乳保領兒嬰以嬉，或治具，妃將饍，奉匜櫛爲妃裝，纖纖縫裳，司妃之六服也。宮二浴盆，受水數十石，道士贊洗目，無目諸疾，入者輒洗。帝妃前懸一金錢，道士贊中者得子，入者輒投以錢，不中不止，中者喜，益不止，磬所攜以出。三月廿八日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樓閣、亭彩，導仁聖帝遊。帝之遊所經，婦女滿樓，士商滿坊肆，行者滿路，駢觀之。帝遊聿歸，導者取醉松林，晚乃歸。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 中嶽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以少室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惲，諱善。中嶽者，主於世界地澤川谷溝渠山林樹木之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中天崇聖帝，正明皇后。聖朝加封『大寧』二字，餘封如故。



清・王培荀《鄉園憶舊録》卷六 泰山爲東嶽重鎮，山形高峻，路極崎嶇。下爲東嶽廟，秦柏漢槐，羅列庭階；上爲碧霞元君祠，考據家以爲西王母之女。進香士女終歲不絕。萬歷中，順德縣吳章入縣完糧，逆旅主人以新荔支供客，章懷數枚將歸遺細君。出郭十餘里，涼月皓然，隱隱聞笙簫聲，仰見祥雲中旌幡前導，簇擁綵輿，從者駕青牛白鹿，各執樂器，韻落半天。吳追奔諦聽，足亦離地；詢問誰何，從者曰：『泰山主碧霞元君也。巡遊南極，天妃設凝冰果會，留宴三日，今始回宮。子來已遠，得無迷路乎？』轉瞬彩雲四散，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天將曉矣，闇者驚以爲盜。官鞫之，細述所以。詫其妄，及檢衣得荔支，甘芳如新，乃檄還順德。自後厭火食，壽至九十八歲。

竈神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司命》 《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下六

星也。櫰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率以春秋之月。

又《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綏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元・王惲《七夕祭竈文》 三代之制，五祀孔修，群姓時享，或春而秋。欽惟竈靈，並奧而幽，朝烹夕飪，一家所由。火水相德，乃神之休，敢致薄奠，于陘之周。有肉如玉，有酒斯柔，味登于俎，香列于卣。匪物將致，匪媚是求，久矣斯禱，庶答神休。尚享！

七夕祀竈，漢俗也。世久不用，獨吾家行之，多歷年所。且前人致恭，或斯苟得，此非予之心也。蓋庖湢飲食所出，五祀神爲最尊。薄宦已來，餬口四方，是神即予主，予乃神之客也。匪朝伊夕，不無溷殽膠撓之瀆，惟神念客之故，庶有以安之。用伸告謝，以答神休。尚享！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司命竈神》 按《酉陽雜俎》云：竈神姓張名單，字子郭，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即六癸女也。白人罪狀，大者奪紀二三百日，小者奪算二一百日，故爲天地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二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地嬌孫，天地大夫，天地都尉，天地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大和君，王池夫人。凡治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以塼及細土構之。立亦勿令穿柝，神竈之法也。竈神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豬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犬祭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至非禍。犬骨入灶，出狂子。正月己巳日白雞祭竈，宜蠶。五月己丑日祭竈，吉。四月丁巳日祭竈，主百事大吉之兆。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竈神》 《莊子・達生》篇『竈有髻』。《釋文》云：『音結。』司馬彪云：『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史記・索隱》引司馬彪則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範音浩。則《莊子》字不作『髻』。然爲『吉』『忌』音者多。《荆楚歲時記》云：『竈神名蘇吉利。』《魏志・管輅傳》云：『王基家賤婦人生一兒，墮地即走，入竈中。輅曰：「直宋无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无忌。』吉、忌俱近髻。又《後漢書・陰識傳》注引《雜五行書》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酉陽雜俎》則云：『名隗，狀如美女。』又云：『姓張，名單，字子郭。一云名壞子。』《道藏・太清部・感應篇》注引《傳》云：『竈神貌如美人，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一云竈有三十六神。又蘇吉利婦姓王，名博頰。張單妻字卿吉。六女皆名察治。』按《禮器》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譌也，或作竈。』此祭竈爲祭先炊老婦之義也。許愼《異義》云：『竈神，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駁云：五祀在四郊，而祀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太平御覽》引《異義》云：『竈五祀，王者所祭，非老婦。駁云：七祀竈神祝融，然則盛盆尊瓶之祭，是老婦矣。』諸書言竈神

如美女者，先炊，應經典也，其竈神爲祝融。又《淮南子・氾應訓》云：『炎帝作火官，死爲竈，則自七祀竈神。』《御覽》又引《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說文・走部》『趕』云：『止行也。一曰竈上祭名。』亦送竈之祭。《抱朴子》亦云『竈神上天』，非是美女。

清・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一五《竈神》　竈君廟在順城門大街西邊，第不知是通天下總竈神，抑是一京城之總竈神。在天下比戶皆有竈神，則安得有此許多竈神？且廢宅空屋，竈神又將遷調耶？紛紛然，何天帝之不憚煩也！

門神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　《神荼鬱壘》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飼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於門戶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門桃板之制也。蓋其起自黃帝，故今世畫神像於板上，猶於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除日置之門戶也。

又卷七《門神二將軍》　門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號呼，三十六宮，七十二院夜無寧靜。太宗懼之，以告群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殺人如剖瓜，積屍如聚蟻，何懼魍魎乎！願同胡敬德戎裝立門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謂二人守夜無眠，太宗命畫工圖二人之形像，全裝，手執玉斧，腰帶鞭鍊弓箭，怒髮，一如平時，懸于宮掖之左右門，邪祟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爲門神。《西遊記》小詞有『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只落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之句，傳於後世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十二《神荼鬱壘》　《風俗通》云：『上古之時，有荼與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中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妄爲人禍害，荼與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於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前事，冀以禦凶也。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山海經》、《括地圖志》其說皆同。惟度朔山作度索山，二神一名鬱，一名壘。高誘注《戰國策》一名余與，一名鬱雷。《玉燭寶典》云：『正旦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像鬱壘山桃之形，鬼畏之也。』今吳俗於除夕，以硃紅箋書神荼、鬱壘，以代門丞，貼於左右扉。或書鍾進士三字，斜貼後戶，云以卻鬼。

又《門神》　門爲五祀之一，司門之神，昉自桃符。王充《論衡》

云：『立桃象人於門戶。』《中元記》云：『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像也。』趙與時《賓退録》：『除夕，用鎮殿將軍二人，甲冑裝。門神，亦曰門丞。今道家謂左曰門丞，右曰戶尉。』《雜志》稱：『後世多畫將軍朝官，復加爵、鹿、蝠、喜、寶馬、瓶鞍之狀，皆取美名，以迎嘉祉。』吳中門神，彩畫五色，其市在北寺、桃花塢一帶，遠方客多販去售賣。民家於除夜貼之，換去舊年所貼，亦去故迎新之意。而俗指門神爲尉遲恭、秦叔寶，則本於唐小説，殆無稽之言也。若以爲神荼鬱壘，則近似之。

龍神

唐・元稹《祈雨九龍神文》　稹始以長慶二年夏六月相天子無狀，降居於同，愁慚焦勞，求念人隱，思有以報陛下莫大之恩。涉歲於兹，理用不效，冬不時雪，春不時雨。越二月，宿麥不滋，耒耜不利，大懼兹歲，患成於人，以羞陛下之奬寄。刻責罪悔，罔識攸咎。大凡天降疵厲，必因於人，豈予心之虚削孤獨，依倚氣勢耶？將予刑之僭濫失所，冤哀無告耶？或予政之抑塞和令，開泄閉藏耶？舉動云爲，罔不在我。神怒天譴，降災於我身，我不敢讓。今夫蠢蠢何罪？物物何知？使不肖者長理，而災害隨至。無乃天之降罰，不得其所耶？痛毒惻怛，無所赴露，惟龍司水於同，同人神之。謹齋戒沐浴，叩首揮淚，願以小子稹爲千萬請命於龍，龍其鑒之。克三日，雨我田疇，其有以報。不然，災於予身，亦足以謝。伏惟尚饗。

又《報雨九龍神文》　同州刺史元稹，謹以清酌庶饈之奠，敬祭於九龍之神：是月己巳，刺史稹以二從事蒙受塵露，百里詣龍，爲七邑民赴訴不雨。予固慚惻，言訖涕下。親爲龍言，龍意享若。是夕而應，庚午而降。辛未而洽，癸酉而飫。甲戌而霽，乙亥而報。報典不渝，龍祐宜永。訖是嘉穀，勿旱勿霪。歲其有成，無忘龍德。尚饗。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上《龍女廟》　澶州黄河堤有龍女三娘子廟，極靈應。大河每有危，官府必祭禱。元豐中，有提舉都大巡歷，抵暮風雨，遂宿于廟。漏及三鼓，雨稍霽，聞廟殿中似有人語聲，遥聆之。良久，一人曰：『黄河當遷。』又有一人曰：『自北京之西過稍便。』徐又有一婦人聲曰：『黄河自東如何？』曰：『不可定矣，更不要疑誤。』少頃，復曰：『北京文侍中彦博在，須著回避他。候他移鎮未遲。』從者悉皆聞此語，預已傳播。及四年，文相移鎮西京，黄河果坼流自北京之西。固知萬事皆非人力可爲，而朝廷廟社之臣，爲鬼神所欽重如此。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三《順濟侯廟龍降》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熙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希言至廟齋宿。是夜，龍降於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禮之際，微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吏百餘人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宋・馬永卿《懶真子》卷一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樗，皆溫公之姪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一七《蛤窟龍祠》　蛤窟龍祠，在急水門上隙。小屋數間，中有神像。舟行水淺不可近，唯舟師輩，以小艇迎而祭之。頃者，使至彼設祭之。明日，有一小蛇青色，咸謂神化，亦猶彭蠡順濟之顯異也。乃知神物，無乎不在。朝廷威靈所格，雖蠻貊之邦行矣。

又《五龍廟》　五龍廟，在羣山島客館之西一峯上。舊有小屋，在其後數步，今新制獨有兩楹一室而止。正面立壁，繪五神像，舟人祠之甚嚴。又其西南大林中，有小祠，人謂崧山神別廟云。

宋・棠紹翁《四朝聞見録》甲集《柳洲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嶓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像，一模陳自強像，一模師嶓一作蘇師旦。像。時韓、陳猶在，臺臣攻師嶓一作師旦。者，惟於疏中及師嶓一作師旦。自貌其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然師嶓一作師旦。論疏可考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廣平龍母祠》　廣平郡西北里有龍母祠，

不詳何代所建，亦不詳龍神始末。大殿中塑一龍母像，像之前、香桌後有一井，井有水，深五六尺，內貯鐵牌數十，長二尺餘，寬尺餘，上刻龍形，旁刻年月日某縣某令敬送，係人祈雨所以謝神者。若他邑旱，則又禱於神，令人取一鐵牌去，應則又鑄一牌，並原牌送來，故愈積而愈多矣。

蠶神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蠶女》 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思父不食，謂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身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竟至其營。不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斷。母以女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之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搓於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服。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上帝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天仙嬪。』



清・周廣業《三餘摭録》卷二 吳俗稱蠶神曰馬鳴王。或曰馬鳴菩薩。說者非一。《傳燈録》云：『富那夜奢爲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蟫史》云：『世傳蠶乃馬化，故背負馬迹，蛻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名馬面菩薩，即其神也。』說皆荒渺難信。按：《周禮・馬質》：『禁原蠶者。』天文：辰爲馬，蠶爲龍精。月值大火而浴種。是蠶與馬同氣。故荀況《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東方朔別傳》曰『蠶狀喙呻呻似馬』。因物無兩大故禁之，古人禁蠶慮其傷馬，後人祀馬將以祈蠶，理相因也。

雷神

宋・錢易《南部新書》卷庚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人有以黃魚、鼈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憚之。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鷕石，謂之『雷公墨』。扣之鏘鏘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與兒帶，皆辟驚邪；與孕婦人磨服，爲催生藥，皆有應驗。

宋・張耒《明道雜誌》 世傳謝仙火字，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棧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中木也。今棧商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乎？未可知也。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田華畢元帥》 東鄉間姓田名華者，乃正東二七神也。雷藏地中，寄胎於田間，千年石乳鍾氣而生。誕時白晝憑空霹靂，火光照天，風雨驟至，帥膝坐，大蛇圍其外，群蜂哺英以哺。至長，遂因田爲田，指華爲畢，脩鍊于澧瀘岩下。時女媧氏五色土補天，百計不成，帥助木火之精，霹碎玄精之石髓，噓噏南之氣，熾曙鑄之治，聲吼天地，乃塞天漏。又鍊五色火雹風雷陣，上助軒轅擊死蚩尤，軒轅氏拜以龍師之職。帥曰：『余方以外人，豈以碌碌自損？』拂衣而隱于華胥之境，因名華焉。厥至有唐氏，十日幷出，赤土千里，衆星官喻以代天工司者，帝震蟄起滯，爲天地立心，洪爐造命，乃奉帝旨，駕

雷車，摶電旆，雲路風馳，日月秉燭，官騎龍尾，臣箕翼。是時雨暘時焉。流及漢末，妖魔縱橫，奸淫百出，玉帝封以『雷門畢元帥』之職，敕掌十二雷庭，輔玄天上帝，誅瘟役鬼，上管天地潦涸，下糾群魅出沒，中擊不仁不義等輩。





又《田呂元帥》　呂元帥之父乃蒼龍之精，帥其子也。昔蒼龍爲慈濟眞君所逐，隱入西蜀黃沙洞，暗窺龐氏美艾而妻焉。半載有奇，眞君覓至而尤化，乃氏亦驚匿於田中。眞君飛劍指龐氏之腹而胎落，固孩身而龍首也。爾時雷雨暴至，夫謂見龍在田非耶。眞君既逼其父，不忍破其胎以及其子也，育撫之，因田其姓，雨其諱也。六歲時，送徒于張眞人帳下，日侍不倦，因表而字之曰全靈。自張眞人步虛後，而帳與天雷令等法不俱焉。帥竊覩以心，帥之倣録于紫華山中，忽然思身所出之原，弗得也。老道士誡之曰：『而翁元金之質，而母則隴右老嫗而隻瞑是也。』帥泣，負而事之，服勞不倦。不數載，咨母所以別父之故。乃母云云，帥日夜思之，曰：『此一行也，雖而父不法之過，而眞君以逼父於何處，陷母仳儕于何歸，足恨也。自思不報非孝也，有恨不洩不武也，行而不斷非夫也。伊何人斯，挾術而劫而父，而亦何不罄所學而雪父耻耶。』遂突起而裂帳爲旗，折竿爲戚，噴水爲霧，擊令爲雷，憑虛而行于太虛中，遍詢眞君行藏。正值十二小妖截路空亡，帥怒展旗幔于帳，已而與戰不解。

玉帝親召而師之曰：『眞君爲民除害，弗可妖仇也。十二空亡，不可刃也。其與帥釋其恨，而願隨鞭鞅於三界行在，以降妖幔邪。』元帥之職，因而以左執雷令，右執黃旄，而上列於負屏之左。



又卷五《石元帥》 《野録》曰：帥相溪人氏，諱神毓。於周宣王七年三月初四日申時，時風雨驟至，龍掛冥表，鄉人號乃父文甫、若母韓氏曰：『阿兒龍種也夫。』帥性敏淨，長遊關中，受業於關尹子，結廬於眉山之陽。適當令赤土千里，百木黃落，鱗不得尺水以鼓其鬣，樵叟輩袒肩汗顏，相與聚訴于廬曰：『周于黎民，靡有孑遺。』帥愀然不樂，曰：『愧不龍耳，彼蠢茲若虺若蛇，且以伸蟄揚波，吐氣成雲，爲天下作甘霖，奈何含淳而且不及一焉，則丘稗而牛唾，足恨也。』抑鬱而思曰：『昔有桑林之禱，何爲也哉？夫非剪爪髡髮者乎，惟誠動天，亦弗誠耳。』遂沐浴更衣，明馨于爐，薦虔於盂，再拜而祝，民從之，倏雨灑驟至，漂地滿三尺，殊憶帥之再拜不起，而不知其化矣。已而行人報曰：『帥乘馬東行，旄儀羽檄，族擁百餘。』謂從者曰：『爲我謝諸而輩也，余奉玉帝敕，莫能留耳，幸勿予責。』

上帝封爲五雷之長，典威福擊伐事。



又《辛興苟元帥》 古雍州界地有神雷山，至驚蟄時，雷氣發揚，於二月爲卯，於令爲震，雷門布鼓之神，威氣閃赫，無物不折。至夏，秋，雷藏地中作鷄狀，入于谿岩內。時八月，雍民新姓名興者，字震宇，母張氏，家貧，賣薪以養母，至殷苦。一日，往雷山采薪計，值幽岩中成鷄形者五，帥喜，心曰：『可爲進膳資耳。』竟獲以歸。進之母，母適餉，掇內衣授之。納于鷄柵者四，隨以內衣覆其上，而欲烹其一。神鷄作人言曰：『予雷耳，不可啖也，乞宥一剖之恩。』嫗弗充，則雷霹靂而起，母破膽昏跪焉。帥賣薪攜酒以入，抱母屍而哭曰：『予何極也，抑至此邪。』乃拭淚，目其背有金痕曰：『混一之氣，青帝之英，威令所加，莫予敢攖，劈惡誅邪，惟吾司命。』乃知雷也。蓋泣而訴之昊曰：『母非惡非邪也，胡不以殛邪而殛母耶。矧宥天下之爲惡者，鷄名也。』遂並柵之雷鷄而撻之，乃雷爲內衣所掩，竟不能震，第莫爲碎耳。英氣冲虛，而電雨風霾交至，欲下擊狀，哀其爲母，故而憐之，遂變爲道士進而揖曰：『孝子獨不畏雷而反制雷。吾雷神，誤以傷而母，而毋以怨也。余等願惟而所命，以謝厥罪。』因奉十二火丹啖之，帥遂易形，妖其頭，喙其嘴，翼其兩肩，左尖右撻，腳踏五鼓，而昇化母屍而去。天帝感其至孝也，迎而封之爲『雷門苟元帥』，與畢帥共五方事，往來行天，剪幽明中邪魔鬼惡。



又卷七《五雷神》 雷神廟在廣東雷州府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嘗將麻布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圍及尺餘，攜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后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后爲本州刺史。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聲，自廟而出。宋元

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又，雅州瓦屋山有雷洞，投以瓦石，應手雷震也。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一　雷爲天鼓，人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商武乙其最著者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謂展氏有隱慝。後世雷公、電母引鼓操椎，益神其事。每歲夏秋，傳聞雷擊者不下十數人。按：京房《易傳》曰：『君承用節度則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殺人。』似雷擊者亦不盡由罪惡而然。朱子曰『有偶然者，有爲惡而感召者』是也。又王充《論衡》曰：『盛夏太陽用事，陰氣承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是說最有理。《治世餘聞録》：『明弘治癸丑閏五月，薊州忽然晝晦，風雷迅猛，空中見雷神無數，形狀不一，皆披甲執兵及鎚斧劍鑿刀戟枷鎖之屬。震死九人，身體手足分裂，又震牛十九頭，亦然，並拔去舌，皆攝入空中，移時擲下。其在地，震死人牛亦十數，同攝者八九十人，擲下皆無恙。』吳偉業《綏寇紀略》載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雷震王恭廠，御史何廷樞、潘雲翼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竟不知何罪，致不容於天地也。

又《通鑑》云：『殷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爲革囊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邵氏聞見録》載張芸叟云：『嘗見唐野史言明皇爲李輔國所弒。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死。』《翻譯名義集》云：『夏赫連勃勃據夏州，凶暴無厭，以殺爲樂。後爲天震死，及葬，又震出之。』一不敬，一不孝，一不仁，天之殛之，不以人君貸也，宜哉！此見《郭青螺集》中。按：《甘石星經》：『雷電二星主興雷電。霹靂五星主天威擊擊萬物。』夫禮樂刑政，王者之大法。天于禮樂政俱無可見，獨于刑則威怒震疊，婦稚知畏，何也？天亦有所不得已也。故中古始有之。肅宗雷震之說不見正史。芸叟所云，未知何如也。《新唐書・玄宗紀》：『建巳月崩于神龍殿。』《肅宗紀》：『建巳月甲寅，聖皇天帝崩。』又曰：『建巳月爲四月丙寅，閑廄使李輔國、飛龍廄副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王係、兗王僩。是夜，皇帝崩于長生殿。』《通鑑綱目》云：『帝仲春寢疾，及太上皇崩。哀慟，疾遂篤。』李槃《世史類編》云：『帝聞宮中兵亂，驚怖崩。』今計肅宗之崩去玄宗纔十三日。或云哀毀，或云驚怖，未有云震者。丙寅，李槃作丁卯。又《新唐書》言肅宗性純孝。

土地神

清・褚人穫《堅瓠一〇集》卷三《土地夫人》　正德中顧東橋璘知台

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顧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顧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歡喜土神嗔。』明年郡人復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又許之，遂設太子像。時又語曰：『暮年入配今生子，明歲更教令愛生。』顧既撤夫人像，又聽其入配塑子，益見民之易惑，而神不足信也。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紫姑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五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一作妬，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投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躚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恆不信。躬試往投，便自躍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土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

按：《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門備之七祠。今州里風俗，是日祠門戶，其法：先以楊枝插於左右門上，隨楊枝所指，乃以酒脯飲食及豆粥餻糜插箸而祭之。【略】今世人正月十五日作粥禱之，加以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則是爲蠶逐鼠矣。與《齊記》相似，又覆肉亦是覆膏之理。《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幷占衆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於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游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韈而登，如履繪架，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於此。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其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宋・趙叔問《肯綮録》《紫姑神獄》　常州酒官鄭思永爲予言，岳飛死之明年，因元夕會飲士，失器皿。庫官數人相與請紫姑神卜之。方焚香，箕已重不可舉，忽大書曰：『辛苦提兵十二秋，功多怨少未爲讎。主恩未報遭讒謗，幽壤含悲閻點頭。』其後乃書飛押字也。庫官輩識之，初不知飛坐獄及死於除夜也。泣而禱曰：『觀押字，乃是相公押字，相公別無可否？』自是不復再書。又明年，軍人有來臨安請衣糧者，茶肆中偶與人言，遂爲邏事者所捕以送棘寺。窮究其獄，庫官幷吏輩數人皆追逮流竄焉。思永時爲棘寺推司。

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三　古傳紫姑神，近世尤甚，宣和初禁之，乃絕。嘗觀其下神，用兩手扶一箕箕，頭插一箸，畫灰盤作字，加箕於箸上，則能寫紙，與人應答，自稱『蓬萊大仙』，多女子也，有名字伯仲，

作文可觀，著棋則人無能敵者。余寓南海，有一假儒衣冠者，能迎致其神，在書室中和余詩云：『古書讀盡到今書，不獨才餘力有餘。自是丹山眞鳳子，太平呈瑞只須臾。』其人自不能文，疑有神助。然不識字人致之，則不能書，但以箸宛轉畫灰盤爾。此何理也？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八《紫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眞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識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録之，答其意焉。

又《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録》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眞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宋・孔平仲《談苑》卷二　紫姑者，廁神也。金陵有致其神者，沈遘嘗就問之，即畫粉爲字曰：『文通萬福。』遘問三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詩贈遘。近黃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書灰云：『猶裏猶裏。』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紫姑》　《異苑》曰：世有紫姑女，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曰：『子胥不在，壻名也，曹姑亦去，大婦也，小姑可出。』捉者覺動，是神來矣。占衆事，卜絲蠶。《時鏡新書》引《洞覽記》云：帝俈之女胥死，生好音樂，正月十五日，可以衣見迎。記爲紫姑之事，未知孰是。

宋・何遠《春渚紀聞》卷第四《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黏襄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三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筯插箕箕，布灰桌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間必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

往敏而工。言禍福，卻多不驗。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紫姑神》 紫姑神，世或稱之曰『紫仙』。南方人孟春之月，即請之以決事，然至利害大者不能言。善書畫，吟詠，騷雅之才，尤多清麗。閩中張叔通者，嘗得《賦游武夷山詩》，曰：『春雨連宵心慘傷，曉來還喜見天暘。千巖積翠神仙隱，萬木交陰虎豹藏。樵徑也通人上下，溪流不許客相將。隨緣到此隨緣返，一粒還丹在眼旁。』又《贈客詩》曰：『明時抱道不淹留，文藝君須在速修。萬古白雲藏劍氣，願乘車馬出神州。』多假物書於灰燼中，人有求其椽筆者，即書於紙，得『禮節永平弟恭福禄勉勵龍虎』十二字，凡書龍字，類多不相同，或者問之，答曰：『龍之爲物，變化無窮。豈可拘耶？』若其請致之禮，多繪畫婦人。江鄉之間，人人能之，比寢不録。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六《碧澜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吁！君忘碧澜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遊碧澜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又乙志卷一七《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今紀近事一節，以爲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寓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諷翫不去口，遂爲所惑。晨夕繳繞之不捨，必欲見眞形爲夫婦，又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迷，然尚畏死，猶自力拒之。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煩運箕也。同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遊泰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栗之狀。暨還舍，即索紙爲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褻穴，今刪取其大略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爽，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三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內請蓬萊大島眞仙，爲愛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旬日，來往益熟，不合學意寫媟語誘鐸，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汝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爲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爲夫妻」。意欲鐸恐懼從已。又僞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爲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冀狂渴赴水死。至於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皆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稟薦中，伏於牀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巖故赦此人，此人若死，巖不復爲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震死，永爲下鬼，宜以杯酒敍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興化阿母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躭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爲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録焚之。鐸後三日始醒，蓋爲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時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又丙志卷一九《餅家小紅》 張外舅寓無錫，買隙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老兵劉溫戲拈塊紿衆曰：『我正獲黃金一塊。』衆爭觀之，非也，笑而擲之。乃眞得金環一隻於碎土中，賣得錢數千，即日感疾，半年乃愈。時張氏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公家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二人，吾父爲餅師。不幸後母無狀，虐遇我，我二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今我重不幸，朽骨爲公隸人所壞，壙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所歸，今只在窗外胡桃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人曰：『汝坐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訴於

天，既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口，續當復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設饌祭之，乃絕。

又支乙卷八《徐南陵請大仙》 吳興徐大倫，紹興四年知南陵縣。次年初秋，有舊友來訪，能誦訣邀大仙，因注香酌酒，驗其術。俄頃箕動，書曰『張紫微』。自是遇請輒至，隨所禱即書。徐每召會賓僚，必設虛位，凡酒之美惡，杯之遲速，亦書之。嘗出金觥禱獻，乃書曰：『此吾家舊物。』莫能曉。已而忽憶頃侍父次遊守淮郡，張公過之，開宴延待，以此觥勸侑，欲舉贈之，而張辭去，拂且告行，不及與，始知其說不妄。賦詩度曲，信筆立成，殆盈數十軸。徐闢便坐，揭張存時所書『冰壺』兩大字，從之求記，即揮數百言，筆勢遒勁，全類平生翰墨。徐寶玩不忍捨，喚工標飾，置于壁間。又爲表軒之南曰『歌寓』，北曰『琴寄』。徐妻周氏以故冬卒，悲慘殊甚，張作《鼓盆歌》以解之。徐扣周今安在，曰：『以無過得托生江州王太尉家三宣贊位作男子。』復扣其月日名第，曰：『便爲物色，明當奉告。』次日云：『吾爲君御風而往，得其實。蓋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榮郎。將誕之夕，母夢一婦人牽帷而入，覺即免身。君或道過九江，試訪之，當相顧一笑。』徐偏問同官休咎，曰：『邵尉有綺語之過。』未幾，邵不疾而死，蓋其人素爲吻士。徐由是愈敬信。復云：『子有道骨，異日當相從爲蓬萊三島之遊，宜淨掃一室，密加糊飾，列茶果，用綵帛蒙小箕，插筆其上，挂諸梁間，俟九月甲子日召予，予當聞命而至，凡爲請禱，悉爲書之，但不可容外人到耳。』徐一一如所戒。及期，所謂舊友者已去，忘其請訣，遂絕弗至。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大仙筆詩》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爲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兎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穎纏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冢，豪客曾同掃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可及也。辛卯春。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一五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即有紫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即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眞君奉上帝敕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即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鋪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紫姑神》 紫姑神者乃萊陽縣人也，姓何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辨利，于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爲妾。其妻妒之，遂陰殺之於廁，自此始也。紫姑神死於正月十五日，故顯靈於正月也。



清・談遷《棗林雜俎・智集・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上召箕仙，玄帝降書曰：『大數九九氣運遷，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授秦入楚鬧幽燕。寇過數番，軍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壓入燕地，烈火焚毀秦川。流寇不久即死，紅眉又將發煙，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兎，父母妻子相抛

閃，家家命運在天邊。』上又問箕，答曰：『等閑不管閑事。從朝將相面前，獨我寫得明白，聖上只得耐煩。』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五《張和乩詩》 康熙十二年五月望，夜有請仙者，乩書『湘水道人降』，又自稱『清河故狀元』，蓋即學憲張公和也。其稱狀元，與明初花綸一例，皆以始定大魁故耳。題詩三絕句，録其第二首云：『南宮散秩列羣仙，縹緲雲山別有天。控鶴來歸桑梓地，丁公無恙隔人烟。』

清・孔尚任《節序同風録・十五》 掃蠶屋，織蠶箔，整養蠶諸器，蠶利晚點燈祀門戶，以祈蠶。煮豆爲糜，加脂膏其上，插筯祭之，謂之『粘女財』。

以楊枝插門，隨風吹楊枝所指，具肉粥登屋，祭蠶逐鼠，呪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

夜以節食油饊祀竈，曰『接竈君』，其饊名『油鋌』又名『油餈劑』。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紫姑神》 《歲華紀麗・上元》注云：『《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妒，正月十五，忿激而死。世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廁迎之。曰：「子胥不在，曹姑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婿也。曹姑，姑也。《荆楚歲時記》：『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亦引《異苑》。《白帖》卷四引同。今本《異苑》及《太平廣記》所載者，則曰曹姑其大婦也。《顯異録》云：『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妾也。大婦曹氏，於正月十五夜，陰殺之廁間，上帝憫之，命爲廁神。』《事物紀原》謂《時鏡新書》引《洞覽記》云：『帝告之女婿死，生好音樂，正月十五日，可以衣見迎。』引爲紫姑事。其法，則《稽神録》云：『正月望夜，江左風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粉盤以卜。』《游宦紀聞》云：『請紫姑，以箸插箕，布灰棹上畫之，皆男兒名字，或系僧徒。』《睽車志》云：『臨安雨溪賽將請紫姑，岳侯降之。』《夷堅志》有台州祝氏子請紫姑，溫州樂清縣弓兵請紫姑，新建栗七官人請紫姑，皆男子所爲。唐李商隱《正月十五日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云：『身閑不覩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蓋男子賽卜之風久矣。《文昌雜録》有禮部謝侍郎及唐義問家二事。《夢溪筆談》言博士王綸家有紫姑神集，則女神也。今蘇州有田三姑娘，嘉興有灰七姑娘，皆紫姑類。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接坑三姑娘》 望夕，迎紫姑，俗稱『接坑三姑娘』。問終歲之休咎。

按：劉敬叔《異苑》：『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娘，萊陽人。壽陽李景之妾。不容於嫡，常役以穢事。於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是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歸去。小姑可出。」戲提豬覺重者，則是神來，可占衆事。』李商隱詩：『羞逐鄉人賽紫姑。』此風唐時已然。又朱鹿田《元夕看燈詞》：『紅裙私拜紫姑前。』又熊儒登《正月十五夜》詩：『深夜行歌聲絕後，紫姑神下月蒼蒼。』又孔清江《上元》詩：『羣兒嬉戲尚未寢，更看紫姑花滿頭。』又范石湖《上元紀吳下節物》詩：『箕詩落筆驚。』宗懍《荆楚歲時記》：『正月望夕，迎紫神以卜。』沈存中《夢溪筆談》：『正月望夜，迎廁神。』《崑新合志》亦以十五日『迎紫姑，問休咎』。范《志》則以十二月十六日『祭廁姑，男子不得至』。今俗已非。

又《百草靈》 婦女又有召帚姑、針姑、葦姑，卜問一歲吉凶者。一名『百草靈』。鄉間則有祈蠶之祭。

按：范石湖《上元紀吳下節物》詩注『筵篫巫志怪，香火婢輸誠』句下：『俗傳正月百草靈，故掃（帚）、葦、針之屬皆卜焉，多婢子輩爲之。』幣帚繫裙以卜，名『掃帚姑』。針姑以針卜，伺其尾相屬爲兆，俗名『針姑』。葦莖分合爲卜，名『葦姑』。至白粥以祭蠶神，則本《歲時記》所載王成遇蠶神故事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迎紫姑神》 元夕迎紫姑神，卜終歲休咎。劉敬叔《異苑》曰：『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孃，李景妾。不容於嫡，常役穢事。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歿。故世人於元夜，束草人就廁間或豚柵邊，祝曰：「子壻不在，曹姑亦歸，小姑可出戲。」掖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躍不住，能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夢溪筆談》謂之廁神。熊儒登詩云：『深夜行歌聲絕後，紫姑神下月蒼蒼。』孔清江詩云：『群兒嬉戲尚未寢，更看紫姑花滿頭。』唐李商隱詩：『羞逐鄉人賽紫姑。』則其風已古矣。《便民圖纂》云：『俗傳正月間百草皆靈，故苕帚葦針之屬皆卜焉。多婢子輩爲之。』敝帚繫裙以卜，

名掃帚姑。針姑以針卜，伺其尾相屬爲兆。葦姑以葦莖分合爲卜。至白粥以祭蠶神，則本《歲時記》所載王成遇蠶神故事也。凡此皆閨女之祭，與接紫姑神相類耳。

《帝京景物略》：『正月望前後，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香，打鼓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吉。倒不起者，咎也，男子衝而仆。』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迎紫姑神》　元夕迎紫姑神，卜終歲休咎。劉敬叔《異苑》曰：『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孃，李景妾。不容於嫡，常役穢事。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歿。故世人於元夜，束草人就廁間或豚柵邊，祝曰：「子壻不在，曹姑亦歸，小姑可出戲。」掖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躚不住，能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夢溪筆談》謂之廁神。熊儒登詩云：『深夜行歌聲絕後，紫姑神下月蒼蒼。』孔清江詩云：『群兒嬉戲尚未寢，更看紫姑花滿頭。』唐李商隱詩：『羞逐鄉人賽紫姑。』則其風已古矣。《便民圖纂》云：『俗傳正月間百草皆靈，故苕帚葦針之屬皆卜焉。多婢子輩爲之。』敝帚繫裙以卜，名掃帚姑。針姑以針卜，伺其尾相屬爲兆。葦姑以葦莖分合爲卜。至白粥以祭蠶神，則本《歲時記》所載王成遇蠶神故事也。凡此皆閨女之祭，與接紫姑神相類耳。

《帝京景物略》：『正月望前後，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香，打鼓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吉。倒不起者，咎也，男子衝而仆。』

陸毓元《紫姑詞》云：

田家且喜新年換，戶賽紫姑正月半。紅巾三尺斗筲纏，小灶明燈列杯案。小姑拜禱前致詞，爐灰淺撥銀簪移。次第陳將一年事，吉語先報吳儂知。丁男種田多得穀，大婦把蠶齊上簇。四時疵癘不復興，牯牸無瘟亦蕃育。鄰叟聞言喜欲翻，春糧隔歲無餘存。未識今年奈何許，安得盡如紫姑言。

袁景瀾詩：

夜靜持箕賽紫姑，紅裙私祝向牆隅。乩書報答年豐稔，竈婢簪花獻酒脯。

城隍

唐・段全緯《城隍廟記》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在乎神。人保於城，城保於德。德者，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神之謂乎！蜀地土惟塗泥，古難版築，至秦惠王始命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都，其環十二里，其高七十尺，廨署廛里畫其下，井幹樓櫓森乎上，其金椎初作，壞頹莫就，有大蔡周旋而行，俾壘堵依準而立，即今城也，其神功乎！由此而來，乃墉洫崇濬，啓塞扃固，萬雉邐迤，一都繁會，神明支持，金湯繕完。故前年蠻寇卒來，戎備無素，但擾郊鄙，不近闉闍，閉關戒嚴，即時罷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贊之神乎！前之舊祠，寓託隈堞，偏陋傾險，星歲滋深，是用改度方隅，惟新經搆，去乎幽奧，就於高明。其日惟丙，其辰惟巳，其卦直巽，其宮在西。揭署於高門，宏敞於正堂，丹艧於周墉，圖繪於迴廊。廟貌如生，像容有晬，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不夭札，屏絕蠻夷，阜安閭里，護乎封域，富庶乎億年。爰書經營，以昭祀事。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三〇《城隍神》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合境告足，縣官與耆老羣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此宋宣和中縉雲以陽冰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尚存。歐陽公則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范文甫嘗問於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隅，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爲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自故時祠漢紀信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爲爲善之報，亦正論也。又嘗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

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元吳草廬亦嘗記江州城隍廟云：『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或者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七　天台王公叔英令漢陽，多惠政。值天旱，公禱於城隍，誓：『三日不雨，則減一食；六日不雨，則絕食飲水，以俟神譴。』禱畢，而大雨如注。既而雨勢未已，懼其過而爲災，復禱於神，誓願如□，□夕開霽。誠之不可掩如此。公有告神文二篇，詞多不載。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五《浦湘爲神》　浦高陽湘，孝子也，以丁酉舉人應孝廉方正薦，擢令高陽，廉介有守，卒於官。競傳其爲神，或云即高陽城隍。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城隍神》　王敬哉《冬夜箋記》，謂城隍之名見于《易》，所謂『城復于隍』也。又引《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以爲祭城隍之始固已，然未竟名之爲城隍也。按《北史》，慕容儼鎮郢城，梁大都督侯（塡）〔瑱〕等舟師至城外。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于是順人心禱之，須臾風浪大起，凡斷其荻（洪）〔葑〕鐵鎖三次。城人大喜，以爲神助，遂破（塡）〔瑱〕等。《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是城隍之祀蓋始於六朝也，至唐則漸遍。《唐文粹》有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謂城隍神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是唐初尚未列于祀典。張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甫詩有『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杜牧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則唐中葉各州郡皆有城隍。五代錢鏐有《重修牆隍神廟碑記》，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戊辰。顧寧人謂以城爲牆，以戊爲武，蓋以朱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陸放翁《寧德縣城隍廟記》，所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是也。

《宋史》，蘇緘殉節邕州，後交人入寇，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來矣！』交人懼，遂歸。又范旺守城死，邑人爲設像城隍以祭。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是宋時已久入祀典也。洪景盧《夷堅志》，滑世昌所居應被火，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綱馬濟江，以不祭城隍神，而馬死過半。鄱陽城隍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命道士設醮。張通判之子病祟，乞路當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偉人至，路詰之曰：『爾爲城隍神，知張氏有鬼祟，何不擒捉！』朱琮妾以妻王氏妬，至于自刎，遂爲祟。朱請閣皂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廟拘禁。是時城隍之祀，一如郡縣有司官，與今制大略相同矣。吳澄《記江州城隍廟》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按查初白詩，今江西城隍即係灌嬰，并非配食矣。明太祖初，封京師城隍爲帝，開封、臨濠、東平、和、滁以王，府曰公，縣曰侯。洪武三年去封號，但稱某府縣城隍之神。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　《賓退録》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飛之類，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既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爲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爲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遲數年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爲轉詳東嶽神，其準。

又　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爲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褻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即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爲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即爲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禄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特簡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爲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歡天喜地』之謠。及蔣公罷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曰：『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畜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篆有藩署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屢至廉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突見皁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四　城隍二字，始於泰之上六。《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鄭災，祈于四鄘。宋災，用馬于四鄘。』鄘，墉、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始于堯時。城隍之有廟，則始于吳。《太平府志》云：『城隍廟在府承流坊，赤烏二年創建。』其後祀之者，則見于六朝，如北齊慕容儼以祀城隍破梁軍是也。他如韓昌黎、張曲江、李義山、杜文貞，俱有祭城隍詩文。五代錢鏐，有《重修牆隍廟記》，以城爲牆者，避朱全忠父名也。其封城隍爲王者，見于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封城隍而及其夫人者，見于元文宗天曆二年。洪武初，詔天下府州縣建城隍神廟，封京城隍爲帝，開封、臨濠、東平、和滁爲王，府爲伯，縣爲侯。至以神鬼爲城隍者，見于《蘇緘傳》，緘殉節于邕州，交州人呼爲蘇城隍。其後范旺守城死，邑人爲像城隍以祭。本朝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爲灌嬰，杭州城隍爲南海周公新。其他如粵省以倪文毅爲城隍，雷州以陳馮寶爲城隍，英德以漢紀信爲城隍，諸如此者，不可勝紀。』按城隍乃主城郭之神，而世傳爲治陰間之事，則又見《夷堅志》。今七月二十四日爲都城隍誕辰，相傳是日爲築城之始云。

三官神

清・王弘《山志》二集卷二　《三官神》　今世祀三官神，於古無稽，始見於漢《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鶏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爲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一瘞於山下，謂達於地官；一沉於水中，謂達於水官。正月之望爲上元節，祀天官；七月之望爲中元節，祀地官；十月之朔爲下元節，祀水官。或云：三官，周之名臣也，一唐宏字文明，二葛雍字文廣，三周武字文剛。三人同仕於厲王之朝，累諫不從，退隱吳地。宣王立，求得之，輔成中興之功。幽王立，復諫不從，竟隱終於吳地。吳民仰其德化，乃建祠奉祀之。宋眞宗時三神現形於上，各述姓字，言奉上帝敕命陰翊陛下。以故，眞宗封三神爲上元道化眞君、中元護正眞君、下元定志眞君，號天、地、水三官大帝，命天下皆立祠祀焉。清苑縣有三靈侯墓，亦云周厲王諫臣唐宸、葛瑩、周武三人所葬也。按：此與前所言微異，宏、宸應是體誤，雍、瑩應是聲誤，但三人之字俱用文，又不似三代人字，疑僞，至現形對語尤誕。不知何時又有作三官經典者，據干寶《搜神記》謂：陳子春名光蕊，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爲天官，主賜福；一爲地官，主赦罪；一爲水官，主解厄。其云雲臺者，即今海州之東海也。東海有大村，相傳爲陳氏舊里，即昔之大義村也。其上殿宇巍煥，香火甚盛。或以《三官經》爲蘇眉山作，未可

信也。崇禎時有程天狂者，著書多怪異，言近代天下之亂，繇於神號不正，欲改水官爲人官，其誕益甚矣！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天地水三官》　道家有所謂天地水三官者。歸震川集有《三官廟記》云，其說出於道家，以天地水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也。是震川初未嘗考其由來。郎瑛亦但謂天氣主生，木爲生候；地氣主成，金爲成候；水氣主化，水爲化候。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則瑛亦未究其出自何處。

按《通志》有《三元禮儀》一卷，但不題撰人姓氏。《宣和畫譜》有名畫周昉《三官像圖》，及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又東坡集中有《水官》詩，乃大覺璉師以唐閻立本所畫《水官》贈老泉，老泉作詩報之，兼命坡公屬和者。然老泉詩徒摹寫閻畫，東坡亦第述立本之以畫名家，而未著水官所自。惟宋景濂跋揭文安溪斯所撰《曲阿三官祠記》，謂漢熹平間，漢中張修爲太平道，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于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名氏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壓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蓋始于此云云。此最爲得寔。但裴松之《三國志》註引《典略》，謂爲太平道者乃張角，爲五斗米道者乃張修，《後漢書》及司馬《通鑑》亦同，景濂乃謂修爲太平道，魯爲五斗米道，不免小誤。按松之所謂張修應是張衡，即張魯父也，《典略》誤耳。

然張衡等但有三官之稱，而尚未謂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爲三元日，則自元魏始。《魏書》，孝文帝以太皇太后喪，詔令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蓋其時方尊信道士寇謙之三元之說，蓋即謙之等襲取張衡三官之說，而配以三首月爲之節候耳。《冊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總與贖取，並令百姓是日停宰殺漁獵等。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室禁斷。』《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正月敕：『三元日各斷屠三日。』《宋史・方伎傳》，苗守信精道術書，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録人之善惡，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麻姑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八《麻姑》　唐顏魯公作《麻姑壇記》，載事甚詳，在江西廬山。今藏布政使司庫，名曰換金碑，以其難得也。人皆不知其原。麻姑者，乃後趙石勒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乃息。女憐之，假作雞鳴，衆雞皆鳴，衆工乃止。父覺而撻之，女懼而逃入黃州仙姑洞修道。後于城北石橋飛昇。名其橋曰望仙。今羅田有麻姑崖。

清・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四《麻姑》　麻姑有四人：一降蔡經家，與王方平談道；一石勒時麻秋女，於望仙橋飛昇，亦名麻姑；一政和中建昌人，於姑餘山得道，亦名麻姑；一《畊餘雅銀》云，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時放出宮人也。

海神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二《海神廟》　弔海寧相國之喪，因便遊海神廟，神像如生，廟貌赫奕，金碧丹臒之飾，雕鏤磨砌之工，儼然帝室王居也。尋至海塘，塘口有浮屠，憑而望洋，不覺身在海中。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二　雍正七年，吾邑建海神廟，配食諸公皆歷代有功于海者。而漢博陸侯霍將軍光亦與焉。初不得其解。後閱《括異志》載：『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鱉，非人力能防。金山本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立廟于山。」吳王因爲立廟。建炎間，建行宮于當湖，賜名原本闕。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四月十八是其誕辰，則知廟食于海已久矣。

先賢聖哲分部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儒氏源流》　至聖文宣王，魯曲阜昌平鄉闕里，其先宋人也。大聖曾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于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日，乃先聖誕生之日，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母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故先聖之生，大非凡同而質甚異，而首秀圩頂，故因名丘，字仲尼。《史記》：孔子生而叔梁紇沒，乃葬於防山。孔子爲兒之時，嬉戲常以俎陳俎豆設禮。先聖身長九尺，腰濶十圍，凡四十九表，胸有文曰制作定世之符，反首注面，月角日準，坐如龍蹲，立如鳳跱，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注頭，龍鼻，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額似舜，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有大聖之德，學極天人，道窮秘奥。龜龍銜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庖犧黃帝之能，堯舜周公之美。曾定公以先聖爲中都宰，一年四方諸侯皆則焉。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司徒，攝行相事。十四年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道，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而大聖雖道高德廣，生而知之，亦學琴于師襄，學禮于老聃。時去魯四十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讀之，緯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告弟子於洙泗北門，門徒三千，傳徒六萬，賢有七十二人。昔者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名曰「水精子」，繼周衰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綾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狩太野，叔孫氏車子鋤商獲獸，以爲不祥。先聖視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叔孫聞之，然后取之，而繫角之綾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告。麟見而天告先聖之亡徵也。先聖病，夢坐兩楹之間，子貢請見，曰：『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何來晚也。』先聖因嘆曰：『太山頹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后七日不起，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於魯城北。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者六年，然后去。弟子於廟藏先聖衣冠、琴瑟、車書，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歲時奉祠於塚，子孫世襲不絕。後高皇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有詩贊曰：

穆穆廟庭，聖德斯尊。肅肅衣冠，聖澤斯存。

漢祖崇儒，躬拜闕里。太牢之祀，百代伊始。

聖朝崇奉追封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聖室鄆國夫人』，『聖父封齊國公』，『聖母封魯國太夫人』



又卷三《義勇武安王》 義勇武安王，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當漢末與涿郡張飛佐劉先主起義兵，后於南陽卧龍崗三謁茅廬，聘諸葛孔明，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國號爲蜀。先主命關公爲荆州牧，不幸呂蒙設計，公乃不屈節而亡，追贈大將軍，葬于玉泉山，士人感其德義，歲時奉祀焉。宋眞宗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直符使者，玉帝有勅，后八日，有聖祖軒轅降于宮闕。』言訖而去。帝次日與群臣議之，灑掃宮室，設祭禮，至日聖降于延恩殿，帝拜於前，聖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后爲軒轅，即汝趙宋之始祖也。吾以汝善脩國政，撫育下民而來。』言訖，聖昇天矣。帝大異之。帝與群臣議之，聖降之跡山存，天香未散，群臣賀曰：『陛下聖德所感，聖祖降于宮闕。』帝詔天下梵宮並建聖祖寶殿。至祥符七年，解州刺史表奏云：『鹽池自古生鹽，收辦宣課。自去歲以來，鹽池減水，有虧課程，此係災變，敢不奏聞。』帝遣使持詔至解州城隍廟祈禱焉。使夜夢一神告曰：『吾城隍也，鹽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與軒轅帝爭戰，帝殺之于此地鹽池之側，至今尚有近跡。近聞朝廷創立聖祖殿，蚩尤大忿，攻竭鹽池之水。』颯然而覺，得此報應，迴奏于帝。帝與群臣議之，王欽若奏曰：『地神見報，當設祭以禱之。』帝遣呂夷簡持詔就鹽池禱之，祭畢，是夜夢一神人，絨服金甲持劍，怒而言曰：『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來此鹽池，於民有功，以國有益。今朝廷崇以軒轅，立廟于天下，吾乃一世之讎也，此上不平，故竭鹽池水。朝廷若能除毀軒轅之殿，吾令鹽池如故。若不從，竭絕鹽池，五穀不收，又使西戎爲邊境之患。』言訖而去。夷簡颯然而覺，其夢中之事回奏於帝，帝亦夢之。王欽若奏曰：『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就信州龍虎山詔張天師，可收伏此怪。』帝從之，乃遣使詔天師至闕下，帝曰：『昨因立聖祖軒轅殿致蚩尤怒，涸絕鹽池之水，即今爲患，召卿斷之。』天師奏曰：『臣舉一將，最英勇者，蜀關將軍也。臣當召之，可討蚩尤，必成其功。』言訖，師召關將軍至矣，現形於帝前。帝云：『蚩尤竭絕鹽池之水。』將軍奏曰：『陛下聖命，敢不從之。臣乞會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所有陰兵，盡往解州，討此妖鬼。若臣與蚩尤對戰，必待七日方勦除得。伏願陛下先令解州官內戶民三百里內，盡閉戶不出，三百里外盡示告行人，勿得往來，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開門如往。恐觸犯神鬼，多致死亡。』帝從之。關將軍乃授命而退，遂下詔，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風陰暗，白晝如夜，陰雲四起，雷奔電走，似有鐵馬金戈之聲，聞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雲收霧散，天晴日朗，鹽池水如故，皆關將軍力也。其護國祚民如此，帝加其功，遣王欽若賫詔往玉泉山祠下致享，以謝神功。復新其廟，賜廟額曰『義勇』，追封四字王，號曰『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眞君』。

格聯

正氣雷行天自三國迄今彌久彌光不類孫權曹操，英風泉在地通八閩盡處隨叩隨應何須蜀郡荆州。

百戰顧荆州忠義萬年心尚赤，正氣不磨想去時還復天地。

三分安漢鼎英雄千載膽猶寒，忠魂常在至今日猶壯山河。

生前壯氣吞吳魏未許三分，兄弟情親豈忘彼一時盟誓。

死後名高壓太華德垂萬古，君臣義重不枉了素讀春秋。

一片丹心垂竹帛，廟貌丹青古。

千年高誼頌桃園，威名歲月深。



又《威惠顯聖王》 神姓伍名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也。平王聽費無極說殺父奢兄尚，子胥奔吳，言伐楚之利，欲以報仇。吳與楚戰，吳

果勝焉，吳遂入郢，員掘平王塚，出其尸，鞭之三百，乃雪父仇。吳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死，子夫差立。立二年，而報越。勾踐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大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吳其爲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爲魯伐齊，勾踐率其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子胥獨嘆曰：『是豢吳也，不如早從事焉。』員屬其子於齊，鮑氏大宰嚭因說之曰：『員恨其計，不用將爲亂。』王使賜之利刃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以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吳王聞之怒，乃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員，乃伐齊，大敗齊人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唐元和間封，『惠廣侯』。宋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聖朝宣賜王號『忠孝威惠顯聖王』。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漢壽亭侯》　關壯繆斬顏良，曹操表爲漢壽亭侯，見《三國志》。先主即位時，勸進表列名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更可證也。《宋書》，王鎮惡以平劉毅功，封漢壽縣子，沈林子亦封漢壽縣伯。《南史》，蔡道恭梁天監中封漢壽縣伯。又劉悛以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居，特表其門。是漢壽本地名，後人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亭，是以洪容齋《隨筆》力辨其非。王敬哉《冬夜箋記》，亦謂漢壽二字不宜拆用。吳青壇《讀書質疑》並稱漢壽縣在犍爲，史稱費禕被害于漢壽是也。然青壇亦未詳考。

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爾雅》註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漢壽者。今爲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曹操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即此地。《三國・吳志》有潘濬，武陵漢壽人。《晉書》有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壽明甚。而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註云：『武陵。』此尤關公所封漢壽在武陵之明證也。『壽亭』上少一『漢』字，蓋傳寫脫誤。惟劉禹錫有《漢壽亭春望》詩，自註：『在荆州刺史治。』《名勝志》亦云荆州有漢壽城，是曹操表封關羽處，則似荆州又有一漢壽。按漢末武陵郡亦荆州所屬，然刺史治所則不在此。此蓋後人因關公曾鎮荆州，而建城築亭以誌遺蹟耳。

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大明會典》亦止稱壽亭侯。明初鷄鳴山建廟，止稱壽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卿黃芳奏，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宋牧仲《筠廊偶筆》記大內有壽亭侯印，九紐連環四，裴翠爛然，傍有痕，似嵌寶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嘗印取一紙云。又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製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門玉泉寺關壯繆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忽光焰四起，衆皆驚，遂不復獻云。亦見司馬知白所作《關侯印記》。按紹興時所獲古印，已但稱壽亭侯，則知世俗之訛公本號已久矣。乃本號已訛，而神靈猶式憑之，展轉示異，一若不妨委曲遷就，而終不能忘情於此者，何也？按《後漢書》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似關公初封即曰壽亭侯。然《蜀志》明言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後漢表》蓋傳寫脫誤。

又《關壯繆》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若有運數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歿而爲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爲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祭於荆門當陽縣之廟。《獨醒志》，李若水初爲大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書來，云夢金甲神人，告我到關大王廟側，遇鐵冠道士，以其書下李縣尉。《夷堅志》，明椿都統自立生祠於關王廟側。是宋時關王廟亦已名。元文宗天曆元年，加封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漢關壯繆爲監壇。明洪武中，復侯原封。萬曆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爲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又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子平爲竭忠王，興爲顯忠王，周倉爲威靈惠勇公。賜以左丞相一員，爲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爲張世傑。其道壇之三界鍼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劉若愚《無史》云太監林朝所請也。繼又崇爲武廟，與孔廟並祀。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

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顯燦於後，豈鬼神之衰旺亦有數耶？《夷堅志》，涪江張桓侯廟，紹興初，張魏公宣撫蜀中，有死卒更生，傳神語欲助順。未幾金婁室、兀朮連犯漢中，皆敗去。魏公承制追封忠顯王。則張桓侯之王封亦自宋始。

又按宋牧仲《筠廊偶筆》載馮景所記解州斷碑一事，謂壯繆生辰，世皆以爲五月十三日，不知乃其子平生日也。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讀書塔廟，廟壯繆故居也。晝夢，壯繆授以『易碑』二字，驚悟，適見濬井者得巨碑數段，昌合而讀之，乃記壯繆之祖考諱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據碑作記。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桓帝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然則侯之生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見吳青壇《讀書質疑》。

按東漢人尚無別號，今既名審字問之，則石磐乃別號，一可疑也。名審則字問之，名毅則字道遠，皆取《論語》、《中庸》之文，其時《中庸》雜在《禮記》中，何以兩代名字恰用《中庸》、《論語》二書？二可疑也。壯繆尚有子曰興，碑既載其兄，何不載其弟，三可疑也。壯繆歿後，子孫在蜀，解州故鄉，尚屬魏、晉，此碑何時何人所立，並不附見，四可疑也。馮景所記，其信然耶，否耶？姑存之以備一說。

又《伍子胥神》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于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後漢書》，張禹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當祀之。此兩漢之祀伍廟也。《吳志》，孫綝悔慢明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燒伍廟而世俗謂之慢神，則其時廟祀之顯赫可知。《隋書》，高勱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乃嚴爲禁止。則六朝以後伍廟顯赫又可知。

《唐書》，狄仁傑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不廢。今按六朝以前所祀之神俱已湮沒，而子胥廟唐以後尚多崇祀，豈以梁公所未毀，遂得留耶？抑神之靈尚不泯耶？《北夢瑣言》，閩王審知患海中石磉爲舟楫害，夢吳安王即子胥。許爲開導，乃遣劉山甫祭奠。甫畢，忽風雷勃興，海中有黃物長千百丈，奮躍攻擊，三日既霽，則石港已通暢，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馬亮知杭州，會江濤大溢，亮禱伍員祠，明日潮卻出橫沙數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顯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顯聖王。

又《韓昌黎爲土地神》　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爲唐之韓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沈約父墓。約官于朝，嘗每歲一歸祭掃，其反也，梁武帝輒遣昭明太子遠迎之。約不自安，遂遷葬其父于金陵，而捨墓爲普靜寺，故寺僧祀約爲土地神。又《宋史·徐應鑣傳》，臨安太學，本岳飛故第，故飛爲太學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蓋亦倣此。

又《灌口神》　《夷堅志》，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監廟官，蜀人事之甚謹。每時節獻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歲至四萬口。一羊過城，納稅錢五百，歲終可得錢二萬千，爲公家無窮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釀迎盡敬，官僚亦無不瞻謁者。按《獨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時守其地，有龍爲孽，冰鎖之于離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每祭但一羊，不設他物，蓋有自也。元至順元年，封李冰爲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爲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見《元史》本紀。

又《常州忠義祠》　常州有忠義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諸臣。是時元兵至常，郡守趙與鑒先遁，郡人錢眉以城降，劉師勇復之。朝議以姚眉知常州事，王安節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數月，伯顏驅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城破，官民盡殺無遺類，得免者僅七人。事見《續資治通鑑》。常州屠戮之慘，自開闢以來未有也。伯顏因常州拒守，至平江疑有備，乃不煩兵而下，因笑曰：『常州紙城鐵人，平江鐵城紙人。』祠中神位，首文天祥，時爲安撫大使知平江，遣兵來救者也。次姚眉，次王安節，一文臣，一武臣，皆城主也。次陳炤，郡人，爲通判助守者也。次師勇，先復

常州，後城陷遁去，卒死於閩中者也。次判官，郡人胡應炎。次知武進縣包圭，皆城破身死者也。次巡檢尹玉、麻士龍，即信國遣來援，士龍戰死虞橋，玉戰死五牧者也。次知無錫縣阮應得，鄭所南集作阮正己。其子亦從父投水死。常州破後，兵至無錫，亦殉節者也。次僧人萬安、道士徐道明、巡檢方允武、溧陽尉莫謙之，皆同守常州同死節者也。而元末守土死事之武進縣令劉溶亦祔焉，從其類也。

今以《宋》、《元》二《史》考之，尚有遺漏者。《陳炤傳》，錢訾以城降，後有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師勇爲內應，師勇遂復常州。則王通宜增祀也。《伯顏傳》，常州守判既降，師勇與張彥、王安節復之。彥尋被執於呂城，不能完節，固難從祀。而《安節傳》，常州既復，命安節與張詹共守。則張詹宜增祀也。《尹玉傳》，謂師勇復常州後即赴平江，而《張世傑傳》則云師勇守常州，城陷拔柵出走，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惜其弟名不傳，此亦宜增祀者也。《宋史》又謂莫謙之宜興僧人，起義兵殺於戰，贈武功大夫。則謙之官號所謂溧陽尉者，宜改書也。《元史・劉良傳》，良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來攻，城陷，良赴水死。武進縣尹劉溶，戰於葛仙橋，亦死。是與溶同戰死者尚有劉良，今溶既附祀，則良亦宜增祀也。

近日忠義祠內增入劉忠毅熙祚、馬文肅世奇、王節愍章、金忠潔鉉，皆明末死國難者。劉巡按湖南，死於永州。馬、王、金官京師，死甲申之變。以之祔祀固宜，然實有不必者。此祠之建，本因宋末常州守土諸臣以身殉城，故血食於此。而祠創於前明，故並元末守常州死事之武進令劉溶亦附焉。凡以祀守常州殉節之人，非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也。若並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則又不止此四公。即以明季而論，宜興盧忠烈公象昇戰死於鉅鹿。南都亡後，其弟中書象觀赴水死，從弟象同拒戰死。又有王行儉，崇禎十年進士，守重慶府，張獻忠之難，被臠而死。吳炳爲永明王大學士，兵敗自縊於湘山寺。莫可及爲長沙照磨攝寧鄉縣事，流賊破城，力戰死，子若鼎、若鈺亦遇害。史夏隆爲南昌推官，集兵守城，城破殉難。皆宜與人。無錫堵允錫仕永明王，死於潭州。王孫蘭爲韶州副使，流賊將至，城中人盡逃，乃自縊死。龔廷祥弘光中爲中書舍人，城破，步至武定橋赴水死。皆無錫人。而江陰舉人夏維新，武舉黃略，諸生許用、《明史・侯峒曾傳》內作許用，縣志作許用德。王華、呂九韶以守城死。貢生黃毓祺出亡後，仍抗節死。《閻應元傳》內江陰死事之人處多，見《明史》第二百七十六卷。此皆常郡人也，劉、馬四公既祀，則此十數公者不當增祀乎？

若謂劉、馬四公死流賊之難，其餘則多抗本朝，故不得與。然本朝修史已備書之，或專傳，或附傳，皆不沒其實，則亦何不可增祀乎？況莫可及、王孫蘭等亦皆死流賊之難者乎？若謂盧、堵數公皆常之屬縣人，故不祀於郡。堵允錫《明史》作無錫人，邵青門集作宜興人。然四公內馬文肅亦無錫人，非郡城中武進人也，何取此舍彼乎？況武進人尚有薛聞禮、薛應玢。聞禮爲黃陂典史，流賊所設僞官至，爲士民殺死，聞禮令士民盡逃，獨以身當之，爲張獻忠所殺。應玢攝龍州事，李自成來攻，城破罵賊死。又吳鍾巒，魯王監國時爲禮部尚書，兵敗入昌國衛，抱孔子木主自焚死。鍾巒之子名福之，亦舉兵太湖中，據長白蕩，爲大清兵所執，殺於江寧。又何以不祀乎？且劉忠毅之弟永祚守興化，城破仰藥死。親兄弟也，祀其一而遺其一可乎？此當日增祀時不及詳考，遂致掛一漏百，本欲表揚常州之忠節，而適以形常州忠節之少也。愚謂常州忠義祠內本不必增此四公。福王時南都建旌忠祠，馬、王、金三公已在正祀之列，我世祖章皇帝又命所在給田七十畝建祠致祭，俱見《明史》。則馬、王、金三公本有專祠，永州當亦有劉忠毅祠。若本郡則宜入鄉賢，而不必混于守常州死事諸臣之內。既欲增祀此四人矣，則當于祠內隙地另建一堂，彙祀常州人之殉節於外者，而盧、堵諸公並列祀焉，庶不致貽笑于考據之疏也。

又《項羽神》　顧寧人《日知録》謂六朝時吳興項羽神最爲顯赫，而引《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爲當時憤王之威靈如此。

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蕭思話傳》，吳興卞山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宮。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遂于廳事安牀幕爲神座，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惠明蒞任，曰：『孔季恭嘗爲此

郡，而未聞有災。』遂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相向，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爲僕射，人謂惠休事項羽神甚謹，故得美遷。蕭猷爲吳興太守，與項羽神交歡，恆飲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禱必驗。後爲益州刺史，值齊狗兒亂，來攻城，猷乃遙祝請救。有田夫道逢數百騎至，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是日遂破賊。合此數事觀之，憤王之盛行于六朝，益可信矣。惟蕭琛至郡，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咤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何也！』因遷之于廟後，竟無他。則神亦有時因人而屈。然陳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書舍人韋鼎冊之爲帝，其顯赫可想也。

按張鷟《耳目記》，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繆假，神器不可以力爭云云，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及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在焉。亦見沈俶《諧史》。又《封氏聞見記》亦謂狄公檄書責其喪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則項羽神唐初猶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後遂漸衰替耶？然《梁溪漫志》，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即項羽神，靈響昭著。紹興辛巳，敵犯淮南，過廟入禱，擲珓數十皆不吉，欲火焚其廟。俄有大虺見于神座，敵駭而出，移屯東去。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爲靈祐王，邦人益嚴事之。則宋南渡時亦尚著靈異也。

清・周廣業《過夏雜録》卷五《關廟》　正陽門關帝廟香火之盛，神籤之靈，甲於天下。備載劉同人《景物略》及《寄園寄所寄》、《香祖筆記》等書。向與崔子應榴同輯《徵信編・祠廟門》，首列是廟，詳載詩記。甲辰三月朔，祇謁階下，拜舞之餘，搜訪碑刻所謂『三絕碑』者，竟不可得見，惟東廊外園牆嵌石有王季重詩並米勺庭跋，寫作均妙，亦可稱二絕。原編未及，特録于此。《恭謁午門關帝廟有紀》：『筵篝鵲聒擠寅昏，七尺英風帝貶存。祇把人中提萬國，大明先謁正陽門。』山陰王思任題，北地米萬鍾書。鍾字仲詔，順慶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太僕卿，與魏閹鄰居，求書翦不可得，因至褫職。其跋云：『焦弱侯廟碑已稱黃絹幼婦，但「正陽門」三字未出，則第謂之廟碑，而未必碑之正陽門也。吾年友王季重占此一絕，聖人神道設教，當與此門開闢萬年，而他碑亦可搥碎矣。季重曾請謁于帝，輒得第一籤，許可之矣。因命鍾丹筆付石，以同不朽。鍾又識。』

廣按：『人中』二字，蓋用『日在天上，心在人中』語，嘗讀《管子・樞言篇》有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又劉晝《新論》云：『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天秉陽而垂日，人抱陽而有心，日本明，雲翳之，浴于咸池，則光華繼照也。心本明，欲蔽之，浚以靈臺，則朋從退聽也。』人能知己之心如天之日，則庶幾矣。

〔五・二〕關聖敕封疏記

天啓四年七月，禮部題爲祀典宜明神號，宜正祈顯，然昭示不致，名賞相違，敬神聖以□□明聖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常寺卿盧題稱：五月十三日欽承皇上遣祀漢壽亭侯前將軍。臣當對越時瞻像顧名，讀祭神之祝文，與久傳之封號全不相當。皇祖朝臣山居日已聞漢壽亭侯奉敕旨封神大號，無論郡邑里巷，凡所聞見皆遵敕改易服像無異。即臣承乏遣祀入廟拜瞻，亦儼然帝者像也。夫戴冕衣裘豈曰無因，而本寺承祀實無所考，且業已帝而祝文猶是前封，但帝其像而不帝其號，無以妥神靈昭祀事。仰祈皇七敕示禮部查察。如皇祖之敕封非眞，則中外何以知所敬？如皇祖之敕封爲眞，則臣部何以無敕旨？□祀典不宜草略，禮制貴于畫一，務令名與實稱，庶人心罔豫，祭神神格，職守亦克稱明矣。等因奉熹宗皇帝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敬遵抄出禮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祀典之設，原以崇德報功。封號之加，要在循名覈實。我朝議禮定制，酌古斟今，凡前代所加岳鎮海瀆封號，郡邑城隍神號，盡行革去，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爵稱之，即間有新封，亦早經臣部題請，故廟貌攸崇，名實相稱。有其舉之莫敢淆也。惟是漢壽亭侯前將軍關□精忠大節，迄今耿耿不磨，故歲仲夏朝廷遣享祀，牲帛、祝號悉照祀典，從未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之號也。近接太常寺盧大中之疏，臣案查往事茫無憑據，詢其所自，有云：萬曆四十二年間，忽中官捧袞冕並『天尊』神號到廟中，謂此典出自皇祖特封。彼時並未知會臣部，而臣部亦無新式，所以歲時祝文猶仍『漢壽亭侯』之稱。故廟貌儼然帝像，而稱謂尚屬侯封。此寺目擊心維，顧名思義，而有祀典宜明之請也。臣以爲冠冕袞裳豈其無因，或者關聖顯應，聖祖特褒，俱未可知。□□皇祖元年早有此神號，不識有□□而敕有先後，關廟祝辭或仍舊號，或用新封。俾著爲令，昭示天

下，庶祀典肅而人心正，貌廟益藉此以增嚴，兼名實符而英靈妥，神庶自丕彰于呵護。國家之典禮祭祀，□□尤彰臣不□□□□，熹宗皇帝聖留這神號，遵皇祖特加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速振天尊』。歷考祀典神封具在，□典欽敕傳示天下，使四海人民咸知崇奉久矣。著爲令典，乃若關聖神號元有『義勇武安王協天大帝』之稱號，迄今祇知稱崇而罔知封以何由、號以何加。至萬曆四十二年間，遍傳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封號，未敕禮部題覆。天啓四年間，禮部題請欽敕『伏魔』封號，行示天下，祀典祝帛之制謹將題封之疏，欽敕之旨，勒之于前，以彰聖朝崇報忠義之典，臣子以知□□□□盡臣節于生前，必享崇褒于萬禩，俾景仰興起，皆聖明激勸而然也。謹誌。崇禎六年五月吉日，信官徵仕郎浙江山陰弟子戴國俊同男光祚薰沐立石。右記刻石，嵌廟門西牆內。甲辰秋，廣與沈君廷龗手摹録出，内漫滅數處，皆仍之。此封號已載《徵信編》，而盧疏部議俱未能如此之詳。其『協天』封號亦已據載。今廟門東一碑大書『義聖忠王』四字，旁書『天啓元年五月十三日，長樂魏廣微沐手敬題』。後書『古歙程開祜立』。此號又不知出何時，豈熹廟初有此封乎？但廣微何人，而猶留其續於此，蓋以帝君故人不敢去之，然魏之名終不嘗留也。

又《憫忠寺》　《遼史・地理志》南京道析津府載宋王曾上契丹事曰：『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遺朝使游觀。』《明一統志》：『憫忠閣在順天府西南十五里，唐太宗征遼歸，憫忠義陣亡之士，建此爲之薦福。本朝重修改爲觀音閣。此閣在元世有題咏。』周權《憫忠閣詩》：『危梯飛搆上雲端，氣象雄深勢屹蟠。萬里乾坤雙望眼，千年城郭一憑欄。銷磨丹艧風霜老，凌厲青雲星斗寒。日暮無窮懷古意，殘碑字字拂苔看。』《此山集》。卞思義字宜之，楚州人《愍忠閣詩》：『登臨獨上最高層，東北闌干不敢憑。雲近蓬萊連複道，天低星斗挂觚棱。愍忠曾葬征遼骨，破暗空存供佛燈。欲浣京塵振衣袂，冷風簫瑟洒炎蒸。』《草堂雅集》。今閣無聞，唯憫忠寺爲南城第一古刹。按：《新書》太宗貞觀三年閏月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祠，唐時寺地屬幽州，則此所度乃征高麗陣亡士也。有碑現存，殿宇高廠，像設清嚴。所謂『法鼓所振變炎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者，猶庶幾焉。遼統和十九年丁酉，寺僧有智光者嘗爲釋行均《龍龕手鑑》作序。王曾上事『憫』作『閔』，卞宜之詩書『憫』作『愍』，當因避金主諱而改。蓋金主諱旻，並『閔』避之故也。寺僧種菊多至數千本，九日節分餉貴家，好事者亦從而買之。

又《文丞相祠》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在順天府學明倫堂東學，在明初爲大興縣學，永樂元年，改以大興、宛平二縣學屬焉。其充弟子員者皆大宛人，餘府屬州縣不得與丞相祠，舊在文廟大殿旁。正統十一年府尹王賢始建，宣德四年府尹李庸重修，並刻宋劉岳申所撰《傳》于石，楊士奇作《記》，萬曆庚辰遷此。爲堂三楹，神龕下石刻公像，上自贊，即孔子曰『成仁』八句。西壁石刻一詩，云：『十年燕市過公祠，瓦閣松陰走馬遲。九死欲回唐宇宙，一生經繫漢威儀。雲飛斜照歸人晚，霜重無枝棲鳥疑。千古中原今故在，忠臣遺恨可曾知？』後署嘉靖甲寅春望南京戶部主事嵩山李世德題。庭東嵌牆即劉《傳》，後題嘉靖間上石，則非宣德原刻也。岳申爲公卿人，其《傳》摭公所著《日録吟嘯集》、《指南録》、《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成之，視史爲詳實。許有壬嘗序之云：『公之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使有壬序之。』見《元文類》中。又劉壎《跋文丞相家傳》云：『舊鈔《文丞相紀年》一帙，正與此同。今黃蘗屋此編比舊加詳，豈公時相從兵間同其事不忍遺，從而附益之耶？』《家傳》、《紀年》二書俱未見，不知視此若何。明人謁祠詩甚多，王文恪鏊云：『義氣橫天白日陰，巍然遺像學宮深。千金欲買留侯士，三擊難回豫讓心。自昔奸諛誰不死，如今元社亦銷沉。黃昏柴市風沙噪，回首行人淚不禁。』顧文僖清用杜韻，云：『碧殿長松鎖十尋，曉雲將雪助蕭森。貂蟬不改厓山制，金石疑聞孔壁音。南去星潮嗟往事，北來祠廟豈公心？春風一掬唐衢淚，幾爲先生溫短襟。』皆切學宮，然皆不勒石于祠，楊《記》亦無之，又有羅倫《廟記》，今亦不存。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二《以箕子爲風伯》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爲風伯，謂箕星好風也。

按《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尚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

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顏賦所稱『風伯朝周』，當指此事，非必箕子，然上句『歲星』，東方朔也，則下句『風伯』又似實有其人。升庵以爲指箕子，或亦一說。

又卷一〇《石大夫》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雜録》云：齊魯之俗，多於村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當』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爲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此五字，南中亦有之，而無醫病之說，亦無大夫之稱。

清・戴璐《藤陰雜記》卷五 金魚池西精忠廟，祀岳忠武，自靈佑宮燈市罷後，廟設煙火，人競往觀。又土塑秦檜，以煤炭燔之至盡，曰燒秦檜，蓋仿火判之形也。火判，城西有四五處，秦潤泉作賦，紀心齋作詞；先大夫同作四律，頗爲同人所賞，詩云：誰於火樹現雄豪，腰腹嘯然尚沃膏。腳色似曾誇進士，頭銜猶未換功曹。虛中大可營三窟，注燄無煩駕六鼇。一片熱腸人海坐，年年燈影照霜袍。茶毘了義本三乘，火裏蓮花拔宅升。袍笏宰官雖說法，糾名書判最難憑。焦頭上客宜蒙賞，燒尾豪筵獨許登。一笑當場招鮑老，且來附熱看春燈。裝點鬚眉異壻工，鼻頭出火耳生風。陰陽爲炭靈其下，蠟炬成灰夜未中。西岸豈愁淄水降，東方兼挾泰山雄。熏天炙手須臾事，薄盡心腸是老公。燭龍向夜吐星芒，踏遍宣南宣北坊。此老自來誇赫赩，世人多不愛清涼。赤熛暫借三更勢，焦土回看一炬荒。賸與帝京添景物，軟紅明日又飛揚。

釋氏分部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釋氏源流》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天，母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牕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脩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佛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十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服，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摩訶迦葉，吾將金縷贈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世佛出世，勿令朽壞。摩訶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勑，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皆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圓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持示雙足化婆者，并說無常偈曰：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熬。
請尊三昧火，闍羅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坐而舉，高七娑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辰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往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沙門云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窮，無所不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云。



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畢，異命住定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惠儼、惠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又《萬迴號國公》 萬迴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生而癡愚，至八九歲，方能語，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先歸，云：『有勝客至。』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書，隣里驚異。其童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但言與明師，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至內，武后賜錦袍玉帶。時有扶風僧蒙願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旬日而卒。景雲二年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不祿，壽年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宋時特贈司徒虢國公，喪士官給，五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師香積寺。



又卷二《泗州大聖》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彌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惠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作，以此有緣之衆，乃謂太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舍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



又《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宋元嘉中見形於東陽鎮古木鷹巢中。朱氏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施宅爲寺焉。公自少出家，依于鐘山道林寺，常持一錫杖，懸刀尺及鏡拂之類。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饑容。時或歌吟，詞多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久，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尹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貴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啼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遯仙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只，何其愚陋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師或一日對帝食鱠，帝曰：『二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爲爾？』師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建康尚有鱠殘魚是也。皇后郗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悶悶不樂，宵則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窣聲，視之，乃見蟒蛇盤蹯上殿，睒睛呀口，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崇朕耶。』蛇爲人語，啓帝曰：『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饑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唼嚙肌肉，痛苦其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托醜形骸，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言。師對曰：『非禮佛懺，滌愆歎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録其名號，兼親抒睿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超昇利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師于梁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矣。』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躰香輿，在世九十七年。帝以錢三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師。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七級於其上，帝命陸倕製銘賜玻黎珠以飾塔表。南唐保大七年，加號妙覺塔，名應世。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募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眞覺大師』。按《建康實録》：聞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





又《盧六祖》　盧六祖名惠能，廣東韶州府人，學佛，見曹溪水香，

遂於其地擇一道塲，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圓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塲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至今六百有餘年，肉身俱存，香烟薰馥，面如漆光。至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衣鉢，盡載之北，今已發回。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有西天鉢，非銅鉄，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有《法華經》十六七葉，有佛齒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孽龍，據深潭爲民害，六祖曰：『只怕爾變小。』其龍果變小，遂以鉢盂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隨後，其龍尚存久矣。



又《傅大士》　傅大士名翕，婺州義烏人也。自幼聰慧，通二教之書，自號善慧大士。梁普通元年，遇天竺三僧嵩頭佗語曰：『爾彌勒化身。』遂令自鑒於水，乃見圓光宝盖，即悟前因。因問脩道之地，頭佗指松山下雙禱木曰：『此可矣。』大士於此創庵，大通三年置寺雙禱間，即今雙林寺。有《法華經》，梁武帝所賜鐵犁耕、鉢、水晶數珠、七佛銅冠，至今存焉。大士雖出家者，流而不髡，或以爲有先知，能兌德士之冠服云。又有餘虎岩在義烏城南二十五里。雲黃山頂，猛獸縱横，大士齋竟，每持餘飯飼之，自兹伏匿，因是立名飯化石，青白而紫，可作數珠。昔有陶氏，嘗資給大士，大士祝之曰：『佗日化石青紫色，可琢類珠。』不意商自兹授記，唯此一家能之。相傳他人放效，石即裂碎。兩浙有忠獻王往婺州發大士塔，取骨殖丕龍山，舉之不動，即其地建龍華寺，以骨殖塑大士像于塔矣。

又《普庵禪師》　普庵禪師名印肅，袁州宜春縣溥化村，父余慈，母胡氏。當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年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歲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于事。』遂辭。賢遊湖湘，謁大潙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癸酉歲有隣寺慈化者，請衆住持。寺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遍躰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經》。』遂述頌曰：

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會，惹得胡僧特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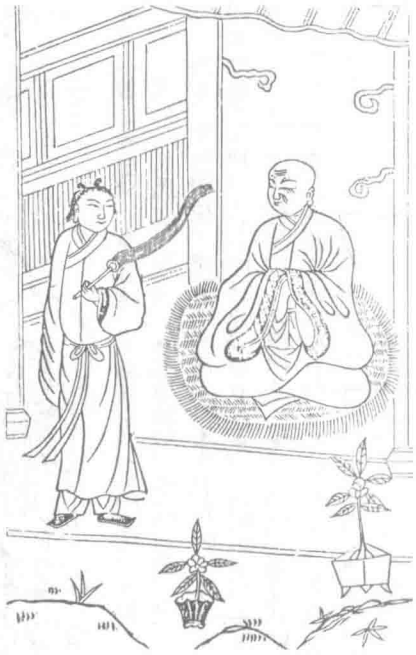
自此之後，發爲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擊而喜曰：『此乃吾不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或咲或謁。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乃指雪，書頌而行。師乃掩隱南嶺，其號曰普庵，忘懷于世。因四縣巡檢丁君驥與長者劉汝明同請出山，願助營費，重爲慈化脩建佛殿，師辭不獲，竟從請至，則慕道向風者衆。師乃隨宜爲說，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跡不相往來，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晴、伐恠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工役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藝，寺宇因兹鼎新，延以數千里之間，開路建橋樂，爲善事，皆師之化。或問師脩何行而得此？師乃當空畫，云：『還會麽？』其人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其直機無辨多如此，而歌頌讚語遍傳人間，如證道歌判源録已盛行於時。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

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枯木敕度。

頌畢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無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寂。時則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也，享年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全身入塔，是時四衆云集，悲號之聲，振動山盡。師之終始，大槩如此。

普庵寂感妙濟正覺昭貺禪師，聖朝大德四年歲次庚子秋七月加封，大德二字餘封如故。



又《觀音菩薩》 觀音乃鷲嶺孤竹國祇樹園施勤長者弟三子施善化身，來生於北闕國中，父妙莊王，姓婆名伽。母伯牙氏。曩者，父母以無嗣，故祝于西岳香山寺。天帝以其父好殺，故奪其嗣而與之女，長曰妙清，次曰妙音，三曰妙善。惟妙善生時異香滿座，霞光遍室。幼而聰達，便欲了人間事。至九歲，力阻父命，誓不成姻。後因長次二女招及二郎，俱不當肯，父乃強妙善畢偶。無奈善何，始禁于後園中。善守淨彌篤，再捨入汝州龍樹縣白雀寺爲尼，暗命僧頭夷優寺化喻，弗從，乃阨以苦行。妙善朝吸水，暮聽釋，晨焚掃，晝柴炊，毫無難色。誠感天使三千八部天龍持護伽藍掃地，東海天王掃廚，六丁上香，遊奕點燭，伽雀進茶，飛猿進菜，白虎嗡柴，飛瓊、毛嬙滋花，八洞神仙獻菓，夜夜中風雷喧嚇，鬼神走動。衆尼懼，而復命于父，父遣五城兵馬忽必力，驅兵圍寺焚之，而妙善口叩靈山世尊，齒嚙玉指，噴血成紅兩，滅火救寺，五百僧咸無恙焉。必力再火再息，三火三息，無奈，奏聞。父怒，命必力綑押妙善入法場，陰以母肯救之。蓋深愛三女之慈順，欲其完聚成婚，以攝國政也。殊意妙善色不變而志愈堅，乃囚以冷宮。日夜宮娥、父母苦勸，妙善不聽反失語激父。父大怒，立賜必力斬訖。土神忙奏玉帝，賜以紅光罩體，刀砍刀斷，鎗刺鎗截，乃賜紅羅絞死。彼時一虎跳入，負屍而去。父曰：『不孝兒，當得惡報。』蓋不知天使猛虎負善入於黑松林中，正所以完善之果念也。第善一時昏夢，眞靈杳杳不知去處。忽一童子，手執幢幡，請曰：『閻君有命迎公主耳。』善曰：『何？』曰：『聞公主大慈惠，十王躬候于步天橋。』善如命，只見鬼門關上牛首跪門，夜叉秉燭，鉄頭掃途。入見一劊割獄刑，問之，曰：『以罰不忠不孝者流。』見一舂磨刑，曰：『以罰賤五穀、草管生物者流。』見一柱銅鍋刑，曰：『以此待豪強也。』善曰：『法網何密？』曰：『奚啻於是，目今獄有刀林以報過口業者。氷床以報恣耳目者。有抉目括舌刑以報唆呪者。又有抽腸刑以報腹劍舌劍者，以至推入於穽者，以奈河報以笞士女者。以鞭鎚報以大壓小者。以石壓繒繳禽獸者，以虎蛇報。以生前過富貴者，以餓鬼報。以籠絡人者，以鎗林報。諸獄果報不可勝數，殊謂天眼之不昭昭而冥冥可漏網耶。已而，諸地王閻長接于金橋之上，錦盖絳幢，紫雲佈地，玉輦相迎，歌女侍側。善謝之曰：『妾否德敢辱寵招。』諸王曰：『聞大慈悲，願侍經筵，少啟萬一。』善曰：『阿彌，善哉，善哉』，殊意合手一誦，而天花亂墜，地擁金蓮，鉄獄銅枷，盡爲齊粉，而八千餘部之地獄悉空矣。凡諸造業者，皆脫離地獄，步天堂焉。時諸判官奏曰：『有陽即陰，有善即有惡，非地獄也，何以待凶人？則陽間造惡者將何以警耶？此補陽化之所不及，未可少也。爾來大慈悲說法，而地獄頹矣。似此久留，則鐵無堅獄，天帝聞之，有責至矣。』急請邀反陽也。諸閻車送于孟婆亭而別。命獄卒引至黑松林還魂。善醒，曰：『吾已昇天界矣。奈何復至此乎？』沉吟芳草，不知去向。已而釋伽如來駕雲和南而揖，因戲之曰：『草廬中堪容並你，吾與聊生也。』善曰：『奈何以披毛之語瀆我耶？』釋曰：『戲女，心且堅矣，愿帶往香山，可乎？』善不答，曰：『非別，吾釋迦是也，特示女去處。』善稽首稱謝，曰：『何處？』曰：『越國南海中間普陀岩是女去處。吾代呼地龍，化一座蓮臺，度洋而過。』于是白虎爲之咬木，加藍推開福地，八部龍王日夜湧潮，四部天王爲之柱石。善坐普陀岩，九載功成。割手目以救父病，持壺甘露以生萬民。左善才爲之普照。右龍女爲之廣德。

感一家骨肉而爲之修行，普昇天界。

玉帝見其福力遍大千，神應通三界，遂從老君妙樂之奏，封爲『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南無靈感觀世音菩薩』，賜寶蓮花座爲『南海普陀岩之主』。賜父妙莊王爲善勝仙官，母伯牙氏爲勸善菩薩，大姐妙清爲大善文殊菩薩，青獅騎座。次姐妙音爲大善普賢菩薩，白象騎座。



又卷五《慧遠禪師》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明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恆山，弘讚像法，聲甚張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音采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緐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將符平寇幷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

衆，各隨所之。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諮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珎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怠，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當以虎溪爲界。以晉义熙十二年八月初三卒，春秋八十三。



又《鳩摩羅什禪師》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玆，音慈丘龜玆王爲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關外國前部王及龜玆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人說堅云：『西域多產珎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

『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伐，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燕、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大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縻奴昆切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縻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章士，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叉自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言詐，告資曰：『叉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以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則疾難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叉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基曰：『斬胡奴頭。』什曰：『不能斬胡奴頭，胡奴將斬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慧神解，恐爲萇助，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廷，甚茂，漸變爲苦。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爾。』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惟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流傳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爾。德輝按原本缺失，此半葉據明釋藏城字號永樂御製《神僧傳》補。



又卷六《佛陀耶舍禪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腳攣躄，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

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恆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爲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日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崛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崛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齒致。今在姑臧，顧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



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信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愼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贍取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贍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又《曇無竭禪師》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賫旛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



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賫石蜜爲粮，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賫《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又《佛馱跋陀羅禪師》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眞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慇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粮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阯，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僧道恆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眞之衆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恨怏，乃謂道恆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勑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盖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住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又《杯渡禪師》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繿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音傳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爪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有三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竟，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百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無異。百家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圌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鞾履存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賜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爲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餗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盖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一日，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眞人，爲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開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去。』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十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開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征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偸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既

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記。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齊諧家。呂道惠聞而視之，杜天期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一日見形洛水上，衆皆大驚，語丘熙等，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脩立故寺，以禳災禍。』



又《寶公禪師》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樓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卧。迴眸盼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惟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恍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爲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於柞木之下，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又《智璪禪師》 釋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年二十二，親俱逝。染疾，經歲月醫藥無効，夢神就璪身次第吸嗽音朔，三夜稍痊，遂求離俗。聞智者軌行超群，爲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

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智，云：『此是表九導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陳至德四年，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璪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璪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恆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以貞觀十二年卒于寺



又《大志禪師》　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飡粒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衣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擔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師絕粮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爲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又《玄奘禪師》　釋玄奘，本名禕，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奘失怙恃，少罹窮酷，隨兄長捷法師住靜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恆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遍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徧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災，下敕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躰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敕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

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衆。既卧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幷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脞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岩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卻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



又《元珪禪師》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大通禪要，深入玄微，卜廬于嶽中龐塢。時有裘冠者，部曲繁多，稱謁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受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爲張座，焚香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能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曰：『吾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女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七能，三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俾音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吾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滅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如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見，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識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

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棄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隆棟壯宇，岌礙將圮，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苦盖切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



又《通玄禪師》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鬢如畫，髮紺而螺慈，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開元七年春，自定襄而至盂縣之高家，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嘗賚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弭耳前行。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啟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甕石爲墳而葬之。



又《一行禪師》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群，聰黠明利，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時有盧鴻者，持其文至寺，一行一覽之，即無遺忘。鴻驚謂寂曰：『非君所能教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不下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蔌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卻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玄宗聞之，召令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已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恆，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玄宗開元九年，太史上言：『《麟德曆》寖踈，日食屢不效。』帝詔可禪師更造新曆。奉詔推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一

行於癸亥十月制黃道儀成，帝自爲之銘，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員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一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櫃爲平地，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則自撞之。皆略施輪軸，交錯相持，稱爲神功。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禪師，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記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以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師造《大衍曆》以糾數家之謬，則洛下閎之言不誣矣。」愔深以爲然。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醵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其角，有廢園，汝往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扣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若今，帝星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命中使持節大赦天下，於是王姥兒亦在赦中，然終不知一行之力也，一行亦不自以爲功而言之。至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禄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蹤，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速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服縗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籠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又《無畏禪師》 釋無畏三藏，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爲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污茵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爲

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潴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畏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若有慙色，遂俯于地，頃而死焉。其後安禄山據洛陽，盡毀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即有物如虹龍，從鉢中矯首水面，畏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襟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媼五軀向之，作咒語叱罵者，即刻而霽。嘗過龍河，以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經失，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爲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德輝按原本缺失此半葉，據明釋藏城字號永樂御製《神僧傳》補。



又《金剛智禪師》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乃削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時，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徒冬切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師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敕令智授之戒法，智使牛仙童寫敕一紙，焚於琰摩王。食頃，琰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歸，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駕，馳往外館。公主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回，略覩聖顔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河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遶七帀，寂然而化。



又《鑑源禪師》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廩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冥感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瞿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

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爚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子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韋南康皐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又《嬾殘禪師》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頹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授我箠，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啣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又《西域僧禪師》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皐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韋氏家僮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視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爲蜀門帥，宜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皐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間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又卷七《本净禪師》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識，歷往參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爲室。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夭矯而出，變現無恆，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横路爲害，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誡約叮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後罔知其終。

又《地藏王菩薩》 職掌幽冥教主，十地閻君率朝賀成禮。相傳王舍城傅羅卜，法名目犍連。嘗師事如來，救母於餓鬼群叢，作盂蘭勝會，歿而爲地藏王。以七月三十日爲所生之辰，士人禮拜。或曰今青陽之九華山地藏是也。按：傳新羅國僧，唐時渡海居九華山，年九十九，忽召徒衆告別，但聞山鳴石隕，俄跏趺坐於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舁之動，骨節若金鎖焉，故曰『金地藏』，以是知傳者之誤。



又《嵩岳伏僧禪師》 嵩岳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衆問師：『竈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衆大悟玄旨。



又《知玄禪師》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爲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餧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儼，僧立于山陰，顧接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且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爲冤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荐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





又《天王》 按釋氏源流，有毘留勒義天王，有毘留博義天王，有提頭賴吒天王，有毘沙門天王。昔唐太宗從高祖起義，兵有神降於前，自稱毘沙門天王，願同力定亂，其手將有豬首象鼻者，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詔天下公府，皆祀之。天聖初，詔諸郡置祠，仍建佛寺，俱以天王爲額，此天王之所由普建也。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五《觀音》　前門西北隅有觀音廟。萬曆間，吾浙餘姚虞淳熙作《重脩都城門廟記》，略云：廟觀自在及關公，大抵皆捍衛城隍，而吾鄉于公廷益實爲之總。案佛家之有觀音，號爲圓通。其法以爲身之圓者勿通，通者勿圓。獨耳根圓通可以普濟，故證果于聲聞。城爲聽瞻所集，故亦廟之，于公則都城隍也。國朝順治己亥重建，康熙壬子脩。吾鄉黃文僖公機有《記》，朔望香火亞于關廟。

道分部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道教源流》　金闕玄元太上老君聖紀，按《洞玄靈寶元始上帝眞教元符經》道君告皇帝曰：昔天地未分，陰陽未判。濛洪杳冥，溟涬大梵。寥廓無光，結空自然。中有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無聖君，歷尊號曰妙無上帝自然元始天尊，一號天寶丈人。經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劫，次結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有聖君，自稱妙有大帝虛皇玉晨大道君，一號靈寶丈人。經八億八千八百八十億劫，次結百千萬重道氣化生混沌聖君，紀號至眞大帝萬變混沌玄元老君，一號神寶丈人。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誕生之也。迨商第十八王陽甲時分，神化氣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著《道德》二經旨。又按，老君《聖紀經》，太上老君居太清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於至寂至虛之內，大初太始之先，惟數御運布氣，融精開化，天地所歷成壞一似不可量計。其化身周遍塵沙世界，亦非筭數紀極。開闢之後，觀世代之澆淳，隨時立教，代爲帝師，建立法度。或流九天，或傳四海，自三王而下，歷代帝王咸宗奉焉。是知天上天下，道氣之內，皆老君之化也。垂億萬之法，無不濟度，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老子曰：『吾乃生乎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乎大素之元，立於太渺之端，浮游幽虛之中，出入杳冥之門。故葛玄序《道德經》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之初，經歷天地，始終不可稱載。又云世人謂老子降於殷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劫，甚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開闢已前，復下爲帝師，代代不絕，人莫能知之。按老子傳記，自開闢之前，下至殷湯，代代爲王者師，皆化身降世。當殷湯甲午十七年庚申，始示誕生之跡，自太清當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時玉女晝寢，流入口中，吞之有孕。懷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剖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號曰老子。生於李樹之下，指樹曰：『此吾姓也。』自殷武丁九年庚辰下至秦昭王九年，西昇崑崙，計九百九十六年矣。

按李石《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註《道德眞經》，今學者習之。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爲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皆置學生，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宋《國朝會要》曰：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宋仁宗御讚：

大哉至道，無爲自然。劫終劫始，先地先天。
今光點點，永劫綿綿。東訓尼父，西化金僊。
百王取則，累聖攸傳。衆教之祖，玄之又玄。



又《玉皇上帝》 按聖紀所載云：往昔上世有國名號『光嚴妙樂』，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王乃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滅，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勑下詔諸道衆，於諸宮殿，依諸科教，懸諸旛盖，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徧禱眞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寶月光燁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眞，金姿玉質，清淨之傳，駕五色龍輿，擁大景旌，蔭明霞盖。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遍身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白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爲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愍聽許。』爾時，道君答皇后曰：『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歸，覺而有孕。懷二年，于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于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秋，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而慈善，于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皆散施窮極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告，饑饉癃殘。一切衆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賞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勑大臣，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普明秀岩山中脩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身常捨其國爲群生，故割愛學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亟救衆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啓諸道藏，演說靈章，恢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捨己血肉，如是脩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僊，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宋眞宗實録》曰：『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上對侍臣曰：「自元符之降，朕欲與天下臣庶，同上玉皇聖號。」至天僖元年正月辛丑朔，帝詣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体道昊天至尊玉皇大天帝

格聯

符握昊天磐覆載咸沾化育
帝臨玉闕統神人悉在鈞陶



又《聖祖尊號》 《御製靈遇記》曰：景德初，王中正遇司命眞君傳藥金法，上之，四年十一月，降劉承規之眞舍，五年，始奉上徽號曰：『九天司命天尊。』宋《眞宗實録》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上夢景德四年先降神人傳玉皇命云：『今汝祖趙有名，此月二十四日降，如唐眞元事。』至日，天尊降延恩殿，閏十月已巳，加號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又　唐武后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聖母曰『先天太后』，祖殿在亳州太清宮是也。《國朝會要》曰：天僖元年三月六日，冊上聖祖母尊號曰『元天大聖后』。先是大中祥符五年制，加上聖祖母號，候兗州太極觀成，擇日奉上，至是詔王旦等行冊禮。



又《東華帝君》　東華帝君，純習在道氣凝寂，湛体無爲，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眞之氣，化而生木公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王公焉。與金母皆挺質太元，毓神玄奥，於東方溟漠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而成形。與王母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凡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男子之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居諸方之上。按《塵外記》，方諸山在東海之內，其諸司命三十五，所以録天上人間罪福。帝君爲大司命，總統之山有東華臺，帝君常以丁卯日登臺四望學道之者。凡仙有九品，一曰九天眞皇，二曰三天眞皇，三曰太上眞人，四曰飛天眞人，五曰靈仙，六曰眞人，七曰靈人，八曰飛仙，九曰仙人。凡此品次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后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而觀元始。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詩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子房往拜焉，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昔元始告十方天人曰：『吾自造言混沌化生二儀，役御陰陽，始封皇上元君。自東華扶桑大帝等校量水火，定平劫數。中皇元年，太上於玉清瓊房金闕上宮授帝寶經花圖玉訣，使傳後學玉名合眞之人，故《玄綱》云：「東華不秘於眞訣是也。」』紫府者，帝君校功行之所。夫海內有三島，而十州列其中。上島三洲，謂蓬萊、方丈、瀛州也。中島三洲，謂美蓉、闕苑、瑤池也。下島三洲，謂赤城、玄關、桃源也。三島九洲，鼎峙洪濛之中。又有洲曰紫府，踞三島之間，乃帝君之別理統轉靈官職位，較量群仙功行，自地仙而至神仙，神仙而至天仙，天仙而轉眞聖，入虛無洞天，凡三遷也，皆帝君主之。釋之名也，東華者，以帝君東華至眞之氣化而生也，分治東極，居東華之上也。紫府者，職居紫府統，三十五司命，遷轉洞虛官較品眞仙也。陽者，主東方少陽九氣，生化萬彙也。帝君者，位東方諸天之尊，君牧衆聖，爲生物之主。《易》曰：『帝出乎震』是也。故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又《眞教元符經》云：昔二儀未分，溟涬濛洪如鷄子，玄黄之中生自然。有盤古眞人移古就今，是曰盤古，乃是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游行虛空之中。又有太元聖母化生天眷脈中，經百劫，天王行施，聖母遂生天皇，號上皇元年，始世三萬六千歲，受元始上帝符命，爲東宮大帝扶桑大君東皇公，號曰元陽。又考之仙經，或號東王公，或號青童君，或號東方諸，或號青提帝君名，號雖殊，即一東華也。



君聖朝至元六年正月日上尊號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又《西靈王母》 西王母者，乃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曰：吾乃西華之至充妙，洞虛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体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眞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神於伊川，厥姓縱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而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生，蓋主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咸所隸焉。所居崑崙之圃，扶風之苑。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飛飈車羽輪不可到也。周穆王三十五年，命八駿使西巡狩，至崑崙宸，謁祠見之，待白璧重錦，以爲主壽事。時王母以瑤池珎饗，紫府瓊漿，九天仙樂，與穆王燕於瑤池。穆王國政不治，宗廟荒廢，歸至人間，國已危矣。



王母云：

聲色不止神不清，思慮不止心不寧。
心不寧兮神不靈，神不靈兮道不成。

又《后土皇地祇》 天地未分，混而爲一，二儀初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爲陽天，濁氣降而爲陰地。爲陽天者，五太相傳，五天定位，上施日月，參差玄象。爲陰地者，五黃相乘，五氣凝結，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曰天陽地陰，天公地母也。《世畧》所謂土者，乃天地初判黃土也，故謂土母焉。廟在汾陰，宋眞宗朝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誥封后土皇地祇，其年駕幸華陰，親祀之。今揚州玄妙觀，后土祠也。殿前瓊花一株，香色柯葉絕異，非世之常品也。

眞宗皇帝封曰：『承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又《玄天上帝》 按《混洞赤文》所載，文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体。上三皇時下降爲太始眞人，中三皇時下降爲太元眞人，下三皇時下降爲太乙眞人。至黃帝時，下降爲玄天上帝。開皇初劫下世，紫雲元年，歲建甲午，三月初三甲寅庚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化生淨樂國王善勝夫人之腹，孕秀一十四月，則太上八十二化也。淨樂國者，乃奎婁之下海外國，上應龍變梵度天，玄帝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地土變金玉，瑞應之祥，茲不備載。生而神靈，舉措隱顯。年及十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氣太虛。願輔上帝，普福兆民。父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辭父母欲尋幽谷，內煉元眞，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應顯定極風天太安皇崖二天。子可入是山，擇衆峯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龍漢二劫中，披髮跣足，攝離坎

眞精歸根復位，上爲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幷，是其果滿也。』告畢，元君昇雲而去。玄帝乃如師語，越海東遊，步至翼軫之下，果見師告之山，山水藏沒皆應師言，乃入觀覽，果有七十二峯，之中有一峯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岩當陽虛寂。於是玄帝採師之誡，目山曰太和山，峯曰紫雲峯，岩曰紫霄岩，遂即居焉。潛虛玄一，默會萬眞四十二年，大得上道於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甲子九月初九日丙寅清晨，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下，迷漫山谷，繞山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是時玄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顏如氷清，頂帶玉冠，身披松羅之服，跣足拱手，立于紫霄峯上。須臾雲散，有五眞群仙降于玄帝之前，導從甚盛，非凡見聞。玄帝稽首祗奉奉迎拜。五眞曰：『予奉玉清玉帝詔，以子功滿，道備昇舉。今聞子之聖父聖母已在紫霄矣。』玄帝俯伏恭諾。五眞乃宣詔畢可，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賜九德偃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理寶圭，素銷飛雲金霞之帔，紫銷龍袞，丹裳羽屬絳綵之裙，七寶銖衣，九光朱履，飛紅雲舄。佩太玄元帥玉冊，乾元寶印，南北二斗，三台龍劍，飛雲玉輅，丹轡綠轅，羽盖瓊輪，九色之即，十絕靈旛，前嘯九鳳，後吹八鸞，天下玉女，億乘萬騎，上赴九清，詔至奉行。玄帝再拜受詔，易服訖飛昇金闕。按《元洞玉曆記》云：至五帝世來，當上天龍漢二劫，下世洪水方息，人民始耕，殷紂主淫心失道，矯侮上天，生靈方足衣食，心叛正道，日造罪孽，惡毒自橫，遂感六天魔王，引諸神鬼傷害衆生。毒氣盤結，上衝太空。是時，元始天尊說法於玉清聖境，天門震開，下見惡氣彌塞天充，於是妙行眞人叩誠求請，願救群黎。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降詔紫微，陽則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則以玄帝收魔，間分人鬼。當斯時也，上賜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炁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神力攝於足下，鎖鬼衆於酆都大洞，人民治安，宇宙清肅，玄帝凱還清都，面朝金闕，元始敎命，以玄帝功齊五十萬劫，德並三十三天，九霄上賴於眞威，十亟仰依於神化，有大利施於下民，積聖德遍之于玉曆。按遵簡籙當亞帝眞。不有徽崇，何以昭德？特賜尊號，拜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眞大帝。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眞上仙。下蔭天關，曰太玄火精，含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眞憂之

格聯

紫極騰輝瑞映八方世界，
玄天著德恩覃十部閻羅。

又

殿向橋東開潢漾水聲登貝帝，
地泛坊左聳鬱蒼山色映蒲團。



又《三元大帝》 三元大帝乃是元受眞仙之骨，受化更生，再甦爲人。父姓陳，名子檮，又曰陳郎，爲人聰俊美貌，於是龍王三女自結爲室。三女生於三子，俱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天尊見有神通廣法，顯現無窮，即封爲『上元一品九氣天官紫微大帝』，即誕生之符始陽之氣結成至眞，處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士宮，總主士宮諸天帝王，士聖高眞，三羅萬象星君。『中元二品七氣地官清虛大帝』，九土無極世界洞空清虛之宮，總主五岳帝君幷二十四治山，九地土皇，四維八極神君。

『下元三品五氣水官洞陰大帝』，洞元風澤之炁，晨浩之精，金靈長樂之宮，總主九江水帝，四瀆神君，十二溪眞，三河四海神君。每至三元

日，三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天神仙升臨之藉，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簿，中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萬類蠢動生化之期，並俟三官集聖之日，録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轉輪，隨業生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宜悉知之。

上元一品天官賜福紫微帝君正月十五日誕生
中元二品地官赦罪青靈帝君七月十五日誕生
下元三品水官解厄暘谷帝君十月十五日誕生



又卷二《薩真人》 薩眞人名守堅，蜀西河人也。少有濟人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道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步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復問王侍宸，曰：『亦化矣。』再問林靈素，曰：『亦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曰：『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眞人受辭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授七十文爲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皆哭，乃虛靖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王侍宸、林天師遇薩君，各賜一法授之矣，可爲參録奏名眞人，後法愈大顯。嘗經潭州，人聞神語曰：『眞人提刑來日至。』次日，人伺之，只見眞人攜甕笠至，有提點刑獄之牌，人異之。繼至湘陰縣浮梁，見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處廟神，眞人曰：『此等醜神，即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焚矣，人莫能救，但聞空中有云『願法力常如今日。』自後，廟不復興。眞人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之巾，金甲，左手拽神，右手執鞭。眞人曰：『爾何神人也？』答曰：『吾乃湘陰廟神天善神。眞人焚吾廟後，今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則復前讎。今眞人功行已高，職隸天樞，望保奏以爲部將。眞人曰：『汝兇惡之神，坐吾法中必損吾法。』其神即立誓，不敢背盟，眞人遂奏帝，收係爲將，其應如響。後眞人至涪州，忽一日諸將現形，環侍告曰：『天詔將臨，召眞人歸天樞領位。』眞人方起身而立，即化。後舉棺輕如常木，衆異而開視，則已空棺，且知眞人得屍解之道也。



又《佑聖真君》 佑聖眞君者，眞君姓茅諱盈，本長安咸陽人也，自幼出家，參訪名山洞府，遇王君賜長生之術得道，稱爲天仙。至漢明帝朝儀朔三年，天書忽降，皆玉篆龍文，云『大帝保命眞君與聖帝同簽生死，

共管陰府之事。』宋太宗封佑聖眞君，至眞宗加封『九天司命上部賜福佑聖眞君』。



又《許眞君》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正月念八日降生。母先夢金鳳啣珠墜於懷中，而有娠。父許肅，祖父世慕至道。眞君弱冠，師大洞眞君吳猛，傳三清法，博通經史，舉孝廉，拜蜀旌陽縣令也。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呪謁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敦蓄怒而見曰：『孤昨夢將一木，上破其天，禪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圓之。』許曰：『此夢非吉矣。』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壽，曰：『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敦飲，席間乃隱形去。至盧江口，召舟過金陵，舟師辭以無人力駕舡。二君曰：『但載我，我自行舡。』仍戒舟，師曰：『汝宜堅閉戶隱，若聞舟行聲，愼勿潛窺。』於是入舟。須刻間舟師聞舟搖撼，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峯頂。既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師舟隱此峯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之遺跡，今尚存。眞君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脩整，自稱愼郎，眞君與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螈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爲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覷，見蜃精化一黃牛於洲北。眞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鬪，汝訊之，當以劒截彼。』俄頃二牛奔逐，太玉以劒中黃牛之左服，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蜃精徑走。蜃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人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典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眞君曰：『聞君得佳婿，暑請見之。』愼即托疾不出。眞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又令將二兒來，眞君以水噀之，即成小蜃。妻賈氏幾愛，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丈餘，地皆有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爲潭。踪跡皆宛然。除蜃後，於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眞君自飛昇之後，里人與眞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筒，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眞君』，改觀爲宮，賜額曰『玉隆萬壽』。帝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導從者甚衆。至丹墀起簡揖帝，帝乃問曰：『卿是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眞君有藥否？』即取小瓠子，傾藥一粒如綠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体，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敝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爲幸。』帝豁然而覺，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崇奉詔眞君遺跡去處，未有宮觀，即取本屬官錢，建造如宮觀。只因損壞，如法脩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官田供辦。聖朝崇奉加『至道玄應』四字，餘封如故。

詩曰：

從來世代出神仙，爭似旌陽拔宅登。
屈指算來千載後，應當還有鳳珠吞。

格聯



三尺龍泉追殘幽墾千年魄
一根鉄柱鎖定西江萬古秋　收孽蛟贈

又《三茅真君》　《太玄眞人內傳》畧曰：眞人姓茅，咸陽南關人也。聖祖諱喜，字拱倫，仕秦莊襄王，爲廣信侯。其父乃廣信侯弟六子，諱祚，字彥英。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盈年十八，棄家，恆山讀《老子》書及《周易》傳，採取山术而餌服之。積六年，夜夢太玄玉女把玉扎而攜之曰：『西城王君得眞道，可爲師矣。』明辰敬到西城，齊戒三月，卒見王君駕神尤之駢，翱翔於綉岩之陰。於是越艱難絕阻，不覺以前。君乃使衛官見攝將遠王君洞臺之中，親侍旦夕執巾履之役，如是十七日，王君見君謹密，使主領衣，書神籙之章。復三年，乃命駕造白玉龜山，請王母於清琳宮，君時從焉。西王母曰：『總眞今乃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君笑而不答，因目君起再拜自陳，願賜長生之術。王母曰：『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扶桑大帝君時乃閑居於希林之臺，積霄之房，說玄玄之道，見遺以要言，所謂玉佩金璫之道，太極玄眞之經也。』君拜受所言。王母勑玉君一一解釋玄玄之經，又自敕出金璫之文，以口告於君也。受命訖，玉君將初歸西城，按而行之，三年之中，色如女子，目有流光，面生玉澤。王君又賜君九轉還丹二劑及神方一首，告之曰：『道已成，可以反矣。復百年，求我於南岳，將授汝仙在於吳越也。』於是辭師乃歸，時年四十九。君父母尚在，見之大怒，曰：『爲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逐妖亡，流走四方。』欲杖罰之。君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今道已成，不可杖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不信，於是操杖向君，適欲舉杖杖，即摧折成數段，數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敢打，怒乃止。父又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有罪，重積惡，不可復生。有夭壽短折者，則可令起也。』乃召社公，問此村中已死者誰可召還，促約所關由使癸遣之。至日入之後，社公來白事，云：『某甲已決了，便可發出。』於是掘地搌棺，舉而出之，三日能坐，語言了了。如此發數人家，皆遂生活，鄉里遠近，咸稱君爲神明之君。後十餘年，君父俱死，行喪如禮。中弟固，漢景帝時舉孝廉，累遷至武威太守。弟衷少以節行顯名，從梁國爲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雒陽令，後拜爲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



又《吳客三真君》　昔周厲王有三諫官，唐、葛、周也。王好畋獵，失政。三官諫曰：『先王以仁義守國，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聞禽荒也。』屢諫弗聽，三官棄職南遊於吳。吳王大悅，會楚兵侵吳，王甚憂之，三官進曰：『臣等致身以死事大王，自有安邦之謀，但大王無慮耳。』

三官迎敵，各用神策，楚國皆降。吳王遷賞三官，拜辭奏曰：『臣等客臣也，不敢受賜。』后知厲王薨，宣王立，復歸周國。宣王錫受甚厚，仍其爵位。后救太子靖王，降五方使者及非災橫禍。宣王遷三官於東兗，撫治安慰。民受其賜，商請其資，所至無乏，其國大治。三官既昇加封侯，號：

唐宏字文明孚靈侯七月二十一日誕，葛雍字文度威靈侯二月十三日誕，周斌字文剛浹靈侯十月初二日誕。

宋祥符元年，眞宗東封岱岳至天門，忽見三仙自空而下，帝敬問之，三仙曰：『臣奏天命護衛玉駕。』帝封三仙。



又卷三《清源妙道真君》 清源妙道眞君，姓趙名昱，從道士李珏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太守。郡左有冷源二河，內有犍爲老蛟，春夏爲害，其水汎漲，漂滌傷民。昱大怒，時五月間，設舟船七百艘，率甲士千餘人，民萬餘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持刃入水，有頃，其水赤石崖，奔吼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奮波而出，時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聖是也。公斬蛟時，年二十六歲。隋末，天下大亂，棄官隱去，不知所終。後因嘉州江水漲溢，蜀人見青霧中乘白馬，引數人、鷹、犬、彈弓獵者，波面而過，乃昱也。民感其德，立廟於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太宗封爲神勇大將軍，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宋眞宗朝，益州大亂，帝遣張乖崖入蜀治之。公詣祠下，求助於神。果奏請于朝，追尊聖号曰『清源妙道眞君』。



又卷四《大奶夫人》 昔陳四夫人，祖居福州府羅源縣，下渡人也。父諫議，拜戶部郎中。母葛氏，兄陳二相，義兄陳海清。嘉興元年，蛇母興災吃人，占古田縣之靈氣穴洞於臨水村中，鄉人已立廟祀以安其靈，遞年重陽，買童男童女二人，以賽其私愿耳，遂不爲害。時觀音菩薩赴會歸南海，忽見福州惡氣冲天，乃剪一指甲，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陳長者葛氏投胎，時生於大曆元年甲寅歲，正月十五日寅時，誕聖，瑞氣祥光罩躰，異香繞闥，金鼓聲若有群仙護送而進者，因諱進姑。兄二相曾授異人口術瑜珈大教正法，神通三界，上動天將，下驅陰兵，威力無邊，遍勑良民。行至古田臨水村，正值輪祭會首黃三居士供享，心惡其妖，思靖其害，不忍以無辜之穢啖命于茶毒之口，敬請二相行法破之。奈爲海清酒醉，塡差文券時刻，以致天兵陰兵未應，誤及二相爲毒氣所吸，適得瑜仙顯靈，憑空擲下金鍾罩覆，仙風所照，邪不能近，兄不得脫耳。進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氣一系，匍往閻山學法。洞王女，即法師傳度驅雷破廟罡法，打破蛇洞取兄，軒妖爲三。殊料蛇稟天宿赤翼之精，金鍾生氣之靈，與天俱盡，豈能歿得？第殺其毒，不敢肆耳。至今八月十三起，乃蛇宿管度，多興風雨，霖雹暴至，傷民稼穡，蛟妖出沒，此其証也。後唐王皇后分娩艱難，幾至危殆，姑

乃法到宮，以法催下太子，宮娥奏知唐王，大悅，敕封『都天鎮國顯應崇福順意大奶夫人』，建廟于古田，以鎮蛇母不得爲害也。聖母大造于民如此，法大行于世，專保童男童女，催生護幼，妖不爲災。良以蛇不盡殲，故自誓曰：『女能布惡，吾能行香普勑。』今人遂沿其故事而宗行之，法多驗焉。

聖父威相公，聖母葛氏夫人，聖兄陳二相公，聖姊威靈林九夫人九月初九日生，聖妹海口破廟李三夫人八月十五日生，助娘破廟張蕭劉連四大聖者，銅馬沙王，五猖大將，催生聖母，破產靈童，二帝將軍。



又《劉天君》 雜記傳曰：帥諱後，東晉人也，生於岷江漁渡中，歲次庚子八月十二日酉時。母謝氏取水于江，而帥匍入于波心，得浮槎近傍而濟。其父劉福公掉而迎之曰：『何異也，而幸不死。』適貧，送于羅眞人爲侍讀，因精于五雷掌訣，招風捉雨，隨叩響應，濟民助國。環堵之民議祀之，帥曰：『是爲名也。』而逃之。民書德，因壇其宇而脩焚祈祝于其間，一如所禱，捷于浮聲。繼而東京大旱，上蒿目而耳之，嗟咨遍編戶焉，且曰：『惟禱于劉君之祠，必答所禍。』上從之，果靈焉。時秋大穫，帝悅而敕之爲『玄化慈濟眞君』焉。

玉帝而亦以其敕者敕之，以掌王府事。

又卷七《九鯉湖仙》 九鯉仙乃是福建興化府仙遊縣何通判妻林氏生有九子，皆瞽目，止有大公子一目不瞽。其父一日見之大怒，欲害之。其母知覺，速命人引九子逃至仙遊縣東北山中修煉，名曰九仙山。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赤鯉而去，故湖名九鯉。廟在湖上，最靈驗，每大比歲，各郡中士子祈夢于此，信若蓍蔡。

本朝黃孟良感其事賦詩一律以紀之云：

詩曰：

人已登仙鯉化龍，伊誰湖上搆仙宮。
石遺丹竈潺湲裏，雲鎖瓊樓縹渺中。
青鳥去來猶夜月，碧桃開落自春風。
此行不爲邯鄲夢，擬向邛橋遇石公。





又《黃仙師》　仙師姓黃行七，福建汀州上杭人也，業巫術，能鞭撻鬼魔，驅逐妖怪。師廟在上杭縣治之西南，舊在鍾寮塲石峽中，後遷於此。相傳昔有山精石妖爲害，巫者黃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身入於其石不出，石壁隱映有人影，望之儼若仙師像。昔人有詩云：詩曰：

非是神祇非鬼劃，解生烟霧解生雲。
仙師一入山頭石，草木蒙茸度幾春。





又《張天師》　天師者，漢張道陵也，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間生於吳天目山，學長生法術，隱北邙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徧遊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緑衍流而之云錦洞，有岩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之云臺峯升天，所遺經録符章幷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日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眞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又《那叱太子》　那叱本是玉皇駕下大羅仙，身長六丈，首帶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雲，足踏盤石，手持法律，大喝一聲，雲降雨從，乾坤爍動。因世間多魔王，玉帝命降凡，以故托胎于托塔天王李靖母素知夫人。生下長子軍叱，次木叱，師三胎。那叱生五日，化身浴於東海，腳踏水晶殿，飜身直上寶塔宮。龍王以踏殿故，怒而索戰。師時七日，即能戰，殺九龍。老龍無奈何而哀帝，帥知之，截戰于天門之下，而龍死焉。不意時上帝壇，手搭如來弓箭，射死石記娘娘之子，而石記興兵。帥取父壇降魔杵，西戰而戮之。父以石記爲諸魔之領袖，怒其殺之，以惹諸魔之兵也。帥遂割肉刻骨還父，而抱眞靈求全于世尊之側。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菱爲骨，藕爲肉，系爲脛，葉爲衣而生之。授以法輪密旨，親受『木長子』三字，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轉斗，嚇一聲天頹地塌，呵一氣金光罩世，錦一响龍順虎從，鎗一撥乾旋坤轉，綉毬丟起山崩海裂。故諸魔若牛魔王、獅子魔王、大象魔王、馬頭魔王、吞世



界魔王、鬼子母魔王、九頭魔王、多利魔王、番天魔王、五百夜叉、七十二火鴉，盡爲所降。以至於擊赤猴，降孽龍，蓋魔有盡而帥之靈通廣大變化無窮，故靈山會上以爲『通天太師威靈顯赫大將軍』。玉帝即封爲三十六員第一總領使天帥之領袖，永鎮天門也。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〇《莊嶽委談》上　世所盛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爲即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氅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梓潼出處，謂文昌尚近之，祈嗣絕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昶挾彈圖。初，花蘂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蘂詭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案，《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頗近實。蓋以張弓爲張仙，挾彈爲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蘂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謂而爲梓潼，又再謂而爲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蘂納涼詞，世但知李重光，昶文雅殊不減也。唐末名畫皆入蜀，故應屢見於圖。世又謂張星之神爲張仙，案《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又曰姓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海內張姓獨多也。聞者莫不絕倒。竈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張仙》　世所稱張仙像，張弓挾彈似貴游公子，或曰即張星之神也。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後蜀主《孟昶挾彈圖》，花蕊夫人攜入宋宮，念其故主，嘗懸于壁。一日太祖詰之，詭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傳之人間，遂爲祈子之祀云。郎瑛《七修類稿》亦載此說。又王弇州《勘書圖跋》，宋初降王，惟孟昶具天人相，見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元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乃目爲文皇耳。據此則此像又有托之爲唐太宗者。

余謂此二說皆未必然。昶之入汴也，宋祖親見之，花蕊果攜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至托爲唐文皇則更無謂。按高青丘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圖卷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鵷，和鳴上下相聯翩。』然則此像本起于蜀中，閨閣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攜以入宮，後人以其來自蜀道，轉疑爲孟昶像耳。

按蘇老泉集有《張仙贊》，謂張名遠霄，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事》詩，自註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以鐵丸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挾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考》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寶用之。』後老人再夾，遂授以度世法，熟視其目有兩瞳子。越數十年，遠霄往白鶴山遇石像，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即前老人也。眉山有遠霄宅故址，李石詩云：『野草閑花不計年，亭亭雙檜欲參天。讀書却得騎驢老，買藥來尋跨鶴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彈，乃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爲祈子之祀。胡應麟又謂，古來本有此《張弓挾彈圖》，後人因附會以張弓爲張，挾彈爲誕，遂流傳爲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爲是臆說也。按古者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禖之禮，於所御者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此本是祈子之事，後人或緣此寫爲圖，以爲祈子之神像，遂輾轉附會，而實以姓名耳。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劉海蟾》　劉操，字宗城，號海蟾，改名玄英，遼之宰相也。後遇呂祖，遂解相印而成仙。

又卷二《王靈官》　雲南城外有王靈官最靈，像貌威嚴，見而生畏。相傳塑此像時，一得道地仙書符念呪請靈官來，至油鍋旁，照之捏像，故神情酷肖，鬚髮戟張。獨怪雲南人或失物，或被冤，往往至靈官前咀呪。不但此也，竟有以批靈官之頰爲理直者，眞蠻俗也。武當之金殿靈官亦大著靈異，往往擊人。人被擊則全屍皆軟，知爲靈官所擊也。竟有一擊而數十人斃者。然係王靈官值年則更嚴，他靈官值年則稍寬。昔傳海忠介上武當山，屢次不能上。道人以忠介牛皮靴爲言。忠介曰：『殿上鼓非牛皮乎？』言未已而鼓裂。後靈官隨海三年，如鏡中夢中無非靈官，〔海公三年〕不慚衾影。後海公於暑日在途中大渴，見路旁有擔水者，擔者不在，海公取飲之。見水中靈官揮鞭欲擊，海公方悟，急取錢數文投之。自此靈

官方去。三臺北斗在人頭上，誠可畏也。

天妃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一五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子美、陳子昂以拾遺訛爲十姨，儼然婦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异，知人禍福，故沒而爲神。余考林氏生宋哲宗時，而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姑筆之以存疑。

明・田藝蘅《留青日劄》卷九《天妃》　宋神宗元豐六年，博士王古請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北闕西有天妃宮，乃漕運奉祀之神，皆云起于宋，盛于元。蓋時海運著靈也，而不知何處人。此女乃福建莆田林氏之季女，幼悟玄機，長知禍福，在室三十年，顯靈元祐。州里立祠，至元中奏號天妃。我朝洪武初，海運有功，乃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夫曰聖妃，可也，舊乃曰天妃，天果有妃乎？蓋妃，媲也，對也，故天子曰后妃，次曰妃嬪。又，太子諸王之適室，亦曰妃，或作婁。《列仙傳》：『江婁二女。』亦作娶，皆匹耦之稱。故詩曰：『喪其妃耦。』妃，音『配』是也。今以三十之室子而強加之曰妃，可謂名稱其情乎！以妃而上配之以天，不亦甚褻矣乎？神必有所不享也。余意欲以『聖妃』易作『聖女』，何如？或曰天女，庶不悖瀆也。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　妃林姓，舊在興化路寧海鎮，即莆田縣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母陳氏，嘗夢南海觀音與以優鉢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以唐天寶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誕，誕之日，異香聞里許，經旬不散。幼而顥異，甫週歲，在襁褓中見諸神像，父手作欲拜狀。五歲能誦《觀音經》，十一歲能婆娑按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子文事，然以衣冠族，不欲得此聲于里閈間，即妃亦且韜迹用晦，櫛沐自嫌而已。兄弟四人業商，往來海島間。忽一日，妃手足若有所失，瞑目移時。父母以爲暴風疾，急呼之。妃醒而悔曰：『何不使我保全兄弟無恙乎？』父母不解其意，亦不之問。暨兄弟贏勝而歸，哭言前三日颶風大作，巨浪接天，弟兄各異船，其長兄船飄沒水中耳。且各言當風作之時，見一女子牽五兩紅篷桅索也而行，渡波濤若平地。父母始知妃向之瞑目，乃出元神，救弟兄也。其長兄不得救者，以其呼之疾而神不及護也。懊恨無已。年及笄，誓不適人，即父母亦不敢強其醮。居無何，儼然端坐而逝，芳香聞數里，亦猶誕之日焉。自是往往見神於先後，人亦多見其輿從侍女擬西王母云。然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之。邑有某婦，醮于人，十年不字，万方高禖，終無有應者，卒禱於妃，即產男子。嗣是凡有不育者，隨禱隨應。至宋，路允迪、李富從中貴人使高麗，道湄洲，颶風作，船幾覆溺，忽明霞散綺，見有人登檣竿，旋舞持柁甚力，久之獲安濟。中貴人詰于衆，允迪、李富具列對南面謝拜曰：『夫此金簡玉書所不鯨鯢腹，而能宣雨露於殊方重譯之地，保君綸不辱命者，聖明力哉，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之。』還朝，具奏，詔封靈惠夫人，立廟於湄洲，致守香火百家，斲樸梓材，丹臒張矣。我國初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夫妃生而稟純靈之精，懷神妙之慧，死而司胤則人無闕，司海則水不揚波，其造福於人豈淺鮮哉。余嘗考之興化郡詩併採之費鼇采碑記，因畧爲之傳者如此。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天妃》　江、漢間操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張燮《東西洋考》云，天妃莆之湄洲嶼人，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願之第六女，生于晉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後嘗衣朱衣往來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他舟皆溺，神獨集路舟得免。還奏，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乙卯，海寇至，神駕風一掃而遁，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集慶等號。又《夷堅志》，興化軍海口林夫人廟，靈異甚著，今進爲妃云。則在宋時已封爲妃也。

《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又《續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二十五年，加封廣佑明著天妃。《七修類稿》亦謂至元中顯靈于海，有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順帝又加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名自有元始。

何喬遠《閩書》載妃生卒，與張燮同。又謂生時即能乘席渡海，人呼爲龍女。昇化後，名其墩曰聖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護海運有功，封孝順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則又有聖妃之稱。《七修類稿》則云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通考》，永樂中，建天妃廟，賜名宏仁普濟天妃宮，有御製碑，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日遣太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間俱稱天妃，天津之廟並稱天后宮。相傳大海中當風浪危急時，號呼求救，往往有紅燈或神鳥來，輒得免，皆妃之靈也。

竊意神之功效如此，豈林氏一女子所能？蓋水爲陰類，其象維女，地媲配天則曰后，水陰次之則曰妃。天妃之名，即謂水神之本號可，林氏女之說，不必泥也。張學禮《使琉球記》又云天妃姓蔡，閩海中梅花所人，爲父投海身死，後封天妃。則又與張燮、何喬遠所記不同矣。

成化間，給事中陳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風雨作，將覆舟，有二紅燈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島，若有人告曰：『吾輩爲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給事中陳侃奉使封琉球，遇風將覆，舉舡大呼『天妃』，亦見火光燭船，船即少寧。明日有粉蝶飛繞舟不去，黃雀立柁樓食米，頃刻風起，舟行如飛，曉至閩，午入浙之定海。俱見《七修類稿》。吾鄉陸廣霖進士云臺灣往來，神跡尤著。土人呼神爲媽祖，倘遇風浪危急，呼媽祖則神披髮而來，其效立應。若呼天妃，則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時刻。媽祖云者，蓋閩人在母家之稱也。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七《梨棗錢》　泰山碧霞元君祠，俗稱娘娘殿，在東嶽最高處，香火極盛。禮岱者皆禱於泰山娘娘祠廟，而弗旅於嶽神久矣。每歲正月開山，四方雲集者，不遠數千里，摩肩接踵，日夜不息，禱祀極虔，靈感最著。殿扉不輕啓，雖欽使致祭，亦陳上方供品法器於案，退至階下禮拜。四方求禱者，必隔扉投錢或銀飾以祈福。每歲四月，泰安知府、知縣，親登泰山，督視灑掃一次，謂之掃殿。羽士所獲之錢，盛時輒以萬計，今尚二三千串，實爲羽流終歲衣食之資。按漢《祭祀志》：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上，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云云。是此風由來已二千年矣。今京外香火廟僧道，亦置一簞籮於神案前，凡來拈香者，皆隨意投香資數文，然終無此盛也。

祠山張大帝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三《祠山應語》　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蓍龜，姑志奇驗數事於此，以彰神休。

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攘去，再以毘陵等三壘干祀第，逾月不報。先妣時留霅，禱於南關之祠，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及收杭信，則聞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

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蚘蛔二，其色如丹，即日良愈。

甲寅春往桐川灶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牀』云云。是歲外舅捐館。

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益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時楊大芳、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勞曰：『巫言神語皆吉，勿庸輕動。』余不能決，因卜去就於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彈劾失官資，火欲相焚盜欲窺。』於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八《祠山張大帝》　武當人張秉，遇仙女山中，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我爲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期往，仙女抱幼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爲祠山之神。今廣德州橫山有廟志云。生西漢末，遊苕霅之間，夫人李氏亦有昭妃廟，至今香火甚盛。以二月八日生辰，先一日必多風，後一日必多雨。俗人相傳，以爲神請其夫人之小姨飲酒，故加以風雨，欲視其足也。可謂瀆神矣。然至今此日風雨甚驗，亦異事也。又有埋藏之異，是日土人殺牛祀之，坎其庭中，以所祭牛牲及器皿數百瘞于坎中。明日發視之，空坎一無所有。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祠山張大帝》　祠山聖烈眞君姓張，諱渤，字伯奇，武陵龍陽人也。父曰龍陽君，母曰張媼。其父龍陽君與媼遊於大湖之陂，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盖其上，五祥青雲，雷電並起。忽失媼處，俄頃開霽，媼言見大女，謂曰：『吾汝祖也，賜以金丹。』已而有娠，懷胎十四個月，當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七尺，隆隼美髯，髮垂委地，深知水火之道。有神告以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獸前導，形如白馬，其聲如牛，遂與夫人李氏東游吳會稽，渡浙江至苕霅三白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公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坵得趙氏，爲侍人。王九弟、五子、一女、八孫。始於吳興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跡，役陰兵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長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十五丈，總三十里。志欲通津於廣德也。復於後村畢宅保小山楓樹之側爲掛鼓壇。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爲期，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飧於鼓，乃爲烏啄。王以鳴鼓而餉至，泊王詣鼓壇，乃知爲烏所誤。及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以爲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功之所，見王爲大豕，役陰兵開鑿瀆河。王見夫人，變形未及，遂不與夫人相見，聖瀆之功息矣，遁於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聖瀆之河涸爲民田，即浴兵池，爲湖灌溉瀕，湖之田僅萬頃。掛鼓之壇，禽不敢棲，蟻不敢聚云。唐天寶中，禱雨感應。初贈水部員外郎，橫山改爲祠山。昭宗贈司農少卿，賜金紫。景宗封廣德侯。南唐封爲司徒，封廣德公。後晉封廣德王。宋仁宗封靈濟王，至寧宗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改封正佑聖烈眞君。至咸淳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準告加封『正佑聖烈昭德昌福眞君』二月十一日誕生，封『正寧昭助靈惠順聖妃』李氏二月初二日誕生，封『協應濟惠慈昭廣懿夫人』趙氏，封『協順承濟慈佑廣助夫人』，『王祖顯慶垂休昭遠靈惠侯』，『王祖母顯應起家昭靈夫人』，『王父慈應潛光儲祉衍靈侯』，『王母慈惠嗣徽聖善夫人』。

九弟：

靈貺普濟昭助侯，靈德昭惠嘉懿夫人，善利通貺靈助侯，善德助惠正懿夫人，順戒孚應顯助侯，順德衍惠昭懿夫人，康衛昭應廣助侯，康德順惠顯懿夫人，靖鎮豐利宏助侯，靖德淑惠靈懿夫人，休應豐澤孚助侯，休德敷惠靖懿夫人，明濟福謙善助侯，濟德綏惠昌懿夫人，昭祐通濟信助侯，昭德靜惠明懿夫人，嘉惠予直順助侯，嘉德柔惠光懿夫人，

五子：

承烈顯濟啓佑王，五月十五日生承祀贊福元穆協應夫人，嗣應昭佑公，正月初四日誕生嗣嬪翊福昭穆夫人，濟美崇祐公，三月十五日誕生濟順保福恭穆夫人，紹休廣祐公，十二月十二日誕生紹姒崇福交穆夫人，善繼孚祐公，正月十一日誕生善行敷福瑞穆夫人，

一王女：

淑顯柔嘉令儀夫人，王婿李夫人本廣無像位醮筵及祠祭呼云

八王孫：

第一位永福侯，第二位衍祚侯，第三位衍祐侯，第四位衍澤侯，第五位衍瑞侯，第六位衍渥侯，第七位衍慶侯，第八位衍惠侯，佐神丁壬二聖者。

打拱方使者封協靈侯。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祠山神》 俗祀祠山神，稱爲祠山張大帝。王弇州《宛委餘編》引《酉陽雜俎》，天帝劉翁者惡張翁，欲殺之，張翁具酒醉劉翁，而乘龍上天代其位。亦見《諾皐記》。及《殷芸小說》，周興死，天帝召興升殿，興私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曰『古天帝已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爲張大帝之證。此特因一張字偶合，故引之以實其說，殊不知《酉陽雜俎》及《殷芸小說》固荒幻不經，即其所謂張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無涉也。

世俗荒怪之說，固無足深考，然其訛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棨《三柳軒雜識》，廣德祠山神姓張，避食豕。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豕，縱使陰兵，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是以祀之避豕。《宋稗》所載更詳，謂其神姓張名勣，烏程縣人，役陰兵導河，欲通廣德，自長興縣疏鑿聖瀆。先與夫人約，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見之。後夫人遺餐于鼓，鴉啄鼓鳴，王以爲餉至，至則無有，已而夫人至鳴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親至河，所見王爲大豕，驅陰兵開濬。王見夫人自慚，工遂輟，而逃于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人思之，爲立廟。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爲石，人亦立廟。歷漢、唐以來，廟祀不廢云。詹仁澤曾樵又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蹟，名《祠山家世編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雜識》，廣植守廣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會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發視，無有焉。此祠山神之見于小說者也。

《文獻通考》，祠山神在廣德，土人多以耕牛爲獻。南唐時聽民租賃，每一牛出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以葺廟宇，上曰：『此載在祀典，應官爲修葺。』《宋史・范師道傳》，廣德縣有張王廟，民歲祀神，殺牛數千，師道至，禁絕之。《黃震傳》，通判廣德軍，舊有祠山廟，民禱祈者歲數十萬。其牲皆用牛，並有自嬰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傳》，瑛守廣德，禁祀祠山。閔文振《仰山脞録》，謂瑛著《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此祠山神之見于史志者也。

合而觀之，則祠山神之祀本起于廣德，其所謂化豬通津，蓋本《淮南子》禹化爲熊，通轘轅之路，塗山氏見之，慚而化爲石之事，移以附會于祠山。然俗所傳祠山張大帝實本此，而非如弇州所云也。且祠山張大帝之稱，乃近代流俗所傳，而宋以來尚稱張王，並未加以帝號。《夷堅志》，華亭胡亶家供事廣德張三甚虔，其子婦慘妬，杖妾甚酷，妾潛縊，將死。亶夢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蓋蒙神佑云。又毘陵胡琼，少年過廣德，謁張王廟求夢。夜夢入大殿宇，叩一吏問以窮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滿，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陸放翁有《張王行廟》詩，高翥《菊磵小集》亦有詩《爲葦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濟，而王號如故。《明史・禮志》，祠山廣惠張王勣，以二月十八日祭。則所謂張大帝者，本流俗之稱，安得以流俗所稱之帝，而擬之昊天上帝乎？弇州所云殊爲失考。

余自黔歸，江行以風水爲命，舟人爲余歷數每日風報，多驗。其中有所謂祠山報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爲三女嘗嫁，一嫁風，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凍狗肉始上天。蓋謂二月八日以後，必多風雨雪，直至戊日乃止。驗之果然。然則俚俗誕妄之說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驗災祲，則有不爽者。明祖雞鳴山十廟，獨不廢此祀，其亦有所驗歟？

冥神分部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袁千里》 袁勝字千里，南豐人，王待宸婿氏子也。育斬勘雷法髣髴舅氏，端平間寓戴顯家，一日謂戴顯曰：『吾逝矣，可焚我。』言畢而卒。戴焚之，火及屍，煙焰中有旗現金字曰『雷霆第三判官袁千里』也。



又卷三《增福相公》 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管陽間決斷，邦國冤滯不平之事，夜判陰府是非，枉錯文案，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飯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朝天天成元年，贈爲神君『增福相公』。



又《蒿里相公》 蒿里趙相公者，乃長安蒿里村人也。世本農桑耕鋤爲業，公習科舉登第。爲人鯁直無私，累陳諫事，不聽，公乃觸階而死。郡人立其祠，今在長安西二十里。有墳亦在。至唐睿宗延和年，封公爲直列侯，俗呼爲相公也。



又卷五《斬鬼張真君》 公姓張名巡，妻劉氏，妾柳氏。唐玄宗時進



士出身，官拜睢陽令。遭安祿之變，史思明等叠天亂，四郊版蕩。公負孤城，臨機應變，不依古法，前後三百餘戰，百戰百克，保障軍中器械，無一不取之敵者。第公性剛烈，每義發，髮豎齒落，則見其始以背城奪旗鼓，繼以艾蒿殺思明，收萬矢於束草，出奇之際，整威武于坐食野戰之場，明忠義於泣廟之餘，識人倫於天道之頃，知將令於雷將軍之時，堅士志于殺妾蒸骸之表，洩貞義於厲鬼殺賊之詞，至今霽將軍嚙指于鄰以示信，諸軍伍羅雀炙鼠木食而不攜，然不屈于畔涣之逼罵，不跪於鋸解之。吁嗟，堅貞凜冽，曜天射日，眞古天地一孤忠哉。後唐、宋歷封爲『寶山忠靖景佑福德眞君』。

又卷七《北極驅邪院》 左判官者，唐顏眞卿。德宗命眞卿問罪李希烈，親族餞于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葬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貌狀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山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后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奕棋樹下，一曰：『何人至此？』答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願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子取紙筆作書。客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驚曰：『先太師親筆。』發塚開棺，已空矣。后白玉蟾云顏眞卿爲北極驅邪左判官。



鍾馗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八《歲首畫鍾馗》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洗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眞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或處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靴朝靴，徑捉小鬼。先剜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鍾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祭祀，與我主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鍾馗》　顧寧人謂世所傳鍾馗乃『終葵』之訛，其說本于楊用修、郎仁寶二人。仁寶《七修類稿》云，《宣和畫譜・釋道門》載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間者，上有鍾馗二字，則非唐人可知。《北史》，魏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用修《丹鉛雜録》云，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也。蓋因堯鍾葵字辟邪，遂附會畫鍾葵于門，以爲辟邪之具。又宗慤妹名鍾葵，後世因又有《鍾馗嫁妹圖》，但葵、馗二字異耳。此事見沈括《筆談》。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葵，圭首六寸爲椎，以下殺。』《説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請爲椎于抒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篇》，天子搢珽，注亦同云云。是用修之說較仁寶更詳，則鍾馗由堯終葵字辟邪之訛，固屬有因，而大圭之終葵，何以轉爲人名之終葵，則未見的義。顧寧人乃引馬融《廣成頌》『揮終葵，揚玉斧』，謂古人以椎逐鬼，如大儺之執戈揚盾，此說近之。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爲人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爲辟邪之物，而意其爲逐鬼之人，乃附會爲眞有是食鬼之姓鍾名馗者耳。胡應麟《筆叢》、朱國楨《湧幢小品》亦引堯終葵字辟邪，以爲鍾葵本辟邪之物，然俱不如寧人引馬融頌之融貫也。

至用修謂唐人戲作《鍾馗傳》，則不詳其載在何書。今按《天中記》引《唐逸史》，明皇因痁疾晝卧，夢一小鬼盜太眞香囊及上玉笛，上叱問之，奏曰：『臣乃虛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捉小鬼，刳其目，劈而啖之。上問：『爾何人？』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武德中應舉不第，觸堦而死，得賜綠袍以葬，感恩發誓，爲帝除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而疾遂瘳，乃詔吳道子畫之。道子沉思，若有所睹，成圖以進，上視之曰：『是卿與朕同夢也。』《唐逸史》不可見，《天中記》所載斯其故事矣。亦見沈括《筆談》。然此事不辨可知其妄也。後魏、北齊及周、隋間多有名鍾葵者。魏獻文帝時，則有枹罕鎮蔣楊鍾葵；又張袞之孫白澤本名鍾葵，獻文改名白澤；于勁亦字鍾葵。孝文時，有頓丘王李鍾葵。北齊武成時，有宦者宮鍾葵。後主緯時，有慕容鍾葵奔于周。隋煬時，漢王諒反，有大將喬鍾葵。又隋宗室處綱之父名鍾葵。又魚俱羅與蜀將段鍾葵討平越雋蠻。唐時王武俊有將張鍾葵寇趙州，爲康日知所殺。古人名字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類以爲名者，張鍾葵無論，若楊鍾葵等係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鍾馗係唐武德中進士，則楊鍾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後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之也哉？則《天中記》之說眞附會也。

然唐時則鍾進士食鬼之說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歲暮以鍾馗與曆日同賜大臣。此亦起于明皇，見沈括《筆談》。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曆，敬授人時。』又《代李中丞謝表》云：『繪其神像，表去厲之方；頒以曆書，敬授時之始。』至宋時猶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畫鍾馗，因鏤板以賜二府。然則訛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蘇易簡《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用修亦以爲即《考工記》大圭終葵之義，謂硯形銳其首如圭耳。據此則硯之銳者亦名鍾馗，並不名終葵矣。胡應麟非之，以爲附會，然鍾馗列于《文房四譜》，則其爲硯之形製，而非造爲神像可知。至高江村《釋考工記》注『終葵』請蔓生之物，葉圓而厚，圭首之圓厚如之，故以爲名。此未免臆說。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玉珽杼上（首）終葵首，當作何形？』答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爲忍笑。江村之云毋乃類是。要之，但據《考工記》注槌曰終葵，再以馬融所頌終葵逐鬼之物證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辭也。

崔府君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録》　六月初六日，崔府君生辰。廟在湖上湧金門外，顯應觀者是，社火亦然。有燒香者不少，金橘團最盛。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崔府君》　崔府君者，乃祈州鼓城人也。父讓，世爲巨農，純良德義。鄉里推重。年將知命，未立繼嗣，讓典妻議之曰：『我平日所爲，常存濟物之心，今何無嗣？不若與汝共發虔誠，禱於北岳。』妻從其言，同詣北岳祠下禱祝，祈嗣畢，歸邸中安下。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崔讓問之，童曰：『帝賜合

中之物，令君夫妻吞之。』言訖，舉合盖視之，見美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覺。自後有娠，腹懷十月滿足，於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美，異於常人。幼而從學，日誦千言，不窺群子之戲，因名子玉。凡事過人，鄉人咸爲積善之家，天賜也。時唐太宗貞觀七年詔舉天下賢良赴都，朝廷任用，府君亦在內焉。各賜縣令出身，惟府君除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洞察秋毫，郡人皆言知縣晝陽間，夜斷陰府。時五月初間知縣省喻邑人，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殺生及獵射，如犯者，官中決斷，陰府理問。時有善射者朱蹇哥等二人，潛出廓外，射得兔一隻。入城門，吏搜住，執於庭下，問之曰：『爾等故犯，欲以縣庭受刑，陰府受罰？』其人云：『乞於陰府受罰。』以爲陰理將遠。言訖，各放還家。是夜方就枕，俄有一黃衣吏喚二人，至于公庭一所廳上，卻見崔知縣王者冠服，檢諸人罪狀，或促其壽，或隋其子孫，或減其食禄。汝輩善惡自當裁之，令還本家，遂驚而覺。其人乃異之，忽一日，門吏報曰：『鵰黃嶺有猛虎攔路傷人。』公遣首吏孟完賫符牒至山廟，拘虎。其虎出，自嚙符牒，隨吏而至公庭。崔公責之曰：『汝乃異類，所食者有分定，輒敢違其天意，食啖人命，罪當如何？』其虎聞之，觸階而死。自此，邑人立生祠而祀之。時潞州太守奏申朝廷，貞觀十七年，府君遷磁州滏陽縣令，整太宗陰府君在之事，決楊叟二子負債之冤。後遷衛州衛縣令，與奕棋人楊叟同赴任所。西南五里有河，時夏月水汎，漂滌民田，公于河上設壇，以詞奏于上帝。少頃間，有一頭蛇浮于水面而卒，水漸散去。郡人亦立生祠祀焉。有一日，公與楊叟奕棊，公忽起，楊叟亦起，公云：『爾見否？』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言曰：『吾奉上帝命』云云。次有玉珪、玉帶、子服、冠簪、秀衣、五岳衛具。又有百餘人，皆拜畢而立，奏簫韶絲竹之音樂。復有一神，取白馬至府君，曰：『汝輩少待之。』遂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矣，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其子，二子泣拜而授命，言訖而卒。在世六十四年矣。後玄宗值禄山兵亂，帝夜夢神人告之曰：『願陛下駕不可別此方，賊不久而滅矣，又何避之。』於是帝問姓名，曰：『臣乃磁州滏陽縣令崔子玉。』帝驚而覺焉。後果如其言。駕歸闕下，建廟，封『靈聖護國侯』。至唐武宗，天下洪水漲溢，禱之乃止，加封『護國威應公』。宋眞宗東封岱岳，加封上號『護國西齊王』至宋高宗之避狄難，自鎮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暮宿老嫗家。嫗與帝澤衣洗足，進糲飯，且告曰：『當借一遊騎，早去約五鼓，以包一兔肩置焉。』帝請行，稍前邁，三歧路，惑焉。忽見白馬，帝異之，躡其後脫至靈祠，下有土，撫之汗如雨。因宿，夢青衣方袍人杖擊地，輒其亟行，驚起，遲明發眠，紙亭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俄聞珓环聲，乃登殿覩像，如夢中所見，寂無人，唯几上有合，內有酒食。帝食之，將出焉，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馬忽不見，益異之，而從臣耿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駐蹕於杭州，帝首爲立廟焉，賜廟額曰『顯衛』。



又卷三《掠刷使》 按《幽怪録》云：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邸，垂簾于小室中，其從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簾入見，眞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從吏之糾糾焉？』裴璞曰：『吾爲陰官，職受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刷使耳。』曰：『何所司耶？』曰：『吾職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人之轉貨求丐也，命當即叶，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剩而掠之？』璞曰：

『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籍，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尒。始吾之生也，常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禄，只歎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之與善，乃立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禄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邠甚薄，於涇殊无所得，諸鎮平平尒。人生有命，時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璞以公事，須入城中，陰冥限數，不可違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馬。元方固請曰：『間別多年，忽此集會，歎言未幾，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解暑，置在汧隴間，吐蕃將來，慮其侵軼，當與陰道京尹，共議會盟。雖非遠圖，聊亦紓患，亦且安邊之計也。我馬已駕，來期不遙，事非早謀，不可爲備，且去，且去。』上馬數步，遂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眞白金也。悵然而西，所歷之獲，無差其說。彼樂天知命者，蓋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軍騷動，朝廷知之，又虞其叛思，援臣以爲謀，宰相蒞盟，相國崔公不欲臨境，遂爲城下之盟，卒如其說也。



清・吴翌鳳《逐志堂雜鈔》庚集　王黄州《小畜外集》，有《詛掠剩神文》，序云：予鄰有右族，藏鏹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旦必觴醪豆胾，以祭于庭，且紙蛱繒駿以焚之。詢其所祀，則曰：陰君命神掠民之羨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沒，將得用矣。案《道藏雷經》，稱雷師皓翁，有九天將軍、雷門使者諸名，分掠剩、積逮、幽枉、報應四司，各有大夫掌其事，則所謂掠剩神者，蓋雷部之一也。

地方神祇分部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至聖炳靈王》　炳靈者，聖帝第三子也。唐太宗加『威雄將軍』，至宋太宗封『上吴炳靈公』。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至聖炳靈王』。



又卷三《昭靈侯》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至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宫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一輒體寒而濕，夫人令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占，使九子助

我。頭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禱，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蒭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地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宇也。



又《沿江遊奕神》 《翰苑名談》云：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有大風，舟行必覆，宜避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時離岸，公托以事。日午，天色恬然，俄而黑雲四起，於天降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嘆。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禮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某乘其力，薄有遷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今連陞數秩』。再拜而去矣。



又《威濟李侯》 侯姓李諱禄安，吉州長興縣童莊人也。於宋徽宗崇寧三年正月十八日甲申生，長而異稟，性質顓，語不妄發。鄉社之人遇有休咎禍福之將至，輒能前知而告戒之。年十八，當宣和三年三月，忽預告鄰里鄉社云：『吾將往山東膠西爲國家幹事，恐浹數年方歸。』遂端坐而逝。遠近相傳，莫不異之。其後數有靈跡見于本鄉，如年穀之豐凶，蠶麥之得失，皆以傳之巫覡，殆若印券契鑰，不差毫釐。於是父老相率爲立香火之地而祠祭之。至寧宗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通直郎知長興縣，趙準狀申濟惠顯應實跡，所陳中州備申，朝廷賜廟曰『顯應』。至理宗寶慶元年，本縣寄居朝散郎，賜緋魚袋。陳昂等列狀云諸路州縣境內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有利惠及民，例浹保明聞奏，更乞特賜封爵以彰神之功烈，以慰一方士民之望。奉勅封威濟侯。

又《杭州蔣相公》 神姓蔣，世爲杭州人，生宋建炎間，樂賑施。每



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無價。歲歉或損，以予饑者。死之日，祝其二弟曰：『湏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人心所趍。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于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孚順』、『孚應』、『孚祐』侯。



又《靈泓侯》 李琚，本衛州三用人也。周世宗朝爲將，善騎射，於國有功。後因病至重，有問疾者甚衆，公無別語，告衆曰：『我授山東漆河將軍也。』言訖，公卒焉。後人立祠于此。至唐玄宗開元年，封爲靈泓侯。



又卷四《謝天君》 天君姓謝，諱仕榮，字雷行，於貞觀初，一輪火光如斗，直射入山東火焰山界。謝恩其父，韓其母也。帥性烈，貌惡，不



屈於豪，亦不敗于法。爲山陰令時，寮東役督司以催科故，嚇帥以千金，帥密拾其賍報，督怒之無從也，因責以苦辯。諸若水銀盔甲，帥以錫飾者應。勒以鼓革牛膠，帥以敗蔽敗甲爲膠，而皮者爲甲鼓奏進。督害之不足，又申以將才，陰陷以把隘。帥即夜率數兵以襲，砍而塞虜心。賊又乘敗以襲我虛，帥又先移塞以伏弩待之，竟保無虞。蓋役愈苦而才愈辯，事愈險而功愈奇，赤心烈節，炳于天日。誠不虛玉帝之寵於耳目臣也。宜受職于火德天君，執金鞭，架火輪，頭頂道冠，以司亢陽之令。

又卷七《王侍宸》 侍宸姓王名文卿，宋時臨川人。侍宸，其官也。生有骨相，有道者器之，長而遊四方，履歷幾遍宇宙。嘗遇異人授以道法，能召風雷。宋徽宗號爲『金門羽客凝神殿侍宸』，寵冠當時，賜賚一無所受。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爲仗劍噀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后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屢見顯異。大元時始建祠，今祠在建昌之府城內是也。靈應益著，執牲帛而乞靈者，絡繹於道也。



又《盧山匡阜先生》 先生者，姓匡名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爲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屢徵不起，遇少年傳以仙訣得道。漢武帝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先生能

伏五瘟使者爲部將，更命立祠於虎溪舊隱。郡守桓伊遷先生祠於山口，能押瘟部之神，凡水旱癘疫，禱之皆應焉。



又《蕭公爺爺》 公姓蕭，諱伯軒，龍眉蛟髮，美髭髯，面如童。少年爲人剛正自持，言笑不苟，善善惡惡，里閈咸爲之質平。歿於宋咸淳間，遂爲神。附童子，先事言禍福，中若發机，鄉民相率爲立廟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之太洋洲，保舡救民，有禱必應，福澤十方。



大元時，以其子蕭祥叔死而有靈，合祀于廟。

皇明洪武初，嘗遣官諭祭。永樂十七年，其孫天任卒，屢著靈異，亦祀于此，詔封爲『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大著威靈于九江八河，五湖四海之上。

梓潼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録》　梓潼帝君生辰，蜀中士大夫寄居都城，遞年諸社陌上吳山冲天觀梓潼帝君觀酌獻設醮。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梓潼帝君》　按《清河内傳》，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后七十三代，今改爲化字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常虐民酷吏，週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性烈而行察，同秋霜青天于白日之不可犯。后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嶺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初三日誕生，祥光罩戶，黄雲迷野。居處地府近海，里人請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群書，夜避衆子，自笑自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則余嗤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謗之而有禍，我爲人而焉無靈乎？』自后，夜夢或爲龍，或爲王者天符，或爲水府漕，自怪而不甚信爲吉兆。三農懋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思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幽牒河伯，而驚魂尤恐，忸怩不能。忽爾之間，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徙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老之子，名亞。』綠水府得達故字霈夫吏曰：『奉命促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閈，風雨聲中，頃失鄉地。到一山，連劍嶺而撐參宫星也，若鳳凰之偃，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一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爲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之品，於人世界，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虚空，有王者之宫，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清河内傳》，焚香者，切記廟在劍州梓潼縣。唐玄宗幸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封『左丞相』。僖宗播遷，亦有陰助之功，加封『順濟王』。

宋太祖初得蜀也，以仁取之，以仁守之。亦爾神陰隲顯相，有以輔吾仁也。

靈應廟神加封聖號：

忠文仁武孝德聖烈王　聖后協應德惠妃
聖父顯慶慈祐仁裕王　聖母昭德積慶慈淑妃
聖子嗣德王　聖婦善助顯懿夫人
聖子昌德王　聖婦順助惠懿夫人
聖孫紹應昭靈侯　聖孫婦淑應夫人
聖孫承應宣靈侯　聖孫婦惠應夫人
佐神英惠忠烈翼濟福安王即報喜大尉也
左右桂禄二藉仙官
聖朝延祐三年七月七日加封聖號：
『輔元開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帝君殿在九曲之處，蓋九曲水來朝，九折而去，經行山腹，路成七曲。其殿有降筆亭，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牋數百番，常留筆下，筆墨皆具。亭門、本府差官封鎖甚嚴，以防欺僞之弊。降筆訖，其亭内有銅鐘自鳴，廟吏聞於本府，本府差官啓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孝爲本。詐逆犧僭僞蜀王之日，具犧牲，設俎豆，潔粢盛，親詣　帝君廟設祭，甫欲行禮，黑風驟起，滅燭撒香。逆曦震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視祝板已碎作兩片矣。帝君奉玉帝旨，佐南斗注生，由是求嗣者多禱焉。

上天聖號

『金闕昊天檢校洞照通眞先生、九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天帝上僊無皇君，

統僊班證佛果』，聖號『混天內輔三清內宰大都督府，都統三界陰兵便行宜事，管天地水三界獄事，收五嶽四瀆，眞形虎符龍券，總諸天星耀判桂祿二籍上僊元皇眞人，司祿職貢舉眞君須編脩飛僊列籍掌混天造化輪廻救若天尊，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化生宰長樂永祐靈應大帝，定慧證果伽釋梵鎮如來佛。

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

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神霄小吏岔雷讚曰：

妙哉斯編，誠哉是言。遵守行之，福祐自天。



文昌神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文昌神》　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餘編》謂即陷河神張惡子，而引其所著《化書》，謂本黃帝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因以張爲氏。周時爲山陰張氏子，以醫術事周公，卒，托生于張無忌妻黃氏爲遺腹子，《詩》所稱『張仲孝友』者也。以直諫爲幽王所酖，魂遊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壓死，蛇即其所化也。尋爲漢帝子，曰趙王如意，爲呂后所殺，魂散無歸。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呂牟，即呂后之後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瀝血石臼中，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生爲蛇。呂令有馬，乃呂產後身，蛇輒食之。呂令怒，繫張夫婦將殺之，鉈遂揚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譴爲（邛）〔邛〕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文殊，皈誠脫罪，復生于趙國張禹家，名勳，爲清河令。卒，又生爲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于越雋張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後萇入蜀，至梓潼，嶺神謂之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惡子也。後萇即其地立張相公廟。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賜之。還日，賜遺無算。王中令鐸有詩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云云。

按陷河事，亦見王氏《見聞》及《窮神秘苑》、《太平廣記》諸書，所載略同。《北夢瑣言》亦謂梓潼張亞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雋州張生所養蛇，托生爲僞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誅。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亞子所責，言：『我在川今始歸，何以致廟宇荒穢若此？』據此則所謂張惡子者，乃流轉于人與蛇間，一變幻不經之物耳，不知與文昌二字何與？

又《續通考》云，劍州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等悉當夷滅！』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改封英顯王號。此見于祀典者，然亦與文昌二字無涉也。《明史・禮志》，弘治中，尚書周洪謨等議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又《續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謨之說，謂梓潼神景泰五年始勅賜文昌宮，今宜祀于蜀，不宜立廟京師。至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祀典，伏乞罷免。

則亦謂梓潼之與文昌了不相涉也。

然世以梓潼爲文昌，則由來已久。按葉石林《崖下放言》記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張惡子廟夜宿，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甚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閑録》亦載此事。然則張惡子之顯靈于科目，蓋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語類》所謂梓潼與灌口二郎兩個神，幾乎割據了兩川也。世人因其于科目事有靈異，元時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額其宫，而張惡子之爲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卬《三餘贅筆》則謂梓潼乃四川地，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所宅。或又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説理雖較長，然皆從文昌二字立説，而于張惡子之所以稱文昌，則毫無干涉也。《蜀志・秦宓傳》，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都卬之説蓋本此。

晏公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晏公爺爺》　公姓晏，名戍仔，江西臨江府清江鎮人也。濃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無知乎？』其爲人敬憚如此。

大元初，以人材應選入官，爲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即奄然而逝。從人斂具一如禮，未抵家，里人先見其揚鑣導於曠野之間，衣冠如故，咸重稱之。月餘以死至，且駭且愕，語見之日，則即其死之日也。啓棺視之，一無所有，蓋尸解云。父老知其爲神，立廟祀之。有靈顯于江河湖海，凡遇風波洶濤，商賈叩投即見，水途安妥，舟航穩載，繩纜堅牢，風恬浪静，所謀順遂也。皇明洪武初詔封顯應平浪侯。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晏公廟》　常州城中白雲渡口有晏公廟，莫知所始，及閱《七修類稿》，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時毘陵爲張士誠之將所據，徐達屢戰不利，太祖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扮爲商賈，順流而下。江風大作，舟將覆，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誰也？』默聞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後，江岸當崩，有豬婆龍在其下，迄不可築。有老漁教炙豬爲餌以釣之，甕貫繒而下，甕罩其項，其物二足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釣而出，岸乃可成。衆問老漁姓名，曰姓晏，倏不見。明祖聞之，悟曰：『蓋即音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吾常所以有此廟也。又《續通考》，臨江府清江鎮舊有晏公廟，神名戍仔，明初封爲平浪侯。

蔣莊武帝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蔣莊武帝》　建康府蔣莊武帝，諱子文，揚州人也。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擊傷額而死焉。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故吏見而驚走。子文追謂之曰：『我當爲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爲吾立廟，不爾使蟲入人耳爲災。』吳王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死者甚衆，醫巫不能治。云：『爾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疫。』吳主患之，封中都侯，加印綬，立廟于鍾山，更名曰『蔣山』，表其靈異。晉蘇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爲逆，當助共

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符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生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會稽王導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杜佑《通典》云：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絕之。加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蔣王。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助，事平乃進帝號。復新廟宇，於廟首門爲靈光門，中門爲興善門，外殿曰帝山，內殿曰神居。梁武帝常祠而不應，遣使典焚其廟，未及中途，忽風雨大作，振動宮殿。帝權祠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帝』，更修廟宇。徐鉉奉勅撰碑，備載其事。因《宋朝會要》曰：開寶八年廟火，雍熙四年重建，景祐二年陳公執中增修，請于朝，賜廟額曰「惠烈」』。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城陽王　秣陵尉》　顧寧人謂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劉章，及蔣子文之祀最盛。按《後漢書》，樊崇起兵，軍中有巫鼓舞，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曰：『當作縣官，何故作賊？』笑巫者輒病，于是乃立劉盆子爲帝。又《魏書》，城陽景三即漢朱虛侯章，以其有功于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傚，濟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曹操爲濟南相，始禁之。是城陽之祀于北方，顯赫可知。

《通鑑集覽》，蔣子文漢末秣陵尉，逐賊至鍾山，傷額而死。吳先主時，其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當爲此土地神。』又附巫語，當大啓孫氏，吳主乃爲立廟，封中都侯。《晉書》載記，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求助于鍾山蔣侯，封以相國之號。《南史》，宋太子劭之逆，南譙王義宣起兵至新亭。劭以輦迎蔣侯于宮內，拜大司馬，封鍾山郡王，使南平王鑠造策文。又《宋書・禮志》，明帝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齊書》，東昏侯信蔣侯神，迎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云見神動輒啓，並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國，後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如王者。設鎧馬甲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云蔣侯出遊。《梁書・曹景宗傳》，武帝因祈雨不應欲焚蔣帝廟，俄而雨注，帝遂到廟修謁。《陳書》，武帝即位，幸鍾山祀蔣帝廟。又永定三年久不雨，帝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遂雨。此蔣廟之顯赫于鍾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圍郢城，時城中張元嗣等迎蔣侯于州廳祈福，鈴鐸晝夜不絕，使導從登陣巡行。魏軍圍鍾離，城中乞蔣帝扶助，神報許，既而無雨，水頓長，遂挫敵，後見廟中人馬脚盡濕。此蔣廟之遍于州郡者也。後魏任城王爲揚州刺史，毀蔣子文之廟，可見揚州亦有此廟。

寧人所謂六朝以來多祀此二神，信不妄也。然六朝時尚有伍子胥、項羽二神，亦香火最盛。項羽神之祀，寧人已叙及，亦尚未備，今更廣録，並伍子胥之祀亦著于後。按蔣廟，明初鷄鳴山十廟中尚存其一，永樂七年正月，又進封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然民間已無祀之者。城陽景王則併無有能知其姓名者矣。

五通

明・陸粲《庚巳編》卷五《説妖》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爲五郎神，蓋深山老魅、山蕭木客之類也。《夷堅志》云：一名獨腳五通。予謂即傳所謂『夔一足』者也。他郡所事者曰『蕭公』，正取山蕭義。五魅皆稱侯王，其牝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置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爲后妃飾。貧者繪像于板事之，曰『聖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是其從官。每一

舉則擊牲設樂，巫者嘆歌，辭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盛者曰『燒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爲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于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愚人信之，有卻醫待盡者。又有一輩媼，能爲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率與魅爲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往往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擁騶從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夕乃散去以爲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火燒人屋。《西陽雜俎》亦云：山魈能燒廬舍。性又好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夭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巍冠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盛妝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侈。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己，其冷如水。有夫者避不敢同寢，或強卧婦旁，輒爲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于此：

秀才徐岐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鬼。徐還，魅逐到家，排擊門闥，糞穢狼藉，家人不知其何等怪也，呼爲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于庭，錢猶熱。窓眼中偏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窓，其指通紅如火。聞履聲，以沙布地，驗其蹟數十，皆長尺有咫。

醫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床後食，咂咂有聲。

秀才沈鎣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怪，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晝夜聒擾。一鑼自行且擊，累百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盌水，搖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寧。

舉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土偶，悉起自行，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竟毀其廬乃已。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八《五道將軍》　今云五道將軍，謂盜神也。余意出于《莊子・胠篋》篇。盜亦有道，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是五者，豈所謂五道邪？又，俗有游方五聖、樹頭五聖、花花五聖，皆貪淫邪亂之神。或曰即五通也。今之上官，可謂之六道將軍矣。客曰：『何也？』曰：『擒盜而納其財，反不殺而縱之，非六聖而何？』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揚州五司徒》　揚州英顯司徒茅、許、祝、蔣、吳五姓。是邦血食久矣，載在《南史》及《梁書》。《王琳列傳》云：王琳，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破景有功，能輕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其麾下萬人，多江淮人也，累立大功，仕至特進將軍。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境，帝遣領軍將擊破胡等出牧秦州，令琳共爲經畧。琳謂破胡曰：『軍士嚴整，切勿浪戰。』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騎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更赴壽陽，進封爲巴陵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晝夜攻擊，城內水氣浸人，皆患腫，死者甚衆。城陷，琳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哭者聲如雷。傳首建康，縣之於市。琳故將吏朱瑒等致書求以首，吳明徹亦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于是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葬至建業，即五神也。五神居揚州日結爲兄弟，好畋獵。其地舊多狼虎，人罹其害。山溪畔遇一老婦，五神詢問，竭然無親，饑食溪泉。五神請于所居之廬，拜呼爲母。侍養未久，或出獵而歸，不見其母。五神曰：『多被虎噉。』俱奮身逐捕山間。有虎迎前，伏地就降。由此虎患始息。後人思其德義，立廟祀之。凡所祈禱，隨求隨應。廟今在江都縣東興鄉金匱山之東。至隋煬帝時，曾護駕有功，封號『司徒』。唐加『侯』號。宋至紹定辛卯，逆賊李全數來寇境，禱于神，不吉，以神像割破之，不三日，全被戮于新塘，肢體散落，猶全之施于神者乎。賊平，帥守趙公范親率僚屬致享祠下，以答神貺。撤其廟而增廣之，録其陰助之功，奏請于朝，賜廟額曰『英顯』，加封至八字侯。後平章賈公似道來守是邦，有禱于神者，遇旱暎則飛雨，憂淋潦則返照，救焚則焰滅，欲雪則瑞應。其護國祐民，無時不顯。復爲奏請加封王號：

第一位靈威忠惠翊順王，第二位靈應忠利輔順王，第三位靈助忠衛佐

順王，第四位靈佑忠濟助順王，第五位靈勇忠烈孚順王。





又卷四《五盜將軍》　《世畧》曰：五盜將軍者，即宋廢帝永光年間五盜寇也。於一方之地作亂爲盜，后於景和年，帝遣大將張洪破而殺之于新封縣之北。其五人又作怪盜于此，發之者皆呼爲『五盜將軍』也。杜平，李思，任安，孫立，耿彥正。

又《五瘟使者》　昔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內，有五力士現於凌空三五丈余，身披五色袍，各執一物。一人執杓子幷甑子，一人執皮袋幷劍，一人執扇，一人執鎚，一人執火壺。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災福也？』張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爲五鬼，在地爲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仕貴，捻管中瘟史文業。如現之者，主國民有瘟疫之疾，此爲天行時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張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無法而治之。』於是其年國人病死者甚衆。是時，帝乃立祠於六月二十七日，詔封五方力士爲將軍：青袍力士封爲顯聖將軍，紅袍力士封爲顯應將軍，白袍力士封爲感應將軍，黑袍力士封爲感成將軍，黃袍力士封爲感威將軍。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后匡阜眞人遊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爲部將也。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五聖祠》　鈕玉樵謂明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廟祀之，俗謂之五聖廟。後遂樹頭花間、鷄塒豕圈小有災殃，輒曰五聖爲祟。本朝有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毀之，其禍遂絕。《述異記》亦載康熙八年，秀水縣民郭季平爲五聖所祟，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祀，妖禍遂絕云云。然實未盡絕也。余少時見鄰人王祥龍及俞奕千之女皆犯此祟，謂之神和病。男則有女

鬼與合，女則有男鬼與合，來則必有泄精遺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廟所在有之，如汀州七姑子、建昌木下三郎之類，蓋幽明之際，變幻無窮，固非令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謂起于明祖，則未必然。按《夷堅志》，林劉舉將赴解，禱于錢塘門外九里西五聖行祠，遂登科爲德興尉，到任奠五顯廟，知爲五聖之祖祠也。則五聖之祠宋已有之。

《七修類稿》又謂五通神，即五聖也。然則五聖、五顯、五通，名雖異而實則同。《夷堅志》所載韓子師病祟，請客以符水治之，見五通神銷金黃袍騎馬而去。又醫者盧生托宿趙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見所寢在五聖廟側草露之上。《武林聞見》所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于獄吏，求爲泰和樓五通神。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而陳友詠僭號，亦在采石五通廟。則五聖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五顯神説》　五顯始於唐，今安陸府城南五顯廟有明正德十五年周詔記碑，言唐稱五聖，又稱五顯。宋宣和時封侯，淳熙時封公，嘉泰時封王，理宗時四字王，曰顯聰孚仁王、顯明孚義王、顯正孚智王、顯直孚信王、顯德孚禮王。其文如此。此外又別有五通、五猖。明陸粲《庚巳編》謂之五郎。或云明太祖令死事之兵，五人共一小廟。按《大明會典》八十四云：『祭旗纛神七位，有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衆一位。』八十六云：『在京十一廟，有五顯靈順廟，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南京太常寺官祭。』是五猖、五顯舊在明祀典，爲五行之神，又主猛暴，若蚩尤之列，但以猖爲昌耳。五通、五猖、五郎，或附之爲妖妄。《夷堅志・戊集》云：『五顯爲凶賊鬼所託，又有獨腳五郎，又有殺猖、傷猖、狂猖、風猖，又牛通、豬通、馬通。』自宋以來有之。蘇州上方山五通，康熙年間，請旨毀禁。今俗五聖、五顯、五通、五猖、五郎不分別矣。

清・毛祥麟《墨餘録》卷六《淫祠》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弛，僧人漸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禱者又接踵於途矣。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謙，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傅德、成鎰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聞五通係明祖定鼎分封後，追贈陣亡毅魄，又由將士而思及兵卒，因取五人爲伍意，封作五通。以其死無所依，令逢寺廟晏神，必設下筵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昉也。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猶擾及民間。特於貞烈之婦，仍不敢崇，所謂邪不勝正也。昆山某氏女，年方及笄，而有姿色。一夕，鳴機窗下，五通忽至前求耦。女曰：『妾尚處子，一有玷，誤貽終身。西村有某婦，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奈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獨不正耶？』舉坐板撲之，應手而滅，亦無後患云。

雨蒼氏曰：邪不勝正，固是定論。而妖由人興，尤當勘破耳。

武烈帝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常州武烈帝》　忠佑武烈大帝，姓陳諱果仁，字世威，常州晉陵人也。聖祖曩，字元皎，仕陳，爲羽林郎洪州建昌縣令。父季明，字玄渙，仕陳，爲江州司馬、領南道採訪使，尋拜給事中。帝於梁大清三年己巳三月望日午時誕，英姿照人，有鼎角匿犀之異，衆皆奇之。八歲能屬文，十三徧讀諸史，人皆咸爲再生東家丘。陳大帝天康元年，舉進士第，對策玉階，年甫十有八。上曰：『朕與卿太丘之後，家世自兹不墮，特授監察御史，遷江西道巡察大使。』帝智勇絕人，精深韜畧，有經濟天下之志。仕陳二十有五載，事親以孝，事君以忠，德惠萬民，威名滿天下。後主失政，遜于隋，遂亟上印綬，歸隱不仕，以田園爲終老計。隋高祖累詔不起，煬帝南遊江都，群盜並起，帝聞其名，詔令討盜。俾除民害，義不可辭，奉命而起。大業五年授秉義尉，平長山以叛寇，鞫其眞僞，各得其情，衆悦服。仕至朝請大夫。九年正月奉詔平江寧樂伯通叛徒十萬，授銀青光禄大夫。十三年改號義寧，恭帝全號，奉詔平東陽奕世幹賊衆二十萬。隋王勅之，召入，拜大司徒。大業末，沈法興起兵吳興，乃帝室之父，意欲倚帝爲重。帝輸忠貫日，抗節凌秋，確乎不移。法興謀據常郡，包藏禍心，陽爲依附，實欲加害。時賊帥李子通集衆數萬，屯江北，與法興陰爲應援，震帝威勇，不敢渡。至唐高祖武德二年庚辰五月十八，日法興詐稱疾，亟走，告于帝，不得已往問疾，飲酒中毒，馳歸。時有高僧凜禪師，以醫名世，亟召之治療，其法當於閒寂無人處，水滌腸去毒。帝室沈氏宗伉儷之義，深切痛心，至池上潛窺而矚之。帝自知不可爲，遂囑付凜禪師及軫、張二妃，俾施所居第并南

帑爲精舍，東第爲崇仙觀，言訖而薨，享年七十有二。法興聞之，意欲陰謀得志，豈知帝英爽如在，忠節愈勵。一日，黑雲蔽空，風雨晦冥，忽見形，威發一神矢，射薨法興，寇衆四清。其護國威靈有如此者。唐天子欲旌其功，乃下詔詢訪本郡耆老：『故陳司徒身備八絕，何謂？』耆老等條奏曰：『忠孝文武，信義謀辨，是謂八絕事。』唐封忠烈公，繼封福順武烈王。後周加以帝號。宋宣和四年賜廟額曰『福順一武烈顯靈昭德大帝』，武烈沈后，軫后，妃贊幽張夫人，神眷，神父啓靈侯，神母懿德段夫人，神繼母嘉德伊夫人，神長子贊惠濟美侯，次子協應濟順侯，神孫處士，佐神柴大尉名克宏封翊靈將軍。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五《常州忠佑廟》 常州有忠佑廟，祀司徒陳杲仁，相傳南唐封爲武烈帝，故今俗以帝號稱之。而郡人劉宗浩輯爲《實録》一書，謂公本晉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不得已，往問疾，飲中毒，歸而卒。後法興方剽掠，公現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唐初詔爲立祠。乾符中，以陰兵助裴璩討賊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現，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時，錢俶遣將來攻，公以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敗去，乃冊爲武烈帝。宋又賜庵號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

按《舊唐書》，沈法興爲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賊樓世幹，會煬帝被弒，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爲司徒。是杲仁本隋將，與法興通謀害其主帥，而司徒之官又法興所授也。《新唐書》並不言承制，但云法興以杲仁爲司徒，則其爲法興黨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實以自唐及五代、宋以來歷著靈異，故累請褒封至帝號。今常州雲車之製甲天下，相傳像公空中破敵時神兵也。豈失節于生前，而獨能反正于身後耶？抑郡人所傳公爲法興所害者本是實事，而《新》、《舊唐書》所記不無訛謬耶？史冊所載，往往有與傳聞互異者，未必傳聞皆僞而史冊眞也。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陳武烈帝祠》 江西陳武烈帝祠極顯靈，嘗散步祠中，若有所犯，齋戒拈香，乃愈。《江西通志》云：『武烈廟祀陳江西巡察大使陳杲仁或作果仁，或作杲仁，或作亡杲，或作仁果，皆依其文書之。有賑荒之惠。唐封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冊加武烈帝。』《南昌縣志》同。又沙河廟懸榜云：『神字世威，江南常州府晉陵縣人也。仕陳江西觀察使，主鎮江南。隋時，爲司馬，天下大亂，集兵以保境。大業五年授朝議大夫，十三年，隋改號義寧，拜大司徒。唐武德二年，薨，封忠烈公，進福順武烈王。後周加帝。宋乾德二年，神見於士步門，以船粟賑飢。宣和四年，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大帝。』其言不可信。常州祠有唐天寶時僧德宣作《隋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云：『陳公諱杲仁，字世威，其先潁川人，六世祖陳武帝，家於長城，故爲晉陵人。祖曇，陳羽林郎將。父季明，陳江州司馬，兼嶺南道採訪使，終給事中。公十八歲舉秀才，對策，陳文帝曰：「朕與兒俱太丘後」。授監察御史，尋遷江南道巡察大使。大業五年，奉詔平長山寇，授秉義尉，尋授朝請大夫。九年，奉詔平江寧寇，授銀青光禄大夫。十三年，奉詔平東陽寇，召面見，授大司徒。沈法興自湖州起兵，欲據常州與公結父子，詐稱病，公往問之，中毒而薨。時唐武德二年也。享年七十有二。』文載《全唐文》中。其言尤不可信。碑榜所稱地道官階，其時有無，學者當能知之。其大司徒，又作左司徒。《江南通志・辨譌》云：『義寧中，沈法興署爲司徒，非因東陽功擢也。』余謂此譌不足辨，即言六世祖陳武帝，亦是與武帝分派之脱略。碑言同德二年，亦是三年之脱略。惟碑又言大唐詔詢晉陵耆

老，對以果仁梁大同中，奉太守命，斷晉陵義興太湖爭田，據碑自言武德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則以梁太清二年三月五日生，大同中尚未生，何得太守命斷湖田？是唐時僧徒文字全無足信。《常州府志》唐齊光乂宋夏之文皆有碑記，《丹徒縣志》唐顧雲有《廟記》，宋人《夢梁録・外郡行祠》引《宋會要》云：『神陳仁果，常之晉陵人，仕於隋，歷司徒。沈法興謀叛，忌司徒，以食毒之，神以矢射殺法興。』武進劉宗浩作《武烈帝實録》云：『杲仁在隋立功，歷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往問疾，中毒卒。後法興方剽掠，公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杲仁。』其言亦不可信。神時屬法興，不屬隋，且老矣。不應與法興結父子，又爲法興子婿。神夫人，檢《江南通志》，爲軫氏，保大中，爲武烈后，非沈氏。《常州府志》云：『西廟祀武烈后軫氏、贊幽夫人張氏、沈明后沈氏。』是杲仁有三妻，以就爲法興子婿之説。法興據常久矣，非以欲襲常始行毒也。《舊唐書・沈法興傳》云：『法興爲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會稽賊樓世幹，會帝被殺，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爲司徒。』《新唐書・沈法興傳》云：『自東陽趨江都與隋元祐將孫士漢、陳杲仁至毘陵，襲據其城。法興假越王侗，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以杲仁爲司徒，士漢爲司空。及侗廢，法興於武德二年稱梁王，改元延康。』是法興據常，乃以神力，神殺隋主將以從法興。後人言法興欲叛隋據常，故除神，若以神爲隋之忠臣也者，非神本意也。後人作《實録》，作《忠佑録》，爲撰仕陳仕隋之事，致薛應旂、王錫爵諸公委曲其事陳，而頌讚以仕隋者，俱非神本意也。《妖亂志》云：『高駢馬死，圍人賂呂用之。用之語駢曰：「適命隋將陳杲仁至淮東，杲仁訴無馬，以公大烏借之。」頃間，廐白大烏死。駢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知唐末其祠甚顯。《武烈帝實録》云：『唐初，詔爲立祠。乾祐中，以陰兵助裴璩討王郢，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顯，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保大時，錢俶攻常州，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敵敗去，乃冊爲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徐鼎臣集有《冊贈武烈帝碑文》，言神『高標明紀，禮縟眞王』，則梁所封也。言『吳越圍武進，神祇助順，冥助昭灼。唐主冊贈武烈帝。』則丙辰歲，當周顯德二年也。宋陳彭年《江南別録》云：『玄宗時，周師逼壽州錢塘，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故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塘陳，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謚武烈。』馬令《南唐書》同。然則江州有武烈祠，自柴克宏奉之，遂及南昌也。今常州西廟，南唐柴克宏、宋劉晏、周杞從祀，溧陽東門外忠祐廟，則柴克宏從祀。《夢梁録・外郡行祠》引《會要》云：『仁和廟佑佑、祐亦隨各文書之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梁加封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爲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皋墅祈雪，顯靈，申朝賜爵，遣吏緘詞送忠祐廟，又別告顯祐行祠。』《咸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禱雨靈應，乞加封贈，廟額曰顯佑。咸淳十年，京尹潛説友初郊祈雨，籤繇響答，其告謝祝文曰「乃述顯末，亟聞於上」，於是易帝號以正季代之謬，仍王爵以表大神之忠。』蓋梁時四字王號，南唐時二字帝號，北宋之政和時以常州廟入祀典，改八字王號，南宋咸淳時仁和行祠以雨雪徵應入祀典，亦改王號。他行祠在民間者，官不問也。故江西縣榜反謂宣和時封八字大帝。《容齋隨筆》有《禮寺失職》一條云：『予請封江神爲帝，禮寺不可，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帝。』洪言蓋據江西行祠，其不檢政和時制，即詆禮寺爲失職，甚非宜也。洪所言請，應是紹興三十一年代葉義問請者。太常寺言：『江神廣源王，特加六字，作八字王。其峻加帝號，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其言甚正也。

元帥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趙元帥》　姓趙諱公明，

鍾南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脩至道，功成。欽奉玉帝旨召爲神霄副帥。按：元帥乃皓廷霄度天彗覺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水合炁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鐵鞭者，金遘水炁也。面色黑而鬍鬚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義，躰則爲道，用則爲法，法則非雷霆無以彰其威。泰華西臺，其府乃元帥之主掌。而帥以金輪，稱亦西方金象也。元帥上奉天門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爲直殿大將軍，爲北極侍御史。昔漢祖天師脩煉仙丹，龍神奏帝，請威猛神吏爲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玉旨，授正一玄壇元帥。正則萬邪不干，一則純一不二，之職至重。天師飛昇之後，永鎮龍虎名山。厥今三元開壇，傳度其趨



善建功謝過之人，及頑冥不化者，皆元帥掌之。故有龍虎玄壇，實賞罰之一司。部下有八王猛將者，以應八卦也。有六毒大神者，以應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也。五方雷神五方猖兵，以應五行。二十八將，以應二十八宿。天和地合二將，所以象天門地戶之闔闢。水火二營將，所以象春生秋煞之往來。驅雷役電，喚雨呼風，除瘟剪瘧，保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訟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故上天聖號爲：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五方之巡察使、九州社令都大提點、直殿大將軍、主領雷霆副元帥、北極侍御史、三界大都督、應元昭烈侯、掌士定命設帳使、二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正一玄壇飛虎金輪執法趙元帥。

格聯：

入化出神，凜凜威光耀日。

駕風鞭電，英英殺氣凌霄。

又卷四《王元帥》 襄陽洛里，姓王名惡，字秉誠。父諱臣，早逝。母邵氏，遺胎而生帥于貞觀時丙申年七月庚申日申時。帥幼孤不讀，有膂力，性剛暴質直。市中有不平者，直與分憂。鋤硬撻橫，國人服其公，且憚其武。第多執性，不容人分曲直，故含恩者衆而仇之不盡泯焉。時扶風內名黑虎者，與帥同姓，遂借其威名，強淫人之室女。凡殊姿者，先摟而後嫁，謂之試先紅，莫敢誰何。後帥聞其冒余醜也，怒殺之。鄉儔與質於廷，帥不跪，官枉之而犴焉。帥髮倒豎，曰：『污塗，留他則甚，余一一殲之，以除民害。』闊步摳衣而上。官惧，唯唯曰，衆隸胥等逆拽力救而釋之，得無恙。遂至荆襄間，有古庙爲江恠所占，顯靈本方里。遞年六月六日，會主備牛羊豬各十牢，酒十醸，免瘟。否則人物流血而疫。遞會貧苦者，幾至鬻男女以徇之，悲聲盈耳。帥惡而燒之，廟像兩燼。恠風大作，適值薩眞人托藥救瘟以來，遂作法反風而滅妖，境籍以安。諸土主述事以奏，玉帝敕封『豁洛王元帥』，錫金印如斗，內篆『赤心忠良』四字，



管天下都社令。凡有方士奏入者，雷厲風行，察有大過者，立撻之，官民不敢少干以私。第帥多在天門用事，不諳人民隱伏，兼以性烈，一承天命，即拘其冤，令人骨悚，世人勿犯之可也。

又《混炁龐元帥》　帥姓龐名喬，字長清，漢江渡口，父龐定，母姚氏，生於漢獻初癸丑年十一月癸亥日丑時。世雖駕度，心行菩提，待凡往來客無不平等。一夕，客重陽日夜渡歸急，頃遺百金於舡。次日，泣而訴其情。帥出其封帖如也，客願委一，不受。又除夕前二日，幼婦孤行晚，告以渡，奈一日雪禁，無有行者，氏無處，帥留之而火其衣，饜其食，凜然尺寸清冽，次日雪愈，其人踪絕矣。又次日，帥忙于應接，其父披蓑揭竿而渡，婦從之，至岸而反，江風大作，船掀而渡覆矣。帥見而忙跳遊于波，隨逝隨沒，勢若浮梗，直至父處，深入而負之，至崖而力竭矣，無如狂瀾者何，則帥沒而父亦墮矣。帥失婦在，復俱沒，負之以出，如是者三。蓋除夕時，鬼夜出沒，叫冤取替，乃帥固一六之精，以坎爲府，沸濤不能俾之殆，而向所渡之氏者非他，迺自在觀音化身佛也。以故父亦無恙，第帥已出險，方嗚嗚然抱父以泣，而數十鬼泣曰：『余今年當取代，無奈爲孝子所攘，予無輪迴日矣。』帥聞而鞭之，不獲。明日，又如是泣，陰風颼颼，鬼哭慘人，況父以羸弱之質，蹈于薄滂之後，其幾死者屢矣。帥不得已，以香塵貼于掌中，以火薰其上，祝于天。而玉帝聞而憐之，敕爲『混炁元帥』，手執金刀，惟天門之出入是命，以降陰魔，除陽惡，秋毫不爽。



又《李元帥》　帥諱封，乃南海上飛航寇也，素剛直，絕膂力，因鄰有不戴天之冤者，帥不平而殺之。逃于海神廟中，遇五鬼咀嚼，又入，曰：『天神到了也。』帥曰：『汝何有知？』曰：『予等奉神龍命，愿爲除水怪焉，當以金刀贖。』隨于地窖取刀而化。帥曰：『異哉，亦奇遇也。』倏爾，夥賊牽羊醞釀神，帥擒降之，跳艘而入，啟其中，皆美男女珠寶等類。帥命盡釋之，賜金玉遣歸，因誓其醜曰：『女無劫往來商宦客，無劫民間女，而專擊倭與寇之民害者。』聽衆唯唯。一日，操艇于洋，一巨怪翻風捲浪而起，帥不知爲江豕也，曰：『之豈神命者耶？』跳浪而剖之，涉洋如步沙渚。已而黑颱倒旋，驚濤騰空，飛花濺天，中隱逆鱗而刺鬣，象嘴而牛鼻，身巨如山，一尾九丈有餘，狀如山川之尾，蓋鱷也。傍子十數尾，奇鱗異族，交翼如黑雲然。帥曰：『前而非也。』飛而入，立其背，直刺而出，並戮其子與及其餘，風浪頃息，若平江焉。夜神謝曰：『女功槎客無涯矣，余當白之玉帝，以酬萬一。』玉帝乃敕爲元帥李先鋒之職，委二將軍爲翼。帥蓋生於錦江口，隋帝壬午年五月五日午時托胎於李芳之妻孫氏云。



又《王高二元帥》　野史傳曰：王諱鉄，高諱銅，王生榕城之南，高產薊雍之北，二帥各遊仕于中夏而相與遇于雟洛，至握手歡焉。審其歲，皆周厲時壬戌季冬月廿八日晡時，遂盟以金蘭，不同氣而親若一乳。時二

帥皆仕于韓，王力諫而不聽也，欲去之。高曰：『女行塞，吾何樂也。』竟棄之而偕往，終不祿焉。一日，高出也，王詢之，人曰：『逕南嶺焉。』王驚曰：『虎穴也，伊何之以刃迎之？』人止之曰：『生死以之也。』直行而若無有狀。乃高反而咨王之去，住人曰：『爲女過南嶺矣，王奔之，人亦止之，曰：『爲予行也，而敢後也。』乃高不遇虎而王遇之。王曰：『小蟲將吾友何之？』力殺之。已而，高返，王迎之曰：『吾以女死于虎口。』高曰：『非也，余竟女路，值柳盜跖以爲子受擒于彼，手刃虎，戰而捉之，竟言未有獲女也，而返。』二人欣然攜手而歸。人曰：『眞銅鐵友也。』凡事多類此。玉帝以爲猛獸不能攜其心也，遂二帥因封爲虎丘，長以示訓。



又卷五《黨元帥》 帥懷州人，澄深精研，第貌黑而心不黑。內不庇親，外不避仇，任晉昭察使，時留刑無定，惟人所入，上任見下任奸，帥獨平心不照，兼以廉明，眞僞如見，犴廷無冤獄，下民無怨辭。三載中而閭謠之曰：『黨不黨，見五臟。案臨籍，秉天日。黑判官，人鬼泣。何家宰相民考妣。』蓋黨其姓，黑其貌，歸藉者其諱，而何其翁之諱也，故曰何家宰相。母陳氏生帥于元祐丁未年九月丁卯日未時，時人見有二三十兒童旗旛蔽路，鼓樂沿堤，扛一小兒以來。人問之，答曰：『一路福星也。』享壽九十七。

玉帝封之帥，以蒺藜槌掌考校以察天下惡過焉。



又《副應元帥》 帥性嚴整，目不瞬而心匪石，不假人顏色。幼科不第而苦志厲行於山僻間。夜有九尾狐精，托幼婉行，狀叩扉以入，獻百媚以求一眄。帥讀而然。啓朱唇以求一售，帥讀而然。次日，敲牕低語，帥



閉戶而已。妖以色不迷，怪可駭，遂幻爲魑，鈴眼而螺角，龍唇而虎口，乾柴身，巨人履，足踏于几，手抬于榱，火焰眼，鼻如噴。帥色不變，乃坐而言曰：『女非夜半之所啓門自獻者耶？何嚇余耶？余豈而嚇者耶？』遂以所點《易》之硃以擲之，妖斂形，作丫環而謝曰：『君天神也。異日天詔爲竟察魔帥，幸宥婢愆。』帥曰：『女洗而行可矣。』嬌斂衽而退。已而，玉帝降旨迎帥，授以金鑑糾邦之職。帥蓋泰山下人氏，副賀公之遺脉，母歐陽氏，萃中嶽之秀，而降凡于乾符九年壬寅年壬寅月壬寅日寅時。帥別號泰宇。



又《楊元帥》　凡帥也，楊帥特以地祇授之，何？曰寵異也，何寵異？曰：以帥能爲后祇任耳目也。曰手執武士，何故曰『后祇』？爲方澤承青帝行天道操堅凝以尸其出迎夬逅以尸其入于時爲涼於數爲逆于氣爲藏持肅殺握秋霜惟帥則武力執武士以殺爲威，掣人之所不能掣，此則上帝所以敕帥之意也。曰將安効勤，曰下察五方之凶穢，幽按十二閻君之橫縱，陽糾人間囹圄之曲直，陰鑑海嶽之魑魑，爲隤府碢門之長，至巨任也。然則帥何脩以至此？曰守法耳。帥時任漢廷尉長，案盜主玩器者以賊究。帝欲廷殺之，不聽。案以妄倖侮官儀者以笞殺，帝以賁赦之而不聽。案三老中之賊吏者，臺臣以勢請之而不顧。案故友以撓法罷者，賄以千金而不瞬目，曰：『汝污累欲人共分謗耶？』凡此其大較也。夫帥勇力精進允若慈雖與共揚州事，察人鬼，斷凶頑，校牛頭馬首之關，剖岩林水國之藏，無不可者。然帥生時，鄰驚嘅有飛虎至者，已而楊公家婆徐氏毓帥於庚申年十月十六日亥時焉。此則帥諱名彪之意，而人豪杰如此。



又《高元帥》　帥受炁於始元太乙之精，托胎於蒼州高春公家，母梅氏，甲子年十一月甲子日子時生下一團，火光曜日，父母以爲怪，投之江。藥師天尊抱之爲徒，貌如冠玉，法名員，授仙劑以遊世。凡猿劈腦，猿遭彈求醫帥破顱蛇破胎，帥破出之鶴完頂，鶴頂陷，帝以蠟蟬等頭以起之虎硬喉，遭蟬蜍毒帥以蛇骨化之諸奇症隨手安痊。適遇一仙木，樗腹而腰口，血水瀝瀝不止。帥憐而補之，仍以瓊花之露及天合之皮，而孔如天然。不意神蟲死其中也，乃托于人言曰：『信而術亦大造中之生生人也，汝能去病于肘腋隨甲之下以活世耶？』曰：『可。』即制以灸鬼之法以濟。曰：『東南一古栢，女生之乎？』曰：『可。』以觀音淨壺甘露滋之而萌生。曰：『西北一腹裂者，女合之乎？』曰：『可。』即以去痛之藥調以神水咒，易以腹腸，蒙以生肌之散而痊。曰：『今士大夫之家乏姓，女胎之乎？』曰：『可。』即以紫英、陽起等石，繼以寄生神散，密推化生神符。神蟲思無以窮其投者，密以金蠶殺民，謂帥曰：『今如何？夫醫一生即殺數草，是活一而枯百也，況胎孕乃權于天，汝欲以命扭，是未必生而傷一死也，汝何能全？予托命于抱樗之中，彼非有死機也，亦何賴于女而

強醫之，鬱予以死，彼未德而余之何仇？女亦得以普濟之仁，兩無偏耶？』帥語塞而嘆曰：『信不能兼也，女與婦兩以醫死，諸在在感德枯。』謝之，遂和以回生之術兩甦之。遍遊于方內外，生之甚衆。

玉帝憫其爲仁亦苦矣，以爲足爲帝之心爲物造命者，遂封以『九天降生高元帥』之職。



又《靈官馬元帥》 詳老帥之始終，凡三顯聖焉。原是至妙吉祥化身，如來以其滅焦火鬼，墳有傷於慈也，而降之凡，遂以五團火光投胎于馬氏金母，面露三眼，因諱三眼靈光。生下三日能戰，斬東海龍王以除水孽，繼以盜紫微大帝金鎗，而寄靈于火魔王公主爲兒，手書左靈右耀，復名靈耀，而受業於太惠盡慈妙樂天尊，訓以天書，凡風雷龍蛇醜鬼安民之術，靡取不精。乃授以金磚三角，變化無邊。遂奉玉帝勑以服風火之神，而風輪火輪之使。收百加聖母，而五百火鴉爲之用。降烏龍大王而羽之翼，斬楊子江龍而福于民。屢歷艱險，至忠也。帝授以左印右劍，掌南天事，至顯也。賜以瓊花之宴，金龍太子爲之行酒，至寵也。殊憶太子傲侮怒帥，火燒南天關，遍敗天將，下走龍宮，中戰離婁，師曠，偕以和合二神，仍笞金龍以洩其憤。至不得已，又化爲一包胎而五昆玉二婉蘭，共產於鬼子母之遺體。又以母故而入地獄，走海藏，步靈臺，過酆都，入鬼洞，戰哪吒，竊僊桃，敵齊天大聖。釋佛爲之解和，至孝也。後復入于菩薩座左，至慧也。玉帝以其功德齊天地而敕元帥于玄帝部下，寵以西方，領以答下民妻、財、子、禄之祝，百叩百應，雖至巫家冤枉祈禱之宗，悉入其部，直奏天門，雷勵風行焉。

又《孚祐温元帥》 帥姓溫，名瓊，字子玉。後漢東歐郡人，今浙東溫州是也。世居白石橋，祖宗世隱，顯父諱望業，儒學明經，中科第，廼歉於嗣，以爲非孝也。同妻張氏，諱偃，字道輝，禱於后土時，夜夢金甲神持巨斧，手托一顆明珠以惠張氏，云：『我乃六甲之神，玉帝之將，欲寄母胎，托質爲人，母還肯麼？』張氏諾曰：『女流無識，聖賢顯萃，何敢方命？』其神委珠于懷而醒。張氏因而含靈一十二月，祥雲繞室，異香馥座，已而誕生於後漢順帝漢安元年辛巳五月五日午時。時沐妊，姊曰：『此兒左脇有符文二十四篆，右脇有文符十六篆，人莫能識。』已而隱其朱書，乃以其所夢神惠玉環名之曰瓊，字子玉。幼而神明，七歲學步天星，十歲通儒，經傳子史天文等書，靡所不通。十九歲科第不中，二十六歲，明經射策亦不中，忽然嘆曰：『男子漢，生不致君澤民，死當助帝誅奸滅邪，以酬吾志。』遂留偈云：『孝弟爲本，忠義爲先。寬仁容恕，立身無偏。便脩清淨，契合眞玄。若奉吾道，何憂不仙。吾隨左右，呼召立前。』鬱抑間忽見蒼龍墮珠于前，卧拾而含之，流于腹，其蒼龍直舞，障日騰金。帥扭爲環，截尾于手，突然幻變，面青，髮赤，藍身，猰猛，握簡，遊衍坐立，英毅勇猛，因顯金盟玉字曰：『有能行吾法，誦吾偈者，慈惠民物，以伐妖精，治病驅邪，吾當顯應，斯言不忘。』泰山府君聞其威猛，召爲佐嶽之神，積力陰功，受玉帝勑旨，封爲『元金大神』，又封爲『翼靈照武將軍兵馬都部署』，賜以玉環一握，瓊花一朵，金牌一面，內篆『無拘霄漢』四篆。左手執玉環，右手執鉄簡，有事出入天門朝奏。又奉帝旨令下五嶽，爲岳府猛將，衆神之宗，嶽班之首，惟帥能拜金闕、巡察五嶽。累朝封爵，血食於溫州，東嘉之民敬而畏之。後王巨宋寧年間，有嗣漢三十六代天帥飛清眞人張君始持符召之法，役用嶽神，而得位十太保之列，首溫太保之名，召之立廟。後翼贊云：南嶽道士婁若虛奉南嶽領秩仙公紫虛元君命書于誌，封『東嶽統兵天下都巡檢五嶽上殿奏事急取罪人案玉皇殿前左元金翊靈照武雷王佑侯溫元帥』





善，並痛其毒，天下幾長爲混沌世矣。爾時玉帝惡其民害也，捉殺之。帥最袋爲雄，無不爲囊中物者。命玄天親譴亦不北坎比躰之故而莫能近，盖惡氣逼人也。太清助以逍遙扇，以扇其妖氛，命謝天君以火德星入其囊，以燒其橐，帥無能爲也。帝獲，以劍指之曰：『汝能從我遊，无以遍及人也，獨於不信道法者，以之處囊中焉，以警將來。吾能受汝元帥之職以察詆侮聖賢。』帥唯唯受戒，乃左金鎚，右皂袋而威顯。

又《張元帥》 山東寧海縣有張姓名紀，帥乃父也。母黃氏，夢金甲神而生，帥因名健，誕於則天癸卯歲八月癸卯日酉時。帥幼而聰俊，長而神清，貌似靈官，美髭精鑒。史由科第，官至刺史，深諳人間事，耳聽政，口辨冤，筆僉禁立斷而民不冤焉。且仁直剛義。時上鍾意於年少俊士，詔貢以千計，選應連花不給之役。帥恥之，以時多痘疫，無中選者報，國人賴以安焉，作生祠而祀之。玉帝以爲不曲不阿，忠之屬也，且才辨于給，健之屬也，直以飛健報應之職帥之，以共天門。寄心膂，又褒以盡忠，賜以瘟槌，加以二郎金盔，以兼理麻痘役，專以保童，爲司命之官也。作福者詳之。

又《朱元帥》 帥姓朱諱彥夫，法號爲躰元。昔胎寄於崑崙山頂，毓於癸亥年十月癸亥日，時乃六氣之精，黑霾四時不散而成形。藍青其躰，蠶眉巨眼，飧霞爲乳，吸露爲漿。既長，遂以胎元爲袋，袋人物，七日化爲鉄水。布六氣爲六殺神。時發陰翳幔空，日月無光，民無良



又《鐵元帥》 維殷末世，魔王現世，負靈者胎生版蕩于中華，恣毒者以幻化嶮巇，于谿谷出沒，盤結妖帳。太虛玉帝聞太乙眞人

奏，詔六丁入胎於石城顏氏之夢，有母無父，因以鐵爲姓，而頭其名。生于商辛丙午年五月七日寅時。帥幼而武勇，氣排山岳，膽落天地，力倒九牛，殺烏兔于水顥之陽，降火馬于陰山之北，殲魔鬼于野火廟中，擒妖狐于紫虛樓下浮江亂河，截靈蛇玄龜于涿混之渚。玄帝方以坎離二業故而闢雲于九天之下，正值帥之勇推山海，乃踏龜蛇，邀帥步虛以同昇，封爲猛烈元帥，分任玄冥之寄矣。

又《太歲殷元帥》 帥者，紂王之子也，母皇后姜氏。一日，后遊宮園，見地巨人足跡，后以足踐之而孕。降生帥也，肉毬包裸，其時生下，被王寵愛妃名妲己冒奏王曰：『正宮產恠。』王命棄之狹巷，牛馬見而不敢踐其體。王又命投之于郊，烏鴉蔽日，白鹿供乳。適金鼎化身申眞人經過，但見祥雲藹藹，紫氣騰騰，毫光四起。眞人近而視之，乃一肉毬，曰：『此仙胎也。』將劍剖毬，得一嬰兒，即抱歸水濂洞，求乳母賀仙姑哺而育之，法名唸叮呶，正名唸哪吒。又緣其棄郊之故而乳名殷郊。年將七歲，同乳母後園遊翫，母曰：『汝非吾子，乃紂王子。因聽信偏妃妲己之言，將汝爲妖，汝母墜樓而死。』帥感泣，竟見眞人，具道欲報殺母之仇。眞人曰：『吾兒年幼不可去也。』帥堅請去，眞人曰：『汝果有此愿力報母，亦孝思也。但即往天妃八寶洞中，取何寶物爲使，方可前去。』帥往取黃鉞金鐘而見眞人，曰：『取此何也？』答曰：『此物好誅妖。』



昏是時，眞人口中不語，臉帶微笑，意許如此。只恐年幼，不能奮力，令往取兵書訓汝。先乘海馬下山，收二強人爲副帥。領命，即收麝神鴉將，帶歸見眞人。又命再往掃箒山收得十二強人方可征商。帥不知強夥乃十二喪門哭鬼骷髏神。帥即往，盡戮之，懸首掛頸胸而回。眞人曰：『此骨非他也，能助陣，一敲，鬼哭神驚，人頭昏悶，手軟，不戰自退。』於是指帥助武王而伐紂。至牧野，率雷震等前鋒顯威，殺商士，前徒倒戈自戮，血流標杵。當先趕至摘星樓上，正值妲己，元是妖雉亡國，日迷主精，夜吃人血，後見紂敗，欲顯聖化去，被帥威嚇斂形，擒見周王，命戮。妲大挺妖容炫目，無忍殺者。帥抱忠憤孝義，不荒於色，劈斧誅之，妖散光化道黑烟而沒。

玉帝聞有孝義之思，又有斬妖之勇，遂召勅封『地司九天遊奕使、至德太歲、殺伐威權殷元帥』。



又《康元帥》 帥負龍馬之精而生於黃河之界，父康衢，母金氏。毓時仁皇炎德九年庚申戊寅月庚辰日戊寅時，帥生而慈惠，不傷胎，不折夭，不虐孤寡，不履生氣，雖蟲頑蠢動而蟲蟻者，不輕殺焉。食以殘紅，飲以醇漿，時有鸛雛爲隼所得，折翼而下，卧收而哺之，後鸛含長生草而報。公之鄰里蒼生之士，處以病者，四方謂之能仁，聲聞于天，天帝亦以民之所稱者封之，曰『仁聖元帥』，以掌四方都社令焉。帥乃左執金斧，右執瓜鎚與玉璽相周旋。



又《風火院田元帥》 帥兄弟三人，孟田苟留，仲田洪義，季田智彪。父諱鐫，母姓刁，諱春喜，乃太平國人氏。唐玄宗善音律，開元時，帥承詔樂師，典音律，猶善于歌舞。鼓一擊而桃李甲，笛一美而響遏流雲，韻一唱而紅梅破綻，蕤一調而庶明風起。以敎玉奴、花奴，盡善歌舞。後侍御宴，以酣，帝墨塗其面，令其歌舞，大悅帝顏而去，不知所出。復緣帝母感恙，瞑目間，則帥三人翩然歌舞，鼙笳交競，琶弦索手，已而，神爽形怡，汗焉而醒，其疴起矣。帝悅，有『海棠春醒，高燭照紅』之句，而封之侯爵。至漢天帥因治龍宮海藏疫鬼，倡徉作法，治之不得，乃請敎于帥。帥作神舟，統百萬兒郎爲鼓競奪錦之戲，京中譁噪，疫鬼出觀，助天師法斷而送之，疫患盡銷，至今正月有遺俗焉。天師見其神異，故立法差以佐玄壇，勅和合二仙助顯道法，無和以不合，無頤恙不解。天師保奏，唐明皇帝封『冲天風火院田太尉昭烈侯』，田二尉昭佑侯，田三尉昭寧侯，聖父嘉濟侯，聖母刁氏縣君，三伯公昭濟侯，三伯婆今夫人，寶郭賀三太尉，金花小姐，梅花小娘，勝金小娘，萬回聖僧，和事老人，何公三九承士，都和合潘元帥，天和合梓元帥，地和合柳元帥，斗中楊耿二仙使者，送夢報夢孫喜，青衣童子，十蓮橋上橋下棚上棚下歡喜耍咲歌舞紅娘粉郎聖衆，岳陽三部兒郎百萬聖衆云云。





又《孟元帥》 帥有姓孟名山者，仁義孝慈，萬古不磨，至今賞人心愿者，觀其爲獄官釋囚一事，足卜其槩。夫囚，法所不貸，至不可以信義感，易知也。帥以殘冬思親，動闔門數百之泣，皆切慕親，曰：『而獨無母乎？無相見也。』帥哀其懷膝下想，遂泣與囚約，囚亦泣與帥約，至今冬廿五日而釋，來正初五而還。果不爽一焉。帥遂以爲例焉。久之，私心謂曰：『囚何斯乃一念思親，孝也。信而四時，義也。既信義孝，且義可

語，善矣。因戲之曰：『倘赦行女等，復善麼？』囚泣曰：『誰而死心耶？等輩一誤，安肯再誤？』第所謂囚人虛談耳。帥曰：『汝改慮，余盡釋之。』囚泣曰：『是閻王殿上輪迴耳。第予去，君奚以脫，等以汝活，汝且以等死，等活不如死。』帥曰：『以一死活百人之命，何慮焉？』衆囚皆泣曰：『君何辜？吾死分也。夫君寬待以觀而親，思莫加焉，又爲出死以重厥罪，夫螻蟻惟貪生，亦奚忍其心至此乎？不爲也。』一囚久泣曰：『君言此，徒令人心骨悚耳。』帥曰：『眞言哉。』囚咽哽而言曰：『君毋爲然，只此言，令人碎身難報也。』帥聞之，亦涕曰：『予自有脫計。』衆問之，帥曰：『勿問。』囚曰：『誠兩全，愿聽。甚勿自苦也。』皆拜之，各漸漸而去，最祝之曰：『愿天相吉人，無爲纍，且世其昌乎。』不意府主滕公知而笞叱之曰：『八百囚缺一，無生還也。』譴之捕焉。帥思曰：『死何怨，弟復命難矣。』躊躇久，刺鎗于窖自殺，凡三踴躍，而白兎三倒其鎗。忽龐眉者曰：『上有敕，帥恆爲府君命也。』急而出，則車馬旗士引焉。遙拜，玉帝敕爲『酆都元帥』。遂後於其帽上加瓊花一朵。時帥尚未釋其鎗于手，即加黃龍鎗焉。乃知封也，事聞于府，時太府亦申文于上，乃趙國初亦像其廟而加以將軍號焉，並贊之曰：將軍兮，萃廣西之靈。仗義兮，生八百之蒼黎。感諸奴兮，盡面以從新。義被一方兮，皆可封之。餘馨恢厥犴兮，廣幾乎于空囹。厥父其浩兮，亦積善之苗裔。母郭氏兮，紹太姒之徽音。昭彼行兮，以礪萬人。凡吾民兮，無入于徽懲。生于戊申八月十二日，而沒于庚辰冬也。謹幷其始終以録。

民間祭祀部

正月分部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北齊〕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稚之種，六宮主之。行事之官幷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懸。又置先農坐於壇上。衆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袜，舄，備法駕，乘木輅。耕官具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即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藉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稚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耰訖，司農省功，奏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禮畢，班賚而還。

《宋史》卷一〇二《禮志五・吉禮五》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來年晝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並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用符禮文。』

明・陶宗儀《説郛》卷六九晉・宗懔《荆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按：《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荆州彌多，斯言信矣。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星燈》初八日傳爲諸星下界，燃燈爲祭。燈數以百有八盞爲率，有四十九盞者，有按《玉匣記》本命星燈之數者。於更初設香楮，陳湯點，燃而祭之。觀寺釋道亦將施主檀越年命星庚記注，於是夕受香儀，代具紙疏雲馬，爲壇而祭，習以爲常。

又《喇嘛打鬼》初八日弘仁寺打鬼。其制：以長教喇嘛披黃錦衣乘車持鉢，諸侍從各執儀仗法器擁護；又以小番僧名班第者，衣彩胄，戴黑白頭盔，手執綵棒，隨意揮灑白沙；前以鼓吹導引，衆番僧執曲錘柄鼓，鳴鑼吹角，演念經文，遶寺周匝，迎祥驅祟。念五日，德勝門外黃寺行亦如之。

又《天誕》初九日爲天誕，禁屠宰。大高玄殿建皇壇，各道觀設醮，拜朝天懺，錫福解厄。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七　孟春祈穀日，宜用辛。然正月得辛，在立春以後，殊乖乘陽之義。如立春與上辛皆在年內，亦不當隔歲行祭禮。或上辛在正月初四日前，則除夕元旦典禮甚多，宿壇、齋宮皆有窒礙。乾隆初，正月初三以前值上辛，則改用次辛，或初四得辛，亦用次辛，因值皇太后萬壽，有應行典禮也。四十六年以後，遇初四上辛，不復改用矣。嘉慶四年定制，立春後得辛，在正月初四後，則用上辛；初四前，則用次辛。

舊制，郊祀惟冬至用燔柴禮，祈穀壇則不燔柴。順治十七年，命亦行燔柴禮。燔時，柴百數十擔，火光燭天，侍班者相去遠，尚覺半面發熱。

清・鄂爾泰等《授時通考》卷三《天時・春》　《研北雜志》：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稱水，以重爲上，有年。極驗。【略】《田家五行》：正月十六日，喜西南風爲入門風，主低田大熟。

清・顧禄《清嘉録》卷一《正月・燒十廟香》　郡縣城隍廟及本里土地諸神祠，男婦修行者，年初皆往燒香，必經歷十廟而止，謂之『燒十廟香』。歸必炷香於家堂司命諸神之前，曰『回頭香』。

按：厲樊榭《武林踏燈詞》云：『鬧蛾叢裏鬬新粧，去點吳山十廟香。』蓋燒年香之俗，不獨於吳爲然。然吳中所謂十廟者，爲蘇州衛報賽河神之所，非僧尼道流修行之地。見錢思元《吳門補乘》。且十廟確有其處，非若世俗之所謂十廟也。城東北隅，利四圖張香橋一葦庵，即俗稱『一廟』是也。今所存者三耳：『六廟』在北園，『十廟』在回龍閣。餘俱廢。

又《山川壇迎喜》　大府擇立春後丁日或壬日，喜神正南方，率標下弁卒，各陳隊伍，張列兵器，迤邐至山川壇，迎祀喜神，謂之『迎喜』。俗例：趨觀不迭，主一歲之不祥。故男女紛集，爭先恐後。東方欲白，平安街南已于于而來。小小茶坊亦拂拭桌凳，專待觀者憩息。土人置食物供買，過午便散，謂之『迎喜市』。蔡雲《吳歈》云：『南來喜氣遠迎將，夾道游人若堵牆。一陣香風笑聲起，畫樓何處不新粧。』

按：雅《志》云：『風、雲、雷、雨，境內山川城隍神壇，在盤門外一都，地隸吳縣，蓋府治之正南也。迎祀喜神於壇，必揚兵演陣，猶唐制；烟炬，爲平安火耳。』

又《齋天》　九日爲玉皇誕辰。玄妙觀道侶設道場於彌羅寶閣，名曰『齋天』，酬願者駢集。或有赴穹窿上眞觀燒香者。蔡雲《吳歈》云：『七日爲人八日穀，誰祈人壽穀豐登。慣聞九日朝天去，香市穹窿第一層。』

按：《崑新合志》：『初九日爲天誕，清眞觀道侶架閣於庭，設醮祀玉帝，俗名「齋天」，觀者如堵。』《昭文縣志》：『九日爲天日，興福寺僧齋天，邑人多早起往觀。』考吳自牧《夢粱録》：『正月初九日爲玉皇上帝誕。杭城中行香，諸富室咸就承天觀閣上建會。』又《道經》：『正月九日爲玉皇誕。』然《廣月令》以十月朔爲天誕節。未知孰是。　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云：『穹窿山，以山深而峻，故名。相傳漢初平中，建上眞觀，祀三茅眞君，歲久觀廢。國朝順治七年，施法師道淵興建殿堂臺閣，遂成巨構。十五年，張眞人洪任，題請賜今額，有太傅金之俊記。』

又《祭猛將》　十三日，官府致祭劉猛將軍之辰。游人駢集於吉祥庵。庵中燃銅燭二，大如梧桮，半月始滅，俗呼『大蠟燭』。相傳神能驅蝗，天旱禱雨輒應，爲福畎畝，故鄉人酬答尤爲心悃。前後數日，各鄉村民擊牲獻醴，抬像游街，以賽猛將之神，謂之『待猛將』。穹窿山一帶，農人舁猛將，奔走如飛，傾跌爲樂，不爲慢褻，名曰『趕猛將』。余嘗作《神弦曲》云：『揚旌旄，陳鹵簿，焚旃檀，伐鼉鼓。三農竭脂膏，不惜脫布袴。但願明神喜，生恐明神怒。借問此何神，爾農獨畏怖。農云劉猛將，所司非細故。神怒蝗蟲飛，神喜甘雨澍。斯神實有功，田祖同呵護。報賽亦人情，胡爲乎中路。災祥在一心，爾農寧不悟。』

按：《嘉定縣志》，劉猛將作劉猛將軍。《舊府志》云：『相傳神能驅蝗。』《吳縣志》：『景定間，因瓦塔而創。初名揚威侯，加封吉祥王，故廟名吉祥庵。』《怡庵雜録》以爲宋名將劉武穆錡。王鏊《姑蘇志》及《常熟縣志》亦皆以爲劉武穆錡。俗稱節使永定公劉眞君廟。而《姑蘇志》又云：『猛將名銳，乃錡之弟，嘗爲先鋒，陷敵前。』及考《宋史・劉錡傳》，有姪曰汜，無弟銳之名。朱長孺謂：『古名將往往闔門戮力，子弟之功，歸之父兄，姓名隱沒，蓋多有之。不得以《宋史》不載，遂謂必無其人。且紹興之年，帝駐平江。錡以江東路副總管提舉宿衛親軍，並將解潛、王彥兩軍，爲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扈從赴金陵。安知其弟不以是時立功茲土，沒而歆其廟食耶？』馮班《題揚威侯廟》詩注云：『廟

祀宋將劉信叔。』信叔似是其字。又《宋史》自有劉銳，端平三年知文州，死元兵難，詔立廟賜謚。疑即此神。然文州今陝西文縣，則又與吳地無涉。今俗作劉鞔。鞔字仲偃，宋欽宗時以資政殿學士使金營，不屈死。爲神固宜，但又不宜祀於吾地。則以劉武穆錡，或其弟銳爲近是。江、震《志》：『元旦，坊巷鄉邨各爲天曹神會，以賽猛將之神，謂神能驅蝗，故奉之。會各雜集老少爲隸卒，鳴金擊鼓，列隊張蓋，徧走城市，富家施以錢粟，至二十日或十五日罷。吳人事之甚嚴，累著靈異。國朝雍正十二年，詔有司，歲冬至後第三戌日及正月十三日致祭。』《府志》載：『劉猛將軍廟有五：一在閶門外江邨橋西，一在盤門營內，一在橫塘，一在洞庭山楊灣，其在中街路宋仙洲巷者，俗稱大猛將堂，即吉祥庵也。』吳縣《舊志》：『十三日詣吉祥庵，謁劉猛將，燃巨燭如梧檟，至半月始滅。』《類篇》：『趯趠，走急貌。』丁度《集韻》：『趠，作答切。』音市。吳語謂急走曰『趠』，讀如血音。

又《爆孛婁》 鄉農以糯穀入焦釜，老幼各占一粒，曰『爆孛婁』，謂卜流年之休咎。

按：范成大《吳郡志》、王鏊《姑蘇志》、張司直《太倉州志》皆云：吳俗以糯穀爆花曰『孛婁』。《府志》亦云。《姑蘇志》又云：『糯穀投焦釜曰「卜流」，言卜流年也。』然不詳何日。江、震《志》載：『十三日，以糯穀投焦釜作米花，謂之「爆孛婁」，老幼各占一粒，以卜終歲之休咎。』《崑新合志》載：『十四日，以糯穀爆釜中，名「孛婁」，謂卜流年休咎也。』《常昭合志》載：『上元日，以糯穀投焦釜，曰「卜流」。』互有不同。李戒庵《孛婁》詩云：『東入吳城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佳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點梅花插鬢斜。』

又《百草靈》 婦女又有召帚姑、針姑、葦姑，卜問一歲吉凶者，一名百草靈。鄉間則有祈翼之祭。

按：范石湖《上元紀吳下節物》詩注『筵篫巫志怪，香火婢輸誠』句下：『俗傳正月百草靈，故掃、葦、針之屬皆卜焉，多婢子輩爲之。』弊帚繫裙以卜，名掃帚姑。針姑以針卜，伺其尾相屬爲兆，俗名針姑。葦莖分合爲卜，名葦姑。至白粥以祭蠶神，則本《歲時記》所載王成遇蠶神故事也。

又《驗水表》 十五夜，月明時立一尺五寸之表於地。至夜子正一刻候之，以卜旱澇。

按：韓鄂《四時纂要》：『楚俗，立春月立八尺表，占候日景。景短則爲旱，長則爲水。』吳占則於正月望夜。《負暄野録》云：『大約據表之長而中分之，爲七寸半者二。若景適及七寸半爲中正，則是歲雨暘時若。又以兩七寸半各十分分，影在七半以下爲不及，主旱。影在七寸半以上爲有餘，主水。極有準的。』九縣《志》皆載：『正月望夜，月中建表，候雨暘。』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正月・驗水表》 十五夜月明時，立一尺五寸之表於地，至夜子正一刻，候景短，則旱；景長，則水。雜占：江淮間，以立春連三日，看湖中霧氣高尺寸，則水亦至其處。如無霧，必旱。《物理論》：正月望夜立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內，則大旱。一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影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周密《浩然齋視聽抄》：『吳諺：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主水。』如一亥居立春前者，不驗。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曹老公觀兒》 曹老公觀在西直門內路北。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遊人亦多。惟殿宇坍塌，牆垣不整，古佛零落，殊無可觀。有碑二，左刻乾隆御製七律二首，右無字。後殿有鐵香爐一，乃前明萬曆辛卯年造。中殿有鐵香池一，乃崇禎九年管理御馬營太監孫繼武等造。

謹按日下舊聞考：曹老公觀名崇元觀，乃明璫曹化淳興建，國朝乾隆二十三年重修。規模壯麗，法相莊嚴。百餘年來，傾圮殆盡，無復舊觀矣。或謂化淳興時有窖金，藏之觀中，以備將來重修之用。故京師有『裏七步，外七步，觀兒倒，觀兒修』之謠，然其言究無驗也。

又《廠甸兒》 廠甸在正陽門外二里許，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廠也。街長二里許，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爲正宗，乃文人鑒賞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兒童玩好在廠甸，紅貨在火神廟，珠寶晶瑩，鼎彝羅列，豪富之輩，

日事搜求，冀得異寶。而紅貨之內以翡翠石爲最尊，一搬指翎管，有價至萬金者。翡翠之外並重料壺，然必須官窯古月軒者方爲上品，新料不足道也。蓋玩好之物，風尚不同，乾隆間重珊瑚，賤碧霞璽。後又重碧霞璽。近更重翡翠石及料壺。風雅之士亦間有重舊玉者。笛頭劍隔，古色盎然，而眞僞殊不易辨。故予嘗曰：『物而能言，免去許多聚訟。』蓋指此也。至於舊磁一類，甚屬寥寥，已多爲外洋買去矣。

謹按日下舊聞考：琉璃廠東有遼御史大夫李內貞墓，乃乾隆三十六年工部郎中孟淮得其誌石於土中，有葬於海王村之語。

又《大鐘寺》 大鐘寺本覺生寺，以大鐘得名，蓋歲時求雨處也。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日。十日之內，遊人坌集，士女如雲。長安少年多馳驟車馬以爲樂，超塵逐電，勞瘁不辭。一騎之費，有貴至數百金者。豈猶有金臺市駿之遺風歟！

謹按日下舊聞考：華嚴鐘鑄於前明永樂時，高一丈五尺，徑一丈四尺，紐高七尺，厚七寸，重八萬七千斤。內外勒楷字法華經一部，字大五分，密如比櫛，乃學士沈度書。嘉靖間懸於萬壽寺。後言者謂京城白虎方，不宜有金聲，乃徹樓卧鐘於地。國朝乾隆八年，移置於覺生寺，即所謂大鐘寺也。在德勝門外七里，土城西北曾家莊。雍正十一年建鐘樓，高五丈，下方上圓，四面皆窗，後有旋梯，左升右降。鐘懸於中，竟體純銅，端正細膩，誠至寶也。惜未聽其一鳴耳。前殿有雍正十二年翰林院編修張若靄撰碑。

又《打鬼》 打鬼本西域佛法，並非怪異，即古者九門觀儺之遺風，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諸天神將以驅逐邪魔，都人觀者甚衆，有萬家空巷之風。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秩大臣以臨之，亦聖人朝服阼階之命意。打鬼日期，黃寺在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宮在三十日。

按宸垣識略：東黃寺在安定門外鑲黃旗教場，順治八年奉敕就普淨禪林興建，康熙二十三年重修。寺西有琉璃門，曰清淨化城。後有石坊二座，石台一座，石塔一座，高八丈，雕鏤精工，上有金傘，光華奪目。相傳爲班禪佛塔。班禪佛又曰瘢疹佛，蓋因出痘而示寂也。塔傍有經幢四，乃乾隆四十八年彭元瑞書；御製清淨化城記，在台東，係滿、漢、蒙、梵四體字。塔後有樓曰慧香閣。雍和宮在東直門內北新橋正北里許，乃世宗憲皇帝藩邸也，登極後命名曰雍和宮。黑寺在德勝門外西北三里許，前寺曰慈度，後寺曰察罕喇嘛廟。所謂黑寺者，蓋指鐵色琉璃而言，今亦無之矣。後寺有鐵香亭一，乃康熙乙卯年造。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今於初八日祭本星君，以糯米爲麵裹糖果餡謂之『元宵』爲獻，以其形肖星像也。自此親友餽送以元宵爲新品，至殘燈始止。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祭神以元宵爲獻。俗謂之『燈節』。三街大市前後張燈五夜，其燈有大小、高矮、長短、方圓等式，有紗紙、琉璃、羊角、西洋之別。其繪人物則列國、三國、西遊、封神、水滸、志異等圖。花卉則蘭、菊、梅、桂、萱、竹、牡丹。禽獸則鸞、鳳、龍、虎以至馬、牛、貓、犬與魚、蝦、蟲、蟻等圖。無不顏色鮮美，妙態傳眞，品目殊多，頗難枚舉。而最奇巧者爲冰鐙，以冰琢成人物、花鳥、蟲獸等像，冰以藥固之，日久不消，彫刻玲瓏，觀者嘉賞。而豪家富室演放花盒，先是市中搭蘆棚於道側，賣各色花盒爆竹，堆掛如山，形式名目指不勝屈。其盒於晚間月下，火燃機發，則盒中人物花鳥墜落如挂，歷歷分明，移時始沒，謂之一層大盒，有至數層者，其花則萬朵零落，千燈四散，新奇妙製，殊難意會。近日亦有洋式製造者，尤變幻百出，窮極精巧，不可名狀。又有好事者於燈月之下爲藏頭詩句，任人猜揣，謂之『燈謎』，俗曰『燈虎』。此五夜凡通衢委巷，燈光星布珠懸，皎如白晝，喧闐徹旦。人家鋪肆筵樂歌吹，市食則蜜食、糖果、花生、瓜子諸品果蓏。王孫貴客，士女兒童，傾城出遊，謂之『逛燈』。車馬塞塗，幾無寸隙。茶樓則低唱高歌，酒肆則飛觴醉月，笙簧鼓樂，喝采狂呼，斯時聲音鼎沸，月色燈光而人不覺爲夜也。

鏡聽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 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略】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

《全唐詩》卷二九八王建《鏡聽詞》詩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嚓嚓下堂階，獨自竈前來跪拜。出門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牀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錦囊磨鏡面。

又卷四七九李廓《鏡聽詞》詩　匣中取鏡辭竈王，羅衣掩盡明月光。昔時長著照容色，今夜潛將聽消息。門前地黑人來稀，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銅片銅片如有靈，願照得見行人千里形。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五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七　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餘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邪？《大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元・伊世珍《瑯嬛記》卷上　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聞人言曰：『樹邊兩人，照見簪珥，數之得五。』因悟曰：『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此法惟宜于婦女。《賈子說林》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除夕【略】更深人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

明・顧元慶《夷白齋偶談》　王建《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

又有無所懷，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皆驗。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五〇《庚集五・唐詩》卷中之中・鏡聽》　吳旦生曰：鏡聽之法，即《月令廣義》所言『響卜』也。顧元慶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餘觀李廓亦有《鏡聽詞》云：『匣中取鏡祠竈王』，蓋聽者必先竈前跪拜。按，鬼谷子卜竈法云：元旦之夕，汎埽爨室，置香鐙於竈門，注水滿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如有同卜者，以鏡遞執，即是彼兆。三人、五人，皆傳鏡爲主，宜夜靜卜之。』

《呂氏春秋》云：『正月元旦，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管子》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淒以清。』注云：『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也。人之土聲，合乎五音。聽其首聲，協而詳之也。』

清・褚人穫《堅瓠補集》卷三《鏡聽呪》　《賈子說林》有《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法以錦囊盛古鏡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又王建有《鏡聽詞》：『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今聽讖者禱於竈神，以杓投釜中，隨杓柄所向執鏡而往，謂之『響卜』，即『鏡聽』也。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四《鏡聽咒》　鏡聽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己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

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雞同音，遂以爲讖。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二月・歲暮雜務》（更盡分歲）出門聽人言之吉凶，卜來年之休咎，名曰聽讖語。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清・顧祿《清嘉録》卷一二《十二月・聽譽卜》　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者，謂之『聽譽卜』。

按：唐王建有《鏡聽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賈子《説林》有《鏡聽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法以鏡囊盛古鏡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咒七徧，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聽人言，無不驗也。褚人穫《堅瓠集》云：『今聽讖者，禱於竈神，以杓投釜中，隨杓柄所向，執鏡而往，謂之「響卜」，即鏡聽也。』家元慶《簷曝偶談》謂：『有無所懷，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皆驗。』蔣心餘《鏡聽》詩云：『匿影循牆走，尋聲倚壁聽。何期深夜語，都是十分靈。讖緯原難測，推求恐不經。菱花常自鑑，何必問冥冥。』江、震《志》皆云：『此風邑中猶有行之。』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一二《十二月・鏡聽》　除夕，更深人靜，禱於竈神，以杓投釜中，隨杓柄所向，執鏡而往，聽路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謂之響卜，亦名鏡聽。《賈子説林》有《鏡聽咒》曰：『並光儷影，終逢協吉。』法以鏡囊盛古鏡，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咒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聽人言，蓋以有心聽無心，往往有驗。

按《鬼谷子》稱：『鏡聽之俗，在元旦之夕。』《揮麈録》稱：『元夕第三夜更闌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卜一歲之通塞，則鏡聽之俗，不獨在除夕也。』

鬼谷子卜竈法，汎掃爨室，置香燈於竈門，注水滿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審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如有同卜者，以鏡遞執，即是彼兆，三五人皆傳鏡爲主，宜夜靜卜之。又響卜以占新歲行藏，曰聽診。

錢沃臣《鏡聽》詩：

連宵爆竹震門庭，炒豆熬粞曉未停。相成好言非媚竈，隔牆鏡卜有人聽。

袁景瀾《鏡聽詞》：

入懷明鏡圓如月，夜闌好語聽人説。有意偏從無意求，吉祥早就先機決。閨中最是願郎回，默禱廚神出戶來。華星照地過行客，俗話朦朧仔細猜。讖得當歸郎即見，喜覘鏡影想郎面。莫將離別傷妾心，鏡裏流光去如電。更有寒儒望得元，尤多貪賈卜財源。此夕街頭扶醉漢，隔牆有耳勿輕言。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〇《元夕聽人言語》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爲通塞。新喻李仲謙爲舉子時，是夕行于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裏大有，裏大有』，仲謙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按唐人已有鏡聽詞，此則不必用鏡。今人有所謂聽響卜者，殆即此邪？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曾叔夏尚書應舉時，元夕偕友生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又《茶香室三鈔》卷六《黄痘子》　宋王明清《揮麈後録》記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云：楚俗，元夕第三夜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卜一歲通塞。子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黄姓者亦預同升。黄面有瘢，人呼爲黄痘子。諸曾赴試，朱夫人以收燈夕往閭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得，都得，黄痘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按此知宋時面有痘瘢者即謂痘子，今所謂麻子也。朱夫人乃子固兄弟之母。

二月分部

漢・崔寔《四民月令・二月》　二月祠太社之日，薦韭、卵於祖禰。

前期齊、饌、掃、滌，如正祀焉。其夕又案冢簿，饌祠具。厥明，於冢上薦之。其非冢良日，若有君命他急，筮擇冢祀日。

是月也，擇元日，可結婚。

順陽習射，以備不虞。

陰凍畢澤，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可種植禾、大豆、苴麻、胡麻。

春分中，雷且發聲，先後各五日，寢別外內。

蠶事未起，命縫人浣冬衣，徹複爲袷。其有羸帛，遂爲秋製。

是月也，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爲旨蓄，色變白，將落，可收爲醬醷。隨節早晏，勿失其適。

自是月盡三月，可掩樹枝。可種地黃，及採桃花、茜，及栝樓、土瓜根。其濱山，可採烏頭、天雄、天門冬。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麥子。收薪炭。

玄鳥巢，刻塗牆。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二《陰陽出入上下》 仲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

《爾雅・釋天》 二月爲如。邢昺疏釋：曰：此辨以日配月之名也。設若【略】二月得乙則曰橘如。郝懿行義疏：如者隨從之義，萬物相隨而出如如然也。

漢・許慎《説文解字・卯部》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

《易通卦驗》 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炁出直震，此正炁也。炁出右，萬物半死。炁出左，蛟龍出。

鄭玄注：春分之右，雨水之地，左清明之地，物未可盡生，故半死，辰爲龍，震炁前，故見蛟龍之類矣。

震炁不至，則歲中少雷，萬物不實，人民疾熱，應在其衝。

鄭玄注：亦微溫，微不見，對受其災也。炁當見不見，推而晚，景炁如於秋分，人則病。

晷長七尺二寸四分，正陽雲出張，如積鵠。

鄭玄注：春分於霞，直初九，初九辰在子，震爻也，如積鵠之象。

驚蟄曰大壯初九，桃不花，倉庫多火。

《樂動聲儀》 震主春分，樂用鼓。

《史記》卷二五《律書》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

《晉書》卷二二《樂志上》 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略】

二月之管名爲夾鍾者，夾，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 後齊五郊迎氣，爲壇各於四郊，又爲黃壇於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豎青幡於青牛之傍焉。【略】《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俟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合於古。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

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略】牲幣與周同。【略】

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幷令郡國縣祠社稷、先

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祠社稷于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其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

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讚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以爲：『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事牽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帝唯以太祝讚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犧吏執紇，即事成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爲五壇焉。

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又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鉤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星，都四十六坐。

凡應預祠享之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齊制。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

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

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爲：『啟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即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祼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闕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讚之。」則知耕藉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讚述耕旨。今藉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兼於耕所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又曰：『齊代舊事，藉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以明愼重。而遠在餘處，於義爲乖。且御史掌視，尤爲輕賤。自今宜以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

普通二年，又移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柏，便殿及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

《禮》仲春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禖。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禖壇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賊曹屬束晳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案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禖，爲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春分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衮冕，乘玉輅。皇后服褕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欃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太牢一。【略】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

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

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

又卷八《禮儀志三》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略】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狥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

又卷九《禮儀志四》 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璧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酏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有勑即給，不爲常也。

又卷二八《百官志下》 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從五品。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置丞，從六品。主簿，從八品。録事從九品。各一人。後又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爲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食治》 二月三月宜食韭，大益人心。

《新唐書》卷二七上《曆志三上》 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凅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略】。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八日祠山聖誕》 初八日，錢塘門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祐聖烈昭德昌福崇仁眞君，慶十一日誕聖之辰。祖廟在廣德軍，勑賜廟額『廣惠』，自梁至宋，血食已一千三百餘年矣。凡邦國有禱，士民有告，感通即應。其日都城內外，詣廟獻送繁盛，最是府第及內官迎獻。馬社儀仗整肅，粧束華麗。又有七寶行，拂列數卓珍異寶器珠玉殿亭，悉皆精巧。後苑諸作，呈獻盤龍走鳳，精細靴鞋，諸王巾帽，獻貢不俗。各以綵旗、鼓吹、妓樂、舞隊等社，奇花異果，珍禽水族，精巧面作，諸色鈲石，車駕迎引，歌叫賣聲，效京師故體，風流錦綺，他處所無。臺閣巍峩，神鬼威勇，並呈於露臺之上。自早至暮，觀者紛紛。十一日，廟中有衙前樂，教樂所人員部領諸色樂部，詣殿作樂呈獻。命大官排食果二十四盞，各盞呈藝。守臣委佐官代拜。初八日，西湖畫舫盡開，蘇堤遊人，來往如蟻。其日，龍舟六隻戲於湖中，其舟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神鬼、快行、錦體浪子、黃胖、雜以鮮色旗繖，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其餘皆簪大花，捲腳帽子，紅綠戲衫，執棹行舟，戲遊波中。帥守出城，往一清堂彈壓。其龍舟俱呈參州府，令立標竿於湖中，掛其錦綵、銀毬、官楮，犒龍舟，快捷者賞之。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頂青巾，帶大花，插孔雀尾，乘小舟抵湖堂，橫節杖，聲喏，取指揮。次以舟回，朝諸龍沙小綵旗招之，諸舟俱鳴鑼擊鼓，分兩勢剗棹旋轉而遠遠排列成行，再以小綵旗引之，龍舟並進者二，又以旗招之，其龍舟遠列成行，

而先進者得捷取標賞，聲喏而退，餘者以錢酒支犒也。湖山遊人，至暮不絕。大抵杭州勝景，全在西湖，他郡無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孫、五陵年少，賞心樂事之時，詎宜虛度？至如貧者，亦解質借兌，帶妻挾子，竟日嬉遊，不醉不歸。此邦風俗，從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社會》　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排綠社、雜劇齊雲杜、蹴踘遏雲社・唱賺同文社、要詞角觝社、相樸清音社、清樂錦標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畧社、使棒雄辯社、小說翠錦社、行院繪草社、影戲淨髮社、梳剃律華社、吟叫雲機社、機弄而七寶瀟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爲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必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眞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不暇贅陳。

《宋史》卷一〇三《禮志六・吉禮六・司寒》　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祕書監李至言：『案《詩・豳・七月》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調周以十一月爲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案《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韭可苫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天聖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務，卜日薦冰於太廟；季冬藏冰，設祭亦如之。』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〇《農事・授時》　初二日，東作興，俗謂上工日。田家雇傭工之人，俱此日執役之始，故名上工。泥蠶室。春百果木根，則子牢。此月雨水中，埋諸花樹條，則活。中旬種稻，爲上時。下子：麻子、紅花、山藥、白扁豆、桑椹。扦插：蒲桃、石榴。栽種：槐、穀楮、栗、松、銀杏、棗、皂莢、菊、茶、薤、木瓜、桐樹、決明、百合、胡麻、黃精、木槿、茨菰、甘蔗、雞棕、藕、芋宜雨多，竹、茄、瓜、蒿、枸杞、萱草、蒼术、芭蕉、萬苣、紫蘇、烏豆、豌豆、茱萸、韭、夏蘿蔔、苕帚、大胡蘆、菘菜、大蜱豆。

壓條：桑條。

接換：柑、橘、柿、棗、橙、柚、杏、栗、桃、梅、梨、李、胡桃、銀杏、楊梅、枇杷、沙柑、石榴、紫丁香。已上，春分前後皆可。

澆培：柑、橘、橙、柚、蒲萄。

收藏：百合曲、槐牙、皂角、新茶。

雜事：移諸般花果。並忌南風火日。理蠶事。春耕宜遲，恐陽氣未透。插諸色樹木。解樹上裹縛。

又卷一一《農事・占候》　二月　十二日夜宜晴，可折十二夜雨。二月最怕夜雨，若此夜晴，雖雨多，亦無所妨。十夜以上雨水，鄉人盡叫苦。初四有水，謂之春水。初八日前後，必有風雨。諺云：『清明斷雪，穀雨斷霜。』言天氣之常。東作既興，早起夜眠，春間最爲要緊。古語云：『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

《明史》卷四七《禮志一 吉禮一》　五禮，一曰吉禮。凡祀事皆領於太常寺而屬於禮部。明初以圜丘、方澤、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爲大祀，太歲、星辰、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歷代帝王、先師、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爲中祀，諸神爲小祀。後改先農、朝日、夕月爲中祀。凡天子所親祀者，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若國有大事，則命官祭告。其中祀小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廟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焉。每歲所常行者，大祀十有三：【略】

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中祀二十有五：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仲秋祭太歲、風雲雷雨、四季月將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於教場，仲秋祭城南旗纛廟，仲春祭先農，仲秋祭天神地祇於山川壇，仲春仲秋祭歷代帝王廟，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師孔子。小祀八：【略】仲春祭司馬之神，【略】

又於每月朔望祭火雷之神。至京師十廟，南京十五廟，各以歲時遣官致祭。其非常祀而間行之者，若新天子耕耤而享先農，視學而行釋奠之

類。嘉靖時，皇后享先蠶，祀高祺，皆因時特舉者也。

又卷四九《禮志三吉禮三・社稷》 社稷之祀，自京師以及王國府州縣皆有之。其壇在宮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東，太稷在西，壇皆北向。洪武元年，中書省臣定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立者曰太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勝國之社屋之，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惟立太社、太稷。漢高祖立官太社、太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太社稷於洛陽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於含光門右，仲春、秋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令四時致祭。宋制如東漢時。元世祖營社稷於和義門內，以春秋二仲上戊日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是年二月，太祖親祀太社、太稷。社配以后土，西向。稷配以后稷，東向。帝服皮弁服，省牲；通天冠、絳紗袍，行三獻禮。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學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於齋宮望祭。』從之。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東嶽廟》 廟在朝陽門外二里，元延佑中建，以祀東嶽天齊仁聖帝。殿宇廓然，而士女瞻禮者，月朔望日晨至，左右門無間闕，座前拜席爲燠，化楮錢罏，火相及，無暫熄。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從像，乃若憂深思遠者，相傳元昭文館學士藝元手製也。元，寶坻人，初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録，得其塑土範金摶換像法。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遞走廟中爲之，即日成。今禮像者，仰瞻周視，一一歎異焉。元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也。殿前豐碑三：趙孟頫楷書一，孟頫弟世延楷書一，虞集隸書一。正統中，益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司。後設帝妃行宮，宮中侍者十百，或身乳保領兒嬰以嬉，或治具，妃將饍，奉匜櫛爲妃裝，纖纖縫裳，司妃之六服也。宮二浴盆，受水數十石，道士贊洗目，無目諸疾，入者輒洗。帝妃前懸一金錢，道士贊中者得子，入者輒投以錢，不中不止，中者喜，益不止，磬所攜以出。三月廿八日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樓閣、亭彩，導仁聖帝遊。帝之遊所經，婦女滿樓，士商滿坊肆，行者滿路，駢觀之。帝遊事歸，導者取醉松林，晚乃歸。

又《春場》 廿八日，東嶽仁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幢爲祝，觀者夾路。是月，小兒以錢泥夾穿而乾之，剔錢，泥片片錢狀，字幕備具，曰泥錢。畫爲方城，兒置一泥錢城中，曰卯；兒拈一泥錢遠擲之，曰撇。出城則負，中則勝，不中而指杈相及，亦勝，指不及而猶城中，則撇者爲卯。其勝負也以泥錢。別有挑用葦，綳用指者，與撇略同。有撇用泥丸者，與錢略同，而其畫城廓遠。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六五《官署》 原太僕寺每年祭馬神，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春祭在二月二十二日，秋祭在八月二十八日，前期題請遣少卿一員行禮。[岡政要覽原在京畿門，今移改。]

[臣等謹按]春秋祠馬神，明制屬於太僕，今制改歸上駟院奉行矣。

補永樂十三年二月甲申，北京立馬神祠，時行太僕寺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每歲春秋用豕一、羊一、帛一。於是命北京馬神祠設馬祖等神及司馬之神五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準南京。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二月・惜字會》 香會，春秋仲月極勝，惟惜字文昌會爲最。俱於文昌祠、精忠廟、金陵莊、梨園館及各省鄉祠，獻供演戲，動聚千人。

又《道誕》 十五日爲太上玄元皇帝誕辰，禁止屠割。太清觀各道院立壇設醮，談演道德寶章。

又《時品》 菠薐於風帳下過冬，經春則爲鮮赤根菜，老而碧葉尖細，則爲火焰赤根菜。同金鉤蝦米以麪包合，烙而食之，乃仲春之時品也。至若丁香紫、壽帶黃、杏花紅、梨花白，所謂萬紫千紅總是春。元鳥至，則高堂畫棟銜泥結草以居；至秋社，城村燕各將其雛於采育東土阜，名聚燕臺，呢喃竟二日而後去。

清・顧祿《清嘉録》卷二《二月・文昌會》 三日爲文昌帝君誕，大吏致祭於竹堂寺畔之廟。廟屬長洲境，故長邑宰亦祭於此。他邑有其廟者，各邑宰爲之主祀。餘如道宮、法院、會館、善堂供奉帝君之像者，俱

修《崇醮録》，謂帝君掌文昌府事，主人間禄籍。士大夫酬答尤虔，雖貧者，亦備分燒香，紛集殿庭，謂之『文昌會』。

按：《祀典》：『二月三日爲文昌誕辰，官爲致祭。』本道書『二月三日爲文帝誕辰』之説。文昌祠，俗亦稱梓潼帝君廟。孫光憲《北夢瑣言》：『神姓張，名惡子。居梓潼縣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立廟祀之。』馬貴與《通考》云：『唐玄宗、僖宗入蜀，皆有封號。宋咸平中，封英顯王。』迨至元世，進號帝君，特設廟祀。於是天下學校皆有祠。《明史・禮志》：弘治中，禮部尚書周洪謨議罷此祀，並毀祠之在學校者。謂『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亦本周説。葉石林《巖下放言》載：『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張惡子廟，夜各夢神，預作來歲狀元賦，甚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閒録》亦載此事。後人以其於科目有靈感，且元代嘗封爲文昌君，道家遂取《陰騭文》十七世爲士大夫之説以實之。但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宮』，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其三曰上將、次將、貴相。屈原《九歌》分大司命、少司命爲二。朱竹垞謂：『少司命，即《星經》所云司命二星，在虚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大司命，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禄也。《楚詞》：『後文昌使掌行兮。』『顧命中宮勑百官』，王逸注：（王逸注三字應在『顧命』句前。）『天有三宮，謂紫微、太微、文昌也。』《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承天象。』故曰文昌宮。然則梓潼神之與文昌六星無涉，信矣。崔鴻《後秦録》：『姚萇立張相公廟於梓潼嶺。』李義山詩，稱張惡子廟。則知唐時無文昌之稱。虞文靖《相如院文昌萬壽宮記》云：元初但稱七曲神君。王宗沐《續通考》：『景泰五年，始勑賜梓潼爲文昌宮。』是梓潼張神之爲文昌帝君，或自此相沿與？

又《凍狗肉》　八日爲祠山張大帝誕。相傳，大帝有風山女、雪山女。歸省前後數日，必有風雨，號請客風、送客雨。雖天氣甚溫，又必驟寒。俗有『大帝吃凍狗肉』之諺。

按：張司直《太倉州志》云：『二月八日爲張大帝生日。必有風雨釀寒。』《常昭志》亦云：『又云大帝吃凍狗肉，逢辰日，上天有接客風、送客雨。』考晉詹仁澤《祠山家世編》、宋程棨《三柳軒雜識》俱引《祠山事要》，有『化身爲堯，督陰兵浚河，爲夫人李氏所覘，工遂輟，是以祀之，避豨用犬』。劉繩庵《重修廟記》：『每春陰多寒，折俎用凍脯。』此殆俗所傳凍狗肉之説歟？

又《觀音生日》　十九日爲觀音誕辰。士女駢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長明燈油，以保安康。或供長旛，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兒，則於觀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長壽。僧尼建觀音會，莊嚴道場，香花供養。婦女自二月朔持齋，至是日止，俗呼『觀音素』。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之。

按：張謂《宣室志》載：『唐敬宗時，廚吏修御膳，烹卵，聞鼎中呼觀音菩薩，聲甚淒咽，因罷斥緇徒之詔，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音菩薩像。』然未明言男女，今皆作女人像，法相端嚴，確指爲梁妙嚴公主得道成佛，並相傳十九日爲觀音誕。六月十九日爲觀音成道之辰，見吳縣舊志。

又《觀音山香市》　觀音誕日，有至支硎山朝拜者。望前後，已聯綴於塗。馬鋪橋迤西，乃到山路也。人多賃坐竹輿，資以代步，不帷不蓋，兩人肩之以行，俗呼『觀音山篙子』。

按：《府志》云：『府西二十五里，有支硎山，以山之東趾有觀音寺，故又名觀音山。』長、元、吳《志》皆云：『二月十九日爲觀音誕。支硎山，士女連袂進香。』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云：『支硎山，俗稱觀音山。三春香市最盛。』黄省曾《吳風録》云：『二、三月，郡中士女渾聚至支硎觀音殿，供香不絕。』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二月到支硎。大士焚香開寶座，小姑聯袂鬬芳軿。放鶴半山亭。』

又《木杧柴》　觀音山人以棗、栗諸木作盂盌、葫蘆之屬。或以寸木作粧域，上覆如笠，下懸如針，旋轉爲戲，俗呼『轉盤圖』。又以柳木片膠粘作小舫爲小兒玩物，頗不耐弄。俗有『乖乖乖，觀音山買木杧柴』之謡。

按：《晉書》：王濬爲益州刺史，『造船，木杧蔽江而下』。又《魏書》：太祖『營梓宮，木杧盡生成林』。五代周顯德四年，修永福殿，役徒有削杧爲匕，以瓦噉飯者。《集韻》、《韻會》：『杧，芳廢切。』音肺。《説文》：『削木札樸也，從木，朮聲。陳楚謂檡爲杧。』徐鍇曰：『即木檡也。』又削下木片也。《後漢・楊由傳》：『風吹削杧。』又《顔氏家訓》：『削杧，削札檡之林。古者書誤則削之，《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

吳語謂削木片曰『木柿』。

又《老和尚過江》 二十八日爲『老和尚過江』。必有風報。若吹南風，主旱。

按：范成大《吳船録》云：『丁巳泊長蘆，襆被宿寺中，此爲菩薩達摩一葦浮渡處。』然未嘗指定此日也。《崑新合志》謂：『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南風主旱。諺云：「念七念八吹得廟門開，螺螄蜚蜆哭哀哀。」』

又《神鬼天》 清明前後，陰雨無定，俗呼『神鬼天』。或大風陡起，黄沙蔽日，又謂之『落沙天』。蔡雲《吳歈》云：『劈柳吹花風作顛，黄沙疾捲路三千。寄聲莫把冬衣當，耐過一旬神鬼天。』

按：劉侗《帝京景物略》：『燕俗謂陰雨爲酒色天。』

又《春臺戲》 二、三月間，里豪市俠，搭臺曠野，釀錢演劇，男婦聚觀，謂之『春臺戲』，以祈農祥。蔡雲《吳歈》云：『寶炬千家風不寒，香塵十里雨還乾。落燈便演春臺戲，又引閑人野外看。』

按：湯文正公撫吳告諭中有云：『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於田間空曠之地，高搭戲臺，鬨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

又《解天餉》 春中各鄉土地神廟有『解天餉』之舉。司香火者董其事。廟中設櫃，收納阡張、元寶，俗呼『錢糧』。凡屬境内居民，每戶獻納一副、十副、數十副不等。每完一副，必輸納費制錢若干文，名曰『解費』。獻納稍遲，則遣人於沿街鳴鑼使聞，謂之『催錢糧』。有頭限、二限、三限之目。限滿之日，盛設儀從鼓樂，戴甲馬，舁神至穹窿山上眞觀。以錢糧焚化玉帝殿庭，爲境内居民祈福，名曰『解天餉』。

按：沈榜《宛署雜記》云：『阡張，鑿紙爲條，與冥錢同類。』又吳雲岫《吳中百一謠》云：『天亦何所欲，而徵人間餉。年年解穹窿，愚俗甘受誑。』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二《二月・文昌會》 二月初三日，爲文昌帝君誕日。郡僚刑牲致祭，用太牢。各邑俱有專祠。城東隅巽方有鐘樓高峙，内奉帝君像。以文昌在天，臨蒞巽方，故用形家言，於婁葑間高建此樓，以壯吳郡文峰。因是科第鬱興，盛於他郡。是日鐘樓開啟。《修崇醮録》謂：『帝君掌桂宮禄籍。』士大夫酬答尤虔，衆庶亦紛集殿庭，焚香敬禮，名文昌會。

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宮。』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屈原《九歌》分大司命、少司命爲二。朱竹垞謂：『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大司命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今之帝君蓋司禄也。《楚詞》：『後文昌使掌行兮，』『顧命中宮勑百官』。王逸《注》：『天有三宮，謂紫微、太微、文昌也。』《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承天象，故曰文昌宮。』今人以梓潼神爲文昌帝君。道家取《陰隲文》一十七世爲士大夫之説實之。然崔鴻《後秦録》：姚萇立張相公廟於梓潼嶺。李義山詩引之，其時猶未稱文昌也。虞文靖《文昌宮記》云：『元初但稱七曲神君。』王宗沐《續通考》：『景泰五年，始勑賜梓潼爲文昌宮。』以二月三日爲帝君誕辰，遣官致祭，是以梓潼張神爲文昌帝君，實自此相沿也。

又《祠山生日》 二月八日爲祠山張眞君誕日。《宋稗傳》載：『神姓張，名堲，烏程縣人。役陰兵導河，欲通廣德。自長興縣疏鑿聖瀆，化身爲龍，爲夫人所覘，工遂輟。今世俗享祀故避豨用犬。』俗又傳眞君有三女，一嫁風，一嫁雪，一嫁雨。以二月八日下降，風山、雪山女歸省，待食凍狗肉，逢辰日上天。前後數日，雖天氣暄和，必多風雨釀寒，謂之接客風、送客雨，至戊日乃止。江湖間舟人名是時暴風爲祠山暴，歷驗不爽。劉繩菴《重修大帝廟記》云：『每春陰多寒，折俎用凍脯。』此殆採俗傳凍狗肉之説歟？

按《道經》：『以二月八日爲芳春節。』考晉詹仁澤《祠山家世編》及宋程棨《三柳軒雜識》，載大帝化龍浚河事，説皆同。趙甌北《陔餘叢考》云：『自黔歸，舟人爲余歷數風報，中有祠山報者，驗之果然。明祖雞鳴十廟，獨不廢此祀，其亦有所驗歟？』今吳中祠山廟在雍熙寺中，名廣惠廟。《田家五行》云：『二月八日，俗傳祠山張大帝生日，前後必有風雨，號請客風、送客雨。初八日謂之洗街雨。初十日謂之洗廚雨。今長興、廣德祠山廟宇極盛。參考《漢書・張安世傳》、《唐顔魯公碑記》、宋曹學佺《名勝志》、《續搜神紀》諸書，稱神諱渤，字伯奇，漢武陵龍陽人，系出張湯後。湯子安世，渤爲安世曾孫，生王莽建元之間，具神通變化，發願開長興横山，通津廣德，化身爲大豕，率陰兵入洞從事。囑夫人致餱，以

擊鼓爲約。一日，鳥銜石落鼓上有聲，神出不見餉，遂力作不復顧。夫人後至，擊鼓不應，入洞見大豕，驚而出，神之施工亦止。其地後稱聖瀆。祭牲不用豕以此。至唐天寶間，始有封號。宋仁宗封靈濟王。度宗咸淳二年，封正佑聖烈昭德昌神眞君。子與孫皆有封號。化豕開山之說，荒遠難稽，然《淮南子》稱禹治水時化身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慚而化石，事頗相類云。

又《雙林會》　自昔支遁設八關齋，道生、慧響繼起，唱法名山，吳俗遂風行尚佛。二月望日，浮屠氏以爲佛涅槃日，諸寺院作佛事，名雙林會。事載郡志。

按《荆楚歲時記》：『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八關齋戒，車輪寶七變八會之燈，平旦執香花繞城一匝，謂之行香。』

袁景瀾《雙林會》詩：

四大空，五蘊無，佛法空虛兼寂滅，與求利益寧非誣。吳民佞佛寖成俗，進香結隊趨村夫。會集雙林二月望，鐃鈸鐘鈴喧梵唱。齋廚延客老僧忙，布施金錢盈佛藏。堂上有親孝養虧，入寺拜佛行相隨。佛言爾民欲求福，何不修爾本務爲？吁嗟乎！昌黎闢佛愁送窮，崔浩滅佛身罹凶。無怪鄉愚營冥債，處處叢林修佛會。

又《解天餉》　催科，人世事也。冥司復創爲徵斂法。非冥司之徵斂，實僧道斂錢耳。春中，各鄉社廟託解天餉之名，司香火者董其事，廟中籍，一副至十副不一等，納必需費，或三錢四錢，名解費。納稍遲，則遣人沿街摯黃旗鳴鉦催之，謂之設櫃，收納冥鏹錫錁，俗稱錢糧。隸籍編民咸獻納，羽流緇流按戶書諸催錢糧。及民畢納，則盛設儀從鼓樂，舁神輿詣穹窿山上眞觀焚焉。香烟氤氳，燔燎騰鬱。符官賚奏紙，騎簡雲，羽流嚽拜，鐘磬聲泠泠然，曰爲境內民祈福祉也。是之謂解天餉。

吳雲岫《吳中百一謠》：

天亦何所欲，而徵人間餉。年年解穹窿，愚俗甘受誑。

貝青喬《催錢糧》詩：

廟門夜掣鎖鐺鎖，廟令大呼神怒我。徵糧不力謂我惰，急喚太保行相催。鳴鉦村口聲如雷，村村絡繹輸糧來。輸糧既足神顏開，福汝佑汝不汝災。東村老翁數未足，太保乃言期已促。昨日取錢今取穀，春衣典卻還賣犢。黃犢作苦且勿哭，明日神筵饗爾肉。

袁景瀾詩云：

賽罷蝗神祝有年，雙林佛會共爭先。綠楊村路傳鉦響，催喚千家納餉錢。

又《祭先農》　《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應劭《風俗通》曰：『周四月，今二月，祭先農之時也。』先農壇在長洲縣治南新橋西，壇制在耤田後，累石爲之，高二丈一尺，寬二丈五尺。中正北一室，供先農神主，外繚以垣，門南向。耤田制四畝九分。歲仲春亥日，郡僚致祭先農神，禮畢，耕耤田。中丞秉耒，縣令執青箱，郡守播種，耆老一人牽犢，農夫二人扶犁，九推九反，農夫終畝。農具用赤色，牛黑色，箱青色，耔種以土之所宜。每當鶯聲喚曉，南園始春。翠蓋青旗，遙臨綺陌，濟濟群僚，咸親履畝。於時杏花村裏，綠女紅男，招邀游矚，具見在上者重農教稼之深心焉。

郡志：『先農壇建於雍正五年，壇之旁，東房貯祭器、農具，西房收耤田米，及看守農夫所居。歲終祭八蠟及先嗇，皆就此壇祭之。《唐會要》：永徽三年正月丁亥，親享先農，躬耕耒耜，率公卿耕於千畝之田。』

又《上丁釋菜》　仲春上丁，郡僚俱釋奠於先聖先師，入學釋菜，合舞習樂。其用上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是日，諸生司啟扉，執爵、幣、搏拊、琴瑟，擊鐘磬，執事有恪。餘職役者，牽牲，習舞佾。有司主祭，行拜跪禮，禮生贊拜。威儀秩秩，俎豆莘莘。祭畢，頒胙於預事者，甚盛典也。【略】

按《月令》：今文『上丁，命樂正入舞釋菜』。此菜字，漢儒傳寫《月紀》原書，誤采爲菜。不知采爲采帛，此天子諸侯視學之禮，不但用菜。如《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後世遂謂奠幣禮三獻，釋菜禮一獻。《黃氏日抄》駁之曰：『釋奠即舍采，其所行之禮凡三。一始立學，《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是釋奠即舍采，而非釋菜也。』一《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於學，即天子反告於學之禮。此釋奠之禮，而非釋菜也。』一《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月紀》原書

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此天子諸侯視學之禮。』高誘《註》云：『舍，猶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贊神，是舍采，而非釋菜也。』此三者舍采釋奠之禮，非如士始入學，止以菜。惟釋蘋藻，其禮輕。無牲牢幣帛，無尸無樂，此弟子見師之祭，如《學記》所謂『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又人無生而貴者，世子始入學亦然。《文王世子》所謂『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也。然則，今郡縣守土有司，亦古者諸侯之屬，其上丁入學之祭，亦當依諸侯視學行舍采禮，有樂，有牲牢，有幣帛，不惟用菜。則當言舍采，不當言釋菜矣。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太陽糕》 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麪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寸餘小雞，謂之太陽糕。都人祭日者，買而供之，三五具不等。

又《春分》 春分前後，官中祠廟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於是日致祭宗祠，秋分亦然。

按月令廣義云：分者半也，當九十日之半也，故謂之分。夏冬不言分者，天地間二氣而已，陽生於子，極於午，即其中分也。立春至立夏九十日。

又《賣小油雞、小鴨子》 二月下旬，則有販乳雞、乳鴨者，沿街吆賣，生意暢然。蓋京師繁盛，雞鶩之屬日須數萬隻，是皆以人力育之，非自乳也。執此業者名曰雞鴨房，在齊化門、東直門一帶。

觀音會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二《二月・觀音山香市》 城西二十五里有支硎山，山東麓有觀音寺，梁天監年建。舊名報恩寺，亦名楞伽院。明時歸併白雲寺，故亦爲范氏香火院。三春士女，連袂進香，香市極盛。二月十九日爲觀音誕日，其時寺門敞開，延引香客。俗有東南風吹得廟門開之謠。朝拜者，望前後已聯綴塗次。馬鋪橋迤西，甎甃甬道抵山路也。人多賃坐竹輿，輿無帷蓋，兩人肩以行，風日不蔽，而可游矚林巒，名觀音山簥。山村居民以木作杯椀及轉盤圖，又以柳木片膠粘作小船，爲小兒玩具。諺云：『吳兒乖乖，觀音山去買木林柴。』林音肺。《說文》謂削木札樸也。

按張謂《宣室志》：『唐敬宗時，廚吏修御膳烹卵，聞鼎中呼觀音菩薩，遂罷斥緇徒之詔，詔郡國精舍塑觀音菩薩像。』今塑像現女人身，法相端嚴，俗稱妙莊王第三女，爲尼得道，以六月十九日成佛。或傳其像爲勇猛丈夫，或像爲千手千眼。《妙觀雅言》據應元云：『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人說法。』既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皆可耳，豈直男女乎？大抵菩薩化身千億，濟度世人，靈感萬方，不可思議也。

袁景瀾觀支硎山香市記

吳縣支硎山去郡城二十五里，晉高士支遁所游憩。石室苔斑，寒泉清冽，厥蹟猶存。山麓報恩寺奉觀世音尊像。每春時，吳中士女焚香頂禮，群焉投最。距金閶門外，駛馬一鞭，趨甎甃甬道，連狅亘二十餘里，路盡而山寺造焉。己酉春日，余游光福鄧尉還，艤舟窄崿山後小村，其地名店街，適臨蹕路，砥平繩直，香市取道所由。於時夕陽在山，簷輿坌集，流蘇九華，寶粧五鈿，揚褰布翟，與韶光爭媚。畫船六柱，簫管迭奏。則有紅袴稚兒、青裙游女，肩負花枝，隨風弱步。富豪俠少，寶騎珊鞭，結隊閑行，翱翔容與。其間名藍精舍、神叢庵廬，若何亭來鶴，吾與無隱，並饒喬柯美竹、清池果園、曲房幽榭、盆山蒼翠。經寮禪榻，耽玩而世慮可忘。蔬柈茗甌，稍飲餐食。游屐小頓，叱嗟而供具立辦。道旁柳陰，鳥喚提壺，酒人扶醉，呼儔袒臂。復有貨郎地攤，童孺戲具，筠籃木盞，泥孩竹馬，地鈴絲鷂，蠶簾柳棬諸物。男婦爭買，論價聒雜，聲如潮沸。路側雜廁茶篷、酒肆、餅爐、香舖，趕趁春場，蜂屯蟻聚。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列，行者摩肩，遺簪墮珥，睹不暇拾。籠袖驕民，鶩抄燕掠，奔湊若織。日暮霞生，歸者紛沓。閨房淑秀，幃幕盡開，婢媵後隨，山花插髻，芳草綠縟，軟襯雙跌，臻臻簇簇，聯絡十里，笑語盈路，衆情熙熙，無不各遂其樂，亦不自知其何以樂也。左帶鶴阜，右望獅山。畦菜布金，籬桃舒醫。香風襲袂，遊絲橫陌。樹樹爭妍，花花獻笑。披襟騁目，人意融融。紫翠溟濛，雲烟萬狀，儼然一幅江南春景圖矣。昔南宋張擇端摹寫汴京風物，作《清明上河圖》，凡市橋屋廬、舟車輿馬、山林草樹、漁樵商販、笙歌羅綺、池臺游宴、往來紛紜，色色形形，曲盡其妙，備繁華鉅麗之觀。後之人每歎想不置。今茲支硎春景，遨頭繡陌，熙熙攘

攘，大塊之文章也。迎社旗亭，紅紅翠翠，造化之丹青也。其繁盛富美，奚啻擇端所摹上河之景而已哉？夫必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乃克臻此民物之滋豐，閭閻之富庶，何孰非君相勤勞之力耶？自昔和平康樂，風俗所貴。矧以吳中素稱繁盛，花時令節，士大夫之賢有文者，爭開園設廚傳，下逮編戶豐豫之族，亦履乘時出游。山輿水舫，傾城空巷，以相率延覽湖山之勝。余爲傳諸藻翰，令閱者如披圖繪，要與壤擊衢歌，同誌承平之盛云爾。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二月・觀音會》　十九日爲觀音大士誕辰。正陽門月城內觀音廟香火極勝，城內外白衣菴、觀音院、大悲壇、紫竹林，廟宇不下千百，皆誦經聚會。六月十九日登蓮臺，九月十九日傳道妙，如前行之。有善信唪大悲咒戒葷酒者，二、六、九食素三月。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二月【略】十九日爲觀音生辰，僧寺建會，誦經、齋醮，人家亦有食素唪經者。

祈雨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四　【禱雨】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鷄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耶，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所産，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黄狗寶之屬耳。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六《求雨求晴漢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吳公廷舉之命，督予注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解其事理所以然之故，一時脱稿，只以爲董子眞可謂惑於災異也，後往往聞之宦客，以二文嘗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南直隸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録于天地類，請正博雅。文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以水能勝火令民禱社，社在壬方，屬水，故獨禱社，出《獨斷》。又社乃土地之神，土生萬物，故祭禱焉，出《白虎通》。家祀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祀戶者取萬物始出之義，出蔡邕《獨斷》。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禁止伐木，以春盛德在木。暴巫，《左傳》曰『令人面向上，冀天哀之而雨，巫能接神，故暴之』，註曰：『男曰巫，女曰覡。』而《檀弓》又曰『天久不雨而望愚婦人』，則訓巫爲婦人矣。《考索》又曰：『使女巫舞旱，從陰也。』似當作女人。聚蛇八。蛇乃龍屬，又盤向壬，壬，北方屬水，出《埤雅》。或謂蜥蜴，蓋蜥蜴亦蛇類求雨者也。八乃木之成數，春故也，出《月令》註。日於邑之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於東門外者，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月令》迎春於東郊，出《五行志》。爲四通之壇者，取便觀雲氣也。方八尺者，亦木之數也。植蒼繒八。蒼，深青色，東方青色。繒者，帛也。漢祀用帛，故仲舒云然。八亦春數。其神共工，共工以水行，霸於羲、農之間，故祀之，非堯之時共工也，出《淮南子》。祭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魚畜能興雲雨，出陶朱公《養魚經》。八亦木數也。玄酒，顏達龍五齊三酒之辨曰：『玄乃玄味之本，宜水也。清酒，好酒也。』《周禮》曰：膊，脇也。又琢肩也。脯，乾肉也。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巫潔，冀神之降依其體也，故擇清潔之者。利言辭者，善於祝也。齋三日，服蒼衣，亦取東方之色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出《五經通義》。又《詩》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明也，出《詩經》。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渥。』《說文》曰時雨曰渥。又渥者，註也。奉牲，牛羊豕曰牲，出禮書。以甲乙日十干屬木爲蒼龍長八丈，龍，致雨者也。青色，春尚木德也。居中央，爲小龍七合大龍爲八數各長四丈，四七二十八也。於東方，皆東向，亦取春東之義。其間相去八尺。取小童八人凡八者，皆取木數也。小童，正長養者。春義萬物初生，故取之順時也。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青，東方色。舞者，《周禮》有舞師掌教旱舞，旱暵則舞之，故曰舞雩。舞則達陽中之隆也。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嗇夫，田夫也。八蜡之神有先嗇，司嗇爲農事也，故禱雨而用之，亦取無雨則農無從而力田，故立候於此。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閭者，聚也，水聚族處，出《韻會》。今借爲門閭之閭，乃里門也。通之於溝，取水得行，獨止閭者，亦取水義耳。取五蝦蟆錯置社中池，蝦蟆，水族，得水氣之多者，故淫雨而生焉，又能變化之，故《淮南子》曰『老蝦蟆能化鶉』，《古今註》曰『雷震脱尾』。《本草》一名苦龍，故洪駒父詩云『龍變或托體』，所以用之。其教五者，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交午也，出《說文》。今旱而欲雨，正交午之義爾。方八尺、亦木數也。深二尺，《說文》義地數也，禱雨從陰之義。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

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雞於地支屬酉，酉則金也，金能生水，故《埤雅》曰『雞正方之物』，又《說文》曰『知時畜也』。豭豬性喜雨，故《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易》曰『坎爲豕』，皆水義也。三歲者久，能爲鬼神所使，出《埤雅》。物久則靈矣，故用之。令民闔邑南門，置水其外，閉陽也。復置水焉，殺火也。開北門，縱陰也，即《禮》云達陰之義。具老豭豬一置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說文》：『豭牲，豕也。』豕性屬水，市中與北門皆用之，取其以類相感。一燒而聲應，出於北門，則亦達陰之義也。鼓而後燒，齊約也。取人骨埋之，《月令》春月掩骨埋胔，《呂氏春秋》註曰：『順木德而仁恩。』祈雨而然，蓋冀天之所感也。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淵，龍所居。開之而燔積薪，欲龍之行雨也。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道，道路；橋，橋梁。壅塞不行者，快之欲通，利其水道使之行也。決瀆之。幸而得雨，以豬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漢書》財字讀與纔同。財足者，取其僅足而已。茅，茅草也。以此禮天，即《易》曰『藉以白茅』，致潔也。毋斷，存餘質也，亦無斬伐之義也。此言得雨謝禮如此。

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同前。家人祀竈。祀竈於夏，取火德生旺之義，出《山堂考索》。無舉土功，《月令》：『無起土。』土能剋水，故禁之。更大浚井。導水泉也。暴釜於壇，臼杵於術。釜以炊，臼杵以舂，皆有事於穀者也。術，邑中之道也。暴之者，見其久旱苗槁，示不復角，冀天哀之也。七日夏屬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乃火之成數也。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亦火數也。赤繒七。赤亦火也。其神蚩尤，蚩尤能召風伯雨師，故祭之，出《山海經》。祭之以赤雄雞、赤，火色；七，火數。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已上同前。服赤衣，尚火也。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十干屬火。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并大龍爲七數。各長三丈五尺，共三七之數也。於南方，皆南向，南，火方，屬夏也。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夏則萬物長盛，故人用其壯也。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司空居四民、司地利者也。旱以爲民，故用之也。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已上凡七，俱火數也。深一尺。取天一生水之義也。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已上凡如春辭者，俱同春義解。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興雲雨。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曰：『市，恃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日徙之者，示民無生理，冀天哀之，故歷代祈雨有徙市、禁屠，俱一義也。於南門之外，夏令，故南門也。五日五，土數也，季夏屬焉。男子無得入市。損陽而益陰也，出董仲舒奏。家人祀中霤。中霤猶中屋也，出《尚書正義》。《月令》中央屬土，故祀中霤。中霤，土神也，出陳澔《集說》。無興土功。解見前。聚巫市傍，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屬土故也，乃土位也。植黃繒五。黃，土色；五，土數。其神后稷，社神。祭之以母餈、母音模。禮，八珍淳母，煎醯和黍，於上沃之以膏者，出《周禮》。《韻會》：『餈音移。』禮有餈食乃始，米食也，出《周禮》、《玉篇》。玄酒，具清酒、膊脯，各令爲祝。齋三日，衣黃，從土色也。皆如春詞。以戊己日十干屬土。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二丈五尺，并大龍共五數也，殺於大龍之半，亦土數。於南方，皆南向，南是夏令，故南向也。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丈夫亦壯者也，故《神農求雨書》爲壯者。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取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已上凡解俱同於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曰：『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二字疑爲『夏』字。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壯者舞之也。西方沾、沾當作『餕』，餕舞之耳。北方下疑少缺『二』字。人舞之。』或是『老者』二字。

已上既與原書不同或謄寫之誤，不敢強解。

秋暴巫意原本欠一『厎』字。厎，有疾人也，事出《檀弓》。至九日，無舉火事，九，金成數也。秋屬金，火剋金，故禁之，蓋欲順時之義。煎金器，取金能生水之義。家人祀門。秋爲閉藏，故祭門，出文公語録。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行，秋位西方故也。方九尺，亦金數也。植白繒九。九亦金數。白，西方之色，於時爲秋，故尚之。其神大昊，白精之君，金天氏也，故祀於秋，出《月令》註。祭之桐木魚、大昊司秋，故祭之以桐木魚。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十干屬金。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解如前義。鰥者九人老而無妻曰鰥，秋則萬物零落，用之九，亦金數也。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仲秋治兵，司馬，掌兵者也，故順時用之，出《山堂考索》。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已上解俱如前。他皆如前。

各各作『冬』字。儛僛、舞同。龍六日，冬屬水，六乃水之成數也，故用之。禱於名山以助之，名山，靈者也，又山川出雲故也。家人祀井。冬爲水旺之候，故祭井，出文公語録。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時既爲冬，方則位北。方六尺，植黑繒六。六，水數；黑，水也。其神玄冥，玄冥，水官之臣，少皞之子，乃水神，出《月令》註。祭之以黑狗子六、《古今註》曰『狗爲羹獻』，是用於祭者也，禮亦云然。取其黑，因水之色也。《爾雅》曰狗爲龐狗，有致雨之義存焉。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十干屬水。爲大黑龍一長六丈，水之數也。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如前義也。於北方，皆北向，順時之義。其間相去六尺。亦水數也。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一歲之氣將終，老者一生以將終，亦順時之義。尉亦齋三日，衣黑衣而立之。禱雨爲民，規民莫如縣，冬已歲週而尉則縣佐之末，至冬而用，取其義也。蝦蟆池如春。已上同春。

四時皆以水，必闕一『日』字也。爲龍必取潔土，求雨必爲龍，蓋龍見輒有雲雨之興，緣其象類而爲之，出桓譚《新論》，所謂土龍是也。爲之結蓋，蓋後於其上也。龍成而發之。發之，去之也。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天干庚屬金，地支子屬水，金能生水故也。令吏民夫婦皆偶處。陰陽和而後雨，取其和樂也。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閉陽縱陰之義。《神書》《神農求雨書》也。又曰：『開袖山袖當作『神』。神原本無此『神』字方通。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因其義，惟大祭拜請之而已，敢有加耶？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卑勝尊也。賤凌貴者爲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春秋》不畏強禦也。

又《止雨文》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剋水故也。塞水瀆，瀆，邑中溝也，《荀子》曰『入其史瀆』是也。塞之者，使水不能行。絕道，道，道路也。絕之使不得通暢也。蓋井，井以出水爲功，蓋之，禁止也。禁婦人不得出入市。絕陰也。令縣鄉里皆掃社下。致潔也。縣邑若亟亟當作『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祝一人，祝禱其一人也。皆齋三日，各衣時衣。春青色，秋白色，夏赤色，冬黑色。具豚一、《曲禮》曰『豚曰腯肥』，以牛羊曰肥、豕曰腯，則豚乃兼二物也。黍、小米鹽、美酒即清酒也。財足，祭社。擊鼓三日，干寶曰：『擊鼓于社，責群陰也。』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古者應時有節交曰諾，出《爾雅》。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久雨也。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牛羊曰肥，犬豕曰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易》曰水盛即火滅也。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故禁之。丈夫欲其和而樂也。故舞之。開陽閉陰，闔閭水故蓋井。而開火，故擊鼓通陽及下文所謂『朱絲縈社』是也。以朱絲縈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以之縈社而至十周，人衣朱衣，冀陰而變陽，出《文獻通考》干寶論。一以辛亥之日，《易》註：『辛有自新之意，亥有微陽起接盛除意。』取其日者，欲閉塞水過而新火也。書到即起，即日行此禮也。縣社令長，知縣。若丞、縣丞。尉、主簿。官長，從官也。各城邑闔境內外者也。社、嗇夫、里里甲也。吏吏胥。正、老人糧里老也。皆出至於社下，餔而罷。申時食也。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星乃陽精，見則氣宣晴矣。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爲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嘖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於此。

清・孫星衍《岱山南閣集》卷二《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雩，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恆暘爲患，麥實不堅，將由毗毗之譏，豈墮冥冥之行。伏念宓羲皇帝，在天陟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陽之陵莫辨。具官考求封穴，屢阻攀隮，特以五月辛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祈澤龍潭。倘誅尸位之愆，勿靳墓黎之歲，念茲秋種，沛以甘霖，方當紀異豐碑，增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尚饗。

附札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札兗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澤。本道因魚臺魏山宓羲陵後九龍潭宜昭靈應，遣官取

水。茲於初五日晚取到郡城，雨隨水至，合送雩壇申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供設壇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送水還山，毋致褻慢，特札。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三月分部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二《二十八日東嶽聖帝誕辰》 三月二十八日，乃東嶽天齊仁聖帝聖誕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諸郡邑皆有行宮奉香火。杭城有行宮者五，如吳山、臨平、湯鎮、西溪、曇山，奉其香火。唯湯鎮、臨平，殿廡廣闊，司案俱全。吳山廟居鞏轂之下，人烟稠密，難以開拓，亦勝曇山梵宮內一小殿耳。都城士庶，自仲春下浣答賽心愫。或專獻信香者，或答重囚帶枷者，或諸行鋪戶獻異果名花、精巧麵食呈獻者，或僧道誦經者，或就殿廡舉法音而上壽者，舟車道陸，絡繹往來，無日無之。又有丐者於吳山行宮獻綵畫錢幡，張挂殿前，其社尤盛。聞之此幡錢屬後殿充脂粉局收管。其殿下有佐神，勅封美號曰協英靈顯安鎮忠惠王，其神姓劉，父子俱爲神，靈顯感應，人皆皈依。五月二十九日誕日，諸社獻送亦復如是，姑書以記之耳。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三月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眞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啓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於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鷂子翻身、金鷄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如蝶拍鴉翻，蓬蓬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

又卷二〇《熙朝樂事》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鐘鼓法音，嘈振竟日。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七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文□公彬重修《嵩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朝東嶽。城東有古廟，祀東嶽神。規制宏廣，神象華麗。國朝歲時勅修，編有廟戶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爲降生之辰，設有國醮，費幾百金。民間每年各隨其地預集近鄰爲香會，月斂錢若干，掌之會頭至。是盛設，鼓樂幡幢，頭戴方寸紙，名甲馬，羣迎以往，婦人會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聲振地，甚有一步一拜者，曰拜香廟。有神浴盆二，約可容水數百石，月一易之，病目人虔卜得許，一洗多愈。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三月・蟠桃宮》 蟠桃宮在東便門內，河橋之南，曰太平宮。內奉金母列仙。歲之三月朔至初三日，都人治酌呼從，聯鑣飛轡，遊覽於此。長堤縱馬，飛花箭灑綠楊坡；夾岸聯觴，醉酒人眠芳草地。

又《時品》 三月採食天壇之龍鬚菜，味極清美。香椿芽拌麪筋，嫩柳葉拌豆腐，乃寒食之佳品。黃花魚即江南之石首。至於小葱炒麪條魚，蘆筍膾鱘花，勒鴦和羹，又不必憶蓴鱸矣。至若桃花歷亂，柳絮飛殘，紅白燦蘋婆，荷包挂牡丹。曰西府、曰鐵梗、曰垂絲，海棠之妙，韋公寺、慈仁寺，可謂甲於天下矣。薊門烟樹，爲金臺八景之一。吏部藤花，乃明少宰吳寬之手植也。

又《東嶽廟》 朝陽門外二里許，延祐中建廟，以祀東嶽天齊仁聖帝。明正統中，改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司，殿後爲穿堂寢殿。神像爲正奉劉元手塑。寢殿設浴盆二，受水數十石，道士贊目疾入洗。龕前懸金錢一，人爭以錢擊之，中者宜子。殿前豐碑數十統，內三碑：一爲天師神道碑，元趙文敏書；一爲仁壽宮碑，虞文靖集隸書；一爲昭德殿碑，趙士延書。歲之三月朔至廿八日設廟，爲帝慶誕辰。都人陳鼓樂旌旗，結綵亭乘輿，導駕出遊，觀者塞路。進香賽願者絡繹不絕。南城右安門內橫街之東，亦有廟祀，兩廡爲十地閻君之殿。凡有向涿鹿東山進香者，預期致祭於此，名曰發信。各廟遊人了香願畢，於長松密柳之下取醉而歸。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四《岱誕賽會》 三月二十八日，俗稱岱誕，各鄉之神朝於岱廟。廟有數處，石牌、介崑山、常熟間，賽會尤盛。屆期水陸畢集，加以鼓柮游拳，飛艎競渡，玉簫金管，蜚逸響於清波；翠袖紅粧，流采葩於漣漪。洵貢俗之所不廢，亦有興者所樂觀也。王父晚

歲，頗賴絲竹陶寫，嘗於是日延客奏技，傾動知音。予時尚幼，遊興正狂，今當其時，況味迥殊，追惟往事，何可復幾！

清・顧祿《清嘉録》卷三《三月・齋玄壇》　十五日爲玄壇神誕辰。謂神司財，能致人富，故居人多塑像供奉。又謂神回族，不食豬，每祀以燒酒、牛肉，俗稱『齋玄壇』。

按：北周庾信《黑帝雲門舞歌》：『北辰爲政玄壇。』北方色黑，玄壇即鄭康成《周禮注》所云北郊之壇也。稱曰玄壇，蓋以所祭之地名之。《姑蘇志》云：『神姓趙名朗，字公明，趙子龍之從兄弟。』不知何本。

又《白龍生日》　十八日爲白龍生日。前後旬日，陰晴不常。鄉民以是日雨卜白龍之歸，謂龍歸省母則農有秋。

按：《歲時瑣事》：『三月十八日，龍湫山與吳之陽山，多雲霧雷雨，俗傳爲白龍生日。相傳東晉隆安中，有繆氏女產白龍，事甚神異。土人建龍母廟於山之巔。熙寧九年始遷於澄照寺。』宋胡偉《白龍廟碑》云：『每歲三月十八日，龍歸省母。前期旬日，天氣肅寒，四山烟雨，乍晴復合。正誕之辰，龍必見形，或長身尋丈，隱顯於衆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於廟貌。暴風雷雨，澍溝號木，則其驗也。』《常昭合志》以五月十三日爲白龍生日，謂『白龍瞟娘，必主雷雨』。危致明《岳陽風土記》亦以五月十三日爲白龍生日，謂『是日雨，則歲豐』。

又《東嶽生日・草鞋香》　二十八日爲東嶽天齊仁聖帝誕辰。城中玄妙觀有東嶽帝殿。俗謂神權天下人民死生，故酬答尤虔。或子爲父母病危而焚疏假年，謂之『借壽』；或病中語言顛倒，令人殿前關魂，謂之『請喜』。祈恩還願，終歲絡繹，至誕日爲尤盛。雖邨隅僻壤，多有其祠宇。在婁門外者，龍墩各邨人，賽會於廟，張燈演劇，百戲競陳，游觀若狂。郡西巖山，亦有行宮，關內外吏胥奉香火。好事者安排社會，設醮酬神。俗以誕日前後進香者，鄉人居多，呼爲『草鞋香』。

按：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云：『三月二十八日，賽東嶽廟。』又沈榜《宛署雜記》云：『三月二十八日，燕京祭嶽廟。民間集衆爲香會，有爲首者掌之，盛設鼓樂、旗旛，戴甲馬，羣迎神以往。男婦有跪拜而行者，名曰「拜香」。』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云：『巖山道院，有東嶽行宮。三月二十八日誕辰，進香者多鄉人，呼爲「草鞋香」。』《崑新合志》云：『二十八日，東嶽聖帝誕，各鄉賽會。石牌、趙靈、車塘、更樓橋各鄉民，舁神進香，男婦游觀若狂。』又《吳江縣志》、《常昭合志》皆云：『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天齊聖帝生辰。』《震澤縣志》又云：『在震澤鎮者最盛，前後十餘日，士女拈香，闐塞塘路，樓船野舫，充滿溪河。又有買賣趕趁，茶、餅、果、梨，裝塑傀儡，走獸，飛禽，餳笙，鼕鼓，瑣碎戲具，以誘悅兒曹，所在成市。』汝秋士有《東嶽誕辰》詩云：『三月二十有八日，相傳東嶽之生辰。誰與上溯洪濛始，山川奠位卑高陳。實之以人自稗史，街談巷議何足論。廣張罪福有巫祝，云神統攝亡者魂。兩廡冥王分十殿，刀山劍樹羅紛紜。遂令覽揆祝聖壽，轟然聳動鄉邨民。黃檀之香絳蠟燭，筠筐手挈羣趨奔。接踵摩肩衢路塞，何況殿場與山門。其中蒲團趺坐者，來自隔宿心尤虔。更或肉身燈一盞，以身供養酬親恩。任他惡少恣嘲謔，來繞百匝呼其羣。孝哉某氏子與女，自有善人交稱歎。吁嗟陋俗相沿久，渺論戶說挽回難。男女混雜不可訓，三諭曾傳湯撫軍。草上之風厥勢便，令行禁止寧非賢。簿書叢集蝟毛似，此事難期今長官。囊貧況值三春暮，稅未開徵糧已完。』

又《犯人香・回殘燭》　府城隍廟，俗稱『大廟』。郡中市肆，懸旌入行，以及聚規、罰規，皆在廟臺擊牲演劇。香火之盛，什佰於他神祠。而士庶答賽，尤爲心悚。大堂、二堂，皆有其像。三節入壇，則舁二堂之像，俗呼『出會』。城隍寢宮，裝塑夫人，謂之『後宮』。人病，其戚若友聯名具疏於廟以祈神佑，謂之『保福』。告痊，謂之『拔狀』。或許願於神，病既愈，富家召優伶演劇，供獻冠、袍、韡、履；貧窶之子，亦必倩祝史獻牲，謂之『還願』，無日無之。女子爲後宮侍從，男子爲廊下隸卒，署名腰牌上，注服役月日、年紀。其人死，即肖像於廟。或病者暗充罪人，有畢生爲神犯者，有歷五年、三年爲滿者，謂之『暗犯』。遇清明節，殿前燒香，焚化批文，名曰『犯人香』。七月半、十月朔節亦如之。三五日前已紛紛投到。既死，恐眞爲犯鬼，又必焚疏求釋。廟左右，紙馬鋪攔街挹賣香燭、錢糧不絕。廟祝、司香，收神前殘蠟，復售於燭肆，俗呼『回殘蠟燭』。

按：《府志》云：『府城隍廟，在武狀元坊，即雍熙寺基地，隸吳縣。舊在子城西南隅，明洪武三年，改建今所。』又云：『吳縣城隍廟，

明初附像於府城隍西廡。萬曆二十三年，知縣袁宏道創建於廟儀門之右。其儀門之左，長洲縣城隍廟在焉。元和縣城隍廟則在鈕家巷，雍正四年即土穀神張明廟改建。』《舊唐書・王毛仲傳》：管閑廄芻粟之類，『每歲回殘，常致萬斛。』又《新唐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倉本錢。』吳人謂買物用過，仍賣店中曰『回殘』。二字本此。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三《城隍犯人香》　《易》稱：『城復於隍。』此城隍之名所由昉也。《左傳》稱：『祝宗用馬於四郊。』又祈於四郊。杜預註：『郊，城也。』此城隍之祀所濫觴也。《賓退録》稱：『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漢魏時已有城隍祠矣。至後代州縣，皆立祠祀之，祈禳報賽獨盛。吳郡府城隍廟香火最盛，廟以武狀元坊，即雍熙寺基地，屬吳縣，爲億萬姓所皈禮，牲醴酬獻，笙歌演劇，廟無虛日。蓋吳風淫靡，喜訛尚異，輕人道而重鬼神，舍醫藥而崇巫覡，廢宗廟而飾祠宇，有司以爲神道教俗也，故因仍之，不以禁。歲值春陽，張皇神降，或稱神誕日，會首鳴金號衆，威儀雜遝，百戲羅列，金錢玉帛，川委雲輸。郡中男女，爭投充囚犯，以消罪愆，鋃鐺絡手，執香隨從，清明節畢出，名犯人香。平康妓女亦有投充者，桁楊枷鎖，習俗相沿。方會之出也，香煙花靄，塵風汗氣，迤邐翱翔，雲屯霧散，數十里相屬也。輿者、騎者、步以拜者，貴家、豪右家、游俠兒、小家婦女、窶人子，幷攙雜出，酬香祈願，吹彈雜奏，旗幢蓋旐以百十數，錦繡花攢，鼓樂潮沸，誇巧者爲臺閣，鐵杆數丈，曲折成勢，層置孩童，扮演戲劇，環鐵約兒腰，衣綵掩其外，雲梢煙縷中，空坐一兒，蹬虛飄颻，旁觀動色，兒坐實無少苦，人復長竿掇餅餌頻啖之。路遙日暄風拂，兒則熟睡。別有粉墨面、僧尼容、乞丐相、遨妓態，憨無狀，閭里少年所爲喧鬨嬉遊也。道旁列肆，搏麵熟之，曰麻胡餅。餳和炒米圓之，曰歡喜團。稚編盔帽幞額，紙泥糊面具，梅花格篾絲籃，旋轉不倒翁。香客歸途，衣有一寸塵，肩挂稚編盔帽、面具，袖麻胡餅、歡喜團，手挈竹籃，貯不倒翁玩具，入郭門，欣欣自喜，道擁觀者嘖嘖喜；入門，翁嫗妻子女旋旋喜繞之。然或醉則喧，爭道則毆，迷則失子女，紛紛攘攘，逮翌日事猶未平，煩有司審聽者，亦有焉。

王崇簡《冬夜箋記》：『《禮》蠟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又《杭州進香船》　吳郡去杭四百里。天竺靈隱香市，春時最盛。城鄉士女，買舟結隊，檀香柏燭，置辦精虔。富豪之族，則買畫舫，兩三人爲伴，或挈眷偕行，留連彌月。比戶小家，則數十人結伴，雇賃樓船，爲首醵金之人曰香頭。船中雜坐喧嘈，來往只七日，謂之報香，船上多插小黃旗，書『天竺進香』四字，或書『朝山進香』字。二月初旬，途間即絡繹不絕，名爲進香，實則藉游山水。六橋花柳，三竺雲煙，得以縱情吟賞。故俗有借佛游春之說。歸時，必向松木場買竹籃、燈盞、藕粉、鮑花之物，分送親友，以示遠游。至三月中，香船始罷，亦春時一勝景也。

四月分部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　成都【略】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於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帘水濱，以事遊賞，最爲出郊之盛。《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給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爲斗升之節。自公使限錢，兹例遂罷。以遠民樂太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釀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四《四月》　《談苑》：江南民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

佛誕日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上《言語》　范寧作豫章，八日請佛

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四月八日諸寺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龍華會。按：《高僧傳》：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爲青色水，鬱金香爲赤色水，丘隆香爲白色水，附子香爲黄色水，安息香爲黑色水，以灌佛頂。

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宋書》卷四七《劉敬宣傳》　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又卷九三《隱逸傳・沈道虔》　道虔【略】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世祖初即位，【略】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北齊書》卷二四《杜弼傳》　［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説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

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上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絶一時。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辯眞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籍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搆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於巖嶼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内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於口而退。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三〇）《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

宋・金盈之《醉翁談録》卷四　八日，諸經説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爲多。《宿願果報經》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專用臘八。皇祐間，員照禪師來會林，始用此日，蓋行《摩訶利頭經》。浴佛之日，僧尼道流雲集相國寺。是會獨甚，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婦女駢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觀者莫不蔬素。衆僧環列既定，乃出金盤，廣四尺餘，置於佛殿之前，仍以漫天紫幔覆之於上，其紫幔皆銷金爲龍鳳花木之形。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盤，四隅立金頻伽，燈道闌檻，無不悉具。盛陳錦繡襜褥，精巧奇絶，冠於一時。良久，吹螺擊鼓，鐙燭相映，羅列香花，迎擁一佛子，外飾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爲之，唯高二尺許，置於金盤中。衆僧舉揚佛事，其聲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見佛子於金盤中周行七步，觀者愕然。今之藥傀儡者，蓋得其遺意。既而揭去紫幔，則見九龍飾以金寶，間以五彩，從高噀水，水入盤中，香氣襲人。須臾，盤盈水止，大德僧以次舉長柄金杓，挹水灌浴佛子。浴佛既畢，觀者並求浴佛水飲漱也。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八《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禪院，各有浴佛齋會。煎香藥糖水相遺，名曰浴佛水。迤邐時光晝永，氣序清和。榴花院落，時聞求友之鶯，細柳亭軒，乍見引雛之燕。在京七十二戶諸正店，初賣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風樓，最宜夏飲。初嘗青杏，乍薦櫻桃，時得佳賓，觥酌交作。是月茄瓠初出上市，東華門爭先供進，一對可直三五十千者。時菓則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類。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三《浴佛》　四月八爲佛誕日，諸寺院各有浴佛會。僧尼輩競以小盆貯銅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鐃鈸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澆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會，舟楫甚盛，畧如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五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佛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臘僊，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〇《熙朝樂事》 四月八日，俗傳爲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呱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不落英不落莢》 朝廷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喫不落英，曹御史方湖弘云不落英是麪食也。四月八日爲佛節，朝中皆崇尚，故有此賜。然周正建子，釋迦生之四月，即今二月也。鎮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云即今之粽子。

明・沈榜《宛署雜記》卷一七《民風一・土俗》 觀佛蛇，縣西潭柘寺有二青蛇，與人相習，每年以四月八日來見，寺中僧人函盛事之。事傳都下，以爲神蛇，遊人競往施錢，手摩之，以祈免阨。僧人因而致巨富云。遊高梁橋。高梁橋在縣西五里，有娘娘廟。塑像如婦人育嬰之狀，備極諸態，橋適當前，即西湖水流入禁城口也。俗傳四月八日，娘娘神降生，婦人難子者宜以是日乞靈，濫觴遂至傾城婦女，無長少競往遊之。各攜酒果音樂，雜坐河之兩岸，或解裙繫柳爲圍，粧點紅綠，千態萬狀，至暮乃罷。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 〔四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拈豆念佛，一豆，佛號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偏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不見答於夫姑婉若者，婢妾擯於主及姥者，則自咎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是日，耍戒壇，遊香山、玉泉，茶酒棚、妓棚，周山灣澗曲。聞初說戒者，先令僧了願如是，今不說戒百年，而年則一了願。

又卷五《西城外・高梁橋》 華亭董其昌《四月八日集高梁橋》：人天皈佛日，風土紀皇都。水坐疑修禊，觴行或賜酺。花茵調怒馬，珠彈起棲鳧。誰識逃虛者，高明混酒徒。

公安袁宏道《浴佛日遊高梁橋》：節是祇園會，讙同曲水池。妖童歌串亂，天女鬘花隨。是樹皆停蓋，無波不泛巵。魚龍與角觝，樂事看君爲。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郊坰雜記・戒壇》 從盧溝橋西北行三十里爲灰廠。出灰廠漸入山，兩壁夾徑，不止百折，行者前後不相見，逕盡始見山門。有高閣在山中央，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檻楯間。閣後有軒庋巖上，折而右即戒壇。壇在殿内，甃石爲之。中有高座，爲每年說戒之地，周迴皆列戒神。四月八日，遊僧畢集聽戒。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四月結緣》 八日爲浴佛會。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鹽豆，以黃布帛爲懸旌，書曰普結良緣。禁屠割。都人多於憫忠寺遊玩，施齋飯僧，講經於講堂，聽講者甚夥。又爲赴龍華大會。考憫忠寺建於唐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收其遺骸，葬幽州城西，建憫忠寺。中有高閣。諺云：『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有聖祖御書扁四：曰大雄寶殿，曰覺路津梁，曰不二法門，曰藏經閣。雍正十二年改名法源寺。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一四 四月初八日浴佛，由禮部具奏。是日於坤寧宮請佛亭至堂子，將大内所備紅蜜及諸王所備之蜜，貯黃瓷浴池内，以淨水攪勻，請佛於浴池内。浴畢，以新棉墊座安奉亭中，仍請入宮。

四月八日，俗稱結緣日。乾隆間，屢見吟詠。

清・顧祿《清嘉録》卷四《四月・浴佛放生會》 八日爲釋迦文佛生日。僧尼香花燈燭，置銅佛於水盆，婦女爭捨錢財，曰『浴佛』。居人持齋禮懺，結衆爲放生會。或小舟買龜、魚、螺、蚌，口誦往生呪放之，竟日不絕。

按：李善注王ゖ《頭陀寺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蓋《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孔氏《正義》云：『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辰曆校之，辛卯是四月五日。』然則如來生辰，當爲今之二月五日。宗懍《荆楚歲時記》：『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辰。』《遼史・禮志》『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縣雕木爲像』云云。又《金史・海陵紀》有禁二月八日迎佛之文。則是時以二月八日爲佛節，亦不知是初五日也。而《四時寶鏡》：『四月八日爲

佛生日，京師各有浴佛齋會。』《高僧傳》：『釋元高，小名靈育。母寇氏，夢見胡僧持傘，香花滿座，便即懷胎，四月八日生，有異香。』《靈寶經》、周密《武林舊事》、張遠《隩志》、韓鄂《歲華記麗》皆云：『四月八日爲佛誕日。諸寺各有浴佛會。』《宋書・劉敬宣傳》：『四月八日爲灌佛之辰。』《佛運統志》亦云：『四月八日爲浴佛節。』惟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以十二月八日浴佛，恐訛。東坡詩：『輕寒浴佛天。』若十二月八日，安得謂輕寒乎？九邑《志》皆謂：『四月八日爲釋伽誕，作傳經浴佛會。』范《志》亦云：『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褚人穫《堅瓠集》：『四月八日，俗傳爲釋迦生辰，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香水，而復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倡誦偈，布捨錢財。有高峰和尚偈曰：「呱聲未絶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又《阿彌飯》　市肆煮青精飯爲糕氏，居人買以供佛，名曰『阿彌飯』，亦名『烏米糕』。周宗泰《姑蘇竹枝詞》云：『阿彌陀佛起何時，經典相傳或有之。予意但知噉飯好，底須拜佛誦阿彌。』

按：孫國敉《燕都游覽志》：『四月八日，梵寺食烏飯。』謝去咎《事類合璧》云：『道家採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有光，名曰「青精飯」。』《吳縣志》謂：『僧家以烏葉染米，作黑飯贈人。』龍佩芳《脈藥聯珠》謂：『取天南燭葉，煮汁漬炊之，名「黑飯」。』故俗又名『烏米飯』。又考《神隱》：『西域有神名曰佛。佛生日以黑黍飯不落角祀之。中國奉教者，率相倣傚。』今之烏米飯，疑即黑黍飯。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人呼爲烏飯，有製以爲糕者，於立夏食之。』此又一說也。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四《四月・浴佛》　《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蓋即《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之夕也。世俗浮屠遂以四月八日爲釋迦生辰，各寺院建龍華會，香花供養，以小盆坐銅佛，浸以香水，復以花亭鐃鼓遍行閭里，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誦偈，男婦布捨錢財，居入持齋禮懺，名曰浴佛。

按孔氏《正義》云：『佛生於周之四月辛卯，則爲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曆校之，辛卯是四月五日。』然則，如來生辰當爲今之二月五日。故《荆楚歲時記》云：『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諸寺設龍華會，香湯浴佛，以爲彌勒之徵。』《南史・顧歡傳》：『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元樞經》云：『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釋迦生。』周建子月爲歲首，至卯月爲今之二月。後人不考周正月爲建子，錯認四月八日爲佛生日。如周密《武林舊事》、張遠《隩志》、《佛運統志》、《堅瓠集》、范《吳郡志》皆以四月八日爲浴佛節。至於二月八日之佛生日，則吳俗知者寥寥，相沿已久，殆不可更易矣。《堅瓠集》：『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母之右脅。十九歲，於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往雪山入道。又六年四月八日成佛。』《荆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設齋爲龍華會。』以都梁香爲青色水，鬱金香爲赤色水，邱隆香爲白色水，附子香爲黃色水，安息香爲黑色水，以灌佛頂。

大慧禪師《浴佛上堂語》：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吐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

僧高峰《浴佛偈》：呱聲未絶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窟是酬恩。

又《阿彌飯》　浴佛日，市肆採楊桐葉及細冬青，染飯作青色，名青精飯，或作糕式售賣。僧寺以烏葉染米，或取南天燭葉煮汁漬米，造黑飯，以餽檀越，編戶以之供佛，名阿彌飯，亦名烏米飯。《本艸綱目》稱：『烏飯乃仙家服食之法。』《燕都游覽志》稱：『四月八日，梵寺造烏飯。』陸龜蒙詩云：『烏飯新炊苦臘香，道家齋食以爲常。』是則烏飯之製，釋道家兼尚之矣。

按《神隱》云：『西域佛生日，以黑黍飯不夾落祀之。』不夾落，蓋番語也。《燕史》云：『不夾落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四寸，闊一寸，味與粽同。殆烏飯之遺，亦名青餖飯。』《正字通》：『餖音迅，烏飯也。』唐張賁《青餖飯》詩：『誰屑瓊瑤事青餖，舊傳名品出華陽。應宜仙子胡麻拌，因送劉郎與阮郎。』陶隱君《登眞隱訣》：『青餖飯法，以藥草密溲曝之也。』陳藏器曰：『烏飯取南天燭莖葉，搗汁浸糯米，九蒸九曬，曝乾囊之，可適遠方。』李時珍謂即結赤實之天竹爲烏飯樹。今更有烏飯草，或以楓葉、烏桕染之，嶺南或以榕枝，皆可以作青精飯。

又《放生會》　釋迦生日，居人持齋禮懺，結衆於寺院，爲放生會。籠禽鳥、盆魚蝦、筐螺蚌羅佛前，僧作梵語數千相向，縱羽飛空。孽者落屋上，移時始去。水之屬，投大雲庵放生池、南園流水居并城河禁網罟笱餌之處。至於牛羊雞豕之屬，亦有買放畜養於城外西園，并施捨飼養芻料之費給僧領之，竟日乃罷。

按：放生之說雖出於西方之教，然生物之仁，亦儒者所崇尚也。邵康節云：『好生者，生之徒也。』眞西山云：『天地以發生爲心，人欲仰體天心，不可不全物命。』薛文清云：『人知己與物俱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劉忠端云：『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何等氣象。』顏魯公所守郡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共八十一所，作碑爲記，以垂不朽，又於湖州城河作放生河。自公創始，呂公榮爲郡，令多備鰕魚諸乾物及筍脯菌蕈，以待賓客，可減雞鴨等生命。東坡云：『自下獄得釋後，遂決意戒殺，有餽蟹蛤者，即放江中，就令不活，亦愈烹煎。此非有所覬求，但以親經患難，不異物在庖廚，不忍復以口腹，使生物受無量怖苦耳。』《約菴瑣録》云：人能戒殺，滿腔都是盎然生意，亦卻病延年之道。蓋病從口入，養生家以節飲食、薄滋味爲第一義也。

《堅瓠集》：『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禹之放生也。網開三面，成湯之放生也。釣不網，弋不宿，宣聖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出之，便與本體無涉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多買魚鳥放生，謂便可證佛。捕者希重直，益肆漁獵，適以滋物之擾，何如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史》：李諧對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眞善放生者矣。』

呂祖《勸放生歌》

汝欲延生須放生，此是循環眞道理。物在危時汝救他，汝在危時天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劉侗《放生》詩：

知味應知痛，將無觀我生。豈望魚鳥報，難遠見聞情。游泳如人意，悲鳴作佛聲。老僧相爲切，汲汲晚堂羹。

袁枚《放生所》詩：

天性人爲貴，庖犧見理明。傷人不問馬，宣尼分重輕。魚鱉稱咸若，未必非杯羹。陋哉西方教，兼愛徒硜硜。人物混爲一，不界濁與清。我來放生所，刺目尤心驚。雞餓且喙距，牛呿牛陷阬。頑鵝瘦於雀，仙鹿穢若蠅。是謂違物性，桎梏加天刑。放乃未嘗放，生不如無生。

褚逢椿《放生魚》詩：

不殺亦不放，非福即是福。魚縱大壑中，得所滋蕃育。一生在池中，無乃太窘蹙。吾聞古聖王，網無四寸目。登禽助宣氣，不中不市鬻。嗟哉後世人，擊鮮事口腹。我佛大慈悲，說法重報復。僧言蓮池師，創此保水族。願諸宰官身，平等分餘禄。有客自朱門，鼎鼎厭雞鶩。忽以易羊心，來食僧園蔌。慨然施金錢，買放入池蓄。鱗甲感君恩，悠然謝筐罷。歸來有流民，門前正剝啄。乞憐告主人，人饒一盂粟。主人悄其容，呼叱揮童僕。少焉里正來，驅之肆鞭撲。老婦顧幼兒，哀哀衢路哭。北風吹白雲，寒鴉暮相逐。炊烟數萬家，今夜向誰宿。忽念池中魚，此時正潛伏。寺僧鳴晚鐘，登堂啜糜粥。

清・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三《麥餅》　鄭大白太史詩，《明詩綜》不採。今觀其所著《克薪堂集》，詩多俚率語，惟《賜麥餅詩序》可備故實，云：『麥餅宴始嘉靖間，迄今崇禎五年，九十餘年矣，蓋曠典也。故事：四月八日佛誕，有不落夾，製黑黍飯，用不落葉包之，爲角，名不落角，一名不落夾。世廟蓋嘗聚大內佛骨佛牙萬觔，焚之宮中，始革其制，以四月五日薦麥寢廟，因賜百官，義深遠矣。』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每歲四月下旬，西園有蘭花會萃，閩產之佳者數百本，羅列案頭，鬬奇爭勝。清晨薄暮，滿屋芳馨，酥酥襲人。卓午來游者，絡繹不絕，溽暑蒸鬱，看花之興味索然矣。何如於紙窗竹屋中，位置數盆，風來月上，花氣熏簾，澹然相對之爲愈耶。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捨緣豆》　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黃豆數升，宣佛號而拈之。拈畢煮熟，散之市人，謂之捨緣豆。預結來世緣也。

謹按日下舊聞考：京師僧人念佛號者，輒以豆記其數。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微撒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以爲結緣。今尚沿其舊也。

又《萬壽寺》　萬壽寺在西直門外五六里，門臨長河，乃皇太后祝釐之所。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遊人甚多，綠女紅男，聯蹁道路。柳風麥浪，滌蕩襟懷，殊有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致。誠郊西之勝境也。

謹按日下舊聞考：萬壽寺在廣源閘西。明萬曆五年建，本朝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兩次重修。山門之內爲鐘鼓樓、天王殿，殿後爲萬壽閣，再後爲禪堂。堂後有假山，假山上爲大士殿，下爲地藏洞。山後爲無量壽佛殿、三聖殿，又後爲後樓。樓前松檜皆數百年物。光緒初年燬於火。最後爲菜圃，圃有水車二。光緒二十年重修行宮，併菜圃而圈入矣。

又《西頂》　西頂娘娘廟在萬壽寺西八九里。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繁盛與萬壽寺同。山門中四天王像，神氣如生，猙獰可畏。座下八鬼怪，尤覺駭人。凡攜小兒者多掩其目而過之。廟有七十二司神，皆繪畫，非塑像也。每開廟時特派大臣拈香，與髣髴山同，他處無之。

謹按日下舊聞考：西頂碧霞元君廟在京西藍靛廠前，明萬曆年建，國朝康熙五十一年重修，改名曰廣仁宮。

又《妙峯山》　妙峯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西北八十餘里。山路四十餘里，共一百三十餘里。地屬昌平。每屆四月，自初一日開廟半月，香火極盛。凡開山以前有雨者謂之淨山雨。廟在萬山中，孤峯矗立，盤旋而上，勢如繞螺。前可踐後者之頂，後可見前者之足。自始迄終，繼晝以夜，人無停趾，香無斷烟。奇觀哉！廟南向，爲山門，爲正殿，爲後殿。後殿之前有石凸起，似是妙峯之巔石。有古柏三四株，亦似百年之物。廟東有喜神殿、觀音殿、伏魔殿，廟北有回香亭。廟無碑碣，其原無可考。然自雍乾以來即有之，惜無記之者耳。進香之路日闢日多。曰南道者，三家店也。曰中道者，大覺寺也。曰北道者，石佛殿也。曰老北道者，北安合也。近日之最稱繁盛者，莫如北安合。人烟輻輳，車馬喧闐，夜間燈火之繁，燦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計之，共約有數十萬。以金錢計之，亦約有數十萬。香火之盛，實可甲於天下矣。

又《髣髴山》　髣髴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東北懷柔縣界。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繁盛亞於妙峯，而山景過之。都人謂之東山。

又《北頂東頂附》　北頂碧霞元君廟在德勝門外土城東北三里許。每歲四月有廟市，市皆日用農具，遊者多鄉人。東頂在東直門外，與北頂同。

又《城隍出巡》　四月二十二，宛平縣城隍出巡。五月初一日，大興縣城隍出巡。出巡之時，皆以八人肩輿，舁藤像而行。有捨身爲馬僮者，有捨身爲打扇者，有臂穿鐵鉤懸燈而導者，有披枷帶鎖儼然罪人者。神輿之旁，又扮有判官鬼卒之類，彳亍而行。亦無非神道設教之意。

又《過會》　過會者，乃京師游手，扮作開路、中幡、槓箱、官兒、五虎棍、跨鼓、花鈸、高蹺、秧歌、什不閑、耍壘子、耍獅子之類，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廟會等，隨地演唱，觀者如堵，最易生事。如遇金吾之賢者，則出示禁之。

又《都城隍廟》　都城隍廟在宣武門內溝沿西，城隍廟街路北。每歲五月，自初一日起，廟市十日。市皆兒童玩好，無甚珍奇，遊者鮮矣。

謹按日下舊聞考：都城隍廟，在前明時以每月朔望及二十三日有廟市。市之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麤畢備。羈旅之客，持阿堵入市，頃刻富有完美。書畫古董，眞僞錯陳，其他剔紅填漆舊物，自內廷闌出者，尤爲精好。其初所索甚微，後其價十倍矣。至於窰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杯盞之屬，初不過數金，嗣則成窰酒杯至博銀百金。宣德香爐，所酬亦略如之。廟係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創建，前明重修之，本朝雍正四年、乾隆二十八年又重修之。光緒初年，廟燬於火，碑皆燬裂。所謂各直省城隍像者，零落殆盡。近惟將正殿修復，以便春秋祭享，餘尚殘破如故也。

又《南頂》　南頂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五六里，西向。左右有牌坊二，左曰廣生長養，右曰羣育滋藩。皆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時御書。每至五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日，士女雲集。廟雖殘破，而河中及土阜上皆有亭幢席棚，可以飲食坐落。至夕散後，多在大沙子口看賽馬焉。

按宸垣識略云：南頂以南之河名涼水河，橋名永定橋。土阜名九龍山，乃乾隆間疏濬涼水河時堆成。環植桃柳萬株，開廟時遊人皆敷席攜榼，羣飲其下。近則土阜雖存而桃柳零落矣。

《十里河》　十里河關帝廟在廣渠門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開

廟三日，梨園獻戲，歲以爲常。

清・讓廉《春明歲時瑣記》 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京西妙峯山娘娘廟男女答賽拈香者一路不斷。由德勝門外迤西松林閘東，搭蓋茶棚以達山上，曲折三十里，沿途茶棚凡十數處。其棚內供奉神像，懸挂旗旛，花紅綾綵，外列牌、棍、旄、鉞，晝則施茶，夜則施粥，以備往來香客之飲，燈燭香火日夜不休。助善人等於焚香獻供時，或八人、或六人、四人，皆手提長繩大鑼，約重數十斤，以小棒擊之，其音如鐘，聲聞遠近。在神前起站跪拜，便捷自若，其式同儀，其音同節，亦彼之小技也。至於施粥茶之際，數人同聲高唱『虔誠太們，落座喝茶喝粥』等辭，與鐘磬之聲遠聞數里，以令香客知所憩息。而香客多有裹糧登山，不但粥茶憩息得所，及遇風雨亦資休避。其豪富者乘車至山下，則易二人肩椅，謂之『爬山虎』。夜間，燈籠火炬照耀山谷。城內諸般歌舞之會，必於此月登山酬賽，謂之『朝頂進香』。如開路秧歌、太少獅、五虎棍、杠箱等會，其開路以數人扮蓬頭塗面赤脊舞叉秧歌，以數人扮陀頭、漁翁、樵夫、漁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鑼，足皆登蹺木，謂之『高脚秧歌』。太少獅以一人舉獅頭在前，一人在後爲獅尾，上遮闊布，彩色絨線如獅背皮毛狀，二人套彩褲作獅腿，前直立，後僂偪，舞動如生，有滾球、戲水等名目。五虎棍以數人扮宋祖、鄭恩等相，舞棍如飛，分合中式。其杠箱一人扮幞頭、玉帶橫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攔路問難，則謔浪判語以致衆人歡笑。凡此等會，以曾經朝頂者爲貴。外此則西直門外斗府聞之萬壽寺、五塔寺及西山中碧雲寺諸禪林名刹者，亦同時拈香遊人麕集於山林木間，實京都一鉅觀也。二十二日，城內宛平縣城隍神爲出巡之日，官隸迎祭，準令士女拈香，縣役扮判官鬼卒抬神遊街，故謂之『出巡』。或枷鎖紅衣爲罪人者，或露臂挂燈者，或扮馬僮者，還願酬賽以答神庥者，種種異常。鼓樂笙簧喧振數武，觀者叢頭，揮汗如雨，竟日始散。二十九，大興縣城隍神亦如此儀。

五月分部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釋忌》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爲營陵令，正觸太歲，主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略】

五月蓋屋，令人頭禿。謹按：《易》、《月令》，五月純陽，《姤卦》用事，齊麥始死。夫政趣民收獲，如寇盜之至，與時競也。除黍稷，三豆當下，農功最務，間不容息，何得晏然除覆蓋室寓乎？今天下諸郭皆諱禿，豈復家家五月蓋屋邪？俗化擾擾，動成訛謬，尼父猶云『從衆』，難復縷陳之也。

五月五日，不得曝床薦席。

漢・王充《論衡》卷六《龍虛》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四《五月事忌》 經曰：五月初五、初六、初七日，十五、十六、十七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爲之九毒，戒夫婦客止。勿居濕地以招邪氣，勿露卧星月之下。【略】

《楊公忌》曰：初五日不宜問疾，名地臘日。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內外・春場》 「五月」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其重以八十觔，紙馬高二丈，鞍轡繡文，轡銜金色，旗鼓頭踏導之。

又卷三《城南內外・關帝廟》 關廟自古今，徧華夷。其祠於京畿也，鼓鐘接聞，又歲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而獨著正陽門廟者，以門於宸居近，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至必祈禡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天啓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元帥會場》 地祇元帥，封東嘉忠靖王，姓溫。傳說爲前朝秀士，來省中應鄉試，寓中夜聞鬼言下瘟藥於井中，思有

以救萬民，即以身投井。次日，人見之撈起，渾身青色，因知受毒，由是封神。五月十八誕辰，十六出會，名曰『收瘟』，由來舊矣。其井即在其東牌樓神座下，廟名旌德觀，此爲老元帥。城中尚有數廟，惟旌德觀稱爲有財有勢老元帥。忠靖觀在上倉橋，爲督憲香火院，人稱爲有勢無財倉元帥。童乘寺在清河坊，爲有財無勢童元帥。甘泉寺在府府街，故稱爲窮凶極惡甘元帥。猶有活膿倒臭皮元帥，以其廟在皮市巷故也。出會惟旌德觀老元帥，各衙門均助大班一起。撫院以下皆然。惟杭捕府扮有大肚皮劊子手四個。本廟儀從無役不備，此外各廟助會約有四五百起之多。其種類有高蹺、爐子、龍燈、旛竿、臺閣等項。猶有仙童、獵戶、馬夫、掃道、肩閣船燈、侍衛、小高蹺、十樣景、幷各式故事。均以小孩裝扮，再有拜香願、扮斬犯二種，何至千萬人。其繁華精巧，能事盡矣，否則何能哄動一時，使遠道之人不憚千里而來哉。十五日，助會先行上廟，近廟房屋有大宗租賃看會者，門面一間須洋十數元。正日以撫院前爲最盛，租屋亦然。其餘糜費不一而足，即如至小之茉莉花，每朵值錢二三文，其他可知。所行各會，均有腳戶，次第先後，不能錯亂。城中七十二班轎夫均充駕役，每起四五十人，一式衣帽，在某地換肩，名爲『陞駕』，各有地段，不能多走一步。助會行畢，然後有直入天門。無拘霄漢牌一對，長吹一起，八將文武判一起，文武判，打灰堆臉，係旗下人所扮。又有狼牙棒、乾坤圈二軍器，長約丈餘，圍圓七八寸，以錫爲之，兩人作對，反背橫行。其餘各禁役，並朝衣、朝帽盤數十對，服飾靴履咸備焉。駕到之特，寂靜無聲，畏神之威也。又有雲仙使者，神之中軍也。楊姓，法駕甚小，白面無鬚，穿帶將軍盔甲，威風旂，文武袍均皆白色。本廟儀從，亦悉備焉。亦有助會，有方天畫戟一枝，大與神器等，駕行於元帥神駕之前，雲仙使司在板兒巷打鐵衚衕三昧菴內，辰初起駕，五鼓回殿。會未起日三日前，先行馬牌，沿途分給路徑單，俾看會者不致誤會。是日食物，無不昂貴，經紀小販，莫不利市三倍焉。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五月・關聖廟》　關聖廟徧天下，而京師尤勝。入祀典者，地安門外西步量橋白馬廟，正陽門月城右之廟，春秋致祭。除夕開正陽內門，由內城居人瞻拜；夜子後開西門，城外居人瞻拜。香火極勝。歲之五月十三日爲單刀會，是日多雨，謂天賜磨刀水云。殿祀精嚴，朱楹黃覆，綺檻金龕，中奉聖祖御書額曰忠義。西廡下有明董文敏書焦太史所撰碑記，傳爲二絕。

又《宜忌》　京俗五月不遷居，不糊窗櫺，名之曰惡五月。以艾葉貼窗牖，謂之解厄。五月多不剃頭，恐妨舅氏。五月晝長，神祠祖堂供淨水，焚午香。五月喜旱，六月喜雨。諺云：『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端陽日，蒲艾曝乾存貯，生子用以沐浴，兼洗凍瘡。午日冰和土粉曬乾，擦小兒熱痱。

清・顧祿《清嘉録》卷五《修善月齋・毒月》　釋氏、羽流，先期印送文疏於檀越，填注姓字。至朔日，焚化殿庭，謂之『修善月齋』。是月，俗又稱爲『毒月』，百事多禁忌。

按：《荆楚歲時記》：『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蓋屋。』潘榮陛《帝京歲時紀略》：『京俗，五月不遷居，不糊窗櫺。名曰「惡五月」。』吳俗稱善月，蓋諱惡爲善也。蔡鐵翁詩：『俗忌三旬呼毒月。』

又《五月關帝生日・磨刀雨》　十三日爲關帝生日，官爲致祭於周太保橋之廟。吳城五方雜處，人烟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他省商賈，各建關帝祠於城西，爲主客公議規條之所，棟宇壯麗，號爲會館。十三日前，已割牲演劇，華燈萬盞，拜禱唯謹。行市則又家爲祭獻，鼓聲爆響，街巷相聞。又相傳九月十三日爲成神之辰，其儀一如五月十三日制。俗以此二日雨，爲『關王磨刀雨』，主人口平安。蔡雲《吳歈》云：『神誕猶傳漢壽亭，神臺絃管散諸伶。竹君自醉龍生日，一陣磨刀雨恰腥。』

按：元至正間，將仕郎普顏花撰《關王廟碑》云：『荆楚之人，相傳王於六月二十三日生。子平，於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遠近輻輳。』錢塘馮少渠《關公祖系記》云：『侯以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則今之以五月十三日生者，非也。惟考永樂北征時，每見神前驅；凱旋，乃制崇祀，以五月十三日祭。《祀典》：歲以春秋二仲月吉日及五月十三日致祭。《崑新合志》云：『是日，俗傳爲關神武誕。士夫家宰白雄雞以祭之。』近亦漸少。

又《磨刀雨》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帝廟宇遍華夏，歲月有增，靈爽顯赫。五月十三日爲帝君誕日，郡僚刑牲致祭於各邑武廟。城西各商會館俱建關帝祠，所以敦崇信義。蓋商賈集朋友爲之，多以義合者也，其棟

宇靡不宏麗。是日，牲醴酬獻，明燈演劇，鼓樂喧闐，拜禱唯謹。郡之飲馬橋祠尤著靈異，祠籤跪而搖者，恆數人；報而頓首謝者，恆數人；旁跪而挨竢者，亦恆數人，日無虛刻。籤語答，一如其來事，各暢然去，休咎後無爽者，祭獻多以白雄鷄。俗以此日雨，爲磨刀雨，主人口平安。

按元普顏花《關王廟碑》云：『荆楚之人相傳王於六月二十三日生，子平於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遠近輻輳。』錢塘馮少渠《關公祖系記》云：『侯以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則今之以五月十三日生者，非也。惟永樂北征時，每見神前驅，凱旋乃制崇祀，以五月十三日祭。《祀典》：歲以春秋二仲月吉日及五月十三日致祭，蓋相沿已久云。劉侗《景物略》：『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紙馬高二丈，鞍轡繡文轡銜，旗鼓導之。』

又《修善月齋》 白香山詩：『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考唐制，五月爲忌月。《北齊書》稱：『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殆以五月爲惡月也。今吳俗諱惡月爲善月，僧道先期印送文疏於檀越，塡注姓字，至五月朔日，焚化廟庭，謂之修善月齋。其實不修齋也。是月俗稱毒月，百事多禁忌，不遷居，不婚嫁。

按《荆楚歲時記》：『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蓋屋。』《歲時紀略》稱：『京俗，是月不糊窗槅。』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磨刀雨》 京師諺曰：『大旱不過五月十三。』蓋五月十三乃俗傳關壯繆過江會吳之期，是日有雨者謂之磨刀雨。

又《惡月》 京師諺曰：善正月，惡五月。

按荆楚歲時記：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忌曝牀薦席及修蓋房屋。夫荆楚之與燕京，相去遠矣，而自昔風俗有相同者。

六月分部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六月・賞蓮》 六月朔日，各行舖戶攢聚香會，於右安門外中頂進香，廻集祖家莊廻香亭，一路河池賞蓮，簫鼓絃歌，喧呼竟日。

清・顧祿《清嘉録》卷六《火神素》 二十三日爲火神誕。以神司火，禱謝者衆。至是或有不御葷酒者，謂之『火神素』。

按：干寶《搜神記》：『炳靈公，東嶽三郎也。』宋祥符間改封，世傳爲火神。而《道書》又以五月十二日爲炳靈公誕。或曰此火神爲祝融。考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使重黎誅之，不盡，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祝融。吳回生祿終，故今人稱遭火爲回祿。《左傳》：『鄭禳火於回祿。』注：『火神也。』俗奉爲火神，未知孰是。

又《雷齋・接雷素》 二十四日爲雷尊誕。城中玄妙觀，閶門外四圖觀，各有神像。蠟炬山堆，香烟霧噴，殿前宇下，袂雲而汗雨者，不可勝計。廟祝點燭之貲，何止萬錢。有爲首者，集衆爲醮會，伶人舁老郎神像入觀，監齋、鹵簿、儀從，皆梨園子弟所充。羽流吟詠洞章，拜表焚疏，嚴肅整齊，不敢觸犯天神，謂報應速也。自朔至誕日茹素者，謂之『雷齋』，郡人幾十之八九，屠門爲之罷市。或有聞雷茹素者，雖當食之頃，一聞虺虺之聲，重御素餚，謂之『接雷素』。蔡雲《吳歈》云：『香進雷尊市月齋，老郎監醮仗新排。美人曾現氍毹相，看殺梨園子弟佳。』

按：《景霄琅書》所載五雷大法，有高上碧霄九天應玄雷聲普化天尊。即今俗稱雷尊是也。《道經》：『六月初六日，爲清暑日，宜修清暑齋。』今人六月中多不御葷，或亦清暑之意。俗以延羽流禳祓曰『打醮』，見《吳志・呂蒙傳》『蒙病篤，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是也。然醮字已見《竹書紀年》：『黄帝殺五牲以醮之。』

又《封齋開葷》 嗜齋之先，戚若友必饋餚饌，以相暖熱，謂之『封齋』。既開齋又如之，謂之『開葷』。

按：家元慶《簷曝偶談》云：『里俗，久齋，其戚若友，必先日具肴饌，以相暖熱，當謂之「封葷」。既嗜葷，當謂之「開齋」。』俗以斷魚肉之屬曰『齋』，本梁武帝奉佛戒不食魚肉之說。然考羅願《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今人以朱子注『齋必變食』，有『不飲酒，不茹葷』之文，遂以魚肉爲葷而戒之，謬也。

《二郎神生日》 是日，又爲二郎神生日。患瘍者拜禱於葑門內之廟。

祀之必以白雄雞。先夕，土人於廟中賣螢燈、荷花、泥嬰者如市。蔡雲《吳歈》云：『巧製螢燈賽練囊，摩睺羅市見昏黃。兒童消得炎天毒，葑水灣頭謝二郎。』

按：宋高翥《菊磵小集》有《輦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考皇甫汸《長洲志》及錢湘靈、陸燦《常熟縣志》云：『趙眞君名昱，灌洲人，仕隋，大業爲嘉州太守，有蛟患，入水斬之。卒後，嘉州人見霧中乘白馬越流而過者，乃昱也。因立廟灌江，號灌口二郎神。宋眞宗時進今封。邑中患瘍者，禱之輒應。相傳六月廿四日爲神生辰，男女奔赴，以祈靈貺。』褚人穫《堅瓠集》云：『六月二十四日，爲清源妙道眞君誕辰。吳人祀之，必用白雄雞，相傳已久，不解其故。及閱陳藏器《本草拾遺》云：「白雄雞生三年者，能爲鬼神所役使。」吳人用祀眞君，或亦山川不捨辟角之意。』

又《辛齋》　二十五日爲辛天君誕辰。謂天君爲雷部中主簿神。凡奉雷齋者，至日皆茹素，以祈神佑。又月之辛日及初六日，俗呼『三辛一板六』，不御葷，謂之『辛齋』。

按：《莊子》：『顏回曰：回之家貧，不茹葷，不飲酒數日矣。可以爲齋乎？孔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云云。據此，則俗之辛齋，當是心齋之訛爾。

又《謝竈・素菜》　初四、十四、念四日，比戶祀司竈，謂之『謝竈』。諺云：『三番謝竈，勝做一壇清醮。』祀時，以米粉作糰，素羞四簋，俗稱『謝竈素菜』。

按：漢應劭《風俗通》引《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後漢書・陰就傳》：竈神姓張，名祥，字子郭。一作郭禪。又《五經異義》云：『竈神，蘇吉利。夫人，王搏頭。』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嘗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一曰竈神名壤子。』今不詳何指。《月令》：『夏祀竈。』孔氏《正義》云：『竈神常祀在夏。』俗祀於夏，固合於禮。然閱班固《白虎通》：『祭竈以雞。』及干寶《搜神記》：『漢陰子方以黃羊祭竈神。』東坡《縱筆》云：『明日東家應祭竈，隻雞斗酒定燔吾。』《荊楚歲時記》：『以豚酒祭竈。』范石湖《祭竈詩》：『豬頭爛肉雙魚鮮。』又陳藻《平江臘月二十五日》是云：『昨夜宰豬家祭竈。』又明嘉定王槐《祀竈詞》云：『陘邊爛煮黃毛鮮。』又《五行書》：『五月辰日，豬頭祭竈，治生萬倍。』又《圖經》：『十二月二十四日，民間用白雞、黑菽、糖果祀竈神。』又《僧道行書》：『正月己丑日，白雞祭竈，宜蠶。』又江、震舊《志》：『臘月二十四日祀竈，用葷品。』是古者皆以魚牲祀竈。今俗相沿用素，直以佛待神矣。《崑新合志》：『六月初四、十四、念四日，皆祀竈。』與郡俗同。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六《祀竈》　《月令》稱：『夏祀竈。』孔氏《正義》云：『竈神常祀在夏，蓋夏當火令，竈主火食，宜祀於夏，禮從宜也。』今吳俗於六月初四、十四、廿四日，比戶用素簋祀竈，謂之謝竈。諺云：『三番謝竈，勝於清醮。』祀時，以粉糰、素羞，與臘月廿四日用葷異。又《圖經本草》云：『六月廿四日，民間用白鷄、黑菽、糖果祀竈神。』是則六月祀竈亦有用葷者矣。

按《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後漢書・陰就傳》：『竈神姓張，名祥，字子郭，一作郭禪。』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嘗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一曰竈神名壤子。』《白虎通》：『祭竈以雞。』干寶《搜神記》：『漢陰子方以黃羊祭竈神。』東坡《縱筆》云：『明日東家應祭竈，隻雞斗酒定燔吾。』《荊楚歲時記》：『以豚酒祭竈。』大約除夕用葷，六月用素，各隨其時耳。然《五行書》稱：『五月辰日，豬頭祭竈，治生萬倍。』則夏令祀竈亦用葷也。又《莊子註》：『髻，竈神，著赤衣。』《荊楚歲時記》：『竈神姓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酉陽雜俎》稱：『竈屬神有天帝嬌孫，硎上童子等名。』惟《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鄭元以爲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最爲合理。

又《元都醮會》　城中元妙觀，六月中多醮會，城市村鎮，善男信女來進香者，各釀錢爲醮分，赴觀中作醮，相燭檀香塞於路。道流建壇，陳繡幡法器，香花供奉，服金繡法衣，臨壇禮懺，笙鈴鐘磬，琅然韻合，彬如也，秩如也。至第三日，翦紙爲符官仙鶴，奉黃疏焚於彌羅寶閣下。醮畢，廚下備素齋款諸香客。買觀場耍貨，若泥孩、紙虎、搖鼓、不倒翁之類，實以筠籃，分贈諸客。而香會之盛，則獨推雷殿。逢二十四日誕辰，

則蠟炬山堆，香烟霧涌，汗雨袂雲，充積殿宇。廟祝點燭之貲，日計萬錢。伶人舁老郎神像，入觀監齋，鹵簿儀從，皆梨園子弟所充，羽流諷咏洞章，拜表焚疏，嚴肅整齊，不容稍怠，香火彌月，爐鼎爲之純赤也。

按唐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迴，雷壇當醮月孤明。』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是醮之事在唐時已盛行矣。《博雅》曰：『醮，祭也。』《前漢·郊祀志》：『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之。』《正字通》曰：『凡僧道設壇祈禱，曰醮。』張端義《貴耳集》：『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親臨之，道士伏章久乃起。』釋氏悔罪，曰懺。道流祓禳，曰醮。《爾疋·釋水》云：『水醮曰屠。』疏：『醮，盡也。』蓋醮有盡滌舊惡之意焉。

蔡雲《吳歈》：

香進元都匝月齋，老郎監醮仗新排。美人曾現毬馺相，看說梨園子弟佳。

袁景瀾《齋宿元妙觀夜醮》詩：

精雯夜醮達深更，鵲尾爐香繞殿清。雲淨月華承露掌，天晴風散步虛聲。綠章檄雨銀河動，丹陛朝眞珠斗明。夢醒滿窗花竹影，三層樓閣聽吹笙。

又《二郎神誕日》 六月二十四日，爲灌口二郎誕日。考《長洲志》：『趙眞君昱，灌州人，仕隋爲嘉州太守。有蛟患，入水斬之。沒後，嘉州人見其霧中乘白馬，越流而過，因立廟灌口。患瘍者禱之輒應。』今吳俗，於是日患瘍者咸拜禱於鯉溪之廟，祀必以白雄雞，士女合沓，進香廟中，廊廡間賣蠟燈及荷花、泥孩者如市。

按宋《高菊磵集》云：『輦下酒行多祭二郎神。』《獨醒志》稱：『灌口二郎神爲李冰父子。秦時有孽龍，冰守其地，鎖之於離堆之下。蜀人德之，每歲用羊四萬餘以獻享。』《元史·本紀》：『至順元年，封李冰子二郎神爲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東京夢華録》：『六月廿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神生日，最爲繁盛。書藝局等處製造戲玩，如毬杖、彈弓、弋射之具。鞍轡、銜勒、樊籠之類，悉皆精巧。作樂迎引至廟。』《本草拾遺》稱：『白雄雞生三年者，能爲鬼神所役使。』吳人用祀眞君，殆以此乎。

尤侗《南園竹枝詞》：

朝聞百舌喚游春，柳醉花眠總殢人。無數紅裙成隊去，燒香爲賽二郎神。

張翥《謁二郎神廟》詩：

滌洄封水當城曲，草樹蒙茸遮曠矚。平田盡處颺靈旗，肅然廟貌祥烟矗。唯神之責在司瘍，俎豆於茲歲月長。不見吳儂半枯瘠，窮檐剜肉爲醫瘡。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火神誕會》 火神誕在六月念三，佑聖觀中敬演神戲一月有餘。此外各里各段有當鄉老或稱道兄者爲首糾分，日則祀神，用歌司打唱，夜則花調等書，通宵熱鬧，夜夜不絕。歌司、花調等見下聲色類。

又《雷誕夜香》 雷殿在吳山，六月念四夜，闔城燒香者甚衆。山下有二巷，一曰丁衙巷，一曰十五奎巷。該處多聚青樓，此輩多吃雷齋，路途又近，是以約伴上山燒香，此其中格外熱鬧焉。是夜，山上茶店以及攤場均備，亮如白晝。每年正七、十月之十四夜，三官聖誕亦復如此，惟無青樓之女而已。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祭馬王》 馬王者房星也，凡營伍中及蓄養車馬人家均於六月二十三日祭之。

又《中頂》 中頂碧霞元君廟在右安門外十里草橋地方，每歲六月初一日有廟市。市中花木甚繁，燦如列錦，南城士女多往觀焉。

按宸垣識略：草橋在右安門外十里，衆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爲利。土近泉宜花，居人以蒔花爲業。有蓮花池，香聞數里。牡丹芍藥，栽如稻麻。橋去豐台十里，元明時多貴家園亭，如廉右丞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均在其左右，今已無考。吳巖詩註謂四月初一開廟，今改六月矣。

又《祭關帝》 六月二十四日致祭關帝，歲以爲常。鞭炮之多，與新年無異。蓋帝之禦災捍患有德於民者深也。

七月分部

明·陶宗儀《説郛》弓六〇引晉·周處《風土記》 每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於廟，扶老攜幼，環宿其旁，凡五日。祠以牛、麪、酒、

鮓，椎歌歡飲即還，惟不用犬云。

清・顧禄《清嘉録》卷七《七月・棉花生日》　二十日，俗傳棉花生日，忌雨。諺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

按：《歲時瑣事》：『七月二十日，諺謂「陳棉花生日」，喜晴。』

又《青龍戲》　老郎廟，梨園總局也。凡隸樂籍者，必先署名於老郎廟。廟屬織造府所轄，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織造府選取故也。每歲竹醉日後，炎暑逼人，宴會漸稀，園館暫停烹炙，不復歌演，謂之『散班』。散而復聚，曰『團班』。團班之人，俗稱『戲螞蟻』。中元前後，擇日祀神演劇，謂之『青龍戲』。迤邐秋深，增演燈戲。燈戲出場，先有坐燈，彩畫臺閣人物故事，駕山倒海而出，鑼鼓敲動，魚龍曼衍，煇煌燈燭，一片琉璃。蓋金閶戲園不下十餘處，居人有宴會，皆入戲園，爲待客之便。擊牲烹鮮，賓朋滿座。欄外觀者，亦累足駢肩，俗目之爲『看閑戲』。有無名氏《新樂府》云：『金閶市裏戲館開，門前車馬雜遝來。烹羊擊鯉互主客，更命梨園演新劇。四圍都設木欄杆，欄外容人仔細看。看殺人間無限戲，知否歸場在何地。繁華只作如是觀，收拾閑身鬧中寄。』

按：錢思元《吳門補乘》：『老郎廟，在鎮撫司前，梨園弟子祀之。其神白面少年，相傳爲明皇，因明皇興梨園故也。』又引郭璞《山海經》云『魏山，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云：『耆童，老童也，顓頊之子。老郎疑即老童，爲音聲之祖，郎與童俱年少稱。』介休劉澄齋觀察有《老郎廟》詩亦作唐明皇，有句云：『梨園十部調笙簧，路人走看賽老郎。老郎之神是何許，乃云李氏六葉天子唐明皇。』王夢樓太守又謂是唐莊宗。嘗題《老郎畫讚》有句云：『人言天寶，我爲同光。』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戲曲協宮商。院本愛看新樂譜，舞衣不數舊霓裳。崑調出吳閶。』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七《七月・青龍戲團班燈舞》　老郎廟，梨園總局也。凡隸樂籍者，必先署名於廟。廟屬榷使所轄，以南府供奉伶人，必由榷使選取故也。每歲竹醉日後，炎暑逼人，宴會漸稀，園館暫停烹炙，不復陳歌演劇，謂之散班。散而復聚曰團班。團班在中元前後，擇日祀神演劇，謂之青龍戲。迤邐秋深，增演鐙戲。演時場上先設坐鐙，彩畫臺閣人物故事，駕山倒海而出，鑼鼓笙簫，雜然間作，魚龍曼衍，燈炬輝煌，一片光明，五色迷眩。蓋金閶戲園，不下十餘處，士商宴會，皆入戲園，爲待客之所，酒炙紛紜，咄嗟立辦，賓朋滿座，極娛視聽。闌外觀者，累足駢肩，俗目爲看閑戲。

按《吳門補乘》：『老郎廟在鎮撫司前，梨園弟子祀之，其神白面少年，相傳爲明皇，因明皇創梨園故也。』或引《山海經》云：『魏山，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顓頊之子。老郎疑即耆童，爲音聲之祖。』劉澄齋詩云：『梨園十部調笙簧，路人走看賽老郎。』老郎之神，世以爲唐之明皇。王夢樓謂是唐莊宗，嘗題老郎畫讚云：『人言天寶，我謂同光。』其說亦有見。

彭兆蓀《燈舞賦》：

> 踆烏晞輝，顧兔生魄。廣場面花，妍鬘當夕。憐素習之仙伶，訝全新之晚飾。南油西漆，柱馥蘇煎。長稱鳳脛，短號螭盤。覆金枝而吐秀，藏鐵鋏而浮烟。千影萬影，風裳水裳。棚高焰舉，釧動衣香。倏彈日而齊俯，或扶輪而上揚。反腰蜿蟺，聯臂揮霍。珠樹梭穿，紅蓮綺錯。豹屑芬淳，蛾飄花落。泊微颸之弗颺，爛繁星以四灼。荊苑纓絕，齊臺髡醉。閒愁欲萌，餘歡將墮。感瑣院之炬移，渺曲江之稧會。撫華夢以眩眩，忳中霄而興喟。若夫羈旅袂連，江湖侶嘯。厜簃狐之伏鳴，軫澤雁之哀噭。瓜廬之曲突誰黔，績女之鄰光不耀。各當筵而粲欬，願分輝以下照。庭樂息奏，牆雞發聲。依依綺座，黯黯朱榮。還紅牆之館寂，倚冰除而氣清。香羅九華撤，屏風六曲橫。惟餘短檠在，應知楚客情。

無名氏《戲館》詩：

> 金閶市裏戲園開，門前車馬雜遝來。烹羊擊鯉互主客，更命梨園演新劇。四圍都設木闌干，闌外客人子細看。看殺人間無限戲，知否歸場在何地。繁華只作如是觀，收拾閑身鬧中寄。

蔣心畬《戲園》詩：

> 三面起樓下覆廊，廣庭十丈臺中央。魚鱗作瓦蔽日光，長筵界畫分畛疆。僮僕虎踞預守席，主客魚貫來觀場。充樓塞院簪履集，送珍行酒傭保忙。衣冠紛紜付典守，酒胡偏記皆有章。磔刀過處雨毛血，酒肉薰蒸連士商。臺中奏伎出優孟，座上擊碟催壺觴。淫哇一曲衆耳側，狎昵雜陳羣目

張。雷同交口贊嘆起，解衣側弁號呶將。曲終人散日過午，別求市飯充饑腸。我聞耆者當示儉，惰游侈逸須提防。近來茗肆亦復貯雜戲，遂令貧窶相率耽旗槍。百日之蠟一日澤，詠歌勞苦歲有常。有司張弛宜法古，毋任舉國皆若狂。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金閶歌舞戲園開，録曲闌干繞看臺。袍笏散場鑼鼓歇，明朝又換別人來。

又《七子山香市》 三官爲天官、地官、水官，俗相傳謂即堯、舜、禹也。吴人以上元、中元、下元，爲三官誕辰。凡正七十月朔，至望日，奉齋素食，謂之三官素。郡西七子山，有三官行宫，極著靈應。七月中香市最盛，其時池塘暑退，郊野涼秋，士女相率朝山進香，輿舫絡繹，道途不絕，較正十月爲倍益駢集。進香歸，持神號燈懸於門首，云可解厄。或有以香燭插小橈上，一步一拜至山者，謂之拜香，亦相屬於路云。

按《宋史·方伎傳》：『苗守信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録人善惡。』蓋三元之名，已見《魏書》及《舊唐書》。考邱悦《三國典略》載：張角爲太平道，張修爲五斗米道，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事詳《後漢·劉焉傳》注。宋景濂《跋曲阿三官祠記》，亦取《典略》之説。道書：正月十五日，上元九炁天官，主録百司，上詣天闕，進呈世人罪福之籍；上元十天靈官，神仙兵馬，下降人間，考定罪福；中元九地靈官，下元水府靈官。上元、中元、下元，皆大慶之月也。長齋誦《度人經》，則福及止世，身得與神仙並，此吴俗所以多誦經持齋也。按：七子山，郡志稱爲横山。在吴縣府城西南十一里，以山四面皆横，故名；又名踞湖山，以背臨太湖，若箕踞之勢也。其址舊有薦福寺，山有五塢，堪輿家稱爲九龍塢。此山鎮郡西南，臨吴控越，實爲要地。隋朝嘗遷郡於横山東，亦以是山爲屏蔽云。

清·王韜《瀛壖雜志》卷一 七月二十日俗傳棉花生日，忌雨喜晴。《歲時瑣事》亦載此説。吴下諺語有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木棉結花時，怕經風雨。而滬城瀕海，七八月間大風陡起，一二晝夜不息，名曰『風潮』。萬竅怒號，揚沙走石，有時平地水深數尺。元人詩云：『排空疑有鬼神戰，對面不聞人語音。』摹繪酷肖。吾吴蔡鐵耕《吴歈》云：『裂殘大纛作羅紋，蕭颯聲來退暑氛。又恐風潮壞棉稻，東南莫起海沙雲。』

七月晦日，街衢間並灶香燃燈，以祝空王生日，狀如不夜之城。香篆繚繞，游者塞途。有翦燈作蓮花布地，且有以茜草心編爲花籃及瓶盆之屬，名爲『地燈』。

地藏王香會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二八《地藏菩薩讚并序》 《地藏菩薩本願經》：地藏菩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説劫，爲大長者子。時世有佛，號曰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長者子見佛相好，千福莊嚴，因問：『彼佛作何行願而得此相？』佛告長者子：『欲證此身，當須久遠脱度一切受苦衆生。』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爲是罪苦六道衆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於彼佛前，立斯大願。於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尚爲菩薩。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知慧大而光生死雪。賴假普慈力，能救無邊苦。獨出曠劫，導開横流，則地藏菩薩爲當仁矣。

弟子扶風竇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清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惠劍於眞宰，湛本心於虚空。願圖聖容，以祈景福，庶冥力憑助，而厥苦有瘳。

爰命小才，式讚其事。讚曰：

本心若虚空，清淨無一物。焚蕩淫怒癡，圓寂了見佛。五綵圖聖像，悟眞非妄傳。掃雪萬病盡，爽然清涼天。讚此功德海，永爲曠代宣。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七月·地藏會》 七月三十日傳爲地藏菩薩誕辰。都門寺廟，禮懺誦經，亦紮糊法船，中設地藏王佛及十地閻君繪像，更盡時施放燄口焚化。街巷偏燃香火蓮燈於路傍，光明如晝。

清・顧禄《清嘉録》卷七《地藏王生日》　晦日爲地藏王生日。駢集於開元寺之殿，酬願燒香。婦女有脱裙之俗，裙以紅紙爲之，謂曾生產一次者，脱裙一次，則他生可免產厄。點肉身燈，爲報娘恩。以紙錠筦納寺庫，爲他生資，謂之『寄庫』。昏時，比戶點燭庭階，謂之『地藏燈』。兒童聚磚瓦成塔，燒麝琥珀屑爲戲，俗稱『狗屎香』。蔣元熙《地藏燈》詩云：『金仙轉劫降東瀛，教主偏從晦日生。一點禪燈分寶焰，頓教黑地盡光明。』又蔡雲《吴歈》云：『脱裙解穢一重重，村婦紛投地藏宫。磚塔夜來燃珀屑，水燈放後地燈紅。』又郭麐《七月晦日》詩云：『萬百千燈併一炬，幽幽鬼火青如雨。人間那識那落迦，但聞中有幽冥主。盂蘭盆會佛所傳，始自弟子目犍連。七月卅日夜燈火，考於彼法無有焉。天龍人鬼趣殊別，未卜他生安所適。紛紛剪紙筦庫來，陰天純作金銀色。四輸持世地何藏，地藏乃亦稱爲王。可憐焰摩擅威福，時復鐵汁鎔其腸。我生坐破米汁戒，墮地生天不蓓芥。但願探支張說所鑄之横財，先爲今生償酒債。』

按：《本願經》云：『地藏王，初爲長者子，見師子佛相好，因問作何行願而得此相？佛言：「欲證此身，當須久遠脱度受苦衆生。」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爲是罪苦六道衆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於彼佛前，立斯大願，於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尚爲菩薩。」』又云：『諸分身地藏菩薩，各復一形，白佛云：「我所分身，徧滿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云云。太白有《地藏菩薩讚》。陸啓浤《北京歲華記》：『七月晦日，爲地藏佛誕。供香燭於地，此風輩下亦行之。』《崑新合志》云：『七月杪，相傳爲地藏王誕。夜點燭庭階，曰「幽明燈」。攜楮錠至地藏殿焚之，以遺亡者。』《常昭合志》：『三十日爲地藏王生日，證度庵士女進香者極盛。』

清・袁景瀾《吴郡歲華紀麗》卷七《七月・開元寺地藏香》　晦日爲地藏王生日，駢集於開元寺殿庭，酬願燒香。婦女有脱裙之俗，裙以紅紙爲之，謂生產一次者，脱裙一次，以解穢，且云他生可免產厄。點肉身鐙，爲報娘恩；以紙錠筦納寺庫，爲他生資；謂之寄庫；或焚之以遺亡者。

按：地藏王爲新羅王子，泛海至池州九華山，成正果，是謂幽明教主，見錢辛楣《養新録》。又宋人説部，載地藏王勘問秦檜，冤殺岳鄂王事。《本願經》云：『地藏王，初爲長者子，於師子佛前立宏願，久遠脱度受苦衆生。分身徧滿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北京歲華記》：『七月晦日，爲地藏佛誕，供香燭於地。』

蔡雲《吴歈》：

脱裙解穢一重重，村婦紛投地藏宫。磚塔夜來燃珀屑，水鐙放後地鐙紅。

袁景瀾《姑蘇竹枝詞》：

水放蓮舟濟古魂，中元時節會蘭盆。脱裙堪笑癡兒女，漫説明燈報母恩。

又《七月晦日地燈》　七月三十日爲地藏誕，昏時比戶燃燭庭堦，炷香於地，謂之地藏燈，亦稱幽明燈。兒童聚磚瓦成塔，焚琥珀屑爲戲。明燭通衢，紅燄滿城，道路如晝。《北京歲華記》亦載是風俗，則不獨吴郡爲然也。

又俗傳吴民於七月晦點地燈，爲祭弔無主孤魂張士誠所設。古人以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地燈之祭淮張，亦迎祭厲壇之意耳。

朱綬《地燈篇》：

齊雲樓火燒寶衣，三興土薄秋燐飛。幽扃修夜閉何處，徒有一邱傳太妃。吴人私祭四百載，琥珀流脂燭搖采。老禪呼起戰死魂，沃以楊枝甘露水。三更紙錢灰舞空，鬼妾踏烟尋故宫。陰蟲滿地露濕草，膩膏如血凝殷紅。里娘嬌小不解事，自倚中門作斜睇。冷風吹火心暗驚，頭上花枝顫危髻。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地藏香會》　地藏殿在鳳山門外萬松嶺麓，旁有一園，栽千百株大樹，綠葉森盛，包藏風水。七月初，即有燒香者絡繹而來。山門外設有各種攤場，間行者名曰『遊地藏殿』。鳳山水門上至江干，下至湖墅，均有十里之遥，各有坐船來者，名爲『香船』，均屬内眷。一日之中，多寡不等，到水門吊橋上岸，至廟不遠。三十夜，各家門口有地下插點香燭，又有用荷花燈、燒狗屄香以作供餐者。

八月分部

清・顧祿《清嘉録》卷八《竈君生日》 初三日爲竈君生日。家戶具香蠟素羞以祀，天王堂及福濟觀之竈君殿，進香者絡繹終日，有集男婦嗜齋爲會者，謂之「竈君素」。

按：《道經》：『八月三日，爲東廚司命眞君誕辰。』故俗稱竈神爲竈君。《禮記》：『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婦女多預之。

又《八字娘娘生日》 八日爲八字娘娘生日。北寺中有其像，誕日香火甚盛。進香者多年老婦人，預日編麥草爲錠式，實竹籠中。籠以金紙糊之，兩籠對合封固，上書某門某氏姓氏，是日焚化殿庭，名曰『金飯籠』，謂如是能致他生豐足。

按：八字娘娘像在城中北寺內，一半老婦人，插花滿頭，祖傳與人生前造命。婦女燕香、獻履，再生可轉男身。

又《稻生日》 農人以是日爲稻生日。雨則藁多腐。諺云：『燒乾柴，吃白米。』

按：九邑《志》皆載：『八月二十四日，爲稻藁生日，忌雨。』又《歲時瑣事》：『稻藁日雨，則雖得藁亦腐。』

又《餈糍》 二十四日，煮糯米和赤豆作糰祀竈，謂之『餈糍』。人家小女子皆擇是日裹足，謂食糍糰纏腳，能令脛軟。蔡雲《吳歈》云：『白露迷迷稻秀勻，糗糰戶戶已嘗新。可憐繡閣雙丫女，初試弓鞋不染塵。』

按：許愼《說文》：『餈，稻餅。』謂炊半爛擣之，不爲粉也。長、元、吳《志》及《常昭合志》皆云：『二十四日，以新秫米爲餈糰祀竈。』餈又作糍，見吳自牧《夢粱録》：『懷信坊，俗呼糍糰巷。』是糍糰之名舊已。

又《天灸》 朔日，蚤起取草頭露磨墨，點小兒額腹，以祛百病，謂之『天灸』。

按：盧《志》及長、元、吳《志》皆載『天灸』之俗。又《風俗通》云：『是日爲六神日，以露調朱砂，蘸小指點額，去百病。』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八《天灸》 《潛居録》八月朔，以碗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筯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爲天醫節，祭黃帝岐伯。郡志載：吳中天灸之俗，朔日早起，取草頭露磨墨，點小兒額腹，以祛百病。《荆楚歲時記》載天灸，則在於八月十四日。

《荆楚歲時記》：『楚俗以八月一日，以露研朱墨，點小兒額，爲天灸，以壓疾病。』

又《竈君誕日》 初三日爲竈君誕生，比戶具香燭素羞，以祀福濟觀竈君殿。進香者絡繹，有嗜齋爲會者，名竈君素。

按《道經》：『八月三日爲東廚司命誕。』《禮記》：『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婦女多預之。

又《八字香》 俗以初八日，爲八字娘娘誕日。北寺中有其像，爲一婦人，插花滿頭，相傳與人生前造命。誕日香火甚盛，進香獻履，閨侶爭集。預日編麥草爲錠，實行籠中，籠以金箔糊之，兩籠對合封固，上書名姓，焚化殿庭，名曰金飯籠，云可致來生富足，幷可轉男身，其誕慢殆不足信。因北寺訛作八字，而又附會以造命之說，此俚俗之無稽可笑也。

九月分部

清・顧祿《清嘉録》卷九《祭釘靴》 十三日，俗祭釘靴，占一冬晴雨。晴則冬無雨、雪，諺云：『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

按：《歲時瑣事》：『九月十三日，爲釘靴生日，是日宜晴。』江、震《志》皆云：『是日晴，主一冬少雨，利收穫。諺云：「九月十三晴，不用蓋稻亭。」』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九《十三日占晴》 《雜占》：『十三日晴，則冬晴，柴賤。』《嘉定縣志》稱：『是日爲稻籠生日，宜晴。』江、震《志》：是日晴，主一冬少雨雪，利收穫。諺云：『九月十三晴，不用蓋稻亭，釘鞋挂斷繩。』故俗於是日祭釘靴。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九月・九皇會》　九月各道院立壇禮斗，名曰九皇會。自八月晦日齋戒，至重陽，爲斗母誕辰，獻供演戲，燃燈祭拜者甚勝。供品以鹿醞東酒、松茶棗湯，爐焚茅草雲蕊眞香。

清・范祖述《杭俗遺風・九皇斗壇》　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止，杭城人家有大半吃九皇素。城裏城外、山上山下共計有斗壇三百餘處，均係里中人糾分供設，其中鋪設點綴，各極其勝，每晚拜懺至四五更不等。初六、初七爲朝天上表，遍發招貼並招兒童過關，士女之來遊者絡繹不絕，亦一大勝會也。山下宗陽宮、通天觀、旌德觀等處爲最，山上金龍閣、準提閣、火德廟、寶奎壇共有數十房頭。所用桌圍、旛幔以及所點蠟燭，均用黃色。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財神廟》　財神廟在彰儀門外，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開廟三日。祈禱相屬，而梨園子弟與青樓校書等爲尤多。士大夫之好事者，亦或命駕往觀焉。彰儀門即廣安門也。

十月分部

漢・崔寔《四民月令・十月》　十月，培築垣、牆，塞向，墐戶。趣納禾稼，毋或在野！可收蕪菁，藏瓜。

上辛，命典饋漬麴。麴澤，釀冬酒。必躬親潔敬，以供冬至、臘正，祖，薦韭、卵之祠。是月也，作脯、腊，以供臘祀。

農事畢，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如正月焉。

五穀既登，家儲蓄積；乃順時令，敕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興舉之。以親疏貧富爲差，正心平斂，毋或踰越；務先自竭，以率不隨。

是月也，可別大蔥。先冰凍作涼餳，煮暴飴。可析麻，趣績布縷。作『白履』『不借』。賣練、帛，弊絮；糴粟，大、小豆，麻子。收秫樓。

宋・吳淑《事類賦》卷五《歲時部二・秋冬・冬》　冬，終也，萬物於是而終者也。《釋名》曰：冬，終也，萬物所以終成也。若夫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出《詩》。履此玄英，《爾雅》曰：冬爲玄英，亦曰安寧。感茲陽月，《爾雅》曰：十月爲陽。注：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知盛德之在水，《禮》曰：太史以先立冬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慨窮陰之殺節。鮑照《舞鶴賦》曰：窮陰殺節，急景凋年。若乃地氣下降，天氣上騰，《禮》曰：小雪之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水澤腹堅，《禮》曰：大寒之日，水澤腹堅。閉塞而成冬。《禮》曰：十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既習射而角力，《禮》曰：小寒之日，命將帥講武，習射角力。亦聽獄而論刑。《大戴禮》曰：季冬，聽獄論刑。爾其磬擊北宮，《淮南子》曰：冬至之日，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禮成長樂。《史記》曰：漢高祖既定天下，叔孫通定朝儀，於是，羣臣朝十月於長樂宮。尊卑次序，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帝曰：『吾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方乘坎而執權，《前漢書》曰：魏相書云：『顓頊乘坎，執權司冬。』見水凝而木落。袁宏《北征賦》曰：天高地涸，木落水凝。魏則季冬而平夷，唐則孟冬而磽确。《詩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故其民儉而好畜。燧竈必脩，《管子》曰：以冬至之日始，數四十九冬盡。春，始敎民鑽燧竈竈，所以壽人也。槐檀斯改。《鄒子》曰：冬取槐檀之火。日馭行北，《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斗杓指亥。《月令》注：孟冬之月，日月會於析木而斗建亥位。無祁寒而怨咨，《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蓋呼吸而藏內。《尚書大傳》曰：北方，伏方也，萬物之方伏也。冬，中也，物方藏於中也。陽盛，則吁茶萬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曰『呼吸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善卷方衣於皮毛，《高士傳》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則衣皮毛，夏則衣絺葛，何以天下爲哉！』孝子更驚於梅奈。《齊書》曰：齊孝子王虛之，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白光如燭，墓左樹奈，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或求堇而流連，《晉書》：劉長盛母王氏，盛冬思堇。長盛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長盛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或泣竹而悲慨。見《竹賦》『孟宗之泣』注。至於應北陸而藏冰，見《氷賦》『出于朝覿』注。當南至而書雲。見《雲賦》『觀臺書啓閉之祥』注。循薙氏之去草，《周禮》曰：薙氏去草，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美顏斐之致薪。《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尹，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孝武嘗被於單衣，《商芸小說》曰：晉孝武帝即位時，年十三、四，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着單絹裙衫五、六重，夜

則累茵重席。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故也。』謝公嘆曰：『上明理不減先帝。』西華猶衣於練裙。《梁書》曰：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也。至有問來歲之吉凶，《周禮》曰：天府掌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注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獻羣臣之夢寐。《周禮》曰：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注云：聘，問也。獻羣臣之吉夢歸美焉。詔司寇而獻民數，《周禮》曰：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注：司民，星，軒轅角也。命司空而論地事。《大戴禮》曰：司空司冬，以制度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表灌浸，以節四時之事。理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歲既暮而時既昏，《雪賦》云：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月窮紀而日窮次。《禮》曰：十二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延年流血於決獄，《漢書》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溫舒頓足於用事。《漢書》曰：王溫舒爲河內守，奏誅郡中豪猾千餘家，大者族，小者死。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失旁郡，追求，會春徵，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日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注云：立春後，不行刑，故云然。盛吉書法以垂泣，《會稽典録》曰：盛吉爲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虞經斷囚而流涕。《後漢書》曰：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正，務寬恕。冬月上其狀，嘗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仕至尚書令。又，後漢傳賢，亦冬至斷獄流涕。此時令之攸遵，而循酷之異致。至若守關梁而塞蹊徑，《禮》曰：十月，命有司：閉塞而成冬，謹關梁，塞蹊徑。謹蓋藏而閉門閭。《書大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以佐冬固地藏也。凌人斬氷，《周禮》曰：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注：『正歲十二月，謂夏之十二月。三其凌，爲消釋度。天子嘗魚。《禮·月令》：十二月，大寒之日，天子親往嘗魚。注云：時魚潔美。趙衰之賢同愛日，見《日賦》『比畏愛於衰盾』注。和叔之職在幽都。《書》曰：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農既云其事畢，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農事畢，五穀既登，家備儲畜。學方勤於歲餘。《魏畧》曰：董遇好學，人從學，遇曰：『當先讀書百遍，義自見。』從者云：『苦難得暇日。』遇曰：『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與陰雨日之餘。』笑田夫之負暄，見《日賦》『還欣負暄』注。美掾史之送徒，《後漢書》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覇掾。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輒移屬縣使作袷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覇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歎黃香之無袴，《後漢書》曰：黃香身執勤苦，冬無袴，而親極滋味。偉王祥之得魚。《孝子傳》曰：王祥早失母。後母憎而譖之。祥孝彌謹，盛寒，河水堅氷，網罟不施，母欲得生魚，祥解褐，扣氷求之。氷忽小開，有雙魚出遊，祥垂綸而獲之。于時謂至孝所致。營窟攸居，《禮》曰：上古之人，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旨蓄以禦。《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以黃鍾爲天統，《感精符》曰：天統者，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注：周以爲正。《漢書》記律，以黃鍾爲天統。謂良月爲盈數。《左傳》曰：魚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苦志而越王抱氷，《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氷。勵俗而隱之披絮。《晉書》曰：吳隱之爲牧守，冬月無被，嘗辭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也。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東内外・春場》「十月」是月，羊始市，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過，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而過，勝負以生。其骨輪四面兩端，凹曰眞，凸曰詭，勾曰騷，輪曰背，立曰頂骨律。其頂，岐亦曰眞，平亦曰詭。蓋眞勝詭負而騷背閑，頂平再勝，頂岐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

十一月分部

漢・崔寔《四民月令・十一月》十一月，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于井，以及祖禰。齊、饌、掃、滌，如薦黍、豚。其進酒尊長，及修刺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月。

是月也，陰陽爭，血氣散；先後日至各五日，寢別外内。

研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

乃以漸饌黍、稷、稻、粱，諸供臘祀之具。可釀醞；伐竹木。買白犬養之，以供祖禰。

羅秔稻、粟、米、小豆、麻子。

冬至日，平量五穀各一升，小罌盛，埋垣北牆陰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一一《十一月仲冬第十一》　日冬至，陽始起，氣微弱，亦可以動兵，故天示其象。【略】

《易通卦驗》曰：冬至日始，人主不出宮室，商賈人衆不行五日，兵革伏匿不起。鄭玄曰：冬至日時，陽氣生微，事欲靜，以待其着定也。必五日者，五，土數也，土靜，故以其數焉。革，甲之也。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樂五日，天下人衆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大禮。從，猶就也。日旦冬至，君臣俱就，太司樂之官臨其肆樂，祭天圜丘之樂，以爲祭。事莫大此焉，重之也，天下衆人亦家家往者，時宜學樂，此之謂。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政德所行。致八能之士者，謂選於人衆之中，取於習曉者，使之調焉者，謂和調之。五行者，五英也。律歷者，六莖也。陰陽者，雲門咸池也。政德所行者，大夏、大護、大武之者也。繫黃鍾之鍾，人主敬稱善言以相之相，助也。善言助之，明心和此之謂也。然後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乃使擊黃鍾之鼓。鼓用馬革。鼓員徑八尺一寸。瑟用槐，長八尺一寸。間音以竽補。竽長四尺二。鼓必用馬革者，冬至坎氣也，於馬爲美脊，爲亟心也。瑟用槐，槐棘醜樴，取撩象氣上也。上下代作謂之間，間則音聲有空時，空時則補之以吹竽也。天地以和應。五官之府各受其當。天地以和應，神先見也。五府各受其職所當之事，愛敬之至無侵官也。《易通卦驗》曰：坎權含寶北方爲坎權，稱錘。權在北方，北方主閉藏，故曰含寶之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成天文。鄭玄曰：天文，謂三光也。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之者也。《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爲譌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

《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其鄉，耒歲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爲兵，黃者有土功。諸從日氣送迎，此其徵。《易通卦驗》曰：坎，北方也，主冬至。夜半黑氣出直坎，此正氣也。氣出右，天下大旱。氣出左，涌水大出。鄭玄曰：冬至之右大雪之地，左小寒之地。大雪雨氣方凝，其下難，故旱。小寒水方盛，水行而出，涌之象之也。冬至廣莫風至，蘭、射干生，麋角解，易旦不鳴。晷長丈三尺，陰氣去，陽雲出。箕莖末如樹木之狀。晷者，所立八尺表之陰也。長丈三尺，長之極也。後則日有減矣。陽始起故陰氣去於天，不須見廿四氣：冬至至芒種爲陽，其位在天漢之南。夏至至大雪爲陰，其位在天漢之北。此術候，陽雲於陽位而以夜候，陰雲於陰位而以晝，夜司之於星，晝則於其位而已。冬至坎始用事，而初六巽爻也，巽爲木，如樹木之狀，巽象。【略】

《孝經援神契》曰：冬仲昴星中。收莒芋，獲豆稻，田不作，農不起，男家作，女事枲，無空日，無游手，桑麻五穀所以養人者也。宋均曰：莒，赤芋，重言，通方言語也。家作，野事事畢。入，保也，枲，麻也。女有事於麻。今案《說文》，齊人謂芋爲莒。

又　《京房占》曰：『冬至坎壬，廣莫風用事。人君當行大刑，斷獄，繕宮殿，封食庫。在北方楊雒玄爲日，調律者度竹爲管，蘆莩爲灰，列之九閉之中。漠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起，纖塵不刑。冬至夜半，黃鍾以應。』【略】

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律當黃鍾，其管最長，爲萬物之始。故至節有履長之賀。諸書傳記幷近代家儀，論之詳矣。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六《十一月冬至》　十一月冬至，正當小雪，大雪氣候。大抵杭都風俗，舉行典禮，四方則之爲師。最是冬至歲節，士庶所重，如送饋節儀，及舉杯相慶，祭享宗姻，加於常節。士庶所重，如晨雞之際，太史觀雲氣以卜休祥。一陽後日晷漸長，比孟月則添一線之功。杜甫詩曰：『愁日愁隨一線長』，正謂此也。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賀禮。士夫庶人，互相爲慶。太廟行薦黍之典，朝廷命宰執祀於圜丘。官放公私僦金三日。車賀詣攢宮朝享。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一〇《冬至》　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又《車賀宿大慶殿》　冬至前三日，駕宿大慶殿。殿庭廣闊，可容數萬人。盡列法駕儀仗於庭，不能周徧。有兩摟對峙，謂之『鍾鼓樓』。上有大史局生，測驗刻漏。每時刻作鷄唱，鳴鼓一下，則一服綠者，執牙牌而奏之，每刻曰『某時幾棒鼓』，一時則曰『某時正』。宰執百官，皆服法

服，其頭冠各有品從。宰執親王加貂蟬籠巾九梁，從官七梁，餘六梁至二梁有差。臺諫增鷹角也。所謂『梁』者，謂冠前額梁上排金銅葉也。皆絳袍皂緣，方心曲領，中單環佩，雲頭履鞋。隨官品執笏。餘執事人，皆介幘緋袍，亦有等差。惟閤門御史臺，加方心曲領爾。入殿祗應人給黃方號，餘黃長號，緋方長號，各有所至去處。儀仗車輅謂信幡、龍旗、相風鳥、指南車、木輅、象輅、革輅、金輅、玉輅之類。自有《三禮圖》可見，更不縷縷。排列殿門內外，及御街遠近，禁衛全裝，鐵騎數萬，圍繞大內。是夜內殿儀衛之外，又有裹錦緣小帽、錦絡縫寬衫兵士，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喝探兵士』。十餘人作一隊，聚首而立，凡數十隊。各一名喝曰：『是與不是？』衆曰：『是。』又曰：『是甚人？』衆曰：『殿前都指揮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鷄叫。又置警場於宣德門外，謂之『武嚴兵士』。畫鼓二百面，角稱之。其角皆以綵帛如小旗腳裝結其上。兵士皆小帽，黃繡抹額，黃繡寬衫，青窄襯衫。日晡時，三更時，各奏嚴也。每奏先鳴角，角罷，一軍校執一長軟藤條，上繫朱拂子，擂鼓者觀拂子，隨其高低，以鼓聲應其高下也。

《駕行儀衛》 次日五更，攝大宗伯執牌奏中嚴外辦，鐵騎前導番袞。自三更時，相續而行，象七頭，各以文錦被其身，金蓮花座安其背，金轡籠絡其腦，錦衣人跨其頸。次第高旗大扇，畫戟長矛，五色介冑跨馬之士，或小帽錦繡抹額者，或黑漆圓頂幞頭者，或以皮如兜鍪者，或漆皮如戽斗而籠巾者，或衣紅黃罨畫錦繡之服者，或衣純青純皂以至鞋袴皆青黑者，或裹交腳幞頭者，或以錦爲繩如蛇而繞繫其身者，或數十人唱引持大旗而過者，或執大斧者，脅劒者，執銳牌者，持鐙棒者，或持竿上懸豹尾者，或持短杵者。其矛戟皆綴五色結帶銅鐸，其旗扇皆畫以龍或虎或雲彩或山河。又有旗高五丈，謂之『次黃龍』。駕詣太廟青城，並先到立齋宮前，叉竿舍索旗坐約百餘人，或有交腳幞頭，脅劒足靴，如四直使者，千百數，不可名狀。餘諸司祗應人，皆錦襖。諸班直、親從親事官，皆帽子結帶紅錦，或紅羅上紫團答戲獅子，短後打甲背子，執御從物。御龍直皆眞珠結絡短頂頭巾，紫上雜色小花繡衫，金束帶，看帶絲鞋，天武官皆頂朱漆金裝笠子，紅上團花背子，三衙並帶御器械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繡戰袍，跨馬前導。千乘萬騎，出宣德門，由景靈宮太廟。

又《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 駕乘玉輅，冠服如圖畫間星官之服，頭冠皆北珠裝結，頂通天冠，又謂之『卷雲冠』，服絳袍，執元圭，其玉輅頂皆縷金大蓮葉攢簇，四柱欄檻鏤玉盤花龍鳳，駕以四馬，後出旗常輅上御座，惟近侍二人，一從官傍立，謂之『執綏』，以備顧問。挾輅衛士皆裹黑漆團頂無腳幞頭，著黃生色寬衫，青窄襯衫，青袴，繫以錦繩。輅後四人，擎行馬，前有朝服二人，執笏面輅倒行。是夜宿太廟，喝探警嚴如宿殿儀。至三更車駕行事。執事皆宗室。宮架樂作，主上在殿上東南隅西面立，有一朱漆金字牌曰『皇帝位』。然後奉神主出室，亦奏中嚴外辦，逐室行禮畢。甲馬、儀仗、車輅，番袞出南薰門。

又《駕詣青城齋宮》 駕御玉輅，詣青城齋宮。所謂『青城』，舊來止以青布幕爲之，畫砌氈之文，旋結城闕殿宇。宣政間，悉用土木蓋造矣。鐵騎圍齋宮外，諸軍有紫巾緋衣素隊約千餘，羅布郊野。每隊軍樂一火。行宮巡檢部領甲馬，來往巡邏，至夜嚴警，喝探如前。

又《駕詣郊壇行禮》 三更，駕詣郊壇行禮，有三重壝牆。駕出青城，南行曲尺西去約一里許，乃壇也。入外壝東門，至第二壝裏，面南設一大幕次，謂之『大次』，更換祭服，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袞龍服，中單朱舄，純玉佩。二中貴扶侍，行至壇前。壇下又有一小幕殿，謂之『小次』，內有御座。壇高三層七十二級。壇面方圓三丈許，有四踏道。正南曰午階，東曰卯階，西曰酉階，北曰子階。壇上設二黃褥位北面，南曰『昊天上帝』；東南面曰『太祖皇帝』。惟兩矮案上設禮料。有登歌道士十餘人，列鍾磬二架，餘歌色及琴瑟之類，三五執事人而已。壇前設宮架樂，前列編鍾玉磬。其架有如常樂方響，增其高大。編鍾形稍褊，上下兩層掛之，架兩角綴以流蘇。玉磬狀如曲尺，繫其曲尖處，亦架之，上下兩層掛之。次列數架，大鼓或三或五，用木穿貫，立於架座上。又有大鍾曰景鍾，曰節鼓。有琴而長者，如箏而大者，截竹如簫管，兩頭存節而橫吹者，有土燒成如圓彈而開竅者，如笙而大者，如簫而增其管者。有歌者，其聲清亮，非鄭衛之比。宮架前立兩竿，樂工皆裹介幘如籠巾，緋寬衫勒帛。二舞者頂紫色冠，上有一橫板，皂服，朱裙履，樂作，初則文舞，皆手執一紫囊，盛一笛管結帶。武舞一手執短矟，一手執小牌，比文舞加數人，擊銅鐃響環，又擊如銅竈突者。又兩人共攜一銅甕就地擊者，舞者如

擊刺，如乘雲，如分手，皆舞容矣。樂作，先擊柷，以木爲之，如方壺畫山水之狀，每奏樂，擊之內外共九下，樂止則擊敔，如伏虎，脊上如鋸齒，一曲終以破竹刮之。禮直官奏請駕登壇，前導官皆躬身側引至壇止，惟大禮使登之，先正北一位拜跪酒，殿中監東向一拜進爵盞，再拜興，復詣正東一位，纔登壇而宮架聲止，則壇上樂作。降壇則宮架樂復作，武舞上復歸『小次』，亞獻終獻上亦如前儀。當時燕越王爲亞終獻也。第二次登壇，樂作如初，跪酒畢，中書舍人讀冊，左右兩人舉冊而跪讀。降壇復歸『小次』，亞終獻如前，再登壇進玉爵盞，皇帝飲福矣，亞終獻畢降壇，駕『小次』前立，則壇上禮料幣帛玉冊，由酉階而下。南壝門外，去壇百餘步，有燎爐高丈許，諸物上臺，一人點唱，入爐焚之。壇三層回踏道之間有十二龕，祭十二宮神。內壝外祭百星。執事與陪祠官皆面北立班。宮架樂罷，鼓吹未作，外內數十萬衆肅然，惟聞輕風環佩之聲。一贊者喝曰：『贊一拜』皆拜，禮畢。

又《郊畢駕回》　駕自『小次』祭服還『大次』。惟近侍椽燭二百餘條，列成圍子，至『大次』更服袞冕，登大安輦，輦如玉輅而大，無輪，四垂大帶。輦官服色，亦如挾路者。纔升輦，教坊在外壝東西排列，鈞容直先奏樂，一甲士舞一曲破訖，教坊進口號，樂作，諸軍隊伍鼓吹皆動，聲震天地。回青城，天色未曉，百官常服入賀。賜茶酒畢，而法駕儀仗、鐵騎鼓吹入南薰門。御路數十里之間，起居幕次，貴家看棚，華綵鱗砌，略無空閑去處。

又《下赦》　車駕登宣德樓，樓前立大旗數口，內一口大者，與宣德樓齊，謂之『蓋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動。次一口稍小，隨駕立，謂之『次黃龍』。青城太廟隨逐立之，俗亦呼爲『蓋天旗』。亦設宮駕樂作，須臾擊柝之聲，旋立鷄竿，約高十數丈，竿尖有一大木盤，上有金鷄，口銜紅幡子，書『皇帝萬歲』字。盤底有綵索四條垂下，有四紅中者爭先緣索而上，捷得金鷄紅幡，則山呼謝恩訖。樓上以紅綿索通門下一綵樓，上有金鳳唧赦而下，至綵樓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讀。開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樓前，罪人皆緋縫黃布衫，獄吏皆簪花鮮潔，聞鼓聲，疎枷放去，各山呼謝恩訖，樓下鈞容直樂作，雜劇舞旋，御龍直裝神鬼，斫眞刀倬刀，樓上百官賜茶酒，諸班直呈拽馬隊，六軍歸營，至日晡時，禮畢。

又《駕還擇日詣諸宮行謝》　駕還內，擇日詣景靈東西宮，行恭謝之禮三日。第三日畢，即游幸別宮觀，或大臣私第。是月賣糍餻、鵪兔方盛。

宋・朱熹《家禮》卷五《祭禮・四時祭》　冬至祭始祖。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宋史》卷二六《禮志一九・賓禮一・大朝會儀》　神宗元豐元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等詳定正殿御殿儀注，敏求遂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篇，詔頒行之。其制：

元正、冬至大朝會，有司設御坐大慶殿，東西房于御坐之左右少北，東西閣于殿後，百官、宗室、客使次于朝堂之內外。五輅先陳于庭，兵部設黃麾仗于殿之內外。大樂令展宮架之樂于橫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于宮架外。協律郎二人，一位殿上西階之前楹，一位宮架西北，俱東向。陳輿輦、御馬于龍墀，繖扇于沙墀，貢物于宮架南。冬至不設貢物。餘則列大慶門外。陳布將士于街。左右金吾六軍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于門及殿庭。百僚、客使等俱入朝。文武常參官朝服，陪位官公服，近仗就陳于閤外。大樂令、樂工、協律郎入就位。中書侍郎以諸方鎮表案，給事中以祥瑞案俟于大慶門外之左右。冬至不設給事中位、祥瑞案。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

輦出，至西閤降輦，符寶郎奉寶詣閤門奉迎，百官、客使、陪位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又奏外辦。殿上鳴鞭，宮縣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內侍承旨索扇，扇合，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協律郎舉麾奏《乾安樂》，鼓吹振作。帝出自西房，降輿即坐，扇開，殿下鳴鞭。協律郎偃麾樂止，爐煙升。符寶郎奉寶置御坐前，中書侍郎、給事中押表案，祥瑞案入，詣東西階下對立，百官、宗室及遼使班分東西，以次入，《正安樂》作，就位。樂止，押樂官歸本班，起居畢，復案位。三師、親王以下及御史臺、外正任、遼使俱就北向位。典儀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起居訖，太尉將升，中書令、門下侍郎俱降至兩階下立。凡太尉行，則樂作，至位樂止。太尉詣西階下，解劍脫舄升殿。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奏之文詣褥位，解劍脫舄以次升，分東西立以俟。太尉詣御坐前，北向跪奏：『文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冬至易爲

『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皇帝陛下應乾納祐，與天同休。』俛伏，興，降階，佩劍納舄，餘官準此。還位，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侍中進當御坐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制宣答曰：『履新之慶，冬至易曰『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贊者曰『拜』，舞蹈三稱萬歲。橫行官分班立。中書令、門下侍郎升詣御坐前，各奏諸方鎮表及祥瑞訖，戶部尚書就承制位俛伏跪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如之。司天監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皆如上儀。侍中進當御坐前奏禮畢，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鳴鞭，宮縣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宮縣奏《乾安樂》，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偃麾樂止。侍中奏解嚴，百官退還次。客使、陪位官並退。

有司設食案，大衆令設登歌殿上，二舞入，立于架南。預坐當升殿者位御坐之前，文武相向，異位重行，以北爲上，非升殿者位于東西廊下。尚食奉御設壽尊于殿東楹少南，設坫于尊南，加爵一。有司設上下羣臣酒尊于殿下東西廂。侍衛官及執事者各立其位，仗衛仍立俟，上壽百官立班如朝賀儀。

侍中版奏中嚴、外辦，聞鳴鞭，索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東房，樂作。帝即坐，扇開，樂止。贊拜畢，光禄卿詣橫街南，跪奏：『具官臣某言，請允羣臣上壽。』興，侍中承旨稱制可，少退。舍人曰『拜』，光禄卿再拜訖，復位。三師以下就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拜舞，三稱萬歲。太尉升殿，詣壽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御酒一爵授太尉，搢笏執爵詣前跪進，帝執爵，太尉出笏，俛伏，興，少退，跪奏：『文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壽。』俛伏，興，降，復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侍中承旨退，西向宣曰：『舉公等觴。』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北向，班分東西序立。太尉自東階侍立，帝舉第一爵，《和安樂》作，飲畢，樂止。太尉受虛爵復於坫，降階。三師以下再拜，舞蹈，稱萬歲，如上儀。

侍中進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殿。』俛伏，興，降，復位，侍中承旨退，稱有制，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王等升殿。』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公王等詣東西階，升立於席後。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省酒以進，帝舉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飲訖，殿中監受爵，樂止。羣臣升殿，就橫行位。舍人曰：『各賜酒。』贊者曰『拜』，羣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羣官撙笏受酒，宮縣作《正安之樂》，文舞入，立宮架北。觴行一周。凡行酒訖，並太官令奏巡周，樂止。尚食進食，升階，以次置御坐前。又設羣官食，訖，太官令奏食徧。太樂丞引《盛德升聞之舞》入，作三變，止，出。殿中監進第三爵，羣官立席後。登歌作《瑞木成文之曲》。飲訖，樂止。殿中丞受虛爵，舍人曰：『就坐。』羣官皆坐。又行酒，作樂，進食，如上儀。太樂丞引《天下大定之舞》，作三變，止，出。殿中監進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又一周，樂止，舍人曰：『可起。』百寮皆立席後，侍中進御坐前跪奏禮畢，俛伏，興，與羣官俱降階復位，贊者曰『拜』，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分班立。殿上索扇，扇合，殿下鳴鞭，太樂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太樂令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寮再拜，相次退。

舊制，朝賀、上壽，帝執鎮圭，至是始罷不用。

元・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冬至》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十二月分部

《後漢書》卷一五志五《禮儀中》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劉昭注補引：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殳，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驪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劉昭注補引：《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昏〕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六《四時調攝牋・修養腎臟法》　當以冬三月，面北向平坐，鳴金梁七，飲玉泉三，更北吸玄宮之黑氣入口，五吞之，以補吹之損。

又《冬季攝生消息論》　冬三月，天地閉藏，水氷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以待日光。去寒就溫，毋泄及膚，逆之腎傷，春爲痿厥，奉生者少。斯時伏陽在內，有疾宜吐，心膈多熱，所忌發汗，恐泄陽氣故也。宜服酒浸補藥，或山藥酒一二杯，以迎陽氣。寢卧之時，稍宜虛歇，宜寒極方加綿衣，以漸加厚，不得一頓便多，惟無寒即已，不得頻用大火烘炙，尤甚損人。手足應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使人煩燥。不可就火烘炙食物，冷藥不治熱極，熱藥不治冷極，水就濕，火就燥耳。飲食之味，宜減鹹增苦，以養心氣。冬月腎水味鹹，恐水尅火，心受病耳，故宜養心。宜居處密室，溫煖衣衾，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不可冒觸寒風，老人尤甚，恐寒邪感冒，多爲嗽逆、痲痹、昏眩等疾。冬月陽氣在內，陰氣在外，老人多有上熱下冷之患，不宜沐浴，陽氣內蘊之時，若加湯火所通，必出大汗。高年骨肉疎薄，易於感動，多生外疾，不可早出，以犯霜威。早起服醇酒一杯，以禦寒，晚服消痰涼膈之藥，以平和心氣，不令熱氣上湧。切忌房事，不可多食炙煿肉、麵餛飩之類。

《雲笈七籤》云：冬月夜卧，叩齒三十六通，呼腎神名以安腎臟，晨起亦然。書云：冬時忽大熱作，不可忍受，致生時患。故曰：冬傷於汗，春必溫病。神名玄眞。

又云：大雪中跣足做事，不可便以熱湯浸洗。觸寒而回，寒若未解，不可便喫熱湯熱食，須少頃方可。

《金匱要略》曰：冬夜伸足卧，則一身俱煖。

《七籤》曰：冬夜卧，被蓋太煖，睡覺即張目吐氣，以出其積毒，則永無疾。

又曰：冬卧頭向北，有所利益，宜溫足凍腦。

冬夜漏長，不可多食硬物幷濕軟菓餅，食乾，須行百步。摩腹法，搖動令消，方睡。不爾，後成腳氣。

《本草》云：惟十二月可食芋頭，他月食之發病。

《千金方》曰：冬三月宜服藥酒一二杯，立春則止。終身嘗爾，百病不生。

《纂要》曰：鍾乳酒方，服之補骨髓，益氣力，逐寒濕。其方：用地黃八兩，巨勝子一升，熬，搗爛。牛膝四兩，五加皮四兩，地骨皮四兩，桂心二兩，防風二兩，仙靈皮三兩，鍾乳粉五兩，甘草湯浸三日。更以牛乳一碗，將乳石入瓷瓶浸過，於飯上蒸之。乳盡傾出，暖水淘淨碎研。右諸藥爲中末，入絹囊盛，浸好醇酒三斗罈內，五日後可取服之。十月初一日服起，至立春日止。

冬氣寒，宜食黍，以熱性治其寒，焚炙飲食幷火焙衣服。

冬三月，六氣十八候皆正養藏之令，人當閉精塞神，以厚斂藏。

《瑣碎録》曰：冬月勿以梨攪熱酒飲，令人頭旋，不可枝梧。

又《高子幽賞冬時十二條》　湖凍初晴遠泛

西湖之水，非嚴寒不冰，冰亦不堅。冰合初晴，朝陽閃爍，湖面冰澌瓊珠，點點浮泛。時操小舟，敲冰浪遊，觀冰開水路，儼若舟引長蛇，晶熒片片堆疊。家僮善擊冰片，舉手鏗然，聲溜百步，恍若星流，或衝激破

碎，狀飛玉屑，大快寒眼，幽然此興，恐人所未同。扣舷長歌，把酒豪舉，覺我陽春滿抱，白雪知音，忘卻冰湖雪岸之爲寒也。舊聞戒涉春冰，胷中不抱懼心，又何必以涉冰爲戒。

雪霽策蹇尋梅

畫中春郊走馬，秋溪把釣，策蹇尋梅，莫不以朱爲衣色，豈果無爲哉？似欲粧點景象，與時相宜，有超然出俗之趣。且衣朱而遊者，亦非常客，故三冬披紅氊衫，裏以氈笠，跨一黑驢，禿髮童子挈尊相隨。踏雪溪山，尋梅林壑。忽得梅花數株，便欲傍梅席地，浮觴劇飲，沉醉酣然，梅香撲袂，不知身爲花中之我，亦忘花爲目中景也。然尋梅之蹇，扣角之犢，去長安車馬，何涼涼卑哉？且爲衆嗤，究竟幸免覆轍。

三茅山頂望江天雪霽

三茅乃郡城內山高處，襟帶江湖，爲勝覽最歡喜地。時乎積雪初晴，踈林開爽，江空漠漠寒烟，山迴重重雪色。江帆片片，風度銀梭，村樹幾家，影寒玉瓦。山徑人跡，板橋客路，車轍縞帶，樵歌凍壑，漁釣冰簑。目極去鳥歸雲，感我遠懷無際。時得僧茶烹雪，村酒浮香，坐傍幾樹梅花，助人清賞更劇。

西溪道中玩雪

往年因雪霽，偶入西溪，何意得見世外佳景。日雖露影，雪積未踈，竹眠低地，山白排雲，風迴雪舞，撲馬嘶寒，玉墮冰柯，沾衣生濕。遙想梅開萬樹，目亂飛花，自我人跡遠來，踏破瑤街十里，生平快賞，此景無多。因念雪山苦行，妙果以忍得成，吾人片刻冲風，便想擁爐醉酒。噫，恣慾甚矣！雖未能以幽冷攝心，亦當以清寒煉骨。

山頭玩賞茗花

兩山種茶頗蕃，仲冬花發，若月籠萬樹，每每入山尋茶勝處，對花默共色笑，忽生一種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剪雲綃，心黃儼抱檀屑，歸折數枝，插觚爲供，枝梢苞萼，顆顆俱開，足可一月清玩。更喜香沁枯腸，色憐青眼，素艷寒芳，自與春風姿態迥隔。幽閑佳客，孰過於君？

登眺天目絕頂

武林萬山，皆自天目分發，故《地鈴》有『天目生來兩乳長』偈。冬日木落，作天目看山之遊，時得天氣清朗，烟雲淨盡，扶策躡巔，四望無際。兩山東引，高下起伏，屈曲奔騰，隱隱到江始盡，眞若龍翔鳳舞。目極匹練橫隔，知爲錢塘江也，外此茫茫，是爲東海。幾簇松筠，山僧指云：『往宋王候廢塚。』噫！山川形勝，千古一日，曾無改移，奈何故宮黍離，陵墓丘壑，今幾變遷哉？重可慨也。

山居聽人說書

老人畏寒，不涉世故，時向山居曝背。茅簷看梅初放，鄰友善談，炙糍共食，令說宋江最妙數回，歡然撫掌，不覺日暮。吾觀道左豐碑，人間銘頌，是亦《水滸傳》耳，豈果眞實不虛故說？更惜未必得同此傳世傳人口。

掃雪烹茶玩畫

茶以雪烹，味更清冽，所爲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塵垢，幽人啜此，足以破寒。時乎南窗日煖，喜無囂發惱人，靜展古人畫軸，如《風雪歸人》、《江天雪棹》、《溪山雪竹》、《關山雪運》等圖，即假對眞，以觀古人模擬筆趣。要知實景畫圖，俱屬造化機局，即我把圖，是人玩景，對景觀我，謂非我在景中？千古塵緣，孰爲眞假，當就圖畫中了悟。

雪夜煨芋談禪

雪夜偶宿禪林，從僧擁爐，旋摘山芋，煨剝入口，味較市中美甚，欣然一飽。因問僧曰：『有爲是禪，無爲是禪，有無所有，無非所無，是禪乎？』僧曰：『子手執芋，是禪，更從何問？』余曰：『何芋是禪？』僧曰：『芋在子手，有耶？無耶？謂有何有？謂無何無？有無相滅，是爲眞空非空，非非空空，無所空，是名曰禪。執空認禪，又着實相，終不悟禪。此非精進力到，得慧根緣，未能頓覺。子曷觀芋乎？芋不得火，口不可食，火功不到，此芋猶生。須火到芋熟，方可就齒舌消滅。是從有處歸無，芋非火熟，子能生嚼芋乎？芋相終在不滅，手芋嚼盡，謂無非無，無從有來，謂有非有，有從無滅。子手執芋，今着何處？』余時稽首慈尊，禪從言下喚醒。

山窗聽雪敲竹

飛雪有聲，惟在竹間最雅。山窗寒夜，時聽雪灑竹林，淅瀝蕭蕭，連翩瑟瑟，聲韻悠然，逸我清聽。忽爾迴風交急，折竹一聲，使我寒氈增冷。暗想金屋人歡，玉笙聲醉，恐此非爾歡。

除夕登吳山看松盆

除夕，惟杭城居民家戶架柴燔燎，火光燭天，撾鼓鳴金，放炮起火，謂之『松盆』。無論他處無敵，即杭之鄉村，亦無此勝。斯時，抱幽趣者，登吳山高曠，就南北望之，紅光萬道，炎焰火雲，街巷分岐，光爲界隔。聒耳聲喧，震騰遠近，觸目星丸，錯落上下，此景是大奇觀。幽立高空，俯眺囂雜，覺我身在上界。

雪後鎮海樓觀晚炊

滿城雪積，萬瓦鋪銀，鱗次高低，盡若堆玉。時登高樓凝望，目際無痕，大地爲之片白。日暮晚炊，千門青烟四起，縷縷若從玉版紙中，界以烏絲闌畫，幽勝妙觀，快我冷眼，恐此景亦未有人知得。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四《物部上・消寒十二事・煖硯》　筆硯精良，人之樂也。冰炭制化，硯之災也。當得意疾書之時，而水丞腹堅，石君面皺，能無興阻。世之爲煖硯者，店鋪用鐵硯，書大字者翻用瓦罐蓋，謂之墨海，其下皆可貯火。昔在內閣時，有以錫匣硯空其下以貯熱湯者。餘曾得有柄古銅斗，廣二寸許，高如之，攜作煖硯，頗適用。有句云：『軟塵香土雪花霏，薇省冰窗筆結紐。以湯貯斗硯墨融，起草拈毫心應手。中書老矣走風塵，悔不攜君飲江酒。』云云。又六十年前冬月潞河小試，有以火酒磨墨者，人曰字色較白，不如清醬，試之果然。或曰淺淡質白，文家所忌。今加作料，氣味自當深厚，高列無疑。何人執筆效公權，處處冬烘理硯田。石出老坑才脫劫，墨蒸熱海又薰天。半穿青鐵重歸冶，一縷紅絲竟欲然。倘遇段維吟興發，眼前煎餅認勻圓。

又《冰牀》　京師前三門外，東西至兩便門城根，多有騎驢者，計一門三里，僱價數文。其驢至盡頭處，便止不行。冬月，河冰結實，則乘冰牀。中間遇閘，須換牀易人，不若鄉間之順河路直達某處也。廿年前，故友郭位公每歲至達子館小有經營，必攜雉兔，乘冰牀，來寓小話。嘗有句云：『一歲一相過，凌兢載雉兔。兩鬢拂霜華，傾尊話遲暮。』蓋鄉言謂之托牀，又謂之凌爬云。幾日城隅水泛堯，堅冰似鏡已平鋪。設來行榻如舟穩，看彼飛輿越蹇趨。抵閘忽驚當路虎，移牀幸遇在梁狐。芒鞵凍折繩牽斷，賺得囊錢酒半壺。

又《手爐》　翻手作雲覆手雨，甚靈也，寒則滯矣。指揮如意落天花，甚快也，凍則僵矣。當不能袖手之時，遇炙手可熱之勢，爐中造化，與有力焉。夫以銅臭之物，得人摩挲而提攜之，亦物之緣也。然有善用之者，安置妥帖，撫拭光潔；不善用者，或以烘腥膻，或以熨溺污，亦猶落花於茵席於糞溷之迥殊也。世間有幸有不幸，大抵如斯。浪說天花信手彈，拮據何術解酸寒。有文成象疑觀火，無藥醫龜學點丹。提似卣梁知罌美，熨勝斗柄濟襦單。世間執友如斯少，笑彼空言臭擬蘭。

又《脚婆》　傳曰：『葵能衛足。』語云：足寒傷心。在鄉人之睡煖炕者，雖極寒亦不至於傷足。若木榻冷衾，頗不可耐，於是有腳婆之設。二字雖不經，然其名亦有義意。《說文》曰：『婆，奢也。』一曰老母之稱。爲稚子用，則老母之名宜。至於鄉言，夫婦之睡曰打同腿兒，老夫之娶後妻者曰買氈襪頭兒，雖與燕玉暖老情致不同，而其腳下陽春則一也。斯婆也，其如貧婆之入叢林歟，耆婆之益長壽歟，抑若黃婆之母養諸臟歟，優婆塞之善度羣生歟？但使避孟婆之風，那怕掀翻醋瓮；未能適鞞婆之願，何妨別抱琵琶。濯過滄浪鮮垢塵，婆心難測暫相親。覆衾疑入珍珠室，舒體勝偎煖玉身。趾適乍蘇雙腳病，夢迴又是一場春。醉吟門下多高足，老嫗何須索解頻。

又《菜窖》　立冬出白菜，家有隙地，掘深數尺，用橫梁覆以柴土，上留門以貯菜，草簾蓋之。俗以豆腐爲白虎，白菜爲青龍，遂曰青龍入洞。梯以出入，不凍不腐，此鄉村之法也。市集用菜之家，亦有仿而行之者。併可以窖花。野老深心善補天，禦冬蓄菜不傷廉。半弓地穴梯雲洞，幾疊蒲編蔽雪簾。坡下元修歸次第，廬中諸葛卧安恬。蓋藏卻怪豳風闊，想爲陶屋當奢潛。

又《飯困》　困米以備饑也。困飯以防寒也。家鄉爲小兒作裹肚曰兜兜，圓圍腰腹者曰困子，肖其形也。京師用砂鍋煮飯，且早晚不時，故貯之草困。若家鄉用飯釜，火止灰溫，且食有常時，無庸困也。依稀圓廩細編蒲，區蓋天然飯釜模。雪未翻匙先怕冷，玉雖藏櫝不愁沽。取禾貴少宜君子，指粟誇多讓大夫。試問衣簞與飧簋，能兼飽煖似渠無？

又《支鍋瓦》　支鍋瓦，小煤爐之所用也。以土爲之，微燒，飾以黝，形如小餅，高寸許。瓦者，肖其色也。釜竈誰傳瓦合方，勻圓畫餅賣澄漿。浮光面墾三分黝，敗土中摶一撮黃。調鼎預籌安腳穩，圍鑪俱免向

隅傷。最憐忝竊鴛鴦號，一世何曾庇雪霜。

又《煤毬》 煤末模成方塊，謂之軟煤，不耐燒煉。買來稍攙黃土，和水以篾箕轉丸，趁秋曬乾備用，京師傭嫗之能事也。石炭名多軟硬兼，元霜爲屑合規難。二分塵土膠投漆，一入洪鑪雪點丹。莫與兒童當踘蹋，最宜鐙火話團圞。京師傭嫗搏沙似，好趁秋陽令轉丸。

又《選炭》 選炭者，非必獸炭、胡桃紋、鶉鴿色之類，但刮去其生煙之皮而已。京師炭種甚多：如柴炭，半生，專用引火生爐。柳木炭，易然而不禁燒，亦不免於少煙。黑白疙瘩炭，雖少耐火，而總不若選炭結實，然亦不免於夾帶。家鄉所用長條炭曰菊花心，白疙瘩炭曰銀炭，只此二種。謂空言無實之人曰虛呼炭，言其片時熱鬧，起滅自由也。庸中佼佼鐵錚錚，選炭眞如選士精。介性隆升終少燄，勁兵鏖戰亦無聲。垂青莫但除皮相，守黑須知澈骨瑩。寄語山人詳擇取，勞薪強半負虛名。

又《火鍋》 《隨園食單》內《火候須知》一條言：火鍋對客喧騰，已屬可厭，以已熟之味復煮之，火候亦失，且味果佳，想亦不待冷而欲罄矣。所言頗近理。杯盤狼藉酒闌初，大器登筵屬目俱。反璧受殘僮徹蓋，辭觴舉箸客投壺。沸羹恐爛生花舌，啜醨防然琢句鬚。如此消寒堪永夕，不須團坐更圍鑪。

《風斗》 煙有隙則出，風有隙則入。出煙恐入風，故穴窗紙，外安風斗。家鄉翦紙爲花，謂之窗戶眼，以簾卷舒之，未嘗不善。癡聾欲學作翁方，納約翻添耳一雙。密室灰飛潛出琯，香爐煙裊細穿窗。明蟾上牖疑難入，乳燕尋巢怕誤撞。莫畏南箕煽哆口，狂風到此氣應降。

《神仙爐》 廚竈中有所謂神仙爐者，火旺利於用，可謂廣大教主。年前令僕人安置，辭以不得訣竅。餘一笑，乃自爲之，頗可用。蓋爲安大釜可以多烹，備除夕分肉之用也。惜僕人不知耳。然終不肯令爲羊斟也。劉安鷄犬盡騰空，爐竈形模在箇中。點雪工夫何謬巧，和羹火候尚圓通。有靈合使王孫媚，無竅難開混沌蒙。著手成春聊復爾，神仙何必不冬烘。

又《新年十事・時憲書》 孟冬頒朔，縣衙聽事吏各處送時憲書，以圖犒賞。鄉村家但供竈王馬，高頭備載月之大小建、節氣，無庸檢書也。吏必欲送，其人堅執不受。吏曰：『留下一本好，世上廢有不散的筵席，萬一分家之時，將竈王馬打壞，再找憲書可就遲了。』正朔遵先夏，成書及孟冬。窺天博士眼，羅宿五官胸。測晷窮中外，通神辨吉凶。月綱兼日目，指掌示時雍。

又《門神》 門者，五祀之一。有神，固矣。至於繪文武之像，指將相之名，雙扇門曰對臉兒，單扇門曰獨坐兒，習俗之附會也。《隨園詩話》載賦門神者曰：『四門唐博士，萬戶漢通侯。爵封千戶外，秩滿一年中。』可謂門面闊大。若『無言似厭人投刺，含笑應羞客曳裾』，則神情活現矣。衣紫腰金樣，年年絢采新。同門成舊契，萬戶是前身。題鳳由狂客，登龍引俊民。臣心清似水，莫阻曳裾人。

又《春聯》 桃符以畫，春聯以書。書較畫爲省便，復有斗方、橫披、小單條之類。鄉人不識字，有以人口平安與肥豬滿圈互易者。車門多用四大字，惟王楷堂比部自撰一聯云：『吃草吃麩還吃料；拉人拉水不拉錢。』欲寫宜春帖，東風入硯坳。選言誰獨雅，吉語不嫌諛。花牓新鶯谷，雲封老鶴巢。誤他尋壘燕，華屋認衡茅。

又《爆竹》 爆竹本以竹爲之，後用紙紮，而名仍其舊。鄉諺云：糖瓜祭竈，新年來到。閨女要花，小兒要爆。何物能驅疫，其方用火攻。名猶沿爆竹，象乃肖裁筩。驚破山臊膽，旁參鬱壘功。兒童休掩耳，茅塞一聲通。

又《掃舍》 掃舍者，除舊更新之意也。然以日日掃地之法，將承塵四壁拂拭之，省卻終年勞攘。未掃先禱告曰：『土地奶奶躲躲兒，掃了房子供果兒。』或曰祀竈之後，不拘宜掃不宜掃。不知何義。莫謂儒宮陋，常將敝帚儲。廬爲吾所愛，塵與歲俱除。香穗衣簪簇，梅花紙帳舒。紗籠重檢點，珍護數行書。

又《年畫》 掃舍之後，便貼年畫，稚子之戲耳。然如《孝順圖》、《莊稼忙》，令小兒看之，爲之解說，未嘗非養正之一端也。依舊胡盧樣，春從畫裏歸。手無寒具礙，心與卧遊違。賺得兒童喜，能生蓬蓽輝。耕桑圖最好，彷彿一家肥。

又《饅頭》 臘月望後，便蒸饅頭，分有餡、無餡二種。有細作者，揀麥磨麪，煞費工夫，鄉人有磨麪先洗驢之誚。賣麪者曰重鑼，家作至於四鑼。攙冰花糖以模印之，其白如雪，面有銀光，謂之白包子。近日京師山左人家作者最精。昔年家鄉亦有能作者，今失傳矣。翠釜湯初沸，筠籠

氣漸浮。一丸輕入掌，十字坼當頭。長繭迎春結，斜桃饋歲投。豐年多旨蓄，嘉種記來牟。

又《水餃》 除夕包水餃，謂之煮餑餑，亦猶上元元宵、端陽角黍、中秋月餅之類也。鄉謠云：夏令去，秋季過，年節又要奉婆婆。快包煮餑餑。皮兒薄，餡兒多，婆婆吃了笑呵呵。媳婦費張羅。細砑霜膚薄，彎環味曲包。拈花生指上，翩角簇眉梢。輕似月鉤漾，白如雲子抄。主人非目食，餕飣莫同嘲。

又《辭歲》 市集除夕辭歲後便息。五更起，祀神焚紙，食水餃。鄉村則終夜不睡，續香不斷，謂之接香。五更燒紙，吃了煮餑餑便睡，爲一年安飽之兆。終歲供消遣，今宵忍更辭。須知將去候，即是欲來時。熅喜松明快，催嫌爆竹遲。何如陳酒脯，酬我一年詩。

又《賀年》 市集拜年例於元旦，有必當進見者，餘則隔門呼應而已。數十年前無用名片者，今亦有之矣。街上相逢，士人曰新喜，買賣人則曰新春大喜大發財。不作增年慨，翻如晉秩榮。瓣香誰獨款，片紙亦人情。冷澹空投刺，生疎悄問名。放翁偏賀號，剝啄是新聲。

清・汪灝等《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一六《蔬譜・蘿蔔》 《五色線》：王旻好勸人食蘆菔根葉，云：『冬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499292
SS号=14499292